

類書叢編影印明鈔本

兵張納碑
 兵陳球碑
 兵馮煥碑
 具州新碑並吳漢隸字源書
 兵智永
 兵歐陽詢
 兵虞世南

兵 蔡 章 之 兵 老 張 素 兵

于 趙 子 昂

教兵 杜佑通典三皇無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興所謂大刑

則治安失其宜則亂危商周以前封建五等兵柄海內強弱相并秦氏削
平罷侯置守歷代因襲安政郡縣編戶制度可保唯有漢氏足徵重兵悉
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棲居三輔陵邑以為強幹弱枝之
勢也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或師樓船伏波
下瀕咸因事立析舉事則有雖衛霍之勳高續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斯
誠得其宜也其後若王綱解紐主權外分藩翰既崇衆力自盛門鼎輕重
無代無之如東漢之董卓宋紹晉之王敦桓玄宋謝晦劉義宣齊陳達王
敬則梁侯景陳華皎後魏爾朱榮高歡之類是矣斯誠失其宜也國朝李
靖平突厥李勣滅高麗侯君集覆高昌蘇定方夷百濟李愬克元王孝傑妻
師德劉審禮皆是御相率兵禦戎戎平師還並無久鎮其在邊境唯明峰

永樂堂卷之三十五

二

燧雷斥堠立障塞備不虞而已寔安邊之良算為國家之永圖玄宗御極
承平歲久天下乂安財力盛開元二十年以後邊功之將務低封略以
甘上心將欲蕩滅奚契丹剪除南蠻吐蕃安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
一而言萬寵錫云極驕矜遂增哥舒翰統西方二師安祿山統東北三師
踐患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登為祿秩開元初每歲遣資約用錢二百
萬貫開元末已至一十萬貫天寶末更加四五百萬夫按兵部格破敵戰
功各有差等其校官千總一二天寶以後邊帥怙寵使請署官易州遂成
府坊州安臺府別將果毅之類每一制則同授千餘人其餘可知雖在行
間並無白身者關輔及朔方河隴四十餘郡河止三十餘郡每郡官倉粟
多者百萬石少不減五十萬石給充行官祿暨天寶末無不罄矣糜耗天
下若斯之甚矣於是驍將銳士善馬精金空於京師華於二統邊陲勢於
既如此朝廷勢弱又如彼姦人乘使樂禍觀欲脅之以害誘之以利祿山
稱兵內侮未必素蓄先謀是故地逼則勢蹙力侔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
也昔漢祖分裂土地封建王侯兵芮獨卑弱而忠韓彭皆強大而悍賈誼
觀七國之盛獻書云治天下者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
制從若憚而不能改作末大本小終為禍亂文景因循莫革遂致誅錯之

永樂堂卷之三十五

三

名向使制置得其適宜諸侯執不信順謀邪計銷於胸懷豈復有干紀
作亂之事乎語曰朝為伊周夕成桀跖形勢驅之而至此矣又兵法曰將
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主固當先之以中和後之以材品或末馴其
性苛求其用授以鈇刃委之專宰利權一去物情隨之望靡之喻不其然
矣夫戎事有國之大者自昔智能之士皆立言作訓其勝也或驗之風鳥
七曜或察以陰陽日辰其教陣也或目以天地五行或變為龍蛇鳥獸人
之聰穎方列軒冕知吉凶冠婚之禮習慶弔俯仰之容稍或非精則乖常
度故仲尼入朝每事皆問是必不免有所失也矧其萬千介夫出自閭井
若使心存遠退之令耳聽金鼓之聲手使擊刺之軍足趨趨鶴之勢隨地
形而變陣疾馳電發之疾因我使而乘敵勝負頃刻之間事繁目多應機
循古得不令衆心繫名數而無暇安能奮勇銳而爭利哉以愚管窺徒有
其說只恐雖教亦難必成然其訓士也但使聞鼓而進聞金而止坐作舉
揖左旋右抽誠旗幟指麾習器械利便斯可矣其撫衆也唯有以恩以
賜之均以及饋之感行令之必賞罰之命斯可矣此乃用無弱卒戰無堅
敵而況以直伐曲以順討逆者乎若以風鳥可徵則謝文恭才以旗而克麻
秋宋武庫折沈水而破盧循若以日辰可憑則鄧禹因陰亮捷後魏乘

升馬四萬兵車萬乘於是為馬車使千文者其失所會也秦夏苗秋
獨冬狩講武習藝無闕於時其軍權屬歷代皆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弱犯寡則責之責備度四面則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墮之
國不服則伐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故治兵者放其君則伐之其賊之
今使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隣國交通外內亂焉獸行則滅之謂之
致之竹此禁暴靜民之大略也洎周衰齊晉吳楚迭為霸國更相吞滅以
至七雄並立堅有言曰當是時也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
鞅皆擒敵立勝垂著篇籍故齊魏以技擊強秦魏以銳士勝魏以銳士
積糧以立攻中之勝魏惠以武卒奮奮威也秦昭以銳士勝魏以銳士
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車小敵則偷可用也偷可用則事鉅
敵堅則渙然利矣韓士也然魏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卒水三屬之
甲上勇一得悍一得悍一得悍一得悍一得悍一得悍一得悍一得悍
置文其上曹卿細歲三日之糧曹卿細歲三日之糧曹卿細歲三日之糧
韓負之也日中而趨百里一日之中也中試則復其利其田宅試之而
中科休也後魏先其魏魏日宅者給其利之也如此其地雖廣其稅

水樂大典卷千言五

四

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隱隱其使人也
烈烈地小也地小也地小也地小也地小也地小也地小也地小也
中智也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
家能得者甲者五八首使侍使上者五八首使侍使上者五八首使侍
四代勝於天下然皆干賞利之兵耳未有安制於節之理也治時也雖
地廣兵強總總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魏氏之兵魏氏之兵
魏氏之兵魏氏之兵魏氏之兵魏氏之兵魏氏之兵魏氏之兵魏氏之
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魏士上亦曾之秦之魏士不可以直秦魏士上
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老氏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
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奔衝百僚答錄作士命以蠻夷得夏冠衣
究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陣者也湯武征伐陳師皆衆而放擒桀紂所謂
善陣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闢路存亡繼絕
功高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遣闔廬之禍闔廬出亡父老送之
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
秦號哭請救秦人為之出兵昭王送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代

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材狼之徒奪其牙爪禽獵六國以并天
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運為解敵疾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為下
矣秦之管仲曰夫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論工者軍器器兵器選士改
教軍中強令服習習武藝獨知天下之謂強知其地形易主將士
士卒勇法也明於機數此八者皆須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者悉備
然後能正天下又曰凡人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或也或也
復土死不敵時之以德於上則有敵存焉於其則故至於此也曰大者親
戚培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居也二變不然則州黨與宗族足懷
樂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得之也君之思
厚皆在於民此所也故得民故死而四變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
也上變不然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刑嚴而可畏也賞明
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
厚則民多故亦自為戰而德於君九變今持不信之人而求以利用不守
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聞漢文帝時匈奴屢入
寇是錯上書論備邊之要其略曰文五漢漸車之水漸車之水漸車之水
嶠積石相接此步兵之地車騎五不當一平原廣澤漫衍相屬此車騎之
地步兵十不當一候視相及川谷分限此弓弩之地刀楯三不當一草木
蒙籠枝葉蔚茂此牙鉞之地長戟二不當一穹崇險阻阻阻相視此刀楯
之地弓弩二不當一衛公李靖曰危峻高險險險阻阻相視此刀楯
行軍之地堅則固車馬進退以乘虛機敵及復百里則勝故步兵平原廣
為利其騎為耳目三者相輔合運行宋文帝元嘉中每歲為後魏侵境
今朝臣傳議何承天陳備邊之要其大略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二曰
浚復城隍以增阻防三曰募偶車馬以師或械四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闕
宋仁宗神武秘略叙兵兵之所由來遠矣與民皆生含血之患見犯則
救況於人乎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憂心加情性之常理
也人生而靜感物而動物之感人無窮則人化於物是以有博逆詐偽之
心淫佚作亂之事強者脅弱者弱者聚眾者聚眾者聚眾者聚眾者聚眾者
有奸利故爭奪生而有嫉惡故殘賊生聖人於是立德以化之制禮以
導之化導之不章則有設禁以防之作刑以威之刑者法乎天之震曜時
之肅殺甲兵乃刑之大者淳古之世至治之極尚有阪泉之征共工之陸
丹清之戰有苗之伐施及周宣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案弓戢戈而猶立司
馬之官設六軍之衆作九伐之法以正邦國以伐有罪周道既衰諸侯立

水樂大典卷千言五

五

地步兵十不當一候視相及川谷分限此弓弩之地刀楯三不當一草木
蒙籠枝葉蔚茂此牙鉞之地長戟二不當一穹崇險阻阻阻相視此刀楯
之地弓弩二不當一衛公李靖曰危峻高險險險阻阻相視此刀楯
行軍之地堅則固車馬進退以乘虛機敵及復百里則勝故步兵平原廣
為利其騎為耳目三者相輔合運行宋文帝元嘉中每歲為後魏侵境
今朝臣傳議何承天陳備邊之要其大略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二曰
浚復城隍以增阻防三曰募偶車馬以師或械四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闕
宋仁宗神武秘略叙兵兵之所由來遠矣與民皆生含血之患見犯則
救況於人乎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憂心加情性之常理
也人生而靜感物而動物之感人無窮則人化於物是以有博逆詐偽之
心淫佚作亂之事強者脅弱者弱者聚眾者聚眾者聚眾者聚眾者聚眾者
有奸利故爭奪生而有嫉惡故殘賊生聖人於是立德以化之制禮以
導之化導之不章則有設禁以防之作刑以威之刑者法乎天之震曜時
之肅殺甲兵乃刑之大者淳古之世至治之極尚有阪泉之征共工之陸
丹清之戰有苗之伐施及周宣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案弓戢戈而猶立司
馬之官設六軍之衆作九伐之法以正邦國以伐有罪周道既衰諸侯立

政王制禁絕師旅亟動於是齊桓有內政之令晉文有被廬之法其行師
致窮之道蓋務隨時而求欲速也至於戰國豪傑並起因勢轉時作為權
誦故險謀變化出奇設伏之計與焉湯武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
義行之以禮讓彼齊桓晉文楚莊吳國廬越勾踐入王兵之域而未盡焉
末世窮武力以快虎狼之貪殺八盈城流血滿野斯為下矣凡誅暴亂謂
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
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
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
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天之道宜不虧盈益抑高而舉下者乎是以善為
國者不師謂隣國望我歡若親戚也善師者不陣謂上將伐謀也善陣者
不戰謂軍陣嚴整敵望而畏之也善戰者不死謂從兵勝地避實攻虛也
善死者不亡謂民盡其命無奔背散亡也夫兵鋒氣銳疾厲火烈雖如所
願動亦耗病蓋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老子所謂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
戢自焚可以深戒議者人欲消兵去戰專以柔道而治亦未為得也何者
一文一武相為表裏經之武緯之經緯不棄而其理得矣天生五材誰
能去兵報朴不可犯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

本樂大義卷中言十五

六

本本行之有逆順耳秀茂之木不能無竭蠹治平之世不能無暴悍善牧
者必去害群則良馬阜蕃善田者必去莠蕪則嘉禾滋植君人者不能消
遺亂源扶衛良民乃隸國老農之不若也今國家混一區宇邊陲不警風
夜惟持盈慮危之戒治兵經武安可暫廢若耀武玩愒則吾豈敢首有棄
氏之君脩德發武有唐氏滅之有庖氏之君恃衆好勇夏侯氏伐之晉武
帝平吳之後去州郡武備及寇賊起皆無以備不能制唐明皇承平日久
禁衛皆市井商販之徒人不知戰安文作亂無以禦其凶威故曰好戰者
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總而言之帝王與師必本仁義仁者愛
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存理故惡人之亂之也仁兵之出若生物之仰
時雨焉義兵之行若病者之侍良藥焉將以利物不以害物將以救之非
以危之戰以時動動以時至以安以和有畏有懷助帝王之利器樂天下
而無敵者不其美歟不其美歟太平御覽叙兵世本曰蚩尤作兵未幾
注曰蚩尤神農氏也春秋元命苞曰蚩尤虎據威文立兵未幾注曰蚩尤
也子文成字也書曰洪範八政八曰師大戴禮曰魯哀公問孔子曰蚩
尤作兵與孔子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以喪厥身何兵之能作
與民皆生也左傳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

也又曰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又
曰師直為壯曲為老又曰師克在和不在衆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
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
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
震注曰玩然實也家語曰哀公問曰寡人欲吾國小則能守大則能攻
其道若何孔子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也將誰
攻焉苟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讎將誰守焉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
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史記范蠡云兵者凶器戰者逆德漢書曰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矣後世燦金為刃割草為甲器械
甚備不及湯武受命次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
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敖
信序次兵法凡一百八十二家則取要用定著三十六家又刑法志曰
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定水災唐虞之際至
治之世猶派共工放譖堯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鹿之誓殷周
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戰藏于戈教以文德而備立司馬之官設六軍

本樂大義卷中言十五

七

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焉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出軍賦六十四萬
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千戈素具春秋振旅以
蒐夏教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以農隙以講武事焉連帥比
年簡車率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戰足兵之大
略也又曰夫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補助也夫文之所加
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
刑措兵廢者以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所極功也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
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
用之又曰是以君子則貴左故吉事尚左喪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
上將軍處右戰勝以喪禮處之也又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
又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又曰以政治國以
奇用兵黃石公記曰將所以有為威者號令也戰所以全勝者軍正也
士所以輕戰者用兵也故戰如風發勇如河決衆可畏而不可當可下而
不可勝也黃石公三略曰聖王之制兵也非好樂之也將以誅暴也夫
者謂此也夫以義誅不義決江河決其勢必也商君書曰夫
民情好爵祿而畏刑罰人君設此二者以御民夫民力盡而名隨之功立

而賞隨之。君能使其民信此。明於日月。則兵無敵也。又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所自者。尚矣。與始有民俱。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黃炎國用水火矣。黃帝與共工。國欲作難矣。高辛氏身為中。而亡之也。五帝國相與爭矣。又曰。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利其害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國剽林木以戰矣。故勝焉。長。長則尤不足。以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出於長。長之立出於爭。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也。又曰。家無怒筭。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天下無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筭不可解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主。有義兵。而無偃兵。夫有以誅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有以畏國兵者。欲偃天下之兵。恃去兵之不可偃也。又曰。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興凶器行凶德。不得已也。又曰。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今可使無敵矣。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拙。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又

曰古之聖兵。士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程鉞于戈哉。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當審乎莫知其情。此之謂至威之誠也。又曰。凡兵用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復。緩徐遲復。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所以決義兵之勝也。又曰。雖有江河之險。則陵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并氣持精。心無有慮。猶預之慮。目無有視。耳無聞。雖有諸武而已矣。又曰。萬乘之國。外之不可以距敵。內之不得以守固。其民非不可以用也。不得所以用之術也。不得所以用之術。國雖大。勢雖優。卒雖衆。何益也。淮南子曰。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知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又曰。古之兵。弓劍而已矣。猶柔無繫。備戰無刺。猶柔木無繫。無鐵刃也。刺鋒也。猶讀如賣。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櫓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櫓衝突之渠。望也。一日渠。甲名。櫓。隱所以御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闢。車弓弩連一弦。以中挽之。以牙著左右為機。開發又曰。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初生也。二毛。有白髮。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又曰。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為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也。奔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

能釋甲兵而制彊暴不能久奔之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桓範世要論曰。太古之初民始有知則分爭。分爭群群則智者為之君。長君長立則興兵。所從來久矣。雖聖帝明王弗能廢也。但用之以道耳。故黃帝戰於阪泉。克伐驩兜。舜征有苗。夏禹殺湯。周之文武皆用師克伐以取天下焉。又曰。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也。以為戰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令好用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又曰。夫兵之要在於脩政脩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也。要仁以受之。義以理之。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效遠。民臣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於得衆。得衆者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惠。除民之害。故政善於內。則兵彊於外也。杜恕論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故兵之來也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所以討彊暴而除殘賊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皆兵之由也。昔五帝不能偃況衰世乎。又曰。澁殺無辜之民。以養不義之君。非兵之體也。殫天下之財。以贍一人之求。非兵之體也。怙其幸卒之強。矜其變詐之謀。欲以立威成名。非兵之體也。虜其君隸其臣。違其社易其民。非兵之體也。故夫霸王之用兵也。始之以義。終之以仁。將以存亡。非以亡存也。將以禁暴。非以為暴也。又曰。兵之來也。以除不義。而授德克其國。而不傷其民。廢其君。而不易其政。尊其俊士。顯其賢良。服其孤寡。恤其窮困。百姓聞之。欣然箠食臺漿。以迎其君。僕之選也。以湯武之師。用兵上也。誰與交鋒而接刃哉。又曰。所謂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若乃征之以義。以責其過。振之以武。以威其淫。懷之以德。以誓其民。宣之以仁。以救其危。此四者用兵之體。所謂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也。又曰。治國審理境內。施仁義。布德惠。明勸賞。無幽昧。功臣附親。士卒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指麾而響應。此上兵之體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能。國富賞罰信。未至交兵而敵人亡遁。此次兵之體也。知地之形。因險阨之利。明奇正之變。審進退之宜。援抱而敵之。黃塵四起。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非兵之體也。又曰。夫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還舉足以得賢才之用。則兵之所加。若勁風振搖。此兵之體也。鹽鐵論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其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嚴而不傷。蔣子為機論曰。武虎之高獸。水牛之高畜。殆其兵矣。夫虎爪牙既鋒。磨力無伍。至於即豕也。卑附而下之。必有扼喉之獲。夫水牛不便連角。又

喬味然處郊之野。朋遊屯行。部隊相伍。及其宿宿因陣。反禦若見。虎虎桓
角牛希。兇害矣。若用兵。恃強必鑒於虎。居弱必誠。水牛可謂攻取屠城而
守必能全者也。劉向新序曰。上古之時。其民敦朴。故三皇教而不誅。無
師而威。故善為國者不師。三皇之德也。至於五帝。有師旅之備。而無用。故
故善師者不陣。五帝之謂也。湯伐桀。文王伐紂。崇武王伐紂。皆陣而不戰。故
善陣者不戰。三王之謂也。及夏后之伐。有危。殷高宗討鬼。方周宣王之征。
惠驚而不血刃。皆仁聖之惠。時化之風也。至齊桓。使蔡而蔡。潰伐楚。而楚
服。而強。楚以致苞茅之貢於周室。止伐山戎。使奉朝覲。三存亡。一繼絕。元
合諸侯。一匡天下。衣裳之會。十有一。嘗有六。戰亦不血刃。至晉文公。設虎
皮之威。陳彘之偽。以破楚師。而安中國。故曰。善戰者不死。晉文公之謂
也。楚昭王。遭閻廬之禍。國滅。昭王出亡。父老迎而送之。昭王曰。寡人不仁。
不能守社稷。父老返矣。可無憂。寡人且從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若此。其
賢也。及申包胥。請救。哭秦庭。七日。秦君憐而救之。秦楚同心。遂走吳師。昭
王反國。故善死者不亡。昭王之謂也。是故自晉文公以下。至戰國而暴兵
始廢。於是。以強并弱。以大吞小。故強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衡。群相攻
伐。故戰則稱孫吳。守則稱墨翟。至秦而。以兵并天下。窮兵極武。而亡。及項

水樂大典卷千一百七十五

十

羽尚暴而滅漢。以寬仁而興。故能掃除秦之苛暴。矣。孝武皇帝。攘服四夷。
其後天下安然。故世之為兵者。其行事略可觀也。又曰。樂毅以弱燕破
強齊。七十餘城者。齊無法故也。孫武以三萬破楚二十萬者。楚無法故也。
韓信以寡破趙。數萬者。趙無法故也。近者曹操以八千破袁紹五萬者。袁
無法故也。此五子能以少尅多者。軍有法故也。故用兵無法。猶乘舟無楫。
登馬而不勒。是以良將思計。如飢存法。如渴所以戰必勝。攻必拔也。陳
琳書曰。王者之
師有征無戰

黃帝兵制

史記五帝紀。黃帝欲侵陵諸侯。侯咸歸軒轅。軒轅
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
義。環統軍兵。為營。以自衛。若棘門。即其遺像。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曰。黃帝
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為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馬。五
為陳法。四為開地。所以起數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
統。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
沈形圓而勢不散。此謂散而為八。復而為一者也。太宗曰。數起於五。而

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御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
云散而為八。復而為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才智
神略。莫能出其間。闕羅泌路史餘論。井田之法。黃帝制井。以塞爭端。八
家為井。旁開四道。乃井。其中而收之。邑井一為隣。隣三為閭。閭三為里。
五為邑。十邑為都。十都為師。十師為州。州因所利而勸之。是以地著而數詳。
諸葛武侯因黃帝丘井。開方有九之制。而為營。陳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
營。隅落相連。曲折相對。合而為一。則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見其形。於所
居之方。為之八陣。至平衛公。又因武侯出軍。斜谷之隘。損八為六。乃以一
為營法。五為方。圓曲直銳之形。地平而中。窪則為圓。地歷山。脚則為曲。地
正出入。則為直。前隱後廣。則為銳。故其對太宗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
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而為九。五為陣法。四
為正地。所謂數起於五。而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統。是所謂
終於八。則黃帝之法也。井田之義。居則為隣。出則為伍。墾其地。可以足食。
聯其民。可以足兵。辨其疆理。可以習軍禮。治其溝洫。可以脩阻固。九軍之
制。井之夫也。五軍之制。井之方也。四頭八尾。井之圖也。田廬在內。溝洫在
外。井之固也。安存同福。危亡同憂。井之義也。未報服勤。戈戟之義。服牛乘

水樂大典卷千一百七十五

士

馬車騎之象。合隅于鋤。用農之象。凡此皆五帝三王之制。寓於夫井之間。
使民身服其業。心知其義者也。續後漢書。黃帝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
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以分星次。經土設井。立部制。八家為井。井間四
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井一為隣。隣三為閭。閭三為里。五為邑。邑十為
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出稅定賦。藏兵於農。以高經制。井相克。始則天下
為十二州。用律呂之方也。為平水土。別為九州。稽洪範之數。殷因於夏。制
不經見。及太公佐文王。作周佐武王。
伐紂。推本黃帝丘井之制。以立兵政。

有虞兵制

玉海文中子。舜兵衛。舜一歲巡五嶽。國不費而
民不勞。兵衛少而征寡也。羅泌路史有虞記。帝舜
因農而擾兵。因獮而蒐。練寓之牧伯。故于戈不試。而人皆體之。兵衛少而
誅求寡。故國不遠。陸云。陶唐氏以八家為井。八家為井。八家為井。八家為井。
以農教民。漢儒簡賢。故八皆體之。夏后氏。皆農於中。欲人
先其農。蓋有虞氏之兵。寓於農也。故劉勰云。有虞始戎于農。

夏兵制

書甘誓。乃召六卿。王曰。六軍其將。命卿。孫周禮。夏官
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夏官

康命胤侯掌主六師為大司馬孔
子家語夏后與六師以征不序

商兵制

於夏制不經見

周兵制

周禮地官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
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

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
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
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
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
國之大事地民大故教餘子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
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十有五百人為師
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帥皆上士二十
五人為兩兩帥皆中士五人為伍伍帥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
徒百人小司馬差舍群史撰車徒讀書契注以簿書校殊軍實之凡典小
宰聽政役以比居聽師田以簡稽注以居指任醫也簡稽士卒兵器簿書

永樂大典卷千五百五

十三

國語曰維師以稽周禮井田譜目農為軍政官之屬凡制軍萬有二千
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
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帥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帥皆中士
五人為伍伍帥皆有長其以一鄉之民為一軍之師推而合之之數若何
五家為比五人為伍比長為伍長曰公司馬皆下士五比為閭五伍為
兩兩閭為兩司馬閭閭皆中士四閭為族四兩為卒族帥皆下
長族帥皆上士五族為黨五卒為旅旅帥皆正馬旅帥皆正旅帥皆下
大夫五黨為州五族為師州長為師帥州長師帥皆中大夫五州為
鄉五師為軍鄉大夫為軍將鄉大夫軍將皆命卿古之官稱有常名有
異命曰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其十里之外設方伯則曰屬長連帥卒
正此異名也然則曰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其起
軍旅作田役則曰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今五家
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而民之可任用
也者或家三人或二家五人或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五人為
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是曰農以定軍不
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已下皆德任者俾兼官焉古者井田之民

其在鄉井就耒耜以耕耨則為六鄉之農其有徒役執干戈以驅馳則
為六軍之師故六卿以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闕一家則不足以成五
邑閭族之續助六軍以一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闕一人則不足以成參兩
什伍之行列故平居無事則五家為比其有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五人
為伍因比長為伍長曰公司馬比長公司馬皆下士一軍則公司馬
二十人五比為閭閭二十一家毋過家一人故二十五人為兩
因閭胥為兩司馬閭胥兩司馬皆中士一軍則兩司馬三百七
十五人四閭為族族百家毋過家一人故百人為卒因族帥為卒
長族帥皆上士一軍則卒長百人五族為黨黨五百家毋過
家一人故五百人為旅因黨正為旅帥黨正旅帥皆下大夫一軍則
旅帥二十人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毋過家一人故二千五百人
為師因州長為師帥州長師帥皆中大夫一軍則師帥四人五州為
鄉鄉一萬二千五百家毋過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因鄉
大夫為軍將鄉大夫軍將皆命卿一軍則軍將一人是之謂兵農一致
也以軍將皆卿而卿即鄉大夫故知軍法嚴於六鄉雖然小司徒大
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

永樂大典卷千五百五

十三

胥以令貢賦遂人亦曰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按之田野簡其兵器
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今田師以起政
役縣師亦曰若有軍旅會同田役會其車人之卒伍則知凡五州為
鄉五縣為遂遂與夫閭田之丘甸凡職民以什伍莫不教之以軍戰之
法必以五人為伍伍則左右前後足以相救手足耳目足以相及形容
相別音聲相審故也非若百人為卒卒微識焉然後可以識別
非若五卒為旅建旌旗焉然後可以指揮多乎五人則行列為有
餘少乎五人則執械為不足非若師之用衆足以圖敵非若
軍之用車足以包戎故伍法自有軍以來未或能改也及乎行陳
之間大司馬教戰法其居卒間以分地教以坐作進退疾徐疏數
之節然後五人之伍五伍之兩與夫五卒之旅五族之師五師之
軍銜統之皆參唯四兩之卒銜統之皆兩比之謂參兩什伍之
法六鄉之人習之於平居無事之日寓戰於四時之田然
皆伏節死難之士故用於戰陳之間則近而同伍衆而同
軍不失於鄉黨鄰里之義不忘於和親續助之恩其恩足以相恤
其義足以相治故六卿之士有不出出則無不勝矣其山堂考索

軍所用特其什一而已漢志云天子歲方千里稅封百萬井兵半萬乘故
稱萬乘之主凡兵車一乘為四匹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乘之賦為
馬四萬匹士卒七十五萬人國一封軍賦千乘則三軍所用特其半而
已漢志一封三百六十里稅計十萬井兵半十乘此諸侯之大者然則禮
公侯或五百里或四百里則無所當言之故與此不同至於次國小國其
所用之軍蓋亦無以異此此其經常之制可為後世式也切嘗攷之千里
之畿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
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家出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農
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列國之賦皆通此數孫子曰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急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大從軍七家奉之
亦可見七家賦一兵蓋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於軍則王畿之內凡七
十征而役一周焉以七夫付一兵又用賦之十一為軍故也諸侯之國凡
十四征而役一周焉民年二十而事六十而老其間服役者不過四十年
是王畿之民凡給役者半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一役焉耳使諸
侯之民凡給役者一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再三役焉耳不亦簡
而易從乎雖然王畿之內有諸侯之朝邑如魯有許田之類有公卿大夫

永樂大典卷一百一十五

人

元士之夫祿謂之內諸侯有王公子弟之采地凡所以屬任其民者不一
而是故其制賦之數視侯國特輕焉欲其以勞佚相補也至於侯國其歲
則有朝聘會同之役其征伐則有勤王敵愾之師至於衛社稷修封疆簡
師徒備器械治兵振旅無所不用其衆故其賦民之制必如是而足雖其役
至於倍王畿然亦不得已也林曰丘甸之法不行於鄉遂丘甸之法按
康成注小司徒以為是采邑之制如杜氏所云亦即采邑寓軍之制周人
六鄉六遂雖不用丘甸法然通以此數計之王畿百同一同之內則為百
甸百甸而百乘百同而萬乘每乘七十五人則王畿千乘其為七萬五千
人者凡十適當六軍之制十倍矣天子凡征行不過六軍以十分而選用
其一此所以民不勞而國不危也是豈若秦漢以後之用師動以百萬之
衆決勝於一舉而能哉然而丘甸法獨不行於鄉遂者蓋除鄉遂十六同
外自稱地以徃所餘八十四同自可以為六軍者有八其奇者猶三萬人
周公之制六鄉六遂特為天子之衛而有所征行則於采地之中選用其
八分之一以備六軍猶有用不盡者三萬亦可以充補卒之備古者制軍
如此不窮民力林曰軍制雖自宣王自宣王喪南國之師料民於太原
去以井田寓軍制何可料也自是而至於春秋世主而急於立功齊威以

募士伯諸侯晉文為前行而獲其志秦穆以陷陣而服鄭國楚共以簡師
克鳩茲吁益又事矣若夫齊之拔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私自為法代相
長雄先王之制掃地盡矣周制三變至秦而極周之六官司馬掌政
而其起軍旅之法乃屬之司徒者兵民一致所謂仁義之師也故司徒以
井邑丘甸而均其所出之賦以比閭族黨而通其相與之情以伍兩卒旅
而擇其可任之人而後司馬因蒐苗獮狩之時得以辨其旗鼓錫號之用
而教以進退疾徐之節凡此皆井田之功也是故天子六軍居尊而統卑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比小而事大凡鄉遂家任一人而未嘗盡
用則民有餘力矣九伐以正邦國而不及蠻夷則民無遠征矣元式均節
財用而不及軍旅則民不轉輸矣凡此皆封建之助也內有井田為之根
本外有封建為之屏翰無養兵之費無勦兵之勞此宣王攘夷狄止於盡
境平王遷洛邑晉鄭得以同獎王室也一變而春秋齊桓作內政有什五
之法晉文蒐被廬作執秩之官於是乎以強而井弱矣魯成公作丘甲宣
公初稅畝於是乎以上而剝下矣雖井田封建之制至是而漸壞其伯諸
侯者猶能斥夷狄以衛中國也再變而戰國齊楚之技擊魏惠之武卒秦
昭之騎士皆導民以力爭誘民以利開六國之君各有百萬之師則不復

永樂大典卷一百一十五

充

大國三軍之舊矣秦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昭王時齊民戶三男子並為
戰卒則不復家用一人之制矣封建井田雖壞製於此時而諸侯自相吞
噬猶未遠出乎中國之外故當時亦未聞有征行之勞轉輸之費也三變
而秦郡縣侯國則外無屏翰之助天子孤立於上而中國與四夷為隣所
籍者萬里長城而已什陌井田則內無根本之固黔首窮餒于下而中國
與四夷為敵所資者三十鍾致一石而已然則自秦而降封建井田壞製
已極而先王仁義之制蕩滅無餘無事養兵為得無推剝肢削之患有事
用兵為得無征行轉輸之勞乎此雖勢所必至而後世興衰之故亦必有
所本矣鄉遂之兵周人鄉遂鄉遂之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
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閭五閭為
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
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
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法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
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凡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
長較一乘中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凡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出七十五
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鄉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

此二者所以不同。文公古者內外相維。今州郡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文公鄉遂兵車之制。天子六鄉。故有六軍。諸侯三鄉。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為比。比即伍也。五比為閭。閭即兩也。四閭為族。族即卒也。則是夫人為兵矣。至於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出兵車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為公田。只是人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便是難曉。以某觀之。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丘甸之民。文公。鄉遂丘甸之制。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內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軍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鄉之衆。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文公。玉海周六軍。六鄉。六遂。周禮地官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貢賦。注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客相別。音聲相識。注鄉之田制與遂同。鄉注遂之軍法。如六鄉以遂。內不見出軍之法。唯有田制而已。司常注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雖六鄉大夫皆卿。六遂大夫皆大夫也。故於鄉遂則曰師。

都於軍。則曰軍。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大軍旅帥其衆。大司徒令五家為比。有長。五比為閭。有長。四閭為族。有長。五族為黨。有五黨為州。有長。五州為鄉。有長。注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鄉之衆。遂以五家為鄰。有五鄰為里。有長。四里為鄰。有五鄰為鄉。有五鄉為縣。有五縣為遂。有長。注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也。六遂之地。自遠鄉以達于畿中。有公邑。家邑。大都。小都。馬都。鄭司農云。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書疏一鄉出一軍。鄉為馬。遂為族。族師十家為聯。十人為聯。八閭為聯。一鄉五州二十五黨。百二十五族。五百閭。二千五百比。一萬二千五百家。司馬注。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出於六鄉。諸侯大國三軍出於三鄉。按司馬法。二十五人為一旅。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以遂之制。五縣二十五閭。百二十五比。五比為閭。二千五百鄉。萬二千五百家。以起政役。亦如之。王國百里為鄉。鄉在郊內。遂在郊外。六鄉謂之鄉。六遂謂之野。易氏曰。先王軍制。調兵必五數。出兵必百數。五家為比。則五人之伍。五比為閭。則五伍之兩。以至五黨為州。則五族之師。五州為鄉。則五師之軍。其積數實起於五人之伍。不五數不足以調兵也。百人之卒。成一小隊。

五百人之族。成一中隊。二千五百人之師。成一大隊。萬二千五百人之軍。成五大隊。其積數實起於百人之卒。不百數不足以出兵也。春秋正義。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天子一軍出於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許公劉正義。周之軍賦皆出於鄉。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諸侯三軍出於三鄉。而邑采地之民。不以為軍。若夏殷之世。則通計鄉國之人。以為軍數。鄭注小司徒司馬法云。成出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謂公卿大夫畿內采地之制。杜注云。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多是司馬法。而以周禮冠之。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故不同。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鄉遂不足。然後總征。竟內之兵。此一車甲士七步卒。總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五八為伍。云云。大數不同者。大司馬所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對敵布陳用兵之法。此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謂徵課邦國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既至。陳陳運同。鄉遂之法。先偏後伍。卒偏之兩。十夫長百夫長。是臨時對敵皆用卒兩師。族也。四丘為甸。甸據上地言之。若以上中下地相通。則二甸共出一乘。甸即乘也。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故以甸為名。魯是大國。甲兵先多。僖公之世。頃

云。公車千乘。昭公之薨。傳稱革車千乘。三禮義宗。周制天子六鄉六遂。諸侯大國三鄉三遂。小國一鄉一遂。鄉及遂各萬二千五百家。鄉內則立比閭族黨州鄉之名。遂內則立鄰里。鄰里之制。俱有六等。異其屬官之名者。別內外也。然居鄉之內。而非鄉民者。謂里邑之士。居鄉之外。而非遂民者。謂之公邑。鄰之六鄉六遂。及公邑之法。則不為井田都鄙采地之制。則為井田遂人所遺。溝澮者是鄉遂之制。小司徒所遺。丘甸者是采地之法。魯語。魯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所謂六軍。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三軍也。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黃元侯。次國之君。有命卿無三軍。禮所謂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賦出軍。從征伐也。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無命卿也。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惡。齊語。管子曰。聖王之治天下。參其國而伍其鄙。注國郊以內。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也。聖王謂若湯武也。坊記疏。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命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遺出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中車職毀折入齎于職幣。又賁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賓司兵云。及援兵。

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敦在左右一卒曰開。四卒成衛曰伯。一長三伯一長曰左一長曰右一長曰正一長曰鄉一長曰闕。右也。此謂諸侯三軍。周八次八舍。七萃。天官。官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注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跡。此次若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詩云適子之館。方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中。寺即舍也。官府退息之處。官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授八次八舍之職。事注衛。王宮者必居四角。中於微候。使也。鄭司農云。庶子衛王宮。在內為次。在外為舍。玄謂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疏舍若掌舍之舍。官正官伯。官衛之制。疏責行衛之制。內宰治王內之政令。分其人民而居之。注均宿衛。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控柵再重。注杜子春云。行馬。鄭云。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列。地官。攝人。掌士庶子。注卿大夫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小司徒疏。按書傳云。餘子皆入學。則餘子不得為吏。是宿衛之人。秋官。司隸。神四翟之隸。守王宮。疏官正掌官中官府官伯掌其子弟。司寇氏疏。言行夜微候者。若官伯掌校八次八舍。注云。於微候便也。勢天子傳。王勤七萃之士。七萃之士曰高弄戎。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七萃連鑣。虞子陽詩。雲也。

守王宮之民。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職之。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燕私。陞楮執戟。尚餘一二。康王即位。同召六卿。而命仲桓南宮毛者。必太保。宣王南征。程伯休父實為司馬。而整六師者。太師皇父也。一相處內。無所不統。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此上公為軍將。餘有與以作六師。此諸侯世子為軍將。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成於王。欲其知恤。自諸侯入典親兵。周虎賁旅賁。書。牧誓。武王虎賁三百人。孟子。文。北。三十人。武王曰。子有臣三千。跡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內就勇選而為之。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謂此也。立政。綴水虎賁。顧命。氏虎賁。注。虎賁。氏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伴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送于劍南門之外。注。及為天子虎賁氏。禮。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注。雖行亦有局。外。五。人。為伍。百人為卒。舍則守王閭。杜預。王在國。則守王宮。為周衛。旅賁氏。下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下士十六人。夾王車。中士是官。馬之。中。車止。則持輪。司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司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國語。叔孫穆子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左傳。僖二十八年。王賜晉侯虎賁三百。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胡氏曰。王者六軍乃畿內井牧之什伍也。天子親衛。則虎賁之士而已。周書。世傳云。甲中百弁。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徽。傳。刺殷云。王既以我車虎賁。馳商師。晉天文志。武賁一星在太微西。蓋北下。花頭之騎官也。周宿衛令。春作軍。樂相勸。且寄宿衛之令。內宰憲禁。令于王之北。官而糾其守注守宿衛者。夏官。司士王族。故士。注。故為士。晚。還。留宿衛者。秋官。宿衛氏。掌比國中宿互。據者。注。鄭司農云。宿衛也。互。行。馬。據。行。夜。擊。柝。周禮。兵。左傳。襄十六年。穆叔。賦。圻父。注。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圻父。注。司馬也。職。掌。圻父之兵。甲。疏。掌。封。畿。兵。甲。通。作。職。字。古。字。通。用。內。言。作。所。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屬。馬。是。爵。祿。顯。明。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勇。力。之。士。故。不。才。屬。司。馬。也。書。原。訓。纂。先。生。虞。氏。有。法。用。民。有。道。比。其。家。繼。其。人。其。處。也。則。積。事。比。則。族。黨。州。鄉。其。出。也。則。合。為。伍。兩。卒。旅。師。軍。方。其。平。居。無。事。之。時。則。有。教。養。而。恩。義。足。以。相。結。及其。倉。卒。有。事。之。際。則。習。法。令。而。死。生。足。以。相。托。矣。愚。今。因。班。志。

之論取周禮與司馬法二說而圖考其實併以附其說于后
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司馬法小司徒注引此

注云此連都鄙也。未地制井田其於都鄙小司徒經之。庶人為之溝

注相包乃成。

九夫為井。方里而井。

四井為邑。方二里。三十六夫。

四邑為丘。方四里。十六井。一百

四十夫。出稅馬一牛三頭。

四丘為甸。方八里。六十四井。

積土百七十夫。出稅旁加一里。

計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

合。為方十里。凡百井。九百夫。是為

一成之地。班志謂此地出車牛一

乘。或為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

永樂大典卷一百七十五

四甸為縣。方十六里。一甸加一里。四

甸加四里。為方二十里。凡四百井。

二千六百夫。大夫家也。

四縣為都。方四十里。一千六百井。一

萬四千四百夫。是為王子弟卿大

夫采邑。

四都為同。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方

百里。八十里計六千四百井。五萬

七千五百夫。旁加十里。計三千六

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合為萬夫

九萬夫。是為一國之地。其內以三

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二萬

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萬四千二

百夫治溝。

井田之法備於一國。一國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或為四

六人馬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

屋三為井。九夫所治之田。井九百

畝。區八畝。九夫為井。井間廣四

尺深四尺謂之溝。

井十為通。凡十夫之地。以山林陵麓

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

去一路六十夫之地。以地不易

井易。一易再易計一家受二夫

之地。則六十夫定三十家也。占

馬一匹士一人。徒二人。

通十為成。積百井九百夫之地。三分

去一餘六百夫定三百家也。出

車牛一乘。士十人。徒二十八人。區

人云。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

深八尺。謂之溝。注云。成中容一

甸之地。方八里。緣邊一里。治洫

成十為終。積十井九百夫之地。分

去一。定三十家。出車牛十乘。士

百人。徒二百人。

終十為同。積萬井為百里之地。凡

萬夫。三分去一。為三萬家。出車

牛百乘。士千人。徒二十人。區八

云。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里。深

二仞。謂之溝。注云。同容四都。六

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

一里。治溝。

出賦六萬四千井。或為四千匹。是為千乘。七萬五千井。同為幾千乘。提封

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或為四萬匹。是為萬乘。七十五萬人。愚按班

志所載。皆約小司徒及司馬法為說。然其說有參差不合者。試條別之。小

司徒都鄙之制。依鄭氏注。九夫為井。則為八家。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

為甸。積為五百一十二家。出車一乘。司馬法則三分去一。三百家出車一

乘。此其不同。班固以二甸出車一乘。然一甸十里止。出車一乘。則百里止

出車十乘。既不成為卿大夫之邑。又不成為諸侯之國。此可疑者一也。班

志謂百里為一國。一同百里。十同為封。則一封當為千里。今志但云一封

三百一十六里。以為諸侯之地。既不合周書武成與孟子公侯皆方百里

之數。又不合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之數。此可疑者二也。又况一同百

里。依孟子說。正當為諸侯之國。而止出百乘。為卿大夫采地。此可疑者三

也。又班志所解。四丘為甸。出車牛一乘。或為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不知何據。惟晉杜預釋左傳丘甲一節。與此說同。然與司馬

法一成出車一乘。而惟士十人。徒二十八人之說。不合。或以為七十五人者

其總數。而行者只三十人。餘則留以須後送用。豈其然乎。此可疑者四也。

論語道千乘之國。邑代休。蓋于百里之說。謂千乘百里之國。古者田方里

永樂大典卷一百七十五

而升。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通千乘也。則又異於小司徒四丘為甸。五百十

二家之註。與司馬法百井為成。一成出車一乘之說。失至馬氏釋論語十

乘。據司馬法。謂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一成出車牛一乘。是則十

乘之賦。其地十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蓋

其意謂八家同井。井十為通。則八十家。通十為成。則八百家。而出車一乘

然司馬法注三分去一。定三百家為一成。又與馬說不同。況馬氏之說。亦

與周禮孟子之數皆不合。此可疑者五也。於是後儒多曲為之解。至有

為重車輕車之說。以求合乎古數。至其卒失有餘。則舉為軍外之用。且謂

諸經之說。無不合者。然證諸彼此。礙執諸此。而彼違。紛紛之說。卒無底

歸。且孟子生於周末。去先王未遠。井田之制。但云此其大畧。既不得其詳

矣。又况司馬法一書。乃是戰國齊威王時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而附司

馬據直兵法於中。豈古聖人之兵法耶。今必欲因鄭氏引司馬法之說。而

復取班志所載。計析多寡。於其上之空言。豈不徒收精神。而無補於世用

哉。故今為之圖。而疏其可疑如此。庶幾多聞闕疑之義云爾。愚既陳其

說于前。後復得論語古註疏。邢馬氏之說。云居地方三百八十六里

有畸者。以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百。方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為方百里

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得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一也。又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長三十里。將得三百里。南西兩邊。是方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也。方十六里者一。為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曰。鄉割方百里者。為六分。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六分。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得三百一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也。愚謂諸侯之國。散在天下。所謂方百里。方五十里者。亦大約其數然耳。豈必尺算丈量而計較於贏縮者。況九州之內。山林川澤。城郭溝池。錯紛交錯。豈皆可以開方之法盡之耶。由前所說。皆破碎曲折。以求合乎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之數。又況此里數。微於經典。皆不合。豈古制地之法果如是耶。只如禮王制所定地理。多多寡寡之數。先儒固嘆其拘泥不可行。而况於馬氏之說乎。如不得已。則包氏百里出車千乘之說。頗合於武成。又合於孟子。似為可據。然語釋包氏之說云。十井為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為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為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為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然此亦以

開方之法。計之耳。況方里而井。則為八家。十井為一乘。則為八十家。先儒又疑兵車一乘七十五人。糗糧易焚。兵甲具備。恐非一十五家所能出也。愚前所謂證諸彼而此。礙。執諸彼而此。違者。於此又難為折衷之說矣。愚又按晦庵朱子於孟子答梁惠王言千乘之家。註云。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者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也。則是以方百里出車千乘。此據孟子。諸侯皆方一百里。而亦采包氏之說也。又註魯詩公車千乘。云。千乘大國之賦。成方十里。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此又取論語馬氏註之說也。至論語季氏代。顯更註。謂顯更在魯地七百里之中。是又取明堂位之說也。曰。百里曰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曰七百里。皆主諸侯而言。使學者將安適從哉。此愚所以反復辨證。而難為折衷之說。謂其若關疑者。蓋以此也。卒伍法。與丘甸法異。或疑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此定法也。然攷司徒卒伍之制。而約之司馬法。則不同。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一乘七十五人。積至千乘。則七萬五千人。正合天子六軍之制。而與萬乘之數不合。已答曰。卒伍法與丘甸法異。卒伍家出一人。自五人之伍。積而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即此間

族黨州鄉之民也。六鄉實有此家數。則六軍實有此兵籍也。若夫丘甸之法。合五百十二家。共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謂一乘。乃七家出一人也。是六鄉之家。悉可以為卒。而不盡調。以為兵籍。雖具於六軍。而調發止從丘甸之法。一是兵籍全數。一是調發抽數。不可合看。又曰。鄉遂之法。溝洫以授田。貢以制賦。比伍以調兵。考之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至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溝洫之法也。而以什一貢法制賦。至調兵之法。考之小司徒云。五人為伍。至五師為軍。又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是一家出一夫。一鄉出一軍。此比伍之法也。都鄙之法。井田以授田。助以制賦。丘甸以調兵。考之小司徒云。九夫為井。至四縣為都。此井田之法也。而以九一助法制邦賦。至調兵之法。考之司馬法云。甸方八里。實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此丘甸之法也。溝洫長連。畫去井田。方方積去。溝洫以十起數。井田以九起數。丘甸以田起兵。比伍以家數起兵。大約丘甸乘法是七家出一人。比伍法是一家一人。只緣都鄙兵有征伐事故。用民少。鄉遂兵止衛王畿。不調發。故用民多。要之鄉遂雖重而實輕。都鄙雖輕而實重。近世諸儒。乃欲合溝洫井田為一法。殊不知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孟子已分作兩法。不可合

也。已上永嘉陳氏說。愚按陳氏之說。與前朱子之說。可謂互相發明矣。但於都鄙調兵引司馬法云云。然司馬法。但言通十為一成。出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小司徒四丘為甸。井不言車乘之數。特班固漢志言之耳。此失之不詳也。抑愚於朱陳之說。又有疑焉。若謂鄉遂與丘甸乘各是一法。則六鄉六遂以溝洫授田。而不為井田矣。然周禮載。鄉氏註云。王畿內方十里。積百井。九百萬夫之地。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却是國都鄙井田法。而推廣之也。如此。則王畿內所統六鄉六遂。與夫米地。皆在百井之中矣。豈得謂鄉遂用溝洫法。而不用井田法耶。鄭氏於小司徒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之註。謂此造都鄙米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是又與載師所註。自相乖違。小司徒之所註者。是則載師之所註者。非矣。文獻通考。周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主伍皆有長。軍師旅卒內伍皆名也。此一比。內一。則一旅。一旅一軍。一軍一師。一師一邦。一邦一國。一國一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五卒為旅。五百人也。五旅為師。二千五百人也。五師為邦。萬二千五百人也。五邦為國。五萬二千五百人也。將帥長司馬。考其師史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師。不特其選於六卿。六卿之史。自卿以下。德任者。使無官焉。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千夫。天子之軍。計常武。曰。聖我六師。文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

十九庚

兵

兵守

商子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之國好舉與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與事而已四與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舍鉅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不知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者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夷者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夫以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不盡死而已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重在城也故曰客治得微三軍之多分美客之候軍之效壯勇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此為之三軍壯勇之軍使盛食勵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勵兵陳而待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反耕格併發渠微屋給徒從之不洽而燬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藏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復其壯男女之食而俟使三軍無相過壯勇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三十九

一

遇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婦民有從謀而國亡者與其恐有盜賊男民不戰壯勇壯女遇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三軍無相過此盛力之道續後漢書兵守 兵之為守尚矣凡建侯樹屏列之東衛皆以守衛中國分鄉置遠賦之師旅皆以守衛京師設防會禁統之方伯皆以守衛列國邊徼則有戎役官闈則有環列皆所以為守也故兵為天下之大閑謹其所守相為維持則天下安且固矣孔子作春秋每致責於守土之君以存天下之閒天子守天下者也道則守在四夷至於出居於鄭失其所守則不足為王城成周而所守愈隘不足以為京師是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以為聞也諸侯守國者也有道則守在四鄰至於出居於鄭失其所守則不足為公沒沫而中城所守愈小不足以為都邑是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無以為聞也且社稷人民天子所授祖宗世守故不敢授人而自棄疆暴侵辱力竭而夫死之可也固結其民去而後國避之可也故國君死社稷曰滅滅之者有罪滅者無罪而為義其國滅而書奔者託於諸侯有後國之道而為權齊侯滅紀不曰滅紀侯之奔不曰奔特書紀侯大去其國既不能死社稷又不能固結其民而後國特悼然蔑棄宗社去而不返爾故曰大去不當

去也至於梁伯出城而弗虞民疲而弗堪為秦所取書曰梁亡自亡之也昔城患恃險而不為備一日而楚克其三都書曰楚人入郢自取之也此天子諸侯守土行城之大法也若夫戰攻於外則必有居守於內以為本根進有所恃退有所歸股肱心腹相為表裏故宣王外攘夷狄則張仲在內高祖戰榮陽京索問則蕭何鎮關中光武戰河北攻洛陽則寇恂守河內昭烈保漢中爭荊州則諸葛亮治成都曹操征北伐則荀彧在許都東轉關江東則張昭在吳不有行者誰行牧豎不有居者誰守社稷叔出李處古之制也然必得其人則本根固無反覆之憂苟非其人未有不覆巢傾國者夫差任宰嚭以政使太子與老弱居守而遠爭齊晉為越所滅開羽界桑芳士仁以江陵圍樊而逼許都為吳所襲所以晉文得原而難其守蕭何為萬世之功也至於城守拒攻將之事也守心為上守氣次之守兵為上守城次之守心為氣城兵為城城心固則氣固氣固則城固則靜密專安內外如一無隙無瑕以主待客雖重地守之可也況於城乎又必兵械備具薪糧足餘進有郭圍退有得障遠有救援適有間候奮力多暇明慎罰賞申飭教戒禁絕詭妄血視肉薄示之必死曹仁之守樊郝昭之守陳倉張持之守新城皆是也無入新兵共守陳開必敗戈欽是也無以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三十九

二

敵腹縱食食盡必危諸葛亮是也無以激怒出戰失守必敗曹芳是也無以誑誘易動動必見欺郝普是也且夫守貴知變敵大則雷戰於外先武之於昆陽是也不出而致敵必敗公孫瓚之於易京是也故善守者吃若山而不可移淵若海而不可測寂若無人而不可見應若無端而不可窮故攻為易守為難活地易死地難將將之君用人不可不慎也秦崇禮兵善守善守為 臣嘗聞孫子曰百戰百勝者非善之善也吳起曰戰勝易守勝難夫示以德感以義無智名無勇功而敵人悅服是守勝之上者也堅壁壘嚴斥候欲戰而我不為動彼欲曠日而食有不給卒能以全取勝而敵人挫衄是守勝之次者也然則殺梁氏曰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趙充國曰攻不足者守有餘司馬之伐公孫淵語其使曰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而不戰而守者幾於怯矣曰不然可以戰則戰可以守則守吳起守河西而秦兵不敢東向韓趙賓從李廣守右北平匈奴號飛將軍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寇恂文武備足守河內常孝寬守玉壁帝幸其壘觀禦敵之所深歎美之移時乃去王師順守孤城以抗突厥曰吾受天子命守此義不可下賊王恩禮善守計短攻戰孫韶守廣陵青徐汝沛頗未歸附淮而濱江也候皆撤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下居

者各數百里。田豫守并州外胡聞其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華溫琪守晉州，莊宗攻之，踰月不能破。梁嘉溫琪善守，并晉州為定昌軍，以溫琪為節度使。李周為將，善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其守楊劉也，母喪奔歸，莊宗遣他將代周守，幾為梁兵所破。莊宗遂遣周還守之。梁人斷晉鉤援，莊宗曰：「周為我守何憂？」救至，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為梁擒矣。」臣讀孫子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若吳起李廣類此。」項羽謂曹咎曰：「謹守，咸舉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後從將軍。」曹咎不善守而卒以取敗。李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善守而卒以破賊。臣讀孫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若曹咎者不足以知此。」李廣百騎望匈奴數千騎上山，陣廣以為走，則追射我，立盡，留則以為大軍之誘，於是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胡終惟之，弗敢擊，以為有伏，夜即引去。趙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日饗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老索相責，欲一聞而死，可得耶？王霸閉營，休士以屈蘇茂，曹彰北征，叛胡數千騎至，彰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用田豫計，固守，虜畏，乃散走。齊神武傾山東之眾以圍常孝寬，凡六旬，智勇俱困，而兵解去。李希烈以十萬之眾圍劉昌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去。顏真卿守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三十九

三

平原採訪河北尹子奇攻陷河北諸郡，獨平原北平清河固守。江夏王宗道從秦王討劉武周，曰：「武周席勝，然鋒未可當，正宜以計推之。」且烏合之眾，憚持久，若堅壁以煩其銳，須食盡氣老，可不戰擒也。王曰：「而意與我合。」李光弼禦賊，饒陽問計於安思義，曰：「軍行疲勞，遠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光弼曰：「善。」王欽先守潁州，秦宗權陷河南，獨欽先力戰不可下，所在殘破，獨全潁州戶二萬。臣讀孫子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若李廣田豫類此。論曰：昔人謂戰以守為名，所以候敵守以戰為名，所以誘敵。所謂守者，非特堅壁壘嚴斥候而已，善守者使敵不能知，故欲傳城則畏吾之突，欲退走則疑吾之襲，擊執敢予攻乎？尉繚子曰：「守法一而當十，而當百，而當千，而當萬，則且守且戰，固足以却敵。」觀七國之叛，韓安國持重，張羽力戰，故能捍冠而有梁微羽之戰，則安國能持重乎？夫戰不必勝，不可接刃，攻不必取，不可勞果，故善守者將以有待也，彼戰不能勝，守不能固，乃以退保為名，是區區者何足算哉？金起兵要兵權，凡守者勁弩強弓，渠谷樓櫓，足新備糧，所以守吾之城也。設險守阨，高城深池，列戍屯兵，者所以守吾之國也。不因慮而抗，不因事而備，積力治心，靜竊聞暇者，所以守吾之氣也。不守吾之氣，則無以全吾之威，不守吾

之城，則無以保吾之國。凡若此者，皆守之謂也。然而所以守者，權也。守而用權，則所以守者非徒守也，亦以攻也。所以自治而待時也，是則守者攻之基。攻者守之資，攻而不守，則無以隱其微，守而不攻，則無以發其機。敵攻則守，敵守則攻，不足則守，有餘則攻，示之攻而實守之，示之守而實攻之，權也不可以一類求也。太白陰經守城篇：「經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人所不見，謂之九地，見所不及，謂之九天。禽滑釐問墨翟：「若以五十六事皆繁冗，不便於用，其後常守晉州羊品守臺城，皆納封胡于技巧之術，古法非不巧妙，然非今之所用也。今所使於事者，如左：沒陞深開濠塹也，增城增修樓櫓也，懸門懸木板以高重門，突門於城中對敵營，自擊城內為暗門，多少臨時令厚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敵人初來營列未定，騎突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塗門以泥塗門扇厚五寸，備火又云塗機以泥門上木板，機也，積砲石大小隨事。轉關橋一梁為橋，梁端著橫指板，去指橋關轉人馬不得渡，皆傾水中，泰用此橋以投石。丹鑿門為敵所通，先自鑿門為數十孔，強弩射之，長矛刺之。積木為壘，木長五尺，徑一尺，小至六七寸，拋下打賊。積石為壘，石於城門上不限多少，多為妙，臨時擲下。樓櫓都敵上建樓櫓以板為之。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三十九

四

挑出為樓櫓。莊嚴戰格於女牆上挑出，去女牆三尺內，著橫指前，端安轄以荆柳編之，長一丈，闊五寸。又立間道內柱，上布板木為棧，立開于於梯上，懸門擁牆濠塹，拒馬一如城壘。人事軍律守城。夫城受圍外兵勢眾若非嚴備，恐陷賊謀，即須城內周圍三十步，不令人住，資取索易為，但賊圍城即於大城外羊馬城內去大城二丈周圍等築小城，下於大城三分二分兩面，直下掘土入城壕塹，於女牆上安不定板，棚闊五尺，長一丈，每棚施轉關軸，周過其城，賊入上下及立皆不得傾入濠中，雖百萬之眾不足填之。名曰萬全棚，餘守具大體略之。王帳玄樞守城。守城之法，有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稱難攻之要，五步有五長，十步有十長，百步皆有將，其將長文武相兼，量材授任，而統領之，敵在城外城中有火，須防有奸人內應，但令通使近主，掌營老少婦女救之，及遣大將親作左右監督，救援守城士卒，不得離職，掌亂走街巷犯者斬。邊城十一月燒城隍境上草木，及四方懸山深谷大川，連海側近樹木原野皆令淨盡，樹木無隱匿也。布幔法：用布旗為之以平懸掛女牆之外，八尺折去天石之勢，則不損牆。燕尾炬：縛蘆葦草為之分為兩歧，如燕尾之狀，以油脂灌之，和火從城上降下，燒之下照城脚，却賊遇夜來城而上，城半腰

每十步懸一燈籠以審非意或用拉明亦可又不用鐵為之分兩以又敵
人飛梯連梯如打禾者用打女牆外上者者 鈞竿如鎗兩邊有曲刀
刃可以鈎物 諸灰沙糠糞穢穢於城上以賊賊目或燒銅鐵汁物酒之或
用手砲石打之油囊盛水於樓上擲賊賊大車中囊破火自滅矣 守城
之法 灰砂鐵銅鉛盆甌礮石水筒長刀長斧長鎗長鎗連梯棍棒
長短鎗瓦礮砲石之類不可不置也城中柴草貯積之處預以泥厚塗之
大箭可防城中茅草房舍非瓦蓋者用泥厚塗之以防火砲樓上樓櫓吊
鐘板皆皮裹用連繩水濕之以防火砲大箭也故攻城於地道來自於城
上鑿穿一井截之積薪井中如大黃之謂之天井城內四傍穿井深二丈
新甕皮慢於井內枕聽切之去城五百步皆知之知穴處取鑿迎之以乾
艾數石燒令烟滅洩仍用皮袋吹之積石備砲石隨大小用 積木桶梯
木長五尺徑一尺至五六尺又用弩射之長矛鎗刺之則敵不敢近門
能羅戰格於女牆上跳梯去牆二尺內者橫括梯端安梯以刑柳編之長
一丈五尺安於梯端以遮矢石賊以大車將油鎗煎煉推及城門縱大而
去功不得以少水投之油得水而焰更高必須渠水俱沃方可滅之行軍
須知守城 兵法曰守城者則深溝高壘堅壁利器藏聲藏跡常令防城

戰具敵棚樓櫓完壯以備應急使用連城並宜足備陳此各件預知施設
更在臨時取其利便 一用大筒大砲長鎗擡木手砲傷上城人 一多
設偽城連蘆芭羅牌沙隔遮其矢石 一多置救火水桶要隄防積薪燒
城門樓櫓用 一當城門路要直轉關機橋木馬子陷馬坑鐵蒺藜 一
多設懸城燈籠防夜後有賊人鑿城於黑暗處垂索求入城中放火亂軍
一用床子弩放火箭及大砲燒填壕梁草 一用大砲打距埋上山驚
車洞子 一城寨若在半川或側有高原泉水成派及有江河須防決壅
灌城之患今河東古太原城宋決汾水而灌劉繼元是也 一城上以練
旗詐為賊使敵人仰望城上即順風吹颺旗旗石灰眯其目眼次用金斗
猛火油澆之動弓硬弩射之以震砲污之砲石打之即退 一城上多備
泥漿桶麻搭防敵人放猛火油箭大砲 一用大鈎燒紅垂城下賊人見
之用手攀懸以損其手 一燒城多置瓦礮恐有人馬鑿城為孔昔恩州
因此破之 一用旋風砲打填壕人及圍隊人馬 一垂火箱燒焚穴中
劉城濠人及到天井填殺城人 一燒城多設突門暗出勇騎人馬攻
其不意之處 一城甲空閒地多堆積磚石可拋擲城下敵人 一收城
中糞穢用水調稀順風澆污攻城敵人 一賊若於城外高山之上置起

望樓觀我城中虛實者如城中軍馬數少即以番民牛馬盡與披掛水甲
於街市擺列又使番民上城少壯者在前老弱者生後俱要相接次用婦
女披掛棚立不可與少壯男子相雜恐生奸邪可代正軍防守門戶往來
巡城應急使用 一可於城外聚集民戶大軍及拆屋斫大小竹木作木
棚迴圍密下枯荻七里橋外開深溝起五吊橋過夜下鎖蒺藜地柵板差
人伏路城裏重門擊柝鳴鼓知更提鈴巡警以防奸宄城門當路安直轉
關機橋木馬子陷阱坑蓋夜官軍守把四門盤詰奸細 一城內無事日
多穿井堆備緩急要水用度及擔桶井繩之類亦備 一城內多用泥草
及濕糧搭蓋積聚柴薪今人宿設防賊火燒 石已上防賊之法雖是廣
設偽禦晝夜無停巧施謀策詳在主持度其虛實臨機應變可以保全武
經提安守城 梁侯景反洋江西冠軍次夏首王僧辯為大都督軍次已
後既景陷郢城將進寇荊州於是沿江屯戍望風請罪僧辯並沉公私船
於水分命眾軍乘城固守僧辯安若無人翌日賊眾齊濟江輕騎至城
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自當非
僧辯辯城中百口在人掌裡豈得使頃降之景軍內薄苦攻城內同時鼓
搥矢石兩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北平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

復攻城不利又為火艦燒棚風不使自焚而退有派星墜營中賊徒大駭
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擒棄乃燒營夜遁 侯景反攻陷歷
陽王新林帝使羊侃入到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景率既至百姓競入公
私混亂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半入武庫自取器
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眾皆惶懼侃偽稱得外射
書云郢陵西昌侯已至近路眾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決
城大射殺數人賊乃退有詔送金五千兩銀五千兩絹萬匹賜戰士侃辭
不受部曲千萬人並私加賞資賊為大頭木猛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
雄尾炬施鐵鎖以由潭之擲牆上焚之賊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
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敢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
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壘盡彼未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眾皆服馬
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未昇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曰不可賊多日
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
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敗挫挫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
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 西魏將軍韋寬守玉壁時東魏
大將高歡領山東之眾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乃

於城南起土山欲來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將木接
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敵使謂城中曰縱爾得樓至天我當穿城
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入於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晝夜不息孝寬優撫
長壘截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城外壘上每穿至壘戰士即擒殺之及於壘
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使下柴火以皮輪吹之火氣一衝成即
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插莫之能抗孝寬乃縫
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
於竿灌油加大塊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大半既
未以鉤遂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
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皆崩壞孝寬又隨崩
處豎木柵以行之敵不能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敵無如
之何乃遣會曹恭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
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待旬刻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果
有不足之危我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孝徵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
斬城主降者拜大尉封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
云若有所高散者一依此書孝寬第子遠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九

七

刀云若不早降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相勸苦
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刀俱困因而發疾夜遁去 魏王思政守
潁川東魏太尉高岳來攻築土山以臨城飛梯大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
作大鎖固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健而出戰
每衝其山上直樓樓以助防守高澄更益兵堰清水以灌城時雖有恆獸
卒同勞苦岳乃更修堰作鐵龍難獸用壓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湧溢
悲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意以為關兵未
捷船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漂至城下城上
人以長鉤牽船子弩亂發紹宗窮迫赴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後甲天而
斃擒永珍并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之破亡在於於壘漏誠知殺卿
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十八人被
圍既久城中無鹽糧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
援亦無叛者 後周梁士彦為晉州刺史齊後主親率兵攻圍之樓堞皆
盡短兵相接士彦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
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及軍人子女晝夜修城三

日而就武帝六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彦見帝持帝額而泣帝亦為之流涕
時帝欲班師士彦扣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為平齊之基宜善
守之 唐朱泚亂德宗幸奉天居數日賊軍至遣雲梯城間數十丈以巨
輪為脚推之使前施濕禮生牛車多懸水囊以為障直指城東北隅兩旁
樹木為廬冒以牛草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城下以填壕壘矢石不能
傷城中恟懼相顧失色帝召潭城冠諭之令齋空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
封五百戶已下者千餘抽募諸軍吏將敢死之士以當之兼賜城御史一
管當戰時置其功伐即看其名授之不足者書其身因命以位撫城背
而遣之前一日賊與防城使使仲莊搦雲梯來路光鑿地道下可深丈餘
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燕火次一日後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
焰高於城壘是時北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泊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
而登城上士卒皆久寒餒又少甲冑賊但感激誠屬之以飢渴之衆當別
賊之鋒雖力戰應敵入愛不濟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脚
偏陷不能進須臾風迴焰轉雲梯焚為灰燼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聲振
地時城中流矢遠自後之血流雲梯閣不已不言唐痛以激士心既而
李懷光大軍至賊解圍去 吳少誠攻許州上官說知節度留後欲棄城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九

八

夫判官留昌裔進止之曰留後既受詔宜以死守城況城中士馬足以破
賊但堅壁不戰不遇五七日賊勢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說然之賊日夕
攻急堞壞不得修昌裔令造戰棚棚木棚以待之募壯士破營得突將十人
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戰棚棚木棚於城上以攻不陷 五代梁軍敗於上
黨晉人來勝進迫澤州州城將陷河東留守張全義召牛存節謀遂以本
軍及右龍武羽林等軍將接應上黨師至天井關存節謂諸將曰是行也
雖不奉詔旨然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當放之特晉人新勝其鋒甚盛存
節引眾而前衙校夜至澤州通遇守陣者已縱火鼓譟以應外軍刺史王
班保牙城不知所為有節至乃定晉軍尋至乃分布守禦晉軍四面攻闢
開地道以入城存節亦以地道應之遂戰於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弩
射之中者人馬皆洞經十三日晉軍死傷者甚衆焚營而退郡以復全
黃巢陷長安趙犖為陳州刺史語諸將吏曰以吾計果不為長安市人所
誅必驅其眾東走晉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守備遠民六十里內者
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珣為將果敗果東走先遣孟楷
掩項城趙犖破之執犖歸果從復至聞犖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
附巢巢勢甚盛乃悉眾圍樊五臺唐慶慶人之肉以為食陳人恐犖語其下

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亦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果得城北三里。為入仙營。起宮閣。置百官。城聚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餘人。舊有巨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明創意理之。弩大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果不敢近。圍凡三百日。單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李先。用皆自將。會擊敗。果將黃郛。十西華。西華有積粟。果恃以為餉。及郛敗。果乃解圍去。晉將李嗣昭守潞州。汴將李思安將兵十萬攻之。嗣昭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內外重復。飛走路絕。撫循士眾。登城拒守。事諸將登城。張樂賊矢中足。嗣昭密拔之。生客不知覺。酣飲如故。以安士心。梁祖馳書說誘百端。嗣昭笑其偽。語斬其使者。賊中國守經年。晉王率周德威等來攻。梁軍渠兵大潰。嗣昭方開門守城。錄靖康朝野僉言後序。靖康丙午。魏以通直郎知德安府安陸縣事。丁未春正月。群盜王在等犯德安府。時郡將闕。魏攝府事。賊來攻城。魏在城上與賊語。問何因。到北賊言京城已為虜。破現獨念都城之大。壕塹深闊。城壁高厚。實龍淵虎窟。況禁旅衛士百萬。雖虜人乘我厄運。一時殲滅。亦何能破。殆不足信。二月四日。賊遣人詣都。城奏功。遂乃知京城果為虜。陷深痛切。但不知城破之。所以然。爾又恨當時不得身在圍城中。

陪守禦之士。以効絲綸。結與已酉春三月。朝廷既復河南。魏自祠官被命知順昌府。夏五月。到官。行及期。年暇日。會同僚語及靖康之難。汝陰令云。嘗收束齋雜錄一編。中有靖康朝野僉言。具載金人攻城始末。現得之熟讀。痛心疾首。不覺涕零。嗟乎。治亂強弱。雖曰有數。未有不因人。人事得失之所。故者若非人事之失。則天亦不得而為災。現不探至愚。竊觀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臣與官吏將帥。應敵捍禦之失。雖既往不咎。然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事有補於將來。不可不備論也。朝廷欲再獲太原。大臣以謂中國勢弱。夷狄方強。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賂之。殊不知勢之強弱。在人為我。之計勝彼。則強不勝彼。則弱。若不用兵。何所以壯中國之勢。道夷狄之強。用之則有強。有弱。不用則終止於弱。而已。強者復弱。弱者復強。強弱之勢。自古無定。惟在用兵之人如何耳。河東宣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招河東義勇兵五萬。共二十二萬。皆敗績。致太原陷於虜。非兵不多。且用兵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行而前。先鋒遇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卻。與其後大兵皆卻。且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難援。殊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糧兵。拒援兵。若兵不多。則攻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

二萬。兵十萬。亦可以必獲。又無十萬。兵五萬。亦可以優為之援也。又不五萬。其下亦可援之。理且以五萬為率。若止分為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將。兼備策應。內分三兩。將詣扼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虜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虜人用兵多少。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求鄉導。多遠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糧。兵多則退。賊少即擒之。但只絕其糧道。不必深入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刀並用。假令數將失利。其大兵必不至於一齊敗。則責散為盜。京城之難。其源在援太原之失利也。粘罕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廢之眾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守城人中有善守者。有主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城大小。石交過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現以謂城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先策定險。倘設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即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已入即死。今夫百里之城。內有數步之地。賊人登之守城之人。使自甘心。伏其城。援乞命於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九月。按砲於封丘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收。遂

為金人所得。城謂攻城之具。現以謂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砲數百座。亦必無害。在於禦砲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辛康宗以賊去城遠。止兵不得發。箭止之。甚善。百姓鼓噪擊殺。比亦見其自亂。素治之所失也。賊先採濕木編洞。屋以生牛皮。蓋其上。戴之。令人運土。木真漆欲進攻城。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大砲。碎之。亦可。用單梢砲。取遠至二百五十步外。制賊首領。用眾之人。所謂砲放遠至二百五十步外。蓋州郡舊有朝廷所降守禦砲。定格單梢砲。放遠至二百七十步。中等二百六十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當時會幸之際。用與不用。此格若人稍不用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以小砲禦近。其小砲每十人。已上。不過十五人。施放一座。亦可以數數十步。勿謂小砲不能害物。中人四支。則四支必折。中腰以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又况大砲每放一砲。小砲可放數砲。兼小砲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團為之。泥團之利。亦博。不獨放時易得。無窮。放去中人。必死。傷不中。砲為物。擊破不致反資賊用。若果推毀攻城。則須用大砲。及石。金人攻城。用大砲。蓋欲摧壞城樓。守城欲推毀賊人攻城。大砲與小砲。齊用。縱賊在外。伐大木為對樓。雲梯。大車等。攻城。可以破盡。金人廣列壘。石砲。度專

遂急指直便可使勢如金湯有不可犯之理燕京城之內軍兵百姓金銀
乘船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令竭作不獨添築一城一壕可不日而
成假令添築城壕數重人亦不勞而辦重城重壕既備然後招敵入城
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退俗語云求人不如求己此之謂也京城周
圍地約一百二十里開當時賊在城外諸門多閉有以土實者止開三兩
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閉生路而為賊開其生路也為守之計不獨大
門諸門仍於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有門數十座齊開於城內運
土出外填壕作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礙城上視望賊人空際稍得便處
即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賊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度自不
能久攻養既城內初開城門自運土填壕欲為出兵計則賊在外填壕欲
入之計不攻自破然所以敢自初開城門出填壕者非謂賊兵可欺蓋恃
其自於城內設險已備引賊入城而賊必死耳晉王復遣都護王昌及鮮
卑段就六春末枉等部伍萬之眾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
張賓孔長以謂可速擊北臺為突門二十餘道勒即以長為攻戰都督造
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臺勒候其隙未定躬帥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
長督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枉就六春等眾皆奔散長乘勝追擊統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九

三

戶三十餘里復經馬五十匹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城者也後之守城
者何憚而不法歟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為盡善城上有敵樓而虜人
用大砲推擊城外有壕而虜人用洞子填壘城高數丈而虜人用天橋
車對樓慢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作可以自謂堅固前古所
未有奈何虜人攻城之備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仍舊而人憚改作其間
有須更改者不可不更改也今之敵樓不可仍舊制須更改可也宜於馬
面上築高厚牆下留品字樣方徑及尺空眼以備視望及設施槍路牆象
近下以細小木蓋一兩架瓦棚可令守禦人備風雨星在牆表比牆低下
則砲在外雖大和數多施設十萬急莫能及人壕上作橋橋中作釣橋
時暫隔賊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為實橋兵出入俱利城門宜迂
迴曲折移向裏百餘步置不獨賊矢石不入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
裏便是賊落陷阱何謂陷阱蓋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賊人應敵之具皆
可設施舊門前橫築設門牆高丈餘兩頭通門三二丈城門啓閉心
馬出人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伺城外脚下城二大臨壕壕上宜築
高厚羊馬牆高及一大厚及六尺牆脚下亦築牆臺高二三尺闊四尺牆
臺上立羊馬牆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視望及通槍路一如大城上女頭

增築臺牆臺上栽埋排叉木以備賊填羊馬牆整攻破羊馬牆至城脚下則
賊與羊馬牆內兩邊交敵頭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即是賊當一面而守
城人三面禦之羊馬牆內兵賴羊馬牆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馬牆與大城
係是上下兩城相來齊用使賊人雖破羊馬牆而無敢入者故羊馬牆比
大城雖善低薄其捍禦堅守之効不在大城之下也又羊馬牆內所置之
兵正被城下寨以當伏兵不知賊人以何術可解若此則既有羊馬牆而
虎角木可以不用仍於大城多設暗門以備遣兵於羊馬牆內出入又羊
馬牆御去大城脚止於二丈不令大遠者意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過牆外
反害城內人又不令大近者意其大窄難以回轉長槍又於大城裏城
脚下作深闊東壕東壕上向裏度地五七丈可作往來路外築東城排叉
木但多備下賊攻城應敵處用此以設備雖使虜人善攻不足畏也
聖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為城以
謀為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般
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此見攻城者宜乎古人以為東之下也夫守城者
每見敵人設一攻城而無數策以拒之者未之思也嗟乎靖康丙午虜人
以兒戲之具攻城守禦者一時失計遂致城破後迄及一紀有餘而虜人猶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九

十四

不思當時幸勝尚以驕氣相陵現於未知虜人攻城設施之前每見人云
金人攻城大砲對樓勢甚可當貴顯官之則快然而不敢辯眾人言之則
亦不敢痛折今既知其詳則豈可不盡曲折剖其所見而言之然用兵之
道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變萬化人孰能
窮之今止據虜人攻城施設略舉捍禦之策至於盡精微致敵殺敵之方
雖不憚於文繁而有所謂真不可示人者求之傳也又況雖欲傳之有不
可得而傳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於敵未至之前精加思慮慮變之術預
為之備耳區區管見無序於余言之後緒與十年五月日陳規序守城
機要一城門舊制門外築甕城甕城上皆是敵樓費用極多以禦尋常
盜賊則可以遮隔箭鏑若禦虜人大砲則不可用須是除去甕城止於城
門前離城五丈以未橫築設門牆使外不得見城門內亦不得見城門
敵人奔衝則城上以砲石向下臨之更於城門裏兩邊各離城二丈築牆
長五六十步使外人乍入不知城門所在不可窺測縱使奔突入城亦是
自投陷穽城門不可依舊制也一設門牆只於城門前十步內橫築
高厚牆一堵亦設牆臺牆臺高二尺牆在牆臺上高一丈三尺脚厚八尺
上收三尺兩頭通門三二丈所以遮隔衝突門之啓閉外不得知縱使

突入牆內城上砲石雨下兩邊羊馬牆內可以夾擊一城門責多不責
少貴關不責開城門既多且開稍得便利士處即出兵擊之夜則所其營
寨使之盡夜不得安息自然不敢近城立寨又須為牽制之計常使彼勞
我逸又於大城多設暗門羊馬城多開門實填壕作路以為突門大抵守
城常為戰備有便利則急擊之一城門舊制皆有門樓別無機械不可
禦敵須是兩層上層施勁弓弩可以射遠下層施刀槍又為暗板有急則
揭去注巨木石以碎攻門者門為三重却後一門如常制皆舊加厚次外
一重門以徑四五寸堅實圓木鑿眼貫串以代板不必用鐵葉釘裹又外
一重以木為棚施於門牆之兩邊比之一樓一門大段濟事一城門
外壕上舊制多設釣橋本以防備奔衝遇有寇至拽起釣橋攻者不可越
壕而未殊不知正礙城內出兵若放下釣橋然後出兵則城外必須先見
得以為備若兵已出援援起橋板則緩急難於退却苟為敵所逼遂往往
溺於壕中此釣橋有害無益明矣正可於門前施機械使敵必不能入拆
去釣橋只用實橋城內軍馬進退皆便外人皆懼城內出兵晝夜不敢自
安一千戈板亦名疎板舊制用鐵葉釘裹置於城門之前城上用鐵板
車放亦是防衝突其礙城內出兵則與釣橋無異既於城門東外安置

機械自可不用千戈板以為出兵快便之利一城身舊制多是四方攻
城者往往先務攻角以其易為力也城角上皆有敵樓戰棚蓋是先為從
備苟不更改攻城者終是得利且以城之東南角言之若直自東南角攻
則無足畏砲石力小則為敵樓戰棚所隔砲石力大即必過入城東若攻
城人於城東立砲則城上東西數十步人必不能立又於城南添立一砲
則城上南北數十步人不能立便可進上城之其北城角不可依舊制也
須是將城角少縮向東若攻東城即須近北立砲若攻南城則須近西立
砲城上皆可用砲倒擊其後若正東南角立砲則城上無敵樓戰棚不可
下手將城角縮向東為利甚不可忽也一女頭牆舊制於城外邊約地
六尺一箇高者不過五尺作山字樣兩女頭間留女口一箇女頭上立狗
脚木一條掛搭皮竹篾籬牌一片遮隔天石若禦大砲全不濟事又女頭
低小城外箭鑿可中守禦人頭面須是於城上先築鵲臺高二尺闊五尺
鵲臺上再築牆高六尺厚二尺自鵲臺向上一尺五寸留方眼一箇眼闊
一尺高八寸二云方眼又相離三尺又置一箇兩眼之間向上一尺又
置一箇狀如品字向上作平頭牆賊若登城只於方眼中施鎗刀自可刺
下方眼向下自有平頭牆即是常用篾籬牌掛搭不必臨時旋施設也史

於鵲臺上靠牆每相去四寸立排又木一條高出女牆五尺橫用細木夾
勒兩邊或三道攻城者或能過品字眼亦不能到平頭牆上更至牆上又
有排又木限隔若要越過排又木必須用手攀緣則刀斧斫之鎗刀刺之
無不顧什等者用力甚少攻者必不得志也一馬面舊制六十步立一
座跳出城外不減二大闊狹隨地利不定兩邊直觀城脚其上皆有樓子
所用木植甚多若要舉備須用槐皮掛搭然不能遮隔大砲一為所擊無
不倒者樓子既倒守禦人便不得安或謂須預備樓子隨即架立是未嘗
經歷攻守者之言也樓子既倒賊必以砲石為勢併力臨城雖損害人命
至多亦不可架立今但只於馬面上築高厚牆中留品字空眼以備觀望
又可通過鎗刀靠城身兩邊開兩小門下看城外可施禦捍之具牆裏造
瓦屋屋與守禦人避風雨遇有攻擊便拆去瓦屋屋靠牆立高大排又木
用龍繩橫編若造已相似任其攻擊必不能為害一城不必太高太厚
則積雨摧塌修築費力城而不可太闊太闊則砲石落在城上緣急擊中
守禦人城而通鵲臺只可一大五尺或一大六尺高可三大或三大五尺
沿邊大郡城壁高亦不過五大闊不過二大而已一羊馬牆舊制州郡
或無之其有者亦皆低薄高不過六尺厚不過三尺去城遠近各不相同

全不可用蓋羊馬城之名本防寇賊遠近人民入城權暫安泊羊馬而已
故皆不以為意然禦禦禦禦禦禦禦禦禦禦禦禦禦禦禦禦禦禦禦禦
大一云去城二大藥鵲臺高二尺一云高二尺三闊四尺臺上築牆高八
尺一云高及一大脚厚五尺一云厚及六尺上收三尺每一大留空眼一
首以備觀望遇有寇急即出兵在羊馬牆東作伏兵正是被城下寨仍不
妨安泊羊馬不可去城太遠太遠則大城上拋擲不能過太近則不可運
轉長鎗大九攻城須填平壕方可到羊馬牆下使其攻破羊馬牆亦難為
入入亦不能駐足攻者止能於所填壕上一路直進守者可於羊馬牆內
兩下夾擊又大城上就石如雨下擊則是一面攻城三面受敵城內又有
小砲可施九攻城器械皆不可直抵城脚攻計百出皆有以備之也一
羊馬牆內須均量地步遠近安排又木作排又門分布安排人兵易於點
檢兼防奸細入城一城郭舊制止是一重城外有壕或有低薄羊馬城
者使守守者守之雖遇大敵攻計百出亦可退卻或未經重攻守者思過
大敵圍城不無畏怯須是先為預備當於外壕裏修築高厚羊馬牆與大
城兩城相制即是一壕兩城更於大城裏開掘深闊壕塹上又築月城即
是兩壕三城使攻城者皆是証者亦無可攻之理大抵城與壕水一重難

攻如一重至若果城東壕則必不可犯計羊馬牆與東城東壕之費亦不甚多若為永久之計實不可缺。一修築東城抵於東壕上增築高二丈以上上設險牆下臨東壕須開五丈深二丈以上攻城者或能上大城則有東壕阻隔更使能過東壕則東城亦不可上若此則不特可禦外敵亦可消內患東城東壕費用不多不可不設庶免臨急旋開築也。一修城舊制多於城外脚下或臨壕栽了又木名為鹿角天為無益若城中人出至鹿角內壕外人施放弓箭不能遠隔若來風用大可以燒毀不若除去為便也。一今來修城制度正是在外州軍城池若作京都會府須於城內向東量度遠近再如外修築一重其外安置營寨向東更築一重作官府若此豈獨堅固而已哉內外之患無不幸盡。一攻城用雲梯是欲攀附登城今女頭上既留品字眼又有排叉木又有羊馬牆重重限隔則雲梯雖多無足畏也。一攻城用洞子正是遮隔城上箭鏑欲以般運土木執石填壘壘墊待其填平方進攻具或欲逼城則掘今既有羊馬牆為之限隔則洞子亦自難用。一對樓則與城上樓子高下相對對勢稍高向前敵城頭向下附城脚天橋與對樓無異止是於樓上用長板作脚道或指疊鐵在城上皆是登城之具今羊馬牆既有入守自可兩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九

十七

邊橫施器刀又城上別用撞竿與其他應急器械自不足畏天九攻城用天橋隨車對樓火車大箭皆欲使人驚畏有以備之則不能為害。一攻城多填慢道有至三數條者高與城等直逼城頭今羊馬牆中既有人拒敵又大城上拋擲執石自然難近大城更照所填慢道於城內靠城脚急開東壕填上更築月城兩邊截立排叉木大城上又起木欄直入於欄上又於欲來路上多設鐵刺使能登城亦不能入城或能入城亦不能過東壕縱過東壕決不能過月城以慢道攻城者百無一二今所備如此亦何足畏凡攻城者有一策則以教策應之。一攻城用大砲有重百斤以上者若用舊制樓檣無有不被摧毀者今不用樓子則大砲已無所施兼城身與女頭皆厚實城外砲來力大則自城頭上過但令守禦人靠牆生立自然不能害人。力小則為牆所隔更於城東亦用大砲與之相對施放兼用遠砲可及三百五十步外以害用事首領並攻城必以驅虜脅從者在首領及同惡者在後城內放砲在城上人照料偏正遠近自可取的萬一賊砲不攻馬面只攻女頭急於女頭牆東栽埋大排叉木亦用大繩貫編如已相似向東用斜柱撐撐砲石雖多亦難擊壞砲既不能害人天橋對樓隨車慢道之類又皆有以備之則人心安固城無可破之理。一攻

守利器皆莫如砲攻者得用砲之術則城無不拔守者得術則可以制敵守城之砲不可安在城上只於城裏量遠近安頓城外不可得見可以取的每砲於城上立一人專照斜直遠近令砲手定放少偏則移砲人脚太偏則移動砲架太遠則城內搬砲人太近則添搬砲人三兩砲間便可中物更在砲手出入脚步以大砲施小砲可及三百步外若欲摧毀攻具須用大砲若欲害用事首領及般運人須用遠砲砲不厭多倘若用砲得術城可必固其於製造砲架精巧處又在守城人工匠臨時增減製造砲須及時月夏以六月八日十一月十二月保取砲架不令一生不取此少後節者五溝渠月夜夜百餘日或半年取出皮管乾用德水上下自根生柄接接如張盤新了相以取星無損者及後月麻索生皮相間擊孔以防暗噴噴後日晴則皮索索燒陰雨則索索生皮若此擊孔可保無失一用砲摧毀攻具須用重百斤以上或五七十斤大砲若欲放遠須用小砲只黃泥為團每箇乾重五斤輕重一般則打物有準圓則可以放遠又泥團到地便碎不為敵人復放入城兼亦易辦雖是泥團若中人頭面背體無不死者中人手足無不折跌也。一城被圍閉城內務要安靜若城外有人攻擊城內驚擾種種不便須是將城內地步分定界分是人巡視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九

十六

遇有人逼城號令街巷不得往來非籍定條上城守禦及策應人不得輒上城在城上人不得輒下城過當防閑不特可免驚惶亦可杜絕不虞。王在黨忠冠德安二十日引去。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群賊王在黨忠冠僅薛廣等攻陷隨州守臣陸德先以下俱逃或盡室遺虜遂犯德安府知安陸縣事陳現先被差部押縣兵赴京行至信陽群盜掠路二十八日承府縣抽回赴府押禦二十九日還至應山縣七里河賊火開僅十餘人在寨子市直酒張樂邀截歸路二年正月初一日現率同部押官知應城縣宋理應山縣丞權縣事夏章各以所部弓手土軍召募人合五七百餘人結甲定安陸縣弓手節級馬立黃冕召募人雷智和管界巡檢寨土軍劉九應城縣弓手節級李吉三州寨土軍向吉應城縣弓手節級竹清三縣巡檢寨土軍楊素九八人徑領眾入應山縣投群賊僅等大敗餘黨潰散投入王在黨中王在黨去府百餘里現尋得路將所部兵到府時知德安府李公濟已往諸處招集人兵通判周子通先往諸縣起發民兵及士曹張頌悅因賊至驚死司錄士曹局務官安陸縣丞簿尉皆緣故殺家遁去初三日城中官吏軍民推現權領府事初六日通判周子通面府當日現交府事與通判準府縣現權通判仍九統領守禦人兵迎敵現

遂指五修築城壁。李公濟回更不交割。謀府乞折資監當。即日解任。去十三日。王在八馬入府界。劫掠十四日。權兵曾應城主。薄田。轉出城。走十五日。賊遊騎數十人至城下。與城上人相射。至晚。回寨。十六日。王在領馬步五千餘人。看顏色。各執弓箭。背牌及板門。有米園。城攻諸門。委官界巡檢。胡善三州都巡檢。張惟德。出戰二人先走。匿於孝感縣九嶺山寺。是日。賊與守禦人相射。中後賊。退往府東。天慶觀。泰山廟等處。下寨。十七日。賊又攻城。賊首王在。及近上首領。多在齊安門外。與權府周子通。城上呼賊。與語。喻以禍福。賊暫退。是晚。周子通。驚中。風疾。十八日。賊府在假本府。止有現及安陸縣尉。董貽兵馬。都監趙令。幾監酒稅。務趙康。輔四員而已。於是。官吏軍民。又推規。推領府事。現以城危急。不敢辭。遂糾率。官吏軍民。多方。措置。置蓋。元堅。守。是日。賊。般。積。柴。草。欲。燒。齊。安。門。守。門。人。於。未。到。十。餘。步。先。放。火。箭。焚之。賊。又。用。松。栢。長。木。及。大。竹。作。雲。梯。五。十。座。齊。力。並。進。城。上。人。用。磚。石。及。連。懸。棒。長。鎗。子。弩。拒。退。良。久。遣。人。總。城。毀。所。雲。梯。二。十。日。賊。列。騎。成。陣。逼城。驅。人。擡。輿。車。洞。子。數。座。用。牛。皮。并。連。包。浸。攻。齊。安。門。被。城。上。人。及。城。門上。開。空。處。先。以。撞。竿。托。又。松。定。次。用。搭。釣。鉤。去。洞。子。上。皮。連。壁。大。石。及。磚。

石。推。擊。及。用。子。弩。射。其。賊。退。去。續。次。下。城。焚。燒。毀。斫。盡。絕。賊。又。進。雲。梯。約。高。二。丈。各。有。梯。道。四。圍。用。綿。被。并。連。皮。包。裹。煙。火。箭。鑿。不。可。侵。近。約。用。四。五。十。人。擡。擁。向。城。被。守。城。人。先。以。長。竹。併。力。撞。衝。雲。梯。傾。倒。墜。死。賊。數。人。次。磚。石。子。弩。射。擊。賊。人。走。退。是。日。賊。又。進。天。橋。約。高。二。丈。闊。一。丈。以。本。長。四。丈。餘。可。以。並。行。數。人。如。城。之。慢。道。用。以。登。城。賊。眾。數。十。人。擡。以。向。城。被。城。上。人。用。子。弩。磚。石。射。擊。致。擡。者。止。於。十。步。之。外。不。能。前。進。又。於。諸。攻。具。之。外。列。大。砲。十。餘。座。四。面。向。城。飛。石。擊。守。城。人。其。城。上。人。存。身。向。花。華。以。避。之。城。下。人。向。木。棚。存。身。以。避。之。致。其。砲。並。不。曾。傷。守。城。之。人。是。日。賊。又。前。以。步。後。以。騎。列。陣。向。城。城。內。多。設。砲。座。今。城。上。人。看。觀。賊。人。近。遠。向。着。諭。與。定。砲。人。向。賊。放。擊。發。而。多。中。其。賊。遠。退。只。於。城。東。十。餘。處。下。寨。自。是。每。日。遣。人。至。城。下。相。射。關。敵。及。四。散。燒。劫。無。意。三。十。日。早。又。有。黨。忠。人。馬。五。六。十。人。齊。到。城。下。着。雜。色。衣。與。王。在。兩。火。同。來。爭。先。攻。擊。四。面。環。繞。風。水。不。通。規。與。權。宜。開。孝。周。登。城。招。王。在。諸。酋。至。城。下。開。說。大。義。薄。許。揭。設。賊。意。稍。解。人。招。賊。大。將。蔣。宣。入。城。直。酒。款。說。禍。福。却。令。出。城。二。月。初。三。日。王。在。引。兵。去。黨。忠。人。馬。仍。用。洞。子。大。槽。齊。攻。城。門。被。城。上。人。用。撞。竿。磚。石。子。弩。箭。拒。退。當。日。景。陵。門。下。打。死。賊。五。人。并。砲。打。殺。鼓。賊。一。名。

是夜三更賊乘暗忽四邊停雲梯上城被城上人用槍及磚石刺打下及攢大炬燒望雲朝天齊安等門又用長鉤鉤城上人又用竹木縛荻把作大桿長二丈列二三百炬如大山向城門及燒城上竹城篋籬並被守城人併力用撞竿托又抵拒及用磚石子弩箭射并放砲石如此調敵自三更至曉方暫退初四日早現見攻擊危急賊不肯遠退遂集第一隊第三隊人兵開朝天門出來賊不備分頭掩擊賊敗走即收兵入門却開景陵門令第二第四隊并第一第三隊併力出門掩殺其賊大敗衆勢趕逐除斬獲生擒外逼入涓河死者不知其數餘衆遂潰是日奪到旗六十面鼓十四面鉦五面槍刀二十三條牌十五面甲七連弓二張弩二枝牛五十二頭馬十九匹四螺五頭驢十二頭自正月十五日至二月初四日九次圍二十日今考其措置于後一踏逐過往奇居官進士勇武者借補官資差攝職事一選募有心力百姓分布諸門上城禦敵及分認地頭觀察蟲細及催督修城人夫工役一差使院典級黃誼等行軍期司專一行遣防城守禦修城文字及各帶器甲隨規巡城一選差安陸縣吏楊珍等提轄防城軍民子手日夜巡邏及催促添修城壁一差撥軍民子手分作四隊及選差子手節級長行每二人共管押一隊內馬立馬。

政官押四百一十五人李全許進管押三百一十六人郭政田全管押三百六十五人劉德李清管押三百五十八人各分布城下準備出戰一差撥有心力膽勇保正隊頭黃壽等部領保甲人兵一十六隊計八百餘人準備出戰一招集到茶客楊政等自召募人準備出戰并催督智和自召募僧行百姓二十六人殺賊一城上極有矢使有不及一尺闊者其上不容立一人及無乳頭尋於城上東邊用鐵釘直刺向下三尺以代乳頭下城鑿道添造竹木欄援令人坐立可以施放弓箭等器械守禦一城壁早晚巡邏於城外添立竹欄間安篋籬外可以遮隔弓箭內可以施用兵伏於土城之上又立竹城一層一城有極厚薄處遂於城內腳下離城三尺別立木棚一重約高一丈五尺門空五寸立木一根於城稍低薄處無不周匝係於土城之內又立木城一重於木城之外每兩步立一人與城上人更互上下守禦一城門薄怯損弊尋於門外別立小門一重各以連皮釘裹上開門頂空歇以備墜石及下施兵伏入於門內兩邊栽立枋木作鹿頂約高一丈五尺長五十步其中路闊六尺至盡處用木拒馬四五重閉定每五寸立木一根兩邊木外每步立一人持長槍一城上以十字文為號每步一字每字一人以五人為一甲十甲為一隊互相統。

轉分布城上又以在城大失客戶五籍結甲上城守禦一選入兵一百五十人令保正副六人甲頭二人管押統領晝夜巡邏應援如東壁有報驚急即提兵東應西則西應自攻圍二十餘日每有驚急無有不至者一於賊退之後其未遠止在四外側近圍繞之中寅夜偷工開壕築城仍命工人計城厚薄而中分之先併力以築其表高及尋丈度不可以攀登則又併力以築其裏通相當然後增築以成之內具各器械督役外荷戈予以備警起五色之夫萬人竭作不淹時而畢一城壁長八百八十二丈高二丈五尺上闊一丈六尺底闊三丈七尺五寸及於城壁外開築城壕繞城壕墾計長七百八十八丈一尺上闊三丈底闊一丈八尺深一丈五尺張世李孝義寇德安四日引去建炎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李孝忠餘黨張世李孝義賊馬五萬餘眾已破襄陽荆門軍荆南府郢州遂寇德安府先行文字稱欲就招安一面擬搜兵馬環繞府城本府以方議招未敢禦敵是夜五更一點忽同時發喊雲梯火砲弓弩箭鑿攻城勢熾兇猛本府官吏軍民以元禦賊至二十三日已時賊始退是日矢石投死賊兵三百餘人賊搜屍以去沉之河及積薪焚之被傷一千餘人諸門奪下雲梯七十餘座二十四日夜賊兵又來暗至西北兩門以城上肅靜隄防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九

主

不能下手夜半引去其時有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境計捕李孝忠等頃兵在府北果遣至城下應援援擊連日攻擊不下二十五日援寨南去楊進寇德安一十六日引去建炎二年三月初四日群賊楊進號沒甲牛領眾至本府城外四面下寨遣人齎文字來稱有一百五十萬馬三萬五千餘匹自京東登萊沂濰淄徐等州前來遂州官負盡皆勒殺本府視賊寨約有十餘萬人馬三千餘匹是日暮未肯城不多時各退歸寨初五日以後朝暮繞城矢石所不及處擁布人馬三五重更番替換又於前分布攻城人馬大振金鼓喝喊馬軍在後用刀鎗擁逼步人并刀攻城一齊發弓弩及神臂弓箭鑿射城上人并持雲梯四面奔城被城上守禦人弓弩箭鑿砲石砲石兩下賊並不曾得利城中時出兵衝殺賊遂少退四日午後賊復添立攻具高起望樓下瞰城中并造戰棚對樓洞子用牛皮包浸又用夾布作遮前幕約高三丈闊二丈箭鑿皆不能害又立大砲攻具日增夜遣人搬柴草向羊馬城并城門放火亦被守禦人救護撲滅并天石禦寇賊不得利十七日增望樓四座大砲五十餘座洞子一百餘箇連箭布幕三十餘座大戰棚一座對樓一座及雲梯不知其數其戰棚約高二丈四方各闊一丈六尺有餘先用人裹外撞分向城被城上人用

弓弩箭鑿并砲先射打退獲人及打得傾側使用不得棄下退去其對樓約高四丈闊一丈五尺有餘作五層梯木梯斜上高過如城其勢太重推樓難行養被城上守禦人施放矢石射打推樓人莫能進前其餘連箭舉盞被砲石打得碎破其洞子湊城又被城上墜下柴草積火焚燒皆不得近前其砲亦被城內放砲多打殺定砲人其賊九所立攻具一施用數日皆不能傷城上人自初四至十九日計十六日連戰關殺傷賊數多賊知城不可攻二十日方遣人至齊安門下高聲呼城上人且不要放箭防禦教未打話當時城上人問打甚話其人言忠也不出來共要斬殺我也打忠城不破有招安官來也噫只待要步擄設受招安城上人答待忠受招安了與忠擄設其人便去至晚有一人看軍道報領二十餘人持東京留守司請召旗一面向城隅壕與城上人說話稱是東京留守司元帥使臣成忠郎王申元帥遣來招安楊防禦高聲請示宗元帥答曰并劉子言楊防禦今日方肯受招安待問本府要步擄設并出券往東京本府許之二十一日送擄設在城外其楊進領人親到齊安門下收受致謝而去是日楊進領眾起離向信陽軍前去契劫擄是日三月初四日圍城攻具甚多城上人應用弓弩箭鑿砲石砲石射打死賊人甚多及出外所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九

主

後人據金州府有五十餘人及於城內守禦賊兵於城下圍攻城上人應用弓弩箭鑿砲石砲石射打死賊人甚多及出外所招安乳產舟三次寇德安皆不克引去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北來一項群賊數萬人稱是單州團練使鄧州鈐轄孔彥舟在黃州麻城縣作過至三年正月初七日賊至黃州皆剃頭髻作金人裝束是夜填塞壕壘用雲梯及牛皮洞子安立砲座攻圍黃州城及肆掠黃陂縣并侵犯德安府孝感縣界本府慮賊來犯城遂分佈官吏軍民於諸門地分嚴行提備其賊遠遁至孝感縣東舊鎮投人放火劫掠財物二十四日到河鎮殺傷已受范境招安下吳錫人馬二十六日到府東十八里下寨稱是武經大夫榮州團練使東平府兵馬鈐轄京東西路統制軍馬孔彥舟二十七日領全軍數萬至府城下四外占周擺布搭立施設弓弩射城上守禦人被城上人齊發砲石弓弩賊眾不敢近當夜遁走向隨州前去至閏八月十一日復自光州回至本府應山縣作過再占隨州九月初一日分遣賊騎侵犯本府圍城本府乘時出兵掩殺初八日賊遁去復回占

隨州十一月初一日舟人自隨州領人馬至本府城下圍繞劇寨初八日大隊併至攻城被本府守禦人施放弩箭擊砲石禦敵至晚退却止在城外初九日拔寨而去占據復州人往占據荆南府五月二十二日攻城書夜引去九月初一日攻城初八日引去十一月十八日攻城之

日引去董平寇德安三萬人即日收去建炎三年三月群賊董平部領人馬至應山縣稱劫王兵公路劫掠四月初八日夜掩劫孝感縣官吏居民逃走有不及者悉為驅虜及燒盡一縣官私屋宇是日在本縣東舊鎮劉寨分遣賊徒剽掠本府差發人兵六頭項前去掩殺董平起難取唐州去九月十二日有宣撫處置使司差知信陽軍武經郎孫璘到本府差發護行至信陽交割至十二月二十日董平破信陽縣使以身脫其家并官蜀皆沒于賊平差官占據信陽自往唐州大義山劉寨令隨唐信陽三郡人戶送納糧草并收逐處稅錢四年三月十六日平領三萬餘眾到本府本府差正將年選發兵往應山界迎敵戰數合賊大敗走投賊千餘人鉅鼓旗槍弓箭器械輜重棄之滿道平尋走往西京界為鄉村把隘人所殺趙奇寇德安三日引去建炎四年五月十二日群賊趙奇號不忙自黃州領眾數萬餘人至孝感縣界劫掠遣人至本府欲就招安是月有朝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五十九

三

奉郎守尚書兵部員外郎福建廣南東西兩路撫諭使馮康國到府守臣陳觀白馮之行招安會趙奇亦遣人以書與馮願受招安現獲遣人往奇寨說以撫諭肯行招安之意六月初二日奇領眾至城外是晚馮親出城見奇初三日奇勢數隊入城聽撫諭聖訓恩招安了當馮驀令權於江州黃州駐劄候朝命本府亦支給錢糧設訖十二日奇起發至東四十里頃刻忽夜遣人馬分頭項於本府八門改換馬衣號偽作民兵裝束一擁奪門領諸門守禦素備即時以死捍禦旋增弩弩砲石不敵及遣兵披城出戰三晝夜計窮刀盡二十日賊後寨南走曹成李雄寇德安自六月至二月引去建炎四年六月有曹成李宏賊自舒州歷光州信陽至本府眾數十萬布滿諸縣直抵襄陽鄂州界駐劄三龍河時早木始熟廣被焚掠本府以賊兵眾盛不報備七月三十日賊眾至城下攻打府城本府一面施放弩箭擊砲石一面發兵出外披城關賊賊不能破已時方退八月十四日賊眾又至城下本府每發人兵出城迎敵賊退於近城柵柵廟下立寨分遣騎於八門一二里外立小寨因本府不通往還本府官吏軍民以死捍禦出兵掩殺每夜遣兵

劫機小寨奪糧入城晝夜相拒六十餘日是時成等八人馬實多本府兵極少其勢不敵遂設計謀差人齎公文前去問當成等誘以禍福利害指其自新之路成等始退十月初三日遣人入城商議稱一行兵眾元非為賊止為鄉中不可居住遂前來尋有糧處喫用却蒙朝廷收還招安之後所授官職止乞元來官資前洗招安之名及齎到成等申狀本府於初五日備錄奏聞成等始於十六日從還三龍河大寨仍不住於府城四外曉却又因本府抄截掩殺之故十一月二十四日復領眾來攻城本府出兵迎敵至午方退五年二月十九日成等領眾起離三龍河往漢陽軍渡江前去桑仲下鄉尚孫群賊寇德安三月引去紹興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有信陽軍都舍人尚統領等部領二千餘人至本府城下焚掠本府即時閉門捍禦雖稍退未肯遠去十七日又有隨州孫彪統領人馬三十餘人亦來圍城本府閉門捍禦及遣兵出城戰殺傷百餘人方退亦未肯遠去二賊便路不通二十日夜賊齊至城下弩箭雲梯布牌攻諸門本府官吏軍兵拒敵二十一日早始退離城百步外圍繞是夜信陽軍賊馬前去攻孝感縣不克復回本軍隨州賊馬前去攻復州陷之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再發人馬兩路前來本府近城四外焚劫本府官吏軍民晝夜上城不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五十九

四

曹祥里以死捍禦及時出兵掩殺三月初間始退向隨州去續據忠訓郎權孝感縣韓通狀准鎮撫使差權縣事踏逐到離舊縣一十里臨漢河地名紫湊就周圍積水為壕初築城壁欲就緒間十二月二十四日有信陽軍賊馬二十餘人自府城來奔本縣先二百人到城北通即分布守禦發兵迎敵賊敗走五里遂賊大隊至復圍縣城施放弩箭尋於城外呼曰慈是信陽大後軍都舍人尚統制人馬向北打了一百八十座山寨壞了鄂州信陽軍并天目山寨今決要取本縣也泊人馬就糧營圍至度只於壕外分布劉寨二十五日賊掠漢河客船載兵入壕及用布牌木牌遮箭檣務雲梯十五座向前水陸攻城縣城被本縣人施放弩砲石併力捍禦至晚賊退向寨二十六日賊多搜河內船船五七隻為一絞用大竹絞成竹牌立於船頭旋添船併作浮橋於北壁壕內攻城縣城上弩砲齊發敵不能近復搜船泊岸只攻東壁亦被禦退至夜回寨遙恐賊別生計遂親領兵三更出劫賊寨殺賊三百餘人及收到被擄男女五百餘人入城二十七日晚賊於壕外添砲數座及分布船隻向前攻城至午禦退二十八日又以雲梯向前并刀攻城至夜禦退二十九日晚賊又用船六十餘隻通作一絞用板釘鋪船面船頭並用竹木布牌兩頭遮箭後立長檣五百餘人

梓潼攻西壁勢兇猛逼激屬人兵決死迎敵西門放出戰船十五隻於城內乃城上弓弩砲石齊發至未時賊大敗潰溺無數奪所統船舫其岸上擁立賊兵即時回寨至夜後寨遁去 李橫寇德安六十五日引去。紹興二年六月十三日桑仲餘黨知鄧州李橫號九哥領襄陽府鄧州府近城下寨大小十七座賊首李橫大寨在城西隔河早晚舉平安火諸寨相應遇夜諸寨有警即時舉火每寨各立望樓樓上人執白旗城北東西三面各正視城門門內人出入必先見出稍多即舉旗向門本寨及兩邊連寨人繞出掩護或城內出兵迎敵及劫寨即時諸寨舉旗指示悉來應援城南有望樓四座占高阜下瞰城內街巷往來動息皆見之城上守禦人可數繞見城內稍似擁擠即舉旗諸寨各為備夜於四外更互用兵把斷出入之路圍閉府城內外風水不通本府雖不住出兵關敵終是兵少難勝亦嘗於城上招到橫親近打話諭以禍福橫只以本府收復霍明為辭詎執本府順番必要攻城七月初三日五更一點城外發喊用弓弩箭射城上人及將雲梯到城搬草擁門火之城上人用弓弩砲石磚石射打不能上城至辰時賊退雲梯六十餘座皆棄下初四日橫親領衛兵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九

五

往通州至襄陽府喚木匠鐵匠搬取牛皮繩索及於大洪山取藤及索十餘日回來再造天橋洞子三稍大砲及雲梯等攻城器械八月四日攻具成津至城西南角下寨築關天橋眾填壕一夜平初五日入遠壕內立大砲七座攻打城上人其砲石小者不下十斤大者四五十斤用大木造四脚洞子一箇長約二丈闊丈五脊高二丈以上用濕柏木大樑密排牛皮浸之面與兩邊用木樑并厚繩兼其脚高四尺五寸厚似履車脚其狀如兩間屋推臨裏壕用大木樑絞成何脊洞子連接兩行各長五十餘步并厚木板牌二百餘面遮護賊人搬運草木磚石填裏壕數日關就天橋脚共六隻高五尺厚薄一如洞子脚長六丈以上闊二丈高三丈五尺以上近及四大上闊一丈以上當頭自下至上斜高向前約一丈以上中下三層當面并兩邊及頂上皆用牛皮厚繩懸掛搭其天橋底盤上後繫大竹索兩條各長二十餘丈每條百餘人牽拽現暗料賊必是欲以砲打城門并城上人使住立不得然後進洞子向前填平裏壕使推天橋就城因以上城規即時令人於城上照賊所填壕處相對用大木直起數間一座上下兩層其上橫鋪大木三重及於城裏脚下深栽高木棚一所以防賊人萬一上城後若使下城則必陷在棚中又於城上兩邊匝女頭牆密用

大木埋起高排又柱連隔砲石又於戰棚南北各東西橫埋排又柱兩重柱外各分布長鎗手并斬馬刀又於柱外各東西更置戰棚一座棚上各備砲石弓箭以備賊人萬一上城分頭兩向攻城投入及防戰棚上下人有不盡死禦敵者致於必死之地使之無不用命又於城裏相對賊砲并填壕處亦立大砲七座內三座亦可施放砲石重三五十斤至五六十斤者又於砲架前并兩邊高埋大木砲架中心拽砲人上橫排木樑作砲棚連隔賊砲每砲一座用砲手三人更互使用城上照料城內放出砲石連近偏正一人城上戰棚下用大木兩條各長二丈四五橫用括木兩條各長六尺當頭用橫木一條長一丈造就托子一所又以乾竹葉草造下火牛三百餘箇又以大枋木三條合就長板一片約長一丈五尺有餘又以火砲藥造下長竹竿大槍二十餘條撞槍鉤鍊各數條皆用兩人共持一條準備天橋近城於戰棚上下使用又於兵眾中選用有膽勇人分為十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九

五

折排又接并戰棚上橫鋪木植但逢旋打壞處添補立起並不曾正打着城上城內一人惟是城裏放砲出外遠近偏正有城上照砲人招呼令逐旋那移轉動砲架及添減換砲人數或砲石大小施放所以城外賊人稍有損聚砲力可及處即時打散其賊砲手并拽砲人多被打殺所有賊人何奔洞子只於當日盡皆打倒并人亦打殺更不難使用惟有大洞子臨壕約中城內大砲三二百下方始打動上蓋少有損壞其當面係廉二齊打碎砲入洞子內打殺人多却推向前再打別用牛皮作廉并廉裏硬排立木又向前來再打損壞方推拽向後不展只擁驅虜到老小婦女搬運草木磚石填壕並不顧城上箭砲打殺若是打殺近上首領并親近正賊即駭背或昇去害理若是打殺驅虜人并已下人即時割肉食用其壕相近填滿方再以上傳城城上人併射火箭在所填草木上偶值風順其賊眾向前打撲不及被火燒着兩三晝夜尚未燒盡其賊又只用磚石并土相兼再填又兩三日相近填滿其老小婦女死損外見存無幾靠近城脚雖向前來運壯健人與正賊兵相兼以布袋盛土走分前來并砲前後死損甚眾其賊漸害少聞糧食累鄧鄧四郡界內人民田種

諸軍至龍山北，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又曰：世祖即停道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未幾，漢記曰：郡兵使將軍馬得與邑之信，邑得之，邑亦妻子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為上黨太守。晉書曰：陶侃使桓宣李陽平襄陽，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郡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嚴儀，或載組耒於輅，軒或親芸獲於隴，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以寡弱拒守，議者以為次於祖逖周訪。又曰：吳秀為吳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秀覺之，請增兵為備，皓不從。秀乃為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秀堅守，大衆攻之，不誼，退舍禮之。又曰：蔡道恭為司州刺史，魏國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纔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壘，刺史蔡道恭整內作，家種關隘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壘水道，恭載土塞絕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鳥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鐵羽一發或貫兩人，敵入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陳書曰：宜黃侯慧紀

水樂大典卷八十三音九

元

鎮荆州，隨師濟沔，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船艦千餘，乘沔江而下，欲趣臺城。淮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岷嶂，以五條鐵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督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死者五千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又曰：太祖以王顯為荆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梁侯連曹義宗衆數萬圍荆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既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蔡鐵券云：城全當機，本州刺史城中糧盡，顯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嘗不擇甲冑，大呼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顯，不爾王顯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顯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尋遷車騎大將軍。又曰：王顯華州刺史，沙苑之役，齊神武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衛要道，使勞顯令加守備，顯語使人曰：老無當道，卧雖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顯曰：何不早降？顯乃大呼曰：此城是王顯家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又曰：王思政守潁川，兼河南諸軍事，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侯同劉豐生等車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內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思政改選城中壯勇開門，出入岳衆，不辭當引軍，亂退，思政登城，遙見岳陣不

整乃率步騎三千出邀擊之，殺傷甚衆，然後還城，設守禦之備，告知不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大車晝夜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鑽，子午切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兵衆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思政即命據其兩土山，直折礮以助防守，岳等於是奪氣，不敢復攻，齊文襄更益岳兵，糧於建武，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更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來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向上山，從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此，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隋書曰：郭榮宇文護握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冠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為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祖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渡河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縱大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都督護。又曰：劉弘字仲遠，拜果州刺史，會高祖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

水樂大典卷八十三音九

子

中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角膠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獨厲賊衆，衆來攻城，陷為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又曰：李景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蕡襲景，戰於東城，并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還壯士擊之，斬獲甚衆，諒復遣賊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衝擊，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關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號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又多謀畫，上拒守之所，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閑待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唐書曰：乾符中，元萬頃從李勣征高麗，勣嘗令萬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難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圍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又曰：李光弼守太原，自賊圍城，城中張一小幕，止宿，有急即自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嘗迴頭，不復省視，妻于賊，退後收拾器械，寢至公事，經三日，然後歸家。又曰：史思明圍光弼於太原，四面重圍，十日不解，每日使賊於陣前，嫖馬光弼并戲弄城上人，光弼使人穿地道以木撐之，賊明日還於舊處立

將敵之地道遠遂把賊脚曳入地道中先獨得而對衆戰之城中大喜思
明知事不集遂退歸河北又曰張巡守睢陽在城中每戰登陴大呼以
助賊皆血流面而齒皆碎賊將陷西向再拜曰為救不至臣智勇俱竭不
能全一城今使逆賊見通臣死之復願為鬼與賊為厲以吞國恩及城陷
尹子奇見巡問之曰聞公每戰皆奮勇碎齒有之否巡應之曰然子奇
曰何以至此曰欲得殺逆賊遂至於此子奇以大刀別其口見其存者不
過三數巡因大誦焉子奇責以停逆須害平人子奇欲存之左右曰此人
必不為我用又得衆死心不可留故害之又曰史朝劉昌在圍中連月
不解城中食盡賊垂將陷之判史李奉計襲昌為之謀曰今河陽有光弼
制勝且江淮足兵此城中有數十斤翅可飛以食衆計獲兵不二十日當
至東南敵衆以為危昌請守之昌遂被縛持首登之陳逆順以告諭賊之
衆甚畏之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光弼聞其謀召置
軍中超授試左金吾衛將軍又曰元和中和郭元振使李道古攻中
州魁其羅城乃進圍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帥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竊發
分出其衆道古之衆驚亂多為虜殺又曰王凝為宣州黃巢自嶺表北
歸大掠淮南攻圍和州旋令牙將樊倚舟師掠採石以援之倚遠令疑即

永樂大典卷之三

斬之以徇命別將烏頌代倚赴援竟解歷陽之圍賊怒引衆攻宣城大將
王洵請出軍逆戰疑曰賊忿而來宜待重侍之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
城危矣洵銳意請行疑即問集丁壯分守要害登陴設備有果賊乘
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為梯衝之具意欲攻數月禦備力殫吏民請曰賊之
光勢不可當願自書歸款退之懼虞尚書家族疑曰人皆有族子豈獨全
誓與此城同存亡也既而賊已退去時乾符五年也又曰王栖曜為常
州別駕時江左兵荒詔內常侍馬日新領汴滑五千入鄆之日新貪暴賊
蕭庭蘭乘人怨訴遂之而劫其是時栖曜避遠郊遂為賊所脅進圍蘇
州栖曜固其懈怠挺身登城車城中出攻賊衆大潰又曰張任建中初
以澤路將鎮臨洛田悅攻之不度兵力不能出戰設守備嬰城拒守賊
不能拔累月攻之益急士多死傷糧儲漸乏救兵未至任知事不濟無以
激士心乃悉召將卒於軍門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守戰任之家
無尺寸物與公等為賞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為將士一日賣眾
皆大天曰誓與將軍死戰幸無慮也會焉賊以太原之師至與軍衆合擊
悅於城下大敗之任乘勢出戰士卒無不一當百圍解以功遷泗州刺史
三國典畧曰周獨孤永業恐潞州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滿助

守尉遲適為上山地道曉夕攻戰永業選其三百人為爪牙每先鋒元戰
進不能勉又曰臺城未陷侯景又燒大司馬門樓閣舍人高善寶以私
金千兩賞其戰士且問將軍宗思領將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火滅
景又遣持長柯斧入門下斫門將開羊侃鑿扇為孔以禦利側二人斫者
乃退又曰陳人侵齊北徐州刺史祖瑒令不開城門守陴者皆下街巷
禁斷人行鷄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瑒
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後結陳向城現自臨戰陳人先聞其意謂不能抗
拒忽見親在戎行驚孤縱鎗怪之遂退時得提婆憾之不巳欲令城陷不
遂故復現軍守百日城竟保全又曰子日禽滑釐問曰雲梯既施攻備已具
武力又多乎上吾城為之奈何墨子曰多下天石以灰砂薪火水湯以濟
之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城中掘井以薄數內井中使聽聰者伏聽聽之
審知穴處鑿內而迎之呂氏春秋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
聞之自魯而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
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臣以宋必不可得
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公輸般試攻之臣請
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

永樂大典卷之三

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轲不攻宋墨子也能以術衛之荆而存乎宋矣傳
物志曰處士東里寬貴為亂天下事為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
城郭蓋為始也賈誼過秦論曰有東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
時也高君佐之命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闢諸侯又
曰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助
守要害之要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任齊昇奏彈曹景宗曰故司州
刺史蔡道恭率義勇營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但秋猶轉戰窮極摧折
醜虜杜沽通典守拒法城有不可守者犬而人少小而衆多難募而衆
水不供壘薄而攻具不足土疎地下澆灌可汎邑閭人疲修繕未就凡若
此類速捷之壘高土厚城堅溝深糧實衆多地形險阻所謂無守而無
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凡築城下閭與高倍上閭與下倍
城高五丈下閭二丈五尺上閭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閭狹以此為準料功
上閭下加間得三大七尺五寸半之得一大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來
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日築土二尺計工約四
十七八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工二萬三千五百
人三百步計工七萬五千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運並計之大

一尺二寸四條縱橫布如葵葉形鎔生鐵灌其中夾重五十斤上安其車連鐵擲下救訖以鐵轆轤上若木柱上有牛皮并泥救者即舉速放火炬灌油燒火凡敵攻城多背王相起土為臺我於城內薄築長高於敵臺一大已上即自然制彼無所施力又於城上以木為棚容兵一隊作長柄鐵鉤陌刀錐斧隨要便以為之備若敵舉女牆踴身待其身出十鈞齊搭制入城中斧刀助之城若卑地下敵人壘水灌城速築壘諸門及陷穴處更於城內促圍固視水高中而開築壘壘外取土高一丈以上城立後於壘內取土而薄築之稍兵備城不得難役如有洩水之處即十步為一井井內潛通引洩馬城中遠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楫者數以千弩鐵鎗每船載三十人自暗門衝出而潛往所管決彼堤堰故覺即急城上鼓譟急出兵助之敵有號勇衝門入未門內多穿坑穿又於重牆內卒出其不意敵必傍走自入甕中城門外簡擇健卒貯備器具看敵懈怠即開門馳勇齊擊乘馳逐北不得過二百步緩急城上應援易為敵攻日久眾巧俱施賊附緣城不惜士眾野無所得糧路又絕兵眾離心將帥懈倦必精兵盡守防我城門我當乘間馳勇四出與城上人應期內外齊攻專精與疲怠者尤絕必須審察賊多偽謀其所穴之孔於城

永樂大典卷六十三音字九

五

內深開為坑坑上安轉關板橋若敵入來得三五十人後發機關自然先斃鐵菱狀如鐵蒺藜要路水中置之以利人馬陷馬坑長五尺闊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槍竹籤其坑似亞字相連狀如鈎鎖以草及細塵覆其上軍城營要路皆設之拒馬槍以木徑一尺長短隨事十字擊孔縱橫安槍長一丈銳其端可以塞城門巷要路人馬不得奔馳木柵為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少土不任版築乃建立木為之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復編縫其間內重短為關道外柱木重長出四尺為女牆皆泥塗之內七尺又立間道內柱上布板木為棧立欄竿於柵上懸門欄墻墻距馬守一如城壘法烽臺於高上四頭險絕處置之無山亦於孤迥平地置下築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為臺臺高五丈下闊二丈上闊一丈形同上建圓屋處之屋週圍一大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版為上覆下樓屋上置突窰三所臺下亦置三所並以石灰飾其表裏復置榮龍三所派火繩三條在臺側近上下用屈膝梯上收下乘屋四壁開執賊孔及安視火筒置旗一面鼓一面弩兩張拋石礮木礮水箭乾麻麻蘆火鑽火箭蒿艾狼糞牛糞每晨及夜平安舉一大聞警固舉二火見煙塵舉三大見賊燒榮龍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舉即降子為

賊所提一峰六人五人為峰子遞知更刻觀視動靜二人峰率知更當符牌轉馬鋪每鋪相去三十里於要路山谷間牧馬兩匹與遊奔計會有事驚急煙塵入警即奔馳報探土河於山口賊路橫斷道壘間二丈深二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每日檢行掃令淨平人馬入境即知足跡多少遊奕於軍中選驍果諸山川泉井者充常與峰鋪士卒計會交牌日夕遞候通至五更於亭障之外促生問事其軍中虛實舉用勿令遊奔人知其副使子將並久軍行人取善騎射者兼令人枕空胡床卧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於胡床中名曰地聽則先防備守則有餘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後遂救則城全不救則城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放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今以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須兵動眾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

永樂大典卷六十三音字九

五

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永茂舉果自解去堅壁持久蜀先主率大眾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一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誘誘諸將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陸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來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難下備難盡克若有不和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焚而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則則和平原廣野當恐有為吾害也陳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疲頓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進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次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衝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進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倚南此冠正在今日乃攻一營不利進曰吾以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後之敵爾勢成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備奔馬鞍山陳兵自統進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敵執以待久弊之後漢初河南賊董憲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邑三十里光武親征至昌邑去憲所百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之食當退初各堅壁以待

其弊頃之五校狼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悉三日大破之 復漢王
霸馬武既破周建蘇茂管賊復聚眾挑戰霸堅卧不出軍吏皆曰茂前日
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激吾
之一切之勝也 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開城拒之茂建
遁去誦以城降 復漢末青州黃巾百餘萬入兗州界刺史劉岱欲擊
之鮑信諫曰今賊眾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眾群
策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掠為資今不若奮士眾之力先為固守使彼欲
戰不得攻則不能其勢必難散然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
從遂與賊果為所殺 誦之而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張繡攸言曰
繡與劉表相持為強然繡以將軍仰食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難不如緩軍
以待之可誘而攻也不從表果敗之軍不利曹公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
吾已遠之而敗隋場帝征高麗九軍已渡鴨綠水糧盡欲班師諸將多
異而不測帝意會高麗國相乙支文德來詣其營都將宇文述不能執
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更進追擊時文德見軍中多飢乏欲疲
述眾每關使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時勝又內述群議於是遂進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九

七

通平襄城文德偽降述料攻之未可卒拔固而班師文德隨擊之大敗之
德之戰之北述地今賊以表亦司持久之長隋末宇文化及弑場帝後率
兵來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難且盡因偽與和以解其眾化及弗之悟
大喜恣其兵食其密額之會密下有人復羅亡役化及共以告密隋化及
大怒其食又盡乃渡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晨達酉密為深天所
中亡什又頃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王智略張童仁等率所
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 大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
也於河東太宗征之謂諸將曰金剛惡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銳將皆
在於此武周自據太原專倚金剛以為捍蔽金剛雖眾內實虛虛虜掠為
資意在遠戰我堅營蓄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
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弘等絕其糧道其眾遂餓金剛乃
遁 不戰挫銳 大唐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李孝恭討蕭銑師至于清江
剋銑達其將來勝入北江銑悉兵以拒之孝恭將戰李靖止之曰楚人輕
銳難與爭鋒今所失刑門盡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
一日不戰賊必兩分留輕兵以抗我退盡師以自守此即勢漸力弱擊之
必捷孝恭不從遂增按營自以銳師水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

而堅壁挫銳 漢景帝初吳王濞反總兵渡淮與楚遂敗林壁來勝
前銳甚漢孝王恐遭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遁走梁數使使報
漢大將周亞夫求救亞夫不許又使使惡吳吳亞夫於帝使人告之
救梁亞夫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敖為將軍是相
與吳謀吳王上書乃得順敗吳兵吳兵欲西吳城守堅不敢西即走亞夫
亞夫下邑吳師欲戰亞夫堅壁不肯戰吳兵飢數挑戰遂死奔亞夫
壁亞夫終不出中夜驚內相攻擾亂至帳下亞夫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士
卒多飢死遂以散 宋桂陽王休範舉兵於浚陽已發東下未朝惶駭
宋相齊高帝議曰昔上派謀逆皆因淹遲至於浚陽休範必遠恐前失輕
兵急下乘我無備分應變之術不宜在遠若偏師失律則大沮眾心宜頓
斬亭白下堅守官掖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十里孤軍援無嬰猜求戰不得
自然瓦解請項新亭以當其鋒休範果敗武經總要堅壁挫銳 春秋時
晉將欒書伐楚將戰楚晨置營而陣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句超進曰塞井夷灶陳於軍中而疏行首以示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之必獲勝焉終敗楚師 魏末吳將諸葛恪固合肥新城司馬師使鎮東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九

七

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師曰洛卷甲深入援兵死
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備之相持
數月洛攻城力屈死傷者大半師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斷其歸路儉帥
兵以爲後繼洛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前趙劉曜遣將討
羌大酋淮陽率眾保險阻曜將子遠頻敗之惟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
於衆中曰往劉曜自來倘若無人展壓子遠墮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
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怨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
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
備反分營來襲馬尊食先晨具甲挿壘而出遲明設伏而戰擒伊餘盡俘
其衆 待重 秦王苻將兵六十萬代李官擊荆荆間王苻益軍而來乃
意國中兵以拒秦王苻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
苻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苻使人問軍中
戰乎對曰方使石越距於是王苻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
引而東苻固舉兵追之今壯士擊之大破荆軍 漢趙充國擊西羌至金
小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夜遣三校衛校先渡會明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
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驅馳此皆銳騎難制恐誘我也且擊

虜以珍歲為期小利不足貪今軍勿擊達騎候四望峽中士虜石諸校司
馬曰吾知是虜不能為矣夫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兵必為
堅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是豪相貴曰語汝亡反今趙將軍來
善為兵欲一關而元可得耶虜父已聚解犯望見大軍車重欲渡湟水
道隘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遂利行遂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
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復竟降之曹公
西征馬超韓遂與超等失准而軍遣信講和公不許數挑戰又不許固請
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偽許之遂講與公相見於是交馬語公又與
遂書克日會戰超等走諸將問公曰吾與馬超韓遂戰既為不可勝且
以示弱渡渭為堅壁虜至不出所以驗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
順言許之所以縱其意使自安而不為營固當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
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蜀諸葛亮率衆出渭旬魏大將
軍司馬懿拒之亮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使致中惴惴人之節以激怒懿
懿屢來請戰魏使辛毗持節不許出戰六軍皆驚準此節度莫敢犯違
梁常欲進討合肥堰肥水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其城衆
勝至數促下其勢甚盛監軍潘濬詣勸懿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义

永樂大典卷之三

元

叙怒曰寧有此耶將軍死後有前無却因令取鐵扇麾幢植之堤下示無
動志叙素無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屬衆軍賊却城潰合肥既降
高祖詔班師去賊既近懼為所躡叙悉遣輜重在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
恨叙威名望之不敵適全軍而還 唐武德帝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
引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觀賊頗謂道宗曰賊恃其衆未邀我
戰汝謂如何對曰群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今衆深壁高壘以
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我運致竭自當難敵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
意見暗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休一戰敗之 又太宗領兵征
薛仁果攻折嶺上之口下人於城賊有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
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經挫衄彼銳氣猶盛必輕敵好關我且聞
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
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賊糧盡軍中頗勢貳其將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果
人心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
將宗羅睺自恃驍悍未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其志
梁實固食不出以往其鋒雖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
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軍遲明合戰令將軍韋王陣於淺水原旬

出賊之右以先鉗之羅睺并軍共戰王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自原北
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未裏齊奮呼聲動天地羅睺氣奪於是大
潰 太宗討劉黑闥阻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其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
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壅洛
水上派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渡而決壅黑闥果率步騎二萬
渡洛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潰又水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
級溺死者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以千餘人奔于突厥 僕固懷恩引吐
蕃迎範項數十萬南下京師大恐郭子儀出鎮奉天帝召子儀問禦戎
之計子儀曰以臣所見懷恩無能為也帝問其故答曰懷恩雖稱號勇素
失士心今所以能為亂者引思歸之人耳懷恩本臣偏將其下皆臣之部
曲思信常及之今臣為大將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帝
冠邠州子儀在涇陽子儀令長男朔方兵馬使曜率師援之與邠寧節度
使白孝德閉城拒守懷恩前鋒至奉天近城挑戰諸將請擊之子儀止之
曰夫客深入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彼皆吾之部曲緩之自當墮落若迫之
是速其戰戰則勝負未可知敢言戰者斬新整待之果不戰而退大白陰
經攻守 經曰地所以養人城所以守地戰所以守城內得慶焉所以攻

永樂大典卷之三

罕

守不足攻有餘力不足者守力有餘者攻攻人之法先絕其援使無外救
料城中之粟計人口之費糧多人少攻而勿圍糧少人多圍而勿攻力未
屈衆未盡城尚固而後者攻之至也力屈衆殲城壞而不援者守之至也
夫守城之法以城中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老弱為一軍三軍無
使相遇壯男遇壯女則力費而奸生壯女遇老弱則老怯壯男遇老弱則
悲伶在心則使勇人更慮壯夫不戰故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
不知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將
法書攻守 兵之用攻與守二者而已非攻無以廣地非守無以禦敵然
守而不可以力攻者非善守者也攻而不可以力守者非善攻者也善攻者使
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如雷震止如山崩屈伸變化莫可揣度
部聯伍格獨川互澤陰陽欽乍前乍却誘敵使進示之以弱委以可欲
恣其抄掠敵然奮起急與相搏盡銳力鬪落其牙角使之進不能前退無
所泊離為四五斷不可續而無以為守者此攻之奇者也而善守者當之
則有所不能攻高峻其壘深峭其池輔以寨柵重以溝障固以大車險以
漢藝連設斥候嚴偵賊旗寇來先聞預為之備冠至堅守不妄爭利伺其
怠隙乘其不意敗亂其衆使攻者不能為勇無所用智氣且力憑遠延引

助鑿而迎之與外相過即着熟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覆其井口勿令煙
洩仍使輪袋而縶之 又預為標桿懸鐵線長三丈以上束硬柴束灰膏
濕草而燃之繞於城外所穴之孔隨後多擲惡草而煙曉之若敵人有吸
附於城者即推標桿法矣而烟之則吸附之功自無敗矣其城門及樓皆
以炭越等漆厚塗其上使防火箭及推火車而燒之如已被燒當使鹿打
竹筒長一尺搜去竹節以馬蟻生皮等合縫袋可貯水各五六石以上將
竹筒挿於袋中急縛如澗筒狀令壯士三五人搬水口急而壓之有火之
處引水而救水盡更添即火速滅矣每門常貯四具如無竹之處以鹿標
中鋸為兩片搜去中心如竹筒形運合束之惟前而用并手澗筒二十具
而為之備敵入於車中多置炭火上安澗筒中盛油煎之令熱并於澗中
外多有未至門樓下即縱火而去者必不得以少水投之熱油得水
其焰必高即恐被燒當待水俱至一時沃之始得滅矣如敵人使轎車
我則先作籠鐵線廣 尺并屈桑木為環使鐵及麻索各相連續之轎頭
一到即以鐵木等環轎頭仍於傍敲便近先安鐵線引取索頭而旁牽
之其轎車必是翻倒若翻即引以弩射惟轎之人既無水車當必敗走急
今健兒往燒仍速擲柴膏而焚之其熱可待也若敵人為木牆來攻我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五十九

四十三

城即放鐵炭藜下而救之其鐵炭藜以熟鐵狀如大母指長一尺一寸者
四條仍作劍鋒鋒頭安逆順須布如炭藜以生鐵洋其中夾重七十斤已
上仍安其鼻鼻中連鐵線如下救訖即以鐵線撈上若木牆上有牛皮及
泥者救着逆炭藜而舉固放火炬灌油而燒之敵必不能救矣其城內百
姓家必預盡為天井高出其突頂其火有失火者斬之失火者必是
敵人為亂其救火者先須令便近主當八部官人領老小丁女救之仍令
速白大將大將使信人領左右救火其守城之人必須嚴加十倍若城中
有卒營及火基起者大將即疾擊鼓五通耳聞鼓音大卒百姓及城上城
下不得懈難職掌并走於街巷有者罪之如火起所部官不即急白大將
者如前令仍須賞罰以信則得而不挽矣如其城中有賢良忠正奇諫特
異者有勇關險敵不憚艱險者有機關工巧急解結者有介勇義憤多
救不倦者有彈射非遠不避強禦者有狗盜踰城敢刺敵將者有緩頰多
解反白為黑者有諂佞便僻說詐多端者凡如此輩大將皆須察之聚而
使之禮而賞之勸而罰之即得各盡其力矣夫善守者必預備賢能調武
勇任事功發力役有自將吏已下所有積聚皆出其半以供不足既資又
無交結則上下同力如共坐漏船矣又勿使望氣之人與巫祝評論作異

輒言吉凶既不益將而惑其衆城中若有寬嫌當令預通文狀臨戰之急
而後私離者誅及妻子及大將預為榜白分明曉示若有與敵私通結期
內應敵說同隙苟為二心將我虛實盡露結實募能告者大將當自詰問
的知不謬誠族其家即以叛者資財田宅便賞告人如其爵秩仍官賞之
榜出之後則人人自倍其守不敢交談矣其有苦戰身死者大將以下皆
可親臨弔其父母妻子厚賞而封之若傷者給其牛酒量而爵之其有
避戰自害詐病苟容者可令衆而罪之即姦偽倍力而衆一心矣其夜巡
城當日易其木契刻為離離或付守者唯或付守者唯使驍心之人更
次執契而勤之仍使信人持為契契而戴之所由隊主不執者即且集衆
隊而罰之即姦說也矣其城中非大將之令而到將長夫等輒有出令及
旌旗章表幅幟等有不依舊制而更制他色之物并輒吹奏管笛鼓角故
使人入城非主司而與之語者皆罪之即因而不危矣但使部分有方使
士心若一上下齊奮眾巧同施敵人雖百處來攻而我亦有百處之備豈
慮賊之不固敵之不敗者哉宋虞允文奏議奏論收復華州分兵守險
臣竊見華州以孤城諸軍攻打閱四箇月不下或虜因循賊生巧計節次
與吳璘商量分那官軍共力必取已於六月二十一日七月一日兩具劄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五十九

四十四

子以曲折事固難知去說今日得曉捷報實自陛下以聖德祠修威靈避
暢諸將得以成功天下不勝慶幸今熙河路一帶人民可以安業商旅可
以通行馬政可以復舊又抽那得官軍及弓箭手忠義人二萬餘人以分
戍秦隴德順之險向西一面吳璘以身當之可以堅守無疑獨南山豁谷
諸關隘並各損壞戍守之兵各不過老弱十數人羣士夫之慮皆以為憂
臣已與璘商量於利州東路人馬數中量留一千五百人今日已令傳忠
信前赴措置臣體訪得南山以北向化者甚衆就委傅忠信前去招攷以
壯軍勢以須進賊又與元重地不可略無人馬為諸軍聲援臣見委忠義
統領官關實結集義士蒐揀伉健之人教習神臂弓以為戰守之備雖據
吳璘探報虜中日添生兵必欲從朝廷乞一二萬人應援臣深慮襄漢江
淮之兵萬一抽那不行臨時有誤指準却致失措故且隨事廣作備備廣
決保蜀境觀釁而進仰寬陛下顧憂蘇東坡集論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
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銳兵費難
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
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
伏坦坦之路車鼓擊人有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以攻彼所必守者曰正

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入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鼓旗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敵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賊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賊不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蓋之於人快門新闢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為設而人者有焉東垣坦城址而入者有焉快門新闢而入者不知察其虛實他戶之不為設而人者不知察其虛實東垣坦城址而入者不知察其虛實他戶之不為設而人者不知察其虛實

張紫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州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清發夜郎兵浮船順江通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崖魚貫而進止江油而降馬邈至綿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攻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今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得之聞苟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邪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三

十九庚

兵 詩文三

西漢書趙充國奏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悉精兵分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開其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勇破壞可日月異處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焉數大聚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使部曲相保為壘壘不壞校不絕使兵弩鈐胡其害大幸通鼓又并力以選待等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有官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重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且其土產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指其妻子於他種中進步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侵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

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散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途中亦未可空如是雖從後發也且匈奴不可備焉桓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厚幣拊循衆羌以明詔宜皆解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致五年宜亡他心不足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始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大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今臣數得奏計愚臣伏計執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又竊錯傳孝文帝時匈奴擾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人則小利大人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歐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集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冇利非隴西之

民有勇怯通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月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文五之講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受衝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荊棘竹蒿草木蒙籠交葉茂接此矛鉞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騁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先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過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予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執險易異備大卑身以事彊小固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變失攻變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

水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二

也險道傾仄且阻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挽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騁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闊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戰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至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倂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未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重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今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衛加之以此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竊恐愚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黃金百斤錯將策就謀暴漢劉向上下封陳湯疏湯未食所獲財物入囊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文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與史士共誅非人罪乎其王族族宜有使者迎勞道路

司隸校尉案錯是爲邦之執權也上立出文士既王論功石顯以爲廷尉考禮典端制幸得不誅如後加爵土則後來使者爭欲求見徵幸生事於暴揚外國傷威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節神靈出百死入絕域斬却支之首掃谷吉之耻萬夷懼伏莫不懷震呼韓邪單于見却支已誅且喜且懼願守北藩累世稱臣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朱威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指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謂伐楚責莒莒子後有滅項之罪魯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爲桓公諱也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或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靡能之吉康而虜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西域傳作王母家猶不足以復費復償也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今康居國強於大宛却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此於威

水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三

師功德百之且常患隨欲繫之焉據鄭吉迎自來之日遂猶背累土受爵故言威武勳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威師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通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大中大夫谷永上宜赦陳湯罪誅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于也按驗實王于也湯下獄當死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反席而坐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鄧都魏尚匈奴不敢南向沙漠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之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念鄧支之無道之聞王誅之不加屠三重城斬却支首報十年之遺誅雪邊吏之宿憾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漢皇親親上求乞自効疏永和中西是康居大舍改號陳西朝延壽之說乃上疏求乞自効臣此年以來數陳便宜是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致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父師之費且百億計是是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緩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固於積吏道不得快戰以微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誠元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

舉。首蒙泣血驚惶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持手叩心而增
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也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寇校尉趙
中。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
尺帛之賜。高可以勝志。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
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時常不能。用章忠
恪公集論。措置招安人馬三說。臣聞近日諸軍。有招安到諸處頭項人
馬。頗不寧。惟重兵彈壓。將臣措置。固已別無他虞。然事欲經久。理須可
行。臣詢之衆論。謂其說有三。蓋自來招安之人。必須裂其隊伍。易其將佐
異其居處。今新招之人。關防有所未至者。一也。又行在諸軍月糧。口食料
錢。食錢並從一多。今新招之人。日支食錢百錢。口食二錢。半。別無衣食
自營之資。迫於老幼餬口之計。其無養存。恆有所未盡者。二也。又朝廷旁
近郡。如錢塘溫明等處。物價高下。比之起上。天畀不同。並無成卒。若分就
錢塘近便去處。時暫駐劄。則士卒薪芻日資之物。無高價倍用之費。即
有警急。朝召而夕至。必無闕事。今新招之人。放縱既久。乍從檢約。已自不
堪。加之百物踴貴。日用益廣。是以不能安處。其也。泊暫成之。此有可議者
三也。臣伏望聖慈。速與大臣商量。經畫此三事者。以安反側。不勝大幸。若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四

使迫於飢窮。令其愁苦。雖法制日嚴。刀鋸積下。終不能禁其潰亂之心。何
敢望其征伐之用哉。縉紳淵源。陳蹟而隆興府馬總管啟。英傑久聞。良
深仰德之懷。戎幕肇開。幸託同寅之好。未遑脩賀。先沐撫諫。某官沉略濟
時。長材邁往。運籌決勝。夙輶堂上之奇。橫槊賦詩。獨擅臂中之畧。顧今副
帥。視昔康寧。荆江西一路之雄。護諸將列屯之重。折衝樽俎。少資綏靜之
功。拱扈殿嚴。停奉還歸之詔。某滋將隆指。方愧周功。千里向風。尚阻參承
之便。尺書走介。第深感戴之私。又回陳正將啟。講問惟養。莫瞻履角
之姿。會晤有期。行接簡憑之末。未皇修敬。遽辱撫諫。某官大賦材猷。家傳
忠孝。功名自許。突安事於毛錫。氣概不凡。漫留心於金版。項常游足。曾不
杜共。諸公交薦薦之章。九重恩鷹揚之勇。合留侍於環尹。尚借重於南方
弓矢。棠隲。小展總戎之裏。詩書禮樂。停膺謀帥之求。某才無庸人。老而漫
仕。未離塵埃之走。敢忘風月之分。一見勝於百聞。已恆平生之願。他人不
如同姓。當知忠孝之規。又許異回趙路分。發號九天。總戎一道。擁
旌旋而截路。忽然肯來。忽珠玉之相先。善而不寐。感銘深切。慚愧文并。某
官。派別天潢。芳流仙籍。學問悉根於千聖。文章自成於一家。抗志功名。授
素班超之著。過人謀畧。雅尊卻毅之書。至蒙剴厲之薦。檢梓被冕。旌之賞

鑒。榮泰華府。旋董戎昭。第惟盤石之宿。當厚本根之隆。不容席煖。行奉詔
溫。某深愧樛材。溫吹鍾簫。財貨源流之末。達薄書期會之何堪。進退而聞
足音。某當楚然之喜。握手而論心。典顧親益矣之現。又徐湘賀能總管
啟。額之南。去朝廷遠甚。深切願憂。圖以外。付將軍制之有光。分命。旌
日。曉草木春回。某官國士無雙。將材有五。趙關員重。體傳卓冠。於倫魁攬
譽。澄清威望。雅誇於淮海。俄急流而勇退。從辭尉以誰何。將辭與黨。方漢
文恨不得願。牧用兵為善。惟李靖可與語。孫吳差起。整龍之卧。於南陽。俾
總如虎之叱。於廣管。獨當方面。小留細柳之真。嚴設壇場。即拜淮陰之大
某。辱知有素。聞命允欣。瞻履屋之連雲。又懷阻關。企望幢之塵境。其托幘
懷。又通趙都監啟。仰公侯之干城。籍其雄城之望。叨賓客而入幕。其
然佐幕之能。茲幸及公。遂將施指。其官麟之角。振振公族。益斯羽藝。整子
孫。漢東平之善。某虛之忠。唐阿問之功。江夏之畧。屬兩階之舞。頌屈千里
以臨戎。分寶玉以展周親。正賴枝葉本根之庇。刑白馬而王劉氏。竹臂河
山。帶礪之封。某偶同君子之寮。獲從大夫之後。飢烏繞樹。既有可依之
美。玉在山中。非不潤之木。又與李都監啟。干城南國。微而草木。以皆
知。況水儉池。久矣匏瓜之不食。及茲副室。得所託依。某官材氣天下無雙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五

戰功中興第一。鳴劍馳伊吾之志。著鞭恐祖生之先。屬舞羽於兩階。暫總
戎於千里。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至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懷。獲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懷客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都監啟。門津鉅濟。昔諸親而之。移領郡近。今有親人之便。
是惟幸會。深切懷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權機藉藉。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龍觀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聞行矣。瞻承未遑。謙素之。首辱。某感銘銘交
集。數廷吳。又通吳池檢啟。細柳也。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觀。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盡。敬用副。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雖時戰。小
屈俱。上方指解。遠思李牧之為人。

謂刀劍安用毛錐子。欲貂蟬生從堯鑒中。當拊髀思李牧之賢。乃投筆抗
班超之志。致詩書悅禮樂。以儒家者流執鞭得馬。案鞮與會等為伍。暫屈
總戎之職。莫收汗馬之功。橫槊賦詩。志常在於千里。披甲上馬。老猶堪於
一行。願趣舍人以治裝。即斬名王而繫賊。某載驅風馬。已及近驢。逆旅崎
嶇。行李未達於一介。攜謀繼絕。尺書先辱於雙魚。感極銘心。言彈佔畢。
又與麻沙魏巡檢。聞英譽於諸公。期於識面。按臣遊於百里。實以尉
心。故列寸忱。敬寓尺牘。某官材猷闡發。智畧縱橫。得兵法五十家。糟粕不
專於紙上。折選謀千萬里。機籌將滿於胸中。少損功名。下親巡警。暫來山
水之邑。盡洗弓刀之塵。州縣之職。徒勞人寧久淹於遠。廟堂之舉。不次
用。即入侍於周廬。某學味知新。分甘置散。一領青衫之洛。數莖白髮之
蕭。誰謂環堵之書生。迺堪其身於受吏。萬幸與之云。殆喜有鄰而不孤。
雖吳事及同寮。勿謂兵民之殊。治輔吾志。明以告尚。期乘石之垂。現喜動
于中。言美能控。晉陸雲集國人兵多不法。劄子郎中令臣雲言。國人兵故
橫。多行非法。至使暴及市道。聲聞京邑。親信兵刀。罵詈洛陽。市丞遠近。若
然。聲論日廣。而主者前後所報。每蒙寬宥。故群小敢肆其暴虐。前與駕當
東時。臣具以奏聞。上立節度。亦備嚴上下司察。念在舉官。而親信卒秦。雖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六

稱突關。強市民物。至使行道窮路。人歎惋。臣下祇命幸使罪人時獲。愈
以暴。宜加重戮。以戒。方來軍都督李嬰。行實奸穢。終身備王人。雖不致
法。猶加撻楚。主者秦泰。依嬰決罰。事寢不出。而特令原泰泰之。出後。罰至
大辟。至於今日。不蒙薄罰。臣切以自今群醜。虎視龍視。為暴虐矣。小人得志。
則下陵上躐。前卿顯言事。大農文旨。倨傲反成。却安功名之士。議在不辱。
而顯等恃恩。敢行侮慢。臣時列啓。并呈顯言事。事寢不省。是以自來拱嘿。
未敢多言。而切見國法日侈。而恩宥無已。誠懼威禁。遂類醜聲。滋聞惡謂。
自今宜齊之以法。使下知禁。有司所執。猶宜時聽。不然。以往則監司之吏。
錄罪非加。而準繩替矣。臣恭切非據。與聞國政。服事以來。荏苒三王。朝野
多違。或御無列。好問不登。而汎聲播越。皆由執政之臣。官非其人。常思改
迹。自昔以避賢路。退惟受。遇微報。未効。是以恩培。素餐。敢用大諫。唯殿下
哀明。愚且。隨緣愚忠。不以前後迂多。見罪。責臨。紙。言不自盡。宋楊
冠卿客亭類。與兵官啓。十合相望。未見君子。六聯合治。茲同官僚。敢
以尺書。布之下執。恭惟某官。氣剛而志烈。聲震而實騰。屈臨花縣之封。坐
息潢池之盜。願計畫有可采者。未遑利國之謀。謂將軍何以教之行。慶
壇之拜。某浮家者。馳志伊吾。安邊境而立功名。莫遂長纓之請。登龍斷

而固市利。姑為斗粟之圖。所期款奉於誨言。或可少逃於罪戾。宋歐陽公
集論宣毅萬勝等兵劄子。臣昨準初差往河東。續準樞密院劄子。奉聖
旨。所到州軍。體量諸軍指揮。自來習學武藝。并教閱戰陣。次第精與未精。
緩急堪與不堪。陣敵使喚者。臣尋至諸州軍。令主兵官。史依常式。教閱觀
其精粗。所用陣法。除四官陣舊法外。亦有自為新陣者。大抵只是齊得連
退。不亂行伍而已。諸處所較不多。其陣法則皆未可用。惟有路硬射。親
為實藝。見今經略司分差主將。諸州巡教。以三等弓弩。拍試漸次。亦當精
熟。然而主將不一。器械不精。此二事須更別為制置。其諸軍禁兵。共九萬
五千餘人。內駐泊兵三萬餘人。惟萬勝最多。最不精。本路就糧禁兵六萬
餘人。惟宣毅最多。最不精。臣今欲乞定主將。精器械。此二事條目甚多。容
臣續具畫一。其宣毅萬勝等兵。臣今先具起請如後。一臣勘會河東駐
泊禁兵六十八指揮。共三萬二千餘人。內萬勝二十指揮。一萬一千一百
餘人。當初招募倉卒。不能精擇。比中外共知。自到河東。已及三年。其射親
踏硬弩。比初到則漸慣熟。但其人大小強怯不等。又不耐辛苦。其事藝
力不及河東。最下清邊。而料錢請受。與最上神衛等。見今多在河外。
塞緣請受既大。於他軍則重難倫。次須至差撥其使喚。乃不及下軍。緩急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七

常憂敗壞。臣今欲乞於河東。見在廂軍三萬人。數內揀少壯有勇力者。增
置清邊。及於京師。差撥三百料錢禁軍。充足一萬人。數抵舊萬勝。抽回東
其人。到河東。已二年餘。人各有辛苦思歸之意。一臣勘會河東本路就
糧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揮。六萬二千七百餘人。內宣毅四十四指揮。二
萬二百餘人。宣毅招揀不精。無異萬勝。惟河東稍勝諸路。蓋土人天性勁
勇。耐辛苦。然終是不及自投軍者。其農夫生機。難以教訓。至今全未堪使
喚。臣到澤州。有一指揮。只揀出九十餘人。呈教。尚亦生疎。咸勝軍兩指揮。
內一指揮。絕然不成。次第問之。云差出。近方歸本營。蓋河東多將宣毅差
在。巡檢下及諸處。便不教閱。臣今欲乞將見在宣毅。委河東都轉運使。親
至諸州。將短小怯弱者。先揀退。充廂軍。其餘堪教者。不得差往。巡檢下及
防河寨。相石教閱。處專令逐州軍教。一二年必漸可用。又論永寧軍。捉
獲作過兵士劄子。臣近據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已曾具結。集作過因
依聞奏。訖蓋以河北屯聚兵馬。雖多。自來未有威名。將帥鎮撫。而卒士驕
狠。相習為常。昨自保州變亂之後。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處。相繼結集。不已
只如今來。趨牧等。本亦別無醜虐情狀。只是偶然。東試不當。況自前部番
轉運提點。刑獄司等處。自可依公論訴。宜得小不如意。便謀結集。以此見

雖是官吏卑劣。亦由驕兵奸亂。臣伏見有唐驕兵逆帥之禍。起自河北。始務姑息。養成大患。况今河北為國家重地。事之利害所繫。尤宜遠慮。周思防微杜漸。今官吏敗事。偶寬責罰。未至失刑。若驕兵通示姑息。一啓其端。則他時有不可制之患。非保州之事。知州通判並遭殺害。其餘官吏各重行責降。至今保兵自為得志。動皆引以為言。而即日統兵之官。亦自始以為戒。軍威日削。士氣益驕。今永寧之事。亦因茲而別致也。其趙牧等雖為可罪。若使重行黜責。則河北驕兵。結集竊恐自此漸多。聞其端養。成後患。以此而言。趙牧等可罪之人。誠不足惜。所可惜者。朝廷事體也。其趙牧等欲乞候斷訖。作過兵士。且與移一河北。隣近依舊資序差遣。不使驕兵得志。而後患將滋。必欲更行移降。事關朝旨。定奪逾時。亦未為晚。又乞真定府分統武兵士。別作指揮。則子。臣勘會昨準河北宣撫使司指揮真定府統武雲翼共五指揮。各以五百人為一指揮外。共併併出九百三十七人。別為兩指揮。本司已依近降樞密院判子。未敢分發。先具分學團併人數。聞奏候候朝廷指揮。去詔臣檢會昨準宣撫司判子。下河北諸路。分併指揮。兼令轉運司應副木植人工修蓋營房。其諸處各為少關材木。未嘗修蓋營房。仍分併指揮之問。已準樞密院判子。令奏候朝旨。以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八

此諸州兵士指揮。各未曾分發營房。亦未敢修蓋。惟有真定府一處。為有見在木植甚多。於未降判子以前。尋便依準宣撫司指揮。路逐到營房地。支撥一色新好材木。修蓋到營一座。即今將砍了手。元指定作統武兵士。各為住營內人多屋少。多是兩三家共住一間。經夏暑雨。居住不得。見官中修營。分發指揮。人各忻然。遂其私便。各自用功修蓋。金不曾確。只及月餘。已相次了手。竊慮朝廷元降判子。指揮內有七百人已上處。方許分發。今未曉武三指揮。各只是六百四五十人已上。以此不令分發。又慮朝廷不見得本府統武兵士已共力與工蓋成好屋。今若却不令分發。即恐兵士已指望上件營房居住。頃然失望。於軍情不便。伏乞朝廷特賜詳察。其諸州軍。即須候奏得朝旨。分定指揮。方得與蓋營房。其真定府一處。已蓋了營房。者伏乞早降指揮。許令將統武兵士。分發為一指揮。於新蓋成營內居住。所貴下順軍情。別不生意。仍乞檢會部署司前奏人數。早賜施行。取進止。宋元憲公集乞差當直兵士判子。伏觀唐制。凡在京文武職官。自一品至九品。皆給防閑廬僕州縣官。僚皆有白直執衣。今來外任。自知州以下。至簿尉。並給兵士散從。官承符手力之類。品位至卑。猶給七人。名雖不同。其於供身指使。猶用律文白直執衣之法。國朝稽古。道

備宸官。惟在京臣僚。僕從無準。竊見翰林學士。及尚書丞郎。兩省給舍。并侍制以上。皆天子從官。並有呵引條制。其從人則學士每員差開封府散從官各三人。侍制以上兩人。別差諸軍判員各三人。每員共得六人。至五人。其判員又多是年老疾病。加以本營過遠。每日分當上下。尚只得一人指使。非獨不任驅走。亦且虧替官儀。非所謂尊朝。廷重臺閣也。欲望聖慈。下有司將往代制度律令。比類今來官品量添人數。又在京冗兵至衆。乞除元差散從官外。於諸軍雜役兵士內。每員各給十人。以充當直。其判員却乞放還本營。若上件官內有差任三司庫收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管勾。三官觀三班院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自有合破公人兵士者。更不兩給。庶其祇奉朝請。出入公門。辨堂陛之有差。免儀服之失體。定為新制。庶傷舊章。宋洪造盤洲文集論招軍之弊。判子。隆興二年。自淮東起行。在供職上殿。臣竊謂自古大有為之君。志先定則事必成。然而事責乎成。不責乎速。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越王至于二十載。然後刷會稽之耻。方策所書。明驗可考。今日中興之事。非無機會。然而未遂恢復之功者。豈以兵未強而財不豐耶。臣世受國恩。素無補報。幸伏望清光不識忌諱。輒以本職而進狂瞽之言。伏望陛下赦其罪而聽之。臣伏見今之士。老疾幾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九

半。今之錢穀。杼竭可憂。軍兵日得百金。分其半以出。成既不能給其家。又不能餬其口。邦用無餘。難以增益。且愚欲乞選從臣御威命。偏至諸軍。達其老疾。計所減之數。量均百金之人。庶其驕心踴躍。銳氣增倍。或謂兵貴虛聲。何自苦而示寡。此徒自欺爾。又諸軍之籍。虛偽相仍。今既未能一洗舊弊。則新弊不可不革。軍效涅刺。其來已久。掌兵者尚猶盜竄。餘以馬田宅之資。苞苴之奉。況蕩然不加繩察乎。效用日得之錢。三倍於兵。故近年應募為兵者甚少。而其效用又不刺手。雖有巨僚中請。而將帥不復遵行。姑以楊州帥司言之。所謂效用六百十四人。歲費大農錢幾七萬緡。米六千石。但能挾弓負劍。助帥驅從。爾又鎮江大軍。一日營中子弟數百輩。喝名于總領所。便入武勇伍中。若今日稱甲。明日稱乙。何以辨之。臣愚欲乞先降詔旨。赦其虛冒之罪。命所遣官。凡未刺者。俱刺之。淮郡所招。今都統司擇偏裨分掌。每滿百人。則行撥額。而兼聽所招。帥守節制。仍乞在內。則承旨司在外。則總領官。季以新招之數。申上有違。新降三七分。招軍旨。揮必罰無赦。如是則兵可習而強。財可省而豐。此而不革。則軍籍益偽。國費益虛。無以善其後矣。伏望聖斷。謀之大臣。盡革積習之弊。庶幾千慮一得。少副陛下中興之志。干冒宸嚴。臣不勝萬死取進止。蔡瑞明集乞不

與招宣毅兵士恩澤劉子 臣伏見朝廷招置京東西宣毅陝西保捷河東河北強壯義勇等兵士當時條約立限人數知州通判兵馬監押等並與轉官切緣宣毅等指揮並是揀刺諸州為見有此酬賞皆不能精選人材細問疾病一例刺而充填人數未久之間逃亡病死者不少杜令農人半失本業虛糜金帛坐空國帑去年陝西保捷刺面之後却揀選數萬人以此推之諸處之兵可知矣况知州通判監押分官受祿招刺兵卒並是本職而所招兵士率皆疲冗未即便加譴罪若更轉官通判諸路招兵之官遂扶不可勝數而勝兵之卒堪用者知有幾何計其功勞實為濫賞臣欲乞諸路招置宣毅等兵士知州通判監押等更不引用舊例酬獎取進止李忠定公集乞募宣毅司見在軍兵財物劉子靖康元年八月未敢言是謂諸事元月初行次封丘蒙恩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二劉子其宣毅司見在軍兵財物數目奏聞已差言前去最實臣伏蒙聖慈以臣累表劉子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毅使持除臣觀文殿學士知揚州軍州事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臣已具奏辭免恩命乞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官觀訖伏念臣仰荷聖知特加委任所以力為罷者非受身怯激之故特以疾病及節制不專議論不一進退牽制事有不可為者難以虛受其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十

貴臣自六月二十七日總師出國門七月二十日次懷州八月二十一日被受尚書省劄子召赴闕議事任宣撫司職事并在道塗首尾五十餘日初宣撫司蒙朝廷差到步兵二萬人分為左右前後中軍軍四千餘人行日得旨差左軍統制官曲奇將本軍往河北招撫勝捷叛兵差右軍統制官黃瑋將本軍往真定府宣撫副使劉幹下使與臣所將帶前後中軍凡萬二千人見在懷州屯駐時訓練并陝西路節次發到保甲一萬三千餘人見在威勝軍隆德府澤州汾州衛州等防守范世雄帶到荆湖北路將兵峒丁刀弩手等五千餘人見發往隆德府屯駐前項兵並未曾使用初宣撫司蒙朝廷應副錢二十萬貫又御前降到見錢鈔二十萬貫銀絹各十萬匹兩除支官兵食錢并十一日一稿設用過數目不多外餘皆積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尚有在內藏庫未支出者三分之二具有文曆簿籍掌管官吏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畏師費財惟陛下遣人覈實雖臣自以不才乃罷願朝廷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殺戮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之心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冒死以聞又奏知發去生兵等事劄子 臣契勘發員者兵家常解解力戰累日以塞柵不如法為金人衝潰今折

實招集已見次第若措置得宜卻可取勝兼發去生兵及湖南北路軍馬又二萬餘人極力措置更乞聖慈少寬天慮取進止御筆納懷已有造了者除此發去外見差內臣一兩日起發次卿堅誠徇國實則朕望然賊虜勝銳不可當切在高壘深溝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勿與爭鋒待其懈而擊之使勝千萬慎重慮慮之范世雄並依卿奏降旨訖至元事已批付三省施行又乞更措置河北人兵劄子 臣某具奏狀劄子以金賊重兵侵犯河北公邊州郡及諸路帥司防秋人兵數少乞朝廷更行措置伏望留神毋忽此賊以臣劄子降付三省密院措置施行取進止御筆已差韓世忠統萬人前去應援韓世忠已與正任團練使又乞准起岳飛軍馬劄子 臣訪聞岳飛已丁母憂飛孝於其親將來朝廷起復辭免往來必費日月伏乞早降處分兼諸路錢糧多起發往鄂州交卸勢須先屯重兵及措置倉庫安頓去處又自漢口至鄂州千有餘里與偽境相隣須有軍馬防護糧道方可無虞臣仰荷聖慈知有所聞不敢不奏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速賜施行又論江西兵馬劄子 臣契勘朝廷昨降江西西路安撫制置大使董一指揮差兵二萬人紹興三年分有兵一萬八千人後來鄧次撥韓都督府韓世忠岳飛等軍四年分有兵一萬五百人五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十一

年二月內指揮存留兵資一軍外自餘軍馬並撥付岳飛今來本司所管兵資軍馬不滿二十人馬一百餘匹竊見江西西路分控扼上游與淮南相接道理不遠昨來金人賊馬渡江首犯洪撫等州李成馬進等亦破江州侵犯筠洪蓋緣兵力單弱不能捍禦朝廷灼見利害因建大使付以重兵使任一路之責累年腹削存留僅及十分之一又皆疲弱之兵緩急不可倚仗萬一強敵侵犯陵江上不知何以使之鎮撫要害之地況今度吉盜賊累年出沒作過萬患數路計蕩未平非有可用軍馬卒難殄滅臣未敢乞依元降畫一指揮差撥數足若蒙朝廷是允先次差撥一半使及萬人庶使稍成軍制可以倚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選差近上統制官將帶所部軍馬赴本路駐劄聽臣節制與兵資軍馬通計人數其餘乞許臣踏逐申朝廷指差庶幾訓練習服軍聲稍振可以鎮壓一路折衝禦侮少副陛下委任之意又再陳已見論兵劄子 臣今月十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劉送臣照會仰荷聖恩第深感懼伏念臣竊啟塞聞初無智畧徒以誤庸知獎實同安危故敢每以謬言干冒睿聽伏蒙皇帝陛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不惟恕其狂愚又復獎以優詔願臣何人可以當此惟知自竭以報鴻私

竊見國家與虜相持累年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捷也原其所以致此蓋緣六飛親臨將士用命之故僕非車駕在近威令可行則泗水之師安能既退而復進受敗而為成哉前年親臨則虜騎宵遁今年親臨則虜騎奔北其效昭然可見臣願陛下乘時稍進以臨鎮江號令王師士氣益振則雖難虜陰遣援兵未必不聞風而退屈昔漢祖親臨垓下而西楚以亡其廟親臨澶淵而北戎以服自古創業中興之主未有不履危而求安者惟陛下斷以不疑而昭聖武以定大業天下不勝幸甚臣又竊思國家近年以激勵將士之故每一戰勝則不計首級全軍推賞習以成例節義為盛今者諸將咸捷當行慶賜欲廣其施則懼物力之不給欲小其賜則懼士心之未厭此尤所當慮者也夫人情感激有不待賞而勤者惟賞先後有未下車而封者臣願陛下降哀痛之詔憫將士惟兵革之苦凡死於戰陣先加封爵厚賜賻卹其死者寢則主者勤矣然後明詔統帥審定功狀俟防冬解嚴慶賜併行其誰曰不然昔勾踐厚養死事而士卒思奮漢祖先封雍齒而反側者安急先務也臣愚不達大體惟陛下裁察塵瀆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胡文定公武夷集紹興上殿劄子臣聞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子成王欲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十二

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親軍之原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迎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軍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司也熟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統宿衛王宮其為國家慮深遠矣本朝監觀前代命三衛分掌親軍雖崇寧間舊規猶在及至高宗以恩得用軍政廢弛遂以陵夷陛下嗣承寶位謀國者不思復古親軍寡弱不充宿衛此豈尊君強本消患防微之計也伏望深考藝祖選擇禁旅之法斷自聖裁以脩明軍政威服四方上嚴宸極取進止王與鈞監總集兵上房已見白劄竊見楚自克庸申討軍實吉方相漢科頃遺條今大丞相虛心以攬群策俾英衛善兵者得以盡行其志非容卿輩數百吞雲夢八九者而能之乎仰視襟虛輒有管見佐天子者視都知野視野知國猶之梓人畫宮於堵不盈尺而曲盡其制毫釐莫違退焉為援聚米為山指畫曲折帶曰虜在吾目中矣嘉定故相本不知兵用兵上房老吏置局府前畫揭貼圖編失細用凡三邊險阨之血脉道理之遠近屯戍之多寡某為喉衿某為衝要某處糧草某處若干某也制領見差何人某可嬰城自守某可一面拒敵某可擊援某處某處有急調某人兵為援移某司財為運某為南人某為北人某為山寨某為水寨指掌可辨按圖可知其在當時酬應違事

罕聞疎賤猶有規模昔李吉甫父子在唐見謂有用之學所編元和郡國圖制列天下征鎮形勢也或地理人物水陸之數如畫蒸而布算又編元和國計簿以天下郡邑戶口財賦之入較吏祿兵廩商賈僧道之數大半以二戶資一兵以三農養七游手其言確而辨如此哉今日疆場之事謂宜妥官將准刑義見管界分簡徑提具編撰圖冊揭貼有要綱目無遺一覽瞭然不費搜索編制既定他可類推初無元和圖志之繁本非其高難行之論任之以檢閱量之以都公可吐嗟而辦之伏乞鈞照趙元鎮文集乞降德音訓飭岳飛劄子臣被命西行雖總數路而隨行兵馬僅能防護行李或有警報實無以應援竊見岳飛屯軍岳鄂制置襄漢而襄鄧等處所留兵將又皆飛之部曲勢足以相及刀足以相濟今雖專命調討湖寇而襄漢衝要之地尤不可忽臣願陛下速降德音訓飭岳飛明達斥候常如寇至料量事勢資助兵威庶幾不虞前功以圖善後唯襄漢既經聖子則公寇不日自平然後移湖南兵食益壯上流之勢俾川陝增重吳越鎮安遠通無險阻之虞緩急有首尾之應經營之漸當始於此仰幸聖明俯垂財察又乞遣中使訓諭諸帥應援岳飛劄子臣昨日奏岳飛已定今月十九日出師竊惟陛下渡江以來每遣兵將止是討蕩盜賊未嘗與敵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十三

國交鋒飛之此舉利害甚重或少有蹉跌則元偽境益有輕侮朝廷之意臣願陛下曲留聖意凡有可以牽制應援助其聲勢及饋餉錢糧等事皆責有司速為應副以親筆敦獎激勵且使諸路帥臣協力共濟庶使萬全一乞遣中使齎親筆賜劉光世遣發王德信鄭興共以萬人也舒新間各將帶一兩月錢糧或岳飛關報會合即令兼程前去併力攻討仍行下岳飛照會一乞以親筆賜岳鄂劉洪道江西胡世將荆南解潛等各務盡忠體國應岳飛報到遣發援兵資助糧食及應干軍須等事一一應辦不得輒分彼此致失機會一乞並以金字牌先次發行仍諭光世已遣中使諭旨使先知陛下丁寧之意臣以請官祠既聞聖訓不敢不盡愚見貼黃臣今所陳如或可採乞作聖意行出庶免越職侵官之罪乞留所起人兵劉洪道七年四月三日臣今月初二日准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將本路已據中書手內十分為率就如據五分武藝高強之人限半月團結差官管押赴都督府臣近以車馬遠隔大江本路相去遠遼聲勢不能相及乞朝廷差發兵馬數千於明州駐劄緩急可以彈壓今準前項指揮將本路見管人兵內抽起四分之一數雖不多然在本路實有利害臣契勘本路見管練將共六千八百人除將校外約計六千五百四十人內

一半習弓弩計三千二百七十人於內摘起一半計一千六百三十五人其間又有新招刺未合入等及患病逃亡事故外止六千二百人而已在朝廷得此一十餘人怯懦南兵不足為用而一州之閒千百人之內摘去強壯百數則餘益不堪矣謂之無兵可也況本路兼備海道與其他路分不同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奏分兵數千前來明州駐劄所有今來所起本路人兵伏乞特降睿旨許令存留實一路之幸臣以衰疾浸加乞乞官觀差遣然未去一日之閒苟有所見不敢隱默伏幸睿慈曲賜矜察臣無任俯伏恐悚之至貼黃臣竊惟朝廷措置雖非遠外所可臆度然陛下既登戎路則中外臣民孰不願輸寸効況如臣愚嘗侍罪辜竊而士當一面之寄如朝廷決欲起發本路人兵臣亦豈敢堅執唯是紹興府係帥司置司去處不可太全割裂今照對本府先準朝廷條式取會堪出戰軍兵人數為七百六人係揀中五分弓弩手本府已於紹興六年十月內開具軍名帳狀申行在樞密院去訖續緣差出事故目今竟管六百三十五人合發五分計三百一十八人本府先準朝廷指揮於揀中弓弩手內起發二百人赴留守司彈壓除發回外有一百七十人止合貼數起發一百四十八人委是數目不多欲乞特降睿旨許令存留非他州所敢援例也臣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十四

既乞官觀則兵馬有無非臣之責然臣在任之日不為一言則後來帥臣必將罪臣矣併望聖慈憐察范石湖大全集惟西兵營寨劄子臣契勘黎州比蒙朝廷添屯西兵最為良策蓋微外蕃落從來以西兵為重謂之要人肉虜子只如近日就黎州處置叛將王文才既斬首訖其見也西兵競分其肉食之互市諸蠻皆環布震疊而無人色但前此西兵未有營寨只就城內寺院駐劄而互市諸蠻亦入城安泊臣竊慮往來日久不免與西兵相遇於途人情浸熟漸忘畏憚無以養威遂行下知黎州祿東之令於城外立西兵營寨不令無時入城東之已於北城之外得寬闊寨基所有起立營房及將官廨宇之類臣即已撥支合用錢數盡付東之未見申到興工時日臣今去官合具奏稟伏乞朝廷行下四川制置司及黎州催促取今日下丁畢取進止又辟兵官劄子臣契勘四川去朝廷絕遠事之利害與近甸不同自開外宿師以來多有離軍使臣及將家子弟所在僞寫外銓關少注擬不行往往衣食履之類俱無歸其間却有封武卓然堪備任使之入失職大開理當收恤舊來朝廷將四川城寨兵官八十六關專令制置司量才差辟最有深意近准尚書省劄子主據吏部申請稱上件案關本司未見辟人欲從吏部權行差注一次行下止令專

依已降指揮臣有以見陛下聖謨神斷洞照萬里至纖至悉無不周盡不若則前項失職之人愈更坐困臣照得上件案關自前宣撫制置司節次差辟未嘗闕員止是右選小官選在萬里頻皆貧窶無力赴部計會付身因循就祿不敢更校資任閒有到吏部者或以小節退難取食住退動是經歲更一往復則已任滿罷去矣就令無所沮難得給付身又被幹人抽歲邀取厚利或將實當錢物因而沉失以此奉辟之責實是難於上達又前此差辟不曾一一拍試自臣到任盡革弊條遇有陳乞差遣者躬赴教場按閱事藝取四色材武應選之人依資次差辟如武藝不應格者即令歸部奉選向來醫卜給使及進納吏職之流與夫癯老疾病遲懦無技者皆不得以濫吹且用此規模一年以來沿邊城寨諸州將佐皆易以材武之人幾以太半只更數月可以盡變既已擇之之精此等各望資歷寸進臣今逐一與之點對照驗付身起發奉辟每十員或二十員作一審保明自用違簡申發欲望聖慈降下吏部照會所給付身乞勿付親事官及幹事人等並從吏部復用皮筒遞付本司給散如內有小節不圓未至切害去處即乞先次放行續下本司取會庶幾川遠旅進行五萬人皆得成就考任安心効職為惠甚大所繫不輕取進止貼黃臣契勘四川大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十五

小臣止緣不即起辟給降付身視城寨要害之處止似權局不為固志又緣舉辟官不測替移被差官亦遂罷去只如去年一審宣撫司所差先經鄭開選差一次鄭開罷則隨司亦罷次經沈復差代一次沈復罷則又亦隨罷是一年之間沿邊城寨元不曾有正官邊防如此安得不慮此皆緣不即時辟奏給降付身所以致然伏乞睿照又論兵兵義士劄子臣聞天下之議論常患於易偏今之言兵者是以兵為可用者則謂便成一軍以為無用者則謂不如其已而不知可用與否各有所在未可一偏議也五方之人風氣不同強弱各異臣以身之閒見考之江浙近地所謂兵者直係保伍夫耳誠不足恃乃若關外之義士荆襄之義勇勇義武人村絕異投藝紀律性習所使雖正軍銳卒未能遠過無粟兵之費有勝兵之實養威嚴用最為上策朝廷要當愛護附值特加之意申嚴其法而便安之講明其利而增廣之所謂中嚴其法者謂如近年關外諸已守把官軍皆已抽回無人充代便欲就義義士拘係于官輕變成法朝廷行下禁止制帥兩司雖已施行即不知已未依應當從朝廷立限催促非因調發未不得差又如前此用兵之際或先驅義士以當寇鋒敵奔如草薈軍還有功賞又弗逮父老至今當以為言當從朝廷立定節制分頭項

使用其長如是則其法盡善矣所謂講明其利而增廣之者謂如關外忠勇一軍皆有編免科糧則則近聞天恩曠蕩已與權先釋一年若自比以後常得中熟雖難永免自可減科既得稅租之輸又嚴其拘役之禁則關外民丁皆有餘裕凡強壯者皆可增籍又如刑義義勇軍見過而見之判南一處已踰萬人聞止是團結主店而客戶有力者實多議者亦謂尚可通融措置各乞下達路帥臣密切相度申取聖裁如是則其利無遺矣臣載惟梁利之民使武振帶攻有餘力守不待勸若便如此加意可以特將成軍所有教閱小費比之養兵減省十倍以上而其人可恃較之況然招刺游手之徒羸弱逃亡常相半者不可同年而語如狂言可米伏乞聖慈次第施行取進止又論蜀兵貧乏劉子臣契勘蜀中養兵用民力者五十年矣宜軍中之富實而邇來貧乏者甚軫顧憂原其致貧之由皆謂初招軍時止是單身其後婚娶人口漸多勢不能給前來宣撫司措置給錢付都統司使自回易以資貼累重之人每月添支糧米緣本錢不充軍中營運不行邇來多是以錢放債與合添支人謂如每月借與錢引伍千即今出息一十便將息錢准折添支雖軍士少濟急關之須而實無增添之實臣等議軍中回易非本錢寬餘無以得借稱之息又非三兩年間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十六

可以見芻粟當為之算計其所合添支者若干合用息錢若干計其取息合用本錢若干然後可以其實惠之予爾所謂合與添支之數者臣等謹按照支帳略加料度蜀軍雖九萬餘人除將佐職事官俸給優厚外又除入隊使人正兵弓箭手有職名者舊宣司初用義兵強兵等八月糧本也及折估添支有得錢引二十道以上者敢勇月糧本色及折估添支有得錢引八道上下者最強弓手月糧本色及折估添支亦得錢引六道上下皆粗可足用以上色額並不須添支并不入隊人亦未須商議外其餘入隊長行委有貧乏蓋緣關外軍糧招放諸之制單身者於所請糧內以五斗折估錢引兩口者以二斗折估錢引三口之案則無折估當時計口折估止為報費折估賤故口眾者不折本意欲以優卹之二十年來糧米價賤折估價貴口眾之人全得正色破費比之折錢虧少錢引一道上下所以累重全諸正色人尤難支絀此蜀軍貧乏之要領也今當將上件三色長行折估少者不以口計量與增折謂如無折估者與折二斗三斗之類及強弓手元添支銀三錢止折得錢引七分五釐委是微不能濟用檢手等策亦與此同亦當與量行增添折銀分數謂如錢引如七分五釐者添作一引以上之類兩項合與增添者止以八隊人為率其使臣及其職

名人并不入隊人皆不須問欲望處分將臣此議以總領財賦官合不下司密切算計上件人合量與添支數目共計一歲當費若干用若干本錢可得上件利息支用或非目下回易所能辦而所費錢數不多朝廷可以調度即乞出自聖慈特與添給蓋回易逐利非止目下未能見效兼軍中買還無無極授將兵鈴當亦廢教習前來已曾給錢營運至今措置未行臣故為回易之說切有疑慮今乞併下總領官令多方相度別更有何策可以貼濟奏取聖裁茲事體大伏望留神省察取進止貼黃臣劉子中所謂欲問總領所別更有何策可以貼濟者切見目今軍中此宣撫使虞允文打算之時使臣離軍太半其支折錢估比舊額當須減省兼不入隊人內有使臣及軍兵有職名大請受之人數日不少亦漸合揀退自此支折錢估亦當減省恐有邪說得行之理故乞併下總領官究心措置相度張守訖陵集論軍兵老小劉子臣伏見此年敵人犯順將士畏怯望風奔潰破殘州縣易於拉朽忠臣義士之所憤歎而敵人之所竊笑之臣等求其故不過驕惰而已今每出師則水陸車馬果隨行謂之老小其實皆婦女故師之數婦女必倍之并日以滋古所未有以故所居則求實所食則求豐美所用則求美餘一有不足則冒法抵罪劇於寇盜責其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十七

用命禦敵奮勇立功其亦難矣夫為將領者固正身率下與士卒同辛苦往往亦以婢妾歌舞而自隨故上為一下為二上下相蒙無復忌憚今者陛下屏遠嬖倖以馬上治天下駐蹕建康深戒既廢之車一新舊深之俗前日之弊理宜痛懲臣愚欲乞應軍人家口遇出軍日並不得隨行各就本寨居住官司常加存恤修治舍屋量添口食如有軍人及將校使臣將將帶婦女老小隨軍並行軍法本轄將校使臣失覺察減一等科罪主將身自違犯令御營使司及御史臺覺察彈奏重賜施行庶幾將士忘家徇國或能立功以革舊弊取進止論軍臣不當親自揀兵劉子臣聞宰相呂頤浩連日出城親自揀閱見在軍兵臣以謂難難之日大臣固當不得劇易但宰相親自揀兵不惟國體有傷兼連日在外亦恐機務停滯望慮慈止差御營統制官前去或欲慎重則令御營副使并恭贊官同去而宰相或只出城略一按閱指畫而歸則於體為得取進止周益公大全集諸軍衛兵出城諸軍衛兵指揮內毋得報充私役緣衛兵固合當直主帥其間至於著馬荷轡未免謂之私役故有此少疑新具奏來回奏臣伏率御軍諸軍衛兵指揮內毋得報充私役之句仰見聖慮通明非凡所及臣愚本謂著馬荷轡及虞候六局人之類皆是公家合用之人惟

差出幹置私事或主官在舍之類乃為私役然既付以腹心爪牙之任本自不必及此正緣向來指揮迫切一旦改革恐或者議其過於矯枉未免大為之防但既委御史及總領憲察却恐臨時不達此理拘牽文意反成招搖非陛下倚成兵將之本指熟後聖諭此乃高祖宏遠之規摹臣惟知歡仰而已今欲乞付下元擬文字商量改定乎一日早稟旨行出伏取聖裁又繳招兵指揮臣昨日進呈李昌圖舊劄子論招兵事聖駕欲與未敢詳奏今節其要切之語作檢會施行仍擬指揮子後所有初六日楊前納下吳挺彭果文字姑俟他日行出來曉今且乞依此處分仍劄與總領所照會庶幾出自朝廷之意於體頗順或有未當更取進止三衛江上諸軍係招子弟作守關效用頗雄威請給其糧其四川自來只招刺東兵月糧一石二斗之外開每月支錢引三道而無永賜之類今若坐此間人教行下却恐互有攀援謂宜且從舊例併取聖裁平稼軒奏議紹興癸丑登對劄子臣竊觀自古南北之分北兵南下由兩淮而絕江不敗則死由上流而下其勢必成故荆襄上流為東南重地必然之勢也雖然荆襄合而為一則上流重荆襄分而為二則上流輕此南北之所以為成敗之六朝之時實居揚州兵甲居上流而襄陽以南江州以西水陸相交壤

地千里屬之荆州皆上流也故形勢不分而兵力全不事矣然而國勢安其後荆襄分而梁以亡是不不可不知也今日上流之備亦甚固矣臣獨以為緩急之際猶泛泛然未有任陛下之責臣試言之假設襄陽為萬騎由襄陽南下衝突上流吾軍倉卒不支陛下特責之誰耶責襄陽軍則曰庸以萬騎衝突臣以步兵七千當之襄陽兵八千可戰之人猶未滿此數大軍在鄂聲援不及臣欲力戰眾寡不敵是非臣之罪也責鄂諸軍則曰臣朝聞警夕就道卷甲而趨之日且百里未至而襄陽不支矣是非臣之罪也責襄陽守臣則曰臣守臣也知守城而已軍則有帥戰而不支庸騎衝突是非臣之罪也責荆南守臣則曰荆襄兩路道里相去甚遠襄陽之不支庸騎衝突是非臣之罪也為庸人者以是辭來朝廷固無辭以罪之然則上流之重果誰任其責乎陛下胡不自江以北取襄陽諸郡合荆南為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壤地相接形勢不分首尾相應專任荆襄之責自江以南取辰沅靖澧常德合鄂州為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上屬江陵下連江州樓艦相望東西聯亘則前可以專任鄂渚之屬任既專守備自固緩急之際彼且無辭以逃責知上流之勢固不重哉外不憂兩路之害內可以為上流之重陛下何憚而不為雖然臣聞天下之勢有

離合必離離必合一離一合豈非盛衰消息之運乎周之離也周之能合秦為驅陰漢故合之離也漢不能合魏為驅陰晉故合之晉之離也晉不能合隋為驅陰唐故合之唐之離也唐不能合五季驅陰宋宋合之然則已離者不必合豈非盛衰相乘萬物必然之理乎厥今夷狄物影地大德不足力有餘過盛必衰一夫其御必將豪傑並起四分五裂然後有英雄者出鞭笞天下號令海內為之驅陰當此之時豈非天下方合之際乎以古準今盛衰相乘物理變化聖人處之豈非保懷危懼不敢自暇之時乎故臣敢以私憂過計之切願陛下居安慮危任賢使能修車馬備器械使國家屹然有金湯萬里之固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秦漢唐虞已見劉子臣聞用兵之道有難有易知其為難而求夫所謂易者斯無敵矣故兵法曰古之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湯武之師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易者此所謂王者之兵有征無戰也今遼事方興一時士大夫不曰堅守則曰進取皆自以為易而為之而實未嘗知其所謂易也故為堅守之說者則曰兵凶戰危毫釐之差勝負分焉不若守之為易也真宗咸平中周嘗專用此策矣申初諸將堅壁清野毋與虜戰不得已而出止許城下布陣亦不得戰固以為萬全之安矣然虜師至於堅壁之下遇而不顧長驅以至澶淵厥後富弼言於仁宗深以是為戒然則堅守之說豈真易哉言進取之說者則曰北虜失其巢穴游魂假息棄信背盟我以大義臨之勢如拉朽可謂易矣然王師所指倉然響應乘此機會鼓行而前其亦可也天時人事苟或未至而單刀戰攻期於必勝縱得一州一縣不能固守終必棄之而我師已不勝其疲矣何以善其後然則進取之說亦豈真易哉臣竊以為當今之計縱不能如湯武之師沛然若時雨之降亦當求其差易者為之臣之所謂差易者非有他術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以漸圖之而已今夫捕大魚者非能於吞餌之初一舉而獲之也必少緩之隨其所往俟其氣衰力竭而後取焉昔者伍員教吳王闔閭以敵楚之策請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此是乎始病唐安祿山之變積兵犯關所向無前其勢張矣李泌陳國賊之謀亦欲五出而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矣周世宗之興也王朴獻開邊之策謂唐與我接壤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之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

離合必離離必合一離一合豈非盛衰消息之運乎周之離也周之能合秦為驅陰漢故合之離也漢不能合魏為驅陰晉故合之晉之離也晉不能合隋為驅陰唐故合之唐之離也唐不能合五季驅陰宋宋合之然則已離者不必合豈非盛衰相乘萬物必然之理乎厥今夷狄物影地大德不足力有餘過盛必衰一夫其御必將豪傑並起四分五裂然後有英雄者出鞭笞天下號令海內為之驅陰當此之時豈非天下方合之際乎以古準今盛衰相乘物理變化聖人處之豈非保懷危懼不敢自暇之時乎故臣敢以私憂過計之切願陛下居安慮危任賢使能修車馬備器械使國家屹然有金湯萬里之固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秦漢唐虞已見劉子臣聞用兵之道有難有易知其為難而求夫所謂易者斯無敵矣故兵法曰古之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湯武之師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易者此所謂王者之兵有征無戰也今遼事方興一時士大夫不曰堅守則曰進取皆自以為易而為之而實未嘗知其所謂易也故為堅守之說者則曰兵凶戰危毫釐之差勝負分焉不若守之為易也真宗咸平中周嘗專用此策矣申初諸將堅壁清野毋與虜戰不得已而出止許城下布陣亦不得戰固以為萬全之安矣然虜師至於堅壁之下遇而不顧長驅以至澶淵厥後富弼言於仁宗深以是為戒然則堅守之說豈真易哉言進取之說者則曰北虜失其巢穴游魂假息棄信背盟我以大義臨之勢如拉朽可謂易矣然王師所指倉然響應乘此機會鼓行而前其亦可也天時人事苟或未至而單刀戰攻期於必勝縱得一州一縣不能固守終必棄之而我師已不勝其疲矣何以善其後然則進取之說亦豈真易哉臣竊以為當今之計縱不能如湯武之師沛然若時雨之降亦當求其差易者為之臣之所謂差易者非有他術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以漸圖之而已今夫捕大魚者非能於吞餌之初一舉而獲之也必少緩之隨其所往俟其氣衰力竭而後取焉昔者伍員教吳王闔閭以敵楚之策請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此是乎始病唐安祿山之變積兵犯關所向無前其勢張矣李泌陳國賊之謀亦欲五出而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矣周世宗之興也王朴獻開邊之策謂唐與我接壤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之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

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但以輕兵擾之。唐人聞警。必出兵師。數動則兵疲財竭。我可以乘虛而取。夫伍員手泌王朴。皆一時英傑。深於謀國者。而三言之言。皆欲先困之。而後取之。其功雖若少緩。而十全無失。適所以為甚速也。今之言兵者。非怯於應敵。則勇於輕敵。其失均焉。聞有稍知兵者。則欲伏土乘虛。以集事。土豪誠可用也。然無以大服其心。亦宜速為吾後。結以恩信。屬以忠義。如家人父子親密無間。時出而用之。無使倖於一勝。庶乎其有功矣。此臣所謂差易之說也。惟陛下下至圖之。取進止。又輪對劄子。臣竊惟今日之急務。固非一端。而備禦之計。尤不可緩。夫胡運既衰。覆亡無日。決不能與中國競。而臣以為高備禦不可少緩者。何也。曰。北虜我之深讎也。靖康之變。耻莫大焉。復讐雪耻。今其時矣。彼有可乘之機。而我無乘機之具。四顧愕然。遂進退縮。得無為奸雄所窺乎。故議者深慮之。然則何以為備禦之計。曰。是非一事也。精思熟講。凡可以壯國家之勢。而折姦雄之心者。無所不用其極。始可謂有備矣。臣不暇殫舉。姑即古人所為宜於今者。為陛下言之。臣聞古之制兵。自伍法始。休戚利害。五人同之。戰則相應。難易相死。雖至於甚眾。而是法如初。故曰。治眾如治寡。諸葛亮制為八陣。以復為前。以前為後。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二十

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雖司馬懿之雄。不敢爭鋒。亮復而後追之。楊儀反旗鳴鼓。而懿不敢逼。蓋以後為前。亮之遺法也。雖百戰而不可敗。是之謂常勝之兵。今之諸將。能深曉此法乎。古之任將者。自關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不從中覆。享牧之為。趙將也。更得自置。財得自用。其饗士之日。擊數牛。多設酒。謀周知。敵情非財用有餘。何所取。辦令之任。將能如是之專乎。非獨此也。募兵之精。強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旦及日中。得三千五百人。有如馬隆者乎。兵食之豐。饒能於六七年間。積三十萬斛。為十萬眾五年之食。有如鄧艾者乎。軍實之風。其能如吳漢朝受命。夕引道。無辦嚴日之乎。民兵之可用。能如李抱真之昭義。步兵教之三年。悉為精卒乎。凡此六條。槩然具舉。豈不甚善。若猶未也。則是備禦之計。猶闕如也。而可不亟圖之乎。臣聞戰守無二道。威聲雄略。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虜雖內訌。我難遽動。則是未堪戰也。其能守乎。昔者謝安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師垂至。遊賞自若。桓沖深以根本為憂。遣兵入衛。安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為防。味已定。無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以將則良。以兵則勁。以財則裕。倉卒之間。隨取隨足。未戰則有備。已戰則有功。此臣所謂戰守無二道者也。欲望陛下下神武。

奮發。明詔股肱。心膂之臣。圖回長久安強之計。兵雖未用。而有可用之實。戰雖未勝。而有必勝之資。俾六師之眾。若蛟龍然。可以蟠可以冲。其端也。足以固吾國。其伸也。足以復舊疆。雖有姦雄。莫窺其隙。此長久安強之計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又省兵劄子。臣聞軍旅國之大事。欲振國威。莫如強兵。而所謂強兵者。非衆多之謂也。貴其精而已矣。使多而不精。其形雖強。其實則弱。制御之有道。選練之加詳。則兵可以無敵於天下矣。而宜徒責夫多哉。臣不暇遠引。請以祖宗之事。明之。方創業之初。用兵不過十五萬。而東征西討。無不如意。至於雍熙之間。土地既廣。兵亦隨衆。然天下之兵。僅三十萬。夫以祖宗威武之聲。震懾夷夏。其兵至強也。而兵數如此之少。自咸平景德以來。召募日增。自元昊侵邊之後。兵額益多。至于百萬。蓋三倍有餘矣。兵數如此之多也。而兵力常若不足。由是觀之。夫兵豈貴夫多哉。今天下冗兵之弊。可謂極矣。召募募募。刺以為防。蜂屯蟻聚。坐耗衣廩。使皆勇且壯。可也。癯老者。儒弱者。身居市廛。而冒尺籍者。死亡逃竄。而占虛額者。私為役。而食公廩者。其數雖多。而可用者鮮。有衆之名。而無衆之實。有強之形。而無強之效。不知竭民膏血。養此曹。將安用之。當國家全盛之時。公私富給。驕兒之卒。容而養之。似未害也。而文彥博。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二十

韓琦。范仲淹。歐陽脩。司馬光。蘇轍。猶慮其盡民耗國。其為練法之說。如山一口。今以東南之方。兼受而並蓄之。若乘驢子。若注漏卮。其不可虛徐而生。視其弊亦明矣。而議者必曰。軍人仰給於官。行不能為商。居不能為農。必聚而為盜。與其去之以教。一時之禍。不若容之以幸。目前之安。嗚呼。古之為兵也。將以禦患。今之為兵也。將以為患。而臣以為兵非不可省也。患省之無其術。爾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帥之職也。兵有宿蠹。起而除之。此將帥所當為者。自古患無良將。不患無精兵。得良將以統率之。御之以道。束之以法。怯者可使強。凡前日之弊。將湯剗而無餘矣。自昔舉事難於兩全。蓋徇人情。則積弊不可去。而去積弊。則人情未必悅。元兵之不能汰。由此道也。然則何自而能兩全乎。曰。擇將是已。將苟賢。則處之有道。未嘗拂拂人情。而宿弊自除矣。李德裕之節度。節南擇州兵之下任。戰者廢。遣傳耗什三四。而士無敢怨。夫彼既已為兵。而一朝廢之。其不樂者必多矣。然其不怨者。是必有以大服其心也。方今闕外之寄。悉未有如德裕者。爾有且如此。而付之軍旅之事。委之以專任之責。而猶有冗兵者。良不信也。且今為兵。又非特冗而已也。屯戍之所。剗公行。有如強盜。慮其生變。莫敢誰何。騷擾如此。猝有變急。其果可用乎。凡此者。將非其人。故也得。

良將以御之綱紀既正則此弊亦不難革由是觀之將其可不擇也哉
又議輪對劉子 臣聞用兵一事雖至治之世所不能免況國威未振國
勢未強之時乎以言兵為講以安居為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其為計疎
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衆而我慮則遠隔皆拒絕之有至於殺
戮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焉知其然必激怒之曰此地無所得食南朝又
不汝容遷延日久必將自斃蓋亦就權於彼界乎方民饑乏一聞斯言躍
然從之勢之所必至也嗚呼事已至此尚可苟安於無事乎尚可以言兵
為講乎臣聞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務彼方獲吾邊疆而吾舉兵北向
欲搗彼虛回顧其後必解而去從而殲之腹背受敵此誠制勝之奇策也
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內不敢有所侵越兵氣已不揚矣又安能決勝於春
秋時晉陽秦父伐楚以救江漢建武中賊有重寇者自郢以兵圍蘭陵蓋
延龍請救之文武救曰可直往援却則蘭陵自解蓋郢者寇之所必救
也唐太宗則王世充於鄭實建德救之其徒有凌救者說建德為救建德
踰太行入上黨獨汾晉趙清津如此則關中震駭唐必還師自救鄭國自
解建德不用其言卒以取敗後太宗伐高麗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
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固賴假且精卒五千復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以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二十三

不戰而降帝不能從卒貽後悔由是觀之今日整軍而北地所以攻其必
救保護淮甸也且彼猶能侵疆而我不敢越界遼寇中國而殘害之不啻
且竊為聖世羞之雖然殘虜瀕於滅亡而猶敢為是舉何也蓋窺我朝以
仁厚立國未必有用兵之意且激怒流民附益其黨爾今師北指宿毫已
伐其謀且後多方傳檄諭流民汝等中原遺黎本吾赤子久淪腥羶豈
不相念曩日之不汝受直恐邊隙一開反為汝累爾宜意殘虜敢叛盟
乎自今以往有能取一郡一縣以來歸者即以郡縣之地與之開以立信
許以世襲離其黨與孤其軍勢解遺民之怨怒振皇宋之威聲獨不在今
日乎古人有言日中必變操刀必割惟陛下英斷不疑取進止宋王師愈
文集論不可輕開兵端劉子 臣竊謂定天下雖不可憚用兵保天下亦
不可輕用兵二者唯審其勢焉可也昔者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皆倂
起草昧艱難故奮不顧身以事一旦之命其勢不得不日夜淬礪擊搏進
取以定大業天下之人亦厭於亂離不惜肝腦塗地出力以佐上之人蓋
說一旦功業成就息肩乎平治也是以留侯勸高祖必從思歸之士選定
三秦且曰民志已定則難用者此也及事勢已定人民樂生則非有萬全
不可輕舉矣昔者宋之嘉自恃富強且曰河南我之故地橫挑豎挑當持

群臣雖知其不可不敢言惟沈慶之言之而不見信至王玄謨輩皆誕說欺
罔至有聞其言欲封狼居胥山之意卒之三大舉皆無成先之以到彦之
次之以王玄謨三之以蕭思話使二十餘年元嘉富庶之盛淮南赤地千
里人無遺實禍有不可勝言者此不可不鑒也夫妄自菲薄引論失義諸
葛亮固深言於蜀漢挑強胡經營分表蔡謨亦深垂戒於晉二者皆當今
所當念也為今日恢復之計不可一息忘恢復之師不可一朝舉臣恐群
臣獻計有誤陛下為今日可以用兵者故願陛下審處其勢也夫以祖宗
二百年經理封疆淪入於蠻腥兩朝北狩不返天下切齒五十年矣有志
之士孰不願死而一洗之然時異事變南北之勢已定民庶之志隱生
彼無必取之形我無必勝之勢若雲隙一開兵連禍結力竭于內民不聊
生其變固多端矣昔者寶元慶曆之間當天下全盛之時以中國全刀制
一元吳小夷西鄙數年不解甲兵威方震而民力已困京東西盜賊紛起
幸元昊納款不暇與之嚴正石分遂屈意從之務以息民故內當時英賢
滿朝戰士如林豈不能因時乘利以伸中國威靈誠勢有所不可也今夷
狄雖大衆難信然我既與之約誓矣犬豕背棄信義猶有天殃況以中國
禮義之所從出豈可自棄信義以始禍階縱一舉能遂滅之聖哲猶以為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二十三

重況以今日兵力未必能制其死命耶若彼自欲送死則我所以待之固
有辭矣故臣願陛下審處其勢無輕開兵端則社稷生靈幸甚幸甚張方
平樂全集請省陝西兵馬及諸冗費劉子 臣伏聞陝西夏旱二麥不收
近雖有得雨處秋田亦未必有望民已艱食頗有流移邊警雖寧兵戎尚
衆固之飢饉事實可憂易糧安輸最為切務朝廷緩急夏寇本為休兵息
民若其復費不紓必見物力日困經久之計殆無以支又比來諸州累報
地震者諸皆由陰有餘太陰者妻道也且道也民也夷狄也此時後宮
無過制外廷無權操所當戒慮者民與夷狄爾內安民而外待夷狄其要
在貨力有備而已今境上堡寨兵分力微假如寇來勢必不能出戰如其
守也即隨處土人自應足用况春夏之際戎人必無大舉若每年三月以
後緣邊所屯東兵一切抽回內地就食至八九月復遣出戍又遣城一馬
之給營步卒三人既多歲費不任驅敵平時虛糜餉粟動輒兼人送命若
今後所發緣邊屯駐馬軍約度足以巡邏外稍用步人替還寬減調度此
其畧也近聞勾抽陝西提點刑獄曹顯叔到闕欲令簡省邊計且兩見顯
叔據其說實亦恐虛行今遣臣惟務留兵朝廷無肯任咎悠悠顯叔如大
計何必在內外協心休戚齊慮乘邊隅之粗間極風夜以疾懷儻詳利害

之原猶有異同之論。斷之欲獨當其難。雖此行每事乞明與處。分凡
千凡費。深加裁減。如恐其勢難任。或推遲近臣一員。承命而往。其
陝西四路部署。乞各賜一詔書。諭之此意。使與顯叔公共計議。所有陝西
轉運使亦乞察目前言。早賜別行。擇任范蜀公奏議。論東兵劄子。竊見
河北河東陝西諸路。每年東兵只委逐處兵官。甚有不堪。拔帶之人。並不
依律詔條。束下。惟務姑息。伏乞今後。委逐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臣察分
首同。共來。聞見。致緩急。誤事。及虛費糧庫。李彌遜。竹銘。集乞治東南兵。盡
一劄子。漢高祖嘗用關東兵。漢擊項籍。關東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
帥。粵人佐漢。遂平項籍。孝景嘗用東甌兵。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
關東。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討殺。吳王丹徒。馬援嘗用胡
北兵。後漢五溪蠻夷反。詔馬援將十二郡募土兵。及地刑四萬餘人。征
之。蓋武陵十二郡兵也。呂布嘗用川蜀兵。董卓之亂。卓故部曲。李傕。圍
長安城。呂布以東兵守長安。東兵。蜀兵也。漢代謂蜀兵為東兵。劉表嘗
用荆州兵。建安中。劉表為荆州牧。劉備時在荆州。東力尚少。諸葛亮曰。
荆州非人少也。而著籍者。塞可。謂荆州。今凡游戶。皆使自實。固錄以益。眾
備。從其言。故表兵遂強。唐嘗用南蠻兵。安祿山反。廣平王為元帥。僕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二十四

民心者莫大於秋毫。無所犯是。以成湯之伐桀。不過於歸市者不止。而耕
者不變。宣王之平淮夷。不遇於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漢高之勝項羽。不過
於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御。此無他。得天下有道。得其民者。所以得天下
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者。所以得民也。夫斯民。單食壘。樂以迎王師者。豈
樂於戰伐哉。為其有以附雲霓之望。而脫水火之厄也。若屠戮其父兄。係
累其子弟。掠其金帛。淫其婦女。如之何其可也。伏惟都督。僕射。相公。上體
九重。所以眷倚之意。下憫億萬生靈。所以屬望之心。無使市不易。宗廟
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專為李晟。裴度。中外幸甚。又與汪中丞。畫一
利害。劄子。畫一之道。聞有兵。無將。與無兵。同。有將。而非其人。與無將。同。然
則今日。膺闕外之寄。運堂上之奇。者。尤不可不選擇。而使之。究自古。用
兵。初不以眾寡為勝。員。但患乎將帥之非其人耳。何則。尋邑百萬。而光武
以三千敗之。符堅百萬。而謝玄以八千敗之。曹操以八十萬。而敗於周瑜。
袁紹以四十萬。而敗於曹操。至於本朝太祖之定天下。用兵亦不過十五
萬。東征西討。無不如意。其伐蜀也。止用精兵七千人耳。愚謂今日之兵。本
自足用。誠得人而將之。亦何患乎不濟。蓋吾之宿將。比自講和以來。初無
尺寸之勞。毫髮之功。二十年間。享其富貴。尊榮。甚者。位師保。太傅。以至開
府儀同三司。其次。類為太尉。節度使。如承宣觀察。防禦團練。使蓋不足道。
黃金白璧。歌童舞女。尤切私室。朝游暮宴。其奉養。僭侈。有非言之所能盡
者。孰肯操甲冑。冒鋒鏑。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哉。當逆亮之死。止得人
如往時之張韓。其恢復中原。亦已久矣。傳曰。疆場不寧。拔卒為將。為今日
計。要當責諸軍都統。制統領官。於行伍中。推舉其才能武勇。而為眾所稱
者。或一二人。或四五人。明言所長。如趙軍之許。歷。齊軍之田單。上其姓名。
於朝廷。後詰之以說道。以觀其謀。試之以危事。以觀其勇。謀且勇矣。然後
用之以職。付之以事。而較其能否。優劣。而拔用之。俟其立功。功次第加
賞。如其所奉不當。其所舉官。必罰無赦。而軍中見充統制。領將佐。或有老
怯無用者。令其自陳。願休致者。從之。如此。則有材武而陸沉者。得以表見。
於世。而老怯者。得以退休。於時。各亦遂其志矣。昔蕭何。韓信。於高帝。餘人
未之知也。惟何知之。而帝信之。方其擇日。設壇。將皆喜。人自以為得大
將。既拜。乃信也。一軍皆驚。已而佐帝。取三秦。定天下者。信之功。為多。由是
以觀。擇將。真今日之急務。不可忽也。不可不慎也。一兵法曰。千里饋糧。
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故趙充國云。積穀三百萬斛。於塞下。則老
人不敢動。然則當今足食之策。莫如營田。而營田之策。非將帥身以率之。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二十五

未見其可也。昔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羞。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兵有餘糧也。羊祜之鎮襄陽也。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滅石城戍還之卒。以墾田八百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此將帥營田之明効也。其次則莫如韓重華之為振武水陸轉運使。出賊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束薪與牛。使耕其傍。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追吏得去罪死。假種糧當平人。有以自効。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限之。宜指授耕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四十萬斛。而私其贏餘。得以休息。軍不復飢。一今日之用兵。志在於規模不素定。而或進或退。或攻或守。皆取決於朝廷。朝廷初無一定之策。以授於將帥。故將帥幸其朝廷之遲制。有當進而不進者。有當攻而不攻者。且如成閔除荆襄制置使。招討方自鄂渚移也。德安而石。米石正當隆冬。盛寒千里奔命。士卒數萬人。疲於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其於赴援。初不聞其有折衝却敵之功。兵法曰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而況於千里乎。此規模不先信之過也。一今日之用兵。志在於賞不當罰。不行何謂賞不當。蓋以無功而肆為誣說。謂如偶獲一人。則圖其戰鬪之狀。張其掩殺之報。走旗入報。以為大獲勝捷。而其實有至於轉十數官者。何謂罰不行。如王權以都統擁數萬之衆。過敵不戰而走。非獨大畏其師。且使兩淮之民。悉為魚肉。既不能正其典刑。藉其家產。殆致臺諫論列。僅能除名遠竄而已。兵法以賞罰執明為足以知勝負。然則軍聲之不振。亦理所當然也。復何怪哉。一自虜人入寇。我師進討士卒。以將帥望風退避。一時奔潰。初未嘗交鋒。而自蹂踐死亡。銷折者十之五六。曾不聞逐軍中其死亡之數。謂如前軍原一萬人。今死過半。而所請舊額。不減一萬之數。後軍元八千人。今犯亡過半。而所請舊額。不減八千之數。是也。若以所請虛數。依舊給與死亡之家。則猶可以養其父母。妻子。以慰旁觀士卒之心。亦庶幾為懷或統轄等人。取之以為己有。則其為公私之盡可勝計哉。傳曰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今日之患正在於此。不可不深究其弊。而痛革之也。一道路之言。以謂用兵以來。人馬死傷過半。而諸將方且中乞招軍買馬。朝廷不問其財用之無所自出。悉從其請。盡下諸道總領所應副。而總領之所有皆自朝廷支降。非於支降之外。別有生財之道也。陸贄有言。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盛興意外之患。在今日不可不以為慮也。一晉武帝時。鮮

水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二十六

平本機能為邊患。攻陷涼州。帝臨朝嘆曰。誰為我討此虜者。為隆運曰。陛下能任臣。臣解平之。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帝許之。隆運能引弓四鈞。號九項者。取之。正襟問試。自旦至日。得三千五百人。隆運足矣。請自武庫選伐。帝命隆運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隆運渡溫水。木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運以山路險。乃作偏箱車。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隆運至武威。鮮卑大人解致。解致且萬能等。所募餘落未降。隆運與木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今日之招軍。每効用一名。日支食錢三百。米三升。而不利而不還。夫入得而充焉。可謂優且厚矣。使為將帥者。誠能體國。一如為隆運之用。心而所招効用。又盡得如為隆運所募之人。則一夫可當十夫之用。不然。十夫不足。以當一夫。是徒為虛名。以盡其民。而得百萬。亦何用哉。一唐陸贄之言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而根柢廢矣。議者咸謂今日之計。莫急於理財。以愚觀之。理財在今日。為無術。但當行其革弊之政。則財用斯足矣。夫奉祠給祿。朝廷所以示優賢之意也。今不開官之高卑。類以家貧仰祿。塔燉未畢。為官。陳乞官。動至三五任。坐糜俸廩。下至初出官人。欲得家居。累考無吏責。請官俸。往往乞監廟十之七八。其僥幸亦云甚矣。當此國家多難。為士大夫者。正宜君爾忘身。國爾忘家。豈容背公營私。自為溫飽之計哉。今欲將官祠。數廟請給。並行住罷。其以故丐閑者。皆與其名。而奪其實。候事定日。徐議復舊可也。古之仕者。必有主田。蓋養廉之意也。今或使有此無。甲厚而乙薄。夫貪婪無厭之人。正使有且厚。猶恐未必能廉。則其無且薄者。又何以責其廉哉。今欲制取職。租之人。以濟軍需。候事定日。徐議均一可也。今之仕宦。文臣承務。以上武臣。下班祇應。以上閑居。待闕。皆有月俸。且文臣自選人。以至改官。自改官。以至顯官。能以廉儉自將。綿歷既久。生計粗足。不猶愈於章布之時哉。而又加之俸。贊其甚焉。今欲將文武閑居。待闕。月俸。不問高卑。例行住罷。候事定日。徐議給否可也。諸軍揀放。使臣將校。以其陳乞。或老或病。不足以被堅執銳。而無用於軍也。故揀而放之。使得自便。遂其閑逸。以終天年。正如士大夫之引年致仕。不聞致仕之後。復有俸給。而終其老死也。今朝是以此輩。嘗有從軍之勞。則當致其戰多之功。而等第之使。且上者。不過再任。其次一任而止。將校上者。不過三年。其次二年而止。亦已過厚矣。今乃不開其等第。而一舉分送州軍。給祿養老。至於死而後已。其與當時陳乞老病。放之意。豈不相悖。戾乎。耗盡財用。未有如此之甚者。今

水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三十一

補 66—52

欲將校除一任。或再任三年。或二年外。並行任罷可乎。此四者實當今之大弊。如能住罷。已行下逐路。皆良籍所管州縣。所罷錢穀。令逐項核實。不得妄有支動。專責錢鈎。以佐軍須。其所得之多。豈不過於豪民獻助坊渡。預借之數乎。蓋蓋有利於國。無傷於民。但慮其不能斷以行之耳。章忠恪公集久安之兵。不可恃。劉子。葛伏見京師見在兵馬。歸屬便司。以攻以守。勢必萬全。尚書右丞文事武備。猛志英冠。冠於當世。號令方施。而氣色精采。忠義所激。而士氣奮發。國家安危。公實任之。不勝大幸。其誠不佞。竊謂以今日久安之士。待今日講和之虞。兵不血刃。馬不汗膚。固無可言者。萬一虜不可信。盟或可渝。倉卒之變。恃兵以安。驛驛之亂。恃兵以除。犬牙錯雜之邊。恃兵以守。則今日之士。卒固多矣。而將帥恐非其人。今日之甲兵。固利矣。而士卒恐未練。習論之軍。律則未明。觀之行。陣則未肅。若欲驅之犯水火。冒矢石。有進而無退。誠恐或違約未之。嚴上誤。昇略之妙。欲望機務。無聞。特賜呼。得。以口陳利害。庶幾仰。行營之。第一。王亮。臣文集。上仁宗。乞用涇原路熟戶。劉子。臣伏見涇原路熟戶。萬四百七十餘。帳帳之首領。各有職名。曹。律。帥。本路。威令。明著。常用之。乎。西。是。其。後。邊。備。稍。懈。守。將。唯。務。姑。息。寢。成。驕。驕。自。元。昊。反。鎮。戎。軍。及。渭。州。山。外。皆。被。擾。近。界。熟戶。亦。遭。殺。虜。蕃。族。之。情。最。重。酬。塞。因此。累。隙。激。怒。之。可。復。得。其。用。諸。達。人。募。首。領。願。效。用。者。籍。名。姓。并。士。馬。之。數。及。千。人。聽。自。推。其。有。謀。勇。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檢。之。名。使。將。領。出。境。破。蕩。生。戶。所。獲。財。蓄。官。勿。檢。覈。得。首。級。及。傷。者。給。以。賞。物。仍。依。本。族。職。名。補。選。及。增。俸。錢。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四

十九庚

兵 詩文四

諸將策蹏。善略。漢趙充國。上謝罪陳兵利書。漢昭帝時。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今虜朝夕為寇。二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益為食。以七月上旬。齊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單。在。鮮。外。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豈。奈。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是。事。者。皆。持。議。充。國。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而。還。千。里。以。一。兩。自。他。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參。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遂。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為。叛。逆。他。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指。早。開。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固。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備。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威。而。員。罕。升。之。助。不。先。破。罕。升。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城。侯。許。延。壽。為。推。督。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寇。將軍。賜。璽。書。嘉。納。其。策。以。書。數。請。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今。張。掖。以。東。東。石。百。餘。里。葉。未。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廬。山。中。休。險。阻。將軍。士。寒。手。足。難。應。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貴。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寇。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懷。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婦。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濟。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是。八。鮮。水。北。句。康。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連。障。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即。將。胡。越。侯。飛。射。士。步。兵。二。校。尉。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固。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請。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通。上。書。謝。罪。同。陳。兵。利。害。唐。文。粹。杜。牧。上。周。相。公。書。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

浙之勦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國百姓。由是官未實費。諸葛奕安文祐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汭淮鐵。汭滑以東。填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虛毒。燭我梁宋。天子以蟻虱痒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為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群盜已拔。昨陽二城。大梁亦板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剪草寇者乎。昔韓之賢良而性畜。故為人治。未嘗別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固以藥給之。疽潰而商之家表於韓。韓侯展其族而籍其有。且二賊醫毒。秦暗賴上。刷社稷合肥。經營於梁宋。其高老若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輩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解。殺傷驅輩之不已。乃將軍為之非君長仙芝所為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戰歿不護。或同候輕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熟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擁士伍。鞭撻鉅

永樂大典卷八十四百十四

四

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焉將軍。是前者天子虎將軍以愛子之念。後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之俱不淺矣。前將軍勦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驅韓之賢。又林蘊上宰相。元衡私請論兵書。陸賈有言。天下有事。屬在將軍。天下無事。屬在宰相。伏惟相公兼將相之重任。執殺生之大柄。蘊以竊被赦化。秦在陶釣之內。四海安平。某則與歌虞贊魯之人。為僑。苟有妖孽。某安不隨裂肝膽。為相公之腹心乎。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伏願相公少賜採擇焉。道路云云。以高淮西。克黨。侵犯疆鄙。某伏料相公制置如在諸掌矣。然則齊有天下。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欲天下之誠。早見矣。平津侯開東閣。以延天下士。欲天下之美惡。早知矣。伏惟相公抱赫赫濟濟之略。佐明明聖上之朝。某切願相公以平津之德。致聖上廣帝舜之道。使天下之事。可重而實諸掌。則淮西之寇。不足以為患矣。某切讀書不求甚解。但見古人之有建功立事者。心則慕之。以是十試藝於春闈。竟不成名。今為河朔一從事耳。苟不自言。其誰為言於相公乎。且人生天地之間。必合達天地之性。苟達天地之性者。是天地之棄物也。今淮西克黨。是天地已棄之物。相公誠順天而誅。可不偉歟。其竊盼議者。謂淮西兵。據不與恒鄆兩軍角相應。此皆

腐儒鑒子之言。不足與相公計大事。何者。自兵興已來。僅六十年。人皆尚武。各思功業。彼或有違。此則有順。以順討逆。往無不剋。是自國初。垂二百年。時有悖逆。孰為存者。今天下之藩鎮六十。甲士百萬。雖有依違。未盡化者。不由三所耳。議者若以為高申說。言淮蔡必強。則陳許安得而討乎。況以人敵。人敵亦人也。以兵月敵。兵月亦兵也。或示其弱。則遇不在士。卒伏計此。事已輕。相公心矣。某請徵四年不出師討恒陽之事。明之初。王承宗阻兵。盧從史潛應。天兵欲進。賊必知之。況內丘與臨城。祇二十里。北為賊境。南是天兵。兩處傍山。俱置死地。堯山與高邑。共據一川。若盧從史必議引兵直進。則趙州高邑。立可屠之。此既不備。彼又得計。豈得賊勢。而天兵弱耶。德宗朝。韓全義統師。自取退。惡蓋緣溫青諸道。悉會用兵。所謂間。蓋盜糧不得不敗。且兵以售死為效。國以厚錫為誠。某竊知此者。行營師徒苦役。錫餉納於將帥。饑寒加於士卒。欲其破虜。其可得乎。又朝廷獎用。多藉舊人。蓋取官崇。或言望重。殊不料彼已崇重。更復何求。以此取人。往往皆失。某報賀相公。昨者制置已得其人。則陳許李光顏。安州李聽。唐州田秀。誠功忠的立。某亦素請。伏願相公任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絕常。而處。莫許知聞。其餘連城。惟在感激。人一其性。豈不易圖。如此。則相公之

永樂大典卷八十四百十四

五

功。不後郭尚父李公之功也。蓋佐商輔周之德。獨專美於前。無議者若以為恒。其強梁。相公則有魏博澤潞。制之矣。淄青暴慢。相公則有梁宋徐泗。制之矣。以天下無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數之兇賊。孰謂不可。然則某又切願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巡諸道。將帥有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按之。士卒有被饑寒者。以其赤子保之。如此。則忠勇奮起。茲謀自殄。戈脫劍不日可。期某大歷險難。多見成敗。比被劉闢。欲殺無人。為論本使程僕射入朝之時。再三邀請。某以謂已出萬死。固求一伸。窮困蹙蹙。竟無知者。程僕射禮意。逾厚。某又愛彼功名。至元和十六年。方受奏請。既奉恩詔。兼授憲官。心期佐戎。必擬立事。自到河北。首末四年。群情所難。某意獨易。蓋以朝廷典法。率而行之。道路皆知。無不驚駭。況留家口。並不將去。今年八月內。蒙程僕射薦歸闕。度幾欲半年。某蒙公論。伏以西南東北。兩處從軍。自執庸愚。不失誠節。今當相公舉直之日。是某幸得盡言之秋。仰望陶鈞。置諸倫品。某遠之道。此為事。先不宣。某再拜。宋陽公集通進司上書。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館閣校勘。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且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

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基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
塵絕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謀幸甚夫關西地備而民
不見兵者三二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賊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
遠也塞封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水突
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
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
掠野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借名
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練精銳為長久之
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
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滅息也吾欲遠攻賊方
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
又遇水旱之災調餉不勝而盜賊群起彼方奮其銳擊吾固弊可也使
吾不堪其困急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
未始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吾力一
周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
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

永樂大典卷千四百十四

六

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
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思能死其人自初僭叛慢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
則鋒不可當執初番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先謀所蓄皆非倉卒
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者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挽我我無
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同陳乘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關
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
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算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
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
國壯兵則賊謀沮而羈軍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強弱也守
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
下而不得志漢圖文景之富力三舉而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
國相勝敗擊而勝之者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強者其所攻今元昊
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
所加雖終期於掃蕩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巢穴挫其銳鋒是攻守皆
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十五萬之兵生
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其能運致指免細碎既以無益

而罷之矣至於關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
之人惟取之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水旱爾
外為賊謀之所疾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志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
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
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經國力
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項目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
非旦夕而可効故為長久之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突在必而行之則其利
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
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求之耳今京師在
汴漕運不西而西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莊雍則
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
今人胡一作何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
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漕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
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
有門之險其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關山十八里為陸運
以避其險卒汴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運糧卿

永樂大典卷千四百十四

七

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
為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
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成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
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
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為
尚當為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宜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
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
漢高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鄧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
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
古今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
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大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
甚狹而險也但自誰陽為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又而遂廢今能按求而
通之則武昌漢陽鄧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公漢之地十一二州之
物皆可漕而順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通兵為十五六
鋪則十餘州之物日入關而不絕公漢之地山多美木迫漢之民仰居
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之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

以供西用而道路艱未設作難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
苦秋霖遼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
冒艱難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
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禁出賜
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
利且聞昔之盡財利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
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權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
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
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悲以冗費而康之
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其獨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
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望之土尚多民有遺力地有
遺利此可為也况歷觀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之
趙過為畝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
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建詔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避兵而
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為易也猶勉為之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糧敵四
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資祇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八

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
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為
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
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
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勞蘇
作晉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
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一有於手
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
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
其尤可慮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刀農是仰而今三夫之
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為游手家本誤作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
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桑
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
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
真宗皇帝時亦用秋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也田今湖南之牛歲買于北
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一有人至重其法以自誤

家者使下客於民而棄官所之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
者不不多四丁曰年且鄉兵本農也藉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
久尚可復驅運之田畝使不得群遊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
一夫之力以迄而官任耕種田一項使四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
倍則歲穀下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
水陸之運所存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
廢王法營農井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營商
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與利日繁兼井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
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與利重也天與利重則上難專必與下而
共之然後流通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
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
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
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下若
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
不便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
為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九

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群商而散之先為今日三年將復舊
價則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
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爾
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置其銖銖
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
不如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遠則積少而為多也
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
壤何哉夫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
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一有之今商賈之難
以制利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求利厚則止不可以說今居
也故每有司變法其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
不行適得獨其其貨尚安有飽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利利者適足使
小商下來而為大商賈積資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抽其居積之物官為
買而運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為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
之憂使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求此變法制商之術
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得

結髮與西南夷戰夷人信畏之天常幼隨其父入夷中近歲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撫近界諸夷夷人以其齊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嘗與執言瀘州事所以致南望乞弟作過如此者皆有條理可聽然皆已往之事雖知之無補又似言人長短故不復錄呈獨論今日事勢極量夷人情偽似有本末天常正月與執言播州首領楊貴遠者俗謂之楊通判最近馬壩而果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之死黨出猶有謀略若官中見委說楊貴遠令殺宋大郎必可得之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遠已殺宋大郎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云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諸夷世與乞弟為仇讎者能廢訪訪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羅介年也殺害兵官王宣等十二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夷族帳不少自來自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之其勢必不能如此也今欲討乞弟必先有懷結近界諸夷得其心腹而後可今韓存實等諸軍既不敢與乞弟戰但翱翔於近界百餘里間多殺不作過屬戶老弱而厚以金帛遺乞弟且遣四人為質然後得乞弟遣人送一封信降書便與約誓即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詔械存實獄中

永樂大典卷八十四

十二

遠人無不歡快以謂雖漢光武唐太宗料敵察情於萬里之外不能過也今雖已械存實而後來者亦未見有精巧公勝之術但言乞弟不過有兵三千而官軍無慮三萬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不可以得鼠耳今運糧止於江安縣自江安至乞弟住處猶須二十三程吏士以糗餉行其勢不能過一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則免矣而山谷猶峻林木沮洳賊於溪谷間依叢木自蔽以藥箭射人血濡縷立死戰十數萬人知深入未為萬全而將吏不敢復稽留此間事不可不深慮天常言國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植之費穀米之用為錢若干布帛已定無所贏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意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後聚斂既斂而後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其規摹素定其取材積糧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運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愆于素費半他人而功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二轉運使及瀘州知府許法外行事與二年限合經畫置他人更不得與多出錢物茶餼於沿邊博買夷人糧米其費必減倉卒夫運之半使辦士船說十州五團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羅氏鬼主播州楊貴遠之類作五六頭項更番出兵

以蹂踐乞弟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又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為把截將自來顧一私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番人頭用銀三十兩買之如不及二十級即每級官與餉三十元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合敗則鳥驚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何也今若召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更迭出入則蠻夷之所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月戕殺其丁壯旦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帳必殺乞弟以降如其未也則乞朝延差三五千人將下選兵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縣進兵先積糧於寧遠以十州五團等諸夷為先鋒以施黔戎瀘四州藥箭弩手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先積糧於本寨亦以諸夷為先鋒以將下兵為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以用官軍東路自合江縣進兵先積糧於安溪寨亦以諸夷為先鋒以嘉戎瀘渝四州召募人繼之可以一舉而蕩滅乞弟天常此策雖若不快以嘉爾小醜二年而後定然王者之兵必出於萬全不可以使倖淮南王安有言所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切為大漢羞之今乞弟雖蠻風也克之未足以威四夷萬一不克豈不高卿大夫之辱也哉趙充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胡皆以

永樂大典卷八十四

十三

計唐之數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詔以謂非殺二萬人不可勝方唐之盛二萬人豈足道哉而賢將謀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也後漢永和年中交趾反議者欲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討之獨李固以謂四州之人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溫瘴死者必多士卒疲弊此至領南不復堪聞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蓋訪曰虜來尚可尹未戰我後以兵付刺史張裔固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明切也今可募蠻夷使自相率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之賞固舉祀良為九真太守張裔為交趾刺史由此嶺外悉平今觀其說乃與天常之言若合符節但天常不學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烏蠻葉箭中者立死無脫理然不能及遠非三十步內不發發無不中今與烏蠻戰當於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上強弓勁弩射之若稍近則短兵徑進於五七步內相格則其長技皆廢今乞弟亦未是正烏蠻也諸如此巧便非一不能盡錄畧舉一二以見天常之練習疑可驅使耳又有一圖子雖不甚詳然大畧具是矣按圖以考其說差若易了故以奉呈看說可却付去人見還之此非公職事然孜孜尋訪如此見忠臣體國知無不為之義也執其可以罪廢不當言而止乎雖然亦不

可使不知我者見以為詭病也。知荆公見魏經文是未離妄語也。便堂印可何哉。圖覽經紙示及得暇為寫下卷。公擇寫上卷。秦大虛維揚勝士。固知公善之。無乃亦可。公一見之。駭于駿初見。報奪一官耳。不知其罷郡能不驚。有一書不知其今安在。敢煩左右達之。江水北去年甚大。郡中不為患。見說沙湖鎮。頗浸居民。亦江淮間常事耳。臨臯港既開。往來便利。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亦不貲。自不免少有淤填。議者謂歲發少春。末淘之甚易。承門輒及之。未緣展。秦惟其以時自重。謹奉手啟。起居甚幸。恕不謹。不宣。張橫渠集與范巽之書。示問保甲。比侯和井來詳。聞近議近制。徐為答。然近見。故却取三丁為義勇。人府教集。或慮已有更革。故益難妄計。大率附近古制。亦大必利。苟不得親民良吏。雖三代法存。未免受弊。況半古之法。又烏能備。如正觀府兵。求之史。縱若便時。竊計民間之害。亦未見。蓋不議制。而遽圖師。役求以便。秦萬無此。又與呂和叔書。保議。諸國甚便。民近古。執政未必取用。此欲以方田為名。塞戶為責。保甲為法。庶今世見行。有不變今之順。有漸用古之境。即未知上意求新果否。廟堂待學者如何。今得進。甫選之。與議其間。顧非獻計之時。相向論方田大體。自附城三十里為差。小不減二三千步。則附郭居民在其

間不疑矣。所論城市民民。大家帥之固善。但可惜安棄無功。得之反不幸。孱弱不才者。置諸其上。則百十之衆。是謂棄之。他年當差。刺諸路義勇。只以家資相制。幸無事。取其不挽可也。不幸驅之戰。陳萬萬失。措弄當名分既定。則易之頗錯。人情益紛。今日見謀當為。時議者力辨其弊。無踵故。乃良畫耳。事初不得已。權以領之。徐按藝觀。能以勇爵取之。然後補正。則為勸也。大矣。吾變法不欲矯時。君耳目不循王制。未免狂謀。無法又啓此端。恐於時事非宜。可一用周禮。文一無文字。飭令制而用。不識謂之如何。但此二端之弊。不得使謀者前聞耳。蘇軾雙溪集上趙樞密都督書。愚竊聞朝廷大臣。係時理亂。惟文武兼資。則可以有為。今日國步艱難。譬如解體。解者不可嬰以芒刃。斧斤觸而巳矣。文傾壞者不暇顧。夫漢魏陳梁壯而已矣。蓋惟文可以附衆。惟武可以威敵。入相則百度正。出師則四夷服。古之人解先登而冠貂蟬。自廊廟而履行陣。投壺而講策。畫綬帶而觀經傳。乘勝決機。氣勢盈溢。丹青所畫。竹帛所紀。皆文武之大才也。時危而用不武之人。有禪僧放鷹之喻。治遠者必自近始。欲治夷狄。先輯中國。外內皆重任之。儻人在朝。知無不為。豈憚勳勳。神欣屬猛。悍屈伏。威顯其當。細處中然。使其主論王伯。無安鳩。毒桑梓之邦。陷於塗炭。豈得不繫于

懷。素未以隱情。惜已為持重。嚴事苟安。為待時。則何貴乎智勇。何有於功名。惟其英傑之度。專意興復。忘家徇國。所以殊絕於凡庸也。往日綱維不振。士風回邪。談虛無。注象刻。以為儒術。厚苞直。棄翰鈴。而取將帥。今其道臭未遠。餘孽或存。戎鉞之寄。實難其人。夷狄憑陵。中原殫殲。良以此也。見升端委之倫。非其能超軼世俗。改途易轍。則何以少。豫周宣中興之佐乎。主上勵精閣下。激昂。吳越非勁。助兵健馬之所出。關隴有臂。從思漢之人。心多士。盈庭皆未易當。此重任也。以問下。精治道。見兵勢。以帝王之法。則裁治中。可以桓文之節。制撫循二鎮。有則但。絃靖之實。無僥倖行險之失。漢子經世。御軍之略。信有文武之威。風矣。故綸綍布出。戎蜀荆河。光聲萬里之外。士卒免落。黔首懷歌。必相慶。以為得人。議者謂吳之強弱。在蜀之安危。蜀之安危。在隴之賢否。秦騎兵出于隴。有而財賦。從蜀來。蜀為隴之根本。隴為蜀之股肱。秦為天下樞機。故得隴而秦蜀大寧矣。不得隴則秦蜀無能為矣。秦隴皆得。而梁宋在吾指掌之間。并地可絕。河而收之。論攻戰者。千條萬緒。進退得失。可據言此者也。朝廷擬有江淮。設險守。要僭偽在齊。梁而秦隴兩河。皆為虜守。西南之人。不能出大散之關。督府所治。正由我之咽喉。建統席卷。世豈乏人也哉。前日張公嘗為此舉矣。恃卓然之

忠義。不料敵勢之方熾。不察吾帥乘之未和。以新輯對傷之餘。未暇少加練養。而與百勝無前之虜。決死原野。此志士所為太息也。愚頃者嘗以書見張公。論兵不可必用。公易而不察。閣下之此行。此張公時異勢殊矣。鄧禹歸而馮異擅赤眉之機。裴度行而李愬得李祐之降。閣下之功。名高於張公十倍可也。昔韓信佐高祖。乘章邯之結怨于民。故選定三秦。勢如破竹。蜀人攻魏。以孔明之賢。而不能得其志。值司馬仲達之強也。成敗可以鑑矣。料敵制勝者。雖有姜曠之聰明。終必遜於關羽之精。虜暴骨以逞。既中國十餘年矣。重兵散歸國內。再調發而無辭。子文王昂。慶足充。初耳來而吾無可。有彼所謂謀臣。猛將為陝右者。有已天誅之。故攻蜀則不能入。而退據襄陽。則狼狽遁走。是我師亦稍強於曩時也。虜之兵將。既非前日之威。此似有可乘之隙。敵似可料矣。然吾聞探未精。殆見其皮毛之重。安知其無他謀。且不能更遣重兵。去故秦隴之事。在精其間探也。古之用兵。惟間探為急務。且如一舉而取偽齊。定京。雖手可執。信如成功之後。而與我為敵者。尚在此境。用兵亦未可謂也。譬如博塞。去風何損於牛。昔孫權嘗謂曹孟德曰。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今吾朝廷若非曹首之死。滅亦不可謂安矣。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見幾而

作攻守予奪之責則問下主其諾也愚聞之師曰進取不如自守之至乃進取而無後患故羊祜杜預之賢巧於平吳而拙於謀晉自守之術蓋謝安桓溫銳意并吞所獲不知所喪所以無害者知自守也願閣下威德加於雍雒時濟卒必相率以歸服王化而自守萬全之計常使內重敵不能窺國家永寧兵革不煩至尊安枕而無憂所以成方召之業者亦偉然矣嗟夫中原要終必克復閣下倚之閣下角之江南諸將併力踏之以蜀之饒蓄謀養威裕民勸農下賢容眾先收陝右五路之師與六軍期會于韓魏之郊將待專專號令齊肅戮力一心酬特達之知千載之一時也今六歲數日啓行用之際下走以潦倒貧困百僚之下微旬旬於邯鄲受柳榆於燕趙其運鈍可笑亦甚矣輒不自揜其缺短之見卜姓妍於帳下伏惟擇怒蛙效吐茵釣播之廣宜無遐遺嗟噓之榮豈拒枯朽非所敢冒也庶幾不錄錄而負門下云耳唐突伏俟誅譴不宣宋張魏公奏議進呈所與張子蓋等書檢并旗榜錄本與張子蓋書此得報聞分兵三道解圍海州心願疑之不知地理形勢果是何如蓋分兵則弱如彼專攻其一則在我未易枝梧也今李侯既在城外莫可相約商量更圖長策或益兵共擊或量度進退事欲必濟宜各以協和為心其他區區言語之間皆不足深較節使以名將之裔驟取富貴勉力功業上以報主上下以副先令叔循王之望一或差跌則公議不容名節掃地盡矣所宜勉之某見治裝帥李節使帶領大軍前去楚州以來照應仍乞以此書關報李節使海州及以阜書報城中將士使共知也又與李寶書節使總兵于外照應城中策未為失但不知海道今尚可通城中否糧食可自海津致否心甚憂之已作書與張節使所宜深思遠慮華屬將士且與張節使熟議共成大功勿分彼此虜兵既衆不知張節使之師可以必戰解圍否凡此等事幸一一子細條具速以見示務濟國事乃所望之虜人殘害不道專嗜殺人所得城邑應類無遺想見城中豪傑忠義共圖力守某已治裝親帥建康李節使自水道前往楚州連水以來照應阜書封呈更望照悉又撫勞海州將士阜書當使見帶大兵前往楚州及連水一帶應解圍海州仰城中將士盡力戰守圖報國恩將來功賞候一一躬親核實保明務在優異節鉞以下皆當力請於朝以酬勞苦各仰知悉孫觀禮慶居士集和州與提刑胡獻可論兵書即日秋暑尚炎共惟台候萬福某投界小邦遂託餘託已嘗具啓占謝計已微聞屬者詔書起一半禁兵本州遂將先已起人數通計一半報發赴壽州團結今蒙使司深問於手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十六

詔有無遺度承命皇恐某三月出都時見揚楚滁泗之兵相繼放還旌旗舟楫蔽空而下某所親見也獨和州未回而復有起發半兵之命某竊詳詔旨所以存留一半之意謂東南亦不可無備爾雖本州所遣兵未還朝廷豈暇一一開坐遂併計為一半應詔實以三里之城下臨大江止有壯武一指揮又通松江四寨土軍盡擇健健可使者趙軍前所餘廢老懦怯已過半矣近報海州盜起旁郡皆警日來本州王慶家又有數人劫取財物而去區區之意謂半兵既足以應詔命而餘兵緩急雖不足恃蓋度幾焉不然有司何至占吝不遣上煩程督之嚴伏望提刑郎中垂意省察本州所起半兵似於詔旨無害所存餘卒或能消厭未形之患則非某一人獨受公賜也僭易死罪王漢演先生集回虞宣諭吳姚二大將出兵書某今早承局還伏辱台翰繼述中又拜十三日教賜不勝感激王提幹馬已買得四十六疋葛布奇十六疋渠輩得回嚴昌自然易辦矣商蘭兩州招納附附可喜若有益於國本所不敢憚供億之煩所以夙夜辛勤撫身以當眾怨者正欲節省用度以濟大事非敢靳吝財賦當用而不用以沮將士之心也孔明所謂限之以費費則知榮一舉一動足以數萬生民膏血豈容妄得乎實不當於有功猶輩金幣以塞虛山之望也歸順之人須當優假何所愛乎但向去事大不知所用幾何若涉大水未知攸濟耳適領使檄買馬以百運為限亦得中數乞罷招兵尤為至論本所宜敢望賜只得國事利小人與有獲焉方今之弊不在兵少孔明街亭之敗歸而戒卒兵貴精不貴多也淮南之清與米石之捷其眾寡可驗矣南北通便和議必成亦須一再往返耳移書宣威且議休息生靈之幸某昨日因書止其再出大暑如此宜用兵時邪征士征行百姓發紉皆是危事師老銳挫若遇大敵豈不可憂此乃安危所係用度不足言也甚善甚善姚帥年未數奇不可委以要地更宜與宣威議之因糧事不敢必只得不至過當足矣張南軒集答朱元晦書杖受任上流到郡恰一月顧此地在今日至重蓋諸陌所能勝然亦不敢妄自菲薄而勉激昂期為遠計第承積弊之餘綱紀委地無一事不當整頓今願有條續邦人似相信愛遠備深可寒心軍政極壞今軍事在都統財賦屬總司所謂帥臣者其所當為要是以團結民為本使斯民皆有尊君親上報國疾難之心則以守固以戰克矣此路民貧憐尤甚他處田多未墾茅葦彌望生失上策于今幾年義勇民兵實多強壯但大不核其籍且數年不教其勢因循見行整頓此事在於人情亦似樂之然其間曲折之宜正可稽察乃可帥司兵但有神勁馬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十七

補 66—61

步合千人騎軍共文所制也。方一新隊伍嚴紀律。明節制。兵雖不多。要是規摹不可不立。荆鄂大軍屯營在此者。亦萬五千餘人。非復岳侯向日規摹。近日曾與宋射。亦全不成次第。兵將雖見帥司治軍。似頗有愧色。前此其軍擾郡中百姓不可言。祇務以信義開懷待之。而號令則不可少犯。頗肅然無敢干者。襄陽去此平原四百餘里耳。然向來虜不曾出此者。以糧運費力之故。顧此亦何足恃。但此間乃吳蜀腰領。自襄陽至此。要當以死守之。往年劉信叔號名將。張安國素豪俊。然為帥時。才聞邊上少警。便會皇要為移治江北之計。此乃大綱。不知縱事便至此。更有甚世界。此皆不知義。亦不知勢也。祇孤危之蹤。獨倚主上照見。使為此來。然寔不敢自保。其久于此。惟是深懼一日公等之義思効萬分。而獨力更無人相助。欲辟一二官屬。未知得與否耳。范伯達奏田文字。前日來時。適尋不見。輒更求一本。及兄有可損益於其間者。併願聞之。甚望。入荅宋元晦。仁風義氣。想已周決四境。重稅厚供。想已考究本末。備見求牧與員固當然也。祇於此有所見。亦不敢以隱。但亦精審而後發耳。展沅等五郡刀弩手事。近歲為誑謗觀望者所害。此列上為久遠計。諸司皆恐未合時論。雖知其是有不敢辦。衛者不免徑自以聞。使蒙開可。明主可為忠言。士大夫往往負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十八

之耳。如荅引會子。上供。皆目前大利害。見考究以次陳也。惟是孤蹤不獲自保。然一日必葺之義。不敢少墮耳。義勇事屢承制及共父向來在此。入奏謂義勇武藝勝大軍。緩急可調發。祇實未見其然。然其人多壯健。倉卒足為荆渚之衛。以壯上流。平時可以捕盜賊。此則然耳。共父御此輩。未免姑息。如先役一事。極害事。後來至縣道無人可差。役中下以下戶。反受深害。今亦修正其事。又縣道不能節度。宜有是理。亦明示節制。使知縣而不任。則去之可耳。比有總首徑申本司。保明差一部。將不經縣道。不免懲治。使知循序。此最要務也。然義勇尋常多有所患。若如率飲等事。一切禁止。所以卸之者。固不可不盡。而於節制則不可不明耳。若今冬聚教。祇未以罪去。當更一二整頓之。但患武將極難得。亦是近年以來。進退在之門。所取皆誑誘之輩。壞得人才。狼狽極可慮耳。所諭傳聞之說。甚皇恐。不知何以得此。連日循省。緣初到時。祇欲止之。後不克重賞。獲江湖間積年殺人之賊。以正典刑。又有一賀之義者。乃一路囊橐。渠元六七年來。激茶客為盜。誤官軍使敗。且假盜以報冤。用此致家貲累鉅萬。一路之人忌毒之。果畏之甚。如虎狼。不免逮捕按誅。從其妻子。盡沒其貲。歸之有司。而不有也。併按治憲司大吏。向來受賂故縱者。今年茶客盡捕。約束無一

夫敢持兵行於途者。此一事之力為多。恐或者便以為嗜殺耳。近數月以來。既幸無新盜而舊盜已多得。亦無所用刑矣。但昔人來矜勿喜之意。每切味之。要須使此氣味無間斷耳。尚氣之言。亦每防有主張過當處。亦不敢不聞而警之也。近接一二郡守。素來凶險。事極狡猾。不得已。其時恐亦不在視大任之下。因思諸葛忠武李平康立之事。固是公道。然亦由德威感人之深。乃能致然。每使人愧。昔賢耳。昔彥約言。谷集已卯上廟堂書。竊見虜寇侵邊。諸城被圍。平地百姓。坐受剝掠。中外洵恐有窺江之謀。愚竊以為不足憂也。因默強開本無遠略。乘機輕退師之後。肆衝突以示餘勇。驅河南之民。以為簽軍。無復有粘罕。凡木人物。水潦既降。而無長技。暖氣將効。無効力。不有敗衄。必有內難。謂之不足憂信而有證。然而治內者。當有規模。事外者。當審施設。古人於此。二事載在方冊。與治同道。猶如反掌。與亂同事。亂亦如之。不觀天下大勢。而獨幸虜寇之退師。忽有強敵起於旁。鈞挺弄於中。左支右吾。力不暇給。本朝之虞。不止於金虜而已也。自古君臣。德輔佐同謀。國生者有成。說奔走者有定。觀於後事。無不成。焉無不就。自開禧用兵以來。遂失此意。權場之事。不得盡至。禍前閭外之人。不得盡聞。願議。上以龍絡之術。行其私。下以苟簡之意。逃其責。甚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十九

至兵無主將而散。郡守兵已出界。而方建宣威。而造命之本。誤矣。自古中書之務。責在清簡。操略所以御詳。居靜所以制動。元旨蓋甚。萬事皆望自開禧。用兵以來。調發一項。人馬至催。數十數驅磨。一件連司。至里牌三五命令。不堅決。而特守易。變賞罰。不信必而奉行無準。甚至廣牌太多。未免失墜。調發大遠。多至叛亡。而造命之本。奈矣。自古用兵之法。必須開外。先有事權。故將將軍。君命有所不受。非欲其跋扈也。威不重。則不足以服人。權不一。則不足以出令。又須有財物。可以動眾。有官爵。可以賞功。聖賢審度事情。立說如此。必有所見。開禧雖立宣聞。實無事權。名為招撫者。或得以抗衛。名為節制者。或得以侵官。微而偏裨。皆得以直達。小而州縣。皆得以備言。用指麾之小數。而欲求度外之效。拘聞服之常文。而欲制難料之變。至於軍前。又揭皆仰給於總所。臨陣。喝轉皆見沮於有司。用事者。然有得謂足以開防。控馭。不知後傑之士。豈肯受制。事掣其肘。時失其機。或觀望以謀奪其位。或傾險以陰沮其謀。而有志者不肯任事。矣。自古用兵之時。必預州縣。先有事力。故祖宗之財。其根本在州縣。非縱其自營也。有外寇者。當防內難。有軍事者。當固民心。謂發者必有激賞。經過者必有養食。事無言。然無可疑者。則禧以前。州縣儲蓄素厚。尚可支吾。及至國用司

一立專以剗削為能。有一孔之利者。無不攫取。有累政之積者。無不起解。民間受害。尤難殫數。聚兵不得其所。而使費調運。積弊不消其源。而使困。科提。鹽。之。所以。屢。變。再。車。之。所以。不。通。用。事。者。但。見。所。入。稍。多。謂。足。以。補。助。經。費。不。知。州。縣。之。間。所。主。審。米。田。野。之。民。無。不。貧。悴。有。危。邦。之。陋。風。無。太。平。之。盛。觀。給。度。牒。則。擾。及。僧。道。給。鹽。鈔。則。擾。及。商。賈。而。有。志。者。不。能。措。手。矣。自。古。塞。不。可。以。敵。衆。弱。不。可。以。敵。強。兵。以。衆。而。爲。強。以。寡。而。爲。弱。非。謂。帶。甲。之。夫。皆。欲。其。出。戰。風。寒。之。地。必。欲。其。盡。護。之。城。郭。之。兵。恃。險。以。爲。固。其。兵。宜。塞。平。地。之。兵。恃。人。以。爲。險。其。兵。宜。塞。是。故。善。用。兵。者。立。重。屯。於。腹。心。分。輕。兵。於。邊。徼。明。斥。候。以。守。關。隘。倚。民。以。護。鄉。井。卒。有。緩。急。則。必。奮。輕。重。以。爲。策。應。帝。有。挽。敗。則。必。守。家。計。以。俟。復。舉。小。使。不。足。以。爲。喜。小。挫。不。足。以。爲。辱。開。禧。嘗。試。用。兵。不。習。武。事。置。御。前。諸。軍。於。邊。徼。不。圖。進。取。縱。虜。騎。驅。馳。於。腹。心。不。思。次。勝。守。關。隘。無。慮。數。百。處。不。問。緩。急。遣。戍。役。不。滿。數。百。卒。所。至。潰。散。方。且。調。禁。卒。於。諸。郡。取。弓。手。於。諸。邑。論。其。人。則。未。免。烏。合。作。於。外。則。徒。見。張。皇。及。至。光。祿。受。圍。則。兩。淮。持。手。襄。安。城。守。則。京。湖。痛。心。置。吏。子。於。度。外。皇。恤。蹂。躪。稱。所。塞。爲。萬。功。止。同。割。據。每。見。捷。報。令。人。扼。腕。設。伏。者。不。過。百。人。斬。首。者。不。過。三。級。生。擒。一。名。使。稱。萬。戶。駁。子。一。頭。

水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四

二十

便稱爲馬解圍之音日聞而虜騎不退報捷之旗日上而境土不闢所幸虜無謀耳萬一稍識兵機陰行詭道或多方以相誤或聲東以擊西指偏所以縱諸城率就銳以追江浙而吾國奔命矣自古教民而後用之不教者謂之殃民所謂教之者非特行陣進止之法也怯者常有以激其勇勇者常有以養其氣明爵賞之可慕而息其剽掠之風察衣食之不闕而銷其飢寒之慮然後正階級以定其分示好惡以觀其智將必使之知兵兵必使之愛將以此衆戰始可集事開禧冒昧用兵不知兵法取泗州上表未已旋復陷沒取和尚原奏功未報旋復失利宿州未得已有靈壁之敗曹州未至已有三交河之期兵不素教將不素練無塞井夷竄之誘而遽相蹂躪無度柴備追之謀而甘受鋒鏑一失不得以相加匹馬不得以還旆而吾國大震矣自古用兵當明本意必有以服人心乃可以合天理有安民和衆之志而後有軍食重裝之迎有禁暴除亂之謀而後有東征西怨之事痛惟國家南渡九十餘年陷中原於腥羶之地往時河南北之民間本朝有恢復之意莫不延頸企踵以爲禮義之國可以旌席我我自開禧用兵之時本意不喜使忠義之人結怨於對境已不足厭服其心及交鋒之際諸將幸無紀律縱殺戮以訖威武雖剽掠以代賞犒蓋及降附謀

稱巷戰誅及實化名曰搜山兩河之心視官軍有若寇讎十年以後忠官軍猶入骨髓致使簽軍之策得行而歸順之意不決盡亡之虞猶足以動萬里之聽而規恢之本意誤矣自古舉軍國大事必須先塞倖門犬聞公道忠謹者未必皆合理不失爲正論論說者未必無寸長不失爲姦計在予上之人勤於政而敏於事極其淑而利其惠則忠謹者日得進見而論說者自然退聽矣當開禧用兵之初已知有倖帥之弊用事者聞其名而惡之痛自洗濯或拔之於卒伍之中或起之於閑廢之地舉朝相賀便謂得人不知倖門未塞公論未伸善結記者雖無功而安不善結記者雖有功而懼無倖帥之名而實有倖帥之貴故詐冒奏功者往往得志真實用命者紛紛得罪而諸將之志怠矣自古知倖知已百戰百勝開禧之所以明非特重賞以使之也參之以聖智行之以仁義自我而往者必思有以考其實自彼而來者必思有以察其情惟赤心以用其豪傑厚衣食以養其輩行又時縱一二以疑之使彼之情偽所在有不得而掩者開禧以前聘使交修彙陳未見虜人情偽或不可以測知開禧以後通行無壅或當陣被擒者乃大將之子或受命出戰者乃中原之人虜已失其巢穴不能守其命令開禧之不明厥咎誰執彼各於用財者固不得以逃其責而反

水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四

二十一

問之不得行必有以分其責者也捕姦細於疑似之間處姦細於必死之地一經創髮則首領不可保一經刺舌則冤苦不得伸彼方且以計而誘之此復中其計而殺之使失身虜境者無還期俛首奴婢者不南嚮而問探不明矣自古招降納叛皆足以破賊因其人而用之其効最速然非如中國之人可以專用也正兵一萬可以用三千正兵一千可以用三百立正軍以爲家計用降叛以爲先鋒雖山東河北忠義之人久隔聖化亦必處置得宜表裏相參然後侮慢之心不作節制之令得行開禧用兵之時僅得一納合道僧不能使之招誘族類肆行反間已往之失不復再議近歲招納忠義尤更疎略始欲借其威力收復州縣又乃引入內地付以邊陲及至彙陳已成兵已血刃外雖有委任之名內實有騎虎之勢幸而成事猶恐其驚悸不幸而不感猶恐其怨望彼誠豪傑忠義固不如此而中外之人上自士大夫下至閭閻百姓莫不私語妄議者則以正軍之罕塞而將帥之不得其人也如此等類不可悉數姑舉其大略言之則開禧之事可以深鑒矣澶淵之役人知其必勝燕山之議人知其必敗稽之往事致之人謀觀天時而察變異明如契卷更化以來餘習未殄凡所以治內事外之具少所商確而徒畏虜寇之變至幸虜寇之少退不知國家氣血

已汗下於開禧之日。而疾疾未除。復汗下於三年之間。兵日以困。財日以匱。士大夫日不任事。而百姓日有怨言。不問心見誠不改。絃易轍不盡悟。前失不痛。神宿弊猶欲陰轉而密移之。必有不及事之悔矣。盜賊將起。水旱將作。兵連禍結。將不可支。假使盡却虜寇。不留一騎。秋高必至。不可以罷戎守。假使宿寇歸。唐節聽命。糧運益急。不可以寬力役。以至盡取汴洛。傳檄齊魯。舉河南之地。悉上版圖。則守河之計。又有不可勝言者。不思狄古道不刊之說。而徒權輕重於虜騎進退之間。善謀國者不當如此。某本區區書生。屢蒙朝廷器使。得專方面。廉稍以多。無所補報。當時事如此。乃以羸病疲。而當求去。有懷不盡。實取未安心。志凋喪。文理冗謬。平生所聞。驟見於此。若其他小小節目。未暇盡舉。伏惟察其情。而赦其愚。幸甚幸甚。方秋產集。與趙端明書。某惟遠園多艱。所在騷動。獨我東鄰。屹然泰山。而四維之上。嘉乃勳。瞻渥殊特。進班瑞殿。建號大綱。所以昭異數。勸蓋且也。茲者消辰顯拜。萬目瞻儀。惟某受知門牆。不同餘子。故其忻喜之情。與衆一。而其忠愛之意。與衆殊。若曰。道古今。奉盛德。以爲賓贊之賀。而已者。則人能言之。何待於某區區愚鄙。敢請所聞。則其所謂賀者。亦固異於昨時而歎矣。嗚呼。而貢諫者矣。蓋某以爲公府之開相。於今且五年。雖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五

公相之爲。始終如一。而坐久則神怠。立久則精疲。亦人情之常也。而一久伸而精神固已大異矣。然則今茲之命。豈非公相起而久伸之日乎。一念之發。群動皆新。此固其機也。故某之所敬焉。公相言者曰。伏忠義曰正體統。曰明紀律。曰重選辟。夫物必有有所伏。熊虎伏爪牙。鵬鵬伏羽翮。魚伏水龍。伏雲一日而失所伏。則孤兔狎之。蟻蟻喧之。矣。至於人之所伏者。何與。曰。惟有忠義而已。耳。然則捨忠義之外。非所伏也。其惟先忠義。肅公趙登我公相。勳在社稷。名在華夷。對越上天。同一忠義。而公相人親冒矢石。出入兵間。身被十數創。蓋幾危者數矣。其負名譽。享顯榮。未宜固人而成。實緣至此者哉。是固無假乎梁楚之游。楊蕭朱之援引也。而縣其迹觀之。則王叔也。而紳交於外。相戚也。而通譜於內。姻有優薄之使。而塵澤六符之來者。則或恐夫其心有裨販之夫。而汚辱五侯之第者。則或謂藉其力。此曹廉視壁聽而借爲效。街談巷說。而詭爲忠。豈真有關於損益之數哉。公相因其來而納之。就其求而從之。要亦不過古名將遺賂中朝之意。固非伏此數人者。以爲助也。然而不可不謹焉。蓋王右軍抱經濟具謝安石一流人也。惟其托於字。故字足以揜其學。本朝文與可妙楚辭。當無遜於陳黃張。是矣。惟其托於畫。足揜其文。一大吹形。百大吹聲。或者不知其謂公

相所伏者。王即也。成晚也。相府也。則平生光明偉偉之功。適爲所揜耳。可不惜哉。是則前日密賜之御劄。草茅有猶未敢以爲然。而況其他乎。某之所願伏忠義者。此也。夫舉一路之兵。而制之以相。且蓋下至衆而上至寡也。所恃以維持之者。體統而已。耳。故名分所以守此體統者也。儀文所以彰此體統者也。禮云。禮云。文具云。乎。哉。劉濟以司徒爲幽州。至於紅帕首。鞞袴握刀。俯立道左。以迎天子之使。而今之將帥。侍制使如僚友。視制府如家庭。往往使承。謁於後堂。腰與徑造於聽事。殿時節序。至酒招邀。驅車過之。何嘗儕等。非不知難難之際。不同常時。欲得其心。姑與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儼然自尊。如此。則制相宜不懼乎。或者徒見逆乎庭。參許國瑞。交上陽之變。茅孽於茲。故遂指爲覆巢。謂不可以虛文挑實禍。而不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五

書於已行數日之後。揣事情於茫然而不知之時。誠知莫府庸庸。無足以稱使令者。然而體統則不若是諸葛武侯所與謀者。法孝直輩耳。關張之使。不得而與也。裴晉公所與謀者。韓昌黎耳。趙武古通之使。不得而與也。莫府之庸庸足擇而易之而已矣。因噎而廢食。德美而吹簫。則亦安用莫府爲哉。天長移治之勿勿。淮西招軍之擾擾。不知誰爲畫此謀者。某之所願正體統者。此也。彼天長淮西之事。道路議之。朝堂議之。蓋至今公相代爲此三數人者。受誘也。則亦諸將無紀律故耳。今舉天下之軍。無紀律矣。獨公相底望。隱然軍行整肅。而安得結軍數十公。參錯於麾下。以備一旦之指。吁哉。去春從士卒之願。行巡行。遂斬軍次。宣化有取。民殺以飼焉者。之斬之。雖楊干之僕不卸也。而諸將則不然。所過騷擾。甚於寇。故古語有之。賊來猶可。官軍殺我。昔聞此語。今見此若。是不可不爲之憂。痛歟。某嘗記前年出城南門。有數兵負負與爭道者。前呵者曰。制幹也。兵曰。何物制幹。此趙侍御馬。時適相值於吊橋。進退不能。而數兵者。盛氣直前。轡隆。且有一兵倚肩道旁。呼而勞之。惟交百而趨從者。擒不遜者。得三卒。諭之曰。爾軍人也。我制幹也。制幹之與軍人。自有執節。爾猶敢爾。如百姓何。榜之百。軍士環觀如堵。嗟服而散。錄此小小者觀之。則知使此曹有紀律。本

無難事。賞罰公而已矣。道傍立者。本何足貴。而欲示罰於彼。則不得不償。實於此。是亦一機括也。聞軍中捷報。未嘗有輕貸者。然而非營運折閱。則陪納不足者耳。不聞有折逆旅七者。即新以徇如高崇文者。不聞有軍行露宿旦朝與民家掃門而去。如岳飛者。是不特縱之為暴。而驅之為暴矣。故據其室。則子其子女。過其廬。則難大其難大。此明以官軍而忍喝者也。語者不辨而行者。默弄衣裝。可疑而居者。為散。此假以賊兵而割奪者也。自荆襄回者。則斷腕取金。自天長歸者。則放兵大掠。自淮西來者。則即三我。雖雖平居自詭。嚴於持軍。而近至通川。平未見秦圍一空。草木皆盡矣。諸將徒知以此市恩。而不知以此賈禍。他日手滑無厭。及我矣。雖欲禁止之。得乎。某之所謂。明紀律者。此也。制。制。制。小朝廷。以其為人材所聚。為耳。戎書辟士。謂當朝取一人。拔其尤。莫取一人。拔其尤。羅而致之。以望此府可也。而運籌帷幄。載筆旌麾。乃無大任人意者。蓋人材品目。色色不同。有如象犀珠玉。雖不適用。而可為寶者。有如梗枲豫章。雖多節目。而可隆棟者。有如鳥喙野葛。雖有甚毒。而可代病者。是必有一取焉。未聞無謂而見收者也。今某府何所而名。麗丹書有不得調者。則借以為提。相議何事。而號為版夫人。所不齒者。則據以為亨衢。今日一計議矣。明日又一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二十四

計議也。而莫取於莫謀。今日一兼食矣。明日又一兼食也。而莫取於微筆。外而郡守倖下。而州縣官。則又有甚焉者。起廢分符。而專事囊橐。得無倚卿曲之私乎。兼幕題與。而不識府寺。得無倚弟之援乎。風寒之邑。胡為寄之。之子。濱淮之縣。胡為易之。鄙夫此殆有不可曉者矣。甚者不特衆人不知其姓名。雖公相亦不知其姓名也。挾一緣故。則不戒焉。而曹掾矣。不特衆人不觀其面目。雖公相亦不觀其面目也。寄一書信。則不戒焉。而為吏矣。故有罪者。指為通逃之主。而國法廢。有服者。占為起復之地。而人倫滅。竊聞近者。有以登進士第。冒林園起復。而公相亦辟之。夫口誦聖人之言。身為市人之行。一至於此。則牆亦安取斯之人也。而忍其親。則亦何往而不忍於公相。夫金華之事。無辟者。君國逼之。有不得已焉。可也。而我國求之。謂非名教之罪人歟。且古者以辟置而取重。曰是嘗為藩府之所推擇也。今者以辟置而取輕。曰是蓋與其廝役為嘗僚也。夫為僕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也。公相既列之王官矣。則凡仕於此者。可不謂之同官乎。吁。可歎已。某之所願。重選辟者。此也。伏惟公相一江之屏。散條焉。一道之生靈。係焉。其負荷至不輕也。今城池信高深矣。器甲信犀利矣。誠能安之。美則勤名大正體。則名分嚴。明紀律。則重政。修重選。則人材出。而老成當道。

之變。猛虎在山之威。真足以壯長淮而衛中國。匈奴自此當不敢近邊。矣。某不勝晉與之罪。雖其云云。代駢四僂六之慶。積者如此。公相不以書主為不武。而加裁擇焉。則繼此以進。某何敢自愛。惟公相容之而已。李忠定公集。鬱林與吳元中別幅。論高祖光武甚善。項嘗作序。進三帝錄。及其梗槩。謾錄去。并所著郡縣封建方鎮三篇。同往。雖不成文。取其意可也。願勿以示人。及建明募兵。則子亦可以見當時措置募兵。及所以養之大。然此所募兵。正欲置營房於河北。京東西。陝西。更番以衛行在。當時行在絕無兵也。帥要兵如大名。四軍止萬人耳。傳為十萬。則大過當時立額。固有許多。然不過招填不足。似未為害。孰若全不招而無兵。以戰守併與其地與民而棄之耶。兵貴精不貴多。至論也有兵。又須訓練。得帥以取之。乃為精兵。猶之有材料。又得巧匠以用之。乃可建大廈。有材料而無巧匠。則拙。有巧匠而無材料。則是無麵而造食也。失當時可投之機會。最為可惜。至於養兵之費。竊謂朝廷歲漕東南米六百萬石。及上供財帛等。正以養兵及六宮宗室百官之奉。於紀賓客賞賚之用。又權天下茶鹽之利。以供非泛之費。今此等用度。絕省矣。若均節之。則不患無財。豈待募民助國哉。然此乃建炎初事。今地益蹙。民益困。江湖運道不通。則非徒無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二十五

自得兵財。真可患矣。唐之方鎮。唯河北三鎮許之。世襲蓋有焉。然鈴路則否。建炎初。下今以河北河東封能守者。聽其世襲。而沿河江淮置帥。要但假之以權。使之治兵。非世襲也。略倣唐制。然此亦建炎初事。今之證候。又不同矣。三等之說。固善。其誰行之。觀沿江置制。置使。而淮南未聞。大槩可見。不知失淮南則江以南可保乎。東晉能保江左。以有淮南。後唐遭於豫章。正以失淮南之故。其利害甚明。至於倚關中以復河北。在今日誠為渺茫。天意難測。會有時耳。蔡定齋集上虞樞密書。某嘗聞古有切於事。求人以為過。而君子以為必然。不可不察也。世之言治者。不過曰富國也。強兵也。言之則美。而可聽。聽之則樂。而忘倦。為是說者。追時好取世資而已。求以富國。國未必富。而民且貧。求以強兵。兵未必強。而國愈弱。利不一二。害將十百。不知究其本。而從事於其末。去治愈遠矣。有人焉。以仁義之說。而告其君。非唯君之不信。眾必相聚而笑之曰。是書生而常談也。是迂儒之高論也。幸其君之不信。而得以申己之說。此言之所以不行。而王政之所以不可復見也。漢之文景。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唐之正觀之治。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非仁義之效。而何是三君者。固未純於王道。而其治已章章如此。孰謂仁義不可以致治乎。議者必曰。漢唐之時。海

內為一。天下無事。日引月長。庶幾有成。今日之勢。似非昔比。疆土未復也。陵寢未脩也。九重之上。為非齊。皇皇為思中興之治。且暮而冀之。今欲責成效於數十年之後。是猶指來歲之果以瘠飢。亦已晚矣。夫國之強弱。不在於地之廣狹。而在於民之安危。湯以七十里興。文王以百里起。徐偃王不足道也。一行仁義。而歸之者三十六國。而況今日乎。今日之地方數千里。中原之土皆吾境也。中原之民皆吾赤子也。其思宋之心未艾也。苟行王政。則將于子然。而負其子而至矣。不此之務。必欲待富國強兵之說。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中原可復。如是而敵人可賓。此說一行。未見其效。而民已告斃矣。借如其說是。欲舉天下之大而決於一戰。以僥倖萬一。豈不殆哉。今人有千金之產。而有力者。獲其半。必將奮袂而與之爭。爭必不勝。而力愈困矣。苟若保其所有。日積月累。賢用既饒。坐待敵人之弱。而取之不唯已失。復得。敵人之背。廣詎知其不為我有乎。噫。此萬全之策也。昧者不知。而汲汲於目前之利。此其所以痛惜者也。為今日之計。莫若節浮費。省冗官。減無名之征。以結民心。汰無用之卒。而練軍實。勸農桑。而抑末作。示教朴以振頹風。凡立政用人。發號施令。一本於仁義。廟堂之上。勤勤而行之。守之以專。持之以久。不數年間。當有成効。雖不求

永樂大典卷千四百二十四

二十六

以富國而天下有餘。不求以強兵而天下無敵。此必然之理。必至之勢也。恭惟閣下。以王佐之才。為聖人之偶。所以輔相吾君者。皆仁義之道。尚何待於言哉。某也。爾陽一鄙夫。鄙者天子親策于廷。蓋嘗以是說而獻之天子矣。今復以告閣下。雖其言迂。而區區之心。實欲以禹湯文武望吾君。以伊傅周召而期於閣下。閣下不以為迂。而忽之。某將有深於此者。次第而進之。陳蔡堂先生集。皇帝書代阮粹孟作。臣生長東南。以儒為業。聞書學兵。自太公。司馬。孫。吳。之書。擊刺行陣。生作進退之法。與夫歷代謀臣。猛將。奇正相生。虛實相形。合散無常。變化莫測。戰勝攻取。謹守豫備之術。以至陰陽卜筮。天星地志。占射厭禳。異端曲學之說。凡支離而不合。交終而難通者。實無所不觀。亦無所不知。蓋自堯舜夏商周秦漢以來。迄于五代之間。所以得失成敗。安危治亂之迹。如春秋史籍之所著見者。以臣所知。按之如指。白黑如數一二。如駕輕車。馳驅馬。而行於四通五達之衢。唯意所適。無不快者。又嘗以謂古今殊時。利害相絕。故當世之務。尤不可不詳。於是本之天時。驗以物理。辨風氣之所宜。察南北之異習。相山川之險易。稽人情之思致。較天性之能。別民力之勇怯。究習俗之向背。度夷狄之從違。如是者。蓋有年矣。而自觀亦以觀世。胥中之所既得者。了無可

疑矣。而未有能發之者。方少年時。志氣激昂。過自標置。誠有所負。而臣所居。適在閩海之脈。爰自勝衣。以至今日。游詠太平和氣之中。耳不聞鉦鼓之聲。目不觀旌旗之色。雖欲自效。其道無由。是以泯然退處。自同寒蟬。若有所待。不自知其愚。不肖。不足以為當世用也。去年以臣老親之命。俾臣來試禮部。謂縱罷黜。例當得官。臣以家貧。急於祿養。聞闕遠來。至會稽。遇故人。為守將。留臣逾月。是時。睦寇方跳梁於山谷之間。或謂不旬日。當就擒。戮實無足慮。臣獨言。竊矯矯之。一旦猖獗。聚徒萬計。安得不慮。或者笑之。臣已而以心語。曰。是難與他人計者。當書此。去言之。君父庶幾有一達焉。其過不遇。雖死無悔。及臣來京。師試於禮部。不偶。幸與廷對。復處下。列。又自以謂古者功名之士。必其資可以當責。今臣命窮如此。惜使其術不疎。亦必無補於事。以是亟欲南歸。又念臣親年八十。且今既歸。勢不可遠去。膝下。遂將老死。嚴穴。而平生所志。終不能少掩一二。以報陛下天地覆育之恩。願欲與麋鹿相為春秋。草木同歸於盡。何果於自棄之甚也。於是洗心易慮。讀書。秉時所自得者。為兵說十篇。雖辭意優渥。計策無取。引腹長鳴。自其真性。非自欺以欺陛下者比也。敢獻之闕下。惟陛下留神而幸察焉。臣聞趙括讀其父書。至其論兵。雖著不能以口舌難也。然

永樂大典卷千四百四十四

二十七

無救於長平之敗。孫臏吳起各有著述。考其所言。頗允精密。而屢有敵國之辱。由是觀之。言之不足信也。固矣。故霍去病曰。願方略如何耳。不至墨古法。表言之而善。如二子者。尚不足信。況如臣十篇之說。言不能達其心。文不能究其言。亦何足道。又况草竊未誅。上自朝廷。下至布衣。章帶之士。奇謀碩畫。日陳於黼座之側。蓋必有瑰偉絕特之論。適如臣萬萬者。方斯時也。待其狂瞽。欲以上動冕旒之聽。臣固知其難矣。雖然。漢之所以定三秦。擒項羽者。韓信之策也。蜀之所以制孫權者。諸葛孔明之策也。是皆立談之頃。遂定大計。卒如其說。使言皆不足信。又焉有此。夫言宜可。以一舉論哉。唯真知兵者。為能言。善聽言者。為能用。耳。今臣區區之忠。欲以自見。非適為利。大雖不二。志或可取。陛下幸聽臣言。以為不欺。置之。用兵之地。使臣有所依附。時出智畧。以裨主帥。或能為陛下安反側之心。收散亡之卒。使逆賊腹心內潰。黨援外離。割裂糜潰。卒於無以自植。臣於是蓋不能無分毫之助矣。千冒雷震。罪當萬死。謹繕寫兵說十篇。并書一通。投進。臣不勝俯伏戰懼待命之至。為縉雲先生集。上岳相公書。虜人敗盟。五月間。渡大河。徑趨長安。六月初。叩鳳翔石壁堡。其意直欲俯拾四川口之戎。非復前數年之比。自吳侯不幸之後。分七略。盡今者。倉卒調發。使

運籌處署中遷徙。人主樂從。又去年形勢猶未定。今復搖動。必失軍心。縱其統帥制敵有方。其敢不恭。猶恐中路散亡。此到舊關。千無四五。昨者朝廷新除諸帥。只在關上。不敢赴官。五路之兵。已復為虜。人所共知。胡宣撫雖致命許國。然軍旅之事。素非所習。川蜀之在今冬。彼有必取之勢。我有必敗之象。朝廷自渡江以來。十餘年間。虜人竭力相圖。終不得志者。蓋相公及一二大將為長江重鎮。而兵侯一軍作上流屏障。勢如柱石。相公首尾相應。設使此虜今冬遂得川蜀。控帶上流。俯視吳楚。是猶一柱已摧。而餘柱皆倒。其首已斷。其尾可知。不謂相公及一二大將必賴川蜀以爲強雄。論其形勢自然如此。此社稷存亡之大憂也。凡數大軍。獨相公一軍前當其衝。然則今日川蜀之事。即相公之事耳。與其形迫勢蹙。仰而拒之。於荆楚之間。孰若長計遠算。舉而擲之於數千里之外。以相公之威望。虜人素所畏服。若能以數萬之衆。徑趨商虜。使必聞聲股慄。望風破膽。豈徒保衛川蜀。必能據有關隘。蓋虜之敗。大者交鋒。乃者直謂川口無備。意欲直造成都。如入無人之境。今相公大張聲勢。直以銳師衝其腰膺。虜人倉皇出於意外。氣奪神駭。有必敗之勢。五路之衆及南北山潰散軍伍。方其無所適從。心志未定。以相公素望臨之。壘臥之民。皆可為兵。招納叛亡。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二十八

百萬之衆。長驅可集。人盡為用。則其勢百倍。吳侯舊軍分在秦州者。乞萬餘人。全軍不動。今在鳳翔。與虜相當。分在渭河者。惟親兵數千。隨主帥來。與鳳翔并力。其次稍稍歸附。及仙人關所存者。共有帶甲三萬以上。相公若出軍商虜。與之合併。則氣勢復全。猶病而復壯。老而復少。背劍門倚奇嶺。西顧爭敵。有萬全之理。此虜窮凶極毒。反復變詐。不為人鬼所容。方今朝廷有勁旅三十萬。謀臣猛將。無懈扼腕。爭欲殲虜。方極其毒。必欲覆我宗社。於我邦家。朝廷之勢。不得與之俱存。出不得已。當一大舉而決之。是未必不為此虜滅亡之日。朝廷與復之辰。自今至今。尚餘數月。相公慷慨上章。據袂奮發。率先諸軍。首啟戎行。功業成於一時。名聲昭於無窮。其與日俱一日。奄奄待盡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虜之本志。乃圖川蜀。公遣餘兵。竊制江淮。若朝廷緣此。不肯分力以助川陝。止屬書生用其見。眾以當大敵。則四川決非我有。四川一失。東南利害愈重。不待言而可知。昔王濬之破吳。楊素之破陳。李靖之破蕭銑。正用此勢。前事之明驗也。若謂東南大馬所存。如相公全軍不可暫觀。亦頗具此利害。劉之朝廷。是道知兵大臣。陝西素所畏服者。於數大軍中。各分萬兵。輕裝疾驅。與川蜀見眾并力。庶幾依山阻險。足以輪蔽上流之地。少寬東南追蹙之憂。是思其二首。

不得。又思其次也。伏惟相公忠勇壯烈。柱石本朝。德望威名。夷夏充滿。古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蓋言始之為易。中之為難。今日正當社稷安危存亡之機。成則家國俱榮。敗則前功俱廢。豈宜循常守舊。不一振發。以身任天下哉。某早昧暗劣。無用於世。但有區區憤激之心。日夜之所冀望。以專主庇民者。如相公之賢。獨一二數耳。故敢陳其狂愚。冒瀆嚴重。諒蒙推古人採擇。剪莠之心。少加裁納。天下幸甚。實勉齊集。與李賁之兵部書。國之成敗。不在乎兩陣相向之日。而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間。公事勢至此。尚復逞其私意。而不自懲。割為之奈何。李金陵依違。蓄積動失事機。安望合肥踴躍。奮屬求知。遠略。聞欲為大舉深入之意。一切取辦於公。生之忠義。此曹誠可用。不過能為盜賊之行。焚燒縣鎮。劫掠財物。正恐因此大失中原之心耳。秋高馬肥。彼必傾國以來。驅淮北被害之民。皆欲報其深讎。政恐非忠義之人所能遏也。淳光之軍。想亦知其詳。大抵殺傷亦相當。吾之敗軍。殺將為虜不少。今吾皆未得有可恃者。深足為慮也。餘失記此來。無可言者。非可巧問之日。只得汲汲自治。城壁見興築。邦人皆樂從。秋冬可辦。一旦足集小寇之衝。突耳至此。而後知有國有家。有身有心。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要一著。只要信得。獨行保。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二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六

十九庚

寧

南寧府

領縣三 宣化 武緣 橫縣

府縣圖

建置沿革

至到

城郭

風俗形勢

戶口

賦稅

土產

山川

宮室祠廟 寺觀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六

一

壇壝

官制

公署

兵防

古蹟

名宦

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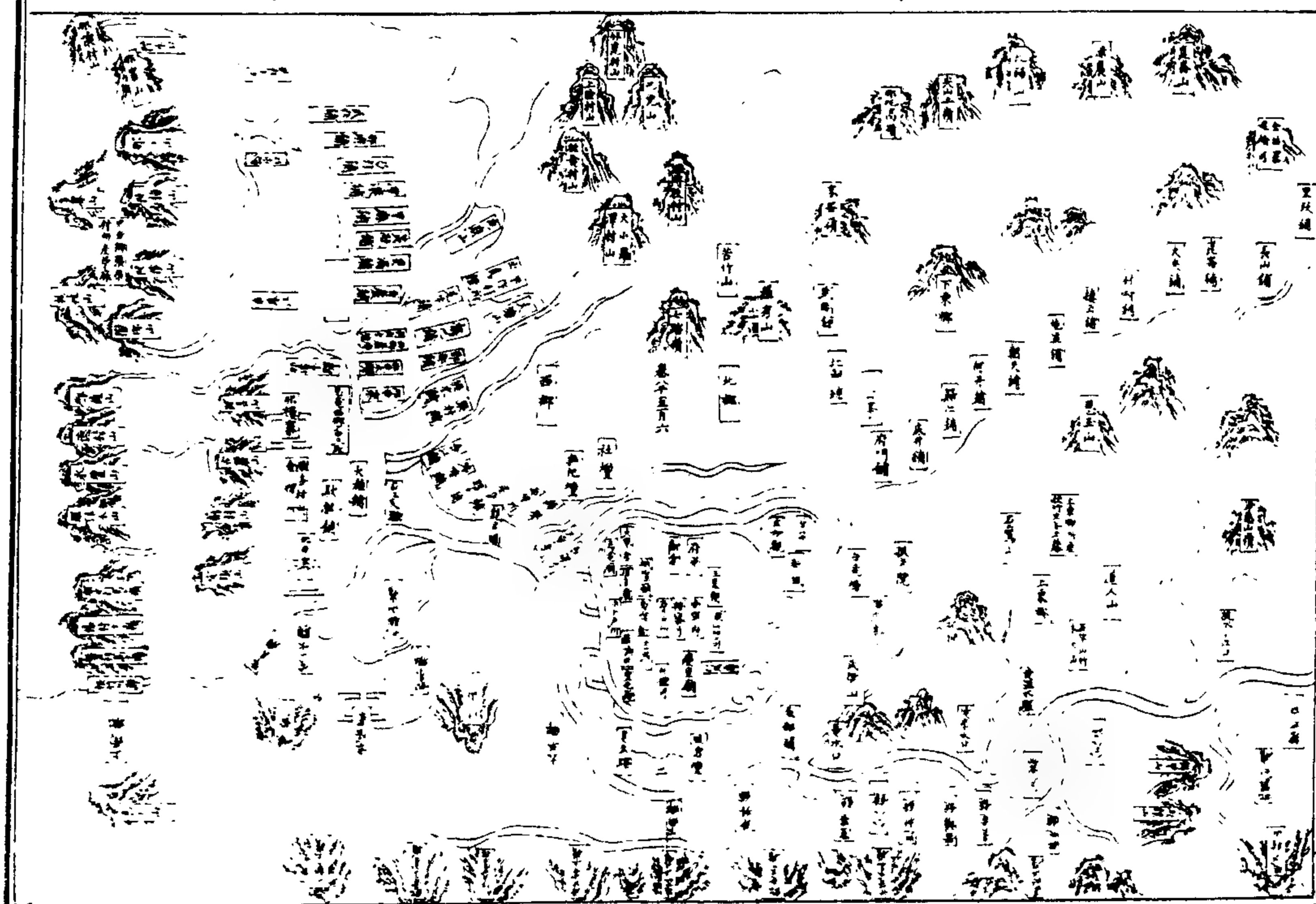
仙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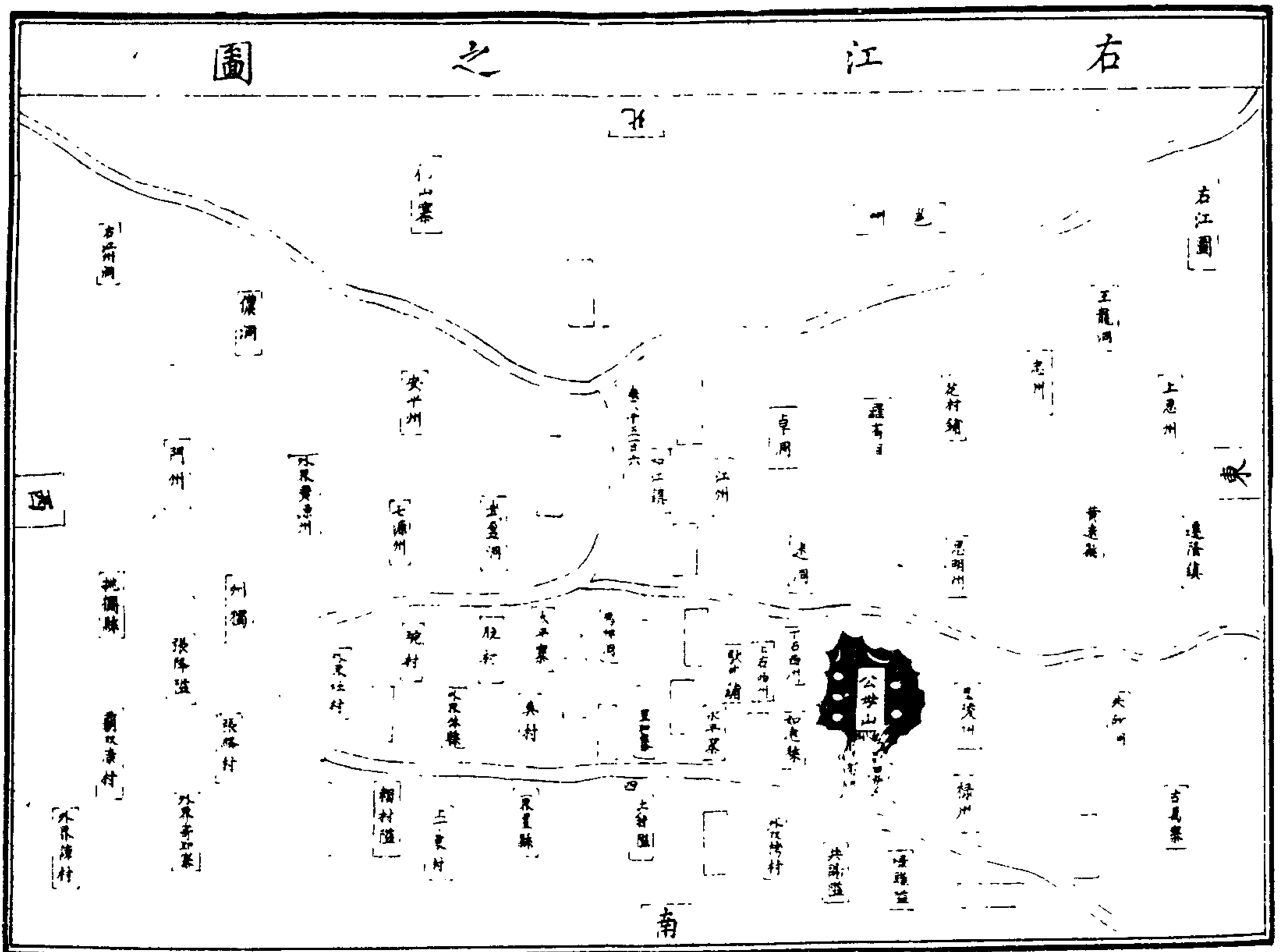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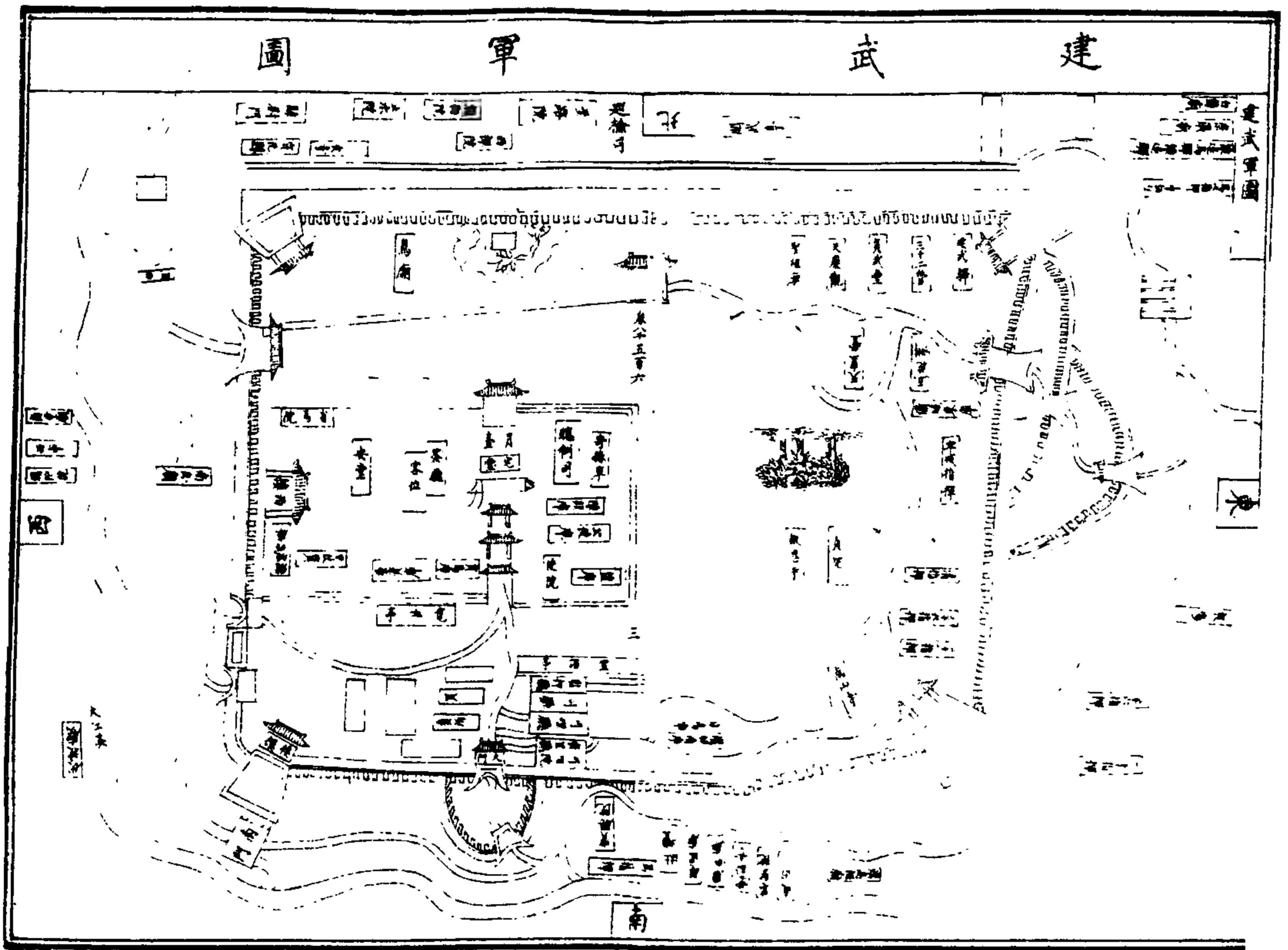
紀瑞

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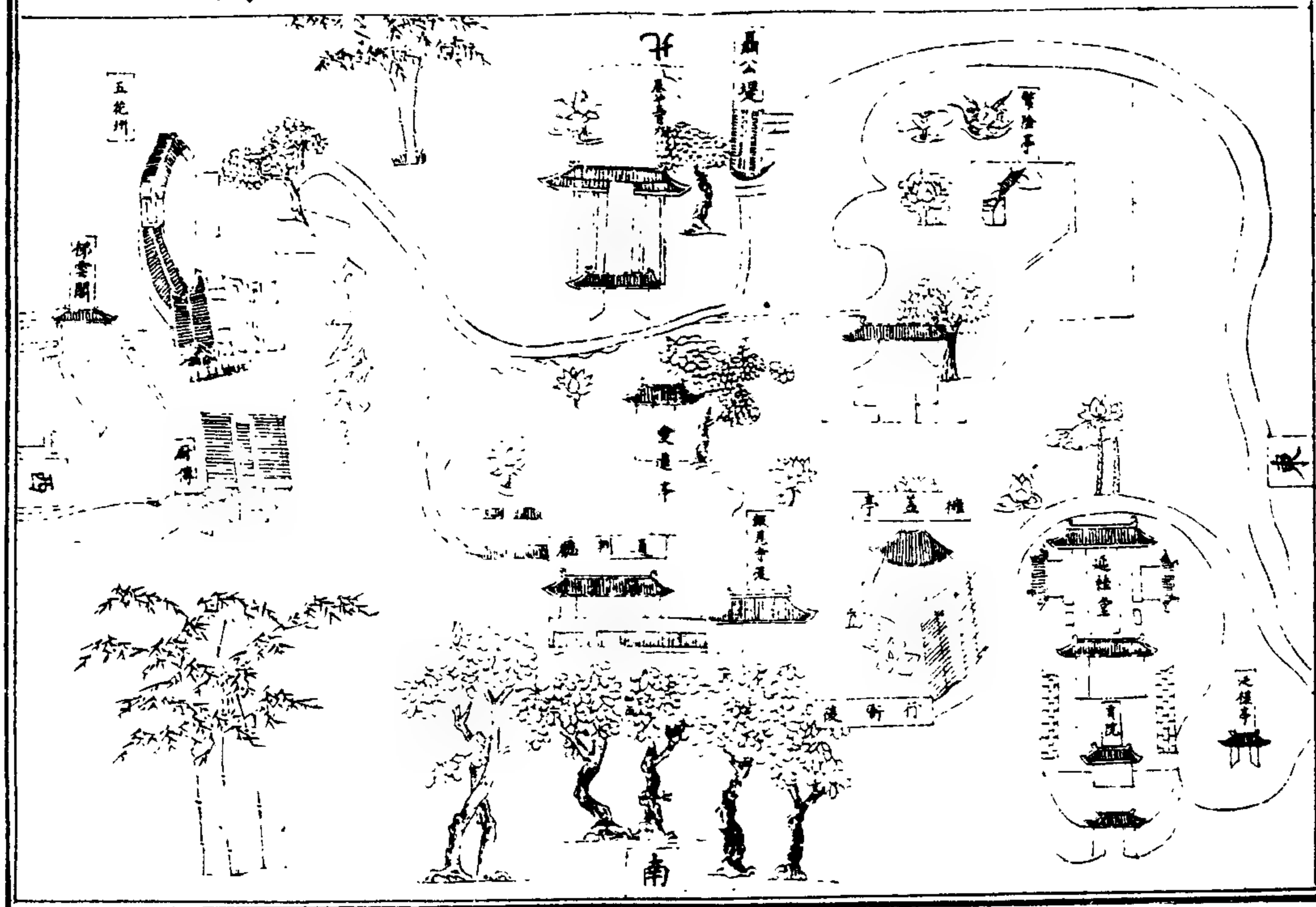
文章

南寧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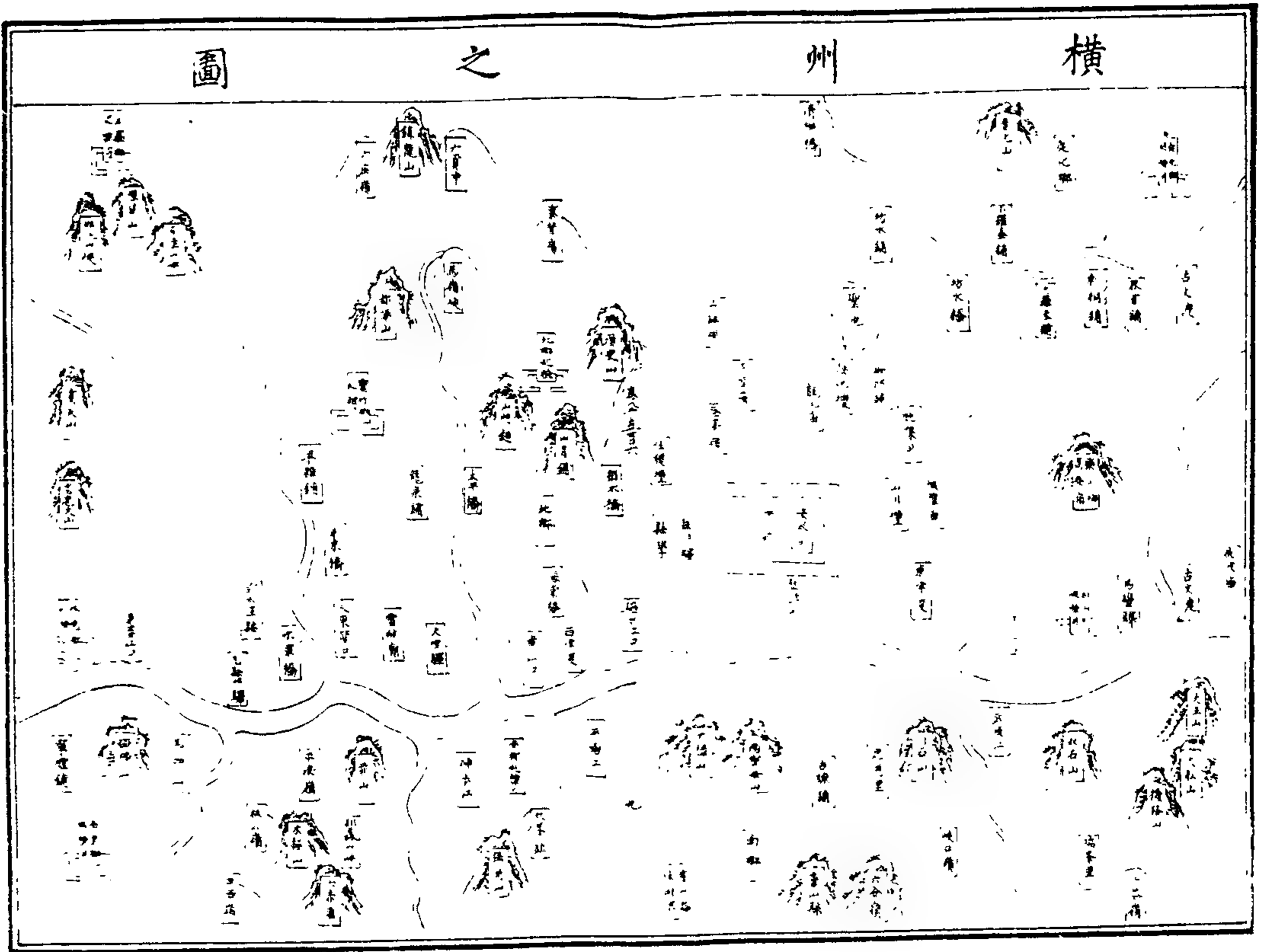


宣化縣圖



武 緣 縣 圖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古粵地為貢揚州之南境其分秦并南粵為桂林縣漢元鼎六年置為鬱林郡領方縣屬焉為郡治所東漢日六晉大興元年分置晉興郡復又置晉興郡以屬之宋齊並因之隋置晉興郡為晉興縣屬開州又罷晉興縣於此史置晉興縣開皇十八年改晉興縣為宣化縣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於此置晉興縣初置宣化一縣五正新置武緣晉興兩縣橫山四縣貞觀八年改為宣化又貞元年改水寧郡乾元元年復為宣化縣武緣縣五代劉隱據其地宋開寶四年更置晉興為樂石六年省宣化入宣化武緣縣入如和景雲三年又省樂石入武緣如和入宣化元初立宣化縣司至元十六年改為

邑州路

國朝為南寧府屬廣西布政司南寧府志唐武德四年立為南晉州貞觀六年改為邑州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為永寧郡乾元元年復為邑州乾寧元年改為建武軍元朝改為南寧路至元十年而有征交之役欽承特旨立為廣西西道宣慰司分闡于邑又至元二十九年改立左右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六

十

國朝改路為府至洪武二年改分司帥府為南寧衛指揮司原管宣化武緣二縣洪武十年八月添撥潯州府橫州收併永淳縣通作橫縣撥付本府管屬今見管三縣宣化武緣橫縣南寧府志序南寧一郡乃古之邑州治在還源接連深河地土廣狹人民繁夥元戶口之多寡賦稅之重輕比之中國大不侔矣洪武九年夏四月憲司委官劉來超取前代舊有圖經誌書本府當時會集省儒將本學舊存書板一付考之中間多有傾壞缺畧不存於本府其人程士其家為學官志書一部此對刊補完備起解今共成十年之久又乘上司公文令其補書書人等用心不實不實該書事理重別另刊補類書為成冊書之於卷首在而江水陸二之在實有之今以所屬三縣地理遠近風土人情戶口錢糧土產物產編為一冊編類成篇表而出之使後人有所考云太平寰宇記邑州朗寧郡今理宣化縣古南越地秦為桂林郡地漢改桂林為鬱林郡又為鬱林之橫方縣地晉置晉興郡隋開皇初廢郡為宣化縣屬開州天業三年州廢以縣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於此置晉興郡宣化一縣貞觀六年改為邑州近世溪因名乾封二年置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為朗寧郡乾元元年復為邑州長慶二年以安南經略副使在結為刺史元本州經略等使自此並州獨

置經略使其州邊在鬱江百姓先居一岸。每年秋夏江水泛溢郭邑沉溺。景雲年中司馬呂仁於南岸引開小水。若有泛溢分流而過不沒人家。今百姓兩岸分居。曾天福七年改為誠州。以避廟諱。漢初復舊宋朝平廣南後。開寶五年。廢朗寧州封陵思龍三縣。入宣化武緣如和三縣。至太平興國二年。置州上言管內左江黔州七源州狀稱廣源武勒南源西源萬源。和溫弄等州。古拂八州。計一十處。首領乞依七源州例歸屬當州。輸納租稅。朝廷因授首領官。今為建武軍節度。郡縣志唐天寶元年改為永寧郡。十四載置管內經略使領十三州。乾元元年復為邕州。兼都防禦使。二年陞節度使。上元元年廢節度置都防禦使。廣德廢大層復置。元和廢長慶復置。咸通三年。陞為南西道節度使。尋置建武軍節度。晉天福七年改為誠州。漢初復名邕州。宋因之。尋領屬廣州四十四。重修邕州志。州在禹貢九州之外。蓋揚州之南。號為百粵。秦始皇略定其地。分為南海桂林象郡。漢元鼎五年。粵相呂嘉反。六年討平之。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唐虞所謂山川禹貢外。城郭漢兵餘是也。自秦迄漢州未之建。晉元帝分鬱林郡嶺方縣地。立為晉興郡。乃今之州矣。至隋而郡廢。以其地入簡州。今之州。開皇十八年改為宣化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

十一

縣。隋寧州郡。於今之州。至唐武德四年。立為南晉州。貞觀六年改為邕州。都督府。水後復以廣桂容邕安南五府皆隸于廣。謂之五府節度。韓文公送工部尚書鄭權帥南海其序曰。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天寶元年改為永寧郡。乾元元年復為邕州。上元後置經略使。後罷長慶二年復置刺史領之。咸通四年分嶺南為東西道。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乾寧元年陞為建武軍節度。嶺南西道觀察使。五代時劉隱據其地。宋初開寶四年平廣遂入職方馬。隸廣南西路。充兵馬鈴轄安撫都監。兼公邊溪洞都巡檢使。紹興三年如命置司市馬于州之橫山寨。後置以本路經略安撫總其事。州同提點馬專任以武臣。隆興以來始命文武通差。此州建置之大略也。元一統志初宋平嶺南。以邕州守臣充兵馬鈴轄安撫都監。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祐元年兼邕宜欽融鎮撫使。至元十三年十二月既克靜江府諸州皆下。是守馬成旺始挈城歸附。初立安撫司。十六年改為總管府。兼左右兩江溪洞鎮撫。今親領縣二。兼管寨五。今領州三十八。縣一十八。洞二十六。邕州遷龍寨。忠州。思恩州。上思州。羅陽縣。永康縣。羅百縣。水口洞玉龍洞。二洞並係縣地。地接交趾。亦所貢越地千里之內。號為羈縻歸

附以來。見於左江鎮。隸邕州路節制。今領州三。縣三。洞二。古萬寨。左州。江州。武寧縣。陸陵縣。崇善縣。吳洞。永安洞。坡陵洞。博龍洞。果洞。古樂洞。古攪。思安洞。還安洞。車洞。博喝洞。上浪洞。安禮洞。與還龍寨相同。宋景祐四年立寨。歸以來見於思隸團沿居地面駐劄。隸邕州路節制。今領州二。縣三。洞一十三。太平寨。龍州。上凍州。下凍州。萬城州。七源州。思城州。龍英州。養利州。上懷恩州。上思明州。下思明州。安平州。太平府。古龍洞。武德洞。武安洞。皮陵洞。武盈洞。羅細洞。上等洞。下等洞。與還龍寨相同。宋太平興國立寨。歸附以來見於古龍等洞。地面駐劄。隸邕州路節制。今領州一十三。洞八。永平寨。上石西州。下石西州。固陵州。祿州。如盤縣。武乙洞。寧康洞。憑洞。西平洞。上寧洞。安寶洞。上影洞。下影洞。都結洞。結安洞。舊洞。倘甲洞。結綸洞。思來洞。武能洞。勞洞。武允洞。射擊洞。洗甲洞。都康洞。榜免洞。尊洞。與橫山還龍等寨相同。宋景祐四年立寨。歸附以來。見於西平州駐劄。隸邕州。節制。今領州四。縣一。洞二十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

十二

宣化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秦為桂林郡。漢為方諸地。屬鬱林郡。晉上置與郡。置與縣。隋開皇十四年。遷與縣。與縣。唐武德四年。改與縣。為州。併六縣。為宣化一縣。五年。析置武緣。普寧。寧山。四縣。唐武德八年。置與縣。八年。改南晉為邕州。乾元元年。以本縣。思龍。如盤。思龍。封陵。二縣。宋開寶五年。罷朗寧屬宣化。景祐三年。又罷如盤。入宣化。國朝為南寧府。倚郭縣。南寧府志。唐武德四年。至宋治平四年。將水寧鄉武額里。隸武緣縣。轉接武緣上東下南二鄉。隸于縣。元朝不曾更改。國朝本縣。仍舊見管五鄉。九鄉。二里。與地廣記。宣化縣本漢廣方縣地。故朗寧縣。唐武德五年。析南寧安京置屬欽州。景龍二年。宋肅宗景祐二年。省入。故如和縣。唐武德五年。析南寧安京置屬欽州。景龍二年。宋肅宗景祐二年。省入。有知和山。鬱水。水即夜郎勝水也。與溫水合。又與歡水合。亦名。越水。自鬱境七源州。流出。州民常苦之。唐景雲中。司馬呂仁引渠分派。以殺水勢。自是無漂溺之害。民乃安。水而居。有是也。武緣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為方諸地。屬鬱林郡。隋開皇十四年。置與縣。八年。改南晉為邕州。乾元元年。以本縣。思龍。如盤。思龍。封陵。二縣。宋開寶五年。罷朗寧屬宣化。景祐三年。又罷如盤。入宣化。國朝為南寧府。倚郭縣。南寧府志。唐武德四年。至宋治平四年。將水寧鄉武額里。隸武緣縣。轉接武緣上東下南二鄉。隸于縣。元朝不曾更改。國朝本縣。仍舊見管五鄉。九鄉。二里。與地廣記。宣化縣本漢廣方縣地。故朗寧縣。唐武德五年。析南寧安京置屬欽州。景龍二年。宋肅宗景祐二年。省入。故如和山。鬱水。水即夜郎勝水也。與溫水合。又與歡水合。亦名。越水。自鬱境七源州。流出。州民常苦之。唐景雲中。司馬呂仁引渠分派。以殺水勢。自是無漂溺之害。民乃安。水而居。有是也。

東北至州界一百二十里。又六十里至賓州。

鎮柳寨

武緣縣

北至州界一百五十里。又八十里至宜州龍水縣。

橫山寨

右江鎮

太平寨

古萬寨

永平寨

左江鎮

宣化縣

遷隆鎮

鹿寨關

魚步鎮

東至州界一百二十里。又二十五里至橫州永淳縣。

東南至州界一百三十里。又一百二十五里至橫州。

東至州界一百二十里。南北三百七十里。至京四百六十里。至行在六百一十一里。至靜江府十五里。

南至州界八十里。又一百五十五里至欽州。

西北至州界橫山寨七程。又西北無里。皆屬廣州洞。

西至州界四百七十里。又一百七十里至溪洞。

西南至州界永平寨九程。又西南三十里抵外界。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六

十七

州境東西八百六十二里。南北三百七十里。至京四百六十里。至行在所六十有一程。至靜江府一十有五程。東至州界一百二十里。又二十五里至橫州永淳縣。西至州界四百七十里。又一百七十里至溪洞。南至州界八十里。又一百五十里至欽州。北至州界一百五十里。又一百八十里至宜州龍水縣。東南至州界一百三十三里。又一百一十五里至橫州。西南至州界永平寨九程。又西南三十里抵外界。東北至州界二百一十二里。又六十四里至賓州。西北至州界橫山寨七程。又西北無里。皆屬廣州洞。元一統志南寧府東北至六千六百九十里。東北至六都五千六百九十里。東至橫州永淳縣界一百二十里。南至欽州安遠縣界八十里。西至左江古萬寨管下溪洞界九十里。北至慶遠路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六

十八

龍水縣一百五十里。東到橫州永淳縣一百四十五里。南到欽州二百三十五里。西到左江古萬寨四百七十里。北到慶遠路龍水縣三百三十里。東南到橫州二百一十里。東北到賓州一百九十八里。西南到左江永平寨交趾界七百九十里。西北到右江橫山寨自把國二千五百里。橫山寨。東北至上都七千四百八十里。東北至大都六千四百八十里。東南至本路總管府五百二十里。東至武緣縣界二百五十里。南至宣化縣界二百一十里。西至特磨道界那溫縣八百里。北至歸仁州三百里。東到慶遠府龍水縣城四百五十里。南到本路宣化縣四百九十里。西到特磨道九百里。北到自把國城一千六百五十里。東南到武緣縣三百九十里。東北到大理國界善闡府一千八百里。西北到羅羅蠻國一千七百三十里。西南到左江古萬寨三百一十里。遷龍寨。東北至上都六千九百九十里。東北至大都五千九百里。東至本路總管府二百一十里。東至本路宣化縣界六十里。南至欽州靈山縣界三百四十里。西至古萬寨吳洞界一百一十里。北至宣化縣一百一十里。東到本路城一百一十里。南到欽州靈山縣四百一十里。西到左江太平寨四百八十里。西北到古萬寨二百四十里。古萬寨。東北至上都七千一百五十里。東北至大都六千一百五十里。東至本路總管府四百六十里。東至宣化縣如木鄉左江鎮一百五十里。南至遷龍寨界玉龍洞一百三十里。西至太平寨界龍州一百一十里。北至右江溪洞向武州界七百里。東到本路城四百六十里。南到遷龍寨城一百五十里。西到交趾蘇茂州界一百五十里。北到太平府一百六十里。東南到遷龍寨二百一十里。東北到右江橫山寨三百一十里。西南到太平寨管下思明州五十里。西北到太平寨一百二十里。太平寨。北至上都七千二百七十里。北至大都六千二百七十里。東北至本路總管府五百八十里。東至古萬寨管下安禮洞一百一十里。南至永平寨管下思凌州界一百二十里。西至交趾排欄縣界一百一十里。北至太平府一百一十里。東到本路城五百八十里。南到交趾界太平棚二百一十里。西到交趾排欄縣二百一十里。北到左江古萬寨一百一十里。東到遷龍寨四百一十里。東北到右江橫山寨四百三十里。西南到永平寨一百五十里。西北到交趾五溫縣一百八十里。永平寨。北至上

都七千二百九十里。北至大都六千二百九十里。東北至本路總管府七百里。東至交趾界太平棚一百里。南至交趾丘溫縣界九十里。西至太平寨龍州界六十里。北至太平寨上思州一百二十里。東到交趾交源州界一百里。南到交趾丘溫縣一百二十里。西到太平寨龍州八十里。北到古萬寨江州三百五十里。東南到交趾廣源州二百里。東北到太平寨一百五十里。西南到交趾國城七百五十里。西北到太平寨一百里。

宣化縣南寧府志東至潯州府貴縣界首管村三百零四里。自界首到潯州府三百里。共計六百零四里。南至廣東欽州界團楊村四十里。自界首到欽縣二百二十里。共計八百二十里。西至太平府羅陽縣界高嶺六十里。自界首到太平府四百四十里。共計五百四十里。北至慶遠府宜山縣楊村二百三十里。自界首到慶遠府三百里。共計五百三十里。東到柳州府賓州界首鋪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柳州府四百里。共計五百二十里。東南到廣東欽州靈山縣界那旺村五十里。自界首到靈山縣二百三十里。共計二百八十里。西北到田州府歸德州界首武仕鋪一百七十里。自界首到田州府三百里。共計四百七十里。西南到思明府上思州界那蒙嶺一百五十里。自界首到上思州一百五十里。共計三百里。東北至上都六千六百九十里。東北至大都五千六百九十里。東至橫州永淳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左江古萬寨管下溪洞界九十里。南至欽州安遠縣界八十里。北至武緣縣界二十五里。東到橫州永淳縣二百四十五里。南到欽州安遠縣二百三十五里。西到左江遠龍寨一百五十里。北到武緣縣一百里。東南到橫州寧浦縣二百一十里。東北到賓州領方縣一百九十八里。西南到永平寨七百六十里。西北到右江橫山寨四百九十里。

武緣縣南寧府志上至右江田州府強山縣三百二十里。下至南寧府宣化縣一百里。東至柳州府賓州思龍鋪一百一十里。南至宣化縣高峯嶺五十里。西至右江田州府強山縣武士小江二百七十里。北至慶遠府宜山縣楊村三百里。東到柳州府賓州二百里。南到南寧府宣化縣一百里。西到田州府強山縣二百八十里。北到慶遠府宜山縣五百七十里。東南到南寧府長山驛一百里。西南到南寧府宣化縣那龍寨一百二十里。東北到柳州府賓州上林縣羅降鎮一百四十里。西北到田州府武龍峒二百里。元一統志東北至上都七千六十

里。東北至大都六千六十里。東南至本路總管府一百里。東至賓州上林縣界一百里。南至宣化縣界七十里。西至右江橫山寨溪洞歸德州一百四十里。北至慶遠路龍水縣一百里。東到賓州上林縣一百七十里。南到宣化縣三百里。西到宣化縣那樓寨一百五十里。北到慶遠路龍水縣一百五十里。東南到宣化縣金城寨一百二十里。東北到慶遠路二百三十里。西南到左江古萬山寨三百九十里。

橫州橫州志東至賓州界首村六十里。自界首村到賓州一百八十里。共一百八十里。南至欽州立石村界一百二十五里。自立石村到欽州五十五里。共一百八十里。西至永淳縣界梁雞村一百里。自梁雞村到永淳縣二十五里。共一百二十五里。北至賓州學田村界一百二十五里。自學田村到賓州二十五里。共一百二十五里。東南到賓州界首村界六十里。自界首村到賓州一十二里。共七十二里。東北到賓州解塘李村界六十里。自解塘李村到賓州四十里。共一百里。西北到南寧府那晃村到南寧府五十里。共一百二十里。西南到欽州立石村界一百二十五里。自立石村到欽州五十五里。共一百八十里。元一統志北至上都五千四百六十一里。北至大都四千四百六十一里。東至賓州界八十里。

西至邕州路界一百八十里。南至欽州路界六十里。北至賓州路界一百四十里。東到賓州一百三十五里。西到邕州路二百二十里。南到欽州路二百四十里。北到賓州路一百九十七里。東南到欽州路二百九十里。東北到賓州一百四十里。西南到邕州路二百七十里。西北到邕州路二百一十里。

寧浦縣橫州志東西各一百里。南北各九十五里。東至賓州界首五十里。西至永淳縣界五十里。南至欽州界首五十里。北至永淳縣界四十五里。元一統志北至上都五千四百六十一里。北至大都四千四百六十一里。東至鬱林縣界八十里。西至永淳縣界五十里。南至靈山縣界六十里。北至橫方縣界一百四十七里。東到鬱林縣界一百三十五里。西到永淳縣界一百二十里。南到靈山縣一百八十里。北到橫方縣二百四十里。東北到鬱林縣一百四十里。西北到橫方縣二百四十里。東南到宣化縣二百七十里。西南到靈山縣一百九十里。

永淳縣橫州志東至橫州蘇光家村界二十五里。到橫州通計七十五里。南至欽州界臨枝村一百二十里。到欽州通計三百三十里。西至南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六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六

主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七

十九庚

寧南寧府二

城郭

本府南寧府志宋朝元豐三年修築大城。六年而備。元豐八年修築城東羅城。元朝於舊基上以土築高城牆。元有崩壞。止是補築。

本朝重修城垣一新周圍一千零五丈各門司城巡邏圍人數不常

五座。鎮江門至長塞門長八十二丈七尺。安塞門至新東門長三百一十一丈五尺五寸。月城池一十九丈。新東門至朝京門三百九十七

丈五尺五寸。司城週圍二十丈。朝京門至鎮邊門長三百零二丈四尺五寸。月城池週圍二十七丈。鎮邊門至鎮江門長一百一十丈七尺五寸。

寸。月城池週圍一十九丈。南北城壕二處。建武志據舊志。羅城元。周一千丈。高一丈五尺。上廣一丈三尺。下廣二丈。壕述二壕。並廣一丈五尺。深一

文唐開元二年司馬呂仁築蓋州古城在今之城南二里其故址僅存社稷在焉今城之築自皇祐間經兵火碑刻不存遂無稽考耆老相傳經營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七

之初。隨築隨壞。董役者苦之。夜夢有蛇環地而行。若示其址。遂誌所夢。即其地而築焉。立青龍烏龍廟于城隅。至今祀之。即所夢之神也。元豐三年得旨修築。六年而城備。周二千五百二十步。高三丈五尺。下廣六丈。上廣二丈六尺。環之以屋。三面爲墀。而西因長江爲于城。在其內。其制惟稱城備之。明年太守西上。開門。使和公斌以甘泉隔於城外。兵民爲風戾之阻。遂上其事。展城。以便汲者。週圍四百一十有六步。高二丈五尺。上廣一丈九尺。而基倍之。復作兩門。城於外。各長一十有五步。其高如新城之制。總周九里三十步。城門之舊曰朝天。曰望京。曰長泰。曰鎮遠。曰安塞。曰威濟。與長橋門而七。長橋在城之東北隅。於八卦爲艮。陰陽家以艮爲思。戶。由是戶則有啓證。且其門與朝天望京密通視。二門爲雉左。既非市廛通衢。與梁久廢門爲之不聞者多。垂半閭人不設守禦。無尸其責。弊以我不虞。司城官屢以爲言。此得旨修城。遂築其門。與合門之外。有小甕城。嫩叢生荆棘。併撤去之。以墮其外。今爲門惟陸自城之築。經始者以其土性緩散。從而屋之。歲月既深。材蠹壞圯。連榰榱。十餘其七八。舊植之戶者皆朽。殊危立。草莽殆生于墮。而甘泉之小城尤甚。木石拱於墜壁者。狐兔之跡相尋。公私俱病之。分守者以之財用憚然。穴後墜十餘段。皆未遑也。安撫

任分兩持使者節。屈臨是邦。下中木幾。慨然興嘆。以是為邊藩二廣四十餘州。所以為安其為阻。固不可以不謹。乃或司城約所費。言于帥府。經略使司。業劉公。以聞于朝。有旨賜緡錢一萬。併修軍器。遂命陶人。延埴于三廟。常灰。鍛石。可慮。攻木之工。凡一百八十有三。版築之功。凡九百十有四。雖以壯城之卒。竟城之摧毀者。凡一十有六。所計三百三十有一。又治女頭。凡二千二百六十有三。為新屋一十五百有一間。外圍樓四。敵樓馬面三十有六。甲仗庫一。備庫二。城門之樓。重慶者四。曰熊門。曰安塞。曰望京。加葺者三。曰鎮遠。曰威濟。曰長泰。鳩工於六年十月之吉。迨七年。盡正月而告成。本州城。自元豐修築。三面為濠。而西因長江。舊矣。厥後以牛深。額地。自任安撫。任內復修築。一仍元豐制。乃損女頭城。面之。以增修其城身。遂易以土。壘為之。故屋之以庇風雨。歲月既深。材盡。樑朽。多壓焉。會朝廷以西南。幹腹為憂。謀師當一面。閣使王舍人。碑寶。自宜。易鎮于。公。山陽人也。有大勳。勞于江淮。素精備禦。事。環視。惻然。曰。西廣所恃。以為藩籬者。豈耳。而城圯。壘壞。且不合古制。以城。屋。覆于上。緩急。孰與。禦。遂亟申臺閣。及樞密行府。量事。期。計。丈。尺。具。各。鋪。市。木。於。北。山。鍛。灰。於。可。盧。連。埴。於。馬。務。三。廟。及。東。北。諸。徭。率。土。丁。戍。軍。壯。城。之。卒。咸。執。斯。役。盡。撤。

永樂重修城志卷之五

二

用磚。灰。就。城。身。鼎。砌。女。頭。環。布。圍。敵。馬。面。樓。一。如。淮。東。之。城。制。總。創。圍。樓。四。座。馬。面。樓。三。十。六。座。寬。城。樓。五。十。四。間。敵。樓。二。座。幫。砌。城。之。額。地。者。十。餘。所。覆。砌。城。面。二。千。一。百。九。十。步。女。牆。層。臺。稱。是。重。甃。城。門。兩。座。東。門。外。倚。壕。施。釣。橋。鄉。老。云。正。合。武。襄。公。之。故。址。環。城。又。築。羊。馬。塼。以。為。捍。敵。之。防。又。築。南。壕。甃。三。十。五。丈。浚。東。城。壕。五。百。餘。丈。濠。壘。固。穩。若。敎。團。有。來。自。持。磨。者。陸。南。詔。以。西。諸。藩。皆。有。相。戒。不。可。犯。之。語。一。時。咸。觀。誠。置。堯。振。古。之。所。未。見。是。役。也。樞。密。大。使。陳。祥。接。十。七。界。會。七。萬。貫。帥。漕。工。侍。董。公。提。撥。經。司。錢。五。千。貫。運。司。錢。五。千。貫。運。司。錢。五。千。貫。提。刑。楊。養。推。漕。日。撥。益。二。百。餘。又。撥。錢。一。千。貫。用。猶。不。給。公。復。得。第。一。切。浮。費。銖。積。寸。累。以。濟。支。連。總。用。磚。五。百。萬。有。奇。灰。一。百。萬。勸。木。三。萬。株。竹。二。萬。竿。鐵。三。萬。勸。工。費。二。萬。三。千。緡。鳩。工。於。淳。祐。八。年。夏。五。月。越。明。年。六。月。告。成。坊。志。軍。府。志。武。勝。坊。在。衙。門。之。南。肅。清。坊。在。按。察。司。之。東。南。仁。和。坊。在。衙。門。之。西。宣。明。坊。在。府。之。西。南。建。武。志。待。賢。坊。在。城。之。東。慶。蘭。坊。在。城。之。南。永。定。坊。在。城。之。西。大。樂。坊。在。城。之。北。右。坊。肆。在。羅。城。外。乃。舊。所。建。永。寧。坊。在。州。治。之。前。景。行。坊。在。子。城。之。南。德。化。坊。在。子。城。之。南。泮。官。坊。在。長。泰。門。內。道。遠。坊。在。子。城。東。北。勝。遊。坊。在。安。塞。門。內。迎。紹。

坊在朝天門內。崇善坊在子城之北。仁和坊在子城之北。勝業坊亦在子城之北。右坊一十在羅城內。於紹聖三年立。米遊坊在城之東。迎恩坊在城之東。金坊坊在城之東。衣錦坊在城之南。飛騎坊在城之南。連清坊在城之北。鎮遠坊在城之西。輝武坊在城之北。宣化坊在城之西北。右坊九在羅城外。亦於紹聖三年立。五市建武志紹興三年二月五日。臣察上言。乞以羅州買馬司收買綱馬得旨。依奏。於羅州置司。差提舉買馬官李預。六年罷所置。今本路帥司兼提舉買馬。羅州知州兼提舉買馬司。三十二年。帥臣余良弼奏。本司幹辦公事一員。乞依元豐指揮。於羅州置辦。守處居住。輪察。得馬錢物。司指買馬。得旨。依乾道七年。帥臣李浩。申乞。依舊復置。提舉綱馬驛。一員。往來檢視。綱馬一員。解江府置辦。守一員。撫州。並從本司踏逐。大小使臣。奏辟其請。給人從。合依本司。屬官。體例。得旨。依淳熙十二年。有聖旨。令川廣漕臣。依元隆指揮。兼帶提舉本路綱馬驛。程其提舉。使臣。並改作幹辦。稱呼。橋津南寧府志。魚步津在城南。上津在城北。建武志。徐步橋在壽遠樓之前。

永樂重修城志卷之五

三

宣化縣南寧府志鄉隅 本縣仍舊見管五隅九鄉二里。五隅 東南隅。西隅。北隅。中隅。九鄉。上東鄉。下東鄉。上南鄉。下南鄉。西鄉。北鄉。思龍鄉。如和鄉。太平鄉。二里。封陵里。武仕里。邕州志。上東鄉。在縣東。管一十八村。下南鄉。在縣西。管一十三村。西鄉。在縣西。管一十九村。北鄉。在縣北。管二十五村。太平鄉。在縣南。管一十五村。如和鄉。在縣西南。管三十村。思龍鄉。在縣西。管三十村。上南鄉。在縣南。管一十五村。下東鄉。在縣東。管一十七村。如洪里。在縣西。管一十四村。南寧府志。墟市。三床墟。張墟。南墟。呷墟。韋墟。古潭墟。古驛墟。合羅墟。段德墟。那同墟。那龍墟。那萬墟。零灣墟。羅文墟。新墟。安吉墟。武崗墟。鮑墟。長山墟。新墟。新庄墟。梁賴墟。思回墟。石廣墟。高屯墟。水路。上至右江。田州府。兼化州。四百五十里。左江。太平府。五百里。下至潯州府。三百里。陸路。上至右江。田州府。歸德州。二百二十里。左江。太平府。羅陽縣。一百九十里。下至潯州府。三百里。橋。元亨橋。龍溪橋。津渡。鎮江門渡。魚步津渡。大灘墟。武緣縣南寧府志。城。宋。朝。立。縣。以。來。別。無。城。池。元。朝。因。土。冠。班。天。瑞。作。托。本。縣。主。簿。兼。尉。兵。清。寧。始。督。鄉。民。修。築。土。地。其。基。址。稍。寬。闊。未。附。之。

婚妻。父子多不同居。疾病不肯服藥。惟以卜筮禱祭。外有近隣。皆屬迷
昆。鄉大小定。定里人民。其性凶險。原係蠻獠。不知理法。不伏科差。自洪武
四年以來。才方向化。止是輸稅而已。

橫州南寧府志本州地面。偏僻在遐荒。風氣鬱蒸。瘴癘不常。上瘠民貧。力
耕火耨。男子耕種。婦人織。以補歲食之不給。女子紡績麻葛。以供四時而服
馬。不蓄。蓋事冠婚喪祭。稍依禮法。惟婚姻以擯。擯為禮。疾病俱不服藥。惟
以卜筮禱祭。唐宋以前。亦有登科進士者矣。大抵嶺南諸邑。民淳訟簡。疏
為易治。橫邑其庶幾焉。橫州志漢地理志云。男子耕農。種禾稻芋麻。女子
蒸績紡。民有五畜。元一統志地隘民瘠。俗惟種田。

形勢

本府南寧府志慶曆四年四月。長編載。寶元初。杜杞知橫州。言。管內制廣
源。外控交趾。願擇文臣。達權變練。嶺外事。以為牧宰。使經制邊事。皇祐四
年五月。廣源州蠻。儼智高叛。破邕州。連陷橫貴。廣格。封康端州。攻廣州。
不克。元月。陷昭州。復入邕州。朝廷命樞密副使狄青討智高。五年正
月戊午。青與智高戰于歸仁。輔大破之。智高奔大理國。與地紀。勝貞觀為
都督府。是志。貞觀六年。狄青為邕州都督府。唐以邕州為西道。唐大詔令

永樂大典卷一千五百七

六

咸通三年。分廣南為東西道。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三十六洞印。先時
南江州洞。各統山。徐古洞印。至治平四年。李朝定。給賜銅印。左江十八面。
右江十八面。今所為三十六洞之印也。雖此。續降印。調回不止三十六也。
號為大府。皇祐五年。丁寶臣作邕州。新城記。曰。廣南東西二部。四十五州。
惟廣桂是號為大府。是邕州。國經。版。惟。邕。邊。南。國。之。紀。元。洞。標。帶。州。城。列。香。齒。
余。時。正。蠻。項。目。便。生。是。邕。南。國。之。紀。邕。究。所。蒞。最。廣。度。而。西。為。州。二。十。
有五。而。道。里。延。袤。與。蠻。錯。居。有。永。平。橫。山。二。寨。又。道。交。趾。聖。宗。時。廣。
山。道。自。北。羅。殿。諸。蠻。控。連。已。屬。是。桂。林。已。編。李。大。異。書。橫。山。買。馬。圖。併。邕。
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雖。金。泰。黃。賊。事。宜。然。邕。州。與。賊。通。近。容。州。則。甚。
懸。隔。其。經。界。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今。置。在。
容。州。則。是。州。兵。馬。必。少。伏。請。移。經。界。使。於。邕。州。實。為。主。便。夢。純。示。杜。皇。祐。
廣。源。通。蠻。賊。境。後。者。若。之。之。事。有。地。理。地。而。行。皆。示。其。地。是。即。其。地。而。行。
馬。雲。南。頭。楚。分。尾。杜。元。及。或。之。元。一。統。志。南。寧。縣。窮。荒。之。境。群。蠻。聚。五。
市。之。街。姚。知。才。謝。表。云。山川。禹。貢。外。城。郭。漢。兵。餘。舊。吏。詩。金城。之。固。
銅。柱。之。封。狄。青。賀。捷。表。云。地。控。龍。編。之。遠。歲。通。駁。骨。之。奇。顏。敏。德。謝。表。
云。山川。通。益。部。星。斗。近。交。州。陶。綱。詩。黃。茅。煙。瘴。之。地。舊。傳。擯。擯。出。海。

南。又。聖。澤。氣。自。夕。食。之。為。常。至。於。婚。嫁。亦。以。此。為。禮。版。惟。邕。國。南。國。之。紀。
九。洞。標。帶。州。城。層。疊。余。靖。平。蠻。項。云。玉。簪。峯。頂。銅。柱。深。頭。見。陶。綱。詩。

橫州南寧府志寶元初杜杞知橫州言橫為邕欽廉三郡咽喉地勢險可
以屯兵應援三郡賊或奔衝足為控扼州以橫為名按寰宇記三
梁政縣為嶺南所集按寰宇記對境之前有南山焉峯巒疊秀泉石清深
僧先覺撰寶華山記云橫弱為漢寶大牙相制之地易被修城記云
南嶺海峽西接溪洞按寶華山記云東連懷澤西接欽江寶二州車
馬之衝蓋端之守上渠文為至山圍城城古一灣江抱海陸浮徐安國
橫浦詩

戶口

本府南寧府志人戶一萬三千二百八十一戶人丁一十萬三千五百七
十三口宋朝戶一萬四千九百三十三戶丁六萬二千零九十口
元朝戶九千七百零四戶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三口
本朝戶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一戶丁三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口邕州志土
丁元額宣化見管廣勇第一都一百二十三人第二都七十五人安遠
第一都一百人第二都一百五十一人靖寧第一都六十二人第二都一

永樂大典卷一千五百七

七

十六人武緣見管安遠指揮二百八十四人定勝指揮二百二十四人靖
寧都六十人見共管一千九百五十五人建武志軍額東南第十三全將駐
劄十一指揮額管五千一百八十八人馬一千六百六十有馬雄略第二指揮額
管五百人馬五百足營在州南去城二百步有馬雄略第三指揮額管三
百人馬三百足營在州南去城二百步有馬雄略第四指揮額管三
指揮額管三百人馬三百足營在州東去城一百步有馬營略第七
額管五百人營在東朝天門內澄海三十二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州
東白塔城望京門內澄海三十四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子城之東
澄海三十五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子城之東澄海三十六指揮額管
五百人營在州南去城一百五十步澄海三十七指揮額管五百人營
在州南去城二百步不係將駐泊軍宋朝熙寧間屯戍禁軍二百八十
四人置駐泊兵馬監押兼之廟軍清化第二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
子城之北在城第二指揮額管二百人營在子城東北吐城第二指
揮額管三百人營在子城東北都作院指揮額管二百人營在子城東
北制負指揮營在子城東北土軍城外巡檢指揮額管二百人

管界巡檢指揮額管一百人。太平寨都巡檢額管四百人。太平寨同
巡檢額管一百五十人。永平寨都巡檢額管四百人。永平寨同巡檢
額管一百五十人。橫山寨都巡檢。富勞驛都巡檢。橫山寨洞巡檢。
邕州志洞丁。治平元年知桂州陸說。各按邊至邕州。洞丁得精兵五
萬。熙寧二年六月樞密院言。邕州洞丁能戰勇。但訓練不至。激賞
無術。欲分爲三等。有戰閱武藝出衆爲上等。免差役。人材趨捷爲中等。
料配。餘爲下等。當日不妨農作。習學武藝。提舉官教閱。即聚一村。按武
母得預集從之。至元豐二年。廣西經略司奏。根括團結到邕州。洞丁
成一百七十三指揮。內走竄定武藝上者三萬六千六百七十人。總三等凡
十萬餘人。至宣和八年。臣察上言。邕州左右兩江沿邊溪洞五十餘寨。自
治平年間。籍其土丁六萬餘人。至熙寧間。再籍其數。已及十萬。迄今四十
餘年。生齒之盛。其少壯可用者。尚未增入。等籍逃亡老弱不堪用者。又未
蠲免。姓名已別。選素諳溪洞。能使遠人信畏之吏。專令措置重排簿書。庶
幾丁數得實。奉御筆令。蔡憐條畫措置。具久遠利害。疾速飛驛以聞。未幾
准樞密院批。送廣西經略司。權行住罷土丁數。聞揀換排籍。建炎元年。初
置訓練洞丁。改用文臣充提舉官。於是州人朝請。即前廣西經略司幹辦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百七

八

公事李城充其任。其請給人從等。並依提舉市舶官條例施行。所有見任
使臣許就差充本司幹辦公事。得又逐選差官。自便至一十員。按左右江
蘭境。洞州洞大小。隨地理遠近。分定差官。抄點見在人數。檢準元豐法
應兩江洞丁。除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別立名籍。拘管權免教閱外。自二十
歲以上。六十歲以下。並須盡數供通其丁壯。仍分三等。內等戰勇。或武藝
如能出衆者。爲上等。人材趨捷。習熟武藝者。爲中等。余爲下等。將三未少
等。到人數。方上等人。以備緩急。選募出戰。與免稅般差。使及稅中。等以
備把捉。巡緝。防中溪洞。互相照應。警巡盜賊。及鎮寨代。免夫役。下等
人。依自來條例。輪流差使。選調發出戰。即習器。輜其中等人。遇教閱。按
試。如武藝強進。即便陞等。獎勵元豐舊例。州洞各依軍法排定。五百爲指
揮。置正副指揮使各一人。都頭五人。教頭三人。押隊二十人。引戰二十人。
每隊二十五人。每五人爲一保。以上中下三等。各爲一指揮。不以強弱交反。
遂立步漢竹官供。左江計三十二洞。舊管六萬五千五百八十四人。新收
一萬八千一百七十七人。正丁八萬八千六百二十一人。總一百六十六
指揮。今一十四隊一人。上等二萬五千八百九十五人。中等二萬六千七

百三十三人。下等三萬五千九百九十四人。比舊額共增四萬六千八百
八十二人。右江計二十四洞。管三萬三千六百七十六人。新收八萬七
千二百二十六人。內官典頭首二千一百四十五人。幼丁一萬九千六百
七十九人。正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人。總一萬一千一百四十四指揮。零五隊二十六
人。上等一萬九千九百八十五人。中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九人。下等二
萬五千七百一十八人。比舊額增五萬三千五百五十八人。歸明州洞三十
一處。係初行抄點。共收正幼丁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一。結成保隊。總計
二百八十一指揮。總計一十九萬六千九百七十八。比之熙寧舊數。計增
收十萬餘人。嘗攢造團結簿投進。近年以來。洞丁訓練。專安南江都巡檢
便提舉其事。

宣化縣南寧志。宋朝戶四千二百六十戶。丁一萬八千四百五十六口。
元朝戶二千八百三十六戶。丁一萬二千五百二十四口。

本朝戶六千九百五十二戶。丁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三口。
武緣縣南寧志。宋朝戶四千三百七十四戶。丁一萬六千七百七十口。

元朝戶一千一百七十六戶。丁四千九百九十口。
本朝三千三百四十九戶。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口。以上並南寧志。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百七

九

橫州橫州志。唐貞觀十二年。戶一萬一百二十八。口一萬七千三十。天寶元年。改爲南寧。浦那領縣三。寧浦。淳風。樂七。戶一萬九百七十八。

口八千三百四十二。寧浦縣南寧志。宋興寧間。戶五千二百一十九。主戶三千九百六十四。

客戶一千二百五十五。丁一萬二千三百三十六。主丁九千五百三十。

客丁二千八百零六。元至元間。戶四十一十一。口三萬一千一百九十四。

永淳縣南寧志。戶一千六百八十一。主戶一千二百八十九。客戶二百九十二。

丁四千九百七十五。主丁四千六百九十三。客丁二百八十二。

本朝省寧浦縣總屬橫州。戶一千五百一十五。口大小男婦九千三百九十九。

宋朝寧浦。永淳二縣計。戶六千二百九十九。丁二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口。

元朝寧浦。永淳二縣計。戶五千六百九十二。丁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九口。

本朝戶併永淳。八橫州計。二千二百二十戶。丁八千六百一十三口。

永淳縣橫州志。宋崇寧間。戶一千零八十八。口一萬四千五百二十八。

元至元間戶一千六百八十一。主戶一千二百八十九。客戶二百九十二。丁四千九百七十五。主丁四千六百九十三。客丁二百八十二。

本朝戶七百零五。口六千一百五十五。

本府南寧志官民田地塘三萬一千一百四十五頃。九十畝四分九釐一毫。夏稅米六百四石五斗四升一合二勺。紅花一十一觔一十三兩五錢。絲二觔一十二兩八錢五分。秋糧米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七石七斗二升六合九勺一圭。租鈔三十六錠一百七十五文。冬朔夏稅四千七百九十五貫零九十九文。免役錢二千二百七十九貫五百文。秋糧一萬五千三百零七石三斗三升二合二勺有零。免役米一千七百七十四石二斗九升九合。麻一百八十二束每束重一十五觔。元朝石城商稅課程錢二千三百五十貫六百九十二文。各墟商稅并糖榨錢二百五十七貫零二百文。門攤酒醋錢八百六十三貫。稅粮三千零一十七石七斗六升一合七勺四抄九撮九圭八粒。

+

十七貫三百九十八文。酒醋課程錢五百八十六貫三百三十四文。糖榨錢五十貫文。塘地租錢二百一十一貫八百三十四文八分。麻籠錢每歲徵錢七十四貫二百文。藍靛每歲徵收七十一觔。夏稅錢每歲徵錢一百二十八貫一百九十五文五分六釐。魚課錢每月一十六貫文。秋糧每歲徵銀二萬五千六十九石二斗七升二合三勺一抄四撮五圭五粒二粟。建武志夏稅錢二百八十貫四百六十四文。秋糧米一千七十四石五斗七升三合。生熟茶三千斤。麻四十七束九觔八兩。係經畧司招納充效用之人駐劄于思隸團客團以備調發免納稅米。以此輸之。已上係隆寧橫山寨夏稅錢二百五十九貫一百三十三文。省。稅米九百六十二石三斗八升。草菓子四籃。土窄布一百六十分。水平寨夏稅錢一百八貫七百三文省。內三十五貫文省係納馬十二元價錢。秋糧米五百八石三斗二升。已上五州志。財計經總制錢舊額歲解二萬七千八百四十九貫六百五十四文省。分四季起解。自兩江賦稅失陷諸處場務歲入皆虧。每年四季起解。比舊額減半。自集相崔文清倖逆。經今三十四年。遵為定例云。歲計鹽每歲運司撥下四千簾。續增至五千二百簾。每月還運鹽本錢一千八百九十一貫六百三十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七

十

五文省。本州舊額每斤直一伯文足。紹定間因脩城權添六文。隨即罷免其後通判蘇申請以經制錢虧額添六文。每斤直一伯六文足。內百文歸州家。六文歸俸廳。遂爲定例。但弊倖多端浸失盜政初意價雖不增而斤兩大虧民間以食貴鹽爲病。舉事私販不可禁止。抵罪者衆而官鹽率售不行展轉受害非一日之故矣。淳祐五年謝安撫到州首革寬利之弊。出入盡依祖額遇吏校運到鹽置天平于庫門委官監稱初不利其贏至於賣鹽每斤除包葉外實一百六十文又重時或當臨點秤始馬多以郡計遺乏爲慮而行之兩三橫費雖多支遣亦給上下使之賜本錢一千貫文省減下吏人錢四百六十九貫五百八十八文省坊場淨利錢六十三貫文省永豐場淨利金三十兩停廢多渡場淨利銀一十兩停廢買馬錢紹興以來累降指揮每歲取撥諸州上供錢七萬貫經制錢五萬貫轉運司賣鈔錢八萬貫石原倉鹽二十萬斤計錢三萬貫成都運司錦二百匹計錢二萬貫靜江府合起湖南總領所上供折布錢內截撥額外馬價錢六萬二千八百八十貫道州數多未盡本路提刑司合起發經制供內截撥襄陽府內價錢四萬貫內除撥諸州上供錢一萬一千貫充撥鹽腳錢又撥運經制錢四千四百貫充諸州養士錢又減免賀州上供錢八千五百貫歲計實計見錢二十七萬六千三百八十一貫文省鹽二十萬斤石江務寬結高化林今四川安撫處奏州缺

山家鹽食川錦二百匹經略司又遣水銀往福建路發賣買錦貨司司發赴橫山寨傳易添湊支遣其見錢於前年預發就靜江府置場收買銀六萬兩回司多錦分爲三綱三冬月各團併一綱差本司使臣一員將校五人發下邕州買馬庫交納買馬額紹興五年指揮每歲正額一千四百匹以十分爲率建康鎮江鄂州每處三分池州一分三綱隆興元年指揮於買到綱馬內選出格良馬每三十匹爲一綱押赴行在投進十綱二年指揮於歲額外收買六綱發赴襄陽守乾道元年指揮於歲額外更買二綱應副建康府三年指揮於歲額外更買二綱應副鎮江府五年指揮於歲額外更買一綱應副池州又當年指揮於歲額外收買二十綱赴行在

宣化縣南寧志宋朝夏稅錢一千四百八十貫七百二十七文足秋稅六千二百九十七石三斗三升二勺麻一百八十二束每束重一十五斤西寧志上戶轉運司奉時上件麻料漚身丁錢六文米一十二升五合本縣元朝在城務商稅課程錢二千三百五十貫六百九十二文南市

稅糧一千六百七十二石五斗八合六勺

凡百五十四石八斗九升三合六勺一撮五圭二粒二粟。

百一十三石四斗六升有零 元朝門攤課程錢三

朝酒膳課程錢三百零二貫四百文各墟商稅錢

千九百一十三石四斛六升三勺四抄肉一千八百二十三石八斛一合

係收農田水利稅米。

米一千二百二十四石九斗一升七合。

八升二合

十四石九斗八升二合五勺七抄一撮五粒六圭

伯文。免役米一千七百七十四石二斗九升九合。稅糧二千九十六

應當差役。民收免役稅糧。元朝田一百九十一頃四十畝四毫。糧七

本朝酒醋課銀二百五十一貫九伯七十四文。各處商稅銀六百二十

據推州志田四十頃五十三畝六分八釐七毫。糧一百五十一石八斗

一升五勺七抄八撮一圭五粒。

積四千一百六十六石七斗九升九合八勺三抄六撮五圭。本縣一周

分 稅課七十錠二十七兩三錢九分。

科免錢銀各一千三百七十九貫五伯文。

七伯六十七文。免侵米五百四十九石三斗八升二合。夏秋兩料免。

田四十頃五十三畝六分八釐五毫。糧一百五十一石八斗一升五

本朝田三百六十四頃九十八畝八分八釐。計二千四百六十二石一斗

土產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七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七

十三

鵬鷃省地溪洞皆有之千百萬鷃飛甚高聲格磔亦能言語此物異矣

亦出兩江州洞蠻織也。如中國練羅。上有漏池。小方勝紋。亦厚重。彼人以爲服。蠶鹽。出西南諸蕃。以大理者爲最。南方多綿羊。故有佳鹽。蠻人晝披夜卧。無貴賤人。有一番長或數丈。兩重夾之。故薄而軟。此鹽經卧不能雨。南鹽且卧且投。雨不漏濕。以此爲貴。大理鹽。以皂綠者爲上。州人深青者尤佳。真珠米。出右江橫山寨。猛圓而香滑。他所罕見。宣化縣亦有之。占城米。一歲而兩熟。省地多植之。太平寨宇記飛蟲。博物志云。晉興郡有飛蟲。大如麥。或云有甲。嘗伺病者居舍上。使人氣絕。便入食之。雖撲殺不止。如風雨之至。肉盡便去。貧者或殯歟。不時皆受此弊。惡梓木。有事力者。以梓木板掩之。無用爲器。蟲不復近也。桂林寧浦二郡亦有之。元一統志。嬾婦獸。建武志引南越志云。晉城山有連州。有嬾婦獸。昔有織婦。踰機上其姑怒之。遂忿赴水。姑逐一行。投其背。化爲此獸。今背上有文如行形。大者可得脂三斛。燃之照紡績。即聞。然作歌舞。而明。習嬾之性。化而不革。名公有詩。山猪。即毫猪。身有棘刺。能派發以禦人。二三百爲群。以窩苗藤。泰吉了。出兩縣山林間。似鸛鵒。故之能言。倒挂。出兩縣山間。毛絨常倒挂於樹林。越鳥。飛生兩縣諸山有。水銀。係羅殿自把國所出。客旅於本寨市并發賣。花木。建武志

素馨花。域中方有之。比番禺所出爲尤。土人貴。不肯輕折。旋擡花頭。狀
於他枝。或以絲竹貫之。賣於市人競買戴。木利花亦少如番禺。土人愛
惜。以浙米漿日澆之。則作花不絕。可素一夏。花亦大且多。葉倍常花。六月
六日。又以治魚腥水一澆。益佳。紅茱萸花。叢生。葉瘦如碧蘆。葉末發。夏
初開。花。先抽一幹。有簪包之簪。折花見一穗數十葉。淡紅鮮妍。如桃花。花
色。葉重則下垂。如蒲萄。又如大濟纓絡。及剪綠鸞枝之狀。及其含葉時。連
莖摘取。入雞蘇梅汁微漬。日乾。以薦酒。香味丰茂。極有風致。此花無實。不
與茱萸同。雖綠香味不殊。故司名本草。亦自別出。每葉心有兩瓣相益。
詞人托興如此。目連理云。紅蕖花葉瘦類蘆。若中心抽條端正。發花葉
數層。日折一兩葉。色正紅如榴花。荔子。其端各有一點鮮綠。尤可愛。花心
有鬚蒼黑色。春夏間至歲寒猶芳。又有一種根出漢。特肥飽如膽。餅名膽
餅蕖。文君子花。蔓生。作架植之。夏間一簇。一二十葩。輕盈白。久即紫白。
與深紅相雜。齊開。此爲最異。本草謂開時白。久即紅。蓋未詳。如牡丹芍藥。
茶廉薔薇。桃李白笑紫笑。千葉石榴。水仙花之類。皆有之。時不多宜。杉
木。出右江溪洞。蠻人勞作。大槓結作桿。沿江而至橫山寨。與省民博易舟
下。廣東得息結穗。祝柳木。省地溪洞俱有之。身直如杉。又如大竹。有節

一松挺上。高數丈。開花數十穗。綠色。一穗垂數十條。裹葉皆長數尺。如纓絡。莖拂了。纓條上。虛脆如蘆。葉堅實。外有紫斑。屬如孔雀尾。工人鐵以爲而用。性礦不耐風。易墜裂。又傳其刺損人。難以療。思楊木主兩江州。洞。堅實。漬水中。百年不腐。洞人及交趾。以爲手弩標槍之材。龍骨木。色翠青。狀如枯骨。礪研。有大刺數文。無華繁茂者。其端止一二葉。類景天葉而極大。人視以當華。援梗中汁瘡癰。惟不可近。見有人目上患瘡。塗傳之。應手愈。目亦漸枯。滋竹出兩江亦有之。甲人削成復濫矣。江船蓬箔多猶是常竹。人面竹。節密而凸。橫伺相間。每凸處突出長圓。宛如人面。數尺而上。第始平正如常竹。其笋亦有食之者。人亦採爲柱。方竹。刺竹也。芒棘森然。廣東橫州素無城。桂林人黃齊守郡。始以此竹環植之。羔逢不能徑號竹城。至今以爲利。傳交趾外城。亦是此竹。藥物建武志。牛黃。出西南諸蕃。黃蠟。出特磨道。老翁鬚。何首烏。出華山。天門冬。石菖蒲。白芨。已上並出諸山。山豆根。方。草豆蔻。八角茴香。並石。黃精。明。蓬莪茂。乾葛。凌霄花。桑白皮。鶴虱。史君子。地黃。麥門冬。山梔子。蔞陀羅花。槐角子。章柳根。金毛狗脊。草決明。石鼠肚。鵝不洩。放牧草。石燕。地榆。香白芷。縮砂。茱萸。萊實。荔枝。盛夏始熟。截圓。剝平肉厚。而甘。妍紅如丹。暴乾。可以惠遠。省地。溪洞俱有之。竹。竹。荔枝林下。十全。龍眼。省地。溪洞亦多。極大者。莫如石家。主所產者。爲貴。暴乾可惠遠。龍荔。谷如小荔枝。肉味如龍眼。本身葉亦似二果。故名。色青時。便熟。後但稍黃。不復紅。按可蒸食。如無果。不可生熟。三月開。小白花。與荔枝同時生。石栗。殼厚。硬。褐色。圓如彈子。每顆有梗。抱附之。類杓柄。肉黃白。甘甜。似已攪子。人肉內白。露不可食。發病。此八或呼爲海胡椒。木竹。斗。色形狀全似大枇杷。肉甘美。此枇杷微爛。子亦似枇杷。把。揀秋冬間實。年青黃時。已採。食。收。藏。至三四月不壞。冬枇杷狀如棗。深碧而光。軟爛。甘酸。按以攪子而不失。春夏間熟。人面。斗。如大梅。生。青熟。黃。按如人面。兩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宜客前饌。爲細。去。按。按。匾煎之。微有操抽。方氣。苗菜之珍也。烏攪。如嫩。青。果。色。肉。爛。而。甘。亦可。扣。破。調。和。蔬。茹。按。亦。如。嫩。攪。差。大。中。人。味。鬆。美。寓。酒。泛。茶。皆。洽。相。配。貴者。獨以其核致遠。微。曝。燥。推。取。人。方。攪。如。嫩。攪。子。類。三。角。或。四。角。爲。所。墜。下。花。垂。挺。葉。根。實。一。穗。德。數。枚。如。肥皂。長。數。寸。其。子。至。大。取。勻。軟爛。如。綠。柿。極。甘。必。以。毒。汁。青。暴。乾。按。今。區。味。酸。有。微。霜。世。所。謂。芭。蕉。乾。者。

是也。又名牛蕉子。雞蕉子。小如牛蕉。亦四季實。芽蕉子。小如雞蕉。尤香嫩甘美。土人稱之不再他黨。比秋初實。紅莖草菓取土草豆蔻入梅汁澄清。令色紅暴乾。練實之以薦酒。芬味甚高。八角茴香實類連翹。大如小麥。尖角八出。形狀全不類茴香。而氣本暗似。但加辛烈。性尤燥熱。不可入藥。比人得之。惟以薦酒少許。其味甚芳香。由甘子多販入北州人皆識之。方實時。零落藉地。如槐子。論美莖。土人乾以合湯。意味雋永。其木可以制器。五枚子。形狀詭異。鮮五出。如田家碌碡狀。皮黃薄味。日久則微甘。切之或以蜜漬始可食。閩中亦有之。謂之羊桃。波羅客天如冬瓜。其皮扁。何如佛手。生青熟黃。削其膚食之。味極甘。子練悉如冬瓜。生大木上。秋熟抽子名臭柚。大如瓜。人亦食之。尤甚厚打碑者。搥皮黧墨以代鹽刷。宜墨而不損紙。極便於用。此法可傳。但比人無許大柚耳。地薑生土中如小薑。又似甘露子而不尖。味如梨藕而淡。亦以薦酒。山荔枝色紅。肉如荔枝。山龍眼色青。肉如龍眼。木賴子。如淡黃大李。黏子。如指面大。褐色。羅晃子。如栗子。殼其皮七重。不可多食。令人發瘡。赤棗子。如酸棗。微長。味酸。生岩石上。羅蒙子。黃大如櫻桃。秋風子。色狀俱似。揀子。味酸澁。不納子似黃熟。小梅絕家爛爛。即皮肉附核。核可為經珠。似

苦提子。或云頂曾遷入京師。被黜故以名。黃皮子如小棗。甘酸佳。米。精耐久。可致遠。匾挑。如天挑而匾。色正青。味甘爛。如梨子。木瓜。栗子。宜母子。枇杷子。石榴。蒲桃。核桃。雞頭子。菩提子。椰子。柑子。橘子。香圓子。橙子。金橘。李子。梅子。榴子。蓮子。楊梅。白荔枝。金荔枝。土瓜。李齊。黃角。白藕。皆有之。木威元。一統志。邕州有微攬子。諸郡有惟邕州最佳。龍巖。宣化縣。西鄉。武緣縣。止戈樂。兩鄉皆有。初生大樹株。歲春首秀花。黃結子。秋復成熟。其肉稍羸。肉多者。可以曬乾。為乾圓眼。其味甜軟。宣化縣。南寧志。石村。所產紅橘。那龍沙洲。所產荔枝。盧界村。所產水糖。蘇界村。所產龍眼。平件村。所產烏欖。潭洛村。所產標竹。張冲村。所產芋麻。上東鄉。所產扶竹。生薑。土藤。大小羅潭村。平坡。所產楓槐。梓。練木。扶竹。藥物。何首烏。天門冬。石菖蒲。白芨。乾葛。桑白皮。鶴虱。史君子。麥門冬。山炮。曼陀羅花。槐角子。韋柳根。金毛狗脊。草決明。鶴不洩。香白芷。結紗。萊菔。香附子。天南星。木鼈子。黑牽牛。蓬萊朮。紅豆。茵胡。地榆。黃。皂角。葵。人面子。黃皮子。琵琶子。羊屎子。牛乳子。羅旺子。羅蒙子。石栗子。木必子。五眼子。毛荔枝。山龍眼。烏

攪。揀攪。芭蕉。龍眼。荔枝。蒲萄。羊桃。木桃。甘蔗。榆枋。
香綠。栗。梨。棗。橙。橘。桃。李。梅。菜。胡荽。同
而。苦蕒。蘿蔔。水燠。苦蕒。芥。莧。葱。蒜。薑。芋。
芹。瓜。瓠。薑。薯。木。松。苦楝。木綿。槐柳。秋楓。棠梨。
槐。栗。梨。楠。椿。楓。仙。樟。竹。品絲。高麗。忍冬。節
簕。馬蹄。筋。勒。葉。窠。游。實。單。花。芙蓉。薔薇。含
笑。木槿。朱蓮。男貞。女貞。茉莉。菊。蓮。禽。燕。吉丁。烏
鵲。斑鳩。白鷺。鸛。鴉。魚。青竹。唐溫。蛇。蟻。蠶。蝶。
鰐。獸。虎。豹。豺。熊。狸。獾。鹿。麋。狍。猴。虎。山
羊。兔。見肉事也。苦荬。元一統志生宣化縣大林中。歲春首發秀。李
月採摘蒸餅製糜成饌其味最奇俗傳豈乃南州盛暑炎熱又無烟
瘴之地其蔓草葉相合日食之如甞以避炎暑稍壓瘴氣乎麻出宣化
縣忠禮鄉民戶所植歲春孟夏季收之夏即重秀季再收之兩婦巧習
工織疎而可衣。

簇冠尾絕異。犬喙如鳳鳴聲清。越如笙簫能度曲妙。合宮商徵之精熟者
 至能終一種又能為百蟲之音。左右溪洞中亦有之。極難得。亦難養。以生
 物飼之。春吉了如鴿。鴿紺黑色。升足黃。單目下連項有深黃文。項毛有
 縫如人分髮。能入言。及咳嗽。喉吟。聞百禽吟。即效。應。比鸚鵡尤惠。犬抵鸚
 鵡聲如兒女。吉了則如丈夫。出溪洞中。唐書林邑出結。述鳥林邑。今占城
 去州隔交趾。張即吉了也。白樂天諷諫。又自有未吉了詩。上並是武志。
 疎布元一統志。武緣縣。化水寧二鄉所產。
 橫州南寧志。穀。稻。粘。稈。稊。花。蓮。珠米。海棠。芙蓉。
 木槿。麻蕙。果。龍眼。荔枝。蓮子。橄欖。李。梅。石榴。桃。
 藥。香附子。香窩。斑貓。車前子。白芨。蛇床子。艾。菖蒲。
 萊。芥。葱。茄。芫。苦實。萬筍。薑。茺蒿。笋。芹。冬瓜。
 芋。麻。竹。白。苦。芋。筍。鈎絲。木。榕。楓。樟。松。
 槐。楊柳。黃藤。禽。鷓鴣。鵲。木。鴉。伯勞。布谷。鷹。鷄。鴉。
 雀。獸。虎。狼。豺。豹。鹿。麋。獺。狐狸。鼠。畜。
 牛。豬。羊。鵝。鶩。鴨。犬。貓。水獺。龜。鼈。鯉。鰱。鱔。
 鱖。鰕。鮓。鮎。蚌。蝦。螺。蟻。蠱。蟬。蜂。蝶。蛾。蜻蛉。

三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七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二十六

十九庚

精 洪武正韻于盈切真氣也熟也細也的也專一也靈也凡物之純至者曰精古人謂玉為精國語祀以一純二精又擇也神觀也精光英華也精鑒也目精也水精也又敬韻从月誤許慎說文橫擇也从米青聲徐錯通釋以為君子之養身修之於本故孔子曰食不厭精故精粹皆从米曹植七啓曰芳蕈精粹也津貞反顧野王玉篇精細不粗也陸法言廣韻明也正也善也好也丁度集韻治豆切司馬光類篇又于正切強也張有復古編又目重也別作睛非吳棫韻補叶音治良切道藏教靈章庵玄方仰感旋曜精說說繫茂萌重德必克昌哉伺六書故鑿之精潔純米衣也目中黑粒亦謂之精楊桓六書統精毋譌譌麟麟立古文熊思詒會舉要商清音毛氏曰青从丹當作月从月誤倪璠類澤精則純一不雜易精氣為物引之為精神精誠精妙又天無雲曰精漢書作精今文作睛魏柔克正字韻綱又此靜切目不悅貌字漆博義米熟也趙謙聲音文字通品京切精擇鑒米也因借為凡物之純至者曰精不雜也易男女構精又目童子也作睛非陳文餘陵日有青睛聰慧之相俗字又精胞鼠名作鼯非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轉注見去聲韻會定正精經切米極
細也擇極辨也字切精經精箋精
篆書 **齊** 古論 **精** 史籀大篆見姚
敦臨二十韻篆

蕭
 蕭
 老于蕭章
 蕭義雲
 蕭邦
 精
 篆韻
 蕭
 蕭
 學書韻總
 蕭
 蕭並高勉齋
 蕭

精 精 精 並六書統 精 隸書 精 武梁祠 精 樊毅碑並洪邁漢隸分韻 精 史晨奏 精

精脩華碑
精景君碑
精熊君碑並漢隸字源
精真書
精衛夫
精智永
精梁世南

精詢歐陽
精卿顏真
精狀蘇
精襄蔡
精昂趙子
精書行
精之王義
精建李

中
精米
精趙子昂
精草書
精永
精智
精禾
精懷素
精米
精

精 並張錦溪 精 並鮮于樞 精 趙子昂

總敘
闢尹子四符篇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淮南子天先成地後定天地襲精爲陰陽性理字訓二五之氣純而不雜

朱雀火精

延年益壽

能生神營衛一身莫大於此養生之士先實其精
精滿則氣壯氣壯則神旺神旺則身健而少病

傷精 山居備用多
熱食鹹物竟不得飲冷水酢漿水等令人喜失聲或五
味濃厚食以先傷其精省煎燒焦燥物以先冰其血

閉精 三元延
書素女曰人年六十者當閉精勿泄若氣力尚壯
感者亦不可強忍久而不泄致生癰疾人見此子

男女構精 易
解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注曰化生形化者之

無搖汝精 莊周在齊為廣成子授黃帝
汝精乃可 鼓笑播精 莊子人間世篇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
以長生 於項會撒指天五管在上兩臂為臂腋策

鼓笑播精 抱朴子內篇至理卷 外
捕精足以 內守九精 除五曜內守九精 外

氣能變 精 管子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
一氣之極也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

神而能精 莊子雲將求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
精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

六氣之精 莊子雲將求
遇扶搖之旋

金液之精 上陽子夫金液還丹之精姓金喚九三郎
弗知 元品號曰金華商夫居居玉池之西出入跨

食氣吞精 上
虎乳名嬰兒晚則呼為金公凡到隣家使稱主人
其精者交梨此乃先天地之精却為人之至寶

氣清為精 春秋紫露通國身為氣之
從有悟理歸真便入無 清者為精人之清者為賢

積聚眾精 春秋紫露考功名篇為天道積聚
治身者以積精為寶 聚精以萬光聖人積聚眾善以

方面真精 太平廣記上元夫人又告漢武帝曰夫五帝者方
功之真精六甲者五位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長

六已石精 太平廣記上元夫人語漢武帝
之臺子其寶祕焉 曰今雖得其形觀其妙理而無

血化為精 太平廣
六已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當以居山重
朝地神攝萬精駐百地求虎豹後致龍子

母謂漢武帝曰子但愛精獲固閉氣吞液氣化為血血化為
為精精化為神神化為液液化為骨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

三年易 精 太平廣記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
五年易髓六年易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髓九年易形

玄黃醇 精 抱朴子內篇對俗卷 養期霞 飛丹流精 太平廣記太真
之沆瀣吸玄黃之醇精 養期霞 飛丹流精 夫人曰仙方有

以賄玷精 王符潛夫論富者則以
紫華流精 賄玷精賄者則以之易計

連光五精 二
通精 王符潛夫論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
所想意有所慮未發筆色天為受移

天錫元精 唐李元賓集謁夫子廟
後文集或德頌聖靈登進降
陟在天連光五精流輝太一

剛健粹 精 唐李衛公集漢元論 大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為氣粹
其未生也若起然神遊與兩氣相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

運感 精 唐李衛公集漢元論 大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為氣粹
金銀銀湮淪故歌之音附而不味仁義之固卷而靡陳

赤精 宋王珪華陽集賀同天節表復來離之昔氣紀出震之威
期運感赤精茂漢風於六世慶連華無遠與治於千齡

六戊精 抱朴子雜應篇中岳道士却元節食六戊之精假令甲子
之辰有戊辰之精則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氣到後

脩要之精 管子水地篇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
甲復向其 脩要之精 祭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祭

慮不及精 文中子慮不及精思不
於淑淑心之所慮非特知於 慮不及精 及廢焉能無為焉能有

食不厭精 論語鄉黨篇食不厭精膳不厭細注食
手 食不厭精 飯也食精則能養人 膳也膳則能養人

為詩 食不厭精 飯也食精則能養人 膳也膳則能養人
為詩 食不厭精 飯也食精則能養人 膳也膳則能養人

博而不精 西漢書文帝時中公為詩家精以
寂精 為博而不精 博而不精 為博而不精

擇焉不精 唐韓昌黎集擇焉
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康成注乃 擇焉不精 擇焉不精

但小未精 晉書王琰字季琰時有外國沙門提婆妙解法理
詳 但小未精 為琰兄弟講吐雲煙頃時尚幼講未平便云已得

即於別室與沙門法綱等自講法
網數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
澄汚留精 五代薛史晉劉遂
清傳遂清字得一

素不知書但多計畫判三司日每給百官俸料與判議日斯輩非宜有才
能多世祿之家宜澄其汚而留其精者或對日昔唐初渾郭顏政每一教
出以一子出身率為常制且延賞資裕為國美談
詞寡義精 宋
未有因月給而致沙汰恐未當也群論由此減之

冰鴻林集應徵授奉議郎初 氣和而識瑩詞寡而義精
詞瞻理
涵泳之間能使人有歆動興起之意蓋深於詩也

精 宋吳冰鴻林集度正叔授禮部侍郎制 水深
忠精 劉向字子

政成帝時帝元舅王鳳秉政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列侯時數有大異向
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
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符瑞災異之記推述行事著其占驗凡
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
也然終不能
厲精 西漢書宣帝本紀元康二年詔赦天下與士大夫
爭王氏權
厲精吏治 魏相傳上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群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八

臣核名實 衛史傳孝宣始躬厲精為治 谷永傳成帝時谷永上
疏曰陛下厲精政教唐書劉洎傳太宗時皇太子初立洎上書曰以陛下
多材多藝尚書精厲志以博異聞 馬周傳馬周上疏曰以陛下之明誠
欲厲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但及正觀初則天下幸甚 崔植傳太宗資
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厲精思治 元宗本紀方其厲精政事開元之
際致治太平 刑法志帝自初即位勵精政事二十年間刑獄減省以此
見致治雖難勉之則易未有為而不主者 李絳傳憲宗問李絳曰開元
時致治天寶時致亂何一君而相及李絳曰元宗臨御初任姚崇宋璟厲
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 高郢傳代宗我定多難厲精思治務行寬
仁 獨孤及傳陛下不於此時厲精思所以救之之術忍令宗廟有累耶
之危 德宗本紀德宗初握萬機厲精治道疑張延納於諫言側席思求
於多士 元稹傳元稹上疏憲宗曰以陛下睿博洪深勵精求治豈言而
不用哉 武宗本紀史臣曰昭肅運策勵精孜孜非常之俊傑 懿宗本紀
史臣曰恭惠始承王造顯亦厲精延納諫言尊崇耆德 韓偓傳昭宗反
正勵精政事僅處事機密率與帝意合歡植疏嘆宣帝厲精而美中興幸
任許史恭顯輩以基境倭用權之禍憲宗厲精而唐中興幸任梁守誼王

守澄陳志玄輩學太和甘露之變自昔英主政自已出雖不任群臣耳目
必有所寄寄之則之內非在外戚則在宦寺勢所必至要之人主之職在論

一相如掌振振領但當選賢德以任之本朝托股肱於宰執付耳目於
臺諫寄心贊候古於侍從百執事所以通下情施德政其紀綱極正委任
一偏猶有弄權於廊廟之上者况官寺外戚乎 綱江綱厲精 賦句耕
世受必有微存經論天下皆由心也 漢書英華書實定學風不極揚日
開月明 易治一也及及事壞之也史始敘蘇秦張儀之說 政事所
當當則不詳名實有司核核之也 宣帝或言請以以之曰或請
於歲祠之際 其於政事地則上而為之也 士大夫下而為之也 紀五日
子何勉力以不倦躬為僕子何留神而愈勤 儼然非太史公下之甚
不遊意非過勤必致平而後已 厲精為治 儼然非太史公下之甚
樂太宗親意考課其治下之功留心聽斷期成濟濟之功 夜雖未入
尤切留心日不知晏常勤 儼然非太史公下之甚 賦滿力務加勉也
精能與於 士大夫史始亦由宣 其自勵有如此者非至
帝之勞政事致平本自元宗之也

草精生精

太玄寶典草精生
精草 草中有精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九

木精養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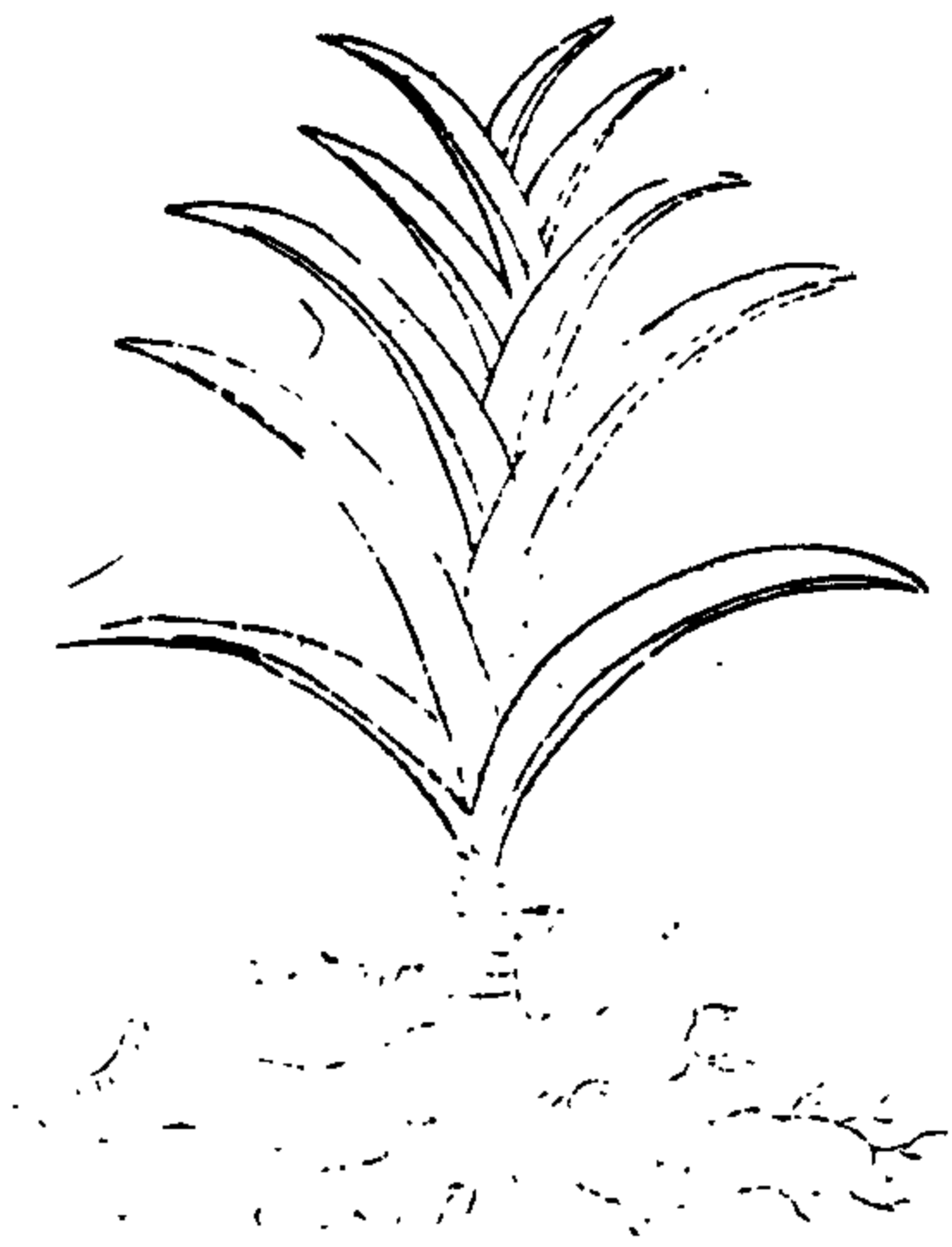
太玄寶典木精養精章 天地之精英結而為不
凋之木葉嫩于柔能生精通百脉 換凡軀生深山
谷高奇之狀無人迹處者可採之相木仁是也和嫩葉特三萬六千下雅
以木密塞新箇中以東流山泉煮之並無苦味唯甘辛異香耳旬日以水
下一棗許百日外不飢猶自秘雖搖動不泄也亦無寒暑見鬼神步
及奔馬清熱保守百日疾已祛久久四支生青毛耳鼻赤色是也

黃精

精黃州徐



精黃州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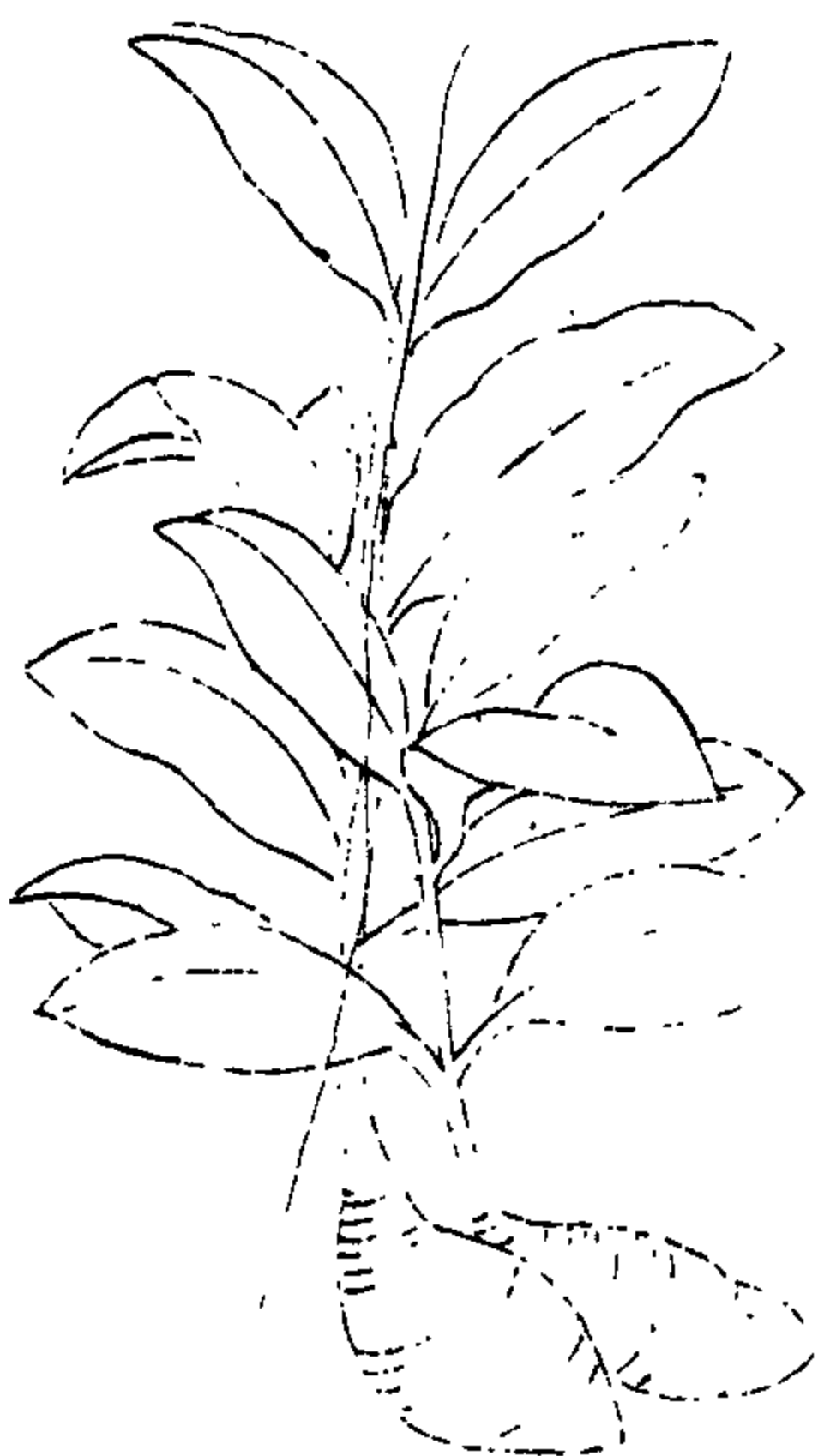
精黃州丹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十

精黃州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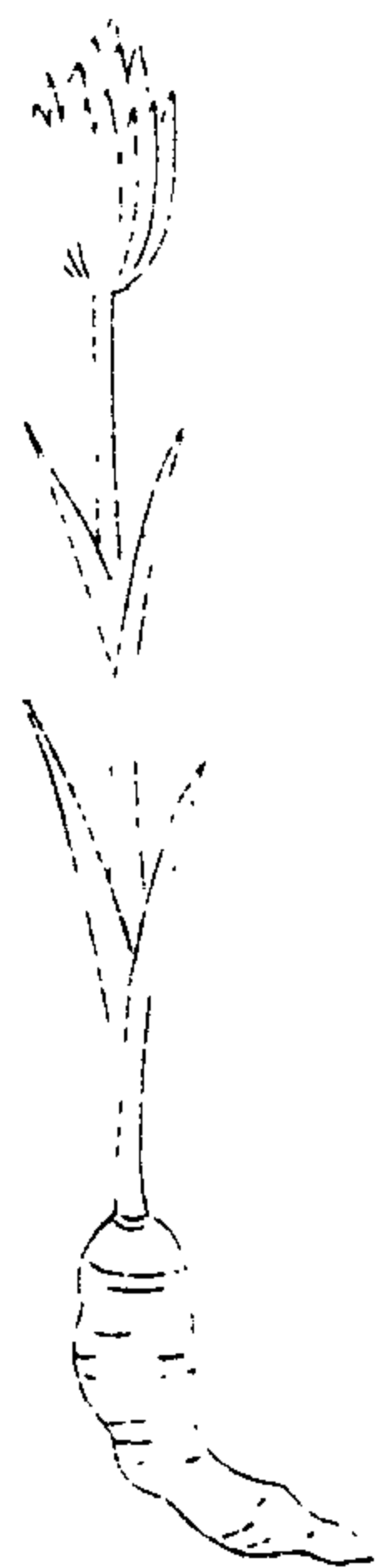
精黃州解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十一

精黃軍門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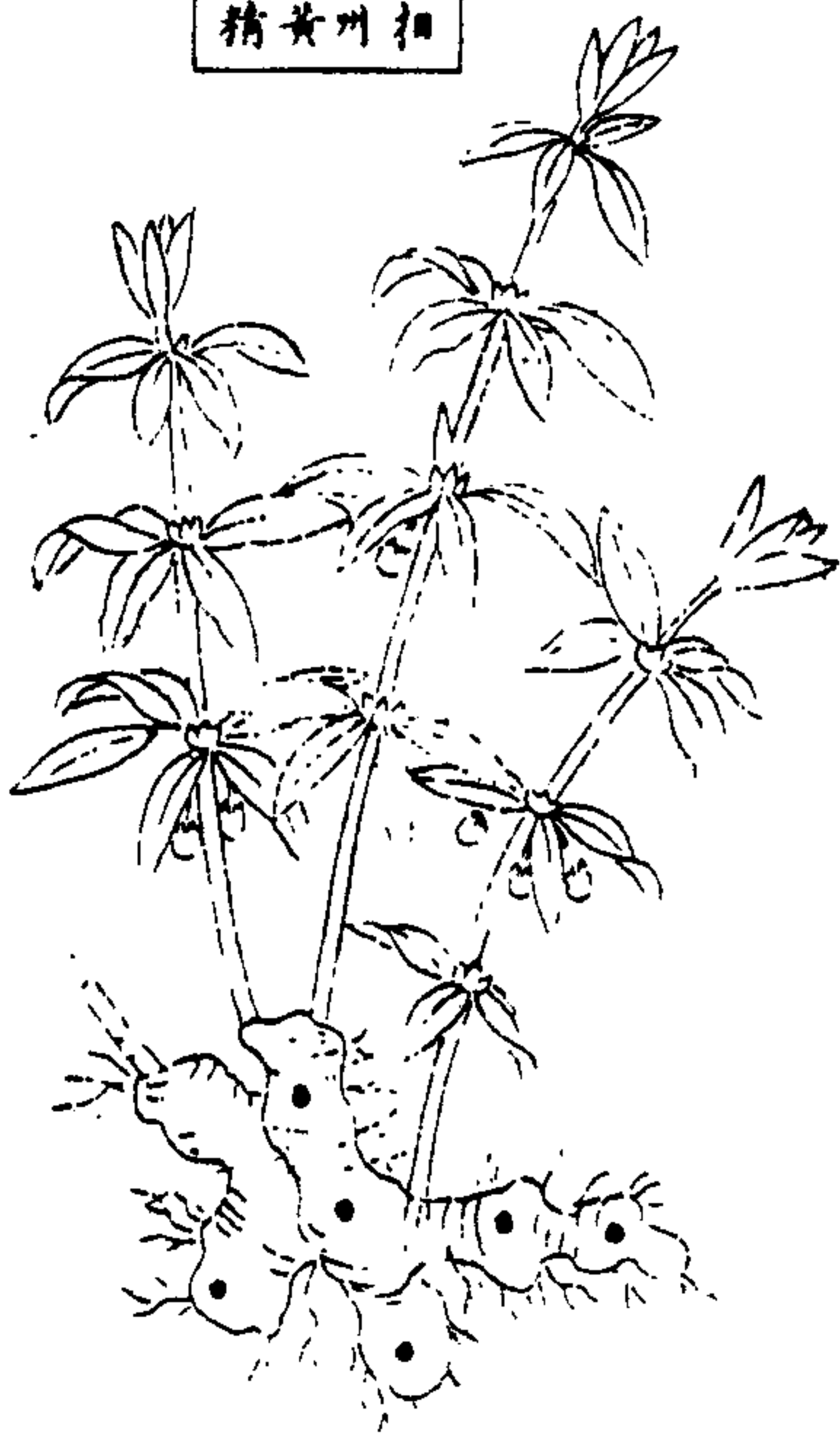
精黃州商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十二

精黃州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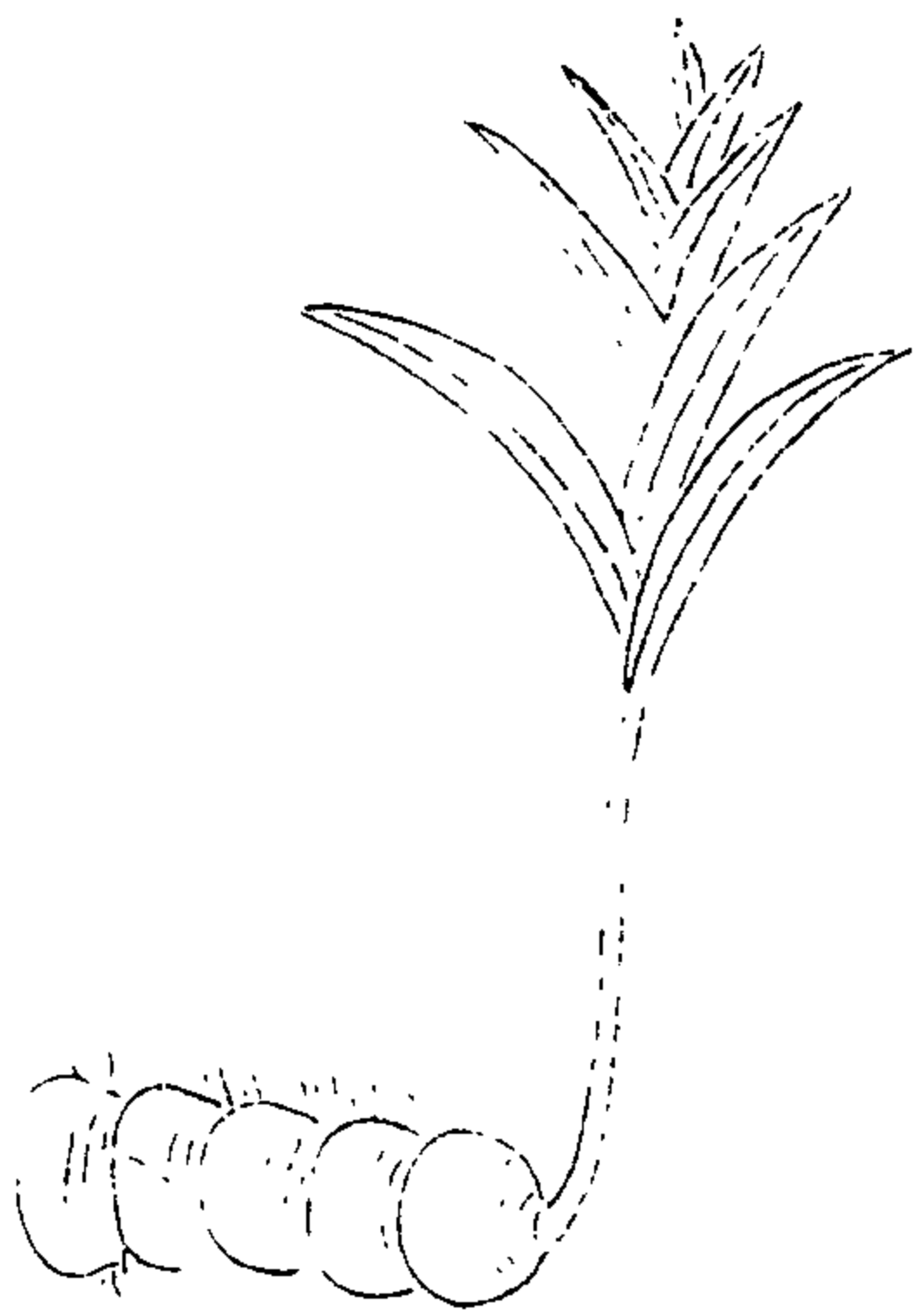
精黃軍康永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十三

洪州黃精



本草綱目卷八十五百二十六

十四

唐雅黃精龍樹也黃葉似小黃也抱朴子內篇仙藥黃精一名白及而實非中以作糊之白及也按本草藥之與他草同名者甚多惟黃精者能分別之不可不詳也黃精一名芩竹一名救窮一名垂珠其花勝其實服其實勝其花但花難多得其生花十斛乾之燒可得五六斗耳而服之日可三食非大有促力者不能辨也服黃精僅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斷穀不及水術餌令人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黃精耳四年可以與老小休養人不能別之謂為米脯也沈存中忘懷錄擇取葉者蓋者是真取根者破理一年以後極稠種子亦得其苗者美可食又九月末極取肥大者去積熱蒸微燥乾又蒸燥乾食之如蜜可修神仙傳王烈字長能邯鄲人也常服黃精又曰白芩公服黃精而得仙劉向烈仙傳修羊公魏人也止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弱其上下洞盡穿而略不食時取黃精服之某仙錄張正曜漢末在衡山學道服黃精受西域君虹景丹遂得內外洞微傳仙而去溫革項鍊凡服黃精以黃精不拘多少老根莖皆可細剉陰乾搗羅為末每用淨水調服任意多少一年內即變老為少氣力增倍精神強壯臨川有士人盧遇其所使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宅久之糧盡飢甚生水邊見野草枝葉可愛即採取灌水中連根食之甚美自

本草綱目卷八十五百二十六

十五

字最學者大病也杜詩黃精無苗後人所改也舊乃黃獨讀者不知其義因改為精其實黃獨自一物也本原謂之土芋根惟一顆而色黃故名黃獨其歲土人掘食以充糧故老杜云耳僧惠洪則曰黃獨芋魁小者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至作道人知客食黃精也此語殊堪思共徒見黃獨一名土芋遂謂芋魁之小者殊不知與芋魁絕別觀于其詩有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神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之句要得云未至作道人知客食黃精乎東坡云詩人空腹待黃精生事只看長柄拂則坡讀杜詩亦以黃獨為黃精矣本草名醫別錄黃精味甘平無毒主補中益氣除風濕安五臟久服輕身延年不飢一名重樓一名芩竹一名雞格一名救窮一名鹿竹一名晏楚一名仙人餘根一名垂珠一名馬箭一名白及生山谷今南北皆有之以高山茅山者為佳二月三月採根陰乾陶隱居云今處處有二月始生一技多葉葉狀似竹而短根似姜藟葉根如荻根及舊蒲根音既節而平直黃精根如鬼目黃連大節而不平雖燥並柔軟有脂潤俗方無用仙經所貴根葉華實皆可解酒散隨宜具在斷枝方中黃精葉乃與鈎吻相似惟莖不紫花不黃為異而人多惑之其類乃殊遠致死生之反亦為奇事唐本註云黃精肥地生者即大如拳

是佳食又之遂不餓而更輕健夜息大樹下聞草中獸走以為虎而懼因念得上樹抄乃佳也正爾念之而身已在樹抄矣及曉又念當下平地又欲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輕飄然而去或自一舉之一舉頂者飛鳥焉數載其家人伐薪見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絕壁下即以網三面圍之俄而騰上山頂其主益疑其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過得靈藥餌之爾試以威儀多具五味令其甚美置其佳米之路觀其食之否如其言米就食食訖不復能遠去遂為所擒具述其故問其所食草之形即黃精也便使之遂不能得其婢數年亦卒填補行兒小名錄劉商少遊湘中秋月方曉忽見一盞水與中有七八女子環容止若馬呼盧戲其具俱布希世之寶前有紅羅枝擎以金盤商駭訝未絕聞升中語曰紫府真人昨給劉商黃精二斤乃玉帝所餌之餘食之者為地仙一女子曰此人不遠可邀致之忽聞人呼商遂即舟遙拜一女子命侍兒揚玉珠斟一杯雲母漿商飲一女子笑曰此人不固者無丹元氣耳因曰慎自精修去爾貪念靈餌漸近大壽宜修復送之岸商視之直至神妃廟前落帆入廟參明廟中得已賤詩句後果得至人遺黃精服餌後不知所在若溪叢活苑苑唯黃云張文潛明道雜志云讀苦有義未通而輒改

薄地生者猶如指葉肥根頗顯其小者肌理形色都大相似今以鬼
曰黃連為比殊無勢葉又黃精葉似柳及龍膽徐長卿輩而堅其鈎吻更
生殊非比類 宋開寶本按別本注云人服用以九蒸九蒸為勝而云陰
乾者恐為爛壞永嘉記云黃精出於陽寧縣藥性論云黃精黃精陳藏器
云黃精陶云將鈎吻相似但一善一惡耳按鈎吻即野葛之別名若將野
葛比黃精則二物殊不相似不知陶公憑何此說其葉偏生不對者為偏
精功用不如正精蕭炳云黃精寒日華子云補五勞七傷助筋骨止飢耐
寒暑益脾胃開心脾單服九蒸九蒸食之駐顏入藥生用固經曰黃精葛
不載所出州郡但云生山谷今南北皆有之以高山茅山者為佳三月生
苗高一二尺葉如竹葉而短兩兩相對莖葉肥頗似桃枝本黃末赤四
月開細青白花如小豆花狀子白如黍亦有無子者根如嫩生黃黃色二
月採根蒸過蒸乾用今通八月採山中八人九蒸九蒸作果實甚甜美而黃
黑色江南人說黃精苗葉類鈎吻但鈎吻葉極尖而根細蘇恭注云
鈎吻是生珠非比類恐南北所產之異耳初生苗時人多採為菜茹謂之
華菜味極美採取尤宜辨之隨羊公服黃精法云黃精是芝草之精也二
月三月採根入地八九寸為上細切一石以水二石五斗煮去苦味流出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十六

囊中壓取汁澄清再煎如膏乃止以砂黑豆黃末相和令得所捏作餅子
如錢許大初服二枚日三服之百日知亦培乾補水水服功與上等抱朴子
云服黃精花勝其實花生十斛乾之可得五六斗服之十年乃可得益又
博物志云天姥謂黃帝曰太陽之草名黃精餌之可以長生世傳華佗
葉青壯散云青壯是黃精之正葉者書傳不載未審的否 政和本雷公
云凡使勿用鈎吻具似黃精只是葉有毛鈎吻子二箇是別處若誤服害
人黃精葉似竹葉凡採得似以溪水洗淨後蒸從已至子刀薄切曝乾用
食療云餌黃精能老不飢其法可取鹿子去底金上安五令得所成黃精
今滿密蓋蒸之今氣溜即蒸之第二遍蒸之亦如此九蒸九蒸凡生時有
一碩熟有三四斗蒸之若老則則人咽嚥蒸使乾不爾打壞其生者若初
服只可一寸半漸漸增之十日不食能長服之止三八五寸服三百日後
宜見鬼神餌必昇天根葉花實皆可食之但相對者是不對者名偏精
千金方擅黃精法擇取葉參差者是真取根孽破稀種一年以後拉攏搜
子亦得其苗甚香美堪餐 又造黃精法九月末掘取根揀取肥大者去
苗熟蒸微暴乾又蒸暴乾食之如蜜可停 聖惠方神仙服黃精成地仙
根葉不限多少細剉陰乾搗末每日淨水調服任意多少一年之周變老

為少本草道藏神仙芝草經黃精寬中益氣五藏調良肌肉充盛骨堅
強其力倍多不老顏色鮮明髮白更黑齒落更生先下三尸蟲上尸好
實貨首目下中尸好五味六十日下下尸好五色三十日下下尸好
三等花鳥飛英根為氣精 博物志昔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益有食
之令人不死乎天老曰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名
曰鈎吻不可食之入口立死人信鈎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甚
乎 靈芝瑞草經黃芝即黃精也陳衍寶本草折衷黃精一名氣精生
嵩陽即嵩山及茅山徐升元解商相洪州荆門軍永康軍今南北處處山
谷有之局方預知子元用黃精乃蒸熟按鈎吻一名野葛入口則鈎人喉
吻而致斃瑣錄乃謂鈎吻花葉而黃精花黃白也或誤中鈎吻毒者宜
服葛根羊血桂心葱涕皆可解之元尚從善本草元命苞黃精為太陽
之草乃芝草之精味甘平無毒安五臟為君耐寒暑輕身不老潤心肺益
氣寬中除風濕充肌肉堅強骨體倍氣力助筋脈齒落更生單服則九蒸
九蒸入藥則薄切陰乾產嵩山茅山與鈎吻相類黃精葉如竹葉而短兩
兩相對而生莖葉肥頗似桃枝四月開華若小豆花八月採根如嫩生
薑鈎吻葉極尖根細小莖不紫花不黃黃精常餌可以益壽鈎吻誤食遂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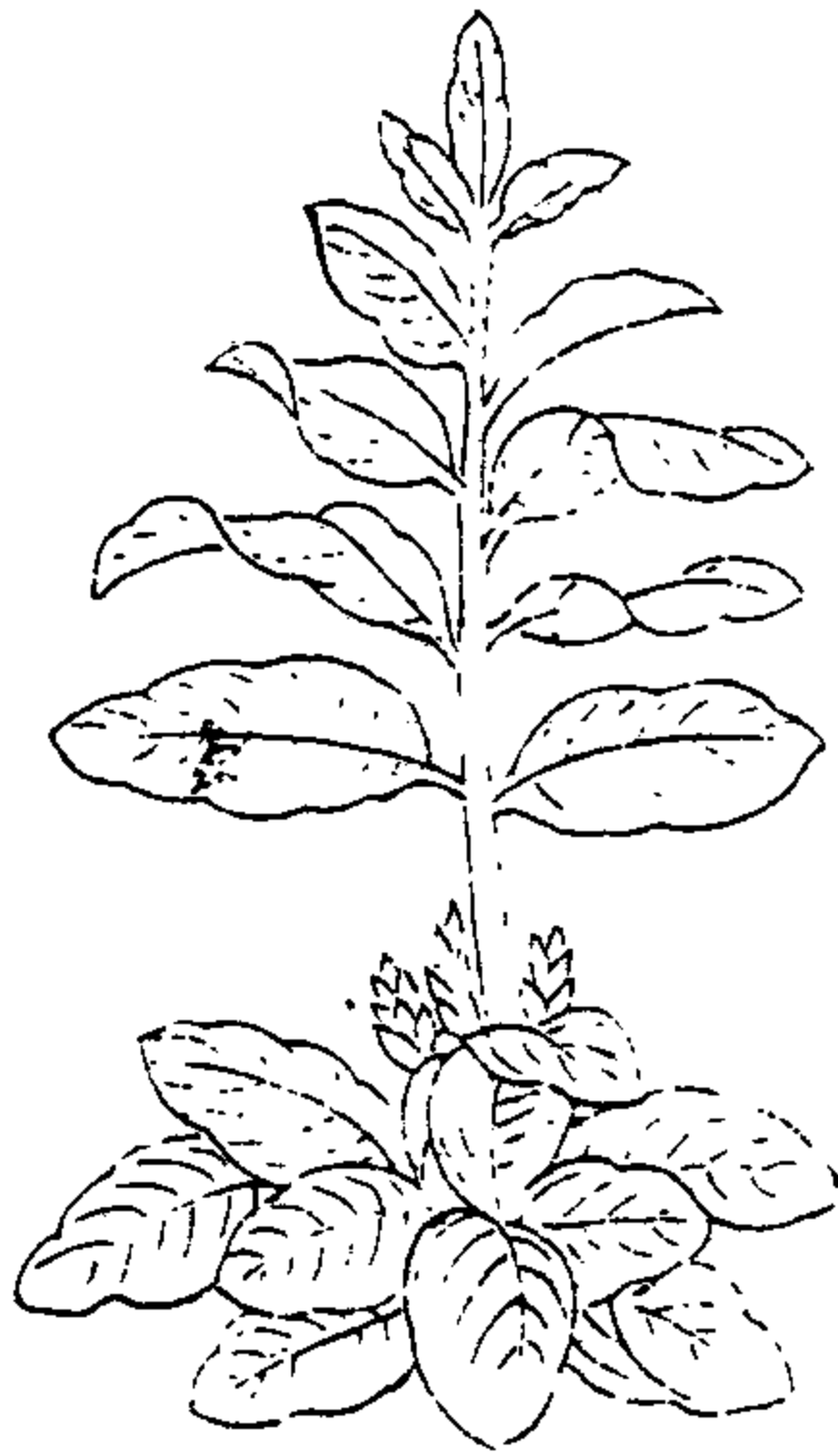
致殺人太平廣記王烈常服黃精及鉉年二百三十八歲猶有少容登山
歷險行步如飛 閩中記黃精葉至陽精氣而注取其根九蒸曝之服食可
以長生冷齋夜話黃帝直曰老杜詩黃獨無苗山雪或黃獨者羊乳之小
者耳江南名曰土卵兩川多食之而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有道
人飼客食黃精 土產黃精三山志黃精二月生苗高一二尺葉如竹葉
而短兩兩相對莖葉肥頗似桃枝根如嫩生薑黃色八月採蒸熟嚼延
平鈎吻溪源順昌華山皆有之其根類葛陽天而黃 蒲陽志黃精生深
山中崖壁之上牛羊所不及履踐之處竹葉者佳九蒸九曝而食之曰鹿
竹列仙傳詩云黃精苗極服青鹿相與府志黃精出諸壁縣石鼓山人採
之以黑豆同煮或蒸甘美可食 鄧州人唐泰孫期王鍊師詩黃精蒸罷洗
杯林下從留石上苔昨日園基未終局且乘白鶴下山來赤城志白居易
贈天台鄭隱君詩有黃精花半華之句 山中人九蒸九曝而食新安志黃
精者生山之陰視其華之白以別鈎吻主人號為甜藤亦曰胡藤薑金院
志舊不載所出州郡但云生山谷今南北皆有之以嵩山茅山者為佳茅
山志黃精九蒸九曝服之駐顏隱居云為仙經所貴根葉花實皆可餌服
酒散隨宜惠州府志黃精根如嫩薑食之可以休養一名仙人餘根思平

明州天精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百二十六

二十



本草神農本草經名別錄 天名精味甘寒無毒主瘰癧血瘕敗死下血
止血利小便除小蟲去瘴除胃中結熱止煩渴逐水大吐下久服輕身耐
老一名參句一名吸基藍一名承首一名天門精一名玉門精一名藏顧
一名驚蟾蘭一名親生平原川澤五月採之其根如木之狀陶隱居云此即今
人呼為神養亦名神首夏月搗汁服之以除熱病味生苦而云甘恐或非
是 唐本注云鹿活草是也別錄一名天蔓菁南人名為地菰味甘辛故
有蔓稱狀如藍故名吸基藍香氣似蘭故名驚蟾蘭主瘰癧血生肌止渴利
小便殺三蟲除諸毒瘰癧瘡瘻癰疽全瘻內射身痒癢癰不止者皆之立已
其神養苦而長名精乃辛而香全不相類也 宋嘉祐本按蜀本圖經云
地菰也小品方名天蕪菁一名蔓菁聲並相近夏秋採條似薄荷花葉
白色味辛而香其葉似山南菰菜 陶雅云荊楚承首釋曰藥名也一名
參句蔓 郭云江來神首可以燭蠶蛹者三蒼云燭焚也 藥性論云參
句蔓使味辛治瘡止癰及鼻衄不止 陳藏器云天名精本經一名參句
蔓 蘇云鹿活草也 別錄云一名天蔓菁南人呼為地菰與蔓菁相似
故有此名 陶雅云大趙蓮參注云參句蔓參即今之瞿麥然終非參句
蔓陶雅注錯如此 陶公注鈞梓條云有一草似狼牙氣辛臭名為地菰人
呼為刺菰草主金瘡言刺菰昔曾用之 吳范云青州刺菰宋元嘉中射
一舉刺五藏以此草塞之雖然而起瘰癧之故草使倒如此三度瘰癧錄
此草種之主傷折多愈因以名焉 既有活鹿之名雅與參事相會陶蘇兩
說俱是地菰功狀既同定非二物 圖經曰天名精生平原川澤今江湖
間有之葉如菰菜而小故南人謂之地菰其味甘辛故名參句蔓一名承
首陶雅所謂荊楚承首是也江東人用以焚燭蠶蛹五月採此草既名地
菰下品又有地菰條紹興本草天名精出產主治瘰癧血已載本經但不云
採何為用又諸家註說互有異同致使人疑惑今考注文梓汁服解止說
苗葉及花而不言根形足知採莖葉為用以其除熱止煩渴故本經云
味甘寒無毒者是也然在諸方亦稱用之又云南人名為地菰竊詳下
自有地菰性味主瘰癧與天名精不同其非一種明矣 夢溪筆談地菰即天
名精也世人既不識天名精又妄認地菰為火蕪本草又出地菰一條都
成紛亂今按地菰即天名精蓋其葉似菰又似名精名精即天名精也故有
二名地菰其實也世間有早服火蕪法乃是服地菰耳不當用火蕪大
服本草名神養即地菰青苗人不知亦重後出之補筆談
藥中有天名精又出地菰後人不識其為一物而又別出也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百二十六

二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二十六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六

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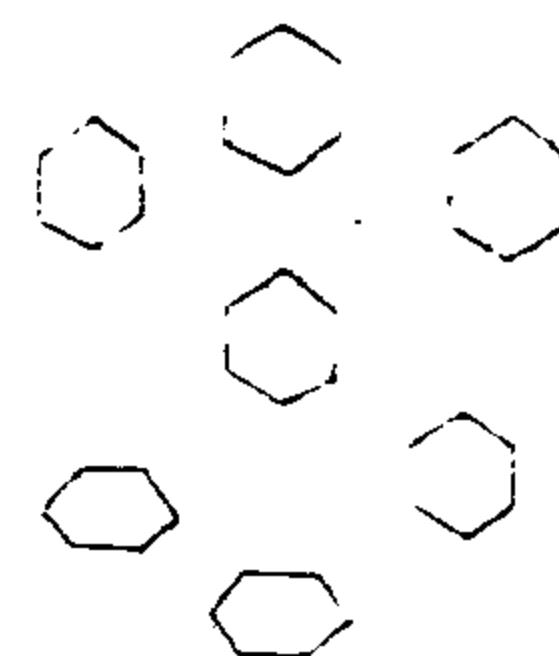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二十七

十九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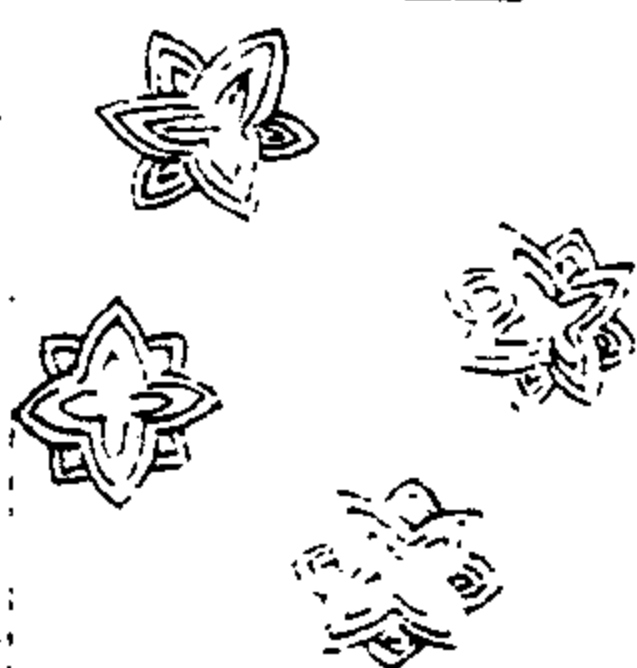
精

太陰玄精

精玄陰太州解



精鹽州解



夢溪筆談太陰玄精主解州鹽澤大酒中溝渠土內得之天者如香葉小者如麟悉皆尖角端正如龜甲其裙襴小隨其前則下刺其後則上刺正如穿山甲相掩之處全是龜甲更無異也色綠而瑩微中之則直理而折瑩明如鑑折處亦六角如柳葉火燒過則悉解折薄如柳葉片片相離白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七

一

如霜雪平潔可愛此乃稟積陰之氣凝結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絳州山中所出絳石耳非玄精也楚州鹽城古鹽倉下土中又有一物六稜如馬牙消清瑩如水晶潤澤可愛彼方亦名太陰玄精然喜蒸潤如鹽醃之類唯解州所出者為正本草附實本附太陰玄精味鹹溫無毒主除風冷邪氣濕痺益精氣婦人瘕冷漏下心腹積聚冷氣止頭痛解肌其色青白龜背者良出解縣宋嘉祐本圖經曰太陰玄精出解縣今解池及通恭州積鹽倉中亦有之其色青白龜背者佳殊無時解池又有鹽精味更鹹苦青黑色大者三二寸形似鐵鑄黃三月四月採亦主除風冷無毒又名泥精蓋玄精之類也古方不見用者近世補藥及治傷寒多用之其著治傷寒三日頭痛壯熱四肢不利正陽丹太陰玄精消石流黃各二兩研砂一兩四物都細研入瓦瓶中國濟以火半斤於瓶于周一寸清之約近半日令藥青紫色色佳火待冷取出用臘月雪水拌令勻濕入磁罐子中屋後北陰下陰乾又入地埋二七日取出細研以麴糊和為丸如鷄頭實大先用熱水浴後以艾湯研下一丸以衣蓋汗出為差政和本唐本餘近地亦有色赤青白片大不佳沈存中云大禹之地即主陰精石冠宗真衍義曰太陰元精石合他藥塗大風疾別有法陰證傷寒指甲面色

青黑六脉沉細而疾心下脹滿結硬躁渴虛汗不止或時狂言四支逆冷
咽喉不利腹脹亦須佐他藥兼之圓經本草已有法惟出解州者良紹興
本草太陰玄精形質主療經注甚明所產解州鹽池亦鹽之類也自然生
此一搜夫當從本經味鹹溫無毒又有鹽精形似鐵鑄實所治性味與太
陰玄精頗同陳衍實慶本草折衷玄精石味鹹平艾氏溫無毒續說云
張松謂元精石入治火痢腸風痔疾及頭暈吐痰之患亦須佐以他藥事
類全書玄精石其狀塊塊如龜背近地所出無此狀也元胡仕可本草歌
括玄精石味鹹無毒大止頭痛更解肌若是神人沉瀉冷腹中積氣用酒
宜
盧精 本草盧精治瘡 毒味辛生益州 **雷精** 史記漢武帝內傳元封元年七月
上昌侯王母王母至曰汝藥有真陵雷精玄都平蓋 **日精** 本草菊一
左食元英右飲玄精云此大帝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遺 名曰精詳
青精 王觀國學林杜于美贈李白詩曰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
注持者曰梁書安成康王秀傳或據飯青是唯日不足或說
楊文席樂在其中觀國按青菜為美謂之青菜字書曰青菜青也書所謂
菁菜程所謂菁類即此物也于美詩蓋用道書中陶隱居登真決有乾石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百二十七

二

青精飯法 飯音迅謂食也其法用南燭草木浸米蒸飯黍乾其色青如
紫珠食之可以延年却老此于美所謂青精飯也神農本草木部有南燭
枝葉大服輕身長年今人不飢益顏色取汁炊飯名烏飯又名黑飯草在
道書謂之南燭草木在本草謂之南燭枝葉蓋一物也若以菁菜為青精
則誤甚矣事類求食採撈桐葉染飯色 **人精** 嘉祐本草新外條
青而光食之資陽氣道家名青精乾石飢飯 **人精** 人精和驚尿亦減
愈新補元肉隨名宋政和本千金方去面上屬人精和驚尿白傳之三曰
愈白安亦得時後方治人精一合半台亦得青竹筒或火上燒炮之以
器承取汁要置器中數傳滴上良又方治湯火灼令不痛又速愈敗瘡以
人精和驚尿日傳上痕自落真入治金瘡瘡血出不止以精塗之
精精 山海經東山經東次三經海隅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其鳴自叫 **交精** 西漢書司
上林賦曰交精旋目注交精似危而 **神靈精** 洛書靈龜者玄文五
神高有毛冠神火災文記作精精 **玄精** 禮記祭義生必死死必歸
玄枵精 蓋玄枵之精 **百物精** 禮記祭義生必死死必歸
土此之謂也骨肉榮于下陰

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陽 **萬物精** 抱朴子萬物之老者其精悉
明焉萬物陰陰此百物之精也 **山精** 太平廣記云天門後益冬
鏡中易形耳是以古人入山道士皆以明鏡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 **山精** 月與村人共獵見大樹下
有蓬蒿似寢息處而無煙火有頃見一人身長七尺而衣履數頭死
獲蓋與語不應因將歸閉空室中十餘日復送故處又據時臨海得毛
人山海經云山精如神而有毛此將山精也故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
兒而獨足足向後喜來犯人入山谷夜聞其音聲笑語其名曰罔知而
呼之即當自却耳一名曰起空亦可無呼之又有山精或如鼓士已一足
其名曰彈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又或如龍有五色赤青
名曰飛龍見之皆以呼其名不敢為害玄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
食山蟹夜出晝藏人晝日不見夜聞其聲千歲蟾蜍食之白澤圖曰山之
精名靈狀如鼓一足而行以其名呼之可使取虎豹西溪叢話 **太山**
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大夫化馬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 **太山**
精 太平廣記太山精常遊若君王之狀如 **廬山精** 三水小牘劉
人乘王者之車馬得而食之令人仙去 **廬山精** 東仁為江州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百二十七

三

刺史自京得一素駝去郡放之廬山下野人見而大驚共射殺之乃以伏
白州曰獲廬山精於某處劉令致之乃所放駝耳廬山精狀如江東人不
識索駝謂是廬山精後有客駝一駝過博白吾時適留彼民人大小爭欲
一獵客駝聞戶致以數十金始得一觀客遂致富彼民死其家如夫估侍
水精 傳奇貞元中有處士周郎文學豪俊之士也因友人買奴年十
時終無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無不屆也郎因買之見其名曰水精異其
能也郎自蜀乘舟下峽抵江陵經瞿塘澗瀘遂令水精沉而視其遠速水
精入移時而出多保金銀器物甚多每船于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復
有所得必流抵江都經牛渚磯古云最深處是溫嶠焚犀照水怪之演又
使沒入移時復得寶玉云甚有水怪其能名狀皆怪目戟手身僅免禍因
茲郎亦至富賈後數年郎有友人王澤牧相州邯鄲河北而訪之澤甚喜
與之遊宴日不能暇因相與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盤石而寬成八角焉
間可三數丈旦暮煙雲鬱鬱鬱鬱鬱鬱鬱鬱鬱鬱鬱鬱鬱鬱鬱鬱鬱鬱鬱
畫古老相傳云有金龍潛其底或亢陽禱之亦甚有應澤曰此井應有至
寶無計而究其是非耳郎笑曰甚易遂命水精曰汝可與我投其井到底

看有何怪異澤亦當有所賞耳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解衣況之良久而出語卽曰有一黃龍極大鱗如金色抱數顆明珠熟寐求精欲劫之但手無刀俾其龍忽覺是不敢觸若得一利劍如龍覺當斬之無憚也卽與澤俱大喜澤曰吾有寶劍非常之劍也汝可持往而劫之水精飲酒仗劍而入移時四面觀者如堵忽見水精自井面躍出數百步積有金手亦長數百尺爪甲鋒穎自空掌覆水精却入井去左右憚怖不敢觀近但悲其水精澤恨失其寶劍逡巡有一老人身衣褐裘貌甚古朴而渴澤曰某土疆之神使君何容易而輕其百姓此穴金龍是上玄使者宰其魂壁澤潤一方豈有信一微物持寸刃而劫之忽龍震怒作用神化搖天闢攪地軸越山岳而碎丘陵百里爲江湖萬人爲魚鼈君之骨肉焉得逃之昔鍾離不受其實孟嘗自足其珠于產不貪老氏垂戒君雖二千石不如海畔魚翁而毀其珠矣澤赧恨無詞而對叟曰君須火急而收龍焉無使悔甚怒耳老人倏去澤遂具牲牢奠之白澤圖水之精名罔象其狀如小兒赤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又曰左右有石水主其間水出流千歲不絕其精名曰喜狀如小兒黑色以名呼之使可取飲食又曰地水有金者精名曰侯伯狀如人長五尺綠衣以其名呼之卽去東坡物相感類

志亦百年不流者其精名摧狀如人得而食之有力管子涸川水之精者
生于鰌手鰌者一頭而兩身其狀如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
薏此涸川水之精也蜀記蜀守李冰
作石犀五枚沉於江中以厭水精
河精
續高世傳充命夏竦治水
九載無績竦自沉於羽淵
化爲玄魚時植蒼鰐橫游波上見者謂爲河精傳物志澤有安地狀如
數長鯢見之者霸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口吾河精豈河伯也

涵精

又曰故牧
無頭見人

使人
不迷
道

困無手足
名呼之即

嘗夜有致
授黃鵠

忘慶忘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戴黃羣象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潤澤之精也。

白澤圖丘墓之精名狼鬼善與人闘不休為桃弓棘矢以鳴羽以射之狼鬼為飄風脫履投之不能化

丘墓精

白澤圖

丘墓之精名曰元狀如老役衣青衣而持耒好春以其名呼之宜禾穀

古墓精

玄佐錄汝南岑順字孝伯少好學有文老

大元精武畧旅於陝州貧無第宅其外族呂氏有凶宅將廢之順請居焉人有勸者順曰天命有常何所懼耳卒居之後歲餘順常獨坐書閣下雖

家人莫得入夜中聞華鼓之聲不知所來及出戶則無聞而獨喜自負之以爲石勒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陰兵護我若然者當示我以富貴期數夕

復夢一人被甲胄前報曰金象將軍使我語岑君軍城夜警有宣呼者蒙君見嘉敢不敬命君甚有厚祿幸自愛也既負壯志能展顧小國乎今敕

國恥坐側席安賢欽味芳聲願執旌鉞順謝曰將軍天贊英明師貞以偉
振頌德音屈顧疵賤然大馬之志惟欲用之使者復命順忽然而寤恍若

自失坐而徵夢之始俄然鼓角四起聲愈振厲
順整中下牀再拜祝之須臾戶牖風生帷簾
飛揚燈下忽有鐵騎數百飛馳左右卷高數寸
而浪堅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七

執銳星散遍地倏閃之間雲陣四合順驚駭定神氣以觀之須臾有卒齋書云將軍傳徵順授之云地連隳虜戎馬不息尙數十年將老兵窮安霜卧甲天設初敵勢不可止明公養素蓄德進業及時屢承嘉音願託神契然明公陽官也固當享大祿於聖世今小國安敢望之緣天邪國與山賊合從尅日會戰事圖子夜蒼城未期良用惶駭順謝之室中益燭坐觀其變夜半後鼓角四發先是東面望下有鼠穴化為城門臺敵崔嵬三奏金革西門出兵連旗萬計風馳雲走兩皆列陣其東望下是天邪軍西望下金象軍部伍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平上將橫行擎四方輜車立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如是鼓漸急而各出物色矢石亂交須臾之間天邪軍大敗奔北殺傷塗地王單馬南馳數百人投西南隅僅而免焉先是西南有集曰王栖白中化為城堡金象軍大振收其甲卒與尸拓地順俯伏觀之于時一騎至勞順曰陰陽有度得之者昌亭亭天感風驅霆激一戰而勝明公以爲何如順曰將軍英賁白日乘天周時竊窺神化杜文增興不勝慶快如是數日會戰勝敗不恒久而王與順始見神貌偉然雄姿罕儔宴饌珍延爲順致寶貝明珠珠寶無限順遂

榮於其中所欲皆備焉後遂與親朋稍絕開闢不出家人異之莫究其中
由而順顏也僅得為鬼氣所中親戚共意有異結之不言因欲以醉醉
而後泄之其親人皆備荷紳固順如廁而隔之荷紳亂作以強室內八
尺忽然而陷是古墓也墓有磚室其盟器悉多甲冑數百前有金象戲局列
馬滿軒皆金銅成其千丈之事備矣乃悟軍師之詞乃象戲行馬之勢
也既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寶貝皆墓內所蓄者順聞之悅然而醒乃大
吐自此充悅宅亦不復

樹精

蕭湘記順宗時書生賈秘自雒陽之長
安時寶應元年也安行至古洛城遙見綠野中有數人環
飲自歌自舞秘因詣之數人忻然齊起揖秘司席秘既見七人皆儒服俱
有禮乃問之曰觀數君子士流也何乃聚飲於野四望無人有一人言曰
我輩七人皆負濟世之才而未用於時者亦猶君之韜蘊而方謀仕進也
我輩適偶會論之間君忽辱臨幸且共芳樽惜美景以古之興亡為皆覺
以人間用捨為慨議又何必陽時開入龍舟而方盡一醉也秘甚怪之不
覺肅然致敬及推笑人而七人皆遽相目若有所疑乃問秘曰今既接高
論莫不一示君之芳猷使我輩服君而不疑也書生起而言曰余雖陽人
也少好讀書頗識古者王霸之道今聞皇上新奉詞大寶開直言之路欲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百二十七

六

一叩象闕少仲愚誠亦不敢取富貴但一語鄙懷耳通見七君子高會故
來詣之幸無起棄也其一人顧諸輩笑曰他人自道必可無傷吾屬斷之
行當敗爾其六人曰已雖勿言人其捨我一人曰此君名秘固當為我通
瑕矣乃笑謂秘曰吾輩是七樹精也其一曰松二曰柳三曰槐四曰桑五
曰棠六曰栗七曰楸今各言其志君幸聽而秘之其松精乃起言曰我本
處空山非常材也負堅貞之節雖霜雪凌犯不能易其操故若哲匠營大
厦揮斤斧長短之木俱受用之棟樑雖衆而久梁棟我即必備棟梁之用
也我得其用則永無傾危之患矣其次一人乃起言曰我之風流之名聞
於今古但恨場帝不迴無人知見張緒效我空雄霸藉所喜者聚飛則才
婦明吟葉嫩則佳人學畫系勝剛強且自保其性也其次者曰我受陽和
之恩為不才之木大川無梁人不我取大厦無棟人不我用若非遭耶匠
之斷則必不合於長短大小之意倚我者有三公之名矣其次者言曰我
平生好蠶無繭吐食不異推食蠶即繭繭而絲絲為綺綺綺入貴族之
用後或貴族之流見綺綺之美麗以念我我又豈須大為梁棟小為蠶繭
者也其次者曰我自耕士蘇秦入燕之日已推我有無濟之名也不唯漢
武帝號為未參授我者足表赤心我又奚慮不為人所知也其次曰我唯

是蓬華性實恬然亦可以濟大國之用也僕人主立宗廟虞祀饗而法古
以用我我實可以便民之戰來也其次曰我與衆何殊也天亦覆我地亦
載我春即榮秋即落近世人以我為下材我實常懷憤惋我不處閭底乎
見我有凌雲之勢我不在宇下焉知我是樗櫟之材不勝即為馬也王
不剗即頑石也固不必松即可樗櫟凌雲此所謂信一人之言大喪其
矣我所以慕隱淪之輩且猶藏其迹我若違陶侃之一見即又用之有餘
也言訖復自歌自舞秘聞其言大悔生不安席遽起辭之七人乃共勸酒
一盃謂秘曰天地間人與萬物皆不可測慎勿輕之秘飲訖謝而去

梓樹精

太平廣記吳縣友豫章新望人少負賤常好獵射見一白
鹿射之中尋蹤血盡不知所往因問外梓樹下仰見所射
箭看樹枝怪之命子弟持斧伐之有血遂截為二板率著破中常沉時復
浮出出家必有吉慶欲迎賓客常乘此板或於中流欲渡客大懼友呵之
復浮仕官如願位至丹陽太守其板隨濟至石頭友笑曰此板破中版來
必有意因解職還家二板挾兩邊一日即至自商復版出浮為吉凶

柳樹精

太平廣記東都滑州驍騎坊隱士薛弘機開戶自處忽有
一客造門揖弘機曰足下性尚幽逸僕每慕足下故極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百二十七

七

履特相詣弘機一見相得切磋今古遂問姓氏其人曰藏經姓柳言訖遂
去弘機望之隱然大餘行而後弘機苦思藏經後月餘又詣弘機弘機
每欲相近藏經輒退弘機逼之聞有朽木之氣藏經又隱至明年五月又
來持一地相贈其詩曰誰謂三才貴余觀萬化同心虛蟻食年老怯狂
風言訖遂出忽失其蹤是夜惡風發屋拔樹明日見池畔有枯柳焉則風
所折其內百餘卷書爛壞弘機往收之又東洛有故家其堂與軒豁
居者多暴元貞元中盧度為御史外察來臺寄資其宅或曰此宅有怪不
可居度曰吾能得之一夕與從史同寢其堂夜深聞有叩門者從史問之
應曰柳將軍遣持書於盧侍御史度不應已而投一幅書軒下字似濡筆
而書者照畫職然度命從史讀其字云吾家於此有年矣堂與軒皆吾
之居也而君突入吾舍豈其理耶君速去勿招敗亡之辱讀畢其書四散
俄又聞有言者柳將軍願見盧御史已而有身長數十尋立於庭手執一
執從史即引弓而射其狐久之入未術軒而生從史又射之甲冑遂東向
而去至明窮其跡乃宅東枯柳高百餘尺有一大貫其上復又於屋瓦下
得一狐一犬貫其柄即

楊樹精

楊樹精 為堅志濮州臨濮縣徐村農民鮑
六貧甚為富家備耕嘗往來阿

兩月未反矣年少雖在窮困頗有容色方獨處室中兩客忽至一肥一瘠皆白衣皂帶如河朔三僧學究之狀謂妻曰我欲睹貌作戲暫借此處得乎妻許之乃出市酒炙共食留其餘而去明日復來凡累日遂執其妻且賄以錢妻甚悅客相與言曰吾二人難以並宿但視博勝負負者退而勝者止可也然自是一勝一負常更迭駐留妻貪財及飲饌不復顧他事一夕正與客夜閒地暗客潛而竄趨之至楊樹下不見地窮詰妻妻不敢隱瞞曰此必效也時里有張德理者善行法即其狀投訴張發符追至訊鞫府者乃楊樹精肥者狐精也於是伐樹殂其根汁出如血極羣狐之丘平其窟穴地妻亦無恙太平廣記上元中臨淮諸將等乘夜宴集墻夾諸羊芬饌備至有一巨手從窗中入言乞一箇食皆不與頻乞乞數四終亦不得乃潛結繩作環施於孔所給云與肉復出因而繫香項環繞甚至而不能脫既欲明乃折然而斷視之是一楊枝持以求樹近在河上以斧辟斷柱

大樹精

抱朴子山中大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以其名呼之即言太平廣記桂陽太守江夏張連字叔高去陽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狀如珠蓋數畝地播不生致遠客伐之六七血出客驚怖歸具白叔高高大驚老樹汁亦此何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七

八

等因自嚴行復所之血大流濕叔高使先所其技枝有一空處見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叔高乃逆格之如此尤枝四頭左右皆師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視之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後竟無他怪大平御覽唐書曰唐宗子中王楊之初主則天嘗以示僧萬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之精養之宜兄弟則天甚悅姑令列於兄弟之次

樟樹精

建安郡使人伐大樟樹下數斧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收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味如狗

千歲樹精

玄中記千歲萬歲樹精為青千多

枯樹精

長安志務本坊西門蓋見市也或風出遊人間事具十部

榆樹精

志呂中

徐之衣安道遇書生手持乃枯樹精也許金下

忽出云已產矣請視之復園榆木西南生大贅乃是視之果然

樹根精

太平廣記田登娘陝州西氏嘗穿井得一根大如臂節中蟲皮若茯苓有氣似木其家奉拜有像設數旬遂寢於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年十六七有容質其父常令供香火馬經歲餘女嘗見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蹣跚女遂私之精神舉止有異於常其物根每歲至春萌牙其女有妊乃具白於母母疑其怪嘗有納曾過門其家因留之供養僧將入佛堂極為物拒之一日女隨母他出僧入佛堂門曉啓有鴿一隻拂僧飛去其夕女不復見其怪視其根頃成朽

榕樹精

燈下閑談桂林幕吏稱師言中元真為地仙矣田氏非冀

故見怪而去之宜乎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七

九

燈設像品末尤感又泰帳後有二女子席地環坐女子語女運偶時未乃人舉席大笑師言坐酒數行因問姓氏女曰郎君何氏對曰楊女曰林諸女起賀曰林諸相宜是吉兆矣楊因問諸女姓氏女曰妾諸房枝葉女曰喜會民實月斜滿促請姊與姊同學合登諸姊妹各述微詞女遂執金鏡當心楊即結同心在手內一女子上雙雙瑤璫一女素帳已而諸女辭去師言與女接歡覺因少寐俄頃見一青衣相喚持碧花牋詩一首女誦之微笑曰可速來同去觀移刻二女外面相呼曰恐追曉者則意中各不微也師言與女攜手出門諸女畢集既盡向趨略無聲忽聞三五更夫女曰可回此別年未能相過明年今日復會耳女於裙帶上解素絹三尺玉拭汗畢置懷中女曰勿泄於人不然禍及矣兩流涕相別百餘步遇同儕執手曰說弄何積年塵塵物喚之自以為奇他人聞之即識氣也生因出素視之乃亡人仰明之物其通此事楊與楊復往舊所諸女室宇俱亡焉翌日訪之乃一榕樹空心穴餘猶有燈燭酒痕尚在遂聞公府伐去此樹樹下汁如血色自此

松樹精

松合數圍平頂如龍形呂洞賓嘗想

其下有一翁自松頂而下前揖甚敬洞賓詰之曰我樹神也見先生過徑當候見洞賓曰非耶正耶若其邪也安得知真人哉呂因書二絕句於寺門壁一云獨自行行獨自坐無限世人不知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言訖升松而去處州路志宋建炎間丞相湯岐公時未仕讀書于南明山中每夜有小童來天燈一夕來遲岐公怒握其髻欲擊之幾隨手落地童逃去及照地間皆松毛也明日出山前有一矮老松頂毛脫處正與所據無異始知此

蒲桃精 太平廣記晉陽西有童子寺童乃松樹精也自是不復至

秋與其友數輩宿忽見一手自牖間入其手毛黃而瘦又聞牖有金蕭聲珪知是怪汝為誰對曰聞先生在此來奉謁願得坐牖下聽先生談足矣珪許之因與客談曰此必鬼也不窮其跡且將為患於是掃絲為繩數百尋俟其來必欲縛之明夕果來又以手出于牖間珪即以繩系其臂於牖間問曰何罪見縛遂引繩而去明日窮其跡至寺北有蒲桃一株甚蕃茂而塔系其枝葉有類人手果牖間所見者

芭蕉精 夷堅志興化人陳悅崇寧中以上書得罪送德安府學自訟蕭與郡士李二生同榻李在內陳居中劉最處外一夕劉覺體畔甚熱見一物如蓮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百二十七

十

被包裹其旁大懼明夜先二人未寢徑趨牀內與李易位李所處亦然皆不敢言至夜半據使陳曰豈有所畏邪我請當之既寢聞戶外款息聲若欲入而不敢者他夕陳先就牀劉則方未不得已復居外見如前時始以實告陳陳奮然以身當之復聞有聲即大呼而出其物踉蹌越窓外至芭蕉叢而滅明日直伐去蕉又穿地穴餘無所得自是怪遂絕咸疑為芭蕉精

潘昌簡昭熙三年鄂州潘所縣傳妻士陳致明為館客邑小無民事潘每出書院與陳飲庭前芭蕉甚盛常捧杯屬客曰只今蕉小娘子佐尊如是一歲陳遂有所感一女子綠衣烟容入與之狎寢則同食涉歷百計日惟醉龍鍾了無人色潘初不悟其然以為抱病招醫醫極略不能成効迨疾棘間其所致乃云蕉小娘子也潘即命焚除已無及矣

水木精 存心錄漢武帝與群臣宴未央殿方食棗脯忽聞語云老下稽首不言日仰視屋楹指帝脚忽然不見問東方朔朔對曰其名高謫燕水木之精也夏葉林冬潛河陛下與造宮室新伐其居故來訴耳仰視屋者殿名未央也俯視脚者脚足也願主足於此也帝為此驚止後幸河渚聞水底有絃歌之聲教膳芳芬前采上公及年少數人綠衣素帶皆長

八九寸凌波而出或有扶樂器者帝命坐於食案上老父曰老臣前昧死歸許幸蒙陛下即息斧斤全其居宅不勝欣躍故私相賀耳便治酒而歌聲大小無異於人清婉繞梁帝欣悅勸酒乃獻帝一索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又曰可思以珍異見貽老公願命取洞穴之寶一人下波淵底倏忽還得一珠數寸明耀絕世俄而公等忽然而去東方朔曰此人是陛下宴未央殿上之老人乃水精也陛下以陛下息人民故來酬謝今螺殼中是蛟龍以傳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坐草

花精 太平廣記崔玄微唐天中用之產易武帝感於神仙故有此怪

晚道緝木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重僕輩入嵩山採芝一年方迴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李夜聞風月清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在苑中佳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裏處皆借此款可乎玄微許之頃更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婢衣小女曰姓石名阿惜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命於月下問行出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求相者不得今夕衆佳者之生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玄微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忌諸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百二十七

十一

氏言詞冷冷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室芳香特裝裝處士命酒各飲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吹紫玉顏勝白雲况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綠衣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染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盃盡性傾吐翻酒污阿惜衣阿惜作色曰諸人即奉求余不承畏耳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門外列十八姨南去諸子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采云欲往十八姨處阿惜怒曰何用更去封姓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阿惜又言曰諸君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要常求十八姨相庇非阿惜不能依回應難取力處士憤不阻見底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阿惜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牘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旦微有東風即立之庶免免患也處士許之乃齋聲曰不敢忘德拜謝而去處士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墻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牘是日東風振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葩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及衣服顏色之異皆水花之精也排衣名阿惜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

楊氏半世來遊各處桃李花數千樹在生脈之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
住衡復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志士隨在可稱年三十許人 事賢
坊田弘正宅中門外有紫牡丹成樹發花十餘朵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
五六尺餘遊於花上如此七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矣望志劉輝字
輝仲子小姑之弟也少年時從道士學法後隨外舅守姑蘇與家人俱
游靈巖寺夜宿僧舍遙聞山中呼劉二官人久之聲漸近舍中人亦覺
問曰聞此聲者皆笑曰蒙天心正法力宜如是明日得馬馬神曰
吾至誠行法未嘗有破戒犯禁事山鬼安得欺侮我我夕夢神告曰已我
從吏搜索乃花精所為非鬼也行且治之矣輝還家夢其改娶秦奴者來
曰寺後呼者者蓋我耳君若不相忘無令伽藍神急我輝又為輝如世間
徵狀遣人投于祠數日又夢妻來別曰君已投狀我不敢復留注而去秦
奴者京師人死於臨安至是時已六年矣馬明叟實錄五代吳越錢仁
傑忠懿王之從兄也酷 草精 太平廣記後漢靈帝中平年中陳留等
好種花人號花精云 郡路遙上草悉備龍地鳥獸之形其狀
五色毛羽頭白足翅皆具或作人形操持弓弩之狀是歲黑山賊張牛角
等並起抄掠后兄何進東權漢室微弱又董卓兵起焚燒宗廟此其應也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七

十二

夢精

續博物志周武帝保定三年路變以好珠藥嘗使二小童出山
尋採一日歸晚變乃步月尋呼見二小童與一紫衣童相戲聞
變至便休入草中後變戒二子與針白線可長四五尺云若遇來戲便密
針線記之其所止後數日果來洗藥處二小童夕與戲之記持去是日
變與二小童負獲尋之見古松樹下有紫蓼一莖所記針線在蓼苗
之上而餘一二尺乃發之三尺餘其蓼根化為紫衣童子而去 草

精

精 精神異苑豫章人好食葷有民家治舍煮此葷以食工人工人有登
人技葷此工獨不食亦 梅精 古今事通梅妃傳梅妃姓江氏莆田人
不言既暮食葷者皆幸 梅精 名采實惟善梅所居閣檻悉植梅榜曰

花精

能改齋漫錄按吳人錄載隋開皇中趙師雄遊羅浮一日天寒
日暮於松林間酒醉旁舍見美人淡裝素服出迎持已昏黑幾
室未消月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者襲人因與之叩酒家門共飲
少頃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師雄醉後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

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華羽歌 胡蘆精 太平廣記上都急少半
曾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蘆上出人首如傀儡戲有縣吏不解問之書胡蘆精也 丹桂精 宣
志交成縣南十數里常有怪見於人多傳而病且死馬里人患之久矣
其後里中人有執孤天夜行者縣南見一怪魁然若巨人狀水承水以皂
中蒙其首緩步而來欲偃若善醉者里人懼即引滿而發果中為其怪遂
退里人懼少解即北走至旅舍且語其事明日抵縣城見郭之西丹桂有
一天貢其上果里人之夫取之以歸鐵有血
甚多遂白於縣令命焚之由是縣南無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二十七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二十七

十三

必有不斯言而言不斯哭而哭者郭象注。其美无物能忘不在理上位。故此善愛也。成玄英疏。所求也。彼來人也。大聖人虛懷物。感斯應哀。此悲。悲念蒼生。不待動求。為其演說。故其死也。眾來聚會。號哭。悲慟於母子。斯乃凡情執滯。要見死生感於聖恩。故此哀悼。以此而測。故知非老君門人也。是適天悟情。忘其所受。郭象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成玄英疏。是猶斤人哭也。倍加也。言適天天然之性。加添流俗之情。要見死之可哀。故忘失所受之分也。古者謂之適天之刑。郭象注。感物大深。不止於普通適天者也。特執著於憂樂之境。雖是義未加。而性情已固。庸非刑哉。成玄英疏。夫適天理。倍加俗情。乘機造心。靈明若。有同。惟。寧非刑哉。言之達人有如此議。陸德明音義。老。以。司。馬。云。老子之。本。又。作。侯。各。依。字。讀。亦。皆。音。通。三。境。尸。思。反。注。同。倚。戶。於。終。反。少。者。詩。照。反。先。物。應。為。反。又。如。字。理。上。住。一。本。住。作。住。適。天。徒。避。反。又。作。適。情。音。裝。加。也。又。有。對。反。本。又。作。背。大。深。音。慈。憂。樂。音。洛。下。文。注。同。劉。辰。翁。點。校。老。將。止。之。刑。第。子。惟。以。其。老。將。之。友。而。未。忘。情。乎。三。號。也。秦。失。之。對。則。以。為。人。哭。亦。哭。耳。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則。其。情。自。有。不。得。已。者。此。語。最。近。天。無。情。情。無。哀。樂。彼。何。以。使。夫。人。主。此。是。背。棄。

其。天。自。取。冰。炭。於。胃。中。者。也。猶。肉。刑。也。適。離。也。林。希。遠。口。美。莊。子。之。語。不。於。老。子。此。處。先。把。老。子。貶。刺。便。是。為。貶。刺。免。舜。夫。子。致。本。道。我。於。老。子。亦。無。所。私。而。況。他。人。乎。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第。子。之。問。謂。老。子。於。秦。失。本。朋。友。也。何。期。弟。之。如。此。不。用。情。乎。夫。子。指。秦。失。也。始。者。吾。以。為。其。人。者。言。吾。始。以。老。子。為。非。常。之。人。也。今。因。弟。之。乃。知。其。不。為。非。常。人。也。何。者。老。子。之。死。其。弟。子。之。哭。無。老。無。少。皆。如。此。其。悲。哀。此。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而。有。以。感。門。弟。子。之。心。故。其。言。其。哭。哀。且。甚。者。有。不。期。然。而。然。也。天。之。所。受。本。無。物。也。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適。天。其。天。理。背。棄。其。情。實。如。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適。天。之。刑。適。來。夫。子。將。也。郭。象。注。將。自。生。也。適。去。夫。子。順。也。郭。象。注。理。當。死。也。成。玄。英。疏。夫。子。者。是。老。君。也。秦。失。數。老。君。大。聖。妙。達。本。源。故。適。天。生。也。皆。應。時。而。降。誕。蕭。然。死。去。亦。順。理。而。反。真。耳。安。時。而。處。順。家。樂。不。能。入。也。郭。象。注。夫。家。樂。生。於。失。得。者。也。今。玄。適。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真。然。與。適。化。為。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來。樂。無。所。錯。其。間。矣。成。玄。英。疏。安。於。生。時。則。不。承。於。生。處。於。死。頃。則。不。惡。於。死。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適。斯。適。以。憂。樂。無。惜。其。懷。矣。古。者。謂。是。帝。之。孫。解。郭。象。注。以。有。情。者。

為。解。則。無。係。者。解。解。也。解。解。而。性。命。之。情。得。失。此。養。生。之。要。也。成。玄。英。疏。帝。者。天。也。高。生。死。所。係。者。謂。解。解。則。無。死。無。生。者。解。解。也。夫。死。生。不。能。係。憂。樂。不。能。入。者。而。遠。古。聖。人。謂。是。天。然。之。解。脫。也。且。老。君。大。聖。真。一。死。生。豈。復。逃。適。天。刑。馳。驚。憂。樂。乎。玄。此。注。失。之。遠。矣。若。然。者。何。謂。安。時。處。順。帝。之。解。解。子。文。繁。前。復。自。解。解。是。知。適。天。之。刑。勢。在。家。而。之。徒。非。關。老。君。也。陸。德。明。音。義。所。謂。七。路。反。轉。音。玄。解。子。雙。注。司。崔。云。以。主。為。解。以。死。為。解。劉。辰。翁。點。校。適。來。止。解。解。養。生。者。苦。以。家。樂。而。忘。家。心。者。哀。為。喜。喜。欲。逃。去。得。失。家。或。解。解。者。苟。能。比。此。便。是。第。一。如。言。超。然。出。世。外。之。意。也。林。希。遠。口。美。莊。子。之。語。夫。一。改。就。此。却。發。明。盡。死。生。之。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者。於。死。生。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生。也。夫。子。有。道。者。尊。稱。之。辭。也。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適。然。而。來。其。去。也。亦。適。然。而。去。但。當。適。其。時。而。順。之。既。知。其。來。去。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為。樂。去。亦。不。足。為。哀。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心。也。林。希。遠。口。美。莊。子。之。語。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著。我。矣。言。雖。天。亦。無。不。我。何。也。故。曰。帝。之。孫。解。解。樂。音。洛。指。窮。於。高。薪。火。傳。也。郭。象。注。窮。盡。也。高。薪。獨。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秦。之。中。故。命。

噴。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生。也。成。玄。英。疏。窮。盡。也。薪。薪。薪。也。為。薪。也。言。人。然。火。用。手。前。之。能。盡。然。火。之。理。者。薪。薪。薪。盡。復。薪。以。續。薪。後。相。繼。故。火。不。滅。也。亦。猶。善。養。生。者。隨。變。任。化。與。物。俱。遷。故。吾。薪。吾。薪。無。係。也。未。始。非。我。故。續。而。不。絕。者。也。不。知。其。盡。也。郭。象。注。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傳。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未。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成。玄。英。疏。夫。速。忘。之。徒。役。情。執。因。豈。知。薪。薪。不。住。念。念。遷。流。昨。日。之。我。於。今。已。盡。今。日。之。我。更。生。於。後。耶。舊。來。分。此。一。篇。為。七。章。明。義。觀。其。文。勢。通。而。繫。完。今。特。為。善。合。於。第。一。指。窮。合。於。老。君。總。成。五。章。無。所。猜。嫌。也。陸。德。明。音。義。指。窮。於。為。薪。如。字。始。句。為。獨。前。也。火。傳。直。專。反。注。同。也。傳。者。相。傳。繼。續。也。舊。云。薪。火。傳。人。也。傳。延。也。之。中。丁。仲。反。劉。辰。翁。點。校。指。窮。止。盡。也。薪。有。盡。而。必。薪。火。無。形。而。不。滅。自。古。及。今。只。是。此。火。不。知。從。何。來。非。從。薪。來。也。是。則。可。知。也。此。篇。之。結。以。此。妙。哉。林。希。遠。口。美。莊。子。之。語。也。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故。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此。三。句。奇。文。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且。論。其。文。前。而。謀。理。則。此。却。把。个。譬。喻。指。來。豈。非。文。字。絕。妙。處。

宋朱晦庵大全集養生主說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
為經。督者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見督者。故水背脊
中之總。亦謂之督。見澤水注。谷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
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害之計。正程子所謂。閑邪打訛者。故其意以
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唯能不大
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
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
以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果名之累己。而不欲盡其爲善之
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
子之惡惡。如惡惡。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
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存。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
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
矣。客嘗有語于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告以中。易誠則
人皆可。行而無難也。子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
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肆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
則莊子之意。得無與于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極耳。蓋
猶擇於義。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責。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
非于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具拙厚精
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流德之尤者。所以清其惑。而
導俗。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
說也。既作皇極。則因感此意。
有相似者。謾筆之於其後云。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八

十九庚

生

生經

佛說那賴經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族姓子棄家捨妻子捨

諸眷屬。行作沙門。其婦端正。姝好。見夫捨家作沙門。便復行嫁。族姓子聞
之心。即生念。與婦相娛樂。時夫婦之禮。戲笑。放逸。心當想此。不去須臾。念
婦在前。面類形貌。坐起舉動。愁憂憤懣。不復慕樂。淨修梵行。便歸其家。諸
比丘聞。便往。啓佛。世尊。應時遣人呼比丘。奉轉。即受教。比丘至己。爲佛作
禮。却坐一面。佛即爲比丘。顯色。欲念除癡。愛失。爲說。塵勞之機。樂少憂多。
可憐。限超越。色欲。休息。衆想。講閑。居諱。時族姓子。尋時。證明。賢聖之法。時
諸比丘。得未曾有。各有共議。言。且當觀此。於是族姓子。棄家。牢獄。銀錢。相械。
想。著妻子。而自繫縛。不樂。梵行。於時。世尊。開示。如來。章句。諸通。慧句。有目
章句。化人。賢聖。時諸比丘。白。世尊。曰。我等。觀察。是族姓子。棄家。捨家。居信。爲

沙門。還念。妻子。形類。舉動。家事。世尊。爲說。受欲之。瑕。法律之。德。生死之。難。
無。爲之。安。使。至。聖。證。無。著。之。界。自。非。如。來。至。真。等。正。覺。孰。能。介。乎。佛。告。諸
比丘。此。比丘。者。不。但。今。世。心。常。在。欲。迷。惑。情。色。不。能。自。制。志。縛。在。欲。無。能
制。者。獨。佛。勸。化。除。其。所。惑。受。欲。之。著。耳。乃。住。過。去。久。遠。世。時。有。一。國。王。名
方。迦。中。官。妹。女。不。可。稱。數。顏。貌。端正。色。像。難。及。與。他。人。許。與。姪。弟。女。雖。于
慈。家。或。與。婢。使。或。與。童。子。而。或。聞。許。各。各。聞。許。不。肯。共。和。適。聞。許。已。便。出
宮。去。王。方。迦。聞。之。意。諸。臣。吏。求。諸。妹。女。不。知。所。趣。愁。憂。不。樂。涕。泣。悲。哀。念
諸。姊。女。戲。笑。娛。樂。夫。婦。之。義。本。現。前。時。諸。作。妓。樂。思。念。舉。動。坐。起。之。法。反
在。其。愁。不。能。自。解。於。時。有。一。仙。人。具。五。神。通。神。足。是。行。氣。神。無。極。名。曰。那
頭。等。曰。無。樂。見。方。迦。王。爲。愛。欲。惑。不。能。自。解。爲。與。慈。家。欲。爲。獨。除。受。欲。之
患。處。在。空。中。而。現。神。足。乃。然。來。下。住。王。殿。上。時。王。即。見。尋。起。迎。逆。讓。之。在
牀。則。便。就。座。問。於。王。曰。大。王。何。故。意。在。愛。欲。勞。思。多。念。思。想。情。色。不。能。自
陳。頓。首。實。然。宮。中。妹。女。共。爭。尊。卑。上。下。之。教。不。能。相。和。各。馳。捨。去。是以。憂
惑。不。能。自。解。於。是。仙。人。乃。說。受。欲。之。難。離。欲。之。德。世。人。未。欲。不。知。厭。足。假
使。一。人。得。一。切。欲。無。厭。足。以。獨。煩。一。切。世。間。欲。一。人。不。厭。所。有。
有。危。害。云。何。自。妻。已。一。切。諸。足。悉。皆。歸。于。空。不。以。爲。滿。足。所。受。不。厭。余。

假使得為梵王或帝釋及所欲復起彼不以為厭足假使閻浮提樹木諸
草葉燒之不以厭欲不足如是設八單男子端正顏貌一切加以欲威
力端正好談高言增惡毀欲於丈夫不以輕為輕求欲為用厭大王當知
此設習愛欲事思愛轉增長譬如飲鹹水於時彼仙人為王方述講為說
畢告偈令意得解於時仙人為方述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
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清淨修行斷除愛欲具足履行壽終之後生于梵
天佛告諸比丘欲知今時方述王者則此比丘是耶頹山人者則我身是
今時相連今亦相連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分衛比丘經第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城祇樹林獨與大比
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有一比丘普行分衛一一次入娑羅家舍於時
姪女見比丘入至其家舍歡喜踊躍即從室起尋而奉迎詣首足下清屈
就座又問比丘仁從何來比丘答曰吾主分衛故來乞食於是女人即為
施設饌饌味盛之滿鉢而奉上之比丘即受自是而後時比丘得是
美食甘美豐足心中歡喜不能自勝歡喜往詣姪女舍時女心念計此
比丘守法難及頻為與說甘脆肥美之食而後與之往返不息學明未明
所作不辦未伏諸想見姪女顏色妙好姪女意為初志在放逸著姪女

永樂大典卷八十八

二

口出要乘惡情之辭懷親附心與語周旋彼家日日不辦分衛比丘觀其
好色聽聞音聲姪女意為亂迷惑情諸不能自覺而佛經曰目見好色姪女
為動又世尊曰雖觀女人長者如母中者如姊少者如妹如子如女當內
觀身念皆惡露無可愛復外如畫瓶中滿不淨觀此四大地水火風因緣
合成本無所有時彼比丘不曉空觀但作色視姪女則亂為姪女而說
頌曰 淑女年初童清淨顏貌端正姪女妙好一一觀容無等倫吾意志願
共相同 時姪女見此比丘所說如是吾本不知也惡貪姪女反以清淨
奉戒意待謂之仁賢喜犯罪墮隨其來言當折答之即時以偈而報頌曰
當時飲食來香華好水服若干種供養余乃與人俱 於是比丘以偈答
如頌曰 吾無有財業觀我行舉動以乞食而自立所得者相與 於是姪
女以偈而頌曰 假使卿身無財業何為立志求難致如卿所作無難致
走促出離我家 時遂出比丘達至祇樹門諸比丘即來詣佛告曰世尊
其說本末佛言此比丘宿命曾作水蠶姪女曾作蠶故亦相好志不得
果還自便欺不入正教增益惡患於今如是志願姪女願不從心逆見折
辱慙愧而去佛言乃往過去無數世持大江水手中攬所居遊其江水邊樹
木熾盛彼樹間有一獼猴止頃彼樹於時彼獼猴從江水出遙見樹木有

此獼猴而與談語稍前行欲親近之數數往還相見有日日如是觀
之不解則起姪女意之為是意汗桑穢獨不能自覺則時以偈而數頌曰
顏貌赤黃眼而青遊叢樹間戲技略吾今欲問毛滑澤欲何志求何所有
獼猴以偈答曰 吾今非知體本末為國王子有聰明今卿何故而問我
我聞此言懷狐疑 於是覺復以偈答曰 吾心常年在卿心懷思愛
思戀余以是之故而相問當以何法而得會獼猴以偈報頌曰 覺當知
之我處樹不應與我共會會假使欲得與我共在叢樹間相供養 於是
覺復以偈答曰 吾可取食以肉法羊豕甘美我欲求不可得
當為汝致眾果 今時獼猴以偈報曰 既更知身不愛樹何而為不我
不可致如今觀我無羞慙且自馳走不見見 佛告諸比丘今時獼猴今
姪女女人是覺者分衛比丘是彼時放逸而慕求之不得如願今亦如是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和難經第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城祇樹林獨與大比丘
眾千二百五十人俱余時和難釋子多求眷屬不親其人不察行跡有欲
出家更除鬚髮而為沙門受戒成就戒不問本末何所從來父母姓字善惡
好醜識與不識趣欲得人而下鬚髮投具足我諸比丘可不當為此趣有

永樂大典卷八十八

三

來人無為沙門欲得眷屬不親後意當問本末何所從來舉動安否為見
便欺後無又和難比丘都不受便宣言是人無下鬚髮余時之世有為
惡人乎接之于途問和難釋家之子有共共數人後歸器行求眷屬趣得
未學不問本末一從父家更下鬚髮其子既更無以自食飲生計詐心
設計詣和難所恭敬請教首為禮感儀法則坐起安詳無有惡果和難
釋子告其人曰沙門安噫無憂無慮親近受戒則非吉殊難急無行人不
知者為欲所惑而習愛欲致無央數苦惱之苦會著愛欲不能得度其人
答曰我身不能棄捐愛欲而為沙門和難又問子何以故不為沙門沙門
者多獲利子便降意出為沙門則除瞋愛文或就難作沙門受教易
命除諸憂患假使安隱便為沙門則除瞋愛文或就難作沙門受教易
便故自示現恭順無失精進勤修未嘗懈怠思慮順教時和難見可信可
保不觀內態不復狐疑信之如一以諸衣被及鉢震越諸供養具皆用託
之出外遊行意中安隱不謂作態惡欲永鉢諸供養具馳走藏竄獨在一
處與釋子俱共飲食時和難聞彼新弟子所在即時速還觀其室中多
所竊取周匝普問今為所湊權時不現但遙望之彼釋子落髮山素律
沙門欲欺詐得竊取財物是人答曰如生曾卒不問本末更一鬚髮全

所取物在於獨處情掩于俱而共食飲以知在彼恐不禁制熱聲內燭諸
比丘聞其是白佛於是天聖告諸比丘此等掩于落度之人不但今世以
異形貌居之像有所藉欺前世亦然和難比丘不別信之乃往過去
久遠世時王舍城有一賢人入姓湯家與姪女俱飲食歌戲而相娛樂
所有財產不火彈盡其財物被姪女奪取之不復聽入其家姪女遂
之執數發還都不肯去持姪女驅出其家去更求財今乃求還求財不
得周求財故到窮困國雖到彼國無所識知持窮困國有大尊者多財饒
寶聚言無量現仁賢往詣尊者尊者為言客居人之事從其國來多致財
賈道遇惡賊悉見劫奪奪之財寶資窮委厄無以自活饒濟命盡力奔
走今歸尊者給侍左右於持尊者見之如此感儀法則行步進止有威神
德此則佳人吾為設計令與復故其人慧聰明才舉動應機忘不懈
怠意性易悟極可尊者而以自樂護其心未曾放逸所作成辦無事不
成身行清淨口言柔更無有荒廢巧談美辭眾人見者莫不歡喜尊者眷
屬家中大小悉共敬愛皆共讚譽尊者見然踴躍慰勞咸以為慶見其行
迹無有漏失即時付信於持尊者觀其人德內外表裏不觀短長勤助
之其人所作有所成立第一恭敬未曾輕慢最見篤信如弟如兄等無差

永樂大典卷八百八十八

四

別戒定安諱無有欺誑稍付信以大財業即時竊取出之在外車載財寶
諸好物還至王舍城與姪女飲食相樂彼於異時其人不現普通行
索不知所湊觀察藏中大亡財寶不可稱計見無財寶通行求索不知所
湊乃從人聞此入還至王舍城與姪女俱飲食此持掩于非是長者非仁
賢人尊者心念以走遠近不可復得甚自悔恨歎此說偈 非是賢君子
外貌似好華不可色信人及乘愛美觀察舉動行外現如佳善明者當
遠慮共止當察識乃知志性惡悖掩于揚聲吾時不棄捨譬如雜毒食云
何無返復亦復薄恩情智者不與俱雖欲令當捨我時適見之信故見欺
侵非賢現賢貌竊財而亡走 佛告諸比丘今時尊者今和難比丘身是
落度欺者今持掩于作沙門欺和難者是前世相侵今世亦然佛說如是
莫不歡喜
佛說邪業自活經等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眾
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和難釋子為人說經論生活業但講飲食衣被
之具為人說經講福德事報應之果未曾講諸道義之慧大獲衣被飲食
諸饌攝取此已立離賢聖有若干事說俗經與世間飲食興起種種非宜
之說不演度世無常之慧諸比丘見所行不衛在共人家但說俗事衣食

之供即時呵諫轉相告令眾學聞之即共追隨呵諫所為云何賢者世尊
大聖已以聖通身最正覺講世妙法難及難了玄音道教無念無想其心
離名安隱無患明者所達從無央數億百千劫本從諸佛聽聞奉持皆安
隱度諸比丘聞以家之信離家為道而返更說世俗經典多相與發
諸事世俗飲食無益之義離聖賢迹乃復講論世俗之事時比丘往啟世
尊佛告比丘是非沙門此非具足出家之業因法生活但求衣食未曾教
導持佛世尊以無數事詞之所作非道法教告諸比丘和難釋子思誤大
夫非但今世以衣食利世俗經典廣說法也欲自顯名今眾供養前世亦
舍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於其間多有神仙處在其中有一仙人慈冥無
無明心期意害為國王太子及諸臣吏惟但講說飲食諸饌衣服之具不
講經道處知時節見乘車馬逆為說經或為逆者而性說經或處星嶽而
為說經或獲衣食世俗諸饌而歡說經由是之故致美飲食諸饌供養具時
異學楚志見之如此為國王太子及諸大臣講說經典遠近來瞻持諸仙人
住於和上及餘仙人聞之如斯皆共呵諫非之所為於持和上五通仙人
問之菩薩即時呵諫不當如是其有犯此非義之事若有誹謗計此二人
皆非善哉不為奇雅為說此經離聖賢住下應典藉其聽受者亦不應宜

永樂大典卷八百八十八

五

則兩墮落於是和難以得頃曰 兩俱不解設計之而墮落說法不得理
聽經不解義於世俗難值神仙講道誼以俗衣食供無和歡說此眼食饌
米飯上美肉全供以依聖賢誼欲講解典指遠志在閑居飲食採藥是
名所歎樂神仙歎此法道德寂寂所聚法利為梵志義儀自謂休無得樂非
法知節而少求捨家行分衛寧以此業活無得違經典佛告諸比丘欲知
余時常以衣食諸饌說法不論道者今和難釋子是也淨諸梵行其和上
者今比丘眾是五通仙人我身是前世相遇今亦相值佛說如是莫不歡
喜

佛說是我所經第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
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余時有一尊者長者財富無量金銀珍寶不可稱數
勤苦治生飢渴寒熱觸諸難憂感諸患不以道理積此財業雖為財富
不自衣食不能布施不能供養奉事二親下不能給足妻子僕使無益中外
家室親里安能布施為福德乎永即厭衣食即惡食意中法惜父母罪之
妻子裸凍家室內外不與交通各自而隨常恐煩燒有所求索所作慳貪
法惜如此少福無智第一矜矜無所貴持本治生時或能至誠或不主誠
積累財寶不可稱計不能衣食於時壽終既無子姪所有財寶皆沒入官

世尊告比丘且思下士得微妙寶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子奴客萬分之後無所復益而有減損比丘聞此具足啟佛唯然世尊有一長者名號曰暴財寶無量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子僕使不能布施一旦壽終財物沒入官佛告諸比丘今此尊長者非但今世慳貪愛惜財寶前世亦然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香山生無央數輩諸藥及胡椒樹草樹上時有一鳥名曰我所止相其如假使春月藥熟時人皆採取服食療疾時我所鳥喚呼悲鳴此藥我所汝等勿取吾心不欲令人採之雖呼喚呼衆人聽取不聽其聲彼鳥薄福愁憂呼喚聲不休絕緣是命過佛言如是如是比丘於是之問悲哉之子下士治行求財或正或邪積累財寶一旦命盡財下遺身如彼鳥名我所者之輩獲財及諸藥樹且欲或熟呼喚悲鳴皆是我所人遂採取不能禁制於時世尊則說頌曰 有鳥名我所處在於香山諸藥樹成熟呼喚是我所聞彼呼喚聲餘鳥皆集會衆人取藥去我所鳥懊惱如是假使人積聚無量寶既不念食飲不施如斯鳥縣官及盜賊怨家水火等奪之或燒沒如我所樂菓不能好飲食牀卧具亦余者華諸供養所有皆如是既致得人身來歸於種類命盡皆捨去無一隨其身是故當值德願念于後世人所作功德後世且待人無得臨奇終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百八十八

六

心中懷湯火吾前為放逸故當造德本 佛告諸比丘欲知今時我所為者則今此尊長者是是故比丘當修學此不當慳惜除垢濁心常修清淨是諸佛教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野雞經第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余時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叢樹大叢樹間有野雞遊居在處經日不食飢餓欲極見樹王上有一野雞端正妹好即行慈心慈哀一切蚊行喘息人物之類於時野雞心懷毒害欲危難命徐徐來前在於樹下以承與解而說頌曰意寂相異妹食魚若好眼從樹來下地當為汝作妻 於時野雞以偈報曰仁者有四脚我身有兩足計鳥與野雞不宜為夫妻 野雞以偈報曰吾多所遊行國邑及郡縣不欲得餘人惟意樂在仁君身現端正顏貌立第一吾亦微妙好行清淨童女當共相娛樂如難遊在外兩人共等心不亦快樂哉 時野雞以偈報曰吾不識卿耶是誰何求耶眾事未辦足明者所不歡 野雞復以偈報曰既得如此妻反以杖擊頭在中貧為富者如兩寶親近於眷屬大寶財無量以親近家室息心得堅固 野雞以偈答曰意意自從卿青眼如惡瘡如是見鎖繫如閉在牢獄 野雞以偈報曰不與我同心言口如刺棘會當用

何致愁憂當思想吾身不臭穢流出戒德香云何欲捨我遠遊在別處 野雞以偈答曰汝欲遠遊說此弊如蛇虺棲彼皮索與余乃得叙申 野雞以偈答曰速來下請此吾欲有所語并當語親里及眷於父母 野雞復以偈答曰吾有童女嬌顏正心性好順禁戒如法護意不欲違 野雞以偈答曰於是是以妹杖在家順正教家中有專長以法戒為益楊柳樹在外皆以時茂盛眾共稽首仁如梵志事大吾家以勢力奉事諸梵志吉祥多生子當令饒財寶 野雞以偈報曰天當與汝願以杖杖擊卿於世何有法云何欲食難 野雞以偈答曰我當不食肉暴露清淨諸事諸天衆吾為得此智 野雞以偈答曰未曾見聞此野雞修淨行卿欲有所感為賊欲欺難本與菓各別美辭陽言笑吾終不信卿安得難不欺惡性而卒暴觀面赤如血其眼青如藍卿當食鼠蟲終不得難食何不行捕鼠面赤眼正青呼喚言猶時吾衣毛則豎輒避自欲藏世世欲離卿何意令相張 於是猶復以偈答曰 面色豈好乎端正甘童耶當問威儀及餘諸功德諸行當具足智慧有方便曉了家居業未曾有我此我當好洗沐今著好衣服起舞歌聲音乃余愛敬我又當洗仁足為其梳頭髮及當調誕戲然後愛敬我 於是野雞以偈答曰吾非不自愛今恐家極煩其與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百八十八

七

余相親終不得壽長 佛告諸比丘欲知今時野雞今稱遊比丘是也時野雞者我身是也昔者謂過之不如是也如是我莫不歡喜 佛說前世時女姪第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余時佛說連心念毒害誹謗如來自謂有道人呵之天龍鬼神釋梵四王悉共曉喻勿得懷害向於如來莫謗世尊佛為一切三界之尊有三達智無所罣礙天上天下莫不歸命云可謂得無量功德毀佛猶如舉手欲擲日月如以一塵欲超須彌如持一毛度於虛空謂達智之其心不改時諸比丘具以偈佛調達有何重難達結乃余佛告諸比丘謂達不但今世世世如是乃往久遠無數劫時有一梵志財富無數有一好女端正姪妙色像第一諸梵志法其豪姓者假使處女與明經者於持梵志請諸同學五百之衆供養三月察其所知時五百人中有一人最上智慧學於三經博達五典章句次第不失經義明者發遣無所疑難最處上座又年仍老面色醜陋不似人類兩眼復青父母慈憂女亦懷憐云何當為此人作婦何異惡鬼當奈之何於時達方有一梵志年既幼少顏貌殊好聰明智慧鮮練三經通達五典上知天文下觀地理災變吉凶皆豫能觀能知六博妖異盡通達好男女產乳難易悉備十方諸飛騰動行喘

息人物之類懷四等心慈悲喜護問彼豪姓大富梵志諸諸同學五百之
眾供養三月欲處於女尋時住詣一一難問諸梵志等咸皆窮乏無辭以
對五百之眾皆皆不及年少梵志則處上座持女父母及女見之皆大歡
喜吾女婿其日甚久今乃獲願年華梵志曰吾年既老父許我女以爲
妻婦且以假我所得賜遺慈用與卿可置此婦爲我年高勿相毀辱年
答曰不可越法以從人情我應納之何爲與卿三月畢竟即當女用與年
少梵志其年老若心懷毒惡卿相毀辱而奪我婦世世所在與卿作怨或
當厄害或加毀辱終不相置年少梵志常行慈心彼猶索害佛告諸比丘
今時年少梵志今謂是年少梵志我身是也其女者瞿夷是前世之婦于
今不詳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聖珠著海中經第八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
眾五百人俱一切大聖神通已達時諸比丘於講堂上坐共議言我等世
尊從無數劫精進不懈不徇生死五道之患欲得佛道救濟一切利精進
故超越九劫自致無上正真之道爲最正覺吾等蒙度以爲攝持時佛遂
問比丘所議起講堂問之何論比丘白曰我等共議世尊功德巍巍無
量從累劫來精進無歇不避諸難勤苦求道欲濟一切不中墮落自致得

永樂大典卷八百八十八

八

佛我等蒙度佛告比丘實如所言誠無有異吾從無數劫以來精進求道
初無懈怠慙傷眾生欲度脫之用精進故自致得佛超越九劫出濁動前
我念過去無數劫時見國中人多有貧窮惡劣憐憫之以何方便而令豐饒
念當入海獲如意珠乃有所救護故往詣欲入海採求珠寶衆人大會
會當上船更作教令欲捨父母不惜妻妾投身沒命當於入海所以者何
海有三難一者天魚長萬八千里二者鬼神羅刹欲翻其船三者張山欲
作此令使得無恙適更令已衆人皆悔時五百人心獨堅固便望風舉帆
乘船入海詣海龍王從末頭上如意之珠龍王見之問一切故勤勞入海欲
濟窮士即以珠與持諸寶客各各採寶悉皆具足乘船來還海中諸龍及
諸鬼神悉共議言此如意珠海中上寶非世俗人所當獲者云何損海益
閻浮利誠可惜之當作方計還奪其珠不可失之至於人間持龍鬼神晝夜
圍遶若干之重欲奪其珠導師德尊威神龍龜諸鬼神龍龜欲奪船如
意珠刀所不任於時導師及五百人安穩度海菩薩隨躍住於每邊低頭
下手呪願海神珠繫頸時海龍鬼神因緣得便使珠墮海導師感敷吾行
入海乘船涉難勤苦無量乃得此寶當救衆之於今海神反令墮海勒遣
侍人促持器來吾樂海水若至底泥不得珠者終不休懈即器樂水以精

進力不避苦難不惜壽命水自然趣悉入器中諸海龍神見之如是心即
懷懼此人威整精進之力誠非世有若令樂水不久竭海即持珠來辭謝
還之吾等即試不圖精進力勢如是天上天下無能勝君導師者獲寶貴
還國中觀遂寶願使兩七寶以供天下莫不安穩今時導師則我身是五百
寶客諸弟子者是我所將導師精進行入於大海還得寶珠救諸貧窮于
今得佛瑞生死海智慧無量救濟羣生莫不得度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摩竭摩羅志佛經第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余時國王波斯匿王及比丘衆於中
宮飯佛出祇樹與大比丘及諸菩薩天龍神鬼眷屬圍遶釋梵四王華奢
伎樂於上供養香汁灑地於持世尊與大衆俱入舍衛城欲詣王宮有比
丘尼名曰暴志本姓繫腹似如懷妊因牽佛衣若爲我夫從得有身不給
衣食此事云何時諸大衆天人釋梵四王諸天鬼神及國人民莫不驚惶
佛爲一切三界之尊其心清淨過於摩尼智慧之明超於日月獨步三界
無能違者降伏諸邪九十六種莫不歸伏道德巍巍不可高喻虛空無形
尚可汚染佛以過彼無有等侶此比丘尼既佛弟子云何懷惡欲謗如來
於是世尊見衆會心欲爲決疑仰瞻上方時天帝釋暴時來下化作一鼠

永樂大典卷八百八十八

九

暴繫肚繩懸即墮地衆會觀之瞋喜交集怪之所以時國王瞋此比丘尼
棄家連業爲佛弟子既不能轉數譽如來無極功德反還懷妬結謗大聖
乎即勅侍者掘地而深坑欲割埋之時佛解喻勿得令如是吾有罪非獨
彼殃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有寶客賣好真珠枚數甚多既圖明好時有一
女諸欲買之向欲諧偶有一男子還益倍價獨得珠去女人不得心懷
恨有從請求復不肯與心感遂怒我前買珠便來還奪又從請求復不肯
與汝毀辱我在所生當報汝怨所在毀辱悔無所及佛告諸比丘國王
及諸比丘買珠男子則我身是其女身者則暴志是問彼懷恨所在生處
常欲相謗佛說如是衆會疑解莫不歡喜
佛說龍龜猴經第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
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諸比丘會共議有此暴志比丘尼者棄家遠業而
行學道歸命三寶佛則爲父法則爲母諸比丘衆以爲兄弟不以道法而
爲沙門違背道誼去三毒垢供侍佛法及比丘僧愆家一切行四等心乃
可得度而反懷惡謗佛謗聖輕毀衆僧甚可惡怪爲未曾有持佛微德往
問比丘屬何所論比丘具啓向所議意於時世尊告諸比丘此比丘尼不
但今世念如來惡在在所生亦復如是吾自意念乃往過去無數劫時有

一猴族王處在林樹食菓飲水時念一切蚊行喘息人物之類皆欲令度使至無為特與一龍以為知友親親相敬初不相識龍數往來至猴族所飲食言談說正義理其婦見之數出不在謂之於外姓蕩不節即問夫婿卿族出為何所至泰將無於外放逸無道其夫答曰吾以猴族結為親友聰明智慧又曉義理出往造共誦經法但此快事無他放逸其婦不信謂為不然又將猴族誘誘我夫數令出入當圖殺之吾夫乃休因便伴病困身著牀其臂臂勞醫藥療治竟不肯差謂其夫言勿復言其婦其醫藥吾病甚重當得如所親親猴族之行吾乃活耳其夫答曰是吾親友寄託託命終不相疑云何相圖用以活卿耶其婦答曰今為夫婿同共一體不念相濟反為爾族誅非誼理其婦適夫又敬重之往請猴族吾數往來至君所頃仁不枉屈請我家門今欲相請到舍小食猴族答曰吾志遠地鄉在水中安得相從其龍答曰吾當負卿亦可枉駕猴族使從員至道謂猴族言仁欲知不所以相請吾婦病困欲得仁行服食冷病猴族答曰卿何以故不早相請吾肝掛樹不賣待來促還取行乃相從耳便還樹上跳躍歡喜特隨問曰卿當貴肝來我家反更上樹跳躍踴躍為何所施猴族答曰天下至愚無過於卿何所有肝而樹在樹共為親友寄身託命而

永樂大典卷八十八

十

還相圖欲危我命從今已往各自別行佛告比丘此等行龍蛇則暴志是龍者財謂這是猴族王者則我身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五仙人經第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與大比丘眾十二百五十人與諸菩薩俱佛告諸會者乃往久遠無數劫時有五仙人處於山麓四人為主人一給侍供養奉事未嘗失意採菓汲水進以時節一日遠行採菓水漿解廢眠寐不以時還日以過中四人失食懷恨飢渴謂其侍者卿給使令何得如是如卿所行可為仙呢不宜族姓侍者聞之憂感難言退在樹下近水邊坐偏袒一腳思惟自責執勞積久今逢四仙侍食之供既失道教不順四事遂感而死其足常著七寶之履袍足而坐寶履墮水而沒一更命過之後即生外道為仙呢子年十餘歲與其同輩戲于路側時有梵志過見戲童人數很多遍觀察之見仙呢子持有寶相應為王者顏貌殊異於人中上梵志念曰余有王相不宜與遊於眾為童子答曰吾仙呢子何有王相梵志又曰如吾經典儀容形體與識書符令介則應之深思吾語誠諦無欺斯國之王當用某月某日某時薨殯必禪余位童子答曰勿廣之揚令靜寂設如仁言當重念恩不敢自憍梵志言畢尋迷遁走出之地國後日未幾王薨絕嗣禪求賢士以為國君羣臣議曰

國之無主如人之無首宜速發遣使者勤求有德以持立之使者四布道見斯童有異人之姿貌尋遣人還啓羣臣惟嚴王制威儀法駕幸來奉迎羣臣百僚莫不踴躍如使者所白嚴駕奉迎者涉洗沐五時朝服寶冠劍帶如先王之法前後導衛不違國典即位處殿南面稱制境上安寧民庶踴躍於時梵志仰瞻天文下察地理知已嗣立即請宮門求觀門監啓曰外有梵志欲求觀王王詔見之梵志進入占謝呪願又白王曰如我所瞻今果前聖審諦乎王曰誠哉道人神妙蒙恩獲作王曰道人豈欲求爵分藏珍寶乎婦女美人車馬侍使悉所欲得梵志答曰一無所欲惟求二願一曰飲食進止衣服外起與王一等相須勿有前後二曰乞賜國事所決同意莫自專也王曰善哉思副二願此豈不易乎王修治國常以正法不枉萬民梵志受恩因自憐慈輕蔑重臣羣臣怨其違諫曰王尊位高宜與國臣耆舊參謀偏信乞士遂令微慢凌侮羣臣國聞之將為所害以致殺難王曰吾少與之大有本誓安可殺耶臣諫不止若王食謀但勿須之則必改也王遂可之伺梵志出不復須還則先之食梵志志曰本要云何今先獨食王曰雖吾先食卿出未歸豫別業卿自來視梵志罵曰出山呢子不顧義理而違本誓羣臣聞之臨臣毀辱咸欲殺王詔羣臣以

永樂大典卷八十八

十一

何罪罪之各各違曰或云龍悉之或云虎之或云文之或云武之或云三統載耳割舌挑目殺之王無所聽吾奉道者慈心慈惠果生之類不害端動況危人命但給侍糧驅令出國羣臣奉詔即給水糧遂使出境獨涉遠路羣臣寒暑疲極憔悴無所似類而到也國詣異梵志家書與親視又而問曰卿從何來何所耕習業何經典能悉念乎答曰吾從遠來飢寒見逼忘所誦習梵志心念此人所誦今已廢忘無所能化當令因作輒給奴子及犂牛耕見梵志耕種苦役奴子醋令平地走使東西奴子無聊欲自殺水往到河側則得一隻七寶之履心自念言欲與大家大家無恩欲與父母必責散食梵志因我役使無賴吾當奉承以履上之可獲寬宥則貴履還用上梵志梵志欣然心自念言此七寶履其價難貴吾還王意以履奉之然答可解尋還王國以履上王深自陳悔前之罪疊願得原赦王曰善哉王即納受內之履裏別座坐之會諸羣臣則詔之曰卿等寧見前所逐梵志不耶答曰不見設使見者當如之何答曰當斷其手足截其耳鼻斷頭斬腰五毒治之王曰設使見者能識之乎臣曰不審王出寶履以示羣臣命梵志出與臣相見致此異寶當共原之羣臣答曰此梵志罪如山如海不可赦也獻履一隻何所施補若獲一補可除也王即可之重逐梵

志令更求一復梵志懷惱吾本呼嗟而轉加劇遂故主人主人曰卿主何所而所從來梵志匿之不敢對說云偶行還時半奴子使令耕種如前於時梵志問奴子曰汝前寶履本何從得奴子俱行示得履處至于水側過志求之不知復處奴子捨去梵志心念此之寶履必從上流來下行求之不得即逆流上行見大蓮華順流迴波魚口銜之其華甚大有十餘葉梵志心念雖不得履以此華上之蓮可解過得履前寵便復執華則見四仙人坐於樹下前為作禮問訊起居聖體萬福仙人曰然卿所從來答曰吾夫王意雖欲一履不足一過故逆流來求之未獲仙人告曰卿為學人當知這退彼國王者是吾弟子每待愛於同食坐起恭謹云何一旦罵之而叱乎卿之罪重當相誅害今不相誅示卿下利王走身為侍者持供給仙時坐翹一御感結而終寶履墮水一隻著卿便自取去梵志取履皆首謝過還到本國續以上之王即歡喜羣臣意解復其寵位佛告諸比丘

永樂大典卷八百八十八

十二

官御府織金綾錦綵羅綺般般妙異衣冠帶中綺實好物含意為動即共議言吾織作勤苦不解知諸藏物好醜多少寧可共取用解貧之乎夜人定後鑿作地窟盜取官物不可貨數明監藏者覺物減必以啓白王王詔之曰勿廣言之令外人知舅甥盜者謂王多事不能覺察至十後日遂當憎伏必復重來且嚴警守以用待之待者收捉無令放逸藏監受詔即加守備其人又久則重來盜外甥教舅年事體羸力少若為守者所得不能自脫更從地窟却行而入如令見得我力強盛當齊免舅舅纔入窟為守者所執執者喚呼諸守人捉甥不制畏明日議報戴舅頭出窟待歸晨曉藏監具以啓聞王又詔曰與出其屍置四交路其有對哭取死屍者則是賊魁棄之四衢警守積日於時遠方有大賈來人馬車駟填塞路奔突張通其人射開載兩車薪置其屍上守者明朝具以啓王王詔微伺伺不周密若有燒者收縛送來於是外甥將教僮奴執炬儼戲人眾槐間以火投薪薪然熾盛守者不覺其以啓王王又詔曰若已蛇雖更增守者嚴伺其骨來取骨者則是元首甥又覺之兼張酒酒持令醺醉守備者微而沽之守者連宵飢渴見酒宗共沽飲飲酒過多皆共醉寐守備者受骨而去者不覺明復啓王王又詔曰前後警守竟不緝獲斯賊投懸更

當設謀王即出女莊嚴環瑤珠璣寶飾安立房室於大水傍眾人侍衛伺察非妄必有利色來趨女者素教誠女得逆抱捉喚令眾人則可收執他日異夜甥尋竊來因水放鉢令順流下唱吟弄隱守者驚趨請有異人但見鉢托如是連宿數鉢不變守者執置牀下不覺甥即來鉢到彼女室女則執鉢告女曰用為奉衣可促我臂甥素山熊豫持死人臂以用投女女便放衣轉從死臂而大稱呼連守者夢甥得脫走明具啓王王又詔曰此乳母抱行周迴國中有人見與有鳴號者便縛送來抱兒終日無鳴號者甥為餅師住餅爐下小兒飢啼乳母抱兒趣餅爐下市餅舖兒甥既見兒即以餅與因而鳴之乳母還白王曰兒行終日無來近者乳母過餅舖持實餅者後餅乃鳴王又詔曰何不縛送乳母答曰小兒飢啼餅師後餅而鳴之不憶是賊何因因之王使乳母更抱兒出及諸伺候近兒者便縛將來甥酌美酒呼請乳母及微伺者就于酒家勸酒大醉眠卧便盜兒去醒悟失兒其以啓王王又詔曰卿等須發貪嗜狂水既不得賊復忘失兒甥得兒抱至他國前見國王占謝答對引經說義王大歡喜親賜祿位以為大臣而謂之曰吾之一國智慧方便無速卿者欲以臣女若吾之女

永樂大典卷八百八十八

十三

當以相配自志所欲對曰不敢若王見其實欲索其國王女王曰善哉從所志願王即有名自以為子遣使者往往令求女王女王即之三心念言續是盜賊前後校攢即遣使者欲迎吾女還其太子五百騎乘皆使齊整王即初外疾嚴車騎甥為賊臣即懷恐懼心自念言若到彼國王必被覺見執不疑使啓其王若王見遣當令人馬五百騎具衣銀鞍勒一無差異乃可迎甥王然其言即往迎甥王令女飲食待客善相娛樂二百五十騎在前二百五十騎在後甥在其中跨馬不下女父自出屢觀家之王入騎中躬執甥出外為是法前後方便捕何巨得指首告曰實余是也王曰卿之聰哲天下無雙隨卿所願以女配之得為夫婦佛告諸比丘欲知今時外甥則吾身是女父王者舍利弗是也舅者謂遠是也國王父輪頭是也母摩耶是姊拘夷是子羅云是佛說是特莫不歡喜佛說聞者經第十三 聞如是一特佛遊拘留國轉遊與大比丘五百人俱稍至城裏聚落有自然好音佛頃其中特彼聚落有梵志長者與央數眾悉共普聞有大寂志姓曰瞿曇釋族姓子棄割轉遊城裏聚落與大比丘五百人俱彼佛大聖名釋普聞流偏十方莫不宣暢越者滿驚戰戰兢兢莫不欣戴現曰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身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

法御夫人師號佛世尊則以如來天上人間諸魔梵天沙門梵志胡化人。證以六通獨步三界所說經法初語亦善中語亦善竟語亦善分別其義微妙見諸淨修梵行得觀如斯如來至真等正覺善哉蒙慶若能稽首敬受道教功祚無量於時梵志長者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却坐一面致問占謝又手白佛者攝讓者遙見默者却往一面者於時世尊告梵志長者假使有人來問汝者何所沙門不當供養奉事答曰不及惟佛說之佛言其有沙門梵志眼著妙色耳貪五音鼻慕好香口存美味身倚細滑志于諸法不捨於欲貪嫉惡愛志求無厭焚燒之痛如是之此沙門梵志不當供養奉事專敬白佛言有反問者當以是答乃合善義則應法化所以者何我等善惡聲香味細滑之法恩愛之養貪求無厭斯輩之類迷于五陰或作六棄官爵俸祿財物富貴不以憫憐與俗無別以是之故不當奉供順此等類佛告梵志長者假使有人來問汝者當供事奉敬專重何所沙門梵志當云何答曰世尊曰其不善念五陰六棄姪怨癡習濟色聲香味細滑之念斯等積德溫雅和順正當供事如此之輩沙門梵志佛告城裏聚落梵志長者汝等何故說此言半寧有此類安和沙門梵志已離姪怨癡又教人離及色聲香味細滑恩愛之養心惱之熱諸情無厭答佛言吾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八十八

十四

等數見沙門梵志端正殊好捨色聲香味細滑所欲處在閑居若樹下坐塚間曠野棄諸瑕惡志無所求安居獨處彼則永除色痛想行識諸法之念斷求空常察此等沙門梵志離姪怨癡亦教人離捨色聲香味細滑之念聽聞如是以前為樂恩愛之養求以除盡可意色欲諸所慕求煙然已離則以時節供事所樂五陰六情亦復如是是我觀此等沙門梵志處在閑居若樹下坐塚間曠野獨而安寢則已永除眼色耳聲鼻香口美味身觸意法積德德本恭順和雅如是比像我等觀之沙門梵志離姪怨癡及教人離我等今日自歸佛及法僧奉受五戒為清淨士佛說如是莫不歡喜佛說舍利弗般泥洹經第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迦蘭陀竹園中。舍時賢者舍利弗在那羅聚落得疾困疲寢在于牀與諸賢者沙彌俱於時舍利弗尋般泥洹待者諄諄供養奉事如法已訖取鉢承水服之就王舍城到竹林間已日映待從安處起取鉢承水服之阿難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諄諄沙彌曰阿難曰唯然仁者欲得知不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我今責持和上舍利及鉢承水賢者阿難報諄諄曰便與我供往詣佛所啟事僧禮從世尊待聞要法諄諄答曰唯然從命於時阿難與諄諄那俱往詣佛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又手白佛我身羸極無復力勢柔弱疲勞不能

修法。所以者何諄諄那曰沙彌來詣我所稽首足下為我說言仁者欲知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并責承鉢及舍利弗告賢者阿難汝意諄諄那念舍利弗比丘實於戒品而滅度定品慧品解脫品。如是品而滅度乎。又吾了是法故最正覺乃分別說及四意止。四意止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聖道行佛所現信於今見舍利弗比丘及般泥洹而反愁感涕泣悲憂不能自勝賢者白世尊曰舍利弗比丘不責持戒定慧解脫知見品而滅度去也。世尊以是分別斯法成最正覺分別說耳及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聖道行亦不責此而滅度也。阿難白佛唯然世尊舍利弗比丘奉戒真諄諄有妙辯才諄諄法無欺其四部眾聽之不憊記之不懈多所勸助開化未解令心欣豫莫不奉命。知節止足常志精進志常定止有大聖智無極之慧。卒問對之言辭應機發遣博達能了導音答報。一切能通智慧而實眾德具足舍利弗比丘獲獲如是以致我見舍利弗比丘取滅度去。慈憂悲感心懷慙慙不能自勝佛告阿難生者在世安可久存。有諸思想緣起之法。必當歸盡壞敗永沒法當爾敗法應當壞敗使不令終不可得佛告阿難佛本自說一切恩愛皆當別離人生有珍物或有敗。合則有散應當滅盡壞敗欲使不令安得如意應當終沒歸于無常離別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八十八

十五

之法欲使不散安得可獲乎佛語阿難舍利弗所遊之處佛心則安不以為慮應當別離壞敗無常欲使不令安可獲乎法起有滅物成有敗人生有終與盛必衰應當無常別離之法欲使不令安可獲也譬如大寶之山嵩高之頂一但崩摧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在眾僧中今取滅度如寶山崩無常壞敗別離之法欲使不令安得如意佛告阿難猶大寶財根芽並節枝葉華實具足茂好大胎平墮則現缺滅視之無憂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存在眾僧今取滅度眾僧咸減應當成空無常衰耗欲使不令安可得乎是故阿難從今日往自修身行已求歸依以法為證歸命經典勿求餘歸云何比丘作是行乎於是比丘自觀身行內外非我當自觀察調御其心觀諸世間皆由無常觀諸諸痛癢癢內外非我入于善哉調御其心察世無明內觀其心亦觀外心不得內外入于善哉自調其心觀世無常觀上日月亦觀外法不倚內外入于善哉調御其心觀世無常佛告阿難是為修其身行自求歸依處於法地歸命于法不處他地不歸餘人。處於法地歸於法地歸命于法不處他地不歸餘人出家比丘為佛弟子。順此教者則順佛教佛說如是阿難及沙彌諸比丘眾聞經歡喜受教而

佛說子命通經第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今將舍衛城中有一異人。息男命通。父母愛重。無不欲念。視之無然。以子之憂狂亂。失志奔走。門戶中庭。街路求子。願來見我。當於何所得。觀汝形。於時是人。隨其門路。出舍衛城。至祇樹給孤獨園。往詣佛所。默然立前。佛問其人。汝何以故。本制其心。今者諸根變沒。不常。惛悴羸極。其人白。佛言。爾為問我。諸根變異。所以者何。爾有一子。舉家愛重。莫不取愛。視之無厭。今以命通。以子之憂。而發狂癡。其心迷亂。開軒窓及門戶。求索子。願來見我。何所求乎。佛言。其人愚愛之甚。別離則憂。啼泣悲哀。憂惱之甚。今會有難。適有所愛。必致禍患。今持其人。聞佛所讀。心中忽然了。世無常。三世如幻。即受佛戒。稽首而退。

佛說比丘各言志經第十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超歡音聲雲樹與尊比丘俱。一切聖賢諸通已達。皆悉耆年。其名曰賢者舍利弗。賢者大目連。賢者迦葉。賢者阿那律。賢者離越。賢者耶鞠。文陀弗。賢者須菩提。賢者迦旃延。賢者憂波離。賢者離垢。賢者名聞。賢者牛吼。賢者羅云。賢者阿難。如是之比。大比丘眾五百人。今持賢者大目連。連及大弟子。天欲向明。從座

十六

起往詣賢者舍利弗所時舍利弗遙見諸大弟子相隨而來遙觀此已至
離越所而謂之曰離越且觀大聖來諸目連等賢者離越尋時往詣今
利弗所手執涼扇詣舍利弗所所以者何今日且當因舍利弗得聞講法
與大弟子一時同心時舍利弗見大弟子尋以勞賀賢者阿難善來阿難
能自枉屈為佛侍者親近世事宣聖明教當問阿難心所懷疑音聲叢樹
為甚樂乎感神龜龜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更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
叢樹之間而現雅德阿難荅曰常以持節修具足行分別其義成就微妙
淨修梵行多所發起多所成就至於博聞掩了言教心意開解處于快見
為諸四輩講說經典組聚要言濟諸曠野深谷之患如是舍利弗比丘應
在音聲叢樹之間時舍利弗復問離越卿意云何賢者阿難所說辯慧由
師子吼今問離越仁者觀此音聲叢樹為快樂不感神龜龜華實茂盛其
香芬馥柔更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而現雅德離越荅曰唯舍
利弗假使比丘閑居安坐樂于獨處除去家想而無愛欲在於衆人而不
放逸不樂輕戲憚怕寂然其心不亂志在空中行如走比丘應在音聲叢樹
之間則現雅德又舍利弗復問賢者阿難比丘意云何往音聲叢樹為快
樂不感神龜龜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更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

而現雅德阿那律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天眼徹視道眼清淨觀於天人三千大千佛之國土普見無礙譬如假喻有眼之人坐高樓閣從上視下悉見所有人民行來出入進退居止屋舍如是舍利弗比丘天眼親見三界無一罣礙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奇雅舍利弗問大迦葉曰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而快樂不感神龜龜華寶茂盛其香芬襲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而現雅德迦葉答曰惟舍利弗假使比丘自處閑居勸人閑居自修賢聖勸人賢聖自服弊衣勸人弊衣自知止足勸人止足自身少求勸人少求自身寂然勸人寂然自身精進勸人精進自身制心勸人制心自身定意勸人定意自身專脩勸人專脩自身戒具三昧智慧解脫度知見慧勸人亦然自身教化勸發眾人聽受法義開化說經於法無惑勸人亦然如是舍利弗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奇雅又舍利弗問大目犍連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而快樂不感神龜龜華寶茂盛其香芬襲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而現雅德目連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得大神足威聖無量普尊自由於其神足所念自在於變化示現無央數形能變一身至不可計則還合一於此牆壁山嶽谷壑通過無礙出無間入無孔入地復出譬如入於履水不溺若行塗地蹙於

44

虛空結加趺坐若如飛鳥身出光談如大火聚空中出水猶如源泉其身
不輟。今此日月威神光光照於天下從地舉手掀撲日月此大異也至于
梵天如是舍利弗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奇雅。余時目連問舍利
弗曰。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為快樂不乎。威神巍巍華寶茂盛其香芬馥
柔爽悅人云何比丘。在音聲叢樹而現雅德舍利弗答曰。假使比丘到二
自在不隨身教。自於其室三昧正受發意之頃。明日日中日冥定意一
人定夜半後夜自由所行常得自在無所罣礙譬如長者若尊者坐淨水
洗沐著新好衣所有具足無所乏之適其所欲欲得何衣眾寶瓔珞香華
伎樂明晨日中向夜所欲止薤水紫眼飾臥起牀獨恣得自在如是目連
制心不隨亂意明日日中聞異人定夜半後夜適其所欲權定三昧隨其
所觀皆得自在比丘音聲叢樹則現奇雅余時尊者舍利弗謂目連連賢
者已說吾等之類盡各言志隨其辯才各宣其意寧可俱往詣佛大聖啓
說此事如佛所說吾當奉行目連答曰。惟命是從於是舍利弗前白世尊
我等之類各演所如今故啓白得其理不於是世尊語舍利弗尊者阿難
善哉善哉阿難所說所以者何比丘。佛聞則持不忘若有說去初善中善
竟善分別其義微妙妙足修使行能分別如是像法薄聞者走觀之

自在。其心清淨降伏諸根皆能曉了。則為四輩粗略。舉要演說經典各令
得所。善哉善哉。離越若之所說。所以者何。假使比丘在於閑處。其行寂然。
其心清淨。分別空無。善哉善哉。阿那律。亦之所說。所以者何。今卿天眼。親見
三千大千佛國。如於高樓上。舉見在下。善哉善哉。迦旃延。亦之所說。所以者
何。汝見四諦。無復餘疑。善哉善哉。須菩提。能解脫空法。以空為本。善哉善
哉。半阿奈。亦之所說。所以者何。是主死苦。樂於泥洹。善哉善哉。那維。分經義演說
佛典。善哉善哉。優婆塞。分別罪福。奉佛法。善哉善哉。羅去。三毒罪得
三脫。善哉善哉。各清淨。善哉善哉。化眾人。善哉善哉。羅云。守護禁戒。無
所違犯。善哉善哉。迦葉。在闍維。善哉善哉。十二事。善哉善哉。亦勤
進。人善哉善哉。目連。連得大神足。無量大神。亦在分一為善。善哉善哉。一
切。摸日月。身至梵天。善哉善哉。舍利弗。明旦日。日。人定。夜。半。後。定。
定。三昧。常得自在。如長者子。沐浴著衣。以寶瓔珞。重衣。三昧。慈意。所願。滿
吉。諸比丘。汝等各說所知。皆快順法。無所違錯。復聽吾言。云。何。比丘。生。在。音
聲。叢。樹。為。樂。樂。中。威。神。龍。羅。華。寶。茂。盛。其。香。芬。散。柔。更。光。人。在。音。聲。叢。而
現。雅。德。於。是。此。三。明。且。從。其。衣。入。于。聚。落。若。在。異。國。處。在。樹。下。於是。明
旦。著。衣。持。鉢。入。彼。國。邑。若。於。聚。落。護。諸。根。門。今。對。始。意。致。食。畢。訖。藏。去。衣。

盛流其手足。獨坐宴處。結跏趺坐。正身直形。安心在前。則觀於世一切無
常。心自念言。假使吾身。竭盡意解。乃從座起。雖如所言。諸漏不盡。不從座
起。比丘如是。在音聲叢。樹。則現。音聲。於持世。事。而。說。揚。曰。音。聲。叢。法。微。如
最。分別。經典。解法。義。為。無。失。數。而。講。說。有。志。明。音。聲。叢。處。內。自。觀。身。外。動
化。執。御。樂。禪。身。自。行。運。涉。世。尊。導。引。教。有。在。宴。處。若。樹。下。其。目。清。淨。無。所
義。歸。除。身。病。四。百。四。觀。見。衆。生。若。十。種。宴。處。樹。間。德。如。斯。譬。如。師。子。遊。山
窟。獨。處。閑。居。寂。靜。止。足。解。脫。隨。類。教。處。在。宴。處。德。如。斯。若。在。天。上。及。梵
宮。若。提。督。想。及。人。間。皆。能。至。彼。無。所。礙。處。在。宴。樹。德。如。斯。淨。妙。智。慧。普。解
人。心。得。自。在。諸。根。定。一。切。知。足。棄。諸。惡。處。在。宴。樹。德。如。斯。如。是。上。人。說。微
妙。各。各。講。法。隨。所。知。所。演。善。哉。順。上。義。往。詣。世。尊。飯。所。說。其。天。中。天。無。礙
微。音。聲。如。梵。寂。志。其。諸。神。通。普。平。等。導。引。應。時。開。慧。門。彼。時。世。尊。曰。除
雲。因。此。與。教。聽。吾。言。如。諸。比丘。所。應。行。宴。處。樹。間。志。奇。推。貪。諸。微。妙。多。少
求。最。勝。分。別。其。心。行。著。未。持。鉢。盛。儀。則。其。行。如。為。遊。虛。空。其。有。能。信。如。此
妙。聖。不。與。嫉。無。懷。害。得。志。寂。然。去。塵。垢。處。在。宴。樹。德。如。斯。佛。說。如。是。諸
大。弟。子。天。龍。鬼。神。阿。須。倫。等。莫。不。歡。喜。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八

行

贈行

西漢博聞叢會宗傳朋友以言贈行師古曰贈行謂將別相贈也唐李端詩客行贈馮著

朝淚知君亦濕衣宋張舜民畫墁集送人出城同過周少府贈行者
解舟雄岸將行客倚欄主人誇意厚親起具盤饌溪柳低含雨山桃重怯
寒何待浮小艇同訪橘州灘宋黃山谷外集次韻崔伯易席上所賦因以
贈行二首
迎新與送故梁已不勝勤到本云傾成迎五馬財力已三勤
漢書黃霸傳曰教易長吏送故迎新之弊及桑史錄地薄書盜財物所
易斯吏又未必賢三勤見後梁謂民勤於力勤於財勤於食法言曰民有
三勤此借周其子民責腰間劔公寬柱後文漢書龔遂傳爲渤海太守民
有帶持刀劔者使責劔買牛責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劔又張敞傳弟武
曰吏民凋敝且當以往復惠文治之年秦時徵法吏冠往復惠文武意欲
以刑法治梁諸郎授賜沐高會惜臨分別本云同僚飲賜沐張敞惜臨分

本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六

漢書石奮傳長子建爲郎中令子慶爲御史大夫五年五日流沐歸揭親入子舍高會見上注漸米後漢書曰王爲爲漢陽太守乞身於道候別之兵曰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遲之詩臨分不女別有路即歸田去國雖千里分憂即近君別本云有即近展助運旋借寇君能爲天子分憂即與在朝廷無異也杜同元使君春夜詩序曰當天子分憂之地劉禹錫詩受隨時分久分憂次未成老惜交情別追隨車馬勤老杜詩惜別到文場漢書鄭當傳望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追隨見上注臨朝恩共理治郡復斯文漢書成帝紀曰臨朝淵默黃霸傳功名損於治郡特共理見上注斯文謂以儒雅稱吏訟息常休吏民貧吏勸分漢書薛宣傳曰及日至休吏傳傳曰振車勸分西湖十頃月自比漢封君故公自楊廷預有傳曰都將二十四餘月換得西湖十頃秋史記貨殖傳曰齊魯千畝桑麻謂千畝竹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又曰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人而樂與之化者命曰素封漢書貨殖傳曰秦漢之列侯封君食租稅千石之君則二十萬王質雪山集李南卿西歸求語以贈行山谷偈云八萬四千闌撻子與君一箇鎖匙開僕亦有一箇鎖匙謹以奉贈之子何方去荆江上渚宮頗知君筆力能嗣我宗風境熟招來是心圓獨走通贈之一轉語收

了萬年功未陸游謂南集次韻何元立都曹贈行元五律後山送蘇公詩
韻 嘉榮東西川此別不爲遠徘徊陵雲寺決去未遽思登高望故人煙
樹參差見懸知今夕夢不隔重城鍵平生相從意百年有未滿結巢青嶼
雲期予在歲晚董霜傑先生集次韻文約贈行 歸買農時一飽休烏鵲
儲肉且身謀扁舟欲趁晚潮發別秋莫煩梅酒留松菊有情供好夢氛埃
無賴忙征表明年驛使相逢處還折梅花寄我不磨行之省齋集將歸新
底鄉舍題賦詩贈行 請君吟詩送我歸我歸難作半月期馬頭黃埃且
百里村店白酒占雙旗只今柳條東城路萬縷方作青青垂歸來應未及
飛絮自取春色開脣眉吳激文言集再韻酬蘭谷贈行之章二首 立身
後孔孟交友尚陳雷生意同春草清陰皆夏槐兩間雙電目萬劫一冥灰
珍重無金贈來詩更險巖 天闕生初月江濤吼怒雷日遠而復霽水裏
火焚槐去去行舟忙溫溫煬窳灰面南瞻斗柄仙嶠峻崔嵬王東牟先生
集和伯氏別元老贈行 相見還如別別時杖頭明月舊相隨五亭溪下
西風靜六合沙遶夏日曠洗鉢又辭香積飯傳衣仍是香山兒要須桑下
無三宿不爲淮南塞草衰王十朋梅溪集次韻王景文贈行四絕 聖主
龍飛白首郎誤蒙親擢與南林言多憂發汲長孺心不敢邪蘇世長 天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八

涯行客正悲秋更向鶴孫愁處處中有山名滿孫慈歌聽竹枝聲刺史
 詩懷慶朔范饒州吾道從來自不孤果蒙好語慰襟襟無收收相勉惟名
 節官職何須校有無君年方壯我類蒼敢以宗盟論鴈行孝子忠臣公
 論在送行詩似少陵章庶文靖公集道人鄭子明別幾十五年近來訪中
 聽其言既爲釋之矣仍以二絕贈其行總角逢君意似同壯年心跡自
 西東山中兩訪歲云暮茲訂丁寧要不空闊步長趨有坦途凌煙乞不
 畫清虛明憲洞徹六經肯真見衡門披鶴書國朝何煥菴集得請歸故山
 伯良以詩贈行次韻我生性放曠夙抱岩谷姿齒髮去已遠憂患未無
 涯斷絃不復操誰能覓鍾期歟迹就迂懦傷時但歎歎感年靡自悔東甯
 效驅馳虛聲蹈危路造化真小兒府檄俄見徵病軀強追隨懸解告郡守
 我實身衣縷雖慙頗闕走未免王哀思十載卧丘壑幸無當路知徘徊出
 城郭慷慨從此辭笑領即長路飄然忽如遺嗟君秉高志利祿非所移平
 生擅雄銳此日甘衰遲念彼千里道風波浩漫其林泉有清致嘉遯寧自
 已栖懷古君子出處必以特章甫雖適越我冠豈期宜丈夫貴永次寧效
 攻路悲歸歟我三老勿作長別離宋晏同叔詩贈行有滴金梅花漏世
 春消息柳絲長草芽碧不覺星霜鬢邊白念時尤堪惜蘭堂把酒留嘉

客對離遠行色千里音塵便疎隔合有人相憶是次膺詞贈行朝中
短亭楊柳接長亭攀折贈君行莫怪樽前無語大都分多情何須
苦計時聞利祿身後功名且盡十分芳酒共傾一夢浮生向子理酒逢
紹興辛未中秘王景源使君來流下蕭蕭猶得舟從陸蘇林老人以長短句
贈行三沙溪梅風流意氣傾一杯相屬思惟行離歌更作斷
腸琴 家大江南前後浪娟娟明月短長亭水程山驛認關情 餞行
元劉文簡公集陽立尹中君餞行序 始余宜京師識太常協律申君仲
和甫善鼓琴尤善斷琴聲籍籍也余後歸壘下而廣平霍君清江提刑山
東以枯桐琴材遺余且曰是得之江南其人云三百年矣余謂惜不得中
君見也又十年申君來為揚丘過濟南而余適在馬喜曰枯桐乃遇乎即
以委君君曰嘻異材也乃離為二琴使余誌其一成而昇余請誌之遂
鼓之君殊然曰無木聲矣不三百年不至是余乃知申君於斯役其至者
也余因有感焉琴之用一也而舜以理天下宣子賤以理邑伯牙則絕絃
孫公和一絃而陶潛無絃胡顯晦不伴若此耶余聞聖人之制琴也以高
道也曰所以修身理性而反乎其真也故其用高而難進微而難知難進
則向者寡難知則聽者怠茲非所以顯於古而晦於後愈降而愈晦歟

水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八

三

琴之為物久矣知琴者如少矣而中君終日斷之而不知倦也求之者誰
乎終日鼓之而不知止也聽之者誰乎伯牙孫公和陶潛皆不足以及乎
亦見中君之勞且費也雖然君之志余固有所得之矣器存則道存器忘
則道息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非之況於聖人之制以寓道者獨
可以去乎故終日斷之而終日鼓之者吾以存道耳求而聽之在其人吾
暇知乎哉以觀之則伯牙孫公和陶潛皆不可為而不為己者也中君不
為而為之忘己而為道者也忘己而為道者幾人哉君之為邑而靜平
而怨善而不伐忘己而為道也符乎琴矣余懼如琴之晦而不揚也於其
歸書所感以送之庶其有知者焉元貞二年八月既望序丙申歲也 又
解錄事安卿代歸餞行序 濟南介齊魯間左窮山海之兒而右襲土壤
之富時則有宣慰有使利有轉運有勸農以恭茲其土而朝廷四方之使
日旁午其中出入閑闔自為一都會雖屬邑數十而吏民繁庶固足以集
事至於承早夜之令奉咄嗟之責隨主隨應而勿敢失者則唯一錄司馬
故官遊之士視濟南司錄為割任任任莫敢就而有司亦以是難其人以
故或久缺或久任不得以常調節也渤海解君安卿以主元二十二年由
近侍屬來為是職連今凡六閱歲上下無違次之失無絲毫之憾大率君

之為治以明察果毅抑強梗靖獄市以寬小民之力以嚴勵信必謹期會
赴事功以遵大府之政以周密勤劬伺幾微審動靜以盡其事上之禮
解君可謂理劇之能者歟余未嘗言曰其不佞既占仕籍亦思有以自奮然
求其所以終免於戾者而不可得今且去夫子能無言乎僕告之曰子知
鏡與劬乎夫鏡鍊之精則明可以走魃魍魎未嘗用其明而人謂之明夫
劬淬之至則利可以斷犀犀然未嘗用其利而人謂之利今吾子之鏡固
以鍊而劬固已淬矣顧吾子晦其明使明益增而無用明之名保其利使
利益銳而無用利之累彼司照鑑事剝削者於其寧舍之耶吾見子之
明日以顯子之利日以售無傷缺之患無蠹蝕之虞靡乎有餘矣然吾子
之勲業如級而升高其誰禦之哉二十七年庚寅重陽後三日劉某序
又陽丘尉高君餞行序 蠹生則木不遂螟生則禾不實盜之於民禾之
螟木之蠹也故一縣之制今丞簿主賦政以遂民之生尉主禦盜以除民
之螟與蠹者也螟蠹之不除如民生何尉之責亦重矣然不幸而非其人
則怯威以肆暴飾巧以縱惡曲構旁廷扶痛搜剔資以自利者比比也冀
健卒鷹鷂然所至之鄉樓壁狼藉至難犬不得寧民之患之蓋有甚於螟
蠹者矣除螟蠹而甚焉尉之責望幾頃余來陽丘聞高尉文本賢固與之

水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八

四

游而得其詳尉儒者家屢空不憂其奉職靜而斷有事則躍馬從數騎最
糧以行其捕繫計治一質諸理吏卒噤立不敢置一語指撻連退惟尉之
聽故民不知擾而事以集以是閭閻帖然三年無螟蠹之患嘻高尉可謂
能塞其責者矣今將赴調有司民惜其去則皆嗟涕洟願留而不可得
乃胥而祝曰夫善者以賞不善者以罰國制之常而有司之責也吾尉之
往其果可得賞乎若爾則善者益勉而不善者可以化而改矣吾尉之賞
吾人之幸也余於是益知高尉之賢而士夫之嘗與游者皆樂為歌詩以
美其行使余為之序 又題金監司餞行卷後 大德丙午之春朝廷更
化黜姦登賢於是平陽監郡金公通議入參議中書時余方承乏集賢預
議事之列見公坦然溫郁綽有餘裕而其詳密慎靜有不可及者其論事談
而不繁簡而能周無害畏無名倖援本窮末必歸諸是而已余竊嘆曰偉
人也哉集賢司直劉君仲傑其舊識也一日持平陽士民餞公篇什邀余
題余得其為政之大者曰獄平而瑞雪降學勤而習俗革安地震之變而
民生復完輟歸之議而王事是急去之日民無遠近僮僕攀留嗟呼嗟
泣先後不絕如去慈父母余復嘆曰中書之議本乎此哉會聖天子龍飛
撫綏整飭內外不知政事行省江西而江西方以饑告余又嘆曰公之

此行其必關中書之議橫平陽之政而活其人幸矣江西之人哉乃告仲
傑曰夫升高必自下有開必有先吾意天之所以任公者不獨為江西幸
將必天下幸也然則清風遠歸之誦慶有日矣遂書于平陽卷末因為公
贈丁未十月日題元道源順齋書卷末宣卷錢行序并詩 洋為州
雖最爾之區比年以來守職者往往以賄貨亂政民羣譁之竟得能去故
洋逆號為難治至元癸巳秋乃聞郡監宣差承直公座以不及期之任今
則當免者聞州之士夫者宿等狀其行事悉于部使者請留之部使者雖
不敢廢格聽其留然實異其得人心之若是條民之辭且薦之洋之士民
有來者試詢之咸曰凡治吾州者未始公見也其廉以律已惠以及人皆
舉廢墜消弭姦惡方安其政未暮而輟去是以不忍夫字我則父母毒我
則仇讐吾民初何容心哉余聞之仰而嘆曰嗚呼孔子所謂斯民也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不誣矣於是思一識公而未果十月之晦會于寓
館話至曉夕洞見肺腑觀其體合義理其通經之士有以服砥礪庶幾
立節之夫有弗愧然公出於西陲豪貴之胃宜以弓矢狗馬為心飲酒
羔為樂而所為乃能若是豈非天資之美有大過人者歟今國家惠養元
元簡賢登俊公又從方壯之年往當任使則是行也將見居位日崇施惠

水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八

五

日普宜洋之民有不得專其賜矣 四字庶能與惠慈不縣學問出天資
關河昔滯乘時限父老今深去後思雲關丹心行色動霜臺華家萬書馳
越越試問洋民道絕後光前更有誰宋郭仲詩次韻錢行吳北叔除服
恭部 君到西湖四月天餘醺醺過後藕花前却有梅子垂金彈恰映楊花
鋪白曉柳梢衣紅無復戲著鞭祖述有誰先姑蘇僅見平反使生滋味言
有此篇徐安國西憲集次韻周舟安錢行詩二首 僑居久矣共休薄
官俄為小桂行轉時已成千里別贈言何止萬金榮子游不自知馬用侯
喜多應素有聲必待癡兒了公事始容揮手賦歸耕 又雖住叢林不似
僧久知吾道要躬行足成易傳君堪美進主詩名我與榮幾向三冬陪國
論豈容百里墜家聲祗煩占護東臯在準擬歸來欲並耕乘易靜恭堂集
醉城中諸友錢行 天寒黑貂裘明發戒徒侶揚舲下脩桐掛席眺回渚
狀流蒼鵠亂驚浪輕鷗舞故人執我袪眷眷河之許顧漸來佳數多謝迎
送屢昔時賢達士屏跡遠城府寵公既其棲耶生亦避舉泊吾何題題風
塵厭馳騁遙歸辱贈言高誼邁前古子傷暫離索我數恒羈旅浩歌微玄
雲夕陽挂微吐雲南志畧李景山過安西遇禮部主事郭文卿勢歌錢行
馬上逢元日天涯見故人雪華官舍酒煙樹霸陵春欲寫風光好還驚

賸行

柳色新明朝重四 元劉文簡公集賸州賸行詩序 始予據
首夢裏還三秦 秋官燕人賸君允升甫方弱冠實同予事異
其精詳雅重愛為訪諸其人謂君生四年而孤鞠於母氏七八歲知讀書
能事其母益嚴子嘆曰是為於自立者其必遠乎後予還省臺或仕或已
而君亦仕于上郡于吏部于大農于太原于中書蓋歲月不相從久矣然
其聲之至于予者恒殷殷焉其在太原也實居幕賓有月以民田獻言
宣徽院外可歲辦米二萬石者宣徽以聞傳旨政府下太原實其田君曰
民既勞弊可動搖于朝廷誰知耳亟覆聞必免官長縮不放聞君說然
曰即有責允身當之不以及公等也卒不敢君則徑躍聞之事果不行尋
又以省檄北土民口十有二萬當分置其境官食之且置倉府中君曰若
爾民轉輸出入稅益勞耳不若隨其所置之為便又皆弗敢則又徑聞之
又從之於是太原之人頌頂戴君矣入採中書奉使諭思播思播從命賸
以金幣帛五千餘緡辭之所偕曰聞此應受第受之歸自白之可也君曰
吾為名耶竟不受而還于每聞之輒為擊節慨嘆曰此人之所難者渠乃
能之耶庸詎非向予所謂遠乎大德已矣冬予自濟南入輪北遇君于京
師喜與語移日而景聞有加焉已而告予曰允頃由提舉寶源出知澤州

水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八

六

今當奉老母東矣辱先生舊領得一言而教之可乎予曰嘻子豈予侍者
然子又去我矣安得無言乎哉姑即子之所有者而告吾子之人得名當
世而不朽者無他焉忠與孝而已矣吾子以強抱之孤卒使慈闈無為疾
之憂而有榮養之樂不既孝矣乎如太原之剛明不回以一言而脫百姓
之患思播之潔白自持使遠人崇然知朝廷之尊不既忠矣乎雖然孝與
終始而忠有大小蓋所履益大則事益大故忠益大也蓋大則名
亦隨之矣梁石抱旬幾左控海隅大州也所履大矣吾聞其山川陸相錯
物產而俗龐蓋恒有水旱寇攘之憂而重以徵供供之頃言之大矣而
皆專於子此豈一舉一使之所可擬哉子能使子之潔白者曠而之予
之剛明者擴而弘之以施諸其事則為之當益大而名亦益大矣名益大
則他日之所履又將有大者焉然則吾子之忠與名猶自下而升尚未見
其已也子其勉之哉吾將觀焉以竟吾之所謂遠者云君再拜曰謹如教
於是揖紳先生聞之皆樂為歌詩以寵其行乃書而為之序 又 書
知事賸行詩卷後賸南詔治之吏百里誇江之清余別墅在馬大德甲
余有西臺之命而病不果行屏居秀江莫與世隔獨聞郭某有言
君文卿者聲藉藉然已之既獲余被 召過濟南見郭君坦夷溫郁而意

甚謹余留一宿而北歎曲未暇也今年邵君赴調京師以其大尹東平秋
山王公念憲廣平子趙所贈序引詩什見示微余言余謂邵君於山最居
內翰兼史職史筆無妄書子溫茶外臺為執法無妄與二公皆謂君
練事強力勤恪清慎贊佐有成則余之聞於綉江者為可驗矣二公之言
可以信後世況吾人乎況有司乎吾見吾子之進達變化由今而後有不
可量者雖然保其既往而過其方來礪其已能而謹其未試以無負二公
之知者在吾子加力矣余復矣

促行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
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武陵國經志即文有和齊州人言哉丙午十一月也

揚惟晝夜與寢食之心易其得忘投山館以寓宿夜絲絲而未失獨展轉
而不寐候東方之晨光雖則驅征車而連歸路猶自流鄉淚之浪浪不景
文公集遠行詩 原野一起忽山川亦舒餘匹練迷征馬孤蓬伴客車江
楓極目外龍水斷腸初行行不顧返秋露沾人裾 又 楚人巧悲秋分
作四種威最極有遠行百感攢羈縻林鳥戰和啼七雲欲慘色客久歸念
長年驚壯圖窄撫物盈近嘆驅馳推遲惻曉斗亦告勞垂杓卧樓北三先
生文集將有遠行走筆效江西蘇軾韻 我非無伴侶少壯嘗黃泉獨
我成小五何人呼大禪有時欲覽月誰與為飛仙 蘇軾詩一二輩世俗
遠之子畧可語猶如火未燃淮浙有同調已辦青鞵錢沈遼雲集遠行
少年事遠遊迢迢指岐路遙天值秋宴煙光澹如素 蘇軾詩一二輩
楊子渡出入二十年久嗟章帶誤老來感物此意誰與喻知燕燕坐
無復展征路胡文恭公集遠行 古有悲秋篇遠行第三句人情重解家
客意倦長路征馬涉前岡栖鳥集喬樹慘淡層陰生號呼勁風怒 蘇軾
自勢杯酒與誰過衣帶縈於前衣香非復故 陳子尚遠行衰年憚遠後
畏途况多艱天寒集霜霰涉歷江與山江山行人稀蕭條歲暮憐
曾曹飛鴻何翩翩凄風吹落木陰雲翳長原觸物動鄉念避人逃世患
水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一十八

水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一十八

八

望隔丘壠憂思傷肺肝生子不達晨老矣復何言唐百家詩元李川古遠
行 悠悠遠行者獨當待思道與日月長人無弟舍期出門萬里心誰
不傷別離離遠當白髮歲月非今時何況異形容安須與爾悲元陸子方
集竹友以其季子將有遠行丐余一言余與翁翁游視其季猶姪也為之言
以厲其志 我生髮未燥汝父以詩鳴憂患涉世老襟義尤崢嶸晚乃得
二雛美不減徐卿李也終弱冠詩壇將父兵愈澆氣如虹使門識奇英下
馬呼小友相顧各自驚絲耳不交羈歷塊千里行分臺相森森霜氣壓百
城汝游何所快兩字直而清就進年倍壯靜退事飽更欲今從雅操端肯
迂脩程遠游重垂我頭親須揚名但肅化鯢志足慰紙牘情王沂伊濱集
贈呂復仲善遠行 至友不多得嘉會難可常李斯西阮秦郭主遠遊梁
抽是備賓客發策于侯王公子重毛遂馮驩趨孟嘗子方路受渴十木辟
踰牆夢想數子遊結言思佩纓時哉不吾與太息起傍徨後茅桑同遠空
與羣無良况復此為別何以有杜康泰華既杜從趙瑟亦更張揮絃變宮
羽目送鴻鴈翔 柳耆卿安公子遠行中言調 長川波渺渺楚鄉岸
迢迢一霎煙汀雨過芳草如染區區書劍當此好天好景自覺多愁多
病行役心情狀 望遠懷野沉沉暮雲黯黯行役夜夜色又是急裝投村

店認去程將近舟子相呼遙指漁燈一點黃
周公子今春還許州百年看野史雙鬢托孤舟
風土青山古英雉憐火秋
豈無遺白浪開行唐白居易長慶集開行黃鶴巷口駕欲語鳥鶴
相對話江國河頭冰欲銷黃鶴名馬鶴河名綠浪東西南北
水紅欄三百九十橋蘇子官梅大教驚驚驚雙翅楊柳交加萬萬條
借問春風來早晚只從前日到今朝又五十年來思慮熱忙人應未
勝問人林園傲逸真成貴衣祿車馬不是貧專掌圖書無過地過尋山水
自向身儻年七十猶強健尚得閑行十五春來都子學壞集閑行園圖
正蕭然行吟遠澤逢風鶴初社後筆至手霜前夜草觀斜日暮雲扶遠天
何當見真象止可入無言又長憶當年掃弊廬未嘗三徑草荒蕪欲
為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否泰悟來知進退乾坤見了識親疎自
從會得環中意閑氣宵中一點無投吳走越竟青天殊不知天在眼前
開眼見時猶有病舉頭尋處更無緣顏淵正在如愚日孟子方當不動年
安得功夫遊寶肆受人珠貝重憂錢買卜稽疑是買疑病深何藥可能
醫夢中說夢重重夢夢上安林疊疊非列子御風徒一本作猶有待夢夫
逐日豈無疲勞多未有收功處踏盡人間路岐路放翁詩閑行出戶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三十八

九

莽悠悠東西本不謀阻溪因小涉逢店得中休鳥沒千山旗蟬吟一院秋
詩成還自笑信筆搜搜知常雲山集閑行策杖信心行忘機犬不
驚疎疎疎疎即高樹鳥嚶嚶物順陰陽變人隨造化營草萊無盡藏蘭蕙
可憐生曾華元豐類集閑行草秋沙句野路暗竹枝烏帽閑行烏啼綠
樹穿花影風出青山送水聲轉覺所憂非已事儘從多難見人情閑中我
樂人應笑忙處人爭我不爭江湖集盧祖皋閑行春風入小畦數日綠
陰齊把酒尋花飲將詩就壁題題兒啜嫩草燕子集新泥望見垂楊好閑
行過水西江湖後集安晚堂詩覺際閑行斜迤轉山腰千疇露稚苗雲
低松挾長雨足浪宣騎宿驚朝孤嶼歸僧脫斷橋倦餘成小立新月掛青
宵宛陵群英集汪天驥夏日閑行偶爾行行去山家掩扉半扉暫來松下
立苔色上人衣國朝僧宗泐詩閑行林下可通遙閑行意頗超幽花不
碍路偃木自成橋度嶺何須履料象豈用瓢無媒甘老去愛爾草蕭蕭宋
王質雪山集水際閑行苗家耳凌亂敗荷既伴沙莞又如肥水顛倒陸
旗都靡餘花教謝又伴烏江驢子不遊虞兮奈爾凋柳蕭蕭又如軼道故
老何顏對因緣斷時節轉自然如彼自然如此水邊沙際蘆花搖曳喚住
行人夢花嬌媚引翻遊子又伴江都耐定廷秋建業望仙結綺月下心飛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三十八

十

風前骨醉共頻花得意今看昔
後看今未一回頭已百彈指
同行宋張文潛宛丘集蘇新陽守風
頃風息一時頃宿當池作詩示同行
林望方慮風壯晚來知所止哉
情縱觀雲嶺屏風合生見濤江鏡面平淹速人生難預計險夷世路不須
營塵埃老作東州守得得扁舟作此行
又離富池望廬山是日入夾口
直達潯陽遂舍大江之險示同行
山秀江清三百里與君三宿一扁舟
飲殘桑落漢雲暮卧冷桃笙楚雨秋舟隱長江逢夾口眼明五老立雲頭
幾年澤國行將遍歸與親朋說舊遊
鄒道鄉先生集遠涼晚步邂逅張雲
卿文輔王于正三進士同行
恭僻門多掩難勝散下以後先習泉士笑
語入汀洲太尉廟前而冠芝亭上頭曠然無障礙誰是爾公侯王君實理
軒渠歲暮呈同行蔡實甫
人生聚散類團沙偶得勝餘歲歲華竹杖徐
行忘了舊村小酌勝如茶鄉情喜似輕千里詩味相投各一家使好扶
携玉京去孤山深處看梅花
字溪陽先生集暇人誤同行致文作詩解之
跨下當年甚可羞身藏寶劍宜無謀暫時俯首時人去藏取堂堂萬戶
侯
又自及仁而自反忠芳運開向大光
獨行程子訓蒙如眼前諸
中同君九萬持扶去薄雲浮雲出大空
人要持立獨行然不

難得只要得一箇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
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勉著意便
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多時了唐白居易詩獨行閑讀黃庭
經在口開勢青竹杖隨身晚花新荀堪為伴獨入林行不要人江湖集王
同祖獨行終日長廊獨自行幻身未信一絲輕自家心緒忪忪急枉恨
鄰牆搗練聲劉公是先生集獨行南山半雲雨天氣雜喧寒野興宜獨
往春愁無定端鳥聲來靜聽柳色入迷看却謝芳尊酒悠悠誰與歡趙著
淳熙集獨行五首獨行漫漫遠江濱正是春風日暮時折得芳馨無所
遺寄懷空誦碧雲詩
春風浩浩水橫波水遠難長可奈何送盡碧雲人
不見折蘭采若自行歌
登山臨水送將歸覽涕無從日向微水遠山高
動十里春風浩浩吹衣
所思終不見渺渺政愁余試向江頭釣怕逢
雙鯉魚
烹魚得素書欲讀字半漫上如說相思下如祝加餐李莊公
集城北江岸獨行成此詩居人皆竹籬茅屋無壁可題歸而書于此
散策江村路柴門欲訪誰格根盤古岸藤蘿葉葉疎籬未辨春夜閑尋敲手
茶天涯隨處好莫作楚囚悲元曹伯啓漢泉集郭四獨行落鬼鄉袍一
寒嗟當年阮籍哭窮途真披盡日無佳句時復憑高望八區
又莫獨行

莫獨行風雨慘慘兮夜不得明道有石坂兮使汝車敗而馬驚山有猛虎兮水多暴鯨任重遠遠兮無欲速其小程莫獨行莫獨行聊可以俟同志之友生元張伯雨詩獨行春泥未成莎曳屐柔且平春風不鳴條振水涼且輕我意本靜愜中林便獨行松蓋無曲景水樂皆衆聲踽踽迫前岡悠悠度斜阮老樵眼如貓見我不問名直贈金光草疑是古先生姪知常雲山集獨行印破玄玄得縱收須眉毫末盡天遊忘懷物外求韓犬恒服從人喚馬牛有質揮斤無犯鼻無情墮甕不回頭寒窗月白風清夜江海飄飄一葉舟

西行

唐白居易
集西行衣裘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八

十一

臺東鬻情無恨那更秋風作暮寒中州元氣李純甫送肖晉卿西行上
馬能擊賊下馬能草檄肖郎負此文武之全才當卧元龍樓百尺屏山閱
盡眼中人磊落深沉只識君冷官不受人料理枉笏時看西山雲與君密
談秘書閣百二秦城錦相錯第恐羗兒或弄兵今日始知先一着自有龍
圖十萬兵請乘一障終權輕初聞召至青油幕袖中已草從軍行相國謀
深古來少想見智囊談未了賀蘭鼠子不足平底用西征出師表原州久
苦寒煙埋今年定見玉關開凱旋只在春風後趁取閑閑登吹臺元胡祇
適戴山集送彦才參政西行 酬謝海東鵲與謝數千里望毛萬仞山得
食青真裏栖栖場園難尋丈不能起一飽不異營啄啄拾蟬蛻君才班定
遠洗劍西海水老我馬少將將迎心已矣舉盃送君行茲行詎可喜長才
當大用豈徒封爵美我朝際天覆書車一文執沙磧吾近郊誰能作邊鄙
以君煙畧材須君勞尺籌邁列拜馬前微垢不煩洗西寧金氣豫三錢輸
斗

東南行 唐白居易長慶集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御澧
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閬州韋大員外庾

三十二補闕杜十四拾遺李二十助教員外竇七校書 南去經三楚東
來過五湖山頭看候館水面問征途地遠窮江界天低極海隅飄零同落

東南行

唐白居易長慶集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中澧
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湖州韋大員外庾

三十二補闕杜十四拾遺李二十助教員外竇七校書 南去經三楚東
來過五湖山頭看候館水面問征途地遠窮江界天低極海隅飄零同落

業浩蕩似乘舟漸覺鄉原異深知土產殊夷音語朝啗蠻態哭非行水市
通閭閻煙村泥舳舻吏徵魚戶稅人納火田租亥日饒歌鄉寅年足虎振
成人男作外事鬼女為巫樓閣攢眉婦隄宣簇販夫夜船論鋪貨春酒斷
瓶沽見果多盧橘聞禽悲鷓鴣鳩山歌狹獨叫野哭鳥相呼嶺微雲成棧江
郊水當郭月橋翹柱鶴風帆颭橋烏鼉磯潮無信蛟驚浪不虞鼉鳴泉窵
室屋結氣浮園樹裂山魃亢沙含水芎樞喘牛犂紫芋羸馬放青菰繡面
誰家婢頭頭幾歲奴泥中採菱笑燒後拾樵蘇昂臆愁烹龍盤腥厭膾膾
鍾儀使慙楚張翰浪思吳氣序涼還熱光陰且復瞞身方逐浮梗平欲近
桑榆渭北田園廢江西歲月但憶歸恒慘澹懷舊恩踟躕自念咸秦客嘗
為鄒魯儒蘊藏經圖術輕棄度關端賦力凌鷄鵠詞鋒敵輓轡戰文重掉
鞅射策一彎孤崔杜鞭齊下元韋壘並驅名聲逼楊馬交分過蕭朱世務
承明遠使直建禮拂晨趨美服領王府珍羞降御廚議高通白虎諫切伏
青蒲栢殿行陪宴花樓走看醺神旗張鳥獸天籟動笙芋九仞星芒耀魚
龍電策驅定場排漢旅促座進吳飲縹緲疑仙樂嬋娟勝膠鬲畫圖歌襲低翠
羽舞汗墮紅珠別還聞遊伴潛招小飲徒一杯愁已破三盞氣滿羸軟美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八

上

仇家酒幽閑葛氏妹十千方得斗二八正當壚論笑約胡碑誤憐單孺
李酣尤短宵度醉更驚迢遶馬呼教住散盤鳴遠輸長驅波卷白連擲朱
成盧散盤卷白波莫夫羣馬皆當時而今尋併頻逃席脫嚴刑置孟酒危
那可灌頰玉不勝扶入視中樞草歸乘內廐駒醉曾銜宰相驕不待金吾
日近恩雖重雲高勢却孤翻身落霄漢失脚到泥塗博望移門籍海陽佐
郡符子自太子贊善大夫出為江州司馬時情變寒暑世利算錙銖即日
辭雙闕明朝別九衢播遷分郡國次第出京都十年春微之移佐通州其
年秋子出作海陽明年冬約五出牧潭州崔二十二出牧果州韋大牧開
州秦嶺馳三驛商山上二郭商山汾道中有東西二郭峴陽亭寂寞夏口
路崎嶇大道全生棘中丁盡執爨江閩未微警准寇尚稽誅神淮西未平
路經襄鄂二州界所見如此林對東西寺山分大小姑東林西林寺在廬
山北大姑小姑在廬山彭蠡湖中廬峯蓮剎削湓浦帶紫紆蓮花峯在廬
山北盆水在江城南何遜詩云盆城對盆水盆水紫如帶九派吞青草海
陽江九派南通青草洞夏湖孤城覆綠蕪南方城壁多以草覆黃昏鐘寂
寂清曉角鳴鳴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梧殘芳悲題題音啼淚見楚詞暮
郭感萊蕪桑柘金芙蓉花飄雪片蘆波紅日斜沒沙白月平鋪幾見林樵

荷頻驚鶯引雛歲華何倏忽年少不須更妙思千古蒼茫想八區孔窮
碌底事頻大有何辜龍智猶經離離靈未免窮通應已足聖哲不能逾
况我身謀拙達他厄運拘漂流隨大海健蹤任洪爐險阻嘗之矣接運命
也夫沈冥消息意氣窮骸耗肌膚防瘡和殘藥迎寒補舊襦書牀鳴蟋蟀琴
匣網蜘蛛貧室如懸磬端憂劇守株特遣人指點數被鬼揪揪兀兀都疑
夢昏昏半似愚女驚朝不起妻怪夜長吁萬里拋朋侶三年隔友于自然
悲聚散不是恨榮枯去夏微之瘡今春席八姐天涯書達否泉下哭知無
去年開元九春瘴毒去竟未報今春開席八姐久與運往能無慟夫設寫
詩盈卷空感酒滴盡只添新恨望望復舊歡娛壯
南行 朝野類要仕
志同慈減衰容與病俱相連應不識滿頭白髮鬚
行者蓋二廣多是瘴煙遠惡及水土惡弱之州縣江西亦或有之所以貶
於其處也唐羅鄴詩南行 騰晴江暖鵲飛梅香香粘越女衣魚市酒
村相識通短船歌月醉方歸張曲江集自湘水南行 落日催行妨遠洲
渚間誰聞有物役來此更休閑曉色生前浦清輝發近山中流澹容與唯
愛鳥飛還呂溫詩喜徐北至送宗禮南行 洞庭舟始泊桂江帆又開魂
從會處斷愁向笑中來歐陽修詩殘景殷勤祝此杯衡陽別期待成敗一行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八

十三

迴宋僧子騰詩送徐慶隨南行 榮侍出皇都南海是舊游已無為客
恨况免到家愁帆影移吟嶺山光接去舟憑君勤志節莫負帝王搜呂居
仁詩避寇南行 何處田園不是家儘扶衰病過天涯山村酒熟人人醉
客路春濃處處花敢道嶺南無賊馬側聞江左尚胡沙囊空貌倒君休笑
亦有新詩伴齒牙雲南志畧大理南行德常作 地隔西南通不毛萬重
山外點蒼高玉門東觀思超羣河尾西營哭我曹戎役有緣惟報劫邊城
無敢較勤勞方今幸際太平日閑請義經與呂韜知常雲山集紫峯老
師南行 乾坤微視一蓬廬變動不居遊太虛觸物昏明承影似從人俯
仰枯槁如洪濤浩汗橫慈航古道嶢嶢運德車多少步趨燈若後絕塵奔
逸到華胥 又 阿師先得箇中真紫蓋峯前舊主人吁吸一風號萬籟
圓明孤月照通津北臨燕薊光塵混南渡梁園草木新到處不煩吹曉律
從容寒谷為回春李莊簡公集趙丞相過藤州相從累日因言在朝與諸
史官會話論修史事恐它時不免南行生有一士云若有此某當從行今
日到此音問也不通退作小詩 平持畫道相隨去度嶺何曾見一人類
是隨身有孤影燈前月下却相親耶律楚材詩居士某送文叔南行
李子敦純不入時而今失志又南歸縱無手肉毛生微自有囊中菜子衣

未得忠貞昆聖主且將甘旨侍慈闈鷄鵲不忌衡天志直待三年更一飛
又送德潤南行 燕然民庶久瘡痍摩撫瘡痍正此時暴吏猶胥諸君日
開城三復味予詩張西巖集送李元謙南行 振交游曉星堪數
今朝君又南去獨留倥偬奔忙哀儘耐風波塵土私自言也自笑一毫於
世曾何補欲歸未許謹縮首隨人強顏苟祿此意亦良苦 楊州路提是
曾經行處夢中淮岸江浦年未事多更變猶有舊時烏府君莫住說正
朝兩三吾輩相持拄杖恨目無羽越
北行 宋文天祥遺文集杜句北行
萬里秋風雲間孤鶴落日下平楚 八月二十六日至揚州九
月初一日哭母小祥於邸門外初九日至徐州項羽故宮地登黃樓基
讀子由賦十一日至沛縣縣有歌風臺十五日至東平府十七日至高唐
州十八日過平原二十日至河間府二十一日至保定府 浮雲暮南征
前出塞我馬向北嘶白沙渡荆棘暗長原周官送米子規晝夜啼客居
清秋望不極野望中原香茫茫水都游子惆寂寥 楊州下馬古戰場遙
與 浮雲連海岳兗州城樓寒無際碣石臺邊落景惜登臨杜仲若江樓
人烟渺蕭瑟北平野入青徐兗州城樓桑柘葉如兩昔遊信美無所適
此都沉思情延佇兩乾坤幾及履蘇州知洪棄凌惜俄頃漢波西南生懷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八

十四

古視平無遠懷今人發深省奉先寺游子無根柢贈李四文世梗悲路溫
送程錄事關山雪違者秋行官望愁思胡笳夕暮連行在所元耶律詩雙
溪醉隱集北行 慘淡豪華窟神精造化功星霜辭曉日桃李勝春風芳
草千山合行人一徑通夜來瞻太白寒色欲搖空中州集周昂北行 卸
鞍休馬倦解索龍馳鳴細雨侵衣急長郊入卧平溪喧看水滿山黑厭雲
生莫怪龍行數應知欲洗兵 北歲頻分甲今年賀息兵魏謩新戰士誰
識舊書生北塞甘長別南天欲遠征二年迎復送空魂蔡州城劉文貞公
集元劉秉忠北行 道路無情人有情百年將半已飄零和林又指三千
里輜重先行五十程日射遠波沙共白煙分疊嶂草方青從春入夏天多
早一雨如何遂發生謝枋得詩北行 雪中松相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
行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豈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應知食可
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陵游劍南續集北行飯 飯飽
消搖信所之芙蓉露圓通進嬉嬉樹凋落風高後瓜瓞輪周雨足時大喜
人歸迎野路鵲營巢穩占低枝晚來懶復呼童子自掩柴門上度房 又
蔓絡踈蘿草滿塘飽結柳復步斜陽一霜驟幾十林色雨橫新翠百
荒野寺僧殘尚鐘鼓官堤舟過見帆檣歸不天補空囊課未日誰知亦自

長城知常雲山集郭子湖北行索詩時在通州 此別燕山第一程路川
水雪送君行道入簡事為繁事對客無情似有情珍穴但宜容勢物拂風
從此奮騰程神遊八極無窮盡未卜何時會玉京 又送彭宗道從師北
行 此別何堪思鬱陶君逢若上學盧教鶴先有意時常嘆雲本無心勢
轉高致遠不疑容展驥解牛何慮澤吹毛宗師藉爾鈞竿用健泛瀛洲釣
巨鯨樓攻魏先生集送蔣甥若水使屬北行 曾為假吏到燕山送子長
征不作難故國能無歎禾黍中原應欲親衣冠黑甜軟飯宜加愛紅皺黃
園正可觀行矣勿為兒女悲指期良月待君還廉文靖公集董道禮北行
邂逅愛溫茶油然起傾地論交領未通恩作觀光士明堂集來村豈世
舍喬梓一為報家兄思親心尚爾容容老生小葉孝達北行求詩以達
先中丞 每愛伏波孫習中黑白分律人言太苦兄我意殊勤憲府方收
迹名場有策勳中丞求士急鄉里最知君元勝玉霄詩送友人北行蕭
喬 丈夫意氣橫九州五花馬上千金裘笑將斗酒為濯足白狼不作窮
途愁當時百猛五十猛辭受雅容無着迹從來歷聘得端本未可算秋
貨殖詩書桷鑒古已然後來愈降愈可憐少陵騎驢三十載東坡先生無
一錢窮門天下如天連馬瘦車疲足生蘭風沙撲面雪如席史記端習自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八

十五

奇寒君行領有龍珠宗廟何當置烟壁船馬情西湖春黃金散盡容
愁新貴人與馬一朝貴琴士得此終其身東家未諱西已離誠誠北方
此人 又送楊善堂北行 吾為使君酌此酒何其英雄落空皓首鄉
里小兒未識字走馬看花欺老醜豈知英雄有晚遇誰能閉置如處女偶
然用之固如虎不然不用不為鼠使君談笑氣如虹何人不在月旦中便
無廣文五斗給堂額李子千金空并州白雪蜀江水安得無情憐老子向
來五馬總專城此日孤蓬行萬里陳秋若詩庚辰春再隨賀北行二首
天地蒼茫濶其如旅况何水谿河水濁沙接塞雲多主穴居黃鼠龍車駕
白馳柄柄無所樂遠近聽朝歌 又 四更傳暮食結東關比憐人去留
殘迹車行擁後塵雲間還有月風冷不知春幸得依衣在溫存送旅身丁
難道詩送王文卿北行 君取功名易我知途路難聞蕭格日暖廣海相
霜寒故友傳書問新詩作畫看明朝除日至報我在新安陳杰詩送萬平
望余秋山被薦北行 朔雲垂天望四平蒼筤月山秋清金臺此日燕
萬里錦囊當年魯兩生衢路屏營詩少味江關蕭瑟賦多情西風暫眼
魚鱗一夜相思聞鴈聲胡祇通紫山集送王善慶北行呈侍御飛卿 壯
年飛奮經綸志千里懸懸父母心固願便親供養米收為躍台不伴金無

施不可才堪惜較短量長識更深自有栽培桃李手歲寒臺榭貯清陰
又送王文範北行 騏驎萬里足易豆非所急志士百年心不在升斗食
賁桓政事書王通太平策忠悃三愛君惻楚重憂國所懼非飢寒此志竟
誰識此生何多幸乞言辱前席良玉宜三獻兩足不可惜去去持素學青
雲展長翮勿為國一官巡門不寒乞程雪樓集送李生北行 白玉堂容
四海黃金臺貯十年好去江南年少蕭風一路朝天李庭寓集送裴子
封勛罷兵元趙子昂春盡北行留別吳一脩撰 萬柳千花拂酒旗南陵
北苑草離離居容閣下泉鳴咽又是東風欲去時耶律鑄雙溪醉隱集送
人北行南鄉子八無作 足馬赴嚴宸將謂青雲上致身不是男兒容易
事風塵水遠山長愁殺人離別若為情雪暗西山
淚滿中還憶夜來分手處天津桃李無言各自春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二十八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八

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二十九 十九庚

行

脩行

盤山語錄師云脩行人行藏任分取舍隨宜低下為心中正焉則審動靜之源即視聽之用一新齊一念真常永劫綿綿乃無變壞善誘文經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無有人殺害眾生由人食肉故屠者殺以販賣若能捨捨不食是真脩行非也我提為記蔡淵海晉沙門惠遠於廬山集一時名士高僧會於般若臺精舍立誓同脩淨行俱為佛國之遊本傳廬山記云日死日亡連十經之繫縛結五惑之塵滓丁德誠室空無待者中屢唯挂壁一飯不領餘跡便終夕如大四祖數十年中獨不至席坐事畢掛流澗泉日記曰古今無男女貪財好色外方可脩行其它好言妙語只是誤人知常雲山集脩行何處取相親清淨無違違本真妙理直初元具足幻塵消盡復渾淪靈根秀發隨時現大用全彰逐日斯若向一達求所得到頭處安不關身事類全書元城先生語錄先生身常亦提提氏子曰孔子佛之言相為然始孔子之言世意母必母固

母我佛之言曰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其言次第若出一人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為道以治生靈為心故於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欲令人自得爾且孔子之心佛心是也故儒釋道神四者其心皆一但門庭施設不同爾且三教猶鼎足獨令一足不可少則必覆矣世之小儒不知此理見前筆或說佛法亦從而詆之所謂佛法皆無足求非也第言聖人擇焉且佛法豈不及於易言之言乎

三 道 有物混成 視不見我聽 不得聞離 種遠名為妙道 視聽言用耳目辛不 能逃耳目之用必使 心合於氣氣合於神 若以色見我以音 聲求我是人行邪 道不能見如來 一 歸 儒 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 釋 圓覺真如 與生俱生 道不能見如來

脩心寶鑑

尚書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軫述

孟子曰難鳴而 起尊尊為善者 舜之徒也難鳴 而起尊尊為利 者跖之徒也夫 人在陽則舒在 陰在慘因詳之 一身之中日有 善惡所涉善事 類屬於陽所謂 君子也所涉惡 事類屬於陰所 謂小人也則而 白之足可鑑焉 陽之類二十四 焚香 讀誦 齋戒 正真 孝義 仁慈 謙遜 忍辱 節儉 淳素 恬靜 勤恪 廉潔 喜樂 總快 調暢 康寧 遠聲色 薄滋味 陰之類三十二 奸殺 嗔恚 強梁 殘害 暴虐 五逆 詭倭 邪僻 貪瀝 私曲 阿黨 侵欺 偷竊 驕僭 誑妄 詐偽 憎鄙 毀謗 冒濫 狡僞 罵詈 怨恨 憂愁 躁擾 賭博 慳吝 臭穢 昏勇 懶惰 勞苦 多嗜慾 耽酒肉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 而行之苟能鑑悟自 勤是習諸善屬屬於 陽類從微至著積而 成德所謂受之以益 必增算而延年德業 大者出三界不受輪 迴中者入洞府充仙 官下者隸地府為真 宰大易曰惡不積不 足以滅身鑑之前目 常須警戒無令沾遠 迷而自犯是習諸惡 屬於陰類從微至著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九

二

積而成賤所謂受之 以損必折算而取亡 罪業大者入地獄中 者墮畜生下者為鳥鬼

長者李公

在 桑

善德

心 少

一字六相

李長者華嚴經合論歡喜地 六相義此一字中有六相一 切字一切法皆有此六相善 見者得智無礙總持門於諸 法不帶有無斷常等量可以 離情照之可見此六字義關 一即理智不圓是初歡喜地 中觀通世間一切法門故此

少傳晃公

奇公

真覺

覺字三說

覺字三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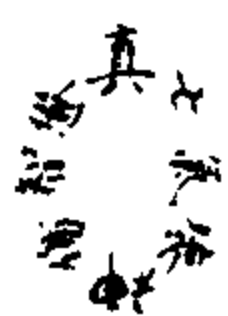
六字有三對一總則一對二
同異一對三成壞一對總不
相離不可廢一留一亦不可
雙立雙捨總是斷常生滅今
以人類之餘可准知

晃少傳法藏碎金錄覺之一
字子有三說隨其淺深而分
也一者覺觸之覺謂一切含
靈凡有身之所觸無不知也
二者覺悟之覺謂一切明哲
凡有事之所悟無不辨也三
者覺照之覺謂一切大聖凡
有性之所至無不通也前二
覺名曰俗覺一凡一智後一
覺名曰真覺入神之見亦名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五十九

三

鍊性訣



修真術



正覺大覺圓覺謂十方三世
之中無數之物無不見之也
無數之事無不知之也
西山記真人曰雖常服餌而
未明鍊性之術亦難以長生
也鍊性之道欲小勞但莫大
疲及強所不能耳因遺寶書
八字於塵凡中含六十四訣
反覆循環自有無窮之玄理
神仙傳純陽真人周遊三界
誓度百人遂以至道之妙旨
留題連環八字於青城白石
山石壁之上開悟凡夫內人
儼然會此理縱未能冲舉上
昇亦可度厄延年長生久
視

息命經



觀心頌



謹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弟子入則孝出則
悌謹而信乾卦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中
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九發言行事易
龍有戒以加謹又何有過累之愆乎贊曰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五十九

四

儉



忍



謹之為法防患未兆動先審思言化軀要
如人宵征前驅乘墻進不憂虞險夷必照
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以約失之
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
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以儉
相耻病蓋儉可成家而有常足之樂贊曰
儉之為法誠貪節用在德曰恭在賢曰仲
素履無咎清風可頌知足常足前賢所重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
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問公藝所以
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
餘以進意謂累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
或有不均早切禮節或有不滿更相責望
遂為拳手爭鬪相與忍之則家道和睦矣
王龍舒以為佛家五戒即儒者五常不殺
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怨懼也不妄語信也

戒

不飲酒以昏性智也苟自利忘人亦爲不
仁微事夫宜亦爲不義言說無法亦爲非
禮省己不盡亦爲不智應人謬談亦爲不
信五常之當戒如此儒釋之教豈有異哉



傳大士

懷心頌

由來心相本無形

遠境如來設得名

用意獨深

旦能息念自平

龍居士

廣
文
二
頁

加心

詐知月達一黑心

果却衆生被他使

右還轉起算總主

放下全無以箇事

五

100

悟了心轉頭阿

外有三點如星

迷中
則有
彼揚
毛與
彼似
此月

悟之作佛也

蛇朴
心
尚

外談
弗事
名

乾料中藏毒

傳祥反將心應

領 罪 陽 廷 紅 標

生薛榮樹根

達士也作此

可以世其谷種
允速
逐人

歲終書一重

方城書局

共一類二種

養性自修
養性自修

妙
旨
至
矣
盡

自性養 心蛇去 心此悟



水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九

五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九

六

菩薩修行經亦名威施長者問觀身行經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 聞
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精舍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及衆
薩五千人俱皆尊菩薩神通敷達權慧變化遊于三世導利一切莫不蒙
濟於時舍衛國大城之中有豪長者名毘羅達昔言威施與其城中諸大
長者詣祇樹給孤獨精舍前至佛所即皆稽首繞佛三匝問訊世尊却坐
一而於時世尊以無限遠因問威施及諸長者族姓子等發何志乎諸如
來耶是時威施并諸長者即白佛言吾等世尊集坐靜處競有念言佛世
尊值人身猶然得脫離世同亦甚難吾等竊議爲用何乘而至泥洹當以
聲聞緣覺乘取泥洹耶大衆普智泥洹脫乎時吾等舉心便發言曰志願
無上乘泥洹身不以聲聞緣覺脫也吾等世尊志願發心無上乘尊正真
道意以斯法故來奉如來云何世尊菩薩大士內性常欲應於無上乘等
正真尊覺當學何法而應行住惟願如來垂惠普慈以無極哀散示疑結爾
時世尊告威施曰善哉善哉諸大長者乃能改俗捨世之榮樂發無上正
真道意現諸如來又威施等動聽思念當演說之菩薩大士行得無上等
最正覺志作所應及其覺法長者威施并五百人即皆叉手受教而聽時
佛告曰是諸長者菩薩大士發行欲應無上正真等最覺者心向衆生當

建弘普無極大慈志習念行勤執無捨進學無忘是乃應於無上覺道又諸長者若有衆生分其所受身口意惡彼行非故命終墮獄故諸長者天地聚合集以衆苦向諸網見衆生之類存心大慈勤志大悲守習學行專情如斯其身不著衣被飲食於諸利養意亦不貪以諸所珍樂盡施惠念彼衆生慎行戒具思進定智如是長者菩薩大士欲發無上正真道者當習觀法乃應身行爾時威施及諸長者吾等世尊當修身三口四意三念法菩薩大士云何應觀身行法耶爾時世尊告威施等如是長者菩薩大士有四十二事而以觀身作是觀已離想結縛身心意識縛著吾我貪身壽命濁亂諸非應使除盡是時威施及諸長者受教而聽佛言菩薩大士觀身汙穢本爲不淨觀身臭處純積腐爛觀身危脆要當毀壞觀身無強當歸碎散觀身如幻諸大變化觀身惡露九孔諸漏觀身威然猛欲火熾觀身雖然典志毒大觀身惡冥瘴毒威觀身羅網思愛結縛觀身如瘡衆惡纏繞觀身可患四百四病觀身穢宅受諸蟲種觀身無常神逝歸土觀身頑愚不達體法觀身危陋毀落不久觀身無賴常懷多憂觀身無堅老至苦極觀身無信飾偽純詐觀身難滿受盛無厭觀身巢窟受衆色愛觀身貪惑迷著五樂觀身昧冥意懷喜悅觀身無住生死種異觀身識念

懷想衆賤觀身無友拯養會離觀身衆食孤存狼爭觀身機關展轉無數
觀身係屬飲食所成觀身巨視膿血臭滿觀身致滅趣非常法觀身如蟬
恒多悲害觀身熱惱常懷憂結觀身聚散五陰所誤觀身苦器生死劇痛
觀身非我衆緣積聚觀身無命男女會散觀身爲空根受諸情觀身無實
譬之如幻觀身虛偽其現若夢觀身爲惑如野馬觀身詐欺其喻響像
是謂長者菩薩大士四十二事觀身行法其不觀者或著貪身心神意識
由之起滅其有菩薩如是觀已受著身命貪愛吾我疑垢倒謬及諸欲樂
有常之計皆悉除盡遵志守一不惜年壽如是速具六度無極斯謂長者
菩薩大士以滿六德權化流布疾得無上成最正覺於是世尊重加弘
演說身行法而歎頌曰 得爲人甚難值 無以身造惡行 要會元棄
丘冢 狐狼食或爛壞 偽欺我惡常惑 專與念貪色欲 是身求無
逆復 晝夜受諸苦痛 因衆苦以成惱 身難滿盛不淨 常困極於
飢渴 夫智者宜貪命 常受身終無厭 強蓄養劇親厚 爲見色色
衆罪 彼緣是受獄痛 身不能如金剛 無以是造惡業 雖久存會
歸死 時興信念佛世 假長久養育身 甘饒饒及香華 會飢渴不
恒常 雖勉勵當何益 更劫數因運值 人難尊佛之世 常發信莫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九
七

犯非 或墮三受苦毒 其極壽億千歲 勤自勉如救火 況其壽百
歲者 倘縱身造獄殃 若有念想吾我 得人身甚爲難 當極意忘
五樂 且自娛焉知復 斯之樂不永久 諸苦毒至不遠 當速離諸
慳貪 可得應大福作 財非財譬如夢 強以此偽衆生 時一有或
便盡 明智者不吝財 若如幻化色惑 現虛偽華鮮采 是欲財詐
欺身 愚濁惑隨顛倒 以衆苦致福財 用身故念與想 財非財五
家事 有何智爲財惑 謬順隨妻與子 王勢強奪聚財 覺無常了
如此 終無意樂利家 恩愛聚致苦惱 無貪惑著家微 父母財身
妻子 皆留任行自當 有貪惜不自覺 惟恐財隨我滅 愚頑者力
求財 有知慮信無貪 慳不信不可從 極自卑如兒僕 外慳貪內
熱諂 諸聖賢所不詠 談書籍或詩頌 以惑衆若姪女 意慮橫注
暴弊 諸慳人妬嫉 貪狼性無親友 現早譴強親人 惟爲財習
追苦 智慮者莫信之 順財故與此事 乃造起毒害心 是故智當
省察 棄嫌慳妬邪事 金珠寶諸珍奇 因福祿得致之 爲斯故與
諍訟 判是意整以法 時可值人律尊 慈氏佛上如來 乃當有全
寶地 焉知復在向生 欲五樂純虛偽 愚迷惑欺詐意 欲若如夏

威熱 生野馬困疲勞 貪目色欲惑已 狂發醉失意志 從習欲隨
顛倒 當何時值佛世 從九十一劫中 世乃有佛尊覺 山頂獨燒
壞滅 復何緣當得值 諸聰達明智士 當察知居寂滅 有何貪矣
如是 有何智當著欲 解是義不入網 觀行習法之最 莫戀屍塚因微 著思受貪
可樂 不能免獄苦殃 彼無有代痛者 斯三界惱之甚 毒心酸慘痛生 若當被諸
苦毒 彼無有代痛者 斯三界惱之甚 毒心酸慘痛生 若當被諸
與樂 逆成憂罪惱根 妻及子無代者 勿以父造惡行 及與母諸親屬 阿鼻痛無
免救 且莫如身行善 除改前不善事 已濁汙自防覆 莫信作無報應 彼法王當
親友 惟語却身善惡 散既 分別了行清淨 身擅作行自當 縱放意隨隨惱 身所造即
難欲 是故智無戀欲 其欲脫獄楚毒 及衆縛枷鎖械 當勤念捨
速行法世雄教 衆火熾多惱根 火之起而常然 何急速而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九
八

樂是 墮大火恐難中 在家者憂利時 居俗業營妻子 有是衆萬
端慮 何智慧不捨家 十力教甚可樂 無種我取苦根 誤廢于無
是志 但惑家墮地獄 天地間專惑者 興念想我妻子 愚頑意謂
常存 不知之幻化身 當佛世尊說是法時威施之等五百長者應將
遠得未順法忍從得忍已神通備具達知去來聖智弘妙慧無量破明曉
衆生意志所趣欲發起衆生一切會者觀心之故即說偈曰 快哉爲大
利 衆利之最上 其有發心行 求佛菩薩者 大衆心可樂 但欲
安衆生 爲人修橋梁 志樂大衆者 衆生愛樂彼 願像衆欣觀
其有興發心 志求菩薩道 諸發善薩心 禮德於福田 深樂善薩
者 得爲三界明 隆聖善薩心 踰越諸衆意 一切志備足 能度
諸衆生 吾等快得利 愛樂與斯心 值佛能仁世 師子最正覺
得遠聞是法 菩薩觀身法 志即樂大衆 獲致於柔順 時佛便笑
世尊笑時五色光出從口中奮輝耀晃昱色色各異遂至無數光明普徧
十方諸土威影覆蔽一切釋梵日月天龍宮殿之明當其佛笑及震光明
諸天龍神并世人民七萬二千見佛神輝輝耀之變亦皆自覺被如來明
安育其體各於座上忽然悉得無所從生法樂之思其餘無數皆獲無上

正真道意然其後還就身三市而其威光忽從頂入爾時賢者阿難白佛
諸佛如來出現於世安度眾生道教洋洋終不妄矣今者何因興發威顏
而欣笑耶善哉世尊如來降德慈念一切無量諸天及世人民皆使得安
富生禽獸皆飛騰動莫不蒙度願導開解歡笑意爾時世尊告阿難曰
汝見長者威施之等五百人不唯然已見世尊告曰是諸長者所在過去諸
佛植德本從發無上正真道意如是阿難長者威施五百人等却後當
更七十六劫不墮三苦然後成佛當同一劫劫名勇猛皆同一字其號名
曰華吉藏王如來無所著平等正覺道法卻天人師為佛世尊各各所度
極至無量是時阿難重白佛言唯然世尊甚深妙哉未曾有也如來散說
是之弘與無極要法法名何云何奉持佛言阿難是經名曰菩薩修行
亦名大士威施所問觀身行經又斯阿難是觀要法過去當來今現在諸
佛致道弘化無不由之吾今成佛有身相好化于生死亦因此法當善書
持誦讀誦說開示一切佛說經已賢者阿難大士威施五百人等諸天龍
神及世人民聞經歡喜皆起叉手為佛作禮文殊師利進行經元龜北天
竺三藏法師善提目人譯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住王舍城耆闍崛山
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世尊於日曠時從自房出在外寬處大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五十九

九

東園連華敬供養而為說法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於彼一切五百比丘
行住之處次第巡行遂到長老舍利弗所見長老舍利弗獨在一處端身
而坐入禪思惟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既見長老舍利弗已而語之言大
德舍利弗汝入禪耶長老舍利弗言如是文殊師利 文殊師利言大德
舍利弗汝未寂靜欲令寂靜汝入禪耶為先寂靜何所寂靜汝入禪耶大
德舍利弗汝依何禪為依過去為依未來為依現在為依內外汝入禪耶
又舍利弗為依身禪為依心禪 長老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我此禪義諸
有一切見法樂行諸有一切心不散亂如是正念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
弗汝得彼法耶彼法為何法為見法樂行不見法樂行 長老舍利弗言
文殊師利不得彼法為何法為見法樂行不見法樂行後次文殊師
利如來為彼聲聞之人說離欲法我依彼法如是入禪文殊師利言大德
舍利弗何者離欲法如來為彼聲聞人說大德舍利弗依而行耶 長老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比丘如是依過去行依未來行依現在行乃至依心
行如是等應知文殊師利如來為彼聲聞之人說此離欲法我隨彼法依
彼法行 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若如是說依過去行依未來行依現
在行乃至依心離欲而行如是等者大德舍利弗若彼諸法過去如來無

未來如來無現在如來無此法如是無大德舍利弗今者云何作如是說
依過去行依未來行依現在行以無法故則亦無依後次大德舍利弗過
去如來未來如來現在如來無人令住無處可住若無住者依不可得復
次大德舍利弗若人說言過去未來現在如來有依不依如是之人則謬
如來何以故真如無念亦無所念真如不退真如無相復次大德舍利弗
過去真如不可得未來真如不可得現在真如不可得乃至心真如不可
得如是等應知後次大德舍利弗更無有法在真如外而可顯說 長老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諸佛如來住真如已然後說法文殊師利言大德舍
利弗真如非有云何如來住真如已而當說法大德舍利弗彼法亦無云
何如來住真如已而當說法如來亦無何意如來住真如已而當說法一
切諸法皆不可得諸佛如來亦不可得又此可得不可得法如是二種皆
不可得如來非說亦非不說何以故大德舍利弗如來無說不可說言此
是如來 長老舍利弗言文殊師利當有何人受如是法文殊師利言大
德舍利弗若人取有為法界不憚涅槃如是之人能受此法若人不得
過去之法不知彼法不得未來現在之法不知彼法如是之人能受此法
若不見染若不見淨若無心取如是之人能受此法若非我行非無我行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五十九

十

非取捨行如是之人能受此法如是之人則能知此所說之義 長老舍
利弗言文殊師利為何所知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此無所說亦無所
問為何所知 長老舍利弗言文殊師利說法太深信此法入甚為少耳
文殊師利阿羅漢人學無學人尚非境界何況一切愚癡凡夫 文殊師利
言大德舍利弗如是如是阿羅漢人亦非境界何可以故阿羅漢者無諸境
界阿羅漢者無住無處名阿羅漢漢不可得說名阿羅漢以無說故名阿羅
漢何以故無為無住名阿羅漢漢者於彼名色不分別知名阿羅漢漢者
愚癡凡夫分別名色阿羅漢者於彼名色不分別知名阿羅漢漢者非名色
非名分別非色分別愚癡凡夫亦不可得凡夫之法亦不可得阿羅漢者
亦不可得阿羅漢漢法亦不可得若不可得則不分別若不分別則無所行
若無所行則無戲論若無戲論是則寂靜如是無行亦無戲論寂靜之人
則不取有亦不取無非有非無如是不取若不取者則無所得如是之人
雖一切得無心離心住聲聞法如是應知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說此法
已時彼五百諸比丘眾從坐而起捨離而去作如是言我不見文殊師
利童子之身我不聞文殊師利童子名字隨何方處若有文殊師利童
子住彼處者亦應捨離何以故如是文殊師利童子異我梵行是故應捨

爾時長老舍利弗。諸文殊師利童子。言文殊師利。此法義意豈不欲
令諸眾生法義乎。文殊師利。言如是。如是大德舍利弗。長老舍利弗。言
云何。今此五百比丘。從坐而起。毀譽論誹。而去。文殊師利。言大德
舍利弗。若此諸比丘。如是說。言我不用見文殊師利童子。之身。我不用聞
文殊師利童子。名字。隨何方處。若有文殊師利童子。住彼處者。亦應捨離。
如是說者。善哉。善哉。大德舍利弗。此諸比丘。善說此語。何以故。以無文殊
師利童子。故。不可得。如其是。無不可得者。則不可見。亦不可聞。隨何方處
若有文殊師利童子。住此處者。亦應捨離。如是說者。如是。文殊師利童子。
住處。亦無彼若無者。則不可近。亦不可捨。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既說此
法。五百比丘。聞已。迴面。既迴面。已。復向文殊師利童子。說如是。言文殊師
利。說如是。法非我能解。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汝諸比丘。如來弟子。聲
聞之人。應如是。學諸比丘。如是。法者。非識所知。非智所知。何以故。法界法
爾故。法界如是。無念無造。如其彼法。無念無造。非識所知。非智所知。諸非
識。知非智所知。則非所念。汝諸比丘。如來弟子。聲聞之人。應如是。學若如
是。學佛說。彼人得最勝法。是世福田。應受供養。說此法時。彼諸比丘。五百
人中。四百比丘。立不受諸法。盡諸結漏。心得解脫。一百比丘。起於惡心。自身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九

十二

將墮大地獄中。爾時長老舍利弗。諸文殊師利童子。言文殊師利。仁者。說
法非護眾生。而失如是。一百比丘。爾時世尊。告長老舍利弗。汝舍利
弗。莫如是。說。何以故。舍利弗。此一百比丘。墮大地獄。受一觸。已。主覺
率陀天。同業之處。以其得聞如是。法故。舍利弗。此諸比丘。不得聞如是。
法門。定墮地獄。一切盡已。乃生人中。以其得聞此法門。故。應墮地獄。一切
受業。得為少受。舍利弗。此一百比丘。猶如。如來初會之中。得作聲聞。證阿羅
漢。得盡諸漏。如是。舍利弗。聞此法門。所得福勝。非修四禪。非四無量。非四
無色。三摩跋提。何以故。若不得聞此法門者。則於生死。不可得脫。我說彼
人生。若病。死。悲。憂。愁。號。哭。懊。惱。不可得脫。爾時長老舍利弗。諸文殊
師利童子。言善哉。善哉。希有。文殊師利。乃能善說如是。法門。成就眾生。文殊師
利。言大德舍利弗。真如。不滅。真如。不增。法界。不滅。法界。不增。諸眾生。界。不
滅。不增。何以故。彼唯。言語。無人。可依。無處。可依。非依。不依。大德舍利弗。如
是不依。即是。菩提。如是。菩提。即是。解脫。若依法者。是則。分別。若知。非作。亦
非。非作。即是。涅槃。爾時世尊。告長老舍利弗。言如是。如是。舍利弗。如。文
殊師利童子。所說。真如。不滅。真如。不增。法界。不滅。法界。不增。諸眾生。界。不
滅。不增。不染。不染。爾時世尊。為顯此義。偈重說。言。說過去未來。現在

世諸法。言說。非是。義。此。非。相。無。相。若。相。若。無。相。皆。無。所。分。別。
隨。分。別。故。得。分。別。故。無。相。若。分。別。有。為。則。分。別。涅槃。彼。皆。魔。業。
點。慧。如是。知。陰。如。界。唯。名。不。生。滅。無。相。若。觀。察。分。別。彼。則。不
觀。察。點。慧。不。分。別。行。境。界。如。空。若。分。別。則。取。不。分。別。不。取。分
別。取。則。縛。不。分。別。則。脫。若。知。如是。法。彼。人。名。智。者。如是。人。得。盡
名。不。分。別。智。有。智。故。說。智。智。說。二。皆。空。若。人。如是。知。彼。人。名
智。者。寶。滿。三千。界。布。施。所得。福。若。人。聞。此。法。其。福。過於。彼。布
施。持。戒。忍。神。通。無。郭。礙。德。切。常。修。行。不。及。聞。此。經。若。知。此。法。門
正。通。知。所。說。得。聞。此。經。已。一。切。得。如。來。如。來。既。說。此。法。門。已。十
千。眾。生。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五。百。比。丘。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爾。時。世。尊。即。授。五。百。比。丘。佛。記。作。如是。言。汝。諸。比丘。上。於。星。喻。劫。皆。當
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盡。同。一。號。名。曰。法。華。如。來。正。遍。知。世。尊。說
已。文。殊。師。利。童。子。長。老。舍。利。弗。天。人。阿。脩。羅。乾。闥。婆。等。聞。佛。說。已。歡。喜。奉
行。大。乘。金。剛。髻。珠。菩。薩。修。行。分。經。三。藏。法。華。菩。薩。修。行。經。爾。時。普。思
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修。行。悟。入。如。三。摩。地。佛。言。善。男。子
如。無。悟。入。是。名。悟。入。亦。當。如。我。修。菩。薩。修。行。之。所。悟。入。普。思。義。菩。薩。白。佛。言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九

十二

世尊云何。如來所修悟入。惟願說之。佛言善男子。往昔有王名曰金剛髻
珠。在於寂靜園林之處。結跏趺坐。正念思惟。如是。住時。於。蓮。花。座。上。忽然。出
生。一。大。蓮。華。其。華。微。妙。眾。寶。合。成。所。謂。龍。繞。堅。固。梅。檀。以。為。其。莖。開。五。種
金。以。為。其。葉。摩。尼。寶。珠。以。為。其。寶。輪。繞。寶。以。為。其。臺。爾。時。眾。寶。嚴。飾。蓮
華。臺。上。忽然。化。生。悉。陀。太子。結。跏。趺。坐。安。詳。而。起。下。蓮。華。臺。於。王。右。邊。膝
上。而。坐。爾。金。剛。髻。珠。大。王。歡。喜。愛。念。悉。陀。太子。即。將。太子。及。八。萬。四。千。王
子。俱。詣。彼。佛。法。界。摩。尼。山。日。光。明。王。如。來。可。說。三。藐。三。菩。提。所。修。悟。入
法。得。聞。如是。法。界。增。修。與。金。剛。如。來。心。品。三。摩。地。已。得。五。通。通。云。何。名。品
法。界。增。修。與。金。剛。如。來。心。品。三。摩。地。耶。爾。時。法。界。摩。尼。山。日。光。明。王。如。來
當。為。演。說。即。此。契。經。句。金。剛。句。去。句。印。句。理。句。相。應。句。密。句。持。句。承。事。句
轉。句。馳。走。句。速。疾。句。顯。示。句。明。呪。句。說。此。品。句。已。繫。縛。眾。魔。眾。羅。繫。縛。印
繫。縛。句。繫。等。一。切。諸。句。悉。入。慈。句。無。所。諍。論。是。名。法。界。增。修。與。金。剛。如。來
心。品。三。摩。地。是。彼。法。界。摩。尼。山。日。光。明。王。如。來。演。說。善。男。子。汝。知。不。肯
稱。摩。尼。寶。金。銀。所。成。世。界。者。今。楞。伽。摩。羅。耶。山。城。是。其。摩。尼。寶。金。銀。所。成
世。界。是。彼。法。界。摩。尼。寶。山。日。光。明。王。如。來。佛。利。善。男。子。是。金。剛。髻。珠。大。王
曾。於。摩。尼。寶。金。銀。所。成。世。界。日。光。明。王。如。來。佛。利。作。十。世。界。轉。輪。聖。王。豈

異人乎即金剛手菩薩是善子是善珠大王於其利中為轉輪王有百億
十宜異人乎今十方諸來菩薩是皆為聽聞法界增警與金剛如來心品
三摩地法故善男子汝應知之時薩婆悉陀太子有二十八大大夫相皆
得成就何以故我身即是悉陀太子曾於善珠大王微妙音聲園苑之中
其王正念端坐思惟而於右邊龍聖稱禮執起寶蓮華臺二之然化生
即往彼佛法界摩尼寶山日光明王如來所得聞法界增警與金剛如來
心品三摩地法門定是已來我於無量億那由他百千如來所承事供養
為聞法界增警與金剛如來心品未曾忘失從彼已來經無量億那由他
千百劫常憶念以三昧力故一切憶念百劫百千劫我亦憶念未曾忘失
成劫亦憶念壞劫亦憶念成壞劫中我亦憶念乃至億那由他百千劫
亦常憶念於一如來所憶念百如來千如來百千如來乃至不可說不可
說如來俱勝那由他如來亦常憶念於諸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所已
得法界增警與金剛如來心品法門未曾忘失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
說偈言 我念過去世 無量無數劫 見諸清淨刹 金寶海莊嚴
摩尼淨土王 號曰金剛誓 有大自在力 統領十世界 乃至十十
界 更無能過者 具足千億子 能破諸怨敵 皆共二十八 丈夫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三十九

十三

之邑相 朝奉大王所 王子那由他 歡喜園林中 池樹悉嚴麗
莊師諸寶具 為供世間燈 見在諸如來 平等咸勸請 普服大尊
師 是最為初首 我親奉承事 為聞正法故 次有普賢佛 次有
華嚴佛 次有金剛燈 次有大燈佛 次有最勝燈 次有法燈佛
次有功德燈 次有寶燈佛 次有寶燈佛 次有寶燈佛 次有寶燈
佛 次有寂燈佛 次有妙燈佛 次有寶燈佛 次有寶燈佛 次有
寶燈佛 次有月燈佛 次有日燈佛 次有威光燈 次有蓮華燈
次有寶尼燈 次有竭竭燈 次有姓燈佛 次有種族燈 次有世間
燈 次有法王燈 次有勝燈佛 次有殊勝燈 次有梵光燈 次有
光明燈 次有因燈佛 次有然燈佛 次有新燈佛 次有積燈佛
次有智燈佛 次有賢善燈 次有戒燈佛 次有忍辱燈 次有精進
燈 次有禪定燈 次有般若燈 次有施捨燈 次有大慈燈 次有
大悲佛 次有大喜佛 次有大捨佛 次有正位佛 次有功德住
次有威德住 次有勝燈住 次有最勝佛 次有議論佛 次有梵處
佛 次有八閻佛 次有天王佛 次有大來佛 次有最勝等 佛子
如是等如來名號各於一切中出現於世我皆承事如供塔廟皆為若次

此三摩地佛子次復彼諸劫過復過十不可說不可說諸佛刹土微塵等
量於大劫中有佛號摩尼山日光明王如來最初出現我親承事為希求
此三摩地故次復有號金山誓如來復有法界摩尼金剛山頂燈王如
來我亦承事次復有號金山摩尼峯日誓如來我亦承事次復有號摩
尼燈如來次復有法界摩尼金剛頂燈如來次復有金剛王如來次復有
虛空等摩尼金剛如來次復有福德山金剛號如來我亦承事次復有種
族燈王如來次復離垢金剛燈王如來次復金剛燈如來次復有金剛
如來次復離垢光明金剛如來我亦承事次復有清淨金剛如來我亦承
事次復有俱利舍金剛如來次復有金剛誓如來次復有俱舍金剛如
來次復有金剛藏如來次復有金剛月如來我亦承事次復有海月如來
次復有普俱舍金剛如來次復有普通摩尼金剛誓如來次復有那羅延
金剛如來次復有離垢月如來次復有法愛如來次復有法真如來次復
有法音聲如來次復有甘露音聲如來次復有甘露月如來次復有甘露
金剛如來次復甘露華如來次復甘露名稱如來次復甘露日如來次復
甘露光明如來次復甘露出現如來次復法輪音聲光明出現如來次復
雷聲光明如來次復有震且香如來次復善香如來次復善光如來次復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三十九

十四

普藏如來次復有普頂如來次復有日月如來次復有善商王如來次復有
金山光明如來次復有音聲光明如來次復有決定無所住地如來次復
有勝幢如來次復有出現威光如來次復有火熾如來次復有寶焰如來次復
有大真如來次復有日月光如來次復有梅檀香出現如來次復有師子
幢如來次復有蓮華光如來次復有金定摩尼山光明日王如來是
等如來我皆承事善男子如是我為希求此法門故一切憶念百劫憶念
千劫憶念百千劫亦憶念成劫亦憶念壞劫亦憶念成壞劫中間亦憶念
乃至不可說不可說成壞劫憶念那由他百千劫我亦憶念善男子我百佛
亦憶念千佛百千佛亦憶念乃至不可說憶念那由他百千佛亦憶念是諸
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所此法界增警與金剛如來心品三摩地於彼
聽聞我皆供養承事我此三摩地終不忘失是故佛子若有善男子善女
人三業清淨此三摩地應當願求若有樂明我者色聲香味觸相者安法
義者愛辯才者樂神通者樂名聞者樂端正者愛呪術者應當於此三摩
地受持供養實為人說若有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
健闍婆阿脍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及釋梵護世主等當
希求何以故此法門者平等攝取苦惱眾生如地寶藏是受樂法財者是

大光明鑒了無明闇者是欲入涅槃道者之大電光此之法門愚者之
聰慧佛子此法門者一切諸佛法中佛子譬如三千大千世界以七寶
滿中作一分若有人聞此法門積集善根福德果報增勝於彼且置三千
大千世界七寶為分若恒河沙三千大千世界六道眾生若有人易猛獸
力成就彼眾生界所須樂具悉皆與之若救導重慶經無量百千萬億那
由他歲其一切眾生咸度之後復當為造七寶妙塔如是福德無量無邊
若有聞此法門功德勝過於彼且置恒沙六道一切眾生之事若恒沙三
千大千世界中諸有通達行通法二種生人諸有陀羅尼陀羅尼陀羅尼
何羅漢諸神支佛是人於無量劫百千萬億那由他劫悉皆修習此法
止渴藥及須愛樂受用之物皆悉與之及至救導重慶後為造寶塔高
引諸寶鈴網莊嚴其塔晝夜六時盡心供養此諸塔廟若有聞此法門積
集善根福德資根勝過功德復置三千大千世界六道四生又置三千世
界隨信行隨法行八人初果至第四果及緣覺等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中
諸大乘菩薩摩訶薩及諸如來應等正覺供養如前亦置是也若恒河沙
三千大千世界普過雲雨海等世界其中道場所能積集與金剛等菩薩摩訶
薩及諸如來應等正覺此大丈夫思惟校計以所受樂衣服卧具飲食湯

藥種種供養彼諸菩薩摩訶薩及諸如來供養等重恭敬讚歎經無量歲
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歲及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劫無量劫無量劫無
量成壞劫乃至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等那由他劫已能獲得金剛心
定及諸如來應等正覺入般涅槃造七寶塔寶蓋鈴網乃至高出梵世若
有男子女人聞此法門能積集福德善根資根勝過前所得佛子今更為汝
說以譬喻由此喻故丈夫聰慧者於此所說能得解了起深重信不生誹
謗於如是等解法師所應起尊重希有愛樂如向於佛佛子譬如有人於
恒河沙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佛剎土微塵等六道眾生胎卵濕化及隨信行去
摩訶薩及諸如來應等正覺悉奪其命及破壞諸塔佛子復有丈夫成就
眾生及諸一切聲聞辟支佛又彼一切菩薩所行道積集資根與金剛俱
如來心定及已得者諸如來應等正覺現在位者悉作供養華香幡蓋諸
味飲食俱陀那食種種備具及般涅槃後以作七寶塔乃至高至梵世且
網鈴鐸莊嚴如是二人罪福差別論其昇降遠近多少乃至不可說不可
說成壞劫等不得其邊佛子若有人聞如是福非福果於此法門深生衆
信所有善根積集資根定為最勝不得其邊復次若復有人誹謗此法門

其罪最大至不可說不得其邊若有人隨喜信受所得福報亦最廣大於
須彌山微塵劫說不可盡佛子我今更作譬喻諸有智者能得解了入此
法門獲大利益何者是耶佛子譬如有人以一毛析為百分以一分毛於
大海中取一滴水於汝意云何二水之中為毛取水多耶為海中水多耶
普思義言一毛之水不足為言海中水者其水甚多無量無邊佛言佛子
我所說福非福者如毛取水其未說者如海中水應如是知爾時普思
義菩薩復曰佛言世尊我雖智淺聞此法門遵順之教成大利益更思
惟主多疑心願為說之佛言善哉善哉隨問普思義言世尊我見沙
門若婆羅門及餘外道遠近通達波利波利迦尼健子等如是之類或身
苦行或堅雙脚或履屈膝以水灌脚或言而坐或兩日相擊取穀而食或
以灰塗身或拔高叢或刺上或入大水及火等法或食牛糞或起一足
或堅兩臂或但食菜或食椰子或食樹葉或冷水浴或恒河水受用毛浴
而為戲樂如是等人皆欲乞求解脫之法愚夫頑器乃至如是果報云何
世尊有諸檢校知事等類因生憍慢喜怒自在縱愚夫勢不能了知所作
之業善惡因果應與不與不與而與迴改稱意以為勢力如是等類果報
云何世尊復一類同修出家不能恭敬有德業者多富門徒不時教誨應

不應作犯與不犯是有為法是無為法是世間法是出世法又自不解不
令他解世尊是業成就當生何道復次世尊或復有人不能敬重父母師
長不護家法尊者當生何處世尊復有一類行貪真癡及等分者其人掌
振發主何道世尊復有殺盜邪淫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嫉妬瞋恚邪見等
業當生何處復有一類作呪術法不從師授自妄出法當生何處世尊復
有一類愚癡之人越三摩耶自在作法當生何處世尊以我思惟見聞如
是心不能了唯願為說解釋我疑而生利益爾時如來即便稱歎普思
義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又復歎言善哉善哉普思義如是三歎汝為
利益憐愍世間諸眾生故又復開演至理因緣甚深之業作如是問我當
為汝分別解說汝當諦聽善思念之普思義言願樂欲聞佛言普思義若
有沙門婆羅門及諸外道遠近通達波利波利迦尼健子等如是身苦行
雙堅其脚水灌而生兩石擊殺而為食法以灰塗身身真穢埋身唯出其頭
稱解脫法或卧棘刺投於深水五熱炙身或投大火或食牛糞常起一足
或堅兩臂或專食菜或食椰子或食樹葉或冷水洗忍寒求淨或浴恒河
而稱解脫彼諸愚癡專執為理聞其正法而生誹謗我當說其後受果報
佛子其有踴躍灌衣服者至大蓮華地獄之中其兩石相擊手自食者身

歡當生乾癯之中若天金樂為道者當生貪食吐衄鬼中若投高巖者
當生水羅刹中若以糞穢埋身唯出其頭執為道者生刀鋸林大地獄處
若投入水為解脫者當生摩竭大魚腹中若五熱炙身當墮大火地獄若
食牛糞為淨解脫者當墮諸道自食其糞次後復生餓鬼之中若起足誦咒
執為道者當作鐵腳夜叉若豎兩臂舉向頭上為解脫者當作豎髮鐵鬼
若唯食茶樹葉椰子當作駝駝象牛羊等身若以冷水及恒河中取凍
為道者當墮寒水冷地獄若有如是外道等類執為正道起諸業行生於
十六及三十二諸地獄中復有作檢校者或以自在或以無智或以勢力
或不羞恥強相侵奪或應與此而將與彼或施物交互輒生改換將與於
人或或以冬施僧物而夏與之或夏之物而冬與之或速之物而遲與之或
有多物而速用盡諸如是等皆違至理命終之後當生十六及三十二地
獄之中其於獄中所受形體諸業各異或於一身生無量頭面亦差別或
馬面象面猪面鼠面狼面鰐魚面低獮魚面鮎魚面吉羅魚面鰻魚面
貓狸面鳥鵲面黃狐面野干面後猴面百歲虫面百足虫面水牛面黑面
鳩面獅子面虎狼貓牛面兔面羊面鵞面狗面鵝面鵠面雁面羅刹面諸惡
禽獸使人怖面如是可畏極惡之類於一身上有諸頭面此等業果生於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五十九

七

利刀刀切地獄轉動其身備受諸苦檢痛苦猛諸苦慘毒苦奪命苦受是
諸苦其罪未畢經爾所俱狀那由他百千劫生生受身皆亦如是或一頭
下百千身分一身上百千億頭一一頭中百千億舌一一舌間有百千
億城熱猛焰鐵犂牛等耕盡其舌如是千億身各各皆有百千億戶虫
咬食其身渴飲其血飢食其肉飢渴苦逼拔其心肝而散食之如是受報
經無量歲至無量劫乃至不可說不可說億那由他劫過是已後即復更
生海羅刹身或時經過如須彌山微塵等劫復生飢渴餓鬼之中其中復
經淨居諸天三萬六千劫若以人間算數論之即不可說不可說劫從鐵
鬼中捨身方作畜生之身施諸狗其經人間算數十歲為象合地獄
一日夜經於地獄百千億那由他歲已生於人間惡種姓家人所憎惡人
所毀辱稱茶羅家押油家竹作家貧窮苦惱如是等家而生其中生之
身常患腹大水腫惡病為人輕賤極處惡身極復羸瘦復多貪食食無飽
足手足不具諸根多關身體斑駁性復癡頑如是展轉難得出離佛子是
故知事之人諸檢校主不如法者當得果報必定不虛固當用心存其
事佛子復有如是類出家之者偃塞憍慢或尋重者之所驅使或為承
事由是得貪利養名聞而不恭敬有德業者又不能為和上所應作事亦

復不能修行別解脫戒是故當當思念云何今我大得名利若百若千侍
從園遠若人寺入村城邑聚落及以王都於諸同位及以依止不能教誡
又不為說輕重戒律既自不解不令他解自不調伏寧靜隱密云何能令
他不調伏寧靜隱密無有自惑自壞善根令同位依止等入亦壞善根
如是之人命終即共墮於惡道地獄一切流轉受苦以淨居天日月算數
若人間歲滿足千劫其同位依止生於十六善處地獄及水羅刹常被鞭
撻洋銅灌口佛子是惡癡人當生是處佛子復有不順輕慢應對於父母
者當生鵝鴨鳥中若不知尊重父母師長當生大聲駭駭之中若有輕慢
沙門婆羅門等當生長項孔雀之中若有不尊敬家長長者當生諸猪羊
之中若行貪穢色欲之者生三惡趣復生人中諸根短弱若行瞋恚當生四
趣或閻羅界若行癡者亦復如是乃至等分罪報如上生無斷絕救生之
人當墮地獄畜生餓鬼閻羅界若生人中得二種報一者短命二者多
病若偷盜者墮於三趣若生人間得二種報一者貧窮二者共財不得自
在邪淫之人乃至邪見墮三惡趣及閻羅界得受人身皆二種報一短命
二多病於一切處一切時中常不安穩佛子如是業當知分明佛子復有
一類特呪之人不從師受三摩耶法自作法呪彼即毀謗三代如來即被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五十九

八

毘那野迦之所殘害其諸呪法亦不成就得虛妄罪佛子以不從師不解
三摩耶故彼持呪人自傷及他即為欺誑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爾時普
思我若菩薩摩訶薩於世尊前欲重宣其義以偈頌曰
吾現色相具成就 持呪無畏大仙王 最初惱習巧斷除
如月破闇我稽首 人天中主眾所依 自在堅固金剛力
能破怨敵煩惱縛 及諸魔軍悉摧伏 陰魔死魔自在等
一切降滅無有餘 證得四住無畏法 無礙解脫名為佛
生昔曾作太子時 離垢化生時感現 於日光王如來所
最初調此三摩地 為求如此三昧王 如是展轉遇諸佛
數過須彌微塵等 以天妙物諸香華 供養無量大眾師
精進希求心不懈 願獲證入三摩地 捨於身肉及手足
豐樂玩具及王位 常以給施於貧乞 為求三摩難得法
千萬須彌微塵佛 承事具修菩薩行 求曾報起歡欣心
常當重發上精進 於不分時修苦行 淨持禁戒諸律儀
有施供物若侵用 或迴時日及別僧 當捨自身得異身
於一身出無量頭 一一頭如彌婁山 長舌生如連鈎鏤

一一頭中古如是
數如獨妻微塵等
諸罪業報如是類
展轉逐相食其肉
烏與黃胡野干等
食此惡業諸眾生
食飲諸惡業眾生
冷熱解散其支節
及黑繩索亦復爾
慘切煙燒苦燒煮
受於燒獄滿一切
常生貧賤極惡處
身常斑駁多白癩
復常生於狴陀家
生報諸根不具足
此果皆由業所致

百俱胝犁耕其古
飲渴熱惱燒通身
象形馬形及猪形
此是罪業惡果報
狗及鷲鳥俱羶羶
所經成劫及壞劫
衆合地獄甚切惡
熾然燒煮罪業者
斷其身肉磨逆之
造惡業者履重心
復半劫中墮畜生
下劣懷姓狴陀羅
以罪果報諸色類
雙育或眇或聾啞
或手足或都無
或生叫喚黑繩獄

一一身中出諸虫
還各啖食其身肉
師子猶能提提形
毒蛇猛獸嗔怒起
瞿捺婆共餘惡鳥
無量成壞之劫數
細葉猛利及黑繩
大叶霜索如利刃
鋸截上下諸骨節
就大坑逼互相食
成劫之時生人間
終不生於貴勝族
或生夜叉餓鬼界
或應受等由罪業
語言倒錯心迷惑
或一切中及半切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十九

十九

如是色類諸苦報
若施夏中迦冬分
亦生十六諸眷屬
皆以業緣受惡報
命終之後墮畜生
不敬國德諸尊人
若有輕慢於父母
違於生元此彼岸
生於大富正信家
諸惡鬼神得其便
生常處貧窮家
若有輕慢於父母
又無飲食得充飽
若有輕慢於父母
日夜恒食熱鐵汁

罪業緣生獲此果
乘此業生八難中
諸苦燒煮甚可畏
若生輕慢父母心
諸飛鳥羶鷲鷄類
或生長項孔雀中
命終之後生畜生
墮於諸醜食不淨
應當尊重敬父母
若有輕慢諸德業
夜叉之衆來驚怖
一切時中受輕毀
終無少選得安樂
舉國制之常不足
當心生於海羅刹
若有輕慢於父母

若得施物地別異
彼諸難中甚嚴酷
形類十八或二十
不敢尊者及老宿
上下中人不尊敬
為於父母不孝養
大聲怒罵及瞋中
若有輕慢諸智者
以為無上大福田
護法諸天當捨離
若有輕慢於父母
復生頑癡奴僕中
妻子親識皆逼惱
生鐵鬼形極惡報
己身如熱熾火然
及諸者宿尊德者

常為世人所厭離
說之窮切不可盡
三種貪瞋癡不生
墮四趣中長受苦
貪瞋癡癡諸業果
常當守慎諸戒業
般若鑒了常遠離
常遠離於口意過
瞋恚之心不暫有
十善明法化一切
綺語兩舌惡心者
拔身高處臥棘刺
施與修習正向者
皆應教授從師學
以不尊重導師故
大普集經實法中

所有要安心亦然
若不作過於尊者
身口意業常安樂
劫盜邪淫及妄語
終不得於人中樂
修習忍辱無退轉
是必當得薩婆若
是則當得大導師
離魔繫縛及邪見
若偷盜人及邪見
常以語言壞正見
如是邪見施財物
必獲無盡大果財
諸有不從教授者
不能行用曼荼羅
三界最勝廣博場

如是種種惡色類
是名聰慧有智人
若瞋惡心斷生命
惡口兩舌無義語
清淨心中施財寶
精進不懈入禪定
終不犯於邪淫欲
而為衆生演正法
不久當作世間燈
當未生於針口蟲
若有習行外道法
當得少分資生報
若欲成就三道場
虛妄作法非真實
若欲最上依最勝
金剛種族摩尼寶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十九

二十

蓮華白象諸高貴
最上月髮金剛髻
一切皆入金剛髻
念念即能滅罪障
或在高處河岸邊
決定常恒已食食
彼真實義得相應
以持得實道場法
護摩護法百遍成
最勝法中常深信
若不禮事餘聖神
亦不破壞於他心
若依殺羊及惡食
彼即退失成呪法
智者應作最勝呪
毘那野迦連疾著

諸佛於中運自在
寶髮及以日光髮
擁護神呪皆由是
日夜三時相續呪
諸神靈顯勝妙處
由是成就最茶羅
必當便成大教理
是名不損成等惡
由是成最曼荼羅
真身誦於寶多呪
是作三等曼荼羅
由以離呪魅著人
惡心損壞謂諸呪
有常護彼金剛杵
是呪法義應當成
若能從師而作呪

大勝自在法寶
及法馬摩摩尼頂
常當念誦無斷絕
決定利益無有疑
草野塚間寧靜處
如教如說稱要道
三十二種功成就
即是三摩曼荼羅
終不有疑念決定
亦不放捨諸邪神
若常不損害他身
即能成就曼荼羅
所作呪法皆不成
不食油麻華餅等
若有不取師教授
為諸如來灌其頂

不損害他不著想
於尋常心平等
於多人中處安言
彼不願說見成就
若能彩畫呢法成
彼等皆由慈業辦
召請十方諸咒王
諸持咒者修習之
三十三天吉祥處
其福德力不可說
如其淨信作法成
於三界咒皆成就
金剛杵形畫相似
彩畫界道用未末
畫壇不盡金剛杵
昆邪野迎及使者

是名三等曼荼羅
於諸世間真成就
東西南北行不利
薄福之人起過患
燒香燈明如法者
第一不礙成就業
明說決定實利益
彼諸咒者有聰慧
同等三種三摩耶
若有造作第一音
三種三摩地相應
精勤用功備加行
及以蓮華形相好
智者若如法成就
不盡佛形及佛子
杜吒杜底緊伽羅

智者憐心說理趣
以得平等真實咒
所作事業不稱心
昆邪野迎所損害
咒法成就品類是
有慈有悲真實者
以諸供具實體性
彼應成就曼荼羅
我應品類咒法成
曼荼羅所說理趣
以明咒壞於三界
所作咒法皆得成
應於露地曼荼羅
是名實具廣利益
持咒制咒及制微
應在像前成畫成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九

三

隨其力分恭敬信
及昆邪野迎今歡喜
普皆於彼曼荼中
應畫昆邪野迎像
合掌皆於佛前住
日月天形咒神形
南面畫作鳥尸羅
諸山畫作咒仙在
住在持咒大仙前
緊那羅有二十二
若成就佛壇法者
華嚴經及受樂者
諸天神有愛樂者
種種諸妙色界道
普高昆邪野迎著
勤行力用亦不戒

奉獻爾所諸導師
諸持咒仙應設供
畫於佛前如法作
應畫諸護地方神
如是咒神二十八
守護持者今成就
西面畫作日沒山
合掌向佛像前住
使者螺手執鐵索
一方面各有八
千燈千華為莊嚴
笙笛簫鼓諸音樂
於佛像前來鼓擊
種種寶瓶供如雲
彼人以不成勝法
不行諸定難修習

上味施與制咒等
成就如法佛像前
安置道場諸門戶
復畫諸山持咒仙
一方面各圖七
東西畫作因陀羅
北面畫作於香山
螺緊那野迎須
於咒法作後乳相
清淨壇中畫作形
千香水瓶雜供物
長笛方響諸樂器
又張種種諸羅網
能成曼荼羅妙法
速疾失壞諸咒力
不盡勝壇得成就

是愚癡人作法
已能滿足十二年
以咒力能滅諸罪
晝夜各以三時誦
修行習作曼荼羅
成就最勝理趣經
清淨洗浴著淨衣
取淨好土作淨壇

終不能成上勝利
專誦持咒不餘業
若欲誦咒及壇契
誦持盡力限滿數
必當即得勝成就
強地一丈取淨土
如法至心繫念誦
慈請大乘妙勝經

若能依教作壇法
於高險岸及淨處
常以糞米乳酪等
月八十五及滿月
若有思惟分別者
將泥淨地作壇去
或三四肘七七肘
作法能獲大饒益

正大脩行

古尊宿語僧問趙州了事底人如何州云正大脩行
衣吃飯尋常事未嘗脩行也無

州云你且道我每日作什麼

僧遊行

晏元獻公類要等提達摩
以雙履而來 擬錫未將

頂辭而退 禮石龍而求飯 杜河津則金蓮山有石龍泉僧次食將盡句
石龍作龍泉志具摩頂松 松枝東偃獎師迴兩旁記云曾初僧玄吳
性西域取經十七年去日於齊州靈巖寺見月有一松樹師立于其下
摩其枝曰吾去未佛經數法可西去若吾師即却東回使吾弟子知之及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二十九

三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二十九

去其枝年年西指長數丈又一年忽東回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
之笑果主佛姓六百部至今眾僧謂此松為摩頂松住支山寺還吳人蜀
道林還蜀安石慨然 佇文適之晤言是處是還吳山寺地使人
蜀謝安為吳興與道書曰見君日積計長順通知故還蜀自治甚以欣悅
人生如寄耳頃風塵得意之事殆為都盡故日感感觸事關懷惟是君來
以語告諸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水間靜處可養疾事不與前而醫藥
不同必思此緣則其損想也庭松西指庭樹東迴摩頂松少門玄獎唐大
德初住西域取經行至蜀資國道險危約不可進見一老僧以禮拜勸不
僧口授心經一卷今焚誦之連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通虎豹匿形魔鬼潛
跡迤邐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初焚將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
焚立于庭手摩其枝曰吾去未佛經數法可西去若吾東歸即却東迎使吾
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迴門人弟子曰教主
歸矣乃西迎之笑果主佛姓六百部至今眾僧謂此松為摩頂松

十九庚

衡州府圖經志 薛公度左朝奉大夫 昭興元年十月到二年七月除工部
安撫大使司承議 晁謙之右承議郎 昭興三年二月到五年二月滿 邢廣
左朝奉大夫 昭興五年二月到六年六月 左知州 王鈇右承議郎 昭興
六年十月到八年十二月除折衝 張叔獻右承議郎直秘閣 昭興八年十
一月到十一年正月除福建運使 羅孝芬右承議郎 昭興十一年三月到
十三年三月奉朝 朱明發右朝請大夫 昭興十三年四月到十五年五月
滿 趙子錢右朝奉郎 昭興十五年五月到十七年五月滿 趙公權左朝請
郎 昭興十七年五月到十八年三月 范劉伯蒼右承議郎 昭興十八年六
月到二十一年八月 滿 李英左朝奉郎 昭興二十年八月到二十二年六月
除湖南運判 王珪右朝散大夫 昭興二十三年三月到八月 移湖南運使
王之望右朝奉郎 昭興二十三年十月到二十五年七月除運判 至使 蔡
擇右朝奉郎 昭興二十六年二月到二十七年正月 罷 雷元衡左朝散郎

紹興二十七年四月到。二十九年三月除利路提刑。何曾右朝散郎。紹興
二十九年八月到。三十一年八月除湖南運使。蘇師德右朝請大夫。紹興
三十一年十一月到。隆興元年十二月滿。劉萬石通直郎。隆興元年十二
月到。乾道元年五月除湖北提刑。鄭丙左承議郎。乾道元年五月到。乾道
二年八月奉祠。范成美左朝奉郎。乾道二年十一月到。乾道五年四月召。
陶去泰左朝請郎。乾道五年六月到。乾道七年十月滿。胡仰右朝奉郎。直
祕閣。乾道七年十月到。乾道九年六月除湖南提刑。張大經朝請郎。乾道
九年七月到。淳熙二年七月滿。徐大忠朝奉郎。淳熙二年七月到。淳熙四
年二月到。致仕。李端友朝奉大夫。淳熙四年八月到。淳熙六年九月滿。張仲
樞奉議郎。淳熙六年十月到。淳熙八年十一月滿。汪作礪朝奉大夫。淳熙
八年十一月到。淳熙十二年二月除湖北提刑。管鑑朝議大夫。淳熙十一
年八月到。淳熙十三年八月除廣東提刑。樊仁遠朝散郎。淳熙十三年十
一月到。淳熙十四年二月除潼川提刑。趙像之朝散郎。淳熙十四年四月
到。十六年五月除江東提舉陳傳良朝請郎。淳熙十六年五月到。紹熙元
年除湖南運使。范處義朝散大夫。紹熙二年二月到。十月除江西提舉張
釜朝散大夫。紹熙三年三月到。四年除廣西運使。吳鑣朝奉大夫。紹熙四

永樂大典卷八十六百四十七

月。到任。當年閏十二月初十日除本路運判李東。承議郎嘉定十四年閏
 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嘉定十六年四月初一日除湖北提判諸葛安。鄧
 朝奉大夫。嘉定十六年四月初二日到任。寶慶元年五月二十三日除本
 路提判張嗣吉。中大夫直龍圖閣。寶慶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到任。當年十
 二月二十九日除本路運判柴景望。朝奉大夫。寶慶二年正月初九日到
 任。當年十二月十六日致仕。王與權。朝請郎。寶慶三年閏五月初二日到
 任。紹定元年十二月初二日除浙西提判王自適。朝奉大夫。紹定元年十
 二月初三日被旨兼權。王紹定二年八月十六日正除黃棐。奉直大夫。紹
 定四年十月十六日到任。紹定五年三月十二日致仕。姚子材。朝散大夫。
 端平元年四月三十日到任。二王四月十五日除本路提判黃靜庵。中奉
 大夫。端平二年八月十一日到任。當年九月初十日致仕。趙希復。朝議大
 夫。端平三年正月十九日到任。嘉熙元年三月十八日召蔡喬。朝散大夫。
 嘉熙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到任。三年六月初一日召張礪。朝散郎。端平元
 年六月初七日到任。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除本路提判朱起淮。寄居林起
 華。朝請大夫。淳祐二年九月初一日到任。當年十一月初四日致仕。吳燦
 朝請郎。淳祐三年四月十一日到任。嘉熙三年三月十六日致仕。史彌大。朝議

大夫 淳祐三年九月十一日到任 五年三月十六日離任 鄧炯朝奉大夫
淳祐五年八月十三日到任 六年七月十二日除奉路提刑 李襲之朝散
郎 淳祐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到任 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致仕 胡顯朝奉大
夫 直寶謨閣 淳祐八年十月初六日到任 九年十一月初一日除內左郎
官 十年三月初十日離任 王克謙朝請大夫 直華文閣 淳祐十年六月二
十六日到任 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除奉路提刑 淳祐十二年
從奉直學士 淳祐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到任 淳祐十二年
十一月初十日到任 淳祐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到任 淳祐十二年
淳祐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任 淳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任 淳祐二年
淳祐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 淳祐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任 淳祐四年
二十四日合赴行在奉事 淳祐六年正月十七日到任 淳祐六年正月
趙若瑤朝奉大夫 實祐六年四月初三日到任 趙必壽朝請大夫 實
元年四月十三日到任 當年十月二十八日合赴行在奉事 趙與瑞
朝散大夫 景定元年八月十六日到任 自吳太平二年分長沙東西都
尉治 為湘東衡陽二都尉 始置太守 宋齊以後或曰刺史 為王國則曰內史
隋併二都置衡州 亦曰太守 唐曰刺史 肅宗初置防禦使 廣德二年又為

永樂大典卷之六十四

三

都國 守提觀察處置使 治所本朝武臣則曰刺史 文臣曰知軍州事 建
炎初嘗無湖南路兵馬鈐轄 蓋地接嶺海控制蠻獫為長沙之南一都會
天聖中 董君始為題名記 以李昉為之首 歲月則罷以國史者之有
次者五代而上 不復著見矣 今斷自吳孔恬而下 主張文表得五十一人
補其闕或不詳其歲月則闕之以俟傳聞之君子 姓名 品秩 到任
治述 孔恬 湘東太守 張詠 湘東太守 天聖元年不出 昇 湘東太守 吳
衡陽太守 元帝時王敦作逆 吳興太守 吳興太守 吳興太守 吳興太守
東太守 元帝時王敦作逆 吳興太守 吳興太守 吳興太守 吳興太守
內史 虞潭 湘東太守 韓繪之 衡陽太守 元興中 劉期公 衡陽太守 元
嘉中 王應之 衡陽太守 大明中 晉安王于 湘東太守 吳興太守 吳興太守
昌寓 湘東太守 王僧粲 湘東太守 魯豐 衡州刺史 蕭穎 湘東太守 吳興太守
史東 湘東太守 王懷明 衡州刺史 武帝時 丁道貴 承聖元年 王琳 元帝時 蕭
昌 武會超 蕭恭 譚世遠 太平二年 錢道戢 天監元年 王琳 元帝時 蕭
勳 陳伯信 西衡州刺史 徐世譜 李牧玄 高宗時 王瑒 元時 韋之晉
湖南都國 觀察使 衡州刺史 大晉四年 衡州刺史 因是 衡州刺史 衡州刺史
淳祐 楊濟 大晉五年 衡州刺史 衡州刺史 衡州刺史 衡州刺史 衡州刺史

永樂大典卷之六十四

四

刺史 楊琳 出軍討 平昌孟公 湖南觀察使 治衡州 永泰元年 令孤垣衡
州別駕 遷刺史 是年初 宇文煊 貞元十五年 杜續 貞元十九年 元澄 貞元
二十年 鄧君美 貞元十九年 李仁鈞 元和四年 李象古 元和九年 李
宗初 自宜 敬宗 貞元十九年 李元 貞元十九年 李元 貞元十九年 李元
延澤 奉贊司門郎中 柳如芝 蘇務惠 孔若思 張規 咸通九年
周岳 光祿二年 楊師遠 元化元年 周鼎 楊師遠 元化元年 楊師遠
希聲時 彭繼 勳 馬希範 奉授 張文表 周行 奉授 李昉 給事中 知
州事 宣徽使 是年 四年 張繼 勳 刺史 貞元二年 李令詢 右補闕
乾德二年 十月 奉授 刺史 貞元二年 李令詢 右補闕 乾德二年 十月
到四年 五月 以正 龍景 刺史 貞元二年 李令詢 右補闕 乾德二年 十月
開寶四年 刺史 史昭 文忠 田負外郎 貞元五年 七月 到七年 七月 到
理正 開寶八年 二月 到是年 九月 奉授 刺史 貞元五年 七月 到七年 七月 到
興國四年 五月 滿 楊在中 光祿寺丞 興國四年 五月 到七年 七月 到
詔大理寺丞 興國七年 八月 到八年 十月 奉授 刺史 貞元五年 七月 到七年 七月 到
二月 到是年 元年 六月 奉授 刺史 貞元五年 七月 到七年 七月 到
滿王 戴太常博士 貞元四年 十月 到是年 十二月 奉授 刺史 貞元五年 七月 到七年 七月 到

三年三月到五年四月除湖北提舉趙威新奉大夫嘉祐五年四月到當
年七月起親奉朝朝散郎嘉祐五年九月到七年正月奉朝王樞奉
直大夫嘉祐七年四月到嘉祐六年六月致仕孫德興奉議郎嘉祐十年四月
到十一年十一月除湖南提舉李永承議郎嘉祐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到
任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除湖南提舉李永承議郎嘉祐十五年四月
二十三日到任十七年六月初八日自陳官職齊中散大夫嘉祐十七
年六月十八日到任八月二十五日自陳官職鄭經朝請大夫實慶
二年十月十二日到任三年閏五月十八日自陳官職鄭經朝請大夫實慶三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十二月十三日自陳官職本路提舉二年八月十六
日正除提舉黃榮奉直大夫嘉祐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任王昭定四
年十月二十日除本路提舉周汝霖朝議大夫實定四年十一月二十六
月二十八日到任端平元年八月除直秘閣知愛州趙希復朝議大夫實
平二年五月初八日到任實平十一年十月初十日除湖南提舉張公與朝奉
大夫端平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到任嘉熙元年六月罷趙汝鎔朝散大夫嘉
熙元年九月初六日到任嘉熙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罷李汝熊朝散大夫嘉

永樂大典卷六十四

七

三年六月初七日到任嘉熙四年三月九日除湖南提舉王昭定四年
三月二十八日到任端平元年八月除直秘閣知愛州趙希復朝議大夫實
平二年五月初八日到任實平十一年十月初十日除湖南提舉張公與朝奉
大夫端平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到任嘉熙元年六月罷趙汝鎔朝散大夫嘉
熙元年九月初六日到任嘉熙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罷李汝熊朝散大夫嘉
熙四年十二月初三日到任淳祐元年正月十七日奉聖旨姑傳議舉當
月解任王修朝請大夫淳祐五年五月初一日到任淳祐六年十一月罷宋
仲錫朝請郎淳祐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到任八年十一月除都官郎實元
年正月罷任莊序朝請郎淳祐九年五月初六日到任淳祐十一年正月
內罷俞瑛朝請大夫淳祐十一年五月初九日到任淳祐十四年內罷年滿
奉議郎淳祐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任淳祐十五年八月內罷年滿
奉議郎請大夫實祐元年十二月初三日到任淳祐十六年十月初四日除工部
郎實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到任李謙朝散大夫實祐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到任
周正卿朝請大夫實祐五年十一月初三日到任李於朝奉郎實祐六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趙與楊朝散大夫實祐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到任
十五日到任趙與楊朝散大夫實祐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到任

傳通判上佐諸州別駕長史司馬古皆謂之上佐唐中葉以後或為請
官本朝太祖下湖南乾德元年始置諸州通判凡軍庫之政皆統臨之事
得專達與長史均禮其任重於前世矣舊經題名自元豐庚午大葬已失
其傳元祐六年楊宗惠得張文定所為魯察院祠堂記始據文定而上三
人為之首今併附以上佐都尉諸議因以存古云 顏憲之為衡陽內史
其土俗病瘴云先亡為禍皆開塚割棺名為除瘴憲之曉諭為陳死生之
別事不相聞風俗遂改遷俗守收宗吳時為衡陽都尉謝札字世
高梁湘東王諮議 褚湛字士詳梁湘東王諮議 任梁州人陳末為
萬州司馬都督王勇其敬異之 安以州府之務 費元端隋煬帝時
州別駕 李德唐衡州別駕 李高岳唐衡州長史 趙顯真開元二十
年衡州司馬見銓德觀碑 令依垣建中初衡州別駕 田晉德宗時衡
州司馬 李令詢通判軍州事後放此乾德二年 李傑 魯維周乾德
五年為政仁而有斷鞠獄明而不酷不違道以千譽率從俗而然法由是
事簡而郡大治見張齊賢所撰祠堂記 晏融 侯中丞 陳宗禮 王
時 李景規 趙起 張兌 謝堪 徐大方 萬及 遇勛 呂公素
侯齊臣 夏仕成 李沉 蕭國鎮 李茂先 唐奕 楊宗忠 鄭僊

永樂大典卷六十四

八

樂昭符 陸濤 郭宜 徐尋 楊詢 胡勣 曾存 宋廷時 王良能
盛令卿 陳舉 周額 錢景休 李明庶 姜誥 趙伯牛 王籍
趙公同 陳升 李保之 陳祐 趙行之 鄭達 吳景德 金作瑞
王義賓 陳大猷 沈收 阮价 嵇琬 李選 朱克明 趙不驤
趙伯崇 王權 張漢 許肅 蔡嘉謀 朱緩 宗嗣良 萬良紹
劉符 張祖順 黃深明 王恭之 梁公寬 仲慶遠 解傳 陳丰
雷定 潘清 韓晰 蔡勝之 謝庭玉 奉親 楊景思 陳士會
王恩勤 方叔敏 張欽臣 宋泳 生三首 張國成 趙汝汝
徐叔用 趙必子 黃深 陳鑑 劉瑛 趙師充 應長文 黎九德
王相 高斯衍 趙希淳 范炳 歐陽正
任自一命而上皆足行志然不能盡登茲以傳者少也今自職曹監官而
下有可紀者略具于后 李績開寶六年以衡州軍事判官為殺中丞
宋抗大中祥符 年以衡州軍事判官為大理寺丞 黎悅熙寧五年以
衡州推官為光祿寺丞 徐登衡州推官至事衡州判官元祐七年湖南
南路安撫鈴轄司言全永衡道州推官作提舉官更措置有功登書與水

劉家武安縣判劉安周尉延慶詔咸年備資賜稍有差 鄭永泰二
年為衡州司功參軍時潭州刺史崔淮去官判為鄉人請元結為崔八作
表 彭友方潭州牧縣人熙寧九年王茶陵漢縣管七鄉有上三鄉民貧
而山屬輸潭州造船木以折歲租江行十餘里其費數倍民益困友方白
漢漕米初平請均出木即縣造船漕而由之公私兩便初平是其言聞于
朝茶陵造船上供議自友方始見彭友方始見彭友方始見彭友方始見
州監酒時方捕盜賊知桂楊監宋信言士元知漢洞事欲選教士二十
引路上丁二萬優給錢帛不以遠近使逐捕從之

今與守均承流宣化於天為承親也 至和二年十一月詔湖南都漢洞
處令本路安撫總運司舉官為知縣以滿京朝官充入遠選入與范選近
制衡陽茶陵江京朝官曰知縣事吏部尚書主之宋陽常寧安仁注選入
曰縣令侍郎左選主之然常寧嚴邑也實通洞祖宗時用京官淳熙十三
年知州事劉清之請復以隸尚書選稍重其任議未報凡五縣令尹事
由三國至今多闕今未其可考者著之篇文春字季秋為長沙茶陵長質
孫貞良慈仁記實明知聖衡在官情德民歌遺風春秋七十以道須建

永樂大典卷六千四百七

九

安二十一年縣民校尉熊君率吏民立碑 周德武事梁河東王蕭譽以
勇敢聞譽為湘州以為臨蒸令 羅文容唐武德四年為未陽令建該自
驚口遷縣還桂陽舊治薛貴代父容始克遷蕭侯為未陽令著牧 率政
衡三卷見唐史藝文志縣令史夫其名大曆五年為未陽令杜南客未陽
遊徽州大水連至涉旬不得食具舟迎之乃得還 立碑于孟陽宣城人
南唐狀元及第自江寧尉調邑簿呂蒙正判銓曰吾以為古人今乃見之
屬試學士不中久之為茶陵 率秩滿致仕見江寧史李壽初有大志
其父客湖南馬放雄據一方待士獨高濤因請謁即目奏授衡陽令高生
本朝任其部南首建隆三年年按圖史本德壽景泰五年河陽令後唐天
成初次頭又第其為衡陽當在天復天祐間也宋昂天祐末為未陽令訪
杜南遺跡于江上築室祠之 黃廷舒晉陽軍二年為未陽令詳符舊經
云和立杜南祠 鄭行已紹聖二年為未陽令精勤吏職判決如流案無
留積人呼為鄭半升言訟事至延飯半升許而事已決矣 江滋建安人
元符二年為未陽令時學校久廢滋作詩勸諭大姓李光謙等欣然從之
會舍法行生徒畢集獨先它邑事聞進秩一等 余則建安人崇宣五年
為未陽令判建好機詳刑首撤淫祠百餘區散正視還之費共始大駭久

史安之四事見江上高岳淳化五年為安仁縣令奏一撥衡陽縣清陽
里衡山縣與德鄉入本縣仍自周已傳移縣治于齊草平父老立廟祭享至
今號高長官廟 彭璟元祐七年知常寧縣創新縣學 杜煥紹聖元年
以右宣德郎知常寧縣因新學定規矩以勸勉學者見本縣學記張辟光
熙寧二年著作佐郎知衡陽縣坐干議被主建外郎事降制南監當郭肅
字澤民熙寧七年為未陽令邑人宜之嘗謂杜利歎其不類史望甫僕以
肅令配享劉摯監監食與肅唱和摯稱其詩思敏捷 王定天字佐才
毫人元祐三年以左奉議郎知衡陽縣兼權教授黃煥學字人為勸學頌
以勉學者 王時升字潛中紹興十八年知衡陽縣在縣六載終始以
廉惠聞治有遺愛 侯真高客人為未陽令創建縣學 唐煥金華人開
禧三年知衡陽縣創建縣學 貢舉 貢院 貢院 貢院 貢院 貢院 貢院
衡陽縣門外州舊無試院歲大北即南門學舍為試院隆興初知州事王
以詠遷學于石鼓因以舊學為貢院凡為屋一百二十間 解頌自景祐
以前不可攷實元開六人履曆元年十八人五年十三人八年以後至嘉祐
元年十四人嘉祐三年七人五年至治平三年皆八人熙寧二年至崇寧
元年十二人或十一人後頒舍法于學歲貢六人大觀以後至宣和貢七

永樂大典卷六千四百七

十

人或六人宣和五年罷舍法復科舉取十六人紹興七年到增流寓一人
十四年至二十三年流寓取二人紹興丙子以後流寓試遂定取十七
人至嘉定癸酉創縣增取一人今定以十八人為額因四開寶二年始
設衡陽及四川山南舉人往來給券其後未詳仕給歲月當考郡人由進
士舉登第者自國初至景德無記錄可考大中祥符元年鄭向以省元
甲科主景祐元年張唐卿榜所屬士皆中第鄉人號為渾化至今耆老猶
能道其事今自鄭向以下著其姓名得百有一人或兄弟同升或父子繼
踵二百餘年之間相望不絕亦可謂盛矣 鄭向有元大中祥符元年
榜榜衡陽鄭平天禧三年王整榜衡陽鄭本天聖五年王允之榜衡陽
聖八年王拱辰榜衡陽符中庸榜黃師旦右景祐元年張唐卿榜衡陽
李惟賢衡陽許上善本陽曹起本陽黃師旦右景祐元年張唐卿榜衡陽
師道之弟周汝鵬 黃師古右景祐元年呂泰榜衡陽師道從兄弟胡頤
衡陽湯咸常宣曹夢受本陽符祺中陽齊衡右景祐六年貴顯榜衡陽李頤
皇祐元年王尚書榜衡陽符祺中陽齊衡右景祐六年貴顯榜衡陽李頤
宣和二年鄭革榜衡陽三聖二年王尚書榜衡陽符祺中陽齊衡右景祐六年貴顯榜衡陽李頤
祐六年王尚書榜衡陽符祺中陽齊衡右景祐六年貴顯榜衡陽李頤

許導承陽李榜右元豐二年仲芳榜葉廷劉日章右元豐五年黃東榜
李伯慎右元符三年李益榜衡陽常監羅少元右元豐八年焦顯榜未陽
陳知元衡陽鄭常右元祐三年李常監榜未陽莫羣衡陽曹遷右紹聖元
年李新榜未陽許師古未陽曹序未陽張之千鄭棚中右紹聖
四年何昌言榜未陽既諤羅輝鄭林叟未監五年蔡茂衡陽范希平
大觀三年黃安元榜衡陽歐陽遷善衡陽陳執羅秉禮沈公綽右此
和二年姜安榜安仁陳子劉式衡陽國經右宣和五年何秉榜衡陽秦
尹未陽李翰右紹興二十一年趙連榜劉銳范希荀衡陽劉克右政和
八年右士榜梁大任右宣和六年沈晦榜衡陽李邦達衡陽陳發衡陽夏
綬衡陽鄭澤右建炎二年李希榜安仁鄭敦禮右政和七年鄭知常右
紹興二年張九成榜衡陽李萬未陽劉秉衡陽宋剛仲右乾道二年李國
梁榜衡陽范益卿乾道五年鄭倫榜衡陽鄭友龍衡陽友龍之弟段昌世
淳熙二年唐顯榜茶陵區海淳熙五年姚鍊榜茶陵曹進之淳熙八年黃
自榜未陽鄭友昂右乾道八年黃定榜廖行之淳熙十一年衡江榜衡陽
世濟之曾孫陳謙光未陽裴蓋卿右淳熙十四年王客榜常平譚世選右
紹熙四年陳亮榜茶陵孟叔弼茶陵譚志茶陵譚幼學常平許儀衡陽陳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四十七

十一

王業右元元年曾從龍榜衡陽未及建試而卒建興衡陽徐文叔右
羅若水未陽陳慶舉未陽許儀嘉定元年都司一榜未陽吳之未陽元舉
右嘉泰二年陳行簡榜未陽慶舉之弟陳家舉未陽慶舉之兄區夢全右
定四年趙建大榜衡陽田臨右嘉定十年吳晉榜衡陽譚體仁右寧泰應
元未陽陳邦佐右嘉定十三年劉渭榜未陽王漫衡陽商景春衡陽石寶
慶二年王會龍榜吳震龍常監紹定二年黃外榜將應符常平尹夢嘉
年李一鴻衡陽右紹定五年徐元杰榜賀惟周未陽右瑞平二年吳叔吉
榜陳秀舉未陽吳自性衡陽周道興未陽邢俊翁常監右淳祐四年留夢
夫榜陳蘭榜茶陵淳祐十年方連辰榜貢士有田湖湘初未有之紹熙
年中提刑趙不迂始會江陵例同提舉鄭公顯括在官間田二百六十畝
有奇命石鼓書院山長厄之仍命推里居一人兼領其事別為之藏三歲
悉以助舉禮部者自是時有增置今總為田六百畝有奇郡有貢士屋六
邑共之外邑又有貢士田寶祐戊午衡陽始議創置夏鄉曲金買劉長樂
鄉二十五畝有奇及人自獻田三十七畝有奇每歲收租田錢三十二貫
足合三歲所入以為本縣士子請解東上之助新入貢士有義約自民
齋先生謝諤始行之江西衡距行都二十里而進士子之預計計尤艱於

聚耕紹熙年中邦人廖謙乃承清江之成約行之進士徐經實其事自是
累舉不廢願與約者益衆士之貧者尤利焉茶陵安仁未陽常寧各縣有
之

仙釋

元一統志董奉先唐天寶中修九華丹法於衡陽樓未陵後洞杜南憶昔
行云史德衡陽董煉師南游早鼓滿相蛇與地紀傳何仙姑歐陽公集古
錄載慶曆中衡山女子何仙者絕粒輕身人皆以為仙中泰芝真人行
狀云天師姓中名泰芝嘗煉丹於靈山之北餘湖之項丹成有神異開元
中明皇遣使召與語異之遂於舊居置直唐觀後飛昇而去元一統志貴
薑翁王象之紀勝引夷堅志云衡州市常有老翁荷擔賣薑三十餘年顏
貌不改嘗遇道人茶肆謂曰吾有黃白之術求有常德者授之今奉傳此
術翁未應但就擔承薑一塊納口中少頃取出則成黃金笑曰吾有此技
未嘗輕為市人聚觀驚嘆翁暫起不返自是不復見道人亦不知所往見
王明清投轄錄云老翁與道人皆不存其姓名必神仙游戲人間者與地
紀勝僧宗果中興遺史云初僧宗果編錄衡州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僧
繪宗果頂相請頌僧宗曰往福州見登庵主求頌僧往祖登作頌曰光賜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四十七

十二

袈裟後賜中一身兩度受皇恩人言南岳阿羅漢我
道天台第六尊至是復賜度牒令宗果依舊為僧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八 十九庚

衡州府志

皇朝祀南嶽衡州府志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自有元夫啟運維新土宇分裂教聲不同朕起布衣以安民為念
訓行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
嶽五鎮四海之封起自唐虞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
嶽鎮海濱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
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清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
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今正名分不可
以借差今命休古定制凡嶽鎮海濱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
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
實勸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八

一

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
正言順於理為實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所有定到各神號開列于后
一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
北嶽恒山之神

一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
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

一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

一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清之神

一各處府州縣城隍神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

一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封名號稱之

一天下神祠無切於民不意祀典者即係法司有司毋得致祭於戲明則
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既同其分當正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洪武三年六月 日立

御製祝文

維洪武三年歲次庚戌七月丁亥朔越七日癸巳吉 尚寶館使臣胡鈺
奉 聖中書省點差欽責

祝文致祭于

南嶽衡山之神

皇帝制曰磅礴中國之南參

宇靈秀生同

天地形勢巍然古昔帝王登之祭地利以安生民故祀之曰衡山於故則誠於

禮則宜自唐始如

神之封號歷代相依至今曩者元君夫啟海內為濟生民塗炭于起布衣

承

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佑則于恭孔正位稱尊職當奉

天地尊鬼神以依時統一人之法當式古今案字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

之封號于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効蓋神與宇稟同始靈鎮南其未

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其能測必受

命於

上天后土為人君者何敢預焉于懼不敢加號特以

南嶽衡山名其神依時祀

禮惟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八

二

神鑒知尚

享

教祀南嶽之記

洪武二年春正月四日羣臣來朝

皇帝若曰朕自起義臨濠率眾渡江宅于金陵每役城邑必祭其境內山川于

今十有五年周故或怠適者命將出師中原底平歲歲清海鎮慈在封域朕

天地

祖宗之靈武功之威雖藉人力然山川之神默實相予況自古帝王之有天下

莫不禮秩尊崇朕曷敢違於是親選教朴廉潔之良賜以衣冠俾齋沐端

俸以俟遂以是月十五日設祝幣而遣為臣人玄承

詔將事唯謹二月十七日祭于

祠下威靈歆格祀事孔明誓石鐫文用垂悠久惟

神長養萬類莫于災方典禮既崇網維斯在尚期陰陽以和風雨以神物

不庶幾民庶乂安是我

聖天子之所望於

神明者而亦
神明作我

邦家之靈驗也是年二月日玄教院朝天宮提舉日楊入玄謹記

御製

皇帝陵祝文

維洪武四年歲次辛亥正月乙酉朔越二十日丙午

皇帝山石謹遣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王雷燧敬昭告于

炎帝神農氏之陵朕生後世為民於草野之間當有元夫駁天下紛紛乃乘度

雄大亂之秋集東月武荷

皇天后土眷佑遠平暴亂以有天下主率庶民今已四年矣

君土上古繼

天立極作黎民主

神功聖德垂法至今朕與百神之祀考

君陵墓在此然相去年歲極速朕親經典所載雖切慕於心奈秉性之愚時

有古今民俗亦異仰惟

神聖萬世所法持遠官其祀脩陳

永樂大典卷八十六百八

聖靈不昧而其

鑒納焉尚享

文祠類

元美莫伯顏望泰所又進士龍蟠虎踞楚琴壇萬壑同承石鼓山蒸水遠

連湘水去櫓聲遙傳鴈聲遙迴看星斗未陵上竹聽金絲綠淨間欲刻新

詩萬勝境磨崖應愧雨苔斑 儒宮直上接蓬萊遙隔人間絕點埃石鼓

枕湘雲影亂蓬寧酌酒月光來江澄綠淨雙流合截貢朱陵一截開只有

丹心惟戀闕凌風長望望燕臺 蕭瑟登壇人尚學從雲閣衡嶽欲

新晴舊客今為萬里行二水合江浮石鼓一聲回鴈度山城未陵不改千

年迹綠淨重登六載情多謝歲寒三二友憑憑握手笑相迎 李處吳

訪劉使 蒸湘二水合源處中有孤山塊如鼓石鼓名柱雄得自唐儒金重興

來近古書生要占楚頭位竭力中流扶砥柱經營三載始告成轉首滿湘

變齊魯西歸家尊深幾許激澗苔痕注秋雨今人任酌少狂飲寄寓高情

誰與語東君朝陽曉半吐金碧輝輝迷岸樹未陵後洞望祝融元氣不絕

如一樓詩書何地不可讀卜乘來茲美以故市塵遠離出喧囂綠草不春

塵土汗為人為已在分明聖學十年期接武 素王澤水雖無至弟十

嚴冠且履參乎不敏何足知復生之間吾語汝要將此時問答心頃刻不

忘常在應如此儒服少想德事父事君終且具悔前一記當三復羣芳談

談非利祿方今海內四書院廣洞應天并嶽麓若論地勢多賢才石鼓山

明江水綠 傑玉立北庭人金志石鼓崇貴館朱陵啓洞房遠迤嶺二水

錯落巖峯若杙佩來游藝川原慨戰場道祠重闢萬派演後未堪風墜松

花老秋餘桂子香飛飛瓊玉島龜嶽水晶宮 蔣欽東巖旭寒使曲校霜丹

楓葉層層青草碧虹梁綠水浮大鯉高岡集彩鳳萬門翻錦浪虞陛覽朝

陽竊藥窺蟾迹筆難散驚龍題詩鏡石華北約為標黃杯飲來尋古巢居

樹陰涼相波澄碧鏡散雲出新妝未菊堪充茹切欲佩雲霜雲招隱約

游賴自宮商按節休清曠位仇度渺茫為飛臣繞回屬後朝期城郭波

烟紫林密帶晚蒼歸與掃市月漁唱起滄浪 遊石鼓書院 盧疎齋

橫序來林亭瞻彼衡之南息將通城關宛在湘之海蒸波日輪奕重洲益

雄深瀟瀟風雨中輝輝山水青以坎吳抱黃橫播如瑟琴駕言極民瘼布

澤詠官箴接以公廉儲積商年殺侵齊明狀申居萬望神雄散嘉賓竣夷

重揖節來幽尋希曠白難真邈迤朱陵陰軒戶滿士僕壘壘合朋簪脩辭

品聖俊勝勝綠嶺嶺勝致良可懷隆寄非所任嘉嘉底前哲悠悠訊采今

杜少陵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老將一

失機清遠主戰場君臣忍瑕垢河嶽空金湯重鎮如劉據經權絕紀綱軍

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嗟彼若節士素於圓整方寡要從為郡凡者委短

牆洞洞井惜邦本哀矜存事常推危非其任府庫實通防怨已獨在此多憂

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寒元惡逞是似聚謀淺康莊竟流帳下血

本降湖南殊烈火發中夜高煙焦上蒼至今分東魯校氣吹沅湘福善理

顛倒明微天奔莽銷寇避飛鏑果足穿豺狼隱忍杖棘刺連延脂肝瘡遠

歸兒侍側猶乳女在旁大客幸脫免暮年悲激最蕭條向水陸涓涓隨漁

商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姑悠悠委薄俗鬱鬱面剛腸未錯走州清春容

轉林葉片帆在柳岸通郭前衡陽華表雲鳥碑名園花草香旗亭壯邑至

峰嶺增城隍中有古剎史威才冠嚴嚴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昨者聞

瓊樹高談隨羽鶴無論再離離已是文蒼黃刺孟七國是馬卿四賦良問

關蘇生壯勇銳白起強問罪富形勢歌歌懸否臧氣埃期必掃蛟蛇馬能

當橋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嚴暑雨厥土間清涼諸舅割符近開城

書札光頻繁命屢及嘉落子百行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興與長下流匪珠玉

祥本蓋驚風我師松州況世賢集于房崇荆寄樂土鵬路觀朝朝 題衡

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軍 旋頭學氣微無復組豆事金中相排湯
青粹一焦悴嗚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征夫不逞息學者漸素志我行洞
庭野欲得文翁碑使使曾子行若舞鳳亭主周室宜中興孔門本應棄是
以資雅才漢然立新意衡山雖小邑首唱慨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
閣講堂非義構大屋加堂壁下可容百人墻隅亦深遠何必三十徒始壁
戎馬氣林木在庭戶密翰疊蒼翠有井朱夏時綠陰凍蟄祀耳聞讀書聲
從代災髮髯故國廷歸望頻頻思南紀收波瀾西河共風味未詩曉
凌波載筆尚可記高歌激宇宙凡百俱失墜 均嘆山 均嘆山尖神高
碑字青石亦形模奇科斗拳身並出彼鸞鳳日吟虎蟠事嚴述松神莫
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嗟涕連泗十裡萬奈何憂有森森綠樹陳陳
悲 宋真西山題南嶽 百年五嶽隔華戎屏蔽皇家獨祝融喜啟靈
今有伴岱宗今入版圖中 朱文公下祝融峯 我來萬里駕長風絕壁
層雲欲湧濁酒三杯豪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峯 蘇東坡遊南嶽 秋
高意氣在峯頭碧落雲開放又收萬頃澄波澄玉鑑一輪紅日象金龜眼
觀西北幾千里勢壓東南數百州好景此時吟不盡天生有分再來遊
黃山谷 萬丈融峯插紫霄路當窮處架仙橋上觀碧落星辰近下視紅

永樂大典卷之六

五

塵世界遙環簇山低青點點綠連連水白迢迢當門老樹枝難長絕頂寒
松葉不彫纔到秋初霜已降年逢春盡雪方消後若老衲針常把度夏禪
僧扇懶搖雷向池中興雨澤為於意外奏蕭韶遊人未必長居此暫借禪
房宿兩宵 洪德秀曉霞峯 曉山隔水替人羞掠削雲鬟強自愁雲錦
天機三百萬一時支與作纏頭 遊南嶽錄業寺 會宿嶽雲深處寺重
來二十七年期龍顏虎倒為王相鳳蕭蕭獨于厚碑廟府規模全盛日官
頌湯沐有餘榮白頭紫杖人何許空對人間讀舊詩 中子峯 曉霞峯
頭猶草履西風掠鬢金冠冕融夜赴瑤池宴醉隨天造白接蘿 衡山
乾明觀斗室 道人悟斗作虛室此理當於象外觀白玉擅翻掌尊境黃
金堆起是非端以南更有幾人在此北還知一樂看俗子較量何足算金
中天地本參寥 黃庭觀書所見 斜倚東風解佩璫玉闌干外壯子奔
黃庭卷龍尋棋局十二樓頭春畫長 淨福寺 記得年時繞野航桂棹
無數繞脩廊西風吹墮黃金屑賺得一潭秋水育 趙葵祝融峯 祝融
萬仞拔地起欲見不見青霄裏山窮愛山不肯去為山醉卧松根底家童
尋着不敢驚沈吟恐怕山翁笑夢回抖擻下山去一徑蘿月松風清
未陽縣衡州府志元張雄飛有此云衡山一石題杜子美墳 譚晉言清

切忠且思鬱陶赤霄行孔竿碧海掣鯨龍詩律嚴秦法詞源漢楚騷珠明
鳳凰隨玉潤鵬鵠青就句頭空白謀士計轉榮楊雄德薄賈誼才高
抵觸運斗角攫擒起頭毛益胃雲夢澤埋骨未江皋奇數終無耦窮途竟
不遭秋風悲草樹落日哭陳蔡 詩我無唐史詩聲繼國風論文思李白
獻賦羨揚雄使筆扛神鼎危言計聖聰秦城遺板蕩蜀道走逋窮實下閭
疎淡虛勞盡虎切實主才未展屈于道無通楚曉切蘭佩衡山總桂葉大
石垂岐且直氣吐長虹天地青繩滿江湖白鳥同未陽靴家在錦里草堂
空露迥秋蕪綠霞曉曉紅樹紅樹愁牛酒恨何處問漁翁 迢遞來南紀倉
皇問北征詩通高史國才到屈原清天地心無愧風雲氣不平徘徊江上
月昨夜照文明 集賢學士憲臺賈奉使衡湘憶古人憫醉有亭野客
獨醒無酒莫憂良奇兵新將詩成史直道遺德德昭昭昨夜來陽江上望
梅花索笑自傷神 手扶天河洗甲兵氣吞雲夢擅才名蜀川道恨水嚴
武楚澤傷心平屈常獻賦逢萊聲但嫌新鯨鯢連海志澄清我來欲定推
雲貴鵬鵠飛野雄鳴 余德作 一寸心丹為愛君數根髮白苦憂民吟
逢見得公真像美問公墳真不真 王達源 氣吞風雅妙無倫碌碌當
年不見跡自是古賢應接續非關詩道可窮人鐫鐫物象三千首照耀乾

永樂大典卷之六

六

坤四百春寂寞有石身復事惟餘孤冢未江濱興地紀勝郡邑地早饒霧
雨江湖天闊足風濤唐詩此等事吾亦愛子大詩片帆在柳岸通郭前
衡陽華表雲鳥碑名園花草香杜月入衡陽詩湖南為客動經春燕于衙
江兩度新秋春興不知凡幾黃衡陽紙價頗能高杜青祝融五峯尊峯
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事長業相望杜青詩湖南清絕地杜青詩中有古
刺史威才冠岩廊扶顛持柱石獨坐飛秋霜杜青詩一詩更憶衡陽重
煉師南游早鼓滿湘柁杜青詩江亭枕湘江蒸水會其左雄昔經營初拜君
實王佐將退之今江亭詩若謂太守亦快也須臾淨掃塵氛出仰見突兀
揮青空揮詩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康騰擲堆視駐駐念有衡山寺杜青詩
夜深啼鵲驚鴈知春近別衡陽杜青詩湘竹班班湘水春衡陽太守虎
符新唐杜青詩獨上雲梯三百級因得笑為山低七子于清深遠門墻
三楚外清虛地館五峯前石仙詩可獨衡山解識韓公詩我家衡山公清
而畏人知城否不出只點識如著龜宋張送王休赴衡州詩衡山公清
也五千里路望皆見七十二峯中最高處為衡山公清詩衡山公清詩
隨明月宿禪關夜深一陣打窗雨卧聽風雷在半山周詩始有諸葛翁
柯亭寄幽韻詩葛亮在臨蒸詩等可也此詩方詩云臨蒸且莫欺矣方為

報秋來鴈幾行。柳下尊前舊雨新。以寄之。上云臨蒸州縣名。後改爲衡州。孤棹遲遲。張有遠。汭湘數日。逗清輝。人生隨分。爲憂喜。迴鴈峯南。是北歸。呂溫自江華之衡陽途中絕句。乘夕棹歸舟。緣源路轉幽。月明看嶺樹。風靜聽溪流。伏元詩。片片石菰花。盡不如。此身三徑足。吾黨主人千騎東。方達唯望衡陽鴈。足書猿虎與奇手。衡州迴鴈峯前鴈。春迴盡却迴。元微之哭呂衡州詩。來水波紋細。湘江竹葉輕。同上。七十峯前收縣扉。湘雲湘樹滿郊圻。衡陽春暖鴈飛過。覽率雨昏龍戰稀。衡州秀色八百里。古今題盡難望高三楚。近影轉七州。寒北折。控壁畫南低。見斗寬路盡。祝融寺江傾覽率。海內詩。覽率一峯秀。林間見寶煙。爲行高。避縣山骨下連。江州曾觀工部集中載。亦沙湖。衡州道亦沙湖。詩云。杜子美。蘇麓山道林。二子詩云。脫脚插入赤沙湖。方輿勝覽中有古刺史杜育詩云。或丁阮巖廊扶願。持杜石獨坐。飛杖霜都邑。地卑饒霧雨。唐郭受寄杜子長詩云。云江湖天闊足風濤。湖南爲客動經春。杜育詩云。燕于衡。江南度新衡。陽太守虎符新。唐韓翃詩。湘竹斑斑水春云云。可獨衡山解識韓。蘇子瞻詩。四六疏涯龍蹕。分符鴈嶠。剛辰啓籟。星烟倉臺。湖石與區。地雄州望。蒸水建牙。衡陽名郡。贈言蒸水之邦。莫重荆衡之域。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四十八

載惟翼軫之區尚屈東方之騎 豈伊南服之州乃析長沙之地
符分漢室之魚開藩有椒 書寄衡陽之駕賀履敦積 詩迷昌黎閭里
賀使君之至句成杜老巖廊輟剡史之臨 揖衡嶽之五峯王須彈壓
分湖湘之十里有賴撫摩 開天柱紫蓋之雲民巖洞見 澄洞庭青
草之水地險彌堅皂蓋朱轡豈徬峯之久駐 黃扉青瑣即鳳闕之遙
跡肅擁州麾直可開衡山之雲氣 頻過書院又將詠沂水之春風
韓昌黎之叙衡山必多忠信魁奇之士 朱文公之記石鼓欲聞性命道
德之談

新城縣宋朱晦庵石鼓書院記 石鼓山據蒸湘之會江沅環帶最為一
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為至國初時賜勅額其後
乃復稍徙而東以為州學則書院之迹作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
年部使者潘侯疇德郎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
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
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像且舉國子監及
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遺脩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秉諸

使者蘇侯胡官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樂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顧記其實以詒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羣居講習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棄去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執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改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選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嘗欲列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侯而不忍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爲之記其本來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無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其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故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也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爲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

永樂大典卷六十六百四十八

克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矣又何侯於不言哉 張勳軒諸葛武侯祠堂記 自五霸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為貴而矜於未塗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以建基本卒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間聞百為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蔽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威敗利鈍則非臣之明所能逆觀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之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尊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為近國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無纖毫私意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以至讀其將沒上表之辭則知天下之物欲息

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也固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遠若徒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徒者所謂大丈夫非耶徒者沒其人追
思時節於道後主用廷臣之議三廟汚陽使傳中其教去今十有餘載
蜀漢間往往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衡州石鼓山舊亦有祠
按蜀志昭烈牧荆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兵臨蒸以督零陵桂陽長沙
三郡調賦以充軍實今衡陽是也然水出縣境徑石鼓山之左會于湘江
則其廟食于此固宜考昌黎韓愈及刺史蔣防詩碑祠之立有自矣宋
乾道戊子之歲湖南路提舉常平范君成泰始以圖志搜訪舊迹得廢宇
於榛莽中乃率提舉刑獄鄭君思恭知衡州趙君乃公遂徙于高明而一
新之移書俾試為記試惟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心亦不待記而明
然而仁賢者時履履之地山川草木光采猶在來而出之以詔來世使見
聞者瞭然知所敬仰師慕當道迷彼之際其為益蓋非淺也惟試不欲不
足以推本侯實中所存萬一是則愧且懼焉耳乾道五年二月左承務郎
蘇秘閣新權發遣撫州軍州主簿李賜紫金魚袋廣漢張氏記 元衡
州路進士題名記 進士之制本于成周題名則著於唐而後世因之衡

永樂癸亥年十月四日

九

舊有進士題名歲久不存其郡志所載尚可考也宋祥符間鄭向而下至
寶祐二百餘年衡陽由進士舉登第者六十有一皇元設科取士自迄祐
甲寅始進至元乙亥前後八科湖南貢士通得二百有四人衡州有劉
彭壽之父于備之于前護都之花等繼之于後凡五人而較之前代雖有
多寡之殊亦不可謂無人矣才難之嘆不其然乎今之進士選者必題其
名碑雍州縣學校亦然蓋所以寵異彰顯之也至元丁丑冬湖南無憲陝
郡姚公子徽按部至衡道謁宣聖入學引試諸生勉勵切至凡有關於石
鼓廢地而未備者悉加振舉以進士關於題名題命教授趙君應說學正
卜露特具石刻昭示後來風節以作士氣真可謂知所本矣得命記之
竊惟學校人材乃風化之所係要教緩繼此以待教養作新之不急日加
月益將見文風大振長材碩德之士濟濟踰踰接踵並進而絕此其推
與重望後之有志于學者益加焉時至元三年丁丑仲冬望日通議大夫
衡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濟南楊倅記 石鼓書院復修記 形而
上者道形而下者器道固超於器而器亦所以寓夫道天高地下萬物散
殊而由以上禮振於人心之天機而為損讓周旋之文品節制量不可以
無器器之所存道之所存也 宣聖主於蒼坤之末光舜以來之道統繫

焉動容是次必由此禮而其下學上達工夫素所聞習者乃祖豆之事則
夫大道君子器固在所用也欽惟 皇元尊崇夫子之道以淑後學專立
學官以司教養之職二丁朔望祭謁列其祀典犧牲醴醢必致其敬所至
憲相郡侯躬蒞其事其威禮也石鼓書院燕居在馬學者藏脩講貫何美
非夫子之道至於起瞻忽之思動仁智之慕重在二祭而寓教之器闢焉
不尤甚非稱夫昭德音而嚴祀事之禮大德初元廉使李公慶選脩因約
公略散公相繼分治來衡題屬加厲且以脩造將就緒祭器因依古制易
之以銅遂專委總府治中郭侯居仁督工鑄造敦頤學官率諸生輟廩餼
捐囊金以集事二載春中器成上丁歲祀侯職首獻致禮甚肅俎豆誠陳
蓋蓋既設尊爵已具其容充然其儀秩然職事者儼然在列則收心之油
然而生天中氣象猶親炙而面承之禮者敬而已矣夫子之禮夫子之道
也道不圓於器而道之用在器由器以達道則器亦不為無補也是冬十
二月略散公自邵永還望月偕書吏譚遇宋庭瑞王周仁帥府縣官屬殿
謁舍美華環視器物古雅甚嘉郭侯侯之勤願謂山長張祐記其績且以諭
于東祐謂公之致力於學校甚篤侯之嘉志於學校甚至抑謂者之志夫
子之道不徒學其用夫器入以用夫世聖訓專道崇儒養成人材亦時

永樂癸亥年十月四日

一

求以濟夫用天下大器也如用之請執是道以傳尚敬之哉 衡陽縣學
柳山蔣希耕敬論題名記 題名者記其實也衡陽為衡之剡縣故宋開
禧間唐侯倅建學士以恩例三舉不第者始授邑主學歸附初仍宋故至
元二十四年始改主學為教諭蓋舊其職而新其名也迄今七十餘年矣
余主任詢之故考前宋校官皆選無間焉僅得至元中陳鐸以下凡二十
四員其到任缺滿歲月歷歷可考是不可以不紀其實此題名之石不得
不鐫也或曰此石之刻將示勸戒之意否余曰不然刻其名者不泯其
名也著其年月者見其人不失其實也其有由是而升為達官者俾知夫
履歷權輿於此以榮之也若夫教養之興廢康求之盈縮或曠職而不居
或備員而苟且雖三尺童子莫之或欺况聖人昭昭在上乎餘不暇論後
之司教者宜不知微焉
衡山縣唐柳子厚南嶽雲臺寺記 乾元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于欲俾慈
仁怡愉洽于生人惟得國道允迪乃命五歲求服元德以儀于下惟茲歲
上于尚書其首曰雲臺大師法澄凡莊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
曰捨曰遠曰振曰振曰振曰振曰振曰振曰振曰振曰振曰振曰振曰振
范字弘大。有求受律者番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

為有求來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室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
碩老稱首受教整頓殿前疏疏從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
師冬不煖衣不食不嘗食每歲會其頌讀經傳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
率其侍從木筆去作佛塔廟泊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沃告門
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勤無不虛靜無不為生而
未始怠慢而永始性也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師之
教尊嚴有稱恭天子之詔惟大中以昔後學是效師之德簡峻淵默素惠
以真真焉而不積同矣而皆得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廣維與秘必通
以興祠宮巡遊從從師之族由疏而郭世德有矣從從于釋師之壽七十
有八惟終始同歸不置遺烈厥後蒸蒸維大教是廣維憲言是徵傳傳恢
拓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徽之不振終古其承之彭城劉廷俊三皇廟
學堂修記 國家通記三皇著載今典定俱且重郡邑格奉有嚴衡山自
元貞初張從聖領教事始建廟學垂五十年晚著尋祀至順壬申教諭周
仕昇請之有司度材鳩工新作南門殿堂廊廡完舊以固未訖功而代弗
克承後十有三載其嗣周仁壽職司官醫前教諭黃仕宏謂之曰廟學滋
廢不脩且棟宇承承之將謀載新以滿士弗弗且配位立像歲久幾仆繼

永樂齋卷之六

十一

志是承于之責也勉任之於是仁壽捐金新石臺四率寧鄉賢教許天麒
等像設自芒祝融風后力收之神多士翕從工力善集棟橈以度垣毀以
崇朽鏤以容城殿以整視舊實有加矣初三皇神位座欲折前衡郡賢官
劉廷詒峻以石臺今衡陽幕官欽察海遠夫園以木龕正配祀位適稱朔
望之載拜載興春秋之我將我享禮儀咸備生使肄習教有常規無負賢
之為有學也審矣而學之士友合辭論諸廷俊日禮侍人而後行事合乎
禮誠不可掩蓋亦大諸聖以勸來者廷俊謂君子於事有所當為亦為
之不厭則崇祀報本有已分之所不容已者乎惟三聖人繼天立極開物
成務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匪惟醫家之謂是崇報也非倫敘叙與生俱
生涵泳鼓舞帶力何有於我而神化宜民之妙見於生民日用之常千萬
世無教欲報之德尚何言哉然其祀事而屬之醫蓋曰欲安欲壽王者
順乎人情博施濟眾聖人猶以為病得斯民無札瘥大虞而益推廣夫好
生之仁則深有望夫醫者之體是意而用是心也諸君自今歲脩有其書
游息有所興拜降階心勿渝聖神孔昭對越在上其於國家法祀設
教之美意式克昭順無怠尚勗之哉 宋皇帝本命集福殿碑 大觀二
年三月十一日荆湖南路部使者席貢奏曰潭州衡山縣南嶽山嶽祠之

象北有衡嶽真君二觀而皇帝本命殿在真君之東地既狹隘殿亦質陋
非所以稱崇奉之意願諸所屬地增廣用迎殊祥以集福殿為額四月
十八日制可其請易觀為殿賜率牒為錢四百二萬詔臣等領其事臣等
手稽首言曰臣等謹遵恩賜待罪避方誤當付倚雖恭奉詔命然不識朝廷
制作規模之方敢用管見繪圖冒昧以上然後用日擇方卜向得地于兩
觀之中拆除舍屋凡一百四十餘間以為殿北入闕荆榛平眾坎取地以
正門經始二年之秋成三年之春凡二百日為殿一兩廡中外三門二左
右中亭三湖東西戶以通車從為往來之道鑿池引泉以備放生為聖壽
之祝自外至中門六百三十尺又自中門至殿門四百七十尺合為一千
一十丈深嚴壯麗煥耀山谷國門之隆雄冠天下而有司不與其謀百姓
不勞其力靡然而天成地就四方往來之人瞻仰誠至柱脊望拜以祝吾
君無疆之壽者不可數計於茲非至德動天安能使神人和格如是耶臣
謹按舊元辰殿始自乾興元年詔建時太歲壬戌今又八十有八年矣皇
上嗣登寶位以武功文德撫運通禮樂法度典章文物無不備具萬世
永賴皇天養命有闕必先何其或哉臣等謹言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老子則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固知

永樂齋卷之六

十二

有道者皆本清淨自然抱一無欲沖虛至極推以為治道則無為而民自
化也黃帝之華胥唐堯之姑射皆深泳其理以臻康泰者也皇上以高真
應運聖智天縱其生其諸跡散為靈化務脩其本昭事上帝而天下洞天
福地悉崇宮祠以有道者居之符水法錄為民祈禱兵銷農富光澤太平
視黃帝唐堯之事何足道哉南嶽鎮鎮夫方既新斯宇詔道士李景章主
之歲錫紫水敕以為龍潭俾日與其對揚以答神祝者豈小臣區區所可
知耶臣等學淺才疎獲專茲事殿成懼歲久不知始末敢碑其事昭示萬
世拜手稽首以獻銘曰至哉大道惟天法焉道復何則曰體自然穆穆天
子是則其德垂水無為不顯斯教其教伊何玄默之言沖而用之不敢為
先乃聖乃神萬物斯觀莫不來王以正而取有兵既銷有年屢豐功或
居其用莫窮矣奕奕新宮經始勿亟不日成之神祇格既右饗之族恆可
閑赫赫千柱鎮嶽南山雄此南山天長地久何以象之天子為壽於萬斯
年降福穰穰寄此刻文以詔萬方 元加封南嶽碑文 上天眷命皇帝
聖旨朕惟名山大川國之秩祀今嶽清四海皆在封宇之內民物阜康時
維神休而封號未如無以昭答靈昭可加封南嶽為司天大化昭聖帝以
稱朕敬恭神明之意主者施行 元明善教賜南嶽昭聖萬壽宮碑 五

藏有祠舊矣。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覽與地提封既志入職方謂五
嶽五鎮四清四海能興雲雨濟人利物而福歸國家也。每歲孟春躬親有
樸重使先以金幣賜主祠下守土大吏恭致牲醴備三獻禮竣事還奏著
為恒典。列聖遵之有加。衡山視東西北中四嶽為最遠而其神次貴亞岱
宗。分直於嶺南丙子壽星所躔。天子重之。藏神廟在赤帝峯下。其制一擬天
子之宮。宋末為盜所毀。至元二十年詔行中書省考舊鼎建。越若干年大
殿成。二十八年上若曰。極四裔以為家中天地而居。海外之國重數譯來
庭風雨寒暑既時以平。歲仍登收。民族國豐臻于大和。亦惟神相弗崇嘉
格。曷答神休。乃加藏清海神號。而南嶽曰。司天大化昭聖帝。玄教太宗師。
今特進上卿太真。人知集賢院事張公留孫介達。臣養阿至。廟以告。今玄
教嗣師葉文弘道玄德真。人吳公金節實輔其師。在行上卿曰。南嶽之大
祀。有司奉詔不虞不一。于新將弗稱聖天子恭敬之意。而廟事實吾所領
吾題焉。中訪提點劉景中。辭以老憊不任事。聞制以玄德代景中。元
貞二年言于朝。曰。廟之大殿及鎮南門。遙遙如舊。餘多未備。且四嶽皆有
別館。以居道士。以嚴祠事。而南嶽舊獨無有。甚者上錫香幣。主未為神無
所於真。使者必齋以行事。而無所於齋。請實上果錫白金。及歲入錢。未集

永樂大典卷之六

三

館廟之東偏。併夫廟之未備者。數省臣亟如所請。別下詔。併御賜提點所
印章。是歲玄德介給事中賈訥來藏歲祀。因相基繪圖。以其役屬路判李
道真及所屬官吏各祔乃事。越太德七年告成。外為都宮。內為樞星之門。
門內有池。池有橋。橋北為大門。五間。大門左右各橫廡三間。大門內為重
屋。曰集禧殿。集禧北為大重屋。曰家陽殿。兩殿皆五間。殿之東曰東廡。五
間。西曰西廡。間如東。殿北為堂。二前曰光祿。後曰開雲。合十間。光祿堂
有翼室。光祿之東西廡二。開雲之東西廡各一。兼建廟之殿殿及
嘉應。日華。月華。三門。又建樞星門。建亭大殿前曰拜亭。建亭鎮南門外曰
首奉亭。宮殿皆如前所圖矣。玄德請錫宮名。敕曰。昭聖萬壽之宮。命上卿
玄德世繼以領。八年玄德至官中。設金籙。醮慶成。既還。奏曰。身從嚴躡
遙領官廟。恐致怠者。獲庚寅明有。上旨。賴以弟子道士李奕芳。代臣奕
芳。備潔恭。可以事神。長人制授奕芳。明達。冲妙弘道。法師提點南嶽。胎
聖萬壽宮。壽寧觀。仍以道真副之。皇慶元年玄德奏奕芳道真。陳大同道
行益著。於官廟有守。初勞。制奕芳領官廟。事隆道真。提點大同。提舉云。衡
之人士。咸願勒石。紀始。使宿儒吳奔載其事。為書。走玄德。玄德屬筆於州
善。欽惟世祖弘神聖之資。隨漢唐而下。居。況況皇武。載定大業。無文不彰。

無典不舉。耻一不及明王。而又小心寅畏。威秩百神。歸福元元。重夫藏祠。
安諸有道之士。而上卿玄德。克奉聖心。益廣所致。用協休靈。其隆福鴻烈。
出子三朝。惟億萬年。式克同乎今日。敢陳善頌。用美成功。盛德其昌。曰。惟
我大君。冠天履地。風霆敷。日月暝。春秋生。秋陰陽。開四海。池環五
嶽。鮮峙。擇其淫邪。逐其毒。冷。冲氣大和。育茲萬類。帝曰。眇予天子之元。麗
于天者。親天理焉。附于地者。察猶地焉。維嶽峻極。厚山之宗。予百祀主其
秩。視公。衡南嶽。廟。是崇。上拂朱鳥。滿霍。吳同。龐乎。厚。縕。滂乎。遠。旋。開
閭。變化。莫窺。其際。水維。而。風。維。火。孩。土。化。則。露。石。化。則。雷。蘇。爾。焦。枯。滅
爾。兇。災。鼓。其。潛。蟄。振。其。萌。黃。維。昔。明。王。五。月。至。止。考。判。觀。風。因。以。吉。祀。天
啓。皇。國。幅。員。四。極。未。還。時。巡。明。祀。恭。則。椒。桂。芬。芬。桂。脂。醴。醴。神。其。頤。享。福
我。人。民。帝。曰。貴。神。孰。深。尸。之。玄。德。真。人。決。領。其。祠。玄。德。欲。承。其。祠。于。衡。神。既
以。字。錫。殿。純。明。別。館。斯。營。麻。我。情。清。玄。德。有。師。師。曰。上。卿。上。卿。上。卿。上。卿。錫
嘉。名。如。嶽。高。大。如。地。剛。方。於。昭。聖。皇。萬。壽。無。疆。川。流。山。峙。伊。神。之。形。雲。行
雨。施。伊。神。之。靈。赫。赫。冥。冥。敢。忘。于。神。萬。古。不。磨。貞。石。有。銘。楊。宗。瑞。衡。山
縣。進。士。題。名。記。仁。宗。皇。帝。勵。精。求。治。深。惟。治。道。無。過。用。賢。選。賢。之。道。無
過。鄉。舉。聖。選。上。考。祖。宗。屢。議。興。舉。未。及。竟。行。之。意。誕。告。天。下。見。之。施。行。為

永樂大典卷之六

十四

一代之今典。於是薄海內外。經明行脩之士。與鄉薦者。咸以貢。舉。貢。于京
師。會。試。以。拔。其。尤。廷。對。以。第。高。下。而。官。之。焉。五。嶽。在。宇。內。衡。為。最。遠。在。趙
宋。時。趙。忠。肅。以。春秋。登。第。為。第。名。臣。其。子。忠。清。繼。登。右。揆。自。時。厥。後。無。復
以。科。第。顯。者。南。北。既。一。天。運。更。新。與。計。皆。者。恒。不。乏。人。其。光。祿。之。英。華。發
於。大。而。得。之。賦。東。嶽。抑。自。唐。以。來。若。李。若。韋。勵。志。清。書。遠。風。未。泯。抑。亦
胡。氏。昆。李。米。張。師。友。諸。明。沐。泗。潞。洛。之。學。於。此。地。定。生。人。之。大。紀。發。經。籍
之。微。緒。有。以。致。之。焉。不。然。文。質。彬。彬。筆。出。皆。自。衡。山。而。他。亦。無。聞。焉。湖。廣
所。隸。郡。邑。數。百。八。科。之。中。魁。鄉。薦。者。三。或。我。至。元。丁。丑。春。部。使。者。陝。郡。姚
統。子。徵。戾。止。邑。序。詢。訪。客。噫。將。動。堅。珉。以。示。激。勸。命。邑。長。注。哥。進。義。以。其
事。來。屬。宗。瑞。書。之。宗。瑞。向。也。職。教。茲。山。泰。與。延。祐。乙。卯。進。士。第。且。嘗。承。之
史。官。用。是。不。敢。固。辭。大。書。姓。名。以。垂。不。朽。俾。後。之。學。者。期。踵。前。修。攷。攷。不
怠。焉。學。力。行。登。名。大。府。繼。茲。以。往。當。不。一。責。是。謂。不。言。之。教。勉。焉。之。要。也
率。先。於。此。將。天。下。是。勵。豈。惟。一。邑。而。已。哉。
元。一。親。志。為。碑。世。傳。在。衡。山。縣。雲。密。案。徐。靈。期。曰。為。治。水。碑。皆。科。斗。文
宗。昔。撫。者。曾。見。之。自。後。無。有。過。者。劉。贊。詩。云。壇。峙。麻。姑。石。溪。忘。夏。禹。碑。物
神。人。所。貴。世。事。速。誰。知。王。象。之。紀。勝。自。云。在。雙。門。見。帳。幹。揚。齊。賢。云。嘉。定

初蜀士因無夫引至其處以紙筆自隨其碑凡七十二字往往皆不可
曉而以奉本刻之觀中後蜀士既去明詠恐為好事所求遂併其碑本而
仆之又刻為錫詩云嘗聞魏駘上有所為錫古石琅玕姿極文矯虎形
聖功莫速服神仙擁休積二說不同今兩存之 柳子厚跋若碑 在衡
山縣獨陀寺內不劉贊遊後洞詩云寺久荒寂無足往念有子厚
獨陀碑獨題一里將巖腹剝粉敗亦連門額事亭故碑亡舊主復以老屋
跡且勢常嗟古人不可見尚書誌存於斯世言書字出心畫體制類彼
人所為子厚少年頗踈雋字合韻逸往不羈胡為氣質反端厚至今觀者
多有疑或云彼以窠逐久志氣軟熟非前時或云高才尚薄世故獨立法
無所師吾嗟世俗日無理好惡不正論苦思臆決萬事豈獨此此書何媿
人不知碑陰三百四十字跡瘦勁麗何精奇九十二人姓名陳續寶曆
元年題云此子厚二碑者元和五年刊厥辭至是二月始建立都其事者
楊典倪慶家錄碑世未見自我訪尋初嘗之

安仁縣宋重建儒學記 立學以設教自慶曆間偏于天下然郡為之易
邑為之難蓋守之治十里也碑儒有專職議康有攸司冠履雲從簡編日
習故施教也易成若令一邑則來僚之責獨任于身始為室廬必為之經

營始以欣應必躬為之出內以義理必親為之謂說青衿易於於達而
難為糾合故為今者必品能疏通精粗兼備而有文以行之者之安仁在
衡為邑風俗簡朴人士質實然密通儒居時有強梗以病吾教者嘉定已
已歲邑為寇所殘未再葺而王君至干戈甫息學校久廢君乃喟然曰義
理不講禍常遂隆此亂之所由作也勸學明倫尊君親上此教人之所當
先也是為可一日緩我顧視舊學介於道宮神祠之門假及廊廡共為出
入狹隘不足改焉邑治之東有舊倉址山色環秀高明寬廣遂徙其馬外
設櫺星中陳戟戶殿宇中峙講堂後建翼以兩廡渠渠沈沈其數有可
掌有佳惟齊舍未全而君以為者及格法當通籍上印而去士甚惜之若
乃嗣而成之則有待於後之君子矣已成者必惠而未備者增壯俾士
得優游飽食涵泳斯道以孝弟忠信為本以禮義廉恥為維平居有安分
循禮之風臨難奮義守死之節則學校之設不為虛器矣君以圖來謁
記因直述其本末而使歸刻之不惟紀其績之難易抑示邑士使知所嚮
耳嘉定六年歲在癸酉十一月丁卯朔日南至朝散大夫權發遣前南路
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樂章記
永陽縣三國 太中大夫九真府君神道碑 府君諱胡字義光桂陽夫

陽人陳章府君之曾孫公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出自朝項蓋為宰
賜姓龐氏至于庶子封於泰谷因而氏焉君以永洪源之清流秉奕世之
高素履道思順德行純備三歲喪母年十歲亡父獨與弟居永奉繼親和顏
悅色孝友溫恭曾聞之操君其蹈焉弱冠仕郡歷右職守陽安長叔開宣
流遂升王府除郎中尚書今史郎中正遷長沙瀏陽令播渥惠以育物
仁惠以布化蒞政未幾徵拜立中都尉尚書郎清容振機名冠眾僚連部
廣州督軍校尉正身率下不畏強禦流清湯濁萬里肅齊功成辭還拜五
官郎中遷大中正平衡清格彝倫攸欽于時文州竊邑叛國成車屢駕干
戈未幾帝恩得入訓導司無以言位部南州氣惠素著遠九真太守君
秉明德所立垂勳宜延遐紀光贊皇家如何不永春秋五十有四於風凰
元年四月一日乙未夜疾而薨嗚呼哀哉凡百君子莫不嗟痛乃立碑作
明以顯行績其詞曰 於縣府君 秉性玄通 積行閭閻 九族睦雍
羽儀上京 德與雲騰 入蹈丹墀 夙夜靖恭 出撫黎民 風移俗興
名垂約度 勳著往蹤 當永黃耆 莫忘帝庸 昊天不弔 哲人其終
濟濟縉紳 靡瞻靡崇 勒茲玄石 永光無窮 永重脩杜工部祠堂記
唐三百年詩人輩出而李杜為之冠然不幸當天寶之季顧不早鳴國家

之盛而遭逢世亂使窮餓其為流離困苦生不安席死無定所何若斯之
甚舊序謂先生死葬未幾或謂不然實死於岳陽二說互相抵牾世傳
太白溺死葬於岳陽冰岸病卒於當塗枕上授簡或謂鎮側青山
亦有冢是數說亦相反學者至今疑焉始余官柳以淳熙庚戌領常平使
檄之長沙十月二日道永陽始得謁先生祠下孫墳在祠後余酌而拜焉
祠堂有漢二谷碑湮沒摩挲不忍去時有韻語欲書碑末果既十八年矣
今永陽邑大夫嚴陵黃君若谷報政未幾重建祠宇而一新之此舊如壯以
書求求記兼謂余當詳討之以解後世之感余謂之曰先生英靈忠義之
氣在天而不在地文章光焰之氣在萬世而不在一方而或者刻舟求劍
欲取證於朽骨則過矣邑有墓墓有祠永陽所同而重也矣惟馬且古人
之跡最易以偽罔母之墓在處有之而澄臺子羽之墓亦不止一處彼賢
而可立教者雖沒人尚食而愛之以重其地豈獨少陵祠耶余讀杜詩自
避賊至鳳翔自秦州入同谷蓋室徒步草行野宿當是時不死於冰鐵不
死於虎狼幸矣豈知有死所哉今孫墳境然過者起敬前得葬今葬之山
水佳絕處復得諸賢為立祠宇今人得黃君再葺而新之非少陵幸耶非
今君之賢知所先後以政事餘力亦孰能及此耶故因祠宇之新竊記之

以為如此嘉定元年十二月十五日承議郎致仕清江徐得之記
賢書杜工部祠堂 余嘗聞工部死葬於未陽縣乃衡之屬邑也圖經
云工部墓在縣北郭內二里後晉開運中縣令黃庭翰重與祠宇會柳令
楊演赴傳送經是邑乃述版記云唐天寶十五載祿山叛幽薊兵內向
華華西幸百官奔散懷忠赴難者岢嶇尋駕危負登者稽顙賊庭及肅
宗受禪尊玄宗為太上皇復神州清華下嚴武仗節西蜀威振二川百官
罷于奔命者依輔之相臣房琯翰林李自王部杜甫與焉工部字子美當
開元天寶中名動天下妍詞奇句合于雅頌播在國風洎肅宗中興備倭
詔命工部因忤蜀帥而遭湘楚時未陽尹肅公梓舟迎甫以白酒牛炙饋
無闕焉以酒沈寔而終噫三賢出焉俱有高名房相為中興名臣陶甄品
彙翰林族定采石屹立豐碑工部寓葬未陽顯存遺跡故詩人卷軸中未
有不留題以追思蓋高翰林格調工部風雅猶仲丘之日月也圖經云黃
令再興祠宇而悲為墓并無從前邑令杜公惟一好事者也又復新之而
邑里之民止好淫祀而不能改其于工部之祠會張負外又超與杜父及
題詩刊于版且敘工部之行誌于墓祠以勸民奉祀云 蔡倫廟碑
嘗聞神之載祀典者所當修崇郡之有名勝者所宜表異城南李氏祖業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

七

有池一泓葉主推官李叔源承德請首蔡倫於地遺造紙漢時封侯不知
何代於池畔立祠置像在內因名蔡倫池後為洪水漂蕩其像移於他廟
故址尚存于間而考之傳誌自古書契並以竹簡縑帛書之縑貴而簡重
不便於用後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初意以樹膚麻頭弊布魚網之屬造
紙以代竹簡縑帛於世便益封侯事侯至今十有餘年竊思侯之能功垂
萬世遂捐斗升之俸并糾郡之好義者協力命工度其故地為祠一座仍
復設像于中祠傍置屋募民居之以奉祠事於故山二都地名北冲口初
置田壹拾畝并廣濟倉後丁親裁桑樹一百四十株俱付其祠以充給饌
祠成勒石其下以記重興之本未并助貲之士列于左方後至元四年歲
次戊寅九月吉日奉訓大夫未陽州知州兼勸農事洛陽陳宗義立與地
記勝碑記因無碑記門而碑記散見諸處年月無考神高碑韓文均悽
山詩云岫嶽山天神為碑字青石亦形華奇神斗拳身直葉披驚風雨
竿虎踞爭巖連松是美唐文學儒林碑有大唐文學儒林碑銓德觀碑
上有開元二十年衡州司馬趙明真元次山茅閣記在子城西永泰二年
記元次山寒泉銘在平陽江口東巖記在合江平水止觀五年制文年文
八記西縣記在合江平水止觀五年制文年文

上載東漢未陽人本明為九具太守明既為未陽人則碑設在未陽縣又
有周府君碑吳九具谷府君碑集古錄云未陽碑不著書撰人名氏碑以鳳
凰元年立而未陽臨海谷侯碑集古錄云未陽碑不著書撰人名氏碑無名
字年月不知其何時所立也在未陽

雜記

衡州府圖經志梁太紀天監六年分湘廣二州置衡州蕭昌傳云天監九
年分湘州置衡州以昌為特節督廣州之綏遠湘州之始安諸軍事信武
將軍衡州刺史又侯安都傳安都始興人梁元帝欲迎其母清遠國太夫
人還都母故求傳鄉里仍詔改桂陽之汝城縣為盧陽郡分衡州之始興
安遠二郡合三郡為東衡州以安都從弟瑞為刺史陳大建十四年紀云
分衡州始興郡為東衡州以本衡州為西衡州大建古今衡州之名凡五
處蕭梁嘗以南海郡之含涯縣為衡州陳大建所謂西衡州者即今英州
含光縣是也梁又分始興安遠為東衡州即今韶州是也貴州在北齊時
置陽郡在後周時皆置衡州今之衡州乃吳時湘東郡今之衡山乃吳
時衡陽郡凡江左諸王封衡陽者皆非今之衡陽而封湘東王如梁元帝
蕭綏為是此地爾自吳入晉以及江左至隋平陳始置湘東衡陽二郡置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

十八

衡州今之州治是也州之社壇在城南其地至今號湘東田又蒸陽縣故
址在今城西南五十里郭德存然梁陳所置衡州兼督數郡故陸納以
長沙叛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涿口道貴走零陵涿口按水經即澧水
入湘處澧水今醴陵水零陵今永州也是其地蓋界於湘領間可知梁陳
二史所紀年月不同其分相置衡州或云天監六年或云天監九年其
分東西衡州或云天監元年或云天監十四年或云天監元年時與今郡地
不相涉故不詳考舊唐書地理志云上元元年以江陵府置南都已割
岳澤衡州連道邵岳八州增置萬人軍舊史呂諲傳止載七州無岳州新
史方鎮表云上元二年荆南節度使增領岳澤衡連岳岳州連九州新
史呂諲傳云以湖南之岳澤衡連岳連岳連岳連岳連岳連岳連岳連岳
州按荆南方鎮表廣德二年以衡澤永邵道隸湖南觀察使既當從新史
表為正唐志初分十道五曰山南道江陵隸焉八曰江南道衡州隸焉
其後山南江南各分東西道江陵隸山南道衡州隸江南道舊史志
至德二年江陵尹衡伯玉以湖南開遠請於衡州置防禦使改屬江南西
道則是至德以前嘗屬衡州矣後新史表至德二載置衡州防禦使領衡
潭八州上元二年荆南節度使增領衡潭九州舊史志二年置湖南都團練使

提觀察使治衡州皆不言所屬舊史志人云自至德後中原多故襄陽有
姓兩京永冠蓋投江湘故荆南并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節度使上元元
年置江陵尹入衡伯王傳爾宗即係自安西歸長安初為神策軍兵馬使
上元二年擊破史朝義于陝廣德元年乘輿幸決以伯玉有幹畧乃拜江
陵尹據此則江陵置尹在上元初伯玉除尹在廣德初不應云至德二年
也伯玉所請必是廣德二年置湖南團練守提觀察時事蓋衡州舊屬江
南西道上元元年始隸荆南屬山南西道故伯玉以湖南團練請改屬江
西舊史志誤以廣德為至德守提觀察為防禦耳兼至德當言二載不當
言二年也臨蒸見蜀志諸葛亮傳注云亮時住臨蒸建安十二年也晉
志湘東郡統縣始有臨蒸宋齊以後皆同舊唐書地理志衡陽縣注云漢
湘陽縣屬長沙國吳分湘陽立臨蒸縣吳末分長沙東界立湘東郡據蜀
志則蜀時已有臨蒸之名唐志云吳分湘陽立臨蒸縣唐志又云吳立
湘東郡不言所治以郡道元水經注考之蓋湘東郡初治郡後徙治臨蒸
也新平新寧晉志湘東郡有此二縣宋志云晉孝武太元二十年省新
平南齊及隋志皆止有新寧舊唐志云吳分未陽立新寧縣大中祥符舊
經云本未陽縣地吳於今縣東南一百里置新平縣宋元徽中移縣於
宜江仍改為新寧縣據晉志已有新平新寧兩縣宋志又云省新寧然不
言省入某縣祥符舊經乃云吳置新平宋移於宜江改為新寧非是當是
吳置立兩縣晉因之其後省新平併入新寧縣新城縣隋志云平陳省
入衡山郡衡山縣新唐志云武德七年省入衡陽大中祥符舊經亦云唐
武德七年廢舊考隋地理志衡山郡平陳置衡州統縣有衡山注云舊
置湘東郡平陳郡廢併省臨蒸新城重安三縣入馬又長沙郡統縣亦有
衡山注云舊置衡陽郡平陳廢併衡山湘鄉湘東三縣入馬據隋志則衡
山郡之衡山縣乃今之衡陽縣也長沙郡之衡山縣按宋志吳時初立曰
衡陽晉惠帝始更名衡山乃今之衡山縣也今之衡陽隋志曰衡山不言
改為衡陽舊唐志乃云隋置湘東郡為衡州改臨蒸為衡陽武德四年復
為臨蒸開元二十年復為衡陽而新志云衡陽本臨蒸武德四年置開元
二十年更名較二志舊史頗詳然謂隋改臨蒸為衡陽與隋志不合當是
隋改臨蒸止曰衡山至唐初復曰臨蒸開元乃曰衡陽耳又隋志長沙郡
衡山縣注云併湘東云云三縣入馬湘東舊非縣名按通典衡山本漢湘
南縣疑誤以南為東也

拾遺

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微側微威反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
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斬側威威母云長沙今吳沙衡陽郡
衡陽建武中遷桂陽太守未陽縣產鐵石它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治
鑄遂招來亡命多致盜賊乃上起鐵官罷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
許荆和帝時遣桂陽太守嘗行春到未陽縣人有持均者兄弟爭財互相
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陳狀乞
許廷尉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陳狀乞
遂供養者十有餘人建安二十年孫權拜呂岱為昭信中郎將督孫茂
等十將從弟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水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
岱岱攻降三郡權留岱鎮長沙右見曰岱公傳漢蔡倫傳云自古書契多
編以竹簡其用絲帛者謂之紙練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
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蔡上之莫不從用天下咸稱蔡侯紙湘州記
曰未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曰云是倫春紙日也蜀志
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調其賦稅以充軍實零陵
先賢傳云亮時任臨蒸吳呂蒙子子明孫權命蒙西取長沙零陵三郡蒙
既定長沙雷之零陵過湘載南陽鄭玄之今訪零陵守郡皆竟降之顧憲
之吳郡人凱之孫仕齊為衡陽內史出公孫弄夜死者雖累經軍郡資無
僦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世說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
共語客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注云楚熊姓之後裔土羅國逐氏族焉
晉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守衡陽數年遇巨亮之難繪之見殺殷
撫其尸哭曰汝父昔歷陳重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已數年為物不得動
遂及於難夫復何言見在說元興中衡陽有難難化為雄八十月而冠
髮及豆玄臂盜至敗凡八旬梁張縉字伯緒仕梁為湘州刺史至州務
公平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吳猛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
化隋經籍志云晉衡陽內史曹煥集三卷晉湘東太守庾肅之集十卷
鍾一老唐崔俊字德長建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鄰
部災荒不恤也俊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聞雖以重困民則其禁自
是而寬矣通鑑物益饒劉晏道元載書曰驅馬決郊見三門渠津遺迹
到河陰望洛見宇文位置渠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
事錦像河廟凜然如主涉榮郊浚澤遙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
津衛桂楊必多積穀開輔汲汲只緣兵糧漕引蒲湘洞庭萬里共日海流
掛帛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三軍之衆待此而強天子無側席之

歷都人見之舟之姓 天寶中董奉先修九華丹法久於衡陽棲牛陵後
洞杜甫憶昔行云更憶衡陽董煉師南遊早鼓清和柁呂望拜則州長史
初長史張惟一以衡州望重陳希昂為司馬督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
年遂金與相持希昂率兵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兵屬之自是政
一出希昂後入朝遷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渾瑊瑊中夜之內外震服 唐
中和中周鼎為吉州刺史惟一以排建威將討之排夢入一城中白馬踐
腹上有人呼曰史君日者曰公將有行利在湖南不失為專城白西方色
也今馬公霸湖外在廬陵西當復作牧守爾即歸湖南馬殿甚喜奏授衡
州刺史九月乙亥乾德四年八月壬子衡州言火焚公廨倉庫及民廬舍僅
千間 乾德五年冬冬餘湖南管内四十餘縣 雍熙四年五月十九
日 南嶽顯災 詔中使重丁五修之 元豐四年部使火災始於衡
史延以壯市肆倉庫居天部之皆既 元豐四年四月三日詔
衡州運司衡道等處 衡州運司衡道等處 衡州運司衡道等處
元去年秋稅及今年夏稅及左村一年 四月上謂輔臣曰前發兵捕衡
道永州衡道如開誤殺山下居民其令每口給絹五匹 慶曆六年史
閣門使恩州刺史高崇正生知祁州不應招討司命責衡州司馬 元

永樂大典卷六十四

二十一

符二年四月察訪董必體究朝散郎湖南提刑梁美不覺察昌化軍使張
中修倫江縣以別駕蘇軾居之降朝奉郎是月司諫陳次升言必發衡州
出報常平米就潭州與獄致死三人罷新除工部員外郎 太平興國三
年十月衡州言茶陵縣民谷承銳於靖王寺前得塊土色丹刻之復古玉
印來獻 元符二年四月衡州生芝草一振計一十六葉內一十五葉紫
色一葉黃金色 紹聖三年正月詔衡州衡永祁知州并監司屬官並吏
部注擬實錄中書備對衡州永道審官東院差知州人 景祐三年章得
象上兩定王公國名封國在小國之數仁宗初詔定公田諸路多誤以戶
地官因給官吏王罕為湖南提刑諭所部以法不當給聽自舉覺既而廣
南坐收戶絕田以贖廢者七十餘人知審刑院張揆見湖南官吏首狀乞
日遇罕曰公德及人多矣 歐陽修言湖南蠻賊漸熾楊政銳於計擊不
肯招降蓋以蠻所在休山在衡永道接四面皆可出寇官兵守於東則彼
出於西官軍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太多分兵而邀則兵
寡易敗今正望已為郭和尚黃捉鬼所誘黃郭初起之時捕賊官吏急於
討擊遂使捉黃郭平人遂致莫從擒皇以此言之則本無為盜之心固
有可招之理初郭郭招黃捉鬼之時失於慈信致彼為逆尋捕獲致死今

郭和尚等若指前事為戒計其必未肯降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惟思
招之可使聽命郭和尚大則布一班行次不過數侍若違延後時欽使倡
機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
自信又言楊政近殺得七八十人首級挂賊之鋒竊恐上下之心急於
賊聞此小捷便謂兵勝不能鎮靜亦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日不
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日謂其可殺更不肯招今若因政小勝示以恩威正
是天與招服之時機不可失其實典宜小違為庶合事體 余靖言湖南
以庫盜故去山二十里禁民不得耕種此乃驅民為盜耳既焚其廬舍
劫掠其資又禁其耕種欲不為盜不可得也又言湖南初錢緡購望首
軍人利厚賞遂人即殺至有頭掛標識以免官軍之害由是標識者賊
之無標識者官軍殺之楊政但欲靜盜賊徒若能盡賊但恐百姓亦盡賊
勢已窮欲降久矣政宜使與差遣 淳化二年少府監雷有終貢授衡
州團練副使德懷子乙咸平六年四月詔民祠嶽者自今無得造輿輦黃
纓繖萬鞍帕及糾聚社米穀兵運者論如法 元祐中韓贄為御史判湖
災以贊持節安撫湖南自馬氏時計丁輸米雖身死田盡不得免又賦竹
索船木及貢茶之直數十萬民以為病贄悉條奏罷之 元祐五年正月

永樂大典卷六十四

二十一

戶部言江湖鹽未有住外州縣投鹽管押法乞衡州茶陵安仁縣往潭州
衡山縣販運並依鹽令那官押管交割出賣從之 乾興元年十一月司
判吏部南曹丁度言諸州軍戶口頗多各置錄事參軍詔派內錄與南曹
同定奪以聞其到自來不置錄事參軍萬戶以上州瀧資洋通永柳道衡
潮循十州已依所請添置替見任司戶司法內兼錄事參軍一員滿
詔可 熙寧三年十二月詔全道柳潭衡邵永州桂陽監有溪洞蠻徭處
縣主簿尉及逐州監銀銅鉛錫坑冶官今轉運司依川廣路法就左 元
祐元年福建路轉運副使賈青坐違法督責州縣廣認鹽數令鋪戶均買
請添監衡州在城鹽酒稅 漢桂陽周府君碑陰故曲紅兵零陵重安區
祉子景賢 來陽 宇漢感歐陽脩集古錄載謝仙火慶曆中衡山女子
號何仙姑者絕粒輕身人皆以為仙有以此子問之者縣曰謝仙甫部中
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說者道藏云
實有謝仙名宇主行火而餘說則無之中由是益以仙姑為真仙近見衡
州奏云仙姑死矣都無神異客自衡來者云仙姑晚年羸瘦面皮黧黑第
一衰媼也 至道二年知州事錢熙塔石鼓書院基止與學究李士貞
見文集 通鑑長編宣和五年夏倪海以鼓唱撰造監潭州茶陵縣造船

場茶陵紫之潭州當考 元祐六年五月丙寅給事中朱光庭言衡州上
王五等劫盜案有情理可矜憫之言乞令刑部大理寺今後斷案若情理
可憫奏上不得却入疑似之言從之 韋倫唐天寶末賊衡州司戶初倫
為屯田員外郎兼衡州刺史時內官禁軍相次到蜀所在侵暴倫清徐年身
以化之竟遭毀賊 李迪乾興元年二月賊衡州團練副使不念書本州
公事初 真宗不豫欲令皇太子總軍國事丁謂獨異議曰即上躬疾已
事難處也迪曰太子出則無軍入則監國非古制耶力爭不已於是皇太子
止於資善堂聽事皆聽 旨謂寢禮雖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曰道
起布衣十年至宰相但知事主安能徇權臣耶容若因面疏謂姦狀願與
俱罷既而與謂歸班尋知鄆州謂俄上殿隨中使口詔入中書復為宰相
真宗崩迪乃貶是年十二月為秘書監知鄆州劉摯熙寧四年謫監衡州
鹽倉初摯除監察御史果行未及對即言衡州官吏所犯止於不依限散
青苗錢其罪可以一言定有司未測朝廷風旨張皇事勢又論助役十害
會中丞楊繪亦論新法章下司農司農初公與繪險隙中懷向背有言分
辨摯奏曰臣有言責求士民之說告于陛下臣之職也亦有司敢奏遂令分
辨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兩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為所背者利所向者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八

二十三

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及司農所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奏入不報
明日復上疏極論時政遂罷御史落館職貶衡州 劉攽元豐六年青增
監衡州鹽倉初攽為京東轉運使知亳州後轉運使吳居厚言本路元
豐三年秋率至今年上半年酒稅課比元豐二年官任內祖額增百七
十九萬餘緡其前官任內二年酒稅比祖額二十一萬緡居厚權天章
閣待制欲坐廢地奪兩官落校理謫衡州 孫洵字元規會稽人嘗知衡
山縣洵上書言時事以切直責監衡州酒稅呂陶字元鈞眉州人 哲宗
即傳除殿中侍御史論罷蔡確韓琦章子厚坐元祐黨籍謫衡州居住並
事劉安世字器之號元城先生 哲宗朝為右正言嘗論蔡確章子厚
等妄要定策功責美梅安孟後移衡州 淳熙七年謚忠定見言行錄胡
銓字邦衡吉州人 紹興七年除樞密院編修官上書力排羣議責新州
又移吉陽軍斥海外二十年 紹興三十一年量移衡州吉陽軍行字
希夷衡陽人少好學能屬文周行達時尚門陰以家寒素不得調居衡
教授自給張文表據潭州為觀察判官文表敗遁去希夷為舊黨野只
三十卷詣闕進之 太宗授將作監丞元祐中希夷進王政山來入少
從韓世忠軍以勇稱任衡州郴州四州都巡檢使 乾道元年希夷卒金

犯道州賊軍遠縣政力戰破賊既而賊來復至政以失援敗被執為賊以
死喪運部使者鄭丙首即其居哭之甚哀聞者感動封司以事聞 詔贈
廣州觀察使官其屬五人賜卹曰褒忠 黃端卿字以瞻若之子知茶陵
縣淳祐間郡寇竊發使及邑境端卿閉門迎敵竟死于賊 朝廷嘉之特
贈三官澤及子仍為立廟奉 初賜額忠顯 新唐書紀元化二年五月
馬殷陷邵衡永三州刺史符勣楊師達唐吳元之按新書對處訥傳先是
取漢人周岳悉眾赴衡州逆刺史徐頤詔授衡州刺史時鎮岳如岳頤
哀願竊率兵納之岳誘戰項大敗岳以輕兵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使
州刺史鄧處訥攻岳斬之自稱留後會劉建本馬殷兵至處訥遣鄧州
將符勣捕賊殺勣勣曰劉公勇知絕人不如下之富貴可得勣謂然既執
處訥許勣資未及行勣怒取鄧州建本死殷代為節度處訥斬之是時道
州蠻酋蔡結何度衡人楊師達各據州叛衡人陳彥謙自稱都統零陵人
唐行吳秉勣盜永州殷遣將李瓊攻殺行吳瓊出未陽常寧攻郴州斬
彥謙又劉建本傳建本死將史推殷為留後殷厚結朱全忠請于朝乃拜
湖南節度使於是收邵衡永道郴連六州又按通鑑元化二年春以潭州
史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内七州賊帥楊師達據衡州唐世宗承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八

二十四

州蔡結據道州陳彥謙據衡州曹景仁據連州殷所得惟潭邵二州夏五
月湖南將姚彥章言於殷請取衡永連道郴五州仍薦李瓊為將行兵攻
衡州新楊師達云云以新書列傳及通鑑考之則馬殷雖本蔡賊餘黨然
已授朝命為節度留後師達輩亦一時乘亂竊據殷以強取弱則有之師
達不得為死黨然以新書紀凡例考之乾符六年書鄧州賊周岳陷衡州
逐其刺史徐頤光啓二年書衡州刺史周岳陷潭州自稱節度使景福三
年書鄧州刺史鄧處訥陷潭州欽化軍節度使周岳死之處訥自稱留後
乾寧元年書劉建本馬殷攻潭州武安軍節度使鄧處訥死之如此例甚
多是時朝綱不振羣盜蜂起小者據一州大者連數郡朝廷既無以制因
以公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欽陽公以賊書司岳始言陷後言死之是以
入者為主紀史之
法當有知之者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八

經四十二卷。及佛舍利一水精器。獻太祖。道圓在途十二年。住天竺六年。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帝召問所歷山川道里。一一能言。上嘉之。賜紫衣。帶時僧行動。羣百五十餘人。求詣西域訪經。人給錢三萬。遣之。開寶中。有中印度摩伽陀國僧法天。姓利市。利備通三藏。與其兄連哩摩摩。又多有中印度僧尼羅。南印度僧法。計哩帝。四人同造中國。唯法天與其兄得達。餘皆死於道路。法天至麟州。偶河中梵學僧法進。始出聖無量壽寺。勝二經。七佛讚。共詳經義。法進執筆。迎。知麟州王龜從。潤色。經成。送法進詣闕。召見。賜以紫衣。相送。還。江。浙。嶺。表。已。蜀。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又有梵僧天息災。施護。持經至上。並賜紫衣。法天聞之。亦如京師。召見。天息災等。還譯經院。七年六月。成。賜天息災。明教大師。法天。傳教大師。施護。傳法大師。令各譯一經。以進。梵學僧常謹。請詔法進。皆受筆。綴。衣。光祿卿楊悅。其部員外郎張洎。潤文。悅等。請依古譯經儀式。於東堂。西。粉。布。聖壇。壇開四門。梵僧四各主其一。持秘密咒。七晝夜。以珍。麗。障。從。之。第一譯主。正座。宣。傳。梵。本。其。左。第二。證。梵。義。梵。僧。興。譯。主。評。量。義。趣。第三。證。梵。文。梵。僧。曉。譯。主。讀。梵。本。以。證。其。右。第四。梵。學。僧。觀。梵。夾。著。聽。譯。主。宣。讀。為。錄。字。第五。梵。學。僧。以。筆。受。第六。梵。學。僧。刪。綴。成。文。第七。證。義。僧。案。詳。句。

永樂大典卷六十六

三

義第八字。學僧判定。華字。潤文。官設位于南潤色之。七月。天息災。獻聖佛母經。法天。獻吉祥持世經。施護。獻如來莊嚴經。翌日。詔集梵學僧百餘人。評定。左街。道錄。神。權。等。述。興。詩。難。天。息。災。等。即。持。梵。本。先。譯。梵。義。證。以。筆。為。眾。乃。服。詔。付。藏。刻。板。流。行。未。幾。上。幸。譯。經。院。召。天。息。災。等。賜。坐。慰。勞。給。財。具。祠。華。繒。絲。什。器。等。悉。度。其。眾。因。畫。出。禁。中。所。藏。梵。文。令。視。藏。經。所。未。載。者。譯。之。賜。院。額。曰。傳。法。復。天。息。災。等。奉。所。譯。經。見。上。且。言。歷。朝。所。譯。經。講。心。藉。梵。僧。翻。傳。而。方。域。遐。阻。或。梵。僧。不。至。則。譯。學。發。絕。望。今。兩。街。還。童。于。就。院。習。梵。學。詔。從。其。請。得。淨。等。五。十。人。雍。熙。二。年。加。三。梵。僧。並。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詔。西。天。僧。有。達。梵。譯。可。預。翻。演。者。悉。館。于。院。譯。僧。月。給。酥。酪。錢。有。差。四。年。賜。天。息。災。名。法。賢。加。試。光。祿。卿。法。天。施。護。並。試。鴻。臚。卿。位。兩。街。首。生。之。上。淳。化。五。年。詔。寫。所。譯。經。二。本。一。入。大。藏。三。藏。傳。法。院。至。道。三。年。並。加。朝。奉。大夫。咸。平。五。年。加。施。護。試。光。祿。卿。其。宗。景。德。二。年。並。傳。法。院。天。中。祥。符。三。年。中。天。竺。僧。覺。稱。獻。讚。聖。頌。上。令。惟。淨。譯。以。聞。俄。請。還。本。國。詔。賜。金。襴。袈。裟。及。紫。錢。茶。藥。初。法。賢。年。十二。依。本。國。密。林。寺。達。摩。明。學。從。兄。施。護。亦。出。家。法。賢。語。之。曰。古。聖。賢。師。皆。譯。梵。從。華。而。作。佛。事。通。傳。教。法。即。與。施。護。及。北。天。竺。僧。淨。護。天。竺。僧。作。信。吉。祥。天。東。天。竺。僧。作。法。吉。祥。

天廣賢等。由天竺詣中國。至于闐。其王迎禮。館于歡喜園寺。淨護及作法吉祥。天因止焉。法賢等四人。遂行至沙州。其州主燉煌王禮接。尤至。德。喻。噉。寺。作。信。吉。祥。天。與。廣。賢。先。辭。住。五。臺。惟。法。賢。施。護。留。止。久。之。主。固。留。不。遣。因。索。錫。杖。瓶。並。惟。持。梵。文。以。至。堂。請。遊。衡。山。五。臺。峨。眉。給。以。兵。卒。傳。舍。續。食。咸。平。三。年。卒。賜。諡。慧。辨。法。天。兄。連。哩。摩。摩。又。免。少。習。瑜。伽。秘。密。五。部。教。典。法。護。等。嘗。預。翻。譯。以。太。平。興。國。八。年。西。還。咸。平。四。年。法。天。平。諡。玄。覺。施。護。年。十五。捨。家。依。智。智。寺。曾。惠。賢。學。五。天。真。草。及。師。子。于。闐。三。佛。齊。開。婆。文。字。天。禧。二。年。卒。諡。明。悟。法。護。與。法。賢。司。因。人。保。中。天。竺。摩。伽。陀。國。堅。固。鎮。宮。寺。解。八。轉。音。年。二。十五。至。京。師。賜。紫。衣。相。景。德。三。年。詔。集。證。梵。文。賜。號。傳。梵。大師。大。中。祥。符。二。年。詔。同。譯。經。八。年。與。惟。淨。同。加。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復。並。授。譯。經。三。藏。等。加。鴻。臚。卿。惟。淨。者。吳。王。季。煜。從。弟。之。子。以。童。子。還。習。梵。學。性。穎。悟。口。受。梵。章。即。曉。其。義。又。備。識。西。域。字。歲。餘。復。為。僧。雍。熙。三。年。為。梵。經。以。獻。令。充。梵。學。瑞。拱。二。年。因。進。經。得。對。賜。紫。服。命。充。筆。受。淳。化。三。年。賜。光。祿。卿。名。常。與。法。護。同。譯。經。法。進。者。學。梵。書。達。梵。義。傳。究。教。典。經。文。號。約。今。翻。譯。儀。範。自。其。著。定。也。筆。受。僧。又。有。令。道。致。宗。證。珠。文。二。皆。號。天。竺。寺。音。達。其。音。趣。及。能。書。梵。字。經。文。有。異。顯。希。書。啓。中。蘭。長。

永樂大典卷六十六

四

皆達內外學證義。有慧超。歸首道。一冲果。善於講。廣。閱。文。則。從。臣。楊。礪。朱。昂。梁。周。翰。趙。安。仁。是。迦。揚。德。後。以。宰。相。兼。譯。經。使。丁。謂。王。欽。若。呂。夷。簡。章。得。象。皆。嘗。為。之。戒。律。者。自。魏。嘉。平。中。始。有。戒。律。至。唐。僧。道。宣。撰。戒。壇。祇。戒。心。圖。顯。川。朱。士。行。始。受。戒。有所。撰。戒。壇。經。行。于。世。太。平。興。國。寺。有。石。壇。寺。僧。正。紹。所。建。每。歲。重。行。得。度。為。沙。彌。者。遇。誕。聖。節。諸。壇。受。戒。壇。上。設。十。坐。擇。律。僧。號。十。闍。梨。說。三。百。六。十。戒。沙。彌。三。人。為。一。引。天。中。祥。符。三。年。賜。名。奉。先。甘。露。戒。壇。諸。州。亦。皆。置。壇。度。人。受。戒。訖。祠。部。給。牒。江。寧。府。有。僧。德。明。精。律。學。為。臨。壇。大。德。十。五。年。江。東。多。得。其。戒。者。律。藏。舊。有。百。餘。卷。德。明。刪。為。十。三。卷。為。人。講。說。其。宗。召。至。關。下。宴。對。便。賜。詩。獎。之。任。以。僧。錄。司。辭。請。還。詔。賜。江。寧。崇。聖。寺。戒。壇。召。承。天。甘。露。天。禧。中。知。越。州。高。紳。言。僧。尼。得。戒。還。家。受。父。母。拜。有。茶。尊。卑。之。敘。望。禁。止。從。之。禪。宗。者。心。法。也。梵。語。禪。那。華。云。思。惟。亦。云。靜。慮。自。梁。晉。通。中。苦。提。達。磨。由。西。域。至。為。中。華。初。祖。以。衣。五。相。傳。至。第六。祖。慧。能。而。止。慧。能。與。神。秀。同。亦。三。祖。洪。忍。後。慧。能。住。韶。州。曹。溪。號。南。宗。神。秀。住。江。陵。當。山。號。北。宗。而。言。宗。持。武。以。為。法。黃。帝。造。相。字。嗣。句。偈。問。答。以。機。緣。契。劫。者。為。頓。解。各。標。宗。之。大。指。以。入。有。真。三。為。聖。境。所。蔽。而。不。能。悟。了。達。本。源。明。佛。心。宗。即。成。正。覺。謂。之。頓。門。最。上。乘。惠。入。海。

於習見。不立文字。教外別行。後學續其法。習其語言。為之圖傳。先是。禪僧與律眾。標唐元和。中。洪州百丈。懷海。始創規範。別立禪居。凡具道服。有可導之德者。號曰長老。處方丈室。不立佛殿。惟樹法堂。所聚學眾。無高下。悉以次居。堂中。朝夕。長老上堂。與其徒問答。謂之眾請。云。天台教者。本西天僧。龍樹。造中觀論。承慧。開達。其旨。以授南嶽。僧思慧。思慧。授天台。山僧。智顗。門人。灌頂。編譯。之其法。始盛。流于海東。唐末。江右。缺其書。吳越。錢氏。時。有僧。義寂。住天台。羅漢道場。其教。學徒。甚眾。錢氏。為。於日本。國。購獲。觀數。全。部。有。三。觀。十。章。五。卷。十。卷。之。說。總。謂。之。止。觀。其。傳。證。有。漸。大。抵。與。經。論。合。而。實。別。行。云。詳。見。釋。子。夢。梁。錄。歷。代。高。僧。自。宋。武。宗。朝。為。始。僧。慧。靜。慧。基。慧。基。法。道。淨。度。瑜。本。其。本。僧。詮。道。琳。是。李。明。徹。法。開。惠。明。慧。超。真。官。字。聖。遠。號。南。天。竺。岳。師。道。欽。徑。山。國。一。燈。悟。禪。師。因。脩。道。林。號。為。策。禪。師。會。通。號。招。賢。禪。師。齊。安。號。悟。空。禪。師。道。標。號。為。西。嶺。和。尚。慧。琳。字。抱。王。交。遊。前。後。利。史。學。士。如。杜。陵。裴。常。■。陵。則。楊。為。盧。元。輔。白。居。易。辛。幼。崔。鄒。路。異。俱。造。室。講。論。心。要。靈。照。名。龍。華。禪。師。號。真。覺。大。師。行。脩。生。有。異。相。耳。垂。兩。肩。稱。長。耳。相。禪。師。號。號。崇。慈。大。師。延。壽。號。抱。一。子。幼。在。俗。誦。經。感。諸。羊。跪。聽。後。捨。業。為。僧。聚。徒。講。道。傳。播。高。麗。遠。使。盡。第。子。禮。奉。金。

永樂大典卷八十七

五

緣。織。絮。染。衣。紫。衣。數。珠。金。澡。罐。為。獻。唐。開。寶。入。滅。號。智。覺。大。師。崇。寧。歲。建。謚。宗。照。禪。師。遂。號。普。覺。大。師。過。安。號。普。智。禪。師。慶。祥。九。曲。禪。師。行。明。開。化。禪。師。太。宗。朝。賜。紫。衣。師。號。錦。繡。萬。花。谷。梵。語。云。僧。伽。唐。言。眾。僧。更。畧。云。凡。四。人。以。上。名。僧。今。一。人。亦。稱。僧。蓋。從。眾。之。名。也。亦。如。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一。人。亦。稱。軍。也。律。師。法。師。禪。師。有。人。問。惠。海。禪。師。云。律。師。法。師。禪。師。何。者。最。勝。師。曰。律。師。者。啓。毗。尼。之。法。嚴。傳。受。命。之。遺。風。義。威。儀。行。軌。範。三。番。羯。磨。作。四。果。初。因。若。非。宿。德。白。眉。為。敢。造。次。法。師。者。提。獅子。座。滿。慈。河。辯。磨。玄。關。開。般。若。妙。門。若。非。龍。象。蹴。踏。安。敢。當。斯。禪。師。者。提。其。提。要。直。了。心。源。出。沒。甚。舒。縱。橫。應。物。噴。見。如。來。拔。生。死。深。根。獲。見。前。三。昧。三。學。雖。殊。得。意。忘。言。云。何。異。諸。方。真。語。事。文。類。聚。桑。門。六。帖。開。士。司。上。男。曰。優。婆。塞。又。曰。僧。又。曰。德。士。大。哉。一。覽。論。禪。學。之。始。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且。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其。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齊。梁。變。為。義。學。如。達。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當。時。大。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達。法。師。諸。論。皆。成。片。畫。是。老。莊。意。思。梁。會。通。問。達。磨。入。來。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云。百。五。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達。磨。一。切。掃。蕩。不。立。文。字。直。指。

人心又翻了許多。某曰。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為可以直指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誦制愚俗。以為資足衣食之計也。朱子語錄。錄僧家專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養數十年。及其出來。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口動不帶性氣。底人為僧。不成做道。不了。程氏遺書。先生曰。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愛。一日。謂之其僧。出暫想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徒曰。為誰。曰。乃僧之父。今則語殊。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兄晚參持。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苟已。類到。志忘。浮屠。不三宿。棄下。恐生惡。變。靈。觀。僧。從。之。集。則。曰。海。會。雲。堂。有。說。乎。予。應之曰。叢林。盡取。諸海。畢。集。乃。類。乎。雲。然。則。一。開。之。市。何。謂。危。子。不。似。不。如。无。合。去。如。无。解。翻。譯。名。義。大。論。云。言。眾。多。比。丘。一。聚。和。合。是。名。僧。如。譬。如。大。樹。叢。林。是。名。為。林。淨。名。疏。云。律。名。四。人。已。上。皆。名。眾。律。鈔。曰。此。云。和。合。眾。和。合。有。二。義。一。理。和。謂。同。證。擇。戒。故。二。事。和。列。有。六。義。戒。和。同。情。見。和。同。解。身。和。同。住。利。和。同。均。口。和。無。諍。意。和。同。悅。什。師。云。欲。令。眾。和。要。由。六。法。一。以。慈。心。起。身。業。二。以。慈。心。起。口。業。三。以。慈。心。起。意。業。四。若。得。食。持。戒。鉢。中。飯。供。養。上。座。一。人。下。座。一。人。五。持。戒。清。淨。六。漏。盡。智。慧。聲。曰。非。真。心。

永樂大典卷八十七

六

無以具六法。非六法。無以和羣眾。如眾不和。非敬順之道也。又僧名良福。田者。報息。經云。眾僧者。出三界之福田。謂比丘。具有戒體。戒為萬善之根。是故世人。歸信。供養。種種。福。如。沃。壤。之。田。能。生。嘉。苗。故。號。良。福。田。又。論。云。是。僧。四。種。一。有。羞。僧。持。戒。不。破。身。口。清。淨。能。別。好。醜。未。得。道。三。無。羞。僧。破。戒。身。口。不。淨。無。惡。不。作。三。啞。羊。僧。雖。不。破。戒。根。純。無。慧。不。別。好。醜。不。知。輕。重。不。知。有。罪。無。罪。若。有。僧。事。二。人。共。諍。不。能。斷。決。然。無。言。如。白。羊。人。般。不。能。作。聲。四。實。僧。若。學。無。學。住。四。果。中。行。四。向。道。是。名。實。僧。唐。太。宗。嘗。問。玄。奘。三。藏。欲。樹。功。德。何。最。號。道。法。師。對。曰。眾。生。寢。惑。非。慧。莫。答。慧。芽。抽。植。法。為。其。資。教。法。由。人。即。度。僧。為。最。又。云。沙。門。或。云。桑。門。或。名。沙。迦。迦。意。皆。訛。正。言。室。摩。那。擊。或。舍。羅。摩。摩。此。言。功。勞。言。僧。道。有。多。勞。也。什。師。云。佛。法。及。外。道。凡。出。家。者。皆。名。沙。門。摩。云。出。家。之。都。名。也。泰。言。義。訓。動。行。動。行。取。涅。槃。阿。含。經。云。捨。離。思。愛。出。家。修。道。攝。御。諸。根。不。染。外。欲。慈。心。一。切。無。所。傷。害。遇。樂。不。可。遂。苦。不。可。忍。思。如。地。故。號。沙。門。後。漢。書。郊。祀。志。云。沙。門。漢。言。息。心。削。髮。去。家。絕。情。洗。欲。而。歸。於。無。為。也。瑞。應。云。息。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或。云。具。名。沙。門。那。此。云。之。道。以。為。良。福。田。故。能。斷。眾。生。纏。之。以。情。八。正。道。故。能。斷。一。切。邪。道。故。迦。葉。品。云。沙。門。那。者。即。八。正。道。沙。門。果。者。從。道。

畢竟永斷一切貪嗔癡等世言沙門名之那者名道如是道者斷一切之
斷一切道以是義故名八正道為沙門那從是道中獲得果故名沙門果
或以沙門翻勤息番裕記云謂勤行衆善正息諸惡界內惡者截通沙
門次第息界內外惡者別教沙門一心攝息內外諸惡者圓融沙門瑜珈
論云有四沙門一勝道沙門二勝道沙門三勝道沙門四勝道沙門
門謂修諸善品者四行道沙門謂諸邪行者又云必舊古師云舍五義
一體性柔順喻出家人能折伏身語意三引蔓旁布喻出家人傳法
度人連延不絕故三警者連聞喻出家人戒德芬馥為衆所聞四能療疾
痛喻出家人能斷煩惱毒害故五不背日光喻出家人常向佛日故智論
云出家多修智慧善慧是解脫因緣俗人多修福德福德是樂因緣僧祇
云恭養舍利造塔寺非我等事彼國王居士樂福之人自當供養此二事
者所謂結集三藏勿令佛法速滅又云和尚又云闍黎度僧原由
太子入山父王思念乃命家族三人謂阿鞞跋提拘利舅氏二人謂陳
如迦葉等訪隨侍動靜二人著五欲太子初食麻麥還爾退席三人著苦
行太子後受乳糜亦復遠去洎成佛果念誰堪度初思二仙空言已死復
念五人當往先度故至婆羅奈一夏調根初為陳如說四諦得道次為阿

鞞跋提說布施生天福壽同時證果三為迦葉拘利亦如前說皆得聖道
是為三翻受五比丘既先入道故首列之二阿若憍陳如此云之知二類
釋此云馬勝三跋提此云小賢四十力迦葉亦名
婆數五拘利太子即摩訶男又宗翻譯主篇云

僧講

事物紀原僧史略曰僧講自朱
士行魏代講道經始也詳請僧

僧律

事物紀原僧史略曰漢靈帝建寧三年女世高有出家義決津一
卷次有比丘三諸律魏世天竺三藏曇摩迦羅到許洛慨魏境

僧無律範遂於嘉平中與曇摩譯四分羯磨律
抵戒心圖此蓋中國戒律之始也詳律宗僧

僧官

事物紀原廣明洪集曰後魏太祖始中以沙門法果為統管
攝僧徒文帝以師賢為僧統立語錄曰後秦姚萇立道習旨

各為僧正秩同侍郎法欽慧斌掌僧錄給事中更入此僧立正錄之始也
又元魏以沙門僧顯為京師統隋天下分置十統上統或曰六統等罷
統立兩錄司於京邑謂之僧錄宋會要景德二年御便殿引對諸寺院主
首詢行業優長者次補左右街僧官先是道官上令功德使選定遷補所

置或非其人多致謗議故中觀閣試為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詔諸州僧
道依資轉至僧道正者每年承天節前具所管僧道及寺觀分析為僧道
正己未年八月歲數名行有無過犯開生以聞三年閏二月命知制誥李
維直文館路振直集賢院祁暉宿於中書出經論題考試左右街僧官而
序遷為八年七月詔今後諸州軍監僧道正有屬委知州通判於見管僧
道內從上選擇若上名人不任勾當即以次揀選有名行經業及無過
犯為衆所推堪任勾當者申轉運司體量詣實奏太州軍監補勾當訖奏
候及五周年依先降指揮施行天聖八年正月以僧道官轉運司封府
選試僧官名以聞五月開封府言勘會左右街僧正僧錄管幹教門公事
其副僧錄講經論首座監義並不管幹教門公事詔今後左右街僧錄
並同管幹教門公事嘉祐七年二月二十四日開封府言左街僧錄陳
惟幾等狀竊觀僧官每年過聖節許令進功德疏自僧錄至監義十人各
蒙賜特教祠部度一名係限行者緣道釋二教遭聖辰祇應脩崇事體相
類唯道門人數最少乞依僧官體例從之元豐三年十月九日詳定官
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者今除散階已罷外其帶卿少官
名實有妨礙欲乞以授試卿者改賜譯經三藏大法師試少卿者改賜譯

經三藏法師其師號及請俸之類並依舊詔試卿者改賜六字法師試少
卿者四字並照譯經三藏餘依舊崇寧元年五月四日詔僧道官免試
起越職名補額外寺闕監義之類自今雖奉特旨衡改舊條等指揮令省
子細勘勘真有礙是何條法開奏更不施行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
詔前右街額外寺闕監義寶月大師法訓係考試教補僧官昨緣與慈孝
寺監會常住地主勒令還俗已於宣和元年八月內復寶月大師依舊為
僧自差先主管理慈孝寺主台詳言前道場並無遺闕可特與依舊充
右街額外寺闕監義五年正月十五日詔左監義德宣特補右街僧
錄主管教門公事令承替恩考住持圓覺院依舊崇寧太上天命香太
三十年七月六日中書詔皇后功德院住持天竺時思薦福寺慈授法燈
大師子琳特與補右街監義乾道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詔凡以兩賜所
降觀音必獲感應上天竺住持僧若訥特補右街僧錄十月六日詔天竺
時思薦福寺僧香皇太后皇后功德寺住持僧右街監義子琳特補右街僧
錄監寺僧利宗特補右街監義歐陽公集內降補僧官先朝僧官有闕
多因權要請謁內降補人當特諫官御史累有論列是皆深害其事因著
令僧職有闕命兩街各選一人較藝而補至是監義有闕中書以一二兩街

選一人未上而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為請內降令與鑒義中書執奏以為不可韓曾二公極陳其事臣脩亦奏曰補一僧官當與不當至為小事何繫利害但中書事已施行而用內降衡政先朝著令則是內臣干托朝政此事何可啓其漸又奏曰宮女近習自前世常患難於防制今小事若蒙聽許後有大事陛下必以害政不從是初欲姑息而返成怨望若不聽之於漸此一小事陛下不以為意而從之彼必自張於外以謂為上親信朝政可迴在陛下目前似一小事外邊威勢不小奏上還可中書所奏令只依條例還試臣脩又奏曰一事事既不行使必有言萬事只由中書官家豈得自由行一事陛下試思從私請與從公議孰為得夫而韓曾二公亦所陳甚多上皆嘉納也金國志浮圖之教雖貴教望族多捨男女為僧尼惟禪多而律少在京曰國師師府曰僧錄僧正列郡曰都綱縣曰維那提制威儀與南宋等所賜號曰大師曰大德並賜紫國師在京之老尊宿也威儀如王者師國主有時而拜服其紅袈裟并堂間話講經與南朝等僧錄僧正師府僧職也皆擇其道行高者限三年為任任滿則又列擇人張實府設人從僧尼有訟者皆理而決遣之並服紫袈裟都綱別部僧職也亦以三年為任有師範者賜紫無者如常僧服雖郡縣僧職

也僧尼有訟者杖以下決遣之杖以上者並申解僧錄都綱司元史世祖紀二年正月以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選以有德業者為州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於各路設三學講三禪會國朝諸司職掌在京置僧錄司左右善世二員正二品左右闡教二員從六品左右講經二員正八品左右覺義二員從八品各省置僧綱司都綱各一員從九品副都綱各一員各州僧正司僧正一員各縣僧會司僧會一員

僧錄

事物紀原唐會要曰武后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勅天下僧尼錄司部此祠部錄僧之始也唐志亦云唐會要開元二十四年

七月二十八日中書門下奏臣等商量緣老子至流沙化胡成佛法本西方與教使同客禮割屬鴻臚自爾以來因循積久聖心以玄元本係移就宗司誠如天旨非愚慮所及伏望通元日後乘春令便宣其道僧等既緣改革亦望此時同處分從之至二十五年正月七日制道士女冠宜隸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檢校至天寶二年三月十三日僧尼隸祠部道士宜令司封檢校不須隸宗正寺唐書元和二年二月詔僧尼道士宜隸左右街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便關奏會昌五年七月書門下奏奉宣僧尼不隸祠部合係屬主客為據合今鴻臚寺收管宜分析奏來者天下僧尼

國朝已未並隸鴻臚寺至天寶二年隸祠部臣等據大曆六年祠部掌天地宗廟大祭與僧事殊不相宜又萬務根本合歸尚書省隸鴻臚寺亦未為允當又據六典主客掌朝貢之國七十餘藩五天竺國並在教內釋氏出自天竺國今陛下以其國中之教已有登華僧尼名籍便令係主客不隸祠部及鴻臚寺至為允當從之六年五月制僧尼依前令兩街功德使收管不要更隸主客其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會昌五年秋七月中書奏僧尼不合隸祠部請隸鴻臚寺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六年五月乙巳敕僧尼前隸功德使不隸主客主客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冠皆隸功德使武宗延載元年以僧尼隸祠部武宗二十五年道士女冠隸主客天寶二載以道士隸祠部貞元三載主客省罷大德寺僧尼從使置主客寺功德使東都功德使僧功使使僧尼之籍及功德元和二年以道士冠隸左右街功德使會昌二年以僧尼隸主客太清宮置玄元館亦有道士五十六年廢而僧尼復隸兩街功德使即是年也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注武宗之政也牒即今祠部所給僧道度牒也宋會要咸平五年十月詔天下有竊買祠部牒者為僧者限一月隸軍籍陳首擇其罪違者論如律少壯者隸軍籍

僧封

事物紀原洪明集曰元魏封法果輔國宜城子果加忠信侯安城公唐封不空肅國公僧之得封自後魏太祖始也又云元

魏法果卒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此其始也唐亦贈不空司空元朝長編紀事本末宋宣和元年御筆封大覺金仙文殊菩薩封安惠文靜大士普賢菩薩封安樂妙靜大士泗州大聖封三濟大士雙林傳大士封應化大士初祖達磨封元一大士二祖封同慈大士三祖封善明大士四祖封靈慧大士五祖封靜心大士六祖封德明大士永嘉遠覺封金德大士二祖合改佛稱金仙菩薩稱仙人羅漢稱無漏金剛稱力士僧伽稱僧善銅象不納並許改塑僧已降詔為德士所有寺院撥放試經進疏度牒並改作披戴為德士淳熙十一年正月四日詔汀州廣福院靈感威濟大師加封靈應威濟普惠大師以祈禱感應從本州請也五月十七日詔漢州什邡縣慧顯禪寺波普和尚真慧大師加封真慧妙應大師以祈禱感應從本州請也紹興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詔明州天童山景德寺僧正覺賜額妙光封宏智禪師從住持僧法為請也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詔泉州德化縣真濟大師加封慈惠真濟大師以祈禱有應從本路轉運司行也

僧證

事物紀原洪明集曰後魏太祖時法果卒證趙胡靈公此僧賜證之始也宋明會要曰咸平三月八日僧法賢卒證慧辨四年法天卒證元覺其後施護卒亦證明悟也紀纂淵海大曆十年與善寺胡僧不空卒證曰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通鑑唐代宗紹興六年四月十八日成都府言本府天寧萬壽禪寺住持亡僧克勤道行顯著人所推仰乞賜證號塔名詔證真覺禪師塔名寂照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知臨安府俞侯言本府靈鷲山興聖院故寂常海慧大師淨律律師著節看誦本令經僧戒行高潔欲依靈芝崇福寺住持僧元照律師例給賜證號塔名詔證得證了義法師塔名元覺

僧號

事物紀原後秦鳩摩羅什始號法師其後中國名僧亦稱之晉朝講經草堂寺有廟臣大德沙門千餘人此始有大德之呼後趙石虎號佛圖澄曰大和尚此稱和尚之始也晉初鳩摩羅什來東渡龜茲王請為國師姚興迎羅什待以國師之初也梁勅慧約云元膺開然之尊焉當智者之號此師號之起也唐中宗神龍二年號萬迴曰法靈公姚泰又號羅什為大師則大師之名蓋起於此唐僖宗廣明中賜僧知玄號

永樂大典卷之七

上

悟達國師僧徹淨光大師可符法智大師德宣漢暢大師自此始為朝廷寵渥之命見事始云唐會要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闢請去住為僧詔且賜號大覺宋會要仁宗嘉祐七年十二月杭州靈隱沙門契嵩上傳法正宗記詔入藏教仍賜號明教大師大觀元年閏十月二十六日詔明州育王山寺掌管仁宗御容僧行可賜師號度牒各二道用為酬獎或願師將號換紫衣亦聽宣和元年二月四日詔天下居住持長老可委逐州軍守臣取索姓名並賜師號如有師號者亦兩字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詔詳州府察吏鄭明之特與劉度為僧元膺職與師號管幹教門公著法昌善因建炎四年十月二十八日賜建路轉運司言建州崇安縣管下新豐鄉吳也里瑞嚴禪院有開山扣木和尚俗姓翁名藻凡遇水旱祈求輒應乞賜塔額師號詔以慧應塔為額六年加法威大師從轉運司請也紹興元年六月二十四日詔以昭慈獻烈皇太后殯宮脩奉香火泰寧寺更與度僧一名本寺知事僧並賜紫衣內住持人仍賜二字師號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神武後軍統制元江南西路舒州制置使岳飛言臣駐軍江州請到潭曾惠海住持江州靈山東林禪寺本僧禪學精通戒行孤潔欲望特與一佛心禪師師號從之隆興元年三月二十

八日詔臨安府徑山龍仁禪院大慈禪師宗果賜號普覺禪師塔以寶光為額先是上嘗賜宗果御書妙善庵以及御製贊誦宗果元其徒了賢等請以宗果所居為妙善庵奉御書於閣上臣乞賜師號塔額故有是命二年三月十三日詔平江府吳江縣洞庭包山顯慶禪院慈受普照大師懷深追號慈受禪師賜塔以普明為額以其徒法嚴等言師住持名山三十餘載行業顯著道俗推重故有是命乾道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召徑山住持僧蘊閑對選德殿上問佛法蘊閑以所學對上曰三教一也但門戶不同又一歲召宣問合旨賜錢三千緡號慧日禪師淳熙二年五月二十日詔前住潭州大湧山密印禪寺傳祖沙門守惠塔院可特賜妙明為額八月九日詔印州南津勝因院楊樂和尚持封妙德大師十三

七月二十二日詔妙德為大師皆以所求有德從之淳熙五年二月四日詔崇報功德院住持僧崇粹賜號圓悟禪師以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趙伯圭言見住持先王崇報功德院僧崇粹道行清高祐于歸鄉住本院已一十年山門整肅香大精虔院去先王墳塋不遠乞特賜一彈號從之淳熙十三年五月八日詔雅州名山縣蒙頂山智炬院甘露大師特賜普惠大師以所請為從本

永樂大典卷之七

上

僧衣

事物紀原僧史略曰漢魏之世出家者多著赤布僧伽黎又鉢謂之僧衣焉起於宇文周制注按此齊志云黑衣又宣然弟漢以七近漢黑後果敗於宇文黑爾然則非後周也又事始云云宗實錄曰大晉三年僧惠崇內賜紫袈裟記以為僧紫衣之始按晉書僧史略曰則天朝僧法朗譯大雲經陳符命言法朗等皆賜紫袈裟則僧之賜紫自天后始之下慈唐會要安得開元二十年波斯王遣僧及烈至唐勅賜紫袈裟還國之事也蓋僧賜紫不起於代宗明矣宋會要乾德三年十二月滄州僧道圓詣

西域還來獻月多業梵經四十二卷通圖晉天福中樞在堂十二年住天
竺六年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太祖召問所歷山川道里賜紫衣器幣館
于京寺開寶七年知鄜州王龜從表上中天竺摩伽陀國僧法天河中
府梵學僧法進所譯聖無量壽尊勝二經七佛讚詔法天等赴闕召見慰
勞賜紫衣莊嚴二年詔應西天僧有精通梵語可助翻譯者悉館于傳法
院自是梵僧至者悉召見賜以紫服東帛華僧自西域還者亦如之太
平興國三年三月開寶寺僧繼從等自西天迴獻所得梵夾經等詔賜繼
從等紫衣自是每獻者多詔賜方袍焉山室考索太宗崇寧寺僧西域
僧法天及息天梵僧等取所獻梵夾經等息天梵僧等取所獻梵夾經等
至朝散大夫光祿卿等以年五年北天竺迦濕彌羅國僧天息災為填
國僧施護至京召賜紫衣天禧二年正月詔應聖節後求諸州奏到僧
道年及五周年者其西川廣南特與師號餘俟次年無過犯結罪保明以
聞諸州道正僧正亦須眾所推許而任之寺觀首亦有詔補者舊皆五
周年第賜紫衣師號使詔加為七年曲消舊聞元豐四年六月辛酉詔自
今紫衣師號止令尚書祠部給牒牒用檢祇被受師名者納綾紙六百至
是罷宋會要乾道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知饒州王鉅言奉詔賑濟飢民僧

永樂大典卷六

主

紹興行省智僧廣興供膳計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五人僧法傳行者法聚
廣興供膳計三萬八千五百六十一人詔紹興法傳各賜紫衣行者智僧
法聚各賜度牒披剃崇寧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新知真定府呂嘉問奏
天下建崇寧禪院遇天寧節度僧賜紫衣所以崇佛乘統聖功功德甚大
切謂諸路極有真跡福地藍伽並未育撥度恩澤承續灑掃者欲乞汝州
香山慈壽禪寺襄州福聖院並改賜天寧觀音禪院各額每遇天寧節撥
改崇衣恩澤各一名從之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慶壽教僧尼道士女
尼年八十以上並與崇衣已百崇衣者與師號一三一三三三三三三
度寺
教司

僧籍

事物紀原唐會要舊制僧尼簿三年一造其籍一本送祠部一本
本留州縣文開元十七年八月十日勅僧尼宜依十六年舊籍
則僧尼供帳始于此耳僧史略曰唐文宗太和四年正月祠部請天下僧
尼具名申省以憑入籍入籍造帳自太和始也二文不同以會要為正宋
朝用顯德事三年一造帳定著于今唐會要天寶八載十一月十八日禮
部尚書崔龜奏僧尼籍開元二十九年造天寶元年已來度人總未入籍

望其謀令諸州縣勘造仍委採訪使分當限到兩月日畢其籍請準司
封奏道士女冠籍每十年一造仍永為恒式勅旨依奏錦繡萬花谷唐初
天下僧七萬五千五百二十四舊唐書職官志凡天下寺有定數每寺立
三綱以行業高者充諸州寺總五十三百五十八所三十二百三十五所
僧二千一百二十二所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維那一人凡僧簿
籍三年一造凡別勅訪齋應行道並官給料凡國忌日兩京大寺各二以
散齋僧尼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五年五月壬戌祠部奏括天下僧尼二
十六萬五百周世宗紀顯德二年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燒指掛燈帶紺之
類令兩京及諸州歲造僧限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見僧四
萬二千四百四十四泉州府志九朝通志至道元年太宗覽泉州僧籍歲
未度者僅四千餘語近臣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其餒者近世一
夫耕迨至十人食者黎民安得不困東南風俗惰游固非樂為清淨但慵
耕種避徭役耳宋朝事資國初西京諸州僧尼共六萬七千四百合削平
諸國其數猶廣天禧三年普度僧道凡二十六萬二千四百九十九人天禧
末僧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一十五人浙江福建常居天下半一山室考索
宋朝兩京諸州僧尼共六萬七千四百餘人歲更十人自後則平諸國其

永樂大典卷六

十四

使僧籍猶唐江浙福建尤多宋會要景祐元年僧三十八萬五千五百二
十人慶曆二年僧三十四萬八千一百八十八人熙寧元年僧二十二萬七百
六十一人山室考索二年詔自今經業精熟者方許休屠熙寧八年僧
京僧九千七百三人諸州軍僧一十九萬三千七百九十九人十年僧
二十萬二千八百七十二人中興聖政寄聖於紹興二十年中嘗問賀允
中僧道之數允中言道士止有萬人僧有二十萬二夫當受田百畝一夫
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三山志舊記繁帳僧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五人
童行一萬八千五百四十八人今繁帳僧一萬一千五百三十人童行二
千九百一十五人開禧僧一十八百八人童行四百八十八人懷官錄
一千七百五十八人童行五百七十八人懷安錄僧八百七十一人童行一
千四百八十八人長溪錄僧一千二百五十七人古田錄僧一千一百一十二人
童行八百七十八人連江錄僧五百八十八人長樂錄僧四百九十四人
童行一千二百二十八人永福錄僧五百三十二人童行二百七十八人南平錄
童行一千二百二十八人童行一百六十七人建寧錄僧四百九十二人童行一百
五十六人寧德錄僧七百六十四人童行三百三十一人舊記謂僧之與
民參半以今籍較之直民田五之一今民田若地八萬二千餘頃食民五

十七萬九千黃中小老不計浮屠民田者地二千餘頃僧徒一萬四千餘人是民七人共百畝而僧以二人食之民產錢八千緡有奇僧寺一千五百不啻當民八之一以故州常賦外一切取給于僧寺有以也夫

僧稱和尚

事物紀原後趙石勒號佛圖澄曰大和尚此稱和尚之始也翻釋名義云和尚外國語漢言知有罪知無

罪也此言親教師由能教難出世業故

僧稱比丘

翻釋名義大論此云乞士乞士乞法以資慧命乞乞資以資色身乞乞涅槃經云能破煩惱故名比丘又莊嚴

經云破無名狀故名比丘

僧稱上人

錦綉萬花谷有過龍自改名上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名上人今能改齊漫錄唐詩多以僧為上人

曰杜子美上人茅齋是也按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善一

永樂大典卷之七

主

中間今四上人等文類聚行阿釋菩提心是名上人今摩訶般若經

僧稱開士

海錄碎事衡岳有開士榜嚴經云十六開士悟圓通

僧稱沙門

事文類聚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欲而歸於無為也東漢書云沙門語小唐州郡學校亦有僧與焉郭子厚

作通州文宣王廟碑稱沙門說等是也錦綉萬花谷梵云沙迦意是沙門那或云桑門唐言勤息恭謹云勤行又云善覺

僧稱苾芻

事文類聚苾芻是草名有五義一生不背二冬夏常青三性體柔順四香氣遠勝五引蔓而修善緣經

僧稱闍黎

錦綉萬花谷梵語云阿闍黎耶唐云執範今稱闍黎蓋梵音訛畧也又云阿遮黎夜隋云正行能糾正弟子行故

僧名緇流

鄭氏諱緇稱僧人謂之緇流

僧稱沙彌

錦綉萬花谷落髮後稱沙彌也華言為息意謂安息在慈悲之地又謂息惡行慈也釋云要覽

僧稱頭陀

錦綉萬花谷梵語云杜免漢言抖擻謂三事如塵金真心此人能振擻除去故今訛稱頭陀又抖擻貪慾

嗔癡三界內外不敢不捨名杜多

僧徒稱釋

事文類聚晉道安授業於佛圖澄姓帛氏以師莫過於佛遂以釋為姓中夏沙門稱釋自道安始道安見

習鑿齒自稱釋天釋道書石林詩話佛學從師始皆初為佛學者皆從其師姓如支遁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為支道安以佛學皆本釋迦為師請

以釋命氏遂為定制釋道安亦其姓也石罽老人題晉書宋問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

支謙為支常道本姓馮學於帛尸梨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榜墨申韓今以

為稱者自不知其為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示專釋其不名云爾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晉已然而貧

道之言廢矣

永樂大典卷之七

十六

僧袒尚右

宋莊季裕雜助編天自東而西為左轉一晝夜一周日月自西而東為右行月一月日一歲乃周天行連

故日月附天東出而西沒古人譬之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動磨急而蟻緩故但見蟻隨磨轉也釋氏每言偏袒右肩右袒右遠華嚴經淨行

品云右遠於塔當願眾主所行無逆成一切智所謂順者如右臂之內向日月之東行是矣而今僧徒行道與轉輪經藏皆自東南以至西北乃左

進而逆行乎長者於合論中亦辨此失但眾習已久莫能正之耳

度僧

舊唐書高宗本紀顯慶五年九月上幸天宮寺度僧二千今唐會要長慶元年三月勅左街安國寺右街興福寺萬善寺宜各置壇場

一所四月一日起首至半日停所置壇場不得度新人唯受半戒者許受戒戒仍委兩街功德使與所司勘責各合受戒人數後名聞奏長慶元

年四月一日徐泗觀察王智與奏請於首道置浮圖戒壇度僧已元和以

及後有詔旨禁絕此舉諸道莫敢有請獨智與首答其事因緣率款基於主統自准已南當出之徒奔走尤甚智與之家資累鉅萬蓋因於此折西

觀察使李德裕狀論云徐州觀察使近於泗州開元寺置戒壇從去年便遣僧人於兩浙福建以來所在帖牒召僧尼受戒江淮緣自元和二年後更不度人百姓聞知遠近疎遠當管僧尼又皆私蓄資產與編昨無異自有戒壇以來一戶有三丁五丁者必發遣一人出家意在規避丁徭影占資產自正月以來百姓落髮者無數蘇山度僧一日點得一百餘人過江勘問唯十四人是舊出家沙彌及客僧餘悉是蘇常州百姓亦無本州公憑其時並勒却歸本管還俗訪聞泗州所置戒壇只在聚飲財貨殊非降誕資福之意其僧尼到者每人納錢二十文當日給牒放回原不受戒若不鈐制直至降誕方停計兩浙及福建各失却五六千丁此事非小繫於朝廷法度況江淮賦役至重資要稍為限約狀到中書門下即奏停

寶曆元年二月初兩街佛寺置方等受戒壇場自三月十日至四月十日停仍令兩街功德使各選擇有戒行僧謂之大德者考試僧能開記經一百五十紙尼能開記一百紙即與度大中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勅重脩靈巖寺皮嵩山會善寺并置戒壇其所度僧尼委諸道州府每年擬合填關人數委長老僧依本教於戒定惠三學中選擇有道德通法理者給與公憑各逐便赴兩處戒壇受戒兩都各選戒律大德十人兼持法

永樂大典卷八十七頁

七

事其不堪者罷之堪度者度訖給戒牒勅歸本州傳持教法外州者關報祠部收管兩京委功德使主持戒壇不見本州公憑不得與度本州不見戒壇公牒不得私容除條習三學外其餘雜藝他術一切禁斷其別勅度人亦須官壇受戒通鑑綱目唐武宗會昌六年趙歸真等伏誅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咸通三年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三年閏王延鈞度民二萬為僧由是閩中多僧宋朝大事記開寶六年四月限度僧法諸州僧尼及百人者每歲許度一人限寧以前有度僧而無僧照寧以後有僧而無度僧度僧則無所利而為之驚僧則有所利而為之也國初度僧為有限而後日僧僧無所限徒以助一時費用之急而啓游民之害肆異端之禍惜哉宋會要至道元年六月詔江南兩浙福建僧尼今後以見在僧數每三百人放一人仍依原數比試念誦經紙合格者方得以聞不如此式而輒奏者知州通判職官並除若干繫人吏三綱主首本犯人次配僧尼元及還俗者祠部盡時追毀訖繳送祠部應奉私剃度及買得偽濫文書為僧者所在官司點檢許人陳告犯者刺面決配牢城尼即決還俗先是僧尼請誣正以三百紙為限而無念誦者是歲太宗親泉州僧籍已度數萬餘籍未受者猶四千餘始定

此制明年又詔淮南川陝路並依此制轉轉為花公進隆初詔佛寺已廢不得再興開寶中令僧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二百人歲度一人先是泉州僧尼未受者四千人已度萬餘人于驚駭曰今一天下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哉上此制太平興國七年九月詔曰朕方隆教法用福邦家眷言求度之人頗限有司之制俾申素欲式表殊恩應先係帳沙彌長髮未剃度者並特與剃度祠部即給牒今後不得為例不得將不係帳人夾帶充數犯者當行決配咸平三年二月福州言兩浙僧命首僧二十九十四今准詔試經合格者給公憑為僧不者還俗欲望更不比試正蒙會見在數給公憑仍舊為僧從之景德三年八月諸王府侍講孫奭轉對請戒脩寺度僧真宗曰道二門有勸世教人或偏見往往毀譽假使僧道輩時有不檢安可即廢也四年七月詔西京永昌禪院今後逐年許剃度行者五人仍勸會的實係帳日月編排並逐年依上名下次剃度舊越使度到行者并舊管僧人共五千人為額更不在此限若今後額內有闕逐年遞承天節即時剃度行者充填不得過五人兼依例逐年具帳通計人數以聞不得將本院差出及遊禮諸處僧人便為闕額大中祥符二年十月詔天下寺觀曾賜得太宗御書畫自今除承天節比式額

永樂大典卷八十七頁

十八

定數外於是在重行外從上名特度一人三年五月詔懷安軍雲頂山大中祥符寺每承天節特與度行者三人五年六月詔開寶寺靈巖塔福聖禪院主紹龍知塔沙門守願除逐年依例撥放七人外每年承天節紹龍特與度行者五人守願特與度行者一人九月詔泗州僧正文必每年承天節特與度行者一人天禧元年五月詔應今年閏四月終以前在京住房僧及五年以上者各與弟子一人係帳俟至來年承天節依例試驗經業後不得為例八月十五日詔昇州將山太平興國寺歲度行者二人給不百石山室考索天禧二年八月詔善度道士女冠僧尼凡度二十六萬三千九百餘人天聖二年十二月尚書右丞集賢學士馮亮言天下僧徒數十萬多遊惰荒預隱跡為僧結為盜賊汚辱教門欲望今後除額定數剃度外非時更不放度及常年聚試之際老委僧司看驗保識如行止不明身有雕刻及犯刑憲者並不得試經仍於逐年試帳前榜此條實從之續通鑑長編天聖二年辛未以真宗太祥京城寺觀嘗所巡幸州縣度人為僧道有差三正乙未開封府言長寧節請如乾元節度僧道三百八十人詔止度三百人山室考索至和初陳執中乾元節聽僧五十八人度一人既而言者以為不可復百人度一乙未詔乾元節

此願力亦無有邊天竺觀靈山未散此廣大心與山俱高望閣廣堂助
增壯麗光明纖靡慶歲隨喜是不可不書也噫塵勞之債各知資主財知
其豐勢知其崇業知其廣位知其窮執非為子孫計若頻頻而不知
積而能輸輸而得其歸於佛龍教既家與佛龍之傳相終始獲善應於斯
文如公者鮮矣故吾表而
出之為區區若頻頻之戒

禁私度僧

唐會要天寶五載二月二十五日京兆尹蕭嵩奏私
度僧尼等自今已後有犯請安莊府司馬夫并一房
家口移隸西寶曆二年三月江西觀察使殷琦奏請於洪州寶曆寺
置僧尼戒壇勅許有故違制令壇制戒壇罰一季坐科舊唐書大和三年
十月己酉江西沈傳師奏皇帝誕日請為僧尼起方等戒壇詔曰不妄僧
尼素有勅命傳師亦為藩守合奉詔修設焉安審非理道宜罰一月俸
料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六年十二月申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戒法墮
壞違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諸州準元數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迹許
清優繫會之縣許置一院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
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通鑑綱目大中六

永樂大典卷七十六

五

年十二月後禁私度僧尼先是道士孫無上言百姓男婦女孺不自三
而群僧安生華蓋衣冠縹緲率以十口不能養一僧或衣其髮髮十七
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口始得餘息之望下詔位以來修復廢寺度僧
優其舊額不能如式者除籍籍何與之於已發于顯且明詔罷之
或百姓猶得以息肩之至是中書門下奏陛下系奉釋氏罪下其不
忍財力有所不逮耳之生事擾人望長吏更量加攝節乃禁私度僧已從
之胡氏曰論事於人主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而明其禍福之理其聽者
使言者求之害則宜不納若孫無上之論復生僧寺是也使僧教有主於生
人雖以百七十萬口養十萬僧誠不足憂何者所費者財力而所費者
道而孟子所謂有功可食者也惟其珍戒律而戒人理故雖使吸風飲
露巢居野處猶特發之虎筆至精縹緲以養情遊乎此自聖明王之所
除豈禁於武宗崇信之是非哉以此言之則無乎其有惑矣 宋覽 聖
十七萬僧寺僧最畏焉天也 有功可食 孟子曰其有功於子可食而
食之矣食者似詳見錄文下資治通鑑周顯德間勅天下寺院非教額者
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尼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父母之命唯兩京大
名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宋會要天禧元年十月河北緣邊安撫使劉

承宗言僧人有從北走來者自今望令勒會如不係兩地供輸人及近東
州軍國界到北界為僧過來即令結罪保明委無虛誣試經申奏給與祠
部從之時邊民有私度為僧隱于村院妄稱自北界走來求給
祠部牒者故條約之金史明昌元年春正月制禁自彼利為僧

鬻僧

山堂考索元宗 特安祿山反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
士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
已明年鄭清叔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度道士僧尼不
可勝計又於轉關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 神宗 熙寧元年七月
戊戌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若於無
事時立為陳乞恩例則亦可惜欲乞自今官禁遇聖節恩賜度牒並裁損
或減半為紫衣稍去剃度之凡從之賣度牒蓋始此年前此未嘗有
曠日與公輔言表而出之三年賜五百道度牒付陝西宣撫司易見錢緡
錢王安石奏事上問曰程顥所言不可賣度牒作常平本錢如何安石曰
顥所言自以為王道之正臣以為顥所言不達王道之權男女授受不親
禮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竟裸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萬石若山人
賣三石則可全十萬人性命今欲為山年計當於豐歲為之而國月有所

永樂大典卷七十六

五

不暇故賣祠部所制者三千人頭而所可放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為
不可是不知權也 七年給度牒五百道付河東運使 又賜度僧二千
五百道賑涇原懷慶路饑民及永興路常平糴 本八年上批勅會賣度
牒數呈有司言自嘉祐至治平總十三年給七萬八千餘道至治平八年
年給八萬九千餘道 元豐七年門下言度牒已著令每道為錢三十千
給會賣州路每道三百十以次減為百九十一價高則取官從之亦權
獨對聖旨漢明帝特許屠屠始入中國其教猶未盛行僧高祖廢屠屠老
子法至太宗優立之武宗崇信僧尼會昌四年勅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
寺天下節度觀察治所各留一寺多不過三十人餘皆勅令歸俗毀招提
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
歸俗及宣宗立盡反會昌之政黜曰國初豐富僧道寺觀舊宋有田者盡
免租差然以天下通計何啻占田數千萬頃此平民之田為其所奪之所
管何止數十萬人此平民之衣食為其所奪之田民而不收其租其三
而無益盡民苦政莫有過於此者今不能絕之盡亦少扣之之需想以進
之歲稅以損之則無乎其可也故荒一策需費之外鬻僧次之科派有賴
寺觀依例教荒亦可也臨川侯七勅使卡六德中有給使督利之詔至元

中有選試僧人之條。并盜詞訟。斷罪還俗。差發稅糧。或當或免。天曆詔必
先納丁錢。申覆禮部。出給度牒。方許出家。先儒論斷。韓子曰。佛與老
之道也。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大其書。虛其居。道先王之道。以道之
祿。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唐姚崇曰。何用度。奸人以壞正法。宋高宗曰。獻
言者多欲賣度牒。以資國用。一度牒所得幾何。而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
其所失。豈一度牒之利。石介曰。兵農憔悴。此獨膏腴。賜賜號。縹緲紛如
執事者。奈何而不圖。哉。孫洙曰。天時有水旱。賦役有錮。而洋屠之食。民
一歲取。早足為天下之。所以大困。置者此也。唐補闕辛替否疏曰。李百
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唐太宗曰。漢武皇帝
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束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
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惟先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
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百川學海。詒謀錄。江南李王倭佛度人。為僧
不可數計。太宗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數尚多。太宗乃為之禁。至道元年
六月。已詔江南兩浙福建等處諸州僧三百人。歲度一人。尼百人。歲度
一人。自昔歲度僧道。惟試經。且因寺之大小。立額。如進士應舉。然奸猾
多竄身其中。而庸蠢之甚。者無所容。自朝廷立僧牒度牒。而僕斯下流。皆
得為之。不勝其滋矣。源流至論。僧。三代而上。王政脩明。民有常業。而
不知為僧。三代而下。王政廢闕。民無常業。始起而為僧。韓子曰。古之為民
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唐陽子曰。井田廢。而兼井游惰之姦起。本論蓋
傷之也。惟其傷之。是以闕之。故著書立言。直欲人其人。大其書。嗣先王
道。以道之原。道。仁義之本。以勝之。不給。排攘斥。不使之賊。吾良民也。
有王者作。補王政之闕。脩王教之廢。以正人心之惑。可也。顧可需之以開
其端。歟。吾嘗欲其源流。佛之為教。吾無有也。東漢以來。始入中國。漢明帝
時。有僧之教。入中國。然未度僧也。至唐元宗。德揚國忠之言。始納錢。以度
僧。時安祿天。楊國忠。以為正事。物不可以給。士道。傳。卿。史。至。大。原。始
度僧。尼。道。古。日。得。百。萬。然。則。需。度。之。法。創。於。此。歟。嗚呼。四。民。有。常
業。古。之。道。也。彼。其。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戒。君。臣。廢。父。子。悖。理。傷。化。甚。矣。一
人為僧。一夫失業。政安度。姦人。使。壞。正。法。姚。崇。為。元。宗。言。之。唐。紀。若。不。給
制。當。夫。六。十。萬。丁。李。德。裕。為。穆。宗。言。之。唐。紀。夫。何。自。唐。以。來。連。相。祖。襲。至
于。今。而。不。廢。歟。噫。我。知。之。矣。不。過。借。是。以。為。豐。財。之。術。也。抑。豈。知。此。端。既
開。越。者。闕。倒。天。下。之。民。失。業。者。衆。財。果。可。豐。歟。宋。熙。寧。以前。日。就。裁。損。天
子。曰。紹。業。積。熟。方。許。籍。記。嘉。熙。二。年。詔。自。今。紹。業。積。熟。方。許。籍。記。否。則。曰。

四十未度當降約束。至道元年。帝覽泉州一歲未度者。僅四十餘人。無
一。大。耕。三。人。食。尚。有。餘。者。近。世。一。夫。耕。迄。五。十。人。食。天。下。黎。民。安。得。不
重。困。當。降。約束。大臣曰。所度皆情。農游手不可。天聖四年。帝王。崇。言。判
度。大。為。情。農。游。手。之。人。無。益。改。化。張。知。白。言。臣。任。權。審。日。嘗。聞。知。道。一
大。當。是。僧。行。上。日。自。今。應。重。多。便。太。濫。否。則。曰。所。度。皆。古。類。奸。人。不。可。若
結。三。五。實。昌。朝。奏。京。師。僧。寺。多。招。納。下。類。遊。民。為。節。子。或。成。廢。亡。命。姦。合
自。今。皆。取。無。實。保。任。方。應。止。納。計。從。之。其。在。當。時。或。五。十。而。度。一。人。至。和
初。曾。執。下。執。政。司。地。元。節。德。僧。五。十。度。一。人。既。而。言。者。以。為。不。可。復。一。百
八。度。一。人。或。百。人。而。度。一。人。至。和。元。年。詔。乾。元。節。度。僧。限。百。人。度。一。人。至
熙。寧。以後。則。冗。濫。矣。河。東。修。城。則。以。僧。牒。熙。寧。七。年。給。度。牒。五。百。道。付。河
東。運。使。修。城。陝。西。糧。縣。則。以。僧。牒。熙。寧。三。年。給。五。百。道。度。僧。付。陝。西。宣。撫
司。易。見。錢。糧。縣。永。興。糧。本。則。以。僧。牒。熙。寧。七。年。賜。度。僧。二。千。五。百。道。熙。寧
原。像。度。路。既。氏。及。永。興。路。常。與。糧。本。其。在。當。時。價。至。百。九。十。十。百。九。十。十
未。止。也。又。至。三。百。十。三。百。十。未。止。也。元。豐。七。年。以下。言。度。牒。已。著。令。每。道
為。錢。百。三。十。十。錢。會。慶。州。路。每。道。三。百。十。十。以。次。減。為。百。九。十。十。價。高。分。額
取。首。從。之。蓋。熙。寧。以前。重。本。抑。末。不。以。需。牒。為。利。熙。寧。以後。務。末。亡。本。必
以。需。牒。為。利。惟。熙。寧。以前。無。所。利。乎。此。也。故。自。嘉。祐。至。治。平。凡。七。萬。八。千。
通。十。三。年。計。之。歲。之。所。度。止。於。六。千。也。惟。熙。寧。以後。有。所。利。乎。此。也。故。自
熙。寧。之。初。至。八。年。凡。八。萬。六。十。通。八。年。計。之。歲。之。所。需。不。啻。一。萬。也。熙。寧
八。年。上。批。勅。會。慶。州。路。每。道。三。百。十。十。有。司。言。自。嘉。祐。至。治。平。凡。七。萬。八。
十。餘。道。熙。寧。至。八。年。給。八。萬。九。千。餘。道。然。我。朝。諸。君。子。嘗。有。言。焉。熙。寧
以前。王。公。曾。言。其。多。宋。公。祁。言。其。冗。熙。寧。以後。程。公。穎。言。不。需。錢。公。輔。乞
並。裁。損。王。長。編。此。皆。切。時。救。弊。之。言。然。亦。非。知。本。之。論。也。我。高。宗。嘗。曰。一
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相。與。七。年。歡。言。之。人。有。欲
多。賣。度。牒。者。朕。以。為。不。可。一。度。牒。之。利。又。曰。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
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又。曰。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
田。不。耕。矣。二。十。七。年。上。曰。今。田。菜。多。荒。若。更。賣。度。牒。是。使。農。為。僧。且。一。夫
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朕。所。以。不。給。度。牒。者。正。恐。僧。徒
多。則。不。耕。者。衆。矣。噫。聖。謨。洋。洋。嘉。言。
孔。彰。三。代。而。下。知。本。者。其。惟。高。宗。乎。

汰僧

北史魏本紀武帝大延四年罷沙門年五十以下。周本紀高
祖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斷佛道二教。雖像志毀沙門道士。

並令遷俗。通鑑綱目。唐高祖武德九年夏。沙汰僧道。太史公傳。天上諸司。佛在西域。言狀路遠。漢譯經書。忘其假託。便不忠不孝。削髮而捐。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遊。祖賦。偶落三途。深墮六道。運使惡逆。安求功德。不憚料。梵經。犯憲章。且生元毒。大。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士。貪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惡僧。皆云。由佛。痛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莫可惡。矣。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唐明皇。忠。詐。長。年。久。自。立。胡。神。鬼。夫。亂。等。主。庸。臣。法。政。虐。詐。短。武。武。齊。義。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區。配。即。成。十。萬。餘。戶。重。育。男。女。十。年。長。養。二。紀。教。訓。可。以。足。矣。詔。百。官。議。之。唯。大。僕。卿。張。道。源。是。笑。言。漢。書。曰。聖。人。之。可。受。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矣。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禍。而。毀。其。人。以。三。天。而。抗。天。子。蕭。瑒。不。主。於。空。桑。乃。違。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之。謂。矣。瑒。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謂。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可。以。遊。徇。傷。不。守。戒。律。詔。命。百。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情。動。陳。行。者。還。大。寺。觀。省。復。還。舊。觀。者。還。還。鄉。里。京。師。留。三。寺。二。觀。諸。州。各。留。一。所。其。性。謹。密。以。職。在。古。候。生。地。交。遊。所。奏。災。異。忠。孝。其。善。者。免。其。罪。漢。書。曰。言。難。進。故。以。其。善。語。譯。之。使。秦。地。無。使。鳩。摩。羅。什。翻。譯。西。域。經。論。目。主。胡。神。傳。教。曰。西。域。之。神。其。名。

永樂大典卷之六

五

日。佛。自。漢。明。帝。始。建。便。之。天。竺。本。其。道。傳。其。書。空。桑。列。于。目。伊。尹。生。乎。空。桑。傳。記。曰。伊。尹。母。既。孕。夢。神。告。之。曰。日。出。水。而。東。走。明。日。視。日。出。水。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命。之。曰。伊。尹。後。而。賢。為。殷。湯。相。與。地。要。見。伊。尹。棄。棄。伊。尹。生。處。也。續。會。注。空。桑。山。名。伊。尹。生。處。在。其。元。九。年。罷。沙。汰。僧。道。舊。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九。年。夏。五。月。辛。巳。以。京。師。寺。觀。不。甚。清。淨。詔。曰。釋。迦。闍。黎。清。淨。為。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所以。弘。宣。勝。業。修。植。善。根。開。導。愚。昧。津。梁。品。度。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調。攝。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覺。王。還。謝。像。法。流。行。求。代。陵。運。漸。以。虧。漸。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墮。之。人。苟。避。徭。役。妄。為。剃。落。託。號。出。家。嗜。慾。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閻。周。旋。閭。閻。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為。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詭。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墮。亂。其。如。傾。毀。妙。法。譬。茲。狼。奔。有。械。嘉。苗。類。彼。泥。泥。泥。泥。水。清。水。又。如。藍。之。地。本。曰。清。居。猶。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來。多。立。寺。舍。不。求。閑。曠。之。境。惟。趨。喧。雜。之。方。繕。米。峙。唯。毫。子。珠。錯。指。片。隱。隱。誘。納。姦。邪。或。有。接。延。鄧。鄧。鄧。近。屠。賈。填。塵。滿。室。墮。腥。並。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

崇教之義。朕膺期取。字。與。隆。教。法。志。恩。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王。石。區。分。兼。猶。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清。源。宜。徒。沙。汰。諸。寺。僧。尼。昔。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並。令。就。大。寺。居。住。給。衣。食。物。勿。令。乏。短。其。不。能。精。戒。行。有。關。不。堪。供。奉。者。並。令。罷。遣。各。還。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遵。制。之。事。且。悉。停。斷。京。城。留。寺。三。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罷。之。事。竟。不。行。新。唐。書。蘇。環。傳。武。后。鑄。浮。屠。金。廟。塔。無。虛。歲。環。以。為。廢。損。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民。產。日。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尼。濫。為。相。半。請。併。寺。若。僧。常。負。數。款。則。補。后。善。其。言。通。鑑。綱。目。唐。玄。宗。開。元。二。年。沙。汰。僧。尼。中。宗。以。來。有。戒。律。者。皆。令。還。俗。當。戶。墮。丁。則。免。避。役。詔。上。言。當。令。不。能。存。持。焉。章。羅。什。不。能。存。持。者。皆。令。還。俗。武。后。以。為。不。能。存。持。者。人。便。壞。正。法。上。從。之。少。汰。萬。二。十。餘。人。禁。制。寺。宇。諸。佛。馬。經。百。官。之。家。皆。與。僧。尼。道。士。性。還。胡。氏。曰。人。之。與。人。類。也。無。不。得。相。見。之。理。惟。罪。人。則。人。之。所。棄。而。不。能。伏。者。中。國。之。所。絕。也。今。不。使。百。官。與。僧。尼。道。士。性。還。之。吏。伏。待。之。罪。人。當。之。則。司。若。使。之。衣。中。冠。帶。而。當。於。平。民。乎。集。覽。當。於。平。民。當。請。舉。列。如。左。七。得。以。年。出。房。列。於。平。民。也。萬。年。龜。鑒。唐。明。皇。是。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為。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當。戶。強。丁。皆。營。避。役。遠。近。充。滿。至。是。梁。

永樂大典卷之六

五

國。公。姚。崇。奏。之。上。納。其。言。除。太。子。少。保。以。疾。不。起。遣。令。誡。子。孫。其。略。曰。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本。與。什。對。翻。姚。興。造。浮。屠。圖。於。永。貴。里。傾。竭。府。庫。事。莊。嚴。而。與。命。不。得。延。國。亦。隨。滅。且。五。帝。三。王。之。時。民。致。仁。壽。無。橫。大。國。祚。延。長。此。時。未。有。佛。教。豈。抄。經。鑄。像。之。力。設。齊。施。物。之。功。耶。且。佛。者。覺。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何。必。溺。於。小。說。惑。於。凡。情。損。耗。生。人。無。益。亡。者。且。如。宋。晉。慈。惠。存。利物。損。衆。生。之。不。足。厚。崇。僧。之。有。餘。必。不。然。矣。上。書。言。姚。崇。崇。會。要。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省。奏。約。諸。道。所。留。僧。已。數。百。令。更。高。量。分。為。三。等。上。至。二。十。人。中。至。十。人。下。至。五。人。如。此。得。中。便。分。拆。條。流。奏。者。今。擬。天。下。諸。道。共。五。十。處。四。十。六。道。合。配。三。等。鎮。州。魏。博。淮。南。西。川。山。南。東。道。荆。南。兩。浙。兩。江。東。川。鄂。岳。浙。西。浙。東。宣。歙。湖。南。江。西。河。南。府。望。每。道。許。留。二。十。人。山。南。西。道。河。東。鄭。滑。許。滑。德。鄆。曹。徐。泗。鳳。揚。充。海。滬。青。滄。齊。易。定。福。建。司。州。華。州。望。令。每。道。許。留。十。人。夏。桂。管。道。管。轄。中。安。南。汝。州。金。州。南。州。容。管。望。每。道。許。留。五。人。一。道。河。中。之。初。下。留。一。三。人。數。多。少。與。此。條。流。差。殊。請。據。前。勅。人。數。為。定。臣。等。商。量。約。方。漢。大。小。準。此。條。流。事。以。得。中。其。尼。不。在。留。限。從。之。八。月。勅。河。南。府。依。前。留。僧。二。十。人。鎮。州。魏。博。淮。南。西。川。

山南東道荆南嶺南宋州東川鄂岳浙西浙東宣歙湖南江西十六道先合留僧二十人。今教內落下十人。山南西道河東鄭滑陳許路德鄆曹徐泗鳳翔蒲青易定陝虢福建同州華州一十四道先合留僧十八人。今教內各落下三人。河中先留僧十三人。今教內更落下三人。桂管汝州等道依前留僧五人。夏州留僧五人。今並不用留。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五年八月壬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千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百官奉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正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臺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越白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關人竟有何益。何仲武乃封二刀付屠。屠曰。有遊僧入境。則斬之。主客即中韋博以為事不宜大。過李德裕惡之。出為靈武節度副使。萬年龜鑑唐武宗會昌五年上勅。併省天下佛寺。中書條奏諸國忌日。宜更行香於寺。其土州宜各止留一寺。寺僧止留十人。卞州並廢。餘人並教還俗。逆歸實以充幾戶。八月制曰。

永樂大典卷六

七

朕聞三代以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教浸興。因緣染習。漸多以至。盡耗國風。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愚君父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亂人。無逾此道。況我高祖文皇。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弊之可革。斷不在疑。而中外誠居。協于朕意。條流至當。宜在必行。濟人利衆。予何讓焉。今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千人。收充兩稅戶。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良二千餘人。還俗於戲。前古未行。以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將使六合熙熙。同歸皇化。下制明達。宜體予意。出本北山堂考索武宗素惡僧尼。會昌四年。勅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一寺。天下節度觀察治所各留一寺。多不過三十人。餘皆勒令歸俗。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千人。及宣宗立。盡反為會昌之政。五代史漢李欽明為司勳。負外郎。上言古語云。一夫不耕。一婦不織。必有受飢寒者矣。聖化之內。且約十萬僧尼。每日人食二升。十萬人日費二千石。以日繫月。其數可知。每一僧。歲中須絹五疋。綿五兩。計絹五十萬疋。綿五十萬兩。此輩不耕不織。實數大倫。臣謂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

民富。越曰。聖人在上。國無幸民。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江少虞類苑太宗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其餘者。今殆二十人矣。東南之俗。連村跨邑。去為僧者。蓋備據。而避徭役耳。泉州奏未剃僧尼。係籍者四千餘人。其已剃者數萬人。尤可驚駭。此事是山堂考索天聖八年詔。應男子出家為僧道者。祖父父母在。別有親兄弟侍養。方可得出家。禁男子祖父父母在不許出家。四年。宰臣王曾等言。剃度太多。皆惰農游手之人。無益政化。張知白言。臣托樞密。嘗斷却。有一火之中。全是僧行者。上曰。自今切宜懲革。勿使太濫。續通鑑長編嘉祐四年。初。王禹偁奏。天下僧尼日滋。月益。不可卒去。宜詔天下州軍。凡僧百人。得歲度弟子一人。久而自消之。勢也。詔從之。宋史備要天觀四年夏五月。停給僧牒毛注。言天下僧尼舊十倍於數十年前。祠部歲給度牒三萬。乞權住三年。從之。宋會要紹興六年四月九日。尚書省言。近年僧徒猥多。寺院填溢。允濫。盜竄其勢日甚。諸州每年經試。其就試者率不過三四十人。經業往往不通。州郡姑息。惟務足額。蓋降度牒。許人進納。官中舊價百二十貫。民間止賣三十。稍能營圖。便行披剃。雖肯勤苦。試經顯見此科。亦是虛設。權住三分之一。二十三年六月八日。三省言。壽星寺乞每年撥放有礙。昨降權住指揮。上曰。既有

永樂大典卷六

天

指揮權住。且休放行。朕觀昔人有惡釋氏者。欲非毀其教。絕滅其徒。有善釋氏者。即崇尚其教。信奉其徒。二者皆不得其屯。朕於釋氏。但不使其太過。耳。獻言之人。有欲多賣度牒。以資國用者。朕以為不然。一度牒所得不過一二百千。而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撥放。十數年之後。其徒當自少矣。中興政要不欲廣釋教。紹興二十六年二月。進呈王太賢乞戒。折帛錢。劄子上曰。王太賢近又乞放行度牒。殊未曉朕意。違言者多。以出賣度牒為利。亦以稅人主壽。延洪國祚。為言佛法自東漢永平間。方流入中國。五帝三王之時。人主壽至百歲。年至於八百。此時佛法安在哉。朕以謂人主但當凡事上則求合天心。下則仁及生民。自然享國久長。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僧徒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鳴民財。以興建塔廟。盡民傷教。莫甚於此。豈宜廣也。不給度牒。二十七年八月。進呈諸州軍有給換不盡僧道度牒。乞令盡數繳納。尚書禮部上曰。前日賀允中上殿。朕問。即今僧道之數。允中言。道士止有萬人。僧有二十萬。朕見士大夫奉佛。其間議論多有及度牒者。朕謂目今田萊多荒。不耕而食者。猶有二十萬人。更令賣度牒。是驅農為僧。且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為僧。而百畝之田不耕。矣。佛

法自東漢明帝時流入中國。前代以來非不禁絕。然終不可廢也。朕亦非有意絕之。所以不給度牒者。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耳。不欲鬻度牒

淳熙四年十月。執政進呈。江州置駐劄軍。因依趙雄奏。昨準宣諭。賣度牒。非佳事。今湖廣總領所。歲有給降度牒定數。不知紹興年間。不曾給降

亦自是月。至紹興三十年。初置以萬人。為額之前。更無切下行之。上曰。待以示三省。朕甚不欲給降度牒。當漸革之。聖政史臣曰。剝民為兵。鬻民為

僧。皆非古也。世變之極。兵民分為二。致兵固已病民矣。又因兵而財用不

足。藉度牒以給之。一人為兵。供之者十人。既未能革養兵之弊。又蔽民以

棄南畝。游手日衆。農民日削。可不念哉。聖語首及於此。其意深矣。已上

三事。兩朝欲減僧籍。以寬民力。臣升之。釋曰。國初僧尼之籍。六萬。至道之

初。泉州未度者四千。太宗肇然憂之。特加約束。富鄉釋其事。謂今祠部之

籍三十四萬。四民被蠹深矣。得不為之節制。稍減其數。以息民力。臣嘗以

其說而參之。揀汰經緯策。則謂寶元中。乃四十四萬。慶曆七年。惟三十一

萬。蓋歲度不過千百。而物改者常淨數倍。至和初年。歲度振加一倍。竊惟

國家未能盡除廢。而後培益之也。且謂宗室妃主而請度僧。造寺。唐景雲

中。太平安樂之亂。制也。大臣而請度僧。造寺。大曆中。王縉元載之惑。於左

道也。朝廷清明。天臣守法。度宗室妃主無驕亂。不願棄棄。雲大層之弊也。又謂不耕織而衣食於民。天時有水旱。歲後有蠲優而浮圖之食取足焉。此天下所以大困匱者此也。元祐中有殿中侍御史岑象求者。亦請思祖宗之英意。立崇飾塔廟之禁。罷兩府貴戚得造寺度僧之制。裁歲度撥放之額。正常住計口占田之限。即三者之說而推之。或可以漸減游惰而歸耕。農者淨盡。以寬民食。在先朝且未能盡革。況今之主國計者。無一事非借助於此。白和耀。曰。科。曰。買。工。使。凡。取。諸。下。以。供。上。而。上。之。所。以。償。之。者。舍是殆無策也。是三者之說亦惟止。泛濫於末流。僅賢乎日增月益。驅天下之民。蕩然而不知止者。若夫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脩。禮。義。之。本。以。勝。之。則有韓愈歐陽脩之說在。宋史張洎判祠部時。天下戶口日蕃。民去為浮屠者衆。洎奏至和元年。初增歲度僧舊勅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內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若以勸勞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戶守塚。禁毋焚掠而已。今祠部至三十餘萬僧。夫不裁損。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減一。遂史聖宗紀。開泰五年十一月。詔汰東京僧元史至元三十年十月。僧官總統以下。有要者罷之。至順二年。太禧宗禋院臣言。累朝所建大萬安寺十寺。舊額僧三千一百五十八人。歲例給糧。今其徒猥多。請

汰去九百四十三人。制可。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七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一

二十九

油

洪武正韻于求切說大水出武陵縣陵西入江一曰膏也一曰油
和謹貌人司馬相如傳雲之油人禮記云油然生矣許慎說文油以水
由聲以周切顧野王玉篇水名又麻子汁徐鍇通釋延秋又司馬相如
夷周切又余救切油地名毛是禮部韻又油油雲行說雖由半飾裁何
六書故膏液也油類清故引之則出入進退順易者曰油油然以油爲物
曰油去聲郭守正紫雲韻玉藻三秀而油油說說貌韓道昭五音韻聚水
名出武陵入江楊桓六書統喻油也半油分能也韻會舉要羽火清音
人前漢司馬相如傳雲之油油注行說又禮記樂記油然生矣注新主好
說字彙博義脂油也趙撫聲音文字通論九切又博物志積油滿萬石自
然生火武市武庫失積油所致又行說又和說韻會定上音油切人油然
威說字切喻 篆 集韻見杜以古 徐鉉 諫 六書
鵠喻實延油 書 集韻古大韻海 篆 統
真 顏真 草 鮮于樞見
書 油 草書集韻

總敘

三元延壽參贊書油發冷疾滑骨髓因得藏經宿即動氣牙齦
脾疾人不宜陳油飲食須逐日蒸熟蒸桑椹要臘月所擇清油

麻油

宋莊季裕鶴初編油通四方可食與然者惟胡麻爲上俗呼脂
麻言其性有八物謂兩勝時則薄收大旱方大熟開花向下結

胡麻油

本草

予向上海焦壓榨才得生油膏半則滑錯針乃滋也
而河東食大麻油氣臭與往子皆堪作雨衣
本附胡麻油微寒利大腸胞水不落生者摩瘡癰生充數
大旱時每少不可供作食又煎藥不入藥也
宋莊季裕 陳誠 云胡麻 大旱時 大熟開花 向下結
利馬是 油通 四方 可食 與然者 惟胡麻 爲上 俗呼 脂
麻 言其 性有 八物 謂兩 勝時 則薄 收大 旱方 大熟 開花 向下 結
下 次和 水食 亦云 子 滋 之 上 已 矣 可 入 胡 麻 大 旱 時 大 熟 開 花 向 下 結
麻 油 通 四 方 可 食 與 然 者 惟 胡 麻 爲 上 俗 呼 脂 麻 言 其 性 有 八 物 謂 兩 勝 時 則 薄 收 大 旱 方 大 熟 開 花 向 下 結
方 豈 鴻 藏 葉 名 青 葉 明 耳 且 耐 飢 渴 延 年 以 作 油 微 寒 此 麻 以 月 作 八 種
者 爲 巨 勝 四 種 者 名 胡 麻 皆 以 白 者 爲 最 爲 貴 陶 隱 居 曰 八 種 中 惟 此 最

良淳黑者巨勝巨大也是爲大勝本主大
完故名胡麻又豈方名巨勝豈國名胡麻

柏油 餘于志大慈德化二
鄉所出俗名烏柏多

種水傍實如吳豆色白有甲夏實冬採榨爲油曰木油元一統志柏油出
餘于取烏曰子爲之造燭最明紫凡三等堅者爲皮油可以度夏次則軟
油又有煉油可燃燈通販入臨川縣出烏柏樹其子出油取以灌燭
莊季裕鶴初編烏柏子油如脂可灌燭廣南皆用處婺州亦有 松

子油

山居備用松子不以多少去皮搗碎爲泥用
水絞取汁焚成浮清油淨再焚澄清 杏子油 山
備用杏子不以多少去皮搗碎用水煮焚取浮油淨再焚成油杏話
蔡元長曾孫居隆興以面油膏歲貢六十合始令得利及素餐各自爲油見
今修合凡取杏 蒼耳子油 莊季裕鶴初編山東以蒼
仁油二百斤造 耳子作油此當治風有 蔓菁

子油

莊季裕鶴初編陝西食蔓菁子油亦以作燈
祖現以蔓菁子煮目致失明今不聞爲患 旁毗子油
莊季裕鶴初編旁毗子油其根即烏藥村落
人家以作膏火其煙尤臭故城市人罕用 稻稈油 晁說之客語
稻稈可取油

子油

莊季裕鶴初編陝西食蔓菁子油亦以作燈
祖現以蔓菁子煮目致失明今不聞爲患 旁毗子油
莊季裕鶴初編旁毗子油其根即烏藥村落
人家以作膏火其煙尤臭故城市人罕用 稻稈油 晁說之客語
稻稈可取油

子油

莊季裕鶴初編陝西食蔓菁子油亦以作燈
祖現以蔓菁子煮目致失明今不聞爲患 旁毗子油
莊季裕鶴初編旁毗子油其根即烏藥村落
人家以作膏火其煙尤臭故城市人罕用 稻稈油 晁說之客語
稻稈可取油

糖油

見 豆油 杭州府產 菜油 元一統志菜油
取油 上 溫州杭州並產 菜油 元一統志菜油
取油 上 溫州杭州並產 菜油 元一統志菜油

桐油

莊季裕鶴初編江浙少胡麻多以桐油爲燈但煙濃
味頗腥氣 汚物畫像之類尤畏之沾水不可洗以冬瓜漆之乃
可去也色清而味甚供食之分人吐利飲酒或茶能蕩滌蓋南方酒中多
灰通常有婦人誤以膏髮粘結如推百治不能解竟斃去之元一統志安
慶廣德延平武崗桂陽水豐徽甯溫處並產游官紀開驗具桐油之法以
細篾一頭作圈子入油煎若具者則如鼓面觀圈子上燒有偶則不着圈
上矣山居備用 焚桐油法 黃丹 官粉 案陀僧 無
名異 龍骨 右每桐油一斤如入氣熱除黃丹二錢重先
下無名異密陀僧俟熱下官粉黃丹用刀頭挑試去絲五寸長不斷方好
黑色先用膠水和墨煉制什物上用油紅色用心紅銀朱和制候乾使油
金色用枝子蘇木熬制候乾用油 人洗桐油法以玉銀若內擦汚處令
通用熱湯洗油盡云桐油汚水裏以石灰少許攪之隔物以火焚之其油

魚油

溫州杭州並產 菜油 元一統志菜油
取油 上 溫州杭州並產 菜油 元一統志菜油

菜油

溫州杭州並產 菜油 元一統志菜油
取油 上 溫州杭州並產 菜油 元一統志菜油

菜油

溫州杭州並產 菜油 元一統志菜油
取油 上 溫州杭州並產 菜油 元一統志菜油

菜油

溫州杭州並產 菜油 元一統志菜油
取油 上 溫州杭州並產 菜油 元一統志菜油

菜油

溫州杭州並產 菜油 元一統志菜油
取油 上 溫州杭州並產 菜油 元一統志菜油

菜油

溫州杭州並產 菜油 元一統志菜油
取油 上 溫州杭州並產 菜油 元一統志菜油

皇達為室祝周云曰願以此油分餉既反命以油贈之葉云今不須矣
葉中厚略虜使逆得其法煎成賜近臣色香勝北來者婦翁葉不須乎

乳 不 言 有 油 倘 是 龜 本 則 龜

石 油

江 少 虞 類 苑 鄰 延 境 內 有 石 油

舊 說 高 奴 縣 出 脂 水 即 此 土 生

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稠稠而出土人以堆尾裹之乃採入並申順似
得漆漆之如麻但烟甚濃所當煙華皆黑子其烟可用試拂其煤以爲
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反也遂大爲之其識文爲延州石漆者其也此物必
盛行於世自子始爲之蓋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窮不若松煤有時而竭
也子戲爲延州詩云二郎山下雲紛紛旋草窮廬學寡人化盡素水猶未
老石烟多是洛陽塵元一說志石油出肅州南山石中其泉如甘露注地
爲溝肥如膏肉燃之極明不可食縣人謂之石漆 又延長縣南迎河有
鑿開石油一井其油可燃兼治六畜疥癬廣納一百一十和延州縣西北
八十里永平村有一井歲辦四百斛入路之延豐庫 又延安府宜君縣西
二十里姚曲村石井中汲水澄而取之氣雖臭而味可療脫馬牛羊疥癬
漆頭竹油 山居僑用漆頭竹油每用香油一斤兼收根刺碎新
煎至一半去其物加百華煎四兩與油 烏頭麝香油 山居僑
再煮入香油藥末一二味依法搽之 設石于川 川百藥煎
香香油方用香油二斤 柏油二斤 設石于川 川百藥煎
五倍于 阿子皮一兩 設石于川 川百藥煎

漆頭竹油

烏頭麝香油

真脂凡一錢 旱蓮臺二錢 石伴爲鹿末先將香油鍋內熬數沸然後
將藥末下入油內同熬少時傾出油入罐子內微溫入柏油一兩攪漸
冷入諸脂又攪令極冷入下藥 苓苓香 雀香葉 香白芷 甘松
三錢 麝香一錢 再攪勻用厚紙封罐口每日早午時晚西各攪一次
仍封之如此十日後先晚洗頭髮淨次早髮乾搽之不待數日其髮黑結
光澤香滑永不染塵垢更不須再洗用之後自見也 黃者黑早蓮臺諸處
有之科生二尺高小花如菊折斷有黑汁名胡 金主綠雲油
孫頭一方去柏油加王不留行半兩依法造用 山居備用金主綠雲油方用黃荆子 黃沒石子 訶子肉 獅竭花
白芷 沉香 附子 卷柏 覆盆子 生地黃 苓苓香 芒硝 蓮
子草 丁皮 防風 石伴等分洗淨曬乾各細剉炒黑色以寬紙裝瓶
入磁罐內每用藥三錢以清香油半斤浸藥厚紙封七日每遇梳頭淨手
蘸油摩頂心令熱入髮寂不十日免者生髮赤者 生禿烏雲
亦黑婦人用不充髮黑如漆已充者旬日主髮 山居備用生禿烏雲油方用秦椒 白芷 川芎 一錢 黃荆子
荜撥香 附子 石伴生用吹咀爲鹿末用綿袋盛清香油

金主綠雲油

生禿烏雲

油

山居備用生禿烏雲油方用秦椒 白芷 川芎 一錢 黃荆子
荜撥香 附子 石伴生用吹咀爲鹿末用綿袋盛清香油

設一斤二十一日取油日三度擦無 髮處不可令油滴白肉上七日見效 潔髮威仙油 山居僑用
油用威靈仙十莖側柏葉二枚才皂三莖黑牽牛二十粒黃柏皮一片手
指大各細剉以絹囊盛納羌中入真麻油浸收能除垢膩髮長髮落等
百藥煎之類如髮髮體結不堪 香髮木犀油 山居僑用
梳理者連取一淘塗立見梳解 山居僑用
石桂花皮展摘半開者陳去莖蒂十分淨每高貴一斗取真麻油一斤控
手拌勻以濕燥相停高及納羌中厚用油紙封緊羌口坐羌於釜內以
湯煮一餉久持起頭燥處十日後傾出以手洗其清液收 宮製薔
之要封閉謹密愈久香以此香勾入黃蠟爲面脂尤香 山居僑用
薇油 山居僑用宮製薔薇油真麻油隨多少以寬羌盛之令其氣取
待出頭冷處三日後去所投香清液旋摘半開油花俗呼爲臭橙者揀去
莖蒂納羌中令其濕恰好如前法密封十日後以手洗其清液收之其油
與薔薇油類取之以理髮經月常香又能 煎窻油法 山居僑用
長髮者煎窻油造法皆同尤爲面脂 永樂大藥方卷八十四上

潔髮威仙油

香髮木犀油

薇油

煎窻油法

五桐六麻不用煎二十草麻去殼研光粉黃丹各七匕柳枝攪用莫輕傳
又詩三麻四桐不用煎七粒草麻去殼研光粉黃丹各七匕柳枝打出似
神仙紫芥菜用石灰和之其色轉綠可以刺完補髮熟皂子熱湯泡研如
泥用以粘油紙不脫皂英按水打糊亦可 又散膏一斤令入槐花末
二兩水調劑染髮以油油之宜和微油憲法詩桐三麻四不須煎草麻
十五細細研定粉一錢和合了太陽一見便爭先皂油意不及煎者止用
桐油二分入河水一分以槐柳枝子順手不住打令勻用棉毛到上簡而
妙凡油稍煉熟稍了以蒸餅泡作糊再刷過方上油油乾入水浸一伏時
須三兩次經雨過熱性退不出火方可收藏山居備用真麻油一盞柳
葉角水濾去滓一盞併一處用磁器內而子攪每盞煎七分候冷
登清用盞底者不用是齊書用合油憲法詩桐三麻四不須煎草麻
蒜油四兩 桐油二錢 定粉一錢 草麻子一百粒 石四件七研究定
粉草麻子令細研麻油同打候勻熟後入桐油再打或油使頂日中
便乾方見有光彩 歌曰 桐三油四不須煎百粒草麻細細研究定粉一
錢相合和太陽 煎酥油法 山居僑用
相射更光輝 脂四兩裝成油去滓用好梨一皮去

煎酥油法

良久標之便落溫革瑣碎錐油污衣用白礬土一斤滑石四兩赤石脂龍

其法用白礬土黑牽牛等分滑石減半等分得古為細末先以紙一兩幅

水三四十里聚落曰江涇其旁有大聖寺常以佛殿燈油付一行者舉月
給若干斤久之輒不及期而告罄主僧責其乾沒屢遣報蓋殊以為苦蓋
初未嘗為欺也然無由自明但實夜伺之唯謹一夕聞僧房窸窣入視一
傳人脫所着金甲正取油適空四體驚問其故答曰勿勿恐我乃近村
顧六者家方隔禁神所謂金神七後者為此老侍當無義廣警舍穿穿極
井地無時暫寧獨我思步多使我舉身成虎非藉膏油滋潤則痛楚
不可言亦知汝無辜受罰今幸而愈自此不復來當陰佑汝得數數為人
備供得財用以相報行香謝曰願老既無犯於明神胡不加諸備健曰彼
方享福福未可問也遂隱

沈母滅油 宋書沈約源高家貧為志
不見其後果無失油之患

蚰蜒惡油 太平御覽淳尚書在河陽蚰蜒入耳半月後腦
火之中洪洪有聲腦悶不可徹至以頭自擊門柱
狀狀危急有人教以麻油作煎

孫秀儲油 晉書孫秀同起義孫
餅挑財須史蚰蜒自出而差

髮癢灌油 宋書宮人患腰痛牽心發則已絕徐大伯
油於殿省

馬概火具 視之曰髮癢以油灌之吐物如髮引之長

宋書大書卷八十四上

十一

三尺頭已成蛇膝
之滴畫唯一髮

折松灌油 魏志孫權至新城滿寵馳赴恭壯
士折松為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

煉腦為油 宋莊季裕鶴和編宣和中京西大駝人
相食煉腦為油以食販於四方其辨也

煎 宋書
北史侯景南奔魏相高澄命先
刺景于面又悉以油煎殺之

焚以鼎油 宋書
傳宣和二平冬方臘亂詔以屬選如龍圖閣直學士又言妖賊侵泰州縣
唯使宋官更巡行殺戮往往斷截文體探取詐行或焚以鼎油或射以勁
矢備極慘毒

潑以煎油 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二年陳敬瑄多
恣心不償

潑以煎油 遣人歷陳鎮洞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
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避之不至自疑有罪夜
亡入群盜中明旦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遠訪弘讓出首而執
以送使云討擊使弘讓以求功故誣不之問杖弘讓脊二十釘於

爆稍 西城二十七日煎油發之又以膠漆其膏極慘酷見者驚之

加碧油 文書雜錄國朝會要恭簡公一云家添牛善開字從中
唐金吾將軍執之今判如節有袋上加碧油常置朝堂車

駕面薄出則八枚前導又四枚夾金吾大將軍者名衛司攝稍者少府
監欲備攝稍不知其制禮官曰攝稍捧也以黃金塗赤執之以危騷

尸以赤油 此易驗也以前赤油繼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尸其跡
必驗

塗身以香油 北史亦上國傳其俗皆穿身剪
未然

答梁

祖艾油 蜀書祖逖建武王建陝
州艾油答之

應舉夢油 東南紀聞清津楊
金史海陵王紀南征造戰艦江上
毀民廬舍以材焚死人膏為油

脂車有油 郭氏
准書以夜覆燈蓋故也功名之前定如此

宋書大書卷八十四上

十二

脂車有油言中
兩軸有油將行

賣假油 魏說之客語都下有賣假油者偽作偷銅
已而迫暮催當五百錢而去明日不見未
責取視之惟面上五十來錢油下盡是水

沽怪油 太平廣記京宣
歸入曲巷有賣油者張帽狀桶不避道導者導之頭隨而落遂入大宅門
官吏異之隨入至大槐下遂滅因告其家其家即掘之深數尺並樹枯根
下有大墩葵如疊挾二華樹樹滿其中及有巨白菌如殿門浮濕釘
其蓋已落墩葵即墮矣華樹乃油桶矣其後人其其有沽其油者月餘
怪其油好而賤及後

乾榨油 宋史余玘傳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
發食者患病嘔洩

薛出油 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元年以史部郎中
謂之乾榨油

麻膏油 馬明史實錄唐慎
謝曰臣知弊矣安避此上益加重

避其父諱呼油為麻
膏呼麻為麻膏相公
龍油 杜陽雜編龍油城入水
不滿云有龍油故也
嬰油 陸游南唐書

升傳宋銘使梁升以蠟封中書
其辭曰自銘自六月離蠟油
砂羅威油 頌古臘珠巖頭因僧問慶中如何辨主師

曰銅砂羅威油汾陽昭顯曰慶中辨主求維明千人萬人少一惟銅砂
羅油今古淨與否後却眼中釘 佛印元曰慶中辨主眼分明持地尋方

更點晴堪笑青溪難候候至今南北地人行 海印信曰慶中辨主眼分明持地尋方
問月正明漁翁閑釣釣牽動一潭星 雲溪恭曰銅砂羅威油正足

毗盧印後收更有慶中辨得主太平將特封侯 羊堂清曰銅砂羅威
油清淨照見慶中舊主人寺語詳人猛泰取莫教孤負此生身 大高智

曰終日慶中走慶中澤大有堪笑五胡人袖衣頻抖擻 佛照慈曰銅砂
羅威油生茶選他雜菊頭但看來年正月來家門首掛燈籠 登

事榮曰頂起砂羅時身心都見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慈菴觀曰
村飲夜歸來促到三四五摩掌青苔苔草莫驚看汝 空更印曰銅砂羅

威滿威油漆倒巖頭不識羞却向蟬蟬眼睫上棲頭浪宕送風流 無坑
微曰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山軍刀直取顏良首不是關公也

永樂大典卷八千一百一

十三

永樂大典卷八千一百一

十四

大羅 橫川曰慶中辨主問巖頭心識如何
會得休鼻孔眼睛都要見 銅砂羅威油 **紙撚無油** 頌古

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撚無油華嚴具頌曰洞山宗
匠教些些紙撚無油論作家老倒祥和針子眼說彈說道會如麻 **實**

相油 大方等大雲經如來以德以實相
油潤益慧燈開發慧眼除無眼暗 **如蠅著油** 大寶積經心常

貪觸如 **蠅著油**

詩文 宋蘇東坡大金集油水頌 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
食嘉祐謁長老觀佛手趙郡蘇某為之頌曰水在油中見火則

起油水相持水去油住湛然光明不知有人在大能定內外爭故若不經
大油水同定非真定故見火便起客齋三筆子南十歲時過衡州白沙渡

先岸上酒店敗壁間有題詩兩絕其右曰大落水油汚衣衣大詩太俗不足
傳獨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詞云一點清油汚白衣班班駁駁使人疑蠅繞

洗過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汚時甚愛其語今六十餘年尚歷歷不忘漫志
于此梅聖俞宛陵集韓王汝道油 朝讀百紙詩夜成幾篇書明明白晝

有陽鳥點點暗室無燈除日晴須藉外物光日月不到早歸君能置以
清油盡照照文字燈焰舒舒將骨骸靈骨振振底清涼留脂膏所益既如

此所感當何如德將清油集買油 氣自平未梓木平夢回猶喜讀書聲
冬長不曉清閑事且為吾兒續續樂揚揚迎迎客亭頻頻謝人惠油 青恭

照天標寶炬分金蓮榮遇不可期膏火徒自煎樂短無餘輝囊空無留錢
一燈假都望三冬長盡燭燭燭許沾沾步履步履欣欣欣年對行商落漢集詩師

正步才堪照中得膏而碧雲油見示因作二絕句 當年公主嫁理來自
湖芳蘭製此油無代古本多絕艷豈能全有漢風流 相舒登封入禁門

六宮勾勾失狂浪應嘆高里通西域只待連山首肯恨 再用韻呈師正
誰謂李于黑貂裘談古曾經動碧油客路何施盡眉手自塗香澤慰新

流 塗澤風流出馬門戰場誰為洗 痕聖時宮女自粧薄不遺膏入蒼琅根

江油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晉江油縣屬益州西魏改屬

國朝因之保寧府考定國經唐屬龍州其地有江油溪故因以名元徙縣治

永樂大典卷八千一百一

十四

於武都郡興數鎮梓潼江油元屬劍州
聖朝革劍州以其地分入二縣九域志北城志五鄉江油溪都竹二鎮乾敏

一寨有石門山洛江與地廣記江油縣漢剛氏道地屬廣漢郡後置江油
縣魏鄧艾伐蜀自陰平景谷步道出焉東馬魚貫而進還江油出綿竹即

此地也元魏曰江油郡西魏曰龍州隋曰平武郡唐曰龍州故平武縣梁
宋氏家李太智自立為藩王西魏廢為縣隋屬平武郡唐正觀八年省入

焉有石門山洛江與地紀勝江油縣倚郭要公類要云漢剛氏道屬廣漢
郡元和郡縣志云本晉武平縣後魏置江油郡並立江油縣唐地理志

云晉始建陰平郡人平武縣後魏置龍州隋初改平武為江油縣取江水
以為稱無立郡唐志又云正觀元年省武平入江油縣又鄧艾傳江油止

從由無水唐書舊志
通典並為江油郡

菰 洪武正韻于禾切水邊菰草又具草也許慎說文菰水邊也以此種菰
以周切徐鉉通釋按菰非以菰一名菱于注一名軒于生水中結今按似

細蘆菱生水上通水高下汎汎然也故曰蒲葦也延秋反顧野玉玉篇與
周切陸法言廣韻水蒲葦丁度集韻或作葦司馬光類篇又以九切數個

如其析之則可曰臭之卑近乎一薰必無其馨不馨之卑近乎一蕕必無其臭是不馨不臭之性猶中人居上下之間雖不必臭可也惟上智與下

正喻鵠切鵠音會木字切鵠音會喻寅延榆

道

鮐

鮐

旂

洪武正韻于求切通屬天貌顏師古曰古作攸許慎說文通氣行貌从乃

洪武正韻于求切通屬天貌顏師古曰古作攸許慎說文通氣行貌从乃

洪武正韻于求切通屬天貌顏師古曰古作攸許慎說文通氣行貌从乃

洪武正韻于求切通屬天貌顏師古曰古作攸許慎說文通氣行貌从乃

書說文無旂字... 旂或从乃省聲... 旂或从攸聲... 旂或从乃省聲... 旂或从攸聲...

書說文無旂字... 旂或从乃省聲... 旂或从攸聲... 旂或从乃省聲... 旂或从攸聲...

書說文無旂字... 旂或从乃省聲... 旂或从攸聲... 旂或从乃省聲... 旂或从攸聲...

書說文無旂字... 旂或从乃省聲... 旂或从攸聲... 旂或从乃省聲... 旂或从攸聲...

之曲以**溯游**詩秦風蒹葭篇溯游從之死在**上游**西漢書項籍
來京氣**溯游**水中央注溯游順流而下也

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詩云日之
句奴傳或言句奴從上游來厥人服虔曰游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
游也詩云日之上下也

云代英雄迹居於此**江河上游**華望識遺昔人謂川陵罕南北
以斯地為上游焉

之則可順流收下流之利黃河南注永興秦鳳實居其上故漢陳則可順
黃河之險下臨趙代而取河北也易大江東下並利變梓實居其上故漢
川則可順江漢之險下瞰吳楚而取中原也易張德遠圖復宋梓首
身任川陝計益出此而以富平一跌棄之豈知公之所以勝者哉

漢上游唐顏魯公集謝師度使表 竊以制**海內上游**
南巨鎮江漢上游右控巴蜀左聯吳越

宋陳後山集代謝西川提點刑獄表**百王上游**宋朱華寶書光
惟蜀中之石地乃海內之上游

永樂大典卷八百四十三

三

國朝四裔名王系於新建宛馬未於天外致赤馬駝燕之異**優游**詩
物獲寶鼎芝房之珍確名在百王之上游德並五帝之左界

雅卷阿篇優游爾休矣**與世優游**淮南鴻烈解本經訓古之人
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

元帝優游兩漢蒙求孝元皇帝贊曰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徵
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走馬宰相而上幸劉文

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乘焉然寬弘盡**先游**漢高郵陽傳有人先游
下出於恭儉疏今溫雅有古之風烈

作游漢高地理志克作游成陽詩云日**園游**經子法語周禮
之

良游大遼潘岳射雉賦良**世號高游**魏書游明根
游呢嗟上

根與高同以儒老學業持被禮過公私出入每**顏成子游**莊子
相追隨而問以才華時悔明根世號高游焉

寓言顏成子游謂宋郭子素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望二年而從三年
而通四年而獲一年而來六年而見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

生九年**浮游**人名羅泌路史後紀共工氏殺劇于諸侯虛詩以逞
而大妙

分野之書漢人本籍地高者皆游本漢建武四年分五至五縣人改本
日龍山晉宋齊梁五國之清自唐自宋自元自明自清自今自元
自明自清自今自元

龍游縣大明清
類天文

本朝因之計衢州府下趙藩淳熙龍游道中三首下水纖輕如驚萍流帆
敏於鴻人心願得欲遠天意若將無同山連遠近修澹水合東西渺瀟
舊說詩中有畫今成畫裏尋詩晴山陰雪猶在雨下水風苦高眼貪白
鳥孤沒耳怕寒猿數號

吾曹步入龍游記所遺數水代春城旦坐又松觀賣店人勞屏除車馬肩
輿兒料理泥沙覽覽高忙裏著晴天意好坐令行客興滔滔元王憐秋澗
集龍游道中 路入龍游不見山縱橫阡陌數江邊穿蘿藤如槍槩夾
道寒花似火燃

永樂大典卷八百四十三

四

秋原曠無際馬首掛高月草虫自宮商葉露光可掇狹徑非我由月行且
如髮揚鞭望南天指我詢問越張志道碧霞洞天詩景通龍游 獨首見
龍游諸山翠浪浮陽坡抵白情陰洞鎖蒼乳樹

密雲藏屋灘長石高舟呼兒其尊酒聽客話杭州

游氏千來營音馮翊元和姓纂左傳鄭穆公子偃字子游子游之
後以王父字為氏孫吉生連漢游尋後漢游殷廣平魏河南尹

游遂始居廣平六代孫復魏高書明根主僕射筆筆姪曾孫仁宗唐比部
郎中生詳金部員外郎再從弟推後魏太子少傅七代孫中台臣城尉根

從祖弟奇後魏州刺史六代孫子考為部郎中姓氏之說高王傳哥有
游孫伯史記周有游騰魏游楚前趙游子志可無游遂入漢藝文志有游
杖子梁游君公唐游重彦宋游昨似古今姓氏辨證出自姬姓鄭七穆氏
其先鄭穆公生公子偃字子游子游生公孫黃字子崎黃二子以王父字

為氏板字子明生長良以父有罪廢人主服弟吉字大叔為正卿所謂
子大叔者也吉生達又吉兄子游楚字子衡生即其族仕周者曰游孫伯
齊漢而下著望河北廣平郡與家焦談為廣平四姓至後魏游雅字伯度
秘書監梁郡宣侯為廣平任人其族祖曰蟬字恭容為樂浪太守生幼
仕為客族為廣平太守幼生明根字志遠仕魏孝文為儀曹尚書散騎常
侍鴻臚卿新泰侯年七十五為國五更監諸曹內外五十餘年時論貴
之與高問以儒學齊石時號高游子字伯始襲爵官至廷尉卿博綜經
史外寬柔而內剛立基有聲稱子祥字宗良高邑文侯其後有徙居揚州
廣陵隋唐間與戴商
威人為廣陵四姓

游吉

姓氏通華游吉字太叔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晉伊使張駘致
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克射大吉子太叔成之曰大國之人不
可與

游速

姓氏通華游速公孫楚春秋定六
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游孫

史記周本紀襄王十三年鄭伐滑王使游孫
伯服請滑鄭人因之賁連曰二子周大夫也

游殷

楚傳
父殷績後漢書游楚字仲元為高陵人也父殷為郡功曹張

游楚

既兒童時殷與之引既過家殷先歸初家設賓饌及既至殷妻
笑曰君其博乎張德容意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宜知斯方伯也殷
遂與既論霸王之略以子楚託之殷與司隸校尉胡珍有隙珍誣構殺游

殷月餘餘得疾但曰游功曹來伏罪遂死或謂殷以鬼誅之楚忠果實直
為清臣今曹操定閭中時漢興郡缺操以問既既稱楚才無文武遂以為
漢興太守後持隴西楚為人慷慨歷位宰守所在省刑任德太和漢武
相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會吏民
告之曰太守無德於民今蜀兵至諸郡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
太守本為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
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曰今東二郡已去必以楚求但共堅守
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龍也若官教不到蜀攻日急

國取太守降未幾也遂城守而南安果將漢兵就攻隴西楚聞兵到乃遣
長史馬顯出門設陳而自於城上曉謂漢兵卿能斷隴使來兵不上一月
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度費使顯縱兵擊之漢兵收
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漢兵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漢破滅而楚以功封
列侯長史孫屬皆賜拜曹叡嘉之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大聲
自為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叡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
當言唯而大聲稱讚叡顧笑而勞勉之罷會自衣皂留宿衛拜附馬都尉
楚不學而性好奇遊音樂乃當歌者琵琶箏箏每行未將以自隨所在博
酒投壺惟忻自娛數歲後出
為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游雅

祖書列傳雅字伯度小名黃頭黃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
作郎使劉義隆投散騎侍郎郎時廣平子加建威將軍領遠太守少傳領
禁兵進爵為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
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後為祕
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雅為太華殿賦文多不載雅

性剛烈好自矜號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才
以為恨允將婚于郭氏雅勸允娶于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郭不勝
廣平游入自棄伯度我自故黃頭黃已廢人皆此類也允著微士頌錄為
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議長短忿厲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
平二年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子僧奴襲爵卒子雙鳳襲雅弟伯子曇
護太和年中為中散連典寺令復懸勢仇池為賊所害贈肆州刺史史臣曰
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英祀也高問發
言有章句下筆富大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遠累朝見重高祖桂冠謝
事禮備懸
與美矣

游僧奴

詳游
雅傳

游雙鳳

詳游
雅傳

游曇護

詳游
雅傳

游鮮 詳游明 報傳

游矯 詳游 報下

游明根 報下

魏書列傳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祖鮮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為政嚴平太守和龍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焉之世祖推為中書學生性貞慎寡欲綜習經典及恭宗監國與公孫叔俱為主書高祖踐阼遷都舊主書賜爵安樂侯軍運將軍高祖以其小心敬慎每差美之假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劉駿且使明僧為相對前後三返駿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顯祖初以本將軍出為東青州刺史加員外常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耿丘鎮將尋就拜東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為政清平新氏樂附高祖初入為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恭謹號為稱職後王師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梁郡王嘉參謀軍計復兗州民叛詔明根慰諭數南征河內仇城連口三道諸軍果明根節度運都正尚書仍加散騎常侍詔以典蕭順絕使多年今宜通否羣臣會議尚書陸叡曰先以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一

七

三吳不靖荆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舉而勳今彼方既靖宜還通使明根曰中絕行人是朝廷之事深恐疆場使彼境上二三之理宜在蕭順我今遣使於理為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羣臣固請公除高祖與明根往從事在禮志遠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諫言明根以平踰七十求致仕詔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幹志尚貞敏溫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奏請朕勤不容違尊便已許其告辭可出前復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年耆德茂朕勤累朝歷職內外並著顯績遠于耆老履道不渝是以釐革之始安以禮任遷能近德臣贊於朕然高祖德使余言歸君臣之禮於斯而畢春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但李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頹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臣承銜之重鍾鳴屬蓋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高祖命之令進言到致勤仍為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綺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步挽一乘給上卿之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

之以定律令之勳賜布帛一千匹散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賜絹五百匹安車一乘馬二匹雖懷被擢平駕車郭明根朝于行宮詔曰游五更先素還居歸終鄉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車五百匹散五百斛散大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入朝行宮賜教書如前為遣中第國有大事性直書訪之舊疾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十三年卒于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賜錢一十萬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諡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高祖初明根與高祖以舊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問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爵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歲當乙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肇既承續先隆堂構正清懷樂順淳不渝辭爵主幼之年元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治識為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憑才流識學有名士之風見重於世不虛然矣北史列傳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明根幼年遭亂為標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繫壺情入書字路逢書地學之長安鎮將賈瑄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雅使人賄之教書年十六辭雅鄉里於白渠攻為窟讀書積歲雅稱焉之太武推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二

八

游肇

魏書列傳肇字伯始高祖賜名焉幼為中書學生博通經史及轉通直郎秘閣令遷散騎侍郎典命中大將軍南伐肇上表諫止高祖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諫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高祖欲令還祿養乃出為本州南安王頓鎮北府長史肇親郡太守王亮復為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為政清簡加以正聲歷佐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解任景明末徵為廷尉少卿固辭乃授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無侍中為畿內大使然涉善惡實罰分明特大府卿徙廷尉卿無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者勳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陽風收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世宗之弟為百祭備渾以肇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東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便盛視之在狗山也肇諫曰狗山最幽僻在海濱山湖下墜民無居者於我非急於賊為利高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眾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遂甚故今必得狗山徙致交爭終難全宜

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襲以宿豫來易胸山。臣愚謂此言可計胸山久
得危弊宜速審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無用之地。復使舊有
之疆。其役時解。其利為大。世宗將從之。尋而視賊遣侍中蕭衍軍主徐玄
明。斬其首。其二州刺史張復首以郡洲內附。朝議遣兵赴援。掌表曰。玄明
之款雖奔救。是當然事。有損益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
今六里胸山。地實接海。波湖下濕。人不可居。郡洲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
田。終無所用。若不得連口。六里雖起。尚不可守。況方事連兵。而半非要也。
且六里於賊道要。去此則遠。若以開遠之兵。攻逼近之衆。其勢既殊。不可
敵也。失餘之軍。百姓飢寒。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靜之。與千戈之
役。軍糧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觀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
安懷。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余
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益小利。不使大損。世宗並不納。大將軍高
肇。肇諫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
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
宜在安靜。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或有征無戰。今之據者。
雖假官號。其偽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

永樂大典卷千五百五十一

九

晏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誤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略。
顧俟後圖。世宗又不納。蕭宗即位。連中書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相州
大中。止出為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鎮東將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為太常
卿。連尚書右僕射。固辭。詔不許。肇於吏事。斷決不逮。主者詣里反。復論欲
有持不脫。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方正之
操。時人服之。及領軍元叉之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暉。乃集公卿會
議。其事於時。在官莫不失色。順自肇獨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正光元
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束帛。祔朝服一襲。贈帛七百匹。蕭宗舉哀於
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大貞公。肇
外寬柔。內剛直。執好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為易集解。撰
冠婚儀。白垩論詩賦表。卷八。七十五篇。皆傳於世。肇廉不競。曾撰儒義。以
表其志。焉。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肇之為吏。尉也。世宗嘗私教肇有所
淨。然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蕭
宗初。近侍輩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元。已下。並加封邑。時封肇大。安縣
開國侯。已八百戶。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
不應。論者高之。子祥。字宗良。頗有學。虛秘書郎。襲爵。新泰伯。連通直郎。

國子博士。尚書郎中。蕭宗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
卒亦不受。又追論肇前諫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七百
戶。祥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贈征虜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諡曰大
子。昭字寶多。襲侍御史。早卒。昭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
參軍。齊受禪。爵例降。明根叔父。矯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太守。卒。
贈冠軍將軍。相州刺史。矯孫。襲國子博士。襲弟思進。尚書郎中。

游子祥 詳游 肇下

游皓 詳游 肇下

游安居 詳游 肇下

游馥 詳游 肇下

游思進 詳游 肇下

永樂大典卷千五百五十一

十

游寶藏 詳游 元傳

游元 詳游 元傳

隋書列傳。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貴
藏。位至太尉。元少聰敏。年十六。齊司徒徐顯。步引為參軍。事周
武帝。平齊之後。歷壽春。公。淮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為殿內侍御史。晉
王諱。為揚州總管。以元為法曹參軍。父憂。去職。復為內直監。場中。副位。連
尚書。吏。吏。即。連。東。之。役。領。左。監。衛。長。史。為。益。年。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持
書。侍。御。史。字。大。連。等。九。軍。收。績。帝。今。元。按。其。獄。迷。時。責。仲。其。子。士。及。又。尚
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連。家。僅。遺。元。有。所。謂。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
蜀。親。賢。腹。心。是。寄。當。身。責。已。以。勤。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按。之。愈
急。仍。以。狀。初。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九。年。奉。使。於。黎。陽。督。運。揚。玄。感
作。述。乃。謂。元。曰。獨。夫。肆。意。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絕。域。之所。軍
糧。斷。絕。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
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
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國。反。噬。深。為。明。公。不。取。顧。思。禍
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責。以。兵。竟。不。屈。節。於是

害之帝甚嘉歟贈銀青光祿大夫賜姓五百
四拜其子仁宗為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游仁宗

詳游
元傳

游邃

北史前燕廣平游邃
為慕容廆股肱之臣

游恭

詳游簡
言傳

游簡言

五代史游簡言字敬中建安人父恭其為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秘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以為戶部參軍與元帥府書檄通觀家推官烈祖代吳為中書舍人元宗嗣位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介獨立不附權要元宗頗重其為人命判中書省兼吏兵部選事恭抑悻悻者衆選人辟廣試判不中上書言簡言久恭嘗為鄂州杜洪掌書記洪焚城未溫恭試恭預其謀簡言逆臣子當斬請正國法元宗怒唐休私忿訪謝決杖流杭州及淮南交兵吳越亦伺機攻常州執簡言使趙仁澤歸于錢塘仁澤見吳越王責以敗盟吳越王怒

永樂大典卷六百四十二

十一

扶其口至耳方議遣使詰責其越羣臣畏簡言莫敢住元宗以命簡言簡言不辭見其子撫為千牛備身將發拜中書侍郎未出境召還及還都豫章立吳王為太子留西都監國以簡言為輔簡言力辭言久備近臣不忍去惟唯元宗嘉其一心事主無微後福意即從其請更用嚴績而後主亦由是賢之拜吏部尚書知省事簡言親治簿書督責嚴峻人或以事請寄必固違弗准亦不得伸議者謂其過拜左僕射無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疾已篤不及視事卒年五十七南唐書列傳簡言父恭登進士第有名於時仕吳為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為秘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辟為戶部參軍元帥府文翰通觀家推官及禪代歷廣部員外郎知制誥中書舍人保大中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守職恭恪國家之務非其任者未嘗言言介獨立不為阿附元宗重之嚴判中書省兼兵部選事及淮上兵起越人背盟送吐凌乃除簡言中書侍郎奉使讓越先見其子慈為千牛備身而後行至境召還元宗尚遣以簡言補太子詹事以不能事少責乃令從行後至即位初未之知後頗重之自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委以南省之事簡言躬親簿領督責嚴勵以威嚴察吏畏之於是六職辦集以執方不為群輩所附人有請託者必固違度不復顧其理道

數年以疾辭不許及拜相而疾至卒年五十七

游奎

千家姓廣平人
宋朝登進士第

游烈

武陽志烈字晉老平江人初以孝節稱登皇祐元年第從胡安定學終職方員外

游師雄

宋史列傳師雄字景叔京兆武功人學於張載第進士為儀州司戶參軍遷德順軍判官師雄延將劉瑄與主帥議戰定未敢自延安入安定黑水師雄以地薄賦重有伏誅由他道既而謀者言夏伏精騎於黑水傍瑄謝曰微君言吾不返矣趙高即延安辟為屬時夏人擾邊成兵在別堡龍安以壯諸城兵力威防高患之師雄請發義勇以守黑水城上待其至夏人知有備不敢入但築荒堆三來而還歲饑行諸壘糧食計口賦糧人無得亡運石營中深溝結城遂備益固元祐初為宗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密訪於師雄師雄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惟示中國之怯將起敵人無厭之求僕謹戎刑等視以為請亦將與之乎萬一無人造一來之使求來關南十縣為之奈何

永樂大典卷六百四十二

十二

不聽因着分繕錄遣軍器監丞吐蕃寇邊其首魁章奇宜結乘間脅屬羌構夏人為亂謀分據熙河朝廷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詔師雄行聽使宜從事既至謀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鋒也通遠境吐蕃將攻河州師雄欲先發以制之請於帥劉瑄瑄曰彼眾我寡奈何師雄曰在謀不在衆脫事不濟甘受首戮議三日乃定遂分兵為二姚兕將而左神頽將而右兕破六通宗城斬首千五百級攻講未城斷黃河飛梁唐十萬衆不得度詔破洮州擒兕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千七百級捷書聞百僚表賀遣使告永裕陵將厚賞師雄以爲邀功生事止遣一官爲陝西轉運判官從點秦鳳路刑獄夏人侵淫原復入熙河師雄言蘭州非賊一舍通遠不百里非有重山峻嶺之阻宜於定西通渭之間建安遮納結珠三柵及設耕七聖以固藩籬此無窮之利也詔付范育皆如初議入拜祠部員外郎如集賢校理爲陝西轉運使內地移衆於邊民以犖犖爲病師雄言往者還土不耕仰給於內今積粟已多軍食自足宜令內地量轉輸致之直以免大費報可召詣闕哲宗勞之曰北州之役可謂萬功但恨賞太薄耳對曰皆上策廟議臣何力之有焉唯當時將士勤勞未錄此爲欠也因陳其本末拜衛尉少卿哲宗數訪邊防利病師雄具慶曆以來邊臣施置之

載否朝廷謀議之得失方今宗族之要凡十六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出知邵州改河中府進直龍圖閣知秦州未至詔攝熙州以夏人擾邊詔使者與熙州秦州共謀之使者說於討擊師雖謂遠舉城壘以自蔽席卷之師未應深入也上韋爭之不報既而使者知攻取之難率用師雖東自後洮州之後于闐大食佛林等國皆懼悉遣使入貢朝廷令熙州限其二歲一進師雖曰如此非所以未遠人也未幾還秦使知陝州平年六十師雖雖家適有主事功議者以用不盡其材為恨宋趙鼎臣行隱時士集師雖傳贊 是幸推行則我當羅帝命捕之如掌嬰兒維特謀臣雖也畫策宣力四方至皆有績賞不酬功天子所嗟既而連龍桂是荷張舜民畫策集直龍圖閣游公墓銘 公諱師雖字景叔姓游氏世居京兆之武功曾祖永清祖裕皆潛德不仕考光濟始為大理寺丞贈朝請郎公為兒時不妄戲笑聞誦聲則悅而慕之授以書如夙習握筆為詩語已清拔年十五入京兆學益自勵勵發夜不休同舍生始則少之已而致行試藝屢居上列人畏敬無敢抗其鋒橫渠張載以學名家公日從之游益得其與由是名振一時豪雋皆慕與之交宿望舊德爭相引重治平元年進士第一中其科授儀州司戶參軍郡委公以學校公從而新之士

永樂大典卷八百五十一

五

皆就業其後登科者權璉丞相范公為轉運使聞而薦之於是使者識與不識爭薦其能正獻親公在長安遣公督蜀糧蔡熙寧案及使相視葉燮會胡盧河定西三川之地復中利病親公愛其才蔡提帥涇原以公權管鳳路公條畫甚多其後朝廷下陝西設法悉用其說韓康公為宣撫安公同提舉常平劉瑄往郡延與主帥措議戰守之策初瑄欲自延州入安定黑水堡過綏平寨地過賊境公疑其有伏請由他道已而謀者至言西夏嘗伏精騎數千於黑水堡伺其過掩之將詰以機事瑄驚曰向非公慮於虜矣趙高帥延安以公權管勾機宜大字夏人將擾時郡延之兵與戰且悉為俘安雖凡二將所分據自延州龍安以北諸寨無不備高患之公為調發發勇以守且聚石於城上以待寇夏人聞其有備遂引兵入鄜州襲荒堆三泉而歸康公嘗遣公按視雖元城撫寧和寧公言雖元無井泉撫寧在平川皆不可守康公然之未幾撫寧果為賊中雖元終棄而不用丁母艱服除充鄜延路經略司司當公事復從趙高之辟也熙寧七年河漢壞永寧關和橋商賈通絕河東之粟不入于鄜延有詔治橋善急議者謂石岸險用力多非期以歲年不可就公往經度兩月而成人皆服其神速

公行諸臺賑貸公使方前手漢蕃戶磨運石漢溝完壁計口而授糴人無殍亡遂備因之以國八年王師征安南趙高為宣撫招討使首辟公舍于同文館高方迫於蔡案不暇省文檄皆倚公王詔為樞密副使謂高曰蔡中待士良可賀也軍將行聞父愛有旨給告百日復赴軍公乃以終喪凡三被詔慰解延光高之行與主帥郭達議不協公憂其無功悉以書題之其後皆如所料非除陞鄜州軍事推官秦神呂大防辟充管勾機宜文字朝廷命徐禧計議邊事禧持說不同公徐禧曰禧悅其言留之數日邊議始合禧歎曰諸蕃府如游若復何慮元豐四年主帥問罪夏人轉運副使李察辟公勾當公事軍駐靈武饒餉之計公力為多陞忠武軍節度推官充溫原路經略司司當公事未幾以疾辭陞趙高帥慶陽再辭為管勾機宜大字環慶當用兵之役扶傷補弊師壯民安皆公之贊畫高移延安范參相代之留禧事無巨細一以付之元祐元年改宣德郎除宗正寺主簿朝廷以夏人久為邊患思有以懷柔欲以四寨歸之未決龍政以公習知西邊事召問公曰四寨先帝所克所以形勢夏人者也朝廷當守而勿失奈何龍政以界人且割地以紓邊患不唯示中國之弱將起蠻夷無厭之求四寨既于如瀘南刑亦有諸者亦將與之乎非待此也若無人違一

永樂大典卷八百五十二

十四

介之使奉咫尺之書求關南十縣之地者又將予之乎六諸侯割地以餌秦當時猶以為恥安有天下之強盛而棄地以悅夫狄者哉固進分疆語對二卷而主議大臣不聽卒棄四寨夏人乘其地而不有侮慢如前二年春遣軍器監丞夏四月吐蕃寇邊其酋長鬼章率眾結寨熙寧中陷河州踏白城殺主將景思立者也元祐以來例行姑息因宋開寶無結夏賊為亂謀分據熙寧河州之捷可使者與邊臣措置宜餘以公行公奏以謂奉使絕塞兵謀軍勢間不容髮侯中覆則失於機會欲如古者大夫出疆之事上允其請許以便宜從事公既至謀知西夏聚兵于天都山前鋒已也通遠境上吐蕃之兵欲攻河州鬼章又欲以別部出熙州公將先發以制之吉於熙州劉瑄即曰彼眾我寡奈何公曰在謀不在衆聞智不聞力此機一失後將望橫憊不濟焉願為首謀議三夕而後從之分兵為兩道姚兪時而左破六追宗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謀未城斷黃河飛橋寺唐十萬之眾不得渡計詎料而右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一千七百級餘眾奔潰計死者數千人洮水為之不流道經仗勇狼數萬於是秦捷曰在備邊天威震皇武所以討不庭也今西夏文策而弗謝卿陰拔吐蕃鬼章結盟謀殺欲為急患臣與守帥合謀討長兵行天誅賴

陛下聖神昭降先教新使以萬計主衛元忠係送北關下願尸葉街樂
夷邱間以示萬里書奏百寮班賀遣使告格陵朝廷欲厚賞公而言者謂
邀功主事必開邊隙是則欲坐以推輿遂得其賞止還奉議郎賜緋先是
青唐酋長來告主帥曰董德元阿星骨秘不發喪詐以爲制當立請於朝
廷已而復殺董德元心年氏因溫溪心部族首領國人怨之若中國以兵
問罪於境上當殺河星骨以快願立董德元之後以安國人主帥未納公方
使而聞之喜曰此天贊我也利害上於朝且曰若遣趙鼎忠於青唐城如
府州折氏世受封爵則西方可保百年無變矣會亮章執擒其事遂殺出
爲陝西轉運判官行郡邑則有與序過田里則親勸農桑新驛傳四十
餘區給兵之美甲於天下自周秦以來古迹之埋沒者皆表之以示往來
鑿汝關山道爲坦塗使熙秦之飛輓長安之北涇陽標陽沃壤千里而水
不浸灌公教民浚溝洫引涇渭之流於是溉田數千頃自陝以西水利之
興者後萬餘頃民賴其惠熙河地不種粟粟由他道往者常高其直而後
貨而馬病於無草公以粟與農且給漢蕃之民而教以耕種之法不數年
所收富於內地人謀邊人種木所在森蔚其後公私材用皆取足焉五年
移奉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遷承議郎加武騎尉完郡縣之獄且授以唐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

十五

張說微服使置之座右朝夕省觀盡心于聽訟買書以給學者開大散關
路利已蜀之行入日朝廷素四寨之後熙河與夏人分疆至是未被命公
往視之其利害以聞由是形勢之地皆爲我有六年夏賊寇涇原復入熙
河殺掠甚衆公上疏曰元豐以托土爲先故進築之議略元祐以和戎爲
務故進築之議廢今蘭州距賊境一里而通遠軍不及百里又非有重山
複嶺爲限障犬羊之勢得以潛窺而輕突邊民不安其居者屢矣宜自蘭
州定遠城東抵通遠軍定西城與通渭寨之間建汝遠納達結珠龍三寨
及置護耕七堡所以固藩籬此邊防無窮之利也疏入不報公又論士民
之親死而不葬當骨于佛舍歲久暴露於風教有傷宜立法以禁之其貧
而死於道路者願安郡縣給棺田以聚葬如周官墓大夫之法若遭戍之
亡則建寺以歆其族又言州郡奏獄獄下其按於刑部大理寺往往歷歲
時而不降淹獄緩刑宜有以督之又上役法二十條朝廷多行其說七年
除祠部員外郎言天下祠廟多類群春秋薦焉等杜齊酒滴非所以敬鬼神
嚴祭祀願中我郡縣改工部員外郎郎延湖帥上欲用公御延和殿論事
執上三問不答既而對以資淺始再使以侍之過除集賢校理權陝西轉
運副使同列欲變民租爲錢意在收羨餘以獻公面折之曰五路宿兵以

待餉反令輸錢錢可食乎借若都庫盈積而倉庫空虛邊陲有警師徒露
集君能任其責耶同列無以應內地兩稅支移於邊者民常以爲病公爲
奏曰在昔邊土不耕仰粟於內故授支移之法今沿邊之法既多雖之軍
食自足宜令內地稅戶隨斗升計地畝輸納粟錢以免支移之勞既可以
休民及又可佐邊用公私便之九年遷朝奉郎加雲騎尉以疾丐郡有旨
免按行以自養猶上章堅請進召赴闕既賜對上顧謂曰知卿所苦已矣
殊可喜也公方謝上又曰洮州之役可謂奇功恨賞太薄耳公對以平黠
先執醜虜皆上策寡算臣何力之有馬四被寵光實已過分但當時將士
奮命力闢而其勞未錄此爲可惜因陳其本末又奏元祐中嘗議築汝
延等寨上皆然之復面諭公將付以邊關辭以疾乃除衛尉少卿上數問
公邊防利害公即具奏層已奏邊臣措置之職否廟堂謀議之失得及今
扞禦之切務凡一十六事上進曰紹聖要邊策紹聖二年懇求外郡以公
知邠州未幾改守河中久旱公入境天即大雨民皆歡謠人自中隸山下
立渠堰分蒼陵谷水注之城中人賴其利三年春遷直龍圖閣權知秦州
兼秦鳳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加飛騎尉方及境被旨攝熙河
時夏賊寇延州塞門寨諸路皆屯兵於境上以防不虞久而未罷公至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

十六

則命解嚴撤備以休士卒已而虜亦不犯人皆報其持重西鄙自破洮州
之後如于闐大食佛林龜茲等國貢奉輻輳道常不絕朝廷憚於供養抑
留於熙河限二歲同進公奏曰夷狄慕義萬里而至此太平之歲事漢唐
欲之而不得者今抑之使不即朝於闕下恐非所以未遠人也從之於是
異國之使接踵於中都馬夏五月朝廷遣使與熙河涇原秦鳳之帥合謀
以制夏國使者既於成功意在討擊公以謂且進築城壘以爲藩衛常若
之師未可輕舉因上疏論列不報而使者日持攻取之說以迫公公度不
可共事過三上章求引避六月被命還秦再求內郡移知陝州其後使者
倍攻取之難卒用修築之議始建汝遠納達寨金城關皆公已陳之策也
四年自陝及雍大旱公日夕齋戒禱雨已而霽霽境內獨豐民無流徙而
旁郡飢殍枕藉於溝洫陝當西道之衝兵民繁夥使傳旁午爲守者憚之
公撫治有經應接間撤若無事時常親至學舍執經講問以勸諸生七月
六日以疾卒於治享年六十公初寢疾有星隕于州宅思邵堂下光焰爛
赫不數日而終人咸異之公娶張氏承務郎程之女封仁壽縣君有淑
婦道先公六年卒子八人前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官言言爲秦鳳路機
宜文字宏議行誼皆舉進士瑞湖邵叔早夭女一人適前秦州遂平縣尉

李生孫男四人孫女一人尚幼以其年十月丁酉葬于京北府武功縣西
原鳳凰岡之北塋以仁壽府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公幼喪母早
將太君曾氏事繼母江陵陳太君楊氏以孝行著於里中嘗侍疾水不離
帶者累月既執喪毀瘠過制朝請君役于廷安公被髮徒跣時有異視而
師行路為之傷則友愛其弟師許甚焉常過明堂推恩不奏其子而以
符為請朝廷雖不從而人皆哀之不幸聚財廣田宅為子孫計獨以烟
給親舊為心族人生無以嬉死無以葬者皆公是類故卒之日家無餘貲
從官二十餘年卒在途塞其蓋漢之人莫不懷附及攝鎮洮羌人歡呼
爭逐于境上北其去漢著士于江許于走馬水文曰為我開朝建使公止
留此所至民尤愛之其後也沙民號慟如喪其所親而蒲人之哭莫音相
屬于路蓋西邊平舊時故吏多皆公之僚而事之者其後于閭之使入貢
過其墓而祭之其得人心如此公振廟敦大不事邊幅又淵然笑其注
遇人接物未嘗忤其意至於論當世事則毅然正色辭動而不撓雖人主
前亦不河合左右方恐懼而公言益盡盡臨危難不顧其身也呼才猷器
識如是而不得盡所施焉銘曰游本姬姓吉興于鄭元魏時侯侯風車備
德德千與典刑執權幾主陝州文武之器文則華矣武則伊何失謀于衆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二

十七

軍勞實多在昔然寧光章方命先帝不誅以待制聖明聖繼明公初請
指蹤將士機發雷震既破洮州仍執醜虜告慶廟陵百餘婦孺窮蹙鬼區
華我皇武桓桓奇功焜耀海內招開亂制竹節幽省曾卿寺出入指紳
忠以利國仁於保民其所施設同風古人懷彼夏楚焉兩境公提將符
猷立山提提一邦志不獲勝乃令大羊尚保腰頭大勳不遂非公獨然
廉頗去趙樂毅離燕唯有今名烟如星懸刺銘幽宮萬世永為陝西志宋
游師雄字景叔且龍圖閣知河州召位官二十餘年卒在邊其舊漢清河
將佐才否以至熟是生界山川險易難詳姓庶不周知宋平西堂先生
集游景叔龍圖閣大 景叔識君靈州之役盡行軍前黃沙大磧夜宿車下
飄蓬亂石風雨爛冰霜破席同甘胡馬之塵僅免戰場之駭我遂君留
君入我出一心如丹兩有俱白中條之陰黃河之側逍遙春朝名聞月多酒不
飲而常同歌無聲而自通軍亭掠快未除於歲月輝車載疏已聞於足步鳴
呼衣我吾景叔者止於斯耶功名事業願年運耶風塵游說今復誰耶悲
仁投勤執不之耶一榜之真寓此詞耶再拜而謝知不知耶嗚呼哀哉奇靈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三

二十九

游

游冠卿

呂東萊韓忠諫元祐中承議郎游冠卿知咸平縣回一日
謁范太史曰幾已任為例除監司欲乞一言於鳳池范子
功在中書也公答曰公望重當為監司朝廷必有除授家叔雖在政府
亦未嘗與人告差遣冠卿曰且而足于中開此語因白公曰說與不說皆
可也何必面折之公曰如此
是欺此人也吾故以誠告之

游潜

宋陳了齋集中奉大夫游公墓誌銘 居士游潜字升叔家建
州建陽之唐石里累世為名族居士少敏慧風力過人遇事無
所屈盡其母竭力事父鄉人皆推其孝性樂善無嫌嫉聞人善處如在己
終日言不及人遇惡有盜聚劫過居士之門相戒以勿譁且呼于道曰母
師里俗親沒即分財析居居士年長且十年猶不忍與兄弟異食居士居家
嚴整以身教子子二子舉進士中第昨試太學錄居士游潜之官京居數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三

一

千親舊至者皆歸焉俸薄用窘居士約身從儉以率其家唯恐不足為親
舊歡也昨除太學博士命下群得知西京河清縣二年命再下就職未幾
復請外官簽書與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初辭將欲求外補先請於居士
居士曰士行其志出入通宜無不可者我何容心乎兄之子醇為廣西觀察
宜平居士聞計哭之過哀日夜以其兄為憂即分先時歲入以助其生未
幾居士得疾卒于梓州之官舍紹聖二年三月己未也享年六十有六夫
人黃氏有令德生二子醇今為朝散大夫提點成都府長生觀驛出繼為
南康軍司理參軍助之後自高郵尉解官奔齊州與其兄扶居士柩以歸
今為奉議郎提轄淮南路直達綱孫男八人馮大林郎洪州司兵曹事餘
皆幼女孫三人以紹聖四年三月辛酉葬于唐石里之松原前葬居士長
子定夫以承事即江汝舟所建行狀屬銘於某以遺窆南北不暇叙述今
某愚自便憇於九江益自紹聖丁丑迄今政和丁酉二十有一年居士之
墓本拱矣而定夫仕不加顯所以奉承先訓磨勵素守久益著也光揚德
美其要在是矣復假於承德之言乎辭不獲已愧不足以助發揮也居士
自定夫陞朝累贈至中奉大夫銘曰問里推孝豈不忠諫人與其誠善積
于家言無枝葉誨子以身斥閑取道唯是之循于官學省再求補外得請

于庭勅告無悔拾彼所予我實訓之取彼所景恪
守弗違白首未行不貳以俟後而猶彰慶在存予

游執中

建安志游復字執中建陽人居鄉以經學教授生徒久
業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嘗一舉於有司不第行實純明
後進於幹式名流推重之龜山楊公誌其墓家傳龜山集游執中墓誌銘
昔余為太學生吾友定夫嘗為余言其族父執中先生之賢余聞而心
識之顧見而末之得登三十餘矣建中之初余被徵氣令於其鄉邑始
復從之遊聽其言指其行恭之於其所學信乎定夫之所稱無一辭溢也
於是相與為忘年之交而恨相得之晚先生既沒逾數年而吾友定夫復
狀其行致其子家道之意請銘於余余何可將先生諱復字執中姓游氏
世為建州建陽人曾祖諱惟真祖諱狀父諱仲孫皆隱德不耀先生資孝
愛總角已知禮學砥礪錫刃以養其親家之無經月之儲而親意未嘗一
日不怡族父元聰明有精識於予弟中尤器之見謂有持操既壯學益富
行益修邑里旁郡見者莫不稱其德而信之多進于弟從之游遠近相屬
也其學以中庸為宗以誠意為主以閑邪為要入德之途常以書論之
妻子以觀其行之焉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下其志之定與未也其與人

永樂大典卷之四十三

二

謀安曲周盡不害如在己其教人禁切其不善而開其善鑄論之詳不少
回隱不害如其父先故聽其言者初若難入然終察其為愛已也亦或以
忠誨成懋德先生終不改曰單人負我無我負人蓋直道不苟自其性然
也故鄉曲之士嘗受經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讀書亦求心到自得以
善其身其成就人亦蓋非碌碌口耳之習也少不事舉業晚徇親意一舉於
有司不第而止以某年某月某日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江氏宣德郎
汝舟之女配君子能致婦順以得舅姑之歡心光十年卒子男三人處道舉
進士亦遵遺訓不敢失墜處仁處厚早卒女一人既嫁未兩年而喪室義不
改過皆其繼指然也處道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歷街之原先生貌溫
而氣和望之如枯木槁枝而堅挺之姿睥然可見不問知其為常德君子也
道廢千有餘年其荒唐之辭益天下學者師其言導其道而侈大之非徒
離龍炙探而已矣考其所知未有能殫其美者也吳行之徒猶獲墮於康莊
之衢眩然莫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折為三致士
於斯時欲肄業考疑則無其師資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枝辭蔓說亂理矣先
生德足以私淑諸人學足以垂世傳後而士之欲求師友者莫宜於先生也
不幸老死於窮僻陋屋之間而不大顯於時可哀也已銘曰嗚呼先生主璋

之珍粹質不耀器藏于身多文之富易云其履豐無欲清惟道之使以此易
彼孰云不藏人雖弗堪潛德愈光歷街之原望之畢如遺風若存百世不渝

游酢

宋史道學傳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
皆名士其學而學焉第進士調蒲山尉進主為其賢召為大學錄事
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陽縣范純仁守潁昌在許府教授純仁入相復為
博士簽書判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野濠三州而卒
宋楊龜山集御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沒之明年其子某自歷陽
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君為最厚今既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
刻恐遂埋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如先公之名德較如日星雖奴
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
豐中僕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
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余而已追念平生志願事無一不可悲者今
吾子以銘見屬會予其誰宜公諱酢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
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
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兄弟

永樂大典卷之四十三

三

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序于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感學事公欣然
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
謂余曰游君德氣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在師門見稱如此
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為
大學錄事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也宣
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事有疑議必與之參訂移守顯昌辟公自隨為府
學教授未幾還朝復求到拙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
矣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平勞改奉議郎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
州簽判上皇即位軍恩改奉議郎賜緋衣銀魚袋遷召為監察御史唐勤
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邑再任以八寶
恩特朝散郎唐勤轉朝請郎知漢陽軍唐勤轉朝奉大夫以親者再乞官
祠除提點成都府長主觀丁太碩人憂服除知衡州移知潯州不數月會
從官調守衡罷歸寓居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終于正寢享
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與夫人合葬于和州含山大是城鄉半隸
嶺之原用治命也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勵心傳自
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聚然有大望之知其為成德

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莊官過僚吏有恩意雖人不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患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望仕之初未吏事時有疑獄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積錄如索官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歛而修奉祠館材調夫無虛月所至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與造民初不知而事集此在公特其純諫耳無足道者故不復錄載若其直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是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一己之私言也曾祖尚祖禮之不仕父替贈大中大夫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如睦姻族無間言公素貧不事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其內初多矣光公三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七人女五人其長一子詩

永樂集卷之八

四

人今皆淪亡妙余獨存雖未即死而頤齒齒然孤立而誰嗟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夫其具類公相與泰訂去其訛誤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計已及門嗚呼悲夫且任其責者復誰賴斯大將泯滅而無時歟抱遺編而永歎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慟徒隕涕而馳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宋未晦庵大全集建寧府學游御史祠記政監察御史將公先生諱祥字定夫此邦之建陽人而河南程氏之高弟弟子也微廟初為御史未幾去為郡江准間人退而閑居以辛隆興初元歲在癸未先生之歿於是四十有一年矣今故大閣待制延平陳公實為此邦謂德學之盛有如先生者而無祠於其鄉之學非獨鄉人子弟之過長民者亦有罪焉乃為堂於府學之求偏立像致祠而以書屬素使記其意素辭謝弗堪屢延而公不聽於是退考舊聞按龜山楊文靖公所為先生墓誌之辭曰予元堂中受學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曰上蔡謝顯道公其一也初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公謂其賢可與通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序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若此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

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自初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此壯盛目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于中形于外儀容靜令然有文望之知其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莊官過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患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是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之私言也所著書有中庸義易說詩二南義論孟雜解各一卷大集十卷藏於家蓋楊公所記如此素雅知先生之深而言足以命其德且信於後宜莫踰於楊公者然則先生之道學德行於此可以觀其詳矣又念每獲侍坐於陳公而聞其語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天談論議書疏辭章皆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尚能誦之其雅容仰俯之間人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其人焉此其於先生之道如何哉然則公之所以命祀先生蓋將推其所得於己者以幸教此邦之人非徒欽欽慕之念以修故事而已也素既不獲終辭乃悉論著楊公本語而不敢欺欺贊一辭於其間且復揆公指意所出者如是而并書之以承公命庶乎其可幸無罪云耳嗚呼先生遠矣學者登是堂而拜其像於是記也考其師友之淵源追訪其書而讀之於以求先生之所以

永樂集卷之八

五

學者果思予在幸而有以自得之則亦無以異乎親而矣之矣詩曰人之好我視我周行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蓋雖不敏願與承學之士勉焉以無忘陳公之德也八月甲子未幾記程氏遺書游定夫忽自太學歸蔡適扶溝見伊川伊川問試有期何以歸也定夫曰某讀程太學以是應試者多而鄉舉者實少伊川笑之定夫請問伊川曰是未知學也豈無義無命乎定夫即復歸太學是歲登第先生曰定夫之為信難及也又曰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悟然資質溫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然熟穎悟新進游揚者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臾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為學中以異類待之入皆學春秋愈熟矣游酢楊時先知學理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未此却恐不變也程氏外書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達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朝廷議校游定夫以正言蘇石豈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頃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呂居仁雜志游定夫後更為學大觀間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為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大既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釋老遊則二者之論必無滯闕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大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

深考佳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改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業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游定夫言前輩先生往往不啻看佛書故抵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自不以為然也朱子語類錄五卷疾痛彪德美問之且求教焉五本曰游定夫先生所以得罪於程氏之門者以其不仁不敬而已先生云言其言不著行不察德地至於無所得而歸釋氏也其子德華謂汪聖錫云定夫於程氏無所得復見其長老乃有得也朱子語類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氏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惡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朱子語各游揚謝三君子初皆學釋後來除習猶在改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宋名臣言行錄問定夫記程先生語中一物不諫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朱子曰便是此說中字不著中字之義不如此他說偏字却是一偏一偏便不周偏却不妨如定夫記此語不親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話緣他夾雜王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黨徒甚廣建安志游卿史昨受案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見推高第有三人馬上祭謝公龜山楊公公其一也並以道名於世其後得邑河清揭有政譽伊川嘗歎之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微廟初為御史未幾犯危江淮間患政在民所去見思在官而過條更練有恩意是以

人敬其德而無慢其令若其道足以覺斯民澤足以潤斯世遺時清明而弗及用而功業亦不究見善類惜之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蓋公之所志如此待制延平陳公實分鎮是邦謂德學之盛有如先生其可無祠於鄉之學乃為堂於學之東偏立像致祠以起邦人尊敬之心又屬朱文公嘉記之文公撫龜山楊文靖公所為公墓誌之辭致其傳道必勝皆自伊洛中來載公出處為詳後之學者將求公立言行己之要蓋於是有所為游操建安志操字存誠有家學宣和三年擢進士第紹興中遷秘書少監權禮部侍郎晚居行江奉祠卒氏族大全操紹興中與潘良能沈介洪景伯俱為秘書省正字同日赴館職少監秦熈於會食之次出對曰潘游洪沈沈瀛洲有欲用絳絳繪維維繪繪為對蓋熙寧中韓維陳輝絳絳楊繪相先後除學士也

游仲鴻

宋史列傳仲鴻字子正果之南充人淳熙二年進士第初調建寧府李昌圖總司賦辟雜買官奇其才曰吾輩猶積年惟得一士昌圖召入首為之撰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制置使趙汝愚一見即知教之叙州董蠻犯境為境憲將合兵討之仲鴻請行詰其黨端

以州員馬直也乃使人謝蠻曰歸則還馬直不然大兵至矣蠻聽命仲鴻受其降而歸改秩知中江縣總領楊補微置奉下時關外營田凡萬四千頃畝僅輸七升仲鴻建議請以兵之當汰者校之田存赤積運以數千汰者棄耕者多則橫斂一切之賦可次第以減補然之犬將吳挺沮而止趙汝愚移帥閬中仲鴻自代制置使京師特運劉光祖亦支屬于朝紹熙四年赴召趙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諫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理各西事仲鴻曰有審之地許旋者易公獨不聞呂中公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差并辦諸司種料院尤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仲鴻遣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書有伊周霍光語汝愚讀之歎立焚之不答人道書曰大臣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既不死焉不去汝愚入不答孝宗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奉百官哭殿庭以請親臨幸相留正以病去仲鴻至蜀汝愚曰擇日不決禍必起矣汝愚入不答後三日嘉王即位于重華宮汝愚既拜石丞相以仲鴻久游其門辟嫌不用初汝愚之定策也知閣韓侂胄頗有榮望所執汝愚不與侂胄方居中用事志甚汝愚迹已危方益自嚴重選人求見者例不許仲鴻勸以降意容俟親遇與論而汝愚以淮東西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滿不

憂此而顧憂彼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會侍講未幾以論事去國仲鴻聞之即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教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誅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未棄之去後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會宰相誅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未棄之去後去之不以道以養成禍亂監察御史胡紘希侂胄意誣汝愚久蓄邪心嘗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謂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為裔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鴻也初欲直書仲鴻名同臺張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累矣凡阿附宰相本其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卒不書其名慶元元年汝愚罷相仲鴻連軍器監主簿乃外除知洋州朱熹聞其出曰信蜀士之多奇也越三年起知嘉定府權利路轉運判官數忤宣撫副使吳曦曦言仲鴻老病朝命易他部未幾曦叛宣撫司幕官薛敏訪仲鴻於梁山仲鴻對之泣指案上一編書示敏曰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謂家人曰曠過吾死即填其日時宣撫使程松已大棄其師進仲鴻以書勸成都帥楊輔討賊輔不能用至是松至果仲鴻謂敏曰宣威肯留則吾以積舉二萬緡擒兵獲宣威之成都松不顧而去總賦劉崇之繼至仲鴻遣其子以往見以告松者告之崇之復不德未幾曦謀亦敗李璣奏除利路提點刑獄尋乞休

致予祠而歸。建中奉大夫嘉定八年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隨道曰：於予慶元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謚曰忠。子似。淳祐五年。為右丞相。自有傳。又為忠。順慶路志。仲鴻第進士。紹熙之末。上疏請光宗過宮。言極剴切。及重華登遐。國喪無主。當國勢危疑之時。仲鴻盡心協力。贊助趙汝愚。定大策。除大理寺簿。居亡何。韓侂胄惡其黨。附汝愚出之。於外。復歷守嘉定。有政迹。元一統志。仲鴻嘉泰中以司農寺主簿出知嘉州。取吏以嚴待民。以寬待有積負。奏罷之。一日。有司呈歲貢舊水波鼓。為頭鼓。琴瑟。紅花。金紫。葛。已豆。金毛狗。脊丁公。騰。仲鴻謂其貢可罷。惟進今貢。餘例歸私。案仲鴻志。誠於官庫。修渠堰。通水利。未嘗忘於心。政成。民悅。重慶郡志。仲鴻果州人。今名在慶元黨籍。人物偉然。操履方正。人皆望而畏之。政尚清肅。不擾獄。訟。牒亦簡。丞相克齋先生其子也。

游似

宋史列傳。似字景仁。利路提點刑獄。仲鴻之子。嘉定十四年。進士。歷官為大理司直。陞大理寺丞。遷太常寺。兼權兵部郎官。進秘書丞。兼權考功郎中。直秘閣。慶路轉運判官。移潼川。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請封諡。田錫從之。遷軍器監。宗正少卿。兼權樞密都承旨。時暫無權。

水樂大集卷之六

八

禮部侍郎。每侍講。權樞密。侍郎有事于明堂。似上疏言。欲盡事天之禮。當盡事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通。其宜言。勸必當。其理兩勝。必循其序。美更必安。其生無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樞密。尚書。兼侍讀。言。軍實。有蓋。請給告之制。奏功者。書。真。命。付之。候。從。軍。十。年。別。能。立。功。升。至。統。領。已。上。方。許。從。所。所。係。明。中。朝。廷。立。石。給。告。則。月。濫。者。革。功。勞。者。勸。遣。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權。樞。密。工。部。侍郎。充。四。川。宣。撫。司。參。贊。軍。事。兼。給。事。中。遷。吏。部。尚。書。人。侍。經。權。樞。密。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似。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國。先。而。王。道。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昌。常。不。速。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於。愛。勤。既。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實。乃。撫。太。宗。事。以。陳。且。謂。太。宗。矜。心。易。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刑。服。十。有。五。年。難。危。之。勢。滋。甚。因。規。太。宗。治。效。敬。遠。相。越。乃。自。意。者。親。臨。而。從。詠。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起。卓。乎。節。用。以。致。愛。選。庶。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陛。下。益。加。聖。心。嘉。熙。三。年。正。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充。縣。伯。八。月。拜。參。知。政。事。四。年。閏。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淳。祐。四。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仍。奉。朝。請。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爵。郡。公。五。年。拜。

右丞相兼樞密使。上章乞歸田里。帝不許。七年。特受觀文殿大學士。體。永。觀。使。兼。侍。讀。進。爵。國。公。十。一。年。轉。兩。官。致。仕。薨。特。贈。少。師。之。諡。年。行。滿。一。元。一。統。志。未。定。州。似。紹。定。末。以。尚。書。吏。部。郎。中。直。秘。閣。為。成。都。路。提。刑。重。修。壁。津。樓。屬。魏。了。翁。作。記。大。意。謂。向。者。張。義。立。平。佛。灘。之。險。是。矣。但。水。勢。自。高。臨。下。三。善。無。城。足。傳。城。而。居。者。深。深。然。吾。與。僚。屬。盡。力。於。壘。諸。且。為。之。流。以。洩。其。怒。樓。之。石。三。教。橫。陳。其。下。中。鎮。諸。塔。等。實。近。夷。路。險。所。弗。及。阻。水。以。為。固。而。郭。於。是。邦。也。今。淮。淮。然。吾。雖。誅。犯。令。者。而。憲。之。禁。亦。未。保。復。來。之。皆。我。也。蜀。餉。百。五。十。萬。石。歲。恃。以。給。惟。都。江。通。濟。二。壘。而。積。露。弗。竭。已。指。其。弊。之。十。八。今。袖。袖。相。銜。登。樓。目。送。三。軍。之。士。庶。可。飽。之。瑞。平。改。元。似。召。為。尚。書。吏。部。郎。中。順。慶。路。志。似。受。父。座。入。官。後。第。進。士。紹。定。中。為。大。理。司。直。因。火。災。叩。閣。歷。數。宰。相。失。竊。遠。之。失。朝。神。見。其。奏。本。為。之。驚。愕。通。當。旬。休。滿。遠。夜。召。似。與。語。至。則。稱。遠。謂。近。見。奏。本。甚。忠。真。司。直。欲。歸。鄉。予。似。曰。惡。惡。矣。法。當。法。去。道。二。寸。毫。之。字。之。出。拜。曰。游。先。生。他。日。有。我。地。位。但。福。薄。耳。即。送。去。明日。除。秘。書。丞。不。數。日。除。慶。路。提。點。刑。獄。改。西。路。又。移。東。路。洗。冤。澤。物。籍。有。聲。聞。彌。遠。死。瑞。平。史。化。召。還。京。除。給。事。中。權。樞。密。泰。大。改。知。樞。密。院。事。似。素。與。宰。相。史。高。之。不。咸。高。之。密。奏。召。二。個。臣。

水樂大集卷之六

九

似抗疏言國有政不與知尚安同此執政尚力求去與洞有洞。淳祐四年。高之以父憂去。似乃召還。二府與杜范同心輔政。范卒。似代為右丞相。理。宗。在。位。久。贊。定。國。本。又。詔。勸。為。之。致。仕。詔。告。天。下。示。不。復。用。皆。以。啓。之。也。為。其。皆。王。伯。大。入。政。府。似。怨。此。力。甚。以。大。觀。文。奉。同。十。一。年。十。二。月。卒。謚。清。獻。順。慶。府。考。究。周。經。志。游。似。郡。人。宋。登。科。拜。相。後。歸。鄉。里。有。詩。云。步。行。歸。故里。俗。語。對。鄉。人。之。句。趙。廣。齊。蓬。萊。館。集。祭。克。齊。游。似。相。文。中。興。以。來。名。相。江。表。忠。簡。忠。定。循。範。二。趙。以。道。宅。揆。簡。冊。堪。堪。後。家。惟。公。克。紹。本。原。源。洛。知。學。之。要。被。服。家。庭。漸。濡。自。少。暨。推。周。行。植。立。敬。嚴。疏。指。權。門。痛。哭。原。燎。紹。定。斥。去。瑞。平。收。召。嘉。熙。融。風。排。雲。上。呼。明。倫。有。疏。血。忱。應。詔。淳。祐。初。年。孫。守。勤。峭。嶺。趾。趾。歸。尋。何。條。乙。已。改。號。東。約。耶。廟。以。學。告。王。說。立。惟。肖。以。道。覺。民。尹。任。不。小。丙。午。既。歲。力。扶。世。兆。諸。賢。鳴。陽。群。邪。熾。熾。借。多。輩。掣。阻。英。運。祥。一。念。開。誠。某。日。可。照。孤。忠。自。知。險。人。旁。請。于。莊。巧。伺。姜。公。直。釣。因。危。遂。擠。善。刀。為。妙。雪。漢。干。擒。臨。流。舒。嘯。手。袖。文。富。望。穿。馬。郭。靈。光。蔚。符。落。月。孤。曉。計。音。流。傳。指。神。相。吊。珍。瘁。之。哀。天。意。莫。曉。倚。公。已。知。不。鄙。庸。故。嘗。蒙。幸。便。來。訪。海。嶠。尺。牘。殷。勤。如。侍。色。笑。頃。聞。公。恙。為。之。心。慄。孫。枝。書。來。公。已。不。康。悲。恻。莫。任。阻。送。丹。旌。並。載。哀。詞。以。佐。絮。縈。字。溪。陽。訪。

先生集代施大寧上游丞相劉子 伏以五陽為夫六重臨乾恭惟
官榮靜九林入面三槐鼎新調天人叶贊鈞候動止萬福過疎小吏
成載洪鈞局靖修辭安統叩問清寧是洪鑒在焉榮幸伏以三台曜芒一
相宅發靈聰受職益環中休方將鳴天籥以播大和運斗杓以酌元氣散
之廣宇陶為陽春造化在一身矣蕭主長語究究何為 切以天者道
之形體道者天之性情宰相位天官而論大道者也言其體則包萬有於
一元極其用則散一元於萬有公相抱負此道餘六十年今日得其位而
行之伊尹之於成湯傳說之於高宗同一際遇肩華澤必被於庶夫商霖
道錄於大早今鯁虜殘暴有甚內溝遺黎思活尤切望雨以道援天下以
道澤生靈將見字極造化至和兩間營初陰陽叶氣萬宇乾父坤母作而
曰真吾宗子之家相也天下公望敢以頌德 嘗聞太平宰相易時危宰
相難晚周山甫江左夷吾李唐德裕誠所謂往瀾砥柱中流一壺何可多
得惟我威朝相一司馬房人相戒以謹勿生事不動聲色措世太山此尤
光前絕後魏龜龜無與為比述其所由司馬公文章道學中人也今公
相道宗百聖大祖六籍實溫公等輩坐未大度中單于前拜起大教長甚
不難事世間惟道德足以服人却策歸驥賢可希聖幸毋自遜若曰漢唐

永樂集卷八

十

以下總總相業則洪澤下風矣夫合陽晚後粗知讀書士千求濫觀人中
一識昂昂海鶴之表已知其為偉人矣是秋遂召赴奉事不得與仙舟
俱來非公相外才實自外也自康海官一向不得上殿記俯仰止吳雲不
逢景刻蜀事漸費人持幾思出閣依借華樾又義不能去春代庖昌漢今
幸汰去而本閣恰亦過滿恭承相公收拾蜀珍兼行未非此天假予以依
來風雲之日也治金獎詞知自鳴躍而況於人敢論殿以候從者知已在
前長鳴振翼 不自付度是時感事綴以微見綴成長書附便中獻學
問空疎豈堪通用伏惟海岱深高不棄奉自機務無閑持賜采覽不勝榮
幸 勢分遠絕鏡然穹壤安敢借中紫微雖中五色連芒輝燭無疆之
問正陽有當然職必敢避下走 大學一書合內外貫始終一天理流行
而已矣始於格物學之根極係焉而天理由是明終於平天下學之功
極焉而天理由是顯克齊萬之精一湯之建中大王之純亦不已武王之
至極夫子之一貫皆此學也而安於天曾子之忠恕孟子之法度亦此學
也而得於人聖人性之動無非天理而大學之名以隱賢人勉之必推求
天理而大學之名以彰無治亂無古今無小大必欲格物致知必欲誠意
正心必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舍大學其何以哉 嘗願渾源洞之秋

而唱為仁義道德之說時者喧聲識者所深喜而欲聽之也恭惟大丞相
國公先生性為大學之性情為大學之著言為大學之文行為大學之業
自著為圖條分句析明其為一貫忠恕之義疏皆前賢之所未發而獨得
於心者故見之行事言言允蹈聞過則喜知身修矣事親敬兄知家齊矣
詳刑而法意允學銓而品流清給舍而繳款當知國治矣惟平天下一事
非位宰相不可而今日亦得志而為之大學功用此相公平日抱負之素
而諱言之然措之天下必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然某嘗謂天下之治
不可以一人之智識窮一材之氣力任周公大聖人也猶握髮吐哺以羅
天下之賢傳說大賢相也必旁求俊人以布列有位方今大政府可謂
得人矣豈無惟孝友于者洮洮回於下察主兵主財可謂得人矣豈無和道
得矣蓋此管晏者淹回於散地廢士中豈無謀臣隱逸中豈無御史學士
才豈無放棄於江湖輝輝才豈無汨沒於卑伍至於小善一藝可以補苴
罅漏而共扶明時之治者豈無困滯於草萊果固不能盡識每觀歷代人
材隨上之人意向好樂莫不雲蒸霧湧類從響應以就一時之治今相公
端揆以來亦既數月矣惟聞為引蜀房四十有餘策而吐握之事旁求之
今未之有聞為大宰相者天下之宰相則天下之士皆宰相之門下士也

永樂集卷八

十一

量材授任何間川南既原稱事美分貴賤昔南人作相專任南人皆其量
有不足識者至今少之相公以大學之道平治天下必不復效彼矣夫但
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予今有年倅樵飢渴引頌商霖不啻大旱
使曾不崇朝而澤滿天下猶且遲之若更遲延遲遲則西郊密
雲而苗其稿矣某於己亥季冬蒙相公知其有寸長可用特賜釣輪於安
先生屬以成身起家之事抵今茫然真所謂一夫不被其澤者用是不速
萬里附鳴涸轍且以博采人材之說為獻庶幾兼收並蓄於昌黎宰相
之方之萬一亦未為末為補非曰能之願學焉耳昧狂言惟相公裁
察某再拜 代上游克恭親劉子 子用調元學坐政事堂大化鴻龐廣
宇熙熙海內之士判水鑣玉奉馬象似意何足以勢其萬分哉 子惟知
朝用真儒以未帶水息投鞭之虞石穴有登天之險蓬婆的傳絕無旁蹊
所謂不動聲色泰山四維此等經畫人豈求山別墅付天幸於偶然所能
了辦邪雖然守敬攻技各有窮廟堂遠都顧望初心軫慮良非謂相
公司人僕為蜀士緩天下以私一方益顯目背禁錮重履心今日所當加
謹於此爾 代大考功劉黃也詳見上游相國劉子 子去歲曾於都置
上狀歷奏望總計已呈徹鈞覽矣 某有形中一長物無可此似願願埋東

日懼滿盈夫何大約洪福不賜法斥而歸錄之宰相之方道固如是自惟
味隨豈稱班聯隆命飛來愧汗交作感心難於望遠已於十一月理舟出
峽三月望日遂抵池鎮江行萬里背冬涉春風濤霜雪飄薄凌寒猶質不
禁岷嶓喘嗽萎蕩疾證特加實難前進欲乞約慈惠白九重放還田里得
季賢問樂不至填委狼狽受賜深矣情迫意誠不覺煩煩皇恩萬生伏乞
鈞照方秋差集回游參政劇子 某自未脫民伍已知世有程伯淳益冰
和仲司成時時為道一世名卿大夫公相其有也某也賤執御無錄於今
十七八年司成之官故在適有天幸起從田間會正人登庸嘉類幸甚然
曳裾門下者于冉于四未得一望未光還然懼且慙笑知所以教圖
夾袋收錄仰上名氏某極知其階而心其敢不承惟釣慈惠之

游某

宋呂祖德大愚某游承事郎廣記 先君諱某字某縣曾大
父而上北城皆在邵武故世為邵武人崇寧中始徙名數於安
之金華至於今四世矣大父復葬于北門之外故又為金華人先妣甫受
命書捐棄諸孤于地于邑東息日鄉後湖之原先君命介請銘於太史先
生先生憐而賜之銘每念先生所以銘之之意望邵武之門登北門之坂
而上吾母之墓木嘗不悲涕沾襟也玆受先君之教誨出此師友游粗知

永樂大典卷六百四十五

十三

游元

撫州府志元字淳夫直秘閣經之曾孫為人外和易中實介持
讀書必玩味欲知古人用心處尤深於為一日讀坎卦有與我

所以無奈其先者晚得一官既不先養母而庶幾奉先君之杖屨於淮水
之濱以抵三年之養非不自願減先君感歎疾其勢浸劇雖內自憂懼
有所惡且諱而亦豈謂天降酷罰而至於斯極也先君慈厚樂易聞門無
間言伯父臥疾累歲先君朝夕遶床下問起居安否何如未嘗一日有倦
色且謂諸子曰吾惟恐見伯氏之不至也先君即世伯父感懷特甚被疾
後旬日遂至大故老兄弟至情於死生之際蓋如此其於宗族姻黨曲盡
恩意卒之日未赴者相屬及門莫不傷感涕泣若有所為而然者先君政
和七年十一月某日生母被慶壽恩封承事郎賜緋魚袋致仕淳熙十四
年三月二十五日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娶
陳氏封孺人前光君七年卒于男五人介修職郎新野縣軍學教授次璞
陳氏封孺人女三人長適鍾麟次適汪知幾趙著孫男五十五人諸孤下以
是年九月八日克襄大事與先妣同兆自惟孤露摧苦不能追先君之隱
德以求竭誠於當世之君子姑叙其歲月梗概書

志毅食服膺泰山先生學論議平實為大健膽舉進士晚思授安化簿說
捕邑以理義訓導邑士謀賊泉司鐵課以利民邑鄰漢峒凡訟問風化必
懸州闕諭皆愧服再調鎮縣丞會長子養主南嶽祠住
就養卒於醴陵年六十七有安化講義詩文號新堂集

游少游

建昌府南豐縣志少游字希仰義豪學博三首鄉薦登隆
興進士第又試中教官科為贛州教授筠州上高丞攝永
興令郡吏習賦語侵公公叱曰利民之政吾不忍為命杖之郡守賢公逮
吏去入取宗室武斷者繩之由是豪猾斂手永興大治臺郡交薦班改知
廬陵縣有勢家與民爭水利至開死郡欲石勢家人有盜証執富民縣鞠
實其獄郡待不下欲入富民罪沒其貲公皆力爭曰吾寧棄官歸歟天陷
人事死不為也事遂得直通判南安軍大水暴溢太守執榜兒彷徨無策
公即募置登城神十數艘救之民得全活推知漳州龍巖三奉祠年七
十九官至朝散大夫賜服金紫有文集若干卷陽志少游建昌軍人登
進士第淳熙庚子以修職郎奉為教性識敏大指一覽終身不忘故文
虛陵前此方官南豐縣出問遺疾馳少游獨倚床日且作詩吟十詩謂
蓋國周文忠公大家稱賞有士子什百為群以去取未問少游隨聲應答

永樂大典卷六百四十五

十三

略無凝滯衆皆語
塞而退士論避之

游中孚

建安志中孚字大信崇安人博學強識春秋左傳漢唐史
記嘿誦如流能言其異同得失上下數千載事無不曉可聽
參政李公光知宣州會方報募甚猖獗既拒守且議遣官趣救兵道路
阻隔僚屬皆憚往中孚時為光門下士慨然請行單車冒白刃由間道至
平江見大帥已兵解圍賊遂潰去事平李公欲
聞於朝命之以官中孚力辭復竟不仕卒于家

游九言

建安志游文清公諱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後改今諱祖
其潘太學梓陽有文名終嚴州通判父嘗登科終湖南參
議官公沉靜有謀慮既善談論秦檜當國推抑忠臣公年十歲為大誣切
鄉先生見而異之及壯銳志當世好交結西北豪傑書序大極圖曰漁溪
夫子加無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
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諸君稱之少從學於南軒
張先生誠南軒教之求放心公初處靜室置筆札于前且曰心之出吾不
能知其入也即點以識之其初至千餘點漸次調伏點日少最後帖然

平定無效無求始見心之本體惟以酬酢世務各當其理所在學者多師
事之號然齊先生早承祖蔭舉江西漕司進士第一歷古田尉江州錄事
公志不受取家人衣歸質錢給從者歸白都堂放歸八分已上府此未有
也京丞相銓為監公聞其欲為已亟往見言同僚有平高須合類者請
避之京曰若欲及同僚必未歲乃可及期公又以請京即兩為之何公
亦欲論其不肖吏屬尤哀為體仁預和公意公無拒色二人携書書未
明日公往拜之然盡於區中不用時李嗣復有司要費希賞公上書
極諫大僚內侍咸切齒會南軒與西招致華下移江陵復辟為蜀公以
前事力辭時相與南軒素不合疑可扼以就己公並部注而歸慶元丙辰
南軒之弟杓帥金陵起為江東撫幹學禁方新無敢言公記上元簿廳明
道祠痛譏之調全椒令以不便養親乃祠開禧初宇文紹節安撫淮西且
下辟書以公書為機其文字公平生未嘗竟舉有舉者受之唯謹亦不援
以改秩宇文因奏取吏部所積薦為改通直郎公辭不得已從之他日
過都尚書薛叔似數為符僞肖道公之為人辭並請見叔似迫與偕行公
夜來扁舟去有以祠記為言者竟罷機華久之幹辦諸軍糧料院改知光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三

十四

化軍今赴奏事既至叔似宣撫荆鄂辟為參謀官未行藩主於面辛年六
十五歸非建陽之劉源瑞平更化有旨特贈且龍圖閣賜今諡有語錄詩
文傳于世播芳大全集未晦翁答游誠之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
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
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
存則其心也其心也其心也其心也其心也其心也其心也其心也其心也
特莫知其鄉也其心也其心也其心也其心也其心也其心也其心也其心也
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開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無時
者為心之正然則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推心之
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所答石邑二書乃呈但子約書中語尚有病
當時不暇于細判析明者擇焉可也氏族大全誠之南軒高弟也嘗論太
極無極間者服其簡上詩如東風未肯催桃李留得疎籬淺淡香平生意思
春風裏信手題詩不用工閑處憂憂世事事中方識古人心等句詩家所稱
游九功 建安志游九言弟九功字勉之一字禹成以父任主臨海
簿與今有所可否白于郡九功執蓋堅守不能請黃若大

役擇微往視無難邑多所全活開禧丙寅為威寧令有通平謀害主將九
功擒其首以階級繩之宇文紹節辟充荆鄂宣司準遣德安成兵潰歸有
反側意九功絕江撫諭衆以帖息宗西時劉光祖辟知江陵縣縣有堤成
紀不常吏調夫為盜九功分鄉畫地不擾而辦嘉定己卯與元夫利九功
時守金州州無城壁乃以制來便直連兵備禦收復鄭疆在金五年除潮
北連判兼知鄂州府紀新黃九功移司軍前督餉餉有同列謂于朝子之
祠祭未為即兵部入見首言守邊必先結人心論對言舍法用刑之弊朝
論是之下于方國人言征伐無常以資苞苴囊橐而民心失夫將帥則功
賞不以特下而軍心失倚仗設使安撫疾惡醫而士大夫之心夫次月臺臣
知使補外上即位除職知泉州家族有稅政者必裁以法言胡紀禁即機
之使去嘗攝五市貨之出入聽於司府無毫髮私端平史化以司農少卿
召疏論姦貪多佚罰諸賢或號召未至又論訟逆夫役之弊兼密院副承
旨職除松閣門樞知慶元府不吐不茹有古循吏之風除權刑部侍郎謁
告徑野力辭除集英殿修撰官觀猶兩被召免疏八上以次對食鴻慶祿
請致其事世寶謀開直學士九功清謹廉恪語不妄發昆弟自為師友謀
明義理之學命所居曰父齋閑居八年吟咏自適無疾而逝享年八十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三

十五

有詩文行于世宋劉後村集榮勉之侍郎文於惟游氏連矣淵源御史
從業河內之門及及然齋學于南軒公稍復出以荒和墳兄之賢李師之
嫡孫匪曰昔年先植本根嘉之末端平之元祀雷震威遠樂石言辭莫
窮德感肯啖吞或勸少貶廣某辭謝法從非貴方而非舉舉詔上雍頻疏
扣關身不敢私君不可讓本懷止足矧迫毫釐力請得謝吳高壽一區
之宅五畝之園從侍民密衡弄溪溪名臣欲畫一老僅存品其清裁范滂
陳蕃訂其細行管寧昨原昔仕鳴珂公方擁轡每奉談塵亦同酒樽公晚
東歸我適南轅坎壈百端久伏丘樊寧得偏枯併闕寒溫耳聞山顛淚如
河翻珍瘳情深哀誦詞繁空誦
離騷安能招魂也呼哀哉尚享

游汶

吳興續志汶字魯望清獻公似之孫或傳中歷江西江東福建
提刑俱有能聲貢似道當國公與之論事志誠懇切未嘗不鳴
咽流涕國亡隱居德清至元間參政滿大金為福建路總管因
辭不就大書衫背云前宋提刑今時百姓服以出入平華仙潭山

游完

元一統志完字清民博州人也金大定元年歲荒完日賑贈三
百餘口冬給窮民衣襖五百套春秋以家財在覓人工平治道

路二百五十里北至太和嶺南至忻口及其老也仁愛之心勉勵子孫

游建叔

元吳徵文言集故逸士游君建叔墓表 嗚呼建叔之役喪父特年十有三今既冠婚而幼學未已思欲不朽其親可謂能子哉建叔詩應斗姓游氏世居撫寧仁縣崇仁鄉其地曰樓那族大而善敦本務實儉勤殖生在家之孝沒後以威迄今將百平而其隆未替也建叔好尚文雅少習進士詩賦藝成而科發南土初臣附新官准新氏官府賅有重難之役並終侵漁豪橫吞噬之徒人乘間而出短於支柱者幸身賁求建叔佐父兄歷危險殫粉糾智足以破姦勇足以禦侮卒底安全而主業獨裕元貞大德以後世道清平人獲休息乃治園地大室屋日共賓朋詩酒談笑游士旅容時相過從殷勤洽洽周急患困皆悅憐而去阜時不競小利粒鐵不墮高價取與各當於義睦宗鄰有請假而無欺親同產雖別籍友恭弗犯得子悅愛之至教之焉鄧氏子隨母來歸撫之如己子視建叔繼父之道無愧焉延祐丁巳七月庚辰以疾終年五十有九久病未葬泰定乙丑正月壬辰安厝于林隙道社之原元配李孀室九俱無

永樂集卷之八十四

十六

游常伯

子惟和王出也自予之大父以來與游族交際建叔於予猶兄弟然富而大才而良吾里之吉人也子又善繼予是以慨然興懷而文其墓門之石元吳徵文言集漢游君墓碣銘 游君常伯伯個儻不群早年以進士詩賦仕職雖軍流意料第可拾芥駭既屢試屢屈須貢而濟試補國學弟子員往試又不偶乃離新燕覓安發牙耕教授里中子弟循循有矩矩談論古今世務豐登可聽還時革運天祇有闕于天曆者致大師君居且通道不虞師之至至父子族屬七人焉皆兵所獲俱束縛以次就戮幾二人幸其三將及君之子佐不忍見父之死請先殺己小校義之以白主帥君雖鋒悍意對敵帥奇其才得釋上送于朝事格不報於是君客游燕趙齊梁間甚通恬無仕進意越數年前三帥參江西行省政至邑有所逮問君門下士出入左右得預機密意有飛語讒君漏言于外自辨其可憂慮以卒年五十有二至元癸未四月一日也君之配陳氏後一月亦卒其月合葬于璋湖子男二君佐君佑女一孫男三壽森女三君諱常伯撫州樂安人天授初鄉之上覺渡自號為覺漢翁余猶冠已知君君卒二十年君佐始立墓石請為誌銘嗚呼余之故人也才如是所到止是其命也已其命也已悲夫遂叙而銘之銘曰能與不能人

者明明成與不或天者冥冥數之不藏有委其英吾知吾銘尚微幽局

游恭叔

元吳徵文言集游恭叔墓碣銘 游恭叔與予同年生月之溫雖有道之士不足過居撫寧安天授鄉梅山里少讀書能文壯罹兵禍幸不死傳以去既得釋而還相其父治生業日長日盛數年資甲一鄉然皆教本務實積累所致未嘗侵剝以取贏無非以自廣異乎世之不仁而富者家通通遠人南北往來貴勢同居之人及門一以禮接饗餼之具信宿之舍雖甚葺謀紛擾殊無厭倦意是以貴賤賢愚靡不悅其卒也人懷快懷思焉善祭地理暇日杖屨從容求佳山水處登高望遠悠然自適人莫能測也考諱士文姓曹氏恭叔諱德昭娶曹氏子男四幼勉方茂功女二孫男七應誠應慶應岳應慶大年應岳應春女十有二弟德輝先二十有三年卒有子一人遺命命子幼分其資之半與之生之日宋淳祐己酉冬仲仲旬之五卒之日元至大辛亥春仲仲旬之九其年三月十日葬于懷仁里之古石原其年其葬于留京師宣慶壬子冬子始至家茂功之子大年奉父命來請曰知吾父者先主宜有述以傳不朽予不得辭乃叙而銘之銘曰吁嗟麟鳳若而人卿有遺志門有賓長才恢恢行恂恂今其死矣誰與倫己山之陰宰木春德人所宅古荀陳

永樂集卷之八十五

十七

游德洪

元吳徵文言集游竹坡墓誌銘 樂安功陵之游為富族平日有利必取歲凶歲必開米騰價富不仁者率若是卒未大饑郡勸分三日一難居士謂饑者豈能待三日而後食請于己令計糶戶口數分界富家日給其食至早稻熟乃已已今高其義此所以異者一丙子寇犯邑鄉間震驚居士家崇仁樂安兩界間鄰邑藉為保障郡命彈壓二境他人處此輒怯官勢軒輊新附未定之民曾取其資或以報贖脫逃居士不然相安於無事此所以異者二世俗議婚姻擇家力勝己者觀其裝送之厚居士二子長曰中娶郭次曰中娶姚娶吳皆清門貴女各不問其所將此所以異者三甲午春寇倭至獲居士以去歲危之愈必不免寇以其長者至中途釋之以歸蓋其平日處心行事有以異於人故其受報於天也亦異居士易直謹厚諱德洪字宏甫得年八十有二卒以大德己巳正月二日葬以至大某年月日娶李氏侍郎公之族姪女孫先八年卒女二俱適黃孫男四謙泰舉優孫女五適陳虞黃何一未嫁中數數微予銘銘曰世

之譽儒道謂拘有
識新殊淑復以書

游志

國朝藝文苑游志遊義辭 游志遊元致系出廣平
廣平之先歷仕魏隋唐南唐皆為省都臺諫官宋建於閩
亦為臺諫者子程子之門人定夫先生也又自閩徙上饒之董園以八行
科權高第者覺氏先生原教之十世祖也沿宋涉元以詩禮承家者數百
年不廢墜號稱望族元敬疏族生自少有志於功名嘗從伯父起南先生
唐及卿先生仲容徐公游二公咸器之長而有成至本朝以邑令陸大珪
之為校南昌靖安丞歷而有幹在官則民不欺受矣則事易集居六年無
失政以考上上選監察御史公謹教明決屢有獻替功恩例出無四川提
刑按察司六月被召戒途沒于夢之雲陽公館自至仕訖考終饒十二
年由將仕佐郎一再遷至奉政大夫封爵顯其父母妻子嗚呼亦榮矣哉
公未仕時偶儻好義不尚脩飾所居有溪山田園之樂日與鄉黨親舊以
詩酒自娛若無意於世者及居官則忠義之氣發乎天懷卓然無少屈撓
自非家學有源平昔師友講明之素不能爾也願有弗酬者以不獲伸除
先塋為快快耳友人某樂其志之有成而表其願之不遂請為些以招之

永樂大典卷之三

十八

些曰閩之北分饒之陽有撫其原兮遊子之故鄉喬木蒼蒼兮山蒼蒼象
聲不墜兮世澤乃長公之學兮不在乎篇章公之事業兮於吾道而有光
冠之勇兮昂昂衣之縕兮煌煌羽儀爾兮振綱綱霜滿路兮春戰陽蜀父
老兮喜且慶信故舊兮遠相望命之哀兮身則亡有不亡兮百世蒼生嘆
冷冷兮天一一方現
魂歸未兮路渺茫

游顯

元姚牧庵集故學錄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游公
神道碑銘并序公諱顯字子明以至元十有九年拜榮祿大夫江淮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明年夏四月二十有一日薨于位享年七十
有四又明年十月二十有八日葬汴梁祥符縣之西鄉後是二十有三年
當大德丁未其元子海北廣東道憲訪使永錫俾其猶子儒自汴而耶持
故翰林侍讀學士高致所次事狀以基碑見託越微而叙之游世不可遠
本考述其詳姚呂代之時游姓歲為羊義三千以承寒者備工饒平太
和嶺石路難崎步初書且白金為兩五十人伐石橋亭水以通夏冬間漲
病涉鄉民患之目為崇善老人天馬南牧金宣宗播汴徙居許之臨潁東
阜年葬其地歲壬辰故許公諱大帥八遠不花帳下由是善國言俾經歷

永樂大典卷之三

十九

其府事後同千戶與兀朮從諸侯王南征破金商鈔房禽何太尉襄陽下
帥府版為副達魯花赤軍將劉儀敗海牙延實叛執公送建康太尉劉石
河言其材武於制置孟珙會珙移師于鄂遣石河防秋淮漢公說珙求為
前鋒遂得俱北將及隨與田僧住三縛夜遁射虎縱橫出入林莽頻死數
載庚子入見具陳思主棄妻子挺身來歸及自建康抵鄂州軍鎮戍形便
兵食虛實我如兵諒可以必舉太宗喜顧通臣曰若輩曾微一言及此因
嘉歎公昔太祖由一回鷗迎降賜以羊馬校之重書從其所為人無誰何
卿自脫敵死問關以來又非其所欲賜白金五萬其兩用之有竭其封策
陽新氏二百家世為田氏加賜銀符錦衣二襲亦授之璽書從其所為人
無誰何歸率是民從樞機拘獲滿水為渠溉稻田千數百頃人賴其利後
宿衛憲宗制授金符以為大帥卜鄰吉帶幕長且行賜之酒辭曰卿辭
朕前將飲無人所耶公曰臣何敢面欺今既死軍前請從此十年不御
歸至鄂大帥軍漢北敵壁閑寂無人開門拔城招諸軍進及帝自將伐秦
謀由蜀入兵及散關公諒已蜀水則江流悍急陸則陟降山嶽舟車皆不
可施利輓輓甚艱六軍出此恐非萬全之舉不若取道關東夷塗且臨江

漢世祖時方淵龍帝曰左方之師朕已付之業已至此其有事宜即彼言
之歲戊午也明年世祖已禡而南追覓于湯陰教自今人所欲言指故平
章政事燕公時以宣撫從征借以入告大軍至黃陵貢中書南合資取敵
舟公言斯人傲忽於事恐既集者不嚴守警將復散走而果然得公治別
帖萬戶戰舟而萬師不足公曰江南之民居多漸水無不能操舟者盡前
俘壯士立兩戰下令能左右者各得百人遂濟江投之銀章行宣撫使世
祖正位宸極中統之元利位中書左丞大召宣撫使張公仲謙下明年代
張公為使其張辭曰劉愛就義遇敵有功處已端方臨事敏給人明年理
反盜德壽南張安撫訟公嘗通書璽帝謂近習游某豈為是者勢禽為孤
所憎然耳及藉璽家而書無有初以訟者付公聽其甘心其人亡命踰年
公召至其妻于統之今出保無他也其人膝行於庭祈死公曰吾誠為是
汝言而可吾所無有而汝言然汝為妾人且勸聽吾甘心則生死惟吾其
殺汝殺如昔遇之公以平賊入賀進宴故事非宗臣國人胡來不入宮門
殺坐皆席地不為設榻侍宴不稱職至是公請稱職制可之後賜黃金五
斤他日帝燕坐虎帳方止人入公至為衛士所訐帝呼於庭帝曰是非將
果齊耶召入詰曰何為而然公對曰行有請焉衛士所遏不知妄言上敬

宸聰。罪當滅死。帝默久而出之。裕宗時為中書令。樞密使。適至。復召之入。令盡所言。對以臣聞。將改宣撫司為宣慰司。且司者。官之名也。使而下官之人也。由所官之人。非才事。故而不治。何謂乎。官之名。今雖變名。宣慰不求惟賢。惟能任之。仍夫宣撫之人。猶恐夫鼓不鳴。而新其袍。聲豈加大哉。因歷短諸臣。無少借隱。帝顧裕宗曰。汝他日。求可眷倚者。須此輩人。至元二年。遷嘉議大夫。益都路總管。兼府尹。未幾。改南京路總管。兼府尹。四年。改大都路總管。兼府尹。公以乘輿歲未居冬。其儲時。飲食馬糝。結諸物。和而之。民直多不給。為所司盜。有豪宗鉅室。田疇連阡。有恃不輸。中下之家。率反戶。及公則以物力多。募差賦之。直已無所漁。年敢有為舊黨。藉者。悉論如律。民乃好息。其年。賜指。拜五千。入言左右。丞相。安重伯。預二大臣者。一居中書。其事足治。宜分命左丞相。為樞密。則六軍之政。將日齊。爾於前。制可以伯顏。同知院事。六年。授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八年。襄陽。用兵之四年。改總管。水軍。萬戶。刻石。曰。七。于。其。中。流。以。絕。敵。舟。誠。清。國之兵。十。改。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皇。子。西。王。國。泰。未。至。公。見。之。六。暨。順。聖。皇。后。賜。金。帳。載。數。十。車。用。事。臣。欲。置。憲。府。奉。勤。慶。賜。之。恩。意。則。張。建。瑞。不。受。曰。汝。總。管。自。有。府。其。即。彼。以。置。留。車。一。皆。用。事。臣。護。其。不。恭。就。欲。

深治。公力陳。辯。且責其人。殺。殲。罷。石。丞相。入。為。大。官。人。有。事。于。者。斥。曰。吾守大。全。南。者。他。非。所。知。汝。王。食。官。不。師。此。而。行。乃。越。職。沮。撓。風。紀。或。帝。聞之。謂。王。弗。載。左。右。也。王。雖。不。善。以。受。知。列。聖。身。見。其。權。大。臣。於。庭。且。聞。帝托裕。皇。於。他。日。者。庭。瑞。由。以。得。受。輕。罰。二。年。伯。顏。濟。江。下。鄂。帝。曰。游。某。業於列。聖。朕。前。某。取。江。南。熟。矣。非。直。能。言。亦。能。為。者。今。聞。濟。江。而。獨。不。與。意必。熱。中。其。召。以。奉。授。前。軍。宣。撫。使。大。軍。臨。蘇。州。公。從。七。騎。薄。城。呼。曰。我。游宣撫。也。未。曉。告。爾。州。將。至。相。奉。詔。督。諸。軍。以。平。江。南。誅。貴。精。明。其。早。自。未歸。取。富。貴。比。他。州。將。不。然。梯。衝。一。樹。則。加。誅。後。服。為。屠。常。州。饋。耳。無。遺。殃。生齒。數。百。萬。也。王。安。撫。即。以。城。下。公。身。至。坊。市。集。吏。民。諭。以。天。子。仁。聖。威。德軍。律。降。城。不。誅。其。安。爾。室。家。無。恐。或。持。金。為。謝。曰。吾。非。利。貨。為。者。授。蘇。州宣撫。使。遣。人。四。出。招。來。通。民。凡。得。十。三。萬。家。資。倉。穀。為。石。百。三。十。萬。為。糧於民。約。秋。熟。償。官。及。期。民。雖。輸。之。無。少。折。闕。十四。年。授。中。華。大。夫。浙。西。道宣慰。使。抗。民。聞。未。相。語。曰。吾。屬。幸。哉。善。撫。安。蘇。州。者。游。公。至。矣。明年。入。覲帝。帝。蕭。牆。俄。帝。幸。至。顧。謂。之。曰。卿。老。人。宜。力。良。多。一。日。俾。坐。胡。床。持。杖。指使。宮。門。何。事。不。集。其。日。入。宴。坐。賜。之。榻。報。太。官。所。上。飲。食。之。後。疾。遽。尚。醫侍。藥。衣。白。貂。裘。皆。殊。恩。也。疾。已。入。謝。言。江。南。賴。陛下。神。武。文。軌。一。矣。惜。住。

教宣聖化者。不稱任使。初。語。之。中。書。其。年。國。人。為。浙。西。宣。慰。使。者。死。省。奏以國。人。嗣。為。上。曰。游。某。非。國。人。何。其。指。盜。殺。臣。為。平。章。者。曰。是。不。可。居。汝下者。豈。可。久。使。亞。人。明。年。授。中。奉。大。夫。中。書。右。丞。行。浙。西。宣。慰。使。又。明年用兵。日。本。江。淮。福建。湖。廣。之。兵。將。十。萬。眾。皆。齊。集。資。食。於。杭。九。原。未。八。十餘。萬。為。石。又。造。海。艦。若。千。百。艘。材。不。足。於。用。勸。富。民。佐。木。皆。酬。其。直。又。數治。甲。仗。一。令。之。下。星。火。不。喻。其。急。勸。以。失。事。興。緩。制。初。從。事。其。堂。帖。無。如私。本。等。至。乃。皆。預。為。十。事。盜。殺。臣。益。暴。乃。好。言。入。聞。游。某。高。年。當。以。某。人為。使。少。分。其。勞。實。欲。遣。位。公。右。上。召。其。人。至。曰。游。某。老。人。汝。可。父。事。其。欲位。汝。其。下。三。四。何。所。惟。其。言。從。十。九。年。是。至。見。殺。于。盜。其。姻。黨。貪。墨。姦。竇上。盜。公。幫。下。屬。齊。民。者。諸。不。法。皆。露。而。東。南。新。國。尤。罹。其。毒。公。為。鈞。考。准是一。省。徵。賦。四。百。餘。萬。為。婚。明。年。明。州。民。飢。貸。米。石。五。萬。餘。約。價。如。杭。及再用兵。日。本。詔。軍。興。百。萬。責。使。供。億。其。時。已。疾。猶。支。持。視。事。尋。薨。于。揚。州官。舍。斯。其。所。履。歷。措。注。龍。數。大。者。自。餘。其。敏。政。如。尹。京。日。必。待。命。于。庭。東令。中。書。乃。歸。治。府。雖。事。至。其。前。必。決。一。或。然。火。連。燬。不。得。家。食。則。必。取之。市。霜。雪。寒。凍。至。宿。于。野。與。造。海。艦。于。杭。役。場。連。城。二。十。里。比。曉。已。至。督視。竟。則。聽。政。于。司。夜。必。二。鼓。方。息。其。恤。孤。獨。或。為。人。所。抑。則。不。大。聲。色。句。

吟。導。使。盡。言。事。雖。無。迹。計。數。以。求。必。得。其。情。其。推。誠。感。物。如。南。京。盜。數。人竊。成。軍。之。為。于。律。當。倍。其。償。軍。迎。南。征。為。先。假。諸。公。幫。同。署。者。難。之。公。則曰。過。則。在。余。不。及。諸。軍。與。之。期。日。縱。盜。歸。取。之。家。如。言。而。反。慈。輸。之。官。受罰。不。訴。為。抗。生。獲。荷。葉。滿。賊。周。先。鋒。軍。四。人。公。曰。堂。堂。宋。室。國。家。取。猶。復掌。策。子。何。為。皆。官。以。巡。檢。給。衣。服。貨。財。遣。之。曰。能。與。而。除。黨。舍。賊。為。平。民惟。汝。反。面。叛。歸。亦。惟。汝。旬。月。招。其。黨。傾。其。巢。窟。半。天。王。德。海。陽。官。軍。加。誅積。歲。不。能。平。公。惟。遣。象。山。僧。往。說。之。乃。與。之。偕。來。凡。此。皆。事。勤。天。聽。者。也三。夫。人。張。氏。趙。氏。完。顏。氏。子。男。四。人。永。賜。永。祿。天。祥。永。禔。永。祿。知。延。安。之綏。德。州。天。祥。入。侍。裕。朝。於。東。宮。與。水。衡。皆。不。祿。女。六。人。長。適。陝。西。行。省。男趙。某。次。適。提。舉。男。路。構。次。適。襄。陽。路。總。管。馬。國。璧。次。適。新。黃。等。路。副。宣。慰忽。突。帶。次。并。而。大。李。通。史。太。尉。武。公。孫。知。安。陸。府。史。曠。男。孫。四。人。偃。德倫。俱。女。孫。二。人。長。適。提。點。奉。宸。軍。夫。谷。思。政。幼。在。室。男。曾。孫。三。人。元。嗣。元還。南。首。第。平。宋。克。沃。帝。心。顧。曰。禁。從。汝。汝。如。林。歌。為。斯。言。斯。猷。且。同。功。勞位。尊。其。封。表。民。為。家。二。百。其。世。有。之。尚。力。是。使。定。憲。二。廟。守。而。不。渝。歲。賦名。城。天。府。尚。翰。獨。復。公。家。盡。私。其。有。雖。儲。千。金。富。無。此。享。英。大。富。之。世。祖。

貴之在詩水之王食饋之位亞人臣龍光匪夷自夫壬辰子乙巳五十
年中高明及此謂非人豪謂之曰何樂其平生庶善則多雖列聖知無是
為大義筆之
碑永白隨外

黃崇妻游氏

宋朱梅庵大全集建安郡夫人游氏墓誌銘
有宋建安郡夫人游氏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

光祿大夫邵武黃公諱崇之妻而子端明殿學士諱中台州史君諱章之
所追爵也世為建州建陽縣長平里人曾祖正卿祖希古父儀皆不仕而
有隱德鄉里推長者夫人資靜淑族母阮氏以婦德為女師夫人幼嘗學
焉受班昭女訓通其大義至它組紉筆札之藝皆不待刻意而能操選人
早孤其母鍾愛之以歸大夫公事舅姑承祭祀勤肅不懈勞苦賓客佳辰
令節親舊滿門夫人供饋唯謹未嘗頃刻自逸而委勞於婦如也姑性嚴
諸婦侍旁有二十年不命坐者夫人獨能順適其意雖極溫清禮無違者
姑有疾非夫人進藥不嘗每因事指言以為諸婦模楷遺笈費大夫公素
貧昆弟相顧謀常田以葬夫人曰母懷爾先業為也退斥棄中裝以奉其
役以故大夫公得以不煩於衆而襄大業大夫公為人誠懇莊重夫人以

永樂大典卷八千八百三

二十三

亦順聖正佐之相敬如賓謀無不協其侍遇族姻謙謹有禮樂道其美而
不喜聞其過至其貧困則贈之必盡其乃日誦女訓及它經言以自戒警
亦頗信尚得香法婦子則必端居靜室焚香讀佛書不疾呼不怒視曰
此古人胎教之法也故其子生皆賢材而夫人所以教之者又甚至猶能
言則其勝上授以詩書少長即為迎師擇友教誨諄悉從兄御史先生學
於河南程氏行業淳懿為學者所宗夫人每語諸子曰視乃舅而師法之
足以為良士矣婦與子于四月二十三日以疾卒病甚大夫公泣視之夫
人曰生死聚散如夜旦然何以戚戚為哉於是年五十有六矣二子皆舉
進士中其科而端明公實以第二人賜第其後侍從兩朝出入二十餘年
忠言直節老而益壯退居於鄉天子問勞以事嘗遣使奉璽書就而問之
其忠孝大節固已偉然而其言行之細又皆可紀人以為夫人之遺教也
台州嘗為御史臺主簿亦以治行精敏議論慷慨有關於時二公前後凡
達恩得進榮其母至今封里人榮之一女則貢士劉紀其婿也年之明者
葬于邵武縣石岐之原大夫公嘗命台州狀其行而未有銘銘復四十
有六年端明公乃以命其語具於大夫公之誌此不著獨按狀大則其
大者書而銘之銘曰長平之游世有德人弗耀於世乃里其仁女士攸宜

壹弁是衣配德煥賢履餘善積尚書判史之德之才湯沐
之封本邦是開煌煌命書貴此宜宅後石墓誌永世昭則

湯處士妻游氏

宋呂南公灌園集湯處士游夫人墓誌銘
元豐五年冬十一月壬辰南公處士湯

君喪其內游夫人不即葬明年春二月己未鮮僧於見客堂處士并僧指
首百下亦卒是冬十月癸酉其孤舉二書定於龍池御東戶坐之佛塔東
同位而吳元光時以牛馬走未諸曰雖亡父主平好善足未嘗歷州縣庭
口未嘗與人過惡事親期通而已不敢杜有餘而老不足接人趨恭而已
不敢論賢而詠不肖夫然故州間以迪言歸之而遠近賓客日至雖亡母
定能佑佑其治非不生財也而知以貧其身故內無延養之闕而外有朋
濟之譽雖不積而不饒是雖吾親德行願得銘以誌諸幽傳無窮其許我
哉余蓋未識處士特然其孤於逆旅耳請勒銘詩非所得愛也按湯氏之
先閭產或言本姓殷為國朝諱而改或言亦南史湯之系無譜牒可據未
知其孰是其使家南豐舉處士為五世曾祖某祖某父某處士諱某字順
之游姓出九國時亦不知其所受若使之初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夫人壽
五十五而處士多其三歲有五男子曰某指復濟濟而處士為遠古各有

永樂大典卷八千八百三

二十三

時名二女子通游某揚某孫若干人外孫若干人銘詩曰相從載祀六六
十而方隆緯義淑禮乎而遠終傾以獨續乎而渠以占之其使之執乎而
書以嚴其履
之故乎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三

二十九

洪武正韻于求切遊也通作游顧野王玉篇余周切遊與游同達古文
丁度集韻遊行也或从子作迂从游作遊吳棫韻補叶音遊知切放也班

[illegible]

隸遊 石經公羊並洪 帝堯 每扶 夏塔碑並
 書論遊 邁漢隸分韻 碑頌 漢隸字源

遊並六書統
遊真書
遊王羲之
遊王獻之
遊智永
遊虞世南
遊顏真卿

遊柳公權
行書遊
遊並王羲之
智果遊
遊顏真卿
草書遊
智永遊

素懷
遊
遊
錦並張漢
遊
遊
于並鮮樞
遊
昂趙子

赤水遊 莊子黃帝遊於赤水之上 蘭臺遊 文選宋玉風賦楚襄王遊於臺之宮有風颭然而至王使

襟當之曰快哉此風此
寡人與庶人共者也
荆臺遊
藝文類聚楚昭王欲之荆臺遊
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

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
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
雲夢遊
淮南子所謂樂者遊雲
陟高丘耳聽九韶六

味煎然芬芳馳騁表道釣射鵬鵠之謂樂乎列女傳楚昭王燕遊秦姬
主越姬參乘王親來細馬以逐豎附莊之臺以望雲夢之園乃顧謂二

曰樂乎吾願與子生若此通鑑漢高帝六年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吉信反者常問陳平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徇

遊雲夢會諸侯於陳信聞天子出將其勢必郊迎謹而陛下因禽之此於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爲然乃會諸侯於陳信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復車

信曰果若人言彼先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離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國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

穆天子傳天子遂襲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宮眺望鍾山之巔玩帝君之寶
勒石王母之山紀迹玄圃之上乃取其嘉禾艷草奇鳥怪獸玉石玲瓏之

器重膏銀燭之寶應天有志梁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王筠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宮國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提右挈

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太子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史立亭館興朝士
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當禹侯執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

思招隱詩云何必陳與竹
山水有清音孰翫而止

西河遊

劉向新序晉平公遊西河中流
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

樂牛山遊
韓詩外傳齊景公遊於牛山而
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蒼蒼
海上遊
劉向說苑齊景公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四十四

二

公遊海上樂

月字

南史陸倕傳梁天監初倕為安成王王簿與

之六月不歸。育尸迹案要任防交及防為尸必尋諸福湊項其無
者較若到既劉苞劉顯劉孝緯及倭而聞。王性之默記

已號曰龍門之遊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

關中遊

胡先生與之

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則為有益於學者矣一日嘗自

公諸人生門塾少憇回顧黃河抱潼關委蛇湧涵而太華中條環擁其前一覽數萬里形勢雄張慨然謂曰此乃天下之脊也

可以言山川矣學者其可不見之哉

遊混詩所言昔為烏衣游戚戚皆親姓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蕭介專介。生高簡。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兄。標。素。二。子。一。求。麻。

及洽從事叔等文酒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
赤壁遊
東坡

士打衣編毬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詳坐劉須溪集乳燕曲王朋益

補 66—203

愈事夜生大江之上屢稱赤壁之遊樂酒餘賦因取生門語參差述之
赤壁之遊樂但古今風清月白更無坡作橋首中州公何許共我橫江

孤鶴起手笑孫劉寂寞頗有使君如今否看青山似我多前却幾見我伴
清酌江心舊豈非城郭撫千年桑田海水神遊非昨對影三人成六客

予回響共山有客過而問曰湯金之遊樂乎曰樂矣不無詩乎曰無有也
客曰事樂會之於心樂寓之於口且蘭亭之勝至今尚為美談者其以

有託於斯文也客退於走乎書長短句以歌時蓋夏十四日也曉雲拂
山山氣昏生來萬壑映朝暉升崖壁畫莫出但覺詩境供愁新地靈祠

古秘幽在天授神柄專其尊年清鼓祠下路東風十里楊花春我來愛
此山水窟天氣著物清而溫湯金亭上一壺蟻主人留髡醉金樽水邊洗

滌多巖人往來但看珠翠不知隱家足奇貨明珠脫串一一浮出摩尼
真波間可說不可說雲錦繡動玻璃盡書生胸中那有此席上正有吾家

珍舉盃酌水但照嶺山靈垂意哀工諫願分秀色好詩腹一洗萬斛胃中
塵仙官有請固不拒山鬼竊笑君無問不然結茅傍竹雲烟占斷西湖

曲月明舒嶺碧山巔蓬萊遊高似孫騷略植臺松桂杉萱之衣翠
喚起公和跨黃鶴樾如園一座不汨字以蓬萊遊而有

其辭綠連露弓窈窕草生香子粒三花得道玉無妍為涉仙者何愁心
太平弓太平功如水弓先秋為松來弓樂士登余蓬萊樂弓堪存

金霄遊大洞經王虛頓玄姑射之遊宋汪藻浮溪集答
歸天晨金霄遊梁丹林啓仙風道

昔早祭姑射之遊聖詩錦里遊萬花谷西蜀有尼造補贊香由本
真詮畫發鍾山之秘州進之宮中謂之錦里遊

樊杜勝遊阮生隨抄唐公卿近郭皆有園池以至樊杜數十
里間林泉占勝布滿川陸至今基址尚存存寺皆

有山池曲江各置一紫府勝遊獻壽文黃學士壽吳丞相壽卿
船航以擬歲時遊觀記山人之懷何如紫府之勝遊

壘上之書何如金壘之秘錄潘府英游龍虎山志至大三年四
壽鄉之所有人世之所無也月贈高士梁義高真人

詰曰春坊德選藩府英海氣至名園遊事偶韻語尋王獻之字子
剛而貌羣庸韻不肖而過前古教經吳郡開顧碑雖有名

園先不相識乘平負與入辟強方集賓客款之遊歷旁若無人辟強怒曰
做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令各負驅出獻之傲然亦不屑意

小山遊南史張稷齊永明中為刺史山澤遊南史劉琨傳
今略不視事多為小山遊天監初任出

守義興與琨治之郡為山澤之遊為明史實錄宋謝靈運與族弟惠遠
何長瑜荀雍羊瑤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時人謂之四友月客登

錄許洵好遊山澤而體便涉涉以白鹿山遊通鑑綱目晉安帝
為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元興二年燕王熙

與其弟荀氏遊白鹿山后符謨幼女也先行林澤遊世說新語謝
也士平為虎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太傅攝脩齡

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明之則得日月之山水遊南史謝靈運傳
常遣世務以高而為情與謝安相善也靈運出為永嘉

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不待志遠肆意遊遨編歷諸動
喻旬朔理人德訟不復關懷所至無不為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

竹林遊續後漢書狂士傅既成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成性達不
拘與叔籍為竹林之遊晉史揮塵王戎每與阮籍為竹林

之游戎嘗得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三
字策求晉書康所與交者山濤阮籍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為竹林之游世

稱竹林田園遊海錄碑事沈慶之既貴給三望車慶之謂人曰我
七賢今來此安之遂出郊遊世說新語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

周讓三望車石頭兄弟乘馬出郭時彥同遊者連德俱
進石頭曰進下字中無字曰進字伯道進字伯道進字伯道進字伯道

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
似從官唯東亭乘輿踏青遊成都志風俗舊以二月二日為踏青

在前其悟捷如此踏青遊節都人士女絡繹遊賞緩歌清散
在四郊歷政郡守慮有擾暴之虞乃分遣兵於周卑坡塚之上立馬張

旗半里之公曰慮有他虞不若聚之為樂乃於是日自萬里橋以錦繡器
血結綵船十數隻與郡僚屬官分乘之妓樂數部歌吹前導今日遊江於

是郡人士女駢集於八九里間縱觀如堵抵寶曆寺橋出融于寺內寺前
初一燈市縱民交易嬉遊樂飲復倍於往年薄暮方回公於馬上作歌其

略曰我身豈比狂遊輩蜀地重來治凋瘵見人非理則傷嗟見人歡樂生

慈竹馬遊 溫革項錄王元長曰小兒五歲
書林廣記八駿周遊王少好神仙常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以傲
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為石造父為御又賜西王母於瑤池之上

九懷秦遊 高似孫繪略九懷秦遊 君之來兮鞭潮令水走兮
母騎撫余半兮安驅海難填兮魂銷龍美新兮既來
楚早兮主埃坡抗刃兮波亦曉露先兮蓬萊樂莫樂兮佳游來莫來兮
忘歸蕭鍾子鏡鼓吳歌兮楚舞魚飛兮馬奔君之樂兮僕僕楚騁兮豈
陳席兮楚楚撰德兮蒼崖秦琴兮豪胡騎難還兮鑾鈴鳴兮馬逐兮
踐官民如璧兮誰能聽海水作兮號龍散木碑兮樂未終金母號兮漢

從赤松子遊 道鑑漢高祖五年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
道引不食教曰家世相韓韓城不愛千金之
資為韓報讐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
極於良足矣願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臣先曰夫主之有光譬猶夜
旦之必然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
之為虛誕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

永樂大典卷八十四

五

難處如高帝所得者三條而已准陰謀走蕭何繫獄非以復威滿而不上
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弄人間事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
保身者子房有焉宋揚誠齋集薛允升寶謨閣學士不允詔編衣之好未
嘗忘求舊之心亦松之遊自難回知足之志固進商賈庸庸昭至懷

從吾兒遊 西漢書漢張良傳高帝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呂后
恐使建成侯呂澤劫良害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
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以上媿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
四人今令太子半辭安車周請宜未求以為客時從八朝今上見之亦一
助也云云上破蘇布歸愈欲易太子又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皆八十
餘眉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何為者四人各言其姓名上驚曰吾求公
遊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煩公幸平調護太子四人為壽畢趨出上
目送之召戚夫人指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
人涕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
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將奈何雖有增繳尚安所施

從逢 世說新語潘
岳妙有安客

干遊 史記漢末雲折檻曰臣得下
效潘岳遊 世說新語潘
岳妙有安客

好神情少時快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榮之左
太冲絕醜亦復效岳遊遊於是群婦共龍唾之妾頌而返

遊 史記漢鄭元始呂祿出遊 張耳雅遊 西漢書陳餘傳張耳
周勃乃入據北軍誅諸呂 雅遊多為人所稱

貴游 周禮師氏掌國中天子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北史薛辯五世孫端白居選曹先重賢能雖貴游子弟亦行

薄者未嘗升推之唐韋應物詩貴游行 漢帝外家子恩澤少封侯垂楊
拂白馬曉日上青樓上有類如王高情世無儔一作非無儔輕裾含碧烟
窈窕似雲浮良時無還景促節為我語忽聞豐陽曲四生亦已柔賓友仰
稱嘆一生何所求平明擊鍾食入夜樂未休風雨德儀候候兵戈橫九州馬
知坐上客草草心所憂宋薛李宣浪語集貴游行 沙堤大蓋何曾底
人佩玉鞍蒙獵僕如熊虎馬游龍誰何出入咸陽宮笑刀鉞體類芙蓉步

永樂大典卷八十四

六

趣持重為雅容諸侯侯統字百工調元為職裨九重萬錢一貧齊鼓鍾猶
言下筋終無從與時穠敢勝不充家徒壁立其室遂抄掠語麗文彫蟲繪
為精句欺南宮不分菽麥倘知儀且無萬卷洗胃中脂韋婢嬰陳小忠竭
民膏髓自為功獨獨事惟迎逢肯思貴難始為恭君王謂賢拜三公門
如沸湯賄賂通財俸縣官邑侯封積金滿欲齊齊滿崇家有錢爐非範銅貴
官驚獄揚成風後房的樂燕支紅皆民女婦來無蹤有憂失得常仲仲殺
賢賊能摧英雄汲將同類塞要衝害苗之心鏡燈錄忽忽射昇逢蒙子怡
然自得路心胃照如林漆何亦求向人自欺吃匪躬高自標置人育贊立
吉使擬稱儒宗學釋遊俗生談空元非反明相磨磨世間將謂無判確言
出波流士與農却於巧官官既掌笑伊魯儒嚙道窮那知達人節青松
而土直及坦處古人雖異理道同茲邪夫必皆冷終君不見吾劉逆胡覆
金墉為奴為奴豈惟懷愁怨地或唐姚合詩詠奇將 貴游多愛向深春
到處香疑散里塵紅杏花開連錦障綠楊陰合拂朱輪鳳凰鳴時飛金盞
絲竹聲中醉玉人日暮垂鞭共歸去西園賓客附龍麟劉蕡詩貴游
衣公子安池塘淑景融融萬卉芳殊草照天春木老管絃臨水月初長風
飄柳絮金成穗雨洗梨花玉有香醉後不能離綺席擬過青帝紫科陽羅

出遊

樹終南佳氣入樓臺招賢已徙南山老託來遂徵鄴下才臣在東周獨昏
澤欣逢睿藻日邇來唐僧皎然泓秀詩出港少時不見山使覺無奇也
狂發從亂散情來任閑步此心誰共證笑看風吹樹蘇東坡大全集上已
日與二三子攜酒出遊適所見輒作數句明日集之爲詩故詞無倫次伯
恭先生志林云貴州定慧院泉山上有海棠一株結繁茂每歲風開時
必爲夏酒已五斛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及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雖
市井人無以余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松木花白而圓香色皆不凡以余
故亦得不伐既飲復憩於西氏之弟西所居竹林花木皆可喜醉則閣上
稍醒聞土客崔成老彈雷琴作惠風曉角錦舒然意謂非人間也晚乃步
出城來入阿氏韓氏竹園遂置酒竹陰下興盡乃徑歸元豐七年三月初

永樂大典卷八十八百四十四

7

三日先是薄雲霏霏不成雨杖藜曉入千花塢次公莊子云其狀如雲
 柯丘海棠吾有詩子仁按黃州未坡圖云柯山四望直南高丘之說以名
 柯丘東西隔海棠一株甚茂故云柯丘海棠也獨笑深林誰敢侮三杯卯
 酒人徑醉子仁是之詩三杯取醉不復論一生衣恨奈何許一枕春睡日
 停午次公先生詩人云三五軟飽後一枕正甜餘竹間老人不讀書留我
 閉門誰教汝子仁晉三微之傳吳中士大夫家有竹欲觀之使出造竹下
 哺冰良久主人酒醉請坐微之不顧將出主人閉門微之嘗之盡歡而去
 出暮藜枳十圍大寫真素壁千蛟舞子仁按東坡圖云柯丘南面人家有
 素枳甚大公嘗自為圖之故云寫真素壁千蛟舞者東坡作塘今幾尺
 子仁塘在東坡雪堂下先生詩文云會堂作堂徑千步携酒一勞農工苦
 却尋流水出東門壞垣古整花無主次公杜詩桃花一簇開無主卧聞桃
 李為誰妍對立鵲鵲相媚嫵次公鄧文寶詩日暖鳥驚行鳴于溪深桃李
 開開花開搏藉草勸行路不惜春衫汙泥土褰裳共過春草亭扣門却入
 韓家園子仁按東坡圖云春草亭在東門外韓家園在東門外韓家園在
 師雲全詩三人午暖未東曉檀無繩并百尺渴心歸去主堂暖鞦韆索掛
 人何所映簾空復小桃枝乞漿不見膺門女三漿事見白州傳也院牡丹

手題律詩江南上方臺臨斷岸雪陣翻空迷仰俯故人餽我玉葉羹大冷
烟銷誰為煮崎嶇束縲下荒徑子筆有別遺傳云里婦夜亡肉走婦里母
即束縲請大於二日家云治同事有元是送婦姬妣隔花間好語欠公去
賈詩江路歸來聞好語更隨落景盡餘樽却傍孤城待僧宇主人勸我洗
足眠火公先主詩又云洗足關門睡而眠倒牀不優閒鍾鼓次公杜詩睡
夏不聞鐘鼓傳明朝門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許平生所向無一遂茲
遊何事天不沮固知我友不終窮豈弟君子神所予次公詩生平君子中
所苦久又和陶潛遊斜川詩韻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出遊作 謫居淡無
事何異老且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遊春江淥水汲人卦船自流我本
無所適沉沉隱鳴鶴中流過狀如浴舟步層丘有口可與飲何必違我儔
過子詩似翁我唱兒舞翻未知陶彭澤願有此樂不問點爾何如不與聖
同憂問翁何所笑不為由與求蘇頌濱集次韻子瞻端午日與遲遠遠三
子出遊 人生逾四十朝日已過千一遭少壯樂日迫老病苦丹心變為
灰白髮繁可數惟當理組紱教子藝搜求誰令禍網羅展轉在荆楚平生
手足親但作十日語朝游隔提攜夜卧烝煖未敢唐 詩已治易靈組
士生際風雲富貴若騎虎奈何貧賤中所欲空齟齬洪忠宣公鄱陽集次三

永樂大典卷八十八百四十四

8

月望日出遊。無馬假犢車。豈必朱丹戟。駕言皆出遊。寫憂愁窮獨。壽考不見花。宿莽埋樹。微區區十里間。良友始追逐。晤語得正人。頗欣富方敦。書齋大蕭條。四面少林麓。欲作納涼亭。因茲出求木。屢橋雖云安。敢枉恐顛覆。臨深人垂堂。徒行漫捫腹。道險能推輪。長聞臂輹輹。形骸久衰憊。搖几隻。羣感五方民。雜居瀕澤非廣谷。難火或相聞。要知是荒服。跋涉頻問津。引領主人。生老推俱迎。門擊鮮。饋豚肉。日暮途阻。脩還棘。不辭速吻燥。藉醇醪。餉口資。餽粥。望日觀。新詩珠璣。團且熟。可追寶劍。爲高誦。素靈哭。宋王十朋。海溪集上元山中百社出遊作三章論之。鄰里相呼入郡城。已歌楚舞沸歡聲。三宵遊罷同歸去。勉力耕桑事父兄。三日嬉游喜遇晴。還家又見麥青青。但須及早輸租稅。莫要勾呼到訟庭。好士耕松隴。上田但能勤。苦有豐年。家家飽暖。身康健。更向明年看月圓。陳后山詩。扣黃生。出遊三絕句。右坊左里遠相求。東度南登稱意遊。皆是日曾休。已著運峯坊目標。不應疾雨使心休。日拙月工紫賦。諸郎解壁萬人看。新有詩聲伯仲間。作意登臨還得句。此生寧復要長閑。謝靈運有登臨海嶺詩。王邵詩。夜學地。水休苦。吟。老態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爲。勝欲登臨。強作歌衣冠。未動意先閑。從今泉石非吾事。只借君詩細細看。東坡。

詩作後件水牛寺劉元城畫古景出游紀事
子生愁思出游麗日光風得情節一百五日寒食近二十七品莊來開盤
空釜冷奈酒何變制連環當佳話話屈先走勝九回續續洋洋如衣百結上
至晚猶影參差疎櫺度風曉明城濁醪引滿亦何負警面膏唇咀水雪君
不見龍丘行今識點點入不見韓庚出燕歌燕土緣自信可奈何歸他
榮關畫常開陸游渭南集正月五日出遊 大作開人不慣愁新春天氣
更清柔未為遼海十年別且繼鈕川五日遊細柳柳頭穿野遠落梅黏袖
上漁舟此身定去神倦近倚過江南賣酒樓 出遊 八月石帆秋即為
汗漫遊本因尋友去却為看山留小茅題僧壁長吟上驛樓月能從劇飲
天可寄閑愁高下評泉品縱橫記酒籌花間遇門人水長信船流激灘人
雖素脂韋我日蓋此心君不信試往問沙鷗 儘道長翁懶來閑亦出門
循琴來竹院來藥宿山村雪路鳴長耳煙堤駕獨鶴疎疎年常自在何以報
君恩 出遊所至皆忻然相迎口占示之 寓館兼山澤行裝半雨晴隨
宜分藥物投老惜人情邇近成新識款款講舊盟農家尤可念迎勞報春
耕 出遊歸鞍上口占 渺渺煙波飛葉去遙遙系野菜籃還寄懷楚水
吳山外得意唐詩晉帖問每惜好春如我老誰能長日伴人閒世間自是

永樂大典卷八千一百四十四

九

無無得勳業元非造物性 人出遊 社近頻逢雨春深却喜時會煙
山起神鼓隔林鳴客駐觀農饒兒歸遠母美豐年多樂事何以報時平
綠樹魚籃市青蕪堆光場來桑村女集入學初童忙戶賽祈豐願家藏問
孝章村坊多美酒烟醉各年光 朱華今朝偶出遊溪邊小立喚漁舟未
須着句悲搖落嫩日和風不似秋 朝行驕驕穿幽谷暮遶寒寒涉亂流
從起短竿成一笑每煩上座為分憂 出越城遊 出郭聊曠日小艇受
推風烟柳淺深綠水花顛倒紅秋光無遠近晚與信西來欲訪幽人宿高
樓古木中 出遊至僧舍及逆旅戲贈絕句二首 山僧邂逅即情親野
史留連語更真淡談論文端有味一彈指頃百年身 飯炊過熟如延客
犬喜來迎似到家兩滴茅簷草煙濕不妨笑語暫喧譁 出遊 舉世誰
能伴我閑出遊隨處一閒頑繫船扛酒將半廟林寒流觴內火山小市况
經搖落復高城四望莽蒼間歸來燈火湖塘晚指點柴門未上關 未往
人間不計年一枝節杖雪隨肩掃除身外閑名利師友書中古聖賢足道
山前鏡水石為洪井畔微風烟小瘴天無君無笑買斷秋光不用錢 行
路還過入谷斜紫羅帶想野人家山童負擔賣紅果村女緣蘿采碧花葉
大就炊朝餽飯汲泉自煮千甌茶閑遊本自無程數邂逅何妨一笑譚

莫笑衰殘百不能一枝節杖捷飛騰山空野火焚秦墓日澹烟無過萬陵
小浦漲潮迎釣艇疎鐘出谷送行僧如斯不覺歸遠晚村人家已上燈
一樽隨處可開顏此事深疑造物性地可登臨多快遠身常強健又須
閑山園小市烟初斂霜著橫林葉半飛徒倚闌干君勿厭日斜猶及推舟
還 漁村酒市本無期小簍扁舟信所之竹葉滿林霜落後紫萍紅地水
枯時山林閑寂歸雖早齒髮衰殘病已遲努力及時謀自適錦囊多貯春
秋詩 山有藍輿步有舟故翁身健得閑遊半午點點日將夕蒲柳蕭蕭
天正秋細細僧歸雲外寺疎燈人語酒家樓歸途更愛湖橋月得倚欄干
為小留 霜氣蕭條木葉黃佳時病起意差強雲烟古寺閑僧梵燈火長
橋見戲場一枕清風幽夢斷數匙飯飯野蔬香道邊莫笑衰殘甚猶往山
林與木夾 禹宅胥濤路中分畫橋衝破一川雲柯橋僧閑空起海市
漁歌帶月間蟹米不滴大盈尺鹽穿細柳重垂斤酒家報我新熟熟且撥
閑愁寄一欣 僧院軒窗酒市樓過門自入不須留恰來竹下尋棋局又
向沙邊上釣舟詩故不能諧律呂書狂猶足走蛟虬秦碑尚定風烟外一
弔興亡萬古愁 九日陰霖一日晴此行處處是丹青斷雲零落江郊路
壽木輪囷古驛亭歸婦微行望明曉漁歌相和起烟汀披山意氣今何在

永樂大典卷八千一百四十四

十

猶有遺祠可已靈 近遊父老遠年僧病起經行力漸增纖
室踞樓鳴乳乳鵲陂陂水葉登登淺深村落時分徑高下川原自作層薄
暮到家還熟睡隔林鐘鼓報晨興 吳地清明水城寒梨花初動杏花殘
平沙漫漫人爭渡微雨蕭蕭客跨鞍野寺吹螺作春會山郵雜米具朝餐
已開九快吾何說時說金丹強自寬 來降南陌通達晴小蹇輕裝短作
程白水滿波秋馬躍絲陰遠舍驛車鳴過村小婦憑欄看人手高人攬轡
迎刺倩東風吹柳絮放翁詩到此時成 萬里崎嶇蜀道歸荆州非復壯
遊時行吟自任詩情減生睡人驚酒量衰老地風號雲夢澤翻天草映伏
波祠一枝藤杖平生事擊鼓開帆本恨遲 乍晴出遊 八十山翁病不
支出門也賦喜晴詩小樓酒市關街處深巷人家晒練時本借微風散帽
影却來新暖弄鞭絲歸來幸有流香在刺伴兒童一笑嬉 寺五馬橋石
晴和出遊湖山間 日出氣稍和呼船渡烟津微風西南來水面生魚鱗
通此一佳日昨娛百年身將鬚俯舳舻一笑彼何人閑餘春事憂已覺陽
和新梅花展展開幽香襲衣中久病喜我出問信傾鄉隣舟回不須速看
涌白玉輪 雪後出遊戲作 小歡平岡雪陸離幽人人賦採春詩典琴
沽酒元非俗著履觀碑又一奇大度乾坤容落托多情風月笑衰遲吾生

也似梅花淡燕未歸來蝶不知 歲暮出遊 殘曆消磨無半紙一年光
景又成非元漢雪水滿欲盡江路梅花開向柳竹院舊燈窗度宿棋亭詩
酒動無歸此身自笑知何似萬里遠天一鶴飛 病中思出遊 病境難
猶在秋天已自清閑思尋酒伴頗羨主詩盟烟艇桐江去豈與到縣行會
心隨處佳便足了餘生姚錦行相索出遊 春來日日風兼雨今日晴明
試杖藜開戶不知花信過野桃開了到棠梨曾偏雲莊集有真借前韻招
同社出遊次韻 總道無情却有情徐人幽事不勝清擬同強傑從長吉
不道猶奴寬手街四山濃淡要題品百升後先宜接行登覽不憂風雨迫
揮戈須駐日西傾 諸公出遊有美有詩和者盈軸次日飲正卿家出以
示余走筆繼韻 可堪俗事苦相留不許聯翩李郭舟酒興定知鯨浪吸
詞源聊看峽江流名如北斗誰能挹價重連城未易酬恰似西都數人物
校書中秘讓諸劉趙著淳熙舊初八日人事少閒命車出遊因以尋詩首
訪滕王閣紛然磨治思為之歎已過東湖得子亭亭閣幽遠乃陳阜卿
復作者一時詩板甚多擇數知名句錄之又求數步得子祠有像設及
曹公家書南豐所作祠堂記及沈持要重立歲月壁崩舊蹟殊異故事迢
遞遊雨入總持寺謁澹臺子羽墓閣雷公祠墓有大象立於其前祠有樂

永樂大典卷八百四十四

十一

章無盡所作兩止絕南昌縣徑還艤舟之地作五詩 細雨微風湖上亭
柳深荷密靚靑靑生平漫與形神接客裏孤舟耳目醒題詠紛紛幾詩板
畫圖零落半幽屏像祠只在荒墩外小徑與盤更一經 務創西都辭筆寧
知此一時忠邪爭憤嫉基業竟陵遲宜曰忘五就衣我至百難嚴陵亦同
趣始欲及終衰 潛德固宜祀高文寧可埋淒涼危像設清飮半每苔吟
廟前賢貴空今見者哀欲言寧我聽小立漫徘徊 瀕湖有幽寺遊雨過
來過更役母庸處幽亭所得多言祠真詭特古基絕微訛鳥篆森奇畫
狀載推歌 南昌傳傳欲上書沈子乃後解聘車東都已額不可枚并基
未盡猶使梧瑞為市平終潛吳錫乃德祠太宰居吁我近異心不殊出處
語點如是夫蘇河冷然齋集出遊 芳草盈盈水漲波波驚驚動碧琉璃
心情自遂遊熱起愛入春風夏禹祠呂居仁詩出遊 日日春濃病不知
偶遊僧寺送春歸長年候跡將軍馬漸老空悲遊子衣山路有泥知雨過
村場無酒驗人稀今秋定作江東計艇得鱸魚八月肥何澹小山難者兩
監同舍出遊和吳監丞韻 我本康康安安奉入京闕舉動建真性驅馳
了歲月自漸西湖水照見種種髮來興浩諸公放舟烟浪窟小雨風風吹
輕靈簪林樾春深竟李親路滑半馬歌已離登山履不美波波橫公堤逐

樹陰傍寺訪禪衲杯行知已深歡意殊未竭日暮碧雲橫兩山高寒兀趙
周臣塗水集上已遊西園分韻得蘭字與楊禮部携同院諸公賦 相逢
草草即五盤誰識吾曹商裏微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照影溪溪柳不住吹香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
鳳騎麟玉筍班蹇蹇不作杜陵酸已煩疊紙書陳迹更許仙舟泛碧淵酒
令致師嚴細柳詩朋墨戲劇草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
藍靜之藍山集出遊 病中三月不出戶接日晴風始一遊處處鳥鳴催
布谷山山花發斗鈞鈞鈞幽人几杖來相就野老童孺起更留重僕不知觀
物意歸途催報夕步收葑子方集三月旦日出遊 李春已一日寒氣猶
襲人齋中偷小暇陌上追餘春金華古精廬幾劫化微塵入門何所見
竹出牆鄰近止過崇明殿湖何峰岫山房閑不啓俗客來頻頻徐歸隱
床息我定力司殘書了一卷古意含酸早山羊脚止渴起淪石泉新 送
李義夫出遊 與君州角志相期歲晏行歲各各各各各各各各各各各
林病葉更先稀時情淡薄元無味世路艱危總是機門外北風吹石裂疎
人瑣瑣欲安歸 梅花卸玉春寒淺柳色描金雪意消老子偶然詩興動
又挑行李過溪橋 三千丈髮從梁脫九日春酒我遊出却草堂三五

永樂大典卷八百四十四

十二

里囊中無得一錢留 少年有志東山外晚歲方圖北海遊糊口飢寒甘
半菽往胃氣尚食全牛問唐元振今誰在欲越平原何處求赤白洪崖兩
相厄不妨詩句各風流 國朝韻祿詩集上已日出遊 青雨方霖寒濕
風漸紛披欣欣木向榮萬物被春私聯聯華靡子車馬競芳時香臺遠曠
陌羅綺爭先輝我服亦已成重巾 後主出遊 太平御覽蜀志曰
相追隨浴沂有真樂千載誰能知 為太子以周為家今後主時頗出遊觀增廣學樂周上流謀曰昔王莽之
敗豪傑並起踴躍州郡欲併神蓋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
之廣狹唯其 明皇出遊 元獨愛碩集題明皇出遊圖應制 明
德之薄厚也 皇八駿爭馳道還是開元是天寶長安
花發萬年枝不識韶華醉中老金章閣下文書靜免旒端拱唐虞聖此圖
莫作尋常看萬古君王作金鏡 莫集道園遺集題周怡臨韓幹明皇出遊
圖 開元盛事何人畫玉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
聞歌官花如錦照青春詔許傳者思古人不知身在瀛州上親奉圖書侍
紫宸 又明皇出遊圖 筆路風微曉露開華清宮裏看花來五王走馬
誰先醉倒著官袍去不回 因胡定玄信唐書後漢書唐玄宗出遊圖

五王出遊

公子出遊

太平洪崖出遊

醉卧古藤根
衣冠出遊

永樂大典卷八百四十四

十三

蓋朝宗廟大孝之本乃詔立原廟

三公出遊

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
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

遊必霽語曰旱不苦禱
而雨而不愁公出遊

都及半途有方外之過遂棄家出遊至宋紹興末
蓋百餘歲矣方歸行縮兩手於背前以是知名也

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街子帖云。杜書記平甚。乃大感服。

桃與芳草競色明朝陽思君念華旦賤妾惜容光
國朝僧宗泐全

傲以遊

諫太后遊

人父母在則歸字沒

李嶠諫遊

朝廷驚懼如禍座意外縱
不自省秦宗廟蓋主可

玄禮諫遊

永樂大典卷八千一百四十四

十四

上感其言賜錦
幣百匹銀器四
公輔諫遊

神觀公輔誅不當
上箴諷游

好吹簫白居易續

白帝宸遊

元魯山集白帝宸遊圖 游龍王

塵人冠以金云

人主

郭振興先生三十作漢行帝子

終承卜
世之祥
衣錦畫遊

北史封隆之傳封子繪勃海衛人也北齊神武崩文襄以子繪為勃海太守執其子曰誠

知未允勲臣官望但須鎮撫具衣錦畫遊古人所貴宜善加經略不勞賢
常太守向州奏也新唐書張士貴傳士貴高祖時拜右光祿大夫從征伐

育功賜爵新野縣公又從平洛授虢州刺史帝曰顏令卿衣錦盡遊耳進封虢國公右屯衛大將軍安陽集州新修園池記觀吾堂者知太守伏

花節來故鄉得古人衣錦畫遊之美而不知吾竊志榮幸之過朝夕自視
思有以報君也唐錢起詩送外甥范勉赴任常州長史兼覲省云還鄉即

畫
遊
放螢夜遊
資治通鑑隋煬帝紀帝於景華宮徵求
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巖谷
開元

夜遊

真集開元夜遊圖并序唐景龍中明皇自湖州別駕來朝遂留京師中夜發策引萬騎以安宗社易如振臂其英廟之姿凜然可想當是時如王毛

永樂大典卷八十八百四十四

十五

仲李宜德皆以騎奴執籬房從事一旦來天威相附簾以起韋社之間獵
師酒官封官賜第賞資華渚後官游燕秦嘗不與然皆庸人崛起不得與佐
命中興之士比寵榮極矣猶鞅鞅望其後多被誅或歎以死向使君臣
無忌艱難以相戒勅則諸臣各保世寵而天寶之禍必不至魚爛如此古
人以燕安為醜毒豈虛也哉此本李公麟所摹乃歐陽氏晉物也 湖州
別駕年十八彎弓射鹿無虛發真龍絕水魚鼈散衆軍後騎鳬鷁漫咸原
瑞氣映臺闕城南書生知何歸解鞍下馬日向夕炙轡行酒天馬歡坐上
何人識天意掀帽破靴朝已尉龍頭夜轉紫垣開太白光芒黃鉞利萬騎
齊呼左右分將軍夜披玄武門臺兵三窟盡效黨間寢五門朝至尊羽林
蕭蕭參旗折太極瑤光淨烟雪祇身志在攀龍鱗唾手成功探虎穴麾下
且使李與王輕形玉帶持籬房晉文賞功從悉錄漢光道舊情無忘與燕
宮中張秘藏樓道暗樓過李騎連催羯鼓汝陽來一沐綰絃薛王醉玉階
淒淒微有霜天難喚伏參差光宜春刈昨散行馬長樂踈鐘嚴曉妝清鐘
急管歡未畢瑤池八馬西南出們參歷井行道難失水回風永相失君不
見當時韋社問乎鷹走狗去不還生問年少吳大話臨淄郡王天子父李
彭日涉園集唐明皇夜游圖 開元御極垂衣裳登三歲五陵義皇白環

重譯銀甕出卜夜遨遊離未央香車聞風春與號羅怕履綰真來黃綃袍
錯落綴止斗步筆優游銜鏤錫寧王玉笛上霄漢御路花光爭月光汝陽

羯鼓綃帽從打徹參旌低建章太真霜醉王執側力士傳呼聲渺茫華鈿
掛冠紅粉粧金貂貫酒白面郎君臣玩押樂莫比清禁喜聞宮漏長若今

如宋生廟堂社中謀
神機捷無里拂邊
幸處從七道鉞
色存徐師
川詩明皇夜游圖
呂子廣藏書學博士李士所
作歌吹開元曲
鈴華天寶

乍聞香。漫游集明皇夜遊圖。日暮繼以燭。天家惜寸陰。不聞清輝至。俄見華年臨。要夜飲。燭却殘。兒噴水。兒餅抵。來四載。同是帝王心。國朝高

季迴正鳴集明皇秉燭夜遊園 華萼樓頭日初墮紫衣催上宮門鎖大
家今夕燕西園高奏銀盤栢枝大海棠欲睡不得成紅粧照見珠分明滿

家今夕無西園高燹銀盤桓桂大海寧欲歸不得成熱執照見於分明
庭紫釵作春霧不知有月空中行新譜霓裳試初按內使頻呼燒燭換知

更宮女報鉤畫歌舞休存存
千弄西窗
五山常明
上弄
憂風露漸欲冷
妃子衣薄愁成嬌
琵琶獨鼓相追續
白日君心歡不足
此
詩可殺也
元月去照
處亡小
家生古
簾臺上
衣夜
秋江都宮裏
飛螢多一

敬行樂未知極烽火忽至將如何可憐蜀道歸來客南內淒涼頭盡白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

六

燈不照蓮人梧
桐夜雨秋蕭索

五宅夜遊

資治通鑑唐元宗天寶十載正月
庚子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

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謝馬程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貴妃夜游

宋方秋堂集貴妃夜游鳳翔欲上玉花鵷恩在
君王一笑中三十六宮瑤草碧不知多少恨春風

號國夜遊

宋李端叔姑溪集內侍劉有方畜名畫乃內膳國人夜遊園最為絕筆東坡館止客都亭驛有跋其後

既作詩錄以相示持欲和而偶未暇今晚集得詩毫次其韻以申前志
天街雨過花滿墀萬人壁立驚游龍飄衣袂欲仙去寶鞭遙指蓬萊宮

真人睡起春纔柳誰奏琵琶最先手合歌堂裏謝使人
猶香猶暖天香裏
宛然相對若可語筆墨頗失常時痕開眼成今合眼古
回頭自有米時路

長風破浪真快哉快處瀕防倒騎虎蘇東坡大全集
張國夫人夜遊圖
佳人自鞚玉花驄翩如驚鷺踏飛龍金鞭爭道寶釵落何人先入明光宮

宮中飛越花柳玉奴絃索花女手坐中八劫真貴人亦遇者不遇者
明眸皓齒誰復見只有丹青餘淚痕人間俯仰成今古吳公臺下雷塘路

不歸故鄉猶衣錦夜遊今以卿為本州何如雖惜首拜謝於是秉燭

川遊唐語林李德裕自陵入朝將大用慮為人所先且欲急行至平泉別墅一夕乘輿川遊不暇久留也游楚

遨遊續後漢書游楚傳楚拜尉馬都尉不好學而性好遊遊音樂乃富歌者琵琶事蕭每行未將以自隨所在博博投壺歡忻自娛

老子遨遊後漢書馬援為龍西太守但總大休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持白外事援輒曰此丞孫之任何足相煩

飽食遨遊莊子雜篇良怖急者可林下伏後稍定郡中伏之

飲宴狎遊先主趙雲

希從娛遊不遠傳正謂從簡曰我與酒嗜音狎無少間

永樂大典卷八千八百四十四

十九

希從娛遊兩漢求明德馬皇后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蘇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嘗幸花園離官后轉以風邪

薛春遊宋齊記事宋仁皇初薛簡肅公知開封府上新即大位章獻臨朝一切以嚴治人謂之薛出油其後移知成都廣豐

軍行如春遊宋史趙時賞傳

西池春遊類說侯

盛輻重飾姬侍數日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

寓都下嘗遊西池有婦人其容甚冶遺小青衣送詩曰人間春色都三月

池上風光直萬金幸有桃源歸去路如何才子不相尋他日人待詩曰春

光入水到底碧野色隨人是處同不必懸懸頻借問妻家抵住杏園東青

衣引生至大第杯盤交錯燈火如畫主歸數日復至其處都迷香路老史

云此有孤姪多為人妻生欲再見之青衣復送詩曰睽離今月音書斷君

勝賞三遊勝事謝帝深歐陽公官洛陽同遊嵩山寺暮微龍門香山寺寺作留守錢

文信公遣吏以厨傳歌妓至曰山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還路

也王定國訪東坡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頽長道携時英卿三子游泗水

下百丈洪吹笛飲酒來月而東坡時以事不得往夜看羽衣伶立露樓上

相視而笑定國既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泛舟洪下追憶舊游味此三遊之

勝今之燕賞者寧復有之蓋亦值知已也世有三遊海錄碎事荀說論曰世有三遊

利者謂之遊行

永樂大典卷八千八百四十四

二十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四

鶴上倦遊

錦綉萬花谷司馬相如傳長卿故倦存文期注曰倦疲也揚州倦遊古疲厭游學博物多能也宋王達原廣陵集餘杭倦遊

醉倚秋風笑自吹偶來還去竟何踪已大鳳鳥吾不至行矣鯉鯉非所容且把心胃同伏虎誰知頭角是真龍歸乎伊如如難得死兩西山尚有從

未悔蒼集倦遊故人千里別約我仍丹丘云何一解散書到令人愁此山豈不幽何必賦遠遊詩得自來不致致天台之近陽宅卿詩倦遊歸

去陶彭澤重來丁令威逢場真戲劇閱世幾機變雨沾鳥帽京塵黑表衣回頭今自笑三十六年非律詩倦遊水於米海皆在妄山到街湯

無弟兄兩處經行都已過老夫誰更別詞情三時集高古倦遊詩春透諸方向上機度麻匪倦遊時充然有得懷之外口不能言心自知致

唐韋諷集和春陰倦遊鈴閣與何處公庭訟不留本能清言寂偶作夾城遊竹色仍烟華梅香趁水流持杯聽暮角一任起樓頭毛方平者定錄

倦遊結髮事俗走險阻無不經腰間萬里劍夜氣摩斗星朝越春玄國尚思曠教亭年米涉大意足爾手勝榮却思松竹底白日幽扉高洗心一

卷易庭早從渠肯何為鍾鼎味醉著不少醒君看楊柳渚鴻飛獨冥冥元司空公并湯顯祖集倦遊眼底茂林脩竹夢中流水桃花難與難行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

三

藏脩息遊

禮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

聖人之遊

文子續義老子曰聖人內脩道

德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支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遊也又曰聖人之遊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太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

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累使

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韓滉潤泉記文子曰神者知之淵也神清則智明又曰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故心有所至則神慨然在之反之

古人善遊

司空圖素錄呂居仁云虛阜只尺矣此聖人之遊也讀書少休必到山中所與游者誰

也古人觀名山大川以廣志思而成其德方謂善游太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所歷山川有以增發之也惜其所用止在文字間若使志於遠大者雖近遊天下遊遊環相結難有快遊之士老子之門人也請由

天下遊

行于月龍風外遊列子曰外遊者求

與微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

物外遊

勢利常與名僧數人或跨驢或騎牛尋訪山水自謂結物外之遊江湖集通玄主席薛濬洲承人間世為物外遊轉成短章紀半生相與之情耳谷翁仙士始經平道學事弟

一傳交友大要存古誼希夷曾悟極重玄班惟碧落朝元處夢斷滄洲落照邊回首紫雲閣下路端芝峰峰長林泉天遊莊子為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心無天遊則六情相攘人遊謂不華

心雖不係而無空虛以容其和則反成其無天遊則六情愈相攘李夫武夷詩集陳觀賓天遊山水參差六曲流此中絕境適天遊幾千萬類根塵淨三十六峯雲氣浮草簪層霄壁壘勝碧蘿靜院竹松稠境深可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

四

致胡麻熟熟至何妨為水留道士號宋衛宗武秋聲集為雲侶天游賦汗漫可以期列缺可以至豈不高且遠未足語超詣至人語重玄妙境此融會無聲亦無臭萬象於我備不八柱承不必二極繁增城九重居儼若具乎內於焉以泮渙其樂浩無際氣凝而神化舉步六合外來輪闊風行我駕乃丘壑逍遙乃周流斯得跡之寄混然吾太虛遊是息於是贈潘天游乾以健而運如鼓不停息周流編六虛升降虛虛成故能推四序而以轉萬物茲其氣之遊造化由是一元且終古塵劫浩難詰人有親以主於中具太極句知去天行祈頌而萬國享壽壽深淵外想不內人亦解長不死

汗漫遊

淮南子虛故遊大海至蒙谷之上見一士

奇與之為一谷故曰夫子可與游為友矣士嘆曰我方南遊乎罔置之野止息乎沈默之鄉而窮冥冥之里求貴鴻濛之光吾與子汗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

摩身入雲中教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鴻也漫游汗漫漫游何處堪離不傳舟乘流遇坎幾時休漂海未遠人間事汗漫真成海上遊

神合道遊

唐張說之集大射表公神道碑如山之峻如川之流術與神合藝與道遊

與王神

遠遊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五

7

而木石者皆不傳以俱其反復熱鬧而睹夫天定保人之所極是則安
能使人不為沒世無涯之念恨此在于所以願少猶更無死而先傳為一
於神仙美世之不可期也嗚呼遠矣是蓋易與俗人言哉步使倚而遠思
芳悵悵恍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乎心愁悽而增悲嗚乎想爾子而反化
叶往反水一作非是誤叶胡咸反荒叶廣反倭一作委倭痛也神儻忽
而不反芳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看以端操芳求正嚴之所由發一作倭反
一作還操七刀七到二反力一作鍊和性歎之無益而有損乃能反日
猶首而求其本恨也漢虛靜以恬愉芳澹無為而自得聞亦松之清塵
芳顧承風乎遺則列仙傳赤松子仲夏時為雨師張水王散神農能入火
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道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處之亦得仙侯
士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即此也責真人之休德芳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
而不見芳名聲著而日延真一作王逸一作陸張是美一作是仙一作倦
芳一作幸身隱而不可見獨有名字可聞耳奇傳說之託展星芳美韓
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沒遠芳離人羣而適遠美似而反一作是長一作終
傳說武丁之相展星東方蒼龍之休心尾星之是所謂大辰也莊子曰
得說得之以相武丁各有天下宋玉雄辯冥尾而之於則星舌義云今尾

永樂大典卷八百四十五

八

王太子晉也。列仙傳曰：好吹笙，作鳳鳴，遊五嶽之仙也。六氣者，陰陽子明經言：春實、夏功、秋日、始欲出而黃泉也；秋實、金塗、日沒以復於黃泉也；冬飲沉澗，北方夜半歲也；夏實山澤南方日中氣也；升天地玄黃之氣是為六氣也。人曰：日入為飛米，穀物不積也。順凱風以從遊芳，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芳，審壹氣之和德。荀爽曰：凱風，南巢口說以為南方鳥之巢，唐故巢之居巢也。有與周通者，元問也。曰：道可受芳，而不可像，其小無內芳，其大無垠，毋滑而菟芳。彼將自然，壹氣北神芳。於中夜存虛以待之芳，無為之先，庶類以咸芳。此德之門矣。一作壹，非是一無而字誤。竹魚堅反，世滑一作無垠。且音骨，一滑上則可法，亦有少可法反例。以漢連文。曰者，王子之言也。交曰：壹也。傳古傳也。小無內大無垠，丁無所不在也。青龍也，而汝也。壹也，允喜也。此言道妙如此，人能無滑亂，若竟則身心自然，而返之善神者，當中夜壹靜之時，日存於己而不相離矣。如此則於塵世之務皆虛以待之，於無為之先而康朗日出萬化自出，蓋成子之告黃帝不通如此。嘗神仙之要訣也。聞至貴而遂徂芳，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芳，留不死之舊鄉。行叶戶郎反。至貴謂至妙之言，其實無歎也。仍，用託也。羽人，飛仙也。丹丘，晝夜光明之處，九不化之鄉。以靈人之

所宅也。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晡余日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湯音湯，琬音完，琰音利，英音於委反。湯谷見大閭九陽宮說謂湯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亦寓言耳。飛泉二見上說，琬上名玉色類，以琬類芳，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灼約芳，神要眇以溫放，類芳若青桂，二反琬音琬，人音烏，一作鮑，一作晏，杜詩音在，音德，妙與妙同，故叶音芳。願美也，一日敬，客見晚，平也，醇厚也，粹不雜也，甘銷鑠所謂形解銷化也。灼灼華芳，莊子曰：鮑姑射山有神人焉，少時若處子，安妙，承遠見，溫雅也。嘉南州之夷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家漠其無人。載營鬼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野一作堅，家與寂同，一作反，漢一作夷，其一作時，處與楚同，古字借，月証一，古字。上四句記時物也。下二句言以此時昇仙而去也。載酒如也，營謂營壘也，是說見九歌。夷，此言笑鬼者，營壘之衆，若有光景也。霞與楚通，謂遠也。蓋鬼不食鬼，鬼不數鬼，則鬼避鬼降而人死矣。故濟鍊之士，心伏鬼，事附鬼，如月之之我，月實是字，陰鬼如月，貞之文，日无則中不軌而鬼不能逐，能登山遠去而上征也。今天關其開闢兮，排閭闔而望子。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大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闕。其

一作句。問句一作問。問子一作余。大音奉湯下一有以字。於其反一作微。可問。排推也。望于所教之末也。與強煙併問。國白望于者意不同矣。聖隆三光發煙太微宮垣十星在星軫北。重陽者積陽為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司始。王台清都判子以為帝之所居也。大儀。大帝之庭也。於微間周壁米止日幽州其山鎮曰臂無間。此余車之萬來芳。紛溶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芳。載雲旗之遠蛇。漢書卷一提蛇一作婉。婉音宛。溫水臥也。建雄虹之采旄芳。五色雜而炫耀。服偃蹇以低昂。驂連螭以騎驚。音精。惟音唯。螭注員反。騎居呂反。驚五到反。張衡下大棘兩馬也。轡銜外洗刷焉。乃也。連螭。司神也。騎驚。馬行戰慄也。騎膠葛以雅亂芳。斑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芳。吾將過乎司芒。騎奇芳。又舉芳。一作櫻。獨音同。以下其是美干反。一作曼。芳。又反。行時。又司一作鈞。膠葛雅亂先一日。猶交加也。班駘文也。漫衍無極貌。司芒木神也。月本東方甲乙其帝太暉。其神司芒。江云此木帝之君木官之位任自古以來。音德立功者也。歷太皓以右轉芳。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芳。安天地以程度。客一作燭。其一作亦徑。一作徑音義同。太皓即太暉也。昭結固昔以吹以涼。則立道衍。天下統之為冠。漢六飛廉已見。蟠蛇注耳也。風伯為余先驅芳。

氛埃辟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還蓐收乎西皇焉去聲先一作前氣煥
輝一作輝氣辟一作亦反西方庚申其中少皓其律居坎而星即少昊
之左傳曰金正四時收掌慧星以為旂兮舉斗柄以為麾板陸離其上下
兮遊驚霧之流波兮一作機跡即旋字一作旋尾可為反叛音則波叶補
恭反斗柄北斗之柄所為杓七尾俱青故曉謂分數之見肯曉曉其權
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較按音安禮音建
一作掩幢上馬或反下於計反一作踰蹕上音檢下徒臥反權音重莽英
明又屬音燭峻超圻指也指言天明也玄武北方七宿謂奎龍也位在
北方故司玄身有鱗甲故曰玄武焉在氣微宮北二魁前六星如王形路
曼曼其脩遠兮徐頤節而高厲左兩師使徑待兮右雪公而為衛曼吳千
又清一作逌余一作城五山已注垣而一作以萬物生之意欲變世以
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擣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嬉娛以淫樂說上一百是字
以一有連子一有是字也如字人十字反唯許年反担告禁反擣音增
一云上止制之下舌翻反而一作以主一下目梁小反飲反曼世謂曼
楚塵世而仙去也空服故肆也担擣軒舉也淫樂樂之深也莊丁日孰若
無事淫樂而動是也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脫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

芳邊馬顧而不行一無以字一無逐字竹竿戶以之逐字九謂兩終也
 思舊故以想像芳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遊舉芳聊抑志而自諷以一
 作而像一作象此與凡同一屈原清憐兮念逢時兮一一說此惟此見
 為方升大水靈使使百仲而非折樂猶已楚調含改思欲竭二以手
 更精誠之上德或之乎也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華
 忽為沛潤濤而自濤一作古疑一作規覽一作覽月厚明人香以香
 一作月東子叶伏此反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而後九疑也中
 沐光同泰不咸之祝融戒而蹕御芳騰告鸞鳥迎虛妃張咸池奏承雲芳
 二女御九韶歌使相靈鼓瑟兮令海若舞焉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
 虬而遠蛇雌蜺便娟以增惝兮鸞鳥軒翥而翔飛奇樂博衍無終極兮
 乃遊以徘徊而蹕御一作其還衡歌叶唐文切今一作今少一作溫鴻且
 知反象一作像似兩反玄螭蟲象並出進一作列鴻象而並是與公九石
 此三九反蛇一作是現五五五結二反說見發經史是色又類和反反
 惟謹引作改誤不可先而和反此一仁寄子其子以焉其章石反昌反昌
 度反遊二作遊是先以一作而溫上行人也和望也成池樂承雲芳
 市樂也人曰碩頊樂又日有虞氏之樂無所增考水洋執走二女決之

英之御侍也九龍已見騷經湘靈湘水之神也海若海神號于有北海
 若馬夷水仙莊子亦云馬夷得之以游大川又曰河伯也魯國語所謂水
 之怪龍同東也騷經湘靈湘水之神也海若海神號于有北海
 馬夷水仙莊子亦云馬夷得之以游大川又曰河伯也魯國語所謂水
 增水連故月及一作降故考反門中補中反軼音通源一作涼連連也
 地限天之邊際也寒門北極之門也軼從後出前也此疾也北方壬癸其
 中頭項其神玄冥北方地寒故有增積之水歷玄冥以邪徑芳乘間雖以
 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然其反羸故平倫為反一从女
 餘輕反本和孰是然二字史記作金富漢書作黔羸則富為以平之羸又
 先下一有通字問雖補引字望緯曰又有六問黔羸舊說又上連地中
 石或曰水神皆佳去之說不可考又經營四方兮周諫六漢上至列缺芳
 降望大壑漢漢樂歌作華賦一作闕六漢謂六合也列缺天隙也照也
 大壑在渤海東實唯無底之谷石曰歸墟下呼噪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
 天視隆忽而無見兮聽恂恂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隣中
 細辨反噪音宗一作噪又一作噪問叶無中反呼噪深遠也眾邪廣遠
 也恂恂耳不諱也列子曰泰初者氣之始也莊子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

屈子本以素者不問為憂而頗為不仙也道至此則立可一沒夫不也而
謂三先夫下視人世寵益之間百千蚊蚋須臾之頃焉起焉滅焉可通哉
何足道哉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多裴其語然屈子所到非相如所能范其
第一也元王景初蘭軒集擬遠遊賦并序昔子南遊遇劉陵川於亳社之
泮宮因誦舊著詩文數篇以求指教劉喜謂座客曰是子頗有氣象將來
可望惜吾之老而力弱不能振也命酒因語及楚詞篇目且歎屈原之文
詞而哀其忠因謂僕曰子為我擬賦遠遊一篇來僕解不敢劉曰吾姑試
子宜無辭遂明日呈此蓋以述原之情有志而不遂亦九辯代原之意而
亦以自寄云時至元三年冬十一月也先上詳方字九辨時年七十天選
鴻荒忽已遠芳望前脩而莫及仰六聖之玄風芳懷三皇之淳德役精
於千載芳曰予希其彷彿忽翩然而下墜芳心滔泊而何極悲斯世之沈
濁芳背馳余而莫偶既醉酒以昏酣芳又中風以狂走亮紛華不可長芳
獨冲澹以自守睢天地之漫漫芳浩變化之無窮哀吾生之促迫芳寄楫
息乎其中思遠遊以舒憤芳超逍遙以長終夜營營而無寐芳晝寢寢其
不樂仰浮雲之繚緲芳願輕舉而無託精神忽其深蕩芳離人羣而高逸
雲為車而風為馬芳召飛廉以執轡八龍就婉以前導芳云濟予乎西北

過玄武而至太微兮問瓊宮之所在排閭闔以徑度兮慶天皇之佳會叩
玉階以對揚兮陳下土之道謚激微忠而抗音兮願乾坤之交泰今雲雨
以飛揚兮降膏澤之滂沛鮑四海以元精兮吹羣生以沆瀣吐微誠之未
終兮驚羣公之誦惟今豐隆之奏技兮振天鼓之岬嶺中麟陶而莫遂兮
是余車而言道現人寰不足留兮今將視乎方之今衆青陽以東遊兮過
黃成於崆峒問道德之微言兮願開予之所蒙曰道不難授兮行其人之
難得租者不可傳兮尚安語其所極其天與方兮其小無有無涯其志兮
無元其氣貞司圖於奎易兮法化育於天地言道是以共為使時叩之得
一可衣上而超化斯道真之所貴受微言而拜對兮闔如丘而望以涉清
海之漫漫兮訪潛龍之幽居入珠宮與貝闕兮甘莫知予之所為召海若
兮邀虛妃歌天吳兮舞陽夷吸旱霞之大嬌服明月之流離雖極樂而非
余志兮告潛龍以供行志恭差以叛渙兮依遐舉而獨征過弱水而超扶
桑兮至神丘而一息從王喬與琴高兮娛青春以游戲榮華之不足恃兮
恐六龍之嗟咤留余車於崑山兮飲余馬於雲河金闕風以回顛兮哀神
州而曠蕩下茫茫而不尤人兮蔽林密之蒼莽依故鄉之若斯兮吾歸
來而何望情依依以遲遲兮心悠悠以漾漾思重華而南征兮正予冠而

翔翔繁臺之青鸞兮馭丹穴之鳳凰清風過洞度兮倒影凌瀟湘夕沐
 浴於湯谷兮振蘭衣與荀裳展謁帝於蒼梧兮問理國之大方曰禮樂以
 爲寶兮道德以爲章舉賢而授能兮安天下於巖廊夫惟聖哲以長茂兮
 何後王之多僻違先民之度程兮依冥行而日蹙拔蘭茝而不樹兮吠畝
 紛其荒穢欲永訣而不忍兮聊逍遙以避世訪神人於姑射兮探禹穴於
 會稽從四子於汾陽兮觀大道之所歸徑流沙而西渡兮夕宿乎三危
 獲大禹之所經兮窺神功之偉奇涉虞淵而越赤水兮路不周以左轉召
 屏牧使前驅兮承西皇之寵錢謁顓頊於玄都兮心娛樂而怠遊豈紅煙
 之擁隔兮張靈光之凌遠越崑崙而超玄圃兮臨舊鄉而顧懷御房精而
 衛太歲兮載霓旌與雲旗乘飛龍之縹緲兮澹超然以無爲劍羣聖之道
 德兮醉天地之華滋精淳粹以騰茂兮神淪幽而入微侶太初而友混元
 兮遠及君之未衰龍曰翩翩冥兮愁相野覽青春兮不可娛機我少兮焉
 馳驅御列缺兮鞭雷車西亮焉兮東海隅入海嶽弄明月珠歸人寰兮悲
 溢隨餐六氣兮延我壽周六漠兮超八荒志不遠兮空翱翔思攀援兮謁
 六帝遣王咸兮歸下世半塗陽兮正春秋宣淳風兮披九州澤新四海兮
 淡悠悠蕩抗憤兮舒我憂還精神兮從君遊獲我所兮夫何求宋李忠定

以文章導志自浙右游湖左一旬一韻過於水冠江山為之鮮潤烟景以之明滅其餘佳情所得蓋古之人歟南陽有善無有道之高玄晏之道論其措意則王允左思蓋其遠乎忠然訪余告以行過梓潼吳越濡杭江揚東南勝事落爾胸中況為諸侯上賓知大夫之官族古所貴勉之哉病度李進叔贈翟忠惠先生集東坡遠遊詩龍眠居士畫東坡先生黃冠野服据礪石橫策而生子由間而贊之始公在壯門中為童子欲見公而公出定或復旋讀儋耳竟不及見公之南也其門人皆在坐慨然流涕半笑之以謂儋居絕正如龍眠所見置公於水間一石耳安知造物者不故使之遺世絕俗以全其天乎仲尼乘桴浮于海人欲舌九夷彼遺世不月顯有不能思以去父母之國而終其身並意於斯世也况公以君命獨安適而非此者歟必將俯萬物而磅礴一世凡與神馬使宇宙而隨其听如往世之人自以為愛者之悲而愚者之善果何足以病公哉然士無賢不肖皆曰東坡之門人唯其未之識傷後生不復見其餘風遺烈與之並世猶若此况讀其書追其人於千載之上嗚呼天孰能使余不遇我雖然得其像而朝夕見之亦足以為之師矣始之贊而于由已盡其略後乃東坡遠遊賦云吁嗟先生近將去此乃四方既其何從越越無以上徑方襲一

氣之鴻濛乘飛運而臻其尾乃與汗漫而相期紛鬻車之勢乘乎駕六龍而遠邁酌飽導以自勝登天漢之流源挾須彌而納芥于芥恒遊戲於其間形骸付於電泡兮變詭幻之奇服亂焦螟於蚊虻兮騁蜩角之變觸何鄉其無上下兮樂容與而浩忘歸回車獨來兮忽何所見宛在水之中城乘雲與寶駟兮嚴黃冠而葛巾中懷一世無入兮吾將自棄於魚鳥窺游鱗之闊洋兮送飛鴻之西矯揚揚揚其獨存兮舞山林之深渺馳余神於霄夢兮徑從公而往遙持杖徑之九萬方歷九疑而望崇正衡黃州之舊邦兮雪堂度乎臨臯望東坡之美人兮恍灝灏而傲松膠哀於瘴以好儒兮使噴噴其麟糟豈遠無所兮像漢主之無言有無變化兮誰執乎弄其乘風雲而上天誦斯文以卒歲兮猶足以續遠遊而賦絕然者也劉將孫養吾集送彭希呂遠遊序古之人蓋未有安居而為士者也豈惟歷聘之世為然後之言士者類不講於古今之故第以結軫馳騁者為游士而游哉若士所諱不知古之所謂士者往往皆商卿舉里選一定其為士未有不升之朝著交於天下士者也唯科舉行士始有不出鄉者然亦惟東南百餘年偏安土者使然當其時如歐陽公二蘇公皆驅馳踐履執質四方八至于京都各取開封縣丞皆非舉於虛設舉於眉山也

歐公過蕭公於翰林二蘇過張安道於成都皆道過知已相因依為千載重數公者以其才低徊於岷峨之下江湖之間未必聲光一日隱然動四海如後來所親也人才與世道交為用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識時務者謂後傑而宜抱膝山林使仰屋浩歎以為苟不如古之人哉此予於彭君希呂之遠遊也雖然言之於是希呂行且止者妻矣希呂為吾先君子須溪先生之門人蓋稱其才望其達十年前為教養之舉金臺郭士意當乘風破浪何所不極願猶在此耶鵬之運於天池也培風者六月息莊周者寧惟寓言且實以百里之宿春三月之聚羣毛耶駟耶胡不哉施此草廬梁有之詠與中夜曼曼之歌其恨晚一也易曰係小子失丈夫孰使希呂之才而哉月如流水未遇知己者非係之者累之哉前更有言北方高涼西方強仕南方早濕三十以往便為三衰此真愛惜人物之言也朝氣幾何相有遠晚所為區區舉此蓋欲希呂之勇於行而有志於用人者亦為斯言而動心也國朝何嚶庵集送善王奉遠序孟子有言術不可以不慎夫儒者之道固止於仁義至於曲藝之小亦必求其近於仁義者而事焉庶幾不失其本心而後可耳吾邑士王奉唐君儒者之高世焉於仁義者也君讀書力學不求用於世乃游於藝以養其心猶庶幾有以濟世焉故發藏究岐黃之術尤精於鍼砭刺灸以己人之疾人讀聖書善相山水氣林之會以治至卜宅為人致昌或善術之效之二者一以術生一以術往守近於仁義擇術所宜先者君特為志於是焉君居邑固齒於耆碩大夫之賢者每訪以治道從容開說益於民者多矣猶以不能快其所施方將挾其藝以遊於外蓋惟恐其德之不廣被於人而非有一毫利欲之心者也宜乎知之者益眾信之者益眾焉非特爭迎取養而後君之至有若望於父母之慈者矣比年以來以斯藝衣食於四方者至矣然皆駕奇說以眩眾日往往言與行違術與義乖不若君之厚善與藝焉君之見君之言嘗曰他人之身猶吾身也而豈可不慎以慎其壽命乎他人祖宗猶吾祖宗也而其可不慎以廢其宗祀乎是則君之心術猶有在於學術之外者觀者人烏可以為曲藝之小而忽之哉心要為仁義之始是君之志也予懼知君心者未悉故序以贈焉藝教稱則集來空谷遠遊序有為老氏之言者曰空谷由浙右來謁余於學宮未幾度閑閑在武夷訪履亭宴曾孫之所是日玉溪將之龍虎觀為余饗之執事人將進足臨汝子將行工伴華蓋而揖麻姑於武夷烟霞之外人將歸也聞其後不決都下謁許焉於白雲之鄉是行也宜不遠道出塵途談故譚人何止口承

補 66—220

師訪友學道尋真耶然斯道也在吾儒則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
不可以為道在老氏則曰道不遠在身中在佛氏則曰汝若回光返照審
意却在汝心此無他反求諸己而已莊周嘗有言逍遙空谷者聞人先乎覺
然而吾美今于汲汲之不暇豈以足音之未聞耶不然何其好遊哉蓋若
此也古今隱者畫跡汗流衣余每思得一丘一壑之地坐茂樹聽清泉
琴鼓南風中掛石壁係腰手官願莫之遂視吾子道遙相羊唯意所適方
企慕之不暇焉若曰朝南嶽暮蒼梧則又方役之流未足與議於道也於
其行書以贈之空谷姓朱氏名金虛空谷其號也新博德集送黃立誠遠
遊序 儒士黃立誠煙門而請曰總角時知桑梓蓬矢所以表男子之
所有事竊識之心不意今年踰弱冠而浮海里茲無以自見欲及親之康
寧邀遊四方以遂其初志吾親既許之矣先生幸賜之吉以華其行因語
之曰士之志遠遊者非騁吾所欲驚紛華慕聲利將廣其見聞進德修業
歸為親榮也為親者就不望其子之遊乎然有立于世哉所謂居在側而
無離憂親之志不樂也唐出遊而有離憂親之志樂也為人子者以父母
之心為心必知所以顯親所以立身矣今子以英妙之年抱有為之志其
遊也觀大名山大川之高深古今人物之高下寓之於日久之乎心其進

永樂大典卷八十四十五

十七

何可量哉通豫章而懷孺子之高風望廬阜而企丘君之遺蹟航帆流之
浩渺觀萬水之朝宗維揚而看瓊花上蔡而採香草神州亦縣之壯昔河
大華之雄車書之廣人物之盛皆可悅乎心目而亦見聞也高歌慷慨行
其懷古之思司馬子長之遊不啻過也抑嘗聞孟氏之言而釋之曰子德
樂義游之本也兼善獨善游有過否而道不易也徵諸斯言先立乎其大
者遠者則吾子之遊無施而不可矣愚乎錦衣歸親聖賢高堂聚族語
曰子非僕其家足以悅親矣立誠曰謹受教遂書以遺之其言言言
樂義遊序 吾鄉侍郎樂公寰宇記一書行天下無不有者方未看知
其書之精者侍郎主於唐之後顯於宋之初在撫州登科記中其鄉之
諸子諸孫科名相繼施及宋末貢舉者猶不絕一姓文儒之盛其吾鄉之
表表者與歲字幼誠亦其苗裔也好吟詠多技能往年事今翰林學士程
公於閩中公甚寵重之特錄江東淮東山東河北以將于四方男子之志
也經所歷山川風土了了在目有以徵先世之書真可無忘於其祖矣匪
待子嘉之也二門同人嘉之嘉之又嘉之者美趣十有千萬其人其言其
公亦玄其類馬易之遠遊序 南陽馬君易之以至正六年游京師
儕不思其離別作馬歌詩贈言以誌之至有托物寓意或圖畫世萬巨細

真諸行李間自浙江而浙淮經雄訪古河朔感慨中原之墟盤桓兩京之
地極遊覽以快於心目有所得輒形賦詠且獲當世名公品題珠玉襲什
以歸則江淮之難作矣余觀卷中姓名多聲聞相接其間有拜顯官位台
鼎者有沉鬱下傳者有得休致者有物故者有適依品谷者有尚爵祿者
有忠義死節者若生者有陷身逆虜終不免者何十數年之間榮悴得
失有若是之不齊邪第其文章翰墨則皆為時所重春蘭秋芷各具芳馨
炳然可掬此余所以詳觀而一喜一悲也因為賦雜詩一十五首各附題
下并卷歸之其時當為馬氏青樓笑天台劉仁本識樂府詩集曹祖述
為 楚辭遠遊章句四悲時俗之迫范子頤挺舉而遠遊何能為而無百
子焉記乘而上將王逸云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
於世困於懷安無所告訴乃思與仙人俱在戲周歷天地無所不至馬司王
復又有輕舉為亦出於此 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由陵承浪
相經過靈龜藏方丈神岳微嘆城仙人翔其隅王女戲其河變尋可吞飲
仰漱吸朝霞霓喬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
時風長嘯激清歌金石固易碎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來安足多宋
未悔庵集遠遊篇 舉生且停酒聽我歌遠遊遠遊何所至咫尺視九州

永樂大典卷八十四十五

十八

九州何茫茫環海以為疆上有孤鳳翔下有神駒馳龍不澤遠為我游
其方為子奉專酒擊鼓歌慨慷送子臨大路寒日為無光悲風來遠聲執
手空徊徨問子何所之行矣戒關梁世路百險艱出門始憂傷東征憂陽
谷西遊畏羊腸南轅北虜毒北駕風裂裳顧子壯年壯車驟險阻其剛我
既不足填填誰能當朝登南極道莫宿臨太行睥睨即萬里超忽凌八荒
無為憂憂者然日守空堂范叔中大雅集遠遊篇 仙人手紀金天客邀
我上陟蓮花峯兩眼注入滄溟東浮雲遮斷扶桑宮白日西飛恐成晚架
天五色橫長虹鳳凰儀羽備彩欲集不集無梧桐冥冥青杏脫羅網亦
有數點南飛鴻怒鰲在兔鼓鱗鱗浪中頃肩多砂蟲從今喚起人中龍披
虎豹謁九重舞千羽息武功奉和世上皆春風是時勒名留鼎鑪左招黃
綺石亦松長歌歸去來山中長歌歸去來山中馬碧梧玩芳集遠遊篇
年曾勦松隱集遠遊篇 少年重意氣辭家遠行遊高談俠氣相傾仰
九秋仗劍謁明主挾策十諸侯來日寶康輒明月難暗投驛驢困短步
為馬馬羞虛名不足慕抗迹追浮丘至言發深省廷覽臨九州書功佐天
政美惡無不壽麾幢周四表騎衛羅天驕蕭鼓鳴清歌解驚瀟瀟洲金石

陰尺壁重機事業千金實行還鴈塔題優觀鴻都榜時未戒步駕事王勿
牧養脂韋本凡近良鐵石乃忠諫詞林納疵美書田計荒穰列仙會儒瘤
羣英極吏驅陸生強吟嘖陶令終耽雅清心百壬避正色上希譽徒為休
心施美學畫眉敬切名要無心造物端有相行行返初志孫持記時義日
杜工部詩走遊江潤浮高棟雲長出斷山塵沙走越萬風雨時荆蠻鴈
橋衝蘆內猿啼夫木間聲義蘇李子歷國未知還手而了居志越萬劍南
道也平日自不蘇秦李字李子說秦上不付里紹之表聲賤于何人記連
方著處家竹風曳野色江沫擁春少種藥扶疾病吟詩解嘆嗟似聞胡騎
走失喜聞京華鄰谷詩遠遊江湖猶足事食宿成聲喧又客秋風起孤
舟夜浪飈鄉音離楚岸廟見人相源生問危驚小吟去猶袖繁津官來有
意漁者笑無言早脫馴僧約中條有藥園孟郊詩遠遊慈烏不遠飛孝
子念先歸而我獨何事四時心有違江海戀空積波濤信來鄉長為路傍
食看畫家中衣別一作烈劍不割物離人難作威遠行少童僕驅使無是
非為世玩好畫積惡心緒微始知時節彼愛一作天日非長輝每萬定詩
送濟翁邵明府遠遊楊柳起秋色西風已度關碧漢飛白鳥紅樹帶青
山此會偏相語孤遊且未還所思江海上海上宛在市朝間宋周邦美或清直

集遠遊 淮西渡雨兼江左通一鷗苦差波去窄一至膠吾每借胡十口
人流轉何時休帆高風色利欲止不自由傳聞弱水非立三神丘鼓枻
未可到載行有潛蚪扶桑觀浴日陽精熱東流萬族呈松壑也土皆飄漂
送者安在哉吾往不可求豈比鵝臾子並湖名道莊胡經吾客集遠遊
萍跡長泡轉天涯到處家芳菲雲過雨聚散手拂沙且啜寒鴛坐共舟留
子嗟酒狂從曠蕩漢更要無華僧文珣詩遠遊 林德無完室亦行遊
離異鄉為客久浮俗定交難草引春愁長霜使晚夢殘忽聞城角動歸思
若為安韓元吉南湖集遠遊十首 我行遠某巔倪首見月窟誰言滄海
深涉之不濡戰顙皮驚魚龍起舞相驚又真為一笑黃霧生絳闕獨來
風中天憑踏波上月 東隅有神人被髮兩目十手擎扶桑故鳴先射乾
坤來烏為前驅火龍駕復軒祝融不敢曉衛以千夫官雷掃掃霜霰九寓
常不寒 露出九地底化為萬鼓擊承首納石斧剗然四海馳要壘與周
表稍扶靡有遺無私乃帝令風雨多有之苟能小長伯何悲兒女為 繁
皇宴瓊臺鳳舞鸞且歌華鬢兩仙女倚歌奏雲和夢色炯雙璧情雲灑秋
波曲終顧我笑奈此人間何贈以白玉環環環期亞也 大約轉一展急
較無停棘是非與生元膠護於其間期自三變感感已千萬年王和童道

人直作須臾觀天地本無物置之莫足言海水赴大壑奔湧空虛大
輪燭金剛蕩然為尾闕一闕復一闕乾坤猶戶樞萬生係靈根至神守虛
無嘗以物所歸返觀天地初蓬蒿九萬里磅礴天地根其下有玄圃茲惟
衆仙門翩然兩白鶴道我前飛騰問津牽牛星濯足汎河源九關幸方闢
乘之遊紫垣巨軸載厚地沉沉惟九幽日月所不燭鬼神或拘囚員臣
與文紙亦為舜禹憂觀彼世上兒對面無甚偷幽幸幸可脫天刑比鳥投
生死一大夢夢覺誰當分夢中既不了維覺何足云天光發吾宇溘然
無朝樞至樂不外致至貴斯無大求仙與學佛舉世徒紛紛吁吸為陰
陽動靜乃天地猶然一身間至理無弗備蒼龍駕白虎晝夜分六氣坎離
會精神否泰本仁義吾師不吾欺待以御一世文天祥集遠遊黃河流
活活太行高巍巍十二山以東百二山以西鄆魯風文獻燕趙多雄姿石
摩泰山膝左攝函谷泥郝鄒弔周公曲阜拜宣尼或登廣武嘆或上北山
噫乎生幾兩夜汗漫以為期結交天下士要為男子奇吳會偏王業中原
隔遺黎安得與黃鶴比翼天上飛江河吳風景擊楫感且歎陽運還百六
興否俄推移桑田變滄海楚囚登新悲我本檻車客為我解繫維青蛇附
天驕萬里相追隨人生尚行樂矧復新相知周道思下泉王風懷黍離富

肯直不願憂患那能持人今危且淺急若朝露晞長悲折我軸中道欲
 池去我父母邦我行且遲遲聽我遠遊曲寄我長相思 漫存集卷七 遠
 遊元不為肥輕隨化來流任此生萬事悠悠何係我白雲一望家關情
 不因身外苦多求且向樽前賦遠遊明月本應殊俗異寒豈更比改鄉愁
 關心老幼孤燈夜入夢功名兩鬢秋何處漢山塔看我新詩一首勝封侯
 江湖續集卷七復詩遠遊 關山勞眺望宇宙憶經行地隔南溟斷天低
 北斗橫高燕聞遠折孤枕塵寒更見影惟堪弔殊鄉鮮弟兄 雜詩詩遠
 遊 因夢吳雲賦遠遊江花扶柁水悠悠半輪月散千山影一葉舟隨萬
 斛愁天氣漸於寒食近春風只到杜丹休水程孤令難為夜起吸滄江富
 相浮 陸游渭南集卷七 遠遊行復歲華新嬾學劉郎問大約一點不蒙
 稽古刀十分合作卧雲身苦寒與酒頗增價小雨為梅先辟塵擬佩一壺
 江路去花邊醉僵白輪巾 少平遊宦日耽醺恥沉浮見虎猶懷臂逢孤
 肯叩頭力行雖自許早退豈人謀 十年六十餘即是閑故山小艇烟波上
 飄然得遠遊 姓字不須通從來號放翁月明登雪木落過秋風或郡
 去遊山看雪至歸州已未許江上秋風予言絕景處處題僧壁時時卧釣
 蓬始知侯萬里未必是英雄 壯年不作故山歸老去方知浪走非掛日

片帆吳赤壁嘶風足馬蜀青衣交游雖廣知心少香火徒勤愿刀微堪笑
只今成底事青燈無恙且相依 老子平生喜遠遊流塵不借閑招我江
亭吹笛三已夜關路騎驢二華秋但使澄心同止水自知幻境等浮沤悠
然飽聽松風睡句漏丹砂底用求 垂簾志遠遊萬里携孤劍所至必吊
古如疾得鐵鉞荒寒遇吳宮權刺觀為定及仕楊潤閣掛席度天塹梁宋
不可遊壯望每懷歎會看漢使奇嶮日窺魏孫壇訪遺址燒棧想烈燄
棘門俯清渭徹底綠可深舊史所登載一一書考驗胡羊美無敵黍酒實
醇醪枕戈南山下馳獵久不厭比家劍南暮壯志就收歛卜得陽雄宅遂
欲老鉛槧但愛古柏青肯顧海濤生人生不易料白首求歸刺稽山秋我
義鏡不春激激餘休買扁舟月下來菱芡湖山最奇處容我釣石占蟾蜍
幸已畢百事不關念但當動醉歌一死不汝欠 思遠遊 我志日已衰
詩亦無餘句正如垂翅鶴悵望遼海路雖云須藥物幸未迫霜露裂裳裹
雨踵此計亦已屢差我青城雲慘澹樹秋風吹短裘萬里入芒屨
病還頗思遠遊信筆有作 平日身如不繫舟曾從楚尾客秦頭風生江
浦千帆曉月落山城一笛秋萬事只能催白鬢百年終是卧荒丘扶藜強
項君休笑尚憶人間汗漫遊 反遠遊 賣却貂裘買釣舟又將身世付

永樂大典卷之六十五

二十三

悠悠行歌西郭紅橋路爛醉東關白塔秋夜泊驛亭觀月上曉登僧閣聽
疎鐘一生身屬官倉米剩喜幾平得自由半家使事半無憂為東園賦遠
將余病卧空山聞而壯之和韻為別 賢熱梅雪兩鬢髮底事征車又指
南自是曾游曾遊不下妨小住話魚鱗綠雲中幾清良苦東來未平生分所
甘若有書來訪生死白雲多處是吾庵元黃何實詩送余散文扶杖遠遊
時與梅川丁九阜同過弊廬 梅川使某往經年傳得青囊內外篇山識
蟠雲行處復寬收學易詩殘編飛馬喜並遼東鶴坐冷難留海北望且向春
風候歸旂為君先付酒家錢范德璣詩 遠遊 遠遊非吾志偶隨天一
角去就亦有期寧能計今昨料理貧居士守書而西郭清心見古初德宅
甘寂寞杜門坐春深綠竹祥雲祥雲祥雲祥雲祥雲祥雲祥雲祥雲祥雲
松喬未足學為知勾漏令不厭官情等山中歸去來朝霞可以助便子廣詩
遠遊 廓落江湖夢飄零萬里身孤孤細雪宇宙一瓢春天野飛黃鶴
烟海遙茫鱗長城滄海月寄與仙人針岳群風集送梁月之遠遊
流水寓清音青山發令安左右惟所取囊篋恒相隨君若且有日欲訪燕
趙奇此行猶在眼已作久別思君如生馬駒騰踏不可羈王良施轡勒注
款白玉彈駒中二三榮和為國暨南士方施用延鐵貫適宜接開黃金

印季子何必歸丈夫輕四海吾老不可期何以為君贈梅花千里枝何以
為我報千首紀行詩 雲集道園學古錄王公輔遠遊 君子之所居雖
歲月易遠而餘風流韻不自知其又入之不足為正山言先生志于禮潮
之上豪傑名勝多從之遊其光顯顯大者周之者見于代其高而遠遊者
則有不可得而知者矣然禮潮猶有先生遺書數百卷與平生著述皆無
恙也湖觀之師弟子相傳而守之其寥寥之趣尋古之思必有彷彿其精
微者乎至元二年丙子正月六日大雪道無行人羽士王公輔自禮潮來
袖詩一篇為贊觀此風致諒非俗塵所能有得於君子者乎則其平曉
三十喜其歲年好讀書苦吟其特從吳越淮泗而遠至于京師也故作
詩以送之 春雪門前二尺深子為愛以度幽谷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
梅花對苦吟江國鶯花時冉冉京城烟雨晚駁船老來每憶登臨處伏
芳年一一尋 國朝張志道草堂集 遠遊 為君歌徹遠遊篇八
極秋高神凜然兩穴出雲霧杖外軒臺飛雪酒杯前肯人不見牛馬走世
俗寧知龜鶴年子去遠憐滄海上春來夢遠驚芝田宋姜白石道人詞得
聞千 二子總仙才爾歌遠遊章句 雲氣入吾杯不問王郎五馬頭
憶謝生雙履處處長青苔東望亦城近吾興亦悠哉王元粹詞遠遊 壯

永樂大典卷之六十五

二十四

平抱窮節拂衣行遠遊遠遊欲何之思欲歷九州出門多歧路竟日獨遲
留願言返舊居量力固無憂 楊弘道詞三美子遠遊 彭五柯五用水德
靈長初泛濫漸汪洋轉雷經滄海瀾下瞿唐曉出滄浪漢沔陽路沔陽路
源浦道東過維揚由有本自無疆遠遊遠遊遠遊遠遊遠遊遠遊遠遊遠遊
綠容心傷 又遠遊 元石無明書曹子建求通親表云若得辭
遠遊 戴武弁注魏曰辭辭國遠遊謂出仕也明日遠遊冠名也 離內
遠遊 韓非子十過篇昔者山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今諸大夫曰言
將安得曰成子曰寡人布今日言歸者死今子之來人之令援之將擊之
類語聚曰昔者殺國能達而所設王于比于今君雖殺之身以三之可
也且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頭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之趣駕而歸至三
日而問國人曰有謀不內曰成子者美田成子所以遠有齊國者類語聚之
力也故曰離內遠 不遠遊 論語父母在不遠遊 絕迹遠遊
遊則危身之道也 不遠遊 遊必有方 絕迹遠遊
文選北征賦 余遭世之顛覆兮遂填塞之泥穴舊全以止
猛子曾不得乎少當遠登袂以止征子越絕遊而遠遊

漫遊

宋洪龜文
清非集漫

近遊

晉東晉近世
有逸民在乎田

宅彌五畝志狹九州安窮賦於下里宴玄淡而無求乘華路之偃蹇駕
單之疲牛連捷索以為鞅結斷梗而作鞅攀華門而高揚蠲徘徊而近遊
井則兩家共一園必去舍百步買鷄穀於歲首收蠶蠅於初牙其男女服
飾衣裳之製名號詭異隨速而設繫衣襦以御冬葛十衫以當熱帽引四
角之縫裙為素條之殺書兒啼於客室設社門以避吏姑守御夫子呼父
字及至三農間隙邊結婚姻老公戴合歡之謂少正著華角之中

夢遊

華胥氏之國 江湖紀聞 張璠熙寧中夢行入空中聞天風海濤

聲振林木徐見海中樓閣金碧瓊瑤琅玕者數百人揖立出紙請賦詩
視羣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間文章要似隱起鸞鳳與織女機仔分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五十五

二十五

過是乃人間語耳。董成一絕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忘還家。有仙人曰：子詩絕佳，未免近凡。酌酒一杯，極甘寒，忽覺身墮萬仞山而覺。列仙傳梁譔字考成，一日相者見之曰：此子目流白光，貌采真氣，非常人也。後采樂仙道，嘗夢與仙人遊，或登名山，酌石髓，由是自有所悟，乃深入巖谷，目能視地中物，耳能聽數里音。一日忽謂門人曰：有朋待吾於南峯，今須往矣。乃冠服而出，則雲氣迷繞，不見其形，唯聞鼓吹音隱隱于空。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

二十九

周
康王二

通鑑外紀宮室曰周禮土方氏掌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
會也審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土朝馬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
樂以辨祿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景渚日中之景度
考之極景以正朝夕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分九軌左祖
右社南朝後方古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廣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
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後人重屋堂修七
尋堂崇三尺四阿室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室崇
一筵五室七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秦
度以執朝門容大廟七筵朝門容小高三筵路門不容車卑之五筵應門
二徹三箇玉宮門何之制五維宮隅之制七維城隅之制九維經亦九軌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八

環舍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闕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舍以爲諸侯經余野涂以爲都經余天子建五門雉門象魏之門餘號施今受大朝會法度所出振木鐸之朝也夏后氏之世室也旁爲清臺以觀天文族人陽館也又曰重屋也周曰明堂旁爲靈臺以候雲物其外爲庫門又其外爲雋門其外爲應門又其內爲路門應門之內爲廡朝以朝王族外馬治朝以朝百官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而三槐三公位焉川長衆厥在其後左嘉石平羅民焉右辟石達窮民焉路門之內路寢一天子居之小寢五后與三夫人居之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諸侯三寢三門應門之外爲雋門其內爲路門天子諸侯門有臺天子之堂夏一尺殷三尺周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外屏祔門之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冠服曰冠冕衣裘屨王冠冕大上帶刺服大衆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季先王則衣冕季先公饗射則鷩冕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凡無事韋弁服祔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大祀大雩大蜡素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

侯伯之服狐之服自布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
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王之五冕
皆玄冕朱裏延組五米纁十有二就皆五采三十有二玉弁朱紱諸侯之
纁纁九就纁王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皆皆就王填玉弁王之皮弁會五
采玉璽象邢玉弁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象牛虎弁各以其等爲之始冠
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駁之可也玄冠朱組纁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
纁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纁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纁士之齊冠也緇
冠玄武子姓之冠也鴈冠素紕纁祥之冠九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
然後纁垂纁五寸脩游之士也玄冠鴈武不齒之服也親沒不韋素冠微
緣大白不纁委武玄纁而後韋若衣狐白表錦衣以楊之錦衣狐表諸侯
之服也君子狐青或豹或虎玄纁衣以楊之纁也素青紕纁絞衣以楊之
黑表豹飾纁衣以楊之狐表黃衣以楊之君之右虎表厥左虎表士不衣
狐白犬羊之裘不楊庶人之服不文飾也故不楊表之楊也見美也乎則
襲不盡飾也君在則楊盡飾也服之襲也克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
事則楊弗敢克也禮不盛服不克故大裘不楊王后六服皆許韋衣喻狄
闕狄鞠衣展衣素紗夫人喻狄夫人屈狄再命鞠衣一命禮衣士祿水

世婦命於奠薦其他則皆從男子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王及后之服屨亦為黑舄赤紵黃純青句素屨葛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深衣曲袷如矩三袪十有二幅縫齊倍要鉤逆續衽袪當旁袷之高下可以回肘長衣中衣繼袷不袷尺袷二寸袷三寸二寸緣廣寸半其父母大夫母衣純以續其父母衣純以青狐子衣純以素士不衣織無若者不貳米衣正色棠間色非列米不入公門振鐻絺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野夫黃氏黃冠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駢布帶佩玉韋韞吉也凡有虞氏之服也夏后氏文之以山故大周龍章韞君朱大夫素士野章團章曰教直天子五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章帶博二寸會去上五寸純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一命緼於紃教幽衡再命赤韞幽衡三命赤韞逸衡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緼帶士組均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七寸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丁子將曰三分帶下紳居二馬紳組結三齊大夫大夫帶四丁紳若君朱韞大夫玄華士緼辟二寸再帶四寸几帶有紳。出無

歲功肆來歷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凡帶必有佩玉佩玉有銜牙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
 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瑞琕其組而組組綬進則揖之退則
 揚之然後王將鳴也左玉佩右器佩玉佩以脩德器佩以祗事世子若在
 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結佩而爵卿若
 子無故王不去身於王比德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圭笏王晉大圭
 執鎮圭纁緡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緡皆三采
 三就子執敔璧男執蒲璧纁緡皆二采再就以朝現宗遇會同于王合六瑞
 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諸侯相見亦如之琮圭璋
 璧琮纁緡皆二采一就以朝也六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
 祀地旅四望纁緡皆二采有邸以肆先王以裸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
 以祀山川以遠贈賓客圭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璠圭以徵
 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敔圭以和難以聘女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
 其琰六分而去一天子以珠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
 也天子之笏曰珽天子播音前珽抒持日上終葵首方正於天下也諸侯

曰祭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立物無所不讓也見天子入大廟與射無說笏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錦馬繫孤執皮帛御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服食起居雜禮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連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朝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還以日中而致養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醢人卒食玄端而居勤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替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諸侯玄端以祭視之以朝皮弁以聽於太廟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造適跽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造然後適小寢釋服入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饗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屬庖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于八月不雨君子率羊不順成君衣布搢本朝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車旗曰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賜與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金路鈎纓纓九就建大旗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纓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羣路

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成以封四衛木路前樂鳴一燧建大麾以
田以封魯國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厥翟勅而饋三爵總安車雕面
驚於其總皆有容蓋皆車其面組總有握單車組總也凡有宴也十羽蓋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旗尾纓疏飾小服皆素車素綬犬旗素飾
小服皆素綬一車蒲蔽犬旗尾纓疏飾小服皆素車素綬犬旗素飾
敵軒綦雀飾服車五乘孤乘夏葛卿乘夏葛二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
庶人乘役車凡喪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旗日月為常文龍為旂通
帛為旌之也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金羽為旞以
旂折羽為旌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卿建禮大夫建物師建旗各象
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各象其號節建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
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節門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
以竹為之會主之會同以會說經為旌旌以收再重設平宮陳門為壇
官棘門為雉宮設旌門無官則共人門火王大旂上帝則張盛設皇設
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車重車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華設
重車重車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華設重車孤卿有邦
事則張華設重車凡祭祀張其旅華張尸次射則張揭次凡建王犬朝覲大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四

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饗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之凡加縹席蓋
純如次席鋪純左右王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紛純如
莞席紛純右几昨席莞筵紛純如縹席蓋純定國賓于廟前亦如之左
彫几甸侯則設熊席右添几凡喪事設華席右素几其相席用舊純諸
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朝聘饗射燕飲曰几儀辨諸
侯之命等諸侯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九命執桓圭九寸
纁纁九寸冕九章建常九將樂纓九就或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
賓主之制九步立當車軼轅者五八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饗
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侯伯七命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立
當前疾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裸而酢出入四積再問再勞其
他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子執敔璧男執蒲璧立堂中衡攝者三人廟中
將幣三享王禮一裸不酢出入三積一問一勞其他皆以五為節王之三
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凡諸侯之通于魯於
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嘗則以皮帛權子男凡六國之孤四
命執戈以唯小國之若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橫廟中
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依小國之若凡諸侯之知谷下其若二等以下又

其大夫士皆如之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賦其命之數王將合諸侯則
命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上揖庶姓時揖其姓天揖同
姓及其親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子男於下等其將亦如
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几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解拜
受皆旅擯再勞三解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橫三解車逆拜辱三
揖三解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餼如致積之禮及行車交橫
三解車逆拜辱賓車進答并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
揖三讓登再拜授節賓拜送節母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
再拜賓三還三解告辭致餼三還三讓主饗食致餼皆如所節之儀賓之
拜禮拜饗饗拜饗饗賓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
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皆三
解再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解拜辱三讓登送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
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解拜辱三揖每門止
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揖授幣下出母事如初之儀及禮
私而私獻皆再拜皆首若客拜出及中門之外問若客再拜對若客拜
而對若問大夫客對若若若客客再拜皆首若客拜客趨辟致饗饗如勞之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五

禮饗食運主如將幣之儀若館客客誅介受命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
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
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拜命饗賜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
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凡
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其十有
二牢庶其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王巡守設國則國若膳以牲饋介百
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祗上公之禮卿祗侯伯之禮大夫祗子男之禮士
祗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祗其大夫之禮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祗餼牽
三問皆修群介行人車史皆有牢食五牢食四十豆四十到四十有
二壺四十豆四十有二十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饗九牢其九牢如食之陳牽
四牢牽百有二十豆祗祗百有二十壺車皆陳牽牽牽牽牽牽牽牽牽牽
有五鼓車牽祗祗九牢牽十車牽三牲丁故又留薪倍未皆陳牽牽牽牽
雙旂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躬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車史
皆有食饗饗饗饗饗饗饗饗饗饗饗饗饗饗饗饗饗饗饗饗饗饗饗饗
八豆八豆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子男致是
而致者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國新設禮而策饗

而尚書五帝憲三王有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傳
史三王亦憲晚養老而後乞言亦徵其禮皆有傳史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天子巡狩諸侯侍于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來行西行者弗敢
過西行來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虞夏殷周天下之風王也
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喪葬曰古之葬者厚衣
之以薪蓋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世聖人制棺棺得使死者有
終土者無憾蓋夏商土周而禮節大備凡病革者內外皆擇寢來首於北
牖下廢沐徹藥水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氣絕男子不死於
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
士士之妻皆死於寢天子死曰崩諸侯死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祔庶人
曰死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祔死冠曰無送終之具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
十月制九十時制惟較餘宵死而後制便始終其人秋人設棺小臣從
受者朝服天子以冕服從於太廟便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以乘車建綬
後于四郊曰之十便夫自諸侯至於庶人各以其服從皆升自東榮中屋
履危北嚮三號掩衣扶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覆衣不以水尸不以
絞婦人後不以綈也凡後男子稱名婦人稱子後盡愛之道也有情詞

之心馬望反諸曲求諸鬼神之道也北而求諸曲之議也雅哭先僕後而
後行死事主人義衰玄冠者易之并殯使魂板上升也又子哭水漿不
入口心慙焉殯馬德焉殯馬故辟踊哭泣計父兄命赴於他國若曰
寡君不祔敢告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祔太子曰寡君之適子某死臣計
於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某妻長子曰若之臣某之妻死大夫計於大夫士
曰某不祔士計於大夫曰某死大夫曰某死大夫曰某死大夫曰某死大夫
大夫不重若設大盤大夫大喪盤造水馬士無盤扶君僕八師扶右射八師
扶左君虎以是舉浴尸股人掘中當而浴毀憲以綴足周人浴以盆沐以
盤盥齒用桐棺綴足以燕凡君大夫士一也設林槨以第君以第席大
夫以第席士以第席有枕裝一林一枕一衣一衣一衣一衣一衣一衣一衣
也飯尸裝已正尸於牖下南首飯尸天子沐用泰諸侯用猷大夫士用柏
舍尸用具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飯用米具帶也庶人不以食道用
美馬馬于生於東鄉大夫父兄子姓立焉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大人
坐於西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焉外命婦子姓哭於堂上北面君之喪
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為君命出士之喪為大夫不當歛則出出必使
跪也其板柱指心澤自西階小斂三日小斂於戶內若女葬尸與于堂布

絞縮者一橫者三君卿大夫編采士縗采皆一是一為夫采是采質殺之
我猶月也凡月質長與手齊三尺衣十有九得君陳衣十度百得大夫
五十士三十主人即位袒說髮括髮婦人冠帶麻于房中重重主道
也族主縗重馬周主重微馬以縗縗其首子曰始死之真其餘間也縗大
斂於阼子升棺人即位於序端序絞縮者三橫者五序終二余君大夫
士一也絞縮如朝服絞一橫者三不辟殯五橫無統若婦人縗絞縮者七
大夫玄冠朝服絞縮者五士縗縗絞縮者三小斂大斂祭服不到皆在社
結絞不袒早斂早斂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而哭如之天子崩三日祀先服五
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報殯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大
夫士庶人三日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
階之上在床曰尸在棺曰殯動尸舉柩哭踊無數則但痛疾悲慕慈惠氣
感故祖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袒故殯皆擊心踊踊也君
即位而為神歲一漆之歲為其色朱練用緇金錯大夫玄練用青士不練
天子之棺曰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槨棺一梓棺一四者皆周棺束
縮二衡三柱每束一外相縛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棺束之問君容視大
夫容視士容視無有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

人天子龍輅而得殯上車馬四阿如斧子搏上車塗屋諸侯轎上車而設
障無四阿大夫以障攢塗不登于棺士殯見枉塗上障之設熱如魚鱗音
音於旁天子之喪官正投匭舍辨其親疎責職主人襲新衰帶經居於倚
廬哭無時非喪事不言寢言言枕塊枕而後能起為父且扶為母則扶
苴扶所則扶桐也公侯之喪諸達官之喪扶父在為妻不扶不持不持不持
母在為妻扶而不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
所襲衰之節也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
額大夫中之雖總必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
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
曰婦人馬大夫與長子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
知姓則書氏曰某之柩自天子至于士一也置尸西階上銘明旌也以死
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歸之夫敬之斯盡其道焉耳朝
真日出夕莫連日朝暮致馬為新如之其以素器以生有衣素之心也
惟祭之禮主人自盡焉而室如神之所望亦以主人有容敬之心也雪
子問於孔子曰大功可以與殯其乎孔子曰自新衰以下可也曰不以輕
服而重相馬乎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新衰者其大夫衰衰者其

十七

十六

十六

十六

期九月以爲間上表於天下法於地中則於人人之所以群居和室之理
盡矣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思慕若細之過際然而遂之是無窮
也故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
也三年之喪既練夫有期之喪既葬夫則帶其故葛經期之經服其功乘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喪也葬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過麻斷
本者於既葬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小功不易喪之練
冠如免則經其經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經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
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焉既葬長中變三年之葛終場之月算而反三
年之葛是亦重麻焉其無卒哭之稅下場則否又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冠
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下場之小功則不可
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期不同時而祭其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
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之喪而己其祭不致於練祭不致於祥祭無年
者小祥之祭主人之卡也時之祭賓兄弟之祭主人之祭兄弟之祭兄弟
飲之可也凡侍祭者皆告賓祭薦而不食致餘不祭父不祭子不祭妻
居喪之禮既葬不形視聽不衣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隨孔子曰首
有瘠則沐身有瘍則浴病則飲酒食肉度止復初既葬爲病君子弗爲也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二十

既而凡君子謂之無子五十不致毀六十不致七十不致衰麻在身飲酒食
肉處於內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義經而受之如君命
則不敢辭史而爲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亦受也從父兄弟以下
既葬而遺人可也人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通人其當食之則
食非其黨則不食疏親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
可也大功不以執紼惟父之喪不辟涕而見人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
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政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不從政期
不從政人曰三年之喪祥而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
而後從政小功之喪既葬而後從政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
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凡是人無死雖朝於君無死雖難公
門有悅齊衰既葬與人主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
而服金革之事無解也既練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通墓不登塾初
葬必執紼臨喪不哭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啻食不致鄰有
喪不相互有殯不巷歌過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不辟塗
祭臨喪則必有衣色執紼不哭臨樂不致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

戒慎不失色於人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不更名已孤不更名已孤不更名
包義氏教民養牲爲神祇後聖有作焉政於天下必本諸天穀以降命
降於社之謂穀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
謂制度有天下者祭百神是故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祗備
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祗備在其次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大夫祭五
祀祗備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其有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
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即聖人曰天事大周地事小周地事小周
于天固言以饗帝于郊是故天子通四方之祭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闕族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列幽明以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內外
以端其位祀於南郊就陽位也陽地而祭於其東也器用陶匱以象天地
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而牛也時牲用犢黃也郊之用牛也周
之始郊日以至於郊受命於祖廟作龜于廟官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
王立於澤視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孔子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
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教以其私棄而上市是故不祀日月不違卜筮
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三

龜筮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
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祀坤反道鄉爲田燭
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衾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來素
來黃其質也祈十有二旗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
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犧牛帝牛必在牀三月犧牛唯其爲物本
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祭而郊祈
殺于上帝也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牲三款一獻執羔
豕不享味而貴氣臭也是故主敬無文父黨無容祀帝於郊故之至也主
敬不壇故坤地而祭社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土祭而社助時也君南鄉於
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日月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
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
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
也故教民莫報焉家主中甯而國主社示本也惟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
田國人畢作唯社丘采共樂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復
簡其車賦而虛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石之生之起之以觀
其習變也而示之禽而謹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

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末上冕而總干平其群臣以樂生尸禮文動
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反其所自成是
故聖王制禮以節事脩樂以道志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粢莫
重於聲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儆於外而以增君
子之志也有事於大廟則群昭群穆成在凡賜爵昭而一穆為一昭與昭
齒穆與穆齒及群有司皆以齒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
也古者明君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大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
南南鄉所命北面而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
廟此爵賞之施也凡為祖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故人骨髀周人骨肩凡
前貴於後祖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
者不重賤者不重示均也烹豕而祭百官皆足太宰之祭不必有餘惠均
則政行事成而功立天饒者祭之末也善終者如始毀是己君子曰尸
亦饒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饒君與卿四人饒君起大
夫六人饒大夫起士八人饒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
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奉見其脩於廟中也廟
中者竟內之象也故曰可以觀政矣又曰尸飲三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

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是故責者獻以爵一升賤者獻以散五升尊者舉脾三升平者舉角一升明尊卑之等也煇胞在闕者史之至賤者也尸人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此之謂上下之際人曰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祭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將湯其馨樂三闕然後出迎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蕭蕭合瓊簋凡祭慎諸此鬼氣歸于天形鬼降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五祭視于主索祭視于烝不知神之所往於彼乎於此乎或違諸人乎祭於烝尚曰求諸遠者歟是故詔祝於室而出于烝神明之道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脾血毛告幽全之物也賁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脾肝心賁氣主也祭黍稷如脾祭齊如明水報陰也取脾腎燂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沬齊賁新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燂酌用茅明酌也醴酒沬于清汁獻沬于醴酒沬新之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視割敬之至也祭稱孝子孝孫以其義稱已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

也。腥肆爛膾，祭豕和神之所饗。主人自盥其敬而已矣。舉牢角，沽去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復坐也。夏五尸而卒，祭股坐尸，周詠酬六尸。尸神象也。祝將命也。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腍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臠，雉曰疏趾，兔曰明視，獭曰尹祭，魚曰鮪祭。鮮魚曰腍祭，水曰清潄，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其，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醢，玉曰嘉王，幣曰量幣，犧畢疏布，羅禪枲，大路素而越席。黃目，鬯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醢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斲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醢醢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工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柔棘之設，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上，不味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衆，尊其樸也。皆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教同於所安。養之義也。君子曰：理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款，爛一款，孰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越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藝故禮有節，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物者也。故山事不詔，朝事以樂。孔子曰：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馬以爲尸，遇

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醕酒在堂。登降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
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教民睦也。故堂上覲于室，
堂下覲于上，是故見事鬼神之道焉。是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夫
婦之別焉。見長幼之敘焉。見上下之際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
先爵貴之施焉。見政事之均焉。是謂之十倫。記曰：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
周尚酒。事有虞氏曰：恭。夏后氏曰：山。壺。殷曰：著。周曰：欽。象。齊。夏后氏以
醴，以茅。周以爵。漢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斚。周以黃目。夏后氏以龍勺，
殷以疏勺。周以蒲勺。號。夏后氏之鼓，足鼓。殷，楹鼓。周，縣鼓。夏后氏之龍，其
族之宗。才。周之璧，其教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璜。周之八
簋。祖有虞氏以祝。夏后氏以廣。殷以棋。周以房。五。夏后氏，獨豆。殷，玉豆。周
獻豆。凡祭，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羊，采天地之牛角薦。采宗廟
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凡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
殺犬。采庶人，薦於寢。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生以卵，麥以魚，黍以
勝。稻以屬。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庶衣不踰絺，屨不踰廟。祭，堂
年不香，凶。年不餼，乞。長從死者祭，從生者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
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父為天子，諸侯士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諸侯。祭，各

无

大衆の衆人ノ心ヲ

大衆の衆人ノ心ヲ

十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

永樂大典卷八十九百八

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九

二十无

周
康王三

金履祥通鑑前編癸亥康王元年甲子二年十有二年六月壬申命畢公保釐東郊書畢命篇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朕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臘月三日壬申壬申六月五日也宗周錫京東文王之都在錫京之西二十五里成周在錫京之東八百里爲人所居在王城之東二十五里王初命曰宗周至于豐命之於大王之爾也保者安全之意保釐之呂氏曰保釐二字一篇之體要也王若曰書序謂衆王命作冊則此以下康王之意而命曰又錫師之也嗚呼父師惟犬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朕命惟周公左右先王安定厥家然既賴民遺于洛邑密適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此叙其原委也惟文武能以大德允命惟周公能左右安妥之理也周公無事不達而化育一事无所謹重故遺之洛邑親近王化周民亦效化於周公之訓故自周公之沒今三十六年世已變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九

而風俗亦漸移天下之內安乎無事乎一人煩是以蓋是月周公風化之
力也周公後今三十七年言三紀者舉全數也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賦
厥賦民罔攸勸此論治道權衡之宜也升降猶紀古道隆道污蓋道有所
當升有所當降初無執一之月政為政者當視時俗而為之更張不可膠
於一定也當周公之時萬民反復未定故公道之教之見之警之王若陳
之時不善者尚多故猶務當容少以漸治之至畢公之時世變風移老更
少去童言漸變不善者亦希矣然而猶有未善者在正所謂分時之也蓋
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矣夫先則分時者乃所以使之皆為善也惟公懋
德克勤小物獨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砥節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奭
拱仰成此是畢公之賢必能體道之用也召氏曰畢公之下之元老崇王
不得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得其懋大德而稱其勤小物蓋以成德自居
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則亦罔斷矣惟勉於德者肯擇毫而不怠故於事
者一小大而無間康王於師傳可謂親之詳察之審而善於形容矣人言
畢公所學四世咸來視嘆來儀即看小大之臣司不依服人師之訓德容
之重庶望之于養之者蓋非一日之積矣恭氏曰休嘉之積多於在元王
之時故我小子奭承厥予以仰其成而己王時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叙

四

五

五

五

之或是不可相士之建務王守道端方君子修三曰學子小亦謂守天武
成康遺諸宜王法遠風文月比其王以仁二相端之修端其文或成康之
建風諸侯復宋周貢為言不復與前貢為子少翁元帝即但云云高言自
成康以來幾且千載欲為治者其來而太平不復與者何也以其合法
度而任和意者少行而仁義廢也班固云未可致前制法志願指古之制
成時難之化或康初措雖未可致孝文斷微康幾可及漢文宏然擬其迹
晉王敦字處仲建武初教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雖以文
帝之賢續承漢緒清虛宮殿從近成康親帶聖明繼其隆不遺魯子建承
自誠表分陛下以聖明晚世欲學文武之切或成康之隆方朔對彼未足
論前東方朔武帝時常問朔曰先王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昔虛之隆
成康之隆未足以喻當世居易稱比無以出新唐白居易樂天元和元年
對賢良策云云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
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建武無不親近無不親月親之
親既成而大舉作焉雖六代之宜莫不舉也開元之治既定而威禮興
焉三王之明備無不備也惟行在上上下下皆隆樂遠在下內外和平所
以保無而為邦行仁則清而兆人自化勤植之頑服而自遠焉雖成康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九

八

大業之治無以出於世矣納諫憂政道其原哉前漢書之平去皆主當時
上疏曰云云願陛下通明聖德溫故知新通於我雖謙意之士以為內臣
此參政諸侯聞之則知國家之深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意成康之通其
原幾乎歷千載事言之尚難前宋方明先帝高宗大武成康上言之事理
歷數千載勾踐言之雖對非道不言非利不計上則成康之通其
守明哲之則親存亡之近先成康之通其非道不言非利不計有岐陽之毫
左昭四年成康有岐陽之毫康有罪言之明通周公之親理成康既成王康上
追念周公之勞欲享其文武之切在昭二十六年成王康上追念周公之
以晉康周亦曰無事享其文武之切在昭二十六年成王康上追念周公之
教德天監開而周成自聖錫之明已事其成德成康之世久矣治
成康在成康地故邦賢焉以成康行周代集大成矣命有定天下至
成康之德先安于內則大原版建無窮基理樂興而利度立教化
漸而仁義流世焉無謀之世物丁不天之時昭昭乎上仰成王下治
平世拱仰成之日惟于十八太平德德之時在昭二十六年成王康上
無其之德要安其國之化洋洋實路之繁皆世安強之域成王仁壽
之輝焉不處休而康大和會四方而康之民是也古康遠三丁後治至隆

也獨四十年民無犯之或四方而日清或王也以此風移無禁而已哉
平命之義優將商休然春河之章頃乃作于揚子美春和之在周其空
也仲舒推仁義之流休指諸侯與既解風移世變而三化方呈理
則樂作而六年大備王民載歌樂之歡音治見簡牘之首四方無虞
于一人以事六服承德周諸侯有守有國言出河不有疆域有在郊
教治溫溫乎春和民洋洋乎秋休教化易洽洽德樂焉無正天下
空其國而世俗稱之仁壽也此指于康諸太平歌于既解我受數句
雖嘉先王之恭平命一為澤美土民之開康王之德化實謂之平治假
康之為教民人之悅登則非既作固和智治之功治治未親焉親建
之日是驚之也美于詩五則德之作言其賢治如云美夫之古大景
之前者論治之不在言其人之下雅對言其大也此為王也之世也其
德也此為教德之王勿謂成康之通而不可擬成康之通也其不可
致之教勾踐曰就以月將王命一篇是通治而政治惟我制大歷服
德民之康越無遺物于益教休之德成治之德為國未嘗即言之治
侯成服雄才孝去俗果見于復興英略唐亦治亦開于德政云何施
而臻此實發武皇謂相去以遠乎詔頑魏帝見使東方謂歷遠而難言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九

九

也龍命或帝稱何施而臻此歟云云或通而不能望相士之善選郭氏
泰孝德矣說明詳書足用事對載德後世行傳流仁重仲舒傳刑措文
教漸漢藝拱書蓋成詩天人和洽皆固空在有事實道道止舊
唐史太宗贊道王成德德及鳥獸有太平也治仁義仁誼之源詳
復教化禮樂興轉愈密唐書曰大上成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惟泰
晉出政治史周紀東德賢成康之世成康則德前德樂志二王太平
之神成康則德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德也唐太宗贊武王
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至之其德無異焉教化在重仲舒
傳至於成康之隆固固空蓋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
傳以膚之效也則措有太平也先德治之成康則德不月最安傳成
康則措四十餘年不用通曆自成王即位迄于康王則措不用封建在
昭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成康世弟以晉康周報功紀成王康王遠
於周公之勳勞而欲尊康懷德成康則措成康以四十二年之間則措
不用重康贊德成康則措成康則措成康則措成康則措成康則措
海外肅清北極果提成康則措成康則措成康則措成康則措成康則措
月不紅山陵不壞川公不萎結草在成康河公不國書以何施而臻此

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解王及徐公俱淡水而崩其右幸將靡長臂且多
刀據得王周人諱之王室於是乎大微王娶於房曰房后生太子滿代一
是謂穆王漢上記曰昨額至橫桑三十里桑字本作夷辛將靡取昭王喪
虞王于年拾遺記昭王即位二十年王坐柢明之室盡而假寐忽夢白雲
箭蔚而起有人衣服並皆毛羽因召羽人夢中與語問以上僊之術羽人
曰大王精智未開欲求長生久視不可得也王跪而請受絕然之教羽人
乃以指畫王心應手即裂王乃驚寤而血濕衿席因患心疾即却掃撒樂
移於旬日忽見所夢者復來語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絲囊中有
續脉明丸補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請此藥貯以王並絨
以金繩王以塗足則飛天地萬里之外如遊咫尺之內有得服之復天而
死二十四年塗脩國獻青鳳并鶴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鳳鶴皆脫易
毛羽聚鵲翅以爲扇鵲鳳羽以飾車蓋也有一名夜經二名條謝三名射
光四名反影時東就款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娛使二人更搖此扇侍於
王側輕風四散冷然自涼此二人辯口麗辭巧善歌笑步臺上無跡行日
中無影及昭王淪於漢水二女與王乘舟夾擁王身同溺於水故江漢之
人到今思之立祀於江濱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九

十三

戲於水際至暮暮上已之日櫻桃樹間或以時鮮甘味採蘭杜包裹以沉
水中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銀之箔並沉水中以驚蛟龍水盡使畏
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號曰招抵之祠綴青感之毛爲二裘一名煩質二
名眩肌服之可以却寒至厲王派於燕人得而奇之分裂此裘過於燕土
罪入大辟者抽裘一毫以贖其死則價直萬金錄曰武王資聖智而能
伐觀天命以行誅不驕熊羆之師不勞三戰之振一成水而定王業德神
力而協符瑞至于成王制禮崇樂姬德方武營洛邑而居九鼎寢形廟
而萬國來賓雖大禹之隆夏績帝乙之興殷道未足方焉故能繼后稷之
先基昭公劉之聖德文武之跡不墜故大雅稱焉合德播聲教於八荒之
外流仁惠於九圍之表神智之所綏化遐邇之所來服靡不越岳航海災
實於遠險之路現寶珠惟之物尤於王履靈禽神獸之類遊集林葉詭麗
珠用之物錫斷異於人功方冊夫之武載蒙素或所不絕及乎王人風舉
之使直指踰於日月之隙窮昏明之際現風星以望路憑雲波而遠逝所
謂道通幽微德被冥昧者也成康以降世祀陵寢昭王不能弘遠業嘉聲
教南遊荆楚義辛巡狩溺精靈於江漢且極於幸遊水濱所以招引春秋
以爲深恥嗟二姬之殉死三王之貞節精誠一至規頊若生格之正道不

如強諫楚人傳
之失其死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九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九

十三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三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青島之所懸 山海經曰 三后之青島居之十有七年王西征徐戎
紀年曰 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瑤宮 列子曰 周穆王時西極
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黃金石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
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 此實能變物之形能使人之思耳 子春言
幻多技藝西極人自北極穆王欲之若神居亡幾何 周穆王同游化人之
宮王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 化
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景所照王目眩不
能得視音響所奏王耳聾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從意速稍覺請化
人求還化人移之玉若碩虛馬既寤所坐猶驚者之虞侍御猶驚者之人
視其前則酒未清者未辨其味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
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莫動我且義之
所居莫異王之宮裏之所游莫異王之國王問何疑疑變亡變化之極徐疾
之間可盡模我化人之術能使人心遠翼耳親得王所感與化人所言同
自可見但穆王欲心內各所上不存是為所迷國此神心周游之術穆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遊命駕八駿之乘石服潮古華子驅
而左騄耳右騄赤驥而左白渠古長子主車則造父為御 商周音春月于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九

林有作曰 為石次車之乘石服渠黃而左騄耳右騄赤驥而石山子指大
主車參伯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即黃赤搜
臣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 漣竹月及二
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
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賜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
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還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王和之曰
子時來土和合諸夏萬民均平吾願見汝此及三年將復而尋其詳來焉
通觀日之所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
其追教吾過乎反還以歸之上其傳又子傳吟曰子多矣子而穆天子
傳又多附會雜信今以其未自傳之辭姑存之以備考論史記曰 蜚廉
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季於周成王是為宅事蜚廉生衡父衡父生
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驥驊驎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
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御長驅神周以救亂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
由此為趙氏 昌黎韓氏曰周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方士說得八龍
騎之西遊周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歡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相者無所實
正威實祭於徐贊王母先生之物子徐之定者三十六國保來子亦失之

瑞穆王聞之恐還稱受命命造父卿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悉
其民走彭城武原山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徐王王季見史記後漢書
傳曰 造父之祖蜚廉今上以昌黎為徐王季見史記後漢書
方御宸極 履祥按穆王巡遊之事經史不載獨在氏有欲肆其心周行
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之說史記泰紀亦言其畧惟列子過有形容而
雜書頗有附會若穆天子傳之類是也漢武帝巡狩神仙之事史述所叙
亦備矣後世猶有謗書之說謂或過其實也而漢武巡事所載又過之果
有如遺事所載史記直反隱而不書乎是知此書好事者大其誕無疑也
然則穆天子傳亦此類耳周制死而謚而傳為穆王之名曰穆滿則其他
謚附從可知矣今考左氏所載右尹所言曰欲肆其心曰將必有轍迹焉
欲與將皆欲然之辭而卒能聽所招之詩以自見則穆王雖不無巡狩之
過而未必皆如雜書所言也然則穆王雖不無巡狩之過王亦不失為世
之英主諸老謂論穆王者當以尚書為正此說得之 三十有五年征犬
戎大北作此年 甲子四十有五年 五十年作呂刑以詰四方呂刑篇
曰惟呂命呂周召書傳多作召而召呂呂其後為召伯之為召也惟呂
命與惟託命同大蓋穆王召召伯為大司也蓋穆王召伯之為召也惟呂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十

之呂則王是謂之天下而甲之詩召伯之為召也惟呂
蓋周制五刑凡二十五百未有五刑之謂而此增至三十又為五刑皆呂
侯所參定也王季國百年毫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穆王五年五十即位至是
百歲八十九十日毫今百歲謂之毫荒蓋老者而荒荒之謂穆王在位日久
亦嘗好遊觀之欲雖有善政而弛張不常規年不常荒廢故書度作刑以
詰四方之為善惡暴亂者王曰若古有訓豈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
不寇賊鴟義姦究奪據矯虔至元夫帝之末倫罔之世前諸侯者自與荒
以來風俗漸替而荒荒之為亂也元夫帝之末倫罔之世前諸侯者自與荒
賦賜張為義亂外之為亂也元夫帝之末倫罔之世前諸侯者自與荒
劉也此上下或有不訪大謂聖人始創為刑以詰正定則之為善也則與
以詰正定大謂聖人以詰正定大謂聖人以詰正定大謂聖人以詰正定
暴虐者為大謂聖人以詰正定大謂聖人以詰正定大謂聖人以詰正定
無辜爰始法為刑則穆王越茲嚴刑并判罔差有解民與胥漸泯泯禁禁
罔中于信以覆誼盟履威嚴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替德刑
發簡惟皇帝棄矜庶幾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苗民先
時諸侯曰上古聖人有為之刑以是也五虐之刑以是也五虐之刑以是也

刑制極嚴凡屬子刑者更不違乎罪狀之曲直而刑之於是民吏
相漸于昏亂之習無復忠信之相誼矣誠者有相親望者有相
刑政不平曲直不明之故也凡屬民庶或所加罪狀雖輕之人所
喜于上上帝降監下民罔有聲譽之德似有德而無德之徒極
衆於衆無被戮之非辜既史五刑服罪民庶之虐以承其威月
民使之不憚雖世於下國言策于二危也皇帝謂之聖苗之
插之時蓋于曰昔者聖王制五刑以治天下遠近有苗之先王
天下刑此也刑不善者聖王制五刑以治天下遠近有苗之先王
吾月諫折刑也惟作五刑之刑曰法此言善月刑者以治民不善
以爲五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重黎即羲和也呂氏曰
道昭明爲善得福焉惡得禍焉民曉然知其由不來之於昧之
虐民之得罪者莫如其禍無所控訴相與結怨於神祭非其鬼天
典罪穢清此故絕之所以與人心之所以不正也聖人當持之
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地典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
之分故絕之說愚皆屏息楚論曰少事大之義也凡黎祀德民神
夫人作事家爲正史無有要實黎事無度民神同位民清齊盟無
有嚴威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十一

頌頌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重黎即羲和也呂氏曰
道昭明爲善得福焉惡得禍焉民曉然知其由不來之於昧之
虐民之得罪者莫如其禍無所控訴相與結怨於神祭非其鬼天
典罪穢清此故絕之所以與人心之所以不正也聖人當持之
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地典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
之分故絕之說愚皆屏息楚論曰少事大之義也凡黎祀德民神
夫人作事家爲正史無有要實黎事無度民神同位民清齊盟無
有嚴威

入於懷也爲平水土以安民生爲山川正主之典以正民心蓋地
天通於是修山川之正祀人各使有土之君主之不至於清
法使農殖嘉穀益前此民猶雜食草木之實自獲民稼穡而民
嘉穀矣三后成功民各安其土而後中興焉士師制百姓以
偏於性以忠不違於上而德於上而德於上而德於上而德於
其民之非妄者而己茲欲養之而德於上而德於上而德於上
當今卑卑之辭曰豈是謂之而亦曰何也乎有苗觀此焉所
之氣味氣味其始焉天下之善可知矣蓋自上古之世風氣
亂而民始有可惡之習聖人始制刑以矯之其後有苗觀此
後其民其民天而祖聖之習以清其神於是農官設焉二
入中夏聖人始命重黎以上故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重黎即
禮命伯禹以安民生王化典與命重黎以安民生王化典與
偏之則自是後世之官制者自是而始傳所謂卑卑之辭也
偏不善之法也又按此篇始述有苗之刑以爲暴虐之民繼述
以爲後世之準蓋聖人所以制刑者教養之具無一不至然從
之而刑法之中亦無非教此蓋發明聖人立刑之本末而後世
不與三后之刑爲聖人各於刑官大其指矣典獄非記于書教
愚罔有擇言在是惟先民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地地惟其
時爲典獄之官者非但記于威禁之請此其地于實情之格達
以故自時以理自是其身無可憐之言上體大德所以能自
對于天子祀無窮于下蓋獄者民之司命天之所託主殺于
又事罔明刑之功亦有國土亦祀不祀而當時爲典獄者亦
蓋古者有道德者元刑以爲典獄者元刑以爲典獄者元刑
而祭事罔此其德也夫曰此章將王蓋以起其典獄之臣地
事罔耳亦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罔惟作天牧今爾何監
播刑之迫其令爾何德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屬罔擇言人
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綱降咎于苗
罰乃絕厥世此章總上章以虐虐之典刑爲苗民之月刑而
司政典獄之民謂即諸侯也此章訓導自相問答以發其意
獄者王蓋謂諸侯爲天牧民者乎此故諸侯以刑獄爲重責也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十三

以爲後世之準蓋聖人所以制刑者教養之具無一不至然從
之而刑法之中亦無非教此蓋發明聖人立刑之本末而後世
不與三后之刑爲聖人各於刑官大其指矣典獄非記于書教
愚罔有擇言在是惟先民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地地惟其
時爲典獄之官者非但記于威禁之請此其地于實情之格達
以故自時以理自是其身無可憐之言上體大德所以能自
對于天子祀無窮于下蓋獄者民之司命天之所託主殺于
又事罔明刑之功亦有國土亦祀不祀而當時爲典獄者亦
蓋古者有道德者元刑以爲典獄者元刑以爲典獄者元刑
而祭事罔此其德也夫曰此章將王蓋以起其典獄之臣地
事罔耳亦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罔惟作天牧今爾何監
播刑之迫其令爾何德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屬罔擇言人
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綱降咎于苗
罰乃絕厥世此章總上章以虐虐之典刑爲苗民之月刑而
司政典獄之民謂即諸侯也此章訓導自相問答以發其意
獄者王蓋謂諸侯爲天牧民者乎此故諸侯以刑獄爲重責也

也夫故情上世也夫不齊權可以為之則各可保理各有其要焉此月
雖合之謂也罰德非死人極于病此承上之論而論之也此三論有司
以論時為輕而不加者故又云五刑所請其德人者雖非五刑雖中刑
非民重出也亦其病大非按折獄惟良折獄固非在中察解于差非從惟
從家欲折獄明啓刑書各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事輸
而手其刑上備有并兩刑此中刑也獄之方所以審判之也審判之法
也不可以非此之折獄也折獄之法也折獄之法也折獄之法也折獄
之法也折獄之法也折獄之法也折獄之法也折獄之法也折獄之法
其差而折獄之法也折獄之法也折獄之法也折獄之法也折獄之法
其折之明也折獄之法也折獄之法也折獄之法也折獄之法也折獄
者其折之明也折獄之法也折獄之法也折獄之法也折獄之法也折獄
於上而上其折獄之法也折獄之法也折獄之法也折獄之法也折獄
兩刑而上之不可以折獄之法也折獄之法也折獄之法也折獄之法
罪言多懼獄之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記在下明清于罪辭民之亂
司不忠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貨惟府庫功報以庶
元永是也罰非天不中律人在命天罰不恤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永樂大典卷八十九

十五

上文折獄之說又與古之也言獄官伯渚使按問姓姓異姓也單解無
之偏解也而解兩造之辭也家如不家於家之案謂其財也府藏也其
罪狀也猶釋氏云罪業也釋王季國之文老於世故晚復其後故其言
實欲人知所重而德之也獄故于刑之至也惟德者則可以月刑益
天折下民之生與獄之官以治之為民司命上與天配罪者無證之辭
人所難決者也其有德者其心明且直則能得罪輕之實而解者有證之
辭兩解之獄故兩解之易偏者其心不明且直則能得罪重之實而解者
之再解日獄之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
時之得有長久可畏之罰是罪非罪之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
命使天罰不至則獄吏皆行其私庶民無復被分政之序于天下矣
此中與以警之也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武
哲人惟刑無廢之辭屬于五極威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詳刑此上
又詳後世也則詳凡官伯渚使按問姓姓異姓也單解無
也謂通也而詳之也五刑五刑也五刑也五刑也五刑也五刑也五刑
果也言世也孫月今以律何折獄也非以德為民所取乎此為要

法吏之解也徒能精察乎典獄之姦而不識聖人制刑之本意首以五刑
創于有苗而聖人用是報之遠為常法則是聖人之制刑反師有苗之為
虐也斯言也豈不大害於義哉予固知其為法吏之辭也辭之刑未嘗不
輕而輕者本於罪之可疑釋王之刑亦未嘗不輕而輕者失於罪之不可
宥釋之所以必刑者期於無刑釋王之所以必贖者導其起辟且大辟之
刑而可贖則凡有千錢之貨者無所任而不可贖人矣為得而不答後世
之亂我但其盡折獄之情偏曲折而後矜矜則但之責猶有三代之遺風焉
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存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乎典獄之姦尚可以
為後世聽訟用刑之元非以其積刑之可取也五十可五年三罰于後
官于繁處錢位楚石尹子華曰昔釋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
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折刑之詩以止王心王以是獲後於抵官其詩
曰折刑之惜惜或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
之心杜大日折又司刑司刑司刑司刑司刑司刑司刑司刑司刑司刑
王在成周昧與召三公在史氏天曰今朕將率冢等以取違事之要民

永樂大典卷八十九

十六

法吏之解也徒能精察乎典獄之姦而不識聖人制刑之本意首以五刑
創于有苗而聖人用是報之遠為常法則是聖人之制刑反師有苗之為
虐也斯言也豈不大害於義哉予固知其為法吏之辭也辭之刑未嘗不
輕而輕者本於罪之可疑釋王之刑亦未嘗不輕而輕者失於罪之不可
宥釋之所以必刑者期於無刑釋王之所以必贖者導其起辟且大辟之
刑而可贖則凡有千錢之貨者無所任而不可贖人矣為得而不答後世
之亂我但其盡折獄之情偏曲折而後矜矜則但之責猶有三代之遺風焉
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存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乎典獄之姦尚可以
為後世聽訟用刑之元非以其積刑之可取也五十可五年三罰于後
官于繁處錢位楚石尹子華曰昔釋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
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折刑之詩以止王心王以是獲後於抵官其詩
曰折刑之惜惜或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
之心杜大日折又司刑司刑司刑司刑司刑司刑司刑司刑司刑司刑
王在成周昧與召三公在史氏天曰今朕將率冢等以取違事之要民

得戎夫言之朔望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陵君政禁而生亂夫以
亡古諸侯也愚謂後漢之亡其咎亦然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
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亡好貨財珍惟則邪人因財而進邪人因財而進則
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以亡嚴兵而不仁者其臣憚其
臣憚而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於親遠者寒心殺商以亡憚
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
刑有虞氏以亡君之臣也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受其威而誅其前事
謀主謂孤大也而君事謂主也皆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
臣有錮職譴誅者危昔者實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父詢之譴而弗理
諸卿謀變實沙以亡錮職事權也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
亡約小在強大之間存亡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無天命今在
強壯者也不知命則及以亡也有夏之方興也危氏約而不恭身死國亡
雙子兩重者亡昔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病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
亡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貴貴功日怨而生變平
州之君以走出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十七

留而弗親離戎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昔者曲盡之君伐智而
專事強刀而下賤其臣賢良皆伏偷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盡以亡昔
者有果氏有仇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
起而生變有果以亡斧下不勝柯者亡昔有郭之君奇倫成壽損祿群臣
正讓上下不睦後君少約禁而不行室大伐之郭君以亡久室重位者危
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室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
以亡犯難爭權者危昔有林氏上術氏爭權之為也雖不果為逆林氏
再戰弗勝上術氏偽義弗起俱身死國亡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
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釣勢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
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然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
以亡爵重祿輕比已不成德讓江江作民自民者亡昔有畢程氏損祿增
爵群臣親置比而民舉程以亡有臣無祿祿自民民不德于水比而
罪之好變故易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
運於下是也陽氏以亡業利而沒者危昔殺平之古復顛無親破國
弗則業利用國後之信之也則日之也則日之也則日之也則日之也則
武不止者亡昔汲冢氏用兵無已謀戰不休并無親大無所立智士寒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十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十

十八

心從居至于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使而無親者亡昔者昧宗之君使
而無聽不問忠言執事不從宗祿者疑發大事群臣群臣無立功昧宗
以亡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
外玄都以亡文武不行者亡昔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備武士無位惠而
好實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美女破國昔
者積陽強刀四征重丘遠之美女積陽之君悅之榮惠不治大臣爭權遠
近不相聽國分為二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園廣大工巧日
進以復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飢饉無食成湯伐之有洛以亡工巧
本不一今以勇本利定以丹連事附之之故鄭樵述上穆王即位元年
庚辰春秋已五十矣事陶之裔曰達父以善御幸於穆王王得八駿日行
千里使達父御之欲車轍馬跡周於四荒八極西與王母宴于瑤池作白
雲黃竹之歌樂而忘歸問余僕王晉病復如八駿之驅而還亦百五歲
共王紫庭立
共亦作恭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七十八

二十九

周

後周后妃

周書列傳 書紀有虞之德載堯降二女詩述文王

有家者之所慎也自三代迄于魏晉興衰之數得夫之述備于傳記故其詳可得聞焉若嫔嬪以德防閑以禮大義止於宮闈王化行於邦國則坤儀式固而鼎命惟永矣至於邪僻既進去度莫修治容迷其主心私謁盡其朝政則風化交替而宗社不守矣然者宜北皇王之龜鑑與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太祖創基修祚帝以儉約高祖嗣曆節情欲矯枉宮闈有賞無之矣成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人君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以漢登難滿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斯皇榮之所及無隔險峻於是升蘭殿而正位踐椒庭而垂體者非一人焉階房帷而抱青紫承恩倖而擁玉帛者非一族焉雖幸參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曹朱足比其勢歸也氏厭苛政弊事寔多太祖之梓恩謹持由於此故叙其事以為皇后傳云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七十八

一

文帝元皇后魏孝武帝之妹初封平原公主通開府張歡歡性貪殘遇后無禮又嘗殺后侍婢后怒訴之於帝帝乃執歡殺之改封后為馮翊公主以配太祖生孝閔帝大統七年薨魏恭帝三年十二月合葬成陵孝閔帝踐阼追尊為王后武成初又追尊為皇后

文宣叱奴皇后代人也太祖為丞相納后為姬生高祖天和三年六月尊為太皇皇后建德三年三月癸酉崩四月丁巳葬永固陵

孝閔帝元皇后名胡摩魏文帝第五女初封晉安公主帝之為略陽公也尚焉及踐祚立為王后帝被廢后出宮為尼建德初高祖誅晉國公護上帝尊號為孝閔帝以石為孝閔皇后居崇義宮隋氏革命后出居里第大業十二年崩

明帝獨孤皇后太保衛國公信之長女帝之在藩也納為夫人二年正月立為王后四月崩葬昭陵武成初追崇為皇后世宗崩與后合葬

武帝何史都皇后突厥木杆可汗侯斤之女突厥滅如茹之後盡有塞表之地控弦數十萬志陵中夏太祖方與齊人爭衡結以為援侯斤初欲以女配帝既而悔之高祖即位前後累遣使結乃許歸后於成保定五年二月詔陳國公純許國公宇文貴神武公賁毅南陽公楊椿等虔備皇后文

物及行殿并六宮以下百二十人至侯斤才帳所迎后侯斤又許齊人以婚將有異志純等在彼累載不得反命雖論之以信義侯斤不從會大雷風起飄壞其宮盧帝旬日不止侯斤大懼以為天譴乃備禮送后及純等設行殿列羽儀奉之以歸天和三年三月后至高祖行親迎之禮后有安貌善容止高祖深敬焉宣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大業元年二月改為天乙皇太后二年二月人尊為天元上皇太后后冊曰天元皇帝臣賁承重綬冊謹上天元皇太后尊號曰天元上皇太后伏惟窮神盡智合弘載物道洽萬邦儀刑四海聖慈訓誘恩深明德雖冊徽號未極尊嚴是用尊奉鴻名光輝常禮俾誠敬有展歡慰在茲福祉無疆億兆斯賴宣帝崩靜帝尊為太皇太后隋開皇二年崩年三十三隋文帝詔有司備禮冊附葬於恭陵武帝李皇后名娥安楚人也于謹平江陵后家被籍沒至長安太祖以高勝高祖後稍得親幸大業元年二月改為天元帝太后七月又尊為天皇太后二年尊為天元聖皇太后后冊曰天元皇帝臣謹奉冊謹上天皇太后尊號曰天元聖皇太后伏惟月精効祉坤靈表貺瑞登丹陵慶流華渚雖率由典典風奉徽號而恩盡敬未極尊名是用思弘稱直上昭聖德敢竭誠敬永綏福履顯揚慈訓貽厥孫謀宣帝崩靜帝尊為太皇太后隋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七十八

二

開皇元年三月出俗為尼改名常悲八年崩年五十六居禮葬于京城南宣帝楊皇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帝在東宮高祖為帝納后為皇太子妃宣政元年閏六月立為皇后帝後自稱天元皇帝號后為天元皇后尋又立天皇皇后及左右皇后與后為四皇后馬二年詔曰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儼居天列四星妃象於馬垂耀朕取法上玄稽諸今典爰命四后內正六宮庶弘贊柔德廣修案盛此殊禮雖降稱謂曷宜其因天之象增錫嘉名於是后與三皇后並加太馬帝遣使持節冊后為天元太皇太后曰咨爾合章載德體順居貞肅恭享祀儀刑邦國是用嘉茲顯號式暢徽音爾其敬踐厥職寅答靈命對揚休烈可不慎歟尋又立為天中太皇太后與后為五皇后性柔婉不妬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受而仰之帝後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立不撓帝大怒遂賜后死通公引訣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闕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帝崩靜帝尊后為皇太后居弘聖宮初宣帝不豫詔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鄭譯等因矯詔以后父受遺輔政后初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中恐權在他族不利於已聞昉譯之行此語心甚悅之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行禪代憤惋逾甚隋文帝既不能謹責內甚愧之開皇六年封后

公溫以宗婦列入朝帝逼而幸之及亮謀逆帝誅溫進后入宮拜為長貴妃大衆二年三月立為天左太皇后冊曰咨爾門膺積善行表靈妃致音

四

學聰惠魏恭帝二年以護平江陵之功賜爵江陵縣公保定初紹景公復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年除肅州重開六防諸軍事肅州刺史

1

學聰惠魏恭帝二年以護平江陵之功賜爵江陵縣公保定初紹景公復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年除肅州重開六防諸軍事肅州刺史

曹主自齊改封譚國公。尋進位柱國。建德初與護同伏誅。三年五月進贈復封舊爵。導字吾護。少雄豪有仁惠。太祖愛之。初與諸父在葛榮軍中。榮敗還晉陽。及太祖遣賀拔岳入關。導從而西。常從征伐。太祖討侯莫陳悅。以導為都督鎮原州。及悅敗。止走出。改遷導率騎追之。至平北山。及悅斬之。傳首京師。以功封魏陽縣。增邑五百戶。拜冠軍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魏文帝即位。以定策功。進爵為公。增邑五百戶。拜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三年。太祖東征。導入宿衛。拜領軍將軍。大都督。齊神武渡河侵焉。太祖自弘農引軍入關。導督左右禁旅會於沙苑。與齊神武戰。大破之。進位儀同三司。明帝親征。留導為華州刺史。及趙青雀于伏德。慕容紹宗等作亂。導自華州率所部兵擊之。擒伏德。斬紹宗。進屯渭橋。會大將軍。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增邑二千戶。尋加侍中。開府。驃騎大將軍。太子少保。高仲密以北。緣州降。太祖率諸將輔魏皇太子東征。復以導為大都督。率東雍二州諸軍事。行華州刺史。導治兵訓卒。得定擇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軍追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會侯景舉河東。導使諸將討之。乃徵為隴右大都督。秦南等十五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及齊氏稱帝。太祖發關中兵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徵

永樂大典卷九百五十八

五

導還朝。拜大將軍。大都督。三雍二華等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徙舊鎮。導性寬明。善於撫御。凡所引接。人皆盡誠。臨事敬慎。常若弗及。太祖每出征討。導恒居守。深為吏民所附。朝廷亦以此重之。魏恭帝元年十二月。亮於上。年四十四。魏帝遣侍中。漁陽王。統監護喪事。贈本官。加尚書令。秦州刺史。謚曰恭。朝議以導德和。西戎咸思顯著。欲舍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葬於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有萬餘人。莫祭於路。悲號滿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迴八十餘步。為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其遺愛見思如此。天和五年。重贈太師。柱國。公。導子。廣亮。襲爵。亮。字。乾。歸。少。方。嚴。好。文。學。初。封。水。昌。郡。公。孝。閔。帝。踐。阼。改。封。天。水。郡。公。世。宗。即。位。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為。秦。州。刺。史。武。成。初。進。位。大。將。軍。遷。梁。州。總。管。進。封。蔡。國。公。增。邑。萬。戶。保。定。初。入。為。小。司。寇。尋。以。本。官。鎮。蒲。州。外。和。潼。關。等。六。防。諸。軍。事。二。年。除。秦。州。總。管。十。三。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廣。性。明。察。善。接。撫。民。庶。畏。而。悅。之。特。晉。公。護。諸。子。及。廣。弟。杞。國。公。亮。等。服。玩。侈。靡。踰。越。制。度。廣。獨。率。由。禮。則。又。折。節。待。士。朝。野。以。是。稱。焉。會。侍。食。於。高。祖。所。食。瓜。美。持。以。奉。進。高。祖。悅。之。四。年。進。位。柱。國。廣。以。晉。公。護。久。擅。威。權。勸。令。罷。損。護。不。能。

納天和三年。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孝公進封幽國公。紹廣襲爵。初廣母李氏。以廣患。彌年憂而戚。疾因此致。廣既居喪。更加綿綿。乃以毀亮世稱母為廣病。廣為母亡。慈孝之道。極於一門。高祖素服親臨。百安畢集。其故吏儀同李充信等。上表曰。臣聞。資孝成忠。生民高義。旌德樹善。有闕當規。竊惟故幽國公。且廣懿親。今望其瞻。收在道。冠群后。功懋維城。受朕建旂。威行秦隴。班條驅傳。化益墳。為。此。極。理。并。和。奉。詔。還。闕。藥。石。所。又。沉。痼。漸。愈。而。災。蒙。仍。集。一。此。窮。憂。主。性。過。人。遠。增。舊。疾。因。茲。毀。頓。以。主。亮。祖。尋。輝。貫。切。不。能。目。己。主。等。安。重。每。承。餘。論。仰。之。平。昔。約。已。立。身。位。極。上。公。誠。哀。千。乘。品。獲。殊。快。周。瞻。無。餘。器。用。服。玩。取。給。而。已。每。言。及。終。始。之。存。簡。素。非。泰。政。而。與。吳。禮。謝。石。想。而。美。厚。薪。今。上。北。有。期。先。達。方。及。誠。恐。一。從。朝。露。此。志。莫。伸。伏。惟。陛。下。弘。不。世。之。慈。垂。常。然。之。澤。留。情。既。生。嗟。慙。無。處。發。初。有。司。申。其。宿。志。定。之。禮。庶。存。恤。約。詔。曰。省。充。信。等。表。但。增。哀。悼。幽。國。公。廣。藩。屏。令。望。宗。室。表。儀。言。著。身。文。行。成。士。則。方。憑。懿。戚。用。匡。朝。政。奄。丁。荼。炭。便。致。毀。滅。啟。手。歸。全。無。志。雅。操。言。念。既。往。震。于。厥。心。昔。河。間。才。藻。追。叙。於。中。尉。東。海。陳。仲。見。稱。於。身。後。可。斟。酌。前。典。率。由。舊。章。便。易。言。之。言。得。中。道。志。無。窮。之。請。無。窮。今。於。是。贈。本。官。加。太。保。葬。於。隴。西。所。司。一。遵。詔。

永樂大典卷九百五十八

六

宣。正。年。倫。約。平。洽。嗣。太。足。中。清。文。輔。政。以。宗。室。被。害。國。除。亮。字。乾。德。武。成。初。封。水。昌。郡。公。後。襲。爵。公。爵。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總。管。天。和。末。拜。宗。師。中。大。夫。進。位。大。將。軍。幽。國。公。亮。以。亮。為。秦。州。總。管。廣。之。所。部。悉。以。配。焉。亮。在。州。甚。無。政。績。尋。進。位。柱。國。晉。公。護。誅。後。亮。心。不。自。安。唯。縱。酒。而。已。高。祖。手。初。讓。之。建。德。中。高。祖。東。伐。以。亮。為。右。第。二。軍。總。管。亮。州。平。進。位。上。柱。國。仍。從。平。鄴。遷。大。司。使。宣。帝。即。位。出。為。安。州。總。管。大。象。初。詔。以。亮。為。行。軍。總。管。與。元。帥。鄧。國。公。章。孝。寬。等。伐。陳。亮。自。安。陸。道。攻。拔。黃。城。輒。破。江。側。民。村。掠。其。主。口。以。賜。士。卒。軍。還。至。豫。州。亮。密。謂。長。史。杜。士。叔。曰。主。上。淫。縱。滋。甚。杜。搜。將。危。吾。既。奉。宗。枝。不。思。生。見。傾。覆。今。若。襲。取。鄧。國。公。而。并。其。眾。推。諸。父。為。主。鼓。行。而。前。誰。敢。不。從。遂。夜。將。數。百。騎。襲。亮。亮。營。亮。國。官。茹。寬。知。其。謀。先。以。馳。告。孝。寬。乃。設。備。亮。不。覺。遷。走。孝。寬。追。斬。之。于。明。生。亮。誅。詔。以。亮。弟。椿。為。烈。公。後。亮。字。乾。宣。武。成。初。封。西。陽。郡。公。早。薨。謚。曰。昭。無。子。以。杞。國。公。亮。子。溫。為。嗣。後。生。亮。反。誅。幽。國。除。椿。字。乾。壽。初。封。水。昌。郡。公。保。定。中。授。開。府。儀。同。三。司。宗。師。中。大。夫。建。德。初。加。大。將。軍。尋。除。岐。州。刺。史。四。年。關。中。民。飢。椿。表。陳。其。狀。皇。書。勞。慰。因。今。所。在。開。倉。賑。卹。四。年。高。祖。末。伐。椿。與。齊。王。憲。攻。拔。武。濟。等。五。城。五。年。高。祖。出。晉。州。椿。率。眾。屯。樓。觀。原。宣。帝。即。

杞簡公連初而謹厚臨敵果毅隨德皇帝逼定州軍於唐河遂俱歿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大都督定冀等十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封杞國公邑五千戶謚曰簡子光寶為壽神武所喜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司徒大都督幽燕等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裴瑒杞國公謚曰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嗣

莒莊公洛主。少任使尚武藝。及壯有大度。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之遊。而才能多出其下。及葛荼破鮮于侁。禮乃以洛主為漁陽王。仍領德皇帝餘衆。時人皆呼為洛生王。洛主善將士。帳下多驍勇。至於攻戰。莫有當其鋒者。是以克襲常冠諸軍。爾來荼定山東。收諸豪傑。遣於晉陽。洛主時在虜中。荼雅聞其名。心憚之。尋為荼所害。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保柱國大將軍大冢宰大宗伯大都督并肆等十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封莒國公。多五十戶。謚曰莊。子菩提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宗伯大

七

都督肆恒等六州諸軍事肆州刺史襲爵莒國公謚曰穆以晉公護子至
為嗣 主字乾附初封宗業公後襲穆公爵建德初父護誅詔以衛王直
子賓為穆公後三年追復主爵賓字乾瑞尋坐直誅建德六年更以齊
王憲子廣都公真襲爵真字乾禎宣帝初被誅國除虞國公仲德皇帝從
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大都督燕平
等十州諸軍事燕州刺史封虞國公邑三千戶子興嗣 興生兵亂與仲
相夫年又冲幼莫知其戚屬遠近與太祖兄弟初不相識齊神武寇沙苑
興預在行間軍敗被虜隨例散配諸軍興性弘豪有志度雖流離世故而
風範可觀魏恭帝二年舉賢良除太都丞使長隰縣令保定二年詔仲子
興始附屬籍高祖以興宗戚近屬尊禮之甚厚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都督封大軍郡公尋除宗師中大夫四年出為涇州刺史五
年又徵拜宗師加大將軍襲爵虞國公天和二年薨高祖親臨慟焉詔大
司空申國公李穆監護喪事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恒幽等六州
諸軍事恒州刺史謚曰靖子洛嗣 洛字水洛九歲命為虞國公世子天
和四年詔襲興爵建德初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隋帝崩隋
文帝以洛為介國公為隋室賓云 史臣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

晉蕩公護之驛協焉連焉晉蕩公護字薩保太祖之兄邵惠公穎之少
子也幼方正有志度持為德皇帝所愛異於諸兄年十一惠公薨隨諸父
在葛榮軍中榮敗遷晉陽太祖之入關也護以年小不從晉泰初自晉陽
至平涼時年十七太祖諸子並幼遂委護以家務內外不嚴而肅太祖嘗
歎曰此兒志度類我及出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之被害太祖至平涼
以護為都督從征侯莫陳悅破之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伯邑五百戶
大統初加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以預定樂勲進爵為公增邑通前一
十戶從太祖擒竊秦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遷鎮東將軍大都督
八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邙山之役護率眾先鋒為敵人所圍都督
侯伏侯龍恩挺身扞禦方得免是時趙貴等軍亦退太祖遂班師護坐免

八

官尋復本位。十二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中山公，增邑四百戶。十五年，出鎮河東，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護率輕騎為先鋒。晝夜兼行，乃遣裨將攻梁臨邊城鎮，並拔之，并擒其候騎，進兵徑至江陵城下。城中不意兵至，惶窘失圖，護又遣騎二千斷江津收舟艦，以待大軍之至。圍而克之，以功封于會為江陵公。初，襄陽蠻帥向天保等萬有餘落恃險作梗，及師還，護率軍討平之。初行六官，拜小司空。太祖西巡至寧屯山，遇疾，馳驛召護，護至涇州，見太祖，而太祖疾已綿篤，謂護曰：「吾形骸若此，必是不濟，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而太祖崩，護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沖弱，彊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於是眾心乃定。先是，太祖常云：「我得胡名，當時莫曉其旨，至是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國。太祖山陵畢，護以天命有歸，遣人諷魏帝遂行禪代之事。孝閔帝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邑一萬戶。趙貴、獨孤、信等謀襲護，護因責入朝，遂執之。黨與皆伏誅。拜大象案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在太祖之朝，久居權要，見護執政，恐不見容，乃各要官伯乙弗風、張光洛、馮拔、仇進等為腹心。說帝曰：「護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政事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不

守臣節。恐其滋蔓。願早圖之。帝然其言。鳳等又曰。以先王之聖明。猶委植恒以朝政。今若在提右。翠何向不成。且晉公常云。我今失輔。陛下欲行周公之事。臣聞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于明辟。陛下今日豈能七年若此乎。深願不疑。帝愈信之。數將武士於後園。講習為執縛之勢。護微知之。乃出植為梁州刺史。恒為澧州刺史。欲遏其謀。後帝思植等。每欲召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相嫌隙。他人何可親。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願命託臣。以後事且既情兼家國。是願竭其股肱。若使陛下親覽萬機。咸加四海。臣死之日。猶主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回得逞。其欲非唯不利陛下。亦恐社稷危亡。臣所以勤懇懇懇。干觸天威者。但不負太祖之顧託。保安國家之鼎祚耳。不意陛下不照愚臣之誠。忽生疑阻。臣既為天子兄。復為國家宰輔。知更何求。而懷異望。伏願陛下有以明臣無惑。護人之口。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猶猜之。鳳等益懼。密謀滋甚。遂克日將召群公入。執護誅之。光洛具以其前後謀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小司馬尉遲綱等。以鳳謀告之。祥等並勸護廢帝。時綱總領禁兵。護乃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及出。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遣祥逼帝幽於舊邸。於是召諸公卿畢集。護流涕謂曰。先王起自布衣。躬親行陣。勤勞王業三十餘年。

卷之九

九

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略陽公既居正嫡。與公等立而奉之。率親與周。為四海主。自即位以來。荒淫無度。耽近群小。昧忘骨肉。大且重。輕欲誅夷。若此謀遂行。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略陽。不負社稷。爾等寧都公。年德兼茂。仁孝聖慈。四海歸心。萬方注意。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為如何。羣臣咸曰。此公之家事。敢不惟命是聽。於是斬鳳等於門外。誅植恒等。亦弒帝。迎世宗於岐州而立之。二年。拜太師。賜輅車冕服。封于王。為崇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為牧。以護為之。賜金石之樂。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尚委於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於護。稍被升擢。位至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乃密令安因進食於帝。加以毒藥。帝遂寢疾而崩。護立高祖百官。總已以聽於護。自太祖為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崩。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也。兵禁衛。盛於宮闈。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今五府總於天官。或有希護旨。云周公德重。立文王之廟。以護功比周公。宜用此禮。於是詔於河州晉國。第立立德皇帝別廟。使護祭焉。三年。詔曰。大冢宰晉國公。智周萬物。道濟天下。所以克成我帝業。安養我蒼生。况親

卷之九

十

則懿昆任當元輔。而可同班羣品。齊位衆臣。自今詔詰及百司文書。並不稱公名。以彰殊禮。護抗表固讓。初太祖創業。即與突厥和親。謀為倚角。共圖高氏。是年乃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期後年更舉南北相應。齊主大懼。先是護母間姐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在齊。皆被幽禁。護居宰相之後。每遣問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始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既當權。重乃留其母。以為後圖。仍命人為間。作書報護曰。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恒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累深重。存沒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與言及此。悲纏肌骨。恒呈齊恩。郵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紀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願亦自適。但為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故。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愆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仁伴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第大者屬單次者屬免。汝身屬蛇。鮮於修禮。起日吾之閨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紀干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紀干各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徑傳三旦。寶掌所掠得男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如奴望見。鮮于修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日日出。汝叔將兵。邀擊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三來。為遺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女在寺。為住持。元寶苦遣女姑。已賀蘭武。洛并汝身四人。同榮博士姓。咸為人嚴惡。凌辱四人。謀欲加害。吾汝共叔母等。聞知。各促其已。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余未天。往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着緋綾袍。銀裝帶。盛洛着紫織成。額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驃。同去盛洛。小於汝汝等三人。泣呼吾作阿。幸教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又寄汝小時所着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合悲。感多。歷年已屬十載。之運。逢六畜之德。於老。思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已。如今。肯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更而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

母于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責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焉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入復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汝揚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貲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爲怪護性主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曰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連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誰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惟應賜鐘宜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憐而子爲公侯母爲俘隸然不見母孰寒不見母寒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死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爾不謂齊朝解網恩以德音磨教四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送奉顏色萌動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裏思言唯叙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鄭恩遇彌隆矜哀聽許摩敦垂教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七十六

土

五情看割書中所道無事敢忘摩敦年等又加憂苦常謂獲獲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餘歲歲時曲舊事猶自記憶况家門凋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懷心膺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來時齊朝無運兩河三輔各植神機原其事迹非相負背大祖升遐未定天保薩保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復戴冠履神明常然之思既以當冷定教之至范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有感澤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爲本伏處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主顧生死骨肉豈過今思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于母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然嗚咽言不宣心家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于拜見事歸思死知復何心齊朝不即發遣更令與護書安護重報往返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夫信不有司移齊曰夫有義則存無信不立山岳猶輕兵食非重故言誓弗違耳所以事國視史無嫌隨會所以爲盟未有司牧主民君臨有司可以忘義而多食言者也自數層已矣時鐘紀隔皇家親戚淪陷三絕仁姑世母望絕生還

使朝以去夏之初德音發後已退仁姑許歸世母乃稱頌善德克來扶其信必由來嘉言無失今落木成候冰霜行及方爲世母虛設詭詞未議言歸更微酬答于女玉帛既非所須保境寧民又云匪報詳觀此意全非本圖受人以禮宜爲姑息安于貴誠實親求報實傷和氣有悖天經我之周室太祖之天下也焉可捐國顧家詢名虧實不害所養斯曰仁人非鼓鑄鋒孰非深計若令迭爭尺寸兩競雄刀危震長平則趙分爲二兵出函谷則韓裂爲三安得猶全謂無損益大冢宰位隆將相情兼家國街悲茹血分單寬亮意宜嗟指可尋倚門應至徒聞善始卒無令終百辟震驚三軍憤惋不爲孝子當作忠主去歲北軍深入數等城下雖曰班師餘功未遂今茲馬首南向更期重入晉人角之我之職矣聞諸路早以戒嚴非直北拒又將南略倘欲自送此之願也如或嬰城未能求敵詰朝請見與君周旋爲惠不終抵增深怨愛親無慢垂訓尼父矜卹窮老貼則周文環映之義事不由此自應內省宜宜有聞移書未送而母主舉朝慶悅大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旦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高祖率諸親戚行家人之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是年也突厥復率衆赴期護以齊氏初送國親未欲即事征討復慮失信番夷更主邊患不得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七十六

土

已遂請東征九月詔曰神若軒皇尚云三戰聖如姬武且曰一戎孤天之威千戈之用帝王大器誰能去兵太祖丕受天明遠我周室日月所照罔不率從高氏東來蹙蹙危竊有奔其世濟其惡腥穢彰聞皇天震怒假手突厥驅略汾晉掃地無遺李孟勢窮伯瑋日蹙坐待滅亡鑒之愚智故突厥班師仍也彼境更集諸部傾國齊至星流電掣數道俱進期在仲冬同會於鄆天冢宰晉公朕之懿昆仕隆伊呂平一字宙惟公是屬朕當親執斧鉞肅展祇受有司宜勅東軍量程赴集進止遵安公處分於是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驍及秦隴已蜀之兵諸蕃國之衆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庭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率精兵十萬爲前鋒大將軍揮景宣率山南之兵出潁川少師楊樹出鞏關護連營漸進也軍弘農迴攻國洛陽柱國公憲鄴國公達奚武等營於邱山護性無戎畧且此行也又非其本心故師出難久無所克獲護本今斷斷河陽之路過其救兵然復同攻洛陽使其內外隔絕諸將以爲爲兵必不敢出唯斥候而已值連日陰霖齊騎直前國洛之軍一時潰散雖尉遲迥率數十騎扞敵齊公憲又督邱山諸將拒之乃得全軍而還揮景宣攻克豫州尋以洛陽圍解亦引軍退揚樹於鞏關戰沒護於是班師以無功與諸將皆首請罪帝弗之

貴也。天和二年護母亮壽有詔起今視事四年護歷北邊城鎮至靈州而還。五年又詔曰先宅四年。常用郊天之樂。地處東墟。晉有大蒐之禮。所以當時計功。昭德紀行。使持節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體道居貞。含和誕德。地居厥右。才表棟隆。國步艱難。寄深夷險。皇綱締構。事均休戚。故以述其治。理契如仁。今文軌尚隔。方隅猶阻。典策未備。聲明多闕。宜賜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護性甚寬和。然暗於大體。自恃建立之功。又當權輿。凡所委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逸。恃護威勢。莫不盡效。害民上下相蒙。曾無疑慮。高祖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七年三月十八日。護自同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引護入合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之禮。護謂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立侍焉。至是護將入。帝謂之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飲酒。不親朝謁。或引進。喜怒之間。時有乖戾。比雖犯顏。屢諫。未蒙垂納。兄今既朝。拜願更啟。請因出懷中酒。語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帝所戒。請示太后。未訖。帝以玉璽自後擊之。護踏於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於戶內。乃出新之初帝欲圖護。王執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願據其謀。是日執等並在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召宮伯長孫覽。

宋史卷之九十八

三

等告之。即今收護子柱國譚國公會。大將軍苦國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乳嘉及乳基乳光乳蔚乳祖乳威等。并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表傑勝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衛王直白帝曰。李安出自皂隸。所與唯庖厨而已。既不預時政。未足加戮。高祖曰。公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為也。十九日詔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太師大冢宰晉國公護。地定宗親。義兼家國。爰初草創。同濟艱難。遂任德朝。權寄深國。命不能竭。其誠効。登以心。乃盡事君之節。申送任之情。朕凡政略。陽公英風秀逸。神機頓悟。地居聖胤。禮歸當璧。遺訓在身。恩害先加。永尋推割。貫切骨髓。世宗明皇帝聰明神武。機識智護。內懷凶悖。外託尊宗。凡厥臣民。誰亡忍憤。朕承洪基。十有三載。委政師輔。責成宰司。護志在無君。義違臣節。懷茲蔓蔓。遂彼怛心。任情誅暴。肆行威福。朋黨相親。賄貨公行。所好加羽毛。所惡生瘡痍。朕約已非躬。情存庶政。每思施寬惠下。輒抑而不行。遂使戶口凋殘。征賦勞劇。家無日給。民不聊生。且三方未定。邊隅尚阻。墮場待戎。旗之備武。夫資行城之力。侯伏龍恩。萬壽劉勇等。未効庸勳。先居上將。高門峻宇。甲第彫牆。寔繁有徒。同惡相濟。民不見德。唯利是驅。百姓嗷嗷。道路以目。舍生業業。相顧銜口。常恐七百之基。忍

為顧望。德北之命。一旦陷危。上累祖宗之靈。下負蒼生之責。今肅正典刑。護已即罪。其餘凶黨。咸亦伏誅。氛霧既清。遐邇同慶。朝政惟新。北民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天和七年為建德元年。護世子訓為蒲州刺史。其夜達柱國越國公盛。來傳佳蒲州徵訓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代郡叱羅協司錄弘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護子昌城公深使突厥。遣開府宇文德肅。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先封。謚護曰蕩。並改葬之。叱羅協本名與高祖諱同。後改馬少寒。微嘗為州小吏。以恭謹見知。恒州刺史楊鈞擢為從事。及魏末六鎮擾攘。客於冀州。冀州為葛榮所圍。刺史以協為統軍。委以守禦。俄而城陷。協沒於榮。榮敗。事汾州刺史朱兆。頗被親遇。補錄事參軍。兆為天柱大將軍。轉司馬。兆與齊神武初戰不利。還上黨。今協在建州督軍。後使協至洛陽。與其諸叔計事。謀討齊神武。兆等軍敗。還并州。今協治肆州刺史。兆死。遂事齊。齊泰甚禮之。為御史中尉。以協為治書侍御史。泰向潼關。協為監軍。泰死。協亦見獲。太祖以其在關歲久。授大丞相府東閣祭酒。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轉錄事參軍。遷主簿。加通直散騎常侍。攝大行臺郎中。累遷相府屬從事中郎。協歷仕二京。詳練故事。又深自克勵。太祖頗委任之。然猶以其家屬在東。疑其有戀本之望。

宋史卷之九十八

古

及河橋戰不利。協隨軍而還。太祖知協不貳封。冠軍將軍。邑二百戶。尋加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九年。除直閣將軍。恒州大中正。加都督。進爵為伯。增邑八百戶。尋遷大都督。儀同三司。初。太祖欲經略漢中。今協行南岐州刺史。并節度東益州。戎馬事。魏廢帝元年。即授南岐州刺史。時東益州刺史楊祥。邪據州反。二年。協率所部兵討之。軍次涪水。會有賊。一千人斷道。破橋。協遣儀同仇買等行前擊之。賊聞路。乃領所部漸進。又有賊。一千人邀協。協乃將兵四百人守峽道。與賊短兵接戰。賊乃退避。祥邪乘城走。協追斬之。群臣皆伏。以功授開府。仍為大將軍。封進。迺長史率兵伐蜀。既入劍閣。迴今協行潼州事。時有五城郡。氏酋趙雄傑等扇動新潼。始三州民反叛。聚結二萬餘人。在州南三里。隔涪水。據槐林山。置柵拒守。梓潼郡民鄧壯王今公等。招誘鄉邑萬餘人。復在州東十里。涪水北。置柵以應之。同通州城。城中糧少。軍人乏食。協撫安內外。咸無異心。遣儀同伊婁訓大都督司馬商等。將步騎十餘人。夜渡涪水。擊雄傑。一戰破之。今公以雄傑敗。亦棄柵走。還本郡。復與鄧壯等更率萬餘人。於郡東南。隔水置柵。斷絕驛路。協遣儀同楊長樂與司馬商等率師討之。復遣大都督長孟嘗領百姓。繼進為其聲勢。孟嘗既至。梓潼。值水漲。不得即渡。而王今公鄧壯

見孟嘗騎少乃將三千餘人圍之數重孟嘗以衆寡不敵各棄馬短兵接戰從辰止于於陣斬今公及壯等賊徒既夫渠帥遂即散走其徒黨仍據舊柵而孟嘗方得渡水與長樂合即勒兵攻柵經三日賊乃請降此後數反叛協輒遣兵討平之魏恭帝三年太祖徵協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宇文氏增邑通前一十五百戶晉公護既授孫恒字植等欲安復心於司會柳慶司憲今欲整等慶整並辭不獲俱為協語在慶整傳護遂徵協入朝既至護引與同宿深寄託之協欣然承奉誓以軀命自効護大悅以為得協之晚即授軍司馬委以兵事尋轉治御正又授護府長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十戶常在護側陳說時事多被納用世宗知其材識廣淺每折之數謂之曰汝何知也猶以護所親任難即奔馳每合容之及世宗崩便授協司會中大夫中外府長史協形貌瘦小舉措偏急既以得志每自矜高朝士有來請事者輒云汝不解吾今教汝及其所言多非事衷當時笑不笑之保定二年追論平蜀功別一子縣侯又於蜀中食邑一十戶人其租賦之半晉公護以協竭忠於已手提獎之類考中賞以果帛遷少保轉少保進位大將軍爵南陽郡公兼管作監監宮中記成以功賜爵各邑縣公回授一子協既受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護為奏請

永樂大典卷九百五十八

五

高祖許之又進位柱國護以協年老許其致仕而協貪榮未肯退護誅協除名建德三年高祖以協宿舊授義同三司賜爵南陽郡公時與論說舊事是歲卒年七十六子金嗣 馮遷字羽化人漳州從事及遷官達進贈儀同三司陝州刺史遷少修謹有幹能州辟從事魏神龜中刺史楊鈞引為中兵參軍事轉定襄令尋為并州水曹參軍所歷之職咸以勤恪著稱及魏孝武西遷乃棄官與直閣將軍馮靈綠入關即從魏孝武復潼關定回洛除給事中後從太祖擒齊泰復弘農戰少苑皆有功授都督龍驤將軍羽林監封爵顯縣伯邑六百戶及洛陽之戰遷之登當津途中重瘡墜得不死以功加輔國將軍軍師都督兼為侯之土為黃漢郡守時蜀土初平人情擾動遷改存簡恕夷谷領之魏恭帝二年就加車騎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鎮樊城尋拜漢東郡守孝閏帝踐祚入為晉公護府掾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臨高縣公尋遷護府司錄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性質直小心畏慎雖居樞要不以勢位加人兼明練時事善於斷決每校閱文簿孜孜不倦從辰逮夕未嘗休止以此甚為護所委任後以其朝之舊齒欲以大錦榮之乃授武州刺史進爵隆山郡公增邑分前二千戶遷本寒微不為持筆所重一旦封崇本州唯以謙恭

接待鄉邑人無怨者復入為司錄轉工部中大夫歷軍司馬遷小司空目天和已後遷以年老委任稍衰及護誅猶除名建德春卒於家時年七十八子恕位至儀同三司伏夷鎮將平寇縣伯護所委信者又有胡方遠平位至大將軍軍司馬護府司馬護敗亦除名 史臣曰仲尼有言可與適道求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率禮由乎正理易以成佐世之功反經繁乎非常難以定匡之業故得其人則治伊尹放太甲周公相孺子是也不得其人則亂新都遷漢鼎晉氏傾魏漢是也是以先王明上下之序聖人重君臣之分委質同於股肱受爵均其休戚富其親愛顧託位居宰衡雖復承利劍臨沸鼎不足以驚其慮據帝圖居海內不足以回其心若斯人者固以功與山嶽爭其高名與寧壤齊其久矣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寔預艱難及太祖崩諸子中幼羣公素等夷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率能變魏為周俾危獲安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繼之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以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羣小威福在已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焉人主不堪之事忠孝大節也違之而不疑廢祿至逆也行之而無悔然於身首橫分妻孥為戮不亦宜乎

永樂大典卷九百五十八

六

齊場王憲字毗賀愛太祖第五子也性通敏有度量雖在童龀而神彩凝然初封洛城縣公少與高祖俱受許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太祖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駿馬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園易分太祖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龍上經官馬牧太祖每見駿馬輒曰此我兒馬也余左右叔以賜之魏恭帝元年進封安城郡公孝閏帝踐祚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即位授大將軍武成初除益州總管益寧已瀘等二十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進封齊國公邑萬戶初平蜀之後太祖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之中欲有推擇論高祖已下誰能北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太祖曰刺史當撫衆治民非爾所及以平授者當歸爾已憲曰才用有殊不關大小試而無効其受面欺太祖大悅以憲年尚幼未之遣也世宗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奏聽受不疲蜀人懷之共立碑頌德尋進位柱國保定中徵還京拜雍州牧及晉公護東伐以討逋逆為先鋒圍洛陽憲與達奚武王雄等軍於邙山自餘諸軍各分守險要番兵數萬奄出軍後諸軍恒駭並各退散唯憲與王雄達奚武率衆拒之而雄為齊人所斃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時晉公護執

政推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天和三。年以憲為大司馬。治小。眾宰。雅。州。秋。如。終。四。年。齊。將。獨。孤。永。業。來。寇。盜。殺。孔。城。防。主。能。奔。達。以。城。應。之。詔。憲。與。柱。國。李。穆。將。軍。出。宜。陽。蔡。崇。德。等。五。城。絕。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率。來。四。萬。衆。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進。之。明。月。遁。走。憲。追。之。及。於。安。業。屢。戰。而。還。是。歲。明。月。又。率。大。衆。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謂。憲。曰。寇。賊。充。斥。戎。馬。交。馳。遂。使。疆。場。之。間。生。民。安。樂。宜。得。坐。觀。晉。滅。而。不。思。救。之。汝。謂。計。將。安。出。曰。如。憲。所。見。兄。宜。暫。出。同。州。以。為。威。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非。惟。邊。境。清。寧。亦。當。別。有。克。復。護。然。之。六。年。乃。遣。憲。率。衆。二。萬。出。自。龍。門。憲。將。新。蔡。王。王。康。德。以。憲。兵。主。晉。軍。宵。遁。憲。乃。西。歸。仍。掘。移。汾。水。水。南。堡。壁。復。入。於。齊。齊。人。謂。憲。不。及。遠。遂。弛。邊。備。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進。攻。張。壁。克。之。獲。其。軍。實。夷。其。城。壘。斛。律。明。月。特。在。華。谷。而。能。救。也。北。攻。姚。襄。城。陷。之。時。汾。州。又。見。圍。日。久。糧。援。路。絕。憲。遣。柱。國。宇。文。盛。運。衆。以。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柏。杜。城。進。軍。姚。襄。齊。人。嬰。城。固。守。憲。使。柱。國。譚。公。會。集。石。鼓。城。以。為。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憲。命。將。士。陣。而。待。之。大。將。軍。韓。歡。為。齊。人。所。乘。遂。以。奔。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及。晉。公。護。誅。高。祖。召。憲。入。憲。免。

宋樂善卷九十五

七

冠。拜。謝。帝。謂。之。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吾。嗣。守。鴻。基。常。恐。失。墜。衆。宰。無。君。凌。上。將。圖。不。軌。吾。所。以。誅。之。以。安。社。稷。汝。親。則。同。義。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弟。收。兵。符。及。諸。簿。書。等。尋。以。憲。為。大。衆。宰。時。高。祖。既。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導。之。以。政。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為。刻。薄。憲。既。為。護。所。委。任。自。天。和。之。後。威。勢。漸。隆。護。欲。有。所。陳。多。今。憲。聞。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高。祖。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召。過。重。終。不。能。平。雖。邊。授。衆。宰。憲。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高。祖。常。御。內。殿。引。見。之。謂。曰。晉。公。不。臣。之。速。朝。野。所。知。朕。所。以。泣。而。誅。者。安。國。家。利。百。姓。是。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須。爾。宜。有。三。十。歲。天。子。而。可。為。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便。即。禮。若。君。臣。此。乃。亂。代。之。權。宜。非。經。國。之。治。術。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者。本。據。天。子。爾。雖。陪。侍。晉。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為。天。子。卿。宜。規。以。正。道。勸。以。義。方。韓。睦。我。君。臣。協。和。我。骨肉。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拜。謝。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建。德。三。年。進。爵。為。王。憲。友。劉。休。徵。獻。王。歲。一。直。憲。美。之。休。徵。後。又。以。此。獻。上。高。祖。高。祖。方。可。謂。諸。第。基。

悅。其。文。憲。常。以。兵。書。繁。廣。難。求。指。要。乃。自。刊。定。為。要。畧。五。篇。主。是。表。陳。之。高。祖。覽。而。稱。善。其。秋。高。祖。幸。雲。陽。宮。遂。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反。高。祖。召。憲。謂。曰。衛。王。構。逆。汝。知。之。乎。憲。曰。臣。實。不。知。今。始。奉。詔。直。若。逆。天。犯。順。此。則。自。取。滅。亡。高。祖。曰。汝。即。為。吾。前。軍。吾。亦。續。發。直。事。敗。走。高。祖。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高。祖。曰。管。蔡。為。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為。不。足。耳。初。直。內。深。忌。憲。隱。而。容。之。且。以。帝。之。母。弟。每。加。友。敬。晉。公。護。之。誅。也。直。固。請。及。憲。高。祖。曰。齊。公。心。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也。及。文。宣。皇。后。崩。直。又。密。啓。云。憲。飲。酒。食。肉。與。平。日。不。異。高。祖。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為。吾。意。今。袒。括。是。同。汝。當。愧。之。何。論。得。夫。汝。親。太。后。之。子。偏。荷。慈。愛。今。但。須。自。勦。無。假。託。人。直。乃。止。四。年。高。祖。將。欲。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得。知。也。後。以。諸。弟。才。畧。無。出。於。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私。財。以。助。軍。費。曰。臣。聞。撫。機。適。運。理。藉。時。來。兼。弱。攻。勝。事。資。權。道。伏。惟。陛。下。聖。明。作。聖。業。弘。風。思。順。天。心。用。恢。武。畧。方。使。長。蛇。外。剪。宇。宙。大。同。軍。民。內。向。車。書。混。一。竊。以。龍。旗。雷。動。天。網。雲。布。易。粟。糧。餉。或。須。周。給。昔。邊。隅。未。靜。下。式。願。上。家。財。江。河。不。澄。衛。茲。請。獻。私。粟。臣。雖。不。敏。敢。忘。景。行。謹。上。金。寶。等。一。十。六。件。火。助。

宋樂善卷九十六

八

軍。資。詔。不。納。而。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責。其。心。耳。寧。須。物。乎。乃。詔。憲。率。衆。二。萬。為。前。軍。趣。黎。陽。高。祖。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收。其。東。西。二。城。以。高。祖。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為。之。五。年。大。衆。東。討。憲。率。精。騎。二。萬。復。為。前。鋒。守。崔。暉。谷。高。祖。親。圍。晉。州。憲。進。兵。克。洪。同。水。安。二。城。史。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遂。屯。於。水。安。齊。主。閻。晉。州。見。圍。乃。將。兵。十。萬。自。來。援。之。時。柱。國。陳。王。純。頌。軍。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已。難。樓。原。犬。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父。憲。節。慶。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違。常。汝。念。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為。菴。示。有。形。勢。今。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也。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十。里。徑。入。今。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陣。宇。文。盛。馳。騎。告。急。憲。自。以。千。騎。救。之。齊。人。望。谷。中。塵。起。相。率。遠。退。或。與。柱。國。侯。莫。陳。為。涉。汾。進。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帳。幕。也。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高。祖。已。去。晉。州。留。憲。為。復。拒。齊。主。自。率。衆。來。追。至。於。高。梁。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為。陣。齊。領。軍。段。暢。直。進。至。橋。憲。隔。水。招。暢。與。語。語。畢。憲。問。暢。曰。若。何。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為。誰。憲。曰。我。虞。侯。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今。日。相。見。何。用。隱。其。名。位。陳。

王純梁公侯莫陳芮內史王誼等並在憲側。暢園門不己。憲乃曰。我天子
大弟齊王也。指陳王純以下並以名位告之。暢驍馬而去。憲即命旋軍。而
齊人遂追之。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各統精卒百騎為驍。以拒之。斬
其驍將賀蘭豹于山。驍環等百餘人。齊眾乃退。憲渡汾而及高祖於玉壁。
高祖又令憲率兵六萬還據晉州。憲遂進軍管于涑水。齊王攻圍晉州。晝
夜不息。開謀運者或云。已陷。憲乃遣柱國越王盛。大將軍尉遲迥。開府宇
文神舉等輕騎一萬夜至晉州。憲進軍據象坑。為其後援。和城未陷。乃歸
涑川。尋而高祖東轉。次于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集。稍進
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陳於營南。高祖召憲馳往觀之。憲逆命曰。是易為耳。
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曰。如汝所言。吾無憂矣。憲退。內史柳蚪私謂憲曰。賊
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命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逆寇。事等摧枯。商
周之事。公所和也。賊兵雖眾。其如我何。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夜齊
主遁走。憲輕騎追之。既及永安。高祖請主。齊人收其餘眾。復據高壁。及洛
女。若高祖命憲攻洛女。破之。明日與大軍會於介休。時齊主已走。難留。其
從兄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延宗因僭偽號。出兵拒戰。高祖進圍其城。憲攻
其西面克之。延宗遁走。而獲之。以功進封第二子安城公。質為河間王。

宋書卷九十八

九

拜第三子實為大將軍。仍詔憲先驅趣鄆。明年進克鄆城。齊任城王瑳廣
寧王孝珩等據守信都。有眾數萬。高祖復詔憲討之。仍命齊主手書與齊
曰。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無不優待。若不納。乃大開賞募。
多出金帛。沙門求為戰士者亦數十人。憲軍過趙州。齊人聞。謀二人現窺
形勢。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之舊將。通示之。人謂之曰。吾所事者大。不
在汝等。今汝汝還。可即充我使。乃與齊書曰。山川有阻。每深勞仰。仲春戒
節。納履惟宜。承始屆兩河。仍圖三偽。二者交戰。無所虧德。昔魏晉之季。海
內橫流。我太祖撫運。乘時大府。黔首皇。上嗣。下或式隆。景業。典稽山之
會。提盟津之師。雷駭唐郊。則野無橫陳。雲騰晉水。則地靡嚴城。繫偽之宜。
既奔竄於華澤。竊號之長亦委命於淮門。德義振於無疆。威風被於有截。
彼胡宿將舊臣。良家戚里。俱升榮寵。皆蒙好爵。是使臨漳之下。効死爭驅。
營立之前。奮身畢命。此豈唯人事。抑亦天時。且訪之道路。無侯傍說。吾以
不武。任總之。我文命安邊。路指幽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風導禮。皆荷
來蘇。足下高氏。今王英風。風者。古今成敗。備諸懷抱。豈不知一。不經大
厦三。疎可以逃身。且殷微去。而侯服周。代項伯。楚賜姓。漢朝。去此弗
圖。苟同亡轍。家破身殞。為天下笑。又足下謀者。為侯所拘。軍中情實。具

諸執事。知以弱卒。頃思欲抗堂堂之師。榮帶汚辱。其保區區之命。戰非上
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憲執有
期。兵交命便。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我。也。憲主信都。潛陣於城南。憲
登張耳眾以望之。俄而潛所看領軍射相領偽出。象陣。遂以眾降。相領。潛
心腹也。眾甚驚懼。潛大怒。殺其妻子。明日復戰。遂破之。傳斬三萬人。擒潛
及李衍等。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帝子。死第十五人。
幸而獨存。遂宗社頹覆。今日得死。無愧。陳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厚加資
給。又問孝珩。孝珩布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亦為之改容。憲賦多
謀。多算。略。尤長於撫御。達於任使。律師陷陣。為士卒先。部下咸悅。咸為之
用。齊人風聞。咸驚。無不憚其勇略。及并州之捷。長驅敵境。算放不虞。軍無
私為。先是。稽胡沒。自稱皇帝。又詔憲督趙王招等討平之。諸在稽胡傳
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奔退。及高祖欲親征。北。乃辭以病。高祖變色曰。
汝若行。誰為吾使。憲懼曰。臣陪奉。誠為本領。但身嬰疾。不堪領
兵。帝許之。尋而高祖崩。宣帝嗣位。以憲為軍。望重。深忌之。特高祖未葬。
諸王在內。治服司衛。長孫覽。總兵輔政。恐諸王有異志。奏令開府于智察
其動靜。及高祖山陵還。諸王歸第。帝又命智就宅候憲。因是。吉憲有謀。帝

宋書卷九十八

十

乃遣小界。率字文孝。伯謂憲曰。三公之位。宜屬親賢。今欲以叔為太師。九
叔為太傅。十一叔為太保。叔以為何如。憲曰。臣才輕位重。滿盈是懼。三師
之任。非所敢當。且太祖勲臣。宜膺此舉。若專用臣兄弟。恐非物議。孝伯反
命。尋而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
室。至即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先如昨。與智相
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爵尊。一旦至此。死生
有命。寧復圖存。但以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繼之。時年三
十五歲。以子智為柱國。封齊國公。又授上大將軍。安己公。王與上開府。獨
孤熊。開府。資。盧。紹。等。皆以昵於憲也。帝既誅憲。無以為辭。故託與等與憲
結謀。遂加其戮。時人知其冤。咸云。伴憲死也。憲所主。逆步于氏。茹茹人
也。建德三年。冊為齊國太妃。憲有主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風熱。屢經
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其母必有疾。乃馳使
來問。果如所慮。憲六子。貴。質。資。實。乾。禧。乳。洽。貴。字。乳。福。少。聰。敏。涉。獵。經
史。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使。讀。人。曰。讀。此。一。經。足。為。立。身。之。本。天。和。四。年。始
十歲。封安定郡公。邑一十五百戶。太祖之初。為丞相也。始封此郡。水。嘗。假
人。至。走。封。貴。鳥。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一。國。之。中。手。射。野。馬。及。鹿。十。有。五。

頭建德二年。冊拜齊國世子。四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出為益州刺史。責雖出自深宮。而留心政事。聰敏過目。輒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責便說其姓名。莫不嗟伏。白獸峰經為商人所燒。峰即細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帥隨列來參。責乃問云。商人燒峰。何因致此。峰即愕然。遂即首伏。其明察如此。五年四月辛酉。時年十七。高祖甚痛惜之。質字乾祐。初封安城公。後以憲勳。進封河間郡王。質字乾禮。大將軍中興公。貞岳後。官莊公。乾祐安城公。乾洽龍洞公。並與憲俱被誅。史臣曰。自兩漢逮乎魏晉。其帝子弟。多不肖。唯楚元。河間。東平。陳思之徒。以文儒備美。任城。鄆。以武功馳譽。何則。體自尊極。長於宮闈。佚樂侈其心。驕貴蕩其志。故使奇才高行。終鮮於天下之士。焉齊王。奇安傑出。獨牢籠於前。載以介弟之地。居上將之重。習勇冠世。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比之異姓。則方名。韓白。何以加茲。茲授震主之威。屬道消之日。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周祚之不永也。昔張耳。陳餘。賓客所居。皆取卿相。而齊之文武僚吏。其後亦多召其世。同符。可謂賢矣。

文開明武宣諸子。
文帝十三子。姚夫人。生世宗。後宮主。宋獻公。肅文元皇后。生孝閔皇帝。文

宋樂義卷十九

主

宣皇后。叱奴氏。生高祖。衛尉王直。達。庚午。妃生齊王。憲。王姬。主趙。僭王。楊後宮主。魏孝王。儉。陳惑王。紀。越。野王。盛。代。曼王。達。冀康公。通。滕。閔王。通。齊場王。列有傳。
宋獻公。震。字彌俄。幼而敏達。年十歲。誦孝經。論語。毛詩。後與世宗俱受禮記。尚書於盧誕。大統十六年。封武邑公。二十戶。尚魏文帝女。其年薨。保定元年。追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少師。大司馬。大都督。青徐等十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進封宋國公。增邑。分前。一萬戶。無子。以世宗第三子。寔。為嗣。寔字乾辦。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統中。為大前疑。尋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衛尉王直。字豆羅。突。魏恭帝三年。封泰郡公。邑一千戶。武成初。出鎮蒲州。拜大將軍。進衛國公。邑萬戶。保定初。為雍州牧。尋進位柱國。轉大司馬。出為襄州總管。天和。中。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來附。詔直督綏德。公。陸通。大將軍。田於。據景宣元定。等兵。赴。後與陳將。淳子。量。吳。明。儼。等戰於。此。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投。江南。直。坐。免官。直。高祖。母。弟。性。浮。詭。貪。狠。無。賴。以。晉。公。護。執。政。遂。貳。於。帝。而。號。護。及。汜。口。還。溫。於。免。點。又。請。帝。除。之。冀。其。得。侍。帝。風。有。誅。護。之。意。遂。與。直。謀。之。及。護。誅。帝。乃。以。齊。王。憲。為。大。冢。宰。直。既。率。本。望。又。請。為。大。司。馬。意。欲。知。戎。馬。侍。禮。威。權。帝。揣。知。其。意。謂。之。曰。汝。兄。弟。

長幼有序。寧可反居下列也。乃以直為大司徒。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初。高祖以直等為東宮更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稱意者。至廢殿。此佛寺。欲居之。齊王憲謂直曰。弟兒女成。長。理。須。寬。博。此。寺。偏。小。詎。是。所。宜。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兒女。憲恚而疑之。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帝怒。對東。護。之。自。是。憤。怨。滋。甚。及。幸。雲。陽。宮。直。在。京。師。舉。兵。反。攻。肅。章。門。司。武。尉。運。閤。門。拒。守。直。不。得。入。語。在。運。傳。直。遂。遁。走。追。至。荆。州。獲。之。免。為。庶。人。囚於別宮。尋而更有異志。遂誅之。及其子。賀。直。塞。寧。賞。秘。津。乾。理。乾。操。乾。崇。等。十。人。國。除。

趙。僭。王。招。子。豆。盧。突。幼。聰。穎。博。涉。群。書。好。屬。文。學。吏。信。體。詞。多。輕。詭。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邑一千戶。武成初。進封趙國公。邑萬戶。保定中。拜為柱國。出為益州總管。建德元年。授大司馬。轉司馬。三年。進爵為王。除。雍州牧。四年。大軍東討。招為後三軍總管。五年。又從高祖東伐。率步騎一萬出華谷。攻。齊。汾。州。及。并。州。平。進。位。上。柱。國。東。夏。底。定。又。為。行。軍。總。管。與。齊。王討。指。胡。招。擒。賊。帥。劉。沒。鐸。斬。之。胡。寇。平。宣。政。中。拜。大。師。大。統。元。年。五。月。詔。以洛州襄國郡。邑萬戶。為。趙。招。出。就。國。二。年。宣。帝。不。豫。徵。招。及。陳。越。代。滕。五王。赴。闕。此。招。等。至。而。帝。已。崩。隋。文。帝。輔。政。加。招。等。殊。禮。入。朝。不。趨。劍。履。上殿。隋文帝將還周鼎。招密欲圖之以匡社稷。乃邀隋文帝至第。飲於寢室。招子負貴及妃弟。曹封所親人。史曹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帷席之間。後院亦伏壯士。隋文帝從者多在閣外。唯楊弘元。曹弟。威。及陶微。坐於戶側。招屢以佩刀割瓜啖隋文帝。隋文帝未之疑也。元曹覺變。扣刀而入。招乃以大觴親飲曹酒。又命曹向厨中取漿。曹不為之。勸。滕。王追後至。隋文帝降階迎之。元曹因得耳語曰。形勢大異。公宜速出。隋文帝共遁等就坐。須臾辭出。後事覺。陷以謀反。其年秋。誅招及其子。德廣。公。負永康公。貫。越。傳。公。乾。銳。弟。乾。鈴。乾。鏗。等。國。除。招。所。著。文。集。十。卷。行。於。世。譙。孝。王。儉。字。侯。幼。突。武。成。初。封。魏。國。公。邑。萬。戶。天。和。中。拜。大。將。軍。尋。遷。柱國。出為益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爵為王。五年。東。代。以。本。官。為。左。一。軍。總。管。攻。水。固。城。拔。之。進。平。并。鄴。拜。大。冢。宰。是。歲。指。胡。反。詔。儉。為。行。軍。總。管。與。齊王憲討之。有胡帥自號天柱者。據守河東。儉攻破之。斬首三十級。宣政元年。二月。薨。子。乾。儼。嗣。大。定。中。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宋樂義卷十九

主

陳惑王。紀。字。理。智。突。武。成。初。封。陳。國。公。邑。萬。戶。保。定。中。除。岐。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使於突厥。迎皇后。拜大將軍。尋進位柱國。出為秦州總管。轉陝州總管。督。鳳。門。公。田。弘。拔。齊。宜。陽。等。九。城。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四。年。大

軍東伐純為前一軍總管以帝疾班師五年大軍復東討詔純前一軍
率步軍二萬守千里徑并州平進位上柱國即拜并州總管宣政中除雍
州牧遷太僕大象元年五月以濟南郡邑萬戶為陳純出就國二年朝京
師時隋文帝幸政園落宗枝遂害純并世子謙及弟彥公讓讓弟讓等國除
越野王盛字立父突武成初封越國公邑萬戶天和中和進爵為王四年大
軍伐齊盛為後一軍總管五年大軍又東討盛率所領拔齊高顯等數城
并州平進位上柱國從平鄴拜相州總管宣政元年人為大冢宰并州隋
胡帥劉愛遷千反詔盛率諸軍討平之太象元年遷大前疑轉太保其年
詔以豐州武當安富二部邑萬戶為越盛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其秋為隋
文帝所害并其子也特祿等五人國除

永樂大典卷九百六十八

重

右嘗以為言達從容謂之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三年進爵為王出
為益州總管高祖東伐以為右一軍總管齊淑妃為氏尤為齊後主所幸
齊平見獲帝以達不通聲色持以馮氏賜之宣帝即位進位上柱國大冢
元年拜大右衛其年詔以潞州上黨郡邑萬戶為代達出就國二年朝京
其年冬為隋文帝所害及其世子執弟齊國公轉等國除
冀康公通字在率武成初封冀國公邑萬戶天和六年十月薨于絢嗣
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中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滕國王通字嗣固突以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邑萬戶天和末
拜大將軍建德初進位柱國三年進爵為王六年為行軍總管與齊王憲
征稽胡追破其渠帥楊友策斬首八十級遷除河陽總管宣政元年進位
上柱國其年伐陳詔追為元帥節度諸軍事大冢元年五月詔以荊州新
野郡邑萬戶為滕通出就國二年朝京其年冬為隋文帝所害并子懷德
公祐弟冀國公祐弟禮禧等國除通所著文章頗行於世孝閔帝一畧陸
夫人生紀屬王康

佐盧莽等遂結修戎器陰有異謀司錄裴融諫止之康不聽乃殺融五年
詔賜康死子提綱太定中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明帝三男徐妃生畢判王賢後宮主鄭王貞來王寔實傳嗣

畢判王賢字乾陽保定四年封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出為華州刺

史遷荊州總管進位柱國宣政中入為大司空大冢初進位上柱國雍州

牧太師明平宣帝崩賢性強濟有威恩慮隋文帝傾覆宗社言頗泄漏卒

為所害并其子弘義恭道樹讓等國除

鄭王惠字乾雅初封鄭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初為大冢宰後為

隋文帝所害并其子濟陰郡公德文國除

武帝生七男李皇后主宣帝漢王賢庫汗姬主秦王賢曹王允馮姬主道

王充薛世婦主蔡王允鄭姬主判王元

漢王賢字乾休初封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仍柱國大冢宰隋文帝

輔政欲順物情乃進上柱國石大丞相外示尊崇實無綜理及諸方略定

又輔太師尋為隋文帝所害并其子淮陽公道德弟道智道義等國除

秦王賢字乾信初封秦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上柱國大冢宰大右衛尋

為隋文帝所害并其子忠誠公靖智弟靖仁等國除

永樂大典卷九百六十八

重

曹王允字乾佐初封曹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道王允字乾仁建德六
年封王

蔡王允字乾俊建德六年封王

荆王元字乾儀宣政元年封王元及允允允等並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宣帝三子朱皇后主靜皇帝王姬主鄭王衍皇甫姬主郭王衍

郭王衍大冢二年封王

郭王衍大冢二年封王與衍並為隋文帝所害國除史臣曰昔晉之謀

者咸云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夫之迹可尋是

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達司契者難於

易業詳求通變之道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而國之道匪

一賢聖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為相反哉亦云治而已矣何則五等

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

用捨或殊譬猶干戈日用難以成後下之業援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

是知因時制宜者為政之上務也觀民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列封

建侯侯伯擇賢能置牧宰者名雖曰異其責實同司錄盛則與之共安

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教風共患寄以存亡正甲兵

不能靖亂。是以齊晉神機。鼎業傾而復振。溫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群臣。非一族也。宜齊晉強於列國。溫陶賢於群臣者哉。蓋勢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此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勢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太祖之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藩屏之事。晉湯輔政。反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據勢位。握兵權。維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磐石之固矣。高祖克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為患。忘離城之遠圖。外崇寵位。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聞。莫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使服於下國。號為十果。勢伴足矣。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於俯拾。職王侯於燎原。悠悠遠古。未聞斯酷。豈非權括振打。易為力乎。向使宣皇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內外。料其輕重。問以親疎。首尾相待。遠近為用。使其勢位也足以扶危。其權力也。不能為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卧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勢能窺其神器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七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七十九

二十尤

周

北史列傳 宗室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曹祖。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孝武。疑齊神武。詔測詣文帝。密為之備。還封廣川縣伯。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為公。文帝為丞相。以測為右長史。委以軍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歷位侍中。開府。集同三司。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乃宴設於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不敢入。大魏乃不為寇。兩界遂通。慶平時。論方之。年叔子。或有告測懷藏文帝怒曰。測為我安邊。何為爾骨肉乃命斬之。仍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每歲河水合。便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

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後卒於太子少保。文帝親臨。賜馬。仍令水。公監護喪事。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禽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不認焉。遂遇赦。免。盜既感恩。請為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艱。盜人亦從測入關。並無異志。子該嗣位。除州刺史。測弟深。深字叔子。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為營。折草作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水遇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後必為名將。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時為子都督。領宿衛兵。撫循所部。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大統中。累轉尚書直事郎中。及齊神武也。蒲坂。分遣其將。齊泰。趨潼關。高歡。曹國洛州。周文帝將襲泰。諸將咸難之。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於深。深曰。實為高歡。統將。歡每仗之。禦侮。今大軍就蒲坂。則歡拒守。實必援之。內外夾攻。取敗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實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實可禽也。書實歡勢自沮。迴師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軍行果獲泰。齊神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剋之。文帝大悅。謂深曰。君即吾家陳樂也。是冬。齊神武入。率大衆至沙苑。諸將皆懼。惟深獨賀。文帝

問其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之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慈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心失實氏，復謀而來，所謂忘兵一戰可禽也。不賀何？爲文帝然之。尋大破齊軍，果如所策。俄進爵爲侯，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武成元年，遷幽州刺史，改封安化縣公，保定初，除京兆尹。人爲司會中大夫，深少養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諫，好讀兵書，既居近侍，每進善策，及在選曹，頗有時譽，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卒於位，謚曰成康。子孝伯，孝伯字胡王，其生與武帝同日。文帝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武帝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性沈正，善諍，好直言。武帝即位，欲引置左右，時執政在家，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必與同業受經，思相啓發，由是護弗之猜，得入爲右侍上士。恒侍讀，及遭父憂，詔令服中襲爵。武帝嘗謂曰：公與我猶漢高與盧綽也。賜以十三環金帶，自具，恒侍左右，出入卧內，朝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時莫比。及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惟孝伯及王執宇文神舉等願得參預。護誅後，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官正皇太子既無，今德孝伯言於帝曰：皇太子德聲未聞，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所及。帝飲容曰：卿世載顯正，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射連運爲右官正。孝伯仍爲左官正。宗師中大夫累遷右官伯常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執因宴，將帝讀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無過，今執有此言，公爲誰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敢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及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今掌留臺軍事，運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并賜金帛女妓等，復爲宗師，每車駕巡幸，常執其手，令居守。後帝北討，至雲陽宮，廢疾驛召孝伯赴行所，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總衛宿兵馬，令馳驛入京鎮守。宣帝即位，授小衆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圖之當以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威近功高，棟梁所寄，臣若順旨，則且爲不忠，陛下不孝之子也。帝因疎之，乃與于智鄭譯等圖其事。今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入誅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執盡以白武。帝武帝怒，遣帝數十乃除譯名，至是帝追憾被杖，乃問譯我脚上杖痕誰所爲。

也。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執，譯又說執持帝讀事，帝乃誅執射連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還尋出爲秦州總管，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益疎。後稽胡反，今孝伯爲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事誅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群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屬微臣輔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額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慙，復首不語。及賜元子家時年三十六，及齊文帝踐極，以孝伯王執忠而復罪，並令收葬，復其官爵，嘗謂高穎曰：宇文孝伯定有周良臣，若此人在，則我輩無措手處。子欽嗣。東平公神舉，文帝之族子也。高祖嘗陵曾祖求男，任魏位，竝顯達，祖金殿魏兗州刺史，女善縣侯父顯和少而襲爵，任於嚴，顯和後經史贊力，記人學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孝武之在蕃，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常心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悔速相時而動，帝深納焉。及即位，拜顯和內都督，封城陽縣公，以恩舊遇之甚厚，顯和所居隘陋，乃徹殿省，賜爲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顯和曰：天下滔滔，將如之何？對曰：莫若擇善而從，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東以其母老，令預爲計。對曰：今之事，忠孝不並，然且不審則夫自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我之王陵也。還來衣直閭，閭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從孝武入關，至漆水，周文帝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中之，文帝笑曰：我知卿工矣。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建德三年，追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舉早孤，有風成之量，及長，神情惆悵，志略英瞻，眉目疎朗，儀貌魁梧，明帝初起家，中侍上士，帝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每游幸，神舉恒從，裴爵長廣縣公天和元年，累遷右官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爲熊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及帝東伐，從平并州，即授刺史，州既齊氏，列郡多有姦猾，神舉示以威恩，遠近悅服。封武德郡公，進往國大將軍，又改封東平郡公。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及幽州人盧昌期等據范陽反，詔神舉討禽之。時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將解衣伏法，神舉乃釋而禮之。即今草露屬稽胡反，寇西河，神舉與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起，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款服，即授并州總管，神舉見侍於武帝，慮心腹之

任王執事文孝伯等言皇太子之類神舉亦願預焉及宣帝即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役威聲甚振帝亦忘其名望舉以宿憾遂使人齎酒賜之竟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美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屬意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位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武職武職外內百寮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臣至于今稱之于同列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慶慶字神慶沈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初受業東觀漢記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業乎時文州賊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督衛王直鎮山南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其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從武帝攻可塞之堅攀梁與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貫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悉兵大至慶與王憲輕騎視卒與賊奮憲挺身而進慶退據汾橋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拔高壁赴并州下信都禽高潛功並居最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歷延寧二州總管隋文帝為丞相以行軍總管江表大自帝以勞進上大將軍帝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

卷之三

四

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數年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文帝龍潛時嘗與慶言謂曰天元實無積德其相貌奇亦不長加以法今繫奇號恐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諸侯微弱各今就國曹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射連迴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累必為亂隨然智量庸淺子弟輕視貪而小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虞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過自貶江南身膺爵位盛易主難阻王謙愚意素無善惡但恐為人所誤不足為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是舊業思願具錄前言為表奏之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備表誠難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於家子靜亂尚清文女唐平公主位儀同安德縣公熊州刺史先慶卒靜亂子協位右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龜字婆羅門大業中養于宮內後為千牛左右場帝甚親昵之每有持宴必侍從至於出入卧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時人號為宇文三郎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帝聞懼不敢見協因奏龜壯不可久在宮掖帝不之罪召又待之如初化及殺逆際為亂兵所害論曰宇文測兄弟驅馳於經綸之日孝伯神舉

盡言於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義亦可追蹤於古人矣司馬光稽古錄文帝以關中之衆東迎李武收疲散之兵撫貧困之民任賢使能列官布職明部分務農桑以輔魏室雖以高氏之強不能陵也其所為典法施於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強臣恭默端拱十有餘年頃其罪盈惡熟為東所乘一旦除之若撥羶振槁可謂知和剛智勇兼備者矣然復親統六師以征東夏齊之險阻不守士卒不戰數月之間縛其君臣致於城下使有周之境東漸于海傳于江雖魏室全盛之時不能及也惜乎宣帝恣其淫侈遂其奇譎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及三年而為異姓所有悲夫小學史斷北周起於宇文泰因元魏優亂孝武西奔遂挾天子而今之披草萊立朝廷其為君為國也微矣然卒能取威定霸以弱為強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而又得蘇綽之奇才修一代之文物通檟黜魏晉憲章古昔依周禮而建六官搜人才以為牧宰作九命以叙官爵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少有可觀者唯宇文氏是伊川語錄稱帝有懿德焉史謂其功業如此能以善終吾誰欺欺天乎迹觀自孝武西奔以來宇文泰居西高歡居東卒勤百戰皆能變家為國是二人者其在當

卷之三

五

時亦有優劣乎曰是二人者皆一時之傑戎狄之豪有挾其主今諸侯之志而其用兵又皆也魏德齊莫能相尚者也然賀六軍為人朴質一時文物雖遠遜齊而其後君臣之心實勝焉宇文黑獺為人諂詐一時文物或者其尚可取耳不然高歡臨終之時猶奉養於其君宇文泰死之久惟繼繼於其子二人之用心亦可知矣宇文覺以中祿嗣霸曾未幾時宇文護遽取魏鼎而授之是為周閔帝立國之初權歸於護政出於私門雖負剛強之姿然致蕭牆之禍以此開基何以永世從茲宇文覺明皇繼之厥鑒不遠懲前車之覆轍爰除而勅滅之且也夫何穢務雖收而軍旅大權猶總於護既不能翦夷禍根而又資以兵柄虎而傳翼自須其軀而卒非哀哉若夫推付托之公心懷宇文之洪業蓋亦足為明矣宇文護再行弑逆而曹國公遣踐作是為武帝慮謀深遠以蒙養正及誅護後始親政事聽覽不倦用法嚴整臣下肅然性天明察布德立行皆欲度越前人身衣布袍無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通十數勞謙接下疊疊忘疲專崇儒術老擇廉罷以海內未康親閱習校兵訓武步行山谷履涉艱苦皆人所不堪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政能得人死力以弱為強及

入齊境雖殘傷苗稼者亦皆以軍法從事數年之間克平齊土盛矣哉其
有成功也齊平之後撤官室之華俸省祀墳之負數雖琢之物悉賜貧民
信可謂善處勝矣而通嗣子之非才知宣帝時宗社之大計但欲威之德
楚期於懲肅義方之訓豈若是乎是以宣帝即位之初即肆凶虐李父至
親一朝殺之如楚天威殺魯王惠我僅踰年悲情聲樂魚龍百戲旁午殿
內自是而後遊宴沉湎旬餘不出群臣奏事悉倚宦者五后並立紀綱蕩
然得保首領已為幸矣靜帝越自幼中詔茲衰亂內外使孫曹之詐戚舊
無廢代之強楊堅談笑遂移神鼎嗚呼宇文黑獺名恭親弒孝武黜辱廢
帝把握魏政踰二十年至其子瑒遂篡取之得國不三四年二主並立其
被弒戮未及三十載楊堅遂奄有其國且盡宇文之高卑無遺種積惡之
報良可畏夫後周之有國凡五傳二十有五年也武成帝之二十一年
北立國之數自東晉而下在南朝者齊二十一年陳三十年宋與梁僅五六
十年在北朝者宇文之周高氏之齊亦不過二三十年獨拓跋之魏出自
北狄其都洛之文至近百年宣天理果於夷狄歟然則史以南北並稱其
果無分於正朔歟昔者先儒嘗斷之矣曰子時正朔相承乃在江左南北

余集卷之九

六

不能相符則拓跋豈能色索虜之識哉豈不然而秦立國時奄天下
之全而王猛臨終猶拳拳以正朔相承為說猛豈無所見而自抑哉或曰
以正朔屬江左信矣而前輩述史嘗欲自宋元嘉之後合元魏太武之年
而並書之其意果何謂歟曰魏自太武之後國勢浸強與中國等而典章
制度則又漸過之目王通諸人已有欲誘而進之意矣然奈何天無二
日民無二王夷夏大分豈容對立作史者不必立異第祖述司馬通鑑之
書以南朝之正朔為正而以北朝之號附注于其後焉庶乎適取舍之正
矣南北雖分晉六如堅卒取周人之國其後復克平南齊以一天下至是
南與北合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自晉元帝渡江都建
康而中原悉為左社之區至是洽三百年而合於僞匪天意夫反覆南北
之間戰爭相尋幾數百年而終定于此其氣類之遷變非一朝一夕而然
南朝起自東晉已能遠主德不修孔廟孝武十七年衣冠文物浸就
頹毀至宋及齊衰滅之主幾七八梁陳而降又崇尚釋教偏圖從夷則
已有變夏為夷之道矣北朝起自元魏如太武如孝文文德武功冠冕南
北又求遺書祠孔子禁胡語胡服迨至宇文弒周而後其本源則
周夏變夷之道矣人謂南北之合在於隋文平陳之年君子邇其本源則

南之決不能併北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文苑英華盧思道後
周興亡論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機警延作學智數過人屬魏末多故召
募關隴值二將相屠三軍未一見推為主遂握兵符俄而魏武西巡恭迎
車駕挾天子以會諸侯萬世所一特也無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族不
滿萬人齊神武以大兵數十萬將清瀛瀟雷動雲移萃於涇曲太祖以數
千幣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實泰以勁兵深入一戰喪元高歡曹以銳氣
先登臨陣受首兵革一作半歲動賊鮮勝多高氏雖怙其力莫敢先
主叩山之舉我師敗績狀合亡散退守有餘及蕭氏將亡遂服震擾荆郢
內附庸蜀宋王器城完整貨財充實帶甲百萬號將如林要駕之辰國與
齊人相埒矣周帝以嫡嗣承基應天納運時齡厭世未及稱皇以歷長見
立纂我鴻緒從容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高祖始登大位
于時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國柄朝權
頃去王室高祖高深視彌歷歲年談議儒玄無所關預祭則寡人晉公之
不忌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堪累世權強一朝折首其於黨與咸見夷戮
惡禽竟物掃地無餘爾乃棄蒼生去浮偽施一德布公道屏重肉之膳
大布之衣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今行禁止內外肅然以釋氏立教本貴清

余集卷之九

七

靜近世以來廢費財力下詔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一也非也值季夫
德取亂侮亡親御戎軒再舉而滅軍今肅然秋毫無犯數旬而定不幾一
夕未及下車革其弊政山東士女欣戴如歸但天性嚴忍果於殺戮血流
盈前無廢飲噉行幸四方尤好田獵從禽於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
色者識者以此少之雖有武功未建文德章章禮教蓋闕如也練甲治兵
將掃沙漠遠圖不遂恭疾升遐宣帝初在東宮已多罪失高祖母加嚴訓
不能修睦嗣位之初時情自勵踰年之後變態轉輒酒好色常居內寢
角抵逸遊不捨晝夜分命使人微伺女子情之宮中以千萬數此石虎之注
風也寵姬四八並立焉皇后車服節文與主無別此劉聰之亂政也
少在儲宮頗覽經籍臨朝對眾亦有精神但稟情狂悖詭異冠冕形色皆
與舊制不同文武侍臣屏棄遊裔內外門閭皆別令臣者守出入去來
並錄其數殺者以同相視然朋淫于家無所聞擇乃主長樂亦有醜聲大
象之末忽焉徐虐鞭撻朝士動至數百背反胃腹一時下手楚毒之理不
可忍見祖宗廟號諱不得稱變易官名回官姓族車乘輪輻並有貴賤
之殊婦人粧點亦為上下之異後廢嫡嬪安房有數人自旦至夕恒令危坐
相對有不如法便即捶楚內外命婦朔望朝謁皆令為丈夫拜代以示肅

之今爾。秦再行篡逆其史仰此既簡而書其各表又今盧辨作告以
論其過高貴公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秦舉動如此欲以誰欺王莽篡
而作大誥秦用周禮亦然豈從周之偽者固當爾耶石勒之於劉曜符堅
之於慕容暉周孝武之於高緯皆以一取一孝武始自五年十月至六年
正月馬足未過而數十里地盡得雖乘群愚自潰之機然不動身苦力以
赴之亦未能也及其輕銳之念滋發不制欲以廓清混一之功取必於歲年
之頃嗚呼幸而得死不然將遂斃於鋒鏑焉後世笑豈止其子之不肖
足以亡國哉九尾妖狐也示亡徵焉不知憂懼而猶欲求不受瑞之名其
實以為瑞無大於此者爾五品特叙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人知禮讓其君
臣但摹倣十數板周官便自謂已能如此是真可笑也余論周武帝若史
所言布懷立行皆欲踰越古人正孟子謂齊王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然孟
子謂齊王以若所為不可以求若所欲使其見周武帝所為必謂可以求
若所欲矣湯武既有截法而王道逾不可行於後世此開利門之大者而
學者乃以為能開之何也周武帝初行刑書要制持仗群強盜一匹以
上不持仗群強盜五匹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匹以上小盜及詐為請
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長德五戶及十丁以上隱地三頃以上皆死至天元

永樂大典卷九百五十九

十

惠其嚴重太甚且海內初平恐物情未附遂大懸告天而除之孟子言康
誥殺越人于貨賈不長死凡民罔弗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
殷所不誅也魏周分田權在正長隱五戶十丁與地三頃其罪及賊者矣
設法禁姦由孟子之論要制所行通與罪禍爾非重也李康子患盜問於
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
矣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曰夫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勿喜善為政者當使民不為欺盜不當因其欺盜而遂殺之然
則孟子之論孔子曾參之所不許也且周武帝廉節自勵用已律令故必
行重刑而不疑其子奢縱任情惟已恕人故以行重刑為不可後世據已
定之法初不知奢儉之所在唯欲其重而不輕又當在二人之下矣固無
暇考聖賢之異同也周武帝一舉平齊之功齊王憲十居八九方其止明
君權以臣畜使之不以兄弟數也自謂如此能革累世悍輔因尊之弊使
孺子判割孤豚於牢秦中與晉司馬攸魏元繆揭出一軌而三國相隨為
墟不然則如齊孝昭武成使刃而奪之矣悲夫本朝太祖監唐末五代切
君之敗不私其子根本既成祚命永延實誼謂天下可以數術制御其言
曰植遺腹朝妻表而天下不亂然則漢之衰亡豈非遺腹妻表耶爾未

破滅萬數事已大誥而秦橫欲速桓有志節者遂皆驚散宇文泰寒遠棄
子坐收其用如賀拔勝年位材素決去江南死心為使他可知也賀拔岳
人微眾弱然經為其裨校者無不立功垂名豈必盡能而秦亦何足以使
之持以魏孝武素來就西輕重勢微而然主威既奪而成臣之威可不懼
歟因于謹為三老稱本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觀高宗所言過於傳說
之所知矣而不自為規矩律度以先天下必委於臣之能言者而後以身
從之得用九見群龍無首之義蓋乎世持盈守成之常道也古之聖人皆
備道成德首出庶物其行在前其諫在後獨高宗處樂以憂恭默思道自
疑弗類待諫而行百王未有此經主學士考論所不到也謹從橫亂世甲
裳腥膻墜典偶興曠官承乏之虞習書司苟應其名然後世之效法先王未
嘗不如此豈足啟悟也爾未榮為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宇文泰等
因之故號八柱國家二典有四岳九官十二牧之等周官言惟王建國辨
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今忽自稱柱國大將軍是何義蓋
夷胡無藝妄以意造爾宇文泰與蘇綽盧辯依周禮設官而雜用元魏及
秦漢以後名稱仲尼雖學官名於鄭子然無所慕効也周本與戎狄雜居
直以聖賢迭興法度最久故孔子從之從世苟以為從其實不從其名則

永樂大典卷九百五十九

十

漢晉之官同於任事姑從之可也使名實皆正必如成周則一字不可增
損矣秦自貪柱國之號見出爾未榮後既不能改而綽方與之法象周公
龜茲王褚謂所議依然故在是真可笑矣抑慶關西文士蘇綽惠近代
華靡輕薄使為賀白鹿表以華之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笑曰拙樸猶
自可移況才于也慶詞不傳無以驗其是非與漢訓諸固非筆墨之巧所
能轉移而其體制亦各隨世不同綽作大誥今為文者皆依此體止是皮
毛上模出一重鹿俗使如此而便為堯舜三代之文則理儒迂史先極其
工而最俊之士反問筆無措矣余頗記少時聞長老言有數士各敘名人
文字以相夸耀或為韓柳或為歐曾高者為西漢其一人曰未也遂持為
詩書之文以蓋之綽所欲革與此何異以為於變一世恐未可也抑弘
元時年三十一楊素誅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穎川荀爽零落無時脩
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是以清言而兼麗筆
長槍大槩數十年間僅聞此爾得非所謂正始之音也自宇文泰起接
隋唐百年中精神氣狀全在蘇綽一人三代既衰佐命之材不世出惟管
仲樂毅蕭何諸葛亮王猛蘇綽爾亮也勢不足自立猛無堅壁之功而隨
隨文守義仰取俯拾遵腐儒之常說據舊籍之陳言能使秦總已聽命麗

細重輕惟其所為不為新奇。生致實用。豈待以其國後置棄而己。由晉以後南北判離。幸華從戎。至是自北而南。變夷為夏。使孔子復出。微管仲之款。不付餘人矣。然則學者宜以能言為貴哉。顧其所行何如耳。王通或問蘇綽曰。後人也。其道何如。行於戰國。可以後。行於太平。則亂矣。夫自許以英豪者。用材無本。自命為聖哲者。窮理不盡。行於太平。而必亂。行於戰國。而不強。古今皆是也。美綽之病哉。且何俊之有。六條平實。無華諸葛亮王猛歐世。人而用之。不暇及也。死。無繼。澤不垂遠。不亡何待。自董仲舒蕭望之劉向崔寔王符仲長統之流。皆論治道。而無一言之幾。然則如綽者亦未易也。獨孤信深。入湘川。百計拒敵。相持經歲。竟以全歸。自前世言之。為大功。乃生夫地除名。史謂宇文護謬政至此。然亦由當時望外成事者多矣。不然何以能奮於至弱。取天下之十九乎。此又未可以責於常情論也。郭賢策高歡言賀拔岳初死。關中震駭。不能來時。取雍州。是無智。魏孝武西遷。寡弱。毛鴻賓喪敗。關門不守。又不能併力要戰。是無勇。此高歡所以失關隴之由。誠是歡之黨人。弄畫未有及此者。劉惔欲因降張魯取蜀。而曹操不敢。蓋從首智計。必有有用之。不敢盡者。然歡越越放過。於狼狽洶洶之時。而乃棄齡決死於安徐已定之後。且其優進而棄郭或。

永樂集卷之九

十一

耿豪言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嬰。直刺直斬。莫顧眉。邱山之役。大呼獨奮。奮刀而還。當其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為人所傷。何異遂生人也。豪雖兇。鹿不足取。而以關張比之。則又其細爾。李穡蔡祐丞相臂膊。耿豪王勇丞相咽項。豪能得武夫之用如此。安得不以弱為強乎。宇文泰用韋孝寬法。今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然則此法未行以前。原野尤蕭瑟矣。詩云。有扶之柱。主於道左。彼君子兮。唯肯適我。又曰。梓穢拔矣。行道允矣。豈變墟莽為桑麻。自古聖賢。以為難事耶。還國以文米街。其入辭多而實寡。如王彥章孝寬傳。正爾率然。功名壯偉。不可掩。學者能詳看所長。氣力不必失。只泥住。蘭相如趙充國等。無復新意。此讀書大病也。薛慎傳。載宇文泰於行臺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淳懿者。侍其讀書。余嘗恨劉裕質可。語上而劉裕之。猶之然。則蘇綽之力多矣。漢高祖言。乃公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至滿儒冠。史臣乃謂其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嗟。善矣。又安足述乎。今孤整率鄉親二千餘人。隨軍征討。秦晉從容。謂整卿速。祖立志而去。卿今立志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史言整。

連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為王莽屈。其子猶避地河內。故秦稱之。此事今粗見於姓家。然則隋唐以前史記。漢書之外。別自有書。李翱乃言。讀前漢與後漢書。生熟如何。蓋屢更兵亂。載籍焚燬。他書多不存。其存者。又以非文句所資。不暇熟讀。如朝尚然。是又可歎也。司馬喬辭封。趙肅傳。元日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不知用何典故。蘇亮綽從兄。綽文章稍不逮亮。至於經畫進退。亮又滅之。故世稱二蘇。抑此論史。謂漢魏以還。家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故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准的。請今記事者。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復付之史閣。庶今是非明。若得夫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後漢李法。但能言史官記事。不實。後不明信而已。當時議論。開張至此。故秦廢立。此能執簡書。遇也。此死在魏恭帝元年之冬。不然。值宇文護行。傳代事。或有憚否耶。天地之初。皆夷狄也。相攘相。以力自雄。蓋其常勢。雖黃以道御之。不能止也。及堯舜以身為德。感而化物。遠近丕變。功成治定。擇賢退處。不為己有。而忠信禮讓之俗成矣。夫先人後己。從義遠利。必出於心之自然。而明於理之不可恃。故湯既放桀。惟有慚德。而其臣反作。語以諭解之。若夫亂臣賊子。則不然。公為執逆。而惡大惡之。聞。崔行所以殺太史。將行篡奪。

永樂集卷之九

十三

而畏正論之禁。曹操所以殺孔融。至於彼自行之。此自書之。不殺不爭。兩不相忌。而天下易姓。此又行血操智慮之所未及。而此固不足以知之也。悲夫。自元偉以下。十四人。皆有大位。於周。與高氏相絕矣。此末世之盛事也。不可不記。梁武但云。我若依而行之。誰謂不可。又云。少待自知我心而已。王莽曹丕。司馬炎。皆不殺舊君。殺舊君。自劉裕始。王執字文孝。伯樂。運貞良。皆蓋并棄長養成就。所有近似殷周世。且同存亡者。非復偏方。草創邂逅。相遇可得也。運言。今宿衛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遂便藉沒。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先未經變法時。之法何輕也。當考。又云。雖為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疎而祚永。可謂富哉之言矣。秦言平吳之利。二陸而已。定楚之功。諸賢畢至。可謂過之。又言。吾即王氏甥。卿等即五舅。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其釋囚禮士。齊桓公以上也。秦本尚古。文務敦時。弊如王褒。庾信之淫靡。非所好也。特以其有江東盛名。為文士宗伯。故敬禮如不及。宰物者能因人所長。不以己好惡格之。蓋難事也。史叙次北方能文。自杜廣徐光封夷。未形明義。周劉延明。以降。而謂蘇綽務存質朴。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夫古之聖王。

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岳以為司馬事皆決焉觀高歡知其逆謀岳以泰為夏州刺史岳為陳悅所害泰即馳赴平涼魏帝因令統岳軍既斬陳悅關隴平高歡遣書結納泰以開魏帝深伏之惡高歡之逼輕騎入關泰迎之都長安為西魏泰既為孝武立文帝用蘇綽為富國使兵之法許見西魏門泰能駕御英雄實重明達崇儒好古施設皆效三代泰卒以事屬宇文護紀綱內外人心遂安于覺嗣位為周公代西魏有其國是為孝閔帝道稱泰為文帝孝閔帝性剛果惡宇文護之專謀誅之事泄見武明帝立護歸政軍依猶總之俾帝明教遂遣泰常覺遺詔立弟邕武成二年陳天加元平武帝至享太廟班太祖所述六官保元九年宋天加二年幸太學于護為三老始親政順事威刑骨肉無所貸禁佛道老還俗并淫祀悉除之謀伐齊章孝寬陳三策滅齊後梁明帝入朝詔山東諸軍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以齊傅伏守節今宿衛又以李德林為內史自是詰詔及用山東人物並委之毀微彫斲並賜貧民廩人上聽衣綢綿線布餘悉禁之外官不過十餘人陳吳明徹來伐王軌敗執之帝撫士有恩而明斷嚴峻將士畏威而樂死帝崩年三十六長子寶立宣帝始立即遣奢欲惡人規譏鄭譯用事贊殺王軌傳帝立太子自稱天元立五后帝不

終倫史歸王誼欲擊朝士不恭者宣墓平楷胡宣帝傳其剛正出之于司馬為有難清文果以女嫁蘇威威功且出給人戶之減清又幸以州子元瑜平之王除廢楊素勅之恩禮稍薄復以胡僧告之賜元獨孤信為孝武定刑州宋魏建高故曹主奔果三年周文以為隴右大都督百姓之繁振鄆周文以其信著通賜名號歸附側諸且皆效之前後皆封以諸子女為清文后子他事猶危獨物實職射殺前鳴河橋之敗以百計周與兩騎抗敵州城清靜所遊來人懷之辭道策周武平長次王誼歸之老矣望之議大事伐齊平老欲行勸進清大不肯署賤賀蘭祥為州司馬清文至者日一數歲事清內親政得失急發家之俗有增遺一無所愛蕭瑄為行軍總史亦守司修屬平壤關其注逐平吐谷軍史寧齊與官拔勝幸老鎮涼州或夏服其威意在州州者頗名于雖以復天無虛發權景運守南陽免發人防守敵境百姓立碑頌德與宋魏華涼州因留鎮州威行南服降龍貪驕驕王龍守利以死梁梁園三年南秦數叛走之齊遣驍銳入華州襲之龍徒逃逐之因大破齊河橋之敗關門論戰士任其去留使歸食家以度又不營產安貧王思政勸魏孝武入關釋蕭自誓河橋陷陣殺死鎮北將軍關門解衣而卧掘得金送朝送竭力守鎮川齊文襄十萬攻下之尉遲迥為周文叔舅鎮之其武陵王諒蜀隋文將篡迥不從舉兵敗自稱王軌從武帝平并野王明徹寇呂梁敗之清口將武帝驕曰好老公但後嗣弱也也樂運孝文直諫言太子中人諫宣帝公除即吉諫教慈與懷帝帝亦亦感悟既詳左遷之兩縣有聲以計直不得為諫官發憤著述蘇綽周志忠與謀事為之周文周文觀源與語竟不設網歸而前屏達馬制文宋宋出墨入計張尸籍之去併力貪實泰謀與周文合城官也田六條詔書一守宰先盡心二教教化三盡地利四權賢良五恤刑獄六均賦役作大誥華文弊不營度以天下為己任積勞成疾卒章孝寬名叔倫以字行得冠諸為前驅于蕭寶實守浙陽與新野與獨孤官號連璧連自充關平道恒嶺屯遂清守玉壁高歡百計攻之苦戰六旬連元連德代使明知齊事計日成齊要處縱開謀明月平齊三策一有齊二屯田三修好武帝用其言平齊成陳平淮南破後討連迥却好文宋平志眼猶令人清之宋不入私衣尼履蕭然自述侍從居士不應陳明帝贈詩日給可東酒一升號連迥公武帝賜錢惟取一足乘舊馬識宇文護峻宇雕牆宋史者宋見虛傳柳料素官連稱論史官當明書於朝常禁不疏食四水不通道

唐石文德。五世同居。孫道登。宗女。當龍超。並賊使諭。中平。及
登城。告城中。努力。便殺。皆見殺。備文。明。亮。武。勇。將軍。之。號。中。平。及
二。郡。有。白。有。忠。壯。義。登。約。有。恩。降。於。葛。榮。張。華。原。事。葛。榮。不。為。字。文。德。品
為。元。州。有。恩。信。區。盜。賊。息。因。期。至。六。賊。食。處。盡。業。不。父。同。僚。盜。賊。贈
送。無。所。受。東。郡。有。恩。信。五。德。不。九。德。無。升。平。安。其。子。結。婚。婦。子。知。而。不。禁
聲。望。顯。於。蘇。瓊。守。兩。河。河。好。盜。上。恩。郭。境。富。人。寄。貨。境。內。以。避。盜。以。盜。為
左。右。盡。知。外。事。水。門。無。計。徵。責。歸。焚。責。奉。父。以。置。水。上。兄。弟。中。田。者。論。以
兄。弟。難。得。分。其。十。年。遂。還。同。姓。吏。曹。為。學。生。至。新。北。紀。實。東。古。親。或。講。其
教。重。又。送。日。所。書。者。五。任。又。改。反。送。結。吏。子。洛。突。二。秦。州。利。之。結。秦。王
元。壽。年。反。魏。孝。文。謂。於。州。常。刑。處。斬。以。謝。百。姓。秦。洪。之。了。河。口。秦。五。頃。有
賊。患。而。刺。害。之。聲。聞。於。朝。野。孝。文。今。自。盡。娶。二。妻。而。至。別。在。張。敬。提。旨。外
復。縱。妻。與。僧。尼。通。賄。貪。虐。賜。死。崔。暹。以。貪。累。貶。單。騎。問。村。捕。盜。瀛。州。如。何
曰。百姓。何。罪。得。如。此。顯。犯。刑。吏。德。流。陸。陸。崔。吉。以。為。莫。逆。人。言。不。又。世
利。活。每。欲。屈。之。竟。不。能。終。言。殺。之。詔。書。繆。以。輸。糧。者。獨。去。馮。亮。信。高。山。宣
武。擇。其。形。勝。處。造。閣。居。守。藝。術。晁。崇。道。武。時。造。軍。儀。日。羣。臣。在。用。知。用。武
時。亮。信。都。方。祖。授。之。法。歷。術。益。精。河。內。反。賊。應。節。飛。首。四。街。周。麟。宗。云
天。復。觀。以。靈。憲。為。文。蓋。天。卿。觀。以。周。麟。為。法。雖。李。業。與。新。曆。五。關。靈。憲
曆。本。成。陸。法。和。成。行。如。沙。門。請。相。東。已。征。侯。景。江。陵。神。用。行。羽。扇。履。履
讓。請。守。五。嶽。運。石。橫。嶺。修。武。陵。王。祀。自。稱。可。使。欲。襲。襄。陽。入。武。關。吳。元
帝。止。之。曰。與。主。上。有。因。緣。殺。之。身。身。王。子。獨。不。及。體。成。奉。出。猛。入。壽
故。叔。碑。殘。物。主。絕。本。而。終。空。棺。胡。氏。致。知。編。後。周。閔。帝。字。文。泰。長。子。諱
覺。梁。太。平。二。年。受。西。魏。禪。即。皇。帝。位。都。長。安。武。帝。繼。立。諱。晉。公。護。清。佛。道
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皆。還。俗。靜。帝。遜。位。于。隋。孝。閔。即。位。一。年
明。皇。四。年。武。皇。十。八。年。宣。皇。一。年。靜。皇。受。內。禪。立。一。年。傳。五。季。歷。平。二。十
六。年。實。梁。太。平。二。年。北。周。字。文。泰。起。長。安。扶。魏。孝。武。以。權。高。歡。以。權。貴
權。折。也。自。稱。太。師。而。行。基。祿。適。其。所。為。罪。浮。高。氏。罪。浮。者。罪。過。也。能
用。蘇。綽。更。定。官。文。物。法。度。亦。有。可。觀。覺。以。冲。齡。遂。移。魏。祚。是。曰。閔。帝。權
歸。於。護。覺。者。泰。之。次。子。也。天。王。在。位。曾。未。一。暮。廢。為。畧。陽。尋。復。試。之。天
王。者。覺。不。稱。帝。而。稱。天。王。也。廢。為。畧。陽。者。畧。陽。公。也。世。宗。明。敏。遇。毒
糖。餒。武。帝。自。悔。權。姦。始。權。世。宗。者。泰。之。長。子。也。遇。護。以。毒。於。糖。餒。中。毒。之
武。帝。者。泰。之。弟。四。子。也。權。姦。始。權。者。權。姦。指。護。而。言。權。者。折。也。始
親。政。事。用。法。嚴。整。平。齊。之。後。妃。嬪。益。省。宣。帝。淫。虐。賊。殺。季。父。五。后。並。立。

百戲。旁。子。主。帝。乃。武。帝。子。也。季。父。者。晉。王。也。旁。子。者。旁。乃。四。面。子。乃
文。子。也。傳。位。靜。帝。幼。冲。無。輔。楊。堅。任。政。竟。奪。周。祚。靜。帝。乃。宣。帝。子。也。
楊。堅。者。宣。帝。后。父。也。陳。武。丁。丑。周。始。篡。魏。訖。宣。帝。丑。隋。文。禪。位。
童。蒙。詩。訓。縱。跡。留。西。魏。經。營。只。後。周。項。身。禮。蘇。綽。古。制。一。特。修。

永樂大典卷之八十九百七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十九百七十九

主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十

二十九

五代周

郭威

周

五代

代

周

傳

統

圖

太祖

郭威字化龍邢州龍岡人仕漢為相

世宗

柴本姓太祖養子奉遺制即位六年平然層數有歸故降平永

恭帝

宗訓世宗長子七歲即位六月禪位於大宋封為鄭王奉周禮

太祖

五代史周本紀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邢州龍岡人也父簡事晉為順州刺史劉仁恭攻破順州簡見殺子威

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勣養威壯勇敢士為軍卒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為人負氣好使酒繼勣持奇之威嘗游于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拔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威顧自如為吏所執繼勣惜其勇陰縱之使亡已而復召置麾下繼勣發晉時于梁後莊宗滅梁繼勣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焉直威以通書軍補為軍吏好請問外春秋畧知兵清後為侍衛軍吏漢高祖為侍衛親軍都雲侯尤親愛之後高祖所臨鎮嘗以威從契丹威晉漢高祖起兵太原即皇帝位拜威樞密副使乾祐元年正月高祖疾大漸以威常託威及史弘肇等隱帝即位拜威樞密使是歲三月河中李守貞與趙思贍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郭從義常恩等分討之久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加拜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西督諸將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後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悉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懷慕威至河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

中自稱其城東恩稱其南文珂稱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達蓬以護三鄉諸將皆以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聽已而守貞教出兵擊壞達蓬威報稱之守貞復出擊每出必有亡矢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為期日四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思贍景崇相次降隱帝勞威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威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臣幸侍平行伍假漢威靈以破賊者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朝廷撫內外而饋餉以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為賢於是悉召楊邠史弘肇蘇逢吉高彦休賈自固王章等皆賜以玉帶威身受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於是加自固司空逢吉司徒高彦休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漢廷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外暨荆湘湖南皆未及也由是監賞過于天下是冬契丹寇邊威以樞密使北伐至魏州契丹避三年二月師還四月拜威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仍以樞密使之鎮宰相蘇逢吉以謂樞密使不可以藩鎮兼領與史弘肇等固爭久之卒以樞密使行詔河北諸州皆聽威節度使帝與李業等謀已殺史弘肇等詔鎮軍軍節度使李弘義殺侍衛步軍指揮使王殷于澶州又詔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詔書

借為常遊上黨市有市屠壯健所畏憚帝以氣凌之因醉令屠割肉小
不如意叱之屠者怒坦腹謂帝曰爾敢刺我帝即傳其腹中人執之屠
大懼相惜而還之其年莊宗平梁繼福伏誅麾下牙兵配屬焉帝在籍
中時年二十一帝性聰敏善筆劃及從軍旅多聞簿書軍志或政澤窮
肯人皆服其敏嘗省義兄李瓊瓊方請開外春秋即取視之曰論兵也兄
其教我即授之深通義理天成初明宗幸遼郊時未嘗教嬰城拒命帝從
晉高祖一軍率先登城晉祖領到侍衛以帝長於書計召置麾下今掌軍
獨有後將臣無不倚愛初聖穆皇后薨氏婿于帝帝方置之而後多貨從
帝常置錢有小德五色出入頗異之間后遂見愕然在太原時有神尼與
帝同姓見帝謂李瓊曰我宗天大仙項上有肉角當為世界主清泰末
晉祖起于河東時河陽節度使張彥瑒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奉命止伐
帝從之營於晉祠是時屋壞同處數人俱斃唯帝獨無所傷漢高祖為侍
衛馬步都虞候居左右所居官舍之鄰吳氏有青衣住娘者為山魃所
魅鬼詭人言而投瓦石鄰伍無敢過吳氏之舍者帝過之其鬼寂然帝去
如故如是者再或謂尼曰爾既神向者客來又何寂然尼曰彼大人也錄
是軍中真之范延光親于魏今楊光遠討之帝當行意不願從或謂帝曰

永樂集卷九百八

五

楊公當朝重執子不欲從何也帝曰楊公素無英雄氣我何用能我
其劉公士漢祖系鎮藩閫皆從之及鎮并門尤深待過出入唯隆受腹心
之寄帝亦悉心竭力無知不為及吐渾白可久叛入契丹帝勸漢祖誅白
承福等五族得良馬數十匹財貨百萬計以資軍用開運末契丹犯關晉
帝北遷帝與蘇達吉楊郭史弘肇等勸漢祖建號以副人望漢高祖即位
晉陽時百度草創四方猶梗經綸締構帝有力焉授樞密副使檢校司
使漢高祖至汴正授樞密副使檢校太保乾祐元年春漢高祖不豫及大
漸與蘇達吉等同受顧命帝嗣位拜樞密使加檢校太尉舊制樞密使
未加使相者不宜麻制至是宣之自帝之始也有頃河中李守貞據城反
朝廷憂之諸大臣共議進取之計史弘肇曰守貞河陽一客司耳竟何能
為帝曰守貞雖不習戎行然善接豪傑人死力亦勦敵也宜審料之乃
命白文珂常恩率兵攻取師未至而趙思綰竊據永興王景崇反狀亦露
朝廷遣郭從義王峻討趙思綰七月西面師從之集未果遂取其月十三
日利授帝同平章事即遣西征以安慰招撫為召詔西面諸軍並取帝節
度時論以白文珂常恩非守貞之敵帝西行詳請八月六日帝發
離京師二十日師至河中命白文珂營於河西帝營於河東不數日周設

長整復集長連城以迫之帝在軍居常接賓客與大將譙語即夜水將帶
或遇巡城壘對陣敵幅中短後與眾無殊臨矢石冒鋒刃必以身先與士
伍分甘共苦稍立功勳者厚其賜與微有傷疾者親自循撫士無不肖
有所陳啓溫顏以接之俾盡其情人之過忤未嘗介意故君子小人皆思
効用守貞聞之深以為憂十二月帝以蜀軍也大散關即親率牙兵往鳳
翔永興相度將發謂白文珂劉詞曰因欲猶聞當謹備之帝至華州聞蜀
軍退敗是還二年正月五日夜守貞自遣將王三鐵領千餘人夜突河西
皆果為劉詞等力戰敗之先是軍中禁酒帝有愛將李審犯令斬之以徇
五月九日敗河西皆主司光遊以召及部眾千餘人未降十七日下今攻
城晉西北大風揚沙極穢帝今請河伯祠蓋訖而風止自是晝夜攻之七
月十三日帝率三將將士奪賊羅城二十一日城陷守貞舉家自焚而死
帝前夢河神告曰七月下旬上帝當滅守貞之族至是收復賊壘城中人
言見帝營上有紫氣如樓閣華蓋之狀二年八月五日帝自河中班師其
月二十七日入朝漢帝命昇階授爵以賜之錫眷優厚翌日漢帝
議賞勳欲無方鎮帝辭之乃止帝以出征時聽于都七十三人具籍獻之
九月五日制加檢校太師無侍中十月契丹入寇前鋒至祁召貝魏河北

永樂集卷九百八

六

吉惠帝受詔率師赴北遼以宣徽南院使王峻為監軍其月十九日帝至
邢州遣王峻前軍趨鎮定時虜已退帝大閱欲臨寇境詔止之三年二月
班師三月十七日制檢校都留守樞密使如故時漢帝以止戎為惠安帝
以河朔之任宰相蘇達吉等議藩臣無樞密使列文弘肇以帝受任之
重苟不兼密務則難以便宜從事竟從弘肇之議詔河北諸州凡事一稟
帝節度帝將北行啟漢帝曰陛下富有春秋萬機之事宜審於聽斷文武
大臣乃心王室凡事諮詢即無敗失漢帝欲容謝之帝至鄴盡去煩瑣之
事不數月間政有序一方晏然詔書褒美一夕在山亭院齋中忽有貴氣
起於前上際於天帝於貴氣中見星文紫微文昌熒然在目既而吉如星
者曰子於室中見天象不異乎對曰生見天衢物不能隔主貴之祥也
異日又於牙署中有紫氣起於階下龍首之上凡三日十一月十四日
州節度使李洪義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峻遣澶州副使陳光穗至鄴都
報京師有變是月十三日且群小等害史弘肇等前一夕李崇等遣腹心
費密詣王澶州令李洪義殺弘肇弘肇又令護聖左右兩都指揮使郭崇
等害帝于鄴城十三日洪義受得密詔恐事不濟乃以密詔示王峻殺弘肇
連陳光穗馳報於帝十四日帝方與宣徽使王峻坐談遽事忽得洪義文

字還歸牙署峻亦未知其事帝初知楊史諸公被誅神情惘然又見移禍及已仲訴無所即集三軍將校諭之曰予從微主著輔佐國家先皇登遐親受顧託典揚史諸公彈壓經謀忘履與食一旦無狀盡已誅夷今有詔來取予首級爾等宜奉行詔旨斷予首以報天子各國功業且不累諸君也索等與諸將校泣於前言曰此事必非聖意即是在左右小人誣罔竊發假令此輩握重柄國得安乎足得授諭以判忠佞何事信軍車之使而自棄千載之下空受惡名索等願從明公入朝面自洗雪除君側之惡共安天下庶幾之遂請帝南行帝即嚴駕首途十六日至澶州王叔言謁帝赴時德帝遣小監驚脫領部軍所在為游衍所執帝即遣迴令附奏隱帝赴關之由仍以密奏置驚脫水領中奏曰臣發遣寒賤遇聖明既富且貴實過平生之望唯思報國敢有他圖今奉詔命忽令郭索等校臣即時俟死而諸軍不肯行刑逼臣赴關今臣請罪上前仍言致有此事必是陛下左右諸臣耳今驚脫服至此天假其便得伸臣心三五日當及關朝陛下若以臣有欺天之罪臣豈敢惜死若實有諸臣者乞陛下下將送軍前以快三軍之意則臣雖死無恨今託驚脫附奏以聞十七日帝至滑州節度使宋延渥開門迎納帝將發滑臺召將士謂之曰主上為護邪所惑誅殺熱

永樂集卷八十九

七

臣吾之此卷事不獲已然則以臣拒君軍論曲直法等家在京師不如奉行前議我以一死謝天子實無所恨將校前啓曰國家員公公不負國請公速行無宜遲也安邦雪恥正在此時晚而王峻諭軍曰我待公處分侯平定京城許爾等旬日利掠展皆踴躍十九日隱帝遣左神武統軍索義前鄭州節度使劉重進率禁軍來拒與前開封尹侯益等也亦明是夜俱逃二十日隱帝登岸於劉子陵二十一兩陣俱列慕容彥超率軍擊彥超何福進王彥超等乃大合時以來之慕容彥超退却死者百餘人於是南軍氣稍振彥超於北軍慕容彥超與數十騎奔兗州吳度張彥超等相繼來見帝是夜侯益等潛潛主帝營帝慰勞還還二十二日旦郭元明被漢隱帝於北郊初官軍之敗帝謂宋延渥曰爾國親可速往衛主上無附奏請陛下得便速奔臣未竟為左右所圖及延渥至亂兵雲合即惶駭而還且帝望見天子旌旗於高城之上謂隱帝在其下既見釋馬而前左右慮有不測請帝止帝泣曰吾君在此又何憂也及至前隱帝已去矣帝歎歎久之俄聞隱帝過城號慟不已帝至宣化門劉錫兩射城外帝迴車自迎春門入諸軍大掠煙火四發帝止於舊第何福運以部下兵守明德門翌日王叔言郭索言曰若不止剽掠此夜化為空

城耳由是諸將部分新其剽者王補乃定帝與王峻詣太后宮起居請立嗣者乃以高祖姪徐州節度使贊入繼大統語在漢紀二十七帝以嗣君未立請太后臨朝會鎮定州馳奏契丹入寇河北諸州告急太后命帝北征二月一日帝發離京師四日至滑州駐馬數日會相陰公遣使慰勞諸將受宣之際相顧不拜皆竊言曰我輩陷京師各各負罪若劉氏復立則無種矣或有以其言告帝帝愕然即時遣還十六日王叔言是日也旦日適有紫氣來當帝之馬首十九日下令諸軍進發二十日諸軍將士大譟趨驛如牆而進帝開門拒之軍士登牆越屋而入請帝為天子龍軍山積登階匿陞扶抱擁迫或有裂黃旗以被帝體以代赭袍山呼震地帝在萬眾之中聲氣沮喪問絕數四左右親衛星散亂帝即登城樓稍得安息諸軍遂擁帝南行時河水初解浮梁未構是夜北風凜烈比旦冰堅可渡諸軍遂濟眾謂之凌橋濟竟冰津時人異之時相陰公已駐宋州樞密使王峻在宋開澶州之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七百騎赴宋州以衛相陰公二十五日帝至七里店群臣謁見遂營於車門村二十七日晚太后今日樞密使侍中郭諱以吳武之才兼內外之任剪除禍亂弘濟艱難功業格天人望冠世今則軍民受戴朝野推崇宜總萬機以允群

永樂集卷八十九

八

議可監國中外庶事並取監國處分二十八日監國教曰寡人出自軍戎本無德望因緣際會叨竊寵靈高祖皇帝崩在廷論侍之心腹洎登大位尋付重權當顧命之時受恩兄之寄與諸將舊輔立嗣君旋屬三叛連衡四郊多虞朕獨賴首安以專征兼守重誓得當勦敵敢不殫身戮力竭節盡心冀肅靜於疆場用保安於宗祏不謂姦邪謀亂將相連誅寡人偶脫鋒銳免平患難志安劉氏願報恩思擇長君以紹丕緒遂奉太后請立徐州相公奉迎已在於道遂行幸未及於都紫雲以北而事急戎狄深使還領師使臣往接蘇行次近鎮已渡洪河十二月二十日將登澶州軍情忽變旌旗倒指數則連天引袂索謀迫請為主環繞而進避無所紛紜而適有愈堅頃刻之間安危莫保事不獲已須主徇從於是馬步諸軍擁至京闕奉奉太后諸旨以時運難危機務艱煩令監國避避無由僥倖進承夙夜憂愧云時文武百官內外將帥藩臣郡守等相繼上表勸進三十日夜御營西北隅步軍將校因醉揚言昨澶州馬軍拔寨步人今欲或裏尋今虛懷諸其姓名味且擒而斬之其一軍仍納甲使遣中使監送就糧所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詔曰遠古已來受命相繼是不一姓傳諸百王莫不人心順之則興天命去之則廢昭然事遠著在典書予否運

彭城郡夫人皇姓三人守節贈左領軍將軍改名應奉贈左監門將軍
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進故皇孫三人宜哥贈左驍衛大將軍賜名
誼善哥贈武衛大將軍賜名誠三哥贈左領衛大將軍賜名誠辛丑酉州
回鶻遣使貢方物前開封尹魯國公侯蓋遣封楚國公前西京留守莒國
公李延敏遣封秦國公前西京留守王守恩遣封莒國公癸卯以前中書
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李濟為太子賓客詔宣徽南院使袁義權知開
封府事以太子太保和凝為太子太傅丙午晉州王晏臺河東劉崇遣偽
招討使劉鈞討使白截海率少將萬餘人來攻州城以今月五日五
道齊攻州兵拒之賊軍傷死甚衆內出寶玉器及金銀結縷寶珠凡
飲食之具數十碑之於殿庭帝謂侍臣曰凡為帝王安用此仍詔所司凡
珍華悅目之物不得入宮先是迴鶻間歲入貢禁民不得與蕃人市易實
貨至是一聽私使交易官不禁詰丁未左千牛將軍朱憲使契丹迴契丹
主兀欲遣使來貢吏獻良馬一駒賀登極戊申詔曰朕祗膺景命奄有中
區每思順物之情從衆之欲將使照臨之下咸遠寬舒仕官之流自安進
退往者有司拘忌人或滯流所在前資並遣赴闕策殺之下多奇在就舍
之使歲月之間動懷土念家之思宜循大體用革前規應諸道州府有前

永樂集卷八十九

十三

賓朝官居住如未赴京不得展還其行軍副使已下華職州縣官等得替
求官自有月限平月未滿一曉外居如非時詔徵不在此限已而有司議
立四親廟從之辛亥太子少傅楊凝武為太子少師以太常卿張昭為
戶部尚書以尚書左丞王易為禮部尚書以兵部侍郎邊蔚為太常卿以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康崇諒為工部侍郎以戶部侍郎韋勳為兵部
侍郎以刑部侍郎邊歸諒為戶部侍郎以禮部侍郎司徒訓為刑部侍郎
以秘書監趙上文為禮部侍郎以兵部尚書王仁裕為太子少保以翰林
學士禮部尚書張沆為刑部尚書充職以尚書右丞田敏為左丞以吏部
侍郎改充為工部尚書以太子詹事為詹事丞為太子賓客前鄆州節度
使劉重進前滑州節度使宋延渥並加食邑吐渾府留後王全德加檢校
太保充憲州刺史隰州刺史許遠蔡河東賊軍劉筠自晉州引兵來攻州
城奉州州兵拒之賊軍傷死者五百人信宿遁去丁巳以前尚書左丞田敏
充契丹國信使迴鶻遣使貢方物已未天德軍節度使魏國公郭勳加同
平章事以前宗正卿劉暉為衛尉卿辛酉以前戶部侍郎領衛尉尚書右丞三月壬
戌朔前西京留守李從敏卒戊辰以前左武衛上將軍懷忠為太子太傅

致仕以前鄆州節度使安審輝為太子太師致仕辛未辛南莊壬申詔曰
諸州府先差散從親事官等前朝制置蓋出權宜苟使一時奉非舊實近
者追詢詳議無採封章且言前仲抽差於理不甚允當一則鄆州之邑
使一則坊巷夏之耕種貧乏者困於供須豪富者幸於影庇既為煩擾須
主改更況當東作之時宜罷不急之務其諸州所差散從親事官等並宜
放散詔下公和使之徐州行營都部署王彥超馳奏收復徐州城內逆首
楊溫及親近從黨並處斬其餘無名目人及本城軍都將校職掌吏民等
雖被脅從本非同惡並釋放無知自前楊溫招誘草賊同力守把朕以村
墅小民偶被扇誘念其庸賤特與舍容其招入城草賊並放歸農仍倍加
安撫湘陰公夫人并骨肉在彼仰差人安撫守謹勿令驚恐以右散騎常
侍張煦給事中王延誨並為左散騎常侍以前大名府尹尹季瓊為將作
監以前彰武軍節度使周宏為太子太師致仕以衛尉卿劉暉充漢德帝
山陵都部署丙子以太子少保致仕王延為太子少傅以戶部尚書致仕
盧損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並為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致仕韓昭裔為
尚書右僕射太子太師致仕盧文紀為司空自延而下並依前致仕故散
騎常侍張潤贈戶部尚書致太子賓客蕭憲贈禮部尚書以司農卿致仕

永樂集卷八十九

十四

薛仁謙為鴻臚卿以將作監致仕為昭為太府卿以太常少卿致仕王禧
為少府監以秘書少監致仕改顯為將作監自仁謙而下並宜前致仕詔
以淮州縣軍鎮今後自守疆土不得縱一人一騎擅入淮南地分已卯洛
州奏涉縣所擒河東將士二百餘人部送赴闕詔給衫襖中候放歸本土
甲申鎮州武行德移鎮許州何福進移鎮鎮州丙戌以襄州節度副使郭
令圖為宗正卿詔曰故蘇達吉劉鍊項在漢朝與朕同事朕自平禍亂不
念仇讎辱示優弘與全家屬尚以幼穉無託衣食是朕將行於邱之思伴
獲生存之路報恩以德非我負人賜達吉骨肉洛京莊宅各一賜劉鍊骨
肉陝州莊宅各一已丑辛南莊庚寅唐故鄆國公李從益遣封許王庚明
宗城妃王氏追贈賢妃辛卯詔諸道節度副使行軍司馬兩京少尹留守
判官兩道許差定當直人力不得過十五人諸府少尹書記支使防禦團
練副使不得過十人節度推官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不得過七人逐處保
限收管此外如數額外影占人戶其本官當行朝典先是漢隱帝時有人
上言州府從事今錄皆請料錢自合在人惟使不合差遣百姓丁戶桑政
者然之乃下詔州府從事今錄本處充差職復立放歸恩自是官吏有獨
行趨府縣者帝頗知之故有是命夏四月壬辰朔詔以淮州縣許淮南人

就准北魏易機時南魏故也甲午以夫人董氏為德妃仍令所司備禮
賜命已亥改侍衛馬步軍軍額為軍舊稱護聖今改為龍捷步軍舊稱奉
國今改為虎捷步軍詔唐莊宗明宗晉高祖三處陵寢各有守陵官人並
放逐使如願在陵所者依舊供給甲辰相州張彥威移鎮鄧州折從阮移
鎮滑州滑州李筠移鎮相州丙午亳州防禦使王重商卒戊申辛南在庚
戌皇第四女封壽安公主辛亥改許州節度使劉信追封恭王丙辰詔曰
牧守之任要遇非輕分憂之務既同制祿之數宜等自前有富庶之郡請
給則優或邊遠之州俸料素薄以至遷除之際擬議亦難既論資叙之高
既又惠祿秩之升降所宜分多益寡均利同恩冀無黨偏以勸勲功今定
諸防禦使料錢二百貫祿粟一百石食鹽五石馬十四匹草束元隨三十人
水糧團練使一百五十貫祿粟七十石鹽五石馬十四匹元隨三十人刺史
一百貫祿粟五十石鹽五石馬五匹元隨二十人云丁巳尚書左丞田敏
使契丹迴契丹主元欲遣使實六報命并獻碧玉金塗銀表鞍勒各一副
才天器使紹義等土產馬三十四匹土產漢馬十四匹庚申帝為故貴妃張氏
舉哀於舊宮觀視朝三日辛酉司空致仕盧文紀卒五月壬戌朔帝不視
朝以漢隱帝梓宮在殯故也戊寅皇子澶州節度使榮超復依前澶州節

永樂集卷九百六

十五

度使以故貴妃張氏去歲薨至是發哀故也己巳遣左金吾衛將軍姚漢
英前右神武將軍華光齋使于契丹辛未太常卿邊尉上追尊四顯謚議
是夜有大星如五升器流於東北有聲如雷丙子太常卿邊尉上太廟四
室奠獻舞名丁丑詔京兆鳳翔府應諸色犯事人第宅莊園店肆已經籍
沒者並給付罪人骨肉壬午辛南在庚戌皇第四女封壽安公主辛亥改
許州節度使劉信追封恭王丙辰詔曰牧守之任要遇非輕分憂之務既
同制祿之數宜等自前有富庶之郡請給則優或邊遠之州俸料素薄以
至遷除之際擬議亦難既論資叙之高既又惠祿秩之升降所宜分多益
寡均利同恩冀無黨偏以勸勲功今定諸防禦使料錢二百貫祿粟一百
石食鹽五石馬十四匹草束元隨三十人刺史一百貫祿粟五十石鹽五
石馬五匹元隨二十人云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契丹迴契丹主元欲遣
使實六報命并獻碧玉金塗銀表鞍勒各一副才天器使紹義等土產馬
三十四匹土產漢馬十四匹庚申帝為故貴妃張氏舉哀於舊宮觀視朝
三日辛酉司空致仕盧文紀卒五月壬戌朔帝不視朝以漢隱帝梓宮在
殯故也戊寅皇子澶州節度使榮超復依前澶州節度使以故貴妃張氏
去歲薨至是發哀故也己巳遣左金吾衛將軍姚漢英前右神武將軍華
光齋使于契丹辛未太常卿邊尉上追尊四顯謚議是夜有大星如五升
器流於東北有聲如雷丙子太常卿邊尉上太廟四室奠獻舞名丁丑詔
京兆鳳翔府應諸色犯事人第宅莊園店肆已經籍沒者並給付罪人骨肉
壬午辛南在庚戌皇第四女封壽安公主辛亥改許州節度使劉信追封
恭王丙辰詔曰牧守之任要遇非輕分憂之務既同制祿之數宜等自前
有富庶之郡請給則優或邊遠之州俸料素薄以至遷除之際擬議亦難
既論資叙之高既又惠祿秩之升降所宜分多益寡均利同恩冀無黨偏
以勸勲功今定諸防禦使料錢二百貫祿粟一百石食鹽五石馬十四匹
草束元隨三十人刺史一百貫祿粟五十石鹽五石馬五匹元隨二十人
云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契丹迴契丹主元欲遣使實六報命并獻碧玉
金塗銀表鞍勒各一副才天器使紹義等土產馬三十四匹土產漢馬十
四匹庚申帝為故貴妃張氏舉哀於舊宮觀視朝三日辛酉司空致仕盧
文紀卒五月壬戌朔帝不視朝以漢隱帝梓宮在殯故也戊寅皇子澶州
節度使榮超復依前澶州節度使

冊于中書令馮道等赴西京行禮發哀尚書左丞田敏判國子監事戊
辰以御史中丞于德辰為尚書右丞以秘書監邊光範為太子賓客以戶
部尚書張昭為太子賓客以其子兼為陽翟侯犯法抵罪昭請開待罪詔
釋之乃左授此官壬申中書省實錄等以所撰晉高祖實錄三十卷少帝實
錄二十卷上之丙子辛南在庚戌皇第四女封壽安公主辛亥改許州節
度使劉信追封恭王丙辰詔曰牧守之任要遇非輕分憂之務既同制祿
之數宜等自前有富庶之郡請給則優或邊遠之州俸料素薄以至遷除
之際擬議亦難既論資叙之高既又惠祿秩之升降所宜分多益寡均利
同恩冀無黨偏以勸勲功今定諸防禦使料錢二百貫祿粟一百石食鹽
五石馬十四匹草束元隨三十人刺史一百貫祿粟五十石鹽五石馬五
匹元隨二十人云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契丹迴契丹主元欲遣使實六
報命并獻碧玉金塗銀表鞍勒各一副才天器使紹義等土產馬三十四
匹土產漢馬十四匹庚申帝為故貴妃張氏舉哀於舊宮觀視朝三日辛
酉司空致仕盧文紀卒五月壬戌朔帝不視朝以漢隱帝梓宮在殯故也
戊寅皇子澶州節度使榮超復依前澶州節度使

永樂集卷九百六

十六

有內官宮官各有司存更不加郡國之號近代加之非舊典也以易州刺
史孫行友為定州留後戊午故夫人張氏追立為皇后仍令所司定謚備
禮冊命九月庚申朔帝詣太廟起居漢太后辛酉故夫人楊氏追贈淑
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故皇第五女追封永寧公主癸亥定州奏契
丹承王兀欲為部下所殺甲子以前權州團練使武廷翰太子少保致
仕丙子諸道兵馬都元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師尚書令中書令吳越國
王錢俶可天下兵馬都元帥丁丑中書省人劉濟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
京坐遺男項代並制詞也監祭御史劉頊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
中書舍人楊昭儉解官放逐私便以多在假告不親其職也廣順元年
冬十月己丑朔帝至王咬殺舊張猛古大賀歲謝恩惟呈誠德賦二國詔
報曰朕生長軍戎勤勞南北雖用心於鈴璽且無暇於詩書世務時艱粗
嘗經歷前言往行未甚討尋卿有佐命立國之勲居代天調鼎之任恒慮
妙德未及古人於是採摭歲規綱諸案誅拔文閣理澤意怡神完為若治
國之源當修己御人之要帝王之道盡在于茲辭餘俱高殊實何貴再三
省覽深用愧嘉其所進圖已令於行坐處張懸所冀出入者讀用為鑒戒
壬辰西州奏巡檢使宋忠讓監軍句訓破河東賊軍於統亭癸巳以刑部

侍郎司建謝為戶部侍郎以左散騎常侍張煦為刑部侍郎以給事中呂
威休為左散騎常侍甲午州防禦使孫漢英卒年五十四秦湖南龍大
將軍陸孟俊執節度使馬希範於衡州立希範弟希崇為留後將吏
二千餘人遇害者半希崇庫藏焚燒入治盡已詔併吏部三銓為一銓
妻李司長官通判丙午晉州巡檢王萬教奏河東劉崇入寇營於州北辛
亥潞州秦河東賊軍寇境乙卯州南秦淮南道鄆州節度使劉仁贍以戰
船二百艘於今月二十五日入岳州丙辰詔樞密使王峻率兵援晉州丁
巳以左衛將軍申師厚為河西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師厚素與王峻善及
峻貴師厚尋旅無依日於峻為前望望而拜會西涼請師厚令擇之無欲
去者峻乃以師厚奉之師厚亦欣然求往自前鎮將校左衛將軍檢校
工部尚書翌日乃有京州之命賜旌節詔為增帛以遣之十一月己未朔
刑南秦淮南大將趙範率兵三萬自袁州路趨潭州馬希崇遣從事送牌
印納諸仗鑄入城稱武安軍節度使馬氏諸族及將吏千餘人皆徙于金
陵甲子夜東南白虹亘天以新晉州節度使王彥超為晉州行營馬軍都
虞候乙丑命王峻出征晉州帝幸西庄以饒之甲戌日南至群臣拜表稱
賀甲申葬故貴妃張氏丁亥詔唐明五廟皆在至德宮安其應屬徽陵庄

永樂集卷八十九

十七

田園會宜今新除右監門將軍李重玉為主其緣陵廟法物除合留外
所有金銀器物充還葬故淑妃王氏及許王從益外其餘並給與重玉及
尼思美惠恩忠能忠嚴等今重玉以時祀陵廟務在聖潔重玉故皇城使
李從璩之子明宗之孫忠英等亦明宗親屬也故帝從重玉官秩令主先
祀明王者之後也十二月戊子朔詔以劉崇入寇取當月三日晉幸西京
庚寅詔巡幸宜修時王峻駐軍漢府閭帝西巡遣使馳奏不勞車駕順動
帝乃止乙未幸西京宛州慕容彦超上言乙卯親詣先之尋稱部內草寇
起不敢離鎮戊申鄂州慕容彦超據城反已酉王峻奏劉崇逃遁王師
已入晉州廣順二年春正月戊午朔不交朝賀以宿兵在外故也庚申王
峻奏起近鎮丁夫二萬城晉州王峻奏東京羅城凡役丁夫五萬五千兩
旬而罷甲子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為宛州行營都部署以齊州防
禦使文延福為副都署以皇城使向訓為兵馬都監陳州防禦使藥元福
為馬步都虞候平兵討慕容彦超諸軍入宛州界不得下路停止村舍犯
者以軍法從事丙申徐州巡檢供給官張令彬奏破淮賊於沐陽斬首千
餘級擒賊將張權持慕容彦超求援於淮南淮南偽主李景瑋兵援之
師於下邳聞官軍至退趨沐陽遂破之庚午高廉權知國事王昭遣使貢

方物壬申鎮州何福進差人部送先擒獲到河東賊軍二百餘人至闕下
詔給中履衫袴以釋之戊寅徐州部送沐陽所獲賊將燕敬權等四人至
闕下詔賜衣服金帛放歸本土收權等感泣謝罪帝召見謂之曰夫忠先
邪獎忠順天下一也我之賊臣擅亂國法嬰城作逆殃及生靈不意吳人
助寇凶惡非良算也爾歸當言之於爾君初漢末遣三司軍將路昌祚於
湖南市茶廣淮南將趙錫陷長沙昌祚被賊送金陵及敬權自大朝歸具
以帝言告于李景瑋乃召昌祚延坐從容久之昌祚稱美大朝皇帝聖德廣
被恩沾鄰土深有所恃國家之意及敬權偽宰相宋齊丘宴昌祚於別館
又令訪昌祚在湖南遭變之時亡失綱軍之數命依數償之給若萍萬八
千斤遣水運至江夏仍厚給行裝遣之歸朝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
承秦河東賊軍寇境率州兵破之斬首二千級丁卯太白經天癸巳以權
知高麗國事王昭為高麗國王庚子府州防禦使折德承奏收河東界奇
賊軍癸巳詔先獲河東賊軍一百餘人各給錢鞋放歸鄉里壬寅太子太
師致仕安審輝卒三月庚申幸南庄今從臣習射戊辰以樞密院直學士
左諫議大夫王溥為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以內客省使恩州團練使鄭
仁誨為樞密副使詔宣徽北院使崔胤知樞密院事甲戌迎駕還

永樂集卷八十九

十八

使貢方物庚辰詔西京庄宅司內侍省宮苑司內園等四司所管諸地係
稅戶二千五百並還府縣其廣德昇平二宮並停廢應行從諸庄園林亭
殿房舍什物課利宜令逐司依舊收管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帝避正
殿百官守司丁亥詔停蔡州鄉軍戊子以京師早分命群臣禱雨於已制
則尊慕容彦超在身官爵甲午高麗國王使衛尉卿劉暉卒乙卯詔取米
月五日車駕赴宛州城下慰勞將士以樞密副使鄭仁誨為右衛大將軍
依前充職兼權大內都點檢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李穀為權東京
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五月丙辰朔帝幸元殿受朝仗衛如儀庚申車駕
發京師戊辰至宛州城下乙亥收復宛州新慕容彦超棄其旗詔端明殿
學士顏衍權知宛州軍州事壬午曲赦宛州管內罪人取五月二十七日
已前所犯罪大辟已下咸赦除之慕容彦超徒黨有逃避潛竄者及城內
將吏等並放罪自慕容彦超遣背以來鄉川內有接便為非者一切不問
諸軍將士沒於王事者各與時贈都頭已上與贈官充城內及官軍下
寨四面去州五里內今年所徵夏秋及沿徵錢物並放十里內只放夏稅
一州管界今夏苗子三分放一分城內百姓遭毀拆舍屋及遭燒焚者給
賜材木諸處差到八夫內有遭兵死者各給絹三匹仍放戶下三年徭

納牛皮今將遂所納數三分內減二分其一分於人戶苗畝上配每秋
夏苗共十頃納連角皮一張其黃牛納乾筋四兩水牛半斤犢子皮不在
納限牛馬驢騾皮筋角今後官中更不禁斷只不得將出化外敵境州縣
先置巡檢牛皮節級並停兩子詔曰應內外文武官察舉職州縣官舉選
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後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喪不得執求仕選
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如是卑幼在下者不在此限已卯日南至帝御
崇元殿受朝賀使衛如儀十二月丙戌權武平軍留後劉言遣牙將張崇
嗣入奏於十月十三日與節度副使王進達行軍司馬何致貞指揮使周
行達等同共部領戰棹攻收湖南偽節度使趙錫當夜出奔王進達等已
入潭州登已太子太師致仕安叔平甲午詔今後諸侯人朝不得進奉
買宴丁酉皇子澧州節度使榮落起復如前平章事戊戌太子少傅致仕
王延平卒寅辛酉庄乙巳以端明殿學士領銜權知開封府事御史臺奏
請改左右衛復為左右屯衛從之避御名也是冬無雪廣順三年春正
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使衛如儀辛丑大平宮起居漢太后甲寅賜
群臣射於內鞠場乙卯武平軍兵馬留後劉言奏潭州兵戈之患焚燒殆
盡乞移使府於武陵從之詔升明州為大都督府在潭州之上丙辰以武

永樂錄卷九百八

十一

平軍節度使留後檢校太尉劉言為檢校太師同平章事行明州大都督
元武平軍節度使三司水陸轉運等使劉言武安靜江等軍事進封彭城
郡公武平軍節度副使權知潭州軍事檢校太師王進達為檢校太尉
行潭州刺史元武安軍節度使以武安軍行軍司馬無銜內步軍都指揮
使檢校太傅何致貞為檢校太尉行桂州刺史元靜江軍節度使以檢校
領眉州刺史元武平軍節度副使以元元靖江軍節度使以檢校
副使以周行達領集州刺史元武安軍節度使以周行達領集州刺史
言將校也邠州奏慶州界蕃部野鷄族略奪商旅侵擾州界詔遣寧州刺
史張建武等率兵掩襲仍先賜勅書安撫如不從命即進軍罪辛酉詔
賜朗州劉言應兩京及諸道舊屬湖南樓店邸第乙丑詔諸道州府係屬
戶部營田及租稅課利等除京兆府庄宅務驛國軍權鹽務兩京行從庄
外其餘並割屬州縣所徵租稅課利官中只管舊額其職官節級一切停
奏應有客戶元佃係省庄田桑土舍宇使賜逐戶元為永業仍仰縣司給
與憑由憑諸處元營管四戶部院及係縣人戶所納租中課利起今年復
並與除放所有元牛犢並賜本戶官中永不收係云帝在民間素知營田
之弊至是以天下係官庄田僅萬計悉以分賜見佃戶元永業是歲出戶

三萬餘百姓既得為己業此戶欣然於是并屋植樹散放功力又東南郡
邑各有租牛課戶往因梁太祖渡淮軍士掠民牛以千萬計梁太祖盡給
與諸州民輸租課自是六十餘載時移代改牛租猶在百姓苦之至時特
與除放未幾京兆府庄宅務及權監務亦歸州縣依例處分或有上言以
天下係官庄田甚有可惜者若遺貨之當待三十萬婚亦可資國用帝曰
苟利於民與資國何異丁卯戶部侍郎權知貢舉趙士文奏諸科舉人欲
等第各加對義場數進士除詩賦外別試雜文一場從之兩浙吊祭使左
諫議大夫李知損奏授州司馬自外置仍今所在馳騁放遺知損衛命
江浙所經藩郡皆強貸於侯伯為青州知州張凝所奏故有是命已辛
南庄臨水亭見雙鳧戲於池上帝引弓射之一發疊貫從臣稱賀庚午以
前邠州節度使侯章為邠州節度使前萊州刺史葉仁魯賜免坐為民所
訟故也辛未詔樞密使王峻巡視河堤峻請行放從之辛巳幸南庄閏月
甲申明州劉言潭州王進達奏廣賊占據桂管深入永州界停劫還明州
行軍司馬何致貞與指揮使朱全瑋陳順等率水陸軍五萬進擊丙戌通
鶴連使有方物詔放梁祖廣賊使趙嚴姪崇勳見居陳州量賜係官店宅從
王峻之請也辛卯定州奏契丹攻義豐軍出動兵夜所營新首六十級

永樂錄卷九百八

十二

契丹遣去甲子鎮州奏契丹寇境遣兵追襲至無極而還丙申皇子澧州
節度使榮崇來朝壬寅以樞密使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監修國史王峻無
青州節度使除如故延州牙內指揮使高紹基父元權忠脚膝今臣權知
軍州事癸卯陳州奏史民請與前刺史李穀立祠堂從之時殺為宰相聞
郡人陳諸進讓數四乃止甲辰都留守王敦加檢校太尉依前同平章
事丙午鎮州節度使何福進河陽節度使王彥超並加檢校太尉潞州節
度使李筠加檢校太傅丁未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卒已酉開封府春都城
內錄到無名額僧尼寺院五十八所詔廢之二月辛亥朔以前西京留守
白文珂為太子太師致仕進封韓國公癸丑安州節度使李洪義侍衛馬
軍都指揮使郭崇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並加檢校太尉唐州方城縣
令陳守惠奏市坐剋留戶民羅鹽一千五百斤入已也丙寅國寶兩坐詔
中書令馮道書賀文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為文其一以皇帝神寶
為文按傳國寶始自秦始至今奉新篆之歷代傳從事具前文至唐末帝
自燔之際以寶隨身遂供焚焉晉高祖受命特製寶一坐開運末北戎犯
關少帝遣其子延煦送于戎王戎王謂其非真少帝上表具訴其事及戎
王北歸嘗以入蕃漢朝二帝未暇別製至是始創為之庚申遣將作監李

瓊知陝州軍州事申子樞使平盧軍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監脩
國史王峻資授高州司馬外置所在馳騁遂成兵士監門上將軍李
建崇卒延州牙內都指揮使高紹基奏父封至封與劉使使國已之朝州
劉言奏當道先運行軍司馬何敬真率兵掩擊廣賊行及潭州部康弄濱
湖南王連達以敬真夫律已最首訖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陳觀為秘
書監王申鳳翔少尹桑維翰授鄆州長史詔相維翰之庶弟也坐法維
翰別弟為人所訟故也奏而戶部侍郎知貢舉趙上父為太子詹事是
歲新進士中有李觀者不當某名物議諠然中書門下以觀所試詩賦夫
韻句落姓名故上父移官丁丑幸南莊賜從官射命各省使向訓權知延
州軍州事廣順三年春三月庚辰朔以相州留後白重贊為滑州節度
使以鄆州防禦使王連為相州節度使以前兗州防禦使索萬進為延州
節度使以亳州防禦使張鐸為同州節度使甲中以皇子澶州節度使榮
為開封尹無功德使封晉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丙戌以宣徽北院
使兼樞密副使鄭仁誨為澶州節度使以前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泗州
防禦使以客省使向訓為內客省使已丑以之州團練使王仁錫為右衛
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庚寅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顏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五

所落職守本官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王溥為戶部侍郎充職以左司郎
中充樞密直學士景範為左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監陳觀資授左贊善大
夫留司西京坐王峻黨也癸巳大風雨上戊甲申幸南莊夏四月甲寅禁公
進民衛兵使與普人戊辰河中節度使王景移領鳳翔宋州節度使常思
進移鎮青州鳳翔節度使趙輝移鎮宋州河陽節度使王彥超移鎮河中
賜賜州劉言綽三百匹以兵革之役置之故也詔在京諸軍將士持文狀
接五月己卯朔帝御崇元殿受朝儀衛如儀辛巳前慶州刺史郭彥勤勒
歸私第國初以彥勤再刺慶州兼掌權彥勤擅加權鎮民流怨州北
十五里寨婦山有蕃部曰野鷄族彥勤作法優之蕃情頗得好為不法彥
欽乃奏野鷄族掠奪鄉商帝遣使責詔撫諭望其率化蕃人既苦彥欽貪
政不時報命朝廷乃詔邠州節度使折從阮軍州刺史張建武遣兵攻之
建武勇於立功徑取野鷄族擊殺數百人又殺牛於族素與野鷄族有憾
且聞官軍討伐相與餽餉欣然迎奉官軍利其時貨厚畜畜遂劫奪之翻為
族所誘至已山負險之地官軍不利為蕃人追逐從崖墜澗而死者數百
人從阮等以兵自保不相救應帝怒彥欽及建武俱罷其任及彥欽至京
師故有是命丁亥新授青州節度使常思連在宋州日出放得絲四萬一

千四百兩請徵入官詔宋州給還人戶契券其錄不徵甲午中書侍郎周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權判門下省事范質可權監脩國史六月壬子滄
州奏契丹幽州權監制置使兼防州刺史知盧臺軍事張徽美以本軍兵
士及職貢人等當七十頭口歸化來安以前開封尹楚國公侯益為太
子太師以前西京留守呂國公王守恩為左衛上將軍以前水興軍節度
使李洪信為右武衛上將軍甲寅以左衛上將軍宋彥筠為太子少師以
太子少師楊凝式為尚書右僕射致仕癸亥前河陽節度使王繼弘卒已
巳太子太傅李懷忠卒是月河南河北諸州大水霖雨不止川流漲溢襄
州漢水溢入城深一丈五尺居民皆棄家金樹群鳥集潞州河南無鳥秋
七月戊寅朔徐州言龍出豐縣村民井中即時澍雨深沒城邑癸未太子
賓客馬裔孫卒甲申鄆都王殷奏乞朝覲凡三章允之尋以左邊奏契丹
事機詔止其行丙戌以左金吾上將軍安審信為太子太師致仕丁亥以
右金吾上將軍張從恩為左金吾上將軍以前鄆州節度使張彥威為右
金吾上將軍已丑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韓通為陝州留後
庚寅太府卿判司天監趙延久卒辛卯以前西京副留守盧價為太子賓
客已未以御史中丞趙光範為禮部侍郎以前刑部侍郎張煦為御史中丞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五

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禮部侍郎徐台符為刑部侍郎充職丙申太子太
師致仕安審信卒丁酉詔曰京兆鳳翔府同華郡延郡縣等州所管州縣
軍鎮項國唐末藩鎮殊風久歷歲時未能釐革政途不一何以教民其婚
田爭訟賦稅丁徭合是今佐之職其擒姦捕盜庇護部民合是軍鎮警察
之職今復各守職分專切提撕如所職疎遠各行按實其州府不得差監
徵軍將下縣或成衛尉少卿李溫美資授房州司戶參軍溫美奉使祭海
使道歸家家在壽光縣與縣吏馬勳所訟故照之供奉官武懷贊案市坐
盜馬價入已也壬寅以鴻臚少卿趙脩已為司天監八月己酉幸南莊丙
辰丙水庫使齊藏珍除名配沙門島藏珍奉詔脩河不於役所部轄私至
近縣止宿及報隄防危急安寢不勤遂致橫流故有是責庚申邠州節度
使劉訓移鎮河陽辛酉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閬州防禦使田景威為邢
州留後丁卯河陰河東兩軍不止給賜諸軍將士薪芻有差奏因以
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為端明殿學士甲戌潭州王連奏明州劉言與
淮賊通連並指揮使鄭玘部領兵士欲併當道鄭玘為軍眾所執弄入武
陵劉言尋為諸軍所廢臣已至朗州安撫訖詔劉言勒歸私第妻王連取
使安置是月所在州郡霖霖雨連綿霖霖田稼損壞城郭虛舍九月己卯

太子少保盧楨年丁酉深州上言樂壽縣兵馬都監杜延熙為兵所害
先是齊州保寧郡兵士也於樂壽都頭劉孝章等被延熙為亂時鄭州開
道指揮使張萬友亦也於樂壽被延熙為亂時鄭州開
事詳乃與萬友等章等十三人斬之除衆奔齊州是月多陰曉木再華
冬十月戊申朔詔以永年正月一日有事於南郊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
南郊為名輒有奉飲已酉右金吾上將軍張彥成卒庚戌以前同州節度
使薛懷讓為左屯衛上將軍以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田敏權判太常卿
以禮部尚書王易權兵部尚書太常奏郊廟社稷壇位制度請下所司脩
奉從之以中書令為道高南郊大禮使以開封尹晉王榮為輔使權兵
部尚書王易為國子監使御史中丞張戢為儀仗使權判太常卿田敏為禮
儀使以前同州防禦使郭瑋為權宗正卿中書以前光祿卿丁知復為
光祿卿丙辰辛酉南庄西庄已未前寧州刺史張建武為後右司禦副率以
野鶴族失利故也以前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鄭崇諒為禮部侍郎充翰林
學士時崇諒諫職於陝州就委是再除崇諒仍賜詔召之今奉州合行
裝鞍馬侍觀歸朝以太子賓客張昭為戶部尚書以太子賓客李壽為刑
部尚書詔中書令馮道赴西京迎奉太廟神主甲子中書令馮道率百官

永樂大典卷八十九

五

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答詔不允凡三上章允之仍俟郊禮畢施
行壬申鄭郡郭洛等州皆尚言地震郭郡尤甚十一月辛巳廢共城稻田
務任人佃種乙酉日南至帝不受朝賀庚寅鎮州節度使何福進奏已朝
親三奏允之詔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權知鎮州軍府事癸巳以將作
監李瑗為濟州刺史壬寅詔重定天下縣邑除畿外其餘三千戶已上
為望縣二千戶已上為繁縣一千戶已上為上縣五百戶已上為中縣不
滿五百戶為中下縣十二月戊申雨水是日四廟神主至西郊帝郊迎
奠饗奉神主入于太廟設奠安神而退壬子前單州刺史趙鳳賜死坐為
民所訟故也甲寅詔諸道州府縣鎮城內人戶舊請蠲鹽徵價起今後並
停甲子鎮州節度使何福進奏乙丑郭郡留守王殷奏郭郡實禮儀使
奏皇帝郊廟行事請以晉王榮為亞獻通攝終獻行事從之己巳左補闕
王仲休任坐檢田於亳州虛偽紐配故也辛未郭郡留守侍衛親軍都指
揮使王殷則季在身官將長流登州尋賜死於北郊其家人骨肉並不問
罪發百官宿衛於崇元殿為永年正月一日親祀南郊也時帝已不豫甲
戌宿于太廟乙亥寅明帝親登太廟自奉官來步至殿庭衣冠冕今近
臣其侍陪階止及一室行禮使首而退餘命晉王率有司終其禮是日車

駕赴郊宮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帝親祀圜丘禮畢詣郊宮受賀車駕
還宮御明德樓宣制大赦天下改廣順四年為顯德元年正月一日昧
爽已前應犯罪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丙外將士各賜優給文武職
官並與加恩內外命婦並與進封寺監攝官七周年已上者同明經出身
今後諸寺監不得以白身著攝昇朝官兩任已上著綠十五周年與賜排
著緋十五周年與賜紫州縣官曾經五度遷者雖未及十六考與後朝散
大夫皆平七十已上授優散官賜排緋冠帶並與進封寺監攝官七周年已上者同明經出身
不得以累朝及清泰朝為限朝賜主天下言王陵顯及右臣墳墓無後官
為檢校云宜故舉帝御崇元殿受冊尊號禮畢群臣稱賀時帝御紀御樓
受冊有司多略其禮以帝不豫故也先是舊有占者言鎮星在丑辰乃鄭宋
之分當京師之地無立宿主帝王露寢右散財以故福遷幸以避災庶幾
何以驅攘災帝以遷幸煩費不可輕議散財可矣故有郊禮之命泊歲暮
帝疾增劇郊廟之禮益艱而行之耳戊寅詔廢郭郡依舊為天雄軍天名
府在東北府之下庚辰制皇子開封尹晉王榮可開封儀同三司檢校太
尉兼侍中行開封尹功德使判內外兵馬事兼判開封府王榮與進
符齊卿進封衛王移鎮天雄軍判南高保縣進封南平王夏州李英與進

永樂大典卷八十九

五

封西平王甲申宋州趙輝進封韓國公青州常思進封萊國公徐州王晏
進封滕國公鄧州侯章進封中國公西京武行德進封魏國公許州郭從
義加檢校太師鳳翔王景進封襄國公華州孫方諫進封蕭國公自趙輝
已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乙酉分命朝臣往諸州開倉減價出糶以濟饑
民詔潭州依舊為大都督府在朗州桂州之上丙戌以潭州節度使鄭仁
誨為樞密使加同平章事鄧州楊信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杞國公郭州
折從阮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鄧國公潘州李暉加檢校太尉安州李洪
義加檢校太師目州王銳加檢校太尉以陳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
揮使郭崇為單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曹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
揮使曹英為鎮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曹州節度使兼侍衛中河陽劉
詞加檢校太尉河中王彥超加同平章事以鎮州節度使何福進為鄆州
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洛州李筠加同平章事戊子晉州藥元福滑州白重
贊相州王遵同州張鐸並加檢校太尉以延州節度使索萬進為曹州節
度使加檢校太師定州留後孫行友邢州留後田景威陝州留後韓通靈
武留後馮繼業並正授節度使更寅夜東北有大星墜其聲如雷壬辰宰
臣馮道加守太師范質加尚書左僕射監脩國史李穀加右僕射集賢殿

大學士以瑞明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王濟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司使實
自國運封河國公司空蘇高桂達封莒國公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以南院
宣徽使知水興軍府事兼議為延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王仁錫為永興軍節度使以前安州節度使王令溫為陳州節度使以殿
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李重進為武信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典軍如故
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睦州防禦使樊愛能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洋州
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宋州防禦使何徽為侍衛步
軍都指揮使利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以樞密承旨魏仁甫為樞密副使
是日已時帝崩於滋德殿聖壽五十一秘不發喪乙未遷神柩於萬歲殿
召文武百官班於殿庭宣遺制晉王榮可於柩前即皇帝位服紀月日一
如舊制云是歲自正月朔日復景邑春海日月多暈及朔若即位之日天
氣清明中外肅然帝自郊裡後其疾作即晉王榮可侍不離左右果論
晉王曰我若不起此疾汝即疾速山陵不得久留殿內陵所務從儉素應
殊山陵後力人匠並須和顏不計近遠不得差配百姓陵寢不須用石柱
費人功只以磚代之用瓦棺紙衣臨入陵之時召近稅戶三十家為陵戶
下事前揭開瓦棺通視過陵內切不得傷他人命勿脩下宮不要守陵官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十

三

人亦不得用石人石獸只立一石記子錫字云大周天子臨晏陽留言與
制帝緣平生好儉素只令著瓦棺紙衣葬若違此言陰靈不相助又言朕
收收河府時見孝家十八帝陵園廣費錢物人力並遭開發汝不聞漢文
帝儉素葬在霸陵厚至今見在如每年寒食無事時即仰量事差人灑掃
如無人去只送破散無仰於河府魏府各葬一副初甲澶州葬通天冠絳
沙袍束京葬一副平天冠衣龍服千萬萬莫忘朕言二月甲子太常卿
田敏上尊諡曰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廟號太祖四月乙巳葬於高陵宰
臣李穀撰謚冊文上博撰表冊文 史臣曰周太祖昔在初潛未聞多譽
泊西平蒲坂北鎮都臺有統御之勞顯英偉之量旋屬漢道斯季天命有
歸縱虎旅以盪神京不無德德攬龍圖而登帝位遠聞皇風春月而樂政
皆除通歲而群情大服何遷善之如是蓋應變以無窮者也所以曾先徒
望風而敗并門迎獲引日偷生及鼎駕之將昇命元棺而薄葬勸儉之美
終始可稱雖享國之非長亦開基之有裕矣然而二王之誅議者議其不
能駕馭權豪傷於猜忌卜平斯促抑有由焉五代史補曰高祖改葬其
祖之為樞密使也每出常從從觀人可早改若金身人更其服色一昨一
味高祖以為不祥不愛之及河中風潮不與平定及詔命高祖征之一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十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十

天

而三鎮元解自是權傾天下論者以為功高不賞郭氏其危乎高祖聞而
恐懼居無何忽親前奉旨敕已雖者改葬陳者改葬高祖心始安曰彼二
人者但見其升不見其降言此也宋魏延為三軍所推戴 周高祖正季
有群鴉集於上高祖是十餘步引兵將射之天未及發而岸崩其驚駭之
勢在高祖之下高祖素多疑群鴉而天曰得非天使汝驚動者邪如此則
三軍亦不足疑矣於是

自後魏其將程筠等校之未幾北漢兵攻州城只多旬數日不免死傷甚衆乃引去遷鄆州人也 甲辰楚王希範遣書記劉光輔入貢于唐

永樂大典卷八十九百一

五

主遣其臣長骨支與朱憲偕來長叔馬顯既史作長朱憲使契丹見止

不欲用所言朕潛龍河朔之際平難後郭之時非乃三朝流郭謂大弟之

永樂大典卷八十九百一

六

中三楚新錄作謝延平今從十國紀年本希範家奴以首面有龍於希範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十一

水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一

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五百六十一

二十二

南

河南布政司

河南布政司大明清額天文分野之書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府七府治在武定一府屬縣九分三

郡邑

開封府	祥符縣	鄆陵縣	杞縣	原武縣	洧川縣	扶溝縣	儀
封縣	蘭陽縣	通許縣	封丘縣	陳留縣	封氏縣	中牟縣	陽
武縣	大康縣	延津縣	鈞州	新鄆縣	密縣	許州	襄城縣
長葛縣	臨潁縣	郛城縣	鄭州	滎澤縣	滎陽縣	汜水縣	河
陰縣	陳州	西華縣	項城縣	商水縣	歸德州	寧陵縣	水城
縣	鹿邑縣	虞城縣	夏邑縣	睢州	考城縣	柘城縣	

永樂大典卷九千五百六十一

—

河南府	洛陽縣	偃師縣	孟津縣	新安縣	宜陽縣	水寧縣
鞏縣	登封縣	嵩縣	汜池縣	陝州	閿鄉縣	靈寶縣
彰德府	安陽縣	湯陰縣	臨漳縣	林縣	磁州	涉縣
衛輝府	汲縣	新鄉縣	輝縣	淇縣	獲嘉縣	昨城縣
懷慶府	河內縣	武陟縣	脩武縣	濟源縣	溫縣	孟縣
南陽府	南陽縣	唐縣	泌陽縣	鎮平縣	裕州	舞陽縣
鄆州	內鄉縣	新野縣	汝州	郟縣	魯山縣	
汝寧府	汝陽縣	西平縣	遂平縣	新蔡縣	上蔡縣	羅山縣
信陽縣	確山縣	光州	固始縣	息縣	光山縣	
諸司職掌						

衙門

河南布政司	按察司	河南都司	歸德衛	陳州衛	弘農衛	汝寧
衛	懷慶衛	河南衛	淮陽衛	宣武衛	信陽衛	彰德衛
衛	南陽衛	寧國衛	袁菱衛	寧山衛	潁川衛	云吉衛
十戶所	河南左護衛	河南中護衛	河南右護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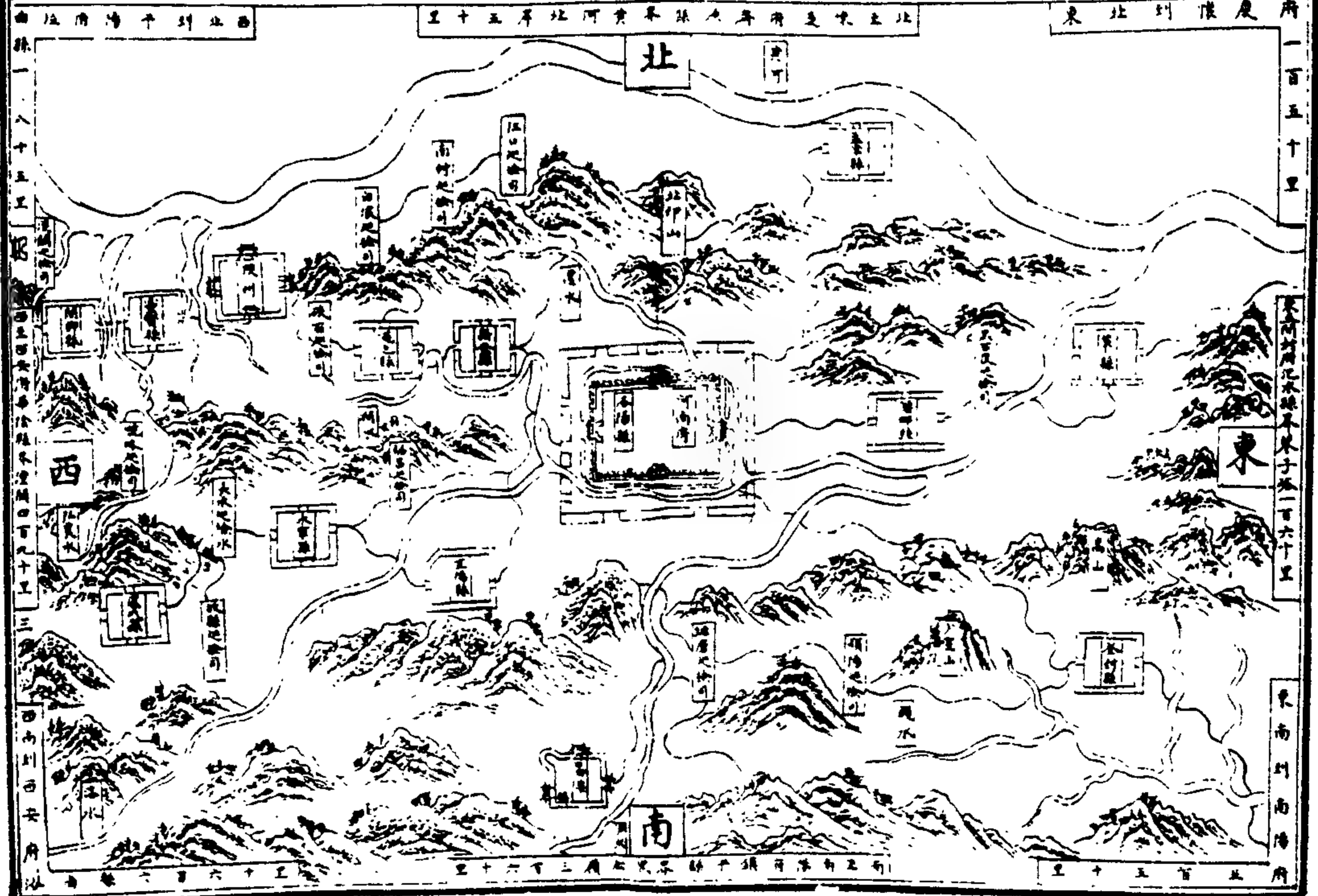
戶口

人戶三十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七戶 人口一百九十一萬二千五百四十二口
 田土一百四十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九頃八十二畝零
 夏稅麥五十五萬六千五百九十九石 絹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六匹 秋糧
 米一百六十四萬 二千八百五十石

永樂大典卷九千五百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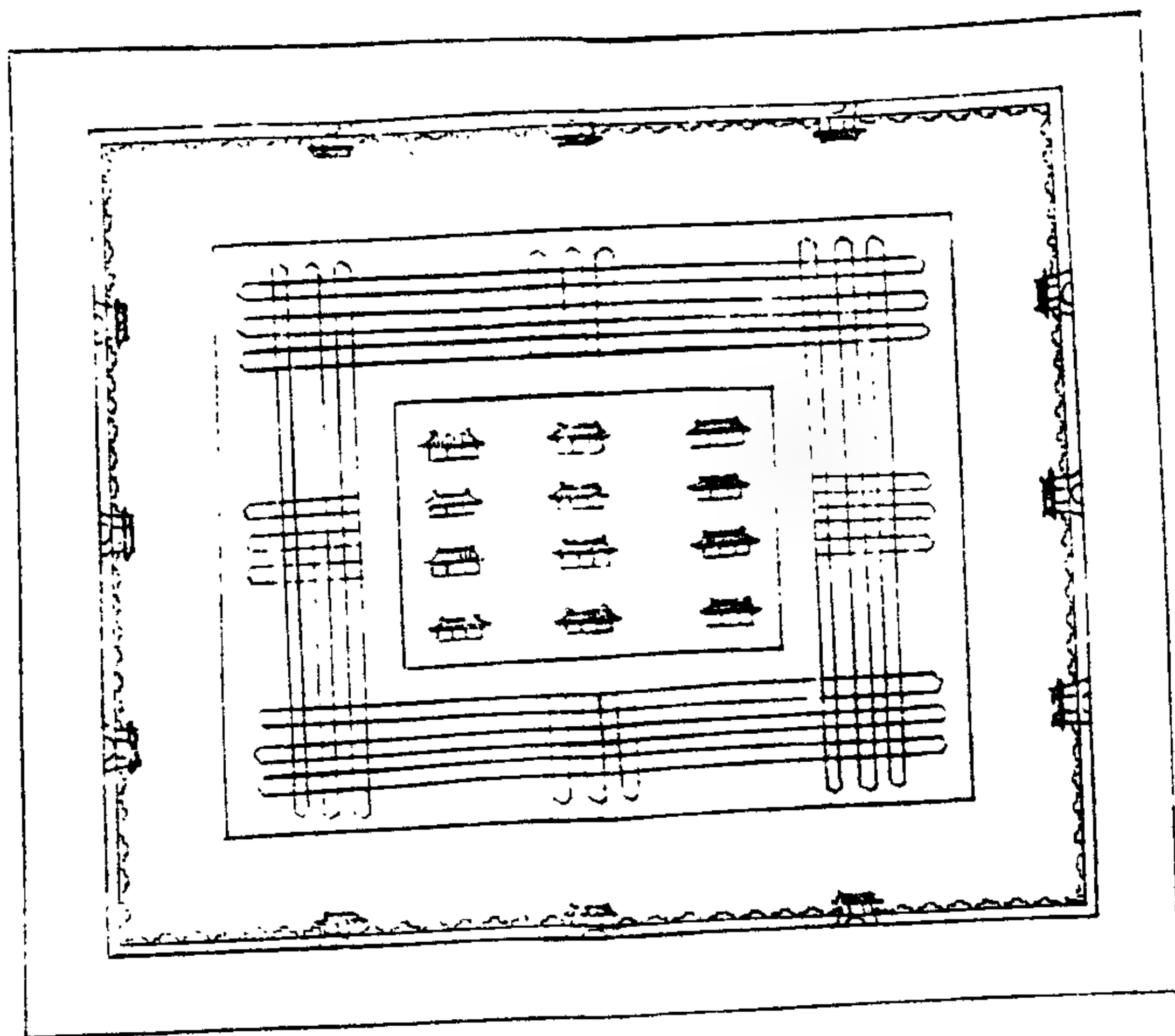
二

河南府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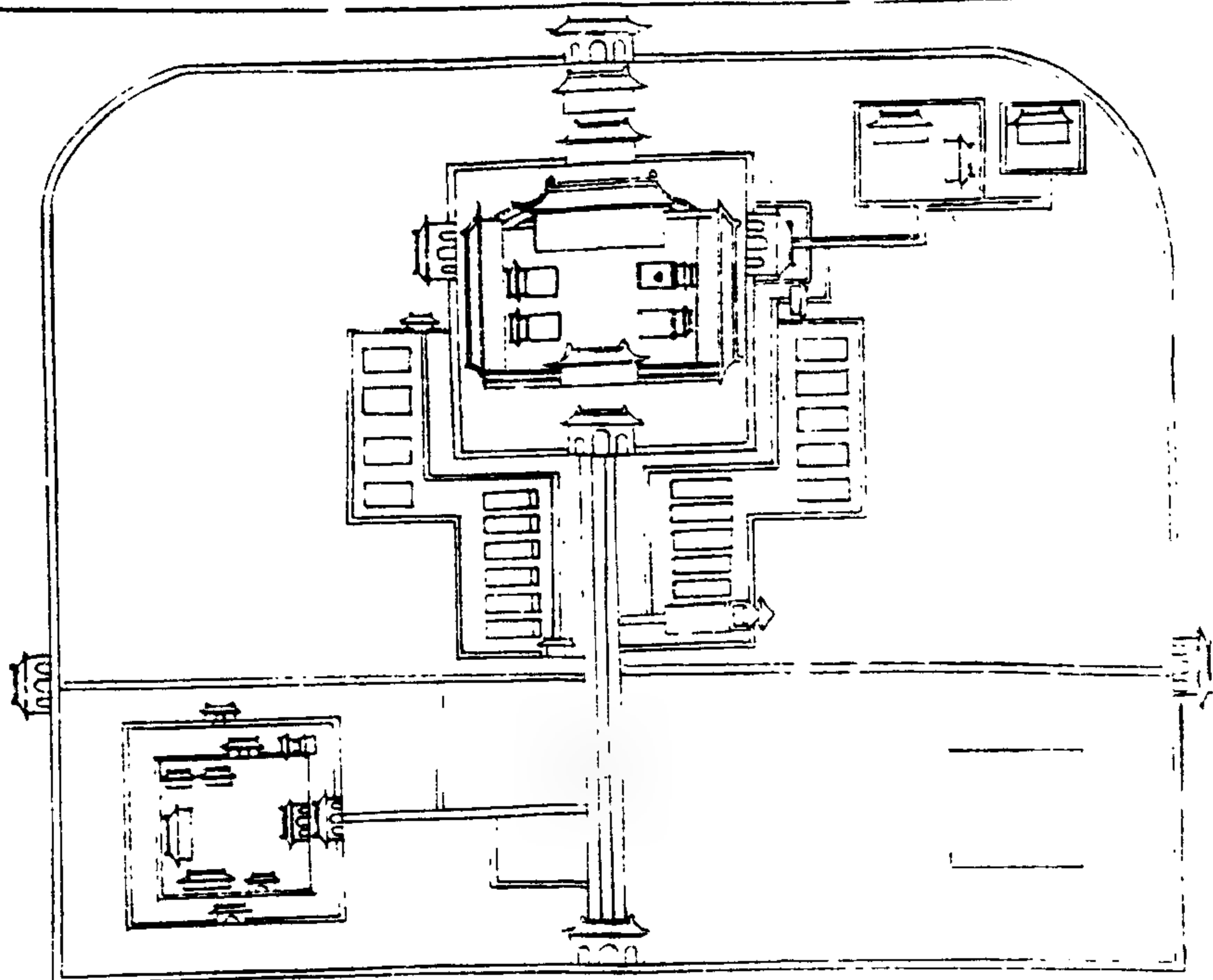
周王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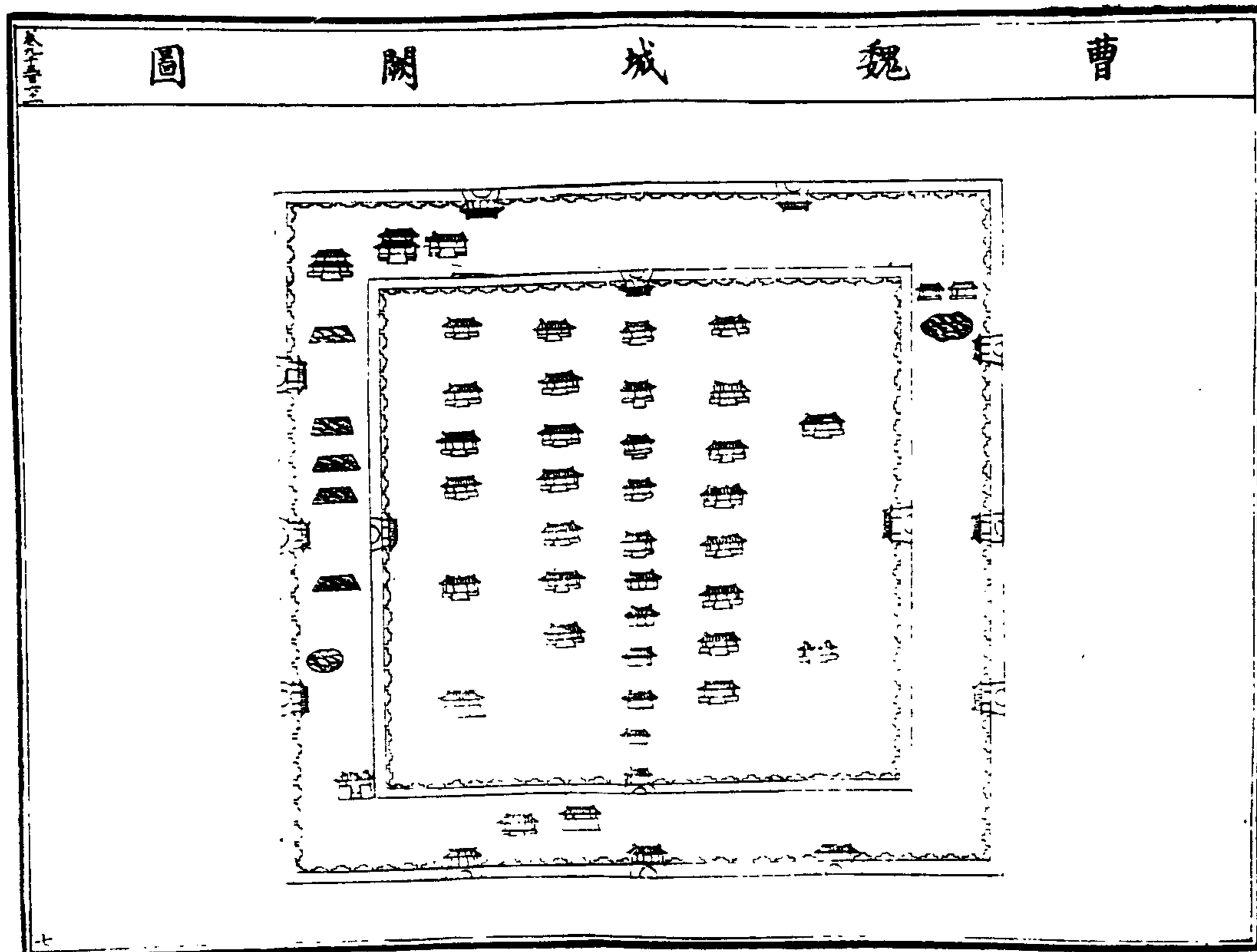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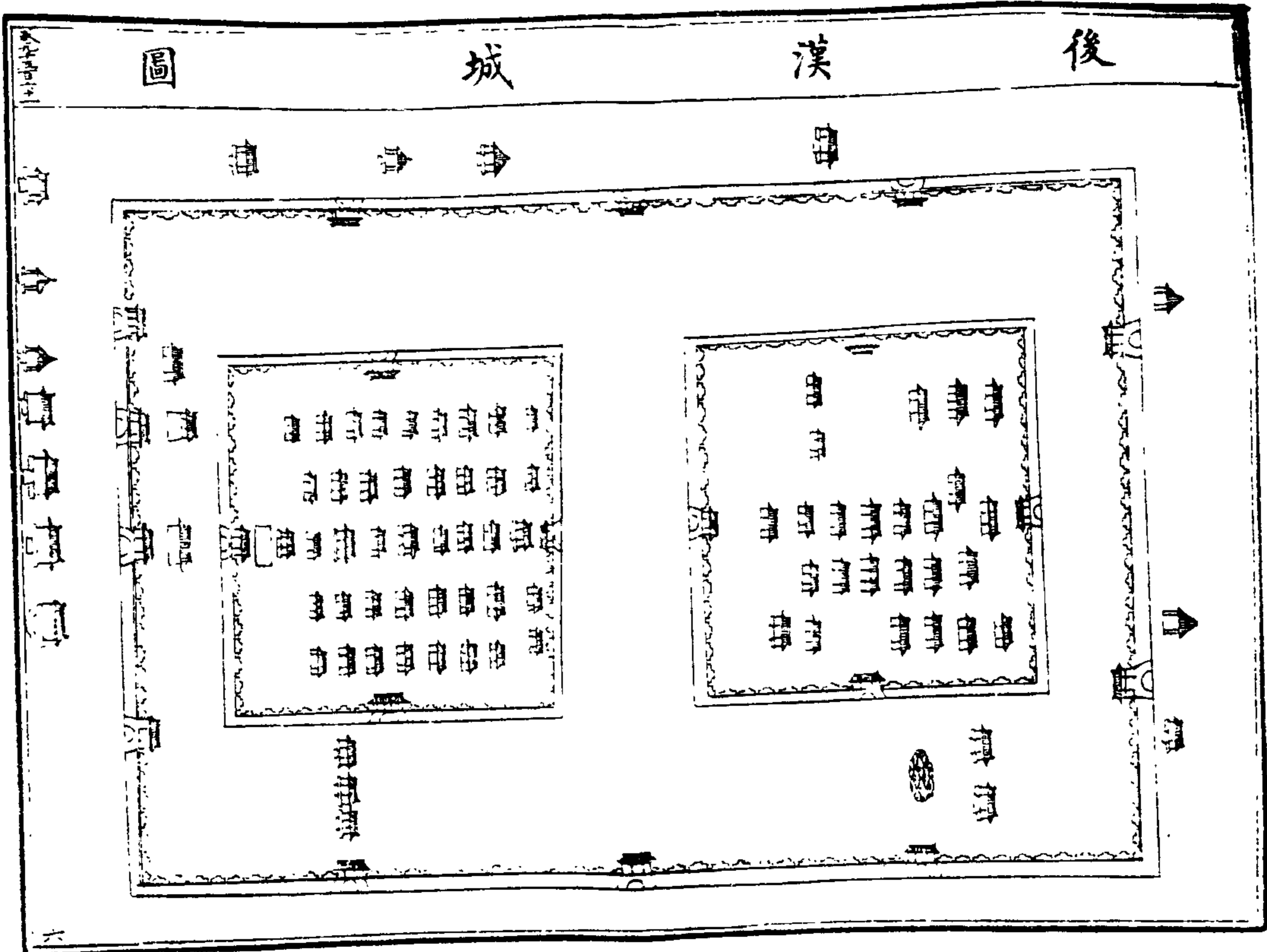
卷九十五百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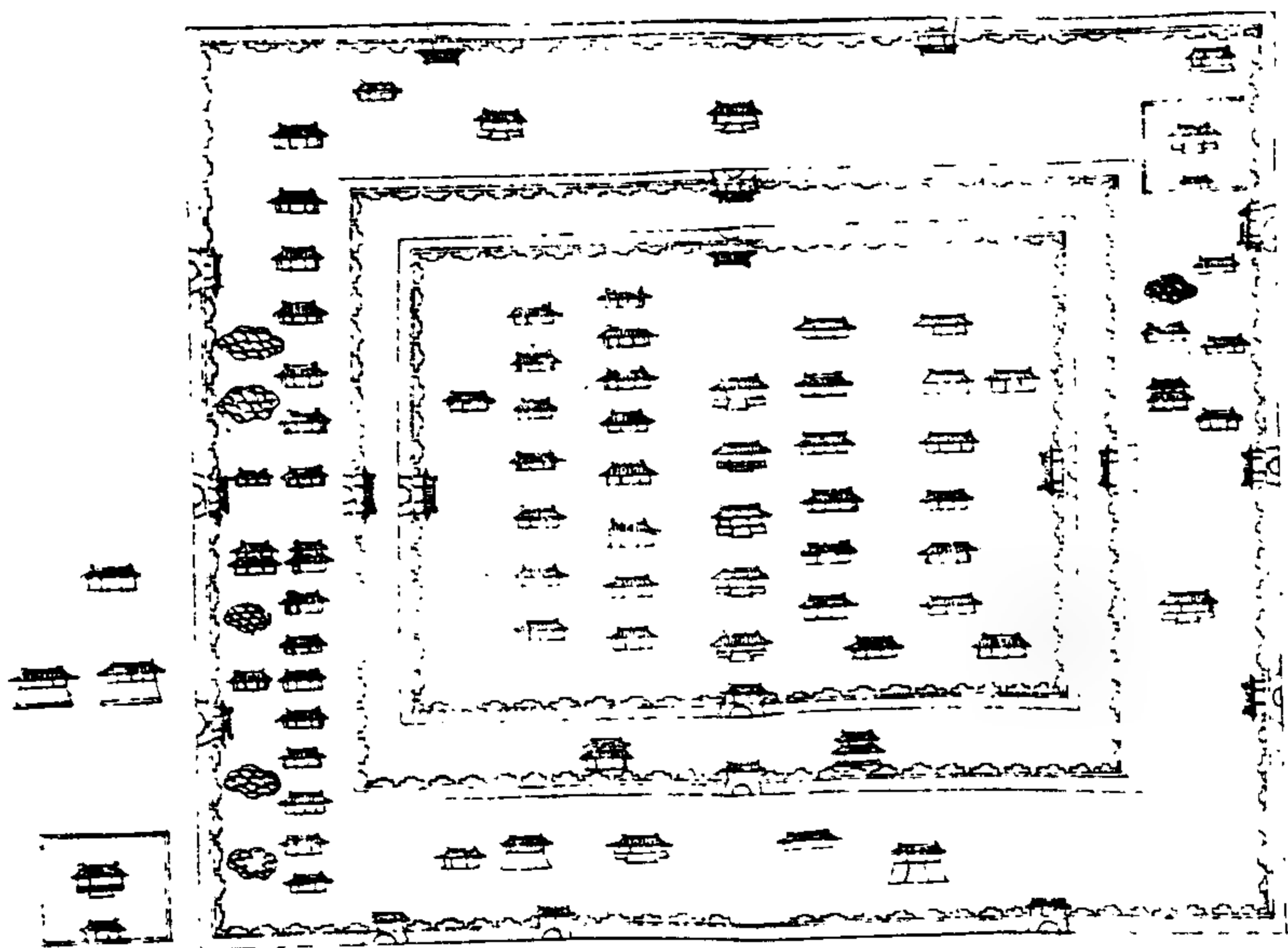
卷九十五百六十一

大祀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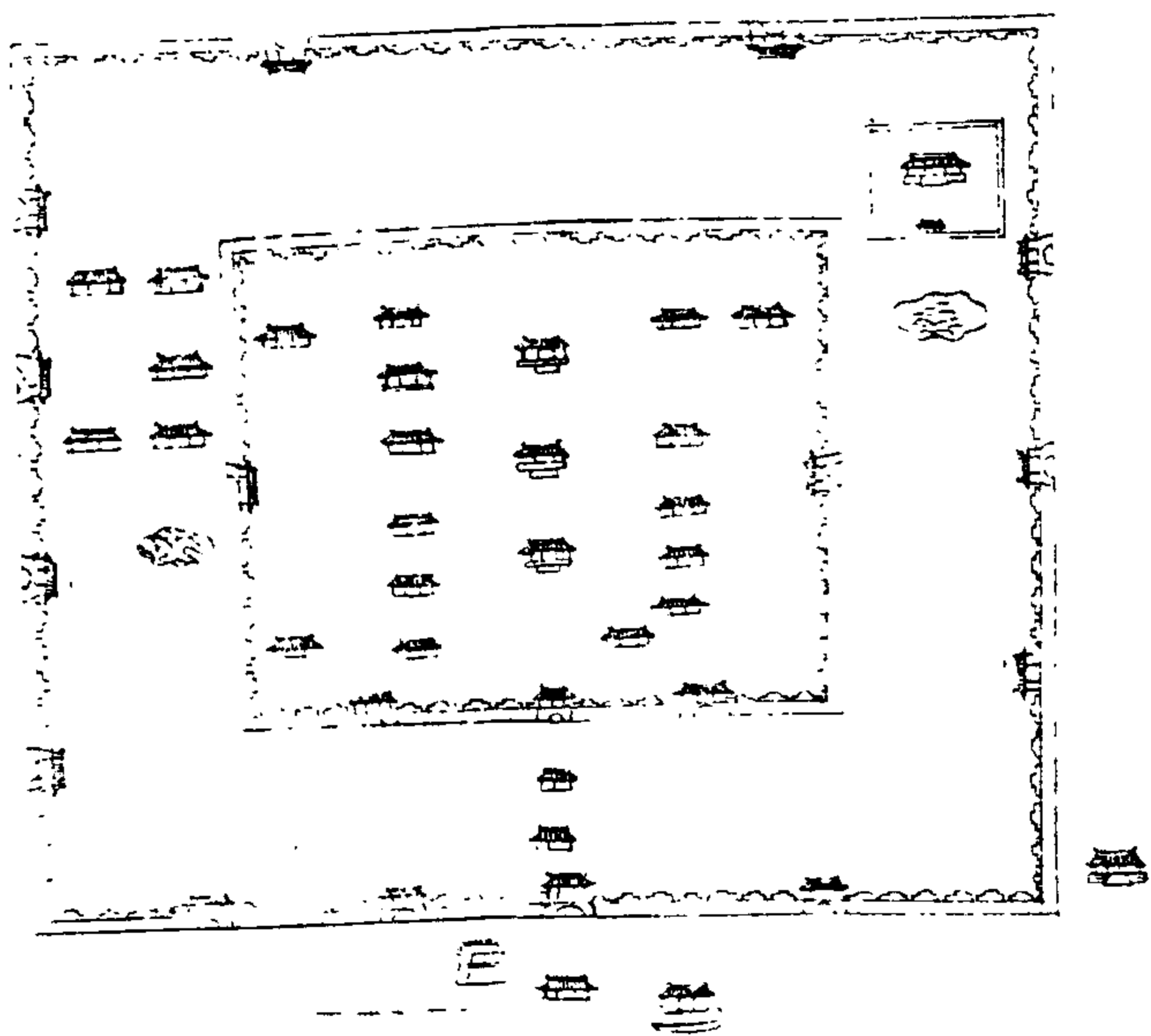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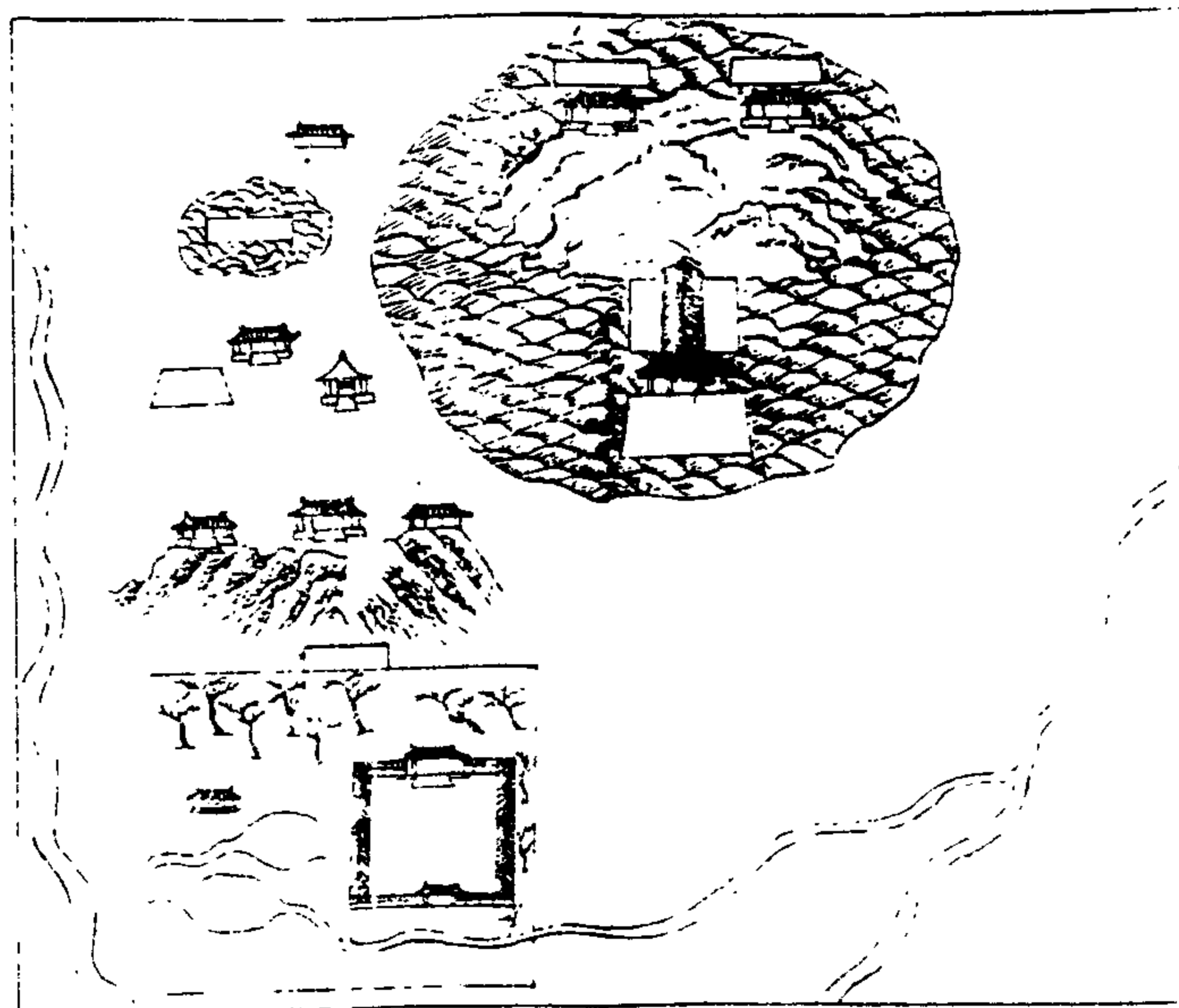
晉城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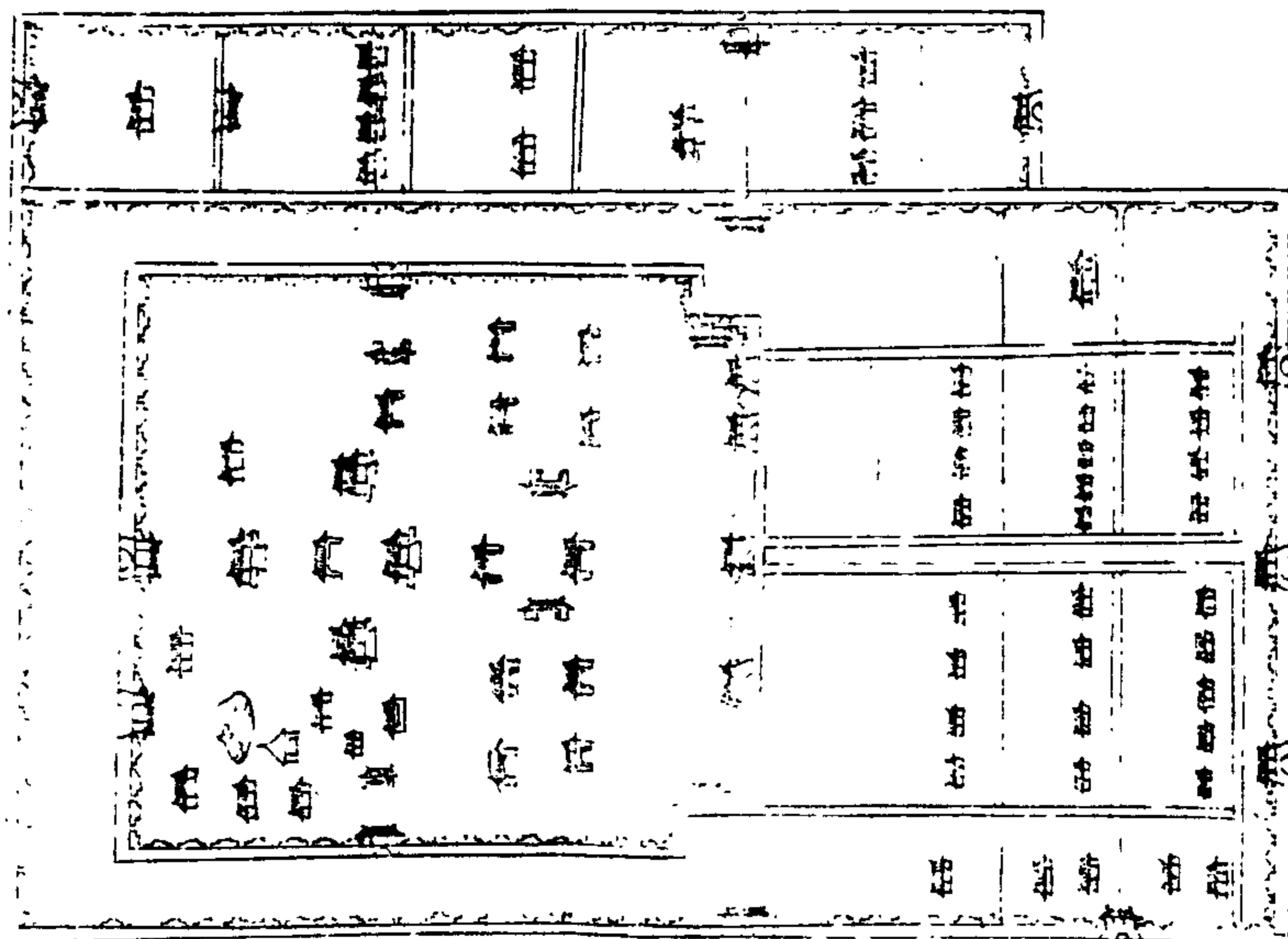
後魏城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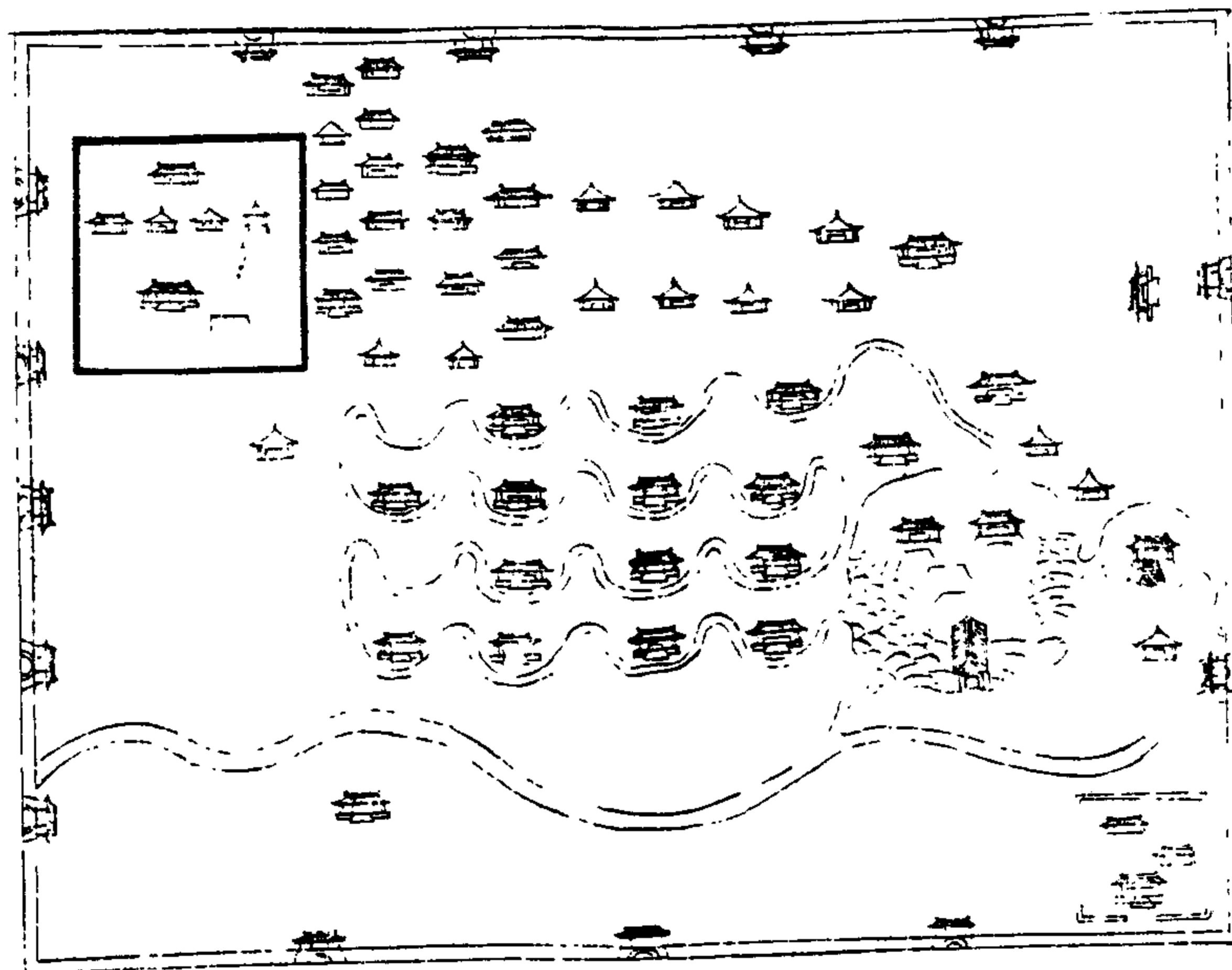
後魏華林園圖



隋城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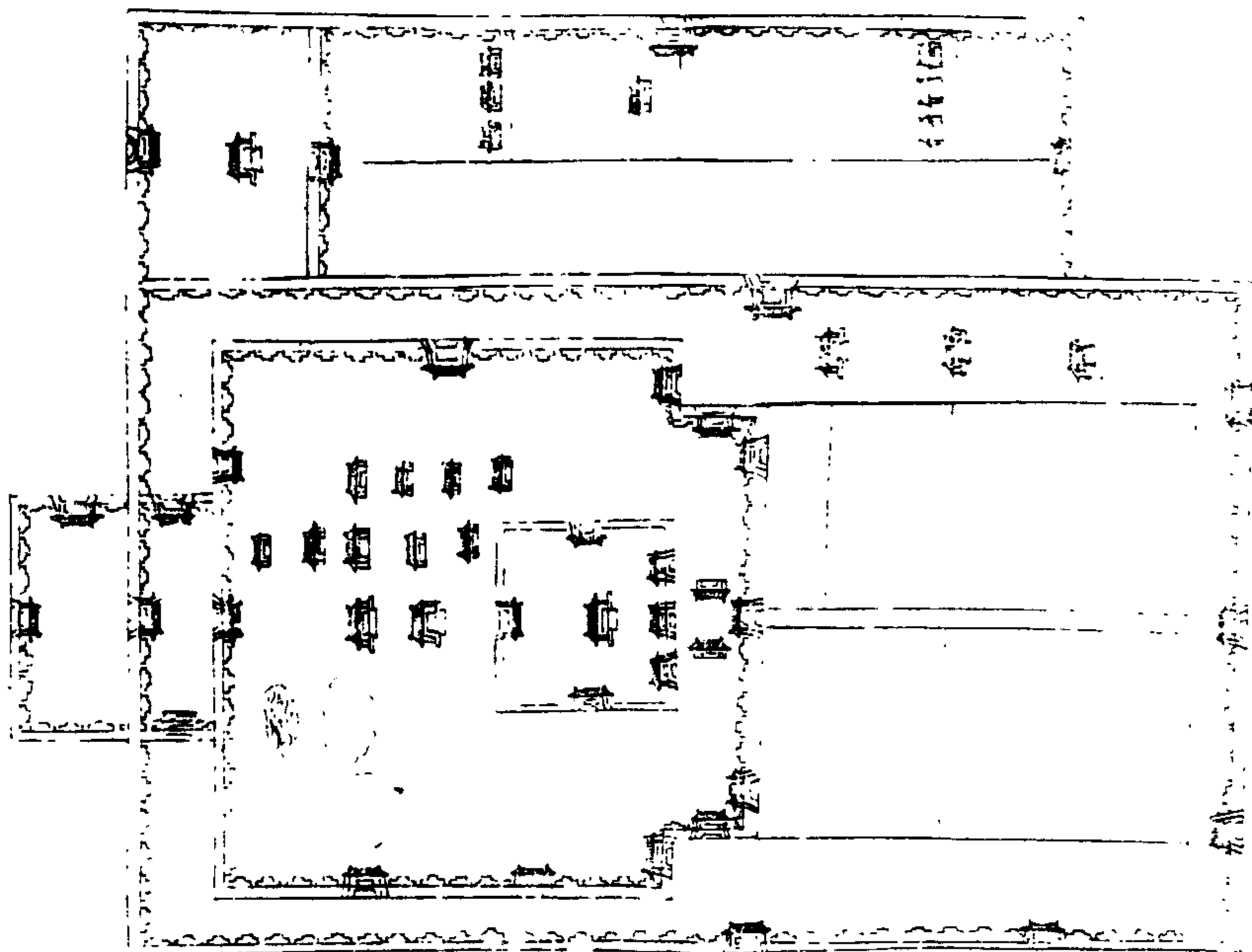


隋 上 林 西 苑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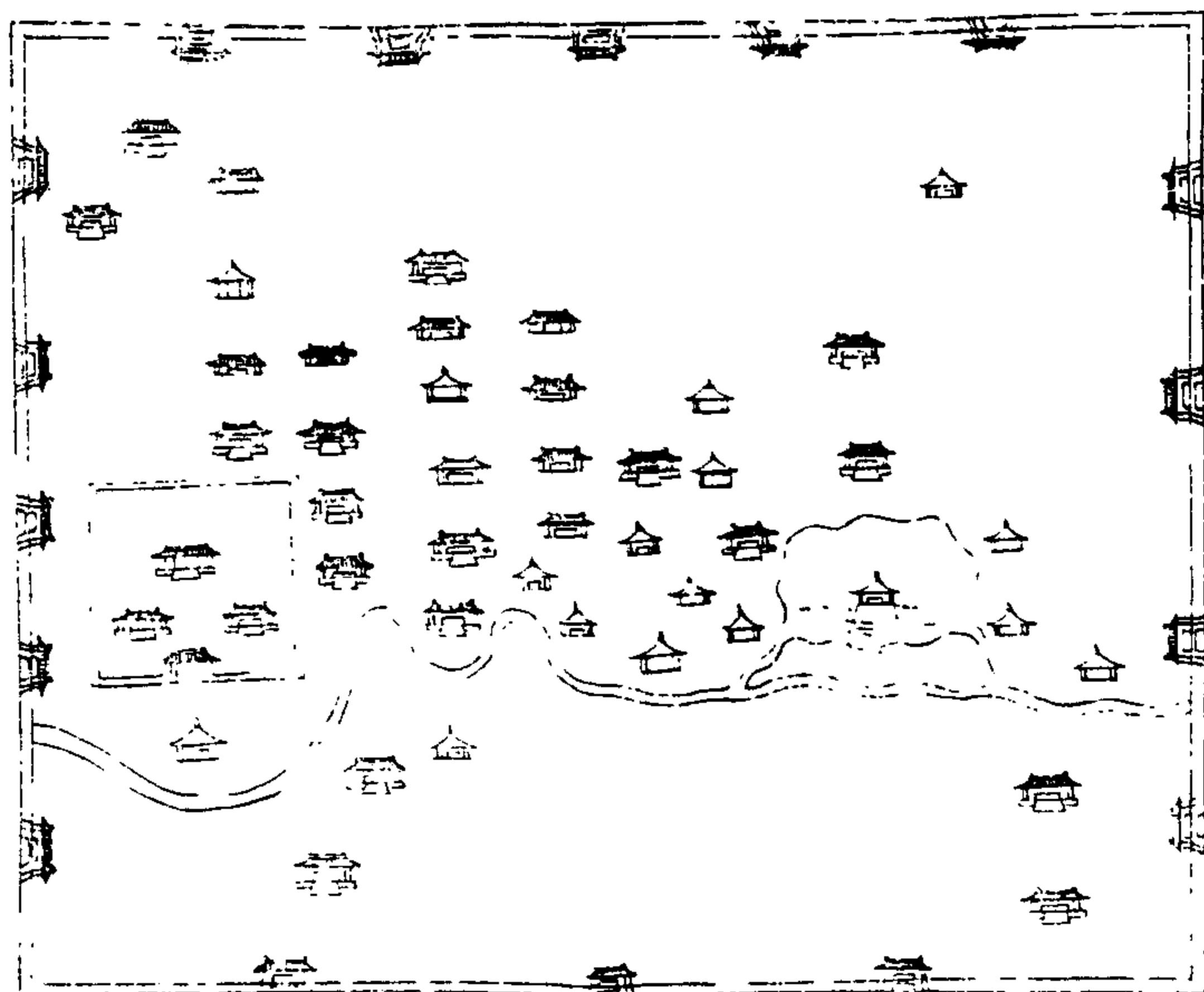
十二

唐 城 關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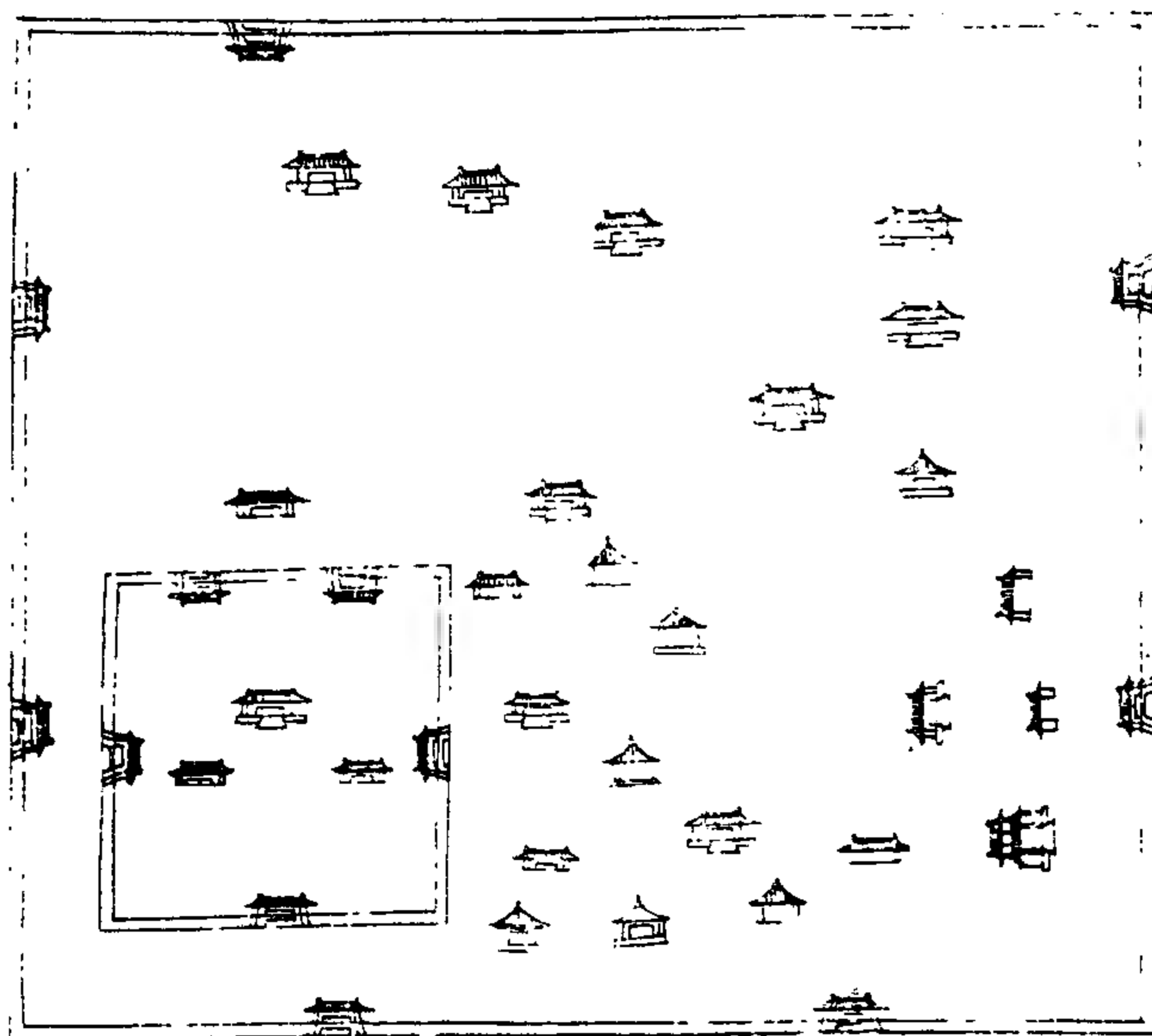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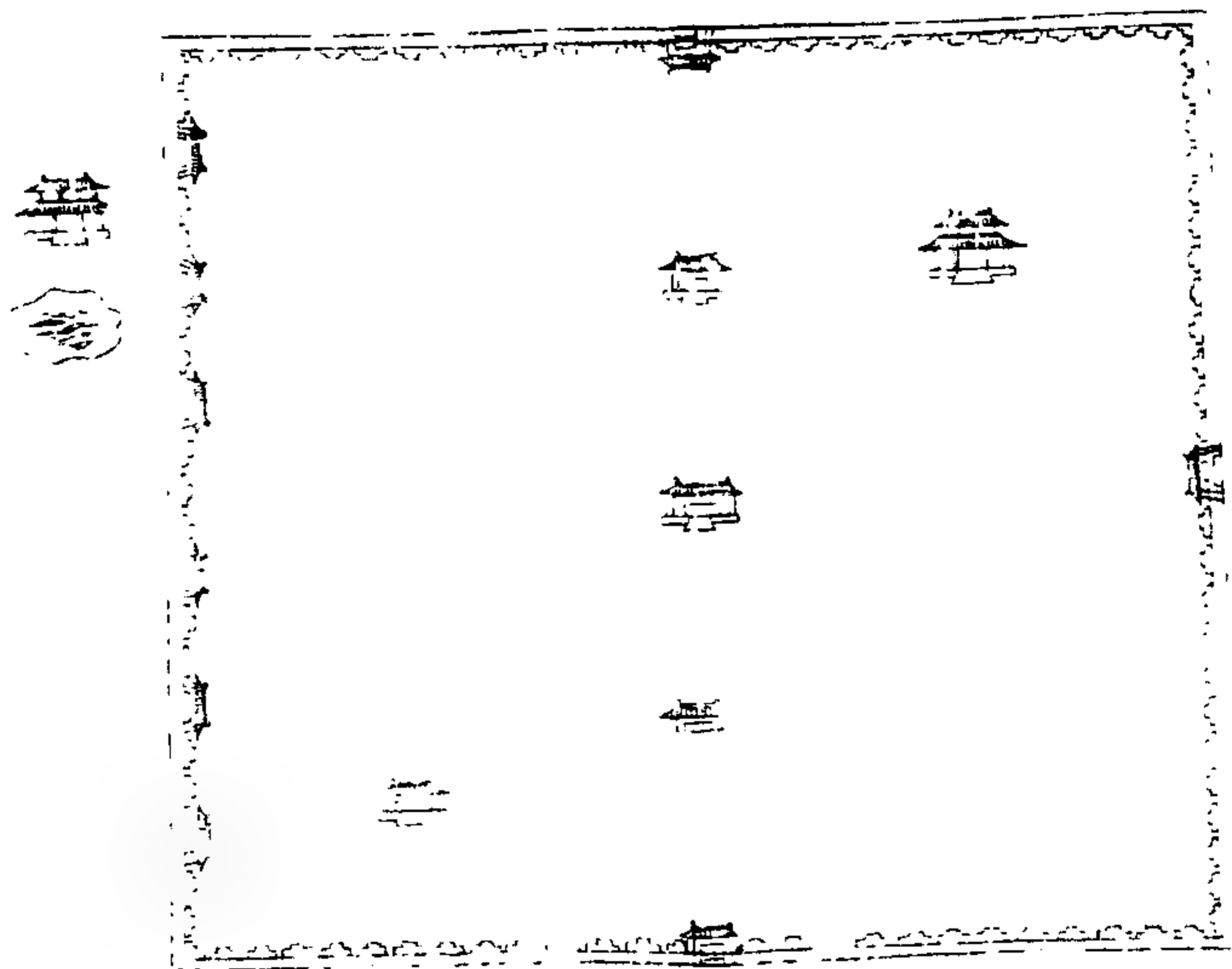
唐 東 都 苑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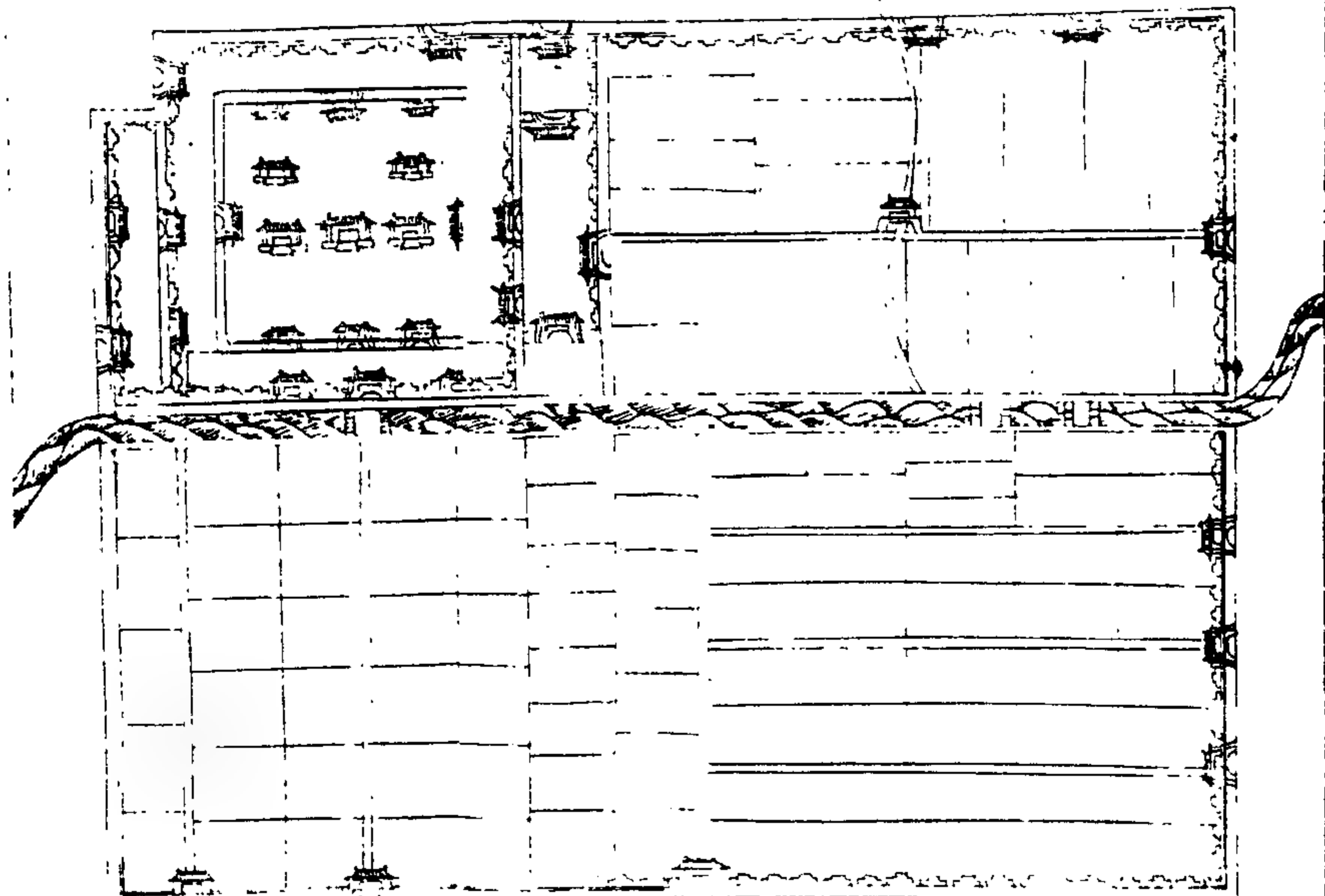
唐 上 陽 宮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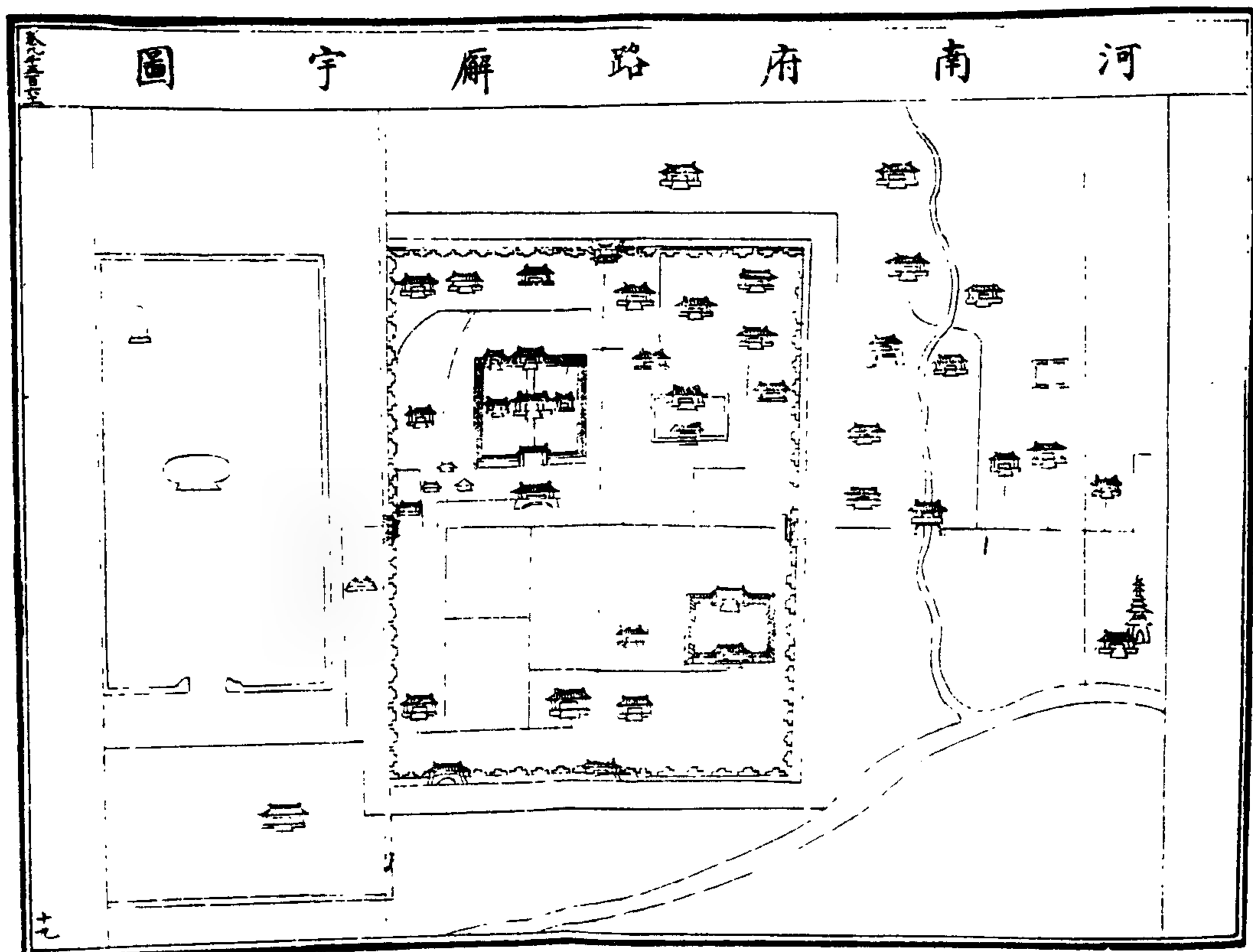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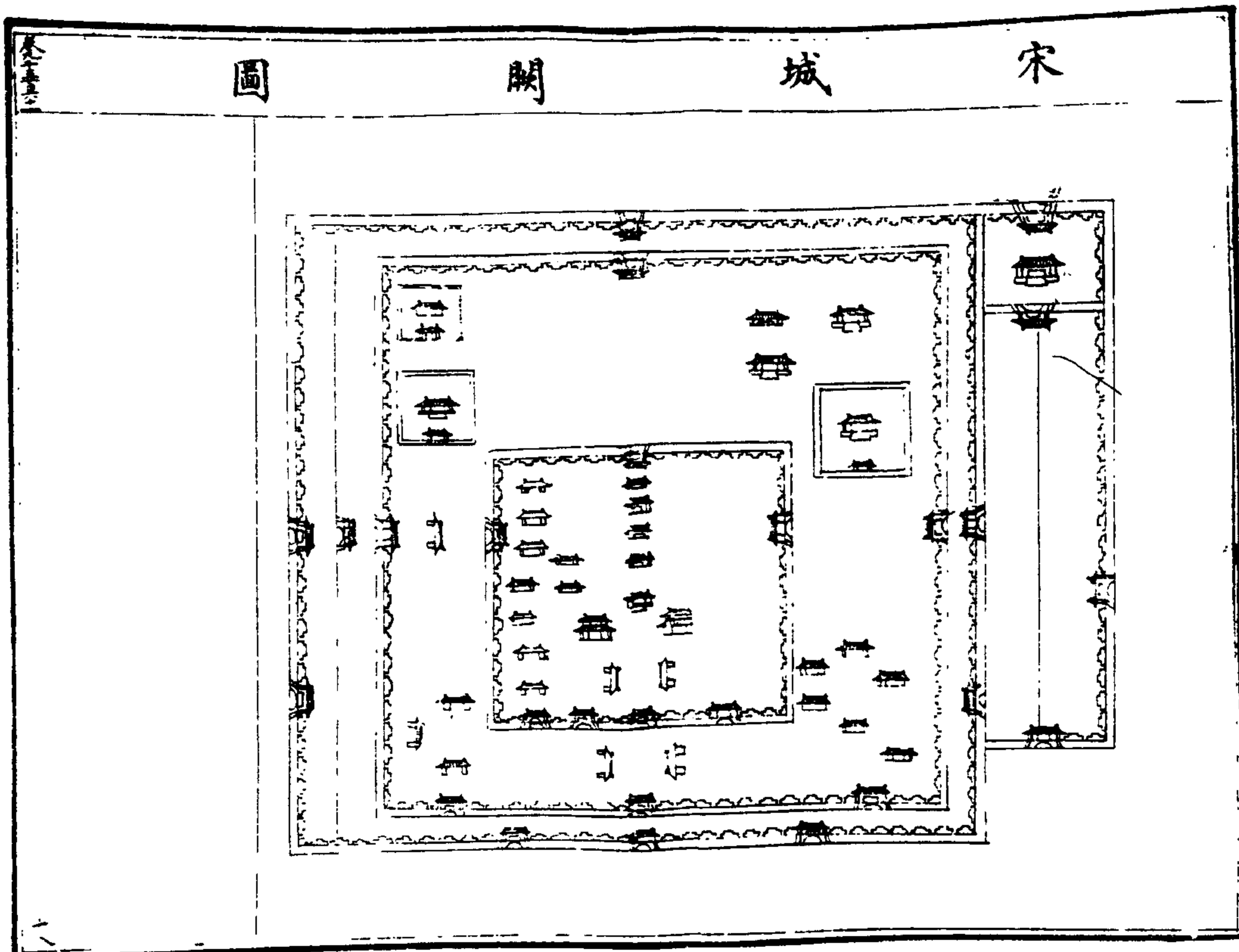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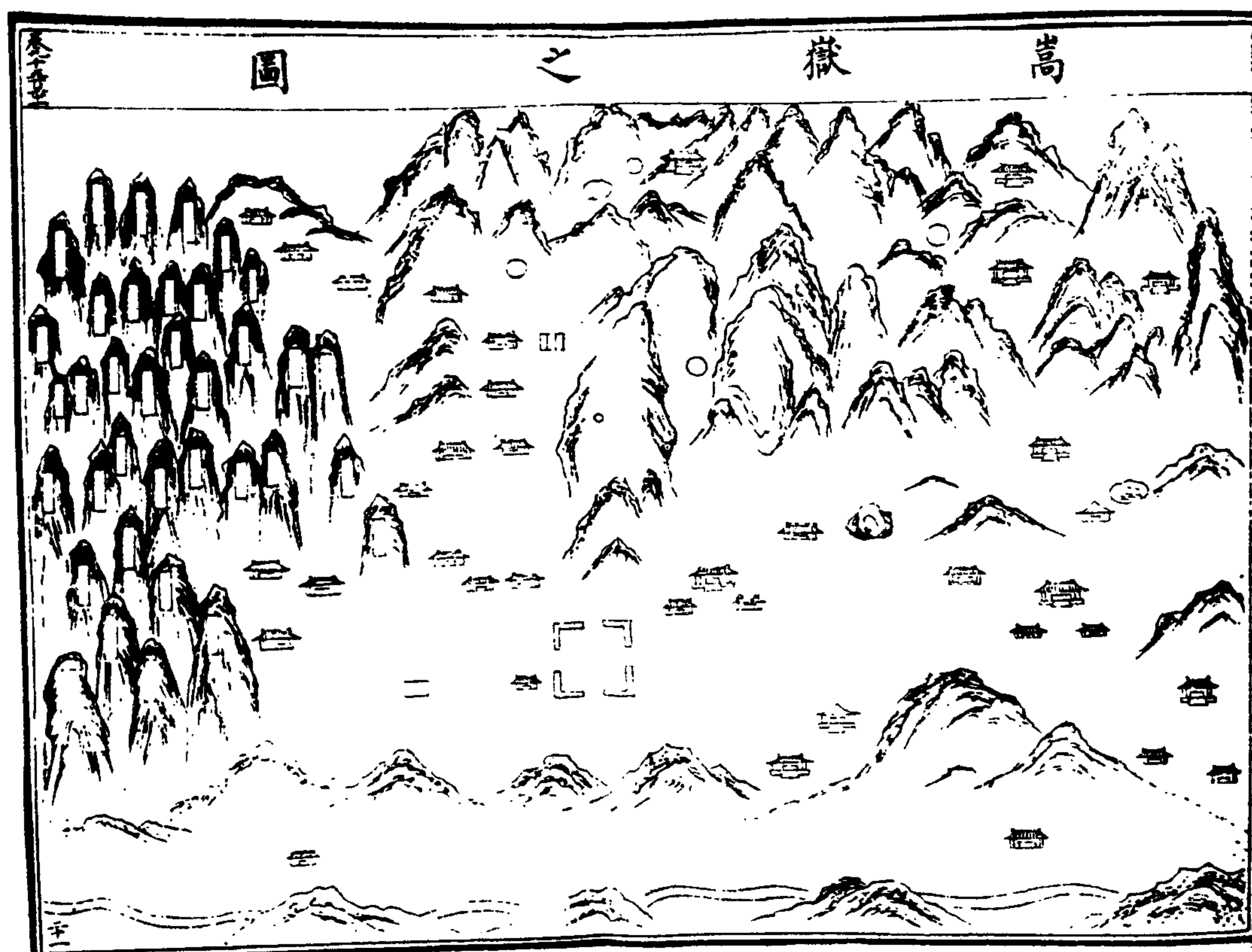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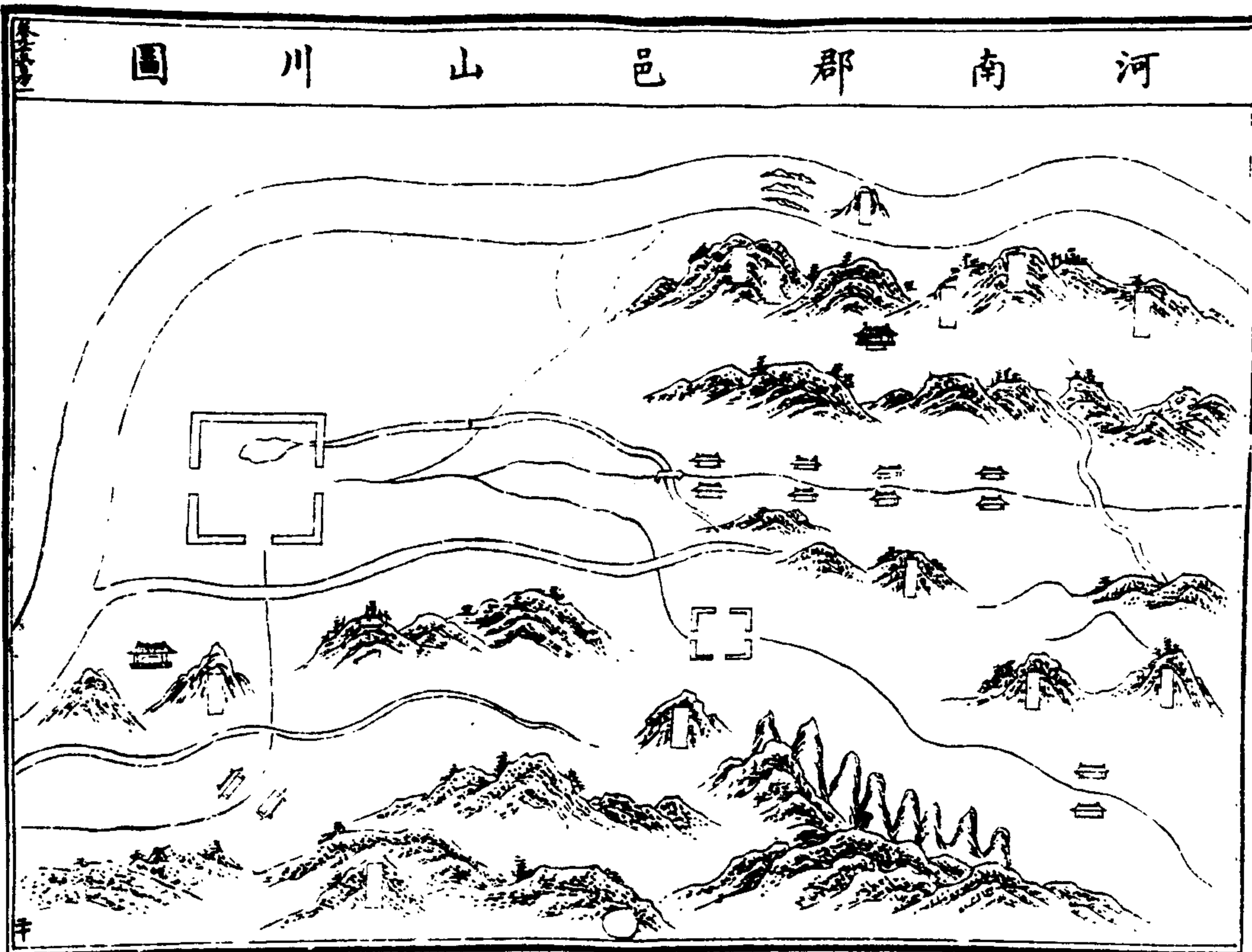
金 墉 城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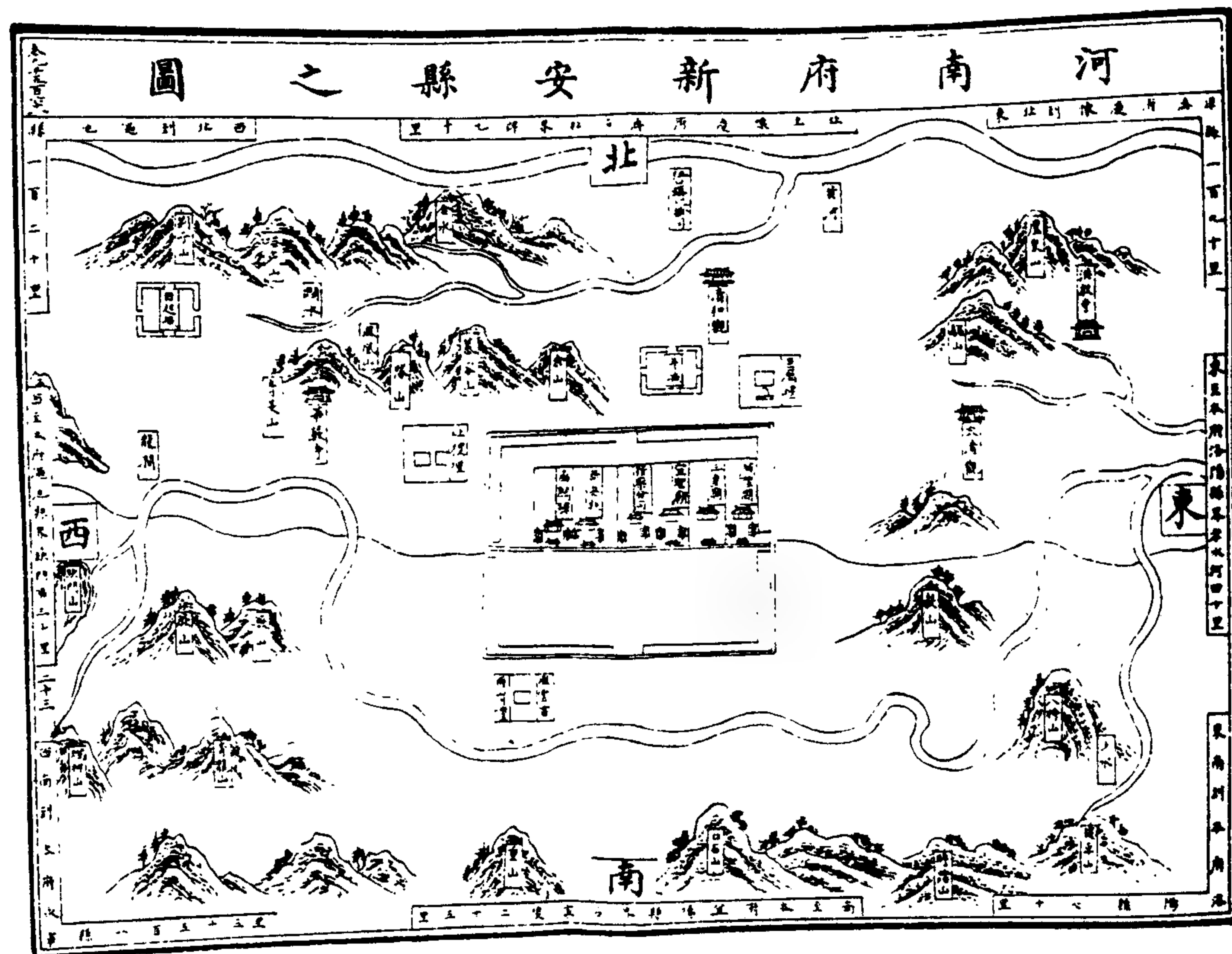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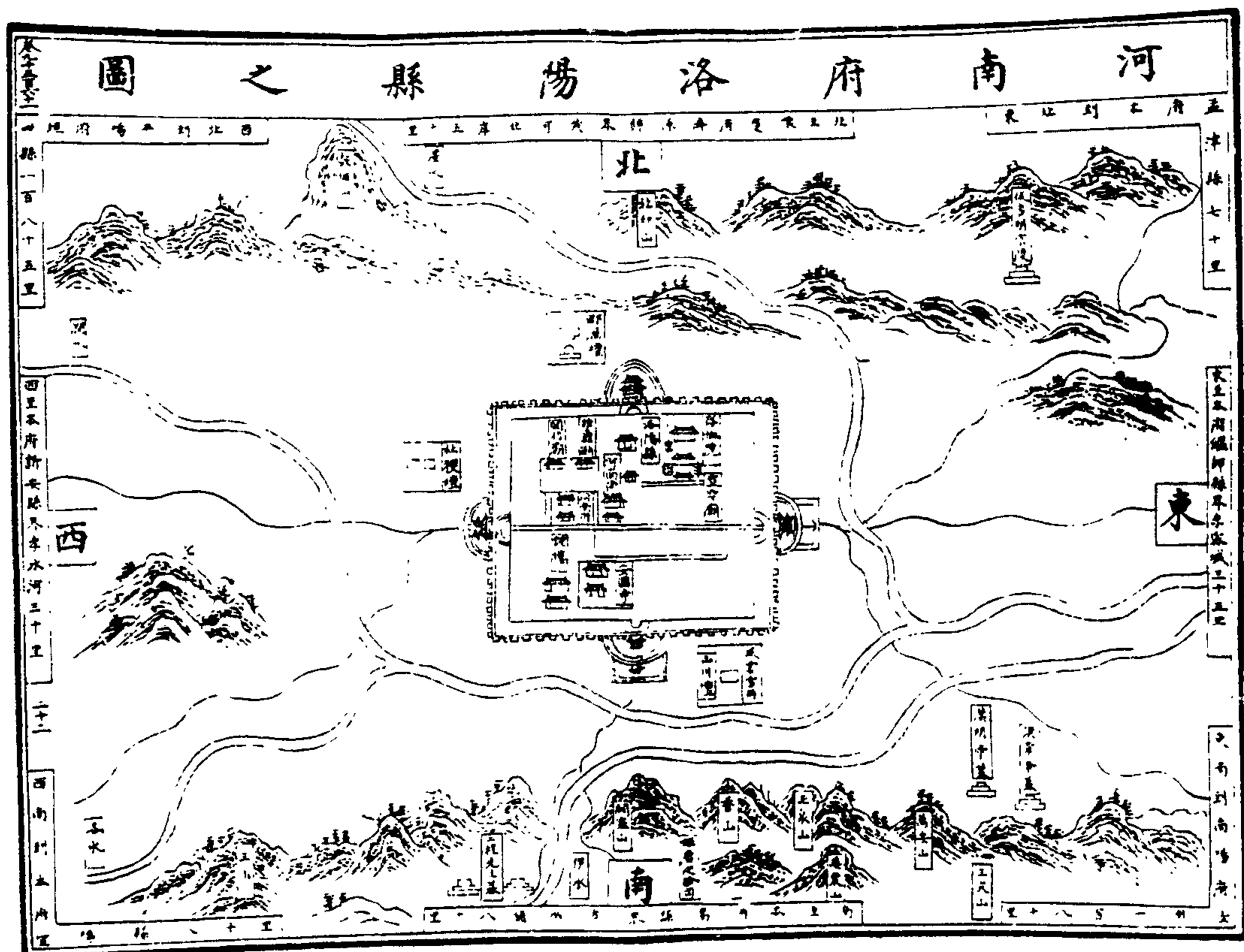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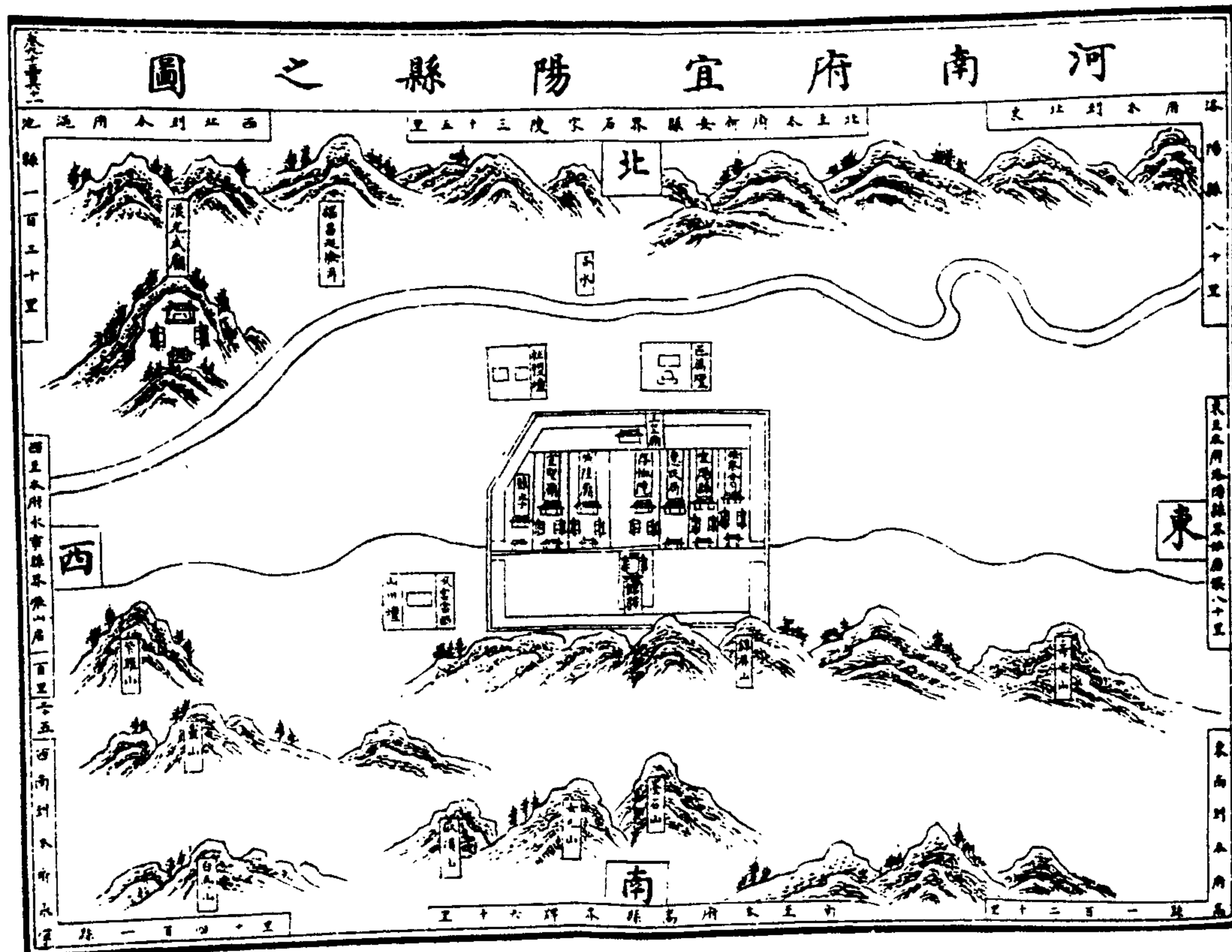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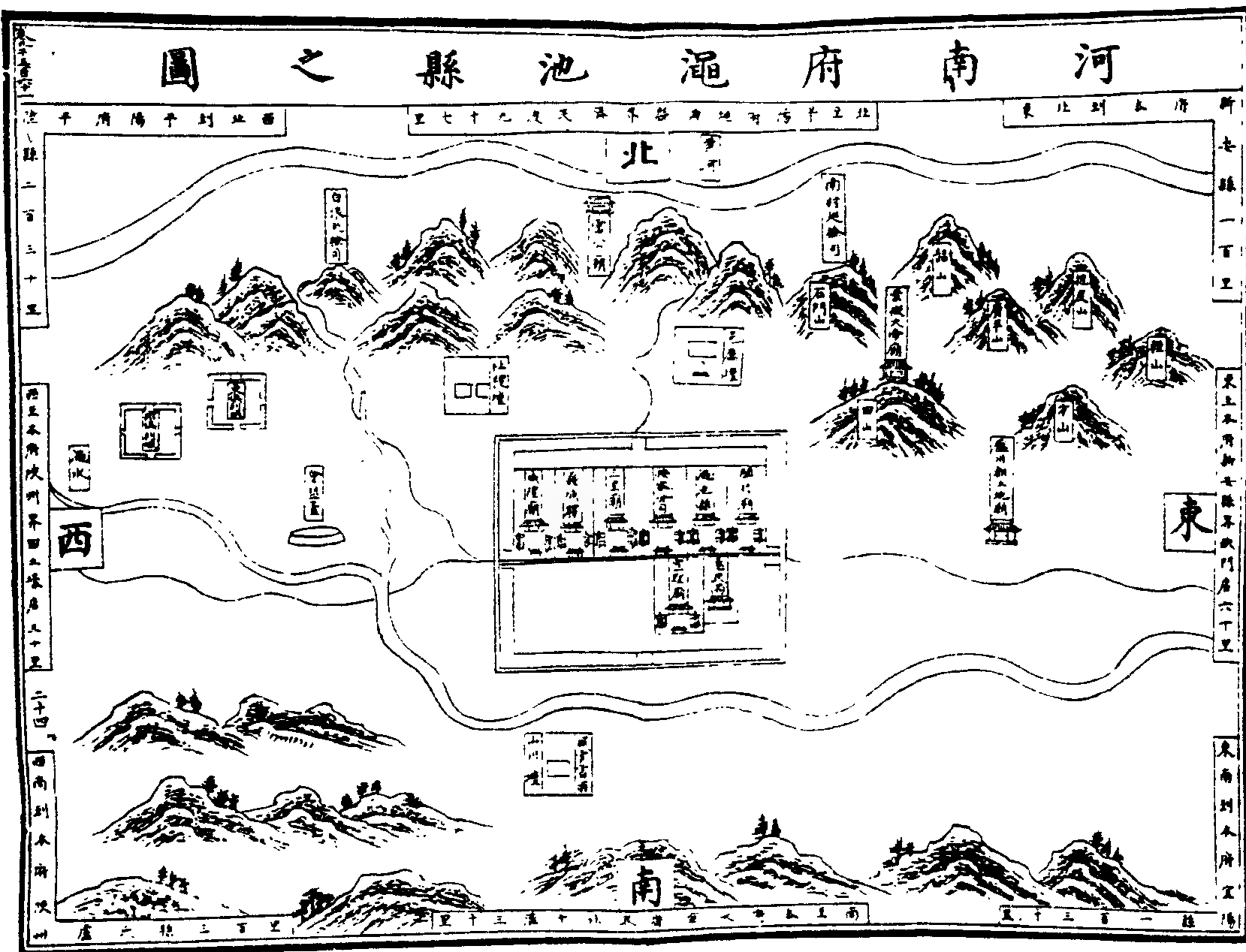
唐 宋 河 南 府 城 關 街 坊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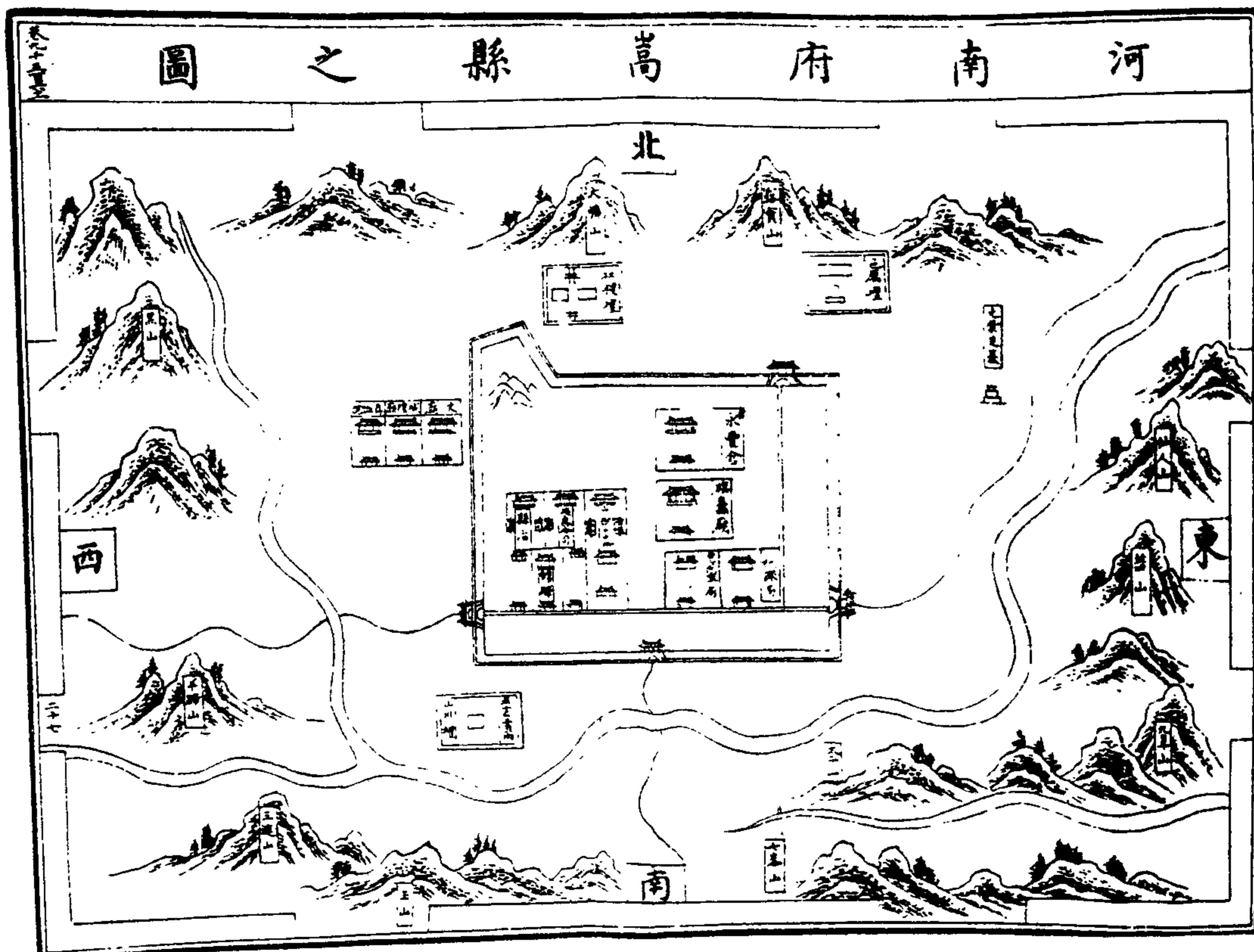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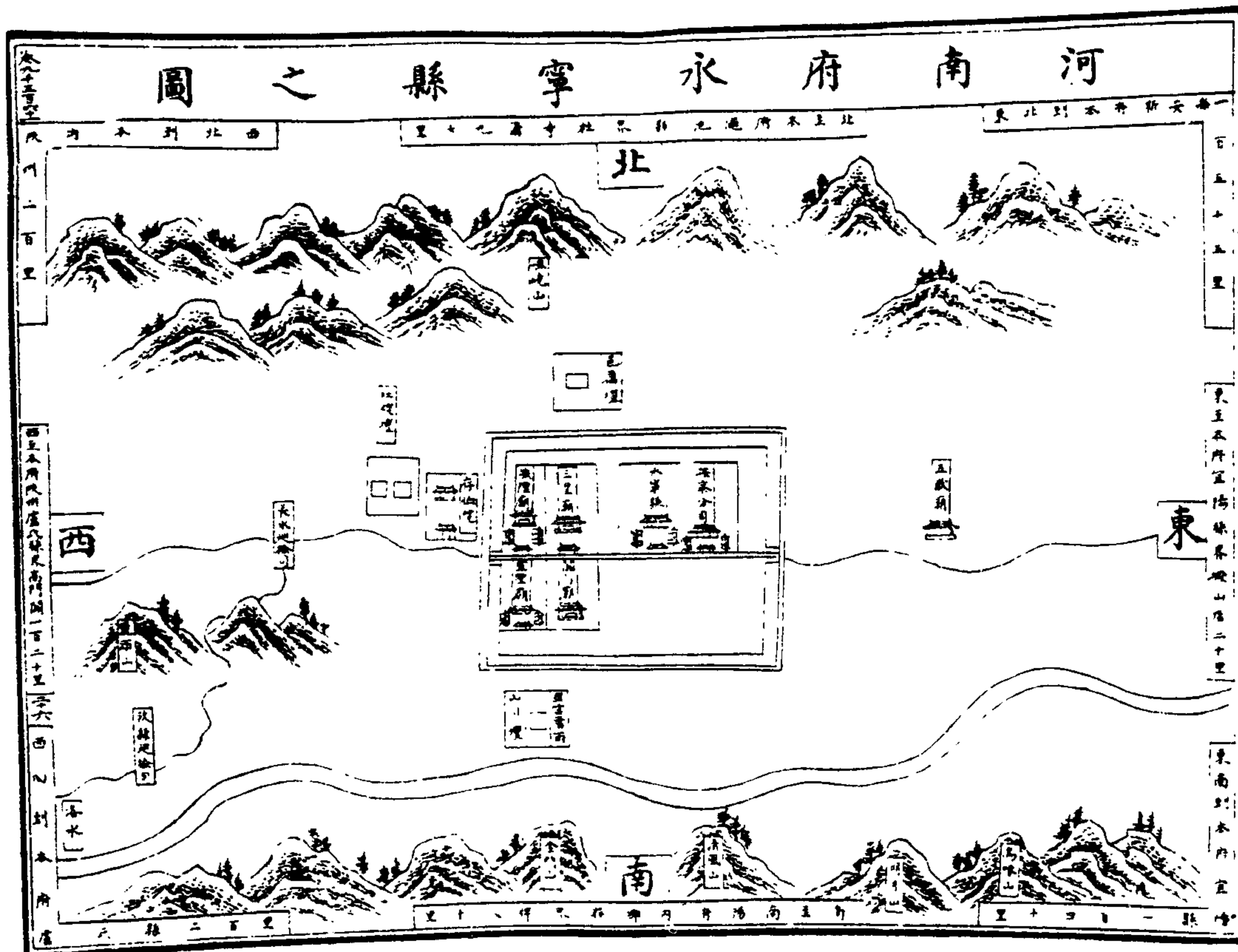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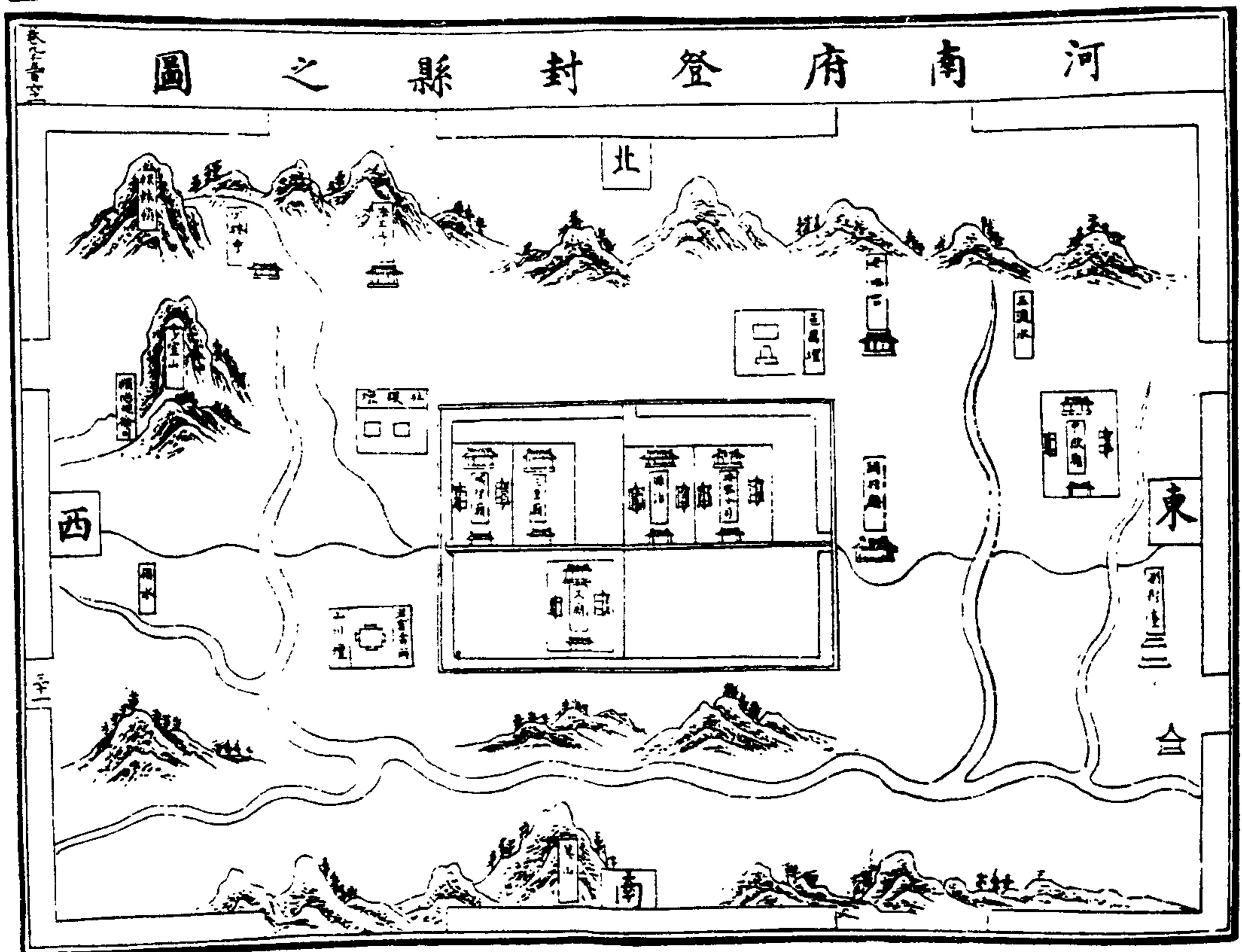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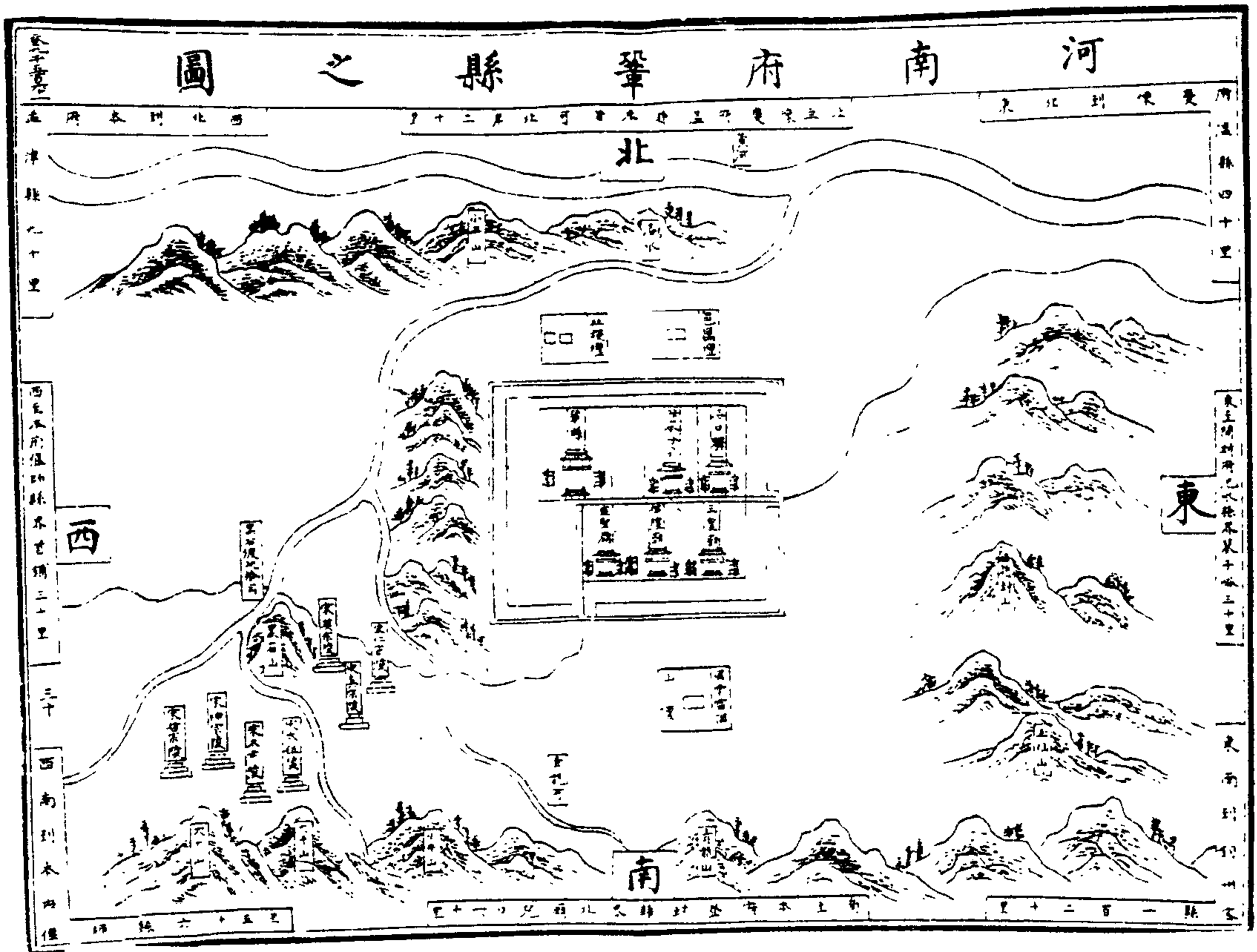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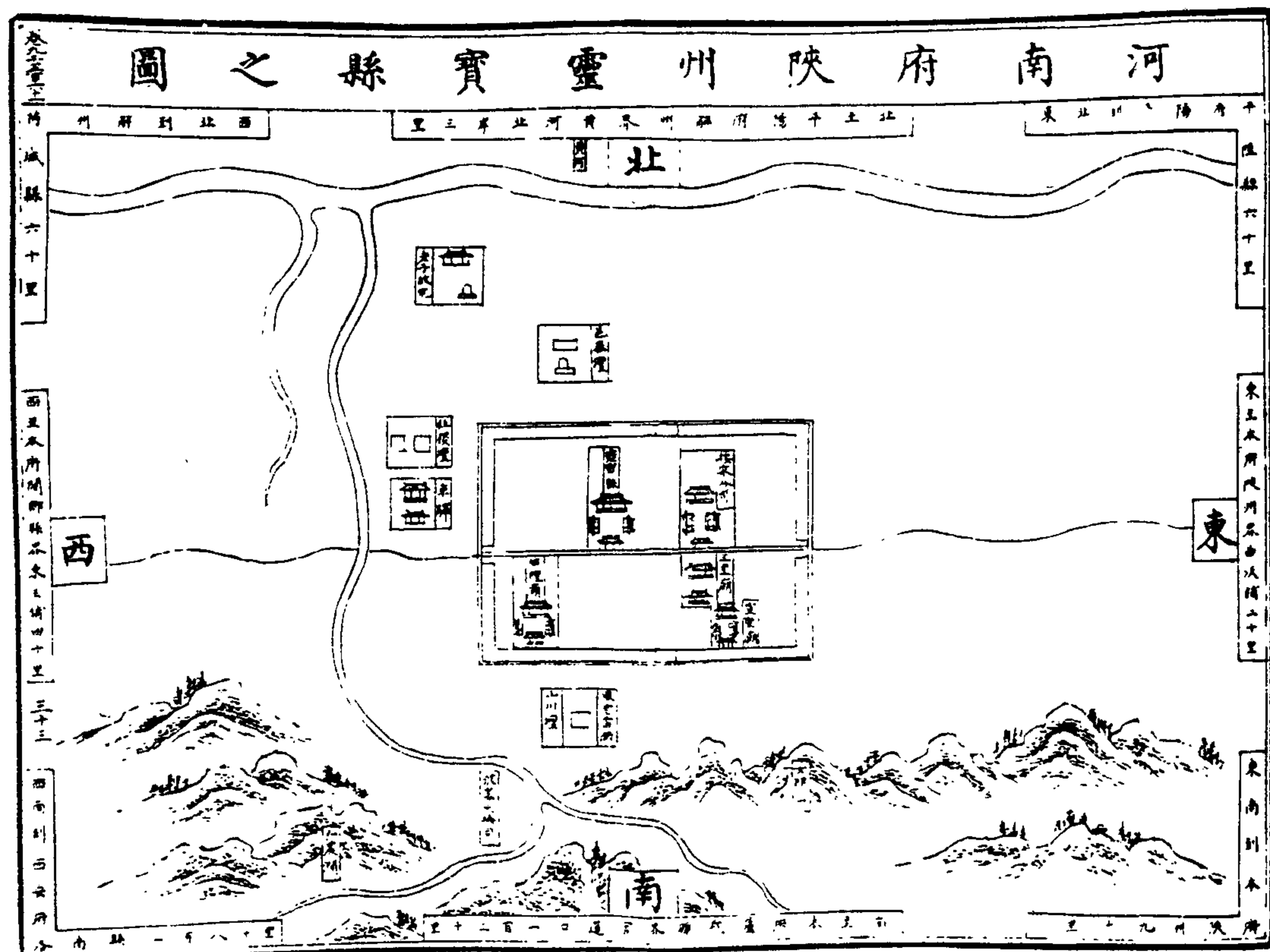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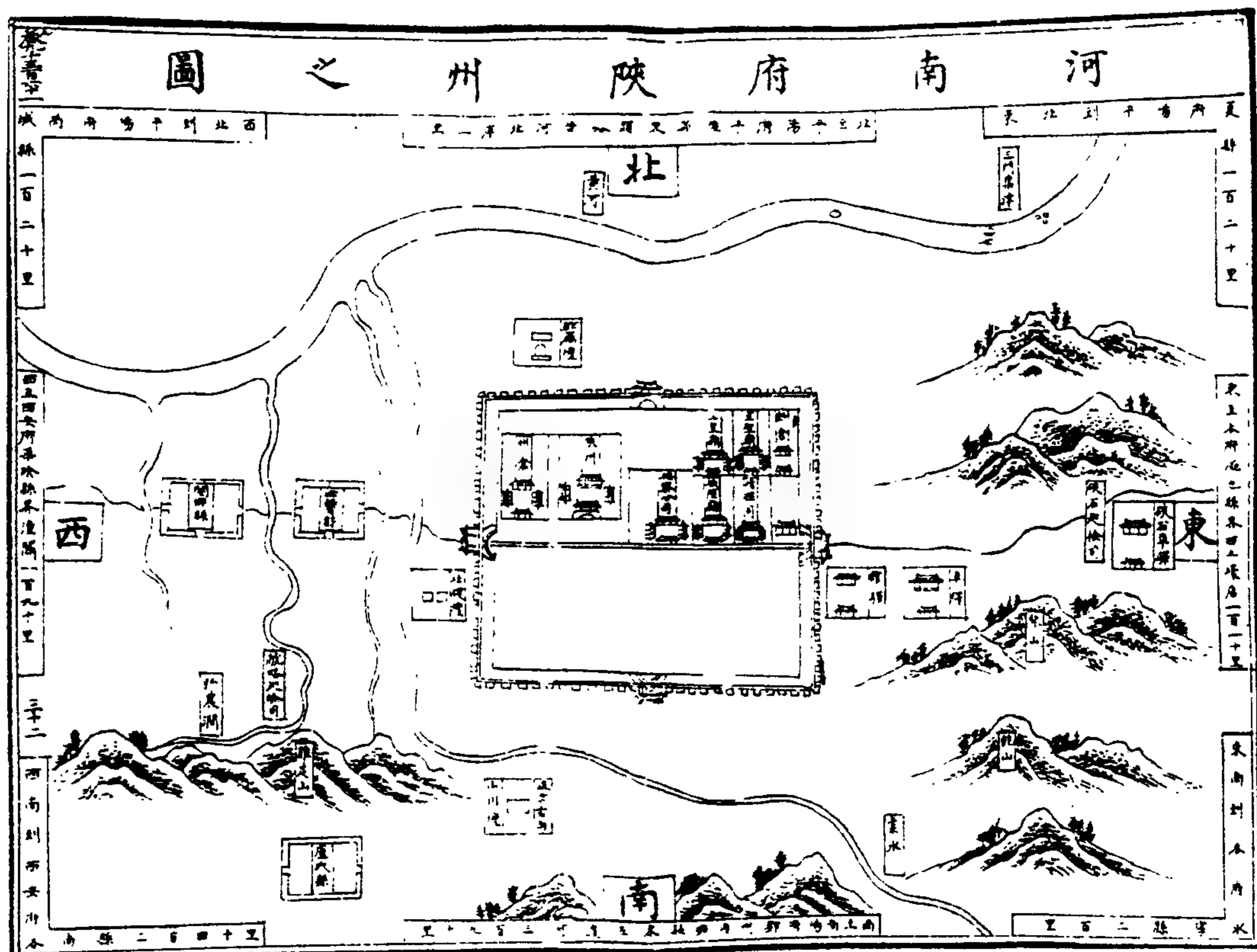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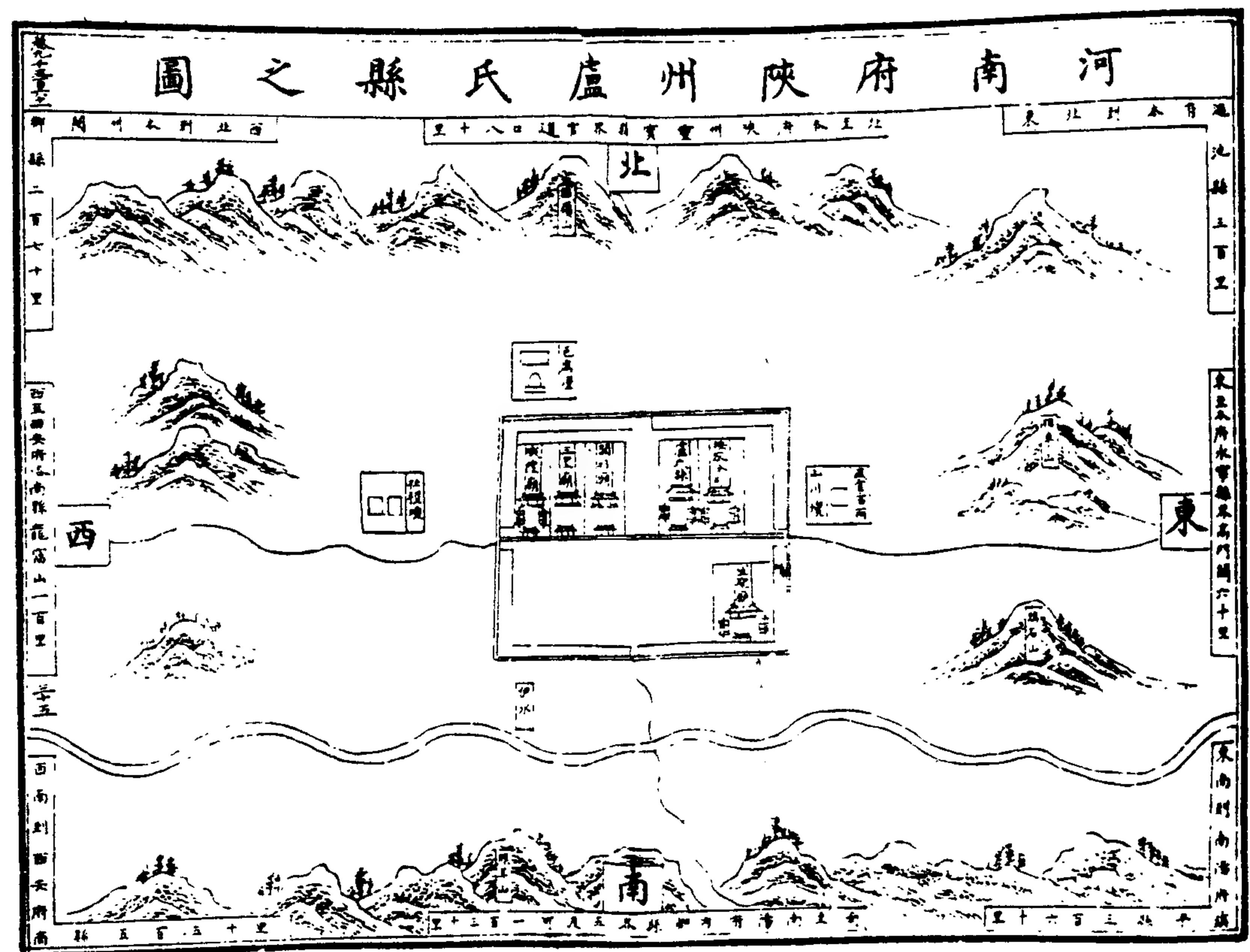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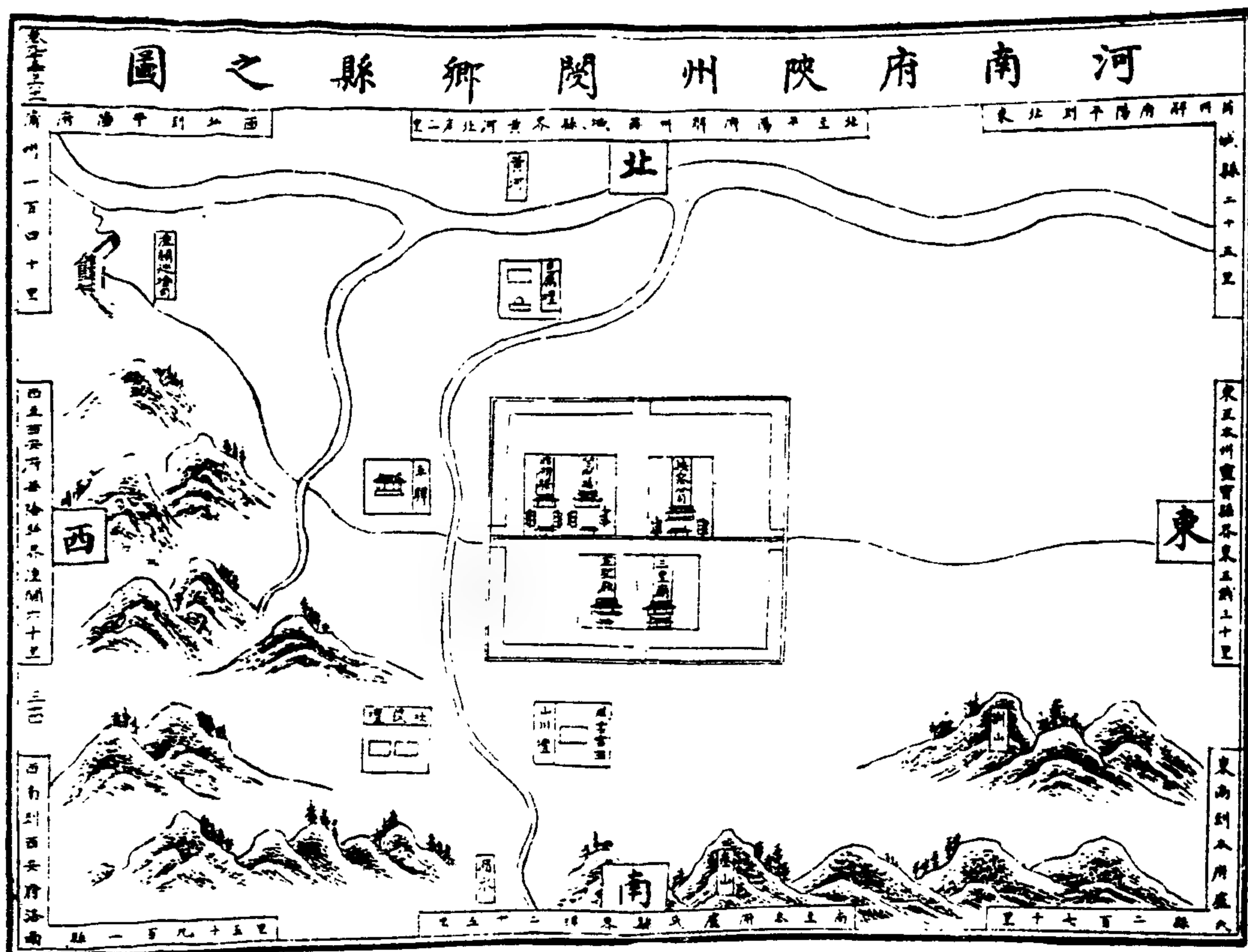












溫韋瑣碎錄
食多鹹傷血

鹵

太平御覽本草經曰鹵鹹一名寒石味苦治大熱消渴狂煩戎
鹽主明目並氣堅忍去毒去一曰鹽精令人吐主揚胃結

熱本草神農經名醫別錄鹹味苦鹹寒無毒主治大熱消渴腸胃結
熱狂煩除邪及下毒毒藥肌膚去五臟腸胃熱結氣心下堅食已嘔逆
喘滿明目目痛生河東鹽池陶隱居云是煎鹽釜下凝澤唐本注
鹵鹹既生河東河東鹽不金煎明非凝澤此是鹵土名鹵鹹今人熟皮用
之斯則於鹹地掘取之宋嘉祐本國經并州兩監末鹽乃制鹹煎煉
不甚佳其鹹蓋下品所著鹵鹹生河東鹽池者謂此也政和本手房鏡
源鹵鹹純置四黃作錫藥紹興本草謂此鹹土也主治已載本經謂
注以爲煎鹽釜下凝澤未可爲據本經云生河東鹽池必因水因而有之
當從味苦鹹寒無毒爲正然諸方罕用之元末丹溪本草行義補遺石鹹
去濕熱消痰瘡積有塊可用洗滌垢膩尚從善本草元命道鹹生於河
東味苦鹹寒無毒主治火熱消渴狂煩去五臟腸胃熱下毒毒藥
肌膚開結氣止嘔逆並不全煎明非凝澤此是鹵土故名鹵鹹

宋樂大典卷九十七百六十一

淡井復鹹

北史齊房約爲樂陵守郡瀕海水多鹹
者約鑿井得甘泉及罷歸井味復鹹

鹹

韓文病人味土炭嗜鹹不
得則大咸嗜好與俗殊

儋耳井鹹

蘇東坡集天慶觀乳
泉賦吾家居儋耳下

淮南城隍於司命
之官百井皆鹹

南人嗜鹹

江少虞類苑大業中有吳郡貢家
蟹二十頭養推餅四籠又何嗣嗜

糖蟹大抵南人嗜鹹北嗜甘
魚蟹加糖蓋便於北俗也

好惡酸鹹

宋黃庭堅集答王補之
書在中朝時挾文章有

名譽居庭堅之右者甚衆閣下不取諸
彼而取諸此何好惡酸鹹與特異哉

食鹹

諫小人喜食鹹

函

洪武正韻胡切置也亦作通攝又甲也又見上韻野王玉篇胡切置也
胡城切函書陸法言廣韻又音含額元孫干祿字函函上通下正宋重修
廣韻胡切切亦姓漢有豫章太守函又漢姓漢末有黃門侍郎函
子登丁度集韻極也或作極極二曰不石亦作極晉書水且致陽德隆
韻釋疑此函谷關石過秦論秦拔釐函之固注釐謂山谷謂函谷大壘
私誡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鹹第七押咸字孫宗楚云李郭勉忠地復收於

河朔陳吳首難險莫恃於般郭守正紫雲韻乃函容字下以曰或作函非
律行均龍龕手鑑函函通函王音或體云廣韻函文也韓道昭五音

類聚作函含咸二音與咸義同楊桓六書統重母函假借函字作函
或以金錫林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通作或音禮伊耆氏共杖函注續函

函以此藏杖又或韻字濫傳義說文匣也謂可容一物也趙謙音文字
通函匣監切則又象覆有蓋之形本作函作函非借散函地名雙音見本

音韻會定正字切
匣咸匣形賢函

極

洪武正韻胡切
函切同上

極

並集韻見杜以古
集篆古文韻海

函

並六書統

函

通篆隸分韻

函

並六書統

南函
函

函

草書集韻

函

草書集韻

日月函

宋史歐陽修母病祈禱時寒下淚淚爲之冰如筋額上叩頭
血亦冰忽有人授以石函曰此療夫人病以函奉母函中

永樂大典卷九十七百六十一

唯有三寸縮并書日
月字母服之即平復

玉函

漢武內傳王母及上元夫人見帝之日多
所稱說或延年之訣致神靈之法或衆靈

之教步玄之術諸要妙辭帝適自撰爲一卷及所授真形經書六甲靈符
之事帝適或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珊瑚爲軸紫錦爲幃囊安着箱

梁臺上梁武帝造玉函遺羅子春齋上龍女得寶珠太平廣記唐肅宗爲
兒時常爲玄宗器之取上清玉珠以絳紗表之繫於頸及即位遂令貯之

以翠玉函置之於卧內杜陵常舍開元中舉進士下第寓遊於蜀一日
有請者曰郡南十里有鄭氏亭真屋外境也願借去余遂與俱往既入見

亭上有神像十數皆極色也曰我玉清之女也向聞君爲下第進士寓遊
主此將以一言奉請又豐君子不願是以假鄭氏之亭以舍君果富貴志

即命酒樂宴亭中酒酣曰吾有寶符以贈君命左右出一小函其色紫赤
似玉而瑩徹曰紫玉函也余拜而謝然去行未及一里迴望其亭茫無

有衛叔卿服雲母得僊謂其子度世曰今世向大亂天下無聊後數百
年間土賊金亡汝歸當取吾寶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書取

而按合服之一生可能乘雲而行道成就吾於此勿得爲漢臣也又列
仙傳衛叔卿得仙其子度世見之山中曰我有仙方在汝居柱下函之得

玉函封以飛仙之印其中乃五雲度世之亦仙書也禮儀志天寶九載十月先是御中大夫王鉞奏稱太白山人王玄真見玄元皇帝於寶仙洞中云是王玄真也王鉞奏稱太白山人王玄真見玄元皇帝於寶仙洞中云是王玄真也王鉞奏稱太白山人王玄真見玄元皇帝於寶仙洞中云是王玄真也

華琳之函

漢武內傳上元夫人手書也

永樂大典卷九十七百五十一

四

丹瓊之函

海錄碎事東宮

九鈿函

事東宮

石函

雄侍類偶茅君內傳漢宣帝地節四年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句曲山教侍女李方明出丹瓊之函九鈿函事東宮故事太子納妃有步

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為沉香色又帝至阿育王塔寺設無碍大會堅二利各以金甕次王甕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利僧慧達登越城四望見長十里有異氣因就禮拜是先阿育王塔所屬於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眾就掘入一丈得三石函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函中三舍利及髮爪各一枚趙希備會心錄唐之諸陵至五代時悉為溫韜發掘昭陵亦因韜從地道下見宮室制度闕麗不異人間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為鐵匣從地道男六七歲云此子病疾願寄之仍留一函日不可療以函貯之八九日殂以函瘞之後發惟一黑石四方題云神真鍊形年未足化為我子功相續太平廣記呂用之伏誅有軍人發其堂得一石函內有桐人一枚長三尺許身被絙絙口貫長釘背上疏高駢駢貫甲子官品姓名為厭勝之事以是駢駢為用之所制如有功焉唐相國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常召一僧問已之休咎僧果言公有南行之期公常不樂又曰然則吾師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願陳目前事為驗庶表其之不誣也公曰果有說也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請發之即命窮其下數尺果得石函啟之亦

永樂大典卷九十七百五十一

五

無親焉公異而稍信之除長生製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以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黃樞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著蜀綏山函陽雜俎上都務本坊貞元中有一人因打牆掘地遇一石函發之見物如絲滿函飛出於外驚視之次忽有一人起於函被白髮長大餘振衣而起出門失所在其家亦無他前記之中多言此事蓋道門太陰鍊形日將滿人必露之豫章志遊惟觀今石玉隆萬壽宮在西山之東南許旌陽故宅也石函一舊說函有縫而不可開唐初張善安撫洪州強取開之得符云五百年後有狂賊張善安開之善安惶駭復還舊所金陵新志宋朝事實云周廣順中江南伏龜山圮得石函長二尺八寸中有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華寶公于此按寶公傳華寶山宜蔣山自有伏龜山字臨安志杭州府葛公雙井居人飲此水不染時疾傳言葛公煉丹于此有石函在井中嘗為好事者涸取水去水遂竭惡居人索回石函水甘潔如故台州府亦城志赤山有古塔塔之下有石函蓋客揮犀雷煥掘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曰龍泉太阿能改齋漫錄晉張華令豐城令雷煥剖石函得雙劍然以石函函及今而尚存石函所在即古劍池之前二十四步四層五六尺

塗沒其半。土人訛為石門云。**肺石函** 南史梁武帝初即位詔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函各置一函。若從江漢功在河東。犀兕

徒葬龍蛇。方於次才。高妙。擯置。莫。道。陳。傳。呂。之。術。抱。屈。賈。之。歎。其。理。有。鐵。然。受。困。包。羅。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百。姓。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南史梁武帝紀帝即位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函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橫議。投謗木函。

楸函 太平廣記唐郭國社。郭制江陵。及薨。將。歸。葬。洛。陽。為。東。身。楸函。而。即。路。欲。飲。之。主。吏。覺。函。短。憂。懼。甚。遂。賂。陰。陽。者。給。杜。氏。諸。子。曰。大。傳。薨。時。甚。凶。若。臨。近。必。有。大。禍。諸。子。信。然。盡。率。家。人。俟。於。別。室。及。舉。尸。楸。函。果。短。遂。踰。胸。折。項。骨。而。入。焉。**獸函** 事。物。喜。會。要。武。后。垂。拱。二。年。六。月。置。獸。函。以。達。下。情。蓋。取。白。獸。之。義。也。今。登。閣。所。投。此。其。始。也。梁。天。監。元。年。于。公。車。府。立。謗。木。肺。石。函。各。置。一。函。有。橫。議。投。謗。木。于。函。則。唐。之。置。函。用。此。也。國。朝。興。國。九。年。七。月。改。為。檢。而。民。間。猶。呼。之。五。代。史。後。唐。蕭。希。甫。傳。明。宗。即。位。召。希。甫。為。諫。議。大。夫。是。時。復。置。謗。函。以。希。甫。為。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交。奪。有。力。者。勝。凡。掠。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賊。之。吏。刑。獄。之。冤。者。何。可。勝。紀。而。謗。函。一。出。投。訴。

必。多。主。於。功。臣。責。成。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味。奏。已。前。大。辟。以。上。皆。赦。除。之。然。後。出。謗。函。以。示。眾。客。語。登。閣。檢。鼓。院。有。有。謗。函。函。有。御。封。進。文。字。者。投。謗。中。親。事。官。四。人。即。時。昇。之。至。隔。門。則。中。官。接。而。昇。之。隨。上。所。在。即。昇。以。前。項。有。林。勣。者。明。州。人。史。丞。相。親。家。也。曾。權。郎。嘗。啓。慶。七。十。之。儀。德。壽。意。善。之。其。後。主。上。恭。請。德。壽。往。南。內。賞。大。花。大。花。者。壯。升。勣。聞。即。住。投。謗。上。方。侍。德。壽。坐。中。人。昇。謗。而。至。以。為。有。急。奏。也。遂。之。乃。兩。詩。詩。又。不。工。坐。降。兩。扶。兄。投。謗。有。費。謂。如。投。謗。親。事。官。每。名。兩。貫。文。大。率。費。不。下。一。二。萬。而。兩。院。及。親。事。官。等。不。喜。人。來。投。多。深。藏。謗。真。人。所。不。見。處。今。進。狀。者。多。只。是。實。封。投。通。司。自。有。接。受。御。前。文。字。者。乃。以。匣。盛。之。因。內。六。尚。以。通。趙。州。院。叔。明。云。資。治。通。鑑。後。漢。高。祖。紀。劉。主。以。張。業。王。慶。回。執。政。事。多。璽。**經函** 北史列傳齊韓賢為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兵。賢。破。之。親。自。索。敵。始。置。謗。函。後。改。為。獻。納。函。

永樂大典卷九十七百三十一

六

立。於。側。時。人。以。為。裴。氏。祥。上。元。中。遷。慶。遂。居。宰。輔。云。東。川。解。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飯。五。鉢。日。夜。誦。經。九。函。池。中。魚。知。其。數。以。名。召。之。皆。出。水。面。使。去。即。沒。鎮。江。府。志。鎮。惡。經。函。在。郡。城。至。丹。陽。中。路。橫。貫。河。底。葉。佑。雜。記。云。口。滑。河。自。城。中。至。丹。陽。一。百。四。十。里。皆。無。水。源。仰。給。練。湖。自。郡。城。至。丹。陽。中。路。謂。之。經。函。東。西。貫。於。河。底。河。西。有。泉。田。數。十。頃。乃。江。南。石。門。林。仁。肇。云。地。勢。低。於。河。底。若。不。置。經。函。泄。水。即。積。而。為。湖。不。可。為。田。經。函。高。四。尺。闊。亦。如。之。皆。巨。石。磨。琢。而。成。經。函。甚。微。密。以。鐵。為。寬。橋。自。運。河。泄。水。東。入。于。江。中。間。歇。輒。有。飲。自。京。口。海。河。極。深。引。江。水。灌。於。城。陵。與。太。湖。水。相。通。可。省。呂。城。溝。牛。二。閘。其。間。別。有。利。害。亦。以。經。函。不。可。開。其。議。竟。不。行。儒。學。警。悟。張。文。定。公。遊。琅。琊。山。寺。俛。仰。文。之。忽。命。梯。梁。閣。得。經。一。函。開。示。味。經。首。偈。遂。大。書。函。事。物。紀。原。吳。張。溫。使。蜀。謂。先。主。曰。謹。奉。所。寄。書。悟。知。前。生。事。**書函** 函。書。之。有。函。不。前。見。疑。自。漢。有。之。也。晉。書。安。帝。紀。曰。朱。齡。石。伐。蜀。太。尉。與。齡。石。書。署。置。函。曰。至。白。帝。乃。發。書。曰。泉。悉。從。外。水。取。成。都。賊。盡。於。水。中。出。廣。漢。使。藏。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南。史。宋。殷。景。仁。傳。景。仁。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往。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管子。太。祖。微。劉。曄。授。以。腹。心。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令。問。曄。凡。一。夜。數。十。至。太。平。廣。記。廣。晉。州。刺。史。柳。渙。外。女。孫。傳。陵。崔。氏。家。于。汴。州。有。實。疑。者。將。聘。焉。而。舊。妻。有。孕。崔。氏。約。遣。妾。後。成。姻。疑。許。之。疑。殺。妾。而。結。親。後。十。五。年。崔。氏。生。男。女。數。人。男。不。育。女。二。人。各。成。長。永。泰。二。年。四。月。無。何。机。上。有。書。一。函。開。見。之。乃。疑。先。府。君。之。札。也。云。汝。狂。寇。事。發。宜。速。理。家。事。疑。謂。其。妻。曰。此。狐。狸。之。變。不。足。為。也。**書達空函** 妻。伯。高。好。還。集。晉。殷。浩。鄒。下。人。因。其。致。書。致。反。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殺。洪。喬。不。能。為。人。作。致。書。郵。及。浩。為。中。軍。將。軍。敗。走。廢。為。庶。人。後。大。司。馬。桓。溫。將。以。浩。為。尚。書。令。遣。書。告。之。浩。欣。然。許。焉。答。書。意。有。謬。誤。則。明。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人。以。為。報。應。**別付大函** 晉。書。劉。超。傳。超。元。帝。時。為。句。容。令。常。年。主。者。常。自。四。出。結。評。百。姓。家。依。實。授。上。課。輸。**賜詔數函** 唐。書。李。靖。家。藏。大。字。楊。靖。詔。書。數。函。所。入。有。踰。常。年。**符牒函** 唐。書。李。靖。家。藏。大。字。楊。靖。詔。書。數。函。中。治。之。一。曰。晝。夜。現。公。矣。大。老。還。道。來。吾。欲。知。起。居。狀。守。太。宗。手。書。三。符。牒。函。唐。書。三。符。牒。函。道。十。符。文。西。京。紫。微。居。人。道。

永樂大典卷九十七百三十一

七

補 66—322

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

威著紙函

晉書陶侃為廣州刺史時王機

溫邵劉據臨賀道使詐降侃知其謀設備擊破之

來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下書諭之

邵懼而走

廉賊史除

無錫長

一覽之及

紫函

有文曰盧自列妻

至日中榜之得百函

之應對無廢

子金幼苦學工屬文才藻優騰

稍繁院中諸學士或多請在環獨當制一日草詔近百函筆不停綴詞理

精

函

藥函

義疑以傳疑故郭公之亡闕其事今守緒遺骨得於蔡破自焚數日之後

兵盧所過骸體紛安何以識其果為守緒獨夫之首也

謀又不能無異同耶諺曰鞠之天網當得事官若抱忠義無諛諂或家

變詐亦將說隨皆有不可信者假使得其長陵杯土之端豈要其霜雪所

能積通足以貽笑後世臣愚欲望聖心深惜春秋闕疑之義詔以守緒骨

半生之以示恩宥諒之以正典刑無不可者舉是大缺臣實眇之乃若以

虜亡告九朝祝辭第當歸功祖宗德澤深厚統緒靈長用能坐閱大難之

威母著以俘獲為夸也臣遭時休明非敢過盛美而蔽景光蓋天下至重

不可以名傳實稱誠金就城強隄為憐抱虎枕蛟機變巨測君臣上下

運籌以顧危焉理而嚴備者獨恐不逮類可多目人之復動也相賀而使

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

半臣非所宜言恭俟誅斥

仙人換骨函

人馬蕭管之聲及明則有棺槨在懸崖之上中有腰骨二節土人謂之仙

人換骨函近城有人深入絕壁俯視一函其上題云潤州朝京門內梁師

張某第三女好事者記之後至潤州某得張氏之居云第三女未嫁而卒

已數歲因發其墓則空棺矣類說建州武夷山上忽仙樂聲其曲似迎仙

客而無節相山中有人

山石函

官銜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六十二

十二

憲街

其畧云至德以後諸道使府叅佐皆以御史為之

連魚繫銜

施清臣續古叢編元類長慶集
詔有萬景端州刺史制具官云

田繫銜

錢塘遺事提領劉良貴擢府丞陳謐任浙秀州作丞廖邦傑任常潤任督催之責六郡有專官平江則知郡包恢撫

勸農銜

溫州府志宋敦朴永嘉人登建炎第入臺
為御史奏三州縣勸農入街自敦朴始

上書不書銜

宋史陳宜中傳宜中爲人多術數少爲縣學生其父爲吏

利銜

相寬鹽鐵論秦攝
利街以街宇內
馬不加銜
舊唐書吐蕃
傳渾瑊與結

馬不加銜

舊唐書吐蕃
傳渾瑊與結

贊會盟平涼約以兵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城入幕詰贊命伐鼓三擊其衆呼譟而至城遽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歸持馬不加銜城伏於鬣

漢書楊雄青州牧歲
馬殆其銜御失其周

戰國策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巷樞之士耳。伏軾搏街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

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仇。西漢書王吉傳。吉爲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逸游。馮式搏銜臣贊曰。搏足也。師古曰。搏。

文苑英華唐張說龍右監類頌德碑不窮其才故闔扼驚曼竊轡說街之態不

本草神農本經

味苦平微寒無毒主風濕痺歷節痛驚痢吐舌時氣誠風鼠瘻癰腫暴瘰
逐水療痿癰父服輕身明目一名藥銜一名承膏一名承兒一名無心

名無顛。生漢中川澤。及冤句邯鄲。七月採莖葉陰乾。得秦皮良。陶隱居俗用亦少。唐本註。此草叢生似荒蔚。及白顛。其葉有。

南人謂之吳風草。一名鹿銜草。言鹿有疾銜此草差。又有小大二種。楚人猶謂之蒼耳。大吳風草。小者為小吳風草也。宋蘇實本安。東坡呂本華云。

西

婦人服之晚生五六嘉興本按司本為經云案以在存黃土可毛黃花標
赤星也政和本陳黃品云一名無心者南人召召氣草分藥不用之事則

云皇帝曰有病者身熱汗出如油惡風少氣此為何病岐伯曰病名酒風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澤漆木屑十分葉銲五分合以三指撮為

後飯。紹興本草：廣街一白果街採葉等處用。王季已載本經句經，說此物合聖藥。本台南氣，其性味當代本經高王，然近世方家亦稀用之。

閨寶本草附馬銜無毒主難產。凡產婦臨產時手持之亦
實十張一張此馬勒口錢也。本經馬條主中風略言之。宋嘉祐

本按本經難童通用藥云馬銜十日華子云古舊鋌者好或作醫士針也
今據本經馬銜注中都無說馬銜一書不知此經可謂今姑存之

圖經曰文具錢條下政和本聖方台馬喉痺喉中不重連頓吐衄吐衄

也。主治已載本經。蓋取其滑利之靈。在方多亦常用之。外編見入藥當從經。王生亦無異是矣。西漢書司馬目口專東華寺可所藥之藥。王所房

釋書仁王寺僧喜唱望工南後二山主一未幾欲

洪武正韻胡岳切說文口有所銜也从口兼聲通作銜俗作銜許慎說文
嫌戶監切徐鍇通釋按史記書銜恨字如此喉多反顛野王玉篇乎甘切

孔也下度集韻或作咁司馬光類篇半監切張有復古編別作𪛗非戴侗
六書故胡監切與街通晉語曰嘽嘽之德不足孰也章詒曰嘽小小也場

桓六書統匣母賺既聲賺緣咄或从甘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漢書大宛傳鳥賺肉蜚其上又有所挾也倭幸博太后由此賺韓嫣通作鉞司禮

大司馬鼓行徒衛。攷注攷如著衛之軍法止語也。又奉命曰衛。又感韻俗作衛。非是。詩勿士行攷。鄭注引周禮作衛。魏榮克正字韻圖又美員若羣。

切義同趙謙聲音文字通臣監切爾雅萬眾曰衆今但用
釘作甘釘非雙音見感韻會定王字刀重或重形贅陳

1
2
3
4
5
6
7

胡音切許慎說文燠寒也从火函聲胡男切陸法言廣韻寒貌徐踏通釋

主

胡岳切顧野王王篇音咸縣名陸法言廣韻弋雅古縣名漢書只作咸宋
重參黃員胡免刀平千均龍龍手璽亦馬名楊桓六書統匣母縣平聲咸

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胡岳切顧野王玉篇胡監切草名也丁度集韻又丘銜切萊屬司馬光類

蘇

胡蟲切陸法言廣韻乾尾屋也宋重修廣韻戶監切丁度集韻尾施屋也

行子育青三箋二

胡岳切陸法言廣韻不作指也宋重修廣韻胡
隸隸六書

岫

胡岳切丁度集韻山名在青陵司馬光類篇胡諫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咸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函谷也楊桓六書統匣母岫从山園聲岫韓道昭能忠韻會舉要羽濁音集韻通作函漢賈誼過秦論秦孝公據殽函之阻

殽謂殽山咸謂函谷又函谷關名漢在弘農衙闕今在河南棧城師古曰桃林縣南有洪溜湖水即古所謂函谷尚有舊關跡今陝州靈寶縣魏承克正字韻網作岫俗韻會定正字切匣母咸匣形聲

象山 統六書 隸

翹

胡岳切丁度集韻翹疾飛也司馬光類篇胡諫切楊桓六書統匣母翹从羽咸聲翹隸字溱傳義音咸

𪔐

胡岳切丁度集韻𪔐聲司馬光類篇胡諫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咸楊桓六書統匣母𪔐从𪔐咸聲𪔐隸

𪔐

胡岳切丁度集韻𪔐也調也楊桓六書統匣母𪔐从𪔐𪔐聲𪔐隸

𪔐

胡岳切丁度集韻𪔐水沾物楊桓六書統匣母𪔐余見鹽韻米母字溱傳義胡諫切

𪔐

胡岳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咸也韓道昭五音類聚𪔐同上

𪔐

胡岳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衡亮聲

𪔐

胡岳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和甘切

𪔐

胡岳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咸或女不淨也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二

二十二

洪武正韻魚咸切巖也又嶰嶰山高貌从巛从山與巛字不同巛音尼輒切許慎說文𡵓山巖也从山品韻着吟徐鉉等曰从品象巖厓

連蜀之形五武切顓野王玉篇宜武切郭忠恕佩褱集器考上立武耕山
而此下已無翻地名徐錯通釋五監反張有復古編形相類蜀从山品品
从品相連多言也鄭樵六書畧魚銜切岸也象形吳棫韻補叶音魚金切
嵇康琴賦盤紆隱深確窅岑崑玄頌嶢巖岵崿嶇嶇嶇戴侗六書故家品石
錯立山上也又作巖巖又作巖說文曰岩岸也巖巖也巖石山也郭守
正紫雲韻文義與巖同不可兩押楊桓六書統疑巖啗山石疊而危者象
三石相重其形呈矣恐其未明復以山指之言此亦山之形也巖音義同
上以石指之言其上疊者石也啗山之疊石而高者啗形品巖有巖各態
忠韻會舉要再次濁次音疑或切蒙古韻音入喻母今通作巖增韻石巖
曰巖深通曰洞書傳巖晉顓堽之傳千巖競秀杜詩重巖細菊斑與巖同
倪鍾六書類釋品山之象形趙謙聲音文字通論監切古从品聲古文書
顓畏于民品孔安國曰品也品不齊之意又春秋師于品品名俗專以此

永樂大典卷九十七百六十二

—

100

1

為漸亞字與口亞字不同作音非
韻會定正字切疑絨疑迎妍亞

古文見杜从言
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
書統
類釋

華山廟碑見洪
邁漢隸分韻
草書

經並
集韻

洪武正韻或切替差書異于洪唐又受韻照留二字即古叢字今品義與叢義同替亞亦取亞石二陵之義但替亞與叢字可以重押許慎說文

吾哲曾也以石品聲讀耳龔司余鉉等曰以品與蟲同意五銜切張參五
經千字千銜反見周書徐鍇通釋五監反求重修廣韻五咸切丁度集韻

脊磨山貌鄭樵六書畧石磨象形鄭之考精明韻作岩非釋行均韻龔平
 鑑巖也又山高峻貌又音吟臂者楊桓六書統疑母磨俗山貌熊忠韻會

舉要羽次濁次音孔安國注暑臂也謂下民臂差禮義作三按尚書傳義
豈不齊也取參差不齊之義周伯琦六書正譌暑著唐石炎也別作暑

立非字溱博義疑或切或韻音義又曾音切趙諫聲音文字通
諭監切亦从石韻會定正疑噉切又險也字切疑減疑迎研若

古尚書見杜從古
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
韻
六書
統

鮮于樞草書集韻

洪武正韻魚咸切險也左傳制巖邑也又峻也董仲舒傳舜遊巖廊又漸巖高峻又石室曰巖深通曰洞亦作巖巖通作巖音又見下許慎說文巖

羊也从山叢聲五咸切礪石山也从石叢聲五街切顧野王玉篇午切切
 積石貌峯也礪叢徐錯通釋古言叢郭音緩傍高與之語轉反又五監
 反丁度集韻吾含切崖也或者作嚴亦作險魚秋切叢叢舍也或者作厓
 礪礪礪山貌司馬光類篇又魚檢切礪礪山石貌毛晃禮部韻礪同上又
 礪礪莊子大山堪叢之下音叢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公羊傳殺之叢叢杜
 詩重叢烟菊班傳叢司與上品字下注云山叢義同不可雙押等韻定之
 有司其會稽山水對曰千叢競秀萬壑交流釋行均龍龕手鑑岩古昂工
 昌曰巖嶠也韓道昭五音集韻叢叢險巖高切掌也險也山崖也又語攷
 切韓道昭五音類聚言鳴也礪礪礪也下作叢搗桓六書統疑母叢爰絕
 也厓也本五街切協韻余見卓韻疑母巖同上余見鹽韻疑母疑音鹽同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六十三

—



上本呼倫切音羅與石韻同上說見侵韻競母羅說文石上也與

山險也巔巔巔山高貌岩石上峯也趙譚聲音文字通前里

論甘切通作礪亦从石韻會定正勅油切
 或首作礪又疑兼切字切疑疑迎妍嚴
 書后礪

廢
并義
雲章
山經
廢
並集
隄
隄
隄

龔白石
 龔神碑
 龔魯峻
 龔孫根
 龔山
 龔無極山
 龔邁漢隸分韻

巖 華山廟碑 巖 華山亭碑並漢隸字源 真 巖 晉 巖 山 巖 詢 巖

行嚴王羲之
 嚴王羲之
 草嚴王羲之
 永嚴王羲之

敬山羅關王高
敬山羅旭張
敬山羅素常
敬山羅儉裴行
敬山羅槐公

以形 蘇 張錦 以形 鮮于 趙子

天開巖

應天府志在應天府上元縣攝山棲霞寺之後寺三里

所主故以天開名其巖之左有張維主祖無墨諸公題字又全受所志云巖因崇報禪寺左有千佛嶺後有天開巖巖畔亭白雲庵近賢石醒石中峯閣石房白雲泉亦云品外泉泉州府志在福建泉州府惠安縣北六里初沒於荆榛間人莫知者熙寧十年有攝今者觀其峯煙雲蔚蔚疑有異境紫綠而上遂望山海如指諸掌因名之曰天開計龍翁王獻臣有詩云覺皇普照黃金宅西有峯巒神空碧地靈不放幽境開都把雲羅鎖額

擎天巖

建寧府志擎天巖在福建建寧府

通天巖

贛州府志

通天巖在江西贛州府龍南縣王石巖之側西南一洞高廣數十丈上有一竅露天日故名通天傍有石獅象石錢堆石羅漢石石柱石鍾又一洞深廣莫窮所上今石井基盤石丹竈獨存一在贛縣西二十里石峯環峙如屏障廣福寺樓其復舊有穴微山巔故石通天元祐中郡人陽行先

永樂大典卷九十七百三十三

三

隱于此大守林頌建以王巖前今行先祠在馬傍有趙清獻周濂溪題名又有王巖亭嘉定丁丑郡守留元剛始建又與地紀勝云由廣福院後巖石如房有石穴上徹山頂王奇詩曰松蘿石室中青雅勝支公地靜無塵到天高有穴通之坊中郡人陽行先樓道巖中張無盡天琢石佛迄今貴勝因名吉安府志通天巖在江西吉安府太和縣亦名聖巖在胡山穿峯之側有飛泉自巖而下入石罅中旱則禱焉又志云通天聖巖在傳標山下庵中所供通天菩薩是也早則於此禱雨惠州府志通天巖在廣東惠州府博羅縣浮山六石樓東有穴見天故名化州府志通天巖在廣東化州府石城縣韶州府志通天巖在廣東韶州府英德縣西十五里與碧落洞相去二三里橫崗峻嶺其中石孔聳峙千萬狀約行二里有大巖通天巖六丈大仰望天日與然宋洪造置州集通天巖記曰其巖西南行十五里至十角頭山自山麓二百步至山半有洞門冷風襲人雖半春晏溫皆快燠不數步即黑氣縹緲火始可入洞之左數石對峙曰菩薩曰金剛神晶彩盈目如少中星振杖步峻峭絕迹露其二穴可坐數十百人三洞入石小破如窗透光七却出直東又二百步始入洞其巖空豁無雲雲雲三木葉葉日影漏入亂石總總所謂通天巖之行有復修之遺跡石

外厥壤坦然循其石研然有穴下之多龍田皆分騰吟如縮蛇盤蚪仰視如覆樓閣去人不遠其平處復可坐數十百人撞之坎然如鼗鼓徒扶亦鳴意其下必更空洞其旁一穴類符井不敢探地出碎乳樣牙散乳如鐵滓曰龍矢踐之快趾窮高田有水一丘其下紫石壁有渠云春夏交獲沮不可涉自水丘起實甚隘僅以柱列戶如蜂房其頂結乳如珠縷如流蘇如梨瓜如垂蓮如神軒四壁挽上水有紋褶凝于地者如神鬼形如蟠螭如旌纛如帷帳如筍如枯木如禽獸如器物多不可名有水柱短長小大不一有踴石博下銳上如壁遂視之如水即之飲不盈掬捫之如龍鱗旁曰輪藏石皆棲此巧非造琢有羅漢小像可周以步有石蕩蓬火輒飛去其幽隱隱莫可窮測書其石曰有天地即有此巖而生是州官是州與遊子遠客曾無一言標榜之遂使石不姓人耳古吁可歎我同遊者毗陵邵沐宗新安董謀道予之叔光晦弟景徐報恩希賜師紹興二十一年

二月二十

洞天巖

延平府志洞天巖在福建延平府少縣治之西七里定光古佛祠兩傍禱之則應

堂巖

建昌府志天堂巖在江西建昌府廣昌縣東南三十五里

天印巖

寧波府志天印巖在浙江寧波府象山縣西七里大嶼其巖如六花印

天然巖

潮州府志

府志天然巖在廣西柳州府洛容縣南二十里巖口向西皆稱西祖巖宋改名天然巖巖中轉輪經藏至今緇流居之

天明巖

寶慶府志天明巖在湖南寶慶府武岡縣城南一百八十里紫陽鄉巖口寺側元祐四年提刑張授都捕蠻寇師次小天明墟而愛之因名且留題曰巖口吁然向日開小橋飛入勢紫回

朝天巖

廣信府志朝天巖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龍虎山

天井巖

饒州府志天井巖在江西饒州府樂平縣有洪岩有石屋南北相通其中雲氣泉石相雜石之如門如堂如殿如家如馬甚多世傳仙跡不一

漏天巖

彰德府志

天柱巖

廣信府志天柱巖在江西廣信府永豐縣南二

十五里巖內有石如柱際其上下焉宋王十朋梅溪集天柱巖云有二一在三井之北一在松羅巖之側馬山一柱插雲霄三井松羅柱亦高連

深懷杞人念擊 **星巖** 肇慶府志星巖在廣東肇慶府有記轉運

天端賴柱堅牢 判官周淳順茂叔熙寧二年正月七日遊附將
聚也東龍昌洞行記云循溪而上有溪湛然者龍白也并行逾百步而山
呀然者溪口也縣溪口北行數十步漸見幽洞一泓水激而深靜忽飛
戲高數百丈聳然而峙者龍昌之勝勢也扁舟夷猶遙遙而深靜忽飛
煙散空屑玉而亂下者峯端之飛泉也自巖如裂有石如乳中可藏舟而
不知風雨者溪洞之帷壁也山迴水轉或掩或絕偃而望之則別在平一
天直而面之則不知其所之游者皆曰茲境盡矣已而少行試窮其源又
紫紆盤屈徐道一二曲折恍然巖崖若洞迎舟而通蓋見溪山幽東澄湛
秀拔層巒堆峯下鑑淵鏡者螺者若踊若舒又得生氣象淒淒常若秋至
潤草叢芝蓋其淵深龍潭深雲電畫之是時三其岸者皆然而移覺其
身在大虛之上而不知其歎之多也然亦恐其過清不可久居乃移舟度
行將窮而後歸又視其前則有物若我留而與游人有情甚相樂者
時復掛猿飛堆欽啄而下上游鱗水鳥出沒於前後綠蓋嘉樹可攀可息
人使人愛而不能去者也外游者之樂自漢口至此凡十餘里其千堆萬
又嗟乎不可得而狀也須臾聲鳴嘔啞漸出平曠竹木陰翳隱隱而窮者

永樂大典卷九十七百五十一

五

佛寺也此龍昌之大槩也予與遊者愛賞不已既而歎曰大凡山水之嘉
非造物者昔嘗着意於其間則不能如此奇且雅也此固神工有私於茲
境矣惜乎生不得其地而埋沒已久不為人所知爾予嘗嘗聞桃源圖有
漁者載舟而來類於今之游龍昌但無樓屋仙人霞裾飄然俯瞻挑飲嘉
客而已然而異世荒誕之說予固未知其必勝也亦欲寓焉龍昌圖將傳
於中州以示善異者然恐舉畫者之手必不能得其一二自然以此故不
必盡也昔柳子厚頗愛水之結澗潭嘗曰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
茲潭歟故予為縣於此月嘗醉而遊者以三四自視愛而不知已猶恐其
往之不返故未始以高動也其居壑而樂者亦以此矣矣予嘗客夷夷
游之白所謂三游洞者第崖巖發僅至其下未見其所以為勝者以吾之
龍昌山寺水麗一洞十里可以浮舟去矣如在此畫圖之中以校其幽深
偉絕則嫫母之與西子矣使元白昔日和吾龍昌之勝必不肯以此而易
彼此溪常漲於盛夏予之遊實在於六月其與之游者洪崖彭德純春曉
周茂叔二子皆有泉石之趣是行也與余為三今雖年自誇大亦命一
三游洞蓋山水之洞非石洞也後來者或是不見其真而徒於後來者
在至和二年後二年夏五月廬陵蔣樂記此先主也

至博羅聞龍昌之勝與廬陵蔣樂記此先主也 **七星巖** 肇林州志七星

德純同遊 蔣樂馬之記曰時載行記之度
州南山上葛仙翁煉丹處孔道之詩云穩安樓閣貫空山也項唐寶曆
嵐若到白雲猶未半憑君更上七星巖蕭泰登詩當手仙逸七星山九轉
丹成去不還百步雲梯通上境一聲鐵笛啟玄關龍蟠石井山靈護鶴遊
寥天玉樹開醉倚巖崖竟世遊還半疑凡脫塵寰裏張信臣遊七星巖
桂林平地起山尖獨此奇峯箇箇圓上應星辰三四點中藏空洞幾千年
東槎客子頻相訪騎鶴仙人竟不還多少南來馳馬客品題詩句細磨鐫
雅琥詩潭水東邊三四山何年北斗下人寰天文暗宅蛟龍窟地脉潛通
虎豹關碧蘿自封巖逕查白雲不鎖洞門開何時得遂烟霞趣來此為樓
結大還張雄飛詩仙李巖前開大還碧沙瑤草水潺潺虎隨客去春華藥
龍作人來夜扣關八桂月華連五嶺七星雲霞接三山洞天說有飛昇處
只隔雲煙縹渺間仙凡景界隔雲泥流水桃花路欲迷八桂寒天連碧
海三山聖境上丹梯紫霞深藉神清洞白日猶燃太乙藹事覺七星巖下
月參差煙樹曉煙啼城頭旭日照旗旗城下驚濤動鼓鼙萬載歌詩猶
誦魯三年鼓瑟不求齊仙巖雲濕龍歸洞陰壑風生虎渡溪珍重鳳凰臺

永樂大典卷九十七百五十一

六

上客興來從此躡丹梯 孔思立次前韻 洞府仙書秘紫泥蒼苔露冷
鶴蹤迷黃金的磔丹井鼎白玉枝層石抱梯葉縣飛來飛亦以葛龍去
化青藜蕭然已與人間別却訝花間有鳥啼楊煥詩三四峯巖列斗牛風
巖龍穴幾千秋登臨恐遇林泉吏不曰行藏祇自羞郭祥正題七星巖
七星山色碧離離山下空巖世所希不獨霧深知約隱有時水長聽龍
歸方床瑩徹仙人座絞石縱橫織女機旋別蒼苔見陳迹李益詞翰常依
梯長張孝祥于湖居士集朝遊七星巖暮上十山觀東西兩奇絕勢若崩
海半孫觀鴻慶居士集十載汗脣門晉素侍帝垣五雲深莫窺來星共以
繫一坐讀背書身客海上村山川終餘想鍾鼓誌昔曾聞是思思上遊海
錯地不今日復何日矣遂造天閣日月空快我來牛女安能誰當其柄
為我勸酒真蓋性之藍閣集何年七星峯人間同我來作山頭行也疑雲
晴雨峯尖五老三青雙劍橫桂林范范石如簇散漫蒼蒼老手空行拜
客大江濱弄壘橫開壘宮玉切疑女媧補天餘又如禹鑿龍門派神光傍
射射巖上斗柄正指西南隅下有洞穴不可測竟龍畫火龜蛇雲雲想
接勾漏深海氣常鬱蓬蓬是我欲舉手招群仙驀然二室星前拜
氣作雲雨一壘五嶺歌雙玉黃公度知稼翁集太上何時客斗星化

石崖翠屏同折三叉盤空曲壁立萬仞穿霄客尋常不知幾龍去千載猶聞龍吟於山子以龍為最奇故其水亦冷

訪棲雲仙仙信有交龍泉清潭石有雲霓

何堪馳馬去回有一塵遊仙

空山石溜疑遺使苔深舊

班續水臨斗度欲訪紫芝明

竹高倚古木樛曲地勝景清

石峻崢嶸閣相望止一僧莫問人閒興發

千里興醇政靈巖嘉訪尋

天風遠仰聖蹟宿霧沈

洞壑深仰松枯存舊節花老見初心

侵日自愧翁歸拙難攀子厚吟

保寧府志台星巖一名南巖在四川保寧府

巖山之半大像山之南舊高士安無傾

遠來太平興國中郡人陳亮史克佐

弟正顯賜名台星舊傳懸頭讀書今猶有穿石貫繩之迹又捧硯序乃史

司馬池為轉運判官日遊于此子光侍進士何萬記其行

末云光捧硯故石亭今不存惟石壁間猶有捧硯二字

九星巖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五

七

景星巖

台州府志

景星巖在

浙江台州府仙居縣西五十里萬仞壁立高處見井邑如錯綺綺僧行機

嘗導茅以居今為尼庵上有鹿頭巖以其形似之而名長數丈坦曠可步

左右崖壁更峻絕云廣信府志景星巖在廣州府增城縣長沙鄉抵河源

縣東鄉民以為祈禱之所巖中空洞有石如臺閣或如修廊或如鼓琴之

有聲石乳結成寶蓋猶折之

狀幽邃深窅非東垣莫能進

魁星巖

泉州府志

魁星巖在福建泉州府清江縣之南巖石峭拔初

名晉巖荆棘蔽翳人不敢至乾道中有苦行僧圓徹巖而居誅茅為廬開石

於邑士以其縣庠正對名曰魁星因鑄三大字於崖石之上其下琢石為

三佛壽星巖

台州府志

壽星巖在浙江台州府寧海縣西南一百二

十里一名老人山如老人狀故名

摘星巖

杭州府志

摘星巖在浙江杭州府海

寧縣南三十五里左望詩云已知星

可摘須信路難通日影穿雲薄天形入水空遙看梁苑雪獨橫楚臺風指

點中華地山河萬國雄

會稽英集傳

觀星巖

衢州府志

觀星巖在浙江衢州江山縣一百

射人心寒

斗巖

處州府志

斗巖在浙江處州府縉雲縣山都山前

昔有僧寶

嘗販虎於此

覆斗巖

紹興府志

覆斗巖在浙江紹興府諸暨縣南

六十里近浦江縣界一峭壁形如覆斗

巖

汀州府志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五

八

後號 翠雲巖

延平府志翠雲巖在福建延平府沙縣西百十里巖有三洞穴高下相次前有三石筍品似而止昔左丞張若谷皆陳世卿建業於巖洞開二公繼貴即巖建寺崇奉南岳聖公香火極靈比年鄉民避寇於此并築義前長興廟神效如神三善攻之下皆庇護力也巖上多

黃楊木土人亦呼為黃楊巖郭

雲頂巖

與化府志雲頂巖亦白雲頂峯在福建建寧府興化縣北二十

五里巖有石室十餘所舊有道人棲息于此名雲頂巖有一巖謂之化燔巖眠雲閣有石室時復出而可坐十人對面如對月灣閣疎洞峯之旁為茶坑巖居其巔古識云茶坑即巖無人處自出於水之其下有玉神廟祀是游

洋立起王神戰及于我里人為之立祠延平府志雲頂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

白雲巖

延平府志白雲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西百餘里塔室之上巖巖

之石上築臺崇奉馬仙香火

葉佛閣巖石清絕衢州府志白雲巖在浙江衢州府信安縣南二十里景星巖巖有石龍其異耽凌志白雲巖在直隸常州府宜興縣卷畫溪十五里山形削

拔高百餘丈林木森然上有潭穴雲氣周繞鉅善不絕歲旱祈禱多驗南寧府志白雲巖在廣西南寧府武緣縣東二十里巖口有僧寺樓閣東陽府志白雲

永樂大典卷九十七百三

上

巖在湖廣襄陽府房州竹山縣諸平山劉光祖詩萬竹山中子葉秋五峯巖上白雲留黃花夾路開無主青暉隨人翠欲流長沙府志白雲巖在湖廣長沙府

攸縣五十都台州府志白雲巖在浙江台州府臨海縣東西十五里以白雲常蔽其上故名安慶府志白雲巖在直隸安慶府桐城縣東一百二十里其巖分

聯東西者二元朝之時西番僧號了悟禪師以地勝巖巖遂建兩庵于二巖東

卷發矣西庵尚存惠州府志白雲巖在廣東惠州府龍川縣北十里整山之陽

瑞雲巖

延平府志瑞雲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南七里穴實玲瓏

饒州府志瑞雲巖在江西

披雲巖

處州府志披雲巖在浙江

雲巖

延平府志油雲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北二十五里地名光明有

望雲巖

宋趙叔靈集望雲巖詩不見雲山二年歲日雲煙無人到深處泉木隱孤雲水照秋痕畫裏明曉望分孤曉曉亦在

誰向此中聞歸葬類李端夫望雲巖圖太行佳處寓行旅不植庭槐不種莎親舍盤旋全晚節安居閑雅發陽和疎帝萬丈高山木葛引千

紫雲巖

宋梅聖俞宛陵集紫雲巖詩高巖日照雲常起吹作

歸雲巖

宋郭祥正青山集春田雨既足

變化山城雨霽月婆娑

飛 夏詩林表翠光出浮埃不能流俯瞰松下石冉冉飛雲過何人來棲真復

懷須彌座院之武詩石燈羅梯隱翠微坐明時有紫雲飛紛紛郁米還

大雲巖

延平府志大雲巖在四川夔州府之西

北隅渡江二里巖谷虛豁入其中者

維昔月亦寒凍上有垂石如滴翠乳前有佛寺左去數丈一小谷正在寺

西皆塑觀音像名上下巖其景高秀巖滴翠南軒詩云平地起突兀頓然

雲鶴巖

杭州府志雲

雷巖

宋蘇東坡集雷巖詩空巖發靈竇彷彿如風雷只疑巫寶劍天遣六丁開

巖

汀州府志雷巖在福建汀州府城外郭河坊宋元祐初白雲巖上

道堂中華陽水鶴巖之士多游於此臨汀志云在汀州山

古風巖

長沙府志古風巖在湖廣長

沙府瀏陽縣東鄉高平古風

嘯風巖

宋許綸涉齋集嘯風巖詩人言風從虎所出吹萬

朝陽巖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六十三

十

娛安可羨柳宗元詩高巖漱清江幽室潛神蛟胡曠延洪景回薄橫林梢
宋黃庭堅詩并序崇寧三年三月辛酉同徐靖國到愚溪過羅氏脩竹園
入朝陽叢焉考回陶介石僧崇實及余子相步及余於朝陽叢裴回水濱
久之有白雲出洞中散漫河口咫尺欲不相見介石請作五字記之
意欲到愚溪竹輿鳴檐肩冉冉昔居人埋沒不知年偶託文字工遂以愚溪
傳柳侯不可見古木蒼波濺羅氏家瀟東瀟西讀書園筍莢不避道檀藥
桂香煙下入朝陽叢次山有銘鐫巖石破茅文不辨墮李衣嵌實響室磐
洞中出寒泉同遊四五客拂石弄潺湲俄頃生白雲似欲駕我仙五將從
此逝牽挽遂迴船又作歌乃曲云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
停撓靜聽曲中意好是雲一韶漢寺杜陵歌朝陽叢一瀟水深朝陽洞中
寒泉清零陵城郭夾瀟岸巖洞幽奇當郡城荒蕪自古人不見零陵徒有
先賢傳水石為娛安可羨長歌一曲留相勸張范詩不汚西風一點塵高
城三水自中分南樓晚角隨人到北寺疎鐘隔岸聞秀石潤生江上月平
泉流出洞中雲暫來還去空惆悵誰更朝移駭俗文王羽詩石岸盤危磴
煙和曉日濃長桐應待鳳占水必藏龍老樹祿多附層崖路莫從平磯者
浪沒峭壁任苔封蕭韻土群類氣光蕩泉峯何時有達士棲此信疎慵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五十二

山所名者前日巖間欲結廬下眺江水百步餘春水競出乳膏青山白石半誇塗不到津頭已三月誰知江水漲天墟逆望橫流不敢濟巖日已有人冒魚子湖居士入某遊朝陽巖記丙午上巳余與張仲欽朱元順來游水月洞仲欽酷愛山水之勝至晚不能去僧了元識公意即其為亭高山俯江据登覽之會五月晦余復偕兩賢與郭道深來水淨方漲朝日在檐下凌倒景涼風四集仲欽忻然舉酒屬余曰茲亭由穴而發蓋以召之余與仲欽頃同官建康蓋嘗名其亭曰朝陽而為之詩非獨以承晨暾之光惟仲欽之學業足以鳳鳴於天朝也今亭適東鄉敢敬亭之名亦以朝陽而巖曰朝陽之巖洞曰朝陽之洞元順道深今薛明吾即書巖石記生所以張某記元勛詩煙磴入風路欹危轉深冥通明忽到眼石自太古青仙人故臺在何處乘雲輶趙仁仲詩用山谷韻題朝陽巖圖朝陽山水佳毫端意無極發潛十七奇幻出不盈尺因續漫郎銘更寫浯溪宅俱作畫圖首靜對

東陽巖 贛州府志東陽巖在本府寧都縣為御史大夫天寶石 袁公愉讀書堂公仕南唐以文行著于時道值

開寶弔伐即日謝事歸黃冠布褐奉母隱此山終身不出善八分書寺觀石刻多出其手今為雲巖觀室勢峭拔祠懷古堂下蓮子菴遺跡巖然是

東陽巖

贛州府志東陽叢在本府寧都縣爲御史大夫袁公愉讀書堂公仕南唐以文行著于時適值

為金精附庸云曾楚山詞八聲甘州調 問巖雲朵為誰飛向來讀何書道
江南名宦掉頭弗顧疎疎歸興無限山中風物今古屬潛夫渺渺遠天鵲應
招喚謾說縹緲中縹緲與尋常冠冕何如漸橋橫米石園步已超超
想歸來頭我憔悴數年舊雨新知何處尋蹤今來虛度幾日韶華烏太

陽巖

杭州府志太陽巖在本府於潛縣西南二十五里其岡自浪山
蛇蜒而來傑然卓立每東方曉明初日吐晴光先照於絕頂
從世傳陰伍二僊餐霞於此於此月朔則朝于天日又石刻青崖陰
二石其形如鹿平齊洪公招隱詩云徐伍朝往而徐來兮雙鹿蓋指此

夕陽巖

梅聖俞宛陵集夕陽巖詩日射空山樓直下映望
校未識野老先知雨又風明朝望此重雲黑阮之武詩

晉人遷去莫知春休舊空巖巖暮雲西照雨無聲空有誰能此意
張獻民詩此巖欲到倚山脚漁雲渡雨草半空向晚時然村額照疊石巖
巖參差紅巖下夕陽燭已然巖腰斜照光猶射茶雲殘燭不能通始言
僊居無畫夜章夏詩曉登巖坐茶至崖松竹一箇雲屋深棲鶴相相喜
霜髯白紛紛謂我作黃綺元勛詩東風送花歸杖屨可
倚泉石符宿緣相見作歡喜西瞻少遲留天末霞成綺

陽調巖

永樂大典卷九十七百三

十五

泉州府志陽調巖在本府南安縣里仁山寺西二里其巖
山半坦平可三百丈古號陽調平淳祐己酉雲臺主僧雲穎始除地築室
奉清水禪師冲應真人為祈禱之所
蔡常卿次傳指金倡始為作疏語

北陽巖

泉州府志北陽巖在
本府南安縣歸化里

巨石嵌空極廣而深舊名鬼巖有徐道人為農家飼牛夜棲其中里人始
未之信曰汝汝以鼓以聲聞焉澄已而果然乃披荆棘攀石磴從之即其
地架宇更
曰陽巖

愛日巖

宋郭祥正青山集愛日巖詩古剎盤深塢
幽巖傍暹關三冬暖氣留客時春回

暉巖

永州府志含暉巖在本府道州營道縣南三里其巖
有記一名白石巖何子應以金華名巖之之泉亦曰金華

西暉巖

潮州府志西暉巖在本府
郡治金山獨秀峯西宜日

甘露巖

邵武府志甘露巖在本府泰寧縣西南十五
里巖垂石乳椅雨屢應紹興年間僧了宜朔

之吳傍有一
巖題曰西暉
造堂殿扁曰甘露庵輿地紀勝云外有石門天成景物奇絕郡城亦有甘
露巖延平府志甘露巖在福建延平府樂縣東四十五里地名高灘場

垂虹巖

夔州府志垂虹巖在夔州府海陽縣山上其巖
市之西巖高十數丈其下虛敞可容百人可水自巖巔流

下春夏甚壯其勢穹隆下
備巖壁若垂虹焉故名

玉虹巖

相臺志玉虹巖在支離更
巖東下對白龍潭故曰玉虹漱

霞巖

元劉靜修集漱霞巖詩子霞凌日觀餘津浩難收蒼苔綠有
醉暈浮巖幽萬象春意融顏然得歸休擾擾路傍子無勞歌遠

雲霄巖

興化府志雲霄巖
在本府興化縣東

雨巖

末徐安國西窓集遊雨巖詩
動書師經夏有難禁如憶計其巖云一任蒼生

巖巖在平地
屬意深韓流潤泉集雲後通雨巖詩度道詩書了科詔公子顯揚壯
寒松柏堅高家蔚而幽書樞耿水硯日屋氣未收上馬國跡壽大馬民望
廖父母凜道體操持夢前宵四載得重來長言非燕遊燕行跡稀雨巖
丁領頭共飯少徘徊我志君勿求李方叔濟南集二士避雨巖 遇險思

永樂大典卷九十七百三

十六

共濟胡粵無異心而我與夫子義烈真斷金陰崖避飛雨群龍方怒
中歌式微相和相知音辛稼軒集定風波詞用樂名巖招馬首仲游雨巖
山路風來草木香雨餘涼意到胡床泉石膏肓吾已甚多病隄防風月費
篇章孤負尋常山簡醉獨自故應知子草玄忙湖海早知身汗漫誰伴
只甘松竹

雨花巖

元一統志雨花巖在江西撫州府宜黃縣
北三十里曹山寶積禪寺外有雨花巖

策巖

元一統志雨花巖在浙江處州府縉雲縣仙都之西潭心有小
巖上有堆石奇樹潭之南有石壁高可百仞其東復有一巖上

夜雨巖

臨洮府志夜雨巖在陝西臨洮府蘭州東縣自
山巔而下夜深露氣重而泉溜愈急與地樞要

雪巖

李石方舟集張氏雪巖記士君子所居下築環堵之室凡以
況其德之大小大德況大小德況小窮達利害寵辱得喪何

關於我初不以是自累一惟其學之達緯乎其有餘裕浩乎其沛然者可
以克之天下不獨虛名之取也五畝土木四壁甲乙茅茨丹堊無異用蓋
鑒金碧無異塗綠野之比中書堂輞川之擬丞相府一竿之漁足以自娛
於盤谷一杯之酒足以自適於彭澤所況大小十手十目予以審知君子

游渭南集幾年不作月巖遊萬里重來已白頭雲外連娟何所似平羌江
上半輪秋江湖後集安晚堂詩一巖空洞掛雲山巧印穿蒼半壁環只為
廣寒宮殿遠故留關月在人間趙元治鷗渚微吟玉丹仙曉臥飛輪便作
琉璃世界省大地山河渾忘却說依桂樹舞青鸞趙蕃淳熙茶論畫以形
詩必此東坡老子嘯人癡月巖本是梯空石底事輕論圓與野舉頭見
日猶為近何況陵虛到月邊更欲裴回竟真妄無人與我共談玄那得
空山月半輪天將絕境驗詩人古今來往知多少底事流傳略未聞趙蕃
詩過貴溪數里望月巖作宿雨洗清秋行行早放舟團圓正林杪隱隱
半巖幽水謝妖慕食寧湏玉斧脩少微并娶女何事獨名州喻良能香山
集何年玉斧巧脩成半似明生半魄生男使飛鳥來匝繞難將老蚌較虧
盈吳郡賦蚌蛤珠胎與月虧全桂枝不逐秋風老水影長隨夜氣清曾
是廣寒宮裏客舊遊重訪更含情曾半博齊集巖腹刻為半月形全功天
且不能成勿嗟圓處便生缺猶幸月中堪養時更相還多終有望受野三
久得無盈願言鍊石補教足使我衆生眼界平華趙二先生南征錄已已
春道廣信夜宿月巖中三客酌酒論詩拍掌擊案自謂得句且對岳自
侈云我輩朝風詠月自有所得勿怪狂妄因思月巖為山甚異午夜月出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五十五

十九

於巖之中桂影於月之上月有大小桂有廣狹此山之所以異詩之所由
作也然壁間集上留詠篇章無慮千篇求其絕稱蓋亦鮮儔偶三客出天
塘字韻兼筆和之三客頗有謝罪特界壁以留歲月華岳韻六丁一鑿
空雲煙滿底勒駕驅神仙水輪推出月中月王斧劈開天外天便把嫦娥
騎殊風却呼羽客烹銀蟾更邀王母瑤池酒今夜廣寒同醉眠市達詩
涵虛一境地人煙掛星貫月樓羽僊移來海上三島地與仙人間幾洞
天逍遊有客勝鸞鳳滿室清光延兔蟾舉頭耿耿照不寐料想無人醉欲
眠朱墨潛山集赫赫日方正中忽見第二月老木盤硬枝扶疎員桂葉煙雲
成顯晦絳望靡盈闕初無大小餘可以歷沒滅但能照行人千古次山側
却囁天上輪晝夜不停轍史浩鄭峯真隱漫錄青山吐白玉團圞光萬頃
何時飛來客著此破昏眼料想清夜主人深自領安得招數伯三人或
對影韓流潤泉集本意遊雲洞因行過月巖西風低細竹初日上長杉塵
外多隱隱人聞馬傍道遙且黃帽憔悴付青衫錢塘書裏集一寺造化
功此巖何異絕其高僅齊雲中空杳杳如月如月不圓望之光芒全何人
祖蒼桂婆娑亦相緣凡物偶有象愛好難獨偏雖名雖自人所得重天然
詩者術巧思或比興與弦由來假借中莫必加鑽研項安世梅葉後編少

日曾相識重來有故情殷勤前度月依舊向人明擾擾魂生死區區輪滿
盈何如長半掩萬古不西傾萬立方歸意某頭轉後現身計虎欄班管華
蒼頡古鑿空結實月形只露半規餘未吐正觀傍曉苦有恨擬倩天工
降月斧桂樹有穴墮子香未見姮娥來倚樹姮娥只今居廣寒紅橋幻或
愁阿瞞何如巖實守孤潔却視王元飛雲端雲端之上有圓缺常在爭如
石中月寒光萬丈照幽巖石上雲端兩奇絕馬虛中霞外集賦月巖高
巖挺雄姿本根神地軸青天月飛來炯炯照幽巖我尋觀妙識此真面
目理惟心自知慎勿語流俗明月無古今寒暑了今古體用元不殊明
晦從吞吐既不昧本根晴能畏風雨持此問虛空空定相許儲文卿詩
天然合成壁落日透巖暉不盡團圓影應知梅鉅機騎蟾人已去騎蟾
忘歸惟有婆娑桂吹香度客衣徐梅望先生集大巧工夫本不全清光鑿
以之教圓豈無妙補蒼苔手脩清水輪送上天姚成一雪坡集巖影空
月欲圓天風吹動碧雲端到天一半已如許真到廣寒應更寒李忠定公
集留題月巖廣寒宮殿寄幽巖巖巖非緣王斧斲皓魄半輪橫道在清
光千古照江南陰精凝結元無質袖化胚胎豈易探好是月華生碧落扶
疎桂影遠相參吳希湖山集遊月巖仙人脫骨幾何年姓字于今秘不傳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五十五

二十

石壁蒼崖無處問空餘洞府尚依然平生性僻喜巖居事不如人只守
株擬欲結茅依石躡仙人還許我來無徐安國西窓集題重遊月巖老
眼重游識舊蹤踟躕凝望意何如本回路轉驚埋壁兩散雲收憶墮旒日
借空明還皎皎風搖桂影亦踟躕劉知羽盤歸來久幾對高寒相步虛
頻年往返城西路目送高巖有底如正想雕弓思鐵射偏疑寶鏡罷梳梳
一夫微像成何益千古標題願不疎安得銜空桂枝枝飄然容我一冲虛
徐衡仲詩月巖道中萬空煙雨暗藍輿叩首前未蘇筆筆神驚恍
如失倚空凝面擁蟾蜍又次張子永同遊雲洞月巖瘦竹頻敲稚子
眠此身何似白雲閑詩成醉墨三千首懶倚衡空十二間惟石驚心排磊
砢飛泉當面瀉潺湲恍然莫卜歸時路又見山頭月一彎徐似道詩過月
巖橋虹跨水千尺巖月倚空半規曉晚相看如昨夕陽佇立移時隙牽
陵太倉樸米集上曉道中望月巖瘦馬度蒼蒼悠悠忽長年群山不知
數哀哀來眼前忽逢天上月下掛蒼崖巖峯如碧玉映中空實雲天巖柯
亦薄相為作蟾桂圓陰晴無顯晦千古長蟬娟坐令馬上夢憶我江南川
江空月自吐萬頃含風煙靜聞數乃聲入我獨宿船誤從塵網中見似喜
欲願何當追昔遊擺脫區中緣買地結茅屋攀雲躡飛仙朝吸白露光暮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五十三

主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三十三

主

樹影高群木任使雲遮煙鎖自春揮秋綠
得最高枝踏破一輪玉寶斧脩教圓樣放十分光足
偃月巖

偃月巖在應天府六合縣靈巖山其山巔高峻南北為偃月巖下今有法義禪院。

水月巖 竹溪先生集水月巖詩明泉客

巖隈滿月掛山顙疎星淡河漢下與水光白了然
心境空炯炯照仙宅鴻鳴夜更清欲卧已終夕

海月巖 廣州府志海月

昔九座禪師遊於此今有巖
明月巖
桂林府志明月巖在本府城北五里一山角立其巖

道人居之兮荒第焉祀神之下
小月巖
舍人小月巖 山石

人家雜塵土驚恠轉庵能斷取知君詩眼留萬古不待四更看月吐

透月巖

元王暉秋澗集五月嚴記 王子塞向冬鑿不出戶者兩
月適寒賊回燠乘休郊游步過故人子也鮮伯之居有奇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三

主

6—338

紫翠芙蓉亭。不列齊州落照邊。蕭勃齊集日月橋光。
六合千巖細大皆通。聞道主人方寸。政如此石玲瓏。**月暈巖** 溫州府志

黑書月字楷法宛然。旁有巖類半。月影映溪水。**月湖巖** 廣信府志

巖在本府萬壽德元。觀碑信州。青溪縣有曰英材者。時
大嶺洞。面雲林三十六峯。曰香爐。北巖曰月湖。**月帳巖** 永

府志。月帳巖在本府道州。寧遠縣田村。武帝時。有雙。自南嶺來。止於
黃庭觀。居白馬巖。一日臨溪浴。即。去留所。水月帳在杉木間。數百年下

壞。巖中坐帝。**午日巖** 福州府志。午日巖在本府寧遠縣邑人程公
舊。江。三。然。輕。舉。因。曰。二。日。巖。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三

三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四 二十二

巖

甘泉巖 贛州府志。甘泉巖在金精山北。泉瀑自巖而注。故名。舊有
七佛寺。周益公記。舊游於真。曰。坡陀七佛之巖。即此地。

也。巖與桃林山相望。李後主時。七浮屠入。謂。形貌奇。自言住此。後訪
得七上像於巖間。立禪惠院。賜銀字金剛經十部。山頂瀑布。下垂。名。以。天

池。水入石中。不見。山前忽涌出。景泉。幽絕。舊有。實。幻。米。瞻。泉。粗。給。後。有。鐫
深。永。巖。者。未。遂。絕。亦。可。戒。貪。云。曾。楚。山。詞。木。蘭。花。斷。崖。拋。雪。瀑。又。潛。溜

入山。跟。聽。暗。壁。瀑。溪。山中。紫。霧。山下。紅。雲。當年。七。僧。甚。處。但。空。餘。老。刹。靠
嶺。响。底。事。神。種。不。幻。墨。窩。噴。積。香。塵。紛紛。結。社。種。蓮。人。名。氏。已。無。聞。者。

銀。書。後。金。陵。故。國。斜。枝。空。存。爭。得。十。靈。銷。魂。為。讓
皇。寬。免。脫。沉。淪。往。事。猶。堪。一。笑。巖。花。亂。點。烏。巾。**醴泉巖** 武陽

泉巖在福建邵武府泰寧縣。延平府志。聖泉巖在福建延
南二十里。邵文靖居休于此。**聖泉巖** 平府將樂縣天竺里。崇奉定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四

一

光聖公道場。居**寶泉巖** 金華府志。寶泉巖在浙江金華府浦江縣
民祈禱之地。或傳黃巢之亂。邑人避地獲免。因以保全

石之說。為寶泉。今巖上有泉。泉甘而美。禱雨有效。泉之稱當出於此。武義
縣志。寶泉巖在浙江金華府武義縣南二十里。上有方池。廣丈五尺。深數

尺。甚早不竭。禱雨多。**玉泉巖** 元王渾秋潤集。元貞二年正月。中旬。
應。泉。甘。美。滴。若。宜。之。兩。事。登。海。山。絕。島。明。日。隣。人。葛。巨。濟

以此山見示。巖巖四面皆自天成。色深翠秀麗。惜其淪落泥塗。湮沒有未
之發者。上刻五題。曰。壽山。曰。玉泉。巖具傍絕頂。有懸流一脈。下注山足。甚

鮮明也。曰。崆峒洞。曰。子陵灘。曰。白石瀨。皆以全填。形勢與玉泉山不殊。疑
前金宮中物也。兩夜登臨。倚碧岑。夢中驚絕。此崎嶇。朝來翠射。娉婷底

笑。然平生。**雙泉巖** 柳州府志。雙泉巖在廣西柳州府來賓縣西北
未足心。一百里。間。文。餘。夏。涼。冬。溫。士。人。多。於。巖。中。結。課

肄業。舊傳山中常惠無水。**百花泉巖** 寶慶府志。百花泉巖在
忽一日。雙泉湧。遂因名。湖廣寶慶府武岡縣。

萬泉巖 寶慶府志。萬泉巖在湖廣寶慶府武岡縣。**湧泉巖** 舊志在城北十五里。內平廣可坐數十人。

嚴州府志湧泉巖在嚴州府分水縣南四里前有湧泉池歲旱民多禱焉新定續志注下有唐令公廟

崑崙巖山海經海內西經崑崙之墟崑崙之巖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言非仁人及有寸藝如非者不能得此山之頂也

震山巖

嚴州府志震山巖在江西袁州府宜春縣西有七林正若冠冕同麓而異峯四首相屬兩支作而仰或形況在東方如畫震卦郡人故名之曰呼崗意者亦謂其若長幼相呼同在一處茲事或作其義不顯予無取焉其西北有石室臨海或作呼崗之漢邑人彭先生嘗釣此巖下先生諱構雲善黃老言賢應中詔以王帛召先生不至時太守命其鄉曰微君鄉嚴曰微君釣臺咸通七年予罷新安守以奉錢易買郭二項在震山之西又得楓樹之林於溪南與郡守高公遊其下公名厚永懷之安士也為政嚴簡民安之有故志二之仰之而以震山易呼崗之名白公公喜命刊其事於巖下予既得西林而羅馬且免快彈走馬於其間亦請命其林曰震氏之林以對其東彭氏釣者也因謂高公使郡人無得擅漁於是林之檀藥杉檜不日豐茂以冠於郡王帥高公因戒吏以丹

書貽盧氏使西時之人世世掌之特郡民相率言曰二刺史俱好事者吾儕幸寓目焉遂以刊之是歲景戌十一月二十三日謹記陸經詩稍變春羅色還追雲壑遊俯探青玉窟傍絕翠峯流九夏日車冷四時龍氣浮噫淪今不見釣吏浪垂釣李觀詩鮮日媚晴窗泉石閑融融酒味醺於春揖翠迎春風坐映挂壁秀六合開情懷昔人袖全璞狀貌追冥鴻里閭未前塵慨慕滋無窮蓄蘊非一才出處固異同曹訓詩巖靜塵埃了不侵公明出郭喜登臨雲山兀兀自朝暮江水茫茫無古今鷗鷺翻翻明遠目漁歌唱動歸心綠楊紅杏春風裏誰與幽人共賞音莫若吟詩一巖孤峻出塵埃下瞰僧坊七寶臺鴻鵠凌空無礙去溪山供望有情來臨風笑語飄飄遠舉酒襟懷落落開莫訝作詩詩句好醉魂飛自月遙回湯辛老詩地勝黃天隱能來有化成酒無多釣我物有不平鳴水涸雙溪斷煙空疊嶂晴雲霄期萬里曾次得縱橫李若水詩翠石粘雲濕寒巖帶露深樹函懷古意水印讀書心經濟神猶在幽樓還可尋青蓮吾昔物稅駕卧山陰羅克開詩身倚層巖興莫窮若為鬱鬱在樊籠故人話別傷心裏尊酒論文醉眼中萬井疊嶂烟霄曉一江如練水雲同衛公慷慨風流在却愧新詩力未工趙善堅詩低帽白蕉衫跨馬北臺路為我撒衣談時有清風度投更

永樂大典卷九十七百六十四

二

嚴州府志湧泉巖在嚴州府分水縣南四里前有湧泉池歲旱民多禱焉新定續志注下有唐令公廟

躍遊展捫蘿窮幽趣怪石鳴瘦筇狹徑窘危步雲間皆深洞玲瓏天巧盡僧居羅上下鐘聲答晨暮長嘯排翠霞園基驚振響陶寫屏絲竹恐為風景汚拂藪題蒼崖縱橫醉中句茲遊宜易得載酒莫辭屢

斗山巖

寶慶府志斗山巖在湖廣寶慶府武岡縣城南二十餘里

內高廣有石神前垂鍾磬深處有石田丘段分明旁有石牛早有禱於其神

霍山巖

惠州府志霍山巖在廣東惠州府

銅山巖

金華府志銅山巖在浙江金華府去郡之西南三十里智有銅牛見泉逐之投山前塘中時謂銅精遂以銅山名旁有銅山廟祈此歲設白佛齋於巖下以企秋成白佛不知何神相傳昔年早自蘭溪邇水流一木像服白衣狀若仙女邑人異之詣佛剎請即日大雨今郡境稍藍皆設像祠之以其白水故號白佛

志但山巖在湖廣郴州宋宣和太守阮開題空山夜雨鬼神愁怪石層崖虎豹憂鳥道不通車馬到只供衲子羽人遊

但山巖

延平府志青山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本都舍源安奉金仙香火鄉民隨禱隨應

隱山巖

溫州府志隱山巖在浙江溫州

巢山巖

杭州府志巢山巖在浙江杭州府境內

貴山巖

杭州府志貴山巖在浙江杭州府境內

牢山巖

杭州府志牢山巖在浙江杭州府境內

南山巖

嚴州府志南山巖在嚴州府境內

府境內王士熙詩云上方鍾磬下方閣山迥林深絕世氛錫杖月移青竹影架梁風動素烟紋留連永日茶偏美傾倒清泉酒不醺堪嘆重來塵土迹短不復馬又黃登一在貴州境內曾半博齊集萃華窮頭與漢寶餘研深處着招提居焉若復瓊為室登者如仙玉作梯雲霞旁通吞日月煙蘿倒拔掛虹蜺我來已落葛洪後姑拾其餘細品題元薩天錫詩集南巡歷歷遍遐荒驛路車臺接一方說法堂前雲霧霽境內盡上樹蒼蒼洞中仙果千年老巖畔奇葩四垂芳至虞風霜驅瘴霧人間無地不清涼

太山巖

泉州府志太山巖在福建泉州府安溪縣本名大尖山縣之北有巨峯介乎還集來蘇龍興感化四里之間高出羣峯之右故以大尖名之道者黃法惠先庵于縣之南山邑人敬之一夕大尖山上有異光人頗怪之明日往觀則道者在焉因嚴架屋取其山之名去其尖字目之曰太山巖太山之名遂與清水並著二道者皆永春人云元滕仲禮詩集

永樂大典卷九十七百六十四

三

氣山巖

古三墳書乘山巖
聖人以深宮養性
洞巖

嚴州府志洞巖在本府壽昌縣西四十里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六十四

四

無異色舉頭見林壑不必更遠索江端明詩尤美軒外舅所名也中更推毀僧復築於故基之下蒙中書呂公賜詩且有教誨之意謹賦此詩

巉然絕壁臨招提仰視疑欲干晴霓林巒獻狀環左右煙雲變相隨高低少日登高不憚遠喘汗頓頽如夏畦却凭軒檻認行處一覽不待窮攀躋愛山願作此軒客飢火驅出仍東西青衫烏帽犯塵土夢想春綠浮危巖歸尋舟剡劔已往扁榜僅能存舊題道人知我若有失更附山房排拱枅方欣勝觀還昔日忽得妙語來璠溪浩浩六合有安宅恍悟十年行路迷甘與山僧為逆旅自使歸如相牧禪暗明通壘悉還汝無所還者吾其棲但慚屋上復架屋空費囊中金裘蹄程知縣詩尤美軒在王山之洞巖玉泉先生所創上饒公重葺儒賢不自居遠慕六一翁洞巖天下奇超出滁山峯鬱積秀和氣鍾我蓋世公米玉相輝映盛事古無同公今忽來箕而我來自東列炬照幽遠捫蘿扣玲瓏陽崖能奪景陰岫自藏風造地異狀主宗激汰流通須更鍾磐發乃得梵王宮亭製亦云舊連日增憑空禪老霜顚毛歷歷記前蹤名儒天一涯張仰無懼悚諸友命之賦萬象彌莫從異時憐湛輦名託峴山崇徐思遠詩跨馬絕風煙夜與雲俱宿彈琴向牕閒微月挂森木曉行巖上路一溪綠淨綠路窮入其中溪流貫山腹巖明類天設石乳疑是伏水從何自來乃爾堂心目巖前野僧居種桃滿空谷惜已過芳時不見花芬馥平生青霞志恥受紅塵辱老我茅三州茲山疑可卜宋禧詩翠巖仙洞白雲深躡石捫蘿一訪尋真馭不違山色瞑澗風吹袂冷森森劉述詩英英洞口雲觸石燒一樓須臾偏空山霽然作靈雨萬物一以澤孤蹤無處所我心良所珍作詩以自矩劉須溪詞遊洞巖夜大風雨彭明叔索賦醉墨顛倒坐義語寂寥泉響忽譙空不知龍者為雨兩者為辰龍者取交流萬壑不數飛來千丈高星遯宗宗是事幸惡剗裂石敢爭雄鼓理司捫滑只藉定差當足向夫半掩厚意復誰容欲說正元書畫夫必玄都靈洞巖宋黃勉齋集千樹得似洞中紅簷語亦傾倒洗面不平曾靈洞巖宋黃勉齋集之可足遺迹磴基落蓬萊一青泉寧環環巖前古木交枝柯當洞中洞巖關豁上有石室高崖栽乾坤開闢已呈露鬼神守護頻揮呵重門辟漠不可入以火來照所見多出門小洞亦奇絕神龍奮怒吞蛟鼉勝景如此難重過手倚石壁頻摩挲安得雄思如懸河長吟大詠仍高歌洞

清巖 肇慶府志洞清巖在本府境內有石柱昔岑洞清隱居峭道于此後人因名曰洞清

蜜巖 魏州府志蜜巖在本府境內有石柱昔

清巖

肇慶府志 洞清巖在本府境內有石柱首
峯洞清隱居峭道于此後人因名曰洞清

密嚴

競州府志

永樂大典卷九十七百六十四

五

府志

補 66—342

泉庵在黃菊山泉皆出於石罅雨多應山腰
有石窟深六尺廣二丈其水盈涸與潮相應

潮水巖

寶慶府志
潮水巖在

本府武岡縣南一百里秀峰巖列峯石峻峭巖深數丈內有泉水橫流數
日一潮小至半巖每至月朔巖水四溢及暮方退巖上有廟歲旱鄉民祈
禱多獲感應都梁志云一出於峰頂一穴貫中其形如釜深可十丈或三
載或五載始一潮則水由穴出號乳湧沸直騰半空高數十丈其年必至
大熟鄉人以此占之常時無水止一枯穴耳又

聖水巖

元一統志
聖水巖在

福建邵武府泰寧縣西瑞溪十五里巖中有三石孔下垂其大四五圓椅
兩隻應有祠宇一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西百里陽源之東孤峯峻峭

甘泉飛瀉椅之狀之可以愈疾亦名祥雲巖

觀水巖

廣信府志
觀水巖在

廣信府志
觀水巖在

撒水巖

撒水巖詩龍卧雲狀志未伸時時
惠州府志白水巖在本府博羅

白水巖
縣東北二十里象頭山迤邐浮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六十五

八

山之東麓也有白水巖在其陽衡州府志在本府信安縣南六十里道成
鄉巖下有雲南出則雨北則否清嘉慶心泉學詩集白水巖詩泰山有積

雷坤姐乃善藏何時發靈秘一脈流青湧至仁及物意後世疑靈勝巖
久懶卧辟易離電光豐隆亦豪舉夜半驅阿香天鼓何處來大雪驚飄揚

飛星雜雨射怒電翻風狂倚欄兩眼眩應接俱弗遑呂梁三十仞吾聞老
蒙莊行歌不憚險習坎守故常峨眉有仙伯佛迹窺荒唐淮足弄海月戲

侮相顧頽堪笑失筋人氣骨何處屈醉吟李太白欲製芙蓉裳此泉願為
酒萬斛輸瀉浪爾致秋我夢九疊迂我揚揚更說異龍漱舞堂空何當

寄鵬翼瞬息天一仙人笑孽膽滄海觀種桑人世彈指頃萬古天地長
蘇邁斜川集有與陸畫黃節崗青山壁立聳太行忽驚雷轉山石裂濤頭

千尺分錢塘飛空兩雷寒崖碧倒影垂虹射晴日高巖俯瞰先目眩杖策
縱觀森股慄只疑天河瀉地上又恐灩澦飛山脊猿猴悲鳴霜樹折虎豹

震動山月黑千年水石自成窟下有蛟龍深

澁水巖

杭州府志澁
水巖在本府

莫測明年歲旱當汝求暴雨一聲飛霹靂

東冷水巖

杭州府志東冷水巖
在本府二十五里

西冷水巖

杭州府志
西冷水巖在本府

西冷水巖在本府二十五里

曲水巖

重慶府志曲水巖在
本府雲陽縣北

水簾巖

池州府志
水簾巖在

巖在本府建德縣即仲尼巖也與地紀勝在江西建昌府南城縣西南一
十里麻姑山志歸亭跨清流其下有水簾巖舊有龍居之一在麻姑山全
龍潭之側沈彬詩有水簾巖底見龍眠之句梅聖俞宛陵集遊水簾巖詩
春山時獨往樵機旋旋飛泉漱幽巖香謁疏朝旭光垂白龍聲鳴漱寒
潭玉半壁生畫寒陰草涇秋綠穿綠出溪

水竇巖

元安熙詩遊水
口流沫紫山足莫遣吏人來方歌白雲曲

宰道人以大德癸卯正月戊午晦來游茲巖觀浮休石刻長吟坐嘯於
泉喧石間飄然若有得也同行者曲陽令董侯士良平江路監稅宋鼎

生王俊民道人則

湘水巖

桂林志湘水巖在廣西桂林府城東三十
里俗號聖山巖水夜半則潮上巖日中則

潮下巖每日如常略不衍期山後地廣數十畝群
峯環擁其水或傳三十五年大湖有異人出焉

弄水巖

元王景
初蘭軒

集弄水巖詩白雲滿西溪不沈杖屨塵誰知空巖下弄水有幽人我來觀
題名物在跡已陳磐石臨清池小休勞倦身飲罷猿鳥去濯纓得相親一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六十五

九

曲滄浪歌清風及隱論從教桃花片流出山中春作詩示同遊深德期日
新我愛西溪水冷冷響佩環偶逢蒼石坐聊對碧波開塵土逍遙外珠

璣播弄間濯纓人不見猿鶴空山三溪四最佳每到歸輶懶綠樹相
留連白雲共蕭散雲根有寒泉注潭潭已滿雖無塵纓濯亦足供漱盥題

名彼何人意長浮世短取

滴水巖

廣州府志滴水巖在本府番禺
縣碧霞之上四山壁立林木森

蔚飛瀑下注如水簾然巖下有穴可容膝世傳異人坐隱于此上有古鐘
懸于石前下有亭名洗耳今廢鐘亦不存一云在番禺縣滿洲之上峭壁

屹然飛泉下瀉勢若建瓴東坡蘇公詩千章古木臨無地百尺飛濤瀉瀉
天又二巖在滿洲寺後唐李群玉詩三首云五仙騎三羊何代降茲巖

有危特壯山餘萬代幾樓臺龍海主草樹發天香吟嘯秋光裏浮雲冥冥
長行盡崎嶇路驚從汗漫遊青天豁眼界碧海醒心秋便欲尋何處因

之犯斗牛九霄身自致何必過浮丘

春越絕望望碧濤鴻龍度潮聲裏雷喧雨氣中趙佗丘隴城馬援鼓聲空
迴相魚鵬化開襟九萬風一在本府東莞縣南三百八十里杯渡山有滴
水巖又有瑞應巖南雄府志滴水巖在廣東南雄府城一百二十里龜湖

永樂大典卷九十七百六十四

十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六十四

上

響晉水巖

藥水巖

方輿勝覽藥水巖
在湖廣沔陽州去

流水巖

寶慶府志 流水巖在湖廣寶慶府金城山有巖流水四季不竭

冬暖夏冷於內有魚蝦巖上幽花野草不計其數。

注水巖

府瑞金縣東三十里兩巖峙立

舊傳伏虎禪師駐錫時有小竇日出米隨人多寡可給後行童鑿之米不復出傍有石泉雖旱不涸

三眼水巖

州志三眼水巖在四川涇川州下盧阿村下有溪水貫流
上有天窻鄉人避寇可容千餘家賊不能近去城西十里

台州府志 瀑水巖在本府仙居縣西南二十五里。水自層崖飛下數十丈，噴薄激射，雷吼雲濺，道出巖下，過者博焉。赤城志云：水自層崖飛泻，薄如

水簾狀耶律詩題仙居縣瀑水巖 翠疊橫陳闌苑深
五雲盤泛玉鶯音江山自合鍾神秀一片人間未了心

三山志 喝水巖在福建福州府鼓口湧泉寺有神宴禪師經惡水聲
喧轟叱之西澗乃澗逆流于東澗 姜持立遊鼓山喝水巖詩 昔聞鼓

山名未到鼓山寺勝遊不易得一失恐難值今朝忽遇猛健僧入山計策無濟勝具尚可寐疲致松下止呵導山前屏車騎仰窺白雲峯俯躡青螺

警半天開佛剎佛光照金翠路窮兩崖皆巨石學元氣當年澤白又一堂
回狂勢衝波落山後餘力泄厚地山靈是定力仙鬼各盡哭至今千仞底

金石叢

寶石巖

紫石巖

黄石巖

白石巖

東山爲合湖俗

年天付黃冠流

級獎首星月

語夕陽低對酒秋風明江上舟避雨漁翁笠逆道一俛仰此道可於
邑樓政魏先生集我遊仙都觀獨峯嶽迹雖在事不通鼎湖望極興招張
張無羽翮凌天風茲來樂成望白石玉觀突兀摩蒼宇人言真入老時奇
鑿開洞府遺仙蹤無人共登青雲梯躋攀伴我惟枯筇策回約略三十里
路過萬壑高龍從斷崖冷冷落殘雨雙石凜凜亭孤松却從山椒下谷口
石欄屈曲遮碧樓頗疑山高氣凝凜古來積雪今未融是誰玉斧妙鐫斷
洞門雙闕驚神工巖深白日尚幽閑別有石竅問天聰傳聞峯頭貯清此
苔鏤消滴聲冬曉春身更與上虛閣海山錯立煙濛濛脚底千山行伏龍
手揮五絃俯冥鴻霜林搖落當玄冬長嘯一覽萬壑空鮮水寄宿旦過寮
菟亭亦墮冰壺中曉看日出滄海東蟾蜍百萬燒天紅眼高不數鴈蕩雄
行田下笑康樂公未能辟殺追仙翁頗亦有意棲琳宮三山不覺
去人遠安期美門宜相從珍鸞駕鶴太多事但欲御氣遊無窮

嚴

韶州府志錦石巖在廣東韶州府仁化縣南十五里韶石之一也山
平壁峭形如屏嶂前臨大溪隔溪見山腰有巖岨岨絕頂揭厲循蹊
攀援崖壁數百級紫回而上過棧道可支許石逕依崖松蘿夾峙先至下
巖歲旱雲積於此號龍巖又巖高觀音巖有大士像巖廣深六丈上圓如

永樂大典卷九十七百六十五

古

鐘腹下平如砥有泉當巖散漫而下如懸珠簾前有蒼苔映巖成補陀
又循石壁行數十步至上巖益奇麗石壁猶如渾丹頂上橫陳一帶苔色
皆小石巖狀如蜂窠蒼翠可愛紅綠間映故曰錦巖傍有飛瀑酒崖如雪
前倚石檻下臨大江危崖絕壁俯視使人悸慄巖正向西西北前視皆石峯
夕照嵐煙宛然紫翠四凸米圓收奔視蹕雲霞出沒千態萬狀眩耀心目
觀者忘倦當巖巖垂瀑乃山頂龍池自巖轉行五十餘里乃至池所農田
或縱牛浴池牛即驚犬雨洗池水盡乃止宋徽宗時有僧徒居之就石刻
碑偃于崖側紹興中舍人朱翌經遊作記南海志錦石巖在廣州府州城
八十里西懸巖尤真洞西有錦石巖宋詩遊錦石巖梯空何事上秋旻
要定三巖看隱君斗柄下乘星可摘天門將近語先聞猿窺虎隱人驚去
半于龍池雨解紛憤我七年東向念却張風復路歸雲巖高百餘丈有奇
龍也半浴即元池也巖有犬雨洗池水盡乃止宋徽宗時有僧徒居之就石刻
碑偃于崖側紹興中舍人朱翌經遊作記南海志錦石巖在廣州府州城

石巖

廣信府志石巖在江西廣信府永豐縣東四十里土名牛坑山
巖有石屋高三丈深廣各二丈巖有松蘿藤蔓中有佛像高尺
許故世相傳號石佛寺巖早塌而多窟一在本府上饒縣東一百二十
里上有古寺名幽巖一在本府玉山縣二十餘里可容數百餘人馬

大同詩題龍潭石巖 攬轡觀風只課程風雲要把楚鄉清晨旌義嶺觀
山月夜折銀蟾夢月情觀者寧知部使者平生元是老書生滄浪何處無
人識欲往從之一濯纓 蔣之奇詩紫翠望雲嵐山前一選杉冥冥烟雨
裏枉道訪仙巖 蔣指詩朝日弄晴嵐輕雲遠碧杉玉堂清夜直應復夢
仙巖 俞南仲詩靜聽松聲好聊為半日閑藤依蒼餘古壁草紫苔班
袖西風裏菰蒲野水間非因民事出那得訪名山杭州府志石巖在本府
昌化縣佛跡山縣南金山二十五里山前對峙名山雄峻綿亘自麓至巔
一日方刻有石鼓石坐石若盤蓋神仙所棲弋陽縣志石巖在本府弋陽
縣北二十五里內容數百人 陳石巖 贛州府志陳石巖在江西贛
州府瑞全縣東北五十里舊
傳陳武帝霸先發跡地祠猶在馬鄉人每禱必擊鼓巖有請雨龍池內有
劍門九曲洞石窻石鼓瀑布水簾前有試劍石六和精舍依巖為之入一
統志注在縣東四十里壬田之
上乃陳武帝隱遁之所因名 障石巖 贊皇縣志障石巖在北京
一十 維石巖 瓊州府志維石巖在廣東瓊州府萬全縣浦南嶺下
里宋建以居尼行奉佛鄉人營田以給昔有使使三十

永樂大典卷九十七百六十五

古

餘今存無幾元朝宣慰雲從龍元帥陳仲達嘗捐金重修王繼學謫吉陽
嘗游有詩留題虞伯生詩石巖詩為道童總管作 維石巖巖巖象超俯
憐培塿獨蒼蒼八風不動盤坤軸一柱高擎切斗杓江郡暮雲留
遠樹湖陰積翠上春潮便應從此為霖雨直向中天降節朝 石
城巖 饒州府志石城巖在本府樂平縣南六十里凡十餘里間皆怪
石一徑縈紆而入其中空洞下有故少卿程碑大所居李常名
曰叢玉李伯時寫為圖曾學諸名人皆有詩西又有小石城潛光巖一
在本府弋陽縣縣北六十里其巖可容萬人二百石之數實三十五長下
仙人跡隱出石面 麻石巖 惠州府志麻石巖在
前環泉山可愛 石巖 石巖在贛州府石城縣西南四十五
里頂如覆釜中深廣數丈俗傳伏虎禪師發跡地 洞石巖 恩平志
在廣東肇慶府陽江縣張登詩云山斷開元 伎石巖 台州府志伎
竭龍留大業僧七年馳使路三躡石梯層 大石巖 溫州府志大石巖在太
臨海縣南一十里巖大有三石橫 其上有巖僅尺許衆舉之莫能動

石門巖

汀州府志石
明藏任福建

兒寧小花老不
稱寬延平府志

禁風委地亂
石門叢在福

六十里古跡
巖巖下可容萬

人故為鬼穴

石碕

金華府志
石碕巖在

共

長支那利社

震亦有仙人蟬

蛻於此巖

雲卧月玉峯前

高懷肯願二

其間因名最旱
縣城西三里山

則禱石室

餘杭縣西北五

二十里有徑山

野石

柳絮輕盈

倉自代

徽州府志

昌府南

集

決石

不其上也

謂曰能

吳有以

倉

嚴

卷之十

卷四

右魚

石

庸
紳

詩集月湖新得浮石巖 月湖先生樂山水搜奇曾不遠千里邦知去郭
三牛鳴浮石巖中晦佳致神刻鬼劃有許工天墜地出知幾世平時樵徑
所不由一旦履齒胡為至由來絕景難久藏竟須好事與經始見之三嘆
欲忘歸市以千金不惜費公知得此真無價我亦聞之喜不寐朝來幽事
頗相關乘興縱觀約聯騎霜明日暖馬蹄輕曾不踰時即其地噴雲泄霧
疑有神旋呼斤斧誅榛莽初驚巨石與百尋突兀峰岫濕雲氣巖實誇評
元自開藤蘿蔓聯羅巧相締清洛竹木總堅瘦陰生苔苔倍蔥翠老根側出
掀蚪髯幽草倒生搖鳳尾前山一抹橫城眉隔盡俗壑如戶開寒泉振足
復崎嶇披棘捫蘿窮幽邃忽有一徑出自然委蛇深隱閣起四面周遭
步轉高心頃目擊紛可喜竟出石作奇怪噴噴噴詩聊比擬或黎其色
如鐵磧或積其谷如酒醉或散現而巖自笑或突怒而根相視或開幽室
備書院或引長廊為客次或盡高下城樓閣或巖尊卑作堂堊或分半月
隱天形或展胡床圍地勢或露碼碯紅而潤或錯琉璃青且膩或如入關
如升堂或如卧榻如隱几或如立壁如拱梁或如卓筆如布字迤邐逶迤
巧獻狀試舉其凡莫殫紀最喜賓從可從容甲乙其間有一二昔聞淡叢
天下稀金華仙伯載稱羨回中僅可坐十客舉此十倍加不啻余賀茲丘

余樂大典卷九十七百六

九

有所遺初不遠人人自素先生一笑與我言平生此興竟為累豈期幸會
得所圖就使之然天實界須更更涉屏巖巖指云此有無盡意一水縈紆
殊有情萬山回環杳無際現以數椽安一榻時來長嘯舒清思領觀餘力
佐天巧名與此山傳不替自惟野性喜所嗜猶喜登臨同臭味剝欲相從
為父計祝公 飛石巖 宋張子野集飛石巖詩 石破重巖萬客疑
先了公家事 飛石巖 不堪攻王不友機長江風雨來無定時學零
陵驚子飛 飛石巖 武昌府志飛石巖在胡當武昌府武寧縣
即飛石巖 飛石巖 武昌府志飛石巖在胡當武昌府武寧縣
具瞻王統蔡松年張楷 瀑布巖 建昌府志瀑布巖在江西建昌府
同遊賦詩石刻猶存 瀑布巖 有詩云高山峻遠端青振林木寧
飛雪濺千巖白虹垂萬丈 石乳巖 永州府志石乳巖在湖廣永州
來此坐移時森然毛髮寒 石乳巖 府東安縣西二十里中有石垂
如 寶國巖 建寧府志寶國巖在福建建寧府
乳 寶國巖 建安縣西七十里下有寶國寺 國泰巖 志州
國泰巖在惠州府 長林巖 徽州府志長林巖在直隸徽州府婺源
興寧縣北七十里 長林巖 縣即五聖發迹之地老君建道院於此

湧湧巖

汀州府志湧湧巖在本府長汀縣東北七里。有深泉惟石
茂林脩竹為一方勝槩舊有精舍稱於巖前乃定光古佛

命名鄧遠舉者詩云萃雲卧
石十巖冷黃葉呼風萬里秋

青田巖

湘潭志青田巖在湖廣長沙
府湘潭縣南三十五里由小

溪入景殊幽雅巖深數十丈白象綠獅在石奇泉乳皆碧色林岳詩云
老鶴回翔去幾年至今巖壁此名傳躋攀分寸無疑路飛入方壺忽有天
白象綠獅呈雄石神泉深洞隱真仙細

首滴乳流指壺不是青田是玉田

鄧都巖

應天府志鄧都巖
在直隸應天府句

金溪巖

延平府志金溪巖在本府
將樂縣南石壁山之巔

金城巖

杭州府
志金城

古城巖

岳州府志古城巖在本府靖州西二十里
縣西三十五里 古城巖 洞穴深廣巨六七里後出村家村中有流

泉或有石床石鼓之類土人歲
以正月朔旦千百為群朝焉

靈城巖

保寧府志靈城巖在本府
閬中縣東六十里蘭絲山

之腰此巖最遠深巖前松竹茂密巖上有滴乳為
水珠石上有雙竹痕長尺許仰面觀之枝節儼然 秋澤巖 建昌

余樂大典卷九十七百六

九

赤壁巖

處州府志赤壁巖在本府縉雲縣東二
十五里仙都之東瀕溪壁立高可千尺 天井巖

延平府志天井巖在本府將樂縣大源外都
小芹嶺山之原。有僊殿為鄉民祈禱之地 僊井巖 延平府志僊

僊井巖

井巖在本府

白土巖

延平府志白土巖在本府將樂縣東
三十里 北二十餘里地出白土可以飾璧 雲谷

巖

汀州府志雲谷巖在福建汀
州府駐劄寨中南山之趾

小池巖

贛州府志小池巖在本
府安遠縣東五里馬鞍

山之中。亂石叢然洞穴廣者可坐二十
人。綠蘿梅竹清絕舊有淨侶廬其下

龍池巖

杭州府志龍池巖
在太府臨安縣東

弄江巖

長沙府志弄江巖在湖廣長沙府劉陽縣西北五十
五里 峯巒森秀。周回皆石。渾然天成。一石穿然上懸華

蓋人迹莫及。名曰僊人座。一穴極深。
上有雅漢龕。又有孫真人龜存焉

古風巖

長沙府志古風巖在
本府劉陽縣石象立

於谷口有鍾懸其下巖有燕坐觀音又有倚屏石佛等
最德人橋羅漢臺中有藥爐丹竈硃井雲床并聖像等
府志長龍巖在太府
瀛巖 台州府志巖在太府
臨安縣二十五里
巖巖
二子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四

二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五 二十二章

巖

中巖

史記成太兵船駐在眉州六十里號西州林泉最生處相傳為
第五羅漢諸那道場有石室諸那庵也舊說有天台曾遇病
僧一木鎖匙曰異日至眉之中巖以此匙扣石扉我當出見之而果然天台
僧悅然為病僧架以赴海中齋會既回如夢覺自此中巖之名遂顯
三石屹立如樓觀前兩樓池紫石中一樓夢夢被之旁有寶琳峯基端正
山半有喚魚潭慈姥巖龍所居世傳鴈蕩大小龍湫亦諸那道場宜化
人往來無常處耶嘉定州志中巖在嘉定州係諸那尊者道場巖口有
喚魚潭循山三里許始至寺中有羅漢洞延平府志中巖在延平府南平
縣城北之五里許兩山對峙左右怪石環伏間跨其上即慈慈大師庵也
峯回路轉臺石為橋旁有貯月潭歸雲峽從本峯皆宣和間林守通命召
刻諸石又度一橋水石相擊滿聲喧騰少前數步峭崖巉巖雜草蔚然泉
溜滴瀝而下隨風散亂淒淒淅淅人隆冬凝冰柱倒懸巖壁地巖之最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五

一

奇處也百餘年開其有異額端工切西山具公逸秀入觀雄森壯遊酷好
清絕歸語黃字峰卓卓面之亭成重守其題其扁曰飛溜人皆習茲巖之
遺也中有寺曰廣教湧溪東為二閣留題頗多其地記勝中巖在富順監
之西北咸通中依巖鑄大悲佛像圓物僧自悟架屋三百楹天聖丁丑賜
召晉覺院藏兩朝宸翰兼定一年翰林李淑為之記林靈素毀佛法欲壞
其像群蛇圍繞鑿之不可止以泥塗之復罷禁始以水洗出之宋京文公
集送之歸歸中巖寺于昔宣景景與師同預此禪作公法廣後三十三
子守成都師自富順監肯來酒然話舊昔之壯也今摩昔之聲也公華師
雖忘懷予不能無感俄而告還作詩一解以謝其行 景陵同坐賞花筵
日斗飛馳三十年兩股尋回江上錫一燈分照蜀南天巖雲護鉢龍吟吧
林露侵水鶴警眠此地相逢須重別在家靈運已華顛師吟湖先生集文
華要是山川氣看到眉州四海空尊者庵前雙石筍今人真見兩蘇公員
九華先生集青春了無事學客上伽藍遙指翠微樹來尋尊者庵不須談
九九何必論三三且坐吃茶去留輝明日來尋壁角湖東塵土汚人絕可
憐寶坊聊共吐爐煙高僧已為三奉上舊事重尋十載前暖吹靜翻花漢
漢院室深篋竹梢梢然應難見性神物留取新詩結舊緣寺口古通見

師中集中隱巖訪隱尋幽緩著鞭梅花初試小春天孤峯上下分三洞
一水縈紆既萬田好向忙中拋俗事却來閒處覓幽山清虛不似人間世

僧綠錢夢去官數筋技來。上言。昔曾過絕無色食。下言。昔年為技。而官
行。雖至。書。招。示。記。語。曰。仕。女。及。者。多。入。士。紫。衣。傳。石。室。無。心。骨。金。鋪。稱。音。
昔。可。出。時。如。上。所。賦。曰。世。上。尸。以。城。金。鋪。主。云。以。金。為。門。之。鋪。首。主。介。商。
詩。句。花。稱。意。以。君。為。劉。道。者。搜。得。鼻。頭。題。傳。聲。錄。云。望。樵。師。傳。一。日。在。宇。
下。路。丈。為。祖。問。曰。作。什。麼。曰。從。十。祖。曰。作。麼。主。牧。曰。一。迦。入。草。去。便。把。鼻。
心。搜。來。埋。曰。子。真。牧。牛。師。便。休。去。山。公。惜。用。意。謂。山。野。殘。僧。不。遵。執。轡。安。
得。道。者。須。土。頭。埋。之。也。若。為。猶。言。知。何。古。樂。府。南。谷。歌。曰。食。限。之。盡。若。為。
古。李。望。鴈。湖。集。破。曉。橋。竿。律。釣。磯。一。生。幾。度。扣。揮。塵。心。如。尊。者。叢。中。定。身。

此洛翁雙道歸閑世雲祿那解老近人空翠欲成圓欲憐藏曉龍方卧不放跟清百尺飛

中無處堪停棹雨後今朝始肯懶不用苦求毫相現祇教長掛水簾看山僧動我題蒼壁坡谷前頭未敢刊李流謙澹齋集掃雲閣絕句破竹破苔苔來並水簾堪登佛閣堪僧殘無給侍墨妙難與臺就使忽忽去猶勝不一來韓流潤泉集中平峯下巖可坐百客絕頂尤奇臨小既凝佇望崖試徘徊榜舟一以渡露晞巖影開橋首與人居直上無飛埃峭壁過鳥

道老樹相葉迴下訪隱者盧敗者留巖隈亂草蔽空亭泉照崖窺因知勝絕地使我心悠哉警言如鹿老叢家為此來馮縉雲先生集題雲安下巖

巖 繫纜江沙靜杖藜巖谷春花依竹色好草入溪痕新占芳初破香梅客遠翠華師勿過鼓幽興苦留人 義遊成斷夢再至是東人覽景追前迹尋詩辨舊歷孤松難破凍細草易生春晴日江天好凭欄愁更新

下網巖 金華奇志下網巖在浙江金華府義烏縣唐地理志武德四年以義烏縣置綱州因綱巖以為名

上下巖 元劉將孫養吾集上下巖一巖空空碧一巖英英白橫

永樂大典卷九千五百五十五

上下巖 明州府志上

後巖 嘉定州志後巖在邛州大邑縣鳳凰山下七八里水尤奇絕又與地紀勝

後平巖 延平府志後平巖在福建延平府

半巖 池州府志半巖在直隸池州府

半丈巖 張翥宛庵集半丈巖在直隸池州府

三巖 九江府志三巖在九江府

彭澤縣東北半里丁頭山有三巖皆名寶陀後黃山谷愛之分三曰瑞陀伏雲雨花廣信府志在廣信府水豐縣東九十里屬周安鄉四十二都

永樂大典卷九千五百五十五

永樂大典卷九千五百五十五

與六石相望昔將賢良養讀書之所有怪石又有虎巖龍井鄉人遇旱禱之頗應 俞伯華詩 曉遊六石墓三巖杜宇啼紅入翠嵐客子搖籃

疎雨外夢黃栢綠是封南 三巖之下有賢良墓史朝經萬卷場老樹山空人已盡遺照千古姓名香處州府志三巖在處州府嚴水縣西北四里

中巖有飛泉湧出皇祐初知州李亮俞名其石曰清虛中曰白雲左曰黃城作記以紀之巖前有郡守劉涇刻于石乾道二年郡守錢子立觀音聖像於中巖有亭曰水月胡汝舟為之記江湖集王中詩 閑携一壺酒來對靈巖斟秋老襟飛度石寒雲宿深坐無僧共話行有鶴隨琴此處

儘不俗今人生隱心宋方秋產集山入蒼州翠作層阿王鑒此玉峻峭深從峭壁飛將落雲迤蒼崖危欲崩中老尚堪支古佛地靈不肯着凡僧定惠堪客留名姓雲道人寒一壺冰姜特立詩一見便非凡世界恍然覺率化咸宮木分混沌天無巧已鑿錯錯是有功百尺飛泉清亦雨四時雲完

夜吹風冥將俗駕汚仙境明日紅塵在眼中韓流潤泉集渡水尋山到碧巖不知身尚在人間霜天晴日青松下借問誰能伴我閑元王逢梧溪集

三巖行宋邑人蔣愛僧楊氏咸隱此 皎皎停白駒翩翩上雙鳬獨領黃

賦相候呼草木為我成數段 峽然點色壁屋起王孫吟龍鶴來蹴徑舒石

永樂大典卷九千五百五十五

永樂大典卷九千五百五十五

永樂大典卷九千五百五十五

永樂大典卷九千五百五十五

永樂大典卷九千五百五十五

永樂大典卷九千五百五十五

永樂大典卷九千五百五十五

永樂大典卷九千五百五十五

永樂大典卷九千五百五十五

開基相李綱書石乳巖三字舊經云即西江之三島也昔年得齊集遊三
洲巖中厚熙十三年九月二日偕嘉木張崇遊三洲巖賞歎之餘次為
古風備述平田游書馬刻石置巖中 南中宜無巖三洲蓋其傑出五
羊初滿聽行人說今來急雨遊吾後不遠環遠觀似奔奔迫跡為允歎
臥腹空洞十丈口舒豁恍馬入其間眼欲生翳寬處見如堂狹處如
閨學路角門限在曲磴道旁土膏兀參差形勢鬼塑淫人立雙足欲歎
半身沒欄斑澹狀文鈎鎖玲瓏骨伏撐突如攢斜柱度如枕倒懸雲乳疑
上溜并花洲地空聲殷雷石齒已蒸鐵暗中漏微明圓處留小缺倒指數
不勝百怪十萬端遊人得娛嬉造物費曲折靜言萬物初含氣如聚沫流
者氣之融峙者氣之結峙於融結間故放出奇絕巨靈盤古機雖妙不容
則要之幻虛空無乃等戲劇居人玩好之過客三歎息源漢祿行舟眉山
稅歸轍藍輿相踵未滿酒祖無擇三公走龍蛇十載磨歲月夫誰四三公
吾學亦云來引孟酌斟坐未老其勿報朝夕神 三峯巖 瑞州府志
所遊古今理之窟從渠好事人而酷嗜尤物 四恩巖 泉州府志
瑞州府前人題云蜀道崎嶇歷幾程三峯勝地 四恩巖 泉州府志
即青城九天崇雲雷建印仰手為陽覆手陰

永樂大典卷九千五百五

六

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五季時僧守息於此安撫有虎狼馴伏之異元豐間
僧法超嘗居此閱大藏經日惟一食其後廢廟諸公亦倫再葺淨室邀僧
本觀居之李文肅公為賦詩其略云渡節門 四門巖 梧州府志四
石上大野俯攬洞穴通諸頂泉流接兩池 四門巖 梧州府志四
梧州府懷集縣石鐘場三里石突起于平地有石室外有四門方廣
數十丈內列佛像宋天聖間有僧名名為四門巖普賢寺去縣四十里 五
巖 宋知和常雲山集五巖壁立列山顏洞府深沈積翠環華蓋彌羅
玉室石門幽邃遠玄制物經堪世人何往人去朝元鶴未還惟樵不
可遺跡在一天 五藏巖 建寧府志五藏巖在江西建昌府南城縣
明月嶺臺巖 五藏巖 建寧府志五藏巖在江西建昌府南城縣
人跡罕到前傳後疊石山百數宛然一石洞也洞間有溪流穿岩而出中
有一石圓然加大而左右巖出高現七八丈間橫開一巖深廣各踰數畝
有定林院在其下巖上皆石骨至絕頂林木稠生大者 五峯巖 徽
合抱小者不下數尺間四時芳華不絕生焉石山也 五峯巖 徽
府志五峯巖在直隸徽州府祁門縣東北十里昔有道士生隱此山
名乳虎泉一府志五峯巖在泉州府安溪縣里山古名五丁山一有自

六一巖

宋邵道卿先生集余與子同邵武李師師阻道姑蘇徐
武靖國零陵將漳南回長老永文由滄巖穿從峒崇後錄

永樂大典卷九千五百五

七

然石室可容五百餘人其一山石白如銀故名白石村唐僧道本居此室
祥符間今寺居之嘗建浮屠其上山多靈怪非有道理不能久住錄巖西
下半里許有白雲巖亦有盤石為屋吳公祇有詩其首云雲煙香霧環諸
峯石徑詰曲穿疎松更無飛埃起短履終有鳴溜迎脩節又云玲瓏數竇
明相通造化恍惚真難窮陽回三冬照暖日陰翳九夏吹寒風劉公海詩
云五峯巖在白雲間巖下千山與萬山莫向公卿容易道恐伊來此一主
閑 五峯巖之下有小身瑞迹巖石室天成下有三小石槽之一石長
二丈餘錫彌陀丈六身室中一石長丈餘錫彌陀八尺大觀間僧行邊
所創也有僧清俠詩云挺然璞玉妙道神誰識雲間丈六身珍重無違清
淨上夜深風露玉華新傳公伯成留詩云山中亦何有煙雲扶層梯疊石
撫空壁洞水涵清潯永州府志五峯巖在永州府東安縣郭資橋寺旁怪
石巖巖峯上舊五峯亭蓋覽一縣江山之秀今存遺址胡仲弓蓋航漫游
景開到茶寮春事閑又尋杖履看青山人行瘦石枯藤上路人望風塵雨
佛地平分天界限道場元魯鬼門關野僧不會遊人意日木桶時及早還
七峯巖 汀州府志七峯巖在福建汀州府清流
之 七峯巖 汀州府志七峯巖在福建汀州府清流
七房巖 建寧府志七房巖在福建建寧府浦城縣東五十里巖有七層最上有泉一穴形圓如鏡號曰
鏡泉舊傳與九石潭通故號七房巖昔歲旱時十畝水乾元遺山集同
周師夢卿在振之遊七巖定襄客路頻平別僧居半日閑同遊盡親舊舉
目是家山世事風塵外詩情水石間悠然一樽酒落景未知還
九折巖 水州志九折巖在水州郡治巖出池中者凡九跨
池為橋先賢題識具在又創九巖亭於其上 九折巖

臨安志九折巖在臨安冷嶺山盤屈九折通絕頂名九折巖張登道詩池
遠九巖連驚鷺自在低園荷浮蘋藻綠深靜消消足三春雨清和四月

天庭空無一事真樂付詩篇 酒送鐘聲隨晚照雨 九重巖 大理
添竹色薦新涼欄干獨影水波靜廉捲五深荷度香

九重巖在雲南大理府洱水東北一百餘里山若蓮花巖盤九曲上有石洞
人莫能通大理國師白仁基有題詠及書云于後劫當於此山再會德法

十里巖

徽州府志十里巖在直隸徽州府績溪縣東十里每夕雨
初霽人見朱砂一類在羊巖如盤盂與日爭光隱現不常

拾得巖

台州府志拾得巖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景德園清寺西

百歲巖

長沙府志百歲巖在胡廣長沙府相

百丈巖

廣州府志百丈巖在廣州府南海縣東北三

先生居其下嘗有題詠台州府志百丈巖在浙江台州府臨海縣東北三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六十五

八

里法安院側上有龍漱雨驟則雙瀑交垂如玉簾之狀章守得象詩所謂
十尋珠樹雙流瀑是也一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南八十里明覺院側險
不可濟惟旁院而登則平如掌上有石峯聳立望之像人毛骨焉又云在
瀑布寺側巖下有溪名虛溪寺今廢貢泰父有百丈巖詩天台赤城山平
地起十尺出海欄紅霞垂天立蒼壁神光燭宇宙是則畫相猶仙人居其
上塵世遊難識與子試往觀會使身主翼建寧府志百丈巖在福建建寧
府松溪縣東三十里舊傳馬氏女仙於此上界今有馬氏所居遺址尚存
其峭壁間有馬蹄印刀尺白痕突出山之巔有三聖井遇旱有雨必應人
云巖有石洞如洞中不置物過早後雨而雨必應人以水石後之應即此
言兩上主邵武府志百丈巖在福建邵武府泰寧縣寶雲巖左

家巖

懷慶府志百家巖在河南懷慶府修武縣居太行山之陽上可
容百家因名上有精舍又有飛龍庵州縣志居所居圖經云白

虎巖有臺又阮氏竹林嵇康淨觀池石上字猶可辨並在寺之左右唐經
仍存脩武縣志云劉伶醒酒石臺在馬家寺後氏鶴鳴集同濟之游百家
巖隴郭延年有感 兩清湖向百巖寺今古都成一散愁老納祥回山下
虎巖碑碑真人跨入洞中牛水流花落三春暮鳥沒雲沈萬事休有通碑

前空墮淚往來誰復共樓舟元王憐秋湖集遊百家巖雜詩十一首 月

池懸溜落蒼崖巖峯分舍可百家不羨碧湖秋色好倚天驚絕赤城霞

龍巖草細雪婆娑石樹形奇碧玉宮欲訪靈蹤舊隱老僧指示滿煙蘿

山居最苦水泉慳明月池深湧碧湖寺仰以清山指問細教滿口濕高

寒 山煙起處竹林蒼白猿驚高半夕陽長嘯主為驚風去公和當冠七

賢堂 玄隨丹書兩遇難曾山猶說句憑煙千平留在臨東根石上清風

莫道寒 龍山可還排青閣細路穿行走白蛇十里風聲吟弄天竺園莊

北日初斜 清醕煮抗戶戶香百門山下喜初嘗太平有象豐年足豈竹

梢頭者顛揚 來往蘇門半月過青帝巷西行寓寓形宇內知能幾對

酒當歌不樂何 十月山陽黃落秋風色雁招裘蹉跎非淫林婆酒

更為諸賢一日留 晉隨祠邊落照紅自來代木竹林中且休輕議前賢

策自執牙籌笑阿戎 王烈清泉在碧巖當時孰飲致高才情知汲黯能

充腹空使人間作笑傳 又四十一韻 兩記山陽城行役凡七過竹瞻

百巖雲屢往屢不果亭亭白塔巖望遠我招我今秋若有相老還脫籠鎖

二三會心友與遊無不可初從萬戶門遙遷陟層阿石林轉幽深到寺氣

幾爽截雲駭巨屏勢乾坤軸安天闕敞絕巔紫雲發峻嶺三峰上香冥兩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六十五

九

油巧包裏谷深餘綠曲石怪欲垂輝何年縹緲徒詩境關籟類或疑巨靈
斧劈削乃爾破僧殘失珠寶寺北驚飄飄寒猿從何來跳跟不能箇近人
不少悔撥拾落殘葉有草名龍鬚紫葉宜容免虛絕不可攀俗似奇貨
最傳明月泉流瀉不細瑣玉虹貫山秀噴瀾噴口德我嘗遊三巖景氣圓
云哥未有此泉據會合強松大也疑神物替供飲咭曾課徘徊醒酒臺石
老雲字娜憶當沈酣時萬象入毗伽八荒獻庭衡日月喧旋磨下視區中
人且為螺與蠟復年則也復蟻不辭跋脚黑不可度張望藉草坐山僧
以噴空空踏苔苔破為餅齒葉丹斑斑此噴火有噴山散公村大議或麼
至人戒其偏棄說不自他當時朝右姦聚會也見唾叱毛不此施淨佛安
用那徒為論養生竟客非命偶長歌一山世世許許許龍龍來足驚門
問晴吊賀吾須人為使長生非所荷正煩日

千人巖

隆慶府志千人巖在隆慶府志千

千佛巖

隆慶府志千佛巖在隆慶府志千

府知州普安縣有石 千歲巖 紹興府志千歲巖在浙江紹興府諸
舍可容千人故名 千歲巖 紹興府志千歲巖在浙江紹興府諸
重輝師 千佛巖 紹興府志千佛巖在浙江紹興府諸
所居也 千佛巖 紹興府志千佛巖在浙江紹興府諸

台州府志十丈巖在浙江台州府東南二里江湖後集安晚堂題
雪竇千丈巖並海危峯駕六鼉招提深處綠周遭松直上懸

集萃棠望

洞庭根通天一角，初到未堪愁。別久，今始覺作牋，非無筆寒。鴈不肯落蘆花，待絮青，怪底北風惡。若人金石心，試命洞庭浪，傳聞入巴陵。瀝酒喜無恙，我行丹楓林，屢騁白蘋望。烏鵲不可喧，論功當坐上。過相陰，寄待千巖，渺渺臨風思。美人荻花楓葉帶，離聲夜深吹笛。移船去三十六灣，秋月明。

丘山唐徐安貞肄業於此號讀書巖寧波府志讀書巖在浙

江寧波府興國縣清德鄉鍾令公讀書巖在馬金華府志讀書巖在浙江金華府蘭溪縣九峯山昔唐徐安貞肄業於此後人號為讀書巖冬素石床今存溫州府志讀書巖在溫州府蕭臺峯有讀書巖許僧文英讀書處潼川志讀書巖在潼川路安居之魚龍山乃閩使景泰讀書處後景徹有題伯祖尚書讀書巖詩順慶府志讀書巖在順慶府金泉山下晉陳壽於此著述彭德府志讀書巖在彰德府林州安陽縣黃華山王延筠子端隱居讀書之所陸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六十五

+

林府志讀書巖在廣西桂林府陽朔縣西十五里寨山之東傳云曾郭讀書於此 一在本府靈川縣陽海山東東方兄弟讀書處 一在本府獨秀峰下峰直邵治後為桂主山傍無崖阜突起千丈頂平如蒼石樓視四野諸峯獨為雄尊故以命名峯趾石室有便房石榻石瞻如僕堵之室顏延年守邵時讀書其中沈梅詩老鶴下遶天昂昂在林表霜毛臨野人逸氣秋天香矯矯詎始安不受冠帶繞清真自嵇阮一醉萬事了讀書空谷中主翁白駒皎坤德問哈岬弓彎天字小宜無素心人幽棲共清曉桃捷在城關鐘磬出林杪。誠今我桃李照海春媚媚長哦五君詠極目送飛鳥潼川州志讀書巖在四川潼川州城之北即趙艇讀書處又名安昌巖是也廣信府志讀書巖在江西廣信府鉛山縣西北六里天成石龕僅可盤旋狀元劉誼讀書處劉克遜西墅集題鉛山劉暉讀書巖 巖穿石罅可容居昔日翰君此讀書君去不來山易主清風映草少曾鋤 同黃主簿登清風峽劉魁讀書巖賦水調歌頭調 解變西崑體一賦冠群英清風峽畔至今堂已讀書名富貴輕於塵王孝義高如山岳惜不大其成陵谷縱遷改草木亦光榮 與仇香穿阮履試同登石龕雖窄可容一儿垣緊壓千仞蒼崖如削四面翠屏不斷雲霧鎮長土最愛巖前水猶作誦弦聲袁州府志讀書巖在江西袁州府西北五里關

花院後因為祠有亭名仰山軒曰倚巖曰翠靄亭曰振鶯後又創亭曰仰
高曰容安曰覽勝曰漱石曰嵌空皆在化成巖上建昌府志讀書巖在江
西建昌府南豐縣南屬江永曾南豐先生讀書之所有堂池存焉九江府
志讀書巖在江西九江府彭澤縣治二百步西山有讀書巖山石嵌空石
紋若讀書其間環植楠林魏鶴山大全集題石興宗讀書巖巖扁乃曾直
所書巖頭楠樹經百黃三少不生諸老亡只餘石間之柏脚谷虛盡日
鳴當當李壁鴈湖集題跋黃曾直讀書巖字二十言筆法惟黃子鍾王
共一機試摹三大字歸榜舊巖扉重慶府志讀書巖在本府博覽峯西張
聖蘭記云渝南古江州也據至黔上游扼三峽之會江山蟠薄形勢豪壯
東有塗山龍門雙劍峯石印峽而岷江注其下西有巴子城鉅鉞升華蓋
峯古佛塔石門白崖而嘉陵江縈其間山形自清水決發壺盛山走博覽
峯而往又東自雙山連延走州城而往其勃然王氣磅礴峯盡得之陸隱
君始自渝州來居此峯熙寧三年佑自成都解官放舟如京師驥揮外江
來訪隱君既別回翔於巖首隱君曰宅居如何佑曰覺棟雲表氣象太露
惟茂林喬木擁蔽佳矣隱君乃手植竹栢環牆遶庭元豐四年夏佑奏策
誤時政投版而歸則隱君即世矣佳木參天矣于酌酒號慟悲不可勝既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六十五

工

而寓家隱居東軒其嗣子恒茂先次子揮通夫皆溫雅好學與佑之子肖
肯膺朝夕講讀倦則遊覽若夫皮碧風檀花露草煙春芳艷邊雄鳴澗前
醉檐吟龜天轉旭旋此則得之於春也水陰寒庭巖瀑雪驚鶉鶯秋嘯蟬
黃竹笙卯軟沙泉清南華經此則得之於夏也露灑霜烈山靡葉落春日
雄鳴鶉愁砧作登山臨水送將歸而離索此則得之於秋也巖泉水漸山
火電飛東鼓聲沉銅龍漏微青鷄犬鳴起誦書詩此則得之於冬也四時
之趣與朝之氣象暮之風煙悉得之而時之心寓之文盡乎林泉之幽矣
又相與何司馬僧之助為物外交吟嘯乎宅西讀書巖以公卿為濡需豕
廕以巧宦為咤痔吮癰陶然天真到手混茫因紀石壁久其芬芳隱君墓
在宅東官道之側有誌銘在大宋元豐五年正月二十九日郡人前郡臺
張佑聖簡紀程叔達詩絲橋陰雖改青山色自新偷閑時挾冊來訪讀書
人穿雲裂石下層巔東作人間小洞天雙幹翠濃興欲滴兩峯玉立巧
當前環觀邑生烏詭尾倚絕江濤雪滿川城市誰知有清賞請看山色舊
鵲驛州府志讀書巖在贛州府石城縣北六十里中有石壁石几石泉里
人許氏寄讀書其間故名水州府志讀書巖在湖廣永州府夏曾上前輩
歲修其間者多矣零陵通守蔣謹修寶壽寺額次書完碑云二可羅青天

書巖

太平御覽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巖室臨終語弟子等可送吾尸置彼石室中獨香爐此外無所須也葬數年尸猶儼然今舟

行者過其山清長聞香氣或歎異焉水經注曰層山石室中有積書卷矣而世士罕有達者因謂之積書巖

書堂巖

韶州府志書堂巖在本府曲江縣郡城東十五里曹口里白芒渡之旁巖洞刻然泉清石潔昔曲江公張九齡嘗讀書于此有元次山題名云次山自道州刺史為容管經畧使是時賊尚據本道以蒼梧為治所北歸取道于此不書歲月蓋大曆間也舍人朱新仲跋云次山好奇所至遇佳山水必加雅目使從此出浩臺漢溪遂傳不朽此巖獨不辱品題何也豈以曲江公嘗讀書其中故不欲更稱述即今次題刻不存惟新仲題名宛然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五

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六

二十二章

靈巖

靈巖

常州府志靈巖在直隸常州府去城之東南五十里舊置其西峻踰百仞上有龍湫雲氣常蒸繞峰兩極應求錢塘常集遊靈巖四首詩云人征塵洶洶頓消磨路入靈巖好幾多虛元透空疑畫月泉池既深似春波錦帷香細薰千佛金殿燈明覺衆魔一宿禪房安穩明朝新馬入長坡東園名高獨此巖群峯環抱自輪鈴道場岑寂現風古禪室空疎杖喝巖木落有時飄飄雨雲寒終日蔽山尖不知雙鶴歸何處留得靈泉與衆飲士定知見雙鶴共去於其一傳北來五公以鶴石之區區不覺路岐難塵土水冠喜動顏已見成書歸上國更走使道覽名山隨軒幸涉三時夕踰節仍陪半日閑却與彈翁自相悅噴水雲步共追攀鷄鳴峯外日鐘鳴欲去躊躇與木窮索筆請題青石柱留名願附碧紗籠重來迴顧十山落迴響輕隨一徑風跋馬頻頻望蒼翠他時應與夢龜通徽州府志靈巖在徽州府州城西北一百二十里中有洞靈觀觀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六

一

之東北曰慶雲洞巖實皆五色雨崖瀑流之上有真人鸞鶴雲霞之象更入四五十步許則有芝田靈草羅列左右遇春瀑漲則被帆爛熳流出西曰蓮花洞入百步有大石室廣十方有表高一丈八尺旁有羽蓋幡幢獅子瑞雲芝草皆乳石結成過拜章投龍誠感所致佳佳有仙樂慶雲珍禽奇獸致花果於像前又有天井深不可測南曰含虛洞洞有二重外狹內平有積雲臺沉香臺是為三洞皆與浙嶺率山相連星源志靈巖詩三巖九洞絕塵寰問訊真人得縱觀并就己來仙鶴去雲深元有老龍蟠結泛海源流遠王柱擎天星斗寒勢破莓苔詩句好欲歸傳作畫圖看蘇州府志唐趙微詩題靈巖館姓宮碑千年寺水閣雲多客通梯閣說余來悟惆悵百花深處一僧歸趙汝淳詩古寺疎鐘隔斷煙館姓宮殿草芊芊多情如有松蘿月只與當時一課圓宋呂居仁詩寄題蘇州靈巖水兮西子採香徑山是吳王避暑宮可惜同來不同賞落花飛絮曉溪深宋葉水心靈巖詩穹窿右倪眉天平左垂鬚吳人宅沮洳茲山抑其鎮陡起為表著突兀數尋徑樛松頗堅瘦立石乃榮潤兼有十里噴香竊來遠韻宜乎登嶽丘擺落思奮迅亡王未亡時絕色館孤峻歌聲妙歎乃祖品窮給壘後琴園學數聲中乃轉轉終歸寂寞人破金黃結蔓寒

迹不足爭新時何勞問三斗姑蘇離空望此俗近道當熱食新煖氣無已
各豪城增春愁其雪信以壯遊衍歸文已女樂 張南軒遊靈巖
詩 我登姑蘇臺天指前溪水水從其處來古邑映清此明朝之升去兩
幸雖指正策知幾曲舉日皆可喜如執千頃黃秋入四山紫踈鍾受橫
唐青帝穿野市忽驚秀氣逼寒元平地起飛閣出林巔穿石滿山趾寒氣
上深徑鳴蟬聲聒耳木疎露凝觀欲進足莫止梵宮閣何年金碧煥相倚
上方納湖光千里淨如砥中奉何亭亭正爾當無凡沙閣鳴蟬微水落而
龍從雲逸閣閣那草迷於越臺臺倚青壁不念前王少盛山自古今誰
此龍為病老松獨堅卧根株互盤峙頽然澹波愛予青衣乙我來三日
留幽事付行李領略寧有窮登臨即可紀孫觀鳴蟬古士集青蓮花出古
姓官華嚴亭亭月滿空風飄一聲傳夜登雲隱十丈臺蒼松曲池更漫悲
木太古隨冥冥出鼎鍾落紙煙雲共醉筆吾宗文未擅雕龍工能詩集
美王于信詩 特地們羅入翠微楊花故故點征衣遊人盡逐暮光去野
寺獨携山色歸擬泛銀潢浮浩渺難尋玉貌問芳菲吳亡越伯渾休問且
買清樽送落暉元張伯雨句曲外史詩客有具舟遊靈巖上方一夕風
雨明日以詩奉康大驚頭為更張其席 山水皆久要一旦隔風雨卧遊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六

二

政爾佳美非清勝具水刺山殘如我老瞶目興懷殊草草不如鵲錦坊中
德雨樓取醉都忘山水好鄭左不來今雨多張雪狂談奈爾何便從揚君
借女妓流我十分金巨羅絲竹由來不如因不聞風雨止聞歌張子周集
通嚴氏游靈巖園周亮山顧仲瑛韻 美人細氣強芙蓉宮衣不卷秋滿
宮美人草華隔遠水空餘煙草連宸殿我聞靈巖歲月古越來漢上誇神
武戰事興廢等閒林黃孤蹤野孤舞紫蕭蕭長天外吹嚴家兄弟盤遊
時酒酣笑語落巖谷飲餘不覺雲生色幾欲中車恣尋討一片襟懷自清
好不解陰陰璫翠難尋恐西風莫老老離西子氏羅所奇霜毫掃光相江
技自知詩是有聲畫轉看畫作無聲詩人間秘此江山趣便欲移家住深
處臨風使仰終浩嘆白日西飛水東去 袁易詩遊靈巖 緒風散林葉
淺霧開巖高遠展清橫懷遠香冥九折度峻壁微行窮絕徑天差昔
度止踟躕駐和鈴華旗一以建續紛紛百靈花飄燈道白樹入端閣青吳
姓端方處越中嚴長洲千秋苑曉歸過清亦寒鳴呼重華後路關何由
窺秦宮委蔓草漢閣流寒螢惟應金仙空山屹亭亭摩尼耀八極象教
垂千齡 周伯琦詩游靈巖三首 吳宮花草久為塵十仞空山無紫翠
雲閣面湖春渺渺天池漫石碧餘韻諸侯互傳猶爭奕三世如來却現身

白杜楫間留秀氣清游訪古及芳辰 外佛百折到松林連抱庭杉歲月
深永巷廊廡生曾響聲荒祠臺古不聞笙歌眉頃頃遺土樂臺尾說空復現
今山下良田川似剪一區那得老雲本 重遊已隔十三春纖絲嬌黃幾
度新白髮無情奈世態青山有約待詩人采花閒夢睡錦繡芳藤樹
蔭麟香徑斜陽啼杜宇迴舟圓月挂城闌元僧盤古遊山詩集吳王古苑
蓮塘香徑琴臺觀池西施洞館姓官皆古跡 日落危欄獨自凭蓮塘香
徑總傷神 觀池風流琴臺月石洞雲埋姓館春湖水已滿嘗膽苦山峯猶祥
孫心翠長年來往知多少誰是盤踞平古人手孝光集暮入靈巖記出靈
峯院偶坐洞水南客有言鴈山信多奇然宜復有過於此者余為言山之
峭刻鬼詭莫若靈峯壯雄渾厓莫若靈巖峯言銳巖言大也余適少疲倚
大樹坐甚佳客閑靈巖亟欲往即起從踴不得休前是一日行五里輒止
舍是日會已暮頃刻馳十里到寺天正黑黑及暗舉頭見巨石孤立而人
俯月出正懸東南角星象燦燦下垂四旁客皆息不可上如游魚噉嘴以
為身浮游在懸氣上也入坐佛宮南階上正視見其面進升堂倚右扶室
則旁脫其鵲夜分又數數開南牖視之月欲墜木墮夜色如霜雪諸峯相
向如儼然三四老翁衣冠而偶語獨西南一柱白而長身者也明日將復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六

三

由昌上人房下通洞得小石廣可五六百步上觀所謂龍鼻泉山平橫石
作鱗甲狀陷入石中獨見其脊從西南石峽中繞出數十丈勢已盡乃垂
入谷中作懸鼻疑是石龍橫臥月化為石故獨此鼻如舐大乃紺碧滑膩
異他石鼻端泉時時一下滴谷口洞西有立石長三十丈如卓筆曰卓筆
峯峯旁流泉墮入洞中亦三十許丈曰小龍狀稍西飛泉湧出石罅直上
指尺許曰劍鋒泉寺以巖名巖又以佛宮北大石障名障獨高且大絕頂
止平如塗升壘是為平霞障諸峯皆牽聯在障旁其大石如樹折居障左
臂白使所其大柱居障右臂則曰天柱龍鼻泉又在障右脇間小龍狀卓
筆石劍鋒泉當居障中三十明梅溪後集游靈巖 極老索詩主靈峯寄
數語馬房冠天下靈巖猶記奇煙霞列屏障生靈日月明狂旗大日主靈
前有卓筆半半本可以書雄詞天聰况非遠天聰洞然無礙疑額起靈
狀龍露兩行可為額用真柱石天柱本水支廊廟危顛嶠造化爐噴噴噴
四海歸淳熙額招鳳凰友更寫今朝建相羽儀何人夢石室石室金童
安誕亭一時那能了世緣未免貪真庭名山誤見汗公議安可欺額借靈
漱水一洗了靈碑詩以寄老揮狂言勿吾嗤也客齋詩集暮暮鴈蕩靈巖
長誰天柱立寶印獅子雄龍噴千珠碎天窓四牖空爭奇非怪石獨秀

出孤峯龍泉流出如何造物工亦誠清志靈巖在浙江台州府北一十里又名驚峰後有飛瀑遂安縣經在浙江嚴州府遂安縣慶曆八年毅中丞葛開序同特賦詩者十一人在此院其古目錄唐前漢州判馬康仲龍遊靈巖瀑布記不著書人名氏大曆十二年立元一統志靈巖在浙江杭州府富陽縣西南三十里舊建元末僧靈超居錢塘講經一日忽有老人歸聽曰我能也師曰汝能為我致水乎老人撫掌來遙湧出靈巖在胡廣長沙府茶陵縣會德之閣有巨石室巖中有唐人所為羅漢相唐天祐中陳光問讀書于此里中子弟就學者百數後登第因名化龍巖尋復名靈巖一在湖州略陽縣正南順流而下七八里山腰有洞前後二所前巖高敞後洞深邃巖前懸崖起壘曰樂水寺或曰精忠寺碑字磨滅無可考據昔有孫石乳人主約行半里忽然明朗見奇花滿地既而人思歸其內有白鹿出來明日再往有巨石填門遂迷其處二洞間石縫中有水迸出引至前洞鑿為泉可以療疾鮮于德詩千峰環翠宇二石繞城深每傳山水佳境復聞巖穴長沙府志靈巖在長沙府茶陵縣東鵲鄉有石剎其中空洞舊傳蕭輝和成道之所有寺今廢桂林郡志靈巖在廣西桂林府靈川縣西南三十里嶺外代答洞穴有水然後稱奇桂林諸洞無慮百

所率近在城外數里俱有可觀若水東之曾公巖與安之乳洞皆有流水自洞而出迤直橋橫檻其上遊者得以從倚其間異於他洞者空明幽運而已雖然未若城南之水月洞東江之龍隱巖也水月中通如半規江流貫之中有石輪可以轉客龍隱巖而高明江流貫之鼓棹而入仰視洞頂天橋手真龍之脊脊也范石湖謂二洞奇賞記世融州老君洞亦通川元中有小洲其旁高峯有乳石洞成老君之形洞有石冠無一不具張子湖誇曰天下第一真仙之洞以是知凡洞必以川流為貴也雖然二賢所賞水巖數尺廣境大餘耳若夫注之靈川縣有靈巖者二賢未知也是巖也大江同其腹水間二十丈深當倍之亦雲嶺邑靈川天久不雨往禱于巖方井造洞遙望大江平闊直抵山根橫有一練之光通而望之乃知洞穴表裏明徹而然也即其洞口水面貼正將枕山不可得入者舟子擊水伏而進仰視洞頂與水面相去幾丈餘水與洞頂皆平如掌舟入漸深悍聲隱隱震動固已駭人心目人聲一發山水皆應大音叱咤洞虛碧翠當巖之中洞頂穹隆如寶蓋然其下即神龍所居也余欲振焚香至者以脣噴下瓶及深奉之以歸報有或應是江也西通靈洞曰鳥足財寶巖而下水不可逆轉擇巖頂而後得土求之事實謂此江古未通出

山外忽雷雨數日神龍穿破山腹以定靈宅遂命曰靈巖巖曰靈亦以是得名今洞旁山背尚有故江跡存憶此巖水色沉碧雖深巖靜入至其間若有神靈左右之者誠非遊觀之地去城三十里不若諸洞之通於人所以未家實音惜哉桂林志海峽靈巖詩煙抱千峯碧玉堆一巖一穴莫天開高雲洩雨通靈派長與蒼生救旱來載樹溪川集目龍狀出靈巖四山奇更峭外者未知山藏此十峰在夕應一盤盤如龍出雲巖出人裏埋沒尚多有奇古恭與管輅地紀勝陳植詩云天竺三年量日月人間一鏡照山河柯枵詩云層層望遠窮南國步步登高近北辰北嶺樵師朱靈巖詩斷崖蒼玉削四繞綠屏無港不相接有山如此端樹狀連嶺瘦雲晚巖湖歸一點西風急遙隔相越飛姚開詩泉石平生性所耽謝公延我到東南紅蓮幕下煩佳客大奔山中訪舊巖前竹掃花平島道門蕭蕭納閑龍潭園裡未盡遊事待向山家起玉出桃花集新安汪安行靈巖前洞詩誰為彌陀作此龍坐未頃覺離塵凡山南水北分雙洞天上人間第一巖龍靈元因風雨改靈靈柱用斧斤剝為官宜似為僧姪醉裏題詩莫繫衙紅葉青苔行徑微山空日出自煙霏因穿後洞水中過更覺靈巖天下稀兩壁千龍湫把炬一溪九折靈巖衣明朝尚有桃

花約待訪春人丁後歸文于平詩書靈巖壁凌晨乘曉曉尋山結遊侶路行幾舍餘穿林傍溪游秋風吹黑雲為我開飛雨石門殊怪奇嵌空滴乳乳尚記唐人名鑄崖字仍古未游共嘆愛煩喧路標嶺只赤見文脊煙嵐隔重嶺翠微巖巖居層層今在否可望不可到心思神變難疑然但形留連連然無語錢唐韋驥集和侯州度支遊水康靈巖天下被澤久詩人歌早巖巖樓重時選選行去昔當歲歲熟優游今日心懸息茲山腹峰危巖鳥道巖巖遠客佛屋長松樹巨蓋脩室削青玉塵遠疑隱隱景完如畫簇簇懷輿有餘適際光何速彼雲出蒼翠回首辨重復留止念所之吟詠主不足不獲睹勝遊空言堪堪那有蔡九峯集遊靈巖分韻得從字我來靈巖遊生石披索蓋峯峯世份便欲晚晚從外境懸絕壁中寬峰高峯精廬三數間歲久蒼苔封其巖結暉色秋花飲愁容哀猿發清聲月影山重重偏升暮江下疎林間夜鐘聞紫芝太倉柳木集謝元不代寄靈巖七詩用梅聖俞韻靈巖勝絕天下稀開鑿乃自太古出山川初宜有願悔勝處要須詩補缺自從梅老登列仙在物誰憐久埋沒其茨筆力扛九鼎生逢清許入山骨橫通食蛤誰與遊蜂節雲車到仙窟雲間招手疑有無月下吹笛直髯髯花雲香露風吹香翠巖空蒙而去濕誰從洞口香金書

想對神清時獨立我來靈巖山物底藏面何由恍如失難無幽夢到三山
尚有明珠客十裝 元祐元年己巳正月二十日同太史黃遠夫來遊樂
作六詩又作長篇以遺其意景爾 靈巖勝景詩 翠川欲往還心共
今朝乘興得清賞須知亦是同寅緣驅車初抵石門路恍恍共到蓬萊天
寺連高遠立上壁下墮遙遙通佛國我從一徑造佛祠樓閣深堂雲地
山僧指我過幽壑嶺巖不憚崎嶇山顛明心深遠先通穿朝陽輝火欲然
連嶺澄微清寒泉岩空紫霞千華鮮夕陽林麓禽獸喧喧皆謂有雙仙
我今不見心懸懸唐宮胡名空傳日暮欲去還留連嗟予事筆須回旋
不得共宿高談彈指千秋夜不眠擁食操筆成長篇封題連寄吳強賢
辭語無遺不足道斷火安記呈光壁 章甫自鳴集宿靈巖 吳強賢
靈巖一夕留京風吹寒暮明月照中秋世身將老尋山興未休遠驅羸
馬去訪古大江頭鐘磬聲寒集四月十一日靈巖 步還寺遊壩壩
幽年憐念生來久聊以娛客心平田歸未整胡色收視空回絕絕終
禽亦遺音 次韻范仲二同舍使遊靈巖 使華春入先王宮勢繫上壩
在眼解后五湖應自適縱橫七國漫爭雄一時賓從歡無極千古興亡
恨莫窮空鎖靈巖舊跡盡船乘得滿萬風許繪畫齋集益老過靈巖者

永樂大典卷九十五

六

孫唐因題小隱堂詩 孤雲一片自由身利隨緣有風因小隱本容
簪作幽靈巖要省海揚塵築塘水林時時唱信筆詩篇句句新靈巖不須
歸相里閑師自是鳳山人仲并浮山集遊靈巖詩 古寺青楓外平湖暮
蕩西風花煙雨海冷蝶起人依俯檻留連語聽禽自在啼風光兼客恨傳
值政須停 移舟展鏡開泊渚蒼鶻盤空岸柳渾渾橫軒海平幾最憐春
日薄猶動客衣寒樓外西風急雲湖看湧瀾手雙鴈湖集遊靈巖和韻
賦後木杪花王宮路轉峰回草掃空宵火淨無塵一點亂雲堆東曉松風
遲轉寧靜後幽光摩挲墨妙手儒先八年雨到入事問香火靈山似有
緣 蕭然陳跡寄林間千古誰分真與假惟有詩言歌舞地遺賢登拜付
耕人衣起廢東塘集于都不能同寓使舍使游靈巖 然風散葉滿湖光雨
雨星華古寺傍晚日一川迎使節晚山十里送歸風流我已非山前賓
客公應念舊強宜是清游本無分紛紛鴈驚苦相妨錢塘金鑲集宿靈巖
生色傳聞此巖好心疑好事依空翠浮解及未勝曉窮遊覽却恨前言
有漏還觸石煙雲如障俗僧殿閣半來危自嗟吏治多牽制欲作清虛
一宿期 百丈蒼巖入香冥高低氣象本天成藤蘿翠壁龍蛇動淵淵
崖風雨聲不許畫上為洞已執應請伯長餘情棲鶴亂星題僧室馬何

時再此行祖龍學集寺有四絕一曰靈巖予以赴官獲此稅賦因賦拙句
用記其行 常想靈巖得到難因回征轡此靈巖松風追聲僧齋冷水
環堂客夢寒聖作自同兌典布手有佳處私曰題來及取亦不中斷
寺古碑猶是魏朝班最憐山色當樓好欲去重來一倚欄 又遊靈巖
紅塵滿馬三回到青童迎人萬疊開却被野僧相顧笑區區還是暫時來
曾六四歌同遊靈巖因寄尊府判院 石湖浮動靈巖月天靜岩雲低
白煙此夜山川宜斷取為予携到若翁前元了復僧亭素次韻遊靈巖
蒼影沉水霜木空翠光濕眼華濛濛客亦胡為走塵裏僧閑獨老樓巖中
窓含江色玲瓏月山度天聲斷續風收得魂清夜無夢木應龍女唱詩窮
詩窮已似孟襄陽醉宿高寒借竹房下界煙塵城郭近上方靈壁水雲
長彈獨獨扣杖光角世路誰復車羊揚夜半連床玉京客藍橋夢入雲英
霜林經度川集靈巖道中 輕騎長鞭路老埃蕭森森氣動靈臺霜絲落
木三秋盡日照扶桑半夜聞神裏運籌泰山去筆頭又卷東海來驚風快
望有所憶曾連安期安在哉陳迹江湖長翁集靈巖道中二首 通靈南
山過北山幽花好鳥翠霏間滿前風物牽詩興可是平生馬土湖 涉湖
登山倦不勝松間敲戶有人聲竹簾噴細爐煙直小作蒲團入定僧林李

永樂大典卷九十五

七

仲竹軒詩集卷九前一日宿靈巖 馬上衰頹只自嗟驚心那復見黃花
花如相問紅羞面或或事時不在家淡至龍集宿靈巖 樹杪鐘樓出半
層佛床點點昇移燈上更石上僧猶定頭前青霜與不覺身躬暗轉香
篆直而空巖夜宿境題 程翁臥坐候晨鐘以月跡呈王守空滿地白雲
秋萬頃生光去日上紅紅馬鬣圓竹屋燈語許江司靈巖 三萬巖雲香
杜崇奎飛觀馬陵十尺青苔一聲簾櫳今無復宮娃消息響簾空欲歸
徑古塵土成遺迹石間松老斷雲空猶憶夜半還誰此經望楚樓吳鮑一
從無顏色風月荒涼盡冷 夢餘此處丹生客夢歸朝曉國領人去青蓮理
香骨五湖波淼 靈惠巖 延平府志靈惠巖在福寧延平府九溪縣
遠空依舊涵宮 西百四十里元空村巖實內有若聽者者
二所可環坐者千人泉出石縫間隨飲者多寡為之盈縮
號聖泉舊名師姑巖以名佛巖巖室室忠禪師始易今名 洞靈巖
號州府志洞靈巖在江西饒州府浮梁縣東一百里有洞四曰慶雲曰蓮
花曰含虛曰張公巖云云靈巖三月在 靈照巖 延平府志靈照巖在
大同四年建洞靈巖 靈照巖 延平府志靈照巖在 東蒙

西樵巖

西巖

永樂大典卷九十七百六十六

上

永樂大典卷九十七百六十六

五

補 66—362

巖巖上刻石為文曰將相巖紹興府志南巖在浙江紹興上虞縣西南二十里世傳任公于釣魚之所莊于任公于以五十搭為縣聘於會稽授罕東海縣平而得巨魚唐齊頭題面巖云南巖寺本滄海任公釣臺今尚巖則有任公釣車石棺坑骨存焉人徯其地有螺蚌故云巖下乃海門也新昌志云巖在新昌縣南十里不踐塘韋巖渠遊南巖記越之新昌去縣十餘里安溪而南向山而逕又五六里得小壠而上詰曲至兩崖之間崖轉寺出皆樓閣架構隱起翠壁入其門平步無數十堆攀援躋陟以及危坐峭直指天怪石欲墮俯仰周覽使人落若有慷慨之感山寺多波浪衝注之痕又有螺蚌遺室雖舊碑為海涯故立而前壞炭抱左擁右翼殆天為之設也緣巖而行筌屨而止龜背有望像曰古僧神階鑿水而自為也停泉直龕下曰即其所鑿也可望而不可及者石留之棺奉酒之釣臺棺曰神階臺曰任公皆無傳記而浮屠老者以耆舊之素傳如是云可及而力力不暇者穿石巖一滴泉詰之曰皆名以形也寺曰曰南巖而塔加成通二字即建之年也巖石頂落有以死驗寺人者載唐之陳昌甫碑也今日之游實待次是邑而從今之招乃嘉祐六年八月十日也若其飲奕之樂耽耽之好釣于他者皆不記云宋曾文均詩新昌南巖大尚未疏鑿

此山爲海門誌從樵逕上猶有釣車存佛屋樓臺實山墳陰遠村巖頭一
滴水居者不知源詔州府志有巖在廣東詔州府郡南鳴絃峯之前枕其
山石壁上有唐人元結所刻西輝谷銘與地記略南巖在河南彰德府安
陽縣南孝廉坊傍南山銀恩光孝禪寺前敞飛閣盡覽江山之勝左有巖
洞可容數十人巖陽府志南巖在湖廣襄陽府武當山重慶府志南巖在
四川重慶府盤石縣五里一在四川雅州推官廳之東李嗣文建南巖
書院廣信府志南巖在江西廣信府弋陽縣南五里高百尺有石壁鐫古
篆二十三字書跡甚美其字歲久將埋不可辨明石下一穴如屋橫間數
丈就石刊刻佛像巖亦可觀至今存焉一在江蘇孫甸一十里又呂盧
家巖按地勝云巖寺在石壁北向其一室平可坐處甚善爲郡人遊祈
之地有太史墨北是洞之及古史東牟王注元勃約知蒲州南豐曹宗父
遊南巖詩又潁川韓龍李亦有許江陽集草中書帶盤迴巧巢上窺南巖
甚深乔木無知尚風化黔黎何獨不回心是太史詩南巖夫何爲山作天
倚蓋山南豁山腹飛頂覆其外初如鳴呼翔鳳繁群麓背下似海大魚才
口喻而浪富空橫盾額架屋喉舌內仰龜頭馬凌俯進愁壓壁嘗吟釋氏
說伽藍子世界十創未可看五畝衣不盡清冷氣射人熱惱從此潰崖奔

水疎瘦谷連馬幽怪問僧何年居投老四伍輩問客何人來官滿或一再
而于與二子高興偶相戒松丹下清江毛髮數蝦蟇藍輿上峻嶺墮節望
杉陰子侯歎門前文木山作澹遊君需林孫嫺美蘭結佩不為城府遊繼
月此子適寧知老逾壯意正晴賞還得香溪南山石欽與山對愛唯入奧
突雲雨出中曾古人戒矚目實觀復奇故之誠未達欣然與心會彭湖
兩崖蹙泉作一線需彈月古臺空靈山自明梅瘦奇復三勝趣頗同一慨
但憂文聲才尚吾無帶芥平生所驅使詩酒俱好在天厓得吾侶物外從
所快使欲登赤城一觀天宇太韓龍學詩官曹簿領無時空一春慙慙塵
埃中溪南十里巖谷好俗駕屢整無由躬前時相邀雨斷道今晨不雨天
亦風乃知書生不解事自以慳澹動天公興來邂逅始一往相與縱轡隨
飛鴻野棠著子梅古老寒葉尚帶淺花紅嶺松石室吁可怪無乃開緇願
豐隆却尋花徑山境絕俯瞰曠野述西來有石寒溜滴水雪一的為我涼
心胃山川何曾歲月計可憐羣阜分磨礪人主歡笑不易得此會與許誰
能同春禽正喧日已暮歎我歸期還勿勿清潭集茶如松詩蜀師南巖世
傳唐懷憚國師乃吾漳良才山謝氏子少依同安真寂院為僧後隱於家
山之側本國師南巖是夫唐宣宗遜位為僧與之居者數年及即位詔住

京兆府章敬寺且封為國師以報德予嘗考渾憲宗持人也元和元年詔居上寺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示滅初莽霸水謚大覺禪師太賢相之塔孰謂宣宗曾與渾居乎唐史宣宗在位十三年享年五十推而上之當主祚元和十一年渾死時宣宗方三歲疑此非宣宗之迹乃五代時李仁達留從勳等所立雪峯僧儼明是也儼明王儼咸弟繼成守漳州儼明朝依其兄聞此有國師慶而掛錫或有為不幸江南兵逼王延政處處殺王氏子弟以應之仁達慮眾心疑已與留從勳遠迎儼明破以袈裟之腹後人見儼明之迹不願因取宣宗為之傳會大豈知宣宗乃憲宗之子武宗之叔使有意嫉之官者仇公武烏能使之為僧既為僧矣人值武宗蕩滅佛法反違其旨而遊談於福流之中不教其怒而逮之元者幾希為作詩以止之據唐宣宗馬僧事書之又一說諸書在皆不載惟近世并覺範作林間錄稱仇公武有僕而告之切而之夫且傳獨見於宣宗安得稱僕乎徐安禪師傳云其傳會宣宗備為可大可論國師最之是有及於此故傳以傳七閩山秀江逾碧俗知禮義亡姦惡賊朝何事幸淮民擁衆南來

主刑終樂宗晉肆血腥骸骨無人坎墳城群山現目暗招邀起大孤鳴
來月黑雪峰彈客滿道墮物色漳川俄訪得蘆黃草白秋風多欲話辛酸
活還塞易衣傳入虎狼口詭復死生難可判至今尚餘下輩處巧作妖言
相延惑我曾親到國師巖父老猶能為記憶吐實戰手為從初陰與群姦
為羽翼孤僧逼將上車去水石含悲空寂默惟有霜鍾音韻音破萬千里
傳消息寒陸游南集行東山下主南巖穿林了不厭奇崛遊造幽懷
得少據昔巍出山成小草今知臨水美遊魚吻吻刺刺鹿隨輕策決決流泉
入野渠坐覺塵襟真一洗止如頭垢得爬梳王來年先土集曾錄父約遊
南巖短韻承呈南豐不藏善人達說南巖南巖亦何好造物秘此賦煙
雲印全從松竹色半酣去郭十里巖守成僧二三已身滿一日萬事亦可
探行客問証迹居者榮譽衡衡野店煙爨靜猶動龜念非塵外侶誰分
樵味甘食備作閒人自時亦可斷于時日在房山色染露藍一徑盤盤
群峯列空巖吟泉計月滿滄海消塵凡端如常德靜可醫疾步食揚鑣出
雲門回首憐煙嵐公其吐妙語勝事須指南韓流潤泉集次韻題景伯南
巖披簾南巖寺無僧林蕩虛塵懸徒可望東海又何居時世悠悠轉心
情落跡山行有吟嘯佳處莫躊躇譚守約陳潛林率同遊南巖得聞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六

十八

予高情動巖壑幽討忘遠近適得秋日翠嶺多美強悠悠達朝市
寂委時運兩集星散開他年或相問則期聖教揚揚集次韻其自降遊南
巖南巖地偏罕人跡問若謂為求此遊偶因人生閒暇日況當天下水
平秋飛泉自落星西畔青山只在巖上頭招提境界不易到松篁一徑通
深幽溪南十里南巖寺老柏經年泣泉龍林至山北香皎皎石關雲影
千重重移徙佳客身親到惠寄新詩手自封南渡老且道墨在相應忠憤
又填對宋錢增重集和韻大遊南巖古寺因山半草微蹊攀危磴上
雲非祇應秀色隨秋吹還似紅塵客久于曉鳴琴方暇遊淵明解綬已
未歸吾儕幸得陪清梵相與優游樂道把又和予信且遊南巖秋雲
寄寄巖秋雲空不森森空碧潭遊藝去時正望曉老僧迎還雲氣何人
自望巖秋水近古道宿城石龍我憶昔年曾此醉却嗟今日報陪參和
南巖迴心舒還笑日境勝欲忘歸茶戰獨一水蒸兵尚十圍秋山終易
今暮生即添衣上馬迴頭數霜鬢遙遙定集前與元九上南巖人
在十峯紫翠間朝日未暗扶屨其如病足怯登山幸探軒集游南巖和
范鄆之韻賦南江紅詞天相共岸湖上芝草巖巖到依舊是西風白鳥
北村向新山整復斜曾登亂嶺吞還吐林樾遙望一聞萬事到秋來都無

落呼斗酒同君酌更小隱尋幽約且丁寧休負北山猿鶴有虎從渠求
康寧非魚宅木和魚樂止仰看飛鳥却應人回頭錯認公許滄州夢並編
次予晉仲河遊南巖韻風林舞霜葉野水收寒葉旭日安清美良辰欣
招携遊遊南巖巖遠遙想人蹤世木受野處地已呈懷題鍊石既有公稱
天亦餘勝仰仰登可涉窮擇日從休官深有神護險絕令心懷我歸期再
出復會宜終終第三接龍木許亭高樓前人文學淵達方為朝陽鳴
鳳樓所次前韻及之而存賜佳章申招隨數再次韻以反之以資他日重
會一天非一天非一詩也大夫為世用釣梁離巖巖不用身拘通國可
卷而携微微紫陽翁不踐桃李蹊厚賦用不終歸還此留題坐令南巖高
萬丈誰能梯倘止論茲山僅亦培塿依今如規首碑十數令人懷我輩何
適其但觀道合際為不可群仲尼非棲棲勾曲外史張伯雨南巖分韻
得陰字西南一丘豈足會如自今既許詞翁致復得題南巖詩油通相
遺彼此陽中襟宜立

南安巖

汀州府志南安巖在福建汀州府武平縣南八十五里形如獅地舊為龍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六

十九

竊窺虛巖石室天成又有石門石窓石林石鼓石龍虎龜貓之屬即佛之
止巖東巖差隘而石龕猶結客即佛宴坐之地十三峯在南巖前與地紀
勝鄰爾詩題定光南安巖石峯巖巖接大虛百十年稱定光居未知天
上何方有應是人間何地無香風影裏迎新曉梵唄聲中見落輝自後
芳生名利役不能來此共忘機路入雲山幾萬層豁然巖宇勢崢嶸地
從物外覓塵斷天到空中日月明郭祥正詩汀梅之問山萬重南安
巖實何珍瓏青瑤屹立敞四壁巧匠縮手難為工方問之詩天下名
山號洞天不似南安巖最奇絕一峯突兀上干天十二于孫傍就列上有虛
空遺碧霞夜分明月輪巖巖復連安志南安巖在福建建寧府北巖
此和蘇二十八都有石室方廣數丈中有馬大仙神室北巖
遺志北巖在江西南昌府寧縣東北二十里解空院後有北巖尋山北去
可一里許洞穴如圭竇必崎嶇而後入有石田石壟石佛石木石果之類
四明志北巖在浙江寧波府司章鄉巖中可容百人暑月清涼有頤伽鳥
巢其中潼川府志北巖在四川潼川府盧州之北巖院後有巖洞太守李
元大書北巖二字重慶府志北巖在四川重慶府州北五里李文昌圖經
始傳會為巖巖今巖間有皇祐四年未處約撰藏經殿記慶曆五年約陽

張國題詩皆謂北巖國詩首云北巖寺止已川北平絕高城一川隔至熙
寧六年張商英題名巖下元祐五年劉象功為巖銘始皆謂之漢巖則知
文昌之書述出於慶曆以後熙寧以前決非唐人之書也非今才百有餘
年而巖銘承記莫知其非一語之妄貽患無窮地理之書古今多所抵
牾然亦有頗似白黑若此之甚者故今以未處約張國詩文載文類篇以
正俗誤而異他人例指吾州為漢者與商英功併列焉以見承襲之
病雖出於一時苟簡而考正不詳貽笑後世不可不謹也巖高五六丈
二百餘步積數千章圍半八尺人得枝下垂巖虛遠風颭颭如流水或
觀雲雲樹石相應恍然如泛湖海而無墊溺之虞有定林禪院歲正月九
日郡以故事置宴命放鷹張獵以娛賓遊人咸集經藏之背為離支高十
餘丈初嘗郡遣吏局攝主僧護跡主執率僚佐賓客置酒閣上臨檻俯
視為勝賞一在涪州鐵櫃山下昔有王真人修煉於此石壁上有水流
注下有石渠引水又有石曰石壁上又多石佛伊川在此註易張商英題
北巖張商英題古西歸程序傳四時張商英題張商英題張商英題
冬二十九日題涪州志北巖在四川重慶府涪州大江之北紹聖初丁丑
伊川先生程頤來涪於此普淨院開堂傳易聞再歲而成元行庚辰徙居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六十六

二十

慶會太史黃公履堅自涪移我過其堂因榜曰鈞深嘉定丁丑范仲武請
為北巖書院嘉熙兵燹程公許涪州廢並編遊涪州北巖恭惟同出自
斯文其在茲白衣帝王師古訓今所疑慘澹涪江濱雨寒無炊一編洗
心易復學之著龜學碑夫子庭墻胡不登茲道貢三桂何曾限藩籬桂
史接武來相望幾何時舊隱動沈吟大書從雄奇江山看鷗鷺千古同一
悲渠自氣浩然何成復何虧高堂儼遺像寶墨錫豐碑往者不可作搔首
空涕洟蕭蕭北巖松悠悠我之思陸游涪南集北巖有松之北元土州
鐵櫃涪州岸獨現北巖遊徂徠橫大江寒雲踞高樓兩峰各山半夫江深地
欲深老夫軍再來為作竟日留鳥情程丈人閉戶不好修駿轡一朝發
罪土竄役業業火不解胡塵暗神州修慈以檢禍家哉誰始謀小人無遠
略所像在此碑復來其鑑茲賦詩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
著春江鏡綠光扁舟未往佛前香山從處處亭亭綠日倚閑遠故故長保
軍府志北巖在四川保寧府涪州北五里有曰微蓋山少高僧宣什道境
涪州志在四川重慶府涪州連縣北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
一在四川涪州北為一郡之勝合州志北巖在合州北五里李文昌圖
經始傳會為北巖有松數千章圍八尺人又有定林院舊日正月九日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六十六

二十一

郡守以故事置宴遊人咸集又有荔枝園每熟郡守率僚佐置酒閣上臨
檻俯視以為勝賞昔陽志北巖在福建興化府莆田縣北十里舊經云
山之巔兩石峙立負一石為號曰石室可坐百許人初來源以巖石不通
故老相傳雷裂其石泉始達于石室之下裂石今尚存即張國詩云西
山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
軍府志北巖在福建建寧府甌寧縣北十里下有北巖寺石士陳朝老嘗
讀書于此程公許涪州廢並編遊涪州北巖敬學尚書弘農公張鉉鎮以無
事治暇日領客北巖憑高四顧景與心會乃即仁祠之舊祠為禪林左有
五峯連峭絕秀作書院其下以宋四方之游學者進漢忠武侯遺志為北
定堂因山之室庠搜奇挾勝壓以小亭尼謝履苔蘚瓦蘭朴幽雅而曠如
與如之境皆擅其妙公許晉謁節下一再侍杖屨相羊覽觀每欲選義考
辨有所述而文不逮意問得數語隨筆抄記歸舟客與乃能編綴為北
巖二十誌思荒語並無以摹繪勝概庶幾萬一託不朽於名世如太虛賦
黃樓云寶慶歲丁亥重陽節前四日門人杜枝程公許拜于謹序李石方
舟北巖紀行巖以石居如覆屋下樓十六士唐人所作石像也先是巖
壁立百仞上垂瀑如繩下為方池以受水夏秋潦集池漲過四十六士

於水無復金碧顏色好事者嘗使像他處便栖於巖何也父老言巖本洞
天所託舊松楠鬱鬱不容迹有怪物衛守故作像以鎮像便則怪見像因
安於祠不容使今太守出一彈指作極瀾手疏渠洩池以連瀾瀾于外重
絕金碧十六士者始一解頰而天又初像前數畝大梵堂以受君子來以
便飲酌既成適夏大水太守與客淹留若納涼瀑注如甚雨如海風撼潮聲
可喜可愕不知塵市大版中有獨死人也太守咸都宇文紹矣客都發陳
鼎新普州郭郭新合守李石太守之兄紹興攝祭酒為主人乾道七年五
月二十七日石記書方玄英詩登龍瑞觀北巖縱目下首浮世事方知
峭峭與天通湖遠及力歸叱上頂須雲霧在雪中從韻寒鐘僅落照斜行
白鳥度遠空前人古後後人至今古異時登眺同家劉屏山集遊北巖
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
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
後共襟期一作也出巖若茅未辨三湯試茶餅先嘗十字吹我許幽奇侍
知已品題政在一篇詩一作接張樂奇終日快可無餘興為是詩張樂微
先生集遊北巖身山經近境偶向此中來精舍曾嚴掩穿林石路開排
雲今歲竹村佳幾年苦曾老無餘事端居敬切反曾由基蘭墅續集三山
曾由基蘭伯游宜春北巖宜興真沐添懷北巖去行行如鹿境漸入

幽絕處濕翠欲滴雲氣沁土穠纖聲時抑揚風氣互吞吐寒韻至芋
碣石狀鍾漢朱實媚碧藤白羽明翠塢從臺忘人醒市醋邀我沽野果徒
頭尋水樂空中度飲少輒頰玉山靈芳拱護起來一凭欄伴伴是佳句此
景幾百年却待千金付吟成石點頭喜極石應語何處一鳴鶴而作賞音
和仰奉人所仰隔江不受呼止如山中人九詔不一顧傳聞唐衛公撰冊
曹此寓阜愛讀何書魂譽譽千古一主物介用政坐讀書誤公乎儻可作
同草遂初賦越君鼎行行過東江步步望北巖佳景三十餘天然真不凡
國朝劉禹詩登北巖眺望因投巨石宛轉為戲自愛北巖秀綠雲窮翠
微迴見大江流獨立一振衣崖表人跡絕燒餘寒草稀繞澗聆暗泉攀蘿
總危磴投石轉空聲擊星火飛奇探恣游衍興忘吟日曛思更尋
道遠望月歸上北巖京風四山合
北芒巖長安志西京雜記
月上西崖早古道新跡懸壁在秋草
漢巖雖巨萬家僅九百於北芒巖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三里漱流注其內
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鸞鸞花牛青兒廣漢後有罪
誅沒入官為園鳥獸
北廊巖建安志康如廊巖
草木皆使植上林苑狀在福建寧府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六十六

三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五

二紙

旨

翰林學士承旨

文獻通考唐憲宗時始置凡白麻制諸皆
內庭代書命輔臣除節將恤災患討不廷

則用之華臣於正衙交付通事舍人若命相之書則通事舍人承旨皆宜
讀訖始下有司乾寧二年陸康以翰林學士承旨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職
官分紀唐百官志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
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東與所存必有文詞
經學之士下至卜筮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
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待詔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
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
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刻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
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初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
奉為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

永樂大典卷萬百五

一

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唐
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
書班次各以其官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二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
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故附列於
此云李肇翰林志書宋昌有言曰所言公言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夫
翰林為樞機密處之地其所撰者事之微也若制置任用則非王者之私
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內臺給青練白綾或以錦被
帷帳乾褥宣通中使犬官供食湯官供餅餌五熟果五日一美食下天
一等建禮門內得神仙門內得明光殿神仙殿內得省中內得省
中一等建禮門內得省中書省蓋與今翰林之制各同而所掌輕也漢武帝
時嚴助承買唐書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舉之徒皆在左右是時期
廷多事中外諸雜大臣數詢亦其事也唐與太宗始於秦府開文學館撰
房玄齡杜如晦等一十八人皆以本官兼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為三番更
直宿於閣下討論墳典時人號為登瀛洲正觀初置弘文館學士聽朝之
際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較時政或及於公而能至玄宗朝置直學士
名儒大儒皆在其中後改為集仙一書集仙二字集賢疑亦草書詔至給

林置學士集賢書詔乃罷。初國朝潘梁陳故事。書舍人六員。專掌詔誥。雖曰禁省。猶非密切。故溫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諸遂良許敬宗上官儀時召草制。未有石號。乾封已後始曰北門學士劉懿之劉祥之周思茂元萬頃范履冰為之。則天朝則蘇味道韋承慶其後上官昭容獨掌其事。睿宗朝則薛稷賈膺福崔暹玄宗初改為翰林侍詔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相繼為之。又改為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劉光謙張均乃為學士始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又有韓絳前作翰林院伯璵一本作與孟匡朝陳兼李自蔣鎮在舊翰林院雖有其名而不職。其事至德之後翰林院始兼學士之名。代宗初李泌為學士而今壁記不列名氏蓋以不職事故也。德宗雅尚文學。注意是選。舉與每幸學士院。顧問錫賚無所不至。御饌珍羞輒而賜之。又嘗召對於浴堂門。移院於金鑾殿對御起草賦詩唱和。或旬日不出。吳通微兄弟同時擢用。與陸贄爭思甚於水火。天下觀之。貞元末寄任尤重。時人謂之內相。而上多疑忌。動必拘防。有守官十三考而不遷者。故當時言內職者多。紫微相半及順宗不憚儲位未立。王叔文起於非類。竊學士之名。內連牛李。外結奸黨。取兵柄弄權。天下震駭。是時鄭絪為內庭之老。首定大計。今上即位授絪中書侍郎平章事。

永樂大典卷一百十五

二

初姜公輔行在命相及綢就第而拜至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通與裴垍同直垣草吉甫制而吉甫草武元衡制。裴垍與兩不相知及裴吉甫有數院之聲。垍終不言書麻尾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故止於座中。學士無定員。皆以他官充下至校書郎上至諸曹尚書皆得為之。既入與班行絕迹。不拘本司。不繫朝謁。常參守官二周為滿歲。則遷知制誥。一歲為遷官。則奏就本司判記。上月日北省官宰相送。上南省官給舍丞郎送上興元元年。初翰林學士朝服班序。宜准諸司官知制誥例。凡初遷者中書門下召。今右銀臺門候旨。其日入院試制書批答。共三道。詩一首。自張仲素後加賦一首。試畢封進。可者翌日受宣。乃定。書中書門下於離德殿候對。本院賜宴。管幕使宿設帳。煙圍。講尚食使供珍饈。酒坊使供美酒。是為初設序立。拜恩。記然後。然後一作。就宴。又賜衣一副。綳三十疋。飛龍司借馬一疋。旬日又進舊文章一卷。一本作。旬日又進文一軸。內庫給青綺錦被。錦元作。錦。青綺無綿被。錦元作。錦。一本無此。五子青綺方襪。青綾單帽。漆通中枕。銅鏡漆奩。象笏大小銅荷碗等。一作。象梳漆箱。銅淨羅。一本銅背碗。在此。下紫綵履白布手巾。衣架畫木床。一本作。畫木。

本無太子。禮雖一本作。禮。二子案席。乾細之類。畢內諸司供膳飲之物。主膳四人。掌之。又內園官一戶三人。以供使令。其所求馬。迎送於僻仗門。內橫門之西度支。月給予力資。四人。錢三千五百四品。已上。加一人。每歲內賜春服物三十疋。暑服物二十疋。寒服物三十疋。綿十疋。寒食節。餅。一作。餅。子三十疋。酒給杏酪。粥。肉。哨。清明。新火。二社。蒸餅。饅頭。干。水一副。金花銀器一事。百索一軸。青團。饅頭。大角一柄。角。饅頭。三服。鈔。蜜。重。陽。酒。糖。粉。餅。葉。至冬。歲。酒。兔。野。雞。其餘。時。果。新。茗。水。瓜。新。曆。是。為。經。制。直。日。就。院。頒。授。下。直。就。第。賜。之。凡。內。宴。坐。次。於。宰。相。坐。居。一。品。班。之。上。別。賜。酒。食。珍。果。與。宰。相。同。賜。錦。二。十。疋。錦。二。本。作。金。花。銀。器。一。事。貞。元。四。年。初。每。晦。日。上。已。重。陽。三。節。百。寮。宴。樂。翰林學士。每。節。賜。錢。一。百。緡。其。日。奏。出。選。勝。遊。會。賜。酒。脯。茶。果。明。年。廢。晦。日。置。中。和。節。宴。樂。如。之。非。凶。年。兵。革。則。每。歲。為。常。凡。元。正。冬。至。不。受。朝。俱。進。名。奉。賀。犬。忌。進。名。奉。慰。其。日。尚。食。供。素。饌。賜。茶。十。事。凡。郊。廟。大。禮。東。興。行。幸。皆。設。幕。次。于。御。帳。之。側。侍。從。親。近。人。馬。第一。御。舍。元。殿。丹。鳳。樓。則。二。人。於。官。中。乘。馬。隨。從。一。本。作。引。駕。出。殿。門。徐。出。就。班。次。凡。當。直。之。清。清。一。作。次。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係。自。起居。侍。御。郎。官。入。五。直。一。係。自。御史。補。闕。拾。遺。入。者。七。直。二。係。其。餘。雜。入。

永樂大典卷一百十五

三

者。十直。三。係。新。遷。官。一。直。服。假。各。於。准。式。之。中。一。本。作。後。凡。交。直。係。內。朝。減。半。著。為。別。條。例。題。于。北。廳。之。西。閣。一。無。列。子。題。一。作。凡。交。直。係。內。朝。之。退。不。過。辰。巳。入。者。先。之。出。者。後。之。疎。數。現。人。之。思。家。事。之。勞。逸。通。時。之。動。靜。凡。節。國。忌。授。衣。二。分。田。假。之。令。不。需。有。不。時。而。集。併。從。而。宿。者。五。代。職。官。志。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八。月。初。掌。綸。之。任。權。才。以。居。或。自。初。命。而。升。或。自。顯。秩。而。授。蓋。重。厥。職。靡。繁。其。官。雖。事。分。皆。同。而。行。綴。或。異。誠。由。生。日。未。有。定。規。議。官。位。則。上。下。不。常。論。職。次。則。後。先。為。當。宜。行。顯。命。以。正。近。班。今。後。翰林學士。入院。並。以。先。後。為。定。雖。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仍。編。入。翰林。志。其。年。十。一。月。初。新。除。翰林學士。張。昭。遠。早。踐。綸。閣。久。司。史。筆。曾。居。憲。府。累。涉。歲。卿。今。既。在。禁。林。所。宜。別。宣。班。三。其。立。位。宜。次。在。樞。密。天。福。五。年。詔。曰。六。典。云。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及。議。表。章。凡。詔。旨。制。敕。題。書。策。命。皆。案。故。事。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志。誤。所。以。重。王。命。也。古。昔。已。來。典。實。斯。在。後。從。近。代。別。創。新。名。今。運。屬。興。王。事。從。師。古。俾。仍。舊。實。以。權。前。親。其。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從。宰。相。為。道。之。奏。也。自。是。舍。人。直。直。者。當。中。書。制。夜。直。者。當。內。制。主。綱。運。元。王。復。詔。曰。翰林學士。與。中。書。

舍人分爲兩制。各置六員。自近年。權倖內署。況司詔命。必在深嚴。將使從宜。却仍舊貫。宜復置學士院。蓋宰臣桑維翰。東政將廢。於道故乃復焉。自此班秩。再有倫矣。五年。一作六年。五代史。晉天福五年五月丙午。詔曰。承旨者。承時君之旨。非近侍重臣。無以稟朕命。宣子言。是以大朝會。宰臣承旨。草制。詔學士承旨。若無區別。何表等威。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宜改爲殿直。密院承旨。宜改爲承宣。御史臺三司。閤門。客省。所有承旨。並令別定其名。周顯德五年。詔翰林學士。職係禁庭。地居親近。與班行而既異。在朝請以宜殊。起今以後。當直下直學士。並宜令逐日起居。其當直學士。仍赴晚朝。舊制翰林學士。與常參官五日一度起居。時世宗欲令朝夕。謁見。訪以時事。故有是詔。已上三件。並見蘇易簡。續翰林志。蘇易簡。續翰林志。凡遷直之數。自上諸行。尚書三十五直。下至白身一百四十三直。必須圓融。其直先五直。舊學士一點。次三直。一。點。又次二直。一。點。此三等。隨日多少。令其均勻。永爲定式。晉開運中。楊昭勳。直翰林。其後。直直之數。等第除減。條馬定式。中書門下。仍刻石在壁。員外郎。入直。八。十。直。改爲五十直。郎中。入直。六十直。今改爲四十直。他官。入直。一百直。改爲八十直。員外郎。知制誥。轉正。郎。仍舊。知先六十直。改爲三十直。止。此。

永樂大典卷一萬百五

四

會令舊四十員。今爲二十員。自常侍。陳。議。給。事。各令舊四十員。今爲二十員。應舊官。再令約。前任。職。半。今附于此。貴。得。舊。章。其。內。制。攝。直。及。吉。凶。疾病。諸。假。則。例。具。翰林。舊。規。學。士。起。復。之。制。月。朔。已。前。未。聞。其。例。周。世。宗。時。故。內。翰。王。著。令。樞。相。李。公。昉。俱。遣。內。翰。爲。世。宗。北。伐。並。起。復。隨。駕。官。諸。繁。要。之。際。即。不。遣。故。今。樞。相。直。與。不。樞。相。直。並。遣。皇。朝。端。拱。元。年。閏。五。月。蘇。易。簡。遣。家。報。難。奉。詔。押。奏。遂。與。翰林。以下。有。誤。依。鳳。閣。壁。記。體。例。同。舊。官。再。入。約。計。前。直。歲。半。是。時。復。舊。直。二十五員。矣。至。皇。朝。今。樞。相。李。公。獨。直。禁。林。奉。旨。令。每。雙。日。夜。直。隻。日。下。直。可。以。永。爲。通。式。也。四。禁。之。中。漏。洩。爲。最。故。革。制。之。名。遂。明。必。闔。門。之。雙。扉。當。制。學。士。坐。於。玉。堂。上。止。吏。人。之。出。入。者。俟。宣。制。訖。方。啓。戶。爲。文。翰。之。職。優。待。之。異。者。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因。置。酒。于。紫。雲。樓。下。命。兩。制。侍。宴。散。基。因。命。中。書。舍。人。來。展。宣。報。一。本。作。通。內。置。起居。今。爲。通。式。仍。各。賜。書。千。卷。以。備。檢。閱。舊。體。每。遊。離。止。學。士。得。赴。召。登。上。留。心。儒。術。賞。文。翰。時。綸。閣。之。士。始。召。赴。曲。宴。或。令。和。御。詩。舍。人。從。遊。宴。自。此。始。也。殿。後。立。春。鑲。銀。彩。幡。勝。之。物。亦。及。之。其。或。觀。稼。於。南。薰。門。賞。花。於。含。芳。園。春。畫。殿。碑。百。司。景。從。幸。國。西。之。金。明。池。下。雕。輦。登。龍。舟。都。人。駕。有。百。樂。具。奏。想。瓊。林。苑。由。復。道。御。層。樓。臨。軒。置。酒。以。閑。繁。

永樂大典卷一萬百五

五

威。兩制必侍從馬至上林春驛千花萬卉妍麗冠絕上必曲宴幸衡觀舊召兩制詞臣俯龍池垂金鈎舉勝賦詩終日而罷上嘗謂宰執近臣曰詞臣實神僊之職也。明日凡所進詩悉迎御覽屬和以賜焉。雍熙三年十月初日兩制詞臣公朝精選典司綸誥親近冕旒宜於儀祿之間特示優異起今後兩制俸料並以其見給充上聽政之暇搜訪鍾王之迹以資閑說馬御筆飛動神機妙思出其軌制乃召書學之有格性者置於便殿躬自省閱以授以筆法既觀其有成者錫以銀章衆笏令入院充侍詔者八人自是書詔四出策海之內咸識禁中之墨妙焉。舊體學士凡召入院正賜白成釘廣額都了切釘狀帶額飾出聲清遠韻音了飾狀謂之釘口銀鞍勒馬。整今上即位優待特異賜金銀銀開裝鞍勒馬對永務校金帶郊禮畢賜對永金帶或枯犀帶金魚副之朝士自唐末八人爲一者迄今方從之十月朔舊賜對永紅錦袍上特以細花熟錦袍代之淳化二年冬代以細花盤鴉錦袍其制下丞相一等自是遠方之珍果天府之法醪龍鳳之茗餅伏臘之餅餌以時而賜悉加等焉。玉堂東西壁延袤數丈懸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蓋擬瀛洲之象也。侍詔董升之筆脩篁暗鶴悲園廊廊奇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宣已寂內務不至風傳禁漏月已滿庭真人世。

如蘇頌奇險。難以廣載者。必拜章瀝懇。陳述其和之意。優詔多見焉。華錫謝恩奏狀。必當直草。或郊壇行慶制命。填委。必最應以分草之。其餘書詔辭祝。項刻之間。雖續紛而至。必獨當之。或數直有不草一詞者。自可探賈往詰。研窮理體。以備顧問焉。李肇翰林志曰。凡將相誥身。並用金花五色綾紙。唐乾寧二年。李錡。熱而節相。授京兆尹。兩次告假。中書用白綾紙。金親王將相誥身。並用金花五色綾紙。皇后貴主用金花五色綾紙。羅紘。不帶便相者。用金花五色綾紙。觀察使及衆知政事。樞密副使。茶署樞密院公事。並五色綾紙。無金花。諸蕃酋長。王恩主官告。中書省草詞。送學士院寫。皆五色綾紙。白背紙。皆新例也。則一作判。舊體樞密使未帶便相者。不宣麻。至周太祖初。潛歷是任。乃宣制於公朝。今之宣麻。自周太祖始也。蘇者。次續翰林志。唐制。學士。每有除拜。他職。必納光覽錢。以為公用。自丞相而下。各有差等。五代以還。其儀久闕。公派舉而復之。國朝舊制。有殿前承旨。頗甚繁雜。及公拜翰林承旨。上以其稱呼不別。又惡其與清貴混淆。詔改為三班奉職。以避其稱也。草麻。閣筆。自隋唐已來。皆有之。鄭詳。唐文時。自陞州刺史。遷為公卿。今李德裕。作相。高預。族之曰。半須北。詳答曰。出為方伯。果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問。義。述。朝。武。臣。移。鎮。

永樂大典卷一百五

六

及大際除拜。國俗多不送遺。先帝以公久在內庭。慮經費有闕。特定車馬例。物朝謝日。命閤門督之。既得。仍以書進呈。自是無敢有闕者。迄今以為定制。國朝淳化二年。命翰林學士賈黃中。蘇易簡。同知書差遣院。李沆。同判吏部流內銓。學士領外司。自此始也。至和元年。翰林學士楊察。為承旨。知制誥呂溱。王洙。並為翰林學士。故事。學士六員。今洙為第七員。蓋罕相過除也。宰相一作丞相。元祐官品。今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正三品。唐章懷太子。中年為翰林學士。承旨。與同寮蕭肅。深為宣宗所遇。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每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溆心。欲論陳。即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還留至再。且必論其可否。帝多從之。元祐。翰林學士承旨。記曰。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為名者。應對顧問。奉命。第瑤。一本作振。次。瑤。以官為上下。憲宗以承旨元。年。即大位。始命。鄭。綱。為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之上。居在東第一閣。東與東郊。廟。相。得。東。殿。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揭。雜。筆。布。大。澤。得。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德。則止。直。禁。中。以。後。凡。大。詔。令。天。發。置。丞。相。之。密。宣。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他人。無。得。而。奉。也。五代。後。唐。同。光。中。賜。承。旨學士。盧。質。論。思。明。佐。功臣。授。節。制。河。中。馮。瀛。王。送。之。詩。云。視。草。北。來。唐。

學士。權。提。西。去。漢。將軍。時。人。祭。之。周。陶。穀。自。以。官。居。八。座。位。至。承。旨。且欲。執。同。列。之。官。早。者。乃。起。請。令。今。後。學。士。合。班。儀。在。諸。行。侍。郎。之。下。如。官至。丞。郎。者。即。在。常。侍。之。上。官。至。尚。書。者。依。本。班。迄。今。以。為。准。宋。淳。化。二。年。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獻。續。翰。林。志。二。卷。詔。廣。於。史。館。仍。賜。御。詩。二。章。以。寵。之。批。云。賜。詩。之。意。因。御。進。續。翰。林。志。其。卿。居。清。華。之。地。也。上。又。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易。簡。因。謂。宰。相。曰。易。簡。告。朕。求。此。數。字。卿。可。召。至。中。書授。之。他。日。為。翰。林。中。美。事。淳。化。四。年。上。草。書。宋。王。大。言。賦。賜。蘇。易。簡。易簡。因。擬。宋。王。作。大。言。賦。以。獻。其。詞。曰。皇。帝。書。白。龍。騰。作。大。言。賦。賜。王。堂。臣易。簡。御。筆。煌。煌。輝。煌。詞。洋。洋。壤。壤。博。博。達。達。不。可。備。詳。詔。易。簡。陸。履。躬。指。其。理。且數。宋。王。之。奇。怪。也。因。伏。而。奏。曰。恨。宋。王。不。與。陸。下。同。時。帝。曰。噫。何。代。無。人馬。卿。為。朕。言。之。易。簡。曰。聖。人。與。方。告。成。功。登。危。為。方。展。升。中。方。席。地。一。作地。為。方。方。襲。祖。宗。天。籙。起。一。作。起。預。方。調。空。彌。目。為。月。光。耀。文。明。也。宋。王并。欲。嚴。武。衛。也。就。北。斗。方。其。玄。酒。也。削。西。華。方。為。石。砥。也。飛。雲。湧。霞。騰。騰。騰。一。作。增。添。也。劉。隴。贈。鵬。代。鵬。蝶。也。迅。雷。三。發。山。神。吟。也。流。電。三。激。燧。火舉。也。禮。冊。獻。一。作。或。方。淳。風。還。君。百。拜。方。天。神。歎。四。時。一。周。方。萬。八。千。年。太。山。融。一。作。方。溟。海。乾。圓。蓋。穴。一。作。王。方。與。宋。王。壽。方。無。疆。一。

永樂大典卷一百五

七

作。為。時。政。上。皆。呼。萬。歲。上。覽。之。喜。賞。賜。手。詔。以。褒。之。治。平。三。年。以。端明。致。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徐。州。張。方。平。為。翰。林。學。士。承。旨。初。上。謂。執政曰。學。士。獨。王。珪。能。為。詔。餘。多。不。稱。職。因。問。方。平。文。學。如。何。歐。陽。脩。對。曰。方平。亦。有。文。學。但。快。邪。不。直。曾。公。亮。以。為。不。聞。其。快。邪。趙。鼎。又。以。為。無。速。故至。是。命。之。筆。談。王。堂。承。旨。閣。子。應。格。上。有。大。嫌。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水。冠。官。頃。自。懸。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王。堂。一。或。事。物。紀。原。職。林。曰。至。德。以。後。翰。林。直。學。士。六。人。內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所以。獨。承。密。命。故。也。此。疑。承。旨。之。始。也。而。唐。百官。志。曰。元。和。中。翰。林。學。士。以。院。長。一。人。別。承。初。旨。或。密。受。顧。命。為。學。士。承旨。職。林。又。謂。德。宗。正。元。已。後。承。旨。多。至。宰。相。疑。唐。志。為。誤。事。文。類。聚。號。今典。冊。皆。更。其。手。手。德。宗。果。鄭。綱。為。內。庭。之。老。首。定。大。計。翰。林。志。唐。韓。休。為宗。時。進。承。旨。處。事。機。密。與。帝。意。合。不。違。順。宗。風。樂。不。能。言。時。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中。外。洶。懼。居。鄭。綱。草。立。儲。制。綱。獨。管。便。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乃。定。憲。宗。綱。之。力。也。即。位。拜。平。章。事。韓。休。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停。僦。當。草。制。曰。脫。可。斷。麻。不。可。草。韓。休。除。翰。林。學。士。承。旨。神宗。命。公。草。詔。求。直。言。詔。出。人。情。大。悅。言。行。錄。蘇。易。簡。為。承。旨。當。禁。直。以。

水試歌器。太宗曰：聞卿所玩非歌器耶？易簡曰：然。乃進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念終始，固萬世之業。則幸甚。言行錄：張方平為承旨，神宗親制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而政不數日，以憂服去，徐以宣徽使召，照寧閣王珪為承旨，韓絳戲之曰：行將入宣徽矣。未幾，除承旨，遂大拜。近世承旨之達無此也。同上故事：知制誥必試。仁宗知歐陽脩有文，有旨不試，後遷承旨。本傳：章得象處性簡重，在翰林十二年，怡然自得。事：淳化二年十二月，承旨蘇易簡於本院會學士等，觀飛白及二等書，禮部閣之賜上尊酒。太官設饌，各賦七言詩，宰相參政亦各賦詩。易簡志以上聞，翌日帝曰：朕讀詩數四，有以見儒墨之盛，學士之貴也。會去太宗時，貴貴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蘇家贈之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相，貴至蘇家政宋為尚書。盧汝詩：淳化二年十月，承旨蘇易簡請以御賜二詩刻石，帝為真草行三體，命侍詔刻石以賜易簡。蘇志：蘇家政易簡登科時，宋尚書曰：為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為翰林學士承旨，而蘇相繼入院，同為學士。宋嘗贈詩云：昔日曾為尺木階，今朝真是青雲友。歐陽文忠公亦然。

永樂大典卷一萬百五

王禹偁南省主文，相距十五年，同為學士。故歐公詩有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為白髮翁之句。二事誠一時文物之盛也。翰林元祐年，言新唐書沈傳師傳：傳師召入翰林為學士，政中書舍人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傳師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天子器，次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帝遣中使召李德裕，素與善，開曉得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職。宋史列傳：蘇易簡淳化二年，同知京朝官考課，選中書舍人充承旨。先是，曲宴將相翰林學士皆預坐，梁適啟太祖罷之。又皇帝御丹鳳樓，翰林承旨侍從，升樓西南隅，禮亦廢。至是，易簡請之，皆復舊制。百官志：掌制誥，詔令撰述之事，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為之。元史百官志：翰林承旨，統二品中統初，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承旨。宋立官，看至元元年始置，秩正三品。六年，置承旨三員。十四年，增承旨一員。十七年，增承旨二員。二十七年，增承旨一員。大德九年，陞正二品。至大元年，置承旨九員。皇慶元年，陞從一品。五年，置承旨八員。後定置承旨六員。從一品。十二年，別立翰林院，置承旨一員。十八年，增承旨一員。二十九年，增承旨一員。延祐二年，改司直為經歷，後定置承旨七員。阿魯圖傳：爾木四世孫，父木忽剌，阿魯圖由經正監製為怯薛官，掌環衛，遂拜翰林學士承

旨。太平字允中，初姓賀氏，名惟一，後賜姓蒙古氏，名太平。仁傑之孫，孫之子也。資性開朗，正大雄偉，在弱齡然如老成人。嘗授業於趙孟頫。文宗召為工部尚書，至正五年，遷宣徽院使。六年，帝請權居近職，七年，詔特賜姓而改其名，遷中書平章政事。十一月，拜太平左丞相。明年正月，詔修后妃功臣傳。九年七月，罷為翰林學士承旨。達識帖睦迺子，成幼與其兄鐵木兒塔識俱入國學，為諸生。讀經史，悉能通大義，尤好學書。初以世官補官，為太府監提舉，推治書侍御史，以言罷。除樞密院同知，陞中書右丞。翰林承旨。峻峻字子山，康里氏，幼隸業國學，博通群書，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諸許衡及父兄家傳，長裝宿衛，風神凝遠，制行峻潔，望而知其為貴介公子。始授承直郎，遷兵部郎中，拜監察御史，復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留為奎章閣學士，復留為大學士，知經筵事。尋拜翰林學士承旨。文用字彥俊，之第三子也。生十歲，父死，長兄文炳教諸弟有法。文用學胡早成，弱冠試問賦，中選。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為屯田，文用固執不可，遷為翰林學士承旨。王思廉字仲常，幼師太原元好問，至元十年，董文忠薦之。世祖問文忠曰：汝何由知王思廉賢？對曰：鄉人之善者，稱之也。遂召見，授符寶郎，掌書每侍清帝，命御史大夫王述帖木兒、太師月赤察兒御

永樂大典卷一萬百五

九

史中丞撤里蠻翰林學士承旨，撥立泉等，咸聽受焉。歷官至太子賓客，仁宗即位，以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致仕。卒，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復軍。追封衡山郡公，諡文恭。王樸字仲謀，衛州汲縣人，曾祖經，祖字仕，官教武校尉。父天錫，諱至大初，以律學中首選，任至戶部主事。大德八年六月，卒。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諡文定。張孔孫字夢符，其先世出遼之烏若部，為金人所并，遂遷遼安父之純，為東平萬戶府參議，請老還家。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致仕。劉唐字照，水人，五世祖遷以郎史治獄，有陰德，祖肅為右三部尚書，與幼有文名。師事翰林學士至大德二年，遷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尋拜侍御史，頃之，遷翰林學士承旨，兼國子祭酒。延祐元年，復為承旨。陳穎字仲明，其先居盧龍，有名山者，仕金為謀克，監軍大祖得之，以為平陽等路軍民都元帥。子孫徙清州，遂為清州人。穎幼穎悟，日記誦千百言，稍長，游京師，登翰林承旨。梁曾字貢父，燕人，祖守正父，德曾少好學，日記書數千言。中統四年，以翰林學士承旨，王鶚薦，辟中書左三部令史，三轉為中書省掾。耶律希亮字明南，楚材之孫，錫之子也。先世皆讀書，尤能詩賦。至大二年，武宗訪求先朝舊臣，特除翰林學

士承宣資善大夫尋改除翰林學士承旨詳本傳趙世延字子敬其先雍
古族人天資秀發善讀書究心儒者體用之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樞密
院御史臺肆習官政至大三年尋陞翰林學士承旨詳本傳歐陽玄字原
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脩同所自出其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
書八歲能成誦日記數千言元祐元年詔設科取士明年賜進士出身調
太平縣尹帝以玄歷仕累朝且有修三史功諭旨丞相趙世延授秩遂
擬拜翰林學士承旨已而致仕帝不允復拜翰林學士承旨屢已致仕
不允仍前翰林學士承旨進階光祿大夫至元十七年卒於家教里之寓
舍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之東明人登至治元年進士第為翰林國史院
編修久之陞翰林學士承旨皇太子深敬而嘉納之後屢升平反至任辭
至再三遂拜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學士承旨一品祿
終其身劉敏中手端南濟南章丘人幼卓異不凡年十三語其父景石
曰昔賢足於學而不求知聖於功而不自衛此後人之所弗逮父奇之鄉
先生杜仁傑愛其文咸稱之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
而無愧色乃吾志也至元十一年由中書樞密院兵部主事拜監察御史為
淮西肅政廉訪使轉山東宣慰使遂召為翰林學士承旨陳思謙字景

永樂大典卷一百一十五

十

讓其家世見祖祐傳中思謙少警敏好學凡名物度數綱紀本末考訂詳
究尤深於邵子皇極經世書文宗天曆初政授樞密院承旨高昌王亦都
魯魯思謙時年四十召見與聖宮授典寶尋為集賢侍講學士以年近
七十上章乞老不允仍授御史中丞卒贈宣獻東憲佐治功臣翰林學士
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魯國公諡通敏亦憐真班西夏人父倭伯以
忠勤事世祖為知樞密院事至順初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進功德
使指揮使如故尋出為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未行復為翰林學士承旨
王時以文學顯歷仕中書參知政事至左丞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張
翥字仲舉普寧人少時負其材為豪放不羈好蹴鞠喜音樂不以家業為
其意其父以為憂翁一旦翻然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暫輟因授業於李
存先生至正初召為國子助教退居淮東會朝廷修遼金宋三史為翰林
編修史成遷太常博士累陞侍講學士擢思謙善之除集賢學士俄以翰
林學士承旨致仕階榮祿大夫復詔召以舊翰林學士承旨為名
林學士承旨唐元積集翰林承旨學士記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為名
者應對顧問奉會張次坦第以官為上下憲宗章武皇帝以承旨元平
即大信始命鄭公為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居在東第一閣東與泰郊

廟輒得乘廐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揚雖早布大澤則丹鳳之西南隅外
則賓客進見於麟德則止直禁中以俟大凡大語令大發置丞相之家書
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對他人無得而參非自異也法不
當言用是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九參大政其不至者衡紹及門
而返事通然也某省十俗傳其事至於豫則再相甲以侯其病問者久之
卒不與命也若此則安可以味隨不肖之頑雖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
乎倪仲瞻睹如遭大賓每自悔其心曰以若之不俊不明而又使欲惡歌
曲攻於內且決事於冥冥之中無暴揚報效之言不忿行私易也然而陰
潛之神必有記善惡之餘者以君父之遇若如是而猶舉枉錯直可乎哉
使若之心忽而為他人盡數若之所為而終不自愧斯可矣昔魯共王餘
畫先賢於屋壁以自警臨我以十一賢之名氏直自警哉由是謹其遠
授書于座隅長慶元年八月十日記宋蘇頌撰集鄧溫伯先翰林承旨不
許不允詔二首 教溫伯覽所奏辭先恩命事具悉卿以文史足用久在
禁林慎請寡尤首承密旨雖云新命率皆前官而此盤桓固求引避既違
朝廷號令之信徒有道路進退之嫌其尚亟前勿為煩請所請宜不許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夏執卿比平安好道書指不多及 教溫伯省所奏辭

永樂大典卷一百一十五

十

元恩命事具悉翰林以議論為官而承旨以年德為選茲所以歷求多士
復用舊人卿既久在朝廷當識朕意遠近託雖多長者之風號令文詞
宜得宿儒之用成命不反固辭實難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
執卿比平安好道書指不多及 鄭卿即漢集翰林學士給事中王珪可承
旨制 唐學士六人而年德最茂者遷為承旨深謀秘論率得預聞當時
諸公由此以顯大柄者踵相踵也其官某風華秀整處謙復順文章雄駿
如群馬之四馳更直王堂已踰一紀比之數子乃為舊德進承密旨余曰
然我朕方以乾剛斷天下又得爾老筆輔之風飛蓬擊以今四方其孰有
不從哉我可李綱集翰林學士除承旨詔 視草北門免著論思之益陞華
東閣武昭寵遇之優我有俊臣宜膺妙選具官某若度疑速資識敏明有
經世之宏材有博古之興崇家識機變歷歷清華由言語侍從之班司翰
墨文章之任入奉清閑之燕每翰獻納之忠嘉言闕議足以啓沃朕心大
冊高文足以鼓動當世休有譽處恬然靖共惟潤邑久留於禁林宜願問
獨承於密旨爰舉褒陞之典以明因任之方務于師言敢自朕志爾其德
發素蘊益充遠圖使號令溫醇無愧兩漢之烈訓辭類盡有同三代之風
則予汝嘉是為稱職許景衡橫塘集吳升翰林學士承旨詔 初學士職

親地禁而承旨為之長宜得年德俱高而文采絕人者自朕臨御未始假人具官其博洽之學瑰偉之文方其少時見謂秀出吏踐中外垂三十年而益進業益精名實煥然在諸儒右既還朝廷進掌文翰論議英發裨益為多則受顧問被密旨者宜屬之誰耶昔李絳裴垍輩開陳治道料敵制勝元和之政實有賴焉惟汝勉之周倖二三子專美有唐則朕汝嘉可恭容升達摘文堂集鄧洵仁除翰林學士承旨誥勅學士視草玉堂極儒臣之寵而承旨專奉密命則又以其久次者為之祖宗已來士之與此蓋無幾也其官某業復端靖問學醇深揚歷清華進掌內制文章論議登實顯隆閣日滋多朕所瞻察宜以舊制置于禁林任其懋承以副寵渥可蘇東坡集翰林承旨謝表使星下燭生蓬華之光華天澤旁流及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并用或成頗牧之功邪正雜居至有任文之患惟責且近故難其人而况金鑒玉堂親被絲綸之密非庸才獨稱年德之高必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滌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亡及召而還恍於夢寐交親迎勞并芘聚觀驚華髮之半空笑丹心之未報宜投閑散以養氣凌豈期

過採於虛名復使禁加於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配日中既祖述於堯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之嘆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收孤臣於散地言雖直而無罪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全始終錄用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時未有捐軀之會勿欺而犯誓無患失之心臣無任感夫賀聖激切屏營之至再入翰林謝表 哀逢無用寵既溢於當年天眷有加恩復隆於晚節使華臨幸天語丁寧儻里巷之驚觀歎朝廷之用舊伏以禁林分直法奉六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不緣名次之先後斷自上心之簡求冠內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凡膺此選宜得異材而臣本以愚庸累塵器使初無已試之效但多過實之名千里闕庭二年江海憂深役行並無三至之言詔復賜環不待一人之譽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道無私載公生至明以七年之照臨觀郡臣之邪正知臣剛褊自用雖有寬鏡之狂察臣忠鯁不移庶幾長孺之守故還舊物益茂新恩臣敢不早夜以思死生不易雖桑榆之景已迫殘年而犬馬之心猶思後效 詔語春溫再命而倏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常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憊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為盛雖職視書秘號為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東北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

非徒好爵之榮兼享太烹之養玉堂賜衣印享化之福文賢帶重金佩元
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兀散之才衰病流離之後生
還萬里坐閱三千不祿左右之容躡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生
資文武天祐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功已收成王之
心首擇輔臣求次法從知人才之難得長盡召而用臣敢不盡勤初心以
圖後效才不逮古難應內相之召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謗與鄂永旨
一帖 別來思仰益深到邸即欲一問因循至今三書教感作無量比來
復茲薄冷台候康務嘗望咫尺莫由聚集尚冀順時為人自重 哀病日
加得此使鄙蕭然乃無一事平土守官未有如今之適也舊過潁州亦樂
土但恐民事不如穎之絕少爾爾水之樂誰陪公者計不負風月餘年面
莫荒忽忽播芳之全集厥子由謝宣召入翰林表 成命莫回篤使筆之
促召一承使聽望雲朝以馳情實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敢望竊以翰墨
之職始自有唐供奉至尊講閣前輩北廊奏事有如李絳之忠中禁論兵
復數畢誠之智追我祖宗之盛最優文學之身時舉舊章多蒙召對頃自
恭默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聖德日躋群臣屬目蓋將前席以傳問繼
夜燭而曉咨宜得雋良密侍燕語如臣草野微陋章句拙疎干載江湖之

間自群魚鳥五遷臺省之要求冠裳政謂之人盡令至此北蓋伏遇皇
帝陛下天心廣大德并包物無一介之遺意求萬目之譽臨朝訪道有
百辟之在前燕處清心援衆正而自助從容盛德循致承平慶露之微海
嶽奚補脩列聖之故事今將其時因聞見以納忠素亦有志周益公大全
集謝吏部尚書兼翰林承旨謝表頻年入侍偏座清近之班兩職並陞
復冒殊尤之寵賁服章於朽質被羈策於名駒異渥罪累巋衷震場十謝
臣伏聞漢以尚書為喉舌唐以翰林為腹心明光晝省之嚴夔龍接武各
殿金鑒之遠煩收在中凡預選倫已為要劇矧疊膺於切組足增懼於晉
紳如臣者天分弗高人才甚下自惟始願不踰州縣之閒誰意晚塗復職
贊蒙之上擢分數祈於罪免踪業更誤於褒遷寵秩予於南宮進班聯於
史閣胡瞻鴻持又慙交袂之無功兼取能系誦兇舍生而取義二美並大
一介命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聖神廣運使人也器隨見露以
無遺與物為春舉恨茲而畢這是容賤士仍點高門惟聖朝法令之具存
切不勞於裁鑒而明主德功之俱懋亦何待於論思第當守三尺以不欺
且復盡一心而無隱庶持孤節仰報鴻私蘇魏公集謝翰林學士承旨表
至某言今日日東頭供奉宮充侍詔董士隆至臣所居辰宣聖旨召入

院充學士承旨者。論出王言。預內庭之真。星馳使指。頓生區巷之光。備
乘于中。仿徨靡借。伏以禁班親近。莫如學士之榮。密命對敕。更優承旨之
貴。自元和之置職。逮聖世之右文。常擇有年德。可任用之。今使專大號。令
與廢置之。事時則有若趙公之多聞。將洽。鄭細之小心。統議。在群議。明治
亂之分。事終言為國家之利。入贊。基廟。上副聖情。乃如昧陋。不肖之倫。宜
稱。嗚呼。日俞之命。伏念臣素生不學。操術無奇。姑緣門業之傳。預數文林
之末。歷茲四朝之久。浸塵簪素之聯。荷以二聖之知。真於懷古之地。以天
官掌選之重。兼金華進讀之員。內省至愚。最為孤立。每自憐於介特。况
已迫於乘運。嚮新辭劇。而引年。再被發中之賜。詔復遠近。於省部。實出優
容。雖勉。殫於簿書。愈深。湯湯。宜謂伏蒙皇帝陛下。矜憐孤直。曲賜生成。因
圖任於舊人。俾奉行於別宜。望望門之。必遠。况若神特念。繼世之遺。運重
為禁。選性先臣之昔。仕被仁祖之深。知再踐禁林。常承於宣。訪屢陳。陳議
每見於。幾。憐愴。但。歲之如流。偶遺孤之未。須。遠此非常之寵。復叨采厚之
恩。對捧芝泥。感極而繼。之以泣。仰酬渥澤。力殫而宜。敢愛生。惟當夙夜在
公。靖共。爾位。視執花而直入。始務恪勤。溫水而不言。益思。發憤。自餘謹
職業之。守。整。傾輸之誠。知無不為。死而後已。臣無任。臣某言。今月日。東

永樂大典卷之萬百五

十四

頭供奉官先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
內庭進職。方拜於綸。西使。馳臨門。復膺於召。節。恭聆宣語。益集汗顏。伏以
王者之言。出為大號。令學士之職。入與上謀。謀。故李肇謂。機之慎。微。就
諱。以刀筆為餘事。則惟承旨之責。預聞。宣。宣之先。職。雖清閒。事。實。要。重。往
當。茲。選。未。易。其。人。必。也。忠。言。嘉。謨。可以。動。中。於。幾。會。便。簡。片。刻。可以。風。行
乎。通。遐。見。於。事。功。乃。為。宜。稱。如。臣。昔。學。如。涉。水。愚。甚。守。株。偶。傳。業。於。其。表
幸。繼。榮。於。軒。冕。越。自。仁。皇。之。在。御。復。承。先。觀。之。雖。書。周。旋。足。務。之。則。歷。更
臺。閣。叨。被。兩。宮。之。眷。權。在。省。曹。自。司。寇。之。詳。刑。領。天。官。之。大。選。三。經。歲。序
懸。無。史。謀。之。優。再。荷。帝。命。入。備。經。閣。之。侍。而。臣。年。已。暮。孤。之。於。特。等。陳
告。老。之。誠。未。許。容。躬。而。去。銓。衡。務。重。久。任。則。望。裁。易。廢。大。為。商。衷。勉。強。則
顛。瀾。是。懼。伏。蒙。太。皇。太。后。陛下。如。天。之。無。不。覆。用。人。而。不。求。全。泰。履。歷。之
最深。雖。老。憊。而。不。棄。深。嚴。禁。路。榮。非。次。之。優。遠。客。勿。通。言。俾。居。中。而。事。受
因。對。時。之。異。渥。動。追。往。之。至。懷。言。念。先。臣。宰。更。是。職。相。望。四。紀。願。陳。述。以
猶。存。再。踐。復。門。倉。遣。孤。之。已。老。永。思。榮。遇。益。念。教。忠。固。當。解。服。服。訓。辭。勤。修
素。業。如。或。使。定。禁。中。之。詔。草。當。竭。見。劉。固。不。敢。恃。天子。之。私。人。輒。喻。分。守
誓。堅。此。志。論。報。畢。生。臣。無。任。王。廷。華。陽。集。謝。林。學。士。承。旨。表。臣。某。言。

今月十一日待詔。某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高門
應召。甫。聞。於。溫。言。丹。地。承。恩。就。更。於。華。序。寵。如。上。出。感。自。中。深。臣。某。中。謝
竊。以。極。儒。者。之。榮。獨。高。翰。墨。之。選。鼓。天。下。之。勳。莫。如。號。令。之。子。列。於。基。命
之。承。允。峻。榮。林。之。望。允。圖。鴻。傳。以。訪。請。聞。若。臣。者。少。孤。多。奇。晚。學。弗。能。偶
綴。科。於。異。等。旋。則。跡。於。近。途。西。使。裁。書。空。歷。五。秦。之。莫。北。門。侍。詔。入。驚。一
紀。之餘。而。臣。材。疎。不。足。經。大。猷。知。短。不。能。防。衆。皆。微。生。江。海。之。上。每。意。魚
鳥。之。從。敢。自。幸。於。它。廷。且。獨。矜。於。素。守。宜。悟。右。文。之。御。未。遺。孤。進。之。臣。再
召。冠。於。嚴。扉。使。親。聆。於。密。旨。官。床。賜。錦。蓋。為。新。高。之。人。仙。嶺。浮。龍。猶。賴。舊
遊。之。客。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諸。思。神。務。宣。精。帝。文。方。收。器。於。群。聖。亦。錄。登
於。舊。物。雖。承。誤。寵。不。敢。矯。辭。三。代。同。風。已。屬。漢。功。之。茂。千。齡。復。思。維。知。舜
德。之。達。使。勉。自。思。未。知。所。報。臣。某。無。任。謝。翰。林。學。士。承。旨。表。臣。某。
言。伏。蒙。聖。恩。賜。臣。官。告。初。牒。各。一。道。授。臣。前。件。職。者。榮。林。之。為。使。獨。冠。於
近。班。浴。殿。之。趨。更。親。承。於。密。旨。材。之。匪。據。愧。不。知。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收。攬。群。英。顧。憐。舊。物。念。久。虛。於。嚴。近。特。加。錫。於。寵。名。維。輝。素。學。之。勤。庶。答
曲。成。之。造。臣。某。無。任。洪。公。文。安。集。謝。翰。林。學。士。承。旨。表。臣。某。言。伏。蒙。告
命。授。臣。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已。於。今。月。十八。日。朝。謝。記。者。仙。商。入。直。已

永樂大典卷之萬百五

十五

漸。辭。藻。之。無。功。帝。語。親。承。恩。拜。綸。綸。之。來。下。省。壙。莫。遂。竭。地。盡。連。中。謝。伏
念。臣。巾。衍。使。闕。子。來。未。幾。委。辱。知。於。壽。聖。帝。君。寵。於。嚴。朝。瞻。元。鶴。天。尊。膺
妙。束。甘。泉。豹。尾。滿。陟。通。顯。當。大。典。榮。之。更新。宜。安。男子。之。足。辨。正。虞。沐。席
敢。意。就。升。地。復。親。於。咫尺。願。用。款。陳。於。愚。烟。清。光。所。遠。褒。謝。有。加。侍。五。學。之
游。曾。未。乾。於。詔。墨。奉。九。重。之。旨。乃。疊。被。於。恩。重。孫。中。與。數。十年。於。茲。居。是
官。二。三。人。而已。請。言。高。位。重。謂。久。虛。鳳。檢。下。頒。初。廷。為。容。之。助。龍。頭。上。盡
未。知。圖。報。之。有。幸。出。意。滋。榮。非。材。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下。體。元。居。上。恭。已
正。中。王。言。咸。曰。大。哉。豈。特。鋪。張。於。鉅。禮。聖。主。一。見。決。矣。方。將。鼓。舞。於。群。情
展。令。極。阻。之。蹤。遂。玷。非常。之。選。臣。敢。不。激。仰。志。氣。深。為。操。修。長。陰。書。而。善
德。音。頌。何。憚。於。閭。邑。須。從。官。而。聞。政。事。期。不。負。於。生。成。臣。無。任。王。初。察。先
生。集。謝。翰。林。學。士。承。旨。表。臣。某。言。今。月。十。日。武。翼。大夫。充。學。士。院
侍。詔。馬。清。臣。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表。臣。某。言。今。月。十。日。武。翼。大夫。充。學。士。院
已。誤。明。揚。舒。將。命。之。使。華。更。叨。趣。召。紳。綬。改。觀。頂。踵。知。歸。十。謝。竊。以。潤。色
大。猷。素。極。儒。臣。之。選。奉。承。密。旨。實。專。人。傑。之。求。宋。興。百。六。十。年。於。茲。壁。誌
三。十。三。人。而。已。官。運。跋。扈。至。空。對。於。七。春。仙。嶺。浮。龍。或。稍。遷。於。一。紀。頭。如
石。筍。猶。進。此。除。刻。金。鼎。玉。鉉。之。元。臣。與。鳳。閣。鸞。臺。之。近。獨。異。時。東。閣。漢。武

四賢。雖才分之爾。殊信詞林之增耀。凡際推擇。實係重輕。伏念臣久矣空
疎。蕭然疲。獨荷照臨之遠。見收隱約之中。入處嚴扉。南瞻春歲。震風凌
雨。仍漸再造之。殆地際天。尤幸千齡之遇。獲錄面聞。於要訪。琅函數授
於秘經。天動奎鉤。俯答無詩之韻。夜趨宵極。仰瞻風馭之游。况大號之建
敷。多一時之特召。三王就第。五相策勳。定命錫符。均登率土。合官布政。授
節通。萬年天紀之復元。六路師干之奏凱。猗猗蘭記。得竭鋪張對揚每
近於清光。慰藉屢形於褒語。俾寬幽。遂冒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心
鑑冲融。道樞淵妙。因任原省。內獨運於乾剛。翁文敷施。外靡煩於師錫。或
加顯渥。用燕羈臣。惟聖學之川增。復慶文之天縱。第知制。縹緲雲漢之
昭回。曾是唯心。苟效雷風之鼓舞。所虞累國。宜敢愛身。獨有論報之恩。終
蹈項原之節。臣無任。宋景文公集議加承旨表。右至。今月二十二日。閣
門降。到。詰。初。各。一。道。授。臣。翰林學士。承旨。依前。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
學士。者。開。命。震。驚。撫。躬。愧。汗。伏。念。臣。病。未。解。郡。恩。許。還。朝。獲。便。醫。藥。之。良。
呂。故。桑。榆。之。晚。是。為。再。造。環。戴。深。仁。然。自。休。休。於。私。居。尚。苦。纏。綿。於。舊。疾。
深。虞。盈。滿。遂。致。顛。隤。今。茲。詔。除。尤。出。望。外。且。承。容。旨。者。或。膺。疾。居。或。訪。欲
謀。法。從。華。之。嚴。恭。侍。榮。榮。之。重。必。資。談。款。仰。副。眷。求。如。臣。者。年。事。頽。侵。

永樂大典卷萬五

十六

氣力未耗。且貴於必不能者。既如所不宜。授者。實累公議。敗。連。身。突。自
知。基。明。人。言。將。至。伏。望。聖。帝。陛下。推。雲。霧。蔽。蔽。延。光。許。回。誤。思。少。安。危。
惘。望。聖。九。頃。賜。謝。鴻。私。劉。行。簡。若。漢。集。賀。翰林。承。旨。啟。伏。審。祇。膺。便。命。
召。拜。榮。林。制。書。頒。傳。士。類。鼓。舞。竊。以。自古。願。治。之。主。將。規。遠。圖。必有。視。草
之。良。親。承。密。命。豈。特。石。文。之。事。實。參。戰。難。之。保。而。况。寓。直。北。門。對。揚。浴。殿。
自。開。元。之。際。浸。隆。學。士。之。名。遠。章。武。之。初。加。寵。內。庭。之。老。禮。秩。增。崇。事。任
匪。輕。願。非。其。人。不。在。此。選。恭。惟。某。官。養。剛。大。之。氣。足以。有。為。好。深。湛。之。思。
欲。其。自。得。風。規。遠。達。論。議。有。餘。上。方。訪。忠。孝。於。昔。聞。知。典。刑。之。尚。存。居。從
孤。外。侍。燕。閒。由。石。室。之。書。既。終。信。史。進。玉。堂。之。直。仍。襲。世。實。謙。云。天。子
之。私。人。端。是。吾。家。之。舊。物。然。而。國。是。所。屬。物。論。既。手。茲。為。大。用。之。階。即。副
具。瞻。之。望。某。年。餘。無。幾。任。乃。為。貧。自。知。偶。世。之。閑。疎。獨。恨。登。門。之。晚。親。及
茲。贊。喜。榮。切。如。歸。欣。頌。之。私。名。言。罔。既。沈。忠。敬。公。集。賀。馮。承。旨。啟。伏。審
鋒。車。入。覲。斧。衣。對。揚。越。玉。筍。之。新。班。登。金。鑒。之。舊。直。除。音。四。出。歡。頌。一。詞
竊。以。舉。三。代。之。遺。英。而。當。號。今。文。章。之。事。取。四。海。之。高。望。而。總。言。語。侍。從
之。官。此。上。所。以。篤。於。近。臣。而。世。亦。將。期。以。大。用。况。夫。親。承。密。旨。獨。望。清。光
地。接。六。符。之。中。階。秩。高。兩。禁。之。上。列。帝。選。于。衆。公。惟。具。人。恭。惟。某。官。炳。猷。

清之靈蓋東南之美德量蓋存夫遠大道術已造於純全氣華九州錄直
養而無害才周萬事殆曲成而不遺思既格於天淵信亦行於蠻貊豈庸
三接歲闋允迂詞振代言思若湧泉之決儒官正席化如時雨之施騰聞
東序之絃歌歸德北扉之鈴索方將德尊主施民之術豈特煥經天緯地
之文還銜恤於倚廬致興思於及庸幸頒名節仍起賜環天子虛懷安問
鬼神之所以。鄙人拭目復觀風采之凜然。迨出親除。貽異數。定見金甌
之覆。即期玉鉉之登。德裕之文。用雖長於大手。吉甫甫既。禮自絕於同僚。
斯言不誣。惟日以俟。某離奇弱質。公麼微生。頃蒙特達之知。曾之先容。之
助。側聞顯渥。倍激驩。人託範模。行費大鈞之。北。北。僅同燕雀。更欣夏屋
之。併。懷。代。賀。鄧。承。旨。啟。伏。審。比。自。榮。林。權。承。帝。旨。詔。語。甚。渥。士。論。交
欣。伏。惟。惟。慶。教。以。某。官。以。高。明。之。資。養。剛。大。之。氣。服。膺。忠。孝。率。自。家。傳。被
遇。聖。神。遂。當。世。選。貳。天。官。於。中。省。掌。帝。制。於。北。門。是。端。形。容。海。內。傳。誦。足
用。冠。內。相。之。列。子。以。極。儒。者。之。榮。對。越。威。靈。密。承。顧。問。提。龍。仙。嶺。尚。煩。絢
繹。於。絲。綸。翔。鳳。集。池。行。見。後。先。於。伯。仲。云。王。漢。演。先。生。集。上。孫。承。旨。啟
光。奉。制。書。復。登。翰。苑。承。中。禁。嚴。微。之。旨。冠。內。朝。清。切。之。班。傳。聞。四。遐。聲。動
群。聽。竊。以。北。門。侍。從。專。取。文。章。東。閣。列。居。必。推。年。德。將。相。相。望。於。前。世。官

永樂大典卷萬五

十七

資不計於同僚在中朝熙洽之時特為榮選逮南渡艱難之後無復常員
自非大用之資曷副入虛之選恭惟某官斯文哲臣當代著英疎通既果
於天資練達尤深於世務清塗揚歷閱歲月於三朝絕域征行冒風霜於
萬里夷險不渝於一節身名由是以俱榮入掌絲綸出專斧鉞詔令繼兩
京之作威權倖二陝之分屬睿哲之求賢思老成而共政鋒車馳召屢趣
舍人之裝。蕭座對揚。遂前天子之席。方今台階未備。路多屬。濟時實藉
於真才。注意九歸。歸於舊德。名書案上。開展翰之新題。禮絕座中。有榮林之
故事。某叨家慈薦。祖。識。依。歸。峻。比。龍。門。已。監。登。於。殿。跡。成。同。需。履。惟。竊。賀
於私心。宋景文公集。孫承旨啟。右某啟。伏承龍司憲。府。歸。榮。林。榮。閣
雖。行。公。言。增。仰。恭。以。某。官。躬。殆。原。之。序。舍。舍。厚。之。和。內。諸。人。文。外。詢。王。度。
比。緣。國。相。司。直。是。故。選。有。難。才。庶。敦。博。之。大。儒。肅。拜。彈。於。列。辟。純。誠。設。議。
露。助。即。於。歲。寒。烈。舉。後。獲。滿。危。言。於。天。下。聊。避。餘。錫。還。願。回。翔。知。所。以。裁
雖。為。吾。黨。之。幸。實。相。以。濟。然。則。上。帝。之。心。姑。待。剛。辰。廣。躋。右。側。某。久。違。穎
文。方。屬。難。案。側。聽。恩。旨。但。馳。欣。幸。揚。承。旨。啟。右某啟。伏承龍司憲。府。歸。榮。林。榮。閣
歸。冠。嚴。署。雖。公。言。弗。勝。在。賢。榮。當。然。恭。惟。某。官。外。表。人。文。內。函。國。器。白。璧
盈。握。自。謂。可。為。和。鑒。在。前。勤。必。中。道。靡。留。先。像。之。地。回。趨。不。競。之。場。鎮。息。

浮雲保完冲素其如歸守前席益辱於春存得非金鑑虛中有待為輕重
側聞騰報尤副所欽景仰幸中墨翰奚述 與丁承旨啟 某啟陪禮回
謝賓客僊卧日高神明稍還觀名孺子輩欽酌於前蓋足以樂思得和童
清粹閑放同茲意好作歸來之漸則華髮從初服自卜既審終不使二疎
笑人思思大言之出乃狂人指目則念平地有機弄弄日防備弋矣欲謀
所處惟山林無何有之鄉乎况執事恬於退淡僕安於拙附述道不同而
趨無異他日之高雲願月果不屬他而主於我決矣因長言之惠不覺反
茲載之載之無為俗人言也明日冀望眉宇劉放彭城集與王承旨啟
效智小邦瑞風右省雖期會之事幸免於洗滌而絕墨之間自慙於結約
思復侍側儻之論難雅容之輝如雲霄倏更歲律伏惟降帝側綏養
時中恭以某官德望淵深神鋒穎權知當世之要務自一時之偉人經義
精通文采英發贊天常於臺古明帝制于典謨海內服其詞宗主上許其
國器必且摧璫柄補代熙化工推其不世之資用格非常之業 僻守遠
郡有張敬繩墨之憂願為中郎無汲黯禁聞之望瞻仰當世之傑侍從鈞
天之游遊馬雲漢之高益歎泥滓之陋伏惟燕見多暇啓處用應恭以某
官德貫道樞學優聖典言必垂於士則智意藉於帝謀於以經緯人文贊

永樂大典卷一百一十五

七

襄治體譬猶玉衡平物無登臺之羞元龜告默就幽深之阻與諸斯久休
命焉歸 伏念託茲僻陋之邦迷於期會之務雖絕情而無極曾泰記之
非時仰惟德宇之寬深察小夫之智幸未忘於襄顧備簡冀於兼容隆暑
在辰燕見多暇吉祥止止啓處休休恭以某官性茂天機學優聖域處全
德以權世振遠猷以致君所謂元精之生王者之佐且中外之任試諸難
而己周而文武之材見於事而咸效上方酌輿論之餘廣峻龍章而奮
敢冀上為宗祧精調寢寐早西臺先生集上修史承旨啟 某頓首再拜
承旨修史侍讀年兄近者并御經從泗上獲奏請調遂得款侍誨言累日
感激慰幸併集下情氣序漸熱共想運奉禁嚴以來台候動止萬福某區
區管職在外責由范賴苟免於罪戾初達言侍甘夕馳想伏望慎復主理
廷集共址就青廊廟之拜以慰中外遠誠懷德之禱不宣 某悚息再拜
官守謹司因緣幸會得於途途際會以望北顏色非特大慰累年闊別門
下之情而更蒙感念瞻昔款以舊言結戀永仰之私雖寢食不忘即日恭
承大旆到闕以來降降文石日奉玉色燕見之間恩眷尤異宜遂入輔照
展大快人望佇聞除音之傳別當馳賀記室遙次謹奉前啟附承起居兼
布私誠萬一伏惟台慈亮察 某惶恐啟自拜違舟次之後某遂離川上

途中遇漢林通直出所賜教意累幅詞札繁然尤體眷予之厚以置巾
櫛其感無窮是時瑞料方在中途故約大旆到闕而止此記今想折命匪
謂伊夕當繼奉竿牘以助在堂之慶伏惟台慈加察幸甚 某再拜伏審
還長龍禁道讀經閣頃頃正一朝大典舊物前効人固料其必然而或以
為未足請賀門下蓋知大任之在即為可賀也孤遠無似之人遂將從士
大夫之後想望賢業而永託併懷之賜至幸至願元何大虛知非堂高賢
程承旨啟 伏以辭榮丹陛尋應紅泉漢廷專疏傳之賢用成其美士流
羨歎公之退共仰其高長也偉人見於今日竊嘗觀功名之際罕有能始
終之全雖如唐虞三代之時無踰伊周二公之懿然當保衡之任則有營
柵之危居負采之時不見散兵之患使其非望實任人之有素誠未知明
哲保身之何如是以前越治吳邁動商舟之興余系感項即從亦松之遙
天下徒稱其知我曹中所存豈易識不然叔季之希闊何為蹤跡之寂寥
借曰有之亦云矣矣淵明之棄其職持下堪於督郵巨源之歸其鄉以既
老於司業校其去就彼我重輕況於泰運之方隆可以遊肥而自詭此公
之事於世無倫其惟承旨相公宜樓先生閣下一代宗工四朝名德迪我
高后步揚後人之賢式是南邦遠有光華之被推權委於方職振臺綱而

永樂大典卷一百一十五

十九

益強顯惟成宗召波故老伴中書之事垂崇內相之班上為諸者王其
之文可力史者選之之責綢繆克德二典三謨之辭環璫漢書枕八索
九丘之製因選倫於鄂省皆檢校於山房陛下繼明元臣秉進虞庭十六
相亦惟汝諧周衛一二臣爰命公後紫綬紫頂價重難林聖主尊之而不
名群公收之而無聞道德如此其厚節堅如此其高文章如此其輝煌名
位如此其超卓舉無不足所欠者歸版飲都門定有畫圖之跡錦衣榮啟
里允為邦家之光中獨抱喜心亟袖賀幅車無下澤焉無款款不新足對
於奔馳墨有照川華有宣城何憚乎狀於模馬調言猶淺倚德滋深謹奏
啓陳賀以聞伏惟鈞慈俯賜鑒存謹啟 蘇槐公集辭免承旨劄 臣今月
三十日准閣門告報伏蒙聖慈特授臣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者聞命震
驚不知所措竊以學士之職朝選甚高非唯取文章翰墨之士蓋亦有德
對顧問之責而况專承家命首選近班寵待固異於常員事任尤艱於庶
授伏念臣短材極陋樸學甚迂遭遇四朝榮後之私叨塵六職銓衡之任
歲月逾邁齒髮已耄居常矧薄領之責猶有不逮將使司典冊之任實謂
非長自省甚明責難堪處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如天養物以器
使人憫察升誠許還成命庶幾駕臺之分不孤履燕之恩臣無任祈天俟

命激切屏營之至所有告命未敢祇受文安公集辭免除翰林學士承旨劉子右臣准尚書省劉子六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除翰林學士承旨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周知所措竊以翰苑設官均為高選而承旨之職久虛不除歷數中興以來所授纔二三輩自非鉅人長德優有問望者曷克臻此仰惟陛下勵精新政汲汲求材號召耆英未聞進用而臣竟無取決展之期再叨誤命循涯揣分實所不逮是敢干犯天威登竭愚悃伏望聖慈許臣只守舊職還成舊改授實能庶安孤軀不累親權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奉聞伏候勅旨周益公大全集三辭免兼翰林學士承旨劉子臣近再具奏辭免兼翰林學士承旨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恩施隆重踰於丘山便當祇體聖意何敢過為飾辭然臣竊念分直禁林定謂高選服勤文主乃其職若驟進久虛之位仍加優逸之禮恐難宿儒舊德不敢慨然當此臣是何人輒爾冒居職陛下寵遇微臣在公論必不容忍而况經筵史觀東宮僚屬比之同列無職已多伏望聖慈察其情不自安懼速願沛特賜矜憫許免上件恩命臣誓竭犬馬之效圖報天造取進止十一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辭免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奏狀龍光下集感懼中深切以文部設

永樂大典卷萬百五

二十

官卿列三銓之首禁林分職命等一老之承諒非望實之交幸安得恩榮之並受如臣者性資昏鈍問學荒蕪綿力薄材事業每居於人後高官厚祿還除常在於衆先分毫未答於殊知積累更多於幸會儀曹再至禮文獲預於討論翰苑重游典冊屢參於閱已溢辭璧之量方隆天地之恩外朝高南省之班內直冠北扉之秩求閑而剝既難強於精神宜退而迂亦懼招於議論思道貪養之請寧干通慢之誅伏望皇帝陛下明君知臣慈父愛子察出吏才素短詎應付之銓衡憐臣筆力已衰難復責之翰墨收還異數改昇實能庶幾毛珣之清可踰於魏母使鄭綰之器獨見於唐聖恩先生集翰林承旨辭狀右至今月初一日準尚書省劉子成道奉聖旨召臣趨赴行在又奉聖旨除臣翰林學士又初七日保義郎張濟貴到劉子成道再奉聖旨除臣翰林學士承旨今臣乘遽馬疾速前來赴行在者臣久淹裔土思奉召義當不俟駕行即時奉命伏念臣昨緣犬馬之疾致仕已涉四年久為廢人無復生理今者違蒙君父之記錄驟拜前後之詔除仰貧愚榮豈不願進領難強耆老朽之筋力所自恨者已廢之餘止敢祈聖恩重賜矜憫伏乞臣仰錄為活口眾食貧苟非被病之有年孰肯謝事而辭職正恐逾病益加伏望聖慈察臣前者累懇已

身具存奏情非緣今日始聞召命乃敢固辭欲乞特賜旨准許臣休前致仕將理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王初察先生集辭免翰林學士承旨奏狀臣今月日準東上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翰林學士承旨者則命實惶周知所措竊以北門東閣承容官職親地峻實冠儒臣惟時間出之才乃稱非常之選伏念臣樸拙疎庸久于堙淪親被聖知矧置華近起之既陪恩厚不覺數對清光更蒙天獎而大號令大封拜皆持命當制臣之榮遇蓋無前比遂巡迴避猶恐弗勝冒昧超踰其必自貽伏望聖慈洞照危懇追寢成命止令仍舊待罪詞禁庶安愚分未速願躋所有告命臣不敢祇受臣無任望望華陽集依御批授翰林承旨奏狀治平四年九月右臣適捧御批已除卿承旨命下便可祇授蓋出朕意者臣竊惟此職朝廷素以待年德之臣而臣名望微恐不足以進承容官首班近臣方欲削章陳避而蒙陛下過賜敦諭臣何勝聖恩之隆來日便於閣門承命國朝王廣文山集送蒙古翰林院承旨慶童公序昔唐太宗既定天下乃詔虞褚各以本官兼宏文館學士稽古右文將精太平以建唐家之丕基今天下航浮索引之國罔不臣服民不知兵垂八十年可謂盛矣然武備廢弛土臣日嬉海內繹騷天子亟下哀痛詔以故過有罪賊負固逆命蔓

永樂大典卷萬百五

三

衍滋甚天子震怒分兵四出於是慶童公用命拜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統諸道兵公深況有大度坐鎮雅俗大議擬大校施或處置得宜東人倚之為金城焉居數歲天子以公久暴露於外乃召入為蒙古翰林院承旨以備顧問東人以公是行也適與虞褚輩遇太宗時同事更相慶賀欲留之不得乃作歌詩以送之布衣士王廉謂諸東人曰今天子受命於清龍公以不世出之材以佐乎其下他日事業豈但諸東而已然今日之務尤在乎力天下之農勸天下之兵不使市估蠹泉弊不使奸究塞賢路不使賞罰私功過不使盜賊肆殘暴能行斯六者天下之事過半矣東人果謂予言於承旨公則天下幸甚宋韓魏公安陽集次韻答承旨王端明禁漏清切擬仙都多病年年絕塞居四海風雷歸舊管三陽霜霰乃吾盧道同今古猶相照事役躊躇不計疎莫謂安恬遂留滯是非終有史臣書蘇魏公集酬鄧承旨召節來從蜀道西道思人尚懷青泥禁中手筆由裁制天下英雄在掌中公屢試多士及知貢舉奏議金鑾應有記雖承旨有公室家記登庸石刻詩重題元鎮為承旨學士作題名此亦十七年也臣在是時者一十八人而九人承大恩又三題亦入在翰苑盛宴山龍會飛集翩翩五鳳盛是集內外三十八人承大恩又三題亦入在翰苑盛宴山龍會飛

久之二十凡三十年。還拜承旨。感而或休十八年前結玉堂當時綠髮此
蒼蒼傷禽從春愁。瘡重馬雖還笑齒長。昔侯蘇自色日在產之齒大失
薰龍山爐飄香。靈賴餘銅挽水去寒漿。須慙清切鑿坡地。不是吾人得性
場。許紛涉齋集上。周尚書內翰承旨二十韻。弱水蓬萊遠群山。岱嶽高
塵埃千障隔。景行寸心勞。摸索知何自。振翅苦未遭。銅章披宿霧。藻鑒炳
秋毫。穹壤懸鵬鷃。篇章抵鴈鵠。斯文標正脉。與論凜時髦。勇退關吾道。留
行切帝鄉。風雲開壯觀。舟楫際洪濤。諫復昭廷奏。詞瀾卷巨壑。合官陳辨
典華蓋。聚星庭。森日明。黃道祥風動。楮袍恩波榮枚草。頻咫醉仙桃。麻冊
廷盤詰。詩歌通。頤駭人方期。補奏功。宜在。運聖地。禁承中旨。天官。聖列曹
儀刑。喜頌牧。步武。接。變。畢。登。三。事。乾。坤。倚。一。陶。途。長。須。驥。足。用。拙。匪
牛刀。造。請。神。光。索。推。敬。養。莫。換。未。嗟。聞。道。晚。終。待。郢。斤。操。元。陳。剛。中。觀。光
集。皇。承。旨。忠。齋。留。公。以。樂。只。君。子。選。不。眉。壽。壽。為。韻。太。極。生。乾。坤。萬。化。一
索。禽。孰。為。萬。化。宗。天。其。付。先。覺。偉。哉。百。世。士。遠。響。振。木。鐸。深。衣。花。木。間。清
風。宛。獨。樂。皇。皇。六。合。間。不。朽。惟。此。理。至。人。妙。氣。機。乃。見。混。沌。始。春。風。七
十。年。鵲。髮。映。齒。誰。知。玉。雪。曾。千。載。矢。天。只。公。昔。坐。黃。閣。玉。鉉。宣。殊。勳
今。居。石。渠。著。袖。手。看。浮。雲。出。處。固。有。意。豈。令。俗。子。聞。但。存。方。寸。升。期。以。酬

永樂大典卷一百一十五

三

明君。聖明握龍御。六合混文統。麟閣有老臣。國祚長在是。我我太華山
浩浩黃河水。寂寂百年間。今見歐陽公。仙人白玉趾。踏月戲紫霞。坐
東海水。秋風捲塵沙。爛柯亦偶爾。人世驚客嗟。龍溪劫運長。誰能測幽遐。
蓬萊在何許。縹緲煙濤浮。飛仙駕鸞輪。徑踏金鸞頭。手携五色筆。遊戲
三千秋。回語枌榆叢。識此道遠否。小草有臭味。願附青松枝。況我三世
間。受此雨露滋。家庭有勝事。陶治非公私。稽首拜未下。喜色盈眉眉。神
京三月春。光風滿宇宙。曉視紫微庭。寶煙蒙金獸。豈無魯侯詩。昌熾今猶
舊。願泛玻璃舟。起舞為公壽。史館承旨云。王承旨。王公滿。滿詩。王
未得傳。微官束縛正堪憐。蘼蕪滿院。又三月。首肯。堆盤無一錢。洛邑家書
黃犬上。已山舊業。子規前。走。聽。兒。女。青。燈。話。以。覺。未。顏。老。去。年。王。文。忠。公
集。皆。答。張。編。修。韻。呈。康。承。旨。猛。虎。臨。監。牢。狡。兔。走。無。蹤。詎。知。真。宰。鴻。曾
宵。渺。遐。想。巍。然。光。群。辟。四。海。勞。景。仰。皎。皎。報。國。願。直。錯。諸。枉。兩。宮。眷。方。隆
莫。厭。三。公。養。我。家。唐。漢。上。茅。屋。粗。可。居。雖。無。千。木。奴。八。園。連。芋。區。野。老
時。共。席。商。論。種。樹。書。田。里。樂。優。游。名。場。謝。地。顯。教。成。付。公。等。海。宇。恒。晏。如
結。髮。事。鉛。槧。謬。負。經。綸。志。氣。心。初。未。忘。用。舍。有。時。義。盛。時。事。方。投。壺。聞
程。能。吏。君。侯。念。余。吟。卷。不。遺。棄。知。我。浩。然。歸。應。勤。肯。步。思。千金。謝。陵

賞。麒麟爭歸燕。昭王國已墟。盛事傳千年。物外有高人。揮手蒼崖顛。笑我
好奇。服楚楚。自裹纓。有酒第可飲。且莫分愚賢。復昔有韻溪。邊燕。泥。屠
隙。殊。結。網。紛。紜。勞。日。名。此。外。無。餘。想。設。設。林。間。鳩。守。拙。吾。所。仰。威。鳳。棲。丹
穴。軼。駕。不。容。枉。梧。桐。生。高。尚。抱。羞。勤。既。養。五。王。誅。兩。光。士。民。各。安。居。三
思。偶。漏。網。反。墮。豺。虎。區。展。卷。不。能。讀。歎。息。為。廢。書。處。事。戒。姑。息。用。斷。當。疾
驅。眼。看。前。車。覆。來。者。當。何。如。切。承。父。師。訓。卓。然。樹。徽。志。遊。心。誰。詩。書。躬
行。通。仁。義。古。來。為。已。學。非。止。儒。師。止。時。情。迂。白。圭。區。區。敢。衆。棄。特。立。天。壤
間。十。載。有。深。思。仙。人。叔。蒼。聖。笑。楚。朝。幽。燕。七。紀。萬。姓。好。擾。擾。知。與。年。散
髮。沐。咸。池。言。旋。楚。楚。頭。夢。中。授。寶。訣。一。洗。世。糾。纏。再。拜。謝。嘉。惠。但。愧。非。高
賢。次。無。承。旨。韻。四。首。盛。門。鼓。瑤。瑟。詠。歌。陽。春。宜。伊。和。者。衆。棄。之。若
埃。塵。永。絲。間。蒙。竹。吐。滋。日。爭。新。流。傳。亦。已。久。居。然。畏。天。真。鍾。期。不。可。作。吾
將。與。斯。人。玉。樹。照。廉。泉。草木。含。芳。春。我。冠。立。中。朝。群。賢。仰。光。塵。世。德。久
已。隆。寵。渥。今。尤。新。後。樂。紹。先。志。經。綸。通。萬。真。行。看。翔。鳳。池。接。我。區。中。人
相。門。有。君。子。玉。德。溫。如。春。賈。誼。仰。芝。眉。況。我。曾。中。臺。公。憐。其。味。同。我。樂。相
知。新。米。識。心。已。降。一。見。情。更。真。但。漸。衡。門。士。因。彼。青。雲。人。青。松。凌。歲。寒
大。華。媚。芳。春。結。恨。各。有。所。貞。脆。隔。幾。塵。容。容。李。毗。子。米。米。永。永。新。蘭。蘭。味

永樂大典卷一百一十五

三

遠大。礪。礪。匪。真。真。落。落。四。方。志。悠。悠。千。載。人。陳。秋。若。詩。酒。病。姚。承。旨。見。訪
酒。病。不。可。解。清。涎。吐。滿。床。友。勤。加。飯。勤。醫。獻。養。生。方。雪。屋。吟。詩。懶。春。爐
炎。藥。香。了。無。名。利。想。靜。坐。養。神。光。貢。泰。父。關。南。集。上。劉。承。旨。二。首。大。魚
化。溟。海。微。禽。變。淮。波。我。生。亦。何。為。感。物。常。悲。歌。念。茲。秋。蘭。華。含。榮。在。山。阿
孤。貞。固。自。信。操。操。將。誰。過。安。得。細。佩。服。襲。此。芳。馨。和。秦。山。不。辭。礪。河。海
不。擇。流。所以。經。世。者。賢。才。務。勞。搜。我。願。為。來。援。得。植。君。田。疇。我。願。為。豐。洗
得。奉。君。歡。酬。填。莫。令。棄。置。破。竭。居。林。丘。蕭。蕭。集。奇。廉。承。旨。嗟。余。既。聞
道。寡。味。莫。與。壽。寧。農。且。無。成。而。敢。站。士。流。下。問。既。有。人。授。簡。副。所。求。可。以
佐。司。成。將。貽。君。子。蓋。吳。澄。文。言。集。別。開。水。旨。贈。篇。題。欲。舊。飛。刺。墨。方。新。遊
近。百。五。聯。達。十。六。春。朝。廷。須。老。手。官。制。管。閑。身。歲。歲。山。中。望。文。星。麗。紫。宸
王。惲。秋。澗。集。贈。承。旨。唐。壽。卿。論。士。須。諧。實。相。馬。先。其。神。周。秦。何。貴。駿。雙
化。存。吾。身。唐。侯。金。閨。彦。動。有。驚。鳳。馴。飄。飄。瀚。海。翻。上。拂。明。月。輪。憶。初。識。君
面。轉。盼。二十。春。竭。未。客。京。師。君。為。玉。堂。臣。時。於。管。中。窺。班。班。見。其。文。高。通
四十。詩。便。與。作。者。隣。青。紅。桃李。場。天。葩。散。奇。芬。有。德。諒。有。言。君。侯。性。閑。閑
最。愛。發。策。策。不。迫。意。獨。臻。理。明。中。事。機。士。氣。借。以。氣。重。念。朋。友。交。致。致。多
不。論。或。者。一。顰。笑。意。在。交。相。因。今。人。氣。最。短。嘆。豈。分。哇。吟。交。君。略。城。有。吐

詞閣天真不作崖異舉。不學將說秦信厚等麟趾。為人解絲禁所以多士
胡堂堂張吾軍。賽子自結髮沈寔而親仁。當其立事歲亦復求雙仲。長風
萬里浪踏無蹤跡。今雖老伏檻尚友心猶振。都城交游海因依。與當親
如君辱識久辨與暗。翔麟人事有必合。對面如離群。後從尊祖間一笑。傾
冠巾只今友道衰。耐人將何人相馬。論其力取友非所博。天機到沒威君
今九方歎心期。既有在形迹不必云。因題樂山詠。卿書代吾題。虞道園學
古詩寄忽承旨。後老清江外。山結數椽。扶杖清水竹。把筆取雲煙。歲
熟無憂。憂秋清不礙眠。故人相望遠。北極在天邊。國朝周鼎。吳姓清集
承旨時。神山中人物。驚。上。手。與。稱。號。突。龍。著。文。章。天。馬。奔。日。逐。玉。體
岩下採金芝。東。靖。盧。陵。諸。題。六一。詞。書。臺。見。顏。色。新。墨。灑。淋漓。雲。逸。清
相樹心懷。丹鳳。從。公。孟。樂。別。鶴。一。鳴。過。天。涯。何。太。盡。知。非。堂。葉。寄。程。承。旨
元凱同。嚴。召。留。錫。錫。錫。聖。神。思。治。切。宗。社。有。公。存。地。立。龍。峰。峻。天。依
鳳。關。尊。聖。樂。年。道。合。旦。與。共。心。論。妙。幹。時。雍。化。不。揚。祖。烈。教。先。文。嚴。大。典
虞。采。寄。昌。言。卦。氣。升。龍。鼎。星。符。紫。照。垣。奇。齡。歸。碩。德。寶。晉。筆。呈。元。花。竹。著
三。谷。雲。霞。與。九。門。相。望。清。畫。永。朝。下。可。盈。樽。馬。清。泉。萬。壽。集。上。唐。承。旨

永樂大典卷萬一百十五

二五

山城困野望。癯儒杜門不出真。潛夫。年來底事走京都。九衢塵土盈襟裾。
欲去不去果何意。勉度朝夕如有需。王侯將相可屈指。高堂席地皆龍虎。
悠悠萬事空復理。左倉右取誇良圖。惜哉麟鳳不世出。凌雲燕雀誰能拘。
四海蒼生望安石。安石不起將何如。置之散地奉朝請。一身進退何舒徐。
長松百尺卧雲壑。挑紅李白羞僕奴。袖中自有南風手。太古遺音聊自娛。
括囊無咎亦無譽。請君善保七尺軀。一壺千金侯他日。清風靈雨散八區。
鄙人不達世。俗事任詩。只。歡。非。徒。說。吳。范。詩。送。後。亭。中。承。拜。官。翰。林
承旨。中。丞。獻。納。道。如。何。內。相。結。綸。龍。莫。過。地。連。文。石。空。香。國。春。滿
曲江波。陰陰雨露深。青瑣。箇。箇。星。辰。滿。絳。河。花。盡。隔。簾。宮。滿。近。柳。條。當。戶
曉。驚。多。中。官。送。酒。青。絲。絡。上。苑。來。馳。白。玉。珂。豈。獨。寸。心。圖。補。報。要。須。元。首
及。齊。歌。太。常。禮。樂。還。相。問。閣。老。才。名。迥。不。廢。通。國。此。時。同。依。望。憶。公。何。處
是。安。地。驚。掌。巨。石。森。蓬。島。香。殿。微。風。拂。御。羅。延。祐。得。賢。俱。第一。野。人。白。首
介。林。阿。元。僧。益。谷。遊。山。詩。訪。翰。林。承。旨。盧。處。道。鑒。江。荆。識。通。無。城。關。整。翠
書。上。王。京。范。甲。胃。吞。雲。澤。閣。鄧。斤。手。握。風。樓。鐘。日。當。楓。空。金。光。照。月。轉。霜
臺。影。倍。清。將。見。載。廉。歌。一曲。盡。翻。樂。拱。入。新。聲。訪。翰。林。承。旨。張。時。齋
記得。樂。江。登。切。牆。黃。花。五。見。吐。秋。香。騷。壇。不。讓。雲。泥。翼。使。月。批。風。笑。一。場

王道士竹林清風集。美閣承旨。海底珊瑚明月瑤。出為國瑞。固難量。文
童能事。間重譯。雨露深仁。及遠方。六合八荒。春浩蕩。百家諸子。海蒼茫。淮
王門下。孫登客。還許升堂。近耿光。王景初。謝。集。寄。閣。承。旨。陋室神光
照。夜時。錦囊初。得。寄。來。詩。英。靈。開。象。山。川。在。造化。春。心。草木。知。臺。燕。黃金
人。自。遠。鏡。垂。華。髮。老。誰。欺。白。雲。咫尺。西。溪。路。回首。龍。門。舉。步。遲。又。賀。閣
承旨。白玉堂前第一仙。手。提。星。斗。步。青天。銀。河。泛。入。銀。槎。穩。玉。斧。脩。成
寶。月。圓。翰。職。從。從。今日。重。才。名。誰。似。我。公。全。山人。懶。作。彈。冠。夢。獨。為。斯。文
喜。不。眠。陳。秋。君。詩。寄。閣。承。旨。東。風。相。送。恨。綿。綿。斷。斷。陽。關。後。看。難。西。海。交
將。今。已。矣。興。回。離。別。各。凄。然。鷓。鴒。邊。保。社。期。他。日。馬。上。光。陰。惜。壯。年。記。得。向
來。同。夜。直。玉。堂。斜。月。散。金。蓮。張。西。岩。詩。寄。閣。承。旨。中。丞。上。到。驚。峯。最。上
時。依然。精力。不。曾。衰。小。車。應。召。詢。時。事。大。筆。承。恩。草。制。詞。前。筆。諸。公。誰。健
在。斯。文。一。綫。要。維持。風。姿。欲。是。柯。山。叟。昨。夢。分明。見。奕。葉。宋。黃。棠。演。山。集
訪。鄧。承。旨。不。值。一。榻。清。風。勞。轉。轉。八。龍。閣。日。想。徘徊。不。須。笑。貌。方。相。識
妙。響。還。聞。大。似。雷。國。朝。僧。無。詰。蘭。室。軒。集。贈。主。蘇。承。旨。二。首。天上。歸
來。太。史。公。江。南。校。老。鈞。梁。鳳。校。書。畫。啓。三。金。置。賜。几。頻。扶。兩。玉。童。芝。草。石
田。春。自。綠。芙蓉。丹。鼎。日。初。紅。自。憐。方。廣。天。台。客。也。入。毗。耶。丈。室。中。少。日

永樂大典卷萬一百十五

二五

相期行漫遊。羽人相望。渴丹丘。上。書。未。得。同。臂。子。竟。可。徒。勞。擬。青。松。相
萬。難。終。有。托。梧。桐。驚。鳳。亦。相。求。永。懷。海。內。霜。華。老。又。近。山。陰。雪。夜。舟。國
朝。僧。勛。五。言。詩。送。宋。承。旨。錫。金。華。當代。文章。伯。朝。廷。制。作。新。諸。宮。賢。少
傳。開。國。老。詞。臣。際。遇。超。今。古。優。容。異。等。倫。冀。歸。運。作。規。前。席。錦。為。茵。班。固
才。尤。瞻。楊。雄。語。大。醇。一。麟。生。治。世。長。初。倚。秋。吳。仲。子。金。蘭。序。佳。孫。玉。樹。春
尋。常。勞。聖。眷。七。十。解。朝。神。懸。關。行。猶。緩。還。家。樂。更。真。都。門。開。祖。帳。田。里。侯
征。輪。未。覺。鄉。音。改。其。如此。志。伸。淨。名。應。杜。口。善。忠。必。親。身。雙。女。星。辰。通。羅
山。兩。露。均。挑。燈。書。細。字。置。百。治。比。鄰。白石。求。真。侶。青。松。結。社。人。無。心。誠。契
理。有。道。足。怡。神。自。愧。非。文。道。空。知。讓。許。詢。三。生。情。是。夢。十。載。法。為。親。別。去
投。青。荷。秋。來。觀。紫。雲。涼。風。吹。彩。錦。雙。手。大江。濱。清。工。具。送。生。詩。送。詹。同。文
承旨。還。鄉。奉。天。殿。下。親。承。詔。老。著。黃。冠。出。紫。微。萬。里。雲。霄。雙。鶴。去。時。內
苑。雙。二。鶴。九。江。風。浪。一。帆。歸。春。前。載。酒。黃。泥。坂。月下。吹。簫。赤。壁。磯。文。米。昭
回。看。帝。梨。山中。草木。盡。光。輝。宋。劉。龍。洲。詞。沁。園。春。寄。承。旨。斗。酒。疏。角。風
雨。渡。江。豈。不快。我。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靜。與。坡。仙。老。駕。勒。吾。回。坡。謂。西。湖
正如。西。子。濃。淡。淡。粧。臨。照。臺。二。公。者。皆。堪。頭。不。顧。只。管。傳。五。白。言。天。竺
去。來。圖。畫。裏。崢。嶸。樓。閣。開。安。縱。橫。二。閣。東。西。水。透。兩。山。南。北。高。下。盡。堪。遊

日不然疎影橫斜暗香浮動不若孤山先訪梅須晴去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元程靈樞集木蘭花慢詞錢直榘承旨南歸聖恩天廣大容此老老江南甚玉靈無暇樓臺有地超出塵凡此行錦袍玉帶向紫微垣裏寄官衙聞道鄉閭堂榘安排竹馬青衫聲名要與二疎客千古入清談看雲擁千官沙堤一道駐馬停驂都門兩行楊柳比尋常翠色碧於藍不為東風吹發猶能挽住征帆元張養浩雲莊集唐承旨表詞往游故鄉章靜德康公門閨翰林承旨學士唐公德若望籍甚蓋二公道合氣同尉為當代名勝士被接納有不翅龍門登而萬戶封者走時年二十有四一見畧齒爵禮典賓主其引重後學不獨於余然大德四年夏四月靜德公卒明年秋八月唐公卒嗚呼何天不福斯文使二賢相繼去世亟耶維公安宅魁秀襟量豁如始仕人以宰輔期之歷官右司郎中工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政聲風節表表一時其家居聚書左右泊然與白屋士埒事母孝與朋友義以誠雖稠人廣坐從容應酬靡不心沃允活於權勢人有幼而相好長登台鼎者數相過亦不一造門以荅閑處數年終不以進取繫懷然議者恒以不膺柄用為恨走書傳公長右司時或告中書誤釋一囚世祖怒極宰罰詰之吏抱按不知所出遂告急公初公以疾在告未嘗署其

按公即援筆補之行且曰不誤女恐入見具本末教奏天威遂霽後史白於庭中外嗟異迄今以為盛談嗚呼人固有一言可見平生大節亦有坐一事軒輊於身不克伸者是殆難以幸不幸論也今人疾吏弊防欺如鬼離案具未嘗筆新新不肯下致至再三虞從連已故為淡墨察紙細書異日久浸滅不可復識認又有值敗取按不其畫者政使無誤且也合時會曲為之徵矧肯明其証代其辨復補署其銜者我蓋嘗跡是論公使筆進登廊廟其不為公孫弘之阿肯詭隨蘇味道之模稜兩端也審矣古人謂細事如此天亦宜然惜乎天下俾余言之效於世也公諱仁祖子壽卿是吾人其履歷之詳見衆議輒山王公墓誌詞曰穹壤間正大氣生才發於德苟非其人巧求襲取亦弗克於繼我公量宏學博德無私情益仕進然人謂包平秉鈞必歷三顯官身同寒士見冰蘖下交不漬應酬雍容儀容威彼貴而頗見且逃之矧肯即或舍或庸略不介懷惟自得粟長西曹代吏辨証義形色可厭雷霆一語回天汗群辟有美如斯遐不以年止半百使大厥施淳俗可還今可筆謂天漠如倒相界人曾弗惜謂天繳如漢獨於賢乃爾豈敢理執凡非始今焉來自昔我挽以詞九京之憾庶少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六

二紙

旨

樞密都副承旨

文獻通考五代有承旨副承旨以諸衛將軍充魏仁甫為樞密副承旨司相問也

之數又將校名氏今取等差視之仁甫曰王忠能記之遂曰古以對無一
至宋太平興國中楊守一充都承旨都承旨自守一始也是時都承
旨副承旨多用士人真宗後稍用武人歐陽修建言請復舊制不克
行熙寧二年始以東上閣學士李紱為樞密都承旨李紱為之副不用
吏而更用士人自評始也時會要切江文公為樞密使以舊制見不
為理評於上命論故事不復乃詔都承旨副承旨見樞密使副並如舊
則使樞密五年以尚書比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曾孝寬為
起居舍人充史館修撰兼都承旨先是或謂士人亦止於右職中選用文
館兼領自孝寬始也元豐三年用張詠一為客省使都承旨自是都承復
用武臣元祐中復以文臣帶侍制充都承旨哲宗成憲志至崇寧以後則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六

專用武臣矣四朝志紹興二年樞密都承旨趙子重充徽猷閣待制密院
都承旨自改官制後除文臣自子重始中興二年建炎四年高宗在會
稽以武臣辛宗道為都承旨頗用事紹興元年十二月辛宗道既死乃詔
依元祐職制置都承旨一員並差兩制為之然但聞一二人而已淳熙中
王杓以用事孝宗惡焉遂復用士人宋會要五代樞密有承旨以諸衛將
軍充國朝始有樞密都承旨副承旨又別置諸司副承旨也宋史百官志
副都承旨掌承宣旨命通領院務若便殿侍立閱試禁衛兵校則隨事教
奏承所得旨以授有司蕃國入見亦如之樞密主事以下功過及遷補之
事都承旨舊用院吏遞遷熙寧三年始以東上閣門使李紱為之又以皇
城使李紱為之副更用士人自評始始是月詔都承旨見樞密使副如舊
門使禮五年以同脩起居注曾孝寬為都承旨參用舊制自孝寬始元豐
四年客省使張誠一為都承旨復用武臣自誠一始元祐初復以文臣為
都承旨其後以待制充元符三年王師約為都承旨左司諫陳瓘言由考
以文臣為都承旨其副則求外武臣之可用者今師約未歷是任僅
置樞密都承旨之位其非神考設官之意至崇寧以後專用武臣建炎四
年高宗在會稽以武臣辛宗道為都承旨頗用事紹興二年道宗既死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六

詔依元祐職制都承旨以兩制為之如未曾任侍從之人即依權侍郎法
入或加學士侍制修撰貼職乾道初再拜武臣自張說始淳熙九年都承
旨復用士人自蕭燧始副都承旨文武通余樞密副承旨一員帶御器
械四員承旨選橫行充與從官都承旨同侍殿中分傳密旨為武臣之清
要御帶分直禁庭內宿直舍在崇政殿門內職者最重多任國戚及內侍
兩省押班亦無領或有邊功優異間除外官就領兵職於三路為武臣之
榮遇也元豐改官制樞密副承旨一員帶御器一員帶御劍一員帶御
二宋明寅斐然集郭執中樞密都承旨制誤以世繼未復軍政是脩斯
任大臣分典內樞之地乃選良士入參贊客之職世襲之理望寄諸謀
之有賴久矣茲茲公惟其人具言其氣果而不通諫明而論難委周旋於
塞上更事之多既諮議於軍中臨機變而自竭當勤勤而思生
其效對於西清以承承於中旨尚黃髮勿云旅力之微蓋登舟心恩生
我天之烈鄭解鄭樞密都承旨左監門衛將軍任承審可樞密都承旨
制朕舉天下之職事統之西府而諸曹就列必有萬長以奉予旨命以
汝持身益職樞密為無效始歷三朝至于哲宗閱其勞舊宜有以予恩寵
之澤爾其砥礪無怠可汪藻學漢集樞密都承旨主事王露可兵部副承旨制

兩以材能服勞樞密省考其閱閱當以次遷任樞密官無忌報稱曾文清
公文集范純禮復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制樞密之地選用士人宜
納密命自神考始始韓子兼收後端良其諸左右蓋遵先志其官范純禮
夷考有守為實無華恂恂自待言行相類失職茲久秉心不移起分州符
未歟與議其是延閣侍從之選來贊右府評議之微副子咨求均爾忠益
著齋微垣類案試尚書戶部侍郎兼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北京西
軍馬錢糧岳珂特授寶謨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制學惟言語侍從之
臣久勞于外欲備錢穀甲兵之問武選其歸肆庸嚴直於窮班而使親承
於密命用領明時肅示殊恩具官某學博而該詞麗以則達達惟作蔚其
祖幹之枝葉棠者華清美保其之業自世選弱勢而昭獎皆官修其業以
請林江淮財賦之權作十三載荆楚衿喉之地餉百萬師刃游於批大卻
之餘器別於過盤桓之際權以遠清之秘職位諸宣納之要司召不俟駕
而行趣承東注賢不待次而舉嗣聽登崇樞密院檢詳諸房公事兼權
右司郎中趙某賀特授軍器監兼樞密副都承旨予方注意於內修外
攘故內以有地之務為先外以武庫之備為急必惟其人乃共二事爾為
帝宗駒魚而不制明而不察用使為東西府樞密綸省務糾縷過條動

機宜號稱周家諱庸命典我監導旨樞庭爾其討軍實而申微之以輔子
修儀之政往祇譽命益務獨周麟之陵集陳正同除教文閣待制樞密
院都承旨右府本兵之地惟長威總承諸事為朕腹心若時屬倭倭委
咸重奉承密命必用從臣關而不除十數年于茲矣朕今得世濟之序援
其才而用之具官其直亮多聞得於家學持論正亦克似之賜環來歸
既陟汝于禁路兼寓獎省閣不惟職業之恩朕方樂予戮戎以常德立武
事如爾明睿允宜在廷內閣陞華鴻樞密務併以授汝任其欽哉劉俊村
集陳鑄除秘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制自改官制以來導旨官不必備
額今甲兵之制猶至朝堂科項日不暇給然則都副並置亦集思廣益之
善爾明而恕故論主正二介而進故軍無疑焉歷仕東西二府與聞軍國
大議親密於州平切至獨論之義弘矣素秉盡忠歸朕欲反開暇
之時講修儀之政爾雖已列九卿其以論撰亞太尉錄蓋時惟侍立可咨
訪機惟同堂合席可善度也方將引爾自近繼有殊權可洪文安公集
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康虞卿除樞密副都承旨制樞庭分屬副承密
命武者之高選也朕未嘗輕以授人曠位不除蓋十餘年今始得之具官
其氣略自將濟之以教四臨遠郡習知邊疆而安靖之政達於朕聽茲命

永樂大典卷三萬百六

三

入侍致隆與開我微往惟執恭以稱所蒙許應龍東湖集趙以夫除直
煥章閣樞密副都承旨右府本兵之地惟長威總承諸事為朕腹心若時屬倭倭委
咸重奉承密命必用從臣關而不除十數年于茲矣朕今得世濟之序援
其才而用之具官其直亮多聞得於家學持論正亦克似之賜環來歸
既陟汝于禁路兼寓獎省閣不惟職業之恩朕方樂予戮戎以常德立武
事如爾明睿允宜在廷內閣陞華鴻樞密務併以授汝任其欽哉劉俊村
集陳鑄除秘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制自改官制以來導旨官不必備
額今甲兵之制猶至朝堂科項日不暇給然則都副並置亦集思廣益之
善爾明而恕故論主正二介而進故軍無疑焉歷仕東西二府與聞軍國
大議親密於州平切至獨論之義弘矣素秉盡忠歸朕欲反開暇
之時講修儀之政爾雖已列九卿其以論撰亞太尉錄蓋時惟侍立可咨
訪機惟同堂合席可善度也方將引爾自近繼有殊權可洪文安公集
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康虞卿除樞密副都承旨制樞庭分屬副承密
命武者之高選也朕未嘗輕以授人曠位不除蓋十餘年今始得之具官
其氣略自將濟之以教四臨遠郡習知邊疆而安靖之政達於朕聽茲命

地親惟時集禁往其祇服可貴德明任承春可都承旨制初具官集
等樞密之府所承稟而宣行者皆禁密之命必求謹厚之材乃可備於陪
屬以爾等有恪愿之資加肅給之敏麗名機務實惟勞績按其實歷得
綱領勉思勤盡尚副寵寵錄魏公集樞密院兵房主事李景先可吏房副
承旨制具官其有密之嚴地均公府丞史之任職專吏門雖曰次遷尤
為選擇以爾首公勤辦在事謹廉嘉積久於勤勞當進繼於曹務益宜欽
慎思對恩榮可蔡端明集張繼渥承旨制其入參以材敏屬麗樞庭積
廷歲月之勞益欽風夜之恪達承旨命特示寵榮祇荷恩惠愈望誠志勤
元城盡言素謝寶文閣待制樞密副都承旨表臣某言伏奉吉命授臣寶
文閣待制樞密副都承旨仍改賜章服者榮幸極矣臣某謝切以鴻樞設屬奉
旨以致嚴明主慎微擇士人而竝用兼綜疆藩之務與聞帷幄之謀宜得
時髦共經常武代念臣某資固陋涉世遲鈍親逢景運之興獲職東賢之
後雖書麟閣初蒙二聖之知掌誅勳臺旋站七人之列曾彈愚直同恤恩
仇慙無補采之功俄有負薪之疾方圖致位復俾代言權躋清切之班是
為殊渥自視某無之學安可冒居乃再真祠幸蒙俞旨豈謂歷時之未久

永樂大典卷三萬百六

四

遂聆誤寵之存加既累貢於光辭敢再叨於成命已哉奏憤必踐前言恩
被制函易真樞密雖需章之疊上終渙汗之莫回臣某承承居職畏伏
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下兼收片善固任群材於昔昔封兄府而今則已
管臣昔避詞振而今則難受未喻旬決繼承詔除臣某不益勵操修慎思
職業消埃自効少進尸祿之機本不期期盡立朝之節臣某無任鄭則中
北山集謝除寶文閣直學士樞密副都承旨表臣某言伏奉吉命授臣寶
文閣直學士樞密副都承旨仍改賜章服者榮幸極矣臣某謝切以鴻樞設屬奉
旨以致嚴明主慎微擇士人而竝用兼綜疆藩之務與聞帷幄之謀宜得
時髦共經常武代念臣某資固陋涉世遲鈍親逢景運之興獲職東賢之
後雖書麟閣初蒙二聖之知掌誅勳臺旋站七人之列曾彈愚直同恤恩
仇慙無補采之功俄有負薪之疾方圖致位復俾代言權躋清切之班是
為殊渥自視某無之學安可冒居乃再真祠幸蒙俞旨豈謂歷時之未久

之數臣不周旋體國恪檢持身雖懼疎愚無補樞機之密誓磨頤頤少酬造化之功臣無任 辭免賢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劉子 五月八日准尚書省劉子三劄同奉聖旨除臣賢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劉子命兼司知所措臣切以侍郎分曹治事其選高美而承上旨者其職為尤重潛官辨秩為等品已貴矣而墜華內閣者其資為甚崇蓋以付之則朝廷安用之意蓋自可見而臣稟資驚下賦性愚蒙恬時已無難有一意事君之願而筋力向暮實懷十萬難及之憂冒昧以居恐九將至伏望聖慈收還成命別付時望外甥誦言下安愚分臣無任皇恐切懇祈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劉元城盡言盡論有餘樞密都承旨下當狀 右主簿劉子廷添范育為樞密都承旨按育非知河中嘗有缺二要人預事干陵刑政子弟失教聞不肅觀聲顯著流聞道君臣之問不可言者使育實員選人之才義難終廢猶當抑之散地更加歲月磨去瑕垢新次任用或為公議所容今育之學術智能無以異眾而前日之惡播在命言比方外除已結卿利自未庸煥耀宜有容臣恐修潔之士壯與比肩流蕩之徒無所懲戒甚非所以植陛下維別淑慝長育人材之意伏望聖慈深賜省察罷育新命以允公議 許賢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狀 右臣今月初六日准閣部告報伏望聖慈鑒察

永樂大典卷一百一十六

五

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劉子廷添范育為樞密都承旨按育非知河中嘗有缺二要人預事干陵刑政子弟失教聞不肅觀聲顯著流聞道君臣之問不可言者使育實員選人之才義難終廢猶當抑之散地更加歲月磨去瑕垢新次任用或為公議所容今育之學術智能無以異眾而前日之惡播在命言比方外除已結卿利自未庸煥耀宜有容臣恐修潔之士壯與比肩流蕩之徒無所懲戒甚非所以植陛下維別淑慝長育人材之意伏望聖慈深賜省察罷育新命以允公議 許賢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狀 右臣今月初六日准閣部告報伏望聖慈鑒察

之政外摠兵戎之機絕事為經營分表力非其任智之通心比蓋某官推懷并家鈴論維假不遺三益之素使就一毫之安願恐非才終無云補其為德輝之及猶有某月之成方阻後瞻瞻易勝銘向元陳剛中詩云樂山唐公八月十二日宴于其第以詩奉呈 聖代開皇極恩皮雨露沾萬生萬歲依載叶渭川占社稷千秋會永冠五福無未結新律呂黃石舊韻鈴德望三朝泰儀刊四海瞻瞻詞道貫馬勳學探義炎字宙歸奇眼風雲奮策籌議如唐陸贄詩以晉謝潛路夏明而致精神智以治一區楊子宅萬鍾鉅寶戲山色秋賦壁壁光畫卷黃金鑲錦裏玉珪詩調益入三堤瑛遠宗工後今蒙王臣賜惠惠君子德謙謙此日鳴朝鳳詩秋近夜蟾瑛瑛環杖屨寶臺出相繼北海賓長滿大山奴未厭車聲聞曉戶花影未曙樂幸追靈運憂當後仲淹願經臨濟具天下侍誠 承旨野莊董公殊勲清節手闌之縉紳紀以八詩 盟府旂常榮世勲一門忠孝氣凌雲永冠盛事誰堪比漢後元間萬石君 鐵馬長驅棧路高捷旗飛渡大江濤漢南煙柳運安靈猶識團花舊戰袍 龍虎雄威大運雲南已未飛度先經百谷使功手分恩露活潑春滿棠陰犬有驚二十年間如昨日兒童猶誦衡州碑 衡州也管有惠政郡人刻石頌德正色驚行第一人尾言

永樂大典卷一百一十六

六

秋秋肇朝神忠州不負平生學曾為皇家去安臣至世守一姓去公正色所之語遠墨黑多冠我相署陰誰知偃月當機深九重先辭明如日獨照生來鐵石心 鄭公已拜大司農條條詞詠詠墨濃自是玉皇香案吏仙班合領六鰲奉 不負朝廷七十年樓臺無地塌蕭然清名當與溫公並只欠河南二項田 萬卷青燈味道酸苦心欲探魯鄒餘朝回立馬天衢上又典春衣買異書米薪耕浩歌集念奴嬌詞寄仙巖手承旨 碧梧轉影正露冷天高涼生襟袖此夕清輝誰信道芝居然如畫玉玉重脩齊金初啓萬里寒光遠將軍會翠翠翠爭勸樽酒 遙想地近仙丘碧山高處引手攀星斗醉屬恒娥惟但願月與佳人長久雅度 殿前承旨 銀鞍兩拋金甲藏得詩千首掀舞一笑此懷人解知否 殿前承旨 蘇易簡翰林志舊官名殿前承旨武臣下列之稱及蘇易簡拜學士承旨太宗以稱混雜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借職 南廊承旨 上 仁 馬明史實錄五代江南林仁肇建陽人兄 臨濟宗 寶 傳洪覺範曰汾陽昭禪師示眾曰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

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卧不安火急決擇豈
將為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先行脚
不為遊山玩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為聖心承通所以驅馳行脚大
擇深奧傳唱教揚傳聞先知親近高德蓋為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觀衆聖
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迹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即出來大家商
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答曰汝是行脚僧又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
答曰西方日出卯入問如何是正令行底句答曰千里待來呈舊面又問
如何是立就坤底句答曰北俱盧州長樂未央者亦無意語只曰只將
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見汝出來驗得也僧問如何是學人着力處
答曰嘉州打大像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答曰快府羅漢牛問如何是學
人親切處答曰西河弄師子師曰古人會此三句已將三玄更有三玄語
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閑與大眾頌出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
親一句明明說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還會麼麼會得不是性躁衲僧
作麼生會好又舉三玄語曰汝還會三玄底時節麼直須會取古人意旨
然後自心明去更得通變自在受用無窮與作自受用身佛不從他教便
識得自家活計所以南泉曰王老師十八上衲僧古計僧更問古人十八

永樂大典卷一百六

七

上釋作活計未審作箇什麼活計答曰兩隻水垢牛雙角無繩縛復云若
要於此明得去直須得三玄旨趣始得受用無礙自家爽快以暢平生大
丈夫漢莫教自孤獨事不通波無利與與汝一切頌出曰第一玄法界廣
無邊森羅及萬象總在鏡中圓第二玄釋尊問阿難多聞諸事答曰廣量
方圓第三玄直出古皇前四句百非外問氏胡豐子師曰者箇是三玄
底頌作麼生是三玄底旨趣直教快燦分明莫只與麼空裏弄玄解道我
曾親近和尚來與我說了說空是語語語也人與我語有曰莫言不道人
因緣荷謂眾曰金華布地玉蕊承天果日當空乾坤朗耀雲霧散雨露結
為霜不傷物義道將一句又是有道色空空若道不得眼中自有直須出
却始得所以風穴云若立一塵家國或野老望或不一一塵家國或立野
老安於此此明得無分分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老僧亦能悟知天下人亦能悟知天下人要知老僧悟知老僧悟知老僧
者實是悟知者實是悟知者實是悟知者實是悟知者實是悟知者實是悟
去上至自上至自上至自上至自上至自上至自上至自上至自上至自上
明得去一句中有三玄三要實主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明得去一句中有三玄三要實主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喝僧臨濟還有賓主也無答曰賓主歷然師作偈曰兩堂首座總作家其
中道理有分緊賓主歷然明似鏡宗師為點眼中花無盡居士謂余曰汾
陽臨濟五世之嫡孫天下學者宗仰觀其提綱渠渠唯論三玄三要今其
法派皆以謂三玄三要一期建立之語無益於道但於諸法不生異見一
切平常即是祖意其說是否余曰居士聞其說曉然了解寧復疑汾陽提
綱乎曰吾固疑而未決也余曰此其三玄三要之所以說也所言一句中
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一切衆生熱惱海中清涼寂滅法幢
也此幢之建譬如金毒之鼓過之則聞者皆死唯遠聞者後死若不悟死
者雖聞不死臨濟無恙時與化三聖保壽定上座望聖而死者今言三
猶有悟其旨者即後死者也而諸法派謂無益於道者即不悟死者也祖
宗門風壁立萬仞而子孫畏之者行平易坦途此所謂法道凌夷也豈如
永冠講孔孟弟子而毀易繫辭三尺童子笑之臨濟但曰一句中具三玄
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而已初未嘗言三玄而遺落三要叢林安之不以
塔主者誤認玄沙三句為三玄故但分三玄而遺落三要叢林安之不以
為非為可太息玄沙曰真常流注為平等法但是以言遺言以理逐理謂
之明前不明後蓋分證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死在句下若知出格之

永樂大典卷一百六

八

量則不被心魔所使入到手便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
此第一句也古謂之句中玄回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
利一切通脫毛欲定見之境此第二句也古謂之句中玄明矣同勝郭
沙界一真體性大用現前此境此第二句也古謂之句中玄明矣同勝郭
慈定之門此第三句也古謂之體中玄淨山達公亦曰意中玄非意識之
意古不足道遠亦不測到於不可以不辨無盡頭之及曰吾頃見謝師直轉
吳僧簡程者有大如見親見慈明蓋是真點真點真點真點真點真點真
舉汾陽十智同真頭頭是說余曰十智同真與三玄三要同一關機汾
陽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其十智同真其正不辨細微不分不
能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故所故
射的不中雖折故空不可飛故壯真空空的俱收作上主是十智同真
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賢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真智五同漏普六同具
足七同得夫八同生投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玄與什麼人同得入與誰
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投什麼物同得夫阿那箇同具足是什麼同漏普
何人同真智就說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賢有幾得底麼點得
出者不吝慈悲點不出者未有幾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

噫去世未三十年謬妄者傳習若此良可傷哉因而成頌知師者可同味焉 海印信曰主賓相見展家風問谷分明箭鋒伸手問君如佛手鏡開金鑲萬千重 偏恭知識扣玄微渴相相逢話道奇我脚伸為驢脚問平生見處又生疑 莫怪相違不相識宗師須是辨來端鄉關風月俱論盡却問生緣道却難 湛堂準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上人間布有直捷總不恁麼也似如上著粗我脚何似驢脚奉為納僧拈却昔年有病未痊如今又遭毒藥若問生緣真俗氣生緣斷處墮無為二塗不涉如何也八十婆娑學畫眉昔融平曰我手佛手十八十九雲散月圓藏人夜走 我脚驢脚放過一着龍老茂離青平木杓 八人生緣北津南道吾舞芬華亭掌燈 玄謂將多意氣手不執寸鏡兵不用一騎八蠻與四夷太平皆坐致因財奪陰春日斜騰騰不識今何世上方益曰我手何似佛手從來有衫無袖有時開向人前不覺露出雙肘 我脚何似驢脚寒來須要襪著莫教踏著泥水和鞋一時失却 八人有箇生緣何須盡要渠原若問老僧生處荔枝香滿南園 南堂與曰我手何似佛手驢脚錯錯錯錯錯曾烹紫磨金龜光射七星牛斗 我脚何似驢脚白刃紅旗閃爍坐斷百戰場中妙關六韜三略 八人有箇生緣視聽俯仰折旋頂戴策中之初

永樂大典卷一百六

士

遵從關外威權 圓悟勤曰我手何似佛手隨問拈花折柳忽然摸著蛇頭未免遭他一口 我脚何似驢脚趙州石橋暮役忽若築起皮地崩倒三山五岳 八人有箇生緣躡身無地鑽研若也眼皮進綻慮他桶底別穿 龍門遠曰佛手驢脚生緣黃龍元無此語直繞恁麼知我懷未敢輕許奉報四海禪人第一不得錯舉 佛心才曰佛手驢脚生緣落處便是乾坤重重無限樓閣彈指入者無門 驢脚生緣佛手打透上頭關候說却泥水布袍直下心空及第 生緣佛手驢脚為君一體拈却坦然坐致太平猛將謾誇謀略 道場如曰扣關豈是丈夫兒驢脚生緣問何誰佛手展開無處用太平基業各豐滋 白楊順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辰北斗我脚何似驢脚生緣事都來忘却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潭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下遠灘 正堂拈曰我手何似佛手黃龍鼻下無口當時所見顛頂至今百拙千醜 我脚何似驢脚大珠親見無着好箇玻璃茶盞不要當面諱却 八人有箇生緣從來罪過彌天不是辜挾挾便是罪鑊油煎 張無垢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鏡擦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得 我脚何似驢脚又被藕膠粘着反身直上靈華天已自連他老風樂吐不得 八人

有箇生緣鏡圓山下幾千年三穴燒到四禪天者漢猶自在傍邊殺得工夫 石菴瑠曰我手何似佛手堪笑紫湖養狗撞着焦尾大龜性命輸他一口 我脚何似驢脚擬議知君大錯進前欲飲醍醐已是遭他毒藥八人盡有生緣且非夷狄中原鎮府出大羅蘭趙州親見南泉 佛手驢脚生緣生緣驢脚佛手李公醉倒街頭元是張公喫酒黃龍山裏老婆譚恰似河陽新婦醜 伊庵權曰我手何似佛手二八恰恰十九年尾算到年頭家內一錢無有 我脚何似驢脚踏著趙州峇約驚得迦葉皺眉文殊却打無着 八人有箇生緣男子氣宇衝天若是爭田競地我即喚作如眠 佛手驢脚生緣浩浩業林盛傳五鏡一穿穿却來免十萬八千雪菴瑠曰我手何似佛手合掌面南省北斗兌推明月十千峯引得寒山開笑口 我脚何似驢脚急急歸家日落自古長安如鏡平無端醉倒黃番綽 八人有箇生緣且非東土與西天擎珊瑚樹枝好撒水銀珠顆顆圓 佛手驢脚生緣南海波斯之鐵殺精舍美玉團堆賣畢竟何曾直一錢 橫川瑠曰佛手驢脚容易見最難道處是生緣若梅不是周家子七歲傳水 永明妙旨 頌古聯珠杭州慧日永明延壽知覺禪師便會彈

永樂大典卷一百六

士

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曾禮拜師示得曰欲識永明音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象潭泳曰門前湖水鏡容開對面盤托出來可是永明多 頌明厥旨 頌古聯珠雲居齊和尚法燈刺語酒濃初不存多杯 會中為知藏一日歸謂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他曰不東不西截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日與麼會又爭得曰道齊只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頌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 大洪恩曰他家自有兒孫在父祖田園都不愛平生活計利那中東頭買得西頭賣 本覺一曰人問西來祖師 歸根得意燈公對道不東西他家自有兒孫在多是隨言却自迷 歸根得旨 頌古聯珠靈雲因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忘却不憶塵世憶此時總不知古尊宿語錄僧問趙 一異齊旨 永嘉集一異齊州如何是歸根得旨州云答你即乖 法俱空故號 覺即迷旨 五燈會元玄沙備禪師曰動 頓悟 善堂詳本集

法旨

心賦頓悟法空

漸頓經旨

大悲心咒行法實此之十

並是漸頓諸經之旨以

審得本旨

梁高僧傳支婁迦讖所出諸

謂善宣法要弘道

觀旨

佛祖統紀介然法師鄧人受業福泉之延

執駿知宗

觀旨

壽明智居南湖從其學遂悟境觀之旨

悟境

旨

法苑珠林說聽篇感應緣隋京師延興寺釋雲延於夜夢有人被白

曰此必馬鳴菩薩授我義端

執駿知其宗旨底事可觀耳

六微旨大論

素問篇名黃帝問曰嗚呼遠哉天之道也如迎

永樂大典卷萬百六

三

論重夫子數言謹奉天道余聞而藏之心私異之不知其所謂也願夫子

溢志盡言其事令終不藏久而不絕天之道可得聞乎遂化生我之道也

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明乎哉問天之道也此因天之序盛衰之時也常曰

願聞天道六六之節盛衰何也六六之節經已啓明矣始末教其旨訪望

問之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上下謂司天地之氣二氣餘左右四氣

在氣之左右也故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

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此

所謂氣之標蓋南面而待之也味之也聖人重而六氣之氣之氣之故

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時移先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謂也移先謂日移先

定立謂正氣也氣正立立而後氣之氣之氣之氣之氣之氣之氣之氣之氣之

陽厥陰東方木故上風氣治之與少陽合故風氣之下中見少陽也少陰

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少陰東南方火故上熱氣治之與太陽合故

熱氣之下中見太陽也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少陰所至其熱

生中為寒與此義同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大陰西南方土故上

濕氣治之與陽明合故濕氣之下中見陽明也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

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謂元氣也氣別為五則大言者義新校正云詳

注云大言注義疑誤本標不同氣應異象本者應之元標者病之始病生

形用求之標方從其用本之標本不同氣之標本者有不從標本

按至真要大論云六氣標本不同氣有從本者有從標本者有不從標本

者少陽大陰從本少陰太陽從標從標陽明太陰從本從標太陰從本

本者化主於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為化帝曰其有至

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過何也皆謂天之六氣也初之氣起於立春

前十五日餘二三四五終氣次至而分治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岐伯曰

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來氣不及也未至而至來氣有餘也時至而氣至

和之也此為平氣也假令甲子歲氣有餘於亥而後時而至也故曰來氣不及

而至也乙丑歲氣不足於甲子歲氣至之期後時而至也故曰來氣不及

永樂大典卷萬百六

十四

來氣有餘也言切至之至期如此氣有餘六六之至皆先期而不至

六氣之至皆後時先時後至後時先至各差十三日而應也新校正云

按金匱要略云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至有至

之復得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陰之時陽始生天得溫和以未得甲子天因

溫和此為未至而至也以此得甲子而天未溫和此為至而不至以得甲子

而天大寒不熱此為至而不至以得甲子而天溫如盛夏時此為至而

通此亦論氣之一端也帝曰至而不至未至而至何如言太過不及

當至現至早之時應也岐伯曰應則順否則逆逆則變生變生則病當期

而應時時為否天地之氣生而不息無止礙也不息而有而有不有

是造化之氣夫常則氣變變則氣血分而為病此天地之氣也變而

十

六

六

六

三

抱朴子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信著途殊別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聞取舍之細事沉浮過於金羽皂白

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辨焉豈况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玄陰幽夜之地无聲芒髮之物不以為難焉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昭灼蒿低千雲之峻峭猶不能察焉黃老玄聖深識獨見開秘文於名山受仙經於神人蹶堦塵以遺累凌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惑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涵然著明小條則卜得大為則大驗

主

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常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為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或作一日。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遙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繆王皆親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并龜壽夭。猶皆有精氣。及人身中。況天地為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賙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夫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己不佞諂。陰賊如此。乃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妒殺。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真正。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為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使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賢者。誅戮降伏。謗訕仙聖。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剝胎破卵。春夏燎獵。罵詈神靈。教人為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仇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追習羸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富。不公不平。淫佚

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茶蓐而不識怡安酣於醪醕而不賞醇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速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槁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仙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子達理奇毛通骨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之壽目不接見神仙耳獨不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生之有徵哉若覺玄妙於心得運送鑒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水無藏膚之貌資無謀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同猗頓之策取談論者其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鵠之伎屢奔北而稱究孫吳之算不信者以無効也余答曰夫寸銷沉迹濫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竭宛轉葉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蓋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宙之恢闊以為空言必不肯信也若令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又將呼為天神地祇異類之人豈為我為學之所致哉姑聊以先覺悅引同志豈強令吾子之徒皆信之哉若令家戶有仙人屬目比肩吾子雖蔽亦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為無耳世人信其臆斷伏其短見自非所度事無差錯習子所致怪乎

永樂大典卷萬百六

三

所希提耳指掌終於不悟其來尚矣豈獨今哉或曰屢承嘉談足以不疑於有仙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為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潛以涉深由難以及易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莖不洞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泓竊而求湯流萬里者未之有也是故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過而求要道未可得也凡升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費重不可卒辦也賢精愛惡最其急也并將設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習精微矣或曰方術繁多誠難精備奈何金升其餘可修何者為善抱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棄知也蓋指衆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論之猶世主治國焉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論之猶工匠之為車馬輶輶軸輻莫或應鈞也所為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子弦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札待鋒刃也何者五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焉不足必類也又志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唯導

傾軋凌孤暴寡拾遺取施欺給誑詐好說人於持人短長幸天復地說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求欲無已憎非忠信不順上命不敢所師笑人作善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潔飲餉他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偽雜真採取奸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畝欺誑哭危有一事報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缺子孫也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以當填之以至死後但不即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然其家人者久終遭水火劫盜及行求道器物若遇絲延疾病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盡其所取之直也故道家言枉然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殘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悲恨譬若以滿脯餒餓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矣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然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困以解之若以罪加人則當思薦達賢人以解之皆一倍於所為則可便受吉利轉禍為福之道也能盡不犯之則必延年益壽學道速成也夫天高而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必得吉報羊公積德布施詣乎皓首乃受天墜之金蔡順至孝感神應之郭巨然子為親而獲鐵券之重賜然善難為惡事易

永樂大典卷萬百六

四

作而愚人復以項索伯牛輩謂天地之不能辯臧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未必有內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若以薺麥之生死而擬陰陽之大氣亦不足以致遠也蓋上士所以密勿而僅免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絕跡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將何以却朝夕之患防無妄之灾乎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柏葉薰草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為人以著米鳥地亦堅盜也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然如此一事之中亦有生地亦有死地地一多乎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為何所在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靈也非嵩岱也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亢不卑色像迥異巖崎嶇和氣絢繡神意並遊玉井泓澗濯漣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由難坎列位玄芝萬殊絳樹持生其寶皆殊金玉嵯峨體象出隅遠年之士抱其清流子能脩之松喬可壽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窈窕玄氣緜緜玉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間愚人妄往至皆死焉有道之士登之不來祇服

喻之水大熱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爾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為益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為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三十五

史
歷代詩史七
南史
北史
後周書
隋書

南史目錄 本紀十卷。武帝諱睦字叔陵少帝諱義符宋本紀上第一
文帝諱義隆孝武帝諱駿前廢帝諱子業宋本紀中第二 明帝諱彧後廢帝諱昱順帝諱昇宋本紀下第三 高帝諱道武肅宗諱昭齊
本紀上第四 廢帝鬱林王諱昭齊海陵王諱昭齊明帝諱彧廢帝
東昏侯諱寶融和帝諱寶融齊本紀下第五 武帝上諱齊梁本
紀上第六 武帝下梁本紀中第七 簡文帝諱岷元帝諱詵梁本
梁本紀下第八 武帝上諱齊文帝諱詵梁本
上第九 宣帝諱顓後主諱叔寶陳本紀下第十 列傳七十卷。凡上
宋孝穆趙皇后孝懿蕭皇后武敬藏皇后武張夫人文章胡太后少帝司
馬皇后文元袁皇后潘淑妃孝武昭路太后明宣沈太后孝武文穆王皇
后王貴妃前廢帝何皇后明恭王皇后後廢帝陳太妃後廢帝江皇后順
陳太妃順謝皇后齊宣孝陳皇后高昭劉皇后武穆裴皇后文安王皇后

鬱林王何妃海陵王王妃明敬皇后齊武帝武宣皇后陳武宣皇帝文沈皇后廢帝王皇后宣柳皇后後
下梁文獻張皇后武德都皇后武丁貴嬪武阮脩容顏之王皇后元徐妃
敬夏太后敬玉皇后陳武宣章皇后文沈皇后廢帝王皇后宣柳皇后後
主沈皇后庶貴也第二宋宗室又謂王長沙景王道湛臨川列武王追規
鮑昭營浦侯遵考理子李連武市詣廬陵孝獻王義真彭城王義康
江夏文獻王義恭南郡王義宣衡陽文王義季第三人皆謂之元凶劼始
興王濟南平穆王鐸竟陵王誕建平宣簡王宏廬陵王綽晉熙王昶武昌
王渾姑安王休仁晉王刺王休祐海陵王休茂鄱陽哀王休業臨慶中王
休倩新野懷王夷父桂陽王休範巴陵哀王休若或謂之豫章王子尚
晉安王子勛松滋侯子房臨海王子頊始平孝敬王子鸞永嘉王子仁始
安王子真邵陵王十元齊敬王子羽淮南王子孟晉陵孝王子雲南海哀
王子師淮陽思王子霄東平王子嗣武陵王贊明帝諸子邵陵陽王友通
陽王翽新興王高始建王禧第四劉瑋之曾孫祥從子芳之徐羨之從
孫表之表之孫李嗣李嗣孫召藩傳亮兄隆檀道濟之詔詔付建詔而
祇第五王鎮惡朱齡石弟超石毛脩之亦恩書傳弘之未脩之王玄謨
于瞻世弟玄象玄戴玄邈第六劉敬宣劉懷肅中使懸帳喚劉粹次

四

五

五

宋跡曾孫遊道江式第二十二王慧龍玄孫松年五世孫劼鄭義孫述祖
倪曾孫道邑道邑子譚叔孫儼儼族孫傳第二十三薛辯五世孫鴻端
于賈端從于濟端從祖弟湖湖子聰聰子孝通通于道實聰弟于善善弟
懷薛寔薛儼第二十四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田益宗孟表
奚康生楊大眼崔延伯李叔仁第二十五裴駿從孫欽憲莊伯從弟安祖
裴延傳裴佖子讓之孫矩皇甫和裴畧裴寬裴俠子祥甫裴文舉裴仁基
第二十六薛安都劉休賓房法壽曾孫豹玄孫芳諫族子景伯畢衆啟
孫義雲羊社子深孫肅弟于欽烈第二十七韓麒麟程駿李彪孫起高道
悅甄瑒高聰第二十八楊播子思播弟僧陸子思播弟洋洋子道思誼誼
弟洽洽子欽鄭順楊敷子素孫玄感素弟約約從叔昇叔父寬寬子大
思紀第二十九王肅劉芳孫述芳從子登常妻第三十郭祚張彝孫晏之
曾孫乾威邢鸞弟于明族孫威邵李崇從弟平平子興諧第三十一崔光
子勅弟于鵬崔亮從弟元詔叔祖道固第三十二裴叔業夏侯道遷李元
護席法友王世弼江悅之淳于誕沈文秀張讓李苗劉藻傳永傳豎眼張
烈李叔鹿路侍麀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第三十三孫紹張普惠成
淹范紹劉桃符鹿念張耀劉道域董紹馮元興第三十四袁翻弟堪堪子

李修陽居從孫。國子休之。國從兄。孫于斐。國從兄。元。考。賈思伯。祖。榮。于。璉。第三十五。介。朱榮。子。文。暢。從。子。兆。從。弟。芳。伯。芳。伯。子。敬。芳。伯。弟。仲。連。世。隆。世。承。榮。從。父。弟。度。律。榮。從。祖。兄。子。天。光。第三十六。朱瑞。吃。列。延。慶。斛。斯。椿。子。徵。孫。政。賈。顯。度。弟。智。樊。子。鵠。侯。深。賀。拔。允。弟。揚。勝。弟。岳。侯。莫。陳。悅。念。賢。梁。覽。雷。紹。毛。遜。弟。鴻。賓。乙。弗。朗。第三十七。辛。雄。族。祖。琛。琛。子。術。術。族。子。德。源。楊。機。高。道。榜。兄。謀。之。棊。鵠。山。傳。宇。文。忠。之。費。穆。孟。威。第三十八。齊。宗。室。諸。王。上。趙。郡。王。琛。子。叔。清。河。王。岳。子。勸。廣。平。公。威。陽。州。公。永。樂。襄。樂。王。顯。國。上。洛。王。思。宗。子。元。海。弟。思。好。平。泰。王。歸。彥。兄。子。武。興。王。普。長。樂。王。靈。山。神。武。諸。子。第三十九。齊。宗。室。諸。王。下。文。襄。諸。子。文。宣。諸。子。孝。昭。諸。子。武。成。諸。子。後。主。諸。子。第四十。万。侯。普。子。洛。可。朱。渾。元。劉。豐。破。六。韓。常。金。祚。劉。胥。蔡。傳。鍾。賢。尉。長。命。王。懷。任。祥。子。胃。莫。多。妻。代。貨。冬。一。敬。顯。盧。狄。迴。洛。盧。狄。盛。侯。保。洛。寶。拔。仁。趙。珍。段。琛。尉。琛。子。相。晉。京。德。羅。是。亥。封。輔。相。乞。乞。陳。懷。舍。榮。侯。莫。陳。相。薛。孤。延。斛。律。羌。舉。子。孝。卿。張。瓊。宋。顯。王。則。慕容。紹。宗。叱。列。平。步。大。汗。薩。薛。脩。義。慕容。保。庫。狄。伏。連。潘。樂。彭。樂。慕容。顯。皮。景。和。慕容。連。猛。元。景。安。獨。孤。永。業。鮮。于。世。榮。傳。伏。第四十一。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子。清。難。兼。弟。兄。子。齊。之。寶。恭。尉。景。雲。昭。兄。子。敬。車。狄。于。孫。子。文。韓。執。段。榮。二。昭。

李元科律金子光第四十二孫塞陳元康柱弼臺卿局謀二李
 纂張亮趙起作事張耀王峻王紘敬顯儔平鑒唐豈昌建元文通趙彥深
 赫連子悅馮子琮子應明郎基子茂第四十三魏收魏長賢魏李崇
 魏蘭根疾子世第四十四周宗室邵惠公類子什紀嘉護也羅陽馬遷杞
 簡公運莒莊公洛生虞國公仲廣川公測弟琛琛子奉伯東平公神舉第
 四十五周室諸王文帝十王孝閔帝一王明帝三王武帝六王宣帝
 二王第四十六寇洛趙貴從祖兄善李賢子詢崇漢敏弟達陽綽子善
 禦第四十七李弼曾孫壽字文貴子忻寶侯莫陳崇子崇兄熊王雄子
 第四十八王盟子勅孫諶獨孤信子雅寶熾子崇定子毅賀蘭詳叱列伏
 龜留慶子叱史章子雄祥檀景宣第四十九王龍孫王延王恩攻尉延
 弟綢綢子運王軌樂運第五十周惠達馬景蘇煥子煥兄亮第五十一
 韋孝寬兄夏夏子世康韋瑱子師柳蚪弟增慶子熾熾子述機弟引三
 肅通一李之第五十二達奚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赫連達韓吳蔡祐
 常善辛威庫狄昌染椿渠臺田弘子仁恭陳德燃第五十三王傑王勇字
 文蚪耿豪高璿李和子微伊婁穆達子安寔劉雄侯植李延孫韋祐陳欽鮑
 玄泉公李遷哲楊乾運扶猛陽雄席固任果第五十四崔彥穆陽纂段也

令狐整子熙唐永子璽柳敏子昂王士良第五十五盧罕子勣孫振楊紹子世王雅二世積韓雄子禽賀若敦子弼弟誼第五十六申徽陸通弟送庫狄峙楊荐王慶趙剛子仲卿趙祖王悅趙文表元定楊樹第五十七韓襲趙肅子軌張軌李彦郭彦梁忻皇甫璿子誕平慶之族子昂王子真杜果呂思禮徐招擅蕭孟信宗懷劉璿子祥兄子行李柳邈子莊第五十八隋宗室諸王蔡景王肇滕穆王瓚道宣王嵩衛昭王葵河間王弘義城公趣綱離石太守子崇文帝四王煬帝三子第五十九高顯牛弘李德林第六十梁士彦元諧虞慶則元胃達婁長儒賀婁子幹兄詮史萬歲劉方馬昱王樹勣武惠陳永貴房化杜彥周搖獨孤皆為氣乞伏瑛張威和洪陰壽子世師骨義楊義臣第六十一劉昉柳裘皇甫績郭衍張衡楊正裴瓚袁克李雄第六十二趙暎趙芬王韶元叢宇文徽伊婁諫李固通陳郭榮龍是李安楊尚有張瓌蘇孝慈元壽第六十三段文振宋護兒繼子蓋周羅睺周法尚衛玄劉權李景薛世雄第六十四裴政李諤鮑宏高構榮毗陸知命梁毗柳或趙綽杜整第六十五張定和張奔麥鐵杖元雄武王仁恭吐萬緒董純魚俱羅王辯陳陵趙才第六十六宇文述宇文弼趙行矩述子化及子為德義表受通王世充段達第六十七李元寶訥姚

黃眉杜超賢迷悶毗馮李惠高學胡國珍從曾孫長黎楊勝乙弗繪趙
位胡長行隋文帝外家呂氏第六十八儒林上果趙盧魏張偉梁祚平恒
陳奇劉獻之張吾貴劉蘭孫惠新張曾孫靈輝馬子時石雅靈輝子為香
徐道明靈微李業興子業柱李柱馬偉張買奴劉軌惠鮑李詳刑時劉靈
馬敬德子元興張景仁權會張思伯張彤武郭連第六十九儒林下沈重
樊深熊安生樂遜黎景崇張德文孫卒之何安蕭該包惟房輝遠馬
光劉焯劉焯緒輝顧彪魯世達張沖王孝籍第七十元范溫子昇荀濟祖
鴻勳李廣興遜荀士達王褒更信顏之推弟之侯虞世基柳誓許善心李
文博明克讓劉臻諸葛穎王貞虞神王胃元登虞自直潘徽常德志子
劉子經祖君若北地地唱劉曉第七十一孝行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洛
生楊引閣元明吳悉達三續生李顯達舍政張昇王崇郭文恭利可秦族
皇甫遜張元王頌弟頌楊慶田翼組因劉仕傷程普林徐孝爾華秋第七
十二節義子什門段進石文德及國主玄威妻提劉渴侯朱長生馬八龍
文門愛是清劉侯仁石祖興邵洪哲王崇世胡小彪孫道登李几張安楊
王閭郭瑛香龍超乙連孤佛保李棠杜叔毗劉弘游元張須陀楊善會盧
楚劉子堀老君素康李玄張李均杜松管郭世傳郎方貴第七十三節忠

永樂大典卷一百三十五

十

張廣路邑周慶鳳明亮杜暴寶瓊蘇淑張華原孟業蘇瓊路去房梁秀光
樊叔略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倫郭向政劉曉王如魏德深第七十四節
更子洛侯湖泥李洪之子神張赦提趙蕭崔蓮即珍田式燕崇元弘嗣王
文同第七十五節忠駐奉為亮鄭修崔郭子時徐則張文謝第七十六節
對上見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少門重達李順興種持師由吾道
第續惡頭王春信都若宋景業許遵趙趙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王解法蓮
魏寧恭母懷文張子信陸法和蔣昇強練慶李才子曾盧太翼耿詢來和
蕭吉楊伯魏昭孝恭劉祐張胃玄第七十七節孝周濟李修徐寒定
之丁王顯馬嗣明姚僧垣諸該許智藏萬寶常將少時何稠第七十八節
之魏崔亮妻封氏封卓妻劉氏魏博妻房氏胡長命妻張氏平京女子孫
代孝堂親妻崔氏涇州貞女兒氏姚氏婦楊氏張洪郭妻劉氏董景超妻
張氏陽尼妻高氏史映周妻耿氏任城國太妃孟氏荀金龍妻劉氏貞孝
女宗河東姚氏女子思遵妻曹氏西魏孫道溫妻趙氏孫神妻陳氏隋蕭
陵公主南陽公主襄城王恪妃華陽王楷妃燕國夫人沈氏鄭善果母崔
氏孝女王舜韓親妻于氏陸諫母馬氏劉姓女鍾士雄母蔣氏李婦董氏
元穆七母宣氏裴倫妻柳氏趙元楷妻崔氏第七十九節孝王獻王仲興

毛猛趙脩茹暗趙邕侯剛徐純宗愛仇洛齊段肅王瑒趙默孫小張宗之
劇鵬張祐抱殿王遇符承祖王質李堅泰松昌整劉騫賞榮揚甄成親王
溫王樂平李封津劉思遠郭秀和士開榜提妻高阿那壯羅鳳齊諸官首
第八十節儒術附庸夏赫連氏燕慕容氏後秦姚氏北燕馮氏西秦乞伏氏
北涼沮渠氏梁蕭氏第八十一節高麗百濟新羅勿吉奚契丹室韋豆莫婁
地豆干焉各侯流求倭第八十二節蠻獠林邑赤土真臘安利第八十三節
吐谷渾宕昌鄯至白蘭党項附國稽胡第八十四節西域第八十五節蠕蠕
奴字文莫槐徒何段就六春高車第八十六節突厥鐵勒第八十七節傳焉
八十八節書李廷壽子傳曰李氏之先出自李顯頭高陽氏當書之
高陽氏有才子曰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秩為理六世夏殷之季其後理
徵字德靈為翼隸事吳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封其妻樊和以攜子利貞
逃隱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周時裔孫曰乾娶于孟壽
氏女嬰數生子耳字伯陽為柱下史子孫散居諸國或在魏或在趙或在
秦在魏者為段干大夫段干木其後也列孫惺為魏文侯與富國之術焉
在趙者曰墨以功封相人武安君牧其後也在秦者名興族為將軍生二
伯祐建功北狄封南鄭公伯祐生子德德子信為秦時將信孫元贖仕漢

永樂大典卷一百三十五

二

為侍中元曠弟仲翔位太尉討叛羌於秦昌一名秋道臨陣殞命奉休道
川因家焉史記李將軍傳所云其先自槐里徙居成紀實始此也仲翔曾
孫廣廣子當戶椒敢當戶子陵戰沒椒敢子禹位至侍中禹生承公承公
生蜀郡太守先先生長宗長宗生博士况况生孝本孝本字上明上明生
已郡太守次公次公生臨淮太守執執字遠文生積弩將軍隆隆字業諸
生雍雍仕魏歷尚書郎濟北東莞二郡太守雍生承承字德遠仕晉為北
地太守雍生承字季子歷天水太守衛將軍子祖字仲堅祖生昌字玄威
稱涼王諡曰武昭則皇室七廟之始也嵩第二子敬字士業嗣為涼公為
且渠蒙遜所滅世子重耳奔于江左遂仕于宋後歸魏為弘農太守之弟
曾祖亮字仁略大尉虎子也北齊天保中歷廣武東莞二郡太守亮生程
字仲舉生大師字君威唐初以齊建德禮部侍郎即魏從西會州忍忍不
乃為霸思賦以見其事侍中觀公楊恭仁持鎮涼州見賦畢之召至司
察相禮重日與游處太師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南史
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虞北書指南為高夷又各以其本國書志書別國並
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將擬吳越春秋編正以備南史之不足
而燕仁家富於書籍得悉意就覽之宋齊梁陳魏齊南史

二年恭仁入為吏部尚書太師使還會州武德九年會赦歸至京師尚書
右僕射封德彝中書令房玄齡並與太師親通勸留不去曰時勢惟前人
思自効方事昇遷恐失行藏之道太師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山之節雖
以不才請其義於是傲然歸家不事君國編前所修書貞觀二王
五月終於鄭州榮陽野舍時年五十九既所撰未畢以為沒齒之恨焉所製
文筆詩賦播遷及遭火多致失落存者十卷于慶祿正禮利王延壽安世延
壽與教播俱在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下刪削既家有舊本思
欲追終先志其齊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因於編緯之暇晷夜抄錄之至
五年以內憂去職後嗣從官蜀中以所得書歸之然尚多所闕未得又
於十五年任更官與孫至日古無二彭陽公以惠崇又登延壽修書
因茲復得勸之更齊魏三代之書所不得者三三局書皆世所罕得遂良
持以諫議大夫奉教修書十志復集教召延壽撰錄因此偏得披尋時
五代史既未出延壽不敢使人抄錄家素貧又不得雇人書寫至於魏
齊周隋宋齊梁陳正史並手自寫本紀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又從此
八代正史外更勸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
削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載始末終隋凡八代為北史南史二書各一百八十卷

永樂大典卷一百三十五

十二

其南史先為誌以呈監國史國子祭酒公孤德榮始末矣讀之亦失考亦
為改正詳全開卷次以比史略知亦為江正國通書宰相乃上表表曰臣
延壽言臣聞史官之立其來已久舊籍簡記言必各異且是以其誤載述唐
虞之風尤著諸晉斯陳殷周之烈猶顯唐書有作堯門昭鑒於厥孫晉乘
無隱桃園取譏於趙孟斯蓋皆王經國通賢垂範戒之方事由茲義之
奉書既暢周備俱湮于長創制五三其紀條流且異編日成張自新所以後
皆所取則雖左史筆削無乏於時微婉所傳唯唯班班之有陳壽國之
曰名家並已見重則修無俟擢而南齊書更從時更五六十年且
三百元照以前則總諸晉書述之士家數雖多而句略其重其書大
宗之皇帝神聖聖天縱英靈受動冲襟用行古覽臣謹燕撤大存刊動
記德諸日星古傳不朽於地朝自魏以迄南朝之末以迄通志述其
清隆代有載筆人多好事考之篇目更牒不少互陳聞見同異甚多而小
說短書易為淫俗脫或殘缺求勸無所一則王道得喪朝市留思日失其
真明晦安取二則至人馬跡連士弘祖因此無聞可為傷歎三則敗俗巨
蠹滔天禁惡書法不記孰為勸獎臣輕生多幸運奉十餘從貞觀以來幸
叨史司不佞愚固私為公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也三代二百

四十四年東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總編為
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盡陳末明三年
四代二百七十年為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凡八代合為二書
一百八十卷以擬司馬遷史記就此八代而梁齊周隋五書是貞觀中教
撰以十志為本猶不出然其書及志始末是臣所脩臣既夙懷慕尚又
得尋得聞私為抄錄一十六年凡所獵略千有餘卷連綴改定止資一手
故淹時序迄今方就唯鳩聚遺逸以廣異聞編次別代共為部族除其冗
長諸其著華若文之所安則因而不改不敢苟以下愚自申管見雖則疎
野遠慙先哲於披求所得竊謂詳盡其南史刊勒以定北史勸校粗了既
撰自私門不敢復嘿又未經聞奏亦不敢流傳輕用陳聞伏深戰戰謹言
新唐書李延壽傳初延壽父太師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殁延壽既數與論
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
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末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
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穢辭過太
書甚速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還符璽郎兼修國史史通元氏起
於邊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進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以來

永樂大典卷一百三十五

十三

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何異沐猴而冠焉鼠稱璞者失是公武
讀書志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壽撰延壽父太師嘗謂宋齊梁
周隋分屬南北南為北為南齊梁陳隋南謂之南史北謂之北史起
魏而卒延壽後預修晉隋書因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叙八代北起
魏盡隋三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并為二史刪煩補闕過本
史其遠至今學者止觀其書流約魏收等所撰皆不行獨闕本志而隋書
有之故隋書亦行于世崇文總目唐高宗善其書自為之序序今闕未
于語續錄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
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其書常談李延壽
作南北史於北史多溢美而書之亦甚詳書北事則曰某皇帝書南事則
曰某帝書唐承隋祚其來自北而高祖之前與延壽累葉皆仕北朝其私
意如此王濟南先生集北史梁鄒陽王寶寅終于魏南北史一書也既立
實寅于魏朝矣而南史中又略書其事恐止當併于北史又南史作寅而
北史作寅二字義殊亦宜從之後漢陳容謂袁紹曰寧與洪同日死
不與將軍同日生此指當時一日耳而魏書載莊帝之語曰寧與高貴鄉
公同日死不與長道鄉公同日死此史亦然况以不可與高貴鄉公之

通鑑通鑑則之二章為高齊鄉公死不為長道鄉公生是矣 隋史高頊
平陳晉王廣欲納張麗華類曰武王滅殷幾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
遂斬之王其不悅通鑑所載其語之詳而陳書南史乃謂晉王命斬之此
必當時秉筆者曲飾主闕而姚思廉李延壽張承其誤耳跡煬帝所為當
以隋史為正類說李延壽著南北史粗得作史之體故舊書本傳亦謂其
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兆祥謠識特為繁猥如云陳後主名叔寶於反
語為小福且俚俗反語豈足載凡人以叔寶為名字者固多若從又語豈
為小福乎又齊文宣即位年號天保以字文析之為一大人只十文三保
查十年而帝崩如梁主蕭綱襲位亦號天保而蓋二十三年一何無據也
此類甚多可盡削去 司馬公曰先少時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迄隋
升南北史或亦得見或讀之下悲今因修南北史通鑑方得細觀乃知
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微祥談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
便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切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也
胡氏致知編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詳於北而略於南以唐承隋隋承
周故也溫公曰李延壽書亦近世之佳史也但恨其不作志書使數代制
度沿革皆沒而不見山堂考索通鑑外紀序云李延壽總八朝為南北史

而言辭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革不全其為南北史於此
則前以儒林於南則冠以循吏豈非以禮義之邦為無足貴而夷虜之域
當示之以激勵乎及劉知幾作史通數十篇譏評古今史之繁簡無遺而
獨於儒林次序了無所及又何邪後周書目錄 紀八卷 文帝上第一
文帝下第二孝閔帝第三明帝第四武帝上第五武帝下第六宣帝第七
靜帝第八 列傳二十四卷 皇后第一邵惠公顯子什肥其什肥二
手子唐亮其後長杞蘭公連其莊公洛生子其後虞國公仲子其後第二晉
陽公護之弟唐溫其第三齊陽王暹第四文閔明武宣諸子第五賀拔勝
第五元念賢第六寇洛李弼弟弼子護子其第七趙貴獨孤侯莫陳
崇第八梁禦若千惠怡舉劉亮王德第九王德第十王德第十一王德第十二
連其武子其後莫順順豆盧寧字文貴楊忠第十一王盟質蘭祥尉遲綱
叱列伏龜閭慶第十二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第十三周惠達為楊寬
兄其後陳慶子其後第十四蘇綽第十五盧辯第十六李賢弟第十七長
孫儉其後紹遠弟第十八兄斛斯微第十八赫連達其後蔡祐常善辛威
庫狄昌由弘梁椿梁臺字大測弟第十九史寧陸騰賀若敦權景宣第
二十王傑王勇字文弘字文威弟二十六耿豪高琳李和伊婁楊紹王雅達

吳憲劉權侯植第二十一賈璣元子其後千翼其後第二十二李孝寬
其後士大夫第二十三申徽陸遜弟其後柳敏盧柔唐瑋第二十四庫狄峙楊
善趙剛王慶趙超王悅趙文表第二十五趙善元定楊樹裴寬楊敷第二
十六鄭孝穆崔暹弟其後子其後崔暹弟其後崔暹弟其後崔暹弟其後
楊纂段永王士良崔暹弟其後崔暹弟其後崔暹弟其後崔暹弟其後
張軌李孝弟其後裴文舉高賓第二十九蘇亮弟其後柳弘思禮薛澄薛寔
李恕元偉第三十章瑒弟其後弟其後弟其後弟其後弟其後弟其後弟
一尉遲運王軌字文神舉字文孝伯頌之儀樂第三十二王傑更信第
三十三蕭瑒蕭世怡蕭圓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
祐敏雄陳仲魏玄第三十五泉企弟其後弟其後弟其後弟其後弟其後弟
三十六儒林盧誕盧光沈重興弟其後弟其後弟其後弟其後弟其後弟
杜叔毗弟其後弟其後弟其後弟其後弟其後弟其後弟其後弟其後弟
景應趙文深褚該第三十九蕭瑒弟其後弟其後弟其後弟其後弟其後弟
昌鄧至白蘭氏褚胡庫莫 第四十一吳城下突厥吐谷渾高昌鄯善焉
耆龜茲于闐噠勒葉特安息波斯第四十二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
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庾信成之仁宗時出

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纂天下獻書而取夏鍊李襲家本下館閣是
正其文字今既錄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
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劫束較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
有為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朝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則予之言
既當其意遂起并晝夜諮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誦之
以聽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飲千歲已散之民而保之於兵無幾得三代
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効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
綽為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其明勢在人上而欲鼓無
其下者莫不感其德而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已而蘇綽之智外下誦
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此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固主德
以訪之言又況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為王霸
之異而至於誦已任人則未始不司然而吾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
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智性之
為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己則其粗亦不能以為人
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其心內不欺其心則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
所作而尚何有己哉能無己始可以得己而足以安天下之理知人之言

可以無憾遠國以來皆不及也。正為班馬只事虛言不求典故實迹所以三代紀綱至遷八書固十志幾於絕緒雖其文彩灑然可嘉求其實用則無有也。觀隋志所以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有亂豈易貫穿而請其書則了然如在目良由當時區處不當其才類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令修紀傳而以十志傳之志寧淳風輩所以聚然具舉蘇天爵滋溪集鄭夾深言古者修書出于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氏也至唐修晉隋二書始用衆手然亦隨其學術所長者授之如李淳風于志寧則授之以志類師古孔穎達則修紀傳以類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故也。所以晉隋二志高於古今歐陽公修唐五代史律曆專資於劉義叟今之儒者孰為天文律曆地理之學者乎。山堂考索當晉宅江准實曆正朔被彼群雄稱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而世有撰隋書之經姚等書別初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群書遷依阮錄按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身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譽為附庸之主而楊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虛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偽書自可類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登於國是貽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三十五

二十

勳戒而編於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邵袁元兩傳唯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夫人載言示後者貴於辭理可觀既以無益而書豈若遺而不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三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三十六 二紙

史 歷代諸史八 書書

唐書目錄 本紀十卷 高祖皇帝第一太宗皇帝第二高宗皇帝第三則天順聖武皇后中宗皇帝第四睿宗皇帝玄宗皇帝第五肅宗皇帝第六德宗皇帝第七順宗皇帝第八憲宗皇帝第九穆宗皇帝第十敬宗皇帝第十一文宗皇帝第十二武宗皇帝第十三宣宗皇帝第十四懿宗皇帝第十五僖宗皇帝第十六昭宗皇帝第十七哀帝皇帝第十八 禮樂一第一禮樂二第二禮樂三第三禮樂四第四禮樂五第五禮樂六第六禮樂七第七禮樂八第八禮樂九第九禮樂十第十禮樂十一第十一禮樂十二第十二禮樂十三第十三禮樂十四第十四禮樂十五第十五禮樂一第十六禮樂一第十七禮樂一第十八禮樂一第十九禮樂一第二十禮樂一第二十一禮樂一第二十二禮樂一第二十三禮樂一第二十四禮樂一第二十五禮樂一第二十六禮樂一第二十七禮樂一第二十八禮樂一第二十九禮樂一第三十禮樂一第三十一禮樂一第三十二禮樂一第三十三禮樂一第三十四禮樂一第三十五禮樂一第三十六禮樂一第三十七禮樂一第三十八禮樂一第三十九禮樂一第四十禮樂一第四十一禮樂一第四十二禮樂一第四十三禮樂一第四十四禮樂一第四十五禮樂一第四十六禮樂一第四十七禮樂一第四十八禮樂一第四十九禮樂一第五十禮樂一第五十一禮樂一第五十二禮樂一第五十三禮樂一第五十四禮樂一第五十五禮樂一第五十六禮樂一第五十七禮樂一第五十八禮樂一第五十九禮樂一第六十禮樂一第六十一禮樂一第六十二禮樂一第六十三禮樂一第六十四禮樂一第六十五禮樂一第六十六禮樂一第六十七禮樂一第六十八禮樂一第六十九禮樂一第七十禮樂一第七十一禮樂一第七十二禮樂一第七十三禮樂一第七十四禮樂一第七十五禮樂一第七十六禮樂一第七十七禮樂一第七十八禮樂一第七十九禮樂一第八十禮樂一第八十一禮樂一第八十二禮樂一第八十三禮樂一第八十四禮樂一第八十五禮樂一第八十六禮樂一第八十七禮樂一第八十八禮樂一第八十九禮樂一第九十禮樂一第九十一禮樂一第九十二禮樂一第九十三禮樂一第九十四禮樂一第九十五禮樂一第九十六禮樂一第九十七禮樂一第九十八禮樂一第九十九禮樂一第一百禮樂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三十六

一

十一地理六第三十二地理七上第三十三地理七下第三十三下選舉上第三十四選舉下第三十五百官一第三十六百官二第三十七百官三第三十八百官四上第三十九百官四下第三十九下兵第四十食貨一第四十一食貨二第四十二食貨三第四十三食貨四第四十四食貨五第四十五刑法第四十六藝文一第四十七藝文二第四十八藝文三第四十九藝文四第五十表十五卷宰相上第一宰相中第二宰相下第三方鎮一第四方鎮二第五方鎮三第六方鎮四第七方鎮五第八方鎮六第九方鎮七第十方鎮八第十一方鎮九第十二方鎮十第十三方鎮十一第十四方鎮十二第十五方鎮十三第十六方鎮十四第十七方鎮十五第十八方鎮十六第十九方鎮十七第二十方鎮十八第二十一方鎮十九第二十二方鎮二十第二十三方鎮二十一第二四方鎮二十二第二四方鎮二十三第二四方鎮二十四第二四方鎮二十五第二四方鎮二十六第二四方鎮二十七第二四方鎮二十八第二四方鎮二十九第二四方鎮三十第二四方鎮三十一第二四方鎮三十二第二四方鎮三十三第二四方鎮三十四第二四方鎮三十五第二四方鎮三十六第二四方鎮三十七第二四方鎮三十八第二四方鎮三十九第二四方鎮四十第二四方鎮四十一第二四方鎮四十二第二四方鎮四十三第二四方鎮四十四第二四方鎮四十五第二四方鎮四十六第二四方鎮四十七第二四方鎮四十八第二四方鎮四十九第二四方鎮五十第二四方鎮五十一第二四方鎮五十二第二四方鎮五十三第二四方鎮五十四第二四方鎮五十五第二四方鎮五十六第二四方鎮五十七第二四方鎮五十八第二四方鎮五十九第二四方鎮六十第二四方鎮六十一第二四方鎮六十二第二四方鎮六十三第二四方鎮六十四第二四方鎮六十五第二四方鎮六十六第二四方鎮六十七第二四方鎮六十八第二四方鎮六十九第二四方鎮七十第二四方鎮七十一第二四方鎮七十二第二四方鎮七十三第二四方鎮七十四第二四方鎮七十五第二四方鎮七十六第二四方鎮七十七第二四方鎮七十八第二四方鎮七十九第二四方鎮八十第二四方鎮八十一第二四方鎮八十二第二四方鎮八十三第二四方鎮八十四第二四方鎮八十五第二四方鎮八十六第二四方鎮八十七第二四方鎮八十八第二四方鎮八十九第二四方鎮九十第二四方鎮九十一第二四方鎮九十二第二四方鎮九十三第二四方鎮九十四第二四方鎮九十五第二四方鎮九十六第二四方鎮九十七第二四方鎮九十八第二四方鎮九十九第二四方鎮一百第二四方鎮一百一第二四方鎮一百二第二四方鎮一百三第二四方鎮一百四第二四方鎮一百五第二四方鎮一百六第二四方鎮一百七第二四方鎮一百八第二四方鎮一百九第二四方鎮一百十第二四方鎮一百十一第二四方鎮一百十二第二四方鎮一百十三第二四方鎮一百十四第二四方鎮一百十五第二四方鎮一百十六第二四方鎮一百十七第二四方鎮一百十八第二四方鎮一百十九第二四方鎮一百二十第二四方鎮一百二十一第二四方鎮一百二十二第二四方鎮一百二十三第二四方鎮一百二十四第二四方鎮一百二十五第二四方鎮一百二十六第二四方鎮一百二十七第二四方鎮一百二十八第二四方鎮一百二十九第二四方鎮一百三十第二四方鎮一百三十一第二四方鎮一百三十二第二四方鎮一百三十三第二四方鎮一百三十四第二四方鎮一百三十五第二四方鎮一百三十六第二四方鎮一百三十七第二四方鎮一百三十八第二四方鎮一百三十九第二四方鎮一百四十第二四方鎮一百四十一第二四方鎮一百四十二第二四方鎮一百四十三第二四方鎮一百四十四第二四方鎮一百四十五第二四方鎮一百四十六第二四方鎮一百四十七第二四方鎮一百四十八第二四方鎮一百四十九第二四方鎮一百五十第二四方鎮一百五十一第二四方鎮一百五十二第二四方鎮一百五十三第二四方鎮一百五十四第二四方鎮一百五十五第二四方鎮一百五十六第二四方鎮一百五十七第二四方鎮一百五十八第二四方鎮一百五十九第二四方鎮一百六十第二四方鎮一百六十一第二四方鎮一百六十二第二四方鎮一百六十三第二四方鎮一百六十四第二四方鎮一百六十五第二四方鎮一百六十六第二四方鎮一百六十七第二四方鎮一百六十八第二四方鎮一百六十九第二四方鎮一百七十第二四方鎮一百七十一第二四方鎮一百七十二第二四方鎮一百七十三第二四方鎮一百七十四第二四方鎮一百七十五第二四方鎮一百七十六第二四方鎮一百七十七第二四方鎮一百七十八第二四方鎮一百七十九第二四方鎮一百八十第二四方鎮一百八十一第二四方鎮一百八十二第二四方鎮一百八十三第二四方鎮一百八十四第二四方鎮一百八十五第二四方鎮一百八十六第二四方鎮一百八十七第二四方鎮一百八十八第二四方鎮一百八十九第二四方鎮一百九十第二四方鎮一百九十一第二四方鎮一百九十二第二四方鎮一百九十三第二四方鎮一百九十四第二四方鎮一百九十五第二四方鎮一百九十六第二四方鎮一百九十七第二四方鎮一百九十八第二四方鎮一百九十九第二四方鎮一百十

恭僖王太后貞獻蕭太后宣懿
肅宗太后高宗宋台穆郭貴妃王賢妃元昭
晁太后惠安王太后郭淑妃恭憲王太后何皇后第二宗室江夏王道宗

廣寧孫公道興永安王孝基涇州陽王道玄漢長平王叔良
彭公忠訓新典郡三晉長樂三功臣襄武三環河間王李善

瓊盧江王瓊淮安王通東三子六郎公主之弟
邑王神符從海龍西公博義勃海王承慈第三萬祖二十二二號大子

建威衛王玄霸累王元吉楚王智雲
元方徐王元禮韓王元嘉一德彭王元則鄭王元軌霍王元軌

道王元璽鄧三元裕舒王元昌
第四大宗九王常山王承乾鬱林王恪式三十其子三阮言安王

紀王慎義陽王琰曹王明
第五三宗諸子

王忠澤王上金許王素節
太子重福節愍太子重

俊讓是帝室
太子楊惠文太子範

八惠宣太子葉嗣薛王知止第六十一示諸子奉天皇帝珠太子瑛王

璿郭王璿靖恭太子琬光王璿頌王璿示王璿壽王璿廷王璿玢王璿豐
 王璿冲王璿越王璿承天皇帝璿彰王璿襄王璿肅王璿懿太子璿昭
 靖太子璿睦王璿舒王璿通王璿震王璿肅王璿肅王璿文敬太子璿鄭王璿惠
 昭太子璿禮王璿憐王璿憐王璿建王璿懷懿太子璿安王璿懷太子璿陳王
 成美莊恪太子水通王璿吉王璿德王璿第七諸王公主世祖一王高祖
 十九女太宗二十一女高宗三女中宗八女睿宗十一女玄宗二十一女
 肅宗七女代宗十八女德宗十一女順帝十一女憲宗十八女穆宗八女
 敬宗三女文宗四女武宗七女宣宗十一女懿宗八女僖宗二女昭宗十
 一女第八女齊王璿信王璿第九王世充寧建德第十王世充
 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公孫第十蕭範輔公孫虎云興李一通
 第十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
 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
 張平高李安連馬三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
 張公諱大女秦瓊唐儉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
 張開山劉政會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
 立和行王世充第十五溫大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王世充

裴敬妻墓于太安東郊。陳崔善為李嗣真第十六柱伏威關後王維從張士貴李子和苑君璋羅藝王君廓第十七季靖忠師。不問才力李勣在業志入第十八侯君集張亮薛萬均高徽等備載。房諸直隸河朔世流劉貞自云入第十九高儉復行其自重實感魏昭特許。建德有第二十房玄齡道家杜如晦是家子之類皆煙溪能第二十一魏徵義第二十二王珪韋薛收元繼元敬祖伯陽馬周戴韋挺什襲武為石第二十三李綱安仁上節李大亮追松迴香戴胃毛德劉洎樂步陸崔仁師漢常澄第二十四陳叔達楊恭仁忠訓師直執手封倫裴矩宇文士及鄭善果元瑒權萬紀良恩閻立德王本蔣儼韋弘機岳子姜師度強備張知審第二十五蕭瑀約約言善量優位衣素蓋定第二十六岑文本義長舊格補元虞世南李百華安期諸亮是書。唐書卷一百一十李善姚思康唐班今依德茶也。然不立顯名李廷秀第二十七蘇世長良前千韋雲起方。孫伏加張玄素第二十八于志寧休日致珠麗繁高季輔張行成易之昌宗第二十九長孫無忌敬珍隆順德階遂良親韓瑗來濟恒李義琰某及累上官儀第三十杜正倫袁仁成崔知溫知寶高智周石仲賢郭正一趙弘智來章崔敦穆楊弘禮弘光元緒基盧承慶齊加劉祥道齊賢從一李敬玄元黃劉德風看

禮廷景昇廷朝孫處約徐邢文值等六有第三十一傳弄台才方叔陳子
 昂三無規趙元第三十二劉仁既裴行儉元三張守司要師德第三十三
 崔義玄師聖師裴楊再思等相實懷貞以宗楚客等相紀元初祝欽明
 郭山惟王興第三十四諸夷蕃將史大奈馮益等戰于秋阿史那社舍忠
 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明黑齒常之李謹行泉男生獻誠李多祚等論弓
 仁惟貞尉遲勝尚可孤裴玢第三十五郭孝恪張儉足郭王方翼等蘇定
 方薛仁貴等黃羊從程務挺王孝傑唐休璟張仁愿長秋王綬第三十
 六主義方負半千石苑忠韓思彥張蘇安懷薛登王求禮柳渾等馮元
 常元以薛欽緒等第三十七唐臨張文瓘張文瓘等文上徐有功等
 二若第三十八崔融從龍張山安若房曹徐彥伯蘇味道王盧欽望文發
 崔元元等元二若第三十九狄仁傑光朝長吳郝庭俊長吳朱敬則元元
 第四十王主麻有遠德等王韋思謙承慶嗣王德等元元陸元方長元景清景
 融唐登餘豐等王及善李日知杜景佺李懷遠景伯等第四十一裴炎
 由元劉樞之郭瑜魏玄同唐李昭德吉項第四十二張廷珪韋泰見索阿
 額知人惟魏盧心韓思儔朝元以宋務光元元泰平替否李勣裴濟等
 李中敏李欽李甘第四十三武平一李元賈曾王白居易等第四

十四桓彥範盧襲芳舊李和楊元琰仲昌敬腰崔玄暉崔暉張柬之素恕己高第四十五劉幽求鍾紹京崔日用宗之王琚張暉王毛仲李
守德陳玄禮第四十六魏元忠韋安石漢武叔夏郭震字元振第四
十七李嶠蕭至忠盧藏用韋巨源趙彦昭和李光第四十八姚崇字元之高
宋璟字少卿第四十九蘇瓌字頊第五十魏知古盧懷慎字元昌李
元絃字述馮漸張九齡字仲方韓休字思賢第五十一張嘉貞字季公
第五十二蘇珣字思貞第五十三
楊州李傑鄭惟忠王志清許景先潘好禮倪若水席豫齊幹字思貞第五十三
裴守真字餘行第五十四盧從愿李朝隱王丘嚴字之玄第五十五
崔玄詩字陽楊崇慶字楊瑒崔隱甫李尚隱字祖第五十五
適之李觀李勉李夷簡李經字石李回第五十六劉子玄字元第五十七
韓寶字德第五十八吳兢字述第五十九王君奭字亮第五十
十七郭震字元振郭知運字德夫王君奭字亮第五十九
牛仙客第五十八字文融韋堅楊慎字王鉷字元第五十九哥舒翰字高
仙芝封常清第六十李光弼字元振第六十一郭子儀字第六十一郭子儀字
伯儀字元陳利真字仲第六十一郭子儀字

慶司權呂諱第六十五崔光遠鄧景山在魏少遊衛伯玉李洽克韓
 全義盧從史高霞寓第六十六李麟楊綰崔祐甫杜陵柳渾識韋處厚路
 隋第六十七高適元結李承韋倫薛珣在唐崔衡衛戴叔倫王翊正
 龔徐申郝士美辛祿第六十八來瑱裴茂田神功相王侯希逸崔寧老嚴
 礪第六十九元載韋美璘李少良王縉黎幹楊炎更集嚴郢竇參中兵
 玄第七十李栖筠李德脩李鄺瑒第七十一王思禮魯晁王難得
 雲京京米是馮河清元李范李叔明吳曲環王虔休盧榮李元素盧士
 政第七十二令狐彰建道張孝忠茂兵茂昭茂名直陳楚事日知元德承
 劉李洧劉源由弘正布在王承元牛元翼再良開李寬史孝章第七十三
 劉晏米道童元時通浩重茂李智初子順第五琦琬玄王昭李襲第七十
 四李揆常衮趙憬崔造齊映盧邁第七十五關播元平董晉法元
 劉全諒袁滋趙宗儒竇步直第七十六張鑑姜公輔武元衡常衡李絳
 宋申錫第七十七段秀實伯倫嚴大楚珂劉禹頊真卿第七十八李晟
 唐書題題卷至此第七十九馬燧楊漢公譚瑊竇瑒第八十楊朝晟劉休瓚

防惠元。李元諒。李觀韓游環杜希全。邢君牙第八十一陸整第八十二章阜主立有劉開張建封僧嚴震與韓弘公武元第八十三鮑防李自良蕭昕薛播樊澤宗師王緯吳漢士等鄭權陸巨盧瑋等八柳晟崔戎崔第八十四徐浩呂渭溫益孟簡劉伯芻寬大元幸楊憑駁敗之書孟陽崔元略崔元元式在唐從韋校弟八十五張萬壽趙清遠李好鄭雲達冷岱王仲舒馮佑庾敬休第八十六姚南仲獨孤及胡郭羊顧少連韋夏卿項段平使呂元膺許孟容司薛存誠廷考李遜才王建詢第八十七孔巢父錢暉我温棠穆寧魯等崔邈郭邱柳公碑仲邱璞法崇阮公雅子孝揚於陵馬總第八十八歸崇敬空融奚陟崔衍盧京亮王中薛善衡次公洙薛茂政明証于公著崔私理崔玄亮三曾殷侖益之王步或第八十九郵餘慶鈔海從禮郵珣瑜重奇博高郭是郵細紅羅德與陳崔羣第九十賈耽杜佑氏方懷儒休怡恭對令狐楚嗜初善之第九十一白志貞裴延齡崔損韋渠牟李齊運李實皇甫鐸王播起程九第十二章執誼主叔文王正經事陳夷史集睦泰凌寶劉禹錫柳宗元任昇第九十三杜黃裳務裴垠李藩韋貫之吳悅呈請給第九十四高崇文承恩伊慎朱忠亮劉昌裔范希朝王鉤程孟元陽主栖曜元劉昌士澄

木樂大典卷萬言三十六
五

趙昌李景略任迎簡張萬福高固郭地史敬奉郭詩良琦第九十五李光進光顏烏重胤石洪李堪王沛逢楊元卿送宗曹華高瑀劉沔石雄第九十六于頔李季王智興姜平年杜養芝中立杜亞范傳正第九十七裴度祿齡第九十八李逢吉元稹牛僧孺尉傲董李宗閔楊嗣復投書道第九十九竇群常華劉栖楚張又新楊虞卿美公女士張宿熊望相者第一百韓愈孟郊張籍皇甫湜李商隱金黃島劉又第一百一錢徽州崔咸韋表微高銑鍾紹祖爲宿定晉李寅仲李翱盧簡辭和歌公上爾來女謝萬元裕追錄封赦鄭薰敬梅韋博李景讓去溫第一百二劉普第一百三李訓鄭注王涯費鍊舒元興王璠罪行餘確乃處立言李本痛師也至百去第一百四李德裕繼古在吸一系二第一百五陳夷行李紳並讓要曹礪劉墀助李蔚第一百六李固言李珣崔玢有增序述蕭鄴鄭滿二衣盧均盧簡方韋琰周憐裴休劉琢夏侯趙隱裴坦贊鄭延昌王憲盧光啓韋昭範第一百七畢誠崔彥昭劉鄩王盧疎陸康鄭榮宋朴孫堡韓偓係第一百八馬植楊牧發展路巖韋保衡盧攜第一百九耶畎王鏐發王徽韋昭度張濬第一百十周寶王處存郭鄧處訥雷潘陳儒劉巨容馮行襲趙德諱臣凝楊守亮楊晟額彦朗芳煊第一百十一王重榮張

可謂萬幸李罕之主敬武師死孟方子還第一百十二揚行客時得米宣
孫儒第一百十三高仁厚趙舉明田顯米廷壽第一百十四劉建鋒或
內杜洪鍾傳劉漢宏張雄王潮劉知謙盧元相第一百十五忠義上
夏侯瑞劉感常連敬君弘謝叔方呂子威馬元現王行敬盧士叔半亥
羅士信張道源李育德李公廷張子相高敵許安金藏王同皎
吳保安李愷源以盧李元轉張介然無敵第一百十六忠義中顏
果卿春卿賈循德林張巡許遠南軍李馬李地周第一百十七忠義下
程千里李光之龍堅孫思張興泰廷玉符令奇劉通孟華張任周曾張
名振石演芬吳越高沐賢五言辛謙黃碩第一百十八卓行元德有
李進權皇魏濟陽城何曹司空圖第一百十九孝友李知本張志寬劉君
昌王少玄任敬臣支叔才程表起武弘聖不思禮鄭晉堪元讓裴敬昇采
文貞沈李詮許伯會陳集原陸南金張榜侯知道程保華許法慎林損陳
鏡奴王傳武萬敬儒章全益第一百二十隱逸王續朱桃稚孫思遊田游
嚴史德義孟說王友貞王希幾李元懷衛大經武攸緒白發忠盧鴻吳筠
潘師正劉通令司馬承襲賀知章蔡希張志和孔述廣敏行陸羽崔顥陸
龜蒙第一百二十一循吏章仁壽陳君賓張允濟李桐客李素立王忠金

木業大業李書百十六

六

盧薛大鼎之學教願教實場德於田仁會場道裝懷古景駿李惠登
羅炯張華丹西盧弘宣薛元賞何易子第一百二十二儒學上徐文遠陸
德明曹憲顏師古柏時孫泰孔穎達上卷馬長建歐陽詢通朱子蒼張士
衡賈大隱張後胤蓋文遠大越谷那律後漢蕭德言許叔才子儒敬播劉
伯莊蔡景通劉訓言羅道琤第一百二十三儒學中即餘金餘慶徐齊贈
登潘沈伯儀路敬淳敬者王元感王紹宗彭景真盧繁尹知章張齊賢柳
冲馬懷素段琰孔若思李訓王第一百二十四儒學下褚元量徐女貞
元行冲陳貞節施敬本盧履冰王仲丘康子元侯行吳越冬臘尹增陸堅
鄭欽說重寶啖助章彤陳京暢富林應章公肅許康佐第一百二十五文
藝上裴明遠承和劉賀德仁更李蔡允恭謝德信明和世其劉延祐
成器石三張昌齡星行功地杜審言李益三劉長卿明和世其劉延祐
王元萬頃二美李益李益李益李益第一百二十六文藝中李
適王元萬頃二美李益李益李益李益第一百二十七文藝下
王翰遊遊成節李自來旭王維鄭廣蕭穎士李益李益李益李益
李商第一百二十七文藝下李華論題孟浩然王昌齡李益劉太真邵說
于邱元翰于公異李益盧倫歐陽詹李益吳武陵李商隱薛逢李頎

吳融第一百二十八方技李淳風魏徵許敬宗李元振李元振李元振
戴乙希弘禮金梁王連知薛順業法善明崇儼尚獻爾嚴善思杜生張
果和和璞師夜光羅思遠姜撫系道茂第一百二十九烈女李德武妻裴
淑英楊慶妻王房玄齡妻盧獨孤師仁姆王蘭英楊三安妻李興會仁母
敬衛孝女無忌鄭義宗妻盧劉寂妻夏侯碎金手敬直妻張楚王靈龜妃
上官楊紹宗妻王賈孝女李氏妻王阿足樊丹環妻魏李舍母汴女李盧
贈妻盧堅貞節婦李符鳳妻王英高敵妻秦王琳妻盧惟清妻徐純娥
賓伯女仲女盧南妻李鄒侍微妻薄金節婦高慈女楊烈婦賈直言妻董
李孝女妙法李滿妻董昌齡母楊王孝女和子段居貞妻謝揚舍妻蕭重
雍妻蕭衡方厚妻程鄭孝女李廷節妻崔殷保梅妻封陶寶烈婦李極妻
盧山陽女趙周迎妻朱廷壽妻王第一百三十外戚獨孤懷恩武士驥二
校士進承嗣三思慈宗敬登韋溫王仁皎守一楊國忠李儋鄭光第一百
三十一宦者上楊思勳高力士程元振程元振程元振程元振程元振
貞亮吐突承瑞馬存亮嚴遵義仇士良楊復光第一百三十二宦者下李
輔國王守澄劉克明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暉張方第一百三十
三酷吏索元禮宋使臣朱子均周興五神勳侯思止王弘義郭弘霸姚紹

木業大業李書百十六

七

之周利貞王旭吉溫西希與崔若虛敬羽第一百三十四藩鎮魏博
田承嗣元稹李元稹李元稹李元稹李元稹李元稹李元稹李元稹
弘信昭憲第一百三十五藩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
王廷湊元稹昭憲第一百三十六藩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
惲齊德朱克融李載義楊志誠之元張仲武王元張允伸張公素李茂
勳可妻李金忠王元張仲武王元張允伸張公素李茂勳可妻李金忠
師古師古師古師古師古師古師古師古師古師古師古師古師古
彰義澤潞劉玄佐郭元振吳少誠李元振李元振李元振李元振李元振
師古師古師古師古師古師古師古師古師古師古師古師古師古
吐蕃上第一百四十一上吐蕃下第一百四十一上吐蕃下第一百四十下
二上回鶻下第一百四十二上回鶻下第一百四十二上回鶻下第一百四十
水鉢羯勒海第一百四十四東夷高麗百濟新羅日本流鬼第一百四十
五西域上泥婆羅泥婆羅泥婆羅泥婆羅泥婆羅泥婆羅泥婆羅泥婆羅
三摩揭陀屬賓第一百四十六上西域下東亞遠大勃律吐火羅謝麗詠
匿箇失密骨咄蘇毗師子波斯拂菻天食第一百四十六下南蠻上南詔
上第一百四十七上南蠻中南詔下南蠻中南詔下南蠻中南詔下南蠻

第一一百四十七中。南蠻下。環王盤擊扶南。具臘河。陳提和。增博室利佛。遊名。漢單。驛南。樂蠻。南平。橋。西原。蠻。第一一百四十七下。姦臣上。許敬宗。李義府。游藝。李林甫。陳希烈。第一一百四十八上。姦臣下。盧杞。崔胤。崔昭。韓。柳。裴。蔣。王。張。延。范。氏。叔。孫。米。友。恭。第一一百四十八下。姦臣上。僕固懷。恩。周。智。光。梁。崇。義。李。懷。光。陳。少。游。李。錡。第一一百四十九上。姦臣下。李。忠。臣。喬。琳。高。駉。米。珣。王。行。瑜。陳。敬。瑄。李。巨。川。第一一百四十九下。逆臣上。安。祿。山。慶。緒。高。尚。孫。孝。哲。史。思。明。胡。昌。第一一百五十上。逆臣中。李。希。烈。朱。泚。第一一百五十中。逆臣下。黃。巢。秦。宗。權。董。昌。第一一百五十下。曾。公。亮。進。新。唐。書。表。云。臣。公。亮。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蹟。與。其。典。章。制。度。之。美。宜。其。繁。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畧。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無。後。得。以。發。揮。幽。深。瑣。細。闕。官。點。正。偽。繆。充。備。一。家。之。史。以。為。萬。世。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臣。公。亮。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舍。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讀。六。經。考。覈。前。古。以。謂。高。周。以。來。為。國。長。久。惟。漢。興。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隱。不。足。以。起。其。文。

宋史卷一百六十六

八

而使明君賢臣。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重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通臣之有言。通契上心之所。閱於是。刊脩官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制誥呂歐陽修。瑞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尚書吏部侍郎呂宋祁與編脩官禮部郎中知制誥范鎮。刑部郎中知制誥王曙。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秘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義慶。並唐儒學之選。悉登秘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章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網羅。具載別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業。稱明詔。無任慙懼。汗屏營之至。宋史列傳。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累官遷翰林學士。奉詔脩唐紀。志表嘉祐二年。言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外嘗以業自隨。為列傳百五十卷。後知鄭州。言成。遷左丞。進工部尚書。姓氏。進華郊。祁侯。晏。殊。客。祁。知。成。都。府。奉。詔。脩。唐。書。在。郡。關。門。舍。簾。然。燭。焚。香。侍。兒。和。墨。舒。紙。邦。人。遠。觀。宋。尚。書。脩。唐。書。矣。初。賈。昌。朝。建。議。上。命。祁。主。

老臣楊察。張方。平。危。鑿。邵。必。宋。敏。求。呂。夏。卿。昌。朝。提。舉。丁。度。兼。領。劉。沔。歐。陽。修。分。撰。紀。志。劉。義。叟。撰。天。文。五。行。律。曆。志。梅。堯。臣。脩。方。鎮。百。官。表。祁。范。鎮。在。局。脩。書。一。十。七。年。王。疇。一。十。五。年。宋。敏。求。呂。夏。卿。十。年。言。成。祁。進。工。部。尚。書。翰。林。承。旨。九。朝。長。編。紀。事。本。末。明。道。二。年。十。月。丙。寅。崇。文。院。纂。唐。遺。事。翰。林。學。士。承。旨。歐。陽。修。命。官。刊。脩。唐。書。故。也。慶。曆。五。年。五。月。己。未。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集。賢。院。王。堯。臣。翰。林。學。士。史。館。脩。撰。張。方。平。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史。館。脩。撰。余。靖。並。同。判。脩。唐。書。閏。五。月。庚。子。度。支。負。外。郎。集。賢。校。理。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曾。公。亮。宗。正。丞。崇。文。院。檢。討。兼。天。章。閣。侍。講。趙。師。民。殿。中。丞。集。賢。校。理。何。中。兵。校。書。郎。宋。敏。求。大。理。丞。館。閣。校。勘。范。鎮。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邵。必。並。為。編。脩。唐。書。官。必。以。為。史。出。衆。手。非。是。年。辭。之。七。年。六。月。庚。戌。命。參。知。政。事。丁。度。提。舉。編。脩。唐。書。皇。祐。元。年。六。月。甲。戌。改。命。同。判。脩。唐。書。翰。林。侍。讀。學。士。宋。祁。為。判。脩。官。三。年。二。月。戊。申。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史。館。脩。撰。宋。祁。坐。其。子。與。張。方。游。出。知。毫。州。三。月。乙。卯。命。知。毫。州。宋。祁。就。州。脩。唐。書。易。史。館。脩。撰。為。集。賢。校。理。至。和。元。年。七。月。甲。子。詔。脩。唐。書。宋。祁。編。脩。官。范。鎮。等。進。上。所。脩。唐。書。八。月。戊。申。命。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歐。陽。修。刊。脩。唐。書。

宋史卷一百六十六

九

二年十月庚戌。翰林學士刊脩唐書。歐陽修言。自漢而下。惟唐享國最久。其間典章制度。本朝多所參用。所脩唐書。新制最宜詳備。然自武宗以下。並無實錄。以傳記別。詳考正。虛實尚慮闕畧。因西京內中省寺監司御史臺及鑾和諸庫。有唐制至五代以來。奏議案牘。尚存。欲差編脩官呂夏卿。詣彼檢討。從之。嘉祐四年六月戊戌。翰林學士歐陽修等。上。所。脩。唐。書。二。百。五。十。一。卷。刊。脩。及。編。脩。官。皆。進。秩。或。加。職。仍。賜。器。幣。有。差。宋。元。憲。公。集。伏。見。劉。昫。唐。書。及。范。質。五。代。史。並。是。近。代。脩。纂。雖。粗。成。卷。帙。而。實。多。漏。畧。義。例。無。次。首。末。相。連。案。唐。自。武。宗。以。還。實。錄。皆。闕。詳。詢。等。詳。編。之。日。同。舊。史。存。體。統。續。後。事。者。不。無。遺。畧。至。於。序。屬。贊。論。褒。貶。大。方。訂。之。前。世。訖。無。可。采。其。五。代。帝。紀。則。殆。是。全。屬。實。錄。別。傳。則。更。同。銘。誌。凡。於。唐。史。抑。入。甚。焉。自。宋。興。八。十。餘。年。上。距。李。唐。歷。載。逾。百。五。姓。相。代。或。老。淪。亡。語。後。耳。傳。遂。以。疎。聞。若。不。因。時。脩。定。則。二。書。者。非。徒。取。愧。於。宋。葉。固。將。遺。恨。于。當。年。乃。者。威。武。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歐。陽。修。任。學。士。日。亦。嘗。乞。搜。訪。唐。事。以。裨。史。編。雖。文。移。偶。下。而。州。縣。俗。吏。罕。或。者。知。逮。此。數。年。莫。克。如。詔。臣。誠。不。自。揆。然。由。布。衣。之。日。伏。膺。簡。冊。竊。觀。二。史。未。嘗。不。廢。書。結。轍。但。恨。家。乏。為。籍。人。無。師。仰。區。區。之。志。誰。與。憫。之。比。者。幸。蒙。陛。下。教。育。之。信。大。慶。史。觀。雖。撰。

之職每緣是正文字見秘府所藏唐家紀傳詔令及偏記小說之類名種尚多五代實錄諸國僭偽之篇往往完具若得哀類而通閱猶足以整齊年月補續散亡勒成新書或矯前病然念臣才識蒙淺見聞凡近必依朋類參贊若感獨觀同館倘撰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吏部員外郎李淑預備三朝正史傳實前載大雄學與僕階各定實繁宗矩臣弟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祁勣勳勳翰翰又輩流俾之編削亦必盡力臣欲望聖慈差李淑及臣弟等三人同將唐書及五代史別加撰著然乞不為官局只許於館閣內正行公文更互輟借應係唐書及五代史照對文字各就本家纂錄並不煩官司供給庶得復尋史法寬假歲期上賴好文之明志窮希古之樂此亦千載一時之遇耳臣又案唐張說退罷許在家備史沈傳師出為湖南觀察使亦今在州撰述使本朝記法尚許私藏況前世成書詎勞公禁如臣等或有外補差擇亦乞如傳師故事如許書林舊史凡一百九十萬字新史紀志傳一百六十四萬字表一十一萬二千九百三十字自趙充國珍以下至一行等凡六十一人舊史有傳新史無傳自郭貴妃以下至董昌等凡一百三十人舊史無傳新史有傳新史紀傳贊志有條不紊如陽城昔在隱遯今書於卓行秦系昔人之不傳今書於隱遯韓愈使

宋樂大典卷一百三十六

十

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今乃書之明君子之節義也太宗拒魏徵之諫有殺田舍翁之語舊史書之今乃不書掩人君之闕也此新史之得舊史以外戚首雜傳以良史次宦者以忠義次酷吏是先小人而後君子也以高志周詳李相王方翼之功業樂之良吏以陳子昂之諫諍劉蕡之切直樂之文苑以吳叔之忠義樂之外戚以陽城之卓行樂之隱遯以孫思邈之高尚樂之方技是弄大行而取小節也此舊史之失新史紀與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列傳則宋祁公主之帝紀編年得於孫氏南齊錄述姚崇十事得於開元遺史贊房杜本之柳芳贊五王本之呂溫傳既秀實則得於子厚文集傳張巡許遠則得於李翰韓愈傳既逢難濟則得之元稹李郭相勉以忠義則得之杜牧皆宗時吳縝進新史糾繆凡二十條又以為脩書之初有失有入此新舊二史之得失也范公武讀書志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右皇朝嘉祐中曾公亮等被詔刪定歐陽備撰紀志宋祁撰列傳舊書約一百九十萬新書約一百七十四萬而其中增表故書或上於朝自言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也而議者頗謂永叔學春秋每務龐臆于京通小學唯刻意文章采雜說既多往往抵牾有失實之數為編端萬花谷慶曆四年實昌朝建言脩唐書今在館學士日供唐書外事二件

分附本傳至五年始命王亮臣宋祁張方平為脩撰公亮范鎮為編脩其使相繼出外獨宋祁下筆祁又出皆持筆草自隨或有疑難移文往復至和元年范鎮乞歐陽修紀志諸從之又命劉義叟脩天文律曆志楊聖俞王亮臣修方鎮百官志又唐志雖歐公脩而天文律曆五行志則劉義叟為之方鎮百官表則梅聖俞王亮臣為之禮儀兵志則初出於王景昇業未竟而卒為平張若輩雜記仁宗深惡七史讀之不成文嘉祐中有詔重修唐書卒業所廢緡錢十萬有奇晚進御翌日有旨舊唐書不得毀之喻執政云當時何不令歐陽備為之魏公對曰修分作帝紀表志既退相語曰亦應其文痛也經史百家制度紀載皆有所據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列傳則宋公祁主之帝紀編年則得於孫氏之南齊錄述姚崇十事則得於開元之遺史其贊房杜則本之柳芳其贊五王則本之呂溫傳既秀實則得於子厚之文集傳張巡許遠則得之於李翰韓愈傳既逢難濟則得之元稹李郭相勉以忠義則得之杜牧二史是非同異舊史李光弼谷開元中封荊國公新史以為在武后時是時之先後不可合也舊史欽宗第六子成美而新史以為第五子昭宗十子而新史以為十七子是數之多寡不可知也舊史陸德明字子元而新史乃作陸元明字

宋樂大典卷一百三十六

十一

德明徐有功無字而新史乃名洪敏以字行是名字之說謬不可究也按光弼在天寶至德間其父宜在開元時書史是按二史敬宗止五子爾安得言第六也新史是接舊史昭宗諸王自豐王所至恭王祐等七王皆失其傳宜其為十七子也二史皆是按十八學士贊亦以元明為名而德明為字與新史同按孝敬皇帝諱洪敏有功避之而行其字與新書同辨二史之得卷新史紀傳贊志有條不紊如陽城昔在隱遯今乃書之於卓行秦系昔人之不傳今乃書之於隱遯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今乃書之所以明君子之節義也元宗拒魏證之諫而有殺田舍翁之語舊史則書今乃不書所以掩人君之闕此新史之得也舊史以外戚首雜傳以良史次宦者之後以忠義次酷吏之後是也而後從君子也高智周薛圭魏王方翼之功業而樂之以良吏以陳子昂之諫諍劉蕡之切直而樂之以文苑以吳叔之忠義而樂之以外戚以陽城之卓行而樂之以隱遯以孫思邈之高尚而樂之以方技是弄大行而取小節也此則舊史之失也糾繆凡十八條哲宗時吳縝進唐史糾繆凡二十條一以無為有二似寔而虛三書事失寔四自相違悞五年月日時差互六官爵姓名繆誤七祖系鄉里無法或誤推考八典故言說未嚴不足盡教

九紀志表傳不相符合十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全十一載事脫誤十二事
狀叢複十三宜削而反存十四當書而反缺十五義例不明十六先後失
序十七編次未當十八子奪不常十九事有可疑二十字書非是 新書
之失有八。脩書之始其失有八二曰責任不專三曰課程不立三曰初
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覆五曰多採小說而不精擇六曰務舊文而不推考
七曰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何謂
責任不專夫古之脩史多出一家故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之徒皆
父子論撰數十年方成蓋通知本末則事實貫穿不抵牾也惟後漢東觀
群儒纂述無統而前史識之況夫唐之為國幾三百年其紀事亦衆矣而
紀志表則歐陽脩主之傳則宋祈主之所主既異則不能通知其事故紀
有失而傳不知傳有誤而紀不見豈非責任不專故歟何謂初無義例夫
史之義例猶網之有綱正之有繩墨也故唐脩晉書而令狐德棻之徒先
為之定例則一史之內凡秉筆者皆遵用之今之新書不然取彼例以較
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較後傳則不合詳畧不一去取不明書法無準一
史之內為體各殊豈非初無義例乎夫不為八失不足為累 八失之
中所謂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較後傳則不合而曰初無義

宋史大綱卷一百三十六

三

例則如春秋之書盟同盟來盟盟及盟盟之類而盟例不齊其
書伐會伐及伐以其師伐之類而伐例不齊雖謂之初無義例其誰曰不
然所謂其書頒行已久而疎繆舛駁於今始見之則知春秋之尹氏若氏
衛俘衛寶俞平輪平與夫地名之或差爵位名姓之或異雖謂之終無審
覆其誰曰不然至其謂今之新書殊不參較但循舊而書之為務固舊文
而不推考則春秋之作正固舊史或書王或書天王或書天子固舊文而
然也所書之事或繫之日或繫之月或繫之時固舊文而然也隱威之問
少有書日定哀之際日例居多固舊文而然也推考之失言之其亦
可矣如是而推則夫所指八失者又為足為新書之失耶夫以春秋之作
所紀二百四十二載無遺萬八千餘言正簡嚴立法之善也夫子豈不能
削去疑異以塞後世之議論也哉其所以存而不削者乃所謂闕文而其
勸戒之法初無預乎此也 二十條不為累 愚亦嘗思之矣若是之類
固非足以為新書之不幸也抑嘗以其所補之條而求之春秋亦不能無
疑則彼之所謂疑與學者正史氏之所畧而其勸戒之法所以垂之後世
者端不在是也春秋之書陳侯鮑而甲戌己丑兩言其日其書衛侯之卒
武父之會而丙戌再書則時日不能無差互矣其書仲孫忌而又言何忌

書晉魏多品又言要多則姓名不能無繆誤矣其書公孫遂而又言仲遂
書公孫嬰齊而又言仲嬰齊書黑肱而不繫於鄆之類則祖系鄉里失於
參考者矣其書郭公書寔來無所考證則謂之宜削而反存可也其於隱
威之間或不具秋冬首時於昭定之際或無冬字至於或書夏五而不言
日或書五月而不言夏則謂之當書而反削可也其書君氏卒書紀子帛
皆子盟于密之類則謂之載述脫誤可也即是而推則夫分門二十者為
足為新書之累耶 立法得於春秋 新書立法深有所得於春秋者叙帝
紀之文得春秋簡嚴之義也列藩將之傳得春秋述吳楚之人也列宗室
宰相之傳得春秋書公子之義也其傳忠義與忠孝與忠貞與忠義與忠
勤或之法異議之士不求諸此而切切指過其文而謂之繆誤果可以為
疑也耶謂之糾繆果可以為繆也耶使此為繆則論史明於立法則糾繆
糾繆之不作也必矣何必說謊謬口何此屬之不憚煩音何休之發指二
傳目為歲書首起廢疾而入室操戈者已至矣喚助之訕撫三家遺私臆
然而誣與國之譏已起矣然則異議之士安與起則著為難疑糾繆而欲
以釣名於天下其何以逃天下之公議 唐史名字之難 唐之新書成

宋史大綱卷一百三十六

三

於我不敢揚文忠公何漢而下卓然建國之亞惟公也至其書則公之
失亦有類遺固者公之跋古錄也謂溫大雅字彙弟步傳字大略弟大
百字十將兄弟一體而名大者公亦名大者公亦名大者公亦名大者公亦
尋名倫方元齡名喬高士康名倫顏師古名籀皆以字行而又復疑其非
為自昭余於中書見顏氏裔孫有歆其家世所藏告身其一思魯除儀同
制云內史令臣瑤宣者蕭瑒也侍郎臣封德彝奉舍人臣彥博行不應內
史令書名而侍郎即舍人書字又必不稱臣而書字則德彝彥博將當為名其
一師古如正議制云左僕射元齡古僕射士康尚書君集者侯君集也侍
郎集者魏瓘也不應二人書名而二人書字則元齡士康當為名又師古
與今狐德榮同則不應德榮書名而師古書字則師古當為名者此則五
人之名之字宜悉以制正今新書惟元齡師古是正餘三人乃不之正我
宋賢唐不遠而文忠又親見唐書則明甚且於跋云不知三人皆獨何疑
使制見於書成之後則二人何所據而正書未成而見制則五人者又不
當正二而遺三公等無疑於姓纂登兆記恐士康德彝或以是弗正則亦
將亦併遺之可乎況不以制證而信夫纂記之私又不可 唐史名字之
難 唐之新書我宋歐陽文忠公實成之端可謂難現還固而嗣夫子之

絕譽者也。自夫編年易而紀傳興。吾夫子一字之旨殆不可繼。遂因孟祖
窺之而不免有所抵牾。公之新書例則遷固而法則春秋所謂大法。公且
得之矣。或者徒見考傳大有其為體。而名字之或差。德彝元齡之徒。既
以字行而制告之。或廢心為公之失。在於無所訂正。呼是何足為公之累
哉。公之作是書也。或採諸碑誌之所述。或撫諸制命之所遺。名字其同。惡
能詳究之哉。則亦踵其舊而闕其疑可也。且老子一人。爾史記所傳既以
耳名。而或曰老萊。或曰太史。傳莫不備錄。公於跋古第疑其非。而未嘗主
其一。公之意史遷意也。况公之集古秦之鍾韓城之鼎岐陽之鼓。是皆微
物也。二有異說。猶兩存以俟。其後則名字之際。豈不其然。或者又見元
齡師古之名。悉以制正。而士廉德彝三子則遺之。其惑也滋甚。此正所
以兩存之也。蓋正元齡師古之名。則知遺制之可信。置三子而不之正。則
知舊史之可憑。是亦傳疑之義也。且孟獻子之友五人。孟子非不能旁搜
而備記也。今所著者樂正裘牧仲而三人者則忘之。蓋著其二者。知所可
知而忘其三者。疑則闕也。公之於五人。其名其字或正與否。公之意孟子
意也。况公之集古。蓋嘗謂碑碣銘誌。其世繁子孫官封名字。無情增損。每
據以正史。則凡有可據。宜無不正也。而薛仁貴名禮載於碑明矣。今則仁

永樂大典卷一百三十六

南

貴其名而未始增孔穎達字仲遠載於碑明矣。今則仲遠其名。而未始易
則其名。之正與否。公嘗加意於其間哉。唐史非一人作。作史者
非一人。則所以足其史者。非一事。夫惟不可以一事足之。則所得不能無
先後而作者非一人。則所見異同。亦或不免。唐之新書。其采摭搜獵。可謂
勤且博。傳張巡則得之李翰。傳段秀實則得之柳宗元。至於姚崇。十事舊
史不傳。而新書則詳之。彼其所得者不一。惟恐失事之有所遺也。求無遺
乎其事。則其偶是非。初不之辨。非不識也。而况乎名字之不一。必
辨也。而又兼筆之士。類非一人。蓋當是時。宋公祁範公鎮與夫王嘯。宋敏
求之徒。並典其事。而列傳之作。宋公實尸之。則刊其詳。夫正其重。復在公
有不可專者。吾固非以闕筆相視者。期公也。誠以名字之訛。於大法初無
加損。則不若兩存之也。歐陽公存大義。我宋歐陽文忠公。修在仁廟
朝。嘗受詔脩唐史矣。自慶曆間。局迨嘉祐成書。凡三百年。與哀得失之迹。
皆聚此書。而而易見也。實而無華也。遂固而下。皆公所撰。視然考之。溫氏
兄弟。德彝元齡之徒。名字之細。各有未正。則其為書。似不能無失。愚切謂
公深知作史之體。而不見其失也。何以言之。公忠厚人也。方其脩書也。紀
志表則公領之。傳則宋景文公領之。其書諸王名。公之司。則景文之

為也。非公也。及書之既成也。天子以書出兩手。詔公刪備列傳。合為一體。
公受命而退。一無所易。且謂人之所見。各有不同。何可悉如己意。使公而
刪加。糾竄。則矛盾之論。紛紜未已。前朝盛興。未有告成之期。况公之於新
史也。立法命意。動以春秋為的。春秋所以因魯史之疑。而闕之者。為有勤
懲者存。而區區細故。咸不繫焉。若魯之可也。公為武后紀。則與之名。以
著其罪。於禮樂志。則明三代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為虛名。於五行志
則不書事。應盡破漢儒舊傳。會之說。其論撰莫不有體。則深得夫子之
用心。矣。名字之正不正。又惡足以溷公邪。新舊史之得失。自三代兩
漢而下。獨唐為盛。時其歷年三百。歷世二十。其行事之述。著之千書。然其
紀次無法。詳畧失中。文辭葢尋常。讀之落便。當世之明君俊臣。豐功偉績。
與夫卓絕之行。慷慨之節。卒能彰顯發輝。以發動後人之耳目。至其舊史
之語。則率於文章。而以辭害意。贊叙之語。殆若俳優之辭。讀之令人欲寐。
則舊史之失。灼灼可知也。遂慶曆中大臣建議。請加刊正。而天子可之。乃命
儒臣因舊典而裁為新書。凡十有七年。其書始成。討論雖校。纖悉備具。累
其繁文。增其事實。補其闕。然其謬誤。使其君臣行事之終始。治亂之迹。
與其典章制度之變。著在簡冊。察然可觀。列于班馬之間。庶幾乎無嫌。固

永樂大典卷一百三十六

主

自新書之出。迄今數十年。舊史不復對。而妄增壁壘。皆說者多矣。止當
之士。或不知有舊史。舊史既隱。而新書所畧。皆一掃而空。遂言無禁。不
得失。治亂通足以資談。緒耳。紀詳畧。畧則。若以馬事。實自是。故得
不合。則失在於舊書。絕次無法。而新書得以改而貴之。若以馬事。實自是。故得
實詳畧失中。與尋常公則是。又非所疑也。夫新書之作。實舊書而作也。據
舊書而作。則記錄未嘗非詳。疑也。雖於舊書所畧。而增之。則云。舊史之
可以遺書。而信之也。司馬遷為史記。首尾五十五。而年而書上。六十一。萬
班固叙漢二百年。而其言至於八十萬。後世不以固為得。不以遷為失。則
書不以詳為貴。可知矣。則二典之文。幾二十。言不足見矣。故新書之作。據
可略而略之。所略皆書之。幾七。言可增。而增之。則增之。實也。則詳畧
失中。非所患也。孔子約魯史。春秋雖意在於。然其約而。八三者之實。則
至其文。則約而不顯。善惡自明。後之作。者。識。既。不。遠。於。聖。人。則。其。書。亦。且
乎。據。實。而。錄。示。子。後。則。得。夫。不。事。言。而。觀。者。自。明。其。理。不。能
無疑。於。後。世。其。子。事。或。得。或。失。亦。繫。乎。人。之。所。見。何。如。耳。事。善。而。貶。有。事
在。焉。事。惡。而。褒。事。亦。在。焉。善。之。善。惡。有。如。日。月。則。其。褒。貶。可。証。於。史。子。誰
班固之褒貶。愚亦未之能信也。王彪之。早。味。之。時。有。書。史。疑。一。快。語。和

皇史之誤數百頗為詳悉觀國讀史於辨疑之外復有可疑者八列
于下方宰相世系曰房玄齡字喬松各傳宰相世系曰高士廉名示倫本
傳名倫世系曰裴矩字洪大本傳名矩世系曰溫彥博字大有本傳大
有字彥博世系曰崔安上字敦禮本傳敦禮字安上世系曰薛稷字元超
本傳只作元超世系曰楊琳字季武本傳只作季武世系曰薛曜字二奇
本傳只作仁奇世系曰劉晏相肅宗代示後各紀只相八宗世系曰崔仁
師相大高宗示後各紀只相太宗世系曰杜黃權相宣宗世系曰李
相懿宗世系曰薛稷相中宗肅宗世系曰相肅宗世系曰李暉相武宗
相宣宗世系曰相中宗世系曰郭待舉相高宗世系曰又相武后世系曰
中相宣宗世系曰又相懿宗世系曰又相肅宗世系曰又相肅宗
宗至世系曰終唐之世宰相十一人宗室宰相皆曰唐宰相以宗室過者
九人觀國案宗室宰相實十有二人世系謂十一人者無李麟贊謂九人
者無李麟李宗閔薛王知柔高氏宰相四人少高李麟當作五人也崔大
宰相二十三人少崔沆崔敦禮崔造當作二十六人也趙氏宰相四人少
趙隱當作五人也韋氏宰相十四人少韋承慶韋安石當作十六人也趙
郡李氏宰相十七人無李藩世系也張氏宰相十七人無張光輔世系也

永樂大典卷一百三十六

十六

陳氏宰相三人無陳希烈世系也世系三入相者武承嗣崔暹而帝紀
乃四入相也世系再入相者張洙靖杜鴻漸而帝紀乃一入相也世系再
入相者褚遂良而帝紀乃三入相也觀國案史再入相者又有高士廉李
回言陳夷行夏侯孜四人而世系皆不言之宰相年表有武什方李景謨
孫元亨王本立杜景倫任知古王及善子惟謙相武后有李義甫相高宗
有侯希逸相德宗有李訓相文宗有鄭元季相武宗有豆盧瑑相僖
宗有鄭元季相昭宗而世系皆不言之世系有韓攄相德宗而年表則
不言之此皆備史之際討論之失也宋路漫志唐會要開元二十九年
冬十月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為春秋兩木冰即亦是亦名樹介言其
象介胃也尊王見而歎曰此所謂樹象者也諺云樹架連官怕必有大臣
當之吾其死矣新唐書五行志記永徽年凝凍封樹引劉向語亦謂之樹
介而舊唐書作樹稼白樂天樂府新聲折臂翁云若不見開元宰相宋開
府不賞邊功防賊武注云開元初災服數寇遣天武軍于將都雲岑斬賊
嘍獻首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為相以天子好武恐邀功者生心
痛抑其賞逾年始授即將軍岑遂勳哭血而死按此則名雲岑而舊唐
書作靈儉新唐書作靈儉資治通鑑作靈荃考異中亦無之或云歐陽公

取新唐書列傳本于叔弼讀而附聽之至諸錄傳叙數曰若皆如此僅以
筆力亦不可及此恐未必然諸錄傳叙乃全用杜牧之罪言耳改如項羽
傳贊擬取賈生過秦論故奇
唯可觀而非遷固之文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三十六

永樂大典卷一百三十六

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百八十六 二紙

子 道家子書五

列子漢志列子八篇石園疏先莊子稱之隋志列子鄭之隱人列園
冠撰八卷東晉光祿勳張湛注鄭隱通志列子八卷鄭穆公時隱者列禦
寇唐加冲虛真經本朝加至德 晉張湛注八卷 孫鳴注八卷 盧仲
光注八卷 政和御注八卷 統畧一卷 指歸一卷 釋文一卷 音
義一卷 上海列子 漢志道家八篇石園疏先莊子 隋志八卷晉張湛
注天竺王疏注二十篇劉向去重復存者八篇 列子書卷一 一
八月廿二日 柳宗元曰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 天寶初號冲虛真經景
德四年二月丙寅加至德二字唐殷敬順撰釋文 徽宗御製解 王曉
列子旨歸一篇 劉向列子序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
大夫臣向言新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泰校讐太常書三
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泰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
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老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蓋為進以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百八十六

一

賢為形如此者及在新書有殘缺擊從中書以定皆以發青書可繕寫
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聃曰道
家道家者東夷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辨
王湯問二篇迂誕悖謬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惟承命楊子之篇
重責放逸二義非實不似一家之言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
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世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
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其旨趣耳上 張湛序曰
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張湛序曰
子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
老子號曰道家自言師堯丘子林而友伯昏無人道家者東夷執本清虛
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其書舊有二十篇漢劉向除去重復存者
八篇合而成部石新書焉且多寓言大畧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成
滅為驗神思以疑寂常念以著物自喪主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
一或窮達無假智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通水火可蹈志懷則
無幽不照此其旨也列子蓋先莊子及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二子之道一
也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唐天寶初奉旨再為冲虛真人其言改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百八十六

二

曰冲虛真經宋景德四年初加至德二字號曰冲虛至德真經 林希遠
序曰列子鄭人列姓也禦寇名也莊子多稱其人必有道者也與鄭穆公
同時儒公授其相子陽去春秋獲麟之歲庚申五十年夫其書曰子陽饋
列子果列子不愛俄而子陽見殺則以時計之列子必後於孔子而居孟
子之先故其書多推尊告聖人以自神其說然太史公為老莊立傳猶及
老萊關尹庚桑楚諸人而獨不及列子亦不言其有比畫班固所志藝文
諸畧雖有八篇之目而張湛度以為奇書云其祖傳於仲宣輔嗣之家
永嘉之亂既失而幸全則其書亦散軼久矣卷首校讐數語其果出於劉
向否也其曰與鄭穆公同時必儒字傳寫之誤而鄭漢西郡書會紀范氏
讀書記正固之又以張湛此皆宋深考者又曰孝景帝時頗行於世若
其書果出景帝時太史公因何未見果見之不應遺列子而不入傳也今
觀其書有尾二篇以天瑞說符名之其他六篇則擬首章二字而已又篇
中文字或稍或粗疎不類一手其曰穆王湯問失之迂誕力命揚子義亦
乖背必非一家之言縱其語未必出於劉向實當此書之病洪景盧謂列
子勝莊子則失之矣然其間又有絕到之語決非秦漢而下作者所可及
愚意此書必為晚出或者因其散軼不完故雖出已意且撰微莊子以附
五之然其真偽之於雖如玉石亦所不可亂也馬總意林列子八卷 天
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愚士不妻而惑思女不夫而孕
鬼者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大虛也 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 醉者
墜車雖疾不死此生驚懼不入其骨中 禽獸之智亦有與人同者蛇壯
相偶母子相親遲遲相依陰遠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飲則有攜食則
鳴侶 宋人養猿號曰狙欲與狙爭先狙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又
許朝四而暮三而眾狙皆喜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以智籠群狙矣
覺有八微夢有六候陰氣壯則夢涉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火而嗜
嗜飽夢與饑夢取諸帶而寢則夢蛇為術髮則夢飛天將陰則夢火身所
疾則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畫想夜夢神形所遇 陳大夫云吾國有
危倉士能以耳觀視而目聽曾侯之犬鳴以上鄉裡致之危倉子曰臣
體合於神心合於無 顏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
不能怯師能往而不能回原四子之有以易仲尼仲尼不許也 目得眇
者先睹秋毫耳得室者先覺樛朽故物不至則不反 冥靈以五百歲為
春五百歲為秋荆南上古有大椿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首之生於
朝死於晦蟪蛄因雨而生見陽則死 越東有數休國生長子則食之謂

則是曹宣公十年也日仲之元至是已百五十年使其問或仲當垂死之
成嬰方弱冠之時嬰有百七十之壽矣以此知其不然也又史記管嬰列
傳云仲卒其後有餘年有子焉然則二子非同時而列子之為
言明矣空可隨筆云莊子之為言其語大若此也
其後十有五年之久而不知其終十有五年之久而不知其終
以無所見者而更三變十五變而後之也一變而後一變而後一變而後
時而不動莊子之國有大夫一動而後一變而後一變而後一變而後
語小又如此莊子之國有大夫一動而後一變而後一變而後一變而後
之右而小變而後一變而後一變而後一變而後一變而後一變而後
其後十有五年之久而不知其終十有五年之久而不知其終
此類人固知其言如引古人問答容有未易覺者故大慶特舉盜跖之
讎孔子與管晏之問答以明之論列子書多後人增益劉向校列子
書定著八篇云列子鄭人與穆公同時蓋有通者也孝景時黃老術此
書流行於世大慶按穆公立於魯僖三十二年僖於魯宣三年止與魯文

永樂大典卷一百一十六

七

公並世列子書陽朱篇云孔子伐木於宋園於陳蔡衣孔子生於魯襄二
十二年總公之薨五十五年矣陳蔡之厄孔子六十三歲統而言之已一
百十八年列子縵公時人必不及知陳蔡之事明矣况其載魏文侯子夏
之問答則又後於孔子者也不特此爾第二篇載宋康王之事第四篇載
公孫龍之言是皆戰國時事上距鄭縵三百年矣昔張湛為之注亦覺其
非獨於公孫龍事乃云後人增益無所不備而足有所明亦何傷乎如此
皆存而不除大慶切有疑焉因觀莊子讓王篇云子列子窮鬼有飢色客
有言於鄭子陽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園而窮若無乃不好士乎
子陽即公宣遺之妻列子再拜而辭使者去其妻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
子皆得快樂公有飢色君過而遺我妻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
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妻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
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觀此則列子與鄭子陽同時及攷史
記鄭世家子陽乃縵公時二十五年後其相子陽即周安王四年癸未歲
也然則列子與子陽乃縵公時人劉向以為縵公意者誤以縵為縵歟雖
然大慶未敢遽以何為誤姑誌之於心續見蘇子由古史列子傳亦引解
衆之事以為縵冠與縵公同時又觀呂東萊大事記云安王四年鄭段其

相如子陽及列禦寇之事出後自此以自信蓋列與莊相去不遠在可
無宜果惠同時列之於莊故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也若列子為鄭縵公時
人彼公孫龍乃平景之客縵王十七年縵王封其弟縵平君則公孫
龍之事蓋後於子陽之死一百有年矣而宋康王事又後於公孫龍十餘年
列子乃得而須書之信乎後人所增有如張湛之言失於則劉向之誤
者不可不察而公孫龍宋康王之事為後人所增益尤不可以不察
然考人避晉諱列子書縵子列子此是弟于記其師之言非列子自言也
劉向鈔自作傳縵子劉子不可解意是誤讀列子呂原明雜說曾子言
列子傳書也何以言之其見於莊子者則甚多其見於莊子者則甚多
其見於莊子者則甚多其見於莊子者則甚多其見於莊子者則甚多
之古史家諸筆列子書事蹟動多舛錯多舛錯多舛錯多舛錯多舛錯
王曰縵人之所說者有有力也客將何以教寡人縵曰臣有通於此使人
雖勇利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王曰善此縵人之所欲聞也蓋曰夫利
之不入擊之不入此猶尋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求
敗擊夫弗敗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求
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懷其欲愛利之心

永樂大典卷一百一十六

八

其賢於勇有力也四果之上也觀此一談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而暢之
不能了而絮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復可到耶三不欺之義止與此合
不入不中者不能欺也弗敢刺擊者不欺欺也無其志者不欺欺也魏文
帝論三者優劣斯言足以蔽之曰東萊雜說列子為伯昏無人射列子無
字音莫侯反莊子不言請如本字也列禦寇之稱中道而反遇伯昏督人
中盾嘉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無人然則伯昏無人自一人也伯昏督人自
一人也列子既師盡丘子林友伯昏督人乃居南郭又言師老商氏友伯
高子不知老商氏即盡丘子林耶或則一人也又不知伯高子與無人皆
人而一為二也此雖縵冠寓言然據文情事則似不一要皆獨立絕塵高
出一時之上者也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蓋責張湛解云蓋強弱
縵郭象云蓋責張湛解云蓋強弱縵郭象云蓋強弱縵郭象云蓋強弱
象云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左手如附枝右手如附枝左手如附枝右手如
此之類訓釋明白矣然則高古皆後人所不到又彈斥八極神氣不變郭象
以為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遠近幽微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
也如此等語殆頗有得者矣列子記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
告迨父師泰豆氏亦三年不告列子之學三年之後始得壹丘一焉五年

五樂先饋內誠不辭形謀成也使人輕于貴老夫樂人其為利也薄其為
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乎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
驚伯氏督人曰汝竟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氏
督人不言而出伯氏則曰子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
大夫之猶然也則天瑞焉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
乘風而歸尹生聞之請新其術列子曰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九年之後
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心疑形釋骨節都
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紛披竟不知風來我邪我
來風邪吾言子知氣而心然善也司有五日而後反此唯之乎
行猶有所待也 列子之術群書足用事對疑又詳焉 月主之說也其說
父子文獻通考父子一卷 陳氏曰相傳為東坡作未必然也魯隨類說
父子 公孫龍說年生於列禦寇之後其事乃見於列子之書說者謂列
子弟子以其義無世統而有所發問故類而附之無嫌也父子事蓋宣王
而書之所載亦多後世之事豈為父子之學者務廣其道凡論不絕於統
叙者皆存而不去耶覽之者以意逆志則父子之學可明姑置其時之後
先可也李戴直風嘆父子 世傳父子為坡仙所作皆一時戲語亦有所

永樂大典卷一百六十六

十一

本其說一暨不如一暨出聖家微道陶叔泰使吳越日食蟬蛸詞其族類
忠於命自蟬蛸至暨凡十餘種以進後曰真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此地
葉錄世傳父子乃坡戲作亦以為此見吳思道云是襄陽魏道輔所
作未知孰是

關尹子仙傳姓尹名喜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之
識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和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適之果得老子老子亦
知其奇為著道德上下篇授之後與老子俱之流沙復巨嶽實其知其終
今陝州靈寶縣大初觀乃古函谷關候見老子處終南宗聖宮乃關尹故
宅周穆王修其草樓改號樓觀達老子祠道觀之興實祖于此老君授經
後西出大散關復會於成都青羊肆賜號文始先生即莊子所謂博大真
人者也其注書九篇一字詳字二柱詳字三極詳字四符詳字五
五篇詳字六七詳字七之七全詳字八八詳字九九詳字十十詳字十一
尹子 漢志道家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劉向校關
尹子 漢志道家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劉向校關
一字至九樂明氏致知編關尹子周關尹子所撰九篇曰字曰柱曰極曰
符曰鑑曰七曰全曰等曰樂關尹子序 漢劉向校止上其書序曰右新書

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元祿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秘書關尹
子九篇臣向校讎大常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除錯不可者增缺斷續
者九篇成皆發肯可堪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尹隱德行入
易之書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二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篇名
有章章皆首關尹子曰四字篇篇叙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
其歸同渾質崖度注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冷洽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
曹相國參曹相國覽書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慶
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切
好焉叔士清人能重愛黃老清靜不可闕臣向味死上進 又製贊曰尹
喜抱關舍德為務挹漱日華仰玩玄度嘆真真介介為獨懷俱濟派沙同
歸妙趣 至元四年正月贈無上太初傳大文始真若制曰朕惟無為之
教有宗有元眾妙之門惟精惟一雖淵乎道德之旨亦資夫羽翼之功其
著書者闡幽奧於一初其執御者妙飛遊於八極既垂世而立教蓋殊途
而同歸所以與造物者為徒子以長上古而不老琳宮瓊館亦備生以燒
玄元絳節金輿時馭風而從紫氣神易固無方而無體太上有立德而立
言庸錫徽稱以恢玄蹟於戲乾坤之用成於六子如道之傳叙而得人國

永樂大典卷一百六十六

十二

家之統垂於萬年尚相其清靜而感化三降景祚允迪繁祉 尹隱推
葛洪關尹子後序曰洪體存萬父之資偶好喬松之壽知通之士雖微賤
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鄭君多玉笈瓊司之書服餌開我以至
道之良藥乎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關尹子洪每受之誦之藏
之拜之字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現魄也鑑者
心也七者食也全者化也壽者物也樂者雜治也洪每味之冷然若蹈
飛葉而游于天地之混冥沉沉乎若履橫杖而浮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
金碧琳瑯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儼若飄鸞鶴擊若若若若若若
清若浴碧露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
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鑑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人者
之所言乎其絕遠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
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也幸親受之咸和二
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焚香敬叙 希微子王夷序曰愚聞三教鼎立於天
地間如三光在天相須為明不可偏廢也三家經文充有滿載其間各有
精微極至之書吾儒六經皆法言而最精微者易也釋氏大藏累千萬軸
最精微者楞伽也道家大藏累千萬軸最精微者關尹子書也三書之在

之道涵然真理與夫寓言鑒說大相逕邈可以極天性命至於天下國家
用為治則無有不治者其篇有九一曰公道其要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
匹夫而不悶無以窮達自操使讀書者常以自安也二曰用道更
人不露其用雖福禍萬物必曰歸功於無有諸是書者使大吏不足以自
懷也三曰改道其要主勸民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
宣讀是書者則刑賞不一而吏不奉法歟四曰君道君用天下愛惡者則
天下安用獨愛惡則天下危諸是書者人主安可放其私愛惡乎五曰臣
道其要朝廷百吏下卑百姓上滋主德讀是書者勸忠賢之臣有所至也
六曰賢道其要賢止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慎無讀是書者有勤於天
子之明乎七曰訓道謂孝者人道之至德載字與文王問子齊之事使諸
是書者雖聖賢教有以慢於父母乎八曰要道其要為人上者雖天子必
得躬耕雖后妃必得親簪讀是書者使人立天下之志而捨天下之末也
九曰公道其說共者人之義也人有威性受於天讀是書者便喜怒不私
諸己公諸天也散而水諸篇第總而名之曰洞室真經劉公天從者博覽
古書家藏之久一旦公然刊而傳諸世予為之序前所謂此書可以極
性命之理至於天下國家用而為治則無有不治者予無愧焉謹序青箱

宋集大典卷一百六十六

十五

雜記元倉 大書新語云道家有庚桑子者世無其書則元來襄陽處士
王源撰元倉子兩卷以補之源為之序序云莊子謂之庚桑子史記作元
桑子列子作元倉子其實一也源乃取莊子庚桑楚一篇為本更取諸子
文義相類者而成之亦行于世又柳子厚撰元倉子云太史公為莊周列
傳傳其為書畏累元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元桑子書其首篇出莊
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
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元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註以教
於世不亦惑乎唐藝文志以為王士元高續古子纂元桑子 孔子曰上
有奸者下有甚焉元桑子之謂也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
尊老氏表莊列里皇乎清虛冲澹之風矣又以元桑子號洞室真經上既
不知其人之仙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之固未始有此書也
襄陽處士王源求獻其書書與所作也按漢略隋志皆無此書蓋之作也
亦思所以趨世好迎上意耶今讀此編往往諸列子文子又承諸呂氏
春秋新序說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往往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
不純濫而不實者矣太史公作莊周列傳周嘗言其語空而無實而柳宗
元又以為空言之尤皆足知其人決其書然柳氏所見必是王源所作者

柳宗元集辨元倉子 唐魏瓘云元倉子者世無其書則元來襄陽處士
王源撰元倉子兩卷以補之源為之序序云莊子謂之庚桑子史記作元
桑子列子作元倉子其實一也源乃取莊子庚桑楚一篇為本更取諸子
文義相類者而成之亦行于世又柳子厚撰元倉子云太史公為莊周列
傳傳其為書畏累元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元桑子書其首篇出莊
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
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元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註以教
於世不亦惑乎唐藝文志以為王士元高續古子纂元桑子 孔子曰上
有奸者下有甚焉元桑子之謂也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
尊老氏表莊列里皇乎清虛冲澹之風矣又以元桑子號洞室真經上既
不知其人之仙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之固未始有此書也
襄陽處士王源求獻其書書與所作也按漢略隋志皆無此書蓋之作也
亦思所以趨世好迎上意耶今讀此編往往諸列子文子又承諸呂氏
春秋新序說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往往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
不純濫而不實者矣太史公作莊周列傳周嘗言其語空而無實而柳宗
元又以為空言之尤皆足知其人決其書然柳氏所見必是王源所作者

宋集大典卷一百六十六

十六

可謂自命孤行 東氏曰自命孤行與莊子庚桑楚同也蓋者庚桑楚之
變也崇文總目九九篇黃氏曰抄元倉子 元倉子名楚說本老子文類
莊子亦有近理者如曰所謂國爵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如曰士
有天下人愛之者有其主獨愛之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王獨愛
者則天下危如曰理人者先務譽人譽則僕僕其下其近理者也亦有
管理者如曰大亂之本祖乎先帝如曰天地之謂水水之謂氣氣之
謂虛虛之謂道如曰安知天下之正乎潔此其皆理者也至其妄目標
榜以欺世則謂靈王使祭公致匪帛有裨水旱之問謂熊羆為亞尹嘗
微服而逃則有不能自掩其欺者矣蓋其書稱自鄉而縣縣而州州後世
之區蓋也稱被以青紫章服比後世之品式也稱吾無私分矣已不知
其讀此彼後世之楚詞而字多用古文又欲以目其今文而益彰者也
曾謂周靈楚國之世而有此哉其書有云意氣谷神以益為似與老子所
稱谷神不同 柳文辨元倉子謂元桑子取莊周語而益之其為空言尤
也錄書無元倉子明氏致知編元倉子居羽山書五卷相傳周庚桑楚所
撰何聚為之註石洞室真經宋呂南公灌園先生集讀元倉子 治平四
年余見此書於今集賢邸校理家惟其語致不倫不次文法列老遠甚其

解又最鄙陋令人煩讀帝疑有好事者詭冒為之然儒之長老不助余疑
每用不憚後二年在淮南始見唐史新書乃知開元時王士源者述此又
四年於許京見李肇國史補其說與新書同蓋新書據肇所記而言之耳
因目惟陳以所疑之不安致也蓋知心之可以師法未在我者之有以照
彼安在乎古文按迹然後進哉世固有善以淺托高入其功用短長雖不
能使智者無惑亦其誤意期成應於世耳聞先兒與越人開者越人乘象
走兒見其難攀即刻木為狻猊首而繪之又微其皮而蒙以前駝象辟遭
而驚也為之奔敗蓋畏狻猊者象也非越人而象之所為奔敗者驚於偽
而非驚於實者也彼走兒何所出哉今夫以淺托高人何以異此往時王
肅出孔子家語近世丘濬解論語而題以輯退之兩人之見皆濬綴以榮
而通為先兒之罪人嗚呼豈以為有益而為之歟先士源肅濬異世而同
欲者予又焉知學士之又無是此者歟抑先士嘗論元渠不宜傳解而不
慮為唐人詐造其辭益猶未盡余方自憐不惑之早致為之志以佐抑於
盡焉國朝宋濂文粹允倉子五卷九九篇相傳周庚桑楚撰乎初皆求
之不得及得之終夜疾讀讀畢嘆曰是偽書也勸老莊文列及諸家言而
成之也其言曰危代以文章取士則剪巧綺縠益至而正雅潔實益藏夫

文子仙傳姓平名鉗一石計然葵丘濮上人乃晉公子也師事老子嘗請
問於老子曰何謂道德仁義禮老君曰無為無形內以備身外以治人功
成事立與天為隣道也畜之養之遂之長之無利無澤與天地合德也於
大不矜於小不偷無寵無私久而不衰仁也為上即輔弱為下即守節達
不肆意窮不為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義也為上恭嚴為下卑遜謙寧
柔為天下惟立於不敢設於不能禮也故修道則下尊服修德則下從今
修仁則下不爭修義則下平正修禮則下尊敬五者皆修則家國安定此
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無道則下叛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
暴無禮則下亂五者不立而不危亡者未之有也文子復問曰治國之公

何如老君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夫靜以修身德以養主則下不憂而
人不怨是以天覆以道地載以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為虐日月清明五
星合度矣故為治之本在於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
奪勿奪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無為無為
者非謂引之不來推之不去道之不惑惑之不勤勤而不流流而不
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實德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時而立功任下
責成舉無過事名各自命類各自用事由自然莫出於己改事成而身不
伐功立而名不有猶水行舟山行用橈固高為田固下為池非手所謂
有為也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之踐位者非逸樂其身也
為天下之人謹掩其私暴寡智欺愚勇侵怯懷才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
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之明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
輔翼之為絕域殊俗不得被其澤故立諸侯以鎮撫之是以天無不降時
無不應官不隱材國無遺利矣是以先生之法不殺胎不膚卵不涸澤而
漁不焚林而畋射未祭獸且栗不得過於野獵未祭魚網不得入於水
鷹隼未擊雉兔不得張於谷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於林昆蟲未蟄不得
以人田疇育不殺驚卵不探魚不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

物之獲若蒸氣必先王之所以得時備備富國利人之道也夫水濁則魚
不聚政苛則人亂上多欲則下懷詐上多求則下交爭智詐萌生盜賊滋彰
不理其本而求之於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掘薪而救火也聖人事自而治
求其本而求之於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掘薪而救火也聖人事自而治
之如影隨響故曰無為也文子曰無為之治既聞命矣敢問不言之教可
得聞乎老君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星辰明非有言也正其道而
物自正陰陽四時非生為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
物自生矣夫武道者藏精於內栖神於心靜漠恬淡悅豫胃中廓然無形我
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刑天下莫
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王而人爵之推其
誠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罰惡者政令也其所行省清誠也政令
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精誠形乎內而外喻於人心此不言之道也聖
人不馳於言中知不出於四域懷其誠行之心則甘雨以時五穀蕃殖養人
以公威厲不試法省不擾國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故精誠動於天
景星現黃龍下翔鳳至醴泉出嘉禾生河不溢海不湧波矣若逆天暴

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文
變異國將危亡天之與人相與以相通夫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
以彊力致也惟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
懷天心抱天氣執神會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人皆遷善若生諸
已謂之神化者蓋行不言之教也文子復再拜而問曰治國之本敬聞命
矣治身之本奈何若君曰來吾語汝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不節
皆尊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胃閉嗜慾養生之末也人能養其本節其
廢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在內者已得邪無由入夫人受天地變化而
生一月而骨二月而血三月而筋四月而脈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
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臟乃官肝主目腎主耳
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
十日人有四肢五臟九竅三百六十骨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
人與天地相類而為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
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國受其殃天地之道至闊以大尚由
節其章元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遠而不思稍誠何能馳騁而不乏
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守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臟者人之精也血氣專

永樂大典卷一百八十六

十九

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寡耳目清而聽視聰達五臟能屬於心
而無離則意氣凝而行之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
以為無不或是以飾其外者傷其內快其情者疲其神見其文者弊其真
須臾不忘自賢者必因其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
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莖是以靜漠恬淡所以養生和愉虛無所
以遠德水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干動即德安其位養生經世抱德以
修年可謂禮道矣夫道者陶冶萬物修治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澗
廣大不可為外折毫釐不可為內始於柔弱終於剛強治於短寡成於
眾長故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是以真人體之故虛無平易
清靜柔弱純粹素朴不與物雜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夫虛無者道之
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望也柔弱者道之用也純粹者道之
餘也皆然不載虛之至也無所憎愛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隨時
為真素之至也不為物散純之至也是以聖人輕天下即神不累細萬物
即神不惑惑死生則意不憤同變化則明不眩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
亦無所踈亦無所親與道為際與德為隣何不抗之柱行不闕之途果不
竭之府學不死之師故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也文子再拜受教周平

王問於文子曰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亂之世以一人
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對曰夫道遠且邪以焉止派亂以
為治化淫敗以為朴事使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債德成王積德
成古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用其言而天下治文子復從老聃授
神丹之方遂正一品仙階後南遊吳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吳蠡諫曰臣聞之
師曰兵凶器戰逆德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不
可勾踐不聽敗於夫椒後位以上大夫弗就德吳與餘吳山相傳以為
登雲而升按寰宇記吳興與餘吳餘吳東南三十里有計等山越大夫計
雲開昇元觀即古常青觀宋乾道間改賜今額山之半有曰登雲石者在
其者曰文子天寶中封為通玄真人書曰通玄真經其書一十二篇一
曰道原二曰精誠三曰三曰九曰行言四曰五
曰道德六曰上德七曰微明八曰目微九曰九
曰下德十曰上仁十一曰上義十二曰上禮十三
漢志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隋
志文子十二卷周平王時人師老子書志文子十二卷徐靈府註通志文

永樂大典卷一百八十六

二十

子十二卷老子弟子 李遵訓法十二卷 朱弁註十二卷 徐靈府註
音一卷 統畧一卷 家語要言一卷 王海文子 漢志道家九篇老子
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隋志十二卷 唐志同
梁七錄六卷 柳宗元曰十二篇蓋駁書也九篇蓋數家皆見劉向
默希子註 道原至三禮 文選註范子曰文子姓聃字季真漢上人稱曰
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
希子謂姓聃名研文子其字也師老子今本十二卷元魏李遵註 唐徐
靈府註即希子朱玄註事物紀原文子 唐會要曰天寶元年三月十
九日李林甫奏文子號通玄真人 唐書志文子 唐書志文子 唐書志
字文士周平王時人漢上人其先晉公子也嘗南遊范蠡得而事之老
子弟子也者通玄真經文子徐靈府作通玄真經序曰大道不張其來已
久微波尚存存出日諸子莫不祖述道德彌縫百代文子者周平王時人也
平王問文子曰聞子得道於老子今賢人雖有道而遭亂之世以一人
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對曰夫道遠且邪以焉止派亂以
為治化淫敗以為朴事使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債德成王積德成
古堯舜以為理使聖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債德成王積德成古
而志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信其言而用之時天下治然安危成敗

匪降自天在乎君王任賢而已故聖人休休為天下孩其人同於赤子欲以興利去害而安之非欲有私於己也其書上述皇王帝霸興亡之兆次序道德禮義衰殺之由莫不上極玄機旁通庶品其旨博而與其詞文而真故有國者雖淫敗之俗可返正樸於太素有身者而患累之質可復至命於自然矣哉君子不可不劇心焉洎我唐十有一葉皇帝垂衣布化均和育物柔懷庶邦殊俗一軌故在顯位者咸盡其忠慕幽居者亦安其業聖府以元和四載投蹟衡峰之表考室華蓋之前迨經八稔成敦樸素之風竊味希微之旨今未能抉其強為注釋是量天漢之高遡軒轅之淺深者亦以自為難矣年歲歲歲集文子序 尚文計于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武庫計壽山固計就常度地于此而得名其義固有所本范蠡師計然見於史記類師古以為與孔子同時是也其書曰文子者有與平王問答語徐靈府遂以為周平王時人則誤甚劉向著錄文子書九篇耳字通所註乃十二篇疑不能無附託其間或謂乃楚之平王楚越相強平王時楚事日非子胥既奔吳而計然亦去楚間道越耶不可考矣南谷杜君辨博而為實恬靜而疏通其能可以周世而其志未於越世雖嘗領用臺詠館亦復舍去集披雲之藏於計壽山上誠從茲取文子書及其事

永樂大典卷一百六十六

文子

之散見他書者會粹而列之三代古書遺一亡書漢書遺一亡書其山秋一失書子觀自昔計之臣鮮有能自全者計然之策實為其用之於越十年主聚既以報吳乃越引竟色於馬家之毒手而固諱相傳計然乃神仙得道之人又不但全其身而已蓋計然寧受於老于者也夫蓋計不封籍東地宜區區居隱蹤蹤從事於鞭算之末乎不難得之計人合以此為不以不足泰其餘主財而人成成功而不居若是者蓋幾乎道固已足於利宜禍福之外而世之獲利者往往違天時竭地力日謂以心計然秋毫不知正紀道矣之所深已祇以自欺矜獨擅相與曾其之皆可嘆也南谷君註老子得其宗旨又辟此書俾與師說並行其於世切矣學者必而觀之可也雖此書徒糟粕猶洞遊想其真意淵淵中俾某雲梯落俗豈不快然者哉又安得此到金君登善堂望玄雲長鳴震乎所以泛湖之志文子續義文子於章首多編老子曰者蓋師也此蓋當時記曾老子之言故不敢自有其名書十有二篇凡一百八十八字道堅不撥淺陋隨義析之增八十一章別有其旨題曰義以便觀覽云云為總意殊文子十二卷 周平王時人師老君 先唱者窮之路後勸者堯之原而聖於古而高先弊則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師立井而飲耕甘而

永樂大典卷一百六十六

文子

食不布施以求德不高下以相傾此古人之德也 河不滿溢海不湧波景雲見黃龍下祥風至醴泉出此聖人順天道也 雲冥夜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此國之將亡也 水濁則魚亡政苛則民亂上多欲下多詐冬日之陰萬物歸之而其使草陶喙而大理天下無害刑何貴乎 君子猶射也此老來於彼尋文 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明則心之所習公則心平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清之終日乃能見眉睫不過一洗即不能見方圓也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者貪心不生 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還目蝕人生事還自賊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全封有心於平不如無心之不平 善游者必溺善騎者必墜上學以神聰之字在背髓矣中學以心聰之學在肌肉矣下學以耳聰之學在支骨矣擇以聲目毀骨以明目前一洞無兩蚊有人爭得鳥者覆之一目一目之羅不可得焉 欲致魚者先通於谷欲來鳥者先樹於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 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背水之勢勝火一杓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 飢馬在廐寂然無聲投其食爭心乃生 農夫勞而君子食之愚者言而智士擇之日月欲明浮雲翳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茂秋風收之人性欲平膏慾害之 濤溺者以金石不如尺素 花大早者不須霜而自落 入水漕需懷臭求芳不可得也 乳犬噬虎伏鷄搏狸 台不能銷木匠不能斷水 金石有聲不叩不鳴蕭管有音不吹不聲 事者難成而易敗名者難立而易廢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 孔子無幾矣聖子無幾矣非其貪祿慕位欲為天下除害耳 獸窮則觸鳥窮則張人窮則詐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木固基固則城固 主丁而曰尺小狂而大直望入為之公人貴不許其大功而求其小善失賢也 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貧則觀其所養霸王之道法義而動尊其士顯其賢民百姓聞戶而待之清水而清之不義之兵至於火口流血而不火也 又日之有月日之有衣無用於己則生星暗抑宗之集雖文子於此其傳曰老子弟子自不可不察其有子其書也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自不可不察其有子其書也 子蓋數家皆見剽竊境然而出其類重二也 文子之書其意緒文辭又乎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受為張顛以成其書歟

然觀其往往有可采者又頗惜之閔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誤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焉考古質疑論文子非周平王時人 大變近觀文子一書九一十二篇謂之通玄真經猶莊子所謂南華真經列子所謂冲虛真經也其書大半多載老子之言或謂之老子弟子是也而其序乃以為周平王時人按史記貨殖註裴翊曰計然蔡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引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此所引乃文子第三卷守虛篇而李善註云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蔡丘濮上人稱曰計然范蠡師事之又北史蕭大圓云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然則所謂文子乃春秋末人也但其書第五卷有平王問於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注家謂平王為周平王故其序遂以為周平王時人夫春秋起於魯隱正周平王之時是為春秋之始范蠡事越子司跋以滅吳是乃春秋之末前後相去二百餘年乃謂文子為平王時人可乎况其書第一卷又載孔子問道於老子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是則老子與孔子同時皆去平王時甚遠也又其書上仁篇云伯樂相之王良御之王良與趙闡子同時亦春秋末年也然則謂為平王時人豈不誤歟曰孔子與老子答

問其為同時固也如上文之所援引安得平王時有所謂老聃而曰吾
子學道於老聃以真誤矣但前史所述孔子皆可考其所生之歲月如老
聃則莫推其始止云姓李名耳字伯陽周守藏室之史也嘗觀遷史周紀
幽王時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注云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及
幽王立褒后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下云由此而觀則太史伯陽即
老子也固已見於幽王之前則平王謂吾聞子學道於老聃又似非誤況
孔子稱比於老彭說者謂老聃彭祖夫彭祖堯臣綿唐虞歷夏商則老聃
之年遠史謂其修道以養壽或者生於幽王之前而綿歷春秋之季亦未
可知也更俟智者質之事上為談文子有歟布子註愚觀文子首章云非
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與老子道非常道之意若合符節文獻通考上
道註文子十二卷 晁氏曰右李暹註其傳曰姓李名聃上入號曰計
然范蠡師事之本堂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云按劉向錄文子九
篇而已唐志錄暹注與今篇火同豈暹析之歟顏福以其與孔子並時而
稱周平王間疑依託者然三代之書經秦火幸而存者其錯亂承差類如
此爾惟周公作也而有張仲李友列子鄭繆公時人而有子湯魏牟是也
李暹師事僧我若流支蓋三魏人也 司氏子筆曰文子一書誠如柳子

厚所云校書也。然不獨其文聚歛而成，亦黃老名法儒墨諸家各以其說入之氣脉，皆不相應。其稱平王者，往往是楚平王序者，以為周平王時人非也。東氏曰：按志有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似依託者也。又按史記貨殖傳，徐廣註計然范蠡師召釐，裴駰曰：計然，秦上濮上人，姓辛，字文子，默希子，引以為據。然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況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為計然之字，尤不可考信。墨希子，注文子十卷。晁氏曰：墨希子者，言徐靈府自號也。靈府謂文子周平王時人，朱玄註文子十二卷。晁氏曰：唐朱玄注，跋府言一篇，或取默注補焉。高續古子墨文子。柳子厚以文子徐靈府注十二卷，李遵訓注十二卷。大實中以文子為通玄真經。文子為老子弟子，其辭指皆本之老子。其傳曰：老子弟子，雖其辭指，柳子厚以為時有若可取，蓋校書也。凡五子數家皆入剽竊，文詞又牙相抵而不合人，其損益之歟？或聚歛以成其書歟？乃為刊去謬亂，頒發其意。子厚所刊之書，世不可見矣。今觀其言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此亦文子之一闕也。黃氏曰：抄文子。文子者

云周平王時辛妍之字。即范蠡之師計然。嘗師老子。而作此書。其意之注與序者。唐人默希子。而號其書曰通玄真經。然偽書。兩孔子後。於周平王幾二百年。及見老子。安有生於平王之時者。先能師老子耶。范蠡戰國人。又安得尚師平王之文子耶。此偽一也。老子所談者。清虛而計然之所事者。財利。此偽二也。其書述皇王帝霸而霸乃伯字。後世轉聲為霸耳。平王時未有霸之名。此偽三也。相坐之法。滅爵之令。皆秦之事。而書以為老子之言。此偽四也。偽為之者。殆即所謂默希子。而乃自匿其姓名。歟。其序盛稱唐明皇垂衣之化。則其崇尚虛無。上行下效。皆失其本心。為可知。明皇之不克終。於是乎兆矣。豈獨深宮女子能召漁陽鼙鼓之變哉。書之每章。必託老子為之辭。然用老子之說者。文衍意重。淡於辭蠟。否者又散漫無統。自相反覆。謂默希子果有得於老子言。亦未之信。今畧類分其說。如稱為愚者生姦。此法家之說。政勝其民。下以其上。此術家之說。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此兵家之說。而上德一篇。又全引諸子譬喻語。九其散雜類。此既曰道滅而德興。又曰道之中有德。既非仁義矣。又曰治之本仁義也。既非禮義矣。又曰不知禮義法不能止。九其反覆類此。而其言之偶合理者。有二。曰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與世推移。曰自天子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百八十七 二紙

子 道家子書六

鵲冠子仙傳楚人當春秋戰國時隱居衣弊履茅以鵲為冠莫測其石氏著書言道家事蓋其學出於黃老然其經營馳騁天下之志未始一日忘以足窺其萬一其書篇目曰鴻選其卷目曰著書其卷目曰度萬其卷目曰天則其卷目曰環流其卷目曰道端其卷目曰近遠其卷目曰度萬其卷目曰王鈇其卷目曰白泰鴻其卷目曰泰錄其卷目曰世英其卷目曰備知其卷目曰兵政其卷目曰學問其卷目曰志鵲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鵲為冠師古曰以鵲為冠鵲冠子三卷楚之隱人王海鵲冠子漢志道家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鵲為冠鵲冠子三卷楚之隱人王海鵲冠子韓愈謂其詞雜黃老刑名柳宗元以為好事者為其書鬼氏志著書十五篇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三卷今本傳選至學問分為四卷宋陸佃陶山集鵲冠子序陸子曰鵲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鵲為冠號曰鵲冠子其道疎曠著書初本黃老而末流迫於刑名傳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百八十七

申韓厲名實切事清其極陳微少思而原於道德之志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雖為三鳴呼可不慎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當時皆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異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傳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其書雖具在文字既不可考者多矣語曰書三寫而後成曹帝或帝立書言歲八篇之故其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考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大猷通考鵲冠子八卷鬼氏曰班固載鵲冠子楚人王海山以鵲冠子為書一萬篇以石之至唐雖愈編愈其書選學問篇而柳宗元以其多取貴誼擢賦非年之安四庫書目鵲冠子三十三篇與世公之非漢志之舊今書乃八卷前三卷十三篇與今所傳里子書同中三卷十九篇愈所稱兩卷皆在宋元非之者篇名世亦在後兩卷有十九篇多稱引漢以後事皆後人雜亂附益之今刪去前後五卷止存十九篇庶得其真其詞雅直老刑名意旨並雜宗元之詞蓋不誣周氏夫筆曰鵲冠子鵲冠子僅表出百篇四篇五至五章一章五之八文奇詞目之足錄如子皇則斷然以為非矣按王鈇篇所載全用楚制又似非黃老後所為王鈇篇則起教鄉遠達才道廣法寬尊上師下君師之義然也今自五卷里有

扁長卿師孫當夫郡大夫通相傳告以及柱國令然勃有誅柱國滅門令尹斬首舉國上下相持如東濕而三事六官亦皆非所取通與編紙用三尺法比何典也處士山林談道可也乃妄論王政何哉陳氏曰陸佃解今書十九篇韓吏部稱十有六篇故陸謂其非全韓公頗迫其書而柳以盡鄙淺言自今攷之柳說為長崇文總目今書十五篇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唐世嘗辨此書後出非古所謂鵲冠子者唐韓昌黎集讀鵲冠子鵲冠子楚人王海山以鵲為冠鵲冠子三卷楚之隱人王海鵲冠子韓愈謂其詞雜黃老刑名柳宗元以為好事者為其書鬼氏志著書十五篇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三卷今本傳選至學問分為四卷宋陸佃陶山集鵲冠子序陸子曰鵲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鵲為冠號曰鵲冠子其道疎曠著書初本黃老而末流迫於刑名傳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百八十七

京師求鵲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陸佃謂其非全韓公頗迫其書而柳以盡鄙淺言自今攷之柳說為長崇文總目今書十五篇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唐世嘗辨此書後出非古所謂鵲冠子者唐韓昌黎集讀鵲冠子鵲冠子楚人王海山以鵲為冠鵲冠子三卷楚之隱人王海鵲冠子韓愈謂其詞雜黃老刑名柳宗元以為好事者為其書鬼氏志著書十五篇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三卷今本傳選至學問分為四卷宋陸佃陶山集鵲冠子序陸子曰鵲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鵲為冠號曰鵲冠子其道疎曠著書初本黃老而末流迫於刑名傳曰

之精麒麟陰之精萬民皆通之精嗚呼亦神矣黃氏曰妙鵲冠子 鵲冠
子言之害理者如曰聖人宵夜行其近理者如曰富者觀其所予貴者觀
其所舉資者觀其所取敗者觀其所與及不殺降人之類皆其間見一二
耳餘平晦誦訓理察緯文公頗有取焉何哉嘗考其五至之說見於百
篇始謂此面事君則伯己者至誼籍談吐則後肆者至是痛上之人不禮
下也中流夫始之說見於末篇謂賤生於無用之若中流夫始一童千金
是傷己之不過時也文公豈有感於其言者乎然文公獵取此一二語之
餘十五篇皆曰民失其時也文公豈有感於其言者乎然文公獵取此一二語之
其人之不過時也文公豈有感於其言者乎然文公獵取此一二語之
如文辭乃此子謂其言也文公豈有感於其言者乎然文公獵取此一二語之
其言又取鵲冠以文公之正江府所取之文史公伯夷傳得賈子曰貪夫
殉財三子不辭鵲冠子思按所解皆當雲谷雜記鵲冠子漢藝文志云楚
人居深山以鵲為冠既不知其名又不知其為何時人然其書時稱燕將
則年按年趙人周振王三年始自趙至燕則鵲冠子當又在其後不然則
與之同時書在唐十六篇賈誼鵲冠子取之唐初李善注文選復多引用
以二書參訂情可謂詳述之云其博選篇四篇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

遇其時後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主於無所用中流
夫船一壺千金者今三讀其辭而悲之其見解如此而柳子厚以為言盡
鄙淺唯賈誼鵲冠子引用為美意好事者所為反取鵲冠以文飾之太史
公伯夷列傳得賈子曰貪夫殉財則士殉名者死權不稱鵲冠子遺德
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豈不見耶子厚所見與退之大不同予觀
其世兵篇有云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悍天激則遠精神固薄振發
相轉連連止思中又參互同合消散孰識其時至人不遺動與道俱從強
泰公且時生來或竟死生孰識其期識其期識其期識其期識其期識其期
獨子獨之所伏焉與焉如紅煙渾渾沌沌其若一交解狀狀執知其則易
亡死絕聖人而後能決其意輪流遷徙固無休息終則有始執知其則易
以上雖多為賈誼所取文辭奇古與鵲冠子不司子厚謂為偽書若他
篇固不愚而知如此篇後人筆力未易至此子厚又以貪夫殉財之語
不為太史公所採按賈子之殉名貪夫之殉財此自列子之辭獨學者死
權一語見於鵲冠子賈誼實合二書以成文爾太史公謂為賈子云則可
謂鵲冠子云則非矣孟子厚一時亦不審上文非鵲冠子語遂致於誤不
上何自亦大過時也

知姓名當居梁山以鵲冠子為冠者書四卷因以名之其書述三才變通古
今治亂之道而王錢篇所載楚制為詳立言雖過于嚴要亦有教而云也
周氏錄其以度士安論王政固不可哉第其書極盡而後入人難以鄙淺
言者往往厭之不便詳究其義所謂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
守中央此亦黃老家之至言使其人過時其成功又如韓愈所云黃氏又
謂韓愈獵取二語之外餘無留民者亦非知言也士之好妄論人也如是
我陸佃解本十九篇與此氏則去前後五卷者合于家所藏但十五篇云
盜齊筆記老子曰鵲冠子用編錄未知孰是錄退之却取其文范明
遠寓韓退之讀鵲冠子為是正說說數十字云十有六篇其書乃十
有八篇不可考鵲冠子者楚人居山中其著書本黃老近刑名家好論兵
詞旨剽剽而切確使其得志為政於一國成功當不下公孫鞅為獨亦恐
未讓也而愈謂使後其道施之國家功德豈少云者吾弗信之矣抑韓子
好奇之過也龍溪師事鵲冠子而不傳其姓名班固云後漢將師古音
許遠切豫章績志南唐李建勳罷相出鎮豫章一日近西山田舍有老叟

教數村童公稱其其度連食數梨自梨說五氣刀等不宜多食叟
笑曰鵲冠子云五歲刀斧乃離別之離非梨也蓋離別伐骨傷有如刀
斧遂就梨取小冊以呈建勳乃鵲冠子也建勳大驚曰此山野林
廣成子仙傳在黃帝時居於崆峒之山黃帝即位二十九年受天下之不
治乃往見廣成子於崆峒而問曰聞子達於至道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
五穀以養民人又欲觀陰陽以遂其群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問者
物之貴也所欲言者物之殘也自女口天下雲氣不待錢而雨草木不待
黃而落日月之出入不以晝夜而法人之可尊者又莫足以語至道者退
自天下茶時至黃帝曰黃帝一氣而行而建勳拜稽首曰聞子達於至
道故問治子之術而可以及之黃帝一氣而行而建勳拜稽首曰聞子達於至
道夫至道之精言者正道之仁也至道之德言者正道之義也至道之
自止人清必靜世勞必安形母操汝精少思寡慾乃可長生目無所見耳無
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身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送
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場之厚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
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職謹守女身勿以自壯壯其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請
身十二百歲壽考長壽也黃帝拜稽首曰願受之謂天矣黃帝

永樂大典卷一百一十七

五

田子玉海田子集

老成子集

長蘆子漢之長蘆子九爲楚人

三从子與之王秋十一篇

抱朴子仙傳姓葛名洪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百八十七

六

宋送余介見二陸之文百卷許似未盡也方之他人若江漢與黃河也猶
主云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卷而嘆其卷盡也陸子十篇誠謂快書
其辭富者雖稍思不可指也其理約者雖為筆不可益也觀此二人主徒
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 抱朴子曰春秋時不覺無算之肥陽崔潛無廢之
人陸君深識文章放蕩不作虛誕之言非不能也陸君之文猶玄圃玉無
非夜光却後數百年若有新跡如二陸猶比肩也不謂疎矣 孔鄭之門
可謂口文者皆已廢絕惟陸子者可謂世寶焉陸君仁義學業雖畢 余
友人玄伯先生以書呈作城池以候地作干戈上世之人堅水暗而不寒
肯重而而不飽 猶多則魚糧富則馬肥 且文之足人非怨已之福
尋切之才心非庸才之口爾衡常云孔融可強可與語餘人酒飽飯飽洪
字維川子清司空人其先為天次洪洪遺火典籍盡了負其父志步書抄
寫實所買紙燃火投覽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之性質容易冠纓垢
弊或廣覆大帶或促身備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膝時人咸稱抱朴之
士固以著書名焉洪貧無僕童難客不修常披襟出門排草入室洪性不
干犯官長不煩擾親族 穆君道作廣州刺史洪洪亦率乃非所樂利得
避身於南地也 洪不置其書爾見人傳矣了不觀之 洪年十五大作

永樂大典卷一百一十六

十一

詩賦自謂可行於代至若陸君覽珠不稱意一時毀之抱朴子外篇曰叙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蓋古之有天下
者也後降為列國因為姓焉洪祖為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取事國
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充共起兵將以誅莽為莽所敗遁於遠
海疾日絕於世蓋以君宗強虐以有父乃建君不耶耶君之子清蘆起兵
以佐尤武有大功之武後作以蘆為車騎又建騎大將軍封下邳侯縣
侯於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妻有大捷侯北上書文為訟
功而官以文私從之行無軍名遂不為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奮厲周
身傷失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奉養何心以安少日表乞轉封於
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賜高文解不復已父爵即第為騎
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址石礎存焉又分封祖秩以供奉吏士給
如二君馬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須役國人何以為讓乃託
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藉自娛父累使奉迎驃騎驃
騎終不還又令人守護驃騎宅舍以真驃騎之反至于累世無居之者洪
祖父學無不涉尤則詩賦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文才仕吳歷軍海
鹽臨安山陰三縣人為吏部尚書史中出重安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

傳中書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孝友聞行高
士表方無所載因不窮覽其吳五言郎中正建武南昌二縣令中書郎是
行平中護軍拜會稽太守夫驃騎而晉軍自不西境不才驃騎東文經武之
才朝野之論公推君於是轉為五都督督大郡督給親兵五千總統正
軍成建疆場天之所懷人不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司賈君以故官赴除郎
中稍遷至太中大夫歷位大中脫卿令縣戶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
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
筆之用皆出私財刑罰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後詔見用為吳王
郎中今止色獨還進可晉王樂善善軍國舊維遠邪公太子于官洪
有君之第三子也主理馬二親所矯矯下止以晉以書大平十有三年而
父見其承父志計就武官其子洪洪耕種至皇度至三勿替其父業建武
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清乃負笈徒步行晉又年於一家少得全
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晉因困受以柴火以書坐此之
故不得早步藝文常之紙筆所寫反覆有字人少能讀也年十六始讀書
經論語詩易等之無以遠希師友後恒慕明思思短大義多所不通但
余資覽於眾書乃無不暗誦情得曾所披注日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至

永樂大典卷一百一十七

十二

短雜文章近為卷既性習善忘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皆甚薄亦不免惑
而首述時猶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需不中為傳授之師其河雖圖緯一
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及算術九宮三昧天一飛符之屬不從
焉由其苦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
其上又不研精亦計此輩事是為人用之事司出身皆無急以此目勞役
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發為案別錄藝文志策有萬三十二百九十九
卷而魏代已來群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知所未見之多也工表書諸通
同不具昔故諸下郎中司馬而上直大案上道而還其數限公為近不
或素志素願但今頃之入讀焉子五為馬耕數年司子生今耳連之業
於是日沮夫洪之為人而而雙雙性純口納吐絕體道而終不詳自於飾
也冠履垢弊衣或縵縵而或不取焉俗之服用縵而縵改或之縵縵而大
帶或身促而脩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其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
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或稱之為抱朴之士是以其
著書因以自號焉洪秉性超羣眾之多疾然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
不好又患弊俗俗人逐末交相過差或無軍門居之靜軍門而五趨所之
從至於權豪之徒雖在空跡而莫或相識焉洪不語其至不至食不充

不能出。未若備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不絕。棄世務。則易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亦不得惜問。而與人談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世之域。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見道之廣。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欲以遠避。謹謹使心不亂也。今將遠本志。委桑梓。適高嶽。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詩書。內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洪平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雖文當時自謂可行。至于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憚。竟天才未必為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覽妍媸之別。於是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尚餘百所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憤。不遺復料。護之他人。文成手便。快意。余才此思。遠實不能示。作文章。每一更字。輒自轉。後但患頓又所作多不能數者之耳。洪平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失。連在道路。不復校。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為神仙傳十卷。又撰高上。不仕者。為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

永樂大典卷一百一十七

十五

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仙方藥。是怪誕化養主延年。價却獨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帝典目。自叙未及。彈基擊劔之事。有意於畧說。所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并其言。所不問為洪體。純性。為家所玩好。自理。髮垂髻。又擲。手。機。不。及。兒童之群。未嘗。聞。錫。驚。走。狗。馬。見。人。憐。戲。不。目。時。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畫。睡。是以至今不知。基局。上有。幾。道。傳。滿。面。名。亦。念。此。筆。未。使。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需。者。則。廢。講。誦。九。氏。別。忘。像。續。前。人。則。失。財。財。主。於。膝。員。未。必。交。爭。都。市。心。執。於。中。類。恐。外。名。之。為。樂。而。實。前。倖。喪。廉。恥。之。操。興。乎。鏡。之。端。相。取。重。貨。家。結。比。陳。昔。宋。閔。公。兵。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成。七。國。焚。傾。天。朝。作。戒。百。代。其。鑒。明。矣。亦。觀。戲。者。然。志。交。集。手。足。相。及。觀。與。相。如。絕。交。陳。友。往。往。有。焉。然。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矣。不。足。為。也。仲。尼。雖。有。畫。復。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畫。復。何。者。畫。復。但。無。益。而。未。有。怨。恨。之。憂。謂。訟。之。變。聖。者。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几。才。近。人。安。得。無。悔。惜。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不。喜。而。不。為。益。此。俗。人。所。親。焉。少。雪。學。射。但。刀。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為。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寇。辟。却。又。取。焉。孰。是。以。習。之。昔。在。軍。旅。魯。

手射逆。騎。應。弦。而。倒。殺。二。賊。一。為。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槍。及。軍。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金。獨。勝。所。向。無。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亦。是不。息。之。求。樂。知。之。譬。如。離。角。鼠。距。何。必。用。之。此。已。注。未。之。或。知。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集。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妾。而。表。法。且。子。龍。之。傳。當。於。書。前。序。慕。其。為。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今。後。世。知。其。為。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不。就。為。名。卿。卿。王。丞。相。有。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修。名。諸。府。論。功。主。者。永。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繼。宗。廟。之。廢。祀。念。之。朝。之。帝。賞。主。無。報。以。勤。未。洪。適。例。就。決。更。實。語。書。賜。爵。封。中。侯。食。司。空。之。邑。二。百。戶。窮。詔。計。賊。以。飲。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自。辭。以。遂。微。志。適。有。大。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為。吾。親。舊。未。夷。天。下。多。事。國。交。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潔。區。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見。意。而。恭。承。詔。命。為。洪。既。著。自。叙。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元。平。在。耳。順。道。窮。望。絕。懼。身。名。之。偕。滅。故。自。紀。終。篇。先。主。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束。帛。登。救。主。之。蒲。輪。權。葉。九。五。絕。聲。昆。吾。何。憾。哉。芳。之。不。

永樂大典卷一百一十七

十六

揚。而。務。老。生。之。後。路。洪。曰。夫。二。儀。獨。遊。而。人。居。若。寓。以。朝。首。之。權。秀。不。移。器。而。珍。珍。類。春。華。之。暫。榮。未。改。司。而。凋。墜。雖。飛。蟻。之。經。霄。數。電。之。乍。照。未。必。速。也。武。期。願。猶。奔。星。之。騰。明。黃。髮。如。數。箭。之。過。隙。况。或。未。明。而。殞。殞。逆。秋。而。零。落。者。哉。故。項。子。有。舍。德。之。美。揚。焉。有。夙。折。之。哀。歷。覽。遠。古。逸。倫。之士。或。以。文。藝。而。能。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勳。著。於。盟。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沈。鏖。於。淵。壤。美。談。飄。飄。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揚。如。也。余。以。庸。陋。沉。抑。妻。妾。州。不。合。時。行。并。於。世。發。音。則。響。與。俗。乖。抗。足。則。跡。與。眾。迂。內。無。全。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酒。坐。雖。坦。而。足。無。騏。驎。六。盡。雖。曠。而。翼。非。大。鵬。上。不。能。鷹。揚。匡。國。下。無。順。視。垂。名。不。寄。於。民。史。賢。不。附。乎。鍾。鼎。故。因。者。述。之。餘。而。為。自。叙。之。篇。雖。無。補。於。窮。達。亦。願。將。來。之。有。述。焉。黃。氏。日。抄。抱。朴。子。抱。朴。子。其。為。書。哉。不。然。為。推。川。何。獨。誤。天。下。後。世。之。愚。不。目。者。耶。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不。謂。之。理。而。謂。之。道。者。道。者。大。路。之。稱。即。其。所。易。見。形。其。所。難。見。使。知。人。之。未。有。不。由。於。理。亦。猶。人。之。未。有。不。由。於。路。故。謂。理。為。道。而。九。黎。然。天。地。間。人。之。所。常。行。者。皆。道。矣。索。何。世。衰。道。微。橫。議。者。作。創。以。此。認。竊。真。為。道。若。以。道。為。別。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謝。絕。主。理。離。形。去。智。冥。其。身。以。求。之。而。終。無。得。焉。可。怪。也。道。自。無。所。不。在。而。人。

則未以盡能合於道時則有備道之聖人作為君師而人道以立自黃
堯舜以至於今第弟相承以維持人道於不壞不泯皆聖人力矣奈何世
表道微橫議者作創為真人至人之目反以聖人為未嘗聞道不知彼所
謂真人至人者所生何時所行何事其姓名聲跡所載何書是持一時故
為寓言而人猶或想像慕信以為真有其人為可懼也然雖可懼要
其所誤者不過世所指為過高之人心之妄想雖喜欲虛無之道身之實
用終不能自外吾聖人之道其間摘誠山林確守不移者萬不能一二亦
不過生養休息於吾道覆露之內彼愚不肖者猶未為其所誤也誤天下
後世之愚不肖者非抱朴子之書而誰耶抱朴子之言曰人皆可以不死
世無不死之人則以龜鶴為證嗚呼龜鶴亦何嘗不死也天生萬類各得
其壽人之生也日晝作而夜思龜鶴之生也日晝動而夜蟄人之生也自
以百歲為壽龜鶴之生也自以千歲為壽奈何人而欲強同龜鶴耶人之
所以貴於天地間者以其能輔相天地宰制萬物耳如必與萬物銖較長
短飛風已不若野燐之微游水已不若魚蝦之細豈但壽不龜鶴之若而
獨羨之耶人物之有死生如一氣之消息惟其有生而有死所以生生而
不窮此亦何足異而心思長生以免之此既決矣而考其所以長

生之術乃充無始之以導引中之以房中術終之以金丹大藥導引之
說欲如胎息夫人生在胎以母之恩為胎息亦何息之有及其既生則以
天地之氣為息何能使之不息復如在胎時就使堅忍不思亦徒自苦其
骨推移時至亦終於死耳房中之術則謂必待口傳夫男女之欲陰陽之
常順其陰陽之常而節其情欲之過所可尊者不過如此必待口傳則鄒
理雖形紙筆焉可知是又使人縱於情慾以速其死耳金丹大藥則謂鍊
他物為金或先以神神者必使神神之數天二十斤河伯十二
斤北斗太一各八斤日月并靈柱五斤夫謂神神則成仙將天地祇可
與之分誠乎不祀則受其將天地祇可與之分誠乎不祀則受其將天地
路多於北斗太一各八斤日月并靈柱五斤夫謂神神則成仙將天地祇可
龍虎狂謀無稽一至於此甚至謂莫白石而食之亦足延年吐氣全氣王
石而可服也是尤運其死耳其長生之術無非速死之具而顧乃力王
其說說說幾十萬言孔子為世帝王之師也以其不言長生則力排孔子
莊子正其所謂虛無之師也以其常言長生則併排天地非萬物父母而壽
夭之事不在天地嗚呼抱朴亦何心如是之費辭哉抱朴自謂此術左元

效傳之吾徒祖仙山翁傳之鄭君而鄭君又傳之抱朴使之欲不死山
翁不死鄭君又不死抱朴自能與其決又皆不死則聖賢自能成其天
地自欲成其物必死於死山翁死於死抱朴死於死山翁死於死抱朴死於死
其歷百世之世也子未嘗見一長生者而徒一則曰長生二則曰長生三則
欺欺天子而後使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月其導引之術以飲使通身天
氣之用其術中之術以游萬物不檢縱其生用其金丹黃白之術以通
假假偽終無一成徒望其祖父之田園以至其愚故曰抱朴子其偽
書哉不然可推川何獨誤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耶昔有古強自古已
四千歲歲歲之世孔子泰皇漢高有諸州皆使聖賢之書皆古強自古已
多也一日謂皆使聖賢曰此壽之安則生其世也收正至元壽壽壽壽
又五原有侯從者未山不山不山不山不山不山不山不山不山不山不山
易衣食困窮則還其家云云為老君收龍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
見其家云云為老君收龍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
始其家云云為老君收龍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
自稱為古之仙人白和壽已七十八百歲人說之不見其老其河北
又有稱白和者蓋之弟子也往見之乃別一人其一人是也九皆抱朴

子所載謂彼之言仙者皆妄唯我之言仙者為真雖同欲機謀退不自思
然亦足為世誠矣故併錄之韓愈謂泉日記抱朴子第一暢玄第二論仙
第三對俗第四金丹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川者也夫大抵言近上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說聖賢經書亦其葛稚川抱朴子避世之書也陶洪景真語亦此意可
為子微則必身隱為道士矣所以與賀知章為友千秋道士功入麗正書
院者張彥遠謂明又不必籍此矣其雖果足當乎五千折腰是始頗稱
心之士奇哉葛稚川抱朴子大逆也其雖果足當乎五千折腰是始頗稱
皆要妙至切可舉而行如言行氣當於主氣之時極有理蓋子時以後為
主氣平時以後為死氣如張平叔只道老子陰符為至緊急切當之書陰
符之書未見有能以內事注之者如老子只河上公一二段猶能言玄此
是鼻口若其他言道理慶不及王輔嗣及御注之屬高貴古子葛稚川子
自陰符一鑒而天地之幾盡洩玄經一吐而陰陽之妙盡空所謂道者
非他只天地之幾陰陽之神而已神而明之可以質化育理範圍可以治
國平天下可以脩身養性而致長年可以清淨輕靈而與之俱化乎自
或於方外之說九丹經卦義秘笈幽篇以至吐納之奇餐鍊之粹沉潛

東幾數百家靡不竭其精而順其隱破其疑而達乎中... 是棄去日攻易日讀繁難所謂天地之幾陰陽之妙相與乘之甄治之... 而吾之道蓋在是矣所謂吾之道者非他道也吾自得之道矣又問觀惟... 川弘景諸人所錄及內外篇則往往皆糟粕而空踴矣今觀書此以斷內... 外篇則吾之道亦幾於鑿且吐矣後之悟者必有會於吾言國朝宋濂... 文粹抱朴子晉葛洪撰洪字稚川晉內篇二十卷言神仙黃白變化之事... 外篇十卷駁難通釋洪深溺方技家言謂神仙不可學學之無難金丹砂... 黃金為藥而服之即令人壽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其他雜引... 黃帝御女及三皇內文初召鬼神之事皆誕妄不可訓昔莫魏伯陽周... 易作參同契上中下篇其言頗陳之術甚具洪乃時與之度不識何也洪... 嘗自言馬跡山中受九鼎金液二經於鄭君名隱又得之葛山公玄... 玄洪從祖也其後鄭君知江南將亂負笈持藥東投雲山莫知所在亦不... 識其仙歟否也洪傳別深洽江左絕倫為文辭雖不近古行徐舒茂旁引... 而曲證必達已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使食是而學六藝夫孰樂之哉惜... 也胡氏致知編抱朴子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好神仙導養術晉... 咸和中王導避為散騎常侍固辭乃乞為交趾月滿令三年盡營丹砂自

永樂大典卷一百一十七

十九

羅浮歸者考之東漢升功成者內經二十卷外篇十卷一百十五篇目號... 抱朴子今部之錄奉乃修陳處丹井在焉或觀其玄論篇有曰玄者自... 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 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乾之以高坤之以卑雲之以行雨之以施... 曾之不益抱之不遺與之不榮奪之不瘁故玄之所在其樂無窮玄之所... 去器弊神遊復觀其學道篇有曰凡學道當潛浸而涉深由難以及易... 志誠堅果無往不獲夫根莖不潤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弘渺而求湯... 流十里者未之有也此蓋舉其言之繁也即知其入矣文獻通考抱朴子... 外篇十卷見六曰晉葛稚川撰目號曰... 甚富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外篇晉書內外通有一百一十六篇今... 世所傳者四十篇而已外篇頗言君臣理國刑之道故附錄雜家云...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見氏曰晉葛洪撰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 累召不起止羅浮山鍊丹著書推明飛昇之道導養之理黃白之事三十... 卷二十卷名曰內篇十卷名曰外篇目號抱朴子因以命書陳氏曰洪... 所著書內篇言神仙黃白變化之事外篇駁難通釋此二十卷者內篇也... 館閣書目有外篇五十卷未見晉史傳世傳世傳世傳世傳世傳世傳世傳

永樂大典卷一百一十七

二十

信神仙之書不但大矣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余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 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 且欲城之金匱以示識者目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所著金匱方一百... 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惠州府志晉葛稚川丹陽句容人以儒知名惟慕欲... 無愛欲好神仙導養之法後止羅浮山鍊丹積年養神著書號抱朴子宋... 蘇東坡大全集和陶淵明讀山海經并引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七... 首皆仙語予讀抱朴子有所感用其韻賦之今日天始霜果木欲以疎... 幽人撫胡牀明景翻空蘆花心無良友寓眼時寄書運使有遺民道遠我... 無車無糧食自足宜謂投與荒鬼此稚川翁千載與我俱盡我無則明可... 作三士圖學道難堪賦詩宣不如稚川雖獨善愛物均孔顏飲使地... 姑溪知有龜鶴年辛勤破封執若語刻移山傳或五窮則一載食此言... 淵明雖中壽雅志仍丹丘遠矣無懷民超然絕無倚奇文出壙見宜復生... 元流我欲作九原異世為三哲子政信奇更妙算窮陰陽准仙枕中訣... 養練歲月長立伊具濁中爭此頃刻光安知青紫大人非中黃亂離... 素封女破家割恩隣寧知效龜息三歲號窮山長生定可學當信仲子言... 支味竟不死抱一無窮年三山在咫尺靈藥非草木玄芝生大元黃精

出長谷仙都浩如海豈不供一浴何當從山火東望外十蜀蜀士李八... 百穴居吳山陰縣生但形語從者如林其後有李道揚鶴山同音口耳... 固多偽識真要在心黃華育甘谷靈根則長長非等丹砂紅氣易桑... 常二女戲口鼻松膏以為糧聞此不能獲起坐夜未火談道鄒魯遠... 自太史史仲尼實不死以聖亦何負哉文士吳昌升在太史無有是也... 君獨顯三季後金丹不可成安期彭雲每注為黃門妻至道乃近在交... 祥竟不專化去空餘悔丹成亦安用御我本無待鄭君固多方玄翁所... 現惜奇文二百字了未出生元素書在黃石豈敢解曉履萬去年成境全... 十差可待古強本安庸蔡誕亦夸士曼都丘仙人謁帝輕裝止學道未... 有得自欺誰不爾稚川亦益人疏錄此書子東坡信奇人出世真散才... 沈也有歸路羅子豈徒求踐蛇及如壘心空了無情攜手葛與陶歸哉後... 歸哉... 唐子隋志唐子十卷吳唐旁撰子抄書子十卷旁字惠問玉海唐子後... 漢方術傳唐檀香書二十八篇名唐子隋志道家唐子十卷吳唐旁撰... 唐子十卷總意林唐子一十卷名唐子唐子唐子唐子唐子唐子唐子... 將連人順路則不迷大木百尋根情深也每萬月已成也

子以道成冠以道成與出門不冠則不執行行非與則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八百七

二十一

性至厚德惠猶快

桓譚云

子以道成冠以道成與出門不冠則不執行行非與則

阮子子抄阮子四卷通志阮子政論五卷通志可太考阮子武學通志阮子
阮子四卷通志通志阮子政論五卷通志可太考阮子武學通志阮子
之人立法以民百姓不能平立防以隄水江河不能犯防而可犯則江
河成災法而可干則百姓成害不樹者死無棺不葬者身無衣不請者
凶無殯君子假殯則思義小人假殯則思邪高為棺木而集野士怪
土而附一盜不誅害在穿窬修譽不誅害在詞主
幽求子晉書杜夷傳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通志幽求子二十卷
杜夷撰明氏致知編幽求子杜夷字行楷廬江人晉元帝時為國子祭
酒著書十卷號幽求子玉海幽求子晉儒林傳杜夷著幽求子二十篇
隋志道家杜氏幽求子新書二十卷晉書夷字行楷廬江人晉元帝時為國子祭
里教授生徒以明冠又移漢江著幽求子二十篇
點妻于漢志點妻于四篇齊志士守道不嫁或王下之師古曰點妻其父
反下音胡據反馬明史實錄點妻先生情牙清節不進於諸侯著書
四篇言道家之務號曰點妻于馬士
天隱子明氏致知編天隱子唐司馬微著書八卷宋氏辨曰天隱子
八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司馬微頌為之序微頌字子微著書坐元論此書
言長生久視之法與之相表裏宣天隱即承微頌洪興祖承微頌天隱之
舉宣或別有考歟文獻通考天隱子一卷范氏曰唐司馬微為之序
天隱子不知何許人著書八篇備陳形氣養和心靈歸根契於陰陽還陽
齊子莊叟始非人間所能力學者也王古以天隱子即子微也一本有三
言法附于後陳氏曰司馬子微序言長生久視無出此書今觀其言殆
與坐忘論相表裏宣天隱者托之別號歟元吳興湖頌集司馬子微天
隱子注後序司馬子微天隱子注一卷八篇天隱子亡其姓族至里或
曰子微托之者也夫黃老之說始自黃帝老子太史公老子列傳則解其
以目隱無名焉路至其道乃曰無為自化清淨自正無他異也當漢初黃
老盛行至武帝又好神仙文成五利之徒造誣誣論之士神光巨跡千變
百幻雖嘗一致獨山之祠欲追黃帝之遺風者獨不及老子神仙方技宣
又與道家所傳東漢以來世之傳者方以天文卦候為內學而為天子公
卿之所賞禮甚則自陷於鬼道左慈降之蜀玄始之玄之後則有郭君卿
君之後則有葛洪葛洪之後則有劉弘景弘景之後則有陶弘景弘景之後
欲自縱於方外逸民之間一傳而王遠知再傳而潘師正三傳而吳筠司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八百七

二十一

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潮州金山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其有聞之。喟然嘆曰。既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首楊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芥蒂。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訣。及次叙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事無餘。夷甫至其間。親督人洒掃。及焚香。揮手揖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立僵矣。亭事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民觀者如堵。明月乃就鮑高郵崔伯為墓誌。略叙其事。余與夷甫遠親。知之甚詳。士人中之未嘗有此事者。大類聚宋張華。少與逸人傅森司學。公既顯達。求霖三十八年。不可得。作遺書。寄語。果由莫相笑。此生中不美。輕肥。晚年守死丘。有彼楊時。驢扣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傳。雲。聞。走。走。公曰。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重。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公問。昔何隱而今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公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後一月公薨。熙寧十年夏。康節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溫公曰。雖欲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笑曰。死生亦常事耳。張橫渠先生喜論命。求問疾。因曰。先生論命。蓋當性之原。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九

八

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天命矣。我亦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康節曰。平生學直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特康節居正。後諸公謀。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康節已知。呼曰。溫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

預營死事

詩。竟。蔡。維。杜。預。自。表。營。有。湯。之。南。為。將。求。此。域。取。制。於。那。山。鄭。祭。仲。之。墓。陶。淵。明。自。作。挽。詞。自。祭。文。杜。牧。之。白。樂。天。幸。必。李。栖。筠。王。績。最。挺。之。柳。二。厚。皆。自。撰。墓。誌。盧。昭。新。李。通。司。空。圖。自。作。墓。誌。大。經。自。整。墓。自。為。誌。顏。魯。公。在。祭。時。度。必。死。乃。作。遺。表。墓。志。余。文。謂。之。達。亦。可。謂。之。

知死後佳甚

趙。萬。里。葉。衡。龍。相。歸。金。華。一。日。忽。忽。不。樂。問。安。曰。某。且。死。無。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在。下。座。作。而。對。曰。佳。甚。問。何。以。知。曰。使。死。而。不。佳。皆。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皆。笑。明。

步方乃死

書。薛。無。五。十。載。步。方。乃。死。竟。獨。評。書。曰。五。十。載。步。方。乃。死。步。方。值。言。升。送。年。號。曰。步。方。人。曰。

乃死何也。故傳書者以乃死二字為注。誤寫為正大。祖落亦死也。竟典曰。并乃祖落而揚子法言又云。黃帝堯舜祖落而死。則是不可曉矣。

終化而死

羅必路史發揮易之名。屬終化而死神之易也。八百而死。類說。父姓不哀。煮之服。哭甚哀。父子曰。樞夫誰也。曰。彭祖。父子曰。彭祖壽八百而死。固不為短。可以無恨。樞曰。吾夫壽八百。誠無恨。然又有壽九百而不死者。豈不恨耶。

後天而死

太平廣記。周昭王夢羽人。與以藥。名曰續脉。明九補血精散。王請以此藥。貯以玉缶。緘以金繩。以之塗足。則飛天地之外。從於尋常。有得。張之。後天而死。

不臘而死

唐柳宗元文集。司馬從於尋常。有得。張之。後天而死。

掩面而死

左傳。哀公十六年。楚白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遠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優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優言非信也。期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後。與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九

九

閉口而死

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以。秋。掩面而死。其口吞舌而死。燕丹子。田光謂荆軻曰。蓋聞士不為人。所疑太而死。子送光之時。言此。國事。願勿洩。此疑光也是疑。

接踵而死

史記。仲尼。原。子。傳。勾踐。謂。子。貢。曰。也。向。朝。吞。舌。而。死。孤。不。料。力。與。吳。戰。因。於。會。稽。日。夜。焦。唇。乾。舌。使。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唐。書。隱。帝。德。宗。於。五。臺。金。剛。像。倒。立。而。死。事。去。其。如。此。此。足。如。山。倒。力。不。動。拳。林。為。尼。出。之。曰。老。尼。昔。為。不。信。法。律。死。且。焚。香。於。人。乃。以。手。輕。撲。寶。瓶。而。仆。奉。建。一。頃。曰。獨。此。奉。子。為。君。彈。公。約。長。壽。不。去。美。金。礦。相。和。生。自。然。任。句。君。前。試。取。看。溫。州。在。上。古。樂。溫。之。瑞。安。人。有。苑。女。弟。哥。成。通。開。華。臺。大。日。山。來。雪。峰。禪。師。言。下。契。悟。後。住。居。古。剎。立。而。化。宿。覺。鳴。之。曰。女。生。也。顛。倒。死。也。顛。倒。乃。外。後。一。夕。大。雷。電。龍。不。見。尋。之。則。在。大。日。巖。實。有。圓。明。歌。傳。于。世。

倒立而死

唐書。隱帝。德宗。於五臺金剛像倒立而死。事去其如此。此足如山倒。

朝聞夕死

論語。朝聞夕死。無所恨。

朝聞夕死。無所恨。道重於死。非也。死乃道也。雖道而論。死者非道。不知死真不知道。夫道。

也者圓神而無方也。通活而無固也。運行而無留也。周回而無倚也。屢遷而無居也。變化而無常也。浩浩流轉於宇宙間而不可窮者也。為動靜則動必有靜。而靜必有動。為往來則來必有往。而往必有來。為進退則進必有退。而退必有進。為屈伸則伸必有屈。而屈必有伸。為盈虛則盈必有虛。而虛必有盈。為出入則出必有入。而入必有出。此一機也。其浩浩流轉。豈有窮哉。然則生必有死。而死復有生。豈有他哉。即此道在宇宙間。所以動靜往來進退屈伸盈虛出入者之為也。易之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記者。正此之謂乎。夫不曰生而死。而曰死而生。有生無停息也。不曰要終而曰反終。以終還為始。非斷絕也。故原其始之生。則必有終之死。而知死之說。夫反其終之死。則復為始之生。而知生之說。夫此死生者。所以非為人小己之私。乃為通大化之公也。生非人之生。道實生之死。非人之死。道實死之。生者道而死。亦道則生。死何與我。而我何私為之好惡哉。生固所可好也。若必惡死。是惡道也。而可乎。故生於道而朝有聞焉。即亦死於道而夕即可焉。生亦猶朝也。死亦猶夕也。一日之運。有朝必有夕。百年之運。有生必有死。道如是故也。故死生者。晝夜之道。知晝夜之道。即知朝夕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九

十

之道矣。彼二氏者。豈知此哉。夫寂必有感。死必有生。道也。釋氏乃欲寂滅而無生。曾不知樂於寂滅。則道絕矣。無生猶有夜而無晝也。靜必有動。生必有死者。道也。老子乃欲清靜而長生。則道絕矣。長生猶有晝而無夜也。有是道乎。夫死生終始。實大道大化之運。如環無端者。也。使生而無死。死而不復生。始而無終。終而不復始。則道為有窮而非道矣。所謂生之易者。正以其生生不已也。未知生焉。知死者。猶死也。事死如事生。死者猶生也。易之反覆上下。而變通不窮者。此道而已。不然。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於息矣。二氏者。蓋皆以生死為一身之私。而不知此道之公耳。生我死我。一聽於道。何不可之有。要必**易簣而死**。豈同然於中。而無秋毫之疑。庶乎持至而能死也。夫**易簣而死**。記聖子之遺疾。無正子春坐於林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渴生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曉。夫之貴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聞。能易也。元起易筮。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易。請教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翫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結纓而死**。春秋左氏傳哀公十

五年。孔子在魯。子路為衛孔懷家臣。莊公因孔懷以入于孔氏。追孔懷強然之。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而久未熟。聞亂。使告子路。召獲駕車。行將食。大夫出公以奔。子路將入。遇于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路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遂出于路。入及門。公孫欲問焉。曰。無入為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義。利其祿。必以其義。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懷。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憂。若燭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下。石已於臺。故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來。由也死矣。象山語。子路死。子之非。只合責當時不合事。歟。曰。此是去冊子。上看時。求志。孔道之書。及屋今都帶在其間。後云。子路死。是甚大第。**不說弁而死**。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子弑齊莊公。就蛇。父祭於高唐。至。便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舉鼎而死**。史記。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鼎。聽琴聲而死。燕丹子。秦之計事。以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嫪人鼓琴。琴聲曰。羅鼓單。不可擊。而絕八尺屏風。可起而趨。廣虛之。初可自而拔。柯不曉音。秦王從言。擊之。絕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九

十一

絕屏。其負劍而走。斬故。已首。**物固有死**。莊子。齊人語。曰。堯之。猶之夫。秦王乃入。鉅柱火出。**心未嘗死**。莊子。德充符篇。夫保始。孟賁之勇。而死焉復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祿盡則死**。揚雄。山陰錄。豐尚書。說。言。尸。特見。雪。實。教。人。皆。福。云。人。無。壽。天。祿。盡。則。死。國不待死。天下不待死。上。下。不。待。死。民報以死。文子。主遇之以。義。重於死。宋。吳。泳。鶴。林。集。賜。黃。伯。固。辭。依。舊。兵。侍。知。隆。興。撫。安。使。不。允。設。情。生。於。太。豈。不。念。天。倫。之。愛。義。重。於。死。而。容。辭。王。事。之。罪。不。至。死。舊。唐。書。楊。纂。傳。纂。負。觀。初。長。安。令。賜。將。長。安。縣。其。狀。宋。氏。後。又。事。發。伏。誅。太。宗。以。纂。為。不。忠。將。殺。之。和不如死。中。書。令。孟。季。康。以。纂。過。誤。罪。不。至。死。固。諫。乃。赦。之。

新史侯景傳 城中日感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圖逆既無勤王之師今欲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 **敗不如**

死 左傳哀公六年楚子在城父將敗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也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也乎

皆樂其死 五代史後唐伶官傳 莊宗時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譏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疾伶

人由此皆 **尤諱言死** 清波雜志士大夫欲水保富貴動有禁忌尤諱言死獨於聲色一切無所顧避

人家雖有患難者伺其主翁屬續之際已設計賄牙儉俟其放出以售之雖俗有熱孝之嫌不郵也又佩玉以戶心為貴則價增數倍墟墓之物

反為生人寶玩 **胡不遄死** 詩相鼠篇相鼠有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有識**

之死 增黃子訓詩圖謂有識之死受生猶環言人死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 **小人曰死** 禮記

子張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 **殺人者死** 西漢書高祖初入關

終下人曰死吾今日其幾幾乎 **始禍者死** 左傳定公十三年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新書書王彥威傳 彥威其

先出太原權明經中其罪司封郎中弘文館學士諫議大夫與平氏上

官與殺人亡命吏因其父與聞自首請罪京兆尹杜懷御史中丞宇文鼎

以其自歸死免父之囚可勸風俗誠滅死彥威上言殺人者死百王共守

原不殺是教殺人者有詔貸死彥威 **偷心已死** 宋蘇東坡集

請羊相援法爭論下還河南少尹 **人傳已死** 謝靈運詩

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 **一死** 書脩五禮五至三第生一死

始禍而獨逐執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 **但少一死** 續後漢書宋預傳

表疾病連年人皆相傳於已死 **所欠一** 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病

死 冷齋夜話東坡作贈梁子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事見梁傳

史曰世祖宴東府王公畢集詔殿前羅至跋陀羅暗然清癯世祖望

見謂謝莊曰摩訶衍有幾辯當戲之跋陀羅外陸世祖曰摩訶衍不負遠

來惟有一死在即應聲曰貧道客食陛下三十載恩德厚矣無所欠所欠

者唯一死耳宋吳玠五絕志洪範範雖以詩名而荒唐不學世無其比未

易一二舉也三國宗預云吾年逾七十所病已過所欠惟一死耳故東坡

曰年來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乃引梁僧跋陀羅為證又四更自賀公塔還

合妙齋疲卧松下石上其詩云露眠不管牛羊踐我是鍾山無事僧初不

知牛羊下來為底時節而用於四更 **獨欠一死** 宋史李誠之傳

事中以吾法議之當斷不應而從重 **所拚一死** 北魏錄宋欽宗靖康中粘罕軍前交割三鎮地界為

新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曰備禦無素金人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

視城壁而增益之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時誠之已適道代者不

至欲先遣其孥歸開難作而止謂然謂其徐曰吾以書生再任邊疆行年

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

分甘一死 北魏錄宋欽宗靖康中粘罕軍前交割三鎮地界為

李欽獻云某所拚 **甘分一死** 金史畢資倫傳宋徽宗時資倫失計道南城求死為宋

一死無足計較者 **不過一死** 金史楊達夫傳達夫字晉卿州三原人泰和三年

軍所執以見時青肯說之曰畢宣差我知爾好男子亦宜相持達夫金國

王出宮航海時獨松告急世傑力議出師為陳宜中且之世傑曰吾盡吾職分延得一日也是趙家一日之天下如不可為亦即有一死庶幾可見趙皇於地下世傑忠末

人有三死

數類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曰然人

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已自取也夫殺伐不時飲食不節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眾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其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持身有節動靜有儀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亦

橫死有三

法司等前經有病不治為一橫死治而不慎二為二橫死憐恻自用不達吏順為三橫死

穀四死

其越春秋句踐食謀傳計說以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

民有五死

劉向說苑民有五死聖人能去

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

者於勝中也雖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壽命死者歲數終也虛直死者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正者外淫作外淫者多患怪多患怪者疾病生故清淨

七死

西漢書鮑宣傳哀帝時宣上書諫曰凡民有七亡人有七死

九死

離騷離九死其尤未悔

以十死

隋書鄭譯傳宣帝時譯內史高祖初高祖與譯有同學之舊

忘肯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後公所也敢布心腹少留意

馬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南征

譯請元帥遂請高祖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明日高祖為丞相

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卧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

龍逢諫死

太平御覽符子曰桀親炮烙於瑤

觀刑何無惻怛之心龍逢曰天下苦之而君以為樂臣君之股肱何不說

戰死

西漢書李陵傳成安侯者穎川人

死武帝封其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

馬止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應天府志臨海松陽人

柳榮從張弼至揚州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

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教揚遂活人問之禁曰上天止十門下卒見

人縛張弼意中大怪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弼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

禁便去怖懼曰餘聲發揚耳其日梯戰死元史忠義傳任

志死國王聞之令其子存襲庚寅歲金將武仙攻潞州存戰死

北史安國傳且城王莫斤自長安追赫連昌至安定同子頤為監軍侍御

史斤以馬多疫死士眾乏糧乃棄糧自固昌遂驕矜日來使掠頤曰等死

當戰死

尚戰死

父子戰死

與賊戰死

兵出戰死

陷戰死

上岸戰死

隋書裴鐵杖傳鐵杖號勇有臂力逢東之役謂為前鋒顧謂醫者共景賢曰大夫夫生身自有所在豈能

艾炷炙額不覺痛黃不羞而外死兒女手中乎時度遂謂其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當貴唯誠與孝

爾其勉之及濟橋水成去東岸尚數大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有官龜鑑張須

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縣討捕大使尋將兵拒東都郡賊崔讓前後二

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榮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從不敢進

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榮陽須拒之讓懼而退須來之遂北十餘

里時李密遂率兵逼榮陽須拒之讓懼而退須來之遂北十餘

盡出河陰躍馬入救之往來數日衆皆散乃仰舍馬戰死

忠義傳牛皓與金附通所部步不滿二百乃下與戰謂其徒曰吾所以舍馬者欲與若等同死也金人欲招之皓力戰死

戰新唐書李希烈傳高彥昭擊李希烈牛搗軍士死戰斬首三千級

飲血力戰死元史石天應傳天應

日先將人諫我南遷吾達衆而求此事急奔去是不立也汝等勉之

少頃敵兵四合天應飲血力戰至日午死之木華黎聞而痛惜焉

兒當戰死元史石天應傳吾年垂六十老耄行至一旦卧病床

以報國是第聞後生輩立功名死不瞑目夫男兒要當死戰陣

吾志也為君父死宋史忠義傳李成知金壇縣壯兵至戰

榜掠不屈遂殺其二子以報之終不屈笑曰子為父死臣為君死卒殺之

遊師旦曰戰死與殺死何如衆皆曰願為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天

盡還據室而生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賊猶朝廷負若

何事乃敢反邪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并責殺之賊去州人立廟事平贈光祿少卿云

為國致死左昭公元年趙孟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國國忘死貞也謀

主三者義也宋史劉汝傳時金人復渡河謀知鄧州為行在所命其將銀

朱惠攻京西汝遂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金人奄至殺成林汝集將吏謂

以吾受國恩恨未得死所金人未必死汝有能與吾俱死者皆派弟曰

惟命乃下命募敢死士四百人及南陽陷命將成林將兵三千逆戰及命

斬義與趙宗印分西南門倚之汝自以才兵四百全望見宗印從間道

遁即自至鼎軍中登其求津以待敵至皆死謂敵曰汝等而義救金人攻之

益急天下如雨軍中請汝汝不許曰汝等而義救金人攻之

大至汝死之事聞贈為社稷死北盟錄事康二年金人出榜湖

大中大夫謚忠介下求立異姓云軍前南官亦當

舉唯何鼎若水預此議及軍前取其家屬兄若虛到南薰門親見雷官

數人共嘆其忠且言我大遼死難者二十餘人你南朝只李侍郎一人後

自京師奔大元帥府上書者數十人皆言為社稷死者唯李若水一人

為民而死元史楊景兒只

入繼大統除通政院判行值陝西諸軍拒詔郡邑守吏率民逃之不花

獨率衆出禦呼西人諭之曰民者祖示所致國家大事何與於民汝等既

昧逆順人欲殘此無辜吾有為民死爾不以此代也陣潰遂見救

為忠義死名臣言行錄楊景兒

書曰今日打禦甚難若假一歲無誤可保

盡忠得死史記鄭世

吾四男二女今不復念要為忠義死耳

守正而死新唐書列女

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母忘盡忠待死

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

封保海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共置蘭陵里保海悲賊悅封色欲取之固

拒賊怒勃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劍封焉以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

也終不辱也遂遇害保海歸

抱義而死馬令南唐書潘必

州詳承祐為度支判官延政與福州構隙承祐諫不納會晉安使至延

政大悶以諍示之辭氣益厲承祐長跪固諫其言甚切延政大怒謂士

以女可為我食判官肉。丞相曰與其小義而生，孰若抱義而死。事勢如此，奮死為之。乃解

竭力効死

金史

祥傳大將蒙古不花，行攻鳳翔，行省撒剌祥分道清野，行遇先鋒于滑水，戰不利，且行且戰，將及城，會大兵，邀其歸路，度不能脫，令其騎曰：吾屬荷國厚恩，竭力効死。乃其職也。

臣願効死

名臣言行錄：金人再犯京師，議官兩河，須大臣偕行。攝昌秋南仲皆以事

解陳過庭曰：王憂見難能死。程氏外書：臣見難而能死，臣辱臣願効死。

見難能死

程氏外書：臣見難而能死，臣辱臣願効死。

新而不惑。握節以死。承議郎、幹祿、審計司、二帝北行，高宗帝

握節以死

承議郎、幹祿、審計司、二帝北行，高宗帝

使通問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擊，莫肯往。從殺者請行，乃授朝請大夫、右大校、脩撰試工部尚書，以行。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及三遺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久之，金人許南使自懷而聽其還，從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以官爵誘之，縱恣恨成疾，竟握節以死。洪吉張邵還，遂歸縱之，賞以

守城而死

倭寇難錄：懷賊破邑，川、尚、江、張、李、朱、楊、沿流入番，曷時贊善大夫趙師旦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

十八

知康州。到任始一月，賊既迫境，諭官屬吏民，使避賊。謂曰：吾固知斯城不可守，然守城而死，乃監兵自吾之職也。若曹無須顧賊，賊既至，率約卒不滿百，禦之。半日，城陷，趙與監兵者皆死之。士卒得免者無一二。先是一日，趙

方出其妻藏於山谷道中，生一子，弃草中。賊去，凡三日，歸視之，尚生。人謂忠義之感，人有曹觀者，以太子中舍知封州。賊既至，乃易服遁去。未十餘里，為賊所擒。賊謂曰：汝乃好男，我有人作質者，何不為我移師旦事，於不屈至境，積薪燔死。于江境，時本路主漕運者與曹有舊，乃移師旦事，於

觀，分詩之于石，刻之。趙子孫承其遺，女子後言賞命，服者數人。趙贈衛尉少卿，一子得赦，直趙史君之事。嶺外

冒陣而死

續

漢書諸葛瞻傳：魏父自陰平由景谷道入，瞻督諸軍拒之。至活而父已

長驅而前，破瞻前鋒，瞻退往餘竹。父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郡鄉王。

瞻怒斬父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瞻長子尚，歎曰：父子

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何用生為。策馬冒陣而死。叱賊

叱賊而死

北史鄭道元字善長，除御史中尉。時雍州刺史蕭瑄反，狀稍

露守中城，湯王徵素忌道元，因諷朝廷遣為關右大使，遣其行

臺郎中郭子陟，圍道元于陰盤。罵賊而死。金史：郭子陟，信安王

罵賊而死

張覺以平州叛，王氏

簡賊中賊欲逼室之，王氏罵賊，賊怒，遂去。解之。元史：義傳：蕭景茂家貧，力農至元四年，南勝縣民李智甫作亂，掠龍安，景茂與九弟集鄉丁拒之。眾敗，景茂被執，賊脅使從之。景茂罵曰：狗彘生為大元民，死作滿州鬼，豈從汝為逆耶。賊怒，縛景茂於樹，燔其肉。景茂益厲罵賊，以刀大其舌，景茂罵不絕聲而死。

遇賊而死

元史：忠義傳：合刺普花以右丞、參政、都督兵

中遇賊，賊欲縛之，普花罵賊，賊怒，遂去。普花身先士卒，且行且罵，賊馬創，徒步格鬪，以眾寡不敵，乃解。普花之為，主不屈，遂遇害。

平賊甘死

新唐書：封常清、高仙芝軍，敗書聞，常清、高仙芝

及是令誠以詔書至示之，常清曰：吾所以不遇兵赴死。死者，忠於國，家節受賊手，死乃甘心。

遇兵赴死

元史：列

彬妻朱氏，天曆初，西兵掠河南，朱氏遇兵被執，逼與亂兵，朱氏不能脫，始以并傍塵金，得近井，即赴井中死。又王氏女，安哥從人，遇兵印山，兵搜得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

十九

之欲誘之安哥，不從。殺馬示必死。宋史：曹友聞，北兵入

殺馬示必死

興元至大安反，聞分遣

諸將夾擊，視帥精兵入龍尾，頭萬萬，聞之，五鼓出，口與之，金刃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黎明，大兵益增，連以鉤，鋒口，旬，賊眾聞，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子必死血戰，金萬與弟

萬俱死。軍盡沒，北兵遂長驅入蜀。夫事關時艱，關學士太中大夫賜

廟褒忠謚曰節萬。令死即死。楊內翰談苑：太祖善御家僕，人

令死即死

之，死乃居，多言講武，也。臨流，望

習水戰，因謂左右曰：人皆言身為國死，死者人之所難言，之方，向持禁衛軍，神軍，相主皆侍側，有大武，自王字，建，即前對曰：如王，者，今死，此死耳。

扼吭而死

契丹志：太宗會同十年，

遂躍入也。中太祖急令水工，扼吭而死。十二月，遂伐晉，杜威等

數十人殺之，得免。幾於委頓。降初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與謀，遂帝欲遣遇先入大梁，遇解，謂所親

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何面目復南行。至平林，遂扼吭而死。太宗會同十年，十二月，遂帝既破晉，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見帝於封丘，帝責之曰：兩王失權，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奇，禁使相，拜，證，紫，出衣

錄所藏書方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遂授至八。拜日而死。

元史石林也先傳。祖庫烈兒誓不食金。率部落遠徙。年九十。夜得疾。命家人候日出。以報及旦。未谷拜日而死。

死。晉書劉聰紀。趙泰與索琳戰於城西。晉徵諫止。泰不聽。敗績而歸。泰悔曰。吾不用索琳之言。以至於此。何面目見之。於是斬徽。微臨刑謂

添曰。將軍懷遠謀。而取敗。而後忘前。害勝。誅忠。良以送惡。愈亦何顏面。將息世間哉。泰紹為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亦當相尋。所

恨不待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為徒要當許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休林林。而叱刑者曰。吾面東向。大司馬

推刺之曰。歸。不。南鄉拜而死。宋史文天祥傳。天祥臨刑。殊容尺鯉。漆之謂也。

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不可無名而死。金史完顏素

完顏素蘭妻。亡其姓氏。當崔立之變。謂所親曰。吾夫有天下。重名。吾豈肯隨眾。當身以辱吾夫乎。今日一死。固當。但不可無名而死。亦不可離吾家。

而九即自。以人從死。通鑑周外紀。堯王四年。堯崩。秦武公薨。初

平陽主其。良臣從死。史記秦本紀。三十九年。穆公卒。葬雍。從死

日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君子曰。秦穆公不為諸侯盟主。亦且哉

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有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

百姓所哀者。子是以。室人從死。子思子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

知秦不能復東征也。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

不能隨。今死而內從死者二人焉。若此。其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臣請

從死。史記李斯傳。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先帝。無恙時。臣入則

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者無名。士多從死。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鄒山之足。惟上幸哀憐之。

西漢書匡衡傳。元帝時。匡衡上疏云。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王臣如曰。秦

止從死。史記秦本紀。東女王死。唐

書西域東女傳。東女王死。國人以金錢數萬納王族。求叔女二立之。必為

小玉。王死。因以為嗣。或如姑。姑死。姑無子。奪人死。其皮肉骨。中。絲金

有金之玉之葬。人願隨死。者左右承奉人皆願隨死。楚則雖入

殉死者數十人。毒死。新唐書李希烈傳。貞元二年。李希烈遣杜大

火中。棄骨於水。亦。毒死。新唐書李希烈傳。貞元二年。李希烈遣杜大

踏水溺死。不悔。飲藥而死。新唐書李希烈傳。貞元二年。李希烈遣杜大

張建封曲環及李元。四畧其地。勢日蹙。希烈縮氣。不

敢往。味牛肉。而希烈將陳仙奇陰令醫毒之。以死。飲藥而死。新唐書李希烈傳。貞元二年。李希烈遣杜大

史。書。蔡倫。倫初受。實。后。誣。言。詆。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

始。親。萬。機。初。使。自。致。廷。尉。倫。心。受。辱。乃。冰。谷。整。衣。冠。飲。藥。而。死。新。唐。書。李。希。烈。傳。貞。元。二。年。李。希。烈。遣。杜。大

女。傳。楊。慶。泰。王。世。克。兄。之。女。慶。以。河。間。王。子。為。郎。王。守。榮。陽。陷。於。世。克。故

世。克。妻。之。刑。為。官。判。刺。史。太。宗。攻。洛。陽。慶。陽。王。曰。歸。唐。謝。曰。鄭。以。我。奉

箕。帚。者。綴。公。之。心。今。負。恩。背。義。自。為。身。謀。可。若。何。至。長。安。則。公。家。婢。耳。願

送。我。還。東。都。慶。不。德。王。謂。左。右。曰。唐。勝。則。鄭。威。鄭。安。則。吾。夫。死。若。是。生。何

益。乃。飲。藥。死。慶。入。竟。以。藥。死。事。大。類。聚。韓。退。之。為。李。千。菴。誌。叙

朝。官。宜。州。刺。史。數。輩。著。之。石。筑。之。地。下。豈。為。一。世。形。耶。而。竟。以。服。丹。致。死。清。揮

藥。死。故。白。傳。云。退。之。服。琉。黃。一。兩。竟。不。痊。也。服。丹。致。死。清。揮

元李冬曰丁從信妻也年二十二從信反誅其父母哭之曰吾女汝子

100

之以兵齊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宣和都尉通鑑周本紀齊田恒與國人盟曰不盟者死人家石它人曰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嬰是背吾君也嗚呼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切於暴人不能全義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而死

手劍格死

西漢書鮑宣傳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養莽死漢更始

西漢書鮑宣傳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

徵曹竟以為丞相封侯，竟不受侯爵。
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死。
刎脰而死
殺梁傳僖公十
年，晉殺其大夫

穀梁傳僖公十
年晉殺其大夫

里克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其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弑者焉重耳也夷吾曰是人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驪姬獻公私之有二子是曰奚齊穆曰卓子驪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敢諾築宮宮成驪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乎故獻公謂

言

世子以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曰而不在黑姬以訖為再樂捕以
毒獸公曰吾黑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曰食黑姬鮑曰食自外來
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竟以補與犬犬死黑姬下堂而啼呼曰天
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傳里亮謂世子曰自入自明則
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暮矣吾若此而入
自明則黑姬必死黑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
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奇矣則拉而死故里亮所為執者為重耳
也夷吾曰是
人將殺我也**絕脰而死**
金史蕭孝女事孝女子薛英句書左右
生士張伯英伯英卒歸父世系天驕留大崔三劫說字結天驕攻劉甚日
夜悲泣恨不即死薛英謂賢故奉百友至封其投難他句以進而天驕竟
死時京城司文食盡薛英頗讀書知義理自以平尚少父夫既亡父又死
非命此為兵所行何若從吾父于地下乎墓其父之明日絕拉而死一時
士女
賢之**潰腹死**
有官龜鑑李玄通虛定州總管為劉黑闥所破父其
才欲以為將不聽因之故吏有餉飲總者玄通曰諸

有戶鑑李玄通歷定州地官爲劉黑闥所破焚其
才欲以爲辱不聽囚之故吏有餉黑闥者玄通曰

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舞劍。可借从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無方面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急邪。乃責復仇。以

左傳正義公十七年齊人獲馘堅誓侯使風沙衛
咥之且曰無犯堅誓自曰拜命之序御君賜不

終姑又使其刑臣體於士以杖決其傷而死一
大略也一 聖者不文乎乃以一 自決其刑傷而死

焚死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

噫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穀
燒死者不可怒逐人之鑽火

登樓焚死

資治通鑑昭宗景福二年
李軍攻徐州累月不

資治通鑑昭宗景福二年
十一月攻徐州累月不

克自去年十一月攻徐州至是五月矣通事官張瑄以書白朱全忠云惟
軍時日非良故無功全忠以爲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費甚多徐人已
困旦夕且下使將士聞此言則解於攻取矣全忠乃焚其書癸未王忠自
將如徐州戊子龐師古拔彭城時李舉族登城子棲自焚死

之時亦定今月至是而後建行之藥亦也有之故曰以爲建新既大後
 之舊年有之陳名爲子巧於念舊矣而不嫁居是樓十年不幽獨慨然出
 白樂天集
 考與曰云陳五小作川襄陵下生舊紀曰一子王重師牛
 存節陽今之舊津上求捷子元州求瑾也無父之陳大智張盡而意下

二十五

王業始土存而後東播而人盡必要之登降自焚而卒景瑞二十七年始
丁丑戊子歲金主曰余州勝處先之薛店正五代史吳紀丁亥許古下彭
門東奔首以獻唐太祖紀年錄四寸華州李平之上言表五峰八段下
龍師古於今月八日攻陷徐州余師時肅舉族皆去馮就下徐方詐請朝
是命師昭采芳以兵部尚書孫諸為你師既而馮以他詞不去
自以其附鎮之四月八日蓋可東傳聞之從今修編重錄新紀

焚死

夷堅志亳州蓋老君鄉里故立太清宮崇事之嘗有直人賣藥者敝衣貧窶而意氣揚揚甚倨携藥爐詣殿下燒藥大言自道

指聖像曰此吾之弟子也吾為老君師聚觀漸眾須臾大自爐出灼其衣婦發薪身等而走左右以水沃之不滅狂走途中人所經他物不焚獨焚廠身已而北面像前若首狀者遂斃視其軀軀皆灼爛矣

遇賊焚死 吟鑒集鄧中甫名光舊廬陵人宋乙亥冬携家

吟鑒集鄧中甫名光蘆
廬陵人宋乙亥冬携家

解地于閩次平景矣聞帥趙總卿以書幣辟幹官冬香山警學表入山遇土賊一妻四兒四女三妾十二口皆焚死

死
悅生隨抄書每欲南冠于大虛中則庶以果止之至有江南荒僻得
之不足以富之語王海朱弁相繼歸皆能言其狀上大嘉獎虛白

悅生隨抄庸每欲南冠于大虛中則庶以策止之至有江南荒僻得之不足以富之語王海朱弁相繼歸皆能言其狀上大嘉獎虛也

縱火燒死

火類衆
皆燒死
縱火而死

宋江盟錄太原陷金人入城守臣通判王逸
誓不屈賊登閣抱太宗御容令人縱火而死

授火而死

未止明鐸勾待黃經至後大布外結肅小帶曰公諒
經臣為保德軍承宣使金人既集城下上命公督視

東壁城陷之夕金人自陳門入偃城而東縱火通津門下時在城上將士奔潰獨不肯去望闕號慟赴火而死

罵敵炙死

元史忠義傳李伯溫弟守忠知平陽府事丁亥夏四月奎紇石烈真襲擊
檀州王按察兄於洪司守忠出援之師潰入城副帥夾谷常德皆歿東門

水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

二十六

以納金兵。城遂陷。金人執守忠使降。守忠罵之語惡。金人怒。置守忠鐵籠中。火炙死。

水死

禮記祭法其勤其官而水死

誅也其實玄
 其水言也
 溺死

大苑英華溺死判○甲與乙同舟既而甲懼水自投因溺死其家訟乙故殺縣斷以疑○孫欽望封

靈長寅谷資閨下以流譙習坎疏源含內虛而濟物故桂林望斷漢臣嗟其水源航葦無因衛女歎其河廣由是剡木為楫利涉存焉造舟為梁

有自來矣。惟甲與乙俱因行適駕言出遊大川。為阻。家非漆澤。不可褻事。地若滄流。愛憑鼓棹。既而荀辭岸浦。喜二子之同舟。方駕波心。嗟一夫之

望魄尋漆園之奧旨未昧箴舟考司寇之微言旋覽遊水至若沃焦不

乙則有詞未云甘伏句若平生宿願猶會箇或雖科如其適遇相逢自如何結罪誠可得一作竿而求水府豈得陳牒而訟官曹不悟生也有

涯將等死而無平欲使江岸上式旂孝女之碑瑩篠曲中亦作狂片之曲
竊稽狀迹不伏為耳○同前○語稱有用自遠易曰朋從誦思司氣相求

同舟共濟呂安之懷叔夜或泛黃河之水王子之尋冀時至山陰之

之樹。擗倚砂之日。方追河洛之仙。既而智之謀身。情牽於物。覆舟之慎。想伯夷而載虧。驚濤之遊。歎伯昏而遂遠。三命有極。百齡俄謝。禍手難倚。寧

收轉整之魂比之匪人忽觀盈庭之訟尋端指狀於甲誠亦可矜據理詳刑在乙寧宜真罪何者禮稱不弔溺者已絕律通人情乙惟一伴乃無咎

庶從平典用叶大倫○同前○瀾壚賦夢人壽幾何生繁死寂投類同銷
晝夜不捨宣尼興其歎息吉凶共同賈誼發其詞賦眷言甲乙俱涉大川

懸流波而得明理征綽而云邁乙則面舟而濟病若神仙甲乃陳水而杜
憂嗟沉溺波心乍沒遽疑觀影之人衆路不歸更似懷沙之客然則渡河

奏曲曾不爾思所水洲賦自招其咎家人有謗蓋隱故諫之後乙卯無生
難真惟輕之典簿訴不伏理合哀矜縣斷以疑殊平部一到察以愚管

見釋故
為宜
成
汨
溺
死

令乞師於景王梁與荆方睦乃調成令調

師兵救之決欲殺伍乃力遣巨艦一艘三與伍力戰伍力不敵一

之死豈
前兆乎
丁丞相溺死

州騎死三山林挂龍以詩嘲之曰一松

永樂大典卷一 漢三百九

11

中流久把持偏輕偏重失便宜孤舟不是無人渡身作風波問阿誰○移
奚資整誤明君驚動沿江十萬軍幸是不沉湘水死有何面目見靈均○

推子如何齊急流。一篙才錯便難收。
當初把作尋常看。豈料中流解覆舟。

投河而死

續後漢書董卓傳少帝即位上

將軍何進等謀誅宦官乃召卓將兵入朝既而中常侍張讓等反誅進卓
責中郎將袁術燒南宮青鎖門與袁紹共誅宦官讓等劫帝及陳留王去

北宮反至小平津尚書盧植等追及手劒斬數人議等投河而死遂挾少帝及陳留王至碓上投溪而死

全人攻太原築長城圍其外而援兵不至軍兵多餓死王尊知太原不可守乃走入統平殿取檀香御篆以足練繫於其背趙城投漢而死。

河以死

元史忠義傳劉天子以毋憂起知河中府視事兩月陝

選丁壯分守要害阿忠罕判謂可西縛渡河上鞏大欲屠城阿忠罕兵城欲脅使附己方坐府治號令諸軍天子佩刀直前不得進退謂幕僚

從善等曰吾家本微賤荷新命至此今不幸遭大變吾何忍視之不廢
恩哉吾寧蹈河以死遂拂衣出時天寒河冰方堅天乎拔刀斫冰開北

為國語若祝謝者再拜已
投水而死 古今事通長沙趙淮清江
脫衣捐岸許乃投水中 東金陵破走漂水民若若

破見執不屈械過揚州今呼降而反其詞怒械還金陵投之當出金陵止
一妾從為一萬戶所得曰妾願事公終身第趙運使無人埋骨可令人與

我往墳墳畢即歸如其言尸在江濱妻命人推之入水尸猶帶淺髮妻取
萬自推之入水水中仰天大哭亦投水死天安福北事歐陽永區女十七

人為北軍所掠臨河橋斷軍留心欲就獲女曰當天無禮恐神明可去
人取取門扇來度工去房子內成親也軍如言往女投中流去旬日軍退

尸方子眾皆嘆異 **躍入水死** 杭州府志夏仁壽妻徐氏錢唐人
私謚之曰貞烈 仁壽生事使諷以至行夜泊鎮東

有寇至仁壽迎擊被傷徐 **負御容赴水死** 吳堅志文靖康
氏不愛行遂躍入水死 元平王京為宣

撫司統制守太原太原守禦功高及至城陷棄引渡之之兵欲出西
門無何西門師板索斷不能出軍已入城倉皇之間士卒勦果降京數曰

城陷士無聞志人且門阻天亡棄也棄豈惜死達天命而負朝廷哉遂負
御容赴水而死轉運韓總以下死者三十六人城凡二百六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

二十八

十日城中軍民死者十之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後陷平得其
屍今張孝純之說向死大焉平諸酋執兵同院之而果於野 **秀**

夫赴水死 文丞相行狀崖山敗後祥興乘黑雲中與數舟浮去
幸執陸秀夫赴水死公有炯炯一火在天水相與水

赴井而死 古今事通趙仲子齊南人夫定生大學以詩
求死天下家能財所得果皆散諸生之貧者員

結壽南陽二陳赴井死 **覆舟而死** 壽昌縣志昌郡西有蘆洲
鄉人葬之宅後壽壽亡 興地云伍子胥反楚出關

於江上見漁父漁時旁多人漁父曰何子使已於吳子期方蓋之洪
子等既交解與之不及子等曰子勿公其意而父知意遂覆舟而

投崖而死 宋史史義德信與北兵戰于方石嶺中數矢傷
重不能起目投崖石而死土人葬之顏色如生至

史太祖紀七年上以夷萬里里附 **投壕而死** 金史寶符李
諸弟為叛不忿願戰命自投崖而死 氏傳天興元

年北兵攻城矢石之聲悉見一女子呼於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
破被俘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為國堅守毋為所欺也言訖投壕

而死朝廷遣使 **觸樹而死** 史記晉世家晉公不道趙盾殺諫
馳祭于西門 之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有聞門

開居處即鉏麇退數日殺忠臣 **毀壞壓死** 文苑英華毀壞壓死
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 判 乙有所毀壞而

誤殺人科其備書不誣訴令所由為罪 韓經封 立物有但堅樹在始
始而不固壞則難支既動作而必虞行紀律而斯約罰之惟五先明有

則何者年爾漢言已聞或舉止失胡乃反脅推過且予之必苛誠備慮而
則女牆或不終將墮壞而誰咎罪有所在焉可逃夫 崔駰封 九川既

條是貧築護廣後斯起子以繕工俾滿岸不生而安居作又彼已之已謂
為何人率作而毀豈增修而歲事壞乃致害仍往過於所由言則防文惠

實無備雖歷歷不帶而戴禮而何傷而殺人者死在蕭章而難忘論以故
後嗣則是威稱子誤設科其不應爾走有詞吾從不繁 田季羔封 乙

惟毀工執用為事微彼牆屋嘗聞作向之請誤此殺人載犯暴虐之律雖
因緣毀壞且申重典而過失殺傷非無異意毀垣之下人盡建而去之壞

宅之間乙恐非其罪也且凡所獲此尤資審慎果臺構落非梓匠之宏規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

二十九

廣城毀壞必鄭僑之見歷備慮欲絕其不誣難危可惡乎無實既誅故犯
之在請抵從輕之議許其收贖獨謂平反 梁乘對友有建立泊乎崩毀
必慎傷人無至害物何哉主者曾不任能顧彼匠人豈因和巧既無備慮

且之周防逐跡主身果貽誤殺事殊陳壞物果壞廟所歷有契於國倚不
弔遂符於戴禮况危作之與毀壞匠人之與主司正著辜絲之

書合以所由為罪且人誰無死痛其不終宜用明刑以懲幽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百九

即主人天子孫壽。朱紫盈門。孝婦冤死。有言。孟嘗君在郡。矣。公具語家人。沐浴就寢而卒。

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弟光。懷猜忌。過婦。婦感其養。加焉。其姑。列訟。縣庭。郡不加察。遂結竟。其非。若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自。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傳。請。無。所。獲。後。太守。設。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子。公。一。言。甘。澤。降。降。宜。哉。故。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稱。父。中。時。雨。可。期。才。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於。雨。殺。稼。以。坐。稱。父。

屈死。高正平。憂撓致死。所通書其間。頗及泰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應聞之。色如死灰。遂留。不聽。去。會。恩。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急。定。即。青。溪。得。客。舟。以。行。恩。憂。憂。死。

都護憂死。高正平。憂撓致死。所通書其間。頗及泰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應聞之。色如死灰。遂留。不聽。去。會。恩。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急。定。即。青。溪。得。客。舟。以。行。恩。憂。憂。死。

為貶憤死。王景。子。謂。見。錄。李。璿。故。必。相。聞。之。子。自。桂。州。夫。律。貶。昭。州。司。馬。後。重。移。衡。州。判。史。為。給。事。中。御。新。所。隨。後。貶。馬。籍。始。與。璿。相。善。璿。先。得。路。而。奔。歸。焉。璿。既。重。為。所。疑。性。推。躁。憤。而。且。死。鄭。舍。之。縣。恩。門。之。子。也。命。筆。與。書。曰。父。恩。未。報。苦。極。累。十。點。筆。落。而。卒。

寐覺驚死。齊。新。錄。通。判。監。酒。趙。詩。者。昔。在。學。校。嘗。因。同。而。卒。寐。覺。驚。死。齊。新。錄。通。判。監。酒。趙。詩。者。昔。在。學。校。嘗。因。同。而。卒。寐。覺。驚。死。

寧不媿死。宋。史。忠。義。傳。姜。才。被。執。事。有。不。可。知。者。賈。先。存。善。云。寧。不。媿。死。宋。史。忠。義。傳。姜。才。被。執。事。有。不。可。知。者。賈。先。存。善。云。寧。不。媿。死。

杯酒辱死。王。倫。鎮。鄆。州。吳。規。為。之。楊。州。才。臨。刑。夏。責。出。其。傍。才。切。齒。曰。若。見。我。寧。不。媿。死。邪。王。倫。鎮。鄆。州。吳。規。為。之。楊。州。才。臨。刑。夏。責。出。其。傍。才。切。齒。曰。若。見。我。寧。不。媿。死。邪。

強死。左。傳。而。卒。規。悼。兒。憤。憤。俄。亦。不。起。其。妻。不。勝。悲。怨。尋。亦。殞。命。特。強。死。左。傳。而。卒。規。悼。兒。憤。憤。俄。亦。不。起。其。妻。不。勝。悲。怨。尋。亦。殞。命。特。強。死。

十年。初。楚。范。正。商。似。謂。成。王。與。子。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世。不。得。以。壽。終。成。王。之。使。王。思。之。故。使。止。子。西。曰。西。子。西。繼。而。繼。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公。漢。江。將。入。郢。王。在。清。宮。不。見。之。懼。而。辭。曰。且。先。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司。敗。即。是。司。敗。之。兄。子。西。長。說。言。不。敢。之。商。公。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聞。且。中。及。仲。孺。王。公。中。西。罪。非。殊。死。西。漢。書。光。武。紀。光。武。詔。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王。公。中。西。罪。非。殊。死。西。漢。書。光。武。紀。光。武。詔。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

貶新州死。唐。和。路。義。新。州。死。於。楊。收。死。之。後。見。通。鑑。劉。等。貶。新。州。死。於。蔡。確。死。之。室。見。王。筆。雜。記。二。事。甚。類。可。也。終。為。情。死。世。說。新。語。王。長。史。登。茅。山。大。動。也。終。為。情。死。世。說。新。語。王。長。史。登。茅。山。大。動。也。終。為。情。死。

且圖。通。鑑。周。外。紀。景。王。十。七。年。晉。叔。魚。之。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水。豕。焉。有。而。牛。腹。銘。堅。可。益。是。不。可。廢。也。必。以。賄。死。遂。不。視。且。圖。通。鑑。周。外。紀。景。王。十。七。年。晉。叔。魚。之。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水。豕。焉。有。而。牛。腹。銘。堅。可。益。是。不。可。廢。也。必。以。賄。死。遂。不。視。

賄死。資。治。通。鑑。則。天。聖。曆。元。年。狄。仁。傑。上。疏。以。為。朝。廷。議。者。皆。非。契。丹。突。厥。所。有。從。之。人。言。其。迹。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近。緣。賄。死。資。治。通。鑑。則。天。聖。曆。元。年。狄。仁。傑。上。疏。以。為。朝。廷。議。者。皆。非。契。丹。突。厥。所。有。從。之。人。言。其。迹。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近。緣。

苟求賄死。資。治。通。鑑。則。天。聖。曆。元。年。狄。仁。傑。上。疏。以。為。朝。廷。議。者。皆。非。契。丹。突。厥。所。有。從。之。人。言。其。迹。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近。緣。苟。求。賄。死。資。治。通。鑑。則。天。聖。曆。元。年。狄。仁。傑。上。疏。以。為。朝。廷。議。者。皆。非。契。丹。突。厥。所。有。從。之。人。言。其。迹。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近。緣。

幽閑而死。資。治。通。鑑。高。宗。上。元。二。年。左。千。牛。將。軍。女。安。嫻。嫻。幽。閑。而。死。資。治。通。鑑。高。宗。上。元。二。年。左。千。牛。將。軍。女。安。嫻。嫻。幽。閑。而。死。

專死不勇。西。漢。書。韓。王。信。傳。漢。六。年。秋。旬。奴。冒。大。入。朝。謁。專。死。不。勇。西。漢。書。韓。王。信。傳。漢。六。年。秋。旬。奴。冒。大。入。朝。謁。專。死。不。勇。

祈死。左。傳。成。公。十。七。年。晉。范。子。子。西。之。地。此。二。者。祇。所。以。責。於。君。王。祈。死。左。傳。成。公。十。七。年。晉。范。子。子。西。之。地。此。二。者。祇。所。以。責。於。君。王。

補 66—452

宗新死。注。大。規。示。人。皆。上。修。此。所。傳。者。伏。馬。文。所。記。六。月。庚。辰。士。吏。車。曰。若。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國。語。晉。范。文。子。謂。其。宗。祝。君。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者。猶。懼。夫。之。而。况。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招。招。私。難。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先。難。為。免。七。年。夏。文。子。卒。於。秦。秦。公。以。國。語。云。范。文。子。祈。死。柳。子。非。之。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故。秦。公。以。祈。死。者。二。人。曰。晉。大。夫。范。武。子。士。會。之。子。文。子。變。晉。大。夫。叔。孫。穆。子。豹。之。子。昭。子。諸。說。者。以。為。自。裁。恐。不。然。今。但。俗。少。不。如。意。形。言。願。死。者。多。矣。左。氏。所。載。二。人。蓋。此。類。但。既。言。之。後。適。謝。世。耳。**觸柱求死** 注。盟。清。康。忠。勇。冠。通。近。年。相。張。邦。昌。對。二。太。子。東。就。解。誦。以。身。使。地。絕。而。後。蘇。庸。執。首。命。終。莫。能。回。度。非。口。舌。可。事。則。以。首。觸。柱。求。死。不。能。又。緣。甲。士。防。虜。晝。夜。監。守。雖。欲。引。繩。彈。乃。赴。井。殆。河。皆。不。可。得。豈。謂。城。中。之。人。相。與。逃。死。乃。嫁。大。禍。於。一。身。變。出。不。國。死。安。足。惜。**挽兵乞死** 注。史。揚。是。傳。楊。仲。宣。遇。害。仲。宣。子。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乞。一。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

五

快死

類說元載於萬年縣佛堂中謂主官乞一快死主者曰桓公今日受此子汙泥不惟也乃脫襪襪基其口而終

請死

左傳宣公十二年晉師救鄭楚人懼王之入晉軍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

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大敗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固執猶聞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楚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人殺其父以重楚勝其無乃大不競乎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計也君之可殺之太其欺也如日月之食

伏道請死

新書李昆等奏平朱泚之亂復長安戒

投刺請死

續世說石晉高祖時張彥澤貪殘不法刑部郎中李壽伏閭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彥澤一聞

一級及樊丹入京師彥澤恣行殺戮士民不寒而慄壽時為中書舍人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死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壽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壽曰舍人今日懼乎曰壽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彥澤使高祖用壽之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壽引滿而飲之壽曰抗辭請死資治通鑑周世宗紀初唐使者孫晟去旁若無人

抗辭請死

資治通鑑周世宗紀初唐使者孫晟去旁若無人

叩頭請死

隋州將太祖徵時往依宗本今與通海將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

六

豈念舊惡將因禍致福豈可謂哉通海處其言中見於便殿叩頭請死上笑曰汝昔日豪蕩太過方將任汝事即命左右掖起賜官帶設食恭賜食上前語及舊故歎

慟哭請死

宋史張邦昌傳邦昌既請元祐

拘當死

通鑑周外紀襄王十六年晉文公之理李離過聽殺人自

也雖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有罪使其下而受死非義也公曰寡人亦有罪邪離曰臣受命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主無失於臣臣受命不稱辜惠敢君何過之有君以賜死

賜死

史記蘇秦傳蘇秦曰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淩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入雲中秦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懼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

唐書文藝傳宋之問冉祖雍並坐罪賜死之問得詔震汗。宋西步不引決祖雍請使者曰之問有妻妾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悖不

何逢回邪乃飲食洗沐就死

父彥昭事李正己反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漢遼建中二年梁城歸
南都統劉玄佐納省其家持女七歲毋李憐其幼請免死為婢許之女

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苟可知而拜之，問父所在。西嚮哭再拜，就光。

系黷歎詔太常謚曰懿諸儒爭為之諫帝始從玄佐殺軍凌復汴
系功役類刊史孰是錄其忠者付二十手不從卒贈滑州都督談

就死

類對群書事記漢靈帝崩袁紹為中軍校尉勒兵斬中常侍趙忠捕諸宦者無少長悉斬之以至無鬚而監死者衆多鬚

死類對群書事苑再閱為石鑒大將軍閱因鑒令趙人曰斬一胡者進位一級一日之中斬首萬數胡將率趙人誅諸胡殉死者

九

餘萬于時高
驍勇宥死
宋史田紹斌傳紹斌嘗盜官馬貿
直盡償博進事發獄具有司引身

死。紹試稱死罪。太祖知其驍勇。欲宥之。執於門下。遣內侍私謂之曰。死有餘貴。紹試曰。右恩貸臣死。當盡節以報。俄後引見。釋之。且密賜

新唐書蕭瑀傳蕭鈞元子嗣業累推鴻臚卿無事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突厥叛嗣業與戰敗績其

曰我不殺薛仁貴郭待封故使爾至此。
門與我家有雅舊故貸死乃流桂州。

功臣子貸死

主。以功臣子貸死。流象州。功臣恕死。唐呂和叔集功臣恕死議。昔衛蒯聵。

之詐。盟其陪臣。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近代惑者。因爲口號。於是乎有
死之典。考諸古訓。其異端歟。稽諸時事。其亂本歟。何者。有國之類。

人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利。益刑者聖王
左直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助乎功。不可以不

益信者聖王所以一號令而博天下者也。夫則恐化之典棄信而廢利
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者叛壘弘行陳

之間。素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會天功。超騰風雲。各得變化。率
勞。枯龍屈強自負。惜胃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峻法。大為之防。而反丹

書鐵券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孰不以暴為無傷乎且人君之言如渙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河山卒名之又一旦失駭有

照韓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君惡行。凡禽獸。寔憲綱。或奸鋒將發。震逼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纔得其塵消。

之效。蜚燭之助。而信弃刑廢。將焉用之。使賢而有功。驚寵懼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怨死為。使愚而有功。已小人不幸。人言以無死。是增驕而啓奸。適

所曰賞之過也。雖怨之。死其能免乎。夫其賢如太公。忠如伊尹。唯君知君。可以勿惑。而遽宥以死罪。是疑其不終。非所以待之以誠。而盡君子之心。

也。若乃猶如狗盜膚如黔徒。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許其慕生。庶幾自周名節。非所以導之以德而勸小人之善也。以為明君之處桀臣也。安之

以爵祿護之以紀律明之以好惡譬之以禍福使得遠善遠罪保勲全名
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奈何撓權亂法以罪寵人望信

賞必罰之典。昭德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執物之制也。

判狀赦死

倦游雜錄桑道茂相為供奏李晟為神策

+

見侮邪道茂懷中取一紙文書具官銜姓名云所犯罪愆乃是追逼伏乞

恩慈判命全宥。嚴笑曰：「道某道何語？」道茂乞云：「惟狀持放嚴爲書之僕。」朱泚反，道茂復舊職，嚴收京城，收逆徒數百人置旗下就戮。道茂大呼曰：「某

有狀取視之乃昔年所書
表請減死
諸唐書帝琳傳官軍收京
時當處極刑時帝琳已七

十餘年歲憫其衰老表請病丸上以累經重任頓經臣節自是逆命處
職請時受之言背義負恩固不可捨命斬之臨刑歎曰奇琳以七月七日

主亦以此日
死豈非命與
勅許減死
唐憲教死
勅買得減死罪一尋
議獄

緩死宋史陽公集南省試策對獄緩死懲惡緩死宋史李宣

洪武十代論流配劄子 收馬者在野其後賊羊者去其私
群施之於民其則不遠先王制徒流之法所以懲惡境死也

死 晉書狄仁傑傳仁傑由華州刺史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
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為逆

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或便後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意謹誤至此有詔悉讀成遂因出寧州父老等勞以快使君治汝邪因相與哭碑

下因齋三日乃去 **紆死** 左傳文公十六年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請司至所亦為王碑 城請使壽請為之既而司人曰吾無道吾官

亡懼又焉幸言則族無所死子身之義也姑行死焉王士以復子之也維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使公田孟諸而後之公知之公知之盡以行

恤死 西漢會要更去父子俱有死事得恤其家 漢四年下軍士不幸死者更去衣衾棺斂其家 八年士平從軍

死者為撫歸其懸棺給衣食棺其具可以少半其家 文帝十四年鉅使孫單以父印北地都尉方戰死事子哭 帝命封故楚趙惠

相前死事者四人子皆為列侯 武帝征伐並元事之子孫奉列侯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趙惠麟侯麟明皇至蜀每思張曲江則泪下遣使

詔川奈之無貴貨幣以恤其 **梵志避死** 法句經梵志時有梵志家其誥詞刻于白山屋壁下 兄弟四人各得五通却

後七日皆當命盡自共議言五通之乃反覆天地手門日月移山驅流非所不能爭當不能避此死對一人言吾入大海中上不出現下不至為無

常殺鬼安知我處一人言吾入須彌山中還合其表一人言吾當經海虛空中一人言吾當入大市之中無常殺鬼趣得一人何必求吾四人

議訖相將解王今欲逃命於是別去七日期滿各各命終猶果落市監白王有一梵志卒死市中王乃問曰四人誰對一人已死其餘三人豈得

獨免王往佛所自言近有梵志兄弟四人各獲五通自知命盡時共避之不審今者能得脫否佛說偈曰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

之不受 **求才脫死** 元史姚德傳姚乙未南伐詔樞密楊惟中即車受死 中求才通釋醫卜者曾破宋笏主將將盡坑之

樞力辨非詔書意他日何以緩命乃數數人逃入篁竹中挽死後德女傳名儒趙安始時理順未素之書 **挺身探死**

軒唐書屈突通傳屈突通其先蓋昌黎徙何人後家長安仕隋為虎賁郎將大率命履龍西牧簿侍隱馬二萬足帝怒收太僕卿慕容容卷達監牧官

吏千五百人將悉誅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而戮千五百士帝化之通連頓首曰主顧才就戮以從眾

死帝釋曰朕不明 **示金纏救死** 北盟錄事欽宗靖康中粘罕乃主是今當先

民爭渡有婦女陷於將少中舉臂問金纏 **揣鍼蘇死** 抱朴子內示人號呼求救莫敢向通不移時遂沒 史得毒病死已三日奉時在彼乃往與藥

越人揣鍼 **內藥起死** 太平廣記董奉侯官人也士與馬交州刺史以蘇死 史得毒病死已三日奉時在彼乃往與藥

三九內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舉其頭強而消之頃更手足似動顏色漸還半日乃能起坐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吞忍如夢見有十數鳥衣人來

收喪上車去八大赤門徑以付獄中獄各一尸以土從外封墓之不復見外光忽聞戶外人言太一遣使來召士喪人聞除其尸上良久乃引出見

有車馬亦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 **蕭后誓死** 北盟錄事和四節呼喚上車將還至門而蕭后誓死

難至此我親統大軍盡死一戰為社稷計勝 **積新誓死** 宋史陳則再與卿等見萬一失利則我誓死於陣前

從易為彭州軍事推官時王均盜據成都連陷綿漢諸軍彭人謀殺兵馬都監以應之從易攝州事斬其首謀者召餘黨曉以禍福賞之眾皆呼悅

乃率厲將士修嚴守械戒其家僅積薪舍後曰吾 **家亡誓死** 元力不足守當死於此賊聞其有備不敢入境

列女傳朱虎妻茅氏大德間充官都水益坐罪籍其家吏錄送茅氏及二子赴京太醫提點陳甲乞歸家欲娶之茅氏誓死不從託居尼寺憂憤不

食 **誓言與虜死** 張橫河心李錄解潛太尉尉南安臨決之前戒一辛 日焚香祝曰令人來請若有所言者因往省之曰

太尉平日所懷莫有不足者否解公遂屏左右垂淚云某平生惟仗忠義誓與虜死以雪國恥以不肯議和遂為秦公斥遠此心惟天知之因謂之

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然人未有不知者事有真偽連耳解云聞侍郎此言心下豁然某今即去矣奄然而逝予以謂武夫悍卒其一金

正氣猶盤礴不下以待人決死吾嘗讀聖賢書 **愛死** 左傳文公十年安可於平日不正此心此與朝聞道夕死何異

子于息冬遂及祭侯以子戎路將以伐宋宋遂楚子遂直以日孟諸命夙駕載燧宋公遣命無畏扶其僕以狗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戰也子舟曰

當官而行何強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固極是亦非解強也救愛死以亂官乎 注言我生敢定惜一才之死以亂楚之官事

不敢愛死 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將季氏于蒲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其人以鉞盾失之陽越殿將

如蒲團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皆李氏之良也蒲以是繼之對曰臣聞
後勝虎為政曾國服焉達之微死此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
我適孟氏對曰不敢受死懼不免王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園人之壯者
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為及而步越射之不中築者
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此將不惜死節度孫志直開門拒之吐蕃圍
守數日會鎮西節度使御史中丞馬璘領精騎千餘自河西救楊志烈迎
引兵入城遂明軍騎持滿直衝賊腹左右願從者百餘騎璘奮大呼賊
徒披靡無敢當者戰疲而歸賊眾憐其境勇望日又追城請戰
璘被甲開門城乃抽退皆曰此將不惜死不可當也

相與

致死

容齊有聖張耳東餘少時為劉頭交其後爭相與致死地而
不厭蓋勢利之極其究必然韓馥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懼
死劉璋開門延劉備坐失益州望讓提兵授李嚴而族不允爾未兆以
六鎮之眾付高歡而卒斃於歡手紹密歡忘其所自不足深責歟謂玄德
之長者而樂為致死三國志孫策傳策為人美姿顏好語言性
忍為此耶

樂為致死

三國志孫策傳策為人美姿顏好語言性
忍為此耶

永樂大典卷萬三百十

十三

自致於死

後魏書張猛母妻古八食王之法乃徠訪猛
田躬往攻猛得右環壁雖器形者大小百餘

至而觀之皆光潤可玩乃推七十枚為盾日振食之餘多惠人後乃聞
者更求至於故處皆無所見焉羽公源懷等侍其王塚為器賦皆鮮明可
寶預服延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皆不替即人加之好酒損志入疾焉
謂妻子曰服玉右能屏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大得神方而吾面色不絕
日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力使速殯令後人知食服之妙
時七月申旬長安毒熱殯停尸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王氏以玉珠二枚
含之口間常謂之君自云食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含也言訖齒啟納珠固
體其口部無穢氣氣聚於口堅直不傾是死猶有生意焉此其靈也
諸棺中

勇者致死

宋蘇東坡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
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懷

心樂死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越王道見范蠡使而范蠡將有戰
事之氣即為之賦其士卒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為欲盡而
為之賦勾踐曰吾思士卒之怨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今盡而
死敢而有怨氣故為之賦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

艾命投死

君之所輕也孫鋒後刀人言命投死者士之所重

擅殺償死

大業中與鄉人李君則則競

也今王易財之所輕而君之所重也孫鋒後刀人言命投死者士之所重

因被殺故告捕君時年六歲其母劉氏告縣收捕君則素家三命追訪
數年弗獲覓親初君則出官自貢而君祿密袖白刃刺殺之詣刺史具自
陳古州司以其擅殺殺問云殺人償命律具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對
曰亡父被殺二十餘載聞諸典禮父讎不可同天早願圖之久而未遂常
准亡或不展冤清今大耻既雪甘從刑憲

自盜抵死

後唐明宗

紀天咸四年西川右都押牙孟容弟為資州稅吏主自盜抵死觀察判官
馮瑒中門副使王處回為之請孟知祥曰雖吾弟犯法亦不可貸况他人
乎之紀細民之愚無知抵

坑降足死

起長平之戰坑趙降卒四

十萬人後秦殺攻趙趙稱疾不行昭王怒遣人遺趙不得留成陽行至杜
郵賜劍令自殺起曰我何罪良父曰我固當死趙降卒四十萬人我詐而

永樂大典卷萬三百十

十四

殺菟坐死

守軍恒市時起菟死於河南城西經旦

數十里移斂所在謂發主菟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
死當有西風質胡不知禁忌誤殺一菟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

反送

景一設非永進建人隨元化生一契耳生生皆安其安知非真死

鳥羽送死

三國志魏書弁之傳其國上地肥美宜

靈鶴催死

江少雲初死王參政伯

丹劑緩死

南京然不肯赴請病者扶携以就求藥此和

初因登守郡母病危甚呼之不至公怒云使吾母死亦以吾去使此人
不

叔曰容為診之既而曰可以舌處以丹劑遂爾田喜甚云吾一時相困

辱然豈不可前耻乎用太守之舉從以妓樂酬以千緡俾解卒負于前

增以絲腰導引還其家旬日後田母病作呼之則全家適

去田母遂殞蓋其疾先已在膏肓家姑以良藥緩其死耳

死 西漢書外戚傳王莽先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

所當適無死安祿山謠喜使為閨人愈親信祿山腹大垂膝及老愈肥

曲德常廢既廢不能無患望至是日復言我人疽疾尤下膝左右給侍

罪極死或垂梓荷辱諸兒尤數維嚴莊親侍時

時遭害斬故二人深忌祿山

飲泉輒死 知是州治舍有井相傳不敢飲飲輒死仲已

日汲自供終更無恙

射賊輒死 神道碑 宋陳世卿改靜安軍節度推官有盜數萬人圍靜安八十日公奮勵距敵射其裨將一人應

手死又射至數百人無不輒死盜以故不敢迫而外兵來救乃解

一門爭死 續後漢書孔融傳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

詔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融兄獲有舊亡

永樂大典卷萬三十三

十五

十五

未言臣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臣父文成充使不

待其嚴刑罪小責重不勝冤苦街衢號哭長幼咸嗟皇太后上實所鑒照

臣聞有禮不中枉填溝壑臣子情切骨肉深請以成服代父當死

父之淺命長恩臣之孝心伏乞天恩俯垂矜察臣下雖萬死猶荷再生

父朝無近親孤寡獨主首殊難維艱易危無風而自倒不寒而自敗李

全交接那作盡舞法弄權虐害善司典誅殊來後柱白良善以立己功惡貫

已盈貪殘事敗不慈頑厚猶事料端不懼皇天乃居惡府罪輕責重其狂

實深但恨明時虛編答晦延伏願陛下採與人之誦聽左右之言乞不監

無辜重克寬重延即至難死之日猶主之平不任結怨之至可死臣以

聞臣等上樂隨往事父甚謹一日賊首遣人說臣等曰汝等可殺

汝等幸留父侍養請以已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

之陳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求

求

求

求

求

求

求

求

求

求

求

求

求

求

求

求

求

求

抱父乞死

南史宋袁粲傳。齊戴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粲即與兒

欲斬之。子最覺有異。人呼抱父乞死。兵士人莫不流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袁粲。奉大宋策名兩朝。今使歸魂墳壙。永就山丘。僧靜乃斬之。

幼兒代父死

元史李義堂。郭狗。狗父事成大吏。平宋將史太尉。攻陷之。寧全家被

得。史將殺。狗年五歲。告史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史驚問。是兒。願代

伯父死

溫州府志。王奉。永嘉人。居杜興。幼鞠于伯父丁木冬。大兵

理出。始曰。兒知廢物所。伯父遂待。釋而道。溫數穴。皆無乃。告兵曰。兒實不

願代母死

溫之北鄉清源。朱

不殺。則執而掠。問珍寶。所藏之。妻從世母。下為所執。從世哀痛。不忍母死。於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

十七

母代子死

相。位。嘗。風。興。未。出。其。其

皆集。聽。前。忽。有。大。水。奔。過。而。去。眾。以。升。之。未。出。而。外。門。人。未。啓。乃。相。與。掩

而。縛。之。以。資。燄。而。諸。密。室。期。以。送。升。之。至。待。滿。即。歸。而。共。烹。也。又。歸。取

願代女死

人。以。其。太。宗

兒。薄。命。云。云。閏。十。二。月。十。之。五。丁。是。願。代。女。死。人。以。其。太。宗

大。女。死。即。欲。將。以。黃。白。首。太。祖。自。御。以。入。留。裏。家。內。燕。國。來。驪。而

兄弟爭死

史。記。衛。世。家。衛。宣。公。為。太。子。及。娶。齊。女

他。女。宣。公。得。齊。女。主。子。壽。子。朝。太。子。及。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明。共。燒。惡。太

子。欲。廢。及。宣。公。自。以。為。奪。太。子。妻。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

及。於。齊。而。令。及。逃。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旌。而。告。界。盜。見。持。白。旌。者。殺。之。且

行。子。朝。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朝。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

早。益。見。太。子。白。旌。即。殺。太。子。可。母。行。太。子。曰。人。命。主。不。可。遂。行。壽。見

太。子。不。止。乃。益。其。曰。旌。先。馳。至。界。見。其。盜。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以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

十八

人。至。謂。盜。曰。所。當。殺。者。我。也。盜。年。殺。太。子。及。以。其。宣。公。乃。以。子。朝。為。太。一

公。事。加。辟。命。皆。不。就。二。弟。俱。以。孝。行。著。聞。名。聲。相。次。亦。不。意。微。聘。肱。肱。嘗。與

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諸。兄。弟。更。相。爭。死。盜。遂。而。釋。之。但。掠。奪。衣

資。而。已。兩。更。蒙。大。汝。南。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其。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

逃。唯。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弟。李。出。過。亦。自。尉。為。所。捕。琳。自。縛。請。先

李。死。賊。殺。而。欲。道。由。是。顯。名。鄉。邑。孝。友。司。以。漢。張。望。是。蹤。平。孤。養。老。母。在

堂。八。十。餘。禮。拾。菜。歸。於。路。遇。賊。欲。殺。食。之。禮。中。頭。云。家。中。有。老。母。朝。未。得

食。少。時。歸。家。供。訖。却。來。就。死。賊。遂。放。去。弟。渴。渴。聞。之。自。走。去。賊。所。謂。賊

曰。向。者。歸。作。食。者。是。兄。先。孝。養。父。母。年。老。幸。苦。而。弟。把。肉。多。願。代。兄。命

禮。除。去。賊。所。謂。賊。曰。禮。本。許。殺。何。得。殺。弟。賊。見。二。人。孝。慈。皆。不。忍。殺。更。與

禮。米。二。石。盜。一。船。侍。養。老。母。以。全。孝。敬。之。道。三。國。志。孫。吳。傳。舒。喪。有。罪。時

太。常。潘。潛。掌。刑。州。事。欲。真。之。於。法。吳。子。都。謂。潘。曰。舒。伯。英。兄。弟。爭。死。海。內

願代舅死

宋晁無咎集李氏墓誌銘宋黃叔敖妻李

故忘男之疾問
禱于神願代男死

捨身代死

之如可免多苦蘆珠

親厚

擇孫莘老平時至
一日公擇卒二日

親厚皆終於御史中
老卒先後燒一日

示兒只傳子不花值一
吾主既為國死吾

軍陣潰遂見救二僕
為人如今苟得生他

亭焚爭死

宋史郝質傳質字景
純汾州介休人爲路

千

下曰千之去所實百
情仕其義兩釋之

代京兆死

尹後得罪下廷尉吏
戶頤代趙京兆死吏

請代

歎元子道光祿嘉之

北自齊西奔同縣曹平
而立听胡歌元已无虞

之事下豈夫為東
益長遷止之而相

曰義士也善之紀義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元年實建德陷景
城執戶曹河東張玄素將殺之縣民千餘

賂民代死

宋史孝義傳朱壽昌知蘭州大

不死至是人殺人而賂甘

與里民出就夫徭
汝女為婦且婿

生身死心上街。懷彭月。

史李先令蒙賜

其家因流涕言之代章伊

不

世可聞人尹次穎示人忠
母軍並詣官曹求伐其命

人王皆坐殺人多
益而物故尚

應劭後追號之曰刊前

早結則為災秋一

十二

其可造而范曄亦論之曰

思開父子兄弟得

智則代死

孫繼授崇寧中遷

大慈寺四講院屋宇併居

之盛年既多珠在

於水陸院食訖陞坐舉揚

般若具道所以

死之意。奄然而化。趙為王喪事。素服奉餼。哭于大智寺塔下。是歲趙無恙。明年曹庭堅待制帥蜀。趙貴倨自若。有與趙相。徑造聽事。曹怒曰。鈴轄於前。使有階級。安得犯車。立命武卒。擒趙直司。旋荷繫于獄。獨務求其情。不數日。士民交訟紛紛。得其白。直共前後死之者四百輩。悉不落名。籍而冒請。報。遂併捕其二子。鞠實計。賊不實。父子皆斃於獄。死而可代。之。死。一。年。饒州安國長老。了祥者。嘉州人也。談此異。于謂死而可代。則在之於君子之於父行之久。夫趙君與智則之事。豈其然乎。孔璋替死。東郡志。孔璋請替李衣。臣某言。臣聞明主御宇。捨過取能。舉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致。一。命。臣用林父。豈念過。漢用陳平。豈念行。子禽。息。須。身。豈。惜。一。元。生。乎。北。郭。碑。首。豈。安。死。乎。向。若。林。父。死。陳。平。棄。官。里。不。用。要。嬰。見。逐。是。吾。無。亦。伏。之。利。漢。無。皇。極。之。遵。蔡。不。兼。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用。韋。氏。將。勢。言。出。陽。廣。而。邕。挫。其。鋒。雖。身。受。禍。屈。終。安。謀。中。損。然。則。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前。未。瑛。每。厚。遇。者。豈。以。才。重。抑。嘉。忠。忠。於。國。矣。今。聞。坐。賊。贓。欺。厥。行。且。斯。人。所。然。者。極。孤。恤。窮。救。之。賜。惠。積。而。

永樂大典卷萬三百一十

二十三

能散家無私。陛下下吏。訊之。聞諸道。給。去。者。皆。以。利。嚮。天。之。時。奏。斯。大。死。在。朝。久。求。辭。聖。代。臣。聞。生。無。益。於。國。不。如。殺。身。以。明。賢。臣。願。朽。材。輪。無。取。徒。歟。視。禽。息。雖。生。何。為。況。賢。為。國。家。之。寶。臣。之。對。若。夫。國。家。之。寶。夫。社。稷。之。衛。哲。人。云。亡。國。將。若。之。何。是。臣。商。借。示。矣。臣。願。以。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類。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是。臣。不。違。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番。而。死。死。亦。不。類。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才。德。改。行。全。林。父。之。功。使。臣。行。明。目。黃。泉。附。北。郭。之。行。臣。之。大。願。豈。不。下。若。以。涉。和。之。始。難。於。用。斧。錢。侯。天。我。命。歟。臣。伏。願。大。利。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鑒。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周。亞。夫。得。劉。孟。以。為。寇。不。足。矣。夫。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眾。伏。惟。陛下。數。舍。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劉。孟。近。取。李。邕。豈。惟。成。禮。佛。之。澤。亦。歸。天。下。之。望。臣。先。君。孔子。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況。大。體。之。後。天。地。更。新。捨。之。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示。思。之。臣。聞。士。為。知。已。者。死。且。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於。死。者。豈。獨。為。惜。色。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臣。瑛。元。罪。死。罪。出。馬。

牛贖死

東漢書。烏桓傳。烏桓約法。遠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各自相報。不止。諸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以贖死。

入馬贖死

資治通鑑。唐書。宗元。年。初。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資。治。通。鑑。唐。書。宗。元。年。初。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資。治。通。鑑。唐。書。宗。元。年。初。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

射於京師。思禮。覺。管。崇。嗣。代。之。為。政。寬。弛。信。任。左。右。數。月。間。執。散。殆。盡。惟。陳。腐。米。萬。餘。斛。在。上。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則。鈞。校。所。出。人。將。士。輩。多。有。隱。匿。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死。乃。許。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作。亂。出。

金贖死

元史。布魯海牙傳。是時。奴。有。罪。者。主。侍。專。殺。海。牙。知。其。非。法。而。不。能。救。嘗。出。金。贖。死。者。數。十。人。征。討。之。繁。驛。軍。籍。者。渾。於。行。役。往。

爭反而死

通鑑。外。紀。宣。王。四。十。六。年。初。王。將。殺。其。往。嘉。人。代。之。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反。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討。文。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社。伯。之。罪。王。殺。社。伯。左。儒。死。之。過。范。式。託。死。馬。明。史。實。錄。後。漢。

范。式。字。巨。卿。父。業。太。學。時。諸。生。長。少。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列。士。也。可。以。託。死。吾。沒。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言。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武。觀。書。見。瘞。愴。然。感。之。哭。為。死。友。於。是。護。平。妻。子。身。送。喪。於。臨。水。記。聞。戶。師。魯。濟。官。監。復。州。酒。稅。時。范。帝。文。知。鄧。州。時。魯。得。疾。即。死。擯。去。官。請。鄧。州。以。後。事。屬。希。大。日。往。視。其。疾。師。魯。曰。疾。勢。復。增。幾。分。可。更。得。幾。日。二。旦。遣。人。招。希。大。甚。憂。既。至。師。魯。曰。誅。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沫。並。無。所。見。但。覺。氣。息。漸。就。盡。耳。凡。生。與。希。大。語。久。之。謂。希。大。曰。公。可。出。沫。所。遊。矣。希。大。出。至。縣。東。已。聞。其。家。號。哭。希。大。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孫。承。公。遣。書。告。文。正。公。以。疾。請。使。郡。自。請。從。賴。道。徐。紀。公。以。死。未。幾。病。革。公。入。視。且。告。之。曰。希。大。忠。義。孝。友。生。固。無。憾。矣。死。又。奚。憾。哉。死。生。猶。夢。覺。其。去。未。在。我。爾。語。訖。而。瞑。其。送。終。卹。孤。罔。不。盡。禮。

永樂大典卷萬三百一十

二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百一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二十一 四濟

李

李彭年

桐汭志李彭年字元老郡人也紹興八年舉進士第調銅陵尉初戚方入境父母沒于賊彭年追慕不已郡守洪

興祖嘗表稱之曰伏見土居官李彭年言行有常鄉里稱孝昨者賊兵入境作過彭年二親相繼被害冒犯白刃收歛營葬追慕哀慟人不忍聞除喪累年疏食水飲誓終此身不食酒肉語及其親懷愴泣下自兵戈以來習熟見聞孝養廢闕不能如禮者多矣彭年獨躬行之出於至誠委有顯跡可以激厲風俗朝廷嘉之初賜旌表門閭官至鎮江府教授今旌表猶在石壁山之舊居號其里曰旌孝

李中

元一統志李中紹興十五年知德并監其子肅即吳巖先生亦為隆州監稅早有文學為時名流

李肅

宋史列傳李肅字仁甫眉州丹棱人唐宗室曹王之後也父中登第知德并監肅甫上貢金雖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皆救時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二十一

一

大務紹興八年擢進士第調華陽縣再調雅州推官改秩知雙溪縣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產肅曰若忍墮先訓乎盡歸思之三日復來廷悔艾無訟又有不自其母而鬻產者肅責之理豪強歛跡於是以前暇力學肅取讀王氏書獨傳極載藉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敬司馬光資治通鑑例卿自建隆迄于靖康為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未畢仍效光體為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制置王剛中辟幹辦公事知榮州榮州溪為隍夏秋率苦水潦肅築防捍之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入境初守令不職者四人縣多聚歛肅括一路財賦額通有無酌三年中數定為科約上之朝頌之州縣乾道三年召對首舉禁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故以為恢復之法已增置諫官許六察言事請練兵無增兵杜諸將私獻嚴軍中虛籍除兵部員外郎兼禮部郎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權作樂肅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建隆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建隆舊制庶幾兩得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為北使權用正除禮部郎中言中興祭禮未備請以開寶通禮嘉祐因革禮政和新儀今太常寺奉校同異修成祭法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時乾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二十一

二

道新曆成肅言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夫未驗無以知其是舊曆多差不容不改而新曆亦未有大驗已中勛曆官討論五年遷秘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尋兼寶輝院檢討官于虛談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肅素謂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洵欲應詔不偶而止其友晁公邁以書勉之肅答以當修此學必不從此舉既不允躬試於是命二子虛塾習焉至是吏部尚書汪應辰薦肅入行可應詔故有是命左相陳俊卿出知福州右相虞允文任樞密事更張舊典宰相以肅數言事不樂肅遂請去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陞詳以欲連變右為戒人奏肅貢九州荆田第八賦乃在三八功既修遂超五等今田多荒蕪賦虧十八上命之條畫既至奏京湖之民結茅而處築土而坊庸十而挈糶種殖故苗未立畔既已多有橫加科歛者今宜寬侵冒之禁依乾德詔書止輸舊稅廣收募之術如咸平元豐故事勸課有勞者推恩詔從之總餉呂游問入奏肅備其事歲飢發鄂州大軍倉賑之條屬爭執不可肅曰吾自任不以累諸君尋如數償之游問返米効肅專止上命其折不之罪也八年直寶文閣陞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扼夷人奏乙戒茶馬司市叙州縣廢馬母滋額戒官民毋於夷漢集山伐下造舟舩移鎮水於開遠舊池皆報可淳熙改元召通城中火二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焚數不實且言長編記魏王食肥蔬語涉誣謗上曰憲臣按奏大數夫實職也何預國史命成都提刑李紫充大事詔熙志貶二秩罷肅止貶一秩肅及都門乞祠除江西運副且許臨遠或勸以方被謫無及時事肅曰聖主全度如此竭忠所以為報遂奏日食地震皆陰盛主敵國小人不可不慮且申無變古無欲速兩言又上快哉引太祖罷朝海乘快決事以謀上曰朕當竭之座右進秘閣修撰同修國史權實錄院同修撰肅為左史時嘗已使行明堂禮謂南郊明堂初無隆拱合視圖壇特免出郊肅至是申言之詔集議發幸沮止其後尚必大為禮部尚書中其說始克行權禮部侍郎七月壬戌雷震太祖柱壞鵠尾有司旋加脩繕肅奏非所以畏天變當應以實上諭大臣肅奏朕屢進謫言賜金紫嘗請正大祖東向之位四年駕幸太學以親經特轉一官肅論兩學釋奠從祀孔子當升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熙寧王安石父子從祀武成王當黜李勣眾議不叶止肅王雱而已其拜侍郎仍兼工部徽宗寶錄置院已久趣上奏肅為呂祖謙學識之明召為秘書郎兼檢討官夜直宣引奏近者蒙氣蔽日厥占不肖者祿祿朕耳目宜謹厥與賜坐欲起又留賜

欽賜茶。奉詔監視太史測驗天文九月丁酉日當夜食素為社壇祭吉官
代鼓禮。持舉行。歷既中。判科為秘書省正字。尋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
院編修。檢討官。又于同主史事。摺紳榮之。肅感上知。遇論事益切。每集議
衆莫敢發言。獨條陳可否。無所避。遂臣優舉。其次于整。應制科。以開試。不
中。程然。皇偶考上。合試。卷發。東閣。判科。為御史。所劾。語連及。肅。肅。肅。亦
知。常。德。府。初。政。和。未。遭。辰。沅。靖。四。州。置。營。田。刀。擊。手。募。人。闕。逆。范。世。雄。等
附。會。擾。民。建。炎。龍。之。乾。道。間。有。建。請。復。置。者。肅。為。轉。運。使。嘗。奏。不。當。復。已
而。提。刑。尹。徽。追。郡。縣。行。之。田。不。能。給。肅。至。是。又。申。言。之。請。度。田。立。額。且。約
帥。臣。張。栻。列。奏。詔。從。之。境。多。茶。園。異。時。禁。切。商。賈。車。至。交。兵。肅。曰。官。捕。茶
賊。豈。禁。茶。商。德。其。自。如。記。無。警。界。表。已。網。提。舉。與。國。官。秋。明。堂。大。禮。成。以
其。首。議。優。除。教。文。閣。待。制。頃。之。座。墊。繼。上。欲。以。吏。事。紆。肅。憂。起。知。遂。寧
府。七。年。長。編。全。書。成。上。之。詔。歲。祕。閣。肅。自。謂。此。書。寧。失。之。繁。無。失。之。略。故
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總。目。五。卷。依。熙。寧。修。三。經。例。損。益
修。換。四。千。四。百。餘。事。上。謂。其。書。無。愧。司。馬。遷。肅。嘗。舉。漢。石。渠。白。虎。故。事。請
上。稱。制。臨。決。又。請。冠。序。上。許。之。竟。不。克。就。又。奏。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志。在
富。強。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者。異。矣。一。日。召。對。延。和。殿。講。臣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一百一十一

三

方。靖。陸。贄。奏。議。肅。因。言。贄。雖。相。德。宗。其。實。不。過。今。遇。陛。下。可。謂。千。載。一。時
遂。舉。贄。所。言。切。於。今。可。舉。而。行。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之。上。有。功。業。不。足。之
嘆。肅。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既。修。天。應。乃。至。進。教。文。閣。學。士。從。舉。佑。神。觀
兼。侍。講。同。修。國。史。薦。九。家。劉。清。之。十。人。為。史。官。十。年。七。月。久。旱。進。祖。宗。避
殿。減。膳。求。言。故。事。上。亟。施。行。丁。丑。兩。日。宣。對。肅。言。外。議。陛。下。多。服。藥。罕
御。殿。宮。嬪。無。時。進。見。浮。費。頗。多。上。曰。卿。可。謂。忠。愛。顧。朕。老。矣。安。得。此。贊。近
惟。屏。手。嬖。好。用。三。萬。緡。他。無。費。也。遂。因。轉。對。乙。丑。祖。宗。故。事。召。宰。相。執。赴
經。筵。太。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肅。便。條。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
四。事。因。奏。之。曰。心。天。王。位。其。分。為。宋。十。一。月。於。卦。為。復。方。潛。陽。時。陰。氣。來
之。故。比。他。食。為。重。非。小。人。害。政。即。敵。人。窺。中。國。明。日。對。延。和。殿。又。及。晉。何
曾。譏。武。帝。無。經。國。遠。圖。十。一。年。春。已。致。仕。優。詔。不。允。上。數。問。其。疾。增。損。給
事。中。字。文。价。傳。上。旨。肅。曰。臣。子。戀。闕。非。老。病。恐。已。骸。骨。因。叩。价。時。事。勉。以
忠。蓋。又。聞。四。川。已。減。酒。課。額。猶。手。到。贊。廟。堂。行。之。病。革。除。教。文。閣。學。士。致
仕。命。下。喜。曰。事。了。矣。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為。天。所。恨。報。國。缺。然。願
陛下。經。遠。以。藝。祖。為。師。用。人。以。昭。陵。為。則。將。氣。舒。徐。乃。卒。年。七。十。上。聞。嗟
悼。贈。光。祿。大。夫。他。日。謂。字。文。价。曰。朕。嘗。許。肅。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

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為。序。冠。篇。不。謂。其。止。此。肅。性。剛。大。特。立。獨。行。早
著。書。檜。尚。當。路。檜。元。始。間。于。朝。豈。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拭。嘗。曰。李
仁。甫。如。霜。松。雪。指。無。嗜。好。無。嫌。侍。不。值。在。平。生。生。死。大。字。間。長。編。一。書。用
力。四。十。年。業。通。以。為。春。秋。以。後。繼。有。此。書。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
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
奏。議。三。十。卷。四。朝。史。集。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史。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
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
司。馬。氏。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合。為。四。十。一。卷。溫。文。爾
雅。贈。太。師。溫。國。公。子。厚。聖。整。壁。畫。皇。室。著。作。郎。至。楚。州。路。權。照。刑。獄。壁。畫。皆
執政。有。別。傳。論。曰。執。羔。宿。德。雅。度。在。經。遠。忠。忱。啓。沃。以。口。舌。相。高。為。成
希。呂。剛。直。慷慨。切。有。古。引。裾。風。良。祐。力。止。汎。使。懼。聞。蒙。端。作。首。竄。斥。而。甘。心
馬。李。浩。獨。不。遠。秦。楚。陳。索。以。呈。身。為。壯。文。若。識。休。兵。胡。沂。斥。閑。官。其。清。風
苦。節。終。始。弗。渝。高。孝。之。世。李。肅。壯。讀。王。氏。書。振。拾。遺。文。殘。缺。之。餘。禁。然。有
則。長。編。之。作。咸。稱。史。才。然。所。振。拾。或。出。野。史。春。秋。傳。疑。傳。信。之。法。然。歟。與
地。紀。勝。紹。興。二。十。九。年。周。麟。之。言。知。及。流。縣。李。肅。當。讀。皇。朝。公。卿。百。官。表
詔。給。札。錄。付。史。館。肅。博。學。剛。正。秦。會。盛。時。嘗。遣。人。諭。肅。欲。得。一。通。即。召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一百一十一

四

周。肅。迄。不。與。生。此。懋。寒。州。垂。二。十。年。矣。四。川。制。置。王。剛。中。其。名。奏。為。幹
辦。公。事。擊。牛。肆。李。壁。獨。湖。集。與。嚴。先。主。墓。刻。公。津。肅。字。仁。甫。一。字。子。真
其。先。唐。宗。室。右。武。衛。大。將。軍。德。武。氏。之。禍。竄。眉。丹。校。子。孫。因。家。焉。距。公。十
有。七。世。矣。大。王。考。諱。愛。王。考。諱。辰。贈。奉。直。大。夫。考。諱。中。左。朝。奉。大。夫。贈。宣
奉。大。夫。妣。碩。人。史。氏。公。主。於。政。和。五。年。四。月。丙。辰。登。紹。興。七。年。進。士。第。調
華。陽。縣。主。簿。攝。嘉。州。軍。事。推。官。未。赴。丁。宣。奉。憂。服。除。調。雅。州。軍。事。推。官。改
宣。教。郎。知。雙。流。縣。辟。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知。帶。州。除。益。州。府。路。轉。運。判
官。丁。太。碩。人。憂。服。除。召。赴。行。在。入。尚。書。為。兵。部。郎。中。以。曠。宣。奉。諱。改。行。負
外。郎。國。史。院。編。修。官。轉。禮。部。員。外。郎。遷。祕。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權。起
召。合。人。起。居。郎。直。顯。謨。閣。判。湖。北。路。轉。運。副。使。除。祕。書。少。監。赴。闕。供。職。改
直。寶。文。閣。主。管。潼。川。府。路。安。撫。司。公。事。知。瀘。州。召。赴。行。在。陞。祕。閣。修。撰。江
南。西。路。轉。運。副。使。召。赴。行。在。除。祕。書。監。兼。權。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
侍郎。以。御。史。論。公。子。厚。發。策。不。當。黜。并。出。公。知。常。德。府。逾。年。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天。子。初。行。明。堂。禮。推。恩。首。建。議。者。加。教。文。閣。待。制。尋。除。知。遂。寧
府。召。赴。行。在。拜。教。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三。上。章。請

三年召赴行在八月入對上太祖故事已為法請許六察官事又言軍
興三十年蜀賦一錢折變百之願自此勿增取况蜀兵已多宜罷招利嚴
簡汰禁大將母族虛指部曲考宗嘉納除尚書兵部郎中以父諱下行
負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入兼禮部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權作
樂公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我藝祖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
法周禮分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本朝舊制我
兩得諸岳拱上壽止樂正殿為北使機用十二月正除禮部員外郎公言
中興祭典未備岳鎮海瀆先農先蠶風雨雷師九祠以酒脯代牲牢近者
而賜夫節郡國水災殆或以此詔復舊占城國入貢休崇寧五年初嘗用
白首金花綾紙以金銀銀匣公請如述例學士院謂禮部不當預公曰
典禮先有司部兼掌審宜使官即長編卷快新成蜀師汪應辰已下臨安
府給筆札繕寫藏秘閣公遂進國初至治平一百八卷持進兩官公忠侍
文吏弱乙今考官取學術醇正切於世用之文苟涉虛浮必行黜落明春
省試初榜戒諭上方屬精為治事或中出公輪對言唐虞三代專倚輔弼
漢唐武謀卿士今拾三塗近習必進此治亂之機惟聖明深慮過防益有
所損也又奏省闕取士本不立額乞奉皇祐四百之限稍加裁定舊持奏

永樂大典卷四十一

七

名雖賜出身罕授職任近兩榜至八百五十餘人放選注官而賢良方正
一科則寂無應詔當責舉者請舉遂言天下有變經營北方未見可付之
人上曰朕當自將公曰聖諭及此與具宗濟淵淵合矣上曰此朕家法太
祖平澤路取維揚太宗平太原皆是也公請先自治以待時上嘗不倦
近侍皆跛倚明日諭三省議省額特恩二事有沮之者乃已五年四月遷
秘書少監大史官八月日當食公上疏曰災異所以儆戒人主今繼是
訪問言路罕論奏大臣無趙普補綴臺目杜衍封還內降之風臣恐憂不
在疆場惟陛下進求正消群陰以應天變是冬兼權起居舍人六月雷震上
元後一日公錄仁宗景祐三年正月甲辰求言寬賦賦二詔以進直前已
判定徵宗實錄之疎外者因言臣方脩進治平後長編若就加討論他時
可助正史詔後開寶錄院四月首命公為檢討官汪應辰進公子屋賢良
詞業上曰卿有子矣范成大除右史升擢起居郎議者誤引元豐八年十
月詔欲廢二浙係止存者長又宰相以蜀人帥蜀工部並除二侍郎武
臣提點刑獄皆違舊制公援證再三上曰卿論事根據極當朕心在相陳
後卿出知福州右相虞允文既任恢復未克更張公言二典若稽古夏有
典則商云成憲周云舊章漢云故事子孫莫之敢廢王安石變更法度

永樂大典卷四十一

八

萬曆可鑒上欲除公兵部侍郎公自攝記注數譚事宰相頗不樂公遂請
去六月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陸辭以欲速變古為戒又奏為貢九
州利田第八賦乃在三人切既降遂超五等今田多荒蕪賦虧十八上奏
公條畫至則言創耕墾科款且畏爭奪宜寬冒占廣教勸如太祖乾德四
年許見佃者止輸舊稅更不通檢詔如所請其長執契爭奪毋受理守令
能勤課者賞之總賦呂將問奏計公攝其職歲歲發戶部大軍倉振民
位乎執公曰吾自任責不以累諸君尋如數償之游問歸勅公專輒上今
具折而已七年屋中制科八年以舊官起召會虞允文由左相宣撫四川
自說北伐疑公異議預白上改直寶文閣帥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
置戍以禦夷人秋出舊市蕪蕪馬價頗平比歲增其尺寸實直不以時公
言國計邊防胥失之已戒茶馬司互市毋濫額仍勿於夷漢禁山內伐木
造舟舟皆報可守邊踰歲淳熙元年被召適城中火公上章自劾既放罪
矣從刑何熙志奏公不親至火所併指長編記魏王食肥蔬語涉謗上
曰此載皇宋事實何害止命成都提刑李紫體量大事公行及國門乞祠
侍祠除江西轉運副使且許臨遣公進治平四年至元符三年長編四百
十七卷或勸公方被謗勿及時事公曰聖主全度如此竭忠所以報也遂

紹興二十七年二月詔書用經義詩賦論策四場如元祐時仍采蘇軾議
量收恩科至是乃請變文體取實學以致人才上神公奏付三省下學官
議國子司業鄭伯熊等請如公言而老生晚學諱言不便議遂格八月其
拜侍郎仍兼工部徽錄置院久公薦呂祖謙為秘書郎檢討官審訂增
刪數百條書遂成特選一官或請升兩學從祀衆議不同第去王雲傑
用公說也元符接請康長編成上稱公無愧司馬光後有表云豫席恩言
比迹先正指此夜直宣引奏近者蒙蔽蔽日廣占不肖者祿服眩耳目宜
謹厥與賜坐欲起上再留賜飲賜茶恩意甚寵尋詔監視太史測驗天文
公為郎時已言乾道新曆不可用因舉差失數十條詰太史局官皆無以
對然卒無知曆者公又欲參酌開寶通禮政和五禮新義為一書雖下禮
官亦不能成九月丁酉日當夜食公為社壇祭告官代鼓禮廢公舉行之
先是度入秘書為正字旋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遷校書著作父子同典
史事播紳榮之公應上知論事益切每集議衆未發言公條陳可否無所
避會近臣優舉公次子塾應科目然於間試座適考校上舍生發策云云
為御史所劾語併及公度降一官罷公以本官知常德府初政和七年舉
澄辰沅靖州置營田乃弩手司給田募人開墾范世惟張察等附會擾民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一

九

建炎三年亟罷之乾道末守臣劉和幹請復行於辰沅靖三州公為轉運
謂不當復已而從刑尹機迫郡縣行之田不能給公至請度田立額事下
諸司公獨約紳臣張栻具奏上即從之境多茶園吳時禁切商賈率至交
兵公曰官捕茶賊宜禁茶商聽其自如迄無大吹警六年乃開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是秋行明堂大禮上以公首建議持除數大開侍制頃之屋
壁繼亡上欲以史事瑣要起知遂寧府用蔡挺原衡教法開勤武堂親
問士卒其能居市廛者皆營聚之七年史院進四朝正史經脩官在外者
例祇舊勳二年半就奏正史類錄李壽長編地里一志人出其手詔祇平
外別轉一官公自奉議郎年勞資無積官朝議大夫延父右通議參理
皆三品公轉通議大夫公以所課加重奏確詰起王壽而公於德宗本朝
部復有數監司苟不許今乃法法勸以耗民財祇未能盡德猶當用買
僕舊法罷去官監上意鄉之而計司迫蹙軍日減三十緡而已公節用度
俸餘集官府肅然前得旨長編或有增損依熙寧修三經義法具奏至是
上四十四百五十餘條久以一百六十八年事散凡百八十卷一覽難周
初為要六十八卷總目五卷餘撰事目十卷時召命已下公控辭久之
上數詢未期十月六日對延和殿英方讀陸贄奏議公極贊言切今者

數十事勸上力行且曰贊雖相德宗其實不過今可謂千載一時上曰惟
不過於當日是以言垂後世公又奏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志在富強而兵
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以即戎異矣上有無功業之歎公曰功業見乎爰
人事既脩天應自至上卿宿德者儒宜在左右任史職進教文閣直學士
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脩國史七月久旱公進避殿祈雨求言故事上亟
施行命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館職實封言事趙彥中草詔云意者委任或
非其人公奏陛下委任不過三四大臣神宗語富弼云唐太宗與魏謩議
政全似爭競宜初二府以魏微為法母若元豐王珪號三旨相三旨者謂
上有可否注曰須聖旨諭軍國事曰誠如聖旨有啓擬曰取聖旨也又謂戶
部不足南庫有餘請如唐建中龍興林大盈庫歸左藏上以奏付外讀者
夫邑丁且逐兩一日宣對公言外議陛下多服藥罕御殿宮嬪無時進見
浮費頗多上曰感卿忠愛然朕春秋已高安得此聲近聞華李婕妤用三
萬緡他無費也上憂感感嘗入斗公言天道遠惟正厥事可以弭災類次
漢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公曰心為宋分
為天王位潛陽將復陰氣乘之小人害政夷狄窺中國之象後條上古今
日食是月者三十四明日對延和殿及晉何曾譏武帝無經國遠圖上甚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一

十

嘉獎是歲公賦詩云明年七十吾歸矣預買北園門外舟至冬疾作三省
請給告十日日上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可半月十一月春來已致仕優詔
不先上數問宰執公疾增損何如萬里召來宜容輕去丞相王淮曰素知
進退宜從所請上曰脫不幸有故於道路奈何可諭其鄉人給事中宇文
价留之价傳上旨公曰臣子戀闕非老疾忘乞骸骨因詢价時事价以忠
董聞四川制置使留正總領馮憲論減酒額猶予割贊廟堂行之二月病
棘甲子除數丈間學士轉一官致仕命下喜曰事丁矣口占遺表云臣年
七十元不為天所恨報國缺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為師用人以昭陵為
法辭氣安定依年上聞嗟惻賜銀絹三百疋兩贈光祿大夫令臨安治後
事沿江漕司津置歸舟他日語宇文价曰朕嘗許燕大書續資治通鑑長
編七字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為序冠篇不謂止此也公孝友誠實性
無嗜好惟潛心經史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故其出處本於繫辭精微
著述則評論今古判白善惡得褒貶之旨所至求真篇隱佚傳錄碑校雖
陰陽小說亦無遺者家藏積數萬卷為文語道而理備考訂類試恭詳南
省多儒名士為人親削筆前兩入朝通議先文登趙惟當路士大夫爭漢
兵二公皆蜀人雅敬公公一無所徇晚在經筵人頗懷安公為上言前日

又歷官終始而繫之銘銘曰渾然天質不見芒銳胡不願馳思
考已逝御幸篆銘以安厥後或有考尚知為太史公之弟也

李亮

宋王灼頤堂集李教授墓誌銘 紹興九年均官義州鈴轄安
撫司幕府臨印李亮字長孺與其弟防以父命遊學吳中來扣

門求交時主帥馮公康國見而奇之留語十日具舟送出關後三年均被
檄至臨安二子相從益詳其為人方國家盟敵大脩廢典士爭詣公車進
說求售二子質草廩三閭闔戶誦書兼豆自給氣貌甚恭勢官顯公欲一
識面類多拒絕不知者謂非仕家子亦疑其遠來竟何也吳中士大夫以
是盛稱蜀二李又明年興大學長孺選充弟子貢又明年登進士第授順
政主簿順政蜀北邊恐貽親憂歲求微一歸提點刑獄俾備幹辦公事諸
臺高其能薦書滿篋除縣州學教授丁父憂哀慕骨立二十二年三月某
甲子以毀卒年四十九長孺事父母得歡心友愛防至不相捨詩文典重
有法作字出入歐虞間赴人急難勇前不顧平居退然若不能言遇事切
利害揚袂刺譏無少惜系出唐墓王某我世祖輝入蜀其後居印之大邑
曾祖諱洵任太常寺奉禮郎贈宣華大夫祖諱道原任朝奉大夫累贈立
金紫光祿大夫父諱顯任右司諫下妻王氏右朝奉大夫某之女男曰剛

永樂大典卷萬曆三十一

十三

四女王之缺王拱王初其婿也李幼王氏有賢行前卒紹興二十四年
十二月某甲子防得吉卜舉親表於大邑之白雲里長溪山遂以兄嫂附
葬均既銘朝請公墓防繼請曰長孺止此家禍極矣願備書用慰死者及
其孤銘曰歿非聖制也而實厚於仁士不幸如長孺使孔子作亦將哀
其志以成其名死者生也

李亮親筆長孺有志則伸

李防

臨印郡府志李防字幼安大邑人即開國公道原之孫既冠與
兄亮游上庠亮登紹興甲子第公獨留京師以天下之本末立

上書徹切當軸者以為識切時政責激州聽讀會恩還上庠以誤權目得
罪逐負大名棄官湖上讀書一時指紳爭與交旋後以蔭補出官至令調
神泉主簿時事多所資益一意勾稽吏不容姦公私咸相比終更三年鈔
附無有遺者悉舉以歸縣士論敬服達而州世必有愛人利物者再調溫
江簿泊然無官情在官未幾即致其仕以歸今年
踰八十極壽健杜門讀書手不釋卷足以佚老焉

李柔中

紹興正論小傳李柔中紹興九年胡銓奏封事乞斬秦檜
檜怒議策銓昭州指紳重足一進柔中獨上書闕下數檜

十罪以杖鉗指益怒送
大理寺獄煉死獄中

李彙

赤城志李彙字彙懷人字推之紹興九年通判州
事因家天台官至朝議大夫俱九天僕射祠祀

李靚

宋史李靚字彥和吉州龍泉人幼孤母督之學不肯卒
業世語之解曰國家遺女真之變寓縣雲擾士當指驅為國戰

大慈安能咕囁幸句間劾凌丈夫哉岳飛督師平復魁身從之未行奔
母喪服除走淮南以東干都督張浚奇之使隸淮西總管孫暉戲下紫
巧授承信郎紹興十年金遼其時暉將軍紀境親與部曲盡其鋒鏖戰至
西京天津橋南俘獲將軍乘勝逐北會金兵大至遂死之年三十一原
得諡諱丁不周蓋公大全集忠義李君傳 中興初女真犯金陵吉水楊
公守節死官天子既追爵四品即其地立廟又易名忠義書勲太史編錄
諸孤加賜田忠義大節卓卓在人耳目指紳甲冑間皆喜傳而樂道之
況於同州之士宜與聞伯夷而立志慕相如而更名者耶今於龍泉李君
見之矣李君名靚字彥和父俠早世母勉以讀書一日從筆歎曰天下方
擾攘男兒要當奮旗斬將立功豈第願名於無窮矣能觀事章句故聞

永樂大典卷萬曆三十一

十四

大將岳飛命平度冠即挺身從之會奔母喪不克其功釋服走淮南以
東干張丞相相奇其材遣隸淮西總管孫暉戲下積功授承信郎紹興
十年夏岳飛將軍入寇暉分兵禦之君獨與部曲晝夜搏戰至西京天
津橋南大小數十戰戰無不計卒俘獲將軍乘勝逐北會金兵大至遂死
之時五月二十四日也年三十有一後一月事聞詔贈君兩官有子與父
恩澤贈卹加等子得於郡人者如此常恨未能訪其家乾道八年秋君之
子忠忠來袖書一通陳義呼嗟予竊嘉之明日泣而請曰吾父死國時
官甚微不得如忠義公大顯于世且上許地恩而思忠適在襁褓不能自
列於有司承天子之命予公一言傳信四方以附九泉且無使國家旌忠
卹孤之恩委於草莽也予曰孰濟濟暗不受祿山逼韓退之謂當附書於
史子遂能標白其先人供當得書今爾父死王事名在司勳且有詔卹爾
世其祿視歿氏父子益易以顯予昔執筆隸太史而不以吉今尚何道思
忠曰不孝之罪昭昭矣雖然里中多石士恐知無位於朝任斯責者
第為我書他日司馬遷言刑軻庶幾微夏無且予曰然退為之書

李珙

元一統志李珙字珙紹興十一年度州免解進士持封養素居士
珙賴縣人朴之從子也行義脩家該道經典故江西諸司上其

行義于朝子諱字和卿居在城華坊少孤力學卓然不群登進士第調
安福縣尉獲盜不顧受賞人為蔡院宗事太常丞出為浙東提舉值歲飢
兼賑濟活人甚多召為尚書左郎官
遷左司郎中卒于官號雲峯居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二十一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二十一

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二十二

四濟

李

李浩

宋史列傳李浩字德遠其先居建昌遷臨川浩早有文稱紹興
十二年擢進士第時秦檜挾宰相子以姓多士同年皆見之或

拉浩行毅然不往調補州司戶參軍襄陽府觀察推官連丁內外艱繼調
全州教授改太常寺主簿尋兼光祿寺丞輪對首陳無逸之戒且言宿衛
大將軍楊存中恩寵特異侍之過非其福上悟旋令就第自秦檜用事塞
言路及上總攬權綱欲厲忠諫此習尚存朝士多務慎默至是公百官粹
對浩與王十朋馮方查喬胡憲始相繼言事問者輿起浩不安於朝請祠
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孝宗即位以太常丞召時張浚督師江淮宰相多
抑之浩引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詔章得象故事乞成諭令同心協濟兼權
吏部郎官浩雅為湯思退所厚御史尹檣欲引之以共濟浚因薦浩及對
乃明示不同之意二人皆不樂踰年始除負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在
王府多所裨益且因事以及言久之於再幸上或見之王亦素所愛重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二十二

一

他日外補累年以歸王喜曰李浩出矣未幾宰相召為郎者四人將進
用之尤屬意浩浩嘿然無一辭同舍皆遷浩獨如故踰年浙河水災詔郎
官館職以上條時政缺夫浩謂上憂勞如此今何可不言即奏疏指論
臣併及宰相惟奉行臺諫多迎合百執事頗忌畏縮反覆數十言傾倒
竭見者悚慄上不以為忤執事者深忌之已外得台州州有陳中禁軍五
百人訓練官貪殘夫衆心不逞者因謀作亂忽露刃於庭浩謂之曰汝等
欲為亂乎請先殺我衆陳曰不敢乃徐推其為首者四人黜徙之迄無事
余直以司並海有宿寇久不獲浩案其徒自縛贖罪即得其魁里豪民郭
某以貨珍事權貴人門囊橐為奸事覺械繫之元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
孥徙貴人教其家訟寃且誣浩以買要事言者用是德之疏方上惟衆政
劉拱辰次奏曰李浩為郡復罪豪民為其所誣臣考其本末甚曰上顧曰
守臣不畏強禦宜易得邪且問章安在拱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
猶欲還其所天贊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至甚允置郭某家資永不給還
流徙如故浩始得安明年除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維未入萬董其事者
雖濕惡諂刻官錢戶部不敢詰浩白發其奸下有司窮覈戶部欲就文結
也數大理附會之浩爭曰非但免奸且虧軍食上是其言會大理奏結他

欲上願願臣曰韓守官得剛正如李浩者為之已而卿缺又曰無以易浩
遂除大理卿時上英明有大為之志廷臣不能奉行從便苟且從違避事
浩前在司農嘗因面對陳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為金使侵倭伴還奏曰臣親
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為廢地心嘗痛之條畫營屯以為恢復根本又言此
日措置邊事甚張皇願成時吏嚴備禦無規微利近切日與大臣脩治且
結人心持重安靜以俟敵釁上悉嘉納宰相議遣浩浩與韓其不可至以
官職詠之浩怒以語觸之且力求外以直實大闢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
有尚書耶入對論及擇帥事上曰如廣西朕已得李浩矣又諭大臣曰李
浩營田謀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浩至郡舊有靈渠通漕運及淮既歲久
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賴其利豈啻所隸安平州其酋恃險謀聚兵為邊患
浩遣軍使諭以禍福且許其引故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燬其構聽大府
約束治廣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
下專務迎合所責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臣下恃之
塞所重者廉恥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波之使下情當盡而
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論情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延緩者得以自
售上問延緩謂誰浩具以具上謂宰相曰李浩直諫遂除權吏部侍郎

永樂大典卷四百三十二

二

郎時政并有古寵寵權者壹非一自浩之入已相側目且欲以甘言誘
之浩中立不倚拒弗納於是相與謀誅議大夫姚憲論浩以強狠之資
挾奸諛之志宜之逐列變亂黑白未及正謝而罷道九年提舉太平興
國宮明平下變路嗣命浩以秘閣修撰寵其行變有蜀州曰思州世
襲為守則田氏與其猶子不協將起兵相攻浩草檄遣官為勸解人感悟
歛血盟誓擇前憾遂得以寧踰年以疾請祠提舉王隆萬壽宮命未至以
淳熙三年九月卒年六十一諸司奏浩盡瘁其職以元詔持贈集英殿修
撰浩天資質直涵養渾厚不以利害動其心少力學為文辭及壯益沉潛
理義立朝慨然以時事為己任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以此見忌於衆平居
未嘗傲人以辭色不知者以為傲或謂於上前上謂斯人無他在朕前亦
如此非為傲者小人憚之訪以祿利正色不回謀害之者無所不至獨賴
上察其衷始終全之為群猶索己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
布衣時風氣素高人不致干以私云臨川志李浩早以文名晚喜性理與
漢唐先生相善言論互發象山先生每以古人尊之其葬也南軒以古遺
直銘其墓子蕭字仲欽幼嗜學嘗讀史至晏子御者氣拂揚曰以富貴驕
人妻子亦笑之侍郎嘉其識鎖廳省試別頭皆第一登淳熙八年第授

州司戶攝理獄有疑輒平反再調江西運司秩滿例有送還錢邵
不受當路因舉廉吏公笑曰此足為廉耶監文思院中門兩易衡州教授
士多嚮慕密舍無所容則胡武侯祠以居之其講明以辨義利為先卒年
六十二孫復登嘉定元年第宋張南軒集吏部侍郎李公墓銘 淳熙三
年九月庚戌秘閣修撰知安州兼夔路安撫使臨川李公以疾沒于州治
之正寢五年其孤輩以同郡曾李親所狀公行義來請銘某平時蓋欽公
之為人且在廣右與公相望僅再歲接公行事為詳既不克終辭力叙而
銘之公諱浩字德遠一字直夫家居建昌人其徙臨川方再世曾祖之遇
祖既皆不仕考彥以公贈朝奉大夫公自幼入鄉校新然異常兄末冠有
文名紹興壬戌進士第是歲秦檜挾宰相子以些多士同年多往見之武
拉公行狀然卒不仕調饒州司戶參軍以歸連丁內外艱中間為襄陽府
觀察推官僅踰年及免先大夫喪調金州州學教授改監行在雜買場門
實二十七年之冬時秦檜蓋死矣明年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改初今所
刑定官論者事言秦檜時事無巨細一切更改公白宰相執政出九五兵
李斯蒙諫苟便於世亦不當以人廢方檜在時公義不為之屈及其身沒
事變所論乃如此則公存心平實已可見矣又明年改秩除太常寺主

永樂大典卷四百三十二

三

簿兼九祿丞輪對首陳無逸之旨且論宿衛大將恩寵太過嬰兒過飽
恐非其福太上皇應其言宿衛旋就第自檢扼塞言路士風浸衰及太上
總攬萬機激厲忠諫而除習猶未殄朝士多務職然至是百官轉對公與
上十朋馮方查喬胡憲始相繼有所開陳聞者與起太學之士至為五賢
詩以述其事然公自是亦不安于朝諸祠以歸主管台州崇道觀今上即
位之歲以太常丞召至闕首論聖學以為人主務學則其餘嗜好無間而
入矣時忠獻張公督師江淮而宰相有異議者從中多所沮抑公引張仲
孝友之詩及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詔章德象事故事已戒諭朝廷同寅共
濟俄兼權吏部郎官御史尹穡附宰相湯思退以公故嘗為思退所知欲
援引共濟忠獻於是薦公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思退權皆不與踰歲始
正除吏部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其後宰相召同為郎者四人欲有
所進用最屬意於公公不發一語明日同舍皆遷公如故其在王府多所
裨益且因事以及時政書之于冊幾上或見之王亦愛重公它日公補外
累年以歸王聞之欣然謂僚屬曰李直講來矣蓋公之誠意有以感動也
為郎踰年會浙河水災詔郎官館職以上條時政闕失公歎曰上憂勞求
言此豈可失也即日奏疏指論近密且併及宰執奉行臺諫迎合百執事

顧忌畏縮之罪及後數千言近世論事傾側則切未有其比聞者皆縮頭
上優容曾不以爲忤而執事者忌之甚旬外補得知台州州有陳中某軍
五百人朝廷置訓練官統之其人貪殘夫衆心不逞者衆間謀作亂露刃
立堂下公曰汝等欲爲亂乎請先殺我衆色駭曰不敢乃徐推其爲首者
四人黥之迄無事公倉卒應變坐折茲萌聞者益歎儒者誠有用於世
也天子以爲能除直秘閣並海有宿寇久不得公募其徒自縛以贖罪即
得其渠魁未幾召還復爲故所居官初公在台有豪民鄒憲以貨給事於
惟貴人之門爲一郡害會茲利事發械繫死於獄蓋藉其家徒其妻孥至
是權貴人教其家訟寃且誣公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憐公台日軍執將進呈
文書同知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劉珙越次奏李某爲郡侯惡大過獲罪
衆民爲其所誣臣考視其本末甚白上頌曰守臣不畏強禦宜易得耶珙
曰士氣不振久矣若更沮李某是終不復可振矣上問章安在珙袖出之
遂留中不下而大理觀望權貴人猶欲還其所沒貨併以爲台州議刑太
重上親批其後曰台州所斷安得允當鄒憲家貲永不給還流徙如故公
乃安明年遷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凡八萬石而董事者有所憑恃膜
羅恩惠以欺沒官錢戶部不支吉視事即奏請下有司治大理附會聽

永樂大典卷萬四十二

四

戶部以支爲難公力爭曰是非任憲且虧軍食上是其議會大理奏詰
它獄上忽顧輔臣曰林寺官當得刑正如李某者爲之已而卿缺又曰無
易李某遂除大理卿兼同詳定一司教令故事寺獄空上表賀公獨不奏
先是公在司農時嘗因面對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爲倭倖使還奏曰臣親
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爲廢地心實痛之條畫營田便利甚速且併諸近日
措置邊事甚爲張皇一時誕謾之徒言勢豪弱踴躍自奮甚者故爲割
據以批境外此何益徒有害顧戒將吏嚴禁防無遠近切無規小利日與
大臣脩明治具固結人心持重安靜以待虜衆公之意以謂主上英明有
大有爲之志執事者所當奉承講究爲務實經久之計以卒成聖志廷臣
中誕謾者但爲欲速之說而其苟且者又欲一切不爲適足以害遠謀玩
歲月故再三條陳營田便利以爲是恢復根本之策在今日所當汲汲而
爲之也上每改容嘉納宰相方議遣使公與辯其不可至以官職誅之
公怒以語觸之且力求外以直實文問知靜江府至管廣南西路經略安
撫司公事命下之日尚書郎有人對論擇帥事者上欣然頷之曰如廣西
朕已得人矣李某也又論大臣曰李某營田議甚可行而大臣莫有應者
公至鎮勤於民事郡舊有靈渠通漕運且溉田甚廣近歲頗墮塞公命疏

治之民賴其利立石以紀邑嘗所隸羈縻安平州其酋恃險去橫聚兵謀
爲邊患公遣軍使問心見誠諭以禍福引散使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撤
水柵受約束前帥建議於宜州境南丹州置買馬場朝廷用其議下經略
司公力爭其不可遂止衆謂南丹買馬之議若行其爲廣西生事致釁有
不可勝言者非公言之乃朝廷亦未悉其利害如此也朝廷又令市象于
交趾公復力爭及公去經略司竟任市交趾遂因此驅以入貢所過爲擾
人始服公之明治廣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
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陛下所責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措者名器
而使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耻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未免有險
諛之徒下情當盡而未免有擁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儒者得以苟容貴
以資效而誕謾者得以自售上嘉納之且詢所謂誕謾之人公以實對翌
日謂宰相曰李某直諫遂惟權尚書吏部侍郎時政府有怯懦竊據者又
附之同升者從中阻又有爲之從者公之達朝已甚側目且乃爲語以鉤
致公皆屬已辭以拒之於是相與謀使言者論公以謂真之近列必變亂
黑白未及正謝而罷是歲冬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明年夏夔州路以秋
帥聞上顧念公乃除秘閣脩其行部有恩州亦罷廢也其守田氏

永樂大典卷萬四十二

五

與其猶子爲戚者不協且起兵公視草檄遣官諭之二人感悟歃血
家願盡釋前憾遂以安妥蓋與廣西安平州一併公之爲謀大抵欲以誠
意銷患於未然也在鎮踰年以病請祠改從舉隆興府王隆萬壽宮命未
至而公沒矣享年六十有一積官至朝奉大夫監司奏公盡瘁其職以元
持贈某英殿脩撰公之葬在撫州金溪縣歸鄉葬靈谷山之原娶饒氏封
宜人後公八月而卒子男四人輩脩職郎漳州司理參軍蕭迪功郎漳州
監陽縣主簿蕭特仕郎遵未仕女六人長適承議郎知東州洋鄉縣事王
謙次通降使迪功郎前湖南安撫司准備差遣曾構次通鄉貢進士姚彬
餘未嫁孫四人孫女三人有文集奏議王有謀議歲于家公少時力學爲
文章及壯歲更留意義理其仕于朝慨然以時事爲己任見政有缺失用
者多以爲傲或以是諧公上曰斯人無它在朕前亦如此非爲傲者也小
人憚之謀所以害公者無所不至獨賴上終始照見保全之其爲郡奉法
循理律已甚嚴自鎮石歸裝無南物視其奉養自爲布衣至侍從未嘗有
異風望整整人不致干以私然亦爲是悅公者少不悅者衆及聞其元則
識與不識皆歎惜曰奈何夫一正人蓋其天資資實不徇於外而涵養渾

厚不以利害動心故遇事有力奮發忠言無所回撓所謂古之遺直者若
公非耶銘曰士或不競枉尺直寸以同為和以怯為美無紳立朝喋莫肯
言就有欲言亦弗究宣謂予有待實則患夫曾是說隨乃曰弗激此風流
行非國之福不有君子孰振孰為我觀李公拔腹數陳反復無隱心乎愛
君衆駭縮頭君則容之如志實繁聚而次之是保是周惟天子明匪天子
明臣言局仲嗟哉若人古之遺直我作銘詩以詔同極陸復齋集祭李德
遠文余之主後公十有六年於鄉黨視公為先進方余弱冠年少氣銳
聞公之學而疑焉欲求見而訂之及其見公則猶河伯之於海若也蓋於
是始自知不足退而求之十有餘年而後知公之所存人之知公以學則
豐以才則雄以識則通以文則工其立朝蹇蹇直道進退則有古人之風
朝除從官群小暮橫卒以不容仕雖不可謂之達而二司農長大理帥廣
之桂與蜀之楚皆名藩大郡亦不可謂之窮此人之所同知者也而余之
知公則進乎是矣公嘗謂余子既脩己達則可行而我內省方且有愧蓋
公之沒而余學始少進思欲與公論之而天壽於是凡余所以自知不足
而深思力索不敢自怠者皆自公發之也則不忘於公者豈獨鄉里之情
哉公之沒也余方以罪繫唯七上喪既不及哭公之柩又不得望公之

永樂大典卷四十二

六

葬今既除喪乃克拜公之墓丁
來而叙予情惟公之靈尚克知之

李巨源

嘉定鎮江志李巨源字元通金壇人唐宗室之裔紹興十
三年陳誠之榜博學有文與正言求學終太平州司戶

蘇序送其赴北湖陳氏館詩云
子其於此見五馬孫非字與孫人云
昔中丞亞都後書落筆奔奔走坡半解作五言王即信且得病馬相如

子大諒
特科

李守素

紹興正論小傳李守素紹興十年知雷州何郭海康縣舊
相趙鼎再請吉陽軍經遇雷陽太守王越公應付在夫卿

事合律官該故閣
磨勘至今未放行

李康臣

南海志李康臣南海人妙學嗜古名聞州里紹興十四
年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嘗知昌化軍官至朝散郎

李奕

鄱陽志李奕字世德安仁人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終會稽尉
熊芳詩惜之曰卿夫一賢位夫一士經夫一師於諸子百家之

書無不讀有易傳春秋辨例雜著三十卷詩五卷詩
話二卷號鳳山先生族子觀以詩禮名家有擁萬堂

李衡

宋史列傳李衡字彥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仕至侍御史蘇州志
曾祖誥祖衡約父預至衡始居鳳山衡幼善博誦為文操筆立

就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朴
迎合投劄于府拂衣而歸蘇州志二十三年除仙居丞後知溧陽縣專以
誠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二稅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
辨因任監四年獄戶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犯淮境人相驚曰寇深
入矣官沿江者多送其擊衡獨守浙右移家人縣民心大安盜竄起旁境
而溧陽靖晏自如神汪澈轉運使韓元吉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尋詔入
為監察御史歷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出知溫臺台三州惟獎當道其治
加直秘閣而衡引年乞身懇懇不休上累許其養除秘閣修撰致仕上思
其樸忠旋召落致仕除侍御史以老固辭不復命差同知貢舉會外戚張
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為人擇官廷事移
時改除起居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上請老愈
力上知不可奪仍以秘撰致仕上中其濟不害初翰林周必大不第

永樂大典卷四十二

七

制石正言王希呂亦與衡相親與同時去國士為四賢詩以紀之衡後
定居鳳山結茅別墅杖履徜徉左右為二蒼頭聚書踰萬卷號曰樂菴平
年七十九衡自宣和間入辟雍同舍有趙孝孫者洛人也其父實師程頤
家學有源衡所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辭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
毫偽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群書而以論語為根本臨溪
沐浴冠履皆若而道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此
儒人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始發孔門所謂聞道者歟衡也上作貢下錄
州府志衡歸鳳山周明望墅日與門人講解經義娓娓無倦聚書踰萬卷
名其室曰樂菴自號樂菴史學者稱樂菴先生淳熙五年卒年七十九
衡宣和間入大學同舍生洛人趙孝孫勸衡熟讀論語且曰學非記誦詞
章所以學聖賢耳不可有絲毫偽偽考孫之父預子實師程叔子衡心佩其
訓故雖博涉群書而以論語為主本講學明道樂於教人自中年後絕欲
清脩唯二蒼頭給事臨溪沐浴冠履皆若作手書數十留別親舊仍戒其子使
周急鮮孤不得飯僧奉佛復問天邑何時答以月明儼然而逝周必大聞
之曰此身平生跌蕩到此乃得力可敬可羨又曰彥平非逃儒入釋者而
臨終超然如此殆聞道乎所著書有易說論語說易義海懷要樂菴文集

總若干卷行於世。同本傳揚州府志。李衡字序平。勤學有幹。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無所顧忌。乾道中。出知婺州。召為司封員外郎。兼司勳郎中。出知台州。以循良著稱。帝病之。人為御史。極密院檢詳。謝事。除秘書閣修撰。致仕。起為御史。同知貢舉。榜中得士多英傑。時論稱其明允。遷起居郎。無何。復出守。後卒于家。子應祥。起為宗登進士第。王孝志。字衡。序平。本江都人。避地居崑山。登紹興進士第。為溧陽宰。以德化民。四年。無犯罪者。刻章交上。召對。陳便民十餘事。除知溫州。未行。擢監察御史。出知婺州。召拜司封郎中。遷檢詳。俄引年掛冠。築庵圓明。村自號樂菴。年餘。致仕。除侍御史。同知貢舉。因上疏論張說不當居樞。竟遷起居郎。不就。知台州。又不就。復上請。老之章。時莊治作四賢詩。以美之。四賢者。司馬大英。濟王希呂。及衡也。衡道學精明。且樂於教人。初自淮來。吳萬頃。先祖實相。從遊。同居崑山。授以莊子一卷。寓樂菴。時朝夕講說。和寒山拾得詩一冊。行書。整整皆達理悟性之語。蓋衡絕欲。新修自中年。後惟一蒼頭。給事故。年幾八十。視聽不蒙。而理性益明。一夕作手書數十紙。通別親友。止戒其子。毋得隨俗作佛事。有樂菴語錄一集。行於世。和寒山拾得詩。為頃。今歲于家子應祥。起。日。登第。孫潛。淳祐奏名。樂菴先生遺事。

永樂大典卷四四十三

八

先生云。吾年未六十。已絕欲。至三。希先。王氏亡。諸子哀號。至不忍聽。吾意極亡。聊不能解。釋私。自。允。曰。學道四十年。今日憂患。反不能挑。遣何。耶。因請。嗚呼。雲。見。善。明。用。心。之。語。乃大喜。曰。苟。用。心。不。則。不。免。為。境。所。轉。然。不。礙。我。正。見。吾。今。背。中。國。之。了。然。所。恨。者。力。未。至。耳。自。走。日。夕。窮。究。性命。先生之理。晚。年。亦。覺。有。進。愛。樂。獨。福。不。復。動。心。矣。先生年幾八十。神彩煥然。每對賓客。議論超。偉。僕。一。見。之。必。曰。先生精神如此。福祿必未艾。先生曰。不然。吾恨。本。精。固。精神。自然。發。見。如此。縱。說。明日。死。今日。精神。也。只如此。未。進。前。一。日。其。婢。入。諭。之。喜。曰。精神。若。是。亦。何。慮。耶。先生笑曰。手。主。學。道。正。欲。凝。神。以。觀。化。耳。豈。日。偷。活。先生。母。見。貧。困。不。能。為。主。者。則與之錢。果。又。嘗。持。不。較。成。曰。此。非。所。以。為。仁。也。但。要。然。一。念。耳。先生。每。見。有。精。於。藝術。者。則。慨。然。曰。無。乃。涉。用。其。心。苟。移。此。心。而。學。道。何。所。不。至。先生所。受。徒。教。人。無。他。術。但。以。論。語。朝。夕。討。究。能。參。其。一。言。一。句。者。莫。不有。得。立。曰。李。先生。教。學。且。三。十。年。只。是。一。部。論。語。先生。聞。之。曰。此。真。知。我者。大宗。欲。相。趙。希。武。潛。之。曰。吾。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普。魯。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論。語。佐。藝。祖。定。天。下。才。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輔。陛下。太宗。釋。然。卒。相。之。人。有。一。前。輩。平。生。蓄。一。異。書。雖。子。弟。不。得。見。

及其終。發。置。以。視。乃。論。語。一。部。此。書。誠。不。可。不。讀。既。讀。之。人。須。行。之。先生自幼。講。明。道。學。中。年。以。後。絕。欲。清。脩。惟。二。蒼。頭。侍。側。奉。養。極。淡。薄。居。南。宋未。久。以。言。不。得。用。掛。其。冠。而。歸。於。崑。山。南。六。里。築。屋。數。間。種。二。畝。蔬。樂。菴時。往。來。其。間。日。取。六。經。論。語。益。子。讀。之。朝。暮。不。少。輟。嘗。語。人。曰。吾。讀。後。世書。耳。每。生。則。焚。香。酌。茗。與。諸。子。及。門。弟。談。道。德。性。命。之。學。家。家。不。休。聚。書萬。卷。圖。畫。滿。室。每。閱。以。寓。意。而。已。家。事。悉。付。之。子。弟。不。復。關心。父子。相。親如。師。友。每。言。吾。後。老。得。官。身。歷。清。要。竭。此。升。且。四。十。年。有。田。可。耕。有。廬可。居。年。垂。八。十。幸。無。疾。疢。分。之。過。矣。即。死。無。憾。淳。熙。戊。戌。夏。微。覺。不。喜。食。即。檣。舫。舟。往。樂。菴。一。榻。條。然。絕。無。人。聲。時。諸。弟。親。旁。先生。與。之。言。曰。脩。竹滿。前。對。此。待。盡。有。何。不。可。母。旦。入。問。安。否。先生。曰。吾。略。無。所。苦。遂。舉。兩。臂示。之。曰。沒。既。而。化。子。之。左。臂。以。為。錫。子。因。以。求。錫。矣。吾。亦。待。觀。化。一。巡。時女。兄。亦。來。問。疾。先生。曰。某。將。死。老。姊。無。庸。憂。人。之。死。生。如。晝。夜。生。處。便。是死。處。死。處。便。是。生。處。若。他。地。理。會。得。入。那。件。生。死。語。竟。即。取。紙。數。十。幅。為手。簡。編。別。親。舊。又。以。錢。米。分。惠。貧。者。無。一。遺。忘。已。而。作。遺。訓。示。諸。子。曰。吾寓。形。宇。內。七。十。九。年。蚤。雖。困。於。百。罹。晚。望。全。於。五。福。死。期。既。至。勢。不。復。留雖。一。念。不。生。本。無。去。來。而。四。大。之。終。一。腐。敗。曠。目。以。後。當。付。囑。者。今。具

永樂大典卷四四十三

九

畫。一。詞。宗。草。各。仰。遵。守。一。此。即。水。淺。因。循。不。會。辨。得。直。挺。慢。試。圖。之。以。小。為。貴。僅。能。周。身。足。矣。其。間。不。置。一。物。雖。冠。裳。亦。無。用。只。裁。一。指。指。背可。也。一。汝。祖。父。母。安。否。皆。有。棺。無。柩。只。以。磚。砌。覆。之。石。版。足。矣。七。七。百。日。內。不。須。送。日。便。埋。理。了。就。家。中。供。養。一。親。識。明。贈。依。例。收。留。第。經。錢。與折。祭。之。類。一。次。以。上。不。可。受。一。僧。道。禮。數。雖。經。疏。亦。不。可。受。若。欲。靈。前。持諷。則。又。大。不。可。但。以。此。示。之。一。應。干。錢。米。支。收。文。字。在。樹。樞。中。今。歲。田。產可。便。五。分。分。撥。以。一。分。抄。上。周。恩。再。再。平。輪。一。也。平。常。管。哈。施。取。吾。事。上意。有。刻。石。卷。中。今。項。格。管。置。置。收。支。如。成。娘。之。類。歲。散。數。十。千。以。作。營。生進。之。歲。月。何。有。不。辦。如。此。等。孤。遺。皆。當。賑。卹。一。吾。既。付。之。後。歲。時。祭。祀。隨家。豐。食。由。禮。可。也。若。齋。一。負。僧。念。一。聲。佛。非。吾。子。孫。此。意。是。真。報。佛。是。供養。上。士。則。之。當。不。復。疑。中。下。驚。怪。非。所。恤。也。右。六。事。皆。吾。治。命。不。得。違。矣吾。子。生。性。命。德。道。之。學。治。承。安。危。之。策。不。獨。載。之。空。言。亦。但。見。之。行。事。今既。永。訣。宜。容。緘。默。說。偈。曰。平。本。隨。身。得。自。由。應。緣。已。畢。復。何。求。嗚。呼。來往。等。孤。鴈。影。落。寒。潭。迹。不。留。書。訖。且。語。諸。子。曰。吾。本。欲。便。往。為。天。氣。不。與姑。少。留。以。俟。月。上。汝。輩。候。吾。死。即。欲。飲。已。方。便。哀。人。和。不。欲。死。婦。人。手。也切。不。可。用。庸。巫。課。陰。陽。諸。子。聞。其。言。遂。飲。泣。先生。曰。吾。死。汝。輩。何。憾。焉。用

哭平生與爾說商甚麼諸子應之曰死生之理固自曉然但父子天屬屬情不能自遏先生曰若是為父子後哭曉爾三十柱杖及夜沐浴遂冠櫛起坐精神自若了無大伸意至二鼓候然而逝時六月二十三日也諸子恐但化不敢遽哭家人女奴紀未有至者惟諸子及二蒼頭在旁是夕風月清美如陽春高秋天宇湛然萬籟沉寂不類人境識者知先生之逝決非與萬物同盡者先是嘗語監征王琛曰吾何漏子已有碩故處矣豈非先知者耶先生平日劇談道學每語諸公看我臘月三十日好好做箇散場閒者慨然至是乃相與歎服右先祖左史秘撰李公語錄昔刊于家塾自後諸父命亡散失不全近雖登載典刑錄行於世但略而未詳特再從補綴梓以廣其傳

李彥穎

宋史列傳李彥穎字方叔湖州德清人少端重強記覽金能超支徑亂流獲濟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主餘杭簿守清冰豪奴酒家業為官監利其質具彥穎爭之泳怒戒吏緹錄不得毫髮罪調建德丞改秩時宰知其才將處之學官或勸使一見彥穎耻自獻調富陽丞御史周標為御史臺主簿金敗盟張彥穎師進討上方向後執政堅主和陳良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三十二

十

翰司海不以為然右正言尹椿言執政為引同己者轉言和於上前上惑之罷督府良翰樞相繼而樞進殿中遷諫議大夫一日樞以和戰守和彥穎彥穎曰人所見固不同公既以和議為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特誰倚樞大怒曰自為諫官前後百餘奏苟嘗及一和字而臺簿有是言自是衡彥穎陰排之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以父喪去免喪復為吏部兼皇太子奉天府直講權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栻講筵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款切上意不憚彥穎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哉所以收直言正為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之意遂解曰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矣立皇太子兼左諭德首論建官官係以為廢事於東宮內外無所不當省事須白詹事而後行司馬先論皇太子講讀官有奏疏錄以進上大喜行之皇太子尹臨安兼判官兼中書舍人張說并登樞亮彥穎論說無寸長去平驛驛府物議沸騰今此命後出中外駭然臣恐六軍解體人心不服未幾權權部侍郎兼侍講因言士習委靡不然則激激宜擇萬寶鞭亮者用之升詹事見上言皇太子尹臨安之久雖欲更嘗民事非便宜一怠講學他日以言於上者吉

太子地卑矣尹事三辭乃免兼吏部侍郎推尚書兼侍讀月食注用言甲申歲以淫雨未言今年十年矣中問非無水旱而不聞求言之詔豈以言多沽激耶之耶此欺蔽成風侍從臺諫猶慎嘿況其他乎除沴之興未必不由此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去彥穎入言臣下有過宜順遂之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以為戒今潛蹤潛行斥命出在廷莫測其故將恐陰邪中善類畏此非盛世事也除吏部尚書復送金質正使還言兩淮兵備城寨及裁減使遂浮費甚悉上嘉納焉十二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平問九月參知政事余使至上道王洋諭余使稍變受書舊體議久不決彥穎曰前於國體無損而事可成乃善若如去平執彥穎之行不但無益時今司諫洪邦彥新進集事自許立神彥穎言邦彥輕脫必誤國當付使職上優語及之彥穎欲進說上已動宰相並引退遂以邦彥為中議副使且命福建造船起兩淮民兵赴合肥訓練并諸諸軍飭戒備中外外務彥穎復言兩淮川縣去合肥遠者十餘里近亦二三百里今民以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曰卿欲盡撤彥穎曰彥穎曰今不得已今三百里內今家起一丁詣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習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大獲翌日優執奏從之自邦彥命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三十二

十一

而彥穎相論其罪貶新州彥穎有三歲實攝相事內降錄回甚多彥穎自謂信名造器機并攝師降首發左監封條諸軍鼓動億萬計彥穎既而彥穎以進固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條陛下方有意恢復而彥穎不節流啓他日妄費夫封條初上彥穎曰卿言是狀夫之矣自是絕不支墜馬在吉力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勤約有惠政提舉洞霄宮復參知政事病羸艱拜起力辭上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彥穎辭繁特見卿諫官論其子殿人至死奉祠錫快起知婺州學民屠牛償屬縣仇上萬三千緡後知紹興府進資政殿大學士并奉祠進觀文殿學士初彥穎平致仕家居凡十載自奉淡約食糲米數合室無姬媵黃髮永日與川詩了不相聞亮年八十一增少保溫忠太子沐慶元中與一時臺諫併相彥穎一室公論醜之宋周益公大金集彥穎政書彥穎承公則漸及鄧康孫事謹進上既覽奏即令改充閣中給此閣弄印頃久今彥穎推蓋重宗上之為也下政劉光卿雖將家未知能稱職否向彥穎論彥穎見其大三省尋裁減萬餘緡自有當恤所以不敢別具復併允鈞相彥穎以孟春之月風作峭寒其惟其官綠野雅容人神交相鈞候動止尚備某尸素無補日切汗顏侍拜慙慙更深頓仰仰新妙音真粹以

對趣召某久遠英矩懷思不忘曲荷謙光時賜書教每一展讀輒快快而
日不能自己蓋道德之隆詞翰之盛有以服小人之心者如此非勉強而
然也其恭審以大學士之稱榮使珍館精臣異數近世空階清日而拜絲
綸指紳莫不欣服尚稽馳慶首辱華絨感深尺紙莫究萬一尚乞鈞
照某密行馬無由往奉杖履遙想功成名遂燕處安然起居惟道之安
至享無窮之樂回視某輩極心為智慶慶長歲端端度日者其勞逸蓋相
萬也因書自致不覺切悃 祭李秀叔奉政文 嗚呼惟公學富百家才
高一世躬履賢德仕途盛隆禁路政途獻納都俞垂相而去掛冠自娛請
即鼎貴養眷押至十年家居五福具備憶在辛卯公郎銓曹間嘗告予夜
夢切切有客至門云奉大政召光氏李驟與我競徑主我席反謂我賓交
爭而福非想非因予笑謂公公豈奉發曾幾何時果與夢合不寧仕宦有
子而賢俱登甲科問學相先年踰八十壽優一徐公逸彼勞時不同耳推
舊執政再來率遠公還中書予奉差南西樞閣長嘗密公遜
上非無意公則有命今公永歸老病不文遠寄其勝客叙平生

李繁

宋史列傳李繁字清叔崇慶晉原人第進士為隆州判官攝綿
州歲使出義倉穀以賑而以錢代下戶入聽民以茅結易米

永樂大典卷四十二

十二

作粥及楮衣親衣食之活十萬人 年入職印蜀彭漢成都盜賊盡起綿
獨按堵知永康軍移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
蜀租所活百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中久職劾外和權在
州者獨多繁嘗匹馬行計問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飢者利
病之也泣數行下繁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悅行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財
賦軍馬錢糧升郎中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雜糧名馬和雜官料
雜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繁相度以聞繁奏諸州歲雜六十萬石若從官
雜或約百萬縑如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雜為官雜責賤時不便
虧毫忽之償出納賬量勿務取主權之贏則軍不之與民不加賦乃實利
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三年繁上奏疏者十有三而天子降詔雜問者凡
八記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為市遠邇躍趨軍餉出給而田里免科雜始知
有土之樂會歲大檢米價頗賤父老以為三十年所無梁洋間繪繁像祠
之范成大釋疏言關外步熟倍於常年實由罷權民力稍紓得以盡於農
畝孝宗覽之曰免和雜一年田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權繁
守大府少卿范成大召見孝宗首問雜事可久行否成大奏李繁以身任
此事臣以身保李繁孝宗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繁也上意方奮用而繁

亦欲養蠲鹽酒和買之弊以盡澤民害會有疾卒詔以繁能官致仕恩外
特與道表澤一人庶官前此所未有初繁守蜀山校成都漕試念吳氏世
襲兵柄必於蜀亂發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為患者以武宣之明不
能鉤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范劉氏鐵唐室
鮮不由此吳挺以為忠後繁總餉事提舉奏軍食損益李宗以問繁繁
其謀以進從之矣遂窮踰三十年吳曦竟以蜀叛安因既誅曦每語人云
吾等焦頭爛額耳孰如李公先見者乎繁講學臨政皆有源委所著書十
八種有桃溪集一百卷論曰余端禮平時論議到正及為相受制於韓侂
胄雖有志扶掖善類而不得以直遂頗不免君子之論若李壁丘室皆諫
侂胄以輕兵召募之失及其次急用師命葉適草詔不從而壁獨當筆馬
何其所見復先於廷哉附會之罪壁固無以逃於公論矣倪思直辭劇主
又養禍權臣三黜不變其風繁有可尚焉李繁所至能舉荒政蠲苛賦亦
庶幾古所謂惠人也元一統志李繁字清叔宋淳熙中為四川總領舊制
軍糧六十萬以等第均科石曰和雜空實強取已五十餘年民甚苦之淳
熙四年繁欲官自為糧增糧本錢百餘萬緡道難排幹不傷經費而用度
足黃裳作罷權行以誌空事 志云淳熙四年李繁奏罷已官自置

永樂大典卷四十二

十二

場不驅催不取贏民自樂量 大歡悅宋魏鶴山大全集新奉大
夫大府卿四川總領財賦累贈通奉大夫李公墓誌 自中興多故師不
解甲者十有四年指權宜一切之征為經常不易之費百年間士大夫由
之不知視為當然知之矣又從而旁緣晚剝說取除奪者此皆無以議為
或知恤之莫知所以救者什嘗四五知救之而不能慮終知救不永厥德
什亦二三或母問弗克惟既既心寬一分則有一分之益此什不一焉若
夫受任之臣以是心求之憂民之君以是心應之未嘗有精神會聚之索
而問辨逆後如父詔子承及疑師誨誡意實德爛然簡冊則信所謂十載
一合此合以天也淳熙三年七月辛未廷臣上疏曰臣切見四川總領財
賦所歲支軍糧為石百五十有餘萬營田租稅與貿易利州諸處夏秋稅
斛者凡九十九萬其百三十萬水運七十和雜六十量產之薄厚而制其數
馬石口和雜實科雜也上三等戶饒於貨用自輸自請雖少損猶可支下
二等戶勢必付之運納之家其錢既不可請姑違責可耳請下總領所編
四五等所科之數而官自收糧或止增水運以補之數詔范成大同李繁
疾速相度聞奏時范公制置四川李公已被命總餉尚留漢中也李公奏
謂今九州和雜以二十四萬石教上三等戶三十六萬石教下二等戶若

官司自權下戶之所繼者而加之水運則增費二百八十八萬緡此何從
出俟臣到官詢究乃議施行願假數月之期永除五十年之病未末知君
之信否而慨然以是自任矣迨領餉事即上疏略曰六十萬石未若從官
糧石增一千多至四千歲約百萬緡第總領所財賦已輕宣撫使虞允文
覈實歲入有常未易增費臣為陛下計誠慮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
不須朝廷降度增課不用宣司椿積錢不動總所歲計自可變科權為官
糧貴賤視時不虧毫忽之價出納視量不取圭撮之贏使軍不之食民不
加賦敢徵其大者十一條以獻一謂自古軍糧必隨地產今利閩興洋與
閩外四州未產之產多寡不侔今當通土之宜以充軍食二請州縣分掌
糧本官侵欺移用者以三尺從事三請措置糧買官得自舉碑曰五負四
請依已出命免收頭子勒令錢五請通判知縣以糧買能否議賞罰六許
民戶賣糧準納賦後七請聽臣不時委官往州縣監量八請欲於上戶勸
糴令民自量自糴自輸之倉以防多取之弊九請官糧斷可久行遇有調
發或未免暫糶事已而後敢先事而言十請仍舊以元價和買利路諸州
稅斛十一請總領所與宣撫司平牒往來其職事諸司不得與領專責任
以塞浮論諸以六條問公則公笑

永樂大典卷四百三十二

十四

共詳度至是孝廟猶未以制屬公

也公奏此臣所總計制司也知又盡一以聞詔問未見此民間
和糧有無增價公奏天時有豐山物價有貴賤隨宜損益難以豫計詔問
若增本錢約度幾何歲於何處撥公又奏不可豫計且如閩州以高價權
商米而關外小價料民根柢此商而困彼農行之三四十年不知通變臣
今於關外隨宜收糴比未視事已減本錢近十萬緡而糧買通快利閩州
米價臣亦隨宜高下使之適中減省亦十餘萬而米商源源不絕每事如
此則歲餘百餘萬為甚難詔問不通水運州軍無人販糴去處合就甚處
糴買如何朕運公奏謂如關外四州每歲共糴糧十三萬餘石有水運及
商販則價直稍下無運無販則增陸費今二十三倉已糴十八萬石矣皆
無般運之勞詔問人戶自量自輸之倉寧無欺弊公奏雖未保無弊
與其官自量糴而肆其虐取也詔問以米多隨宜糴及今民戶以稅便
準納糧米有無未便公奏謂已移文范成大見謂可行時范公感於淳言
謂公奏先上則同共詳度之命無可施行公遽露宸衷以告于范久之范
亦豁然信服連名復命卒無以易公也俄又詔四川和糧且照平例施行
不得輕易更改止將其間故事革去別聽朝廷指揮至是則孝廟之疑猶
未釋也公又三請朝廷不能奪詔淳熙四年分權見一平明年再請又詔

永樂大典卷四百三十二

十五

范一平蓋范始為下二等請而公併請五等至六十萬石且始言費二
百餘萬登壇事究實則費半之故上下疑信久而未決時度支郎中周公
嗣武被命與公計度蜀賦公請併付嗣武審覈嗣武尋亦從公獨謂遣官
勸糴及民賦草糧通判知縣以能否展減磨勘是三者未便詔又下公
曰大者已行則小者姑可置惟糧買官請五得三必因以請上又從之蓋
自淳熙三年之秋九月迄五年三月僅一年有半而秦關凡十有三上尚
書一與司判往還七疊封下尚書可其奏八詔如初議克底成績嗚呼其
難哉習坎有孚維心亨象釋之曰維心亨以剛中也以孝廟之聖主於上
范公之賢謀於下猶以淳言異論始疑終信非公則實在其中其能行尚
而往功乎民既樂與官為市車牛半償負千里不絕倉廩大裕父老以為三
十年未償不若是之賤榮洋間繪象祠公飲食必祝縉紳大夫士亦民語
以獻無慮數百篇而資政殿學士黃公裳所賦漢中行龍權行二章尤為
卓絕四年五月丙午宰執進呈范成大奏關外多熟倍於常年蓋由去歲
能糴一年民力稍紓得以從事耕作上曰免和糧一年民間便已如此乃
知民力不可以重困也王淮等奏云去歲止免關外今從李紫之請盡免
蜀口和糧為惠尤廣乃自今

父行否范曰繁以身任此事其後如酒及和買布公方欲以不奏嗣以盡除民害會以疾告老而
卒詔謂措置和糧能寬民力持與衣恩澤一人共惟孝宗皇帝在位二
十八年動遵憲法裁抑恩賞上自中宮以及妃嬪咸坐宗室內侍皆即
親脫當得之恩皆從減損至於遺表恩澤之法雖寺監長戚亦復削去今
於公乃無所吝若此其未及月而公卒及長從父兄習聞公行治又與
父兄皆獲交于公之子孫瑞皆以公罷糴本末詳編端未幾又以書來
曰先大人之葬既五十年而末之銘雖墓之有銘非古也而舍是無以久
其傳子為我書之按狀則仁言善政有不可勝紀而大要則誠求故中則
中故身乃據其要者而誌之曰公字清叔系出趙郡趙郡始於秦司徒景
雲生戰戰生枚枚相趙固家馬枚之孫曰左車左車之曾孫曰東從相州
東之六世孫就徙江夏東之七世孫頤徙南鄭頤生師師生固皆漢三公
師是李氏為蜀望曾大父平大父諱贈承事郎父收以公陞朝贈朝奉郎
母金氏贈太宜人承事生二子朝奉為次蚤有志節嘗游秦客大梁浮淮
泗江浙道荆楚所交皆一時名流晚益貧公未冠以詞賦再舉于鄉導以
春秋首選權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左司功郎即州安仁縣主簿石梁軍

教授用薦者改左宣教郎丁母憂服除知眉山縣簽書隆州軍事判官轉
運司徽兼權通判彭州判司徽兼權綿州及解州事會通判關又傳事
改攝通判州判權發運永康軍利州成都府路從照刑獄差光四川類省
試院考試官權本路轉運司事權主管四川茶馬知興元府主管利州東
路安撫司公事除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陞郎中除太府
少卿遷卿未受命致其仕積官至朝奉大夫以長子璟陞朝贈朝請大夫
以中子瑀累贈至通議大夫始仕安仁會朝廷行經界法令郵兌使蜀公
受徽行規諸邑區劃平允人己現公器識石泉學校不葺公白郡廣瞻養
之田請于朝增為送之目眉山號不易治曰此不可以力操也其為科降
能使百姓知孝悌忠信故自受重而耻犯法州米虛額而取之縣縣無從
出州以常賦愆期告于制置司皆母敢自白公力陳虛額之弊帥府是之
不復詰人嘗奏記制置使汪公應辰其畧曰今劍北諸州千里蕭然久而
不恤必為盜賊往往有納粟度僧與夫田契等錢詔別貯于餉所不下數
千萬金指其什二三凡調夫之地皆除稅一年數州之民庶其少瘳乎四
路故輸餉于利河大安諸郡凡費六十而關外諸軍得餉僅需半耳且公白
制置使盡令民各輸正色告

永樂大典卷四百三十二

六

謂兩便時頭于勘合錢皆增于諸司大畧謂頭于錢昔者曾取
五錢其後累增至四十三近又創增十三勘合錢昔者一鈔及石貫四兩
收三十錢近又實取二十今以萬緡為率分為十鈔頭于加百三十緡勘
合加二百緡西蜀之廣一歲之中錢之出入不知其幾也以萬緡計之每
一出入輒取三百三十緡四川錢物共以五十萬緡計則是二者當得百
六十五萬矣朝廷勤郵民隱下有司除虛額以三百萬緡對減除放詔
令數下丁寧懇惻二年于茲有司商確僅有成議未以三百萬緡分為數
年對減虛額是每年所放不滿百萬其艱澁如是議者乃復設術陰取元
年添頭于二年添勘合一歲之中此所減虛額之數不知幾倍而人莫之
悟為此說者蓋臣之不如也公不惟職思其憂蓋以斯民休戚自任於此
數事亦可見攝通判彭州權閏月償宿通五萬緡有奇彭之民既輸木
于州石五千又移輸威茂州石不下十二三十乾道二年總餉者復支移
四千九百餘石以餉綿州之屯石亦十千公言之制置使謂彭民安能勝
此三役緣是期會稍寬登公總蜀賦乃為奏請蠲左綿之輸公在綿會歲
侵請于諸司檢放振郵諸司不能奪聽免四五等戶而期會滋悉公謂常
平免役今義倉穀專充賑給不得他用遇災傷給散行訖聞奏公乃如令

減價出糶以償錢貸下戶仍代輸秋稅庶勿誤贍軍具奏且行又聽民以
茅結易米備粥滋諸衣親衣食之所活十萬人時總領所猶取糶於綿公
力陳不可又為盡補糶之策餉使行之米價頓平議者始以好名識之迨
明年歲在戊子即蜀彭漢及成都間盜賊蠭起而綿獨安堵然後知公之
見遠矣即亂未弭宣撫司令詰盜故公謂始於諸縣租稅趣辦大額初以
八十萬緡為額其後至起九十七八萬故民窮盜起不謀同時議者不過
發軍勸分然義倉二萬餘石為軍儲之外僅六十餘戶六縣之口二十萬
計其何以給之況民產業薄雖勸分貸種所出無幾此必上司於糶本實
額內除十四五萬以免借稅之害於折估實額內除六七萬以免那錢之
害則百姓樂生雖驅之不為盜又論印之患三一日州所欠總領所十萬
緡慶新以償舊其患無窮二曰豫借民稅多至十萬三曰今歲終尚負十
餘萬則八十萬之額且不能赴此非假以數萬而責其後償不可也凡皆
利病之至切者即之蒲江鹽井歲欠百三十餘萬住者都轉運司權之以
制低昂課有定入民不知也自郡守增歲課歸并于州以資少府私用而
民始病公併請于宣撫司更法平賈亦省刑息益之一端也厥後公總蜀
賦運官嚴其事日輸不過六

永樂大典卷四百三十二

十七

八千餘斤為緡錢七萬五千日與隆簡無異地所自梓州不與
公之勇於為善類此永康之民出入諸崖關者有征公為之德禁三百萬
錢而小家負課者入蜀萬八千緡有奇兩縣力役之征北旁近郡為移公
又斥郡幣之餘為代民輸凡五萬緡會威州蕃部寇邊公道成增餉凡半
載而民不知從制置見公上其勞詔遷左承議郎宣撫使兼政王公上其
敢詔又遷左朝散郎乾道末歲凶民飢公以刑獄使者領常平先事發庫
又下令蠲主客戶稅租各十之三所活至百七十萬人沈黎青羌吐蕃百
領奴兒結等鈔邊數百里創殘公度九折坂戶諭而人無之貸米粟千五
百石有奇耕牛犁鋤之屬萬四千有奇丞相葉公其嘗欲以惟詔蜀之民
公謂請母以他成成都言之日當酒二十緡歲七十餘萬計三年抵產必
二百十萬其誰能解此囊哉聽民請買一道之資僅有餘填六十餘所應
今而錄此為產亡身者十五六此與東南酒坊不可禁論也萬戶酒之說
則習俗各異如成都十縣歲為酒息八十三萬緡若數在民間其為害甚
於官榷也職者疑之公憐茶馬司日詔吳從提舉實馬且伴歲市七百疋
公奏便歲七百而止須爭先板尤有坊茶馬司歲額况旁緣增多不止是
耶請為管認提所買之數發往興州奏三上不報人條奏七害大畧謂乾

道三年以前吳璘以買馬奉御前三衙歲額故提舉茶馬官續承張德遠皆以罪罷處允大為之禁止而後軍實僅足今而命提其弊復見况兩司稅買馬直必增外驛差內耗國用又諸軍青草錢乃馬軍資以自贍十年間託買馬以拘收而實奪之雖有旨給還久未施行也三邊各有大屯而興州一軍獨聽買馬使皆援此為詞從之與抑拒之與諸軍必並緣私販買撫司必禁止此必關二司之隙况璘護送密馬蕃客以防抄掠今提乃抽索吏人須知此必各有行移互相牽制臣反覆思惟無一而可其時吳氏雖兵并世公亦欲假是分提之權非但為馬政請也漢中久旱公委夜致致凡以請諸務恤者靡微不盡是時勉外九州和緩與元初多又以為運所縣務林不實公嘗匹馬行阡陌問家訪民病有蠲進而言曰民所以就租和種之病也泣數行下公益加惠歎乃奏夏料宜司糧皆種而秋料宣司糧大軍糧以災傷關總領所或放免或停種種既不及民大悅公於是已有意於九州罷種之請矣綿州之屯歲於彭漢綿石來省計裁種二萬餘石而彭之勞費倍之且綿之米價石五而而運輸者反不下十餘十公請差官就綿種買以寬民力范公成大書奏與洋等州義士并全州保勝軍關外四州忠勇軍皆與焉

永樂大典卷之萬四百三十一

十八

得差使今與元府都統司欲以義士把關非法也乙倣陝西舊制脩成專治詔從其請公奏謂成西和皆要道而文州諸差反側未定今既難以為合禁軍差替鄉兵都統司又不肯差屯駐軍今守關看烽義士忠勇軍又礙近者如此則拘連法之微大或撤備之大禍又關外忠勇軍并弓箭手等給地免稅之人與興洋義士不同始因宣撫使張俊吳玠等措置馬步軍二千餘人已經數十年軍額見存如一家三丁一丁為軍二丁為農或耕或戰各不相妨諸軍自備甲馬各有部曲並如正軍自乾道以後宣撫司始令依義士專法然猶在若屯駐在州教閱或一月一替或半月一替未至全年放散今制置司僅於農隙教閱五十日夫五十年訓練之卒而一朝縱之經年不教則事藝退墮與義士無異此臣之所甚惜也臣愚見興洋等州義士并全州保勝軍未嘗差使自當依制置司所引專法施行而四州忠勇軍弓箭手及興利義士又州忠勇軍守關看烽番上教閱請仍依久例惟中嚴私役之禁可耳公之不為苟同又類此而於吳氏之專橫尤切切致意焉先是公率眉山日較都轉運司進士因策問極言大假兵柄之患忌者或持以示提提書憤久矣至是滋益公領餉事提舉軍食陳鼎龍劾朱熹黑孝廟內抗

九再賜公公奏此土實不同也乃各緘樣進呈上大悅曰李棠曉了如此於是提之安窮矣未三十年而峨以蜀叛士益服公之先見公講學臨政皆探源尋流收法前古讀書有春秋至當集春秋微闡春秋某詳又採撰群書自春秋迄戰國時事比年月而紀之曰戰國新書又有通鑑漢唐詳詳漢唐事類三國捷徑南北精華其為文則有強壇武備有忠孝某有雄雄辟疎有韓退之書某式有經語提要其臨政有理財要術荒政錄指示鼓舞集經總修畫臺備錄西憲雜記復收某山南雜記師閩備錄總所財賦源流總司程記奏更和程錄自經史子集無不覃思研精畫抄夜誦自號桃溪先生大曰桃溪集一百卷今藏于家公歷仕三十年所交皆當世名人傑士而平生受知如葉公某汪公應辰是公公遜公武王公亮王公之望查公倫宋公似孫范公仲愷薦進人材如宋公若水楊公大全李公并及楊公甲韓公炳黃公裳范公孫馬公覺呂公商德張公子震王公客費公士儀其後各有以自見于時類省試主文所得進士如費公士寅安公丙劉公甲陳公咸李公典宗許公仲鴻自餘不可悉數公事母大宜人以孝謹稱母得風痺之疾扶侍者八載使曹公以身嘗之而志其苦至於兄弟患難相救有無相通無

永樂大典卷之萬四百三十一

十九

論賈訓弟兄自為知已公少大老皆早卒璋用薦者改宣敷川以通直郎致仕瑞朝奉大夫知涪州女一人通朝散大夫前知成州羅仲甲孫男四人寬民承直郎簽書寶州判官澤民將仕郎安民覺民孫女七人外孫男女五人年六十有一卒於淳熙四年閏六月壬辰葬以六年二月甲子墓在晉原縣鵠鳴鄉恩思里甲山之原銘曰天生斯民后王所司小大相維是保是師是心之存則善推其所為民民知覺民誰弱飢斯斯斯存秦越齊肥舍是非之公權利害之私匿盡於浮議則沮於不見知烈李公惟義是比之元靡移上乎君心內格衆允外銷群疑嗚呼誠可以動天地貫金石則一氣而同體者乎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二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五十八

四濟

禮 文三

歐陽子通典集禮論 論曰道無所倚有所踐有所倚則天下莫之
稽無所踐則天下莫之居莫之稽道之清也莫之居道之衆也聖人以
道而寄於經以悟於後乃至於清與衆清則道不神衆則道不行道不
神且不行則經也者無乃虛其所以寄而杜其所以悟哉夫惟經首於
易而後道不潰繼之以禮而後道不棄聖人之慮微矣蓋大人之理性
命之源仁義道德皆山海各紛然出於卦而形於象卦之中又有卦而
象之外有象焉此所以為無所倚也無所倚則無所窮無所窮者聽天
下之人各入其入隨至其至也是以天下仰其神而稽焉雖然道則神
矣不潰矣天下於焉而稽之矣然天下之人聖不數也賢亦不數也而
愚不肖則不昧也聖人之經為聖賢而作也不為愚不肖而作也則有
易已多矣否也則以不昧之愚不肖而舉責之以不數之聖賢是却天
下之進於聖賢而堅天下之心使安於愚不肖也是故聖人本之以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五十八

一

倚而進之以可踐禮也者所以示天下之可踐也而不以規方不以矩
運斤而成風惟匠石可也欲舉天下之工而皆匠石也皆不規不矩也
則天下之工有棄其斤斧而去耳何則無所可踐也易者聖人成風之
斤也禮者聖人規矩之器也匠石不以匠石而廢規矩故無匠石而有
匠石聖人不以聖人而廢禮法故無聖人而有聖人蓋道所可踐而後
天下有所可居易之旨曰坤無方也易無體也彼且無方則不可以方
求彼且無體則不可以體見不可以方求則其方者出乎方者也不可
以體見則其體者出乎體者也欲天下之人皆出乎方與其方者
乎體得其體者乎難哉是故有禮焉如走而君臣父子如走而禮
如走而文辭辭如走而君臣父子如走而禮如走而文辭辭如走而禮
神動容周旋之頃而禮皆至焉其義繁然無所不可知其地宜然
有所必可踐愚不肖者執不可以勉而踐踐而居哉有可踐則天下
以不置其足於道之外有可居則天下倚以置其足於道之內使天下
之人其身於道之內而不置其足於道之外相敬相愛相安相利以至於
致也而君子曰夫道德仁義而後禮又曰禮者聖人之序也去禮以
忘言是去表而求裏者也智也且禮亡則道德仁義其體有存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五十八

二

子之使有門于時者為行遊影而後進而時未輕告也己則一日不可無
師弟子之禮而天下獨可一日無君臣父子之禮邪人有一期王假於廟
而教其鄰以辟枝之方者此可信也哉禮是已謹論在言教其禮論人
生不能無羣羣不能無事人之初性何顧蒙而無知越為物役而機生情
動而本逐言霜風雨雷電泰其外於是知果果空穴徒草木取皮革既湯
紀壯之欲鼓其力於是知噍噍嚙果實是故有得夫之休金有奸惡之
異苟有有餘不足之異致其有不待所欲則擊擊擊之交焉而爭以
鬪齒利者鬪爪利者決然後有一人焉云而治之謂天下之天之事求以
止之必有痛之斯果焉於是知之鞭朴以雪其冤施之力錘以伐其
其形體而名之曰刑然其爭又有大焉者力大者搏擊強者執從衆者
嘯呼嗚呼單野塗無則向之痛之者不足恃也必有骨之斯服焉於是為
之師旅什五之法焉之旌旗鐘鼓之用焉為之干戈介冑矢矛戟之械焉
之熊羆貔貅之威而名之曰兵兵之爭也小以刑息爭之大以兵然人
之爭心無時可已也人之爭心無時而可已聖人惟曰吾有兵與刑營營
乎日為殺人而事可乎不可也故有微衛焉就其起居動作之間則為之
法委曲而節文名之曰禮人有貴賤不知貴賤之等聖人則設為朝聘位
序之嚴卑服采色之別使之有等而不致相越人有長幼不知長幼之序
聖人則立為射鄉飲食之節循相紹介之儀使之有序而不致以相亂人
有男女不知男女之別聖人則嚴之以媒妁之詞重之以幣帛之贄使之
有別而不致以相狎禮之制行於天下天下之人乃始日循循然未縛於
名分之內常有所礙而不待肆其欲故其於息爭也其甚於兵刑之臨之
焉周之衰二百餘年諸侯迭霸非不盛且大然睥睨周鼎縮手不敢取方
且歛血會盟以尊周室周非有兵與刑以制之也禮存焉也嗚呼聖人息
爭之道至於禮而極矣或曰禮本於太一謂出於兵刑之後何也曰太一
禮之本也從而表飾之使著於世聖人也易之有需為飲食之道乎所由
起也故以訟訟而不能止故以師師之與訟能止而者之不能有所辨故
辨上下定民志終歸於禮而後已此聖人意也刑兵與禮之序也言平得
齊集禮論 曰道以仁人也人之生也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禮吸有氣
斯有息有息斯有舒舒有舒而無氣者偶人也彼誠偶人則嗟吸已不能
矣而況夫修舒舒舒也有人似偶而非偶凡然坐於深山不飲不食無修無
舒其即之也與不即之也皆自若也則是浮屠氏之定也嗟夫舒修之不
可絕固也惜曰可祇亦自私之計非大通之道也天地之氣若浮屠氏然

數者其之有司者之文字。雖歷千百年可考也。舜之大婦。周之東伯。能奏也。三代之中。服。宿儒老師。猶能說也。後世之君。易者不舉先王之禮樂。以施之宗廟。朝廷。然。而先王用之。能治。寓意於跡。跡修而意行。亦教於物。物陳而教達。後世之君。能用之。而不能化。能舉之。而不能治。迹修。而人不化。其意。物陳。而不下。不論其教。是何說也。誠與不誠。異也。先王之為禮樂。豈以為備故事。修文物而已哉。其心之於禮樂。誠以誠之矣。誠至誠無間之心。於內則其動於外也。心之所存。必能發之於外。發之所至。必能致之於物。致人望其齊。齊而後。而無慢心。則其和。謙。抑。正之音。而無邪氣。夫豈特容與聲之所能為哉。其誠之所動。物雖欲不感。不可得也。故物之誠。誠不能逃也。主誠於此。物違而不化者。非物之罪也。是其中必有不足者矣。宗廟之間。不恭。而肅。墟墓之間。不哭。而哀。先王之政。不令。而從。以夫在此者。不欺。故也。後世之為禮樂。視以判然。為兩矣。樂是物。曰此為禮也。奏是音。曰此為樂也。心之所存。不在焉。器之所作。非其誠。故禮樂之動也。如偶人焉。有其形。而無其神。如象龍焉。有其似。而無其威。內無至誠。無間之心。而特備禮樂之聲容。何以異操。偶人象龍。以求人之畏之也。故三代之亡。歷數千百年。而禮樂之效。卒不如先王之時者。豈其刑名度數不足

永樂齋卷(萬言五)

五

之罪哉。所以行之者。其誠與昔之人異矣。而後世之士。方且區區。鑽。先王之遺文。補金。埋。師之故說。掩卷。長。息。而傷。禮樂之不明。嗚呼。是亦愚矣。心誠。恭。敬。而水而鼓之。見者不敢。後。失。先王之禮。其在後世。尚多也。故不取之誠。正。歟。操。弦。而鼓之。聽者肅然。失。先王之樂。其在後世。尚多也。故不取之心。而求之物。欲望。禮樂如先王之時。何可得哉。王。以。居。上。漢之威。儀。足以起人之思。唐。子。思。漢。時。儀。注。大。抵。率。意。制。造。不。應。古。法。者。十。至。八。九。其。文。求。法。度。略。矣。然。而。天。下。之。人。見。即。事。不。見。即。悲。中。更。正。氏。之。氣。度。素。不。用者。十。餘。年。先。武。入。洛。東。都。之。民。始。見。司。隸。僚。屬。踴。躍。踴。躍。父。老。或。至。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是。天。下。翁。然。歸。之。相。與。出。力。勤。去。濁。離。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宗。廟。社。稷。豈。不。百。倍。乎。難。漢。之。所。以。復。興。者。不。事。在。先。法。亦。不。可。謂。無。功。也。上。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威。儀。然。亦。有。非。有。月。公。之。聖。智。識。也。雖。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遠。民。見。之。如。有。者。復。視。履。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反。其。故。鄉。其。父。子。兄。弟。感。慨。之。極。至。於。咨。嗟。流涕。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邪。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知。其。民。不。復注。矣。何。者。漢。之。為。漢。十。世。於。此。矣。民。知。有。劉。氏。而。已。表。教。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而。得。之。於。安。全。逸。樂。之。地。不。數。十。年。海。內。無。事。斯。又。何。以。春

生。時。以。先。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長。育。其。子。孫。漢。之。力。也。三。代。走。矣。何。有。於我。哉。自。是。觀。之。古。者。帝。王。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為。一。王。法。而。不。慕。前。朝。異姓。已。陳。之。迹。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家。舊。物。宜。使。斯。民。常。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崇。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宜。輕。有。改。易。變。置。以。日。絕。於。民也。亦。約。然。矣。每。古。必。裝。守。其。舊。而。不。自。於。改。大。盜。偷。苟。欲。媚。世。主。之。私。而。不務。行。先。王。之。意。而。俯。從。今。世。之。使。也。先。王。以。至。誠。仁。義。之。心。誠。意。禮。樂。之深。齊。明。義。報。如。臨。師。保。父。母。之。嚴。一。有。不。中。山。登。從。之。而。後。世。之。行。君。皆於。安。樂。誇。傲。者。起。而。為。之。其。欲。分。而。不。合。也。則。已。不。得。其。意。而。使。大。盜。偷又。從。而。為。之。其。說。亦。引。而。致。之。使。之。從。其。私。意。而。又。曰。自。義。理。之。所。去。焉呼。先。王。之。禮。何。從。而。興。乎。恭。儉。六。則。典。禮。盡。滅。高。公。廢。天。下。之。恥。威。儀。其有。與。矣。而。叔。孫。通。河。其。意。不。能。專。其。所。用。而。行。之。乃。為。是。苟。且。威。儀。之。具而。漢。禮。終。以。不。明。則。起。於。叔。孫。通。之。洵。其。君。命。請。裝。守。其。舊。而。不。自。於。改大。盜。偷苟。欲。媚。世。主。之。私。而。不為。太。常。博士。當時。謂。才。稱。官。至。論。射。往。還。曰。古。者。天。子。子。子。往。其。其。意。守。中今天。子。其。王。動。鼓。而。已。可。也。古。今。異。宜。不。必。射。往。還。變。善。一。拜。入。天。子為。起。守。其。言。古。無。天。子。主。觀。舞。者。請。從。古。表。射。往。還。也。古。之。勞。而。今。也。佚

永樂齋卷(萬言五)

六

則。從。今。主。觀。舞。今。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其。其。非。然。法。古。特。從。其。佚。使。人。主。便。之。而。已。夫。先。王。之。禮。作。惡。其。好。使。而。無。制。者。而。後。為。是。曲。折。制。度之。嚴。也。使。有。司。之。禮。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嗚。呼。自。秦。漢。以。來。天。子。之。半服。金。珠。翠。羽。婦。人。之。服。奇。文。巧。畫。房。閨。之。玩。仙。室。瓦。甍。可。嘆。之。物。靡。不。備矣。戎。狄。之。用。皆。有。之。矣。推。其。偶。本。亂。原。未。有。不。起。於。好。使。安。者。為。之。也。矣。中。其。後。聖。人。制。人。倫。之。禮。未。收。聖。人。之。始。制。為。君。臣。父。子。大。婦。朋。友。也。出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為。君。臣。大。婦。朋。友。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為。之。車。服。未。幸。以。別。之。朝。覲。位。者。以。嚴。之。名。非。不。相。別。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藉。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故。儀。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聚。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為。朝。夕問。首。之。禮。左。右。佩。服。之。節。族。居。之。為。歡。而。其。言。以。為。別。今。食。之。為。樂。而。其膳。以。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襲。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為。夫婦。婦。夫。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幣。重。之。以。媒。約。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為。妻。室。居。於。內。而。居。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於。廟。而。終。身。以。為。妻。室。居。於。內。而。居。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於。是。成。其。羣。居。嬉。游。之。樂。而。嚴。其。射。宴。飲。食。之。節。足。非。不。相。行。也。而。時。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五十八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五十八

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五十九

四濟

禮
詩文四

唐孟浩然詩送桓子之郢成禮閑居絕緣騎蹀躞指荆衡寄交春傷好言過
郢郢城標梅詩已贈英鴈禮將行今夜神仙女應來感夢情沈佺期詩送洛川
蕭司兵謁兄還赴洛成禮棠欽日兄揮高襟應序歸來成鴈聚去作鳳凰
飛緬草承輕傳鶯花慘別不爾亭春有酒岐路惜芳菲誰載之集赫君赴興慶
宮朝賀載之奉行冊禮因書即事合卷文獻二十平今朝比吳共朝天威傳
渴刻香車度日銀旌旗味仗輝願托華亭鳥王承君威振權金翅相期皆老
宜家處鴻楚魚軒更可憐黃滔御史朱翁丈先以美祿暫帶今公大王益行其
禮觀今日寵傳之威報成一章滋賦誠文侯李盛終求一裴琚不難如何兩
度還州里無借鄉人吏剝觀外郢在米塢竹口縣城之文十外相吳王真白
靈溪集禮羈先生新安重周先生能通兩半之好及城間民皆復全也李白
蘇翰苑前山尋隱淪不過休忘翁滿洲惟白雲李白昔日曾於北山尋詩至今
先生不過我來禮先生待與龜鶴兒學道須有緣始達天上人四皓安漢室先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五十九

上存歎民陰功數已滿自今以天乞如何未上牛冠壽王呈迎我願去序名
 師歸三青宋罪汚通鄉先主集元禮來仕宦涉多故人幾能於此秋樂門經
 連絲不還初興寄草黃米塔細論洗冕久氣開日月坐令吳氣滿鉅野匪朝
 錫歸田去只恐煩君費酒樽余安國西德集贊慶春下禮成定想稱揚却惜
 前千言儀衛列星躔九州四海皆和氣萬歲三呼不永傳樂奏蕭韶舞德酒
 傾醪露飲光年遊方莫恨清光走行度烈風冷香天製家齊許是番易徑今出
 卿行古訓百千懷黃栢岡前百歲翁宴安終日有杯中北行時時兩君門前
 政如今雖老矣太山雖太古虛真常子李志常代灯燈半照龍題歷世千
 百戰餘求漸除元已無虛德身元自新天子祀禮重中古帝謀靈薇數瞻祈聖
 壽神時恩格為民慈默知人書守天香祈禱齊誠代國輸豫幸熊朋來某禮記
 嘆三十得已作戊午年仲夏三十一日
 蓮臂能獻大北伏起紫步荷四宮人程然人各通一主術紫有子台沼條桐
 月期以五粒備云何文書度去一僅收四初科或偶缺欠舉是為例決抗輒敘
 尤鄉試已據案可備過冬烘弁不與伙計至今進士錄年平北哩記禮生請改
 紫看榜成陳序五粒道同鄉謹集費周世安石慶其姓紫德妻嘆明秋設三樓
 附士在貢案例全重存下數不書少犯志北註本雜明識字亦未易漢王與士

樂是和。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通言勝。蓋禮樂以成教化。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兵刑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為二。兵刑之官合為一。詳畧之意可見。古人詳於禮樂。古人詳於禮樂之事。當時自有一禮官。後世不得而見。禮樂勝則韓流。問禮勝則雜。樂勝則流。既云韓流。則不待謂之勝。禮樂已不在矣。曰不必如此說。正好就勝字上着。不可云禮樂已無之。禮樂鬼神之會。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是可見底。鬼神是不可見底。禮是收縮節約底。便是鬼神。樂是發揚底。便是鬼神。故云人者鬼神之會。說得自好。又云至愛則存。至確則著。亦說得好。樂章德禮根情。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似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從中間立出。無所待於外。禮却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却做一箇節文。抵當他。雖曰入作。然元不曾杜撰。緣他本自有這意思。方做得出耳。故下文云樂章德禮根情反始也。如何是章德。先生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章著其中之德也。橫渠說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說得亦好。只是樂其所自成。與其所自成。與樂其所自生。用字不同耳。禮樂之本則一。問樂記窮本知變。樂之情也。如五音六律。相生無窮之類。著誠去偽。禮之經也。如品藻節文之不可淆亂之類否。

先生曰。也不消如此分。這兩箇只是一件。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誠。居細分之。則樂只是箇一體周流底物。禮是兩間相對著誠與偽底物。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禮則相刑相剋。以此剋彼。樂則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禮則如明暗向背。攝其本則皆出于一。只是禮則有誠有偽。須以誠先去偽。則誠著。樂則窮本之變。極到本原處。而其變無窮。所以樂記說內外異司。只管說未發去相對說。人問。禮與上下之神而禮是精粗之體。是一句說。禮二句說。樂否。先生曰。不消如此分。禮之能降與上下之神。如祭肝祭心之類也。禮樂性情之正。問禮樂只在是反之間。使得性情之正。何也。曰。記得禮記而進以是為大。樂盛而反以反為文。禮如凡事儉約。如坎儉恭敬。便是減。須當着力向前去。做是進。故以是為大。樂如歌詠和樂。便是盛。須當立箇節制。和而不流是反。故以反為大。禮減而却進前去。樂盛而却退復來。便是得性情之正。諸儒說之。皆禮記有王肅註煞好。太史公言載樂記全文。註末兼有得王肅及鄭氏註。覺得好。如陸農師禮義陳周之禮書。若欲得陳氏攝陸氏。如後世禮樂全不足取。但諸儒說禮頗有妙處。此不可無。書別類作一書。六朝人多是有精於禮。必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使用此等八議之。如今

判法官。只除用試大法人做。如本生父母事却在清書劉子其傳。江西有
士人方庭堅引起。今言者得以引用。且同上南軒敬和禮樂之興。人而
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此聖人使人知禮樂之原也。不仁之人雖
欲為禮樂。其如禮樂何。蓋是心存而後致與和生焉。禮樂之所由興也。此
非解禮樂相為體用。禮樂分而言之。則為禮為用相須相成。合而言之
本一而已矣。又其東萊禮樂有序者和。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凡有序而
和。則為禮樂。夫其所以然者何歟。不仁則禮樂息矣。禮樂只是存養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只是存養。同上禮記三十五。明道禮執為大。時為
大。伊川物著然後有禮。物著然後有禮故文之以履。夫物之聚則有
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當然。故有禮也。易曰小人入於大
禮。後世人禮全廢。小夫則入於夷狄。大夫則入於禽獸。再夫則為禽獸
禮。一夫則為夷狄。再夫則為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
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便夷狄之。禮制不可踰備。古者禮
昏喪祭。車服宮用等差分別。美惡踰。皆故財用易給。而又有常心。今禮制
未情。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
以檢飾人情。名教不足以雅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僥倖。人人求取其
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子思之道也。端若不致則禮不行。欲禮之
興也不致則禮不行。然欲得節是讓以明禮仁之至也。受道之極也。
論禮直統和樂。禮直斯清。德斯畜。和斯利。樂斯安。五王聚南軒論天則
不可踰。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本乎天則而發見於三千三百之日
者皆禮也。論禮有理有文。伊川先生曰。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奉
是奉。文是末。末本末一貫。通謂之理也。然有理而後有文。曰推此理則甚
有事。謂天地間莫不然也。論教莫先乎禮。道莫重乎人情。教莫先乎
禮。禮行則真偽。欲而八道立。先王本天理。因人之心而為之。節文其大體。自
根乎性命之源。而至於毫釐曲折之間。莫不各有精義。存焉當是時。人由
於其中。而永服習。敦龐淳厚。豈有不期然而然者乎。先王之制。日以缺壞。
齊文之不稱。奉末之失序。節而日月疎。甚至於離以異端。之說。淪胥而八
於夷風俗。之所以不厚。人力之所以不振。職是故歟。禮者理之所存。
之文。亦缺提先教以禮。古人於缺提時。已教以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
幼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狂。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之有物。我
不肯屈下病。根常在。是成禮用之道。理若則皆諸才。有無不利。禮運

前主君民事上下。一、周禮神藻心性。後二十、尊卑沙約之禮。尊卑分
份。所以為禮。然則神明所以為尊。尊先祖降居師。有文理繁情用者。宜之
也。上事天。下事地。一、川有防。皆有範。凡禮之立也。皆加於身而
諸於前。宜其百千積德而後與。前十二、禮者。品彙之統。衡。意。合文理而
神於治。前十七、君有短垣而自踰之。禮防難越。不可踰也。前十九、禮探其
情而見之。外。禮大也。前二十一、建天地之中。謂之禮。五十二、無
耻節禮以治君子。人能狂欲從禮則福歸。前情廣禮。則咄咄之。後。非夫
之所為。人之所設。有貴有尊。五十一、禮有等威。有尊而卑。人理之不可
易。耻格。新。舊。言。對。等。果。下。以。禮。則。耻。格。去。有。不。可。者。六。明。會。見。之。儀。後
漢。實。秋。公。會。高。十。一。也。是。從。事。則。會。見。之。儀。禮。時。六。旅。任。六。諸。卿。與。二
公。交。錯。中。道。或。皆。便。者。交。私。語。事。先。問。知。所。禮。儀。者。不。可。不。也。禮。多。行。無
禮。必。自。足。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須。是。重。而。大。下。大。服。則。堂。法
禮。自。外。作。禮。以。地。制。是。制。則。制。以。書。御。者。不。盡。焉。之。情。以。古。制。今。有。不
違。事。之。變。史。記。國。將。止。必。多。制。故。曰。仲。尼。曰。夫。晉。守。唐。叔。之。法。度。以。禮
肆。其。民。利。百。變。法。仍。舊。貴。新。立。新。意。何。必。改。作。所。以。中。常。禮。禮。不
改。正。禮。因。民。而。作。洋洋乎威德事。制。禮。使。二。五。禮。法。典。而。淳。朴。散。三

永樂大典卷四百五十九

十四

十二、志其通制。先王制禮。志其通制。山。室。考。索。歷。代。禮。類。自。伏。義。至。黃
帝。五。禮。始。具。其。唐。先。則。齊。典。云。修。五。禮。又。命。伯。夷。典。三。禮。論。語。云。有。因。於
夏。禮。周。因。於。殷。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大。宗。伯。惟。云。唐。虞。有。三。禮
至。周。分。為。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故。據。周。禮。有。文。而。言。耳。禮。記。疏
六。禮。七。教。八。政。王。制。云。司徒。脩。六。禮。以。節。民。生。明。七。教。以。興。氏。德。齊。八。政
以。防。淫。六。禮。者。禮。一。昏。二。吉。三。冠。四。鄉。五。相。見。六。之。七。飲。者。人。子。兄。弟。夫
婦。居。居。長。幼。朋友。賓。客。也。此。六。禮。七。教。並。是。有。禮。則。引。五。禮。十二。教。也。八
政。者。以。食。衣。住。事。為。異。別。度。量。數。制。也。禮。記。疏。禮。樂。仁。者。天。性。也。
義。者。天。清。也。人。而。不。仁。血。氣。之。性。也。人。而。不。義。利。欲。之。情。也。人。惟。有。五。義
利。欲。以。亂。其。天。性。天。情。故。聖。人。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反。其。不。仁。不。義
之。習。而。復。之。仁。義。之。真。於。以。承。天。理。地。根。本。反。始。誠。之。至。也。於。以。收。親。尊
君。友。子。閭。門。弟。於。鄉。黨。皆。禮。無。非。禮。之。禮。也。歡。心。各。得。無。聲。之。樂。也。非
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禮。性。復。仁。義。者。禮。樂。之。本。也。玉。帛。鐘。鼓。鐘。鼓。管。絃
者。禮。樂。之。文。也。典。據。二。禮。所。紀。本。典。文。並。行。歷。代。諸。史。所。志。類。皆。皆。數。之
本。所。謂。本。者。容。或。知。之。猶。未。詳。也。今。也。考。論。語。志。始。末。而。止。及。乎。文。之。大
畧。而。已。細。而。節。日。別。有。司。存。大。而。本。原。以。俟。君子。夫。子。志。四。代。禮。樂

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冠。樂則韶舞。此。容。紹。光。之。意
也。成。周。謂。之。大。輅。漢。謂。之。大。輅。唐。謂。之。大。輅。宋。朝。謂。之。大。輅。升。開。雖。歷。代
取。天。下。之。異。各。作。樂。以。取。其。功。而。報。無。大。意。至。今。猶。存。漢。自。武。帝。用。實。正
歷。代。相。承。雖。取。五。行。史。工。之。義。以。為。服。已。謀。職。之。尚。而。夏。時。終。不。可。易。也
殷。輅。大。輅。也。周。謂。之。大。輅。見。書。法。秦。謂。之。金。輅。後。有。山。車。之。輅。故。平。名。輅
休。秦。改。為。金。輅。見。宋。史。與。儀。志。五。漢。謂。之。象。輅。歷。代。象。輅。以。備。朝。祭。之。儀
周。元。十。有。二。輅。前。後。運。延。纓。十。有。二。就。玉。帛。木。紼。象。輅。水。十。有。二。車。歷。代。服
之。以。為。朝。祭。之。服。大。子。舉。四。代。禮。樂。以。告。顏。淵。既。為。當。時。禮。者。之。或。主
為。萬。世。不。可。易。之。制。也。然。象。輅。之。外。所。謂。大。輅。者。無。以。久。與。其。諸。諸
死。自。秦。漢。廢。之。而。不。用。大。輅。之。外。所。謂。大。輅。者。無。以。久。與。其。諸。諸
增。之。而。益。傷。漢。儒。正。朔。之。辨。本。必。祖。夏。時。唐。樂。舞。傳。八。佾。之。數。未。必。似。齊
輅。大。子。亦。不。保。其。姓。後。世。為。修。心。所。年。也。然。則。歷。代。猶。存。韶。舞。夏。時。殷。輅
周。元。之。大。意。者。何。歟。大。道。所。在。雖。萬。世。猶。一。日。也。史。記。樂。律。子。為。禮。樂
書。虞。周。之。時。夏。變。之。所。分。典。大。宗。伯。大。司。樂。之。所。職。掌。見。於。書。禮。之。所
述。者。即。禮。樂。書。志。也。秦。秋。以。來。諸。侯。越。禮。而。去。其。舊。大。夫。背。樂。而。散。雅。以
微。六。經。方。作。輅。輅。於。秦。秦。之。所。謂。禮。樂。某。六。國。以。為。侈。志。於。尊。君。抑。臣。而

永樂大典卷四百五十九

十五

為。漢。因。秦。舊。故。禮。之。禮。儀。於。理。官。法。家。久。不。復。事。制。大。宗。氏。之。樂。有。司。止
能。紀。經。籍。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夫。知。是。要。得。有。本。書。故。太。史。公。作。禮。書。春
述。秦。漢。興。建。元。因。革。之。樂。而。乃。足。之。以。經。子。之。禮。傳。其。樂。書。略。存。高。武。祖
帝。所。自。為。歌。詩。而。乃。足。之。以。六。經。之。樂。記。上。樂。記。上。於。書。卷。十。四。則。職。工
故。之。自。班。馬。而。降。宋。漢。六。朝。清。唐。迄。於。宋。朝。正。史。皆。有。禮。樂。志。次。弟。相。承。
前。後。相。襲。止。敘。五。禮。六。樂。之。舊。史。與。大。典。服。音。律。之。舊。式。述。參。旁。究。時。有
因。革。初。無。大。異。特。作。史。者。姑。從。拾。以。備。諸。志。之一。耳。宋。必。當。時。禮。樂。用。此
禮。此。樂。也。史。通。議。切。諸。史。志。類。類。五。見。其。以。是。歟。班。志。以。年。序。為。禮。樂
之。原。董。仲。舒。劉。向。漢。大。儒。也。其。論。禮。樂。教。化。必。曰。立。太。學。以。教。於。國。後
序。序。以。化。於。邑。又。曰。興。辟。雍。設。庠。序。學。校。之。聲。或。述。之。容。而。已。班。固
志。禮。樂。之。始。也。歷。序。武。帝。成。帝。不。見。用。二。子。之。書。而。終。也。嘉。歎。之。武。帝。立
明。堂。辟。雍。顯。宗。行。宗。祀。養。老。之。事。且。謂。威。儀。雖。美。而。禮。樂。未。具。庠。序。未
設。之。故。夫。固。與。舒。而。論。禮。樂。之。原。皆。歸。之。庠。序。之。教。何。也。蓋。所。命。變。典。樂
教。育。子。周。以。大。司。樂。治。學。政。凡。立。寬。則。簡。祗。庸。孝。友。之。德。歌。詠。聲。音。攝。調
言。語。之。節。與。夫。千。戈。羽。衛。射。擊。之。儀。上。自。朝。廷。下。及。黨。遂。皆。有。學。以。教
之。於。是。童。而。習。之。至。於。老。死。踐。而。行。之。不。厭。不。倦。皆。學。校。之。功。也。大。人

安得不為士君子之歸。而禮樂達于天下矣。周家禮樂。始於法守正者。見侮於世。者蓋備。差者謂之類。榮乎夏見紛華。聞夫子之道。二者心戰。不能自決。而況庸下。漸漬於夫教。被服以成俗乎。此太史公所以發歎也。秦滅先代之教。而漢人置博士。弟子員。所效功令。復以利祿之路誘之。此計見於大儒。而今之弊。曰。法太繁。致辟雍。所養所教之科。與虞周異矣。此班固所以歎也。或永平之威儀。雖美。而禮樂猶未共也。東都太學諸生。迭相標榜。激成黨錮之患。唐制由學舍之選者。謂之生徒者。未免乎科舉之累。宋制因唐制以取士。自京師至州邑。皆有學而禮樂之壞。反自學校始。由所習者皆場屋之文也。禮義之地。既為利祿所移。禮闈貢舉。又為利祿所禁。欲以是為禮樂教化之原。難矣。歐陽志論禮樂與刑政為二。禮樂為國之根本。刑政為國之補助也。故湯之志。謂治出於一。則朝廷里閭。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朝夕從事乎禮樂。所以遠惡遷善而成俗也。治出於二。則所急者簿書獄訟兵食而已。故事物名數。皆有司之事。得紳大夫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終身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而後其化乎。嗚呼。歐陽可謂知禮樂之本矣。然猶歷述隋唐之所承襲。負觀開元之所紀者。與夫元和之新儀。曲盡新舊。於以見其文而意不存也。故凡有唐五禮之

永樂大典卷四百五十九

十六

次第。六樂之名。雖悉備載。猶未免於諸文之尤者。蓋以存諸一代之正史。猶勝於載之理官。與律令同科歟。禮樂以成教化。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兵制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為二。兵刑之官。合為一。詳畧可見。先王以道上下之情。君臣之分。以嚴為立。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則清或不免。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服舍而制為燕享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宣其禮義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特存守內外之節。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熱。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熱。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語及問其用。無小大之殊。禮樂之用。通乎上下。無小大之殊。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耳。不必其功大者。顯而後施之也。曰。上不當奢。祭文未節。蓋以禮之繁。文未節。當世所尚。當時人所易行者。至於辭遜之心。則禮意之實。而人所罕為。故言能以禮運為同。而先其為國也。不難。若不能以禮運為同。而徒相與從事于繁文末節之間。則亦無以為禮。而治成。則先王以義起禮。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此世變以大之。則禮雖先

王本之有者。亦可以義起。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節文度數之小。不可備而不致為。卒以執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歎之也。非無孟子之學。而強欲為之。如叔梁紇。通魯之流。是又不知乎紇之作為已矣。孟子曰。禮樂以進反為文。禮主其誠者。禮主於得節。是禮之本。非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為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非一向如此。必至流蕩。故以反為文。禮之進樂之反。使得性情之正。滅是進讓。得節收歛。底意。是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悅舒散。快滿意。是樂之體本如此。反之。是收歛之謂。禮主其誠。却要進一步。向前看。力去放。樂主其盈。却須退。收節制。收歛。如此。則禮滅而却進。樂盈而却反。所以為得性情之正也。故曰。成而不進。則消。盈而不反。則亡矣。文公論禮樂司一理。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誠。若細分之。則樂只是一體。周流底物。禮則是兩個。相對着誠與偽也。樂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闔。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論其本則皆出於一樂之和。便是仁。誠。禮之誠。便是樂之和。只是禮則有誠有偽。須以誠先去偽。則誠著。仁上。漢無與禮樂之主。先王之禮。八存者。無幾。其初自有文字。都無人收拾。河間獻王既得律樂。又有禮書五十六篇。惜乎

永樂大典卷四百五十九

十七

不見於後世。是當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況在此時。又無與禮樂之主。故胡氏說。使河間獻王為君。當仲舒為相。以點為御史。則漢之樂。必興矣。古今只此一理。自古至今。都只是一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聖人制度禮樂。顯未倒去。都只是一道理。故出來。人而不仁。如禮樂何。或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曰。心中所須。不和不樂。而都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頂。不莊不敬。而後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後如何行禮。樂。且曰。上窮達損益之宜。聖人窮而在下。所行禮樂。固是從司之前。若聖人達而在上。所行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司之前。如恭頤子為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司上樂其生反其始。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從中出。無所待於外。禮却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節文。却是人做底。故下文云。樂章德。禮記情。反始也。問如何是章德。曰。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司上。有是理。即有是氣。問禮樂極乎天。而備乎地。行乎宮室。而通乎土。神。而高極遠。而測深厚。此是言一氣之和。無所不通。否曰。此亦以理言。有是理。即有是氣。亦如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則行乎其中。夫。上禮

樂鬼神一理。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禮主滅欲，樂主益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禮樂與鬼神一理。同體而異用。同上蔡謂禮樂之道，異於而同體。還是同出於性情之正，還是同出於致知？曰：性主於致知，利和道便是同體處。不先充王之禮樂。今世人有所不得也。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有德有位者方可制作。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惑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孟子上禮樂相為表裏。禮之用，和為貴，便是樂否？曰：和是禮中之樂，未便是樂。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比，又足樂中之禮可也。如東君生後禮樂刑政之為然，如實者生殺之為然，又不足理是大理之當然。無理不是大理之當然。夫一毫不得添，一毫不得減，是聖人之心與天公一致。故行出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都不是聖人自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如此。大公語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之為用處。古者典禮分明，古者禮學是專門名教。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欲行禮有疑者，輒就賢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簡易則可行。

大凡禮制流行於今，有一簡易矣。直理皆欲盡拘古，性則繁碎不便於人，自是不可行。所謂損益之理，所謂三綱五常，所謂損益，謂文為制度，大體是害，不得底難。如秦之絕滅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夫婦、依舊廢不得。至周然後大備。問喪祭之禮，至周公然後備。夏商而上，想甚簡畧。司徒勅親，夫夫貴年，賢夏商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行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專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畧，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行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南北朝猶有禮學。南北朝是書時節，而士大夫間，禮學尤不廢。陸忠諫之徒，說禮。宋朝陸農師之徒，大抵說禮，都要先求其義。蓋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外，至存耳聞目見，無非是禮。所謂三千三百者，秩然可知。故於此論說，其義皆有據依。正同上非王弼鐘鼓之謂。禮云：禮云：玉帛云：子哉。樂云：樂云：鐘鼓云：子哉。而夫子之於春秋，愛其一羊而不忍去。於齊聞韶，至於三月不知肉味，何也。抑其所以如此者，其意乃有所屬，而非玉帛鐘鼓。

之謂邪 歷代謀禮名臣 按蔡謨或遺文自漢興以來收而存之朝廷
有典制可酌而求者漢有叔孫通高堂生徐生賈誼河間獻王董仲舒蕭
奮孟卿后蒼閻人通夏侯敬劉向戴德戴聖度普劉歆後漢有曹光曹褒
鄭興鄭眾賈逵許慎杜子春馬融鄭玄衛宏何休盧植秦邕魏有王粲衛
琨高堂隆蔣濟王霸蔡靜劉表劉曄盧毓陳羣秦主洪蜀有隗周蔣琬
孟光許慈吳有朱欽子手晉有鄭中荀顗陳壽孫盛羊祐杜元凱衛瓘度
峻袁準賈逵任愷陳臻孔備劉主璆廣末皆傳咸鄒湛蔡謨孔衍度亮范
宣范汪徐邈范滂刁協荀崧平壹葛洪王彪之司馬彪羊寶徐廣謝沈王
褒何琦虞喜應貞宋有徐羨之傅亮臧希徐廣裴松之何承天顏延之雷
次宗徐爰庾蔚之崔凱孔智齊有王儉何遜田僧超劉歊王湛之梁有司
馬襲陸建沈約周捨明山賓裴子熙徐勉顧協朱异緩植之質瑒崔靈恩
皇侃陶弘景司馬憲丘季彬陳有謝朓孔奐後魏有高允高闕王肅北齊
有熊安生陽休之元僧伯陵引有蘇綽盧湛宇文弼濟有牛弘辛彦之許
善心唐有孔穎達褚亮虞世南陸德明李弘德蔡承子蒼賴師古方封齡
魏徵許敬宗楊師道費公房杜正倫李義府李友益劉祥道郝處俊許圜
師韋瓘范履冰裴守真孔志約蕭楚材孫自覺王方慶賀正賈大隱韋萬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六十

四濟

禮

周禮

賈公彥序夫天育蒸民無主則亂立君治亂事資賢輔但天
皇地皇之日無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是以易通卦驗
云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註云三名公卿大夫又云燧皇始
出握機矩表計其刻日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註云推燧皇
謂人皇在伏羲前燧皇始王天下者斗機云所謂人皇九頭兄弟九人別
長九州者也其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故文耀鉤云伏羲
作易右官者也又按論語撰考云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伏羲已前
雖有三名未必具立官位至黃帝名位乃具是以春秋緯命曆序云有九
頭紀時有臣無官位尊卑之別燧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民
有官明矣但無文字以知其官號也案左傳昭十七年云秋郢子來朝公
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為名官何故也杜氏註云少皞金天氏黃帝
之子已姓之祖也郢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六十

一

而雲名註云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
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
火名註云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炎瑞以火紀事名百官也共工
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註云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
皞氏亦受水瑞以水名官也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註云大皞
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名官也我高祖少皞氏之立也鳳鳥
通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又云鳳鳥氏歷正之類又以五鳥五鳴九
應五雉並為官長亦皆有屬官但無文以言之若然則自上以來所云官
者皆是官長故皆云師以目之又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述乃紀為近是
以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微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
其德百官之號因其事司徒司馬之類是也若少皞以前少皞氏言祝嘏
氏為司徒者長名祝嘏言司徒者以復代官況之自少皞以上官數略如
上說顓頊及堯官數雖無明說可略而言之矣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曰
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祭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
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
此其三祀也註云窮桑亦少皞之號也顓頊氏有子曰契為祝融共工氏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六十

二

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亦有烈山氏之子曰
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故外傳稷為高辛氏
之火正此皆顓頊時之官也案鄭語云重黎為高辛氏火正故堯典註高
辛氏之世命重黎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以高辛與顓頊相繼無間故
重黎事顓頊又事高辛若稷契與禹事堯又事舜是以昭十七年穀梁
項之下云春官為木正夏官為火正秋官為金正冬官為水正中官為土
正高辛氏因之故傳云遂濟窮桑窮桑顓頊所居是度顓頊至高辛也若
然高辛時之官唯有重黎及春之木正之等不見更有餘官也至於堯舜
官號稍改楚語云堯復育重黎之後重黎之後即羲和也是以堯典云乃
命羲和註云高辛之世命重黎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堯命重黎之後
羲和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堯命以民事焉其時官名
蓋曰稷司徒是夫天官稷也地官司使也又云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
仲申命和叔使分主四方註云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
子為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是有六官案下驩
龍曰共工註云共工水官也至下驩求百揆禹謀稷契暨皋陶帝曰無稽民
阻獄汝后稷播時百谷註稷稷也初堯天官為稷又云帝曰契百姓不親

飛祝司祝祝司至男玉女至夫史小史馬相以保童氏內史外史御史
中車典路車僕司常都宗人家宗人凡七十令編天府世婦乃宗外宗大
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右天官之屬也天府掌宗廟之宗歲凡國之王錙
大齊祀歲焉其與諸府宜在天官見於義官有卿士又都部之治中
王祭群吏之治此皆冢宰之事非冢宰伯所宜職者故天府宜在天府若世
婦宜出則既論之矣內宗外宗掌佐王后宗廟之祭祀蓋婦官也當與世
婦及女御女祝之屬屬天官與宮正官伯皆類也不當在冢宰伯至於大史
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
皆大宰之職焉小史掌國之志宜以類從史掌八終之法以詔王治
史掌書外令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今以贊冢宰皆與太宰所掌
相類非冢宰伯所得兼也太宰之官六十有三其美者三其去者八若世婦
則複出合之則一矣今冢宰伯之不當屬者凡世婦之外則八馬以之足天
官之屬學者較彼此而考之當自見矣典瑞典同中車司常家人墓大夫
右司空之屬也何以言之百工之官隸司空者也若典瑞典同中車與夫
司常皆治其器物以備其用者也治其器物以備用則是工之屬其隸司
空焉耳典瑞者大器與考工玉人之事相若如四圭有邸兩圭有邸裸圭

永樂大典卷四百六十一

七

有璫又曰璧美以起度皆玉人之制也工在其間矣典同者掌六律六同
之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以十二律為之度數以十二聲為
之齊量此制樂器之工也中車掌公車之政令如曰王后之玉路重翟錫
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彫面鷩總皆有容蓋翟車具面組總有握夫
曰錫面曰勒面曰彫面曰具面曰朱白績白鷩白組皆所以飾之者也即
造車之制備矣至於司常掌旗之物各有屬以待國事如日月為常交龍
為旂通帛為旌雜帛為物熊虎為旗為馬為龍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
為旛是凡旗之制備矣又曰皆畫其象為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
家各象其號蓋使之如其制以為此旗云爾是豈非土人之事而隸于司
空者耶或問建官限於三百六十其不以一工人專一官明矣凡其器物
必項工為之而官掌之即百工之事在其間矣如典瑞典同之類是也必
以一工為一官如今考工所載則司空者乃一大匠梓人之類耳何以為
司空若夫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撈植之類皆得命官而凡職者將不
勝其繁亦非聖人設官之意而周之冗食者多矣後世傳習之誤謂司空
之官主百工而百工與居六職之一周官之在者之工人之事也故斷
以謂司空之篇俱亡亦不復加考正於其也嗟夫此司空之篇所以亡而

由漢以來莫之察者夫於不思聖人設官之意歟至於冢宰大史則宜
以土事屬者也列之禮官蓋矣復古編下夏官之屬大司馬小司馬
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司馬司馬司馬司馬司馬司馬司馬司馬司馬
令環人掌金氏射人服不氏射馬氏羅氏掌畜司士諸子司有虎賁氏旅
賁氏節服氏方相氏大僕小僕祭僕御僕隸僕弁師司里司兵司司
弓矢繕人掌人戎有齊有道有大駟戎僕僕僕僕僕僕僕僕僕僕僕
至馬牧師廋人圉師職方氏土方氏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形方氏山師
遺師注人隸人都司馬家司馬川師凡六十九人今編弁師司弓矢素人
右司空之屬各以其工者也弁師不當在司空已無可疑者蓋弁師以
供王之服用者也司弓矢乃弓矢之事故合九合七皆有其制素人
掌教素獸教畜宜以工屬司空愈益明白謂其為兵而隸司馬者誤也
方氏王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遺師右司空之屬也職方宜屬司空既於
司馬論論之矣土方氏形方氏宜以類從山師川師遺師皆是也山虞澤
虞林衡即其僚耳故不多論秋官之屬天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遂士
隸士方士訝人朝士司民司刑司司約司盟職金司厲犬人司圉掌囚
掌戮司隸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綠隸布隸禁隸禁隸禁隸禁隸禁
隸禁隸禁隸禁隸禁隸禁隸禁隸禁隸禁隸禁隸禁隸禁隸禁隸禁隸

永樂大典卷四百六十一

八

人師氏司醫氏司垣氏條氏修氏冥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
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
行人環人掌客掌客掌客掌客掌客掌客掌客掌客掌客掌客掌客掌客
十六令編行人小行人司儀行人掌客掌客掌客掌客掌客掌客掌客
子曰行人子羽脩飾之左傳曰行人失辭行人蓋言語之官所以掌大賈
之禮大客之儀其為禮儀之官明矣而與其徒司儀行人掌客掌客掌客
等俱列之司寇何義禮儀一事也豈以司儀名官不在禮職而在刑屬斷
可識矣是當歸之冢宰何疑之有
總論業時禮經會元知有聖人之治法當知有聖人之道法雖曰法
深於周禮者也欲觀周禮必先觀中庸中庸曰天哉聖人之道洋洋乎
百千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夫禮
三百威儀也說者謂周禮是也威儀三千曲禮也說者謂儀禮是也二書
皆周公所述也中庸言聖道發育萬物復欲而歸之禮儀威儀之中何
益聖人之道洋洋乎極於至大而至無外優優乎入於至小而至無間周
書雖曰制度文為之所在而聖人所以生物不窮與天並立者實出於其
中是誠中而不偏之正道周而不易之三禮不如此為不足為三立也

十三

十四

十四

祿大夫劉向校祕書，向條撮篇目，指意末上。迨于歆，乃奏之，始列序于官藏，在祕府，攷漢書，言得周官五篇，而六藝論云：得六篇，劉向之子歆授河南韋氏杜子春。子春授太中大夫鄭興，字少卿。父子太司農鄭眾，字仲師。又有議郎衛宏，字仲卿，侍中賈逵，南郡太守馬融，並作訓傳，或存或亡，存者亦復無幾。唯大司農北海鄭冲之孫名玄，字康成，括囊大義，網羅衆家，周禮行，鄭氏力也。孔氏王肅亦皆作傳。晉有于寶，不見師承，其後蘇綽王通好之。仲淹教授河汾，讀周禮，手不釋卷，曰：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喜太宗謂魏證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永徽中，朝散大夫賈公彥著周禮疏四十卷，今併為十二卷，與鄭氏注及陸德明音義並行。南史沈峻尤長三禮，陸倕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群籍原本。

官大屬也而主乎馬羊政以軍為主馬行健也於軍有所資於羊能群而
善獨也於軍有所象刑官金屬也而主乎犬犬善禦而且能警也刑所以
禦其有惡而警其未有過也至於事則百工利器以嚴天地陰陽之理而
承者能發隱伏也是以司空之官於時則主冬於職則主事蓋以萬物至
於冬則藏而其動則可見也於是屬之以百工而使之興業造業其理
之不可見於人者此先王居百工之意也且天地能生物而不能使之有
所和與之材而不能使之有所養方是時也先王運其智於心術而致其
功於法度故因材而為之器因器而為之器器有其用也則使役其器者
必思所以親其德義其有也則使攻其器者必思所以體其道故有范
氏兩者為官室利川途者為舟車為衣裳以在野為舟車以在野有以養
目也為纆章有以養耳也為聲樂至於服用不而器用不同皆所以致
天下之利也圓者中規以其能變也方者中矩以其能止也厚以有載虛
以有容尊卑所以象天地奇偶所以法陰陽施之未嘗無象也名之未嘗
無義也故名之所存象之所取象之所取則禮之所存先王之禮將以養
人也而人情之所欲者養之備矣故凡可以利天下者不遺一物易曰備
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聖人於易以教天下之勤於禮

以顯天下之明故非深於易則不足以制禮而非深於制禮則不可以言
易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蓋其度數足以明妙外之意其道德足
以盡方之形故也雖然莫非事也而百工者居其一而已記之所載自王
公士大夫以至於農夫婦功皆有職於國者也而百工者事職之所主故
列於事官而為之屬也然而上無道檢則下無法守則不信道則工不信
度三公坐而論道士大夫作而行之所謂道檢也百工審曲面勢以備五
材以辨民器所謂法守也惟其上有道檢而朝官道此道德之所由以
下有法守而工信度此為俗之所由也先王之時其所以同氣俗者一
謹於百工以其衣服器械之所由出也然則其可不厲之以官乎故有三
以理理天下有士大夫以任事而後可以責百工以辨器用有器用而
後商賈有以阜通貨賄三農有稼穡而後煩婦有以治絲麻此三者百工
以得利而百工所以為養也故其序如此易後周禮總義許儀序經
以禮名不徒文為制度而已三墳五典屬之禮實易春秋皆謂之禮蓋
禮者理也天秩天敘本諸民彝物則之始見於王道綱常之大凡古今載
籍所以總攝是理者無不通非禮而六典獨謂之司禮蓋禮者王周公制
明備事物之理皆並此書者歟周禮既成八政也而在於一十二

而行不幸諸侯惡其害已而盡去之重以秦人焚坑之既而楚書之亡久
矣漢儒求斷簡訪遺書聞用志不可謂不勤惜其散拾於散逸之餘未暢
厥旨至本朝河南諸君子欲推原闡微雖趾之化而新學一倡異論滋熾
周官訓釋既諸經獨為外籙未有能洗衆陋而無群疑者蓋嘗病之思欲
攷明其說而莫知所折衷焉文昌易先生蚤以周官之文冠帝學之序繼
以周官之業緯王國之典及其間選從容泉石靜候榮寵不介於心乃取
素所講明者而加以研覃述總義三十六卷舉欲請註誦見其略訓詁而
尚大義者且歎曰天下後世誠不可無此書也既而之以使遠便序其
以書之之意夫天下之事至理而上天下之理至公而後周官六典
正理其焉總義一書所以集諸儒之大成者主諸理而已觀其論立言之
次第已足以發明其端又以一經之綱領求之王政莫大於井田井田莫
先於墾殖夏有殷助其有成滿百畝而後至周立井於上地家七人中地
六人下地家五人此定制也而於四人以下則莫知所以養民之法不
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定制也而於
二地之五畝則莫知所以授田之法夫三易之理至三易之理司馬法之
說也而較之周方則有誠多寡之異其里百里有井百里有井此區人溝洫

之說也而較之治野則有差是說之殊遠也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
是十二此數師任地之法也而較之什一則有內外輕重之差諸儒於此
或為是非角立迄無定論井田大政猶不明若此況其他乎今先生一皆
以經證之既於統宗會元者昭揭至理而本數不度詳法略則凡見於設
官分職莫不條分縷析經約理盡使周家一代之制光明經緯如日月星
辰之文貫串流通如江河淮濟之水可謂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後有述者
豈不能如亮末於此矣至若考工一編雖取其宏遠宏遠而樂以王之王
系之親於周典有異司者不復至附而為之說且其學音道而探本以
子理汨於諸儒理固無恙也理著於理義而禮復彰則失如有用而無規此
以生可也便有司井田之說而為王田因國服為息之說而為青苗皆攷
古不明流弊滋甚然則是經之明晦其繫於理亂何如哉此書一出所以
嘉惠天下後世信無窮矣志於明理者惟優而桑之案而然之庶乎由先
生之說得周公之意周公既沒周禮不在於今史浩周官講義序書
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人至于有周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德
而計之三百有六十官各有官治各有職職各有職若明在綱上集書
是商之六部是于後世無以復加數千百歲等為六籍莫之少此焉考

文武周公之用心與天運行雖萬世為之不磨也林李行述曰時孔不
論之書何休亦曰六國陰謀之書是皆不知周官者惟鄭康成獨明其為
周公致太平之迹且曰囊括大典網羅衆家者在此書則周官之顯明
於後世成之力量多也雖然靖周官者多矣徒知其職之所掌曰日於
物儀事數之聞而不知周公之意者亦多矣周公之意不曰以為民極乎
蓋極中也民受中以生苟非人君設官分職以治之使之抑其過而勉其
不及則紛紛冠履之相望縻縻之徒糜何為也哉周之盛時六卿皆賢能
體王意使民不失其中而國以大治故周公於六官之旨皆致此念學者
當以念會無徒從事於物儀事數之不度足以見成王周公矣葉時禮
經會元陳基序昔周公致太平之迹其載六官凡天地日月之惠山川
封域之近遠樂刑政之著夷狄鳥獸之微皆經綸區別無不各得其宜此
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傳諸萬世所當守為律令而不可忽焉者也秦人
欲肆其暴而惡六經為害已乃盡焚而焚之其惡可勝誅哉漢儒微拾殘
編斷簡於烈燄之中僅千百之十一耳然皆百孔千瘡卒未有以理為之
折衷者河間獻王素以考古工記而補冬官之闕蓋亦陋矣故宋葉文康公
生乎百世之下而確然有見於百世之上乃取經文之所存者會而通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六十一

十九

蒐羅摭拾曲暢旁達事數理當如指諸掌其補亡一篇又皆以經補經盡
洗漢儒附會之陋譬之玉有闕以玉補之不愈於用石乎公商孫令江
浙儒學副提舉廣居奉遺藁獻之江浙行中書右承榮陽潘公公命刻諸
梓且寓書俾余序其篇端余於文康無能為役而於禮也則願學焉既幸
其後有人又嘉潘公之樂善不倦乃不辭而為之書 俞壽翁司理復古
編序 六經厄秦至漢稍稍得復然而多出於儒者記誦傳授不能無訛
誤既成篇帙相傳至今世儒信其師承之或有自也無或疑議惑聖
經之舊義焉無復可見周禮一書皆周之舊典禮經然方諸侯惡其害已
而去班爵祿之籍已而夫亡之漸况一當於煨燼而重出於口傳述記
之途安能盡復其故耶伏生年過九十口授尚書自非孔壁所藏古文出
而考證則齊典與之異孰分益稷與皋陶謨矣別盤庚不得而黑馬原王
之語不得而殊體信以傳信求必不至於今日也六經唯詩失其六書通
其半周禮司空之屬盡亡漢以千金求之而弗復也詩書之通不復有者
獨周禮司空之屬有可得言者反覆之於經實之於書於之於王制於內
可以正焉者而司空之屬實難出於五言之屬耳因司空之復而六官
之謬誤亦遂可以類考將一一摘其要議之誠有起於當於人心者蓋不

當寄玉大弓之得而野證龜陰之歸也雖然由漢迄今世代遠邇大儒碩
學碩牛相望而區區末學乃爾起義是不得罪於名教者幾希嗚呼學者
寧信漢儒而不復考之經耶抑寧觀其說而公其是非以傍證於聖人之
言而幸復於聖經之政耶知我罪我我所弗敢知此復古編之所為也 陳
傅良周禮疏序 王通至周備矣周之作諸曰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
不若夏夏夏年氏勿替有殷亞平處心積慮蓋庶幾康夏商之祚延乎景
泰若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益於二代而耶乎文我吾從
司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周之至周
則繁以姓而弗別姓百姓婚姻弗逆規諸侯以五服自夏商周之至周則
九州之土猶以為夷狄鎮服蕃服世一見焉呼為天後之傷今思古之士
往往謂周文敬學者尚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且夫天命之難誌非就
是下能有也人心之自然非則但能懷也文武成康積功累行之勤誠
有見乎此讀書於刑人殺人則刑人君臣相教甚放甚濫服舍諸教至於
同時至於耳三讀詩於南雅群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成役之際從一賜
足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後妃之尊猶欲相為酒醴以勞慰行役僕馬
辛苦夫苟無樂人即永歌嘆詠之不足夫苟刑戮即戰戰焉有憂色此非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六十二

二十

有利為之畏天命焉耳嘗即人心焉耳嘗錄詩書之義示之文武而書之
心改其行事焉多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郭諸儒倚
峴章司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三三大指悉晦不著後
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疏為典王頗米周禮亦無過與服官名錄錄
沒焉而王道闕矣恭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矣自藝祖不恩一夫之
力而養禁旅不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殺而罪方鎮制度文為雖非周舊
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于列聖浸以寬大任子及於異姓取士及於待奏
養兵及於刺員甚汙吏有叙復重役辟有取裁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
世守重於更定蓋周矣且千載而詩書遺意於是焉在豈不盛哉熙寧用
事之臣經術淺駭顧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之說書富強之所見開基
立國之道斷棄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于夷狄亂華中原化為左衽老
主宿儒憤憤推欲以是為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達以進士舉猶列於學
官至論王道不可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著誠不得
已也故有格君心正王綱均國勢說各四篇而為之序 王與之周禮訂
義趙汝騰奏狀 右臣汝騰龔龔準秘書省公移索臣所領樂清縣管下士人
王與之周禮訂義以俟聖覽臣即命王與之就其家叩馬二木繳納訖至稿

評諸經訓辭皆有先儒折衷集成書獨二禮闕周禮人不幸遭王安石不善用以禍天下學者望而疑之雖程頤張載三先生尊信此書僅有緒言見於語錄近世大儒朱熹明甚至皆有意未章之然亦未嘗作而訓義以行於世與之以山澤腹儒乃能編管天下前後儒先講解或一說之精或一義之當蒐獵無遺間亦自附己見剖析微眇是非審確故衆所真德秀擊節是書為之序德秀歿與之益加意刪繁取要由博得約今其書益精粹無疵矣上可以裨聖明之治下可以釋學者之惑有功於六典甚多縉紳書而爭欲得之與之刊於家臣等識其人近天致守五傳之於旦評履踐無玷節守不渝皓首蒼顏周官特其一也直道明行修之士臣職在師帥每欲為之于新道曾以省取其書書至月故以姓名聞欽望聖旨下必首索與之訂義以備乙夜之觀仍少加旌異以風厲天下學者者幸甚真德秀序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悔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

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以此之學者而為書故能為成周致太平而為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原非一而大略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群下不敢言也賢才墮於疏遠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王以修政者豈以家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誨又皆以輔導為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興之而因使長與治焉將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才無壅沉天官弗私予矣居民有法養民有政政民有制刑民有典樂天下庶民惇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哉之近至於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十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周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宣也字文伏也其所經營皆自私自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序儒者詳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王田安石之衆府直竊其一二以自益爾安得累吾聖經邪彼何休者指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既焚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開利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即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

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甚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折衷而後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闕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者為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為足也方將發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就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為是書周禮一書其是大明矣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宜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為序于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趙汝騰後序東巖王君次點其學周禮數十家說裏以己見為訂義若干卷其文忠公既序之矣又奉參學于趙汝騰後詳十數不復稱行東巖地日以瑣于文遂題為之言周禮一書先儒所從審平心思之周禮真周公書漢志所謂周官六篇是也獨不幸有三可憾在成周未能為成書在後世不得為全書此予每深致其惋惜嘆之意何以的知周公書是書之首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此言宅洛建官之旨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太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此演而申其寸也洛天下之中地六官太宰之盛典以中地行盛典此周公佐成王宅洛之本心周書召誥曰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中入洛誥亦曰其自時中入萬邦成休此周公之心也又書周官載六卿皆家宰至司空雖不餘陳設屬亦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大官與六典合所以的知為周公書然則使有所改定庶幾為成書以詔後世惜也洛宅未及遷六典有書永當行可憾一也仲尼纂周公者也從周之嘆發於閭閻使後遂其為東周之志六典必見於推行討論潤色益至於大成備周公之未備者不在仲尼已乎漢渠氏謂仲尼繼周損益可知是也惜明王不與天一莫論宗之不復多言之嘆方形而天復不慈遺矣可憾二也秦火後經籍多殘失禮書為甚重武帝時河間獻王始得周官於民間此詩書家所出故武帝詔有禮壞之嘆顏師古謂亡其冬官補以考工記有所亡有所補非全書也此伊川氏所謂禮經多出於掇拾煨燼之餘安得句為之解是也可憾三也有是三可憾則是書之存於天下後世固足以見周公為萬世開太平之大旨此前之既未為成書後之又不得為全書則不能不使萬世而不抱不遇見

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甚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折衷而後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闕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者為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為足也方將發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就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為是書周禮一書其是大明矣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宜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為序于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趙汝騰後序東巖王君次點其學周禮數十家說裏以己見為訂義若干卷其文忠公既序之矣又奉參學于趙汝騰後詳十數不復稱行東巖地日以瑣于文遂題為之言周禮一書先儒所從審平心思之周禮真周公書漢志所謂周官六篇是也獨不幸有三可憾在成周未能為成書在後世不得為全書此予每深致其惋惜嘆之意何以的知周公書是書之首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此言宅洛建官之旨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太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此演而申其寸也洛天下之中地六官太宰之盛典以中地行盛典此周公佐成王宅洛之本心周書召誥曰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中入洛誥亦曰其自時中入萬邦成休此周公之心也又書周官載六卿皆家宰至司空雖不餘陳設屬亦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大官與六典合所以的知為周公書然則使有所改定庶幾為成書以詔後世惜也洛宅未及遷六典有書永當行可憾一也仲尼纂周公者也從周之嘆發於閭閻使後遂其為東周之志六典必見於推行討論潤色益至於大成備周公之未備者不在仲尼已乎漢渠氏謂仲尼繼周損益可知是也惜明王不與天一莫論宗之不復多言之嘆方形而天復不慈遺矣可憾二也秦火後經籍多殘失禮書為甚重武帝時河間獻王始得周官於民間此詩書家所出故武帝詔有禮壞之嘆顏師古謂亡其冬官補以考工記有所亡有所補非全書也此伊川氏所謂禮經多出於掇拾煨燼之餘安得句為之解是也可憾三也有是三可憾則是書之存於天下後世固足以見周公為萬世開太平之大旨此前之既未為成書後之又不得為全書則不能不使萬世而不抱不遇見

德舜之教樂之功也。順乎此則國風雅頌以美之。反乎此則春秋筆削以罪之。故五經明聖人之實理。周官則連是理之實用。五經猶布帛菽粟。周官則飲食衣服之者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都乎文豈益乎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禮樂法度之閒。精神心術之寓也。刑名度數之內。道德性命之著也。此真唐虞夏商之大成。周家三十六傳之基本。而國家千萬世太平規模也。然五經未亡。而此書已先亡。五經既出。而此書獨後出。書先亡而周禮在。書後出而周禮亡。何者。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則不待祖龍而靡牙遺矣。阡陌開矣。人固知井田為良法。郡縣置矣。世豈忘封建為宏規。故曰。書雖亡。而周禮在五經博士矣。若壁之藏。未顯也。千金購矣。冬官之缺。如故也。而設五均者。反所以賊五均之法。行國服為息者。乃所以蠹國服之政。故曰。書雖出。而周禮亡。由是為書之毀者。不曰陰謀之害。則曰壞亂之制。為書之譽者。不曰真聖之作。則曰太平之迹。愚竊以為道喪言壞。而諸儒之說。牙盾如是。無怪乎古治之不可復。而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昔勝早歲。以二載禮。叨末第。嘗思三禮一家。欲作一書。合其異而求至當。以歸于一。宦海汨汨。老猶未能。忽得澧蘭博士毛介石一編。讀之則集諸儒善成一家言。去取折衷。條理不紊。作而曰。平生所欲為者。當屬

永樂大典卷第四百六十

二十七

之此君矣。嗟夫。文武成康之世。志矣。焉。既醉之遠。寒寒乎。其不可復。是矣。意風寒寒。而周公之書。故在也。書在則周公之道。亦在也。道在則周公之事。果不可復行乎。學者誠能以真講實。成實事。功肯如昔人。假其文。以售其私。而不知反所以損益。是書乎。然則欲明其道者。當何如。曰。請閱毛君集傳。范震序。周禮真聖作也。先儒以是書難看。比之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方可。夫看猶不易。況下注脚者乎。劉杜之傳。得其宗矣。康成注之。以為彙括大典。網羅眾家。然後周禮盛行。然自王之王之。使朋起輩出。苦疏義。若論評。不可枚舉。往往華多實少。不足以行遠。欲振斯典。其有所待歟。近世易山齊王東岩諸人。莫不究心焉。一日。禮教介石毛應龍出集註一巨編。示余曰。集四十年精神。盡在此書。蓋集諸家之註。又附以己說。如前所謂彙括網羅者。可謂不遺餘力矣。毛君求余言序。其篇首余乃敢序。是書云乎哉。姑記此說。以歸之。集傳格例。經文六官各列所屬官職之目。併見於前。今分序官目錄於每職之前。欲其因辭之事。畢。與其屬。府史胥徒之多寡。有無。以見所職事權之輕重。諸家說依經文而次序。先訓詁。而後及意義。先用甲說。次用乙說。而後復用甲說者。則再出甲姓。次大槩。期使意義貫串。如出一家。所有己意。則以愚曰別之。諸家說或

未絕者。用呂氏諸詩記例。開推其意。以改之。至於太意。雖是而語未到處。未全或得此失彼。難於盡改者。亦不免用集註例。以己意更之。而非攷據也。人之美。以為己出也。至於去處。取之當辨者。則別識於或問。諸家說。意正語全者。大字註於上。其推明可以足上說。又雖非正意。而不可遺者。小字疏於下。或立說不同。當並存者。亦附疏之。諸家說訓詁文義。低正經一字。或總論一職大意。各具逐條之考。或實說數官本末。見於末官之後。比前篇又低一字。

集傳姓氏類別

漢 杜子春。見本注。今作杜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鄭玄。平東。見本注。今作鄭元。

黃度。有玉字解。
項安世。有解語。
鄭伯謙。有太平經圖書。

葉通。見阮學學記。
薛衡。有周禮序考官。
陳用之。有考工記解。

林椅。有周禮綱目。
趙傳。有考工記解。
曹叔達。地官述人至編人謀義。

鄭鈞。子剛中。全解。子熙。十年經述。
歐陽謙之。說地山其說則見集註中。

徐筠。有周禮微言。

直講李先生集周禮致太平論序。叙曰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林願謂末世之書何休云六國陰謀然鄭義從仲政周公遂行。其竊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慈。如天馬有象者在如地馬有形者載。非古聰明睿智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鄭儒俗士各滯所見。林之學不著。何說公羊誠不合禮。蓋增主人未何足怪。今之不識者抑又詭譎。將使人若何所取法。是用據其大略而述之。天下之理田家正女色階禍莫斯之甚。述內治七篇利用厚生為政之本。即以制度乃無傷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六

二十九

害。述國用十六篇。備豫不虞。其不可闕。先王之制則得其宜。述軍衛四篇。刑以防姦。古今通義。唯其用之有所不至。述刑禁六篇。綱紀既立。持之在人。天工其代。非賢罔入。述官人八篇。何以得賢。教學為先。經世執俗。能事以畢。述教道九篇。終焉并序。凡五十一篇。為十卷。命之曰周禮致太平論。噫。豈徒解經而已哉。唯聖人君子知其有為言之也。餘見各篇。宋胡銓澹菴先生文集周禮解序。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二禮相為表裏。其來尚矣。考玉制而知六官之備。考月令而知太史保章氏焉。相氏之精。考曾子問雜記及周傳四制。而知司服之等。考文王世子。而知大胥之教。考禮運禮器。而知大宗伯之位。考郊特牲。而知封人牧人牛人之分。考內則。而知師氏之制。考玉藻。而知典瑞之則。考明堂位。而知朝士司儀之列。考大傳。而知肆師之職。考少儀。而知中車典路車人之別。考學記。而知大司樂成均之法。考樂記。而知大胥小胥之律。考大記。而知勸防之嚴。考祭法。義祭統。而知魯人魯人典祀之經。考經解。而知大師六詩六德之本。考哀公問魯義。而知媒氏之源。考仲尼燕居郊社嘗禘。而知小宗伯之儀。考孔子問居五土之義。而知樂師之意。考坊記。而知秋官環人之術。考中庸。而知大司徒中和之教。考表記。卜筮之用。而知龜人蓍人之教。考緇衣。絲綸

之書。而知內史外史之書。考深衣。規矩權衡。而知輪人之度。考投壺之技。而知樂師。經首之奏。考儒行。而知司諫。德行道藝之尊。考大學。正心而知弓人。無邪之喻。考冠義。而知弁師之等。考鄉飲。而知酒正之法。考射義。而知司裘之鵠。考燕義。而知秋官諸子之職。考聘義。而知玉府之藏。故曰。二禮相為表裏也。前賢論學之源。謂江出汶山。至於海。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注。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又如禹治水。知絡脉開塞。而至於九川。源四海會同者也。竊謂大川小川之說。生於曲禮三百。威儀三千之義。然二禮條分貫亦宜止三百三千而已。而其指意體合。相為表裏。端若絡脉交通。四海會同。而不殊。誠有味其言之也。臣既為易春秋禮記傳又覃思周官。凡十有餘年。僅成集解。嘗以謂韓愈開邪說。欲尊六經。而邪說卒不能奪。歐陽脩欲刪去九經緯書。而異端故在。臣之區區欲平歐韓之業。而學術膚淺。志苦心勞。徒益蕪累。終莫能探厥發潛重。念昔之賢士。仲於知己。臣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四侍經筵。屢蒙獎諭。受知實深。陛辭之日。親承玉音。令臣繕寫所解經進呈。伏惟 皇帝陛下。天縱之資。聖學高妙。卓冠百王。頃因論治道有及於唯禮。可以已之之說。大哉。王言。非精於禮。孰能與於此。願臣謹執。首補萬分。殆如元榮所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六

三十

云者。懷尊皇慈。寬狂斐之誅。略加審覽。則臣之志願畢矣。宋楊傑講周禮序。周禮者周公建六官。致太平之書也。公以聖人之德。極輔相之尊。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故能作是經。述是禮。為萬世之大法也。其略見于周官。其詳載于六典。六典者何。治教禮政刑事也。治無不統。天之道也。天官冢宰以掌之。教無不容。地之道也。地官司徒以掌之。和豫者禮其序。春也。春官宗伯以掌之。正大者政其序。夏也。夏官司馬以掌之。肅嚴者刑其序。秋也。秋官司寇以掌之。富有者事其序。冬也。冬官司空以掌之。治則不言而化也。教則見於言矣。禮則見於容矣。政則見於令矣。刑則見於威矣。事則見於物矣。此其精微先後之序也。六官既其屬三百六十。暮之日也。自天子諸侯至于公卿大夫。貴賤莫不有俸。自王畿至于侯甸男采衛要蕃遠近。莫不有制。自天地宗廟至于百神祀事。莫不有常。自正月之吉至于歲終。施為莫不有時。自人至于鳥獸草木。養之必有其道。自宮室至于車服器用。制之必有其法。無一職不脩。而王道備。無一物不化。而歲功成。此所以致太平而致天命也。不幸遭罹秦火。絕滅典常。出自山岩遺藏。秘府。冬官亡失。既不復其完。書士儒相傳。久已弊於俗學。聖上憫其若此。命儒臣以訓釋。首歸列之。科選使周太平之迹。煥然著明於本朝。誠千百

平希備之遇也。然而就形器度數之學者。不知制作之所存。泥道德性命之說者。不能考合以通用。蓋學禮者之所哉。惟不執不泥。然後能盡變通之義。用上以副朝廷經術造士之意。不其盛歟。宋黃裳講周禮序。天理之有蓋虛人事之有邪正。天下後世類不及此。務以義與邪以致亂。夫誰不然。先生之於愚。衆言與之司。愚以義與之數。而吉之以禍。福之理。於是乎作易邪正與之同。愚以道與之法。而制之以上下之分。於是乎制禮三代之世。皆有此書。夏之易曰連山。商之易曰歸藏。其道未全。夏之禮則立。忠商之禮則立。質其法未備。夏商之君。豈不能一日而預言之邪。通丁斯斯。人偽世習。未足以全。是道當是法耳。故曰易曰連山。則象其顯。諸仁者多曰歸藏。則象其藏。諸君仁者。以聖道建官能當而己。未足以爲易也。智足以顯微。通變能變而已。未足以爲易也。仁智之道合則易之道至。易故吉凶與民司。是至周然後易之書著。禮以忠爲心。以質爲體。文則則系乎此者也。故邪正與民同患。至周然後禮之書著。二書特言周者。以辨夏商焉耳。二書之效。使人知有消息之數。吉凶之義。則守謙以防虧。作善以消譴。知有上下之分。高卑之勢。則循理以避僞。由義以歸正。然後號令者順。而典謨之書行。吟詠者樂。而雅頌之詩作。則聖人何俟於春秋哉。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六

三

二書之教不行。然後三項之次。聖人以魯望司。司不可望也。以商而司。司不可不也。聖人始即書之後。絕之以秦。蓋焉。然則春秋安得而不作邪。方今聖人立政造事。追復成周之法。吾經之文。始得先王巨儒訓而發之。分布儒林之官。造成多士。五經之教。固有先後之序。緩急之勢。則周官之書。豈可緩哉。聖人以道寓之法。法之中微。妙存焉。後世俗學止於區區之誦數。溺其才識。則此書以陰陽謀見。侍從或有。何其不幸也。龍川先生文集周禮發題。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焉。夫子蓋嘆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切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爲治至於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可以復繼。周之後必爲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順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爲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於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累黍乎如貫珠。井井乎如畫。基局曲而當盡。而不汚。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餘年。諸侯既已。獨立周之王。使擁其虛器。義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可。登彼獨何畏而夫。

思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思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使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爲周公之制。蓋非其所以便。與夫僅存者。而盡弃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則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豈以爲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漢高帝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之意。而爲漢家之制。氏亦以是安之。而莫祥靈長絕。而復濟者。與與夏商等。自是功烈可。且之。故習以爲常。先王不。之。而升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興百世之嘆。反復推究。而無其復見天地之大全也。然則自秦之廢此書。已非其全。而收札不經之言。蓋如黑白之不相入。尚可改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衰。以迄于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特將與諸君參考。同異以有待焉。宋唐仲友說齋集。嗚呼。周秦之際。諸侯厭弃先生之典。藉非一日已。獨極於坑焚。而禮樂之亡。尤悲高堂生二載。相與收拾。綴綴以補其闕。孔氏之道。久爲說則有之矣。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六

三

至於先王太平之典。其僅存者。周官五篇而已。河間獻王始得之。文官不復以考工記補之。考工待事典之一耳。然而備物致用。立義以爲天下利。創物之智。梁見於此。惜乎漢之諸儒。政於師傳。可自餘年。但得此布劉歆移書。深取憎疾。鄭興杜子春。賈逵鄭眾。馬融。以不發明。復多康。合集衆說。斷以己意。何休臨頤。方更毀難。不能發也。唐初作五經正義。而周官之說。賈公彥爲之。大氏以康成爲主。本朝興。更命儒生。爲新義。而王安石實董周官。其說多用字解。破碎經義。又因國服。爲息姑下。肯苟之。今諸儒非之。於是併與周官見疑。雖蘇軾之學。猶不免於是。後學幸或義理名數。稍有不合。不加思慮。攷證。遂以非聖人全書。增口世之。治理者。便大決計而已。先王之道。以不彰。吁。可哉。已周官之書。以爲公設官分職之事。理典持其一耳。而總謂之司禮。蓋先王以仁義治天下。禮爲之節。文著其以前。尚矣。自建官。惟百。至於官倍。極於三百六十。而大備。故周之禮。尤具諸儒。則古禮之亡。得周官之書。雖不可爲禮。而大經大法。可攷於此。其謂之禮。固宜。康成於經。最深。而於周禮。猶未得其綱領。故其大節。若封建井牧。軍旅之屬。其說猶多。闕蓋。攷之古文。實墨有王元。有文官。有不言。設以有不用。受能。攷攷究。獨賴而長。無不通者。三。若三。則至之。說通。

經傳無不合者先儒不通互見之義自改其說以至於今聚訟是可歎矣
昔者仲尼嘗思學左丘明春秋者但以熟讀之曰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學者
皆以此為傳學之要而不知其說之不合於經也周公之書文法簡明讀之百遍
未見其意者豈可謂之不合乎讀能用為通之方以冀一見之見蓋刑名度
數不化文義可以誣說相高若言封建井田使之分畫言軍法未嘗使之
審計言禮制明堂使之皆備自當汗顏束手豈得執掌高談未嘗窺約謂
南山之書無文辭之德不亦誣乎然而道器同本精粗一致周公親垂文
王之道作三百八十四爻之辭字因司禮測聖人之用心無一非易學者
司其主之司其主之司其主之司其主之司其主之司其主之司其主之司其主之
皆從其主之司其主之司其主之司其主之司其主之司其主之司其主之
公三致我成至於特赦去龜若其頃亦言西伯之司其主之司其主之司其主之
道者不可以精粗間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惟善學周禮者可以語此若其與籍師傳之詳已與二禮併論 亦終希
述庸齋集 周禮第六經作於聖人非後世所可輕議也呼聖人百世師
也使其果出於聖人之手又孰敢議之哉七雅之後合而為秦六經一厄
天地之大變也坑焚燔燬而幽蘭不守沛中刀筆之人但以圖籍為急遂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六十六

三十三

使三代之最竟空於楚人之一炬是蓋萬世之遺戚者焉上之治綿最僅
存故學士多老死而殘篇斷簡得於壁藏口授之餘自卜筮一編而外
雖他經猶有可泯況周禮乎三豕渡河乎夏已疑於古史而流標梓蓋氏
已辨於武成自秦以前且然爾況挾書禁方今之後且周禮果始於
誰耶劉歆唱之杜子春和之鄭康成遂致吹之上下二千餘年或以為周
公太平之書或以為漢魏之書或以為六國陰謀之作黨同伐異
互相矛盾或疑或信果何從而實之蓋世儒之學周禮者有三經緯章句
不論章義一也古制不存獨見不立苟為籍是以訂古今三也間有疑其
一二之疑古又以為周公所作必欲章而合之三也是以前者主之後者
難之前者非之後者是之歟訂不審遂其指歸所以使為是也今二也司禮
果周公之書歟則建武於周公之武成或有曰利義性五分土惟三而五
之論六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自五百而下乃有五
等焉是何其異也而世儒方且有附庸之說方且有別創開方之說無
所折衷何其異耶司禮官一篇成王所作也六卿而上有三公焉有三孤焉
名字具存職任尤重而周禮乃始於天官冢宰論道經邦理陰陽略無
一語又何其異也而世儒方且以為咸奄還堂之作正此書也何其疎

耶司禮之不出於周公必矣其間蓋有甚明者而世儒未之考焉孟子之
生其去周未遠也畢戰之問井地已不得其詳北宮錡之答班爵亦僅聞
其略諸侯惡害已而去其籍于斯時也已有所言便是書果有耶則戰國
已去之矣豈特火於秦乎便是書果不去耶則孟子嘗見之矣何獨出於
漢乎此其是非一語可決善乎漢初諸儒之明禮也五經繼出並已名家
而周禮獨得於戴王獨處於河間豈非知其非是歟治禮諸儒若馬堂生
二戴氏曲盡禮制入討論豈有周公之書僅藏於祕府而不之見抑亦
知其必非是也建元而後雖曰表章六經而博士之立惟五則其所欲
可知矣便是書果出於周公歟則漢初諸儒必有傳聞何不以足六經之
數獨待於劉歆而後出耶呼吾知司禮自歆始也然井田之制歆自行之
而自改六經之法後周行之而亦無唐太宗雖有其聖作之歟而正視於
立使為紛紛封建亦終於不可行太平之典獨行於成周而不可推之後
世豈周公誤之耶周禮誤之耶呼儒者論經苟未能以心為師以職為友
以見聞為傳誣而區區求泥於紙上之陳言終何所折衷哉故歷觀漢魏
以來諸儒傳疏或是或非亦有可論者然其大本既失則一二章句何足
云哉然則周禮果誰作歟古人有言曰傳其時者無所為書為書者皆所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六十六

三十四

為不行於今行於後者也周公思兼三王自以繼夜握髮吐哺猶且不給
何能弄筆而為是文哉愚意戰國之時必有深沈多智之士隱伏而不見
不得以自試於當世故泄其蘊以為是為何休以為出於六國是也雖然
此書固非周公作也若以不經而盡斥之又非矣何者唐虞而下至于秦
秋再變而秦三變而漢書籍不存無所考證其間更重之際隨有古制
存而漸異者於此尚可見焉今以官正一職觀之即書之所謂大僕正也
亦命一篇即後世之所謂制詞也蓋其官果至於上士二之而制之詞
亦重如許此其存古而漸變者也注者不知乃以書之樂正為夏官之大
僕太僕四大夫也其官固稍尊其詳固宜重殊不知與樂正之官比不
實難合也至夫冢宰之長王官官撫之相視與樂正之官比不
條理古意且存故曰周禮一書正可以觀古今之變也使劉歆能以是
之則其所以尊信者亦可厚非耶呼書之始於劉歆者有二周禮其一
也左傳又其一也左氏為不傳之春秋漢人之言當矣然二百四十年之
間時變所紀或合或離亦多可觀者而歆乃以左丘明為之此皆歆之大
也左傳之為丘明亦猶周禮之為周公也後之學者苟能去周公丘明之
說即以周禮左傳而參古今之變則其書尚可幸也便劉歆而可作未

以凡治而可智賢良進集 先王之治不見於後世德澤功茂而俗化隨
需者為之感憤太息思有以易之而未能自信於必行則皆求之於經於
易所以見其義道之用者也於書所以見帝王之起天下之心者也於詩
所以見天下之處其君之心者也而春秋所以禁其為此而反之於是以
明其必不可違天下之大義而獨任其私者也夫苟為得道之用而又知
其君臣上下相與施報之心以折之於是非與奪之際是亦足以易後世
之治而無難矣然而猶未能自信者以其說之未具也蓋周禮六卿之書
言周公之為周其於建國設官井田兵法興利防患器械工巧之術咸在
凡或康之盛所以能補上世之未備而後世之為不可復者其先後可見
其未可言也於是需者莫不為然然則自書以迄於禮而無疑矣然
然便先王之治所以必不行而後世世變則見之為周禮以經為不可盡
信者其必自是書始矣夫其說之未具也是誠若不可行焉吾如待其具
而行之何哉工人之為器也得規矩以通之天下之器其可方可圓可駢
可指者皆規矩之類也故法存於心巧形物器成而天下利未有盡待其
法而盡用其巧者也賤工焉就三代之器而用今之材料戶而模之出
戶而示諸人不能識也則疆之而莫之售是其材非不美也今夫周禮

之書書一用之矣非惟不足以治而乃至於亂孔子之於經也故見先王
之意而不盡其所以為之之說其告門人弟子與其當時之人所以問之
政事者詳矣若曰修身以應變酌古以御今然後其繼周者百世可知也
奈何耶其說之具者而徒加之後世哉且又有甚不可者非特此也古之
治天下必辨其內外大小之序而後施其繁簡詳略之宜三代之時自莫
淮以南皆棄而不有方天下為五千里而王之自治者千里而已其外大
小之國千餘皆得以自治其正朔所頒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朝會貢賦賢
能之士入於王都此其持大者也而其生殺廢置猶不能為小者天子皆
不預焉而天子之自治亦斷然如一國不能如秦漢之數郡又有賢聖而
為之臣皆久於其官而不去其為地狹為民寡而治之者衆姑之以勤終
之以無倦行之以誠故其米鹽靡空無所不盡而宮內之隱可以悉布之
書而無愧蓋其自治者至則諸侯之效上也使輔相之導通行於四年而
教率之而天子又為之巡狩其國以一道德同風俗而正其律度量衡故
號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言下觀其化也今也包夷貊之外以為
城破天下之諸侯以為州縣事雖毫髮一自上出法嚴公具不得擅手而
無聖賢為之臣其臣不能久於其官而遠去而又有前謂詐為之一焉

欲其水監靡密無所不盡以求合於周禮之書而又為其大者以見其
田封建之義其論所以高而難行人情不安而至於亂也夫周公之地因
公之民以周公為之其必育以處此矣
然則請是書者深思而徐考之可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六十

四
濟

禮
曲禮篇十六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八十三

欲不可從也。不可滿樂不可極。四者居其一則不可以學問。學者狎而敬之。是而安之。狎則無敬。是則不安。所以不能與賢人大處也。交而知其惡。情而知其善。愛之富。如其所短。憎之富。如其所長。積而能散。安而能遷。國人之急。求必皆君子。然其用心。則君子也。積而能散。君子不以爲難。重遷。小人之常情也。安而能遷。是不爲物累者也。無罪而赦去。則大夫可以去。無故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臨財毋苟得。臨難無苟免。狠毋求勝。毋求多。狠橫逆也。橫逆之來。自反而思。自反而禮。疑事勿質。直而勿有。彼以疑事質於我。而猶有所疑。則不當感言之。直如我且直之之直。直是無所疑也。雖無所疑。亦不敢自居其不疑也。若天生如居。立如齊。禮從直。使從俗。坐如尸。不違坐也。立如齊。不倚立也。禮從宜。大夫無違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爲之。使從俗。人國而無事也。有一二條。難以春秋戰國之時事。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要說人不辭費。不當言而言之。不當用而用之。謂之妄說。人然居間而行簡。無乃太簡乎。故曰。不辭費。可以消貴先之也。擊文來耶。皆禮也。不以爲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尊卑貴賤各有所宜。食前方丈。不以爲侈。啜菽飲水。不以爲儉。是之謂不踰節。不侵侮。無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八十三

二

犯上之心。不好狎下交不漬也。脩身政言謂之善行。行俗言道禮之質也。有其資然後可以為禮。無其資而強情於飲食之間妄人也。禮問取於人不問取人禮聞又與不問往教。取於人為人听取人是足恭以求之也。有美玉於斯韞匱直而藏諸取於人也求吾價而沽諸取人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時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誦不蒞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官于學也盡報焉室三年矣官以其學為尸人在官者之事學則傳道授業之天下事非禮皆不可行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鶚劫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渴飲而飢食安土而惡危喜則相安怒則相踣驚人之與禽獸可擇焉山野小人終身不知有蓬豆之羞然而不犯非禮者聖人之教見諸日用也。欲知為宮室尚未報為網罟為何以自別於禽獸。大上肯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大上遵古之物也其人專一無機械之心是寒者則衣之飢者則食之如魚之相忘於江湖也自五帝而下則有故施之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千三百三十一
二

事而使人。七十曰老。當傳家事於其子孫。或八十而老。或九十而老。蓋隨其所稟有強弱耳。故八十九十通曰老。七年曰悼者。以其重稚未有所立。未能遠於父母之懷也。悼與老雖有罪不加刑者。刑所以禁競。悼與老又何誅焉。周禮司刺有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蠢愚。百年曰期。人生大率百年而止。願養也。當左右養之以盡其餘年。古語老夫耄矣。謂七十曰老。而諄諄已如八十九十也。又曰老期倦于勤。是八十九十而至於百年。故知老而耄。耄而期。皆古人常語耳。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十年而望。四十而仕。中國為學問者三十年。其所養蓋亦厚矣。四十而仕。二十而致仕。在官不過三十年。七十已衰。則當避賢者路也。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請。則是年雖及。而志猶未衰也。通四方乘安車者。四馬之車。則立乘。小車一馬。可以坐乘。自稱曰老夫者。五十為大夫。出境則稱外臣。至於七十。則自敬其名。石碯乃老。常告于陳。老夫老矣。於其國則稱名者。君前臣名。此不可易第。於列國。自稱曰老夫。故重明此一例耳。越國而問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皆其制也。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操几杖以從長者。盡其事。

長者之禮也。長者問則皆解謀而後對。于路羊爾而對不爲無失。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醴奠不爭。冬溫而夏清所以順四時之節。昏定而晨省又欲知一日安否也。在醴奠不爭者父母之於子非欲其羣居而有爭心也。一日忘於父母之本心者非所以爲人子。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欲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凡仕一命受爵再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車馬所以侈大之。三賜不及車馬不敢自居也。國人曰幸哉有子如此。故各以所見稱之。見父之執不謂之退不敢退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見父之執而應對進退如此其謹者以其與吾父同業術耳。見父之執如在父之前是以爲孝子。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出告反面不敢專也所遊有常謂出入順我不可變而之他也所習必有業不敢飽食終日而無所事事也恒言不稱老自稱其老則父母必惕然於其心是以老萊子爲嬰兒戲也。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年長以倍則其與父齒也故以父事之十年以長以其與兄齒也故以兄事之五年以長長於我也是以羞行而不並耳席以四人爲案羣居五人則長

者異席。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牖。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饗饗不爲榮。祭祀不爲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勸笑。孝子不報閭。不登危。懼辱親也。西南隅謂之奧。東北隅謂之牖。居不主奧。立不中門。嫌其與尊者並也。饗饗不爲榮者。賓客之具富。藏之於尊長。不敢專其多寡之限也。祭祀不爲尸者。尸所以象神。不敢倨然受其父之尊敬我也。是以爲尸當卜筮。無父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閭門之內。凡一言一動。不中其度。必諄諄然而誨之。其未變則從而夷之。閭門之外。父母耳目所不接也。吾當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常若父母之在其左右前後也。使其登高臨深。苟嘗苟笑。服闋登危。數事。吾父母或是之。聞不懼則恐也。爲一者。當在閭門之外。如在父母之側。則無過舉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貧者之事君。或不免於死者。皆非其本心也。當偶然之變。必度其死生輕重之地。吾生不義也。其死義也。是以舍生而取義。若有意於輕重。是譁妄之事也。是匹夫之好名者也。荆軻聶政。許人於湯火之中。而不辭。三代俗變。而一時要之以爲義士也。曾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曾子曰。易賁。以此傳之於門人弟子。是以知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往往戰國間傳習之語。不可以爲

謂人子者父母存則孝不繼孝於子當室居者不繼孝於父母大人母衣純以績其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
 誼重二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軀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
 自切辟呬詔之則掩口而對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童子氣習未移
 最易於矯揉今大慙慙之子雖有識知而志慮未萌其與洪荒太古之人
 何異日漸月化而不自知覺非其性之罪也幼子常視母誼者古語教子
 嬰孩以其志慮未萌不當問其情偽之端也童子不及裘裳不加成人之
 服於童子者教之不躁等之立必正方不傾軀者使之習焉端謹習慣則
 如日然乎謹嘗語楊龜山先生以門謂其直往直來未嘗左右視此未必
 養之於童稚蓋其學問所主耳負切辟呬詔之者如世子初主下士負也
 妻食之負者加之於懷抱也鄭氏云置於背非也從於先生不越路而
 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
 而退古之學皆有所傳授是以不敢忽其所傳授之人從於先生不越
 路而與人言者謂其少亦步趨亦趨不敢有所受也豐先生於道起而進
 正立拱手者拱手而聽命不敢望其門之也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
 而退不敢與先生言也從長者而上上受命於長者者所規所砥不指城二不

呼將通舍水母周將上堂聲人傷戶外有二樓言則入言不聞則不入
將入戶視必下八戶奉局視瞻母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
勿逐特通舍求母同者舍者讓席者讓席則近于司舍者與之爭席
是亦非司也三亦有二讓者此謂欲讓者視履於戶外亦開亦闔下
室有後入者闔而勿逐二款司三可以示禮也司三則天無地無地定矣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大夫士出入君門闔左臣視於君由門左則步
於抗禮凡此客入者母門讓於客客至於履門則主人請入馬席然後
出迎客客同席主人肅容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
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每門讓於客天子五門大夫三門士
二門官各以其職則迎於大門之外每門讓於客不故弓二等也受門可
門也主人自為導客示其不司也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士之於大
天天之於門不教分進抗禮惟導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
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相並坐不橫依後立不跪後坐不立徒勞向背
進退屈伸各適其事而為之節文耳凡男女者慕之禮心加帝於其上
以袂拘而進其進不及衣者以袂自鄒而扱之于夏之門人小子酒神應
對進退不當論其本末自酒掃應對進退達而至於聖人有所不能知不

能行初無本末精粗之分也古言有弟子職洒掃一事為童子入道之門
也人皆可以為克齊但居移氣養移體則易且子諫之心無由而生奉
席如橋席請席何耶請註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
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並又主人跪正席客跪從席而辭客
微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將即席客母作兩手
振衣去齊人衣母振足母振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相向也西文相
去三席可以指畫議論耳固辭者理有三辭切曰禮辭再曰固辭三而終
辭即席而容作其志荒也能持敬者其容不作振衣去齊人似欲跪而聽
衣無撥足無蹶以氣養志也志定則其氣不迫先生書東琴瑟在前坐
而進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類長者不及母僂言正
爾容聽必恭母勸說毋雷同必則古昔楊先生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
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侍坐於所導敬
母餘席見同等不起何至起食至起上客起則不見敬執爾類者志有
所變則顏不定學者則志欲其專一以志養氣是者所不及之事而僂言
之則非聽命於長者三爾容聽必恭者雖聽之而意不在焉謂之不恭書
則者謂從他人口耳之說而已實無見也必則古昔楊先生侍坐論古

人則不涉於妾巷之見也敬母餘席者恐其聽之不謹也燭至起者目書
達夜恐有厭倦故有辭而作侍坐於君子者有古者曰少間爾有復也
則左右屏而待聽命於長者不謂之退不敢退母側聽母教應母
視母息荒遊母倍立母跛坐母其履母伏飲髮母冠冠母先發母袒者母
褻裳凡人對大賓各則未嘗不拱手欲往至於問居則好自適往往欲
往之時如有所拘繫四繫以其非素習也素習安於無事敬應號呼相聞
也進視目迎也欲髮以繞額之也子事父母難初則則拂然免袒近於有
表者呂與叔先生雖夏月亦臥服端坐侍坐於長者屢不上於堂解屣
不敢當階屣者惡屣之有聲欲足容加款也解屣而屣登堂不敢賣也
古人結褵解屣則結褵而前女子許嫁雖非有夫故不入其門內則
于主七年則男女不同席不共食於重推之時而教之遠嫌也婦人十五
而許嫁則繫纓笄成人之飾纓許嫁則繫之不入其門者謂許嫁則異宮
而處也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交聘不交不親故日
月以告焉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及以厚其別也婚禮初
納采次問名次納幣次請期次親迎男迎而女并而宗責之以
成人所以敬其名也已納采則問名故曰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交幣未第

十端鹿皮簪已受幣則請期親迎故曰非受幣不交不親周禮有媒氏凡
判妻入子則媒氏書之此日月以告君之親迎必告廟而後行如楚公子
固稱其古莊共之廟此齊戒以告鬼神也告之又為酒食以召鄉黨僚
友蓋厚其別也男女別則父父子子若君臣臣之道正矣娶妻不取同
姓故買妻不知其姓則卜之買妻不知其姓其速於自售而其世系
未必以情告也賀娶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女使某看婚禮不賀
人之序也婚禮以其繼世某人肯不忍言也故賀之者迂其辭曰聞子有
客使某看賀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行禮者安於情
意非不以貨財為禮貨財則不貴也非不以筋力為禮老者則不貴也老謂年
七十以上者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德疾不以山川顧公六
年子同生公問名於中禮謂論名子之法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
德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中禮所言往往依古書不以國如晉侯周衛侯
鄭不以日月如白一丙而孫辰不以德疾如晉公子黑臀楚公子黑肱不
以山川如魯獻公具武公族周人以諱事神名吟諱之不可難以常語使
後人易避耳男女異長男女異長谷以其伯季字之也如魯三桓仲
孫叔孫季孫又有記伯姬鄆季姬凡進食之禮左敬右敬食居人之左

美吾人之右膾炙起於醴醬炙內。思湊起。酒漿起右。以脯脩置者左。狗
 石不。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皆祭食。祭
 所。進穀之。予爲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歲然後辭穀。主人未辭。客不虛
 口。所陳雖具。卿大夫通用之。古人進食之禮。止於穀。歲膳炙酒漿脯脩十
 餘種耳。此亦簡而易致。司馬溫公因論近世士大夫酒非滿。按不敢會賓
 友。今人進食之禮。皆有先後品次。不如古人以璞具布之一席之間。爲最
 便易也。客若降等執食與辭。謂大夫之於卿也。執食云飯也。進食之禮。所
 主在比耳。主人延客祭。導之使祭也。非降等之客。則不必主人導之。古人
 於一食之間。不忘其所祭。必祭先。所爲飯。食人三饌。謂飯至三則告飽。
 主人勸之乃食。如傳所載。亞飯三飯四飯。則知飯不止於三也。共食不
 飽。共飯不澤手。母得飯。母放飯。母流鶻。母啖食。母鬻骨。母飯而肉。母投與
 狗骨。母因獲。母揚飯。飯末。母以著。母啜羹。母絮羹。母刺齒。母飲醴。客絮羹。
 主人辭不能享。客歆醴。主人辭以羹。需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母嗽炙。共
 食不飽。先厭飫。則是辱取之也。共飯不澤手。澤手按沙也。母得飯。傳似具
 多也。母放飯。放謂刺棄其餘也。母啖食。謂其將食而需需似薄之也。母絮
 羹。謂害其厚薄之節。母歆醴。醴肉醬也。需肉飯哉。乾肉脯脩。君子無終食

之間達仁達義公於是顧沛必於是終身之間而一事或失必非特敬者敬
仁之地也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必者反席而飲
長者舉未醺少者不敢飲拜受於尊所拜受於主人陳尊之處敬主人之
長者舉未醺少者不敢飲此尊卑少長之節也燕禮曰受賜爵者以爵就
席坐公卒然後飲殺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食之餘曰餘而
祭敬其餘也其不祭者惟有二條父不祭子之餘夫不祭妻之餘以其或
歸賓客之餘則不必祭也古者食必祭不敢忘飲食來庭今之浮屠氏每
食必祭尚存古人之遺意也禮失求於野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生
不辭侍坐而司饌且故曰御同或以非居已往值之故曰偶生雖當盛
饌不必辭也禮非由已設也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有
菜鉶羹也無菜天羹者也儀禮士虞待牲設大羹渚是祭祀有大羹也大
羹直可飲之耳為天子割爪者割之中以鉶為國君者華之中以鉶為
大夫累之士寔之庶人訖之割之四解橫斷華之中裂橫斷累之雖中
裂橫斷而不加之布也寔之寔帶也爪當橫斷而去寔之訖之但去寔而
已庶人語庶人在官者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滑琴瑟不御
食肉不至受味飲酒不至受饗笑不至矧慙不至嗟疾止後故有受者側

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父母有疾。雞初鳴。則不撤御膳。行則不爲容。言則不敢自安。琴瑟則不敢親。僅可食肉飲酒。有不得已而或哭或怒。父母有疾。動作語默。未嘗頃刻忘之。此人子之常情也。先王引禮與天下立爲一道。凡此數條。雖安巷不字之人。其常情往往如此。常情有所不及者。則近於禽獸。側席者。謂持席也。專席。謂去重席也。三年之喪。殺苦枕塊。自齊衰以下。則始喪有席。水潦降。不獻魚鼈。試鳥者。佛其首。正操書致。水潦降。不獻魚鼈。君不貢其難得也。相爲饋獻。但疏言於爾精。以見其名器多寡之數。古者必欲操其易致者。而前知古人每事必近情實也。凡遣人言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弓。左手執箭。等且桑說。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水。揖。鄉與客並。然後受。射者。男子之事。必以進退周旋寓之。於其間。以其不主於射耳。舞文事也。而有干盾之飾。射武事也。而有進退周旋之節。此古人制作微意也。以弓遣人。其相授受。異於常時。饋遺之禮。蓋所主不在於射也。後之士者。未嘗聞弓矢而付之武夫走卒。是以無復存古意也。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水。揖。其時。後其刀。進矛戟者。前其轡。進凡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

省左牽之執禽者左脅紳革履者以纁定珠王者以纁受子紃者以纁受玉爵者弗揮凡以纁道莖草蒞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紃有積不谷正紃以刀鄉人也左首者以明紃環當在左主人以右手取其紃環爲順耳凡以纁道莖草蒞問人者操以受命者之命其威儀進止如使於他邦者古人於每事必不問以其物與濟實相稱也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周公謂予不敢宿則禮于文王武王凡爲君使已受命遂行舍於郊傳聞強識而讓敦吾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傳聞強識而不敢自居敦善行而待之以久君子不盡人之慾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聘者狎而敬之畏而交之敬其交敬忠其敬我君子未嘗求滿於人以全交也或問夫子不飲立於子夏有諸曰有之子路曰衆肥馬衣輕裘飲胡反共敬之而五惠當時居無其人子路何爲出此言也夫子不假益之意正所以斥子夏之短耳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王父尸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禮曰引當時所存之書也君子抱孫不抱子者曾子問祭祫喪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同姓可也孫可爲王父尸者孫於主祭者則子行也孫於王父昭穆時之故可以爲王父尸

曰君子所貴乎道三。自其本言之。如謂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則近於有司者之事。前有水則載青旌。軍行四面八向。因之以起井田之法。布四象於四方。而招搖在上。以其縱橫遠近。主於一將也。傳曰。造化在乎天。死生在乎人。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于夏間於夫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復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夫子皆隨其事對之復讎非古也戰國間習俗所安是以駕其事於仲尼之徒父之讎非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猶不害其爲義也交遊之讎不同國此於義理大不安豫子切切於復讎到死不悔又欲以其一死以激後之深二心以事人者此戰國習俗如此東漢之尚名節晉人之尚清談是皆習俗之能移人者也四郟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壘軍壁也晉人三郟三遂時乃擐輪甲戌我淮采淮徐戎並興是以郟垆多壘也古者命將必在卿大夫之列春秋列國皆如此故曰四郟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去邑宰也子路治蒲三年夫子入其境田疇甚蕪草萊甚辟知其恭敬以信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立茂知其忠信以寬地廣大荒而不治則其責在於去故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臨祭不惰韓退之謂祭如不祭之事聖人未嘗與焉季氏問

+

還閭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極力之容爾歎之心皆倦怠矣祭而廢
 是祭如不祭也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凡祭於公謂助祭也已行
 事大夫則歸俎士則自徹其俎俎胙肉也卒哭乃諱周人以諱事神
 未卒哭以生事之禮方曰生事畢而恩事始既卒哭宰又執木鐸以命于
 宮曰令故而諱新故曰卒哭乃諱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
 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踰月而葬是月而卒哭
 士踰月亦三月也大夫與士名位不同同之以爲等差其實月數同也
 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則知士之月數與大夫
 同也卒哭者是葬訖數畢後之祭名之親始慙哭之晝夜無時及啓棺
 而哀故卒其死時之哭猶朝夕之一哭也故其祭爲卒哭卒哭之祭天子
 諸侯大夫士其月數不同所以辨尊卑隆殺殺也今之人皆以百日爲
 卒已啓棺而卒哭所以即遠也殯在堂而卒哭是忘親也有主公氏之士
 而又難之以陰涉拘忌書雖孝子慈孫不能盡禮於其親哀哉禮不論
 嫌名二名不偏諱連事父姑則諱王父母不連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
 所無松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大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
 晉君之前王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不諱與君如重三制

之孫。實為昭王。曾子之父名甯。曾子不諱。昔二名不偏諱。如夫子之母名
微。微言不在稱微。言微不稱在。遠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遠事父母。則不
諱王父母。周人雖以諱事神。猶未切切然也。不遠事父母。未嘗見其父母
諱王父母。則已不諱也。古之人作事近情。於今觀之。似義理不安。未可以
古人為非也。君所無私諱者。謂家臣於君前不避大夫諱也。大夫之所有
公諱者。謂家臣於大夫之前則當諱君也。臨文不諱者。如周公作詩曰。克
昌厥後。又駿發爾私。廟中不諱者。諱其不遠之祖。其餘則否。此亦父前子
名。以生事之也。夫人之諱。不出官中。雖賈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
諱母之諱。妻之諱也。大功小功不諱。期以上則諱。大功小功則不諱也。然
有子與父同諱者。以情起義也。如父之世父。叔父。於己為從祖也。父之姑。
於己為從祖姑也。此正服小功。父之姊妹。於己為姑也。已嫁則為之大功。
九月。皆不當諱。謂父諱之。則子與父同諱。以情起義。非禮之正也。外事
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古
之人婚冠喪祭皆質之於龜策。所以敬鬼神也。後世有陰陽拘忌之說。求
日。以反幹而逆定其吉凶。是以不復驗之於筮。昏禮不得以仲春。死者不
得如期而葬。皆乖曲說害之也。君車所駕。則僕執東立於馬前。禮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三

十一

無新在。言學者之事也。夫子曰。吾欲。言者。言其古之。人所以教
由其志。其性。清中來之。故曰。學。無。心。也。各事不入大門。公食大夫。禮
有容之。車車。正大門。外西方。始人不立。乘。安車。則坐乘。犬
馬不立於堂。充庭實也。故君子式黃矣。下所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御。仁。路。門。之。門。東。北。面。仁。通。之。而。二。車。以。未。至。而。一。車。里。二。五。家
之。八。里。門。有。父。事。之。者。有。已。事。之。者。示。其。起。敬。起。孝。也。乘。君。之。乘。車。不
敢。適。左。右。必。式。乘。車。五。路。也。王。乘。一。路。其。餘。皆。從。行。也。國。君。不。乘。奇
車。車。上。不。廣。欽。不。妄。指。立。視。立。為。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易。郊。勿
驅。塵。不。出。軌。乘。大。路。越。席。以。養。安。側。載。車。正。以。養。鼻。前。有。錯。衡。以。養。目。
和。帶。之。聲。以。養。耳。古。之。人。出。入。起。居。莫。不。有。其。度。也。國。君。下。齊。牛。式。宗
廟。大。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就。服。載。車。不。敢。後。安。左。必。式。步。路
馬。必。中。道。以。足。應。路。馬。勢。有。誅。齒。路。馬。有。誅。齊。牛。牛。也。帶。牛。必。在。路
三月。高。路。馬。誅。數。其。齒。如。馬。之。老。弱。春。秋。傳。馬。已。矣。曲。禮。下
親。王。其。有。指。者。則。傷。無。指。者。則。禁。指。條。以。飾。玉。也。有。指。以。垂。藻。也。則。楊
衣。無。指。以。垂。藻。也。則。禁。衣。無。指。玉。隨。其。大。質。為。之。變。耳。國。君。不。名。卿。老。世
婦。大夫。不。名。世。三。姓。婦。士。不。名。家。婦。長。妾。如。若。二。一。三。姓。三。國。合。終

也。世臣。父持老臣之姓。婦妻之姓。婦從妻而歸。我之家。相士有諱。子弟以
相家事者。長妾。一妻二妾。謂其妻之長。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
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去國三世。爵祿
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
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大夫士去國。其行
禮。不欲遽然而變。故即新也。他事尚可從新國之法。唯祭祀之禮。居喪之
法。哭泣之哀。此尤不忍變也。太公葬於周。地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子毀
人也。其死也。痛於兩楹之間。故曰。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國
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祭祀之禮。夏后氏。祭其闕。設人祭其旁。居
服。如商人。上不降。遠。下不降。卑。司人。以責降。賤。以適。降。庶哭泣之位。設人
以責。賤為序。周人以適。賤為序。去國三世。有可變者。有不可變者。務公問
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賤。子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
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
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禮之去國三世。則當論其國於我厚薄何如也。
君子已孤。不更名。父命之。不敢報變也。已孤。果責不為父作諱。居
喪。未葬。請喪禮。既葬。請祭禮。喪。夜常請樂章。古人闔棺而定諱。所以類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三

十二

其行也。凡人之有諱。以言善惡之行。可錄耳。已於其貴而為久作諱。是掩
其父之不足。錄以言善惡之行。可錄耳。已於其貴而為久作諱。是掩
出。其。祭。禮。虞。祔。祥。練。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是以喪後
常。請。樂。章。也。于。夏。既。除。喪。而。見。孔。子。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
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過。也。于。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
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而。弗。過。也。于。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
子。皆。是。也。彈。之。而。成。聲。彈。之。而。不。成。聲。二。子。皆。非。也。禮。義。八。枝。屏。蓋。重
素。粉。飾。紉。不。入。公。門。道。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當。方。蒙。山。諸。不。以。吉。不。入
公。門。屏。蓋。士。也。以。章。屏。為。蓋。重。素。請。素。衣。素。裳。也。道。屨。扱。衽。厭。冠。皆。齊
衰。以上。當。方。謂。贈。死。器。物。書。之。於。棺。當。方。蒙。山。諸。告。而。後。入。謂。臣。死。於。公
官。者。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器。無。田。祿。者。祭。侯。之。大夫。
有。田。祿。天。子。之。大夫。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
寓。祭。器。於。士。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仁。鄉。國。而。哭。素。衣。素。裳。幸。冠。微。緜。屨。
履。素。衣。素。裳。馬。不。套。箭。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大。天。士。去。國。於。其。竟。上。待。放。者。三。年。雖。示。其。必。去。然。亦。未。敢。遽。也。一。曰
存。君。也。二。者。不。敢。輕。去。墳。墓。之。國。也。變。服。三。月。者。明。其。得。罪。於。君。為。父。祖

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士長曰能。卿矣。幼曰未能。卿也。問士之士長曰能。與。卿矣。幼曰未能。與。卿也。問庶人之士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皆君之新立。手或未知遠域。及部國。聘使之來。必問其年之大小。壯且下。不敢輕答。以天子至尊。不當言長幼。又不當言長短。只答言但問其服衣。若于尺蓋。以衣長短言之。則其長幼可知。又言問而不直言見表其尊也。至於諸侯。則可以長幼言。則言能從宗廟社稷之祀事。幼則直言其未能下。是則大夫以至庶人。親面相與。可知長幼。惟問其子。御猶主也。主家事。謂告諸也。謂能稱贊賓客之吉。請也。負薪以庶人。較者之役。少儀云。問士之士長幼。長則能耕。幼則能負薪。與此相類。天子不言出諸侯。不主君。不親惡。諸侯失地。名。與同姓。春秋書去喪。善惡。准一子。爾如書。若書名皆惡也。天子以天下為家。凡出則言巡守。若言出則為惡矣。諸侯為國之君。生則稱爵。若稱名。則亦惡矣。君子之於書法。惟不親。故其惡皆顯書之。故諸侯戰敗而失其與。或戚同姓之國。皆書名以罪之。若其惡也。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豈不三世不厭其藥。臣子之

事君親也。不容有一毫之躁心。事父母。幾諫。則事君。亦不當顯諫。唯委曲諷告。三諫不聽而後逃者。蓋至是不為苟容。乃合禮也。若事親則雖三諫不聽。又必號泣隨之。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事親無可逃之禮。君親有疾。藥皆先嘗。又必擇世望而後服。其藥者。蓋一不審擇。輕付庸醫之手。則為不忠。與不孝矣。為人必於其倫。疑此也。倫類也。凡於君父之前。所稱其人必比其類。所以為敬。苟以愚比賢。以賤則內不敬矣。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攝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此官制尊卑遠近內外降殺之稱也。周禮九命作伯。故五官之長所以曰伯。謂以三公為之也。是或為職方。六者主東方之伯也。乃得親見於天子。故稱者傳命。則曰吏。示有分也。以姓同異曰伯父伯舅。蓋其親親之辭。其自稱於諸侯則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皆言尊之下。是則有等第焉。故九州之長次之。而曰牧。所稱皆降殺焉。其處九州之外。長於東南西北之四海。雖大

國不過曰子而已。其於內自稱曰不穀。蓋謙辭也。於外自稱曰王老。則又重其稱。以敬遠也。又次而至於庶方小侯。蓋六狄子男之君。爾其入於天子之國。則無爵可稱。惟於外曰子。自稱曰孤。而已。不者。獨行無與之稱。亦謙辭也。傳士周公大集曲禮曰。毋不敬。儆若思。安。定。辭。安。民。義。曲禮者。禮之至曲者也。天則簡。曲則詳。然曲能有誠。至於變化。豈有二致哉。故其為禮者。曰。毋不敬。所以戒夫人之不可以不敬也。蓋敬者。君子修身之道也。所以閑邪而存其誠者也。敬斯定。定斯正。正者。德之基也。慢斯怠。怠斯邪。邪者。德之賊也。古之人。相在爾室。不遠。屋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何所不用其敬哉。儆若思者。非思也。凡思者。正心必有所止。心有所止者。其耳目視聽必有所忘。蓋其心一定者。其耳目視聽必有所忘。而思也。古之人。知止而慮善。恭。默。以思。道此有思者。也。而郭子恭之思。思為似長其耦。頤。頤之坐。忘。忘。聰。聰。明。明。體。體。此無思者也。無思者。天也。有思者。自人而之。天也。古之為道如此。安定辭者。易所謂易其心而後語也。蓋一辭之不中。皆心之過。孟子所以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而順之。養正君子所以慎言語。是以存於心者。既見乎辭。考其辭者。亦可以知其人也。此三者。禮之大節。君子學道之要也。自天子達於庶人。自脩身至於為

天下莫不一於是。故致則無致。慢則無慢。則民莫不愛矣。慢則人望而畏之。民望而畏之。則民莫不敬矣。安定辭則其言善。其言善。則民莫不聽矣。敬也。儆也。安定也。舉乎其上者。如此所以安民之道也。安也。敬也。儆也。錯乎其下者。如此。民所以安之之切也。正天而有此。必有安民之術。天子而有此。必有安民之術。故曰安民哉。儆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君子所以知天者。知其性也。所以事天者。事其心也。性之不明。心之不存。則在我者。與天不相。故有長傲以悖天德。從欲以喪天性。所見者小。則其志易滿。天道虧矣。所慕者外。則其樂易極。天理滅矣。人之所以為人者。天也。失其天。豈可謂天之人乎。此其喪精失靈。皆可哀之民也。原夫九人之所以有傲者。何也。以其有我而已矣。以我為我。則彼為之對矣。彼我既分。勝心生焉。強此而劣彼。此所謂傲也。彼既自彼。我既自我。且不足以輕彼。適所以害我。是心也。且不可有。況可長乎。若我既無我。則彼亦無彼。何傲之有。彼有大傲者。為傲。既乎萬物之上者。是也。是傲也。非世俗之鄙心也。道獨尊而無對。故也。凡人之所以有欲者。何也。以其有物而已矣。以物為物。則我為之役矣。物我既交。愛心生焉。忘已而徇物。此所謂欲也。物既自物。我既自我。且不足以益我。適所以喪我。是心也。且不可有。

況可從乎若物既無物則我亦無我何欲之有彼有大欲者焉縱心所欲不踰矩者是也欲也非世俗之鄙心也道無心而不留故也志固不可滿而凡人之志所以可滿者所志者利也其志在利者利得其志必滿志滿者必驕由志道者觀之不亦益乎故大志者古今不可以為限固不可滿也樂固不可極而凡人之樂所以有極者所樂者偽也故所樂在物物得其樂必極樂極者必淫由樂道者觀之不亦鄙乎故大樂者天地不能變物不能易固不可極也然則斯四者為之小者必可謂之小人矣為之大者必可謂之大人矣君子之學去其小者存其大者如斯而已矣賢者狎而敬之聖而愛之愛而知其惡言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而能遷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無私無偏分五者多疑事無負直而勿有君子之於學也能親賢然後能明善能明善然後能至公能至公然後能無累能無累然後能自立能自立然後能與人能與人然後能善世此學者本末之序也天下之人莫不古之賢者先得乎其善者也故其溫良可親也其威嚴可畏也親之而不知敬則其流必易畏之而不知愛其漸必疎易則不知善之可導疎則不知善之親狎而敬之而不失其尊畏而愛之而不失其親君子之親賢有如此者天下之敬美大乎私天下之明莫

人乎公君子之於人也無私好其所好者必善者也無私惡其所惡者必不善者也故所愛者善也不以所愛蔽於所不愛乃天下公好也所謂者不善也不以所憎蔽其所不憎乃天下之公惡也惟能公於好惡故能不以一己之愛憎而易天下之善惡君子之至公有如此者凡人之所以厚積者必以為己私分者也惟公者能以天下為度則不累乎物存人者猶在己之美積而能散乎凡人之所以居安者必以為我所安也惟公者能以天下為宅則不累其居在彼者猶在此也其安而不能遷乎惟其能散也故散而不失其所積惟其能遷也故遷而不失其所安君子之無累有如此者若夫累於物者則必求苟得累於身者則必求苟免惟君子忘物所以立我故不累於物忘我所以立道故不累於身內外無累故可以得而得無心於得非所謂苟得也以免而免無心於免非所謂苟免也君子之所以自立有如此者今天下之所以好勝者為其不能忘我也天下之所以多得者為其不能遺物也苟能忘我而常處其靜則人之恨者不求勝而天下莫能勝矣苟能遺物而常處其不足則人之分者不求多而天下莫能損矣苟持是於天下雖之變而必行八履而不一亂君子之所以與人如此者君子之知衆人之所以疑也衆人之曲君

子之所以直也然而君子有同天下之志而無善一己之心故致其大知以釋其疑使天下之疑者不疑實其所疑則天下疑矣推其大直以直其未直使天下之不直者直有其直則天下不直矣故不實其所疑所以欲天下之皆致其知也不有其直所以欲天下之皆得其直也君子之善世有如此者此數者君子之所務而衆人之所深戒者也故或曰能或曰毋或曰勿語其志則一也若夫坐如尸立如齋禮從宜使從俗君子之所以必莊必敬者非以飾外貌所以養其中也蓋其心肅者其貌必莊其意誠者其體必敬為尸者所以象神不莊不敬則神弗臨之矣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為尸故君子之坐如之為齊者所以接神不莊不敬則神弗接之矣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為齊故君子之立如之方是時也其心致然而無一物其坐如之無一事其心之至人之心也而三月不違仁不違此心也其餘日月至焉至此心也聖人縱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心也聖人常謂子久其餘皆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學者舍是而何所求哉古之人何獨坐立恭後如此此特舉其大端而已也立則見其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側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使大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五須臾之離於食之違道以必於是顧諟必於是所以存心

養性大過人遠矣此學者入德之要不可以不也禮從宜使從俗陳主之說備矣天禮者所以辨親疎遠別同異明是非也禮者中而已矣萬物之至清天下之達德也君子不敢過小人不放不及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猶規矩設而不可欺以方圓繩墨陳而不可欺以曲直故天下之親疎者於此可以定天下之嫌疑者於此可以決天下之是非者於此可以明天下之同異者於此可以別苟舍是焉而無以辨則總總林林亦何以相與立於天地之間哉此所以有禮則治無禮則亂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者正而已矣妄說人非正也辭費非正也何也今人之所以妄說人者不有求於人必欲道己責也人之所以辭費者不有矜己能必欲辭己過也君子無求而安於命何為而妄說於人哉君子不矜而過必欲何為而費於辭哉說以其道者正說也君子有之辭取其達者正辭也君子有之說不以道亦人之所不說而辭之多且游者亦聖人以為跡而誣善哉則人亦何取於妄說人與辭費哉此禮所以不為也禮不踰節不使侮不好狎禮者分而已矣居下而犯上則踰上之節不知下之分之居上而侮下則踰下之節不知上之分也使侮者夫人不知人之分也好狎者夫人不知己之分也君子明禮而知分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

人則夫已往教則枉道聖人之道而妄使天下之人皆得取於我而末學以永正焉則已立而給不直道大而應無方然後天下之人皆得與我其澤而有足者咸可以至於斯此禮所以存彼而不在此也習學記言曲禮中三百餘條人情物理的然不遺餘篇如此要切言語可併集為上下篇使初學者由之而入豈惟初入固當終身守而不畔蓋一言一行則有一事之益如鑑觀像不得相離也古人治儀禮以知義曾子所謂遵豆之事今儀禮所遺與周官載氏雜記者是也然孔子教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必欲此身常行於度數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敬子乃以為所貴者動容視聽出辭氣正顏色三事而已是則度數折旋皆可忍而不可有司徒其其文而禮因以廢矣故余以為一貫之語雖難而不悟也今世度數折旋既已無復可考則曾子之告孟敬子者宜若可以遵周然必有效於中者格於外使人情勿理不相踰越而後其道庶幾可存若他無所用力而惟三者之末則厚者以抹守為固而薄者以徒出為偽矣顏氏家訓禮記云定猶深決嫌疑離騷曰心猶操而孤疑先儒未行犬好讓在人前待人不得人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讓之所

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虎善登木猶獸名也虎與人等乃據據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為獸又多猜疑故聽河水無流水聲然後敢渡今俗云狐疑虎則其義也薄而王右軍五經群書禮云天子有后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妾有妻有妾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婦人曰妻妻者所以對夫婦配之總稱也婦人者所以對男子女子之總稱也初無貴賤尊卑之別今乃以妻列于后夫人等下而別為一號專指婦人為士之配然則天子之后公侯夫人輩不謂之妻乎非士之配者不謂之婦人乎鄭注內則云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得與夫敵體也此氏引之以為彼是判合齊體者此言齊者以建御于王時暫有齊同之義牙鑿可矣如此據章能明來先生家範曲禮古記之名當從正義妻曲言禮之說又軒林氏謂因曲禮得名此未必然曲禮漢宣帝時會村之所博士后蒼作記非禮記也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曰耄七十曰老而傳五十曰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有五日謂之期頤陸子方文集古見小戴記曲禮上篇古之遺言也望溪詩音謂以十年曰幼作可也以下持壯字皆微此折考

也有制。其待人也有禮。六十曰耆。筋力既衰。不任其勞。可以使人。不可以使於人也。七十曰老。不服戎。不與事。外則致王事於君。內則傳家事於子。仕止矣。七十曰老。耄昏忘也。七年曰悼。悼。憐愛也。耄者。老而知已衰憊者。切而知未及。尊老而慈幼。故不加刑焉。周官司厲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為。婦。漢律。未及八歲。與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不生。皆古之制也。百年曰期。期。期有兩音。鄭氏曰。期。要也。孝子要盡養道而已。嚴陵方氏曰。人生以百。年為期。由是而上。則過乎人所期。由是而下。則不及人之所期矣。朱氏曰。期。音。音。音。取。周。壽。之。義。期。謂。百。年。已。周。順。待。養。而。已。其。義。為。長。比。章。自。始。至。終。每。十。年。一。變。蓋。數。起。於。一。止。於。十。天。地。奇。耦。之。數。陰。陽。主。成。之。理。每。至。於。十。則。必。更。八。也。者。受。天。地。之。形。稟。陰。陽。之。氣。孰。能。進。其。數。而。逆。其。理。哉。故。十。年。則。必。異。其。名。至。其。時。則。必。異。其。事。幼。壯。之。類。則。名。之。異。矣。學。與。壯。之。類。則。事。之。異。矣。昔。者。先。王。制。禮。立。法。以。律。人。心。勸。學。崇。化。以。節。民。性。使。人。學。問。審。博。血。氣。充。盛。意。堅。定。少。者。待。其。成。壯。者。服。其。勞。老。者。享。其。壽。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人。生。其。時。沐。浴。聖。澤。舞。蹈。仁。風。耳。目。聰。明。四。肢。安。逸。夫。婦。婦。而。家。道。正。長。長。幼。幼。而。王。政。行。雖。孤。寡。之。民。東。綏。之。老。猶。得。與。昆。蟲。草。木。各。遂。其。生。况。凡。民。之。秀。為。學。士。大。夫。

永樂大典卷之萬四千三百

三

者。我。當。時。王。道。修。明。我。氣。長。序。根。本。全。在。學。上。學。不。是。空。言。要。措。諸。事。業。致。知。誠。意。所。以。治。其。國。明。善。誠。身。所。以。治。其。民。這。學。不。是。詞。章。之。學。浮。靡。用。不。得。不。是。訓。詁。之。學。實。踐。行。不。得。不。是。教。育。之。學。禮。義。三。物。直。是。後。日。要。得。他。用。如。桑。麻。穀。粟。聚。聚。皆。精。實。公。孫。孫。曰。偽。儒。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此。之。謂。矣。然。學。政。不。是。在。下。自。扶。立。得。直。頂。上。之。人。輔。翼。振。德。方。始。成。就。中。庸。曰。率。性。之。道。道。道。之。謂。教。人。自。權。權。以。至。成。重。使。有。這。个。性。可。克。可。齊。不。教。則。夫。之。聖。人。能。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且。必。由。學。子。學。所。以。修。性。也。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學。所。以。禮。義。冠。履。廢。而。成人。有。重。心。不。弟。之。原。亦。禮。廢。而。嫁。娶。不。待。年。不。奔。之。原。考。比。之。禮。廢。而。官。制。壞。不。治。之。源。欽。射。之。禮。廢。而。養。老。缺。不。孝。之。原。漢。書。王。莽。非。一。日。矣。秦。秋。時。已。有。欲。毀。鄉。校。如。鄭。氏。明。者。青。青。子。論。在。城。郭。守。時。所。以。刺。之。也。鄭。最。小。國。也。而。王。朝。之。大。夫。已。有。不。說。學。如。原。伯。魯。者。故。詩。子。為。議。之。曰。夫。必。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曰。可。以。不。說。學。無。此。不。害。下。交。上。替。能。無。亂。乎。謂。邪。說。興。於。在。下。而。在。位。者。習。而。聽。之。不。可。長。也。又。曰。崇。道。也。不。學。將。落。原。民。其。亡。乎。一。大。夫。不。說。學。問。子。為。即。憂。其。亡。當。時。未。必。不。笑。子。為。之。道。也。然。自。古。不。學。而。殺。身。者。多。矣。雖。然。此。可。為。仕。而。不。學。者。之。戒。永。仕。而。學。

則。將。索。何。曰。孔。子。我。師。也。昔。者。孔。子。生。而。知。之。而。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故。之。世。家。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地。時。陳。留。豆。設。禮。容。此。十。五。上。前。後。時。節。昭。公。二。十。五。年。中。東。通。齊。景。公。問。政。於。此。三。十。五。時。節。定。公。元。年。至。辰。孔。子。返。魯。還。魯。詩。書。禮。樂。此。四。十。不。惑。時。節。九。年。庚。子。為。中。都。宰。一。年。為。空。又。為。大。司。寇。十。四。年。己。巳。攝。行。相。事。與。周。國。政。則。年。五。十。六。矣。正。知。天。命。時。節。其。後。通。衛。通。陳。通。宋。哀。公。十。一。年。丁。巳。復。返。魯。則。年。六。十。八。矣。正。耳。順。時。節。方。且。序。書。易。詩。正。樂。十。四。年。庚。申。西。狩。獲。麟。作。春。秋。後。二。年。壬。戌。兩。極。夢。夢。六。十。三。以。焉。則。主。從。心。不。差。短。時。節。纔。一。二。年。而。止。耳。然。自。志。學。之。年。至。從。心。之。境。皆。皆。道。之。歲。月。也。婚。葬。陳。垣。豆。之。夫。子。即。身。乎。只。秋。道。道。之。夫。子。學。無。少。壯。之。異。之。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矣。不。為。政。而。是。亦。為。政。惜。也。用。行。各。政。之。不。自。必。故。來。動。和。之。不。復。驗。便。天。假。之。年。且。八。九。十。且。百。歲。且。得。邦。家。則。皆。於。光。輝。速。矣。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然。人。皆。以。夫。子。為。不。可。及。夫。子。則。曰。何。有。於。我。哉。又。曰。學。之。不。講。是。吾。受。也。然。則。學。者。又。當。如。何。蓋。嘗。論。之。而。學。之。止。學。知。當。十。倍。其。力。特。過。而。後。學。止。幼。學。當。百。倍。其。力。列。子。有。云。百。年。壽。之。天。壽。得。百。年。者。五。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居。

永樂大典卷之萬四千三百

五

其。半。矣。嗚。呼。人。生。世。間。少。壯。之。日。蓋。無。幾。也。自。人。事。言。之。至。六。十。指。使。則。止。矣。復。何。為。其。自。學。道。言。之。則。自。始。至。終。未。及。齒。之前。皆。數。統。之。日。也。豈。獨。然。而。仕。服。官。政。而。已。乎。語。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之。已。無。聞。謂。無。善。道。之。可。聞。非。名。位。之。無。聞。也。人。不。可。不。知。道。伏。知。其。道。顏。子。不。為。夫。使。不。知。道。彭。聃。不。為。壽。生。世。間。一。日。則。有。一。日。之。責。百。年。則。有。百。年。之。責。天。地。無。窮。盡。則。道。無。窮。盡。學。亦。無。窮。盡。者。壽。聖。武。公。九。十。方。作。抑。戒。以。自。警。其。詩。曰。子。子。子。亦。幸。既。老。其。盛。德。至。善。如。綠。竹。猗。猗。皆。自。切。瑤。珠。磨。中。來。趙。次。子。年。未。盈。五。十。而。得。諄。焉。如。八。九。十。穆。叔。知。其。弗。大。劉。子。知。其。克。及。后。子。知。其。特。死。蓋。春。秋。時。猶。有。先。明。之。格。言。君。子。之。先。見。以。後。無。此。學。矣。然。則。者。其。精。神。以。奪。造化。之。巧。外。其。形。骸。以。與。太。空。者。游。非。達。者。乎。曰。律。以。聖。門。之。繩。尺。則。彼。為。虛。誕。此。專。務。善。不。可。同。手。而。語。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上。一。章。是。箇。不。息。字。下。章。是。箇。安。字。嗚。呼。其。當。以。卷。此。義。不。明。久。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八十三

四濟

禮
曲禮篇十七

水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六十四

水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六十四

孝經卷之四
二十四孝
二十四

父母有疾，冬溫而凖，夏凜而凊。晨省，昏定。必盥手，奉養無怠。病則親視之，日夜勿離。飲水必潔，食甘先嘗。父母之命，不敢違。父母之言，不敢逆。父母之志，不敢辱。父母之教，不敢廢。父母之怒，不敢觸。父母之憂，不敢忘。父母之喜，不敢忘。父母之悲，不敢忘。父母之勞，不敢忘。父母之怨，不敢忘。父母之羞，不敢忘。父母之恥，不敢忘。父母之辱，不敢忘。父母之罵，不敢忘。父母之打，不敢忘。父母之殺，不敢忘。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

二

鵲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三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五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言大端曰。夫人之血氣。皆欲悅適金帛。與禽獸異者。豈特禽獸之言與人異。而此理理鵲也。下云能言之。則所以貴於萬物者。蓋有理義存焉。聖人因理義而同歸。而制之以禮。故父子有別。君臣有義。男女有別。人道所以立。而此天地參也。敬忠信。致誠天理。而窮人欲。行與內平人順之五端。是果於自養自樂而不缺齒於人類者乎。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所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賤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屈君子之容舒遜。見所尊者齊趨。不言色又則字元與音近。謙爲說也。趨猶動也。疏曰。許達問惟也。維乎字舒通。若見所尊者則不趨。齊趨言目欽情不敢違奉。足容重。舉欲送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相眴而視也。頭容直。不傾側也。氣容肅。似不見也。立容德。如有所也。坐如尸。

則各折如人。喪物與之。一受得之之心也。色容莊。如戰也。坐如尸。言神位敬慎也。立如齊。齊則生息。坐如尸。言止息之時。坐如二

木樂大典卷四百八十四

三

永樂大典卷一百四十四

授坐下焉右雜記傳孟子既娶將入拉室其婦袒而在力孟子不

古言無遠道明非五日之內晉國有憂未嘗不取之且年也有憂未

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八十四

日新

啓
謝啓四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三十九

君子之儒。事所聞。行所知。用教成人之傳。通此以往。未知所載。字溪先生集謝文則啟。蛇使盜害。三禮之重。眉紅新澄。先安玉馬之寶。傾萬萬金。染濡四六。伏念某拙哉。方納。塔基圓。樂海翁之傳。而讀四書。既漁溪之學。而明六書。既運經生。始站末科。便欲運海。臨以乞清閒。不謂遂難鴻。而因起走。昔年東去。今日南來。好為人師。此非子之坐也。得其所三。或者天實啓之。茲蓋伏遇某官。昔日之忠。渾身是膽。寔然故園。風稱細柳之真。賢若長城。豈類棘門之威。把麾然耶。人皆指為桃源。給餉調中。公但心於神憲。惟知運覽。安問扶耆。孟句叔未減。何以家為。富。國士無雙。誰可正裁。武功既抗。文事文修。致此鷄。居然理。某敢下竭其素學。請所肯聞。據明子路之強。物元氣。終培植曾。之憂。為壯精神。心形于聲。言無於。借。李勉。公口。生初。年。謝秋。登。野。我。為。枝。讓。日。三。雷。驚。楚。戶。之。破。飛。表。賤。天。半。水。采。魯。宮。之。藻。無。理。亦。履。肯。律。而。春。斐。裁。四。六。之。體。廣。寓。萬。分。之。謝。竊。以。元。帥。府。炯。羅。求。俊。雖。車。辟。衆。之。權。文。學。煥。頌。諸。生。雷。株。清。修。之。望。東。坡。之。薦。無。已。足。為。餘。學。之。主。盟。元。獻。之。取。希。文。其。是。南。都。之。師。表。別。將。陳。祖。王。於。軍。旅。之。地。且。欲。說。詩。書。於。戎。馬。之。場。正。恐。父。子。列。者。欺。子。誰。能。舍。所。學。而。從。我。如。某。者。說。鈴。下。韻。藝。圖。就。是。二。頃。躬。耕。飽。得。回。家。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三十九

一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三十九

九

謝絕辭。涉重困。宜其太倉之積。抗章自詆。遂引便之陰。就為有
知之。盡出無垠之海。望其志。喜其清。遂。今其幼。請父書。長則更
治。佩教。志之大。則。先。終。於。身。惟。學。道。之。終。工。惟。思。及。物。無。歲。年。之。往。海。不
堪。要。患。之。重。前。已。分。甘。燕。雀。之。平。飛。不。復。作。網。網。之。決。起。遂。遂。其。年。寄。沐
微。生。曉。六。門。於。風。霜。已。入。雪。於。雨。露。疊。疊。清。遠。雁。後。先。容。德。重。丘。山。報。無
毛。髮。項。切。項。書。之。吳。顧。循。更。進。之。親。少。使。其。松。應。進。此。捷。走。身。鴻。遠。跡。地
以。書。并。節。然。相。從。天。而。下。自。淳。熙。而。至。寶。慶。由。昔。作。以。得。皇。華。僅。有。三
人。類。多。名。士。顧。如。小。已。服。玷。大。鈞。真。庶。越。於。尋。常。遂。因。仍。於。希。間。是。謂。難
逢。之。會。可。名。絕。異。之。思。雖。摩。頂。以。知。歸。每。相。府。而。自。愧。茲。蓋。官。官。高。不
可。道。之。無。情。既。二。十。載。之。勤。苦。折。書。日。月。浩。遠。萬。工。之。甚。重。帶。礪。山。河。澤
司。四。海。以。無。涯。心。恐。一。夫。之。下。疏。理。合。存。瑞。獲。與。將。明。非。求。多。於。養。獨。之
財。左。然。撤。夫。委。運。之。意。甚。故。不。虛。心。則。俗。盤。手。奉。公。補。助。以。時。要。致。避。方
之。給。之。激。揚。有。道。當。先。大。吏。之。登。清。期。無。負。於。使。令。誓。不。忘。於。稱。露。壹
陰。謝。而。奮。發。粉。省。趨。陽。拜。天。官。之。宴。宰。黃。圖。城。邑。視。同。服。之。男。郎。長。城
提。筆。之。品。題。便。假。銓。衡。之。分。聲。豈。直。懷。一。飯。之。報。得。不。遂。片。辭。而。行。竊。謂
有。社。有。民。均。為。難。事。下。為。下。難。堪。笑。官。庭。是。先。就。其。登。生。讓。權。花。者。游

永樂齋卷一萬五千九

十

戲於桃李。曾百者將為其田園。讀書如韓昌黎。惟對吟於松竹。其月如春
秋。清。順。得。趣。於。梧。桐。雖。有。所。偏。各。行。其。志。未。知。與。釣。之。左。計。浪。往。鳴。咭。之
重。聲。貴。以。疎。蕩。終。當。益。錯。誰。為。成。社。有。許。孤。孤。本。非。淵。養。曉。相。漁。弄。亦。惟
其。是。而。已。矣。如。何。官。心。之。有。焉。俄。遠。悔。尤。甘。沒。閑。暇。致。車。鼓。馬。樓。谷。枕。山
朝。明。清。明。招。修。鼓。舞。羊。援。距。脫。露。合。雲。篆。既。有。此。生。當。懷。實。而。終。面。是。為
自。棄。於。字。宙。以。其。尤。非。天。吉。之。適。逢。將。全。窮。而。莫。逆。茲。蓋。恭。遇。某。官。寒。渾
如。秋。月。蕭。蕭。到。春。意。黃。旗。紫。蓋。運。在。東。南。振。神。明。而。事。三。輔。亦。新。青。芝。其
宜。在。右。履。根。本。以。危。六。飛。舉。慶。金。甌。清。水。鏡。謂。泰。月。五。視。不。以。一。首。掩
大。夫。而。楚。楚。子。文。何。堪。三。仕。為。令。伊。從。而。使。通。或。者。司。新。其。故。下。應。其。叱
之。難。手。系。誠。是。亦。至。道。之。誠。之。訓。豈。休。息。十。處。之。對。念。大。德。意。小。德。能
之。難。顧。假。寬。一。分。之。賜。期。於。他。日。則。此。吟。唱。李。洪。安。登。頭。案。除。左。第。謝。朝
堂。也。承。相。之。清。明。致。瑞。五。晉。中。都。官。之。乞。職。思。得。越。除。延。道。思。深。養
喻。厚。厚。以。為。官。擇。人。者。朝廷。之。治。惟。器。是。道。者。年。排。之。方。英。高。無。怨。於
下。僚。顧。張。立。願。於。長。路。則。聖。主。運。圖。而。德。也。茲。二。頃。化。於。國。鈞。外。之。則。萬
里。不。遠。心。之。可。謂。京。師。月。人。下。學。於。現。此。建。百。之。便。讓。得。時。能。立。於
邦。家。就。成。日。之。延。治。行。三。海。顧。從。左。朝。君。時。左。朝。官。市。之。權。實。事。有。司

出納之吝。法嚴令具。靡資心計之能。為疾用舒。務廣錢流之故。雖曰具負
之元。實階要路之津。所獲殊大。盛之儲。既集。奉天之積。賦。雖建隆。同載之
積。雖無。則之。道。民。事。若。司。事。宜。如。國。體。如。其。如。額。學。古。壯。偶。續。文。履。精
利。諸。之。等。無。同。屠。龍。之。藝。陸。機。入。洛。志。繫。先。人。之。清。芬。楊。雄。草。玄。晚。悔。童
子。之。少。作。徒。勞。俗。狀。踏。踏。窮。波。沉。舟。坐。閱。於。千。帆。涸。轍。方。須。於。半。水。尚。幹
門。牆。之。舊。物。俯。憐。蠶。約。之。故。家。捐。介。推。之。平。章。敢。意。封。於。魏。上。故。叔。叔。之
祇。事。乃。獨。屬。於。王。前。前。被。陳。人。職。陪。多。士。孤。忠。未。泯。慨。然。其。於。衛。公。報。德
何時。做。老。人。於。輔。氏。重。謂。曲。成。之。造。遂。歸。大。播。之。公。其。官。道。運。業。中。功。偉
暨。長。策。大。成。於。宣。聖。全。活。氣。於。五。鉅。一。德。以。其。天。心。克。琳。可。斷。之。美。重
三。王。而。拖。四。事。用。彰。始。旦。之。勤。致。此。項。材。亦。功。器。使。其。故。不。立。備。家。訓。期
獨。已。知。歸。儒。雅。非。俗。吏。之。能。有。功。利。豈。小。人。之。事。姑。安。願。卷。終。入。脩。門。十
年。筭。厘。之。奉。公。也。會。計。書。而。已。變。世。持。禮。之。素。習。豈。玉。帛。而。手。哉。誓。竭。至
忠。仰。酬。大。賜。劉。行。司。官。漢。集。皇。太。后。慶。壽。八。十。紹。長。吏。致。禮。加。賜。羊。酒。東
名。謝。啟。舊。使。下。有。右。宜。寬。大。之。書。里。恭。肅。傳。到。見。先。星。之。錫。夫。何。殊。美
還。此。龍。運。伏。念。某。受。才。不。長。聞。道。最。晚。仕。也。之。武。而。不。如。人。老。矣。楚。立。遂
多。忘。事。既。已。身。而。知。止。固。絕。望。於。榮。榮。青。長。總。之。禮。或。皆。高。年。而。澤。被。至

永樂齋卷一萬五千九

十一

於越匪頌之。幸武。優侍從之舊臣。小己自慙。義人得此。茲。星。伏。遇。某。官。仁
源。覆。育。道。格。運。退。則。弘。丘。之。年。振。承。輝。美。閣。伏。生。之。老。姑。使。受。壽。宜。使。加
寵。於。一。夫。殆。欲。垂。芳。於。千。載。抑。心。懷。感。投。足。知。歸。兵。則。禮。北。湖。居。士。集。謝
李。拜。宜。碑。置。啟。引。領。下。風。念。未。聞。於。聲。咳。脫。身。潤。轍。曾。因。侍。於。鳴。號。揣
心。實。慙。載。德。良。厚。伏。念。某。器。惟。樸。鄙。族。本。單。平。考。古。則。耆。乎。先。王。之。言。行
已。則。異。乎。末。俗。之。好。學。知。脩。性。仕。特。為。貧。父。忘。舒。未。懷。金。之。榮。超。得。曲。肱
飲。水。之。樂。獨。立。不。屈。殆。遺。物。而。誰。人。遠。處。無。榮。耻。以。故。而。滅。命。星。封。論。於
六。藝。已。侵。昇。於。二。毛。素。墜。贈。於。埋。海。蘇。轡。之。中。究。微。言。於。散。絕。殘。缺。之。際
委。妻。披。行。擯。斥。詭。辭。道。擬。寬。乎。大。金。養。國。捐。乎。小。體。每。悲。蟻。蟻。之。智。焉。竭
誠。懼。天。地。之。臨。難。窮。素。志。或。垂。沒。齒。街。恨。疲。精。盡。慮。反。同。意。子。之。據。梅。飽
食。金。生。順。美。文。雅。之。鼓。吹。將。益。進。而。舉。孟。浪。年。愈。老。而。形。愈。孤。愧。俯。仰。以
何。時。耶。願。得。以。報。意。收。功。難。塞。推。虛。抱。甕。而。濯。性。涉。世。屢。奇。願。欲。就。陰。而
休。影。而。肯。存。於。一。介。疎。榮。顧。於。萬。鍾。飄。然。浮。轉。之。暇。兀。若。枯。槁。之。木。文。燭
獨。暖。乎。身。狗。青。黃。寧。蒸。斗。攝。攝。茲。秋。節。來。跡。未。辟。於。虞。虎。石。田。半。虛。夢。已
落。於。江。湖。其。誰。哀。憐。秋。自。憫。笑。知。結。照。頭。悔。之。有。義。語。潛。升。用。捨。之。皆。天
早。來。馬。而。從。徒。甘。抱。關。而。學。析。其。期。七。寒。連。屏。採。收。此。蓋。伏。遇。某。官。偉。行

執倫。對識起世。遠足以安社稷。高文足以追典謨。吟吟。入於既
治。復獲勳。書於堦。弗以紀。梓自美。而通乎。標之。以軒冕。目
擊。而戰乎。草茅之跡。代。唯。行。以。律。呂。之。氣。被。飾。味。以。虹。霓。之。光。凡。茲
滯。預。亦。如。策。勵。豈。以。謂。能。否。莊。赫。則。驚。馬。或。先。於。曉。曉。利。既。靡。焉。則。鈞。刀
或。貴。於。鏃。鋌。將。割。黑。白。於。昆。龍。明。是。非。於。鸞。鳳。委。蓬。蒿。而。守。節。託。於。聖。師
之。門。懼。懼。曲。權。未。見。然。於。匠。石。之。手。暫。動。暗。業。用。答。提。和。過。此。以。還。未。知
所。措。王。均。願。堂。集。謝。文。刻。啓。下。流。自。居。澄。發。其。數。其。大。罪。除。先。曲。照。捐
驅。難。報。於。異。恩。初。報。卒。報。致。謝。致。謝。伏。念。其。學。不。過。道。才。不。過。時。徒。信。直
情。以。徑。行。未。悟。取。前。而。竟。後。生。立。親。文。司。宣。宣。華。上。立。其。功。坐。始。慶。鼎。之
起。一。言。楚。李。反。差。然。其。之。名。遠。矣。詩。書。宣。諸。要。路。既。難。其。失。其。之。幾。又。謂
有。不。肖。之。心。墜。中。得。施。也。學。道。至。也。華。馬。後。弱。利。當。隆。使。幾。子。無。他。特。鉅
貯。之。在。上。金。其。水。浮。陸。走。者。萬。里。塞。入。地。出。者。二。千。險。阻。艱。難。之。備。書。岷
岷。歷。落。之。可。笑。偶。逢。十。張。書。道。初。心。念。此。固。之。未。歸。而。需。冠。之。多。誤。書。之
可。惜。僕。司。難。助。之。微。續。之。久。悲。其。如。毛。輕。之。短。進。退。莫。決。夙。夜。抱。憂。下。苗
耳。耳。之。孤。根。復。實。道。道。之。盛。前。遠。固。有。自。身。豈。無。知。此。蓋。成。過。其。言。以。至
公。行。權。以。至。明。應。物。不。始。而。不。吐。是。仲。山。甫。之。遺。風。恍。不。謂。而。登。不

永樂齋集卷一萬五千三百三十九

十二

清。其。黃。衣。之。雅。量。脫。略。沉。俗。追。配。古。人。坐。令。無。機。之。寶。軍。在。其。培。之。數
某。種。書。永。我。群。修。之。意。從。此。去。於。之。現。勉。力。驅。馳。意。意。事。法。文章。小。技。何
濟。於。橫。流。也。義。大。明。誓。堅。於。素。節。僕。仲。一。節。仰。報。二。天。歸。一。寸。誠。更。勉。書
品。許。景。遠。野。行。春。謝。謝。謝。丁。大。卿。職。狀。破。白。啓。景。遠。慶。元。庚。申。初。至
婺。州。戶。曹。趙。事。即。亭。趙。建。瑞。山。公。恭。即。保。司。機。奉。書。草。代。謝。罪。一。表。連
敬。發。關。陞。狀。僕。未。滿。考。而。趙。守。以。故。去。後。年。丁。卿。瑞。叔。達。方。開。藩。並。補。發
此。意。持。達。雖。自。丁。午。而。禮。與。實。越。年。之。僕。平。生。受。舉。始。於。此。今。二。十。七。年
矣。初。舉。應。用。至。老。不。進。宜。留。留。有。有。知。已。為。之。愧。汗。併。錄。三。表。于。左。
載。錄。何。有。時。書。積。考。之。初。理。治。無。因。溢。放。腐。賢。之。寵。聽。聞。若。誤。豈。敢。愈。明
世。先。達。之。登。元。實。地。生。之。軒。輊。品。題。一。定。乞。為。借。鳳。之。翰。人。十。萬。秋。元。類
某。孤。之。懷。公。道。既。賢。私。意。文。馳。月。許。最。易。於。奉。天。我。肯。尤。難。於。破。白。自。非
度。越。拘。擊。之。見。何。以。免。罪。微。陳。之。才。如。某。者。職。類。差。昏。用。如。孤。落。長。風。駕
萬。里。浪。風。雪。結。壯。氣。於。青。中。明月。滿。千。家。壙。問。亦。政。前。脩。於。筆。下。百。戰。屢
困。於。餘。子。兩。上。僅。收。於。未。科。一。有。選。部。之。門。七。按。歲。華。之。輪。御。敢。路。東。下
澤。未。廿。五。立。志。之。大。早。伏。虞。虞。某。伏。虞。自。天。資。身。之。無。更。荷。情。東。除。之。理。敢
與。某。純。之。焉。事。從。運。轉。於。不。曾。亦。既。空。空。而。滿。滿。亦。出。仙。有。司。之。職。僅。六

音。規。長。薄。書。公。吏。之。音。知。大。體。初。無。後。議。故。意。登。龍。並。期。特。達。之。節。可
預。推。楊。之。列。慮。其。早。元。而。驚。以。發。身。之。目。欲。其。勉。勵。而。教。之。在。職。之。方。賜
華。宴。一。字。之。褒。增。數。千。金。之。享。若。為。稱。嘉。但。切。凌。兢。益。益。伏。遇。某。官。先
生。權。能。百。於。職。衡。昭。賢。愚。於。心。鏡。毋。憂。萬。里。沿。河。尤。切。於。人。材。晉。列。九。如
薦。進。無。先。於。丞。史。暫。分。所。於。寶。要。將。得。素。於。甘。泉。會。堅。止。壅。之。誠。深。廣。約
銘。之。達。凡。在。門。之。桃李。皆。欲。成。蹊。惟。近。水。之。樓。臺。獨。先。得。月。遂。令。公。愛。亦
在。提。擢。某。敢。不。恪。守。官。箴。充。備。士。論。居。或。道。信。之。習。司。行。曲。學。之。非。以。公
威。私。提。保。親。履。之。極。將。動。稱。拙。勉。舒。職。之。長。或。古。致。於。委。任。其。何。酬。於
思。地。登。公。三。館。澄。居。漢。士。之。志。充。空。一。旅。教。員。官。人。之。也。謝。使。兵
部。某。龍。頭。竭。啓。即。某。項。官。久。望。理。何。之。城。使。華。而。書。四。田。洪。北。之。釣。遠
清。東。西。漂。泊。之。蹤。獨。泅。於。始。生。成。之。道。伏。念。某。某。資。資。某。某。為。學。元。道。由。論
古人。友。善。士。而。未。足。至。此。射。者。從。枉。道。而。幸。為。明。開。自。達。於。某。途。同。贈。每
歸。於。運。境。豈。非。於。某。項。息。壯。懷。以。耳。五。實。通。於。故。鄉。而。味。水。或。每。於。最。更
謂。守。廉。太。倉。於。歲。月。事。知。周。平。地。之。風。沉。寒。火。肆。曉。曉。之。里。婦。之。未。婦。三
人。傳。實。至。若。指。母。之。下。幾。達。路。桃。李。之。道。達。津。松。菊。之。堅。使。仰。兩。翼。依。臂
一。枕。自。於。臨。而。之。新。至。提。度。便。之。澄。公。真。知。我。天。果。傳。人。既。皆。井。而。花。多

永樂齋集卷一萬五千三百三十九

十三

復。之。功。隆。沉。默。而。達。龍。泉。之。氣。特。更。題。品。遠。買。辟。除。以。非。運。喜。出
承。之。仍。舊。華。家。之。意。市。朝。之。辱。幾。作。任。以。下。賢。東。陽。之。某。某。樹。之。某。某。目。暴
而。自。盡。庶。幾。晚。節。無。憾。且。評。茲。孟。伏。遇。某。官。度。量。楚。七。澤。之。寬。道。德。魯。泰
山。之。望。故。家。喬。木。蔚。中。外。以。文。輝。南。國。甘。雪。傳。祖。孫。之。相。瞻。登。載。一。定。然
語。不。渝。每。懷。憫。窮。悼。屈。之。心。實。寓。激。濁。揚。清。之。志。借。廣。弘。以。九。金。之。重。而
枯。於。萬。木。之。暮。某。敢。下。知。伯。玉。之。非。請。叔。山。之。元。華。如。更。頃。才。雖。愧。於
優。長。愚。願。移。山。志。石。存。於。瑞。介。當。屬。歲。寒。之。操。以。購。國。士。之。知。去。家。之。難
重。來。真。願。是。非。之。問。在。阮。之。馬。一。顧。更。有。坐。休。之。思。其。政。如。道。以。外。以
及。有。士。之。之。林。希。遠。竹。溪。集。謝。再。任。武。夷。啓。欽。承。恩。命。倍。滋。懷。慕。代
念。某。自。去。開。廷。久。矣。某。敢。每。思。時。義。幸。遇。恩。月。之。危。機。敢。意。某。某。獲。際。中
天之。風。回。南。分。屈。切。於。華。權。汗。額。一。片。之。自。始。當。如。頭。重。某。某。道。之。之。隨
素。空。未。盡。誰。情。子。美。之。貧。由。類。陶。甄。未。忘。晉。履。艾。難。之。雖。有。某。足。可。啟。門
某。某。之。既。曉。慶。又。唯。酒。報。問。約。借。矣。使。筆。法。之。此。蓋。平。章。先生。仁。不。棄。於
內。溝。德。尤。先。於。虛。構。謂。彼。竟。無。能。之。老。官。備。驅。馳。使。其。飯。不。足。於。今。有。虧
履。鳴。實。為。引。喙。慨。而。垂。情。某。敢。不。虔。祝。祥。香。歸。依。化。治。十。題。漁。具。遠。師。望
澤。之。數。人。九。曲。極。歌。即。始。便。子。之。精。舍。雖。損。廢。之。無。路。實。或。荷。以。稽。天。所

情。史氏三長之稱。則命為憂。復恐是懼。其教不孝。子與之運。若手
生難遇之時。或夜難動。死生一致。雖暫承人之。實有愧於前賢。而內畏師
高。其少全於晚節。華蓋雲漢居士集謝文淵湖南懷句賦事。右某啟
焉。未論。雖所。論言允會。遠有威命。既徒告於屬。當抄選於便臺。
恭越既多。驚榮惟甚。竊以不求其情。雖君子之與人。慎爾乃。亦王之
伙。況。之。府。全楚之。下。要。上。調。轉。輸。維。富。藉。記
宜。取。自。時。人。之。中。俾。一。路。之。事。重。司。期。會。恭。賀。經。營。宜。得。琳。琅。之。材。
庶。禪。全。教。之。政。如。某。者。術。知。好。古。識。地。隨。時。第。開。詩。禮。之。言。惟。指。播。仙。之
訓。明。政。之。無。重。者。謂。元。凱。之。學。三。成。辭。甘。蜀。人。之。寂。莫。如。李。子。之。端。
摩。四。學。差。弘。守。信。咄。因。東。山。遠。引。煙。波。安。石。之。風。臨。水。浩。歌。心。醉。李。其。之
味。師。評。則。厚。世。道。彌。疎。既。淡。泊。而。不。華。遠。寂。寞。而。莫。叩。頃。以。偏。親。及。養。三
金。可。欣。存。厚。考。異。之。名。復。縱。英。雄。之。義。周。旋。十。載。俯。仰。端。一。顧。或。逢。三
獻。難。遇。犬。人。奉。獻。氣。使。負。於。凌。雲。矣。玄。成。書。司。未。迄。於。履。歷。涉。洞。庭。之。絕
險。道。蒼。梧。之。窮。限。輕。指。有。限。之。身。深。入。無。人。之。境。危。力。今。每。遊。遊。於。越
鷗。珠。為。九。龍。射。利。於。世。舊。美。楚。美。楚。於。斷。髮。或。池。莫。享。於。鶴。鷗。涇。渭。同
涇。不。見。濯。纓。之。客。黃。龍。共。品。會。逢。逢。之。人。念。筋。力。之。坐。等。借。歲。華。之。徒

永樂齋卷一萬五千三百九

十六

費。自。顧。數。年。之。時。今。無。溫。火。之。私。是。何。多。士。之。名。都。復。備。一。臺。之。下。屬。預
指。會。宜。有。玄。絲。此。正。伏。遇。運。使。大。如。之。生。德。字。輝。成。道。源。深。遠。識。堪。物
表。義。薄。雲。間。脫。泥。俗。之。常。規。臨。前。修。之。高。項。神。澄。水。鏡。研。醜。不。遺。周。吳。權
衡。錫。鍊。無。真。千。里。之。修。行。在。握。一。丈。之。情。信。必。知。山。南。平。心。物。無。吐。茹。也
舉。有。作。志。在。澄。清。見。無。極。之。全。人。慈。西。子。之。不。潔。實。淳。音。於。桐。壑。提。圓。折
於。旋。洲。致。資。漢。木。之。德。竊。此。山。苗。之。寵。幽。幽。谷。運。鳴。禽。如。向。於。連。喬。漫。漫
夜。長。歌。客。欣。逢。於。將。旦。某。敢。不。策。驚。驛。駭。腐。徒。求。獨。守。單。食。之。周。心。南。酌
水。之。臺。節。連。東。北。旅。期。有。立。於。雷。時。泥。水。報。功。庶。無。辱。於。所。舉。過。此。以。往。
未。知。所。裁。代。謝。河。北。運。使。王。大。夫。啓。右。某。啓。叨。沐。恩。綸。獲。恩。澤。計。收
未。沒。運。於。舊。物。也。唯。實。類。於。知。音。佩。服。居。多。瞻。依。第。切。運。使。大。夫。德。德。敦
大。通。才。敏。明。用。無。不。宜。至。有。成。績。天。府。贊。治。神。高。理。劇。之。長。楚。服。拜。刑。下
有。不。克。之。舉。越。十。年。常。平。之。隆。儲。首。奉。肅。公。登。三。路。廣。運。之。外。臺。時。或。或
實。好。厚。升。招。歸。步。登。垣。屬。便。指。以。方。遠。叩。實。聞。而。未。達。代。謝。侍。其。大。夫
啓。右。某。啓。叨。擁。便。華。邀。分。澤。事。無。湘。中。之。陸。都。遠。江。左。之。名。都。投。刺。則
道。向。風。甚。通。融。怡。之。資。地。想。願。治。以。多。餘。知。郡。大。夫。德。德。近。民。聰。明。周
物。推。懷。心。而。臨。下。和。風。夜。以。在。公。修。教。惟。明。曲。盡。未。鹽。之。務。好。款。不。作。無

頃。距。之。機。茂。實。不。成。休。聲。彌。遠。居。有。依。仁。之。庇。星。塵。從。事。之。盛。裁。尺。書
以。未。皇。辱。采。雲。而。先。賜。永。懷。揆。挹。周。既。言。陳。韓。元。吉。南。湖。集。謝。周。金。集。陸
歐。陽。湖。海。真。以。德。遊。致。此。道。道。言。舊。山。林。未。能。獨。佳。而。新。論。為。之。公。感
激。肺。肝。善。領。意。氣。伏。念。某。迂。疏。自。信。定。落。雅。情。玩。章。句。於。頂。場。學。惟。其。拙
狗。聲。名。於。瑞。慶。技。輸。不。酬。任。有。為。貧。法。書。為。難。遇。事。與。同。學。時。時。致。復
動。心。方。簿。官。三。年。之。後。信。已。致。病。窮。於。寸。步。雖。明。公。一。日。之。舊。未。嘗。吐。情
施。於。片。言。豈。意。孤。蹤。竟。蒙。品。錄。老。馬。猶。知。於。道。路。如。以。修。衡。斷。木。或。如。於
樽。壘。故。之。斧。鑿。此。正。伏。遇。某。官。南。將。便。指。於。東。人。材。識。王。嘉。於。坐。中。適。緣
小。異。俱。隳。於。臺。下。未。日。一。言。更。至。道。以。事。君。而。甘。費。之。萬。一。致。無。自。以
還。不。遇。運。使。某。敢。不。極。德。靡。渝。知。言。頌。德。文。章。追。古。之。作。志。實。未。忘。政。事。唯
公。則。明。力。可。道。使。第。全。於。名。節。是。所。報。於。春。存。運。此。以。還。未。知。伏。指
謝。人。冒。七。十。詩。詞。啓。任。實。為。會。年。運。臻。於。運。臻。學。未。聞。道。老。何。有。於。縱
心。持。動。妙。語。之。贈。第。切。壯。圖。之。張。某。嘉。遇。甚。誠。去。為。榮。東。之。南。附。於。賢。更
久。忘。此。志。尤。國。漫。懷。於。方。策。徒。激。懦。義。李。大。隱。先生。集。謝。建。康。張。寶。文。啓
難。難。之。際。賴。使。伯。以。為。藩。護。調。度。之。餘。實。惠。受。以。德。泰。原。承。下。車。之。未
入。關。而。政。之。已。多。某。官。材。應。時。求。德。昭。民。譽。運。盤。根。錯。節。而。利。器。之。用

永樂齋卷一萬五千三百九

十七

因。震。風。交。而。不。及。至。之。安。運。反。身。於。子。之。危。任。委。於。公。論。惟。茲。運
郭。實。古。多。都。方。務。理。之。未。達。乃。今。行。而。大。理。以。公。動。志。並。後。祖。生。之。音。理
東。傳。諭。民。已。明。物。海。之。責。何。時。於。某。官。之。德。德。之。深。教。言。易。完。在
款。詩。舍。人。集。謝。改。秩。啓。中。祕。成。書。方。歷。乙。覽。司。勅。詔。書。錄。錄。微。特。稽。首
步。於。迷。附。脫。早。飛。於。迷。附。龍。榮。逾。分。或。愧。虛。度。伏。念。某。生。學。素。樸。人。門。俱
劣。運。達。才。運。來。運。策。方。丈。之。仙。仙。輝。秘。文。發。金。匱。昭。堂。之。奧。沉。無。知。於。奇
字。曹。某。致。於。神。書。會。九。重。子。通。於。經。緯。道。三。館。運。修。於。大。典。提。綱。振。領。上
聖。元。臣。嘉。翰。播。振。奇。觀。衆。俊。雖。獲。益。可。知。於。百。世。然。筆。則。其。措。於。一。辭。挂
名。其。端。如。五。傳。於。周。極。一。等。以。實。乃。例。及。於。無。功。惟。通。籍。之。華。貴。實。公。朝
之。遠。選。參。稽。平。量。既。之。薦。廣。之。愈。同。計。較。功。能。進。以。歲。時。之。積。累。自。百。至
千。而。運。廢。曹。十。有。一。而。僅。成。若。乃。推。昇。異。選。闕。事。有。比。以。侍。四。方。之。委
篤。豈。其。如。一。介。之。妄。庸。諸。王。伏。遇。某。官。吾。道。主。盟。斯。文。端。表。絕。勝。麟。之。街
塵。俾。則。致。於。坦。平。傳。鴻。鶴。之。羽。毛。運。安。則。於。寒。廬。雖。一。班。一。秩。而。每。懷。其
自。將。三。京。三。漆。而。不。辱。其。門。某。敢。不。益。廣。多。聞。愈。堅。素。履。修。門。可。入。無。煩
下。些。之。詞。或。德。難。酬。使。有。感。知。之。意。負。九。華。先生。集。謝。某。運。路。孔。庇。道
正。仰。想。補。衣。之。重。某。名。異。日。厚。蒙。華。策。之。褒。酬。運。以。藏。疾。之。端。云。雲。枯。火

不詳。是孰不可忘也。蘇子更執。欲究其理。在舍竟明。吹雪須臾。而先古明之理。其如有不遺也。想之。公使無此。此蓋伏遇知人子。善聽以情。為澤於太清。洗垢於白璧。取鏡而後有北。不亦快哉。代國而明仁人。從今晚矣。其故下。命勤待。母召。德。後因工。量。欲此。而大樹。此宜自反。德。涕。而吹。冷。盤。主。東。年。先生。集。謝。入。資。啓。中。臺。列。屬。無。善。狀。以。獨。綸。而。被。代。言。忽。誤。思。而。起。躍。復。攝。玉。堂。之。直。遂。通。衡。臺。之。班。感。德。知。歸。執。樞。衣。之。禮。以。為。燕。饗。之。思。雖。不。及。於。三。隅。而。服。於。一。焉。每。嘆。孟。柯。之。道。遂。登。天。深。嘆。孔。子。之。言。遂。獲。復。哥。子。國。邑。也。求。識。指。歸。急。買。龍。吟。洗。漸。重。由。左。右。司。而。進。用。因。感。異。恩。而。內。外。制。以。立。行。拒。雷。重。責。受。深。員。來。遊。莫。備。牆。此。蓋。伏。遇。侍。讀。大。資。德。主。中。庸。道。懷。先。覺。大。約。品。重。皆。隨。登。重。以。壯。澤。陰。陽。力。主。可。脫。塵。凡。而。羽。化。致。茲。廣。隨。亦。預。觀。德。甚。故。不。勝。慮。沈。吟。恭。候。兩。端。之。叩。碎。身。粉。骨。誓。雪。一。死。之。酬。通。此。以。還。未。知。所。措。梅。亭。四。方。標。準。謝。永。州。鄭。學。諭。啓。一。聽。履。聲。已。喜。似。人。之。見。載。披。手。舉。更。欣。博。我。之。文。得。非。所。索。願。竊。有。復。恭。惟。某。官。學。探。聖。清。秀。出。應。漢。窮。司。農。之。

永樂齋卷一萬五千三百元

二十

經。故。皆。澤。洽。廣。文。之。舍。大。以。淹。回。停。即。滴。露。五。其。香。美。豈。不。能。教。育。育。員。轉。承。傳。傳。書。微。松。之。餘。其。文。交。集。以。道。德。性。命。之。理。書。稱。所。聞。謝。張。學。諭。元。之。啓。吟。牆。竹。之。公。事。自。分。雙。丞。開。洋。林。之。好。音。還。成。後。慶。並。載。四。六。就。謝。萬。分。恭。惟。某。人。氣。韻。淑。均。風。猷。肅。敏。弄。西。塞。桃。花。之。版。並。其。河。理。之。達。思。東。吳。華。策。之。禮。行。矣。漢。魏。之。化。無。厭。俗。情。之。傲。贊。即。觀。卿。賦。之。拔。尤。某。卿。爾。治。中。案。荷。賢。上。履。何。如。昔。已。無。可。取。之。權。權。猶。之。抱。能。尚。可。相。從。於。閑。里。彭。止。堂。集。謝。張。書。啓。微。官。脫。選。今。以。為。難。小。已。達。公。人。知。獨。異。托。厚。者。未。易。捨。故。感。深。者。不。宜。以。言。哉。具。陳。之。則。可。惜。已。伏。念。某。身。厚。而。事。左。意。廣。而。才。疎。每。請。書。必。欲。求。志。士。仁。人。之。心。自。為。士。已。不。屈。王。公。大。人。之。下。猶。如。愚。想。病。急。之。星。在。情。實。可。謂。之。偏。而。其。琢。磨。澄。治。之。功。於。師。友。未。有。所。得。出。而。接。物。動。輒。忤。人。終。難。塞。其。無。他。始。末。免。於。不。進。乎。生。知。已。焉。得。如。公。四。海。聞。人。仰。安。取。此。才。非。敢。健。而。以。為。可。傳。智。多。各。當。而。引。之。與。謀。言。雖。妄。而。亦。容。事。可。行。則。主。決。在。它。人。一。指。之。不。偶。故。官。遊。半。世。而。無。聞。忽。遭。清。明。如。晚。歲。來。凡。自。中。之。所。欲。可。急。速。矣。雖。天。下。之。達。官。殆。不。過。之。况。復。蒙。汲。引。之。分。無。不。盡。推。挽。之。力。必。致。五。後。於。塵。土。下。如。難。近。於。雲。霄。已。獨。任。於。輸。場。人。情。聞。其。委。由。專。於。拔。士。豈。復。如。今。恭。惟。某。官。以。

魏國忠孝之傳。有本朝公輔之望。每聞於郡國之小。未究其情。所至以人物為先。此亦大略。有如猥質。尤貴生感。竟出選曹。豈非德傳。其美不益。想舊學。以酬所知。來者未嘗遺謝。子明情雖不稱。大夫真能取人。以義。故豈宜私。強為久只之書。莫彈萬一之書。情。等。大。金。葉。陳。幸。加。謝。張。地。以。基。銘。有。又。咸。容。交。集。涕。淚。橫。流。伏。念。某。容。裝。冥。冀。想。聞。詩。禮。有。大。門。之。若。選。若。昔。人。之。高。風。極。道。一。畝。之。宮。輝。映。萬。物。之。表。同。席。而。坐。率。多。名。世。之。賢。哉。履。而。歌。但。繼。無。衣。之。治。有。神。考。之。品。運。過。熙。寧。之。至。國。士。無。懷。寶。之。羞。人。有。板。羊。之。望。東。湖。水。間。方。收。蛙。火。之。喧。北。關。雲。間。遠。被。鶴。書。之。照。庸。目。新。之。引。疾。非。侯。駕。以。登。行。輒。披。肺。膽。之。誠。遠。復。萬。萬。之。請。名。級。熙。朝。之。士。版。身。為。清。士。之。遠。民。竟。希。乃。神。始。從。某。由。之。洗。耳。漢。皇。大。度。下。留。黃。時。之。居。商。人。即。復。夜。之。歸。但。如。逝。川。之。痛。家。木。已。拱。幽。魂。未。刊。誓。托。知。音。登。輝。道。死。謀。求。師。友。考。論。淵。源。叔。向。深。仁。汝。齊。有。託。山。公。尚。存。松。紹。不。孤。猥。沐。於。客。復。賜。鴻。筆。張。述。虛。蒙。崔。漫。推。二。美。之。稱。願。書。李。文。晉。山。黃。四。絕。之。號。豈。聖。或。事。通。集。松。門。此。蓋。伏。遇。某。官。厚。德。鎮。浮。清。名。激。濁。制。作。侯。於。造。化。論。議。通。乎。古。今。言。無。愧。辭。功。必。及。物。力。解。黃。閣。之。柄。遠。慕。赤。松。之。遊。抱。袖。拍。

永樂齋卷一萬五千三百元

二十一

身。書。荷。祥。穎。之。珍。仙。紙。行。墨。持。及。某。家。之。意。五。湯。皆。德。之。先。著。又。幽。之。德。山。林。之。士。相。慶。里。巷。之。老。驚。傳。義。冠。幽。明。恩。滿。存。政。某。謹。書。勒。諸。琬。琰。傳。示。子。孫。先。紹。祖。風。期。不。忘。於。家。學。俾。家。世。長。其。必。於。恩。門。元。年。歲。後。鳴。集。代。謝。得。開。啓。主。身。化。治。借。露。個。私。列。看。計。主。使。四。鈞。播。九。矢。寒。微。之。意。真。我。特。達。之。恩。晉。謝。階。符。恭。修。千。積。某。資。良。苦。露。命。復。奇。窮。斷。鴈。孤。鴻。曷。當。飛。於。霄。漢。常。憐。凡。介。甘。澤。泊。於。泥。沙。棲。棲。州。縣。之。間。浸。浸。歲。年。之。晚。遂。行。湘。水。冒。領。制。嚴。民。極。其。中。每。易。烹。解。之。機。腰。環。手。外。尤。難。想。我。之。則。自。笑。於。鉛。刀。性。悲。傷。於。錦。製。相。文。疎。拙。幸。免。橫。瘕。現。當。定。為。子。之。歌。何。能。為。役。某。上。所。請。字。之。賦。子。遠。北。心。雖。喜。於。望。金。堂。下。是。於。指。點。某。或。斯。嘆。當。仍。送。欲。成。九。句。之。山。某。窮。一。竟。非。得。千。又。之。硬。執。投。重。謝。款。食。主。某。上。書。先。死。妄。擬。圖。於。時。食。某。或。遠。於。合。天。某。得。親。聞。渾。道。嘆。所。道。欣。依。餘。固。已。甚。榮。公。難。待。密。見。為。通。望。載。惟。冰。清。越。在。性。情。中。與。賊。入。之。湖。昔。聞。此。語。東。園。登。覽。之。勝。今。匪。當。時。然。必。跟。追。之。智。而。後。可。以。佐。方。輪。明。致。之。榮。而。後。可。以。坦。坦。書。自。量。甚。書。昔。稱。所。家。某。官。功。政。主。恩。心。存。三。至。斯。舊。主。紹。子。或。再。造。之。大。功。某。龍。如。某。身。受。而。朝。之。類。命。當。重。任。如。伊。尹。於。小。物。如。運。公。遂。使。妄。庸。亦。叨。品。史。某。敢。下。敢。勒。職。守。到。期。恩。知。某。下。

能無無之連營之飽。淮南雞犬。高后欲鼎之仙。謝福王啓。明德茂親。風仰宗藩之重。皇華育雅。振將便指之隆。所瞻其位於忱。前時周仲於禮。既以鼓。而過江左。昔謂至難。而行之。世稱殊寵。共宜今日。尤重於帝鄉。三輔貴國。俱號扶馭之近。而胡未予。深望市之恩。不將坐致於無刑。斯可延洪於有慶。匪時宿望。高受嘉師。其本以安。游四任使。出司民社。曾微惡。之稱。人泰銓曹。又乏清通之識。竊自知其。打。數。每。深。愧。於。食。浮。方。請。賦。詞。惟。期。從。欲。不。能。者。止。亦。分。量。之。所。安。受。同。字。振。振。馳。驅。而。自。旋。沈。想。愚。惟。知。送。一。致。之。性。而。開。方。未。易。折。而。端。之。後。願。現。則。然。寵。重。厚。矣。其。官。德。威。而。仁。熱。得。高。而。庸。專。賜。賑。恤。於。第。已。六。萬。元。朝。之。受。分。質。王。於。伯。叔。益。隆。聖。主。之。恩。大。路。終。重。之。備。休。微。安。台。等。之。介。多。弘。肆。特。換。而。下。士。益。推。廣。於。好。生。其。秋。不。明。清。並。詳。降。早。安。哉。書。衣。正。而。治。將。真。補。於。威。時。等。答。著。以。遊。街。套。詣。於。初。志。惟。祈。玉。護。洞。切。瞻。依。元。隆。子。方。集。謝。除。教。啓。除。其。書。入。學。招。諸。生。幸。遇。昌。黎。之。仙。伯。請。書。破。萬。春。悲。非。老。社。之。奇。才。群。命。難。榮。無。心。自。愧。切。惟。講。書。之。選。以。侍。崎。學。之。人。論。史。不。及。子。長。班。正。堅。解。經。不。如。康。成。孔。安。國。無。抱。負。音。義。觀。聽。何。必。求。狗。曲。之。樂。道。重。禮。堂。之。辱。如。某。者。性。天。粗。敏。門。地。頗。寒。少。親。師。友。之。淵。源。說。士。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百三十九

二十一

今之得矣。每自了。不。疎。疎。奇。公。何。為。是。極。其。其。功。名。三。年。之。學。不。三。於。校。其。經。傳。一。卷。之。書。公。立。之。師。雖。設。聽。前。指。之。鈴。黃。下。苗。苗。官。之。履。雖。小子。狂。簡。或。重。不。知。所。裁。幸。有。司。公。明。占。焉。者。幸。以。錢。蓋。伏。遇。秋。書。雙。鶴。暮。浪。一。龍。身。明。梅。閣。之。仙。游。手。至。吉。運。之。生。意。周。旋。無。極。昔。家。焦。牧。之。意。永。遂。精。神。今。陳。英。髮。之。士。致。令。理。治。預。在。鑄。金。其。敢。不。更。參。諸。老。之。理。盡。足。三。冬。之。學。後。生。疎。等。其。進。焉。教。之。泉。攻。異。日。說。書。古。滿。新。輪。之。一。笑。立。方。請。王。麟。振。并。謝。保。果。啓。某。年。逢。九。三。大。堂。之。曉。時。無。八。十。者。於。之。表。其。吾。衰。矣。其。我。知。夫。每。追。思。孔。文。舉。其。人。恨。不。生。漢。建。安。之。末。與。賢。漢。補。衡。之。表。其。德。立。鄭。公。之。鄉。起。當。代。之。文。風。傳。他。年。之。佳。話。願。惟。先。輩。重。號。名。況。有。若。無。實。若。虛。若。不。如。則。不。吐。新。善。而。塵。其。庭。當。仁。以。讓。於。師。一。如。華。家。之。復。言。昔。昔。之。實。則。謂。之。色。多。喜。意。亦。明。漢。王。君。所。不。守。餘。我。何以。振。有一。再。酒。與。未。欲。盡。於。君。懷。無。百。年。人。今。會。後。未。知。其。建。建。尚。不。述。意。其。賜。早。臨。又。謝。夏。君。範。惠。稿。酒。題。啓。君子。觀。止。道。我。願。官。事。者。賜。之。續。其。嘉。矣。幸。不。拒。以。抱。抱。之。色。又。為。司。是。親。親。者。為。辨。辨。音。長。長。無。折。情。之。巧。也。送。送。理。作。下。行。桂。子。之。花。餘。以。者。三。三。三。也。也。一。蓋。舍。無。飽。想。渠。渠。各。是。是。之。口。焉。可。會。就。實。實。大。以。之。外。斯。人。意。維。道。書。送。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百三十九

二十一

物不至。皆。伏。永。高。明。還。念。孤。寂。賜。之。雙。僂。先。以。來。盡。備。誠。實。人。之。切。更。併。與。從。事。而。為。有。不。成。事。也。可。復。許。乎。嗚。嗚。辱。遠。使。之。來。咄。咄。答。空。函。而。去。即。實。擇。暖。更。約。論。心。謝。友。人。惠。詩。墨。啓。老子。作。戲。未免。達。場。筆。兒。不。量。岩。幾。撼。樹。想。水。蟹。而。不。釋。傳。方。虎。以。皆。驚。生。忘。三。式。之。美。黃。國。為。公。康。所。目。新。順。從。教。萬。段。責。效。不。值。分。文。武。換。爾。以。生。錄。或。學。弓。而。反。粘。始。能。自。古。好。善。何。人。伏。惟。某。人。阿。閣。刑。鸞。濯。注。神。瑞。敬。期。脫。倦。飛。之。羽。神。手。觀。汗。額。之。工。方。且。驅。楚。浮。圖。為。聘。對。魏。道。士。謝。司。手。加。拂。拭。日。借。吹。嗟。色。銀。幻。好。之。詞。送。於。寶。龍。寺。墨。客。卿。之。寶。地。以。琢。寶。矣。好。矣。惡。而。必。能。察。焉。誰。又。誰。舉。而。百。所。試。矣。動。而。得。持。說。無。難。愈。之。意。意。備。活。才。有。求。社。院。之。高。誼。斐。然。占。謝。皆。以。以。成。國。朝。王。伯。賢。白。雲。箋。以。謝。玄。教。其。人。啓。大。德。曰。生。體。玄。樞。而。同。運。功。不。載。香。品。素。以。均。露。施。惠。自。天。恩。恩。無。地。共。惟。某。人。宗。門。元。老。言。國。運。事。道。德。五。十。言。言。萬。法。而。歸。一。本。遂。流。三。皇。宣。播。八。極。而。臨。九。州。春。滿。金。陵。紅。杏。露。上。秋。之。樹。風。生。瑤。圃。碧。桃。開。閨。苑。之。花。欣。隆。會。於。風。雲。共。瞻。依。於。日。月。耳。東。通。鶴。駝。黃。千。仗。而。擁。玉。臂。只。尺。既。龍。顏。領。華。仙。而。司。下。土。更。玄。教。之。往。石。植。宗。社。之。棟。梁。禮。武。前。修。綱。紀。斯。道。爾。金。不。草。草。晚。士。荷。標。散。材。書。叨。寄。於。玄。士。上。卿。復。不。棄。於。大。人。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百三十九

水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十

五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十

十

元。兼被善祥之澤。居占理翰。通行吉。應而之勤。德懷以重。伏以陽曆
端明。元春授時。發生之物。政教之首。方陰陰之運。伏。吉士之享。嘉致意
成。通形善。感。德。何以。言。言。蘇。魏。公。集。賢。留。年。相。公。解。太。原。再。領。西
京。啓。右。某。伏。書。某。官。先。被。賢。書。進。臺。命。數。推。至。誠。而。確。據。止。復。冊。之。既
行。特。帖。後。思。即。移。舊。府。義。激。周。所。之。火。張。張。近。司。之。間。伏。以。某。官。其。學。際
天。元。功。冠。世。照。帝。之。靈。則。書。叙。九。德。之。教。如。義。其。神。則。易。稱。萬。夫。之。望。自
而。登。於。魁。柄。皆。希。處。於。盛。名。美。政。廟。堂。出。藩。畿。甸。邦。國。若。否。皆。賴。山。甫。之
將。明。輔。相。重。輕。今。繁。晉。公。之。出。入。昨。以。廣。州。各。牧。漢。冊。圖。動。坐。移。承。相。之
定。注。致。太。原。之。壤。端。居。臺。後。所以。事。所。是。之。賢。王。正。重。名。所以。增。子。其。之
體。別。於。喻。之。故。里。行。抗。義。之。未。歸。而。相。公。內。樂。立。問。為。榮。寵。利。並。重。而
德。終。終。祥。祥。以。須。堅。實。義。高。之。動。懷。朝。制。因。而。收。汗。止。拜。常。山。之。節。運。臨
洛。宅。之。都。愈。命。傳。聞。群。倫。懷。敬。滿。謂。至。宰。相。契。上。方。有。舊。人。共。政。之。求。富
難。其。膝。下。蓋。是。大。鈞。播。物。之。惠。雖。曾。指。於。冲。志。控。即。被。於。時。海。三。曜。以。提
抑。有。本。朝。之。故。事。王。開。鑑。治。將。到。率。土。之。傾。心。某。早。得。就。牧。方。歷。郡。寄。側
聽。保。聖。之。始。依。依。臨。照。之。餘。德。守。印。符。美。獲。修。於。慶。揚。何。私。德。重。德。永。記
於。生。成。賀。新。是。先。筆。書。右。某。啓。伏。以。右。文。典。治。或。德。無。爲。廣。求。天。下

永樂齋卷一萬五百四十

十五

之。延。聖。與。我。中。之。選。指。書。一。下。士。類。四。臻。承。平。百。年。用。此。數。路。以。新。之。故
而。得。手。翹。楚。奇。材。之。久。而。見。手。斧。斧。必。有。異。能。以。備。優。等。伏。惟。先。筆。學。斯
聖。域。文。野。國。華。定。游。萬。造。之。林。久。待。子。控。之。彈。輒。然。麗。賦。書。親。乙。夜。之。觀
赫。爾。榮。名。高。視。東。臺。之。美。子。於。政。舉。俄。決。華。橫。味。詞。意。之。相。重。增。鄙。懷。之
企。望。王。之。道。相。山。某。賀。王。仲。開。無。爲。到。任。啓。入。奉。清。公。被。綸。言。而。進。後
美。宣。德。意。憑。熊。羆。以。專。城。先。應。朝。刻。史。之。天。著。澤。下。文。昌。之。雨。消。剛。視。事
我。我。已。沃。於。四。清。裁。書。寓。心。倚。好。最。藉。於。一。介。恭。惟。某。官。風。神。高。邁。幹。奇
明。後。在。朝。誰。喻。仲。卿。皆。有。家。法。書。世。未。見。更。前。中。理。人。焉。王。室。之。中。興
若。後。邦。之。外。復。念。向。服。久。淹。於。金。炭。而。月。城。盡。於。別。懷。民。苦。瘡。痍。正。有
實。於。撫。養。兵。連。鋒。等。其。可。疑。於。驅。搜。盡。充。招。撫。會。幕。專。殺。品。同。蝦。江。東。之
陳。希。固。宜。致。進。前。之。褒。獎。君子。甘。焉。小。入。恐。矣。五。五。日。斷。絕。湖。海。浮。浮。在
魯。何。功。敢。干。戈。之。未。靖。限。別。有。書。望。某。梓。之。非。遙。馳。驅。尚。阻。於。板。高。跨。躍
雖。先。於。賀。履。賀。宋。量。陽。無。爲。到。任。啓。伏。書。楓。宸。錫。命。銀。冠。分。符。十。里
典。指。喜。列。星。之。入。境。兩。淮。增。氣。慶。假。月。之。得。賢。况。居。是。邦。復。賴。其。福。既。景
仰。之。有。意。宜。無。而。之。不。知。恭。惟。某。官。清。朝。事。舉。皆。格。雲。鶴。或。德。能。範。臺。高
二。禮。之。風。或。有。英。聲。早。一。時。之。譽。恭。隆。吉。佑。寄。重。事。堪。堪。事。終。於。三。年

政。府。於。五。月。被。書。甚。通。事。後。集。梓。之。陰。賀。履。惟。勤。數。附。屬。魚。之。信。范。忠
宣。公。集。賢。茶。書。樞。密。王。恭。學。啓。伏。書。顧。廣。利。梓。某。武。鴻。樞。自。上。心。惕
于。念。於。某。官。高。才。映。世。直。道。事。君。維。古。訓。而。是。經。精。聖。猷。而。海。東。某。錄。天
府。入。掌。機。衡。聯。侍。役。之。清。班。未。容。溫。席。亦。所。指。之。近。列。定。慰。其。懷。某。通。達
實。聞。阻。通。慶。福。欣。企。之。意。數。叙。真。周。呂。穆。公。集。賢。廣。州。連。閣。學。啓。伏。書
先。奉。諭。是。榮。令。仲。開。消。展。懷。上。視。事。云。云。伏。以。某。官。器。量。恢。闊。風。猷。挺。達
高。文。典。學。早。登。進。士。之。科。茂。實。英。聲。過。江。廷。臣。之。右。起。自。泉。南。之。要。壤。就
彰。廣。右。之。雄。藩。虎。士。連。營。威。聽。中。軍。之。令。無。不。傾。耳。爭。傳。大。將。之。名。豈。容
坐。席。之。溫。即。未。賜。環。之。召。別。膚。柄。司。少。懸。郡。命。某。連。德。累。年。守。官。之。旬。瞻
風。雖。切。幸。聞。懷。府。之。開。傾。傾。深。遠。贊。邦。人。之。慶。永。言。欣。於。同。盤。教。陳。王
東。年。先生。集。賢。萬。侯。元。中。啓。希。求。上。德。位。亞。公。槐。朝。列。正。人。民。歸。重。望
伏。惟。瞻。慶。高。以。功。名。之。士。本。非。期。於。有。爲。軒。冕。之。榮。多。出。於。無。意。惟。天
人。之。共。助。雖。康。進。以。難。辭。持。身。始。見。其。躊。躇。微。物。自。歸。於。陶。冶。豈。徒。觀。溫
良。恭。儉。之。德。抑。亦。止。貪。其。奔。競。之。風。昔。聞。是。辭。今。見。其。事。某。官。某。中。和。之
德。平。好。惡。之。心。故。字。得。神。之。明。特。達。珪。璋。之。表。毀。不。沮。而。舉。不。動。美。哉。十
頃。之。陳。周。則。行。而。舍。則。藏。卓。爾。萬。夫。之。望。某。親。承。惟。舊。名。位。至。疎。情。豈。廢

永樂齋卷一萬五百四十

十六

於。舉。緣。我。自。同。於。朝。野。不。知。數。舞。豈。惟。私。意。則。然。或。在。既。後。是。乃。與。清。同
爾。方。伏。波。之。子。通。難。施。下。官。之。詞。達。季。子。之。美。歸。無。叙。國。人。之。喜。遂。得。崇
屏。匪。整。欣。懷。賀。書。參。啓。論。從。我。法。番。東。事。極。正。氣。師。言。遠。來。大。政。朝
廷。厚。慶。美。夏。文。敬。爾。以前。疑。後。承。衆。星。環。而。拱。極。右。賢。左。威。先。王。所以。造
邦。優。非。賢。哲。之。求。昌。稱。聖。神。之。舉。萬。牛。回。首。衆。星。前。顧。之。十。一。爲。懷。言。更
副。風。雲。之。會。當。五。兵。之。不。結。在。庶。尹。之。允。指。朝。廷。既。專。名。器。增。重。尤。武。之
得。節。高。無。異。主。設。元。主。之。過。武。侯。復。領。三。頭。某。官。廣。大。有。益。宜。方。下。疑。以
詩。書。禮。樂。爲。雅。言。故。溫。良。恭。儉。而。得。政。國。執。既。定。如。九。鼎。以。彌。文。文。德。旋
敷。在三。苗。而。何。有。永。惟。同。德。均。輔。太。平。遂。瞻。環。佩。之。光。簡。觀。臺。萊。之。賤。昔
昔。論。士。書。經。樂。黃。之。書。老。與。斯。人。共。壽。富。貴。之。日。通。此。以。往。未。知。何。哉。
賀。貴。斯。恩。啓。即。大。夫。之。論。秀。必。取。其。賢。才。進。士。之。成。名。固。非。假。舉。爰。得
藝。龍。之。寶。先。行。寺。天。之。采。祥。元。先。筆。學。守。家。傳。文。故。古。訓。賦。得。卿。雲。之。麗
詩。清。且。可。之。寒。延。秀。木。於。千。林。出。青。錢。於。萬。選。某。昔。寵。露。豹。正。尊。君。作。宰
之。物。今。親。捧。鴈。乃。志。士。成。名。之。日。行。觀。騰。蹕。尚。射。東。殘。傾。記。之。情。教。宣。吳
既。蘇。邁。斜。川。集。代。人。賀。啓。伏。書。拜。命。定。嚴。分。行。外。聞。報。從。朝。寄。作。鎮。全
寄。恭。惟。敬。慶。當。以。歷。下。名。公。言。稱。十。萬。戶。之。富。遂。定。多。士。之。重。二。百。之

抱頭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至孝。吾子無及者。遂為休婚。一日。叔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歎歎。齊竟陵文宣王。子良。子雲。其武

內外特加恩恕。齊高帝第十一子鏡子，皇璽帝之兄，齊明帝元王追唐王子，以約繼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使加懷保。左右常以五色餅餉之，不肯食，曰：「頃侍嬪座。」晉扶風王數子少歲，持節都督荊涼等州，有孝行，母伏大妃，隨兄亮在宮，數嘗涕泣思慕，若聞有疾，如憂懼，不食，或時去宮定省。宋燕王元徽，太宗皇帝第八子，奉其母孝謹，母有疾，躬侍藥劑。晨旦盥潔焚香，以請命，食或不食。宋懷安懿王，性至孝，母楚國夫人感寒疾，方盛夏，猶屏處密室，絮繭為明，恐匠氏弗謹，八斤新絮，夫人用手撒而置之。周齊煬王暹，字毗賀突，文帝子也，所生達步于氏，嫡姊人也，見德三年，上冊為太妃，恩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妻姬於勳，寢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晝或東西，夜復每心驚，母公有疾，乃她處，公問：「果如所言？」岳鄒陽，忠烈王叔，字洪達，文帝第十子，有孝性，初鎮圓所生，費太妃，猶侍都，獲於部不樂，恆未之知，一夜忽夢，遣侍疾，及覺，憂懼，針灸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康，縱有目疾，外猶視，得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以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明，人謂精神所致。齊晉安王子懋，字雲高，武帝第七子，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酒危篤，侍婢行過有聲，並事以弗者，象曾以銅鑿盛水，清其室，欲死不妄，子也，沃浴禮，賜曰：「若使可姚，因

黑相繼。少時居母喪。哀痛。莊子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孝友同氣。從漢祿期少習焉。尚書事母至孝。星落化其仁。避黃巾賊。過期星門。相戒不犯。據先生舍。東觀漢記。鮑永字君長。上黨人。少有志操。事母至孝。妻常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樊儵字長魚。事母至孝。母常病癰。儵晝夜自操。不離左右。至為吮癰。晉書吳隱之。潯陽人。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投梭。不事非其果。傳石無儲。不取非其道。早丁父憂。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恒有雙鶴警呼。及祥練之外。復有群鴈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與太常韓康伯濟居。康伯母每聞隱之哭聲。輒省投繯。為之悲泣。

孝養其母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十二

五

何曾事母至孝。每坐母南面而上酒。傳言曰。昔稱曾閔。今有荀何。何
琦字萬倫。年十歲喪父。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嘗患甘鮮不饒。及為郡主簿。
獲母死。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實利微祿。私
展供養。一旦莞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清朝哉。於是不交
人事。公府辟命皆不就。年八十二卒。按紹事母至孝。和色柔聲。常若不
足。謹身節儉。朝夕孜孜。親執刀俎。非無使役。以他人不如己之至誠也。南
史劉琦。廣陽人。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至十二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
晝夜不絕聲。勤力以營葬事。服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居墓側
不遠。劉聖冲。字元光。舉孝行。事母尤淳至。身營炊粥。不以委人。北史皇
甫邈。字永贊。河東汾陰人。性純至。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喪。廬墓側。負土為
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而。饘成十二室。中間行通。可容百
人。但食粥。枕曲。指風沐雨。形容枯槁。家人不識。嘗共營墓之初。乃有鴟鵂
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邈者。經月乃去。遠近聞其孝。競以米麵遺
之。邈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狀。詔旌異之。樂運。字承業。
南陽人。廣十世孫。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聞。舉郡官。即王澄表之。次其
行事。為孝義傳。張文謂。河東人。遊太學。歸。罹國為業。事母以孝聞。唐書

王師範青州人。平盧節度使。王敬武之子。敬武死。自為留後。喜儒學。因得罪。母志之。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闢。又給事中李日知。事母至孝。時母年老。常疾病。日知哭泣數日。而贊發變白。尋加朝散大夫。其母未受命。神色而卒。將葬。發引。吏人負告身而至。日知於路上。叩時慟絕。久之乃蘇。左右皆哀慟。而莫能仰視。巡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聞得其孝悌之跡。便求其狀。日知辭讓不報。服闋。累遷黃門侍郎。李迥秀。字茂之。京兆涇陽人。為考功員外郎中。性至孝。其母微賤。妻崔氏常此捧婢。母聞之不樂。迥秀即持出。其妻或問曰。賢室。雖不避嫌。然過非七出。何遽如是。答曰。妻妾本以養親。今乃違顏色。妾教復留。竟出之。復所居堂產芝草。大如郡瑤。中宗以為孝感。旌大門閭。劉弘為荊州。秦伋教母疾困。誠至。守衛不移。以致持擄。數損命。可以訓臣子。吳風教。臣請教為歸鄉令。孝友同風。五代王鼎。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為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後即取杖。授婢僕。答於母前。宋史李玘。性篤孝。力耕以事母及母。疾卒。玘以至孝稱。蘇慶文。夏縣人。事父母以孝聞。母少寡。慶文懼其妻不能敬事。每戒妻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妻奉教。母得安其室終身。侯義楚。丘人。貧無產。儲田以事。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十三

六

母。母辛。義力自耕。葬。妻子困匱不給。田主曹氏哀憐之。資以銀糧云。悅生
隨抄李筠。性森暴。事母孝。每盛怒將殺人。母即自屏風後呼。筠疾趨母前
聽命。母曰。聞爾將殺人。可赦乎。為吾兒增福爾。筠遽命釋之。筠稍知書。頗
好調護。初名榮。後贈改名。或令名筠。筠曰。李筠李筠。玉帛云乎哉。聞者皆
笑。老學庵筆記。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
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多。或以憂喜稍過。盡
言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
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迨也。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
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將以遺老母。不以獻公也。況能捨
老母而興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華夢得避者錄曰。宋楚州徐積仲
車。貧甚。事母至孝。父早棄家。不知所終。乃盡力於母。既死。圖其像。日祭之。
飯食皆持瓦箸。舉進於像上。若食之者。像率淋漓雪污。孝友同風。徐積。楚
州山陽人。少孤。事母盡孝。年四十。不婚。不仕。怨異姓人不盡心於
母也。不仕者。怨一日去其親也。鄉人勉之就舉。遂偕母至京師。既登第。未
調官。而母亡。遂不復仕也。郭際。台州黃岩人。事母極恭順。如喪父。及娶
妻有子。移居母室。凡母之欲。必親奉之。居常不遇中食。飽飲酒。如常者三

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里異之轉運使表其狀
太宗親臨東門問其母米帛章預字簡之建安人父長時預尚幼自
刑負極問關數千里歸于大營事母至孝雖遭女齒未離嬰慕疾病晝
夜不解帶體無恙而進居喪終始不能離任至刑部郎中宋某
為廣東提舉事母至孝母病掛冠歸有碧林亭甘露降芝草生東坡易名
曰甘露亭松曰筠松云宋張問字昌言襄陽人少力學景祐初中進士
第事母孝嘗按刑河北每行郡縣必問獄正養事聞所平反其善形於
色初與神世衡善及持父喪世衡遣以汝州田十頃給不食宋張復字
元瑞開封人性至孝母病則忘食履帶冠帶升堂受訓育宋某復字
本陵入事母孝謹白首盡歡如欽州縣以母老乞歸極懇惻不聽既丁艱
僕行奉喪歸葬梓潼宋廖及字咸豐戎州人奉其母孝謹溫清定省能
用曲禮其親安焉及卒哭之哀曰諸子孫事我豈不夙夜亡者之能養不
可得已黃庭堅誌其墓以孝子稱之宋張仲友新淦州人父業醫方素
習而父死及成人遊世其業事母孝謹人呼為張孝子晨興盥櫛必至寢
間安否少不潔則憂見於色藥不先嘗不敢進冬溫夏清寒暄不怠其
必問所欲而後市不冠帶不侍每戒妻馮氏曰汝事姑猶吾事母乃可否

永樂集卷一萬八百十二

七

則不汝容馮以是供婦職不少懈鄉先生宋紀為作傳劉次莊書碑于縣
忠堂宋元祐間人也孝子傳晏教復字景初天性仁孝嘗其居官晨起必
問安而後出理事則親自饋膳而後敢退食夜則躬親溫清伺其寢
既定而後就寢休于私室每天陰雨必拱立母側恐其聞雷驚而驚或出
遇害必馳歸省問以慰母之心每遇疾病躬治藥餌通夕不解帶雖老
勤不衰所得俸祿盡以奉甘旨惟母之所欲而致之觀意承志不待言而
後行也金史孟興早喪父事母孝謹母沒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明昌
三年詔賜帑十疋粟二十石聖旨行故事丁蘭少喪母少長正去替乃
刻木為母日將飲食獻之將備用也至冬其妻不敬用針刺其身刺七下
友忽血出蘭歸遂致其妻故逐去也鄰有借物者木人不悅蘭却不與鄰
起故木人蘭性教之官免其罪以其為母教不罪溫州府志連世
瑜溫之樂清人孝母孝母死刻木奉養恭慕東漢書孔奮字君魚事母孝謹
雖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唐書許法慎滄州清池人甫
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法慎有憂色或以餅餽悅之飯不食遂以
進母後親喪常慮于墓有甘露嘉禾靈芝水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其
其間守書高悌廣陵人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歲饑饉菜蔬不餐每

致甘肥於母撫弟以友愛後以為參軍順任至十陽尹光祿大夫封建
昌伯金史劉煥傳煥字德文中山人宋末兵起煥中父之食煥為之
乾而食之自飲其清以饋母煥者供其母鄉里異之三國志吳志孫
權傳權妻妾布裙孫權歎其能守節勸御府為母作被及膳膳
友同風唐劉敬儒母病狂易非答探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敬儒日侍疾
體常流血怡然不為病母乃能下食五代張希崇事母孝朝暮必侍左右
微服乃退金史劉政汝州人性高孝母老愛明政每以古教母母能
母疾晝夜侍側衣不解帶封故肉啖之者再三母死負土起墳鄉鄰欲
其勞政謝之葬之日飛鳥哀鳴相集丘木間處於墓側者三年河渠便以
聞除太子李欽孫孝友同風宋李穆開封府陽武人舉進士文學操履為
太祖所知太宗朝穆參知政事穆至孝母病累年累者而長其
穆身自扶持起居能通其志或至通夕不寐未嘗有倦怠之容
遺母 左傳德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鄆遂其妻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
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謂其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厭於
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嘗舍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
美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爾我獨無爾有叔曰叔問何謂也公居之故

永樂集卷一萬八百十二

八

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國地及泉隨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
入而賦大隧之中其誰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子如初宣公二年初趙宣子曰於首山舍于晉宗見靈輒譏問其病曰
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曰宣公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公近焉請以遺之
使盡之而為之軍食與肉置諸案以與之既而晉靈公伏甲以攻宣
子與為公介倒戈以禦公使而免之問何故對曰晉靈公之賊人也
任負養母 南史馮道傳道字巨基廣平人也少孤家貧備嘗
艱苦子傳述道字巨基廣平人也少孤家貧備嘗艱苦子傳述道字巨基
半路亭卒每取月旦以供養鄉鄰助教知其賢與飲食論道餽錢並不受
東漢書江革字伯休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與母避難
備極險阻嘗採薪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
解氣應欲有足或動人者賊以是不忍殺之或仍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
於難歸鄉里革以母老不欲移徙行僅以供母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年
母歸鄉里革以母老不欲移徙行僅以供母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年
親車不用牛馬日足鄉里號曰江巨孝

解學養母

明上黨人

和州。因寓其後。司馬溫公。初居洛。伯紀未得見。邪雅以問光。光曰。雲卿。其父。父不當。未敢與見。邪曰。雲卿可謂孝矣。父死。貧不能以喪歸。奉其母居洛府。尹哀之。俾為國子監說書。月得俸七十以養。若為和州一行。則罷休數月。饑餓其母矣。其故如此。溫公慨然曰。光聽之誤矣。伯紀自此。遂得與溫公游。
給米養母 無以充養。遂不食肉。義孝惻其孝。給聖母日米二斛。錢一千。
與俸養母 宋歐陽公。集戶部侍郎。簡肅公。奉計利。其數。公取俸。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忘焉。
講學養母 宋史中。牧傳。牧。字子。終南。劉林谷之東。明。有奇。與母住。寓居京。家貧。城。其。以。為。養。雖。門。主。實。如。也。呂氏春秋。齊有北郭。郭者。結。果。相。當。草。蟻。履。履。以。養。母。猶。不。足。踵。門。見。其。子。曰。願。乞。所以。養。母。其。子。僕。進。曰。此。齊。國。之。賢。者。也。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其。子。分。金。粟。而。遺。之。辭。金。受。粟。
織履養母 長。市。人。少。清。遠。得。束。脩。以。養。母。母。亦。無。道。薄。滋味。
織蒲 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其。子。分。金。粟。而。遺。之。辭。金。受。粟。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十二

十三

鞋供母

釋氏格古。畧。尊。宿。名。通。明。江。南。陳。氏。後。也。幼。出。家。本。州。開元寺。持。戒。精。嚴。夢。通。三。藏。遊。方。契。旨。於。黃。檗。集。延。充。首。坐。眾。請。住。觀。音。院。諸。方。歸。慕。咸。以。事。宿。稱。復。歸。開。元。寺。居。職。蒲。鞋。以。供。母。故。又。有。陳。蒲。鞋。之。號。乾。符。四。年。召。門。人。曰。此。履。緣。思。吾。當。逝。矣。乃。跣。而。寂。靜。人。以。香。薪。焚。之。舍利。如。雨。
鬻繒養母 宋史李義傳有杭州仁和人李瓊以鬻繒為業

鬻薪養母

事母至孝夜宿十餘起省母母喜食時新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其真家貧常薪養母常通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奉養食飽或妻于嘗候母邑州里稱其孝六祖壇經六祖少及長家立貧刀鬻薪奉母一日過市遇閭閻金剛經至店無所往而生其心即開悟
賣筍養母 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象對曰。無食不甘。象將何居。母感其言。而安之也。
躬耕養母 持自立。家貧。母老。常躬耕稼以奉養。賦。無。字。德。仁。東。莞。管。人。晉。立。國。學。為。助。教。頃。之。去。官。以。父。母。老。家。貧。與。弟。俱。棄。人。事。躬。耕。自。食。約。已。奉。親。者。十。有。餘。年。北。史。雷。

陽之勝。是日見徐積先。積山陽人。為學志古。養母盡力。不置僕妾。年四十。不婚。不仕。食飲洗滌。力役之事。皆身為之。不婚。恐其姓不能盡心於母也。不仕。恐一日去其親也。久之。鄉人敦迫。使之就舉。及應貢入京師。以雙輪載母。躬自行推。當初車。行。道。之。人。不。能。辦。也。治。平。四。年。許。安。世。下。及。第。未。調。官。母。亡。遂。不。復。仕。窮。居。山。陽。衣。食。不。給。凡。市。買。楚。人。不。肯。受。其。五。積。亦。不。取。至。有。信。宿。不。合。者。淮。南。李。夢。宋。之。至。路。抵。通。判。楚。州。始。為。娶。妻。生。子。小。名。路。光。云。孝。友。同。風。宋。三。女。國。字。平。甫。性。為。孝。養。母。盡。力。三。年。卒。居。墓。側。出。血。和。墨。為。佛。經。甚。眾。州。上。其。行。義。云。
色養 清書程善。楚丘人。事親以孝。州郡稱命。昔國解不就。躬耕養母。色養。鄉。鄰。謂。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重。和。父。母。俱。終。東。坡。始。將。滅。性。處。於。墓。側。月。之。成。墳。或。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練。而已。家。有。一。鳥。大。隨。其。在。墓。若。昔。林。泉。處。大。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鶴。巢。其。廬。前。相。樹。每。入。其。廬。則。仰。無。所。驚。懼。大。業。中。司。隸。地。察。其。孝。感。推。授。孝。陽。令。孝。友。同。風。唐。崔。暉。為。侍。御。史。清。白。溫。恭。能。書。色。養。父。母。少。不。康。無。所。請。已。身。代。母。嘗。有。疾。溫。情。代。病。已。有。頃。疾。從。十。指。入。俄。而。偏。身。母。所。苦。遂。愈。
自爨養母 孝友同風。母祖。

母

史中微。字。世。機。魏。郡。人。父。早。卒。少。與。母。居。盡。力。孝。養。為。周。漢。村。後。周。書。判。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貞。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共。養。其。母。時。甘。旨。終。無。遺。乏。張。氏。行。錄。辛。亥。同。年。大。觀。遊。楊。氏。園。紫。極。宮。皆。山。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十二

十四

讀書養母

字。長。仁。清。河。人。家。貧。好。學。書。耕。夜。誦。後。書。以。養。父。母。
竭力養父 南史許昭先。義。興。人。父。母。皆。老。病。家。無。童。僕。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北。史。中。微。字。世。機。魏。郡。人。父。早。卒。少。與。母。居。盡。力。孝。養。為。周。漢。村。後。周。書。判。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貞。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共。養。其。母。時。甘。旨。終。無。遺。乏。張。氏。行。錄。辛。亥。同。年。大。觀。遊。楊。氏。園。紫。極。宮。皆。山。

補 66—570

畢士安傳士安出知乾州以母老

辭召養母

東漢書周盤汝南

願降任就養改益汝州田詩
學古文向書左氏傳詩書宗之居貧養母食薄不充嘗詣詩至汝墳之平
章慨然而嘆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和帝初拜謁者遷陽夏重合令後思
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數日毀滅形骸遂處于塚側教授門徒常十
人公府三辟盤詰友人曰吾親已沒矣從物何為遂不應書山濤字巨
源為侍中還尚書以母老解職帝以清濟無以共養詔持給日契謝
況字行思少事母至孝嘗考廉曾指內史何充引為參軍以母老去職
閑居養母不交人事耕種之暇所積墳典或房室子母王氏因疾失
時房由是不應辭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北史王瑒字叔明小字沙
彌如而孝謹徵書廣平王開府功曹瑒願養母史不受署考友同風唐劉
子翼貞號初召之辭以母老詔許終養江南巡察使李襲譽嘉其孝奏所
居為孝慈里唐書林攢泉州人貞元初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
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提甕作塚廬有白鳥來甘露降觀察
使李君初遣官賻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賜我耶俄而
瘞復集為亦同翔詔作二閣于母墓前又表其閭獨後時號閣下林家

永樂集卷一萬八百十二

十七

南史張當字景山為東連令太子段干弼張東連親貧須養所以棲連下
邑後為司徒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弼即去官從母還養有司糾舉不
武曰親過知仁不須索養也考友同風唐韋溫七歲口誦書數千言十一
舉兩經及第以拔萃高第入為監察御史以臺制苛嚴不可以省養不拜
侍親疾調治到二十年不弛帶宋譚譽熙寧中雖發遣京東路轉運
判官以母長壽無大君潘年百有三歲乞罷去以便養詔特賜冠服家
便差遣宋常昇母子年百有十歲昇以母老不能之官遂求致仕家素貧
歲饑無以養大弟神童奏給米俸神宗許之然神童字少述吳興人七
歲能文內行孤峻母無恙時屢舉進士不中及母病率國鳴咽自誓終身
不求仕劉放知揚州薦作曰居則孝弟仕則忠信足以輔俗扶世求之朝
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
也以為校書郎辭不受
退朝侍母
唐書崔彥昭字思文信安人
建門下侍郎彥昭雖宰相退
朝侍母膳與家人齒順
色柔聲在左右無違
印於其後雖未至
被喪哀痛過禮

給告侍母

楊內翰談元余諒為學士周祖
革命所下指令皆其詞也其得與

委印侍母

考友同風宋書修補建安人
任殿中丞知營林閭母疾委

諸之體以母病再求辭雖給長結賜其母永服綈帛茶藥贈錢百日滿令
本州月給錢三萬米五十石遂使存問俄拜禮部侍郎充學士今伏
侍母

安輿侍母

唐書趙隱傳隱宗諱日宴慈恩寺趙隱以安輿
侍母

夫人起居婦人以為榮後在考
昭張潘雷國皆有母遂理其禮

負販養母

宋史李萬超傳萬超
州太原人幼孤貧

負販以
養母

聚物遺母

考友同風宋王師錫安石之叔也少孤致孝
州凡族族飲食玩好之物皆可以恆其母而

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終不廢

解錢寄母

衡之西

安永壽卿有販子肩未將貨于市就路傍掘糞田水潤其米至東頭將登
船忽片雲起頭上雷電大作其人恐怖乃於腰間解錢一千附其同行隣
人語之曰我不合以穢水和米今天之怒必我也不可逃煩將此錢
歸與我母其以此意果白不終子養海無所及語訖天忽開雲遂獲免

錢養母

魏泰東軒筆錄范文正公在睢陽學有孫秀才者素遊
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獲通雅陽揭文正又贈十

永樂集卷一萬八百十二

十八

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秀才咸然動色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
則甘旨足矣文正知其素錢以養母謂孫生曰吾親子辭氣非乞零也二
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
能安於為學乎孫公再拜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捨晝夜行
履修謹文正甚愛之明年文正公去雅陽孫亦歸歸後十年因泰山山下有
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遠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索遊孫
秀才也文正歎曰貧之為累亦大矣僕因循索來
至老則雖人才如孫明復者猶將汨沒而不見也
蕭敏明字景濟南蘭陵人母病風積年沈卧敏明晝夜祈禱時天寒敏明
下淚為冰筋頭上叩頭出血亦成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出授之曰此藥夫
人病敏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母中唯
有三寸脂丹書為日月兩字母服之即愈
達令奉母
宋先帝元年王緒至漳州以道途艱少令軍中母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
唯王明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時王明兄弟三子王潮兄弟三
軍皆有法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養其母諸怒命斬其母
人從婦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養其母諸怒命斬其母

三子曰。胡等事母。如事將軍。既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為之泣。乃捨之。

二子爭養母

清波雜志

蘇東在相位。偶在告未出。有某氏先在兩家。各生一子。後二子入。便爭欲迎母歸。養。未知適何事。上朝廷。執政無所處。持以白京。京曰。此亦何難。第問其母。願歸何處。一官遂決之也。

孝事從母

新唐書。憲宣太子業傳。初。業母早終。從母贊妃。鞠之八年。迎賢妃外。

為友養母

言行龜鑑。陳公希亮。好施。為於思。為。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遊。學。年與子悅。同登第。

天賜鈔與賢母

山居新話。蘇以

道。江西人。為縣尹時。有一賣菜人。早往市中買菜。半途忽拾鈔一束。時天尚未明。遂藏身僻處。待曉視之。計一十五錠。內有五貫者。乃取一。張買肉。二貫者。三貫者。之。中。不復買菜。而歸。其母見無菜。乃叩之。曰。早於半途拾得此物。遂買肉而回。母怒曰。是欺我也。縱有遺失。不過一二張而已。豈有遺一束之理。得非盜乎。爾果拾得。可送還之。訓誨再三。其子不從。母曰。若不從。我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爾於何處拾得。當往元虞候之。伺有失主來尋。還之可也。又曰。吾家一世。未嘗有錢。買許多米肉。一時驟獲。必有福事。其子遂攜往其處。果有尋物者至。其賣菜者本村人。竟不語其鈔數。止云。失錢在此。付還與之。傍觀者皆令分賞。失主新之。乃曰。我失去三十錠。今尚欠其半。如何可賞。既稱鈔數相懸。爭鬧不已。遂聞之官。最尹覆問。拾得者其詞頗實。因詰其母。覆審之。亦同。乃令二人各具結罪文。狀失者實失去三十錠。賣菜者實拾得十五錠。最尹乃曰。如此則所拾之者。非是所失之鈔。此十五錠。乃天賜賢母。奉老。給付母子令去。有失者曰。爾所失三十錠。當在別處。可自尋之。因此出。聞者莫不善。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十二

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十三 六姥

母

擊賊救母

續後漢書。鮑出傳。出少游俠。尚氣節。與平中。三輔亂。數升。使其二兄初推。及其弟成。持歸為母作食。初等至家。數人賊數十。已掠其母。與比舍。越。其掌而去。初等怖恐。不敢進出。聞欲追。兄弟皆云。賊眾不可。進。出。怒曰。有母而使賊。其手。去。責。救之。用活何為。乃操臂結。相。獨追之。行數里。及賊。所賊四五人。賊夫復合圍出。出跳圍所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曰。欲得母爾。賊乃解。送出母。比舍。獨不解。望出求。出復所賊。賊曰。已還卿母。何還復爾。出指。曰。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南史。王寬。泰始初。為隨郡太守。逢四方友。父玄。謀在建。郡。元。意。郡。自。歸。以。母。在。西。為賊所執。請西行。遂。破。隨。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寬。形。以。上。孝。友。同。風。宋。曹。光。貴。字。顯。忠。雅。州。人。仕。偽。蜀。為。永。平。軍。管。內。捕。盜。遊。奕。使。王。全。斌。平。蜀。蜀。盜。起。有。夷。人。

突圍救母

孝友同風。宋曹光貴。字顯忠。雅州人。仕偽蜀。為永平軍管內捕盜遊奕使。王全斌平蜀。蜀盜起。有夷人。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十三

一

張無忠者。德光。資。其。使。黨。率。數。千。人。奄。至。環。光。資。所。居。鼓。譟。飛。矢。四。面。並。進。光。資。負。其。母。揮。戈。突。圍。而。出。賊。眾。驚。易。不。敢。近。舉。族。三。百。餘。口。賊。殺。之。又。發。其。父。墓。壞。其。棺。光。資。詣。金。城。壯。而。許。之。光。資。率。兵。前。導。克。城。果。得。無。忠。而。甘。心。焉。

質弟救母

孝友同風。晉桓

冲。字。幼。子。溫。諸。弟。中。最。淹。博。初。桑。亡。後。冲。昆。弟。並。少。家。貧。母。志。須。奉。以。解。無。由。得。之。溫。乃。以。冲。為。質。年。主。甚。富。言。不。敢。為。質。幸。為。養。質。德。即。買。德。即。冲。小。字。也。及。冲。為。江。州。刺。史。出。射。羊。主。於。堂。邊。看。冲。藏。之。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

殺虎救母

江。南。餘。興。保。大。中。太

平。府。縣。氏。女。年。十。三。母。為。虎。攫。去。女。後。持。刀。跪。登。虎。背。以。手。繫。拖。定。連。刺。其。頭。虎。奮。躍。不。脫。遂。死。女。乃。還。家。告。人。共。收。屍。逐。虎。

救母

周。經。章。頃。妻。程。氏。與。二。女。入。山。採。桑。程。為。暴。虎。嚙。害。去。二。女。完。呼。與。虎。爭。力。虎。乃。捨。之。程。由。是。獲。全。時。刺。史。劉。贊。嘉。之。給。湯。藥。

求藥救母

南。史。解。叔。謙。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叩。名。孝。文。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乃。愈。即。訪。醫。無。識。者。訪。至。宜。都。遂。見。山。中。有。一。老。伐。木。胡。何。所。用。答。曰。此。丁。公。藤。藤。風。尤。強。叔。謙。即。伏。地。流。涕。具。言。求。意。慨。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清。

獨戶稅。改。新。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乃。愈。即。訪。醫。無。識。者。訪。至。宜。都。遂。見。山。中。有。一。老。伐。木。胡。何。所。用。答。曰。此。丁。公。藤。藤。風。尤。強。叔。謙。即。伏。地。流。涕。具。言。求。意。慨。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清。

酒法。叔撫受之。願視不。投江救母。唐書沈季珍。洪州人。少孤。事

母。法為酒。母病即愈。母李。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法。季珍曰。吾法。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

溺死。季珍號哭。扶江中。少頃。母浮出水上。皆謂神方。具禮祭而葬之。孝友同風。唐王傳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中。及砂浦口。暴風。母弱

死。傳武自投于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沈若。獲二屍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宋史蘇頌。知婺州日。其母魏夫人。方來

招為刺史。赴水救母。舟而宋任所。公往迎。遇溺。洪州。洪不暴。遇舟橫。欲覆。公哀號。不懼水漲。赴水救之。未及。舟忽自正。及夫

人甫出。抵岸。舟乃覆。信知孝誠所感。神物護持。遂能如此。舟沉救母。太平廣記。江陵有郭七郎者。資產甚殷。乃輸數百萬於衛尉寺。門。以

生婦訪其骨肉。獨母與一二奴婢。處于茅屋之下。以細針為業。乃備舟與母同。赴秋。入湘江。次永州。江有佛寺。名兜率。是夜。結縵於大榕樹下。忽

大風雨。波翻岸崩。樹卧枕舟。舟遂沉。生與一船工。獲母登岸。獲免。母驚悸得疾。數日而殞。生往告零陵州牧。牧為安葬。復贈遺之。別臂

肉救母。宋史張伯威傳。伯威。紹興元年。武舉進士。調神泉尉。大母年九十八。不忍之官。黃得血痢疾。伯威割左臂肉。食之

遂愈。母楊。因姑疾。為。而戚。伯威復割臂肉。作粥。以進。其疾亦愈。知大安軍。雅植。即伯威所居。立純孝坊。事聞。詔伯威與并。割股

救母。蘇曼志。不知所為。持一錢。詣佛堂。祝曰。吾母病甚。吾將割股以療。救母此錢以下。得吉。遂吹然持刀。以割左股。不數。得自。之於大

膚。而國類。真。之狀。與母言。勸別。換藥。戒曰。盡服此。可愈。母接服之。經宿。有。瘡。符。所。願。益。喜。家人見其坐。稍。偏。怪。問其故。猶不肯。說。迫之。再

三。乃具以實告。皆大驚。亟求善藥。其瘡。已先中風。浸。浸。得。改。四。體。滿方調治。竟不差。危困之際。語家人云。吾取吾肉。以救母。固已不憂。吾身。母

幸。緣此。以安。死。亦何恨。但念父母俱老。不能終養。以此遺恨耳。泣數行下。遂絕。南城王補之。為作傳曰。蘇兒之心。尤可悲也。方其。奮。勇。之。時。豈

不知。肌肉之。有。不。忍。之。至。痛。為。至。難。也。以。謂。吾。不。如。是。不。能。盡。其。孝。故以始。年。之。年。最。弱。之。身。怡。然。甘。之。而。忘。其。所。以。難。其。可。悲。至。矣。清。明。集。補

官。中。江。廣。忠。孝。莊。娘。二。五。十。四。歲。病。患。日。久。有。親。君。江。應。於。四。月。十。八。日。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十三

三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十三

三

割股救母療病。今已痊癒。余。應。微。星。江。應。割。股。以。療。其。母。可。謂。小。人。之。有

孝。者。也。理。宜。旌。獎。欲。照。格。贈。贈。折。幾。會。五。貢。米。五。斗。酒。一。瓶。貼。廟。獎。上

當。廳。請。領。奉。判。割。股。雖。非。孝。道。之。正。然。指。難。以。救。母。一。念。之。孝。誠。足。以。勵

薄。俗。揭。實。外。本。州。凡。軍。人。死。亡。當。廳。陳。乞。隨。即。相。視。填。刺。此。外。斷。難。增。額

收。捕。有。江。應。之。孝。於。其。親。有。司。當。思。所。以。增。其。食。而。終。其。養。如。願。入。軍。籍

仰。具。狀。前。來。當。破。例。特。與。收。刺。近。聞。松。牒。母。訴。其。子。子。傷。其。母。者。每。切。大

急。今。旌。其。一。以。表。其。餘。因。者。當。知。所。勸。宋。史。仙。井。並。氏。樊。諱。母。趙。病。到。股

以。療。母。五。月。思。禮。泣。立。於。木。下。得。實。以。紹。紹。福。崇。州。教。授。金。史。王。實。寧。海

州。文。登。縣。人。母。患。風。疾。到。股。肉。難。飲。食。中。疾。遂。愈。母。沒。哀。泣。過。禮。日。生。醫

服。除。目。不。療。而。愈。皆。以。為。孝。感。所。致。特。賜。同。進。士。出。身。紹。高。書。省。職。注。職

任。溫。進。軍。書。轉。補。西。北。路。宋。葛。糾。斯。澤。猛。女。人。年。十。五。居。父。喪。不。飲。酒

肉。廬。于。墓。側。母。疾。到。股。肉。療。之。疾。愈。紹。以。為。獲。浙。溫。州。府。志。楊。成。姐。永。嘉

人。母。王。氏。疾。馬。成。姐。焚。香。割。股。肉。作。糜。飼。之。其。疾。遂。愈。國。朝。清。江。貝。廷

臣。基。松。陽。鄭。侯。執。事。母。劉。氏。最。愛。劉。一。日。疾。業。快。耕。割。股。康。而。進。既。疾。尋

已。人。皆。稱。其。孝。燒。指。救。母。馬。明。雙。寶。寶。錄。宋。張。楚。母。疾。命。在。膚。癢。更。祈

稱。其。孝。燒。指。救。母。馬。明。雙。寶。寶。錄。宋。張。楚。母。疾。命。在。膚。癢。更。祈

門曰。孝行。篤孝奉母。國朝清江貝廷臣集通孝子宗一海鹽

張氏之問。篤孝奉母。招明里人。妻夫父獨與母居。元至正十六

年春。吳陵張士誠。據。自。白。茅。渡。江。遂。陷。姑。蘇。略。地。至。海。上。宗。一。負。母。逃

卒。與。寇。遇。欲。殺。之。即。以。身。蔽。母。中。數。鎗。乃。舍。而。退。既。返。益。困。以。饋。給。母。食

母。卒。六。年。不。見。年。暮。苦。服。藥。盡。倉。不。變。居。憂。與。人。語。輒。泣。下

有。燕。巢。其。室。東。西。相。向。及。葬。母。燕。去。不。復。至。人。皆。以。為。異。云。菹。汁。救

母。元。史。郝。經。傳。金。末。父。思。溫。辟。地。河。南。之。壽。山。河。南。亂。居。氏。隱。客。中。亂

即。病。時。經。九。誦。經。救。母。於。死。乃。得。免。一。子。宜。敬。年。六。歲。嘗。治。解

事。不。忍。母。困。苦。苦。於。老。人。問。何。術。可。脫。此。厄。老。人。云。唯。道。家。九。天。生。神。寧

釋。教。佛。頂。心。陀。羅。尼。為。上。即。求。二。經。從。一。史。道。者。學。持。誦。三。日。忽。能。暗。憶

於。是。每。以。清。旦。各。誦。十。遍。焚。香。仰。天。翰。寫。誠。懇。凡。越。兩。歲。紹。興。元。年。故。有

由是以醫術知名仕齊為襄州刺史。情書許智。藏當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私逃省母 考友

宋韓琦傳。韓琦有私逃數日。而負其母以至者。軍中執之以見公。按法當死。卒曰。母老且病。近在數舍間。常恐不復見。誠知擅去當誅。得一見。死無恨。公州。通兵負母 宋史王翊傳。有胡天啓者。重慶進士也。北兵

願以身代。兵不聽。卒殺之。天啓與其妻呼天大罵。大將奇天啓。竊駕。竊欲活之。謂曰。汝從我。當共富貴。天啓愈奮罵。於是夫婦同死。竊駕

省母 春秋傳。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而質之曰

方裁。為母之故。告歸省母 南唐書。儒者傳。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沈彬因獻所習。烈祖善之。禪代之

後。制度革創。無取士之科。會有事于南都。彬著聲望。謝數于宣廣陳前古。得失之上。署諸衛巡官。元宗與孝王景。遂貽書交聘。置之門下。賜予頗優

告歸省母。以所得金。私歸省母 考友同風。楊德。字大年。建州浦城人。大中祥符間。居輸苑。以母

在陽翟別墅有疾。遂留請假。歸子與史。適然中夕奔去。先一日上聞德母病。以湯藥銀幣賜之。使者及門。而已去矣。朝謝。然以為不可。上憐其老。終優容之。上除秘書少

監分司。仍許只在陽翟。表求省母 符八年。秋七月。甲寅。涇原路駐泊都鈐轄。知渭州曹瑋。表求省母。詔許之。可

乃賜告省親。諭之曰。卿母老。欲省。故特假五十日。馳驛以往。復至。可為一月留也。還。謂上。問卿母健否。其妻數言。利別幾年矣。清臣對曰

臣母年八十三。別十年。頗強健。上曰。行。不來。此日。之於家。務。故。不欲離耳。上曰。老人。如是。所謂。上氣既衰。或之左。得也。負擔

尋母 南史。虞道慈。潁川鄆陵人。晉司馬水之玄孫也。有孝行。少壯。為廣州。按察府。佐至南。而夫父州。尚遠。乃自負。擔。得。自。達。及至。父

州。尋求。雖。終。年。日夜。悲。泣。當。入。村。日。暮。雨。歇。乃。寄。止。一。家。且。有。一。姬。負。薪。外。還。而。道。慈。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行哭尋母 考友同風。梁。殷

於。是。拜。伏。號。泣。遂。近。赴。之。莫。不。流。淚。行哭尋母 考友同風。梁。殷

郡長平人性孝。居父憂。過禮。梁元帝立。以不害為中書郎。無廷尉卿。魏平

江陵失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母。不。暫。輟。過

見。元。人。滿。中。即。投。身。撲。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屍。還。屍

而哭。每。氣。絕。行。路。皆。為。流。涕。即。江。陵。權。頭。與。王。康。康。信。俱。入。吏。安。自。是

蔬。食。布。衣。指。指。骨。立。見。冒難尋母 燕書。周存。字。通。名。上。谷。俱。陽

者。莫。不。哀。卒。年。八。十。五。時。所。在。分。崩。州。郡。隔。異。存。冒。難。尋。母。自。河。以。北。無。不。周。通。存。亡。無。聞。後。傳

在。呂。黎。而。存。已。廢。敗。大。呂。黎。土。地。燕。之。所。統。存。徑。投。高。祖。客。之。為。置。酒。於

生。問。存。君。失。母。未。幾。年。相。見。當。幾。否。高。祖。言。音。未。止。存。涕。泗。覆。面。卒。等。而

對。辭。甚。悲。酸。舉。坐。莫。不。悅。高。祖。亦。為。之。動。容。由。是。意。過。倍。加。存。侍。奉。不

得。甘。問。將。辭。歸。高。祖。意。欲。留。之。而。未。顯。也。存。覺。微。旨。陳。謝。曰。藉。政。刑。刺。刺

客。之。流。意。氣。之。顯。甘。死。奉。轉。今。明。公。無。求。於。微。用。而。見。接。以。國。士。應。終。身

奉。給。以。答。厚。恩。然。老。母。未。嘗。自。亡。弟。小。無。所。依。倚。寢。食。未。敢。廢。心。昔

徐。庶。指。方。寸。以。矢。辭。今。存。披。肝。以。表。情。願。明。公。恕。之。高。祖。矜。而。聽。去。祈

天尋母 宋史。考。義。傳。彭。瑜。忠。孝。聞。失。其。母。瑜。朝。夕。焚。香。祈。天。願。知

母。所。在。如。是。十。餘。年。俄。有。人。言。母。為。大。和。倪。氏。之。婢。偷。入

市。首。飾。道。其。門。主。母。出。瑜。操。餅。音。與。語。拜。曰。聞。母。在。焉。假。是。以。未。遂。倪。氏。卒。迎。母。歸。養。

棄官尋母 王性之。河中人。極。孝。學。士。孫。之。孫。也。其。庶。母。王。氏。既。生。理。而。出。外。瑄。事。嫡。母。任

氏。三。十。年。不。懈。母。死。尋。訪。王。氏。不。能。得。遂。棄。官。布。衣。蔬。食。既。足。走。天。下。訪

之。莫。知。其。生。死。數。年。而。瑄。志。益。堅。誓。不。見。母。不。復。為。人。會。歲。除。日。行。決。汝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十三

五

鄭褒念母

古今事通 鄭褒 惠安人。好古文。名於時。會罷進士。...

能販去一字。是歲閏在孟秋。前一月暑甚。留侯秋行。曰。...

傾財贖母

三國志 魏志 孫卿 孫卿 孫卿 孫卿 孫卿 孫卿...

儀迎母

晉書 陶侃傳 侃為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備儀迎母官舍。...

永樂泰卷一萬八百三十三

十

間道取母

宋史 李昊傳 昊自言唐相仲之。後父為客。官從事。生昊於蘭中。...

亡兒迎父母

宋史 李昊傳 昊自言唐相仲之。後父為客。官從事。生昊於蘭中。...

非復生人。父母聞之。悲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鄉。...

母 孝友同風 宋史 吳若水 江南人。舉進士。不第。指闕言。有策可取。...

登第迎母 宋史 劉洪 徐州彭城人。少歲。母更嫁。營卒。既登...

郎中。知廣州。以母老求內使。遂從徐州。喜曰。昔布...

蘇仙辭母

廣記 蘇仙公 按神仙傳。仙公漢文帝時得道。後數歲。仙公乃瀛州門庭。...

絕裾辭母

言之所須。當至。言畢。即出門。身入雲而去。...

遣人辭母

辭讓 其母在氏園止之。竭絕而去。其後母亡。...

發憤辭母

孝友同風 宋史 魏仁浦 子道濟。衡郡汲縣人。幼...

永樂泰卷一萬八百三十三

十一

貸於人以營衣。為子得安乎。因發憤辭母之...

孟孫哭母

凡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

蘇仙哭母

五子哀母

其妻誰不從。妻上通。莫不流涕。人人抗腕。欲却留之。...

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是無誰也。今...

衛哀哭母

與韓康伯鄰居。隱之事母孝謹。及執喪。哀毀過禮。康伯母段氏。聞隱之哭。...

三年得馬八匹。與相至塚。負土成墳。范隆傳。范隆屬門人。隆在享十五
月。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恫行路。南史。海虞令何子平。母
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痛大。明末。求士微。繼以師旅。八年
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祖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
合為粥。不進。蓋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其理。子平不肯曰。
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
營家墳。孝友同風。齊始興王。王。字宣徽。高帝第十子。年八歲。喪所生母。
號哭過人。數日中。便致骨立。齊文獻王。開之。撫其首。嗚咽。謂高帝曰。此
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高帝亦悲不自勝。梁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
維摩。武帝長子也。三歲受學。經綸。性仁孝。普通七年十一月。母丁。青孀
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
入。每哭。輒慟絕。武帝赦中書舍人。顧。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
此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教。乃進數合。自
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赦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
餘病。汝為汝如此。胃中亦填塞成疾。汝應強加軒。康泰教勸。過終。終日
止一盞。不嘗菜羹之味。休素。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三十三

十二

莫不下泣。梁義安王。大昕。字仁則。簡文第十八子。年四歲。母陳氏。
人卒。便衣毀。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因為之傷。馬明。雙。寶。寶。錄。唐裴敬。葬
曾祖子通。唐母。喪。哭。母。喪。明。孝。子。傳。程。曾。子。孝。孫。桂。陽。人。年。七。歲。
母。喪。哀。號。哭。泣。不。異。常。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去。
不哀。淮。南。鴻。烈。解。說。山。訓。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
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注。江。淮。謂。母。為。社。杜。預。雜

不哀

家。謂。公。為。何。社。之。社。也。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
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捧。癰。哭。母。南。史
扶。風。人。有。至。行。母。患。乳。癰。諸。醫。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哭
悲。泣。母。即。寬。小。愈。因。此。漸。瘳。時。人。以。其。有。真。感。位。至。屯。騎。校。尉。哭。母

捧癰哭母

康祚

腸斷

顏。氏。家。訓。張。建。女。三。歲。喪。母。置。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濕
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涕。泣。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
泣。漬。精。神。傷。泣。不。能。飲。食。將。以。問。諸。孫。孫。云。捫。痕。哭。母。宋。江。少
女。腸。斷。矣。因。耳。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情。之。捫。痕。哭。母。宋。江。少

捫痕哭母

宋江少

在。翰。少。時。不。惜。小。節。類。愛。飛。鳥。走。狗。太。夫。人。性。嚴。常。不。勝。怒。舉
杆。鉞。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捫。其。痕。哭。歸。魯

葬母

孟子公孫丑篇。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高。亮。虞。路。問曰。
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教臣事。故。虞不敢請。今願藉有請也。
木。若。以。美。然。孟子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稱。稱。之。自。天。子。達。於。庶
人。非。直。為。親。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
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上。化。化。者。無。使。韓。信。葬

母

史。記。淮。陰。侯。傳。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
時。其。志。與。余。美。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故。地。令。其。旁。可。置。為
家。全。親。其。負。土。葬。母。東。漢。書。祭。彤。字。叔。河。人。元。連。其。母。負。土。起。墳
母。塚。良。然。彤。早。孤。以。至。孝。稱。過。天。下。亂。野。無。煙。火。而
獨。在。塚。側。每。感。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及。過。卒。無。子。帝。傷。之
以。彤。為。任。卿。後。金。近。連。墳。墓。四。時。奉。祀。之。晉。書。山。濤。河。內。人。早。孤。居。貧。有
器。量。年。四。十。始。為。縣。主。簿。功。曹。後。除。議。郎。居。母。喪。負。土。成。墳。手。植。松。柏。後
拜。司。徒。貞。慎。儉。約。待。無。嫌。去。祿。賜。休。秩。數。之。親。故。太。康。四。年。卒。清。書。劉。士
雋。彭。城。人。性。至。孝。丁。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孤。狸。到。授。為。之
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唐。書。李。乾。祐。母。卒。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帝。遣。使

負土葬母

就。市。表。其。門。閭。仁。軌。和。校。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
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當。一。之。制。意。解。由。是。免。死。連。傳。御。史
焦。懷。肅。母。病。每。嘗。其。味。若。味。美。輒。悲。號。幾。絕。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負
土。成。墳。廬。守。日。一。食。然。後。復。起。繼。母。沒。亦。如。之。程。表。師。宋。州。人。母。病。十
旬。不。離。床。無。不。嘗。不。進。母。終。因。負。土。築。墳。號。哭。人。不。復。識。嘗。有。白。狼。黃。蛇
馴。墓。左。每。哭。輒。為。鳥。翔。考。友。同。風。宋。徐。承。桂。萊。州。掖。縣。人。善。解。俗。里。人
常。為。贊。皇。令。歸。葬。父。母。率。兄。弟。負。土。成。墳。園。中。瓜。合。蒂。木
連。理。州。白。其。狀。建。隆。四。年。詔。改。崇。善。鄉。為。義。感。里。為。和。順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三十三

十三

母

續。後。漢。書。曹。休。傳。休。丁。母。喪。哀。毀。過。數。至。使。侍。中。李。衣。服。賜。以。酒。肉
使。歸。家。治。喪。至。自。寬。慰。之。後。以。征。伐
唐。有。功。連。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發。墓。葬。母。南。史。宋。宗。室。傳
謝。安。墓。賣。身。葬。母。南。史。宋。文。濟。字。敬。遠。吳。興。人。自。貢
葬。母。唐。書。安。金。藏。京。兆。人。母。喪。葬。南。關。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
燥。泉。忽。湧。流。虛。之。側。李。冬。有。華。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

發墓葬母

南史宋宗室傳

葬母

謝。安。墓。賣。身。葬。母。南。史。宋。文。濟。字。敬。遠。吳。興。人。自。貢
葬。母。唐。書。安。金。藏。京。兆。人。母。喪。葬。南。關。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
燥。泉。忽。湧。流。虛。之。側。李。冬。有。華。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

賣身葬母

南史宋文濟字敬遠吳興人自貢

葬母

唐書安金藏京兆人母喪葬南關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

補 66—579

慶汝汝自今以後年八
十位。班台司。後皆如母言。**目連訪母** 孟蘭盆日。連比丘。見亡母

未食。化成灰炭。目連大呼。白佛。佛言。汝母罪重。當須十方大德。佛勸眾僧。皆為施主。現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後日連母。得脫餓鬼之苦。類說。張祐。憶板詩曰。驚驚細帶拋何處。孔雀彩扇何誰。白樂天呼為。問頭詩。祐曰。明公亦有目連變。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連訪母耶。**設幕見亡母** 張紳正。括異志。清郎中。維宗。清河人。以明經發第。本云。金第有吏。天聖中。自國子博士。通判乾寧軍。其母亡已十餘載。一日於堂前。呼家人令召其子。容狀衣服。宛如平昔。潘再拜號哭。母急止之曰。可於堂西偏。隔以常幕。前下一簾。中安二榻。吾將與伴我者。二婦人。息焉。既而語云。吾死亦無大過。陰官但致我一室中。不令他適。汝既升朝。封我為縣太君。陰官乃縱我出入。汝前歲知導江縣。我嘗至彼相視。以水晶柱等。倒植扉後。吾亦未有生期。恐久涸汝。聊以為識也。今我往生冀州北門內街西磨房。某人也。婦處為女。因得來此。家人日夕具飯食。惟聞口著聲。視之如故。留月餘。告去。舉家送之郊外。空中有哭泣聲。久而不聞。潘既受代。通出信都。詢

之皆如所說。潘後常以縗帛遺其家。潘之子士龍。今為正郎。胡誦者。每行錄。亦記潘大人之事。天章閣待制。平昔王公質之。謫守海陵也。郡之監軍。治宇之西偏。有射堂。堂之前。藝蔬為圃。一日晨興。治圃。卒起。灌畦。見一老嫗。立射堂中。氣貌甚暇。卒驚訊之。嫗曰。我乃監軍之母也。汝亟白我在此。卒曰。監軍不聞有母。嫗何妄也。嫗曰。第告無多語。卒入白。監軍遽出視之。姿狀音息。真母也。而語言。表則。監軍號慟。家人以下皆往拜侍。母急曰。以暮。蒙射堂之軒。使不外臨。既而詢其所從來。母曰。冥中有一事。應未受生。與兄伏穿者。皆給微五日。我獨汝念。是以未耳。監軍遽請告。且白平昔公。平昔公。朝服往拜。而以常所疑鬼神事質之。皆不對。曰。幽冥事泄。其罰甚重。無以應公命。平昔又問。世傳有閻羅王者。果有否。復推尸之。曰。國有。然為之者。亦近世之大臣也。請其姓名。則曰。不敢宣于口。公乃遍索家藏。自建隆以來。軍輔畫像。以示之。其間獨指寇萊公曰。斯人走也。復問。其間所尚。與所惡事。答曰。人有不殘害物性者。冥間崇之。而陰謀殺人。其責最重。如是。留五日。遂去。或云。平昔由此。不復肉。食平昔當為之祀。其子復以示親。**蔣保見亡母** 夷望志。鄉人馬叔靜之僕。蔣保。嘗夜歸。逢一白衣人。偕行。至水濱。遂同浴。保已

解衣將入水。忽聞有呼其姓名者。聲甚遠。稍近聽之。乃亡母也。大聲疾言曰。同行者。非好人。切不可與浴。已而母至。即負保急涉水至岸。值一民。乃鄰於竹間。居人聞外有響。出視之。獨見保在。其母及白衣皆去矣。叔靜弟金說。**禱神見亡母** 樂善

居舍人王龜從。在祿員時。已失其母。每以為念。同益修上清太平宮。朝夕得。本朝聖真。居香火。一日。黃沐拜禱曰。龜從不幸。少失所恃。未嘗已託生否。願得一見。作福報之。必君沉吟良久。曰。汝母積善。見樂安司。未有超脫之期。投之難濟。若見石當有福。龜從夫告不已。真君乃命多之。良久。陰風寒峭。重霧晦冥。忽煙焰中。有十數鬼卒。抬一婦人。五木械。鐵索纏頭。有紫衣人。執大金鞭。從後押之。此龜從母也。龜從視之。果母也。方相句大樹。未及數語。不覺已失母所在矣。嗚呼。以龜從奉事之久。慈福之勤。欲作福報母。而真君尚以為難。但得一見而已。是知陰司嚴密。大非人間所可以計日得出之比。**孔墳見亡母** 樂善錄。孔墳。任宜貢令。丁母憂。既得全葬。終居。始歸。焚黃。既歸。親視相親。無虛日。一日天雨。梅寒。群兒戲。後園。見一老兒。以巾掛于肩前。曰。我墳母也。墳今何在。群兒奔告。墳與婦對

氏。忽遺母不許近。且大言曰。汝不孝。棄我墳塋。去二年。盜發塚取物。且折吾臂。今十八年始歸。為子固如何耶。初以盜。不安其所。遂附長女。歲時受享。饒一年。以劉氏訟事。赴泰山獄取證。陰府具如人間。連官所加。金碧飾麗。而獄吏峻嚴。森然。不類人間。所重者陰德。業報。遂置無問之獄。此皆世人平日。指為無罪。而妄為之者。在陰司其獲罪之重。乃如此。況有甚於此者乎。夫人人生百年。凡三萬六千日。四十三萬二千時。三百六十萬刻。夫一持之內。一刻之間。心之所存。身之所踐。有無量無邊。若一切謂為無罪。則一切無非罪矣。如此刻累。時積日增。月加。所生之罪。所結之怨。所負之債。何止九百二十億六百萬數之多乎。第其終日汨汨。不能以少分工夫。細自點檢。所以罪積不覺。如塵如沙。致身後受報之酷。亦非一日得脫也。今之建齋設醮。而護為世俗之所謂。復復者。是果可以拔其親乎。愚知其亦當獲獲也。**夜行見老母** 崔鴻慶。無賴。趙格字子武。汝郡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隣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生。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與之。玄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忽忘玄度也。**哀號**

感亡母

胡安定先生言行錄潘繼宗少事母至孝母患瘧疾年暮號不捨晝夜想見母面長日恍惚居則與妻子飲食忽聞母聲從空而下繼宗驚起設席請母母依牀別家終歲今於地府得假而歸喜與故舊相會飲膳如故時聞琴瑟之聲或聞語笑曰家人小字一無失司餘告繼宗曰我於他處受生矣言訖閉聲繼宗而亡

純孝感父母

孝子傅漢輝包汝南人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傅包分家之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打不得已處於舍外旦入而酒掃父怒逐之乃處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憐而遂之復服衣過哀既而弟求分財異居已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曰慮取其養賴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德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

生不識父母

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販獲賕給

獲罪不告母

錄宋淳祐元年浙王生被論以母夫人年事老幼言易食母曰我已知之汝父昔以忤時相去國今汝又如此吾方以為喜汝復何憂聖乃忠簡公王介之子號

娼女不認母

永樂泰卷一萬八百三十三

夫聖父東州娼女馮氏年十四歲安親出於娼流且善歌舞本謝氏女也去母詣鄭陳狀云賣此女時才五歲立奉以七年為限今逾約二年矣乞取歸養老先使以良家子終身風塵中郡守張定更呼問曰汝離家時尚小能認母乎曰能認於是引謝氏至前示之擇首曰非也張到所訴云既非其母難以強取免勘虛妄謝氏恨泣涕而出奸還馮店才入門忽迷不識路娼詢其所以曰眼前冥冥莫莫如人把手送我更不能曉解至房便覺內懷告

所以曰眼前冥冥莫莫如人把手送我更不能曉解至房便覺內懷告于郡以疾求假張不知信之因會客命如常日星夜索然如廢與之酒亦不知盡所在猶以為詐曰汝且歸只從當中去奸過杜信足迷墮砌下始驗其被疾除除藉遂竟失明

驗其被疾除除藉遂竟失明

風喪其母

其母家次臨終哀無五至猶未敢者

念母

即馳至問母曰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主極吝臂以呼汝又客主

寤生驚母

莊公及叔叔莊公寤生驚妻

輦母

左傳莊公十二年南宮長萬奔陳以輦車輦其母注輦車非其

心亂失母

兵與石貽南宮州及曹孫入州州昭烈而行

生不識母

風俗通九江太守武陵陳威生不識母

三歲失母

三歲失母哭盡哀見者傷之

子名其母

戰國策魏安釐王時秦敗魏魏王且入朝於秦周所

責子拜母

東漢書仇覽為諸子長人有陳元者獨與

土室拜母

孝友同風後漢袁安子夏有弟

土室拜母

身脩節延素末事作問散髮絕世欲投

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遊。乃築土室。四圍於處。不為戶。自幼納飲食而已。但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恩。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門。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母沒。不為制服。設位。或以為狂生。

潛身十八年。年五十七。卒於土室。

升堂拜母

續後漢書張昭傳。孫策定江東。

以昭為長史參軍。中郎將升堂拜母。侍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其書周瑜傳。孫堅與義兵討董卓。使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相友。瑜推

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晉書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上代表居。周門雍州刺史。大符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母。時以為榮。

資治通鑑後梁太祖。開平二年。晉王存勗。德茂承業。以兄事之。每至其第。升堂拜母。賜道甚厚。南史王鎮惡傳。鎮惡破虎牢。及相谷。進次池。造

故人李方家。鎮惡升堂見母。三國志顧雍傳。孫權厚加酬勞。即授方池令。

親拜其母

晉書太守。不之郡。以雍為太守。討除寇賊。累遷太理奉常。領南書舍。封陽遂鄉侯。武四

年。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馬。五代史劉鄩傳。鄩客州安丘人。素好兵書。有機略。為行軍司馬。數

破兗州。使節度使周家屬外弟。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十三

二十

昭宗于鳳翔。引兵東還。遣朱友軍攻王師範。從周攻郭。郭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曰。各為其主。汝可察

之。從周為之。胡人拜母。太平廣記玄宗愛幸安祿山。呼為子。祿山

胡人拜母

每拜楊妃。而不拜玄宗。帝問曰。此胡不拜之。祿山曰。我而拜妃子。何意也。祿山云。臣

胡家。即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僧道拜父母。唐會要開元二

僧道拜父母

年。閏三月三日。初自今已後。道士女冠。僧尼等。並令拜父母。至於喪紀。親重。及尋常禮數。

一準常儀。唐能正北。蘭華。用胡典。大胡律。僧道拜父母。尼僧。尼道士。女

尼。並令拜父母。余祀祖先。及祇等。弟皆與常人同。建者。杖一百。還俗。僧道發還。還充軍。

拜義父母

神陽人。記五代唐莊宗。嘗令劉后拜齊王。後金義。與其夫人儲氏。為義母。親造

其弟。齊王避不敢見。劉后歸奏之。且言。少失父母。願拜齊王。并儲氏為義

父母。莊宗許之。齊王累表辭讓。不得已而受之。因夢拜母。三

因夢拜母

國論黃山谷。來車運中。夢至一家。供食。食。山谷生。夢。歎。前。進。中。里。乃

聞哭聲。出。車。見。姥。正。所。夢。家。姥。曰。吾。女。生。前。嘗。誦。法。華。今。展。亡。忌。卿。表。情

愛。詢。女。亡。日。正。與。山。谷。生。年。時。同。即。拜。為。母。及。發。女。墳。見。已。女。子。木。根。貫。腦。因。而。去。之。山。谷。平。日。所。患。頭。疼。自。此。而。愈。留。櫃。付

母。世。遠。新。說。蘇。軾。將。飛。昇。母。曰。令。侍。爾。也。爾。去。吾。何。依。仙。曰。兒。今。難。去。母。之。動。息。皆。可。知。也。乃。留。櫃。付。母。封。給。甚。固。曰。願。母。不。拆。若。有。所。需。

告。之。如。所。言。也。後。母。凡。有。乏。補。其。櫃。皆。如。所。求。一。日。母。思。仙。為。在。其。中。乃。發。櫃。了。不。見。物。惟。二。雞。凌。空。而。去。折。肉。還。母

頌。古。歌。珠。那。吃。太。子。折。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連。大。神。力。為。父。母。說法。佛。眼。遠。云。肉。既。還。母。骨。既。還。父。用。甚。麼。為。身。學。人。到。這。裏。若。見。得

去。耶。清。五。藏。各。盡。十。方。乃。頌。曰。骨。還。父。肉。還。母。何。者。是。身。分。明。聰。取。山。河。國。土。現。全。軀。十。方。世。界。在。裏。許。萬。劫。千。生。絕。去。來。山。僧。比。說。非。言。語。但

山。果。骨。肉。都。還。父。母。了。未。知。那。箇。是。那。吃。一。毛。頭。上。翻。身。轉。一。一。毛。頭。淨。不。差。自。得。淨。那。吃。太。子。本。來。身。車。車。無。依。不。受。塵。雲。散。水。流。天。地

靜。離。間。黃。菊。正。爭。春。少。室。曉。析。骨。還。父。肉。還。母。不。知。那。箇。是。那。吃。夜。深。失。脚。千。步。外。萬。古。長。空。片。月。斜。北。磬。蘭。骨。還。父。肉。還。母。日。西。沉。水

東。注。大。人。露。無。車。範。兩。散。雲。收。後。交。事。二。母。白。氏。六。帖。吳。崔。鬼。數。十。峰。王。維。難。教。手。難。落。筆。頭。蹤。交。事。二。母。國。宋。基。嬰。陳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十三

二十一

氏。生子。東。伯。入。晉。晉。賜。妻。生子。懿。伯。基。已。以。歸。吳。兄。弟。交。事。二。母。萬。先。後。之。序。及。死。交。相。為。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十四

六姓

母

尊崇帝母

東漢書順烈皇帝紀。景平四年。小黃門趙福。誣言。凡在外戚。莫不加寵。今中書母。虞大家。實帝母陳夫人。皆誕生聖皇。而未有稱號。或臣子雖賤。尚有追贈之典。二母見在。不蒙榮顯之次。無以述孝先世。帝下後世也。帝感其言。乃拜虞大家為憲陵貴人。陳夫人為渤海孝王妃。使中書侍。持節授印綬。遣太尉以三牲告憲陵。陳陵。靜陵。馬。東漢書。

迎盜安母

漢書趙主。本郡人。少孤。有孝行。舉高第。遷。後。母。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慚。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千。暴。賢。者。言。事。奔。出。告。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知。名。

貪官埋母

東漢書李雲傳。雲。擢。遷。河南尹。潁川魏助。詣。附。

殺讎祭母

五典疏。疏。言。後。漢。書。李。雲。傳。有。何。李。比。舍。王。哥。母。曰。夫。人。家。育。有。何。供。養。而。肥。兒。母。曰。我。子。不。為。非。法。身。心。安。樂。故。肥。耳。母。復。問。夫。人。大。富。美。味。充。饒。何。便。如。此。寄。母。曰。我。子。不。孝。每。為。非。法。使。我。懷。憂。我。如。是。寄。母。之。遂。入。室。受。戮。母。於。牀。下。臥。母。之。而。去。然。然。不。言。母。亡。葬。畢。乃。新。奇。頭。祭。母。墳。自。傳。詣。官。帝。聞。其。異。行。赦。之。

種植

給母

東漢書楊震。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藍。以給供養。諸。有。助。種。者。震。輒。拔。去。以。拒。其。後。鄉。里。稱。孝。舉。茂。才。仕。至。司。徒。

食祭母

東漢書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母。故。加。罪。問。其。故。之。誣婦殺母

誣婦殺母

東漢書。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淫。人。曰。李。婦。養。我。勤。苦。我。老。大。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縊。死。姑。女。告。之。曰。婦。殺。我。母。吏。捕。李。婦。自。証。伏。罪。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獄。哭。於。府。上。同。辭。疾。去。遂。殺。李。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李。婦。

誣婦殺母

東漢書孟嘗傳。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家。天立大雨。

奉檄為母

孝友同風。後漢毛義。廬江人。家貧。以孝行稱。南。而。入。喜。動。顏色。奉。尚。志。義。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則。往。日。之。喜。乃。為。親。也。

母

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惟。在。諸。軍。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忍。遂。得。免。害。古。今。事。通。洪。擬。傳。擬。自。海。州。還。居。鎮。江。趙。萬。秋。兵。逼。郡。守。臣。趙。子。松。戰。敗。遁。去。擬。扶。母。出。避。

出婦啓母

通。賊。擬。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他。賊。又。至。臨。以。刃。擬。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賊。又。舍。去。東。觀。漢。記。李。元。兄。弟。六。人。出。入。更。衣。家。貧。親。老。充。妻。勸。其。居。充。使。願。酒。會。親。戚。充。告。其。母。曰。此。婦。勸。其。居。不。可。奉。祭。記。請。士。之。遂。叱。出。其。婦。

不顧母

續。後。漢。書。路。綽。傳。綽。字。公。靖。父。後。拜。涿。郡。吏。史。容。使。容。其。母。送。之。拜。辭。上。車。而。不。顧。其。母。涕。泣。於。後。綽。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晉。者。曰。夫。人。猶。在。之。說。曰。不。破。增。母。思。故。不。顧。爾。

携持老母

志。廖。其。母。送。之。拜。辭。上。車。而。不。顧。其。母。涕。泣。於。後。綽。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晉。者。曰。夫。人。猶。在。之。說。曰。不。破。增。母。思。故。不。顧。爾。

鼓琴娛母

晉。史。世。光。襄。陽。人。咸。和。八。年。死。於。武。昌。有。婢。字。張。信。見。世。光。在。靈。座。語。信。云。和。尚。為。我。轉。經。迎。我。上。第。七。化。字。元。倫。為。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自。携。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過。於。神。歸。先。主。大。悅。以。為。宜。都。太。守。

抱恨逼母

晉。書。列。女。傳。蔡。容。妻。段。氏。也。性。信。聞。之。獨。分。明。焉。

妃曰太子柔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托以大業
木見克昌之美遠而高陽二王兒之賢者宜擇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
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且深圖之妻不納賢及麟聞以為恨垂死寶劍
位過越遠元妃宜自裁之妃曰汝兄弟通殺母安能保社稷遂自殺寶劍
元妃無母后通不成喪中書令吐逆言曰子無廢母之義漢之安思閣后
廢順帝猶配餐安皇太后言虛實未可知宜依圖后故事寶劍從之

灌佛薦母

南史劉敬宣父宰之晉頃北將軍故宣八歲喪母宣
夜號泣中表異之補國將軍桓帝鎮無湖軍之參贊
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為母灌像因悲
泣不自勝序謂甲之曰知此非他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

對母

劉向說苑韓伯瑜有過母笞之其母曰也日吾子未嘗
泣今何泣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

痛亡母

事文類聚梁臧盾有主性掌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
夜暴亡盾左手手中指忽痛不得履及旦宅信報出問
事大類聚柳宗元誦永州司馬寺奉太夫人河東縣君溫
清永字見愛終于州之西寺其孫可謂孝矣

居喪母

三

奉喪事姓洵太夫人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
人有子不令以及是也又今無適主以葬天地有窮此竟無窮

母疾心

驚應天府志阮孝緒至孝於鍾山曉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
曰孝緒至性至孝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隔里嗟異之此史表詢之
字士言猶疑為平原公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郭忽得心痛疾詢之是日
不勝悲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為孝感唐書張志寬河東人隋
末喪父哀毀骨立為州里所稱冠職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為里尹在縣忽
病母疾取給縣令問其故志寬對曰母嘗有所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
痛是以知母有疾今初愈曰妖妄之詞繫於獄外遣地驗之

果如斯言令異之以聞高祖旌表門閭就拜員外散騎侍郎

代母唐書鄭滑曜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廢唐宗三月不續面主
疾侵利血為書請諸神可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
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

從賊乞代母孝友同風郭新金
尚臨晉長公主唐光祿卿

今其母為乞代母

以人而問所藏為江古願以身代母蓋義而釋之母于俱免郭以聞于
朝雖不報其母過大禮建武郡縣奉典當封設其墓尚書預作郭休傳

宋何從世居溫之北鄉清源建夫間盜起母為所執從哀痛不忍母死乃
往盜所長揖曰鄉人藏寶惟我可尋母不知願以身代母共尋之乃釋其
母而執從引導數處皆無得知其始已因聚箭射之皆不中體賊問其故
且言恐母死於非命故設是計以代母死賊憐其孝遂釋之元史賴祿存
汀州軍化縣人蔡五九之亂祿存負其母穿其妻子隨入山避之盜至
眾散走祿存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存以身翼蔽其母曰寧殺我母傷
吾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存含嚥之盜相顧歎數不忍害反取水
與之有掠其妻去者眾責之曰奈何奪孝子婦使歸之事聞特賜旌表

驢鳴悅母

孝友同風唐戴良字叔鸞母
好驢鳴良嘗學之以悅母焉

問父報母

唐
任敬臣州人五歲喪母哀哭天至七歲問其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
曰揚名顯親可也乃立志從學舉孝廉為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丹與父母

太平廣記張定遇道士得長生術一日留丹二粒與
兒自歸來父母服丹神氣倍
於少壯乾符中父母猶在

懼憂及母

新唐書曹王阜傳上元
初早敬阜祿不足養請

佛外不許乃故抵經法既溫州吳史俄憐州事州大職發官庫數十萬石
買知者召還未得見即上書言治道招授衡州刺史觀察使護勅赴潮州
會陽夫起通州為宰相知事直復用為衡州刺史初御史奏其
母去則因服入乃衣冠貌言如平常及為潮以達入告主是復位乃言其
實孝友同風宋秋音字漢臣汾州西河人為樞密使公事親孝遭父喪雖
社金革之事而哀戚過人養母尤篤征南之日懼遺其憂戒內外不以治
兵聞第云奉使江表

而已其純孝如此

杜羔得母唐史補杜羔有至行其父為河
北一尉而卒其母非補經札不
知所之羔嘗思母之遺言盡已為孝

和州之羔嘗思母之遺言盡已為孝

歸父往來河北求父居所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於佛廟日夜悲泣
忽覩屋柱煙煤之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跡言後我子孫若求
吾墓當於某村某家詢之羔統泣而往果有老父年
八十歲餘指其丘墳因得歸葬羔至工部尚書致仕

陳庚得母

宋史陳庚父公緒金人入寇山東公緒舉義歸南陽天其妻劉氏劉在北
二十五年庚既美言之數涕泣遂走淮南備歷艱險有十餘年得其母迎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十四

三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十四

四

方祿祿乃與鄰人張氏孔舍之。後年稍長太念母為知致所報。又念其妹
寄張氏乃與兄類兒。同詣張求見妹。張拒之。不使見。婆兒愈悲憤。泣謂兄
曰。我母為人所殺。妹流離他姓。母雖未報。何用生為。時方寒食。因具酒食
詣母墳。慟哭。婦取條桑斧。納懷中。至舊里。尋見知致。方與小兒戲。婆兒出
其後。以斧斫其腰。殺之。有司
以其事上請。太祖詔止決狀。**五子異母** 儒學警悟五子與子儀
又云沈共父之人。則知五子非一母。或云。以五柳之清高。恐無出。但前
後嫡母耳。僕以責子詩考之。正自不然。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
有五男兒。殊不好紙筆。何好之。八。懶道無為。何宜行志學。而不愛文
術。雅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妻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可如也。且選
孟中物。且雅端二子。皆年十三。則其出可知也。**五子同母** 隋
已。噫。先生清德如此。而乃有如此夫人。亦可一笑。**知有老母** 李
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
羣臣曰。朕傍無侍姬。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者也。**親重馮**
同風齊管仲。字夷吾。賴上人。少時嘗與鮑叔牙游。管仲
曰。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在也。

永樂齋卷一萬八百十四

母 東漢書馮勳傳。勳光武時。為司徒。母年八十。每會見。勳勸勿拜。令
御者扶上殿。願請王主。曰。使勳貴寵者此母也。其親重如此。**存**

問大臣母 資治通鑑唐代宗廣德二年。上之幸快也。李光弼竟
遲延不至。上怒遂成憾。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

問之。事文類聚張齊賢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餘。**赦子**
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數其母福壽。多賜手詔存問。齊賢笑之。

慰母 唐書李光弼傳。光弼母孫氏。年八十餘。每會見。光弼勸勿拜。令
御者扶上殿。願請王主。曰。使光弼貴寵者此母也。其親重如此。**存**

元。曰。皆釋而發不得原。軍相李逢吉等。見帝曰。發暴中人。誠不救其母。
故宰相李逢吉之姊。年八十。憂發成疾。陛下方奉治。宜少暖之。帝惻然曰。比

陳官但言發狂。未嘗道此。即遣使送發於家。且撫其母。章拜昭。**詣第**
注對使者。故發四十。猶尋其言。至文宗。乃用發為懷州刺史。

慶母 唐書李光弼傳。光弼母孫氏。年八十餘。每會見。光弼勸勿拜。令
御者扶上殿。願請王主。曰。使光弼貴寵者此母也。其親重如此。**存**

臨觀。宰相方平百官。拜恩於庭。即
回班。候夫人起居。得拜以為榮。**孝感子母** 唐書李光弼傳。光弼母

者。景駿曰。今少不天。常自痛耳。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學。今之罪
也。嗚咽流涕。付受孝經。使習大義。於是子母相感。更請自新為孝子。**殺**

女捨母 列女傳。穎川公孫何者。孫氏之女。年十三。怨家報其父。父
走。得免。何亦與母俱亡。母先得見。仇人甚悅。爭欲取心。何

便馳出。叩頭涕泣曰。老母常有篤疾。無從之人。安足殘其母。母知子
恩。怨哉。我是其兒。父母所憐。不如殺我。遂殺之。而捨其母。**母知子**

貴 新唐書王珪傳。珪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
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聞大驚。

故具酒。食歡。盡日。喜曰。**白金壽母** 釋林僧寶傳。慈明圓禪師者
二客公輔才。汝責不疑。

得道度母 釋迦傳。佛告目連。汝往迦毗羅城。
諸地。公色不作。

父母 頌古聯珠。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本來父母。師曰。頭不白者。曰
將何奉獻。師曰。殷勤無米飯。堂前不問親。再霞淳。同。出門過界

無知己。入戶五時不見親。虛堂
夜寒何所有。碧天明月滿。為隣。**死女告母** 李昌齡樂善錄。邵康
產期。以病。無藥。康節遂生。雖又誕一死女子。後十餘年。大人病。臥堂中。思
見女子。哭于中庭。曰。母不擇醫。妄投湯劑。使女為藥所毒。暴死胎中。痛恨

切至。奈何。良
久大哭而還。**女識前生母** 洋洲可談。羅丘李三。生女小師。
澤男。年十七歲。病足。卒。羅丘年。多在黃河。尋問。如合符與。他日
當澤。生現小師。一見。便呼為父。政和八年。小師未黃。被。其母。號泣。又

數與邑人說。**為母立祠** 羅泌路史。餘論。高。記曰。陽翟神姓十
其平昔。皆驗。

母死為僧 江潮紀聞。瑞州余教迪。任漳州時。嘗到慈恩
祠。曰。聞
酒。師方丈。及暮。有行。師至。立曰。是矣。爾升法堂。不語。良久。入方
丈。事之甚勤。及暮。就。年餘。余教再至。聞行。僧高。留。問。寺王。再四方。云

是子母也。子六歲。出俗。而母死。母死之日。僧生之辰。余教方。寺主。忽持
母像。與行。僧。皆升座。取筆作。云。慈母。果。尋。未。了。因果。然。死。日。是。生。辰。今

永樂齋卷一萬八百十四

永樂齋卷一萬八百十四

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併門之望何殊。結髮之情何厚。特為惡。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

反不顧母

通鑑紀事本末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天復三年九月。田頔襲昇州。

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神福自鄂州東下。頔遣使謂之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今為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頔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田雲童弑母。元史本紀。成宗大德十年十二月。磁州民。

仕宦棄母

韻語陽秋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久不歸侍。

害閭閻人歌舞。有詩云。畫堂玉佩紫雲璫。不及桃源飲乃秋。山谷和韻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戍戍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至孝。奉母安康。至為親。滌廁中。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泊貶黔南。不能與親俱。則贈王郎詩云。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顯上。食道有感。則曰。蓮實大如指。分柑念母慈。亦可見其孝誠矣。余聞無瑕者可以錄人。則其告稚川之語。未為過也。 聖逐從母 宋史列傳。

永樂彙編卷一百十四

十一

章丞妻母

明王

舒直調臨海尉。民使酒。晉逐從母。至直前命執之。不服。即自起斬之。投劾去。王安石當國。聞而異之。

清揮塵餘話章俞者。邵公之族子。早歲不自拘檢。妻之母楊氏年九十而寡。俞與之通。已而有娠生子。初產之時。楊氏欲不舉。楊氏勉令留之。以合貯水。置其內。遣人持以還俞。俞得之云。此兒五行甚佳。將大吾門。顧乳者謹視之。既長。登第。始與東坡先生締交。後送其出守湖州。詩首云。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以為樂。已由是怨之。其子入政府。俞尚無恙。嘗記法。以年八十。勿論。事見仙宗寶錄。紹聖相天下。坡渡海。蓋脩報也。所謂國夫人墓圖。萬物父母。書恭聖。惟天地萬物父母。注。廣而無所。即楊氏也。萬物父母。大哉乾元。萬物之始。至哉坤元。萬物之終。是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宋傑太極圖說。天下之人。皆知天地之果為萬物父母。而斯人果為萬物之靈。作民父

母

書恭聖。元后作民父母。注。聖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疾癘疫疾者。得其生。聖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不得其所。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父母也。洪範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注。謂之父母者。指其是育而言。謂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是而言。

見陛下如父母

聖客揮犀楊大年方十一歲。為正字。太宗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之意。

戴君如父母

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如父母。上欺。久之。

手。對曰。臣見陛下。一。戴君如父母。出奔齊。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君將當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尚意。譬論策天下。戴君如父母。其之如天。敬之如帝。仰之如日月。愛之如父母。宋蘇東坡集康靖趙公祭神道碑。公知滁州。山東大戟。李小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為青州。民之父母。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冠盧。大牙不入。南。民之父母。南山有臺。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洞酌。豈第君子。民之父母。清。之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延壽錄商湯放桀而天下平。選於求。以伊尹仲虺為相。反桀之政。不遠聲色。不殖貨利。湯執中。立賢無方。注。執中正之道。惟賢達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用伊尹也。希罔不配天。其澤注。配天。希其德澤。以此得天下。久為民主。謹於擇士。務於求賢。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是以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百官能治。賢者備職。以仁義綏民。

永樂彙編卷一百十四

十二

救民於水火之中。而湯拯焚救溺。以安天下。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以寬治民。而除其害。天下歸仁。湯武者。民之父母也。為有顯德。故天降之為神。管子桓公自呂反于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云云。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衆。臣不如也。注。東。病也。東所採以作事。國東。實。之。也。也。也。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抱。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如。君。臣。不。如。也。學。於。陳。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管子由古史。郭子產。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白起傳。秦之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史。後。周。薛。慎。為。州。州。刺史。州。刺史。恒。務。劫。掠。集。衆。帥。殷勤戒之。一年。間。禽。然。從。化。諸。蠻。曰。今日始知刺史。真民父母。宋史列傳。李庭芝在揚。有詔命為武職。軍。又大修學。為詩書。且與士行射禮。郡中有水旱。即命發廩。不足。則以私財賑之。揚民德之如父母。鮮于侁傳。侁字子駿。蘭州人。哲宗立。念東國困於役。兵居厚。撝欲虐害。寬之。復以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願齊魯之區。潤故已甚。須侁往。教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人。學。調。州。府。曲。江。志。宋。王。式。字。用。之。曲。江。人。唐。宰相。珪。裔。也。耿。介。自。立。以。孝。行。稱。舉。

憂我父母

詩小雅杖杜。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注。盬。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治父母之憂也。不遑

將母

詩小雅四牡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經子法語將父將母注將養也
誰無父母詩小雅
沔水

肯念兒誰無父母。淳乃無
肯念兒者誰獨無父母乎。

靡依匪母詩小雅小弁靡盬匪父靡依匪母注况父母至篤至

親宜莫不
瞻依也。

文母詩周頌維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注使我得以右手到考文母也文母大似也。大雅文王之什。大明章云。在

永樂大典卷八十四

十三

郤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漢大邦華國也。有華國君之亡太
 妣也。圖經云。郤陽東五十里。華里有文母祠。南有阿衡。伊尹廟。通鑑外紀
 西伯正妃太妣。華國之女。號曰文母。坦齊通編詩稱文母。即文王之母。亦
 猶啓母。則啓之母也。毛詩於雅詩。乃以文母為太妣。誤矣。論語亂人十人
 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馬氏云。一人謂文母。章而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
 理。婦人謂邑姜是矣。但文母者。實武王之祖母。亦非太妣也。思齊太任子
 王齊之母。當以是為證。子既辨文母為太任於前矣。故考杜鄴方正策三
 禮有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顏師古註。文母。文王之妃。太妣
 也。劉仲馮駁之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繫於子也。何豫太妣。乃知先陳
 已有此論。予之說偶與之合爾。東漢書鄧訓傳。大司農朱寵。追誥鄧氏。曰。
 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詩凱風四。母氏聖善。文母。文王之
 母。太任也。言太后有聖智之善。比於文母也。漢楊稚元后諫。無物不理。無
 人不寧。草號文母。與新有成。西漢書元后傳。張永獻符命銅壁文。言太皇
 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楊稚元后諫。降茲圭璧。命服有章。為新室
 母。鴻德。壽母。詩魯頌閟宮。令妻壽母。注。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

論衡骨相篇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稚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為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為太子。穉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為皇后。君上為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為成帝。正君為皇太后。竟為天下母。資治通鑑後周紀。初。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相者言其貴。當為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況我乎。反意遂決。及敗。崇訓先刃其弟妹。次及符氏。符氏匿幃下。崇訓倉猝求之不獲。遂自刎。亂兵既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父與郭公為昆弟。汝曹勿無禮。太祖遣使歸之於彥卿。及帝鎮澶州。太祖為帝娶之。立為皇后。后性和惠而明決。帝甚重之。

天父地母

淮南鴻烈解精神訓。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鵲冠子。故聖人立天為父。立地為母。真父母。無上祕要。人品形飛。我聞所以得生者。從虛無自然中來。因緣寄胎。受化而生。我受胎父母。亦非我始生父母也。真父母不在此。父母貴重。尊高無上。今所生父母。是我寄備因緣。稟受育養之恩。故以禮報終身。而稱為父母焉。立行合道。則身神一也。身神一。則為真身。歸於始生父母。而成道也。

六十五卷至五十八卷

一

天地之母

此氣為天地之母。陰陽之根本也。**知子守母**

老子歸元章。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造化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後知有萬物。知有萬物。又當知有造化。道德經既知造化之母。淮南鴻烈解要畧。倣真者。窮遂終始。其子。復歸其母。造化之母。淮南鴻烈解要畧。倣真者。窮遂終始。其子。復歸其母。造化之母。

通廻造化
之母也。
陰陽父母

莊子大宗師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
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

死而不聽我。則
釋矣。彼何罪焉。

五行父母
丹法。以火煉金。以金伐木。火盛則

水沃之水盛則土
而水中生金木生

金為水母。謂金生水。而火中生水。是謂更為父母。金為水。易參同契。

母周鼎參同
而返隱形於

流珠水母黃土金之父

為鬼土填水不

繼體因母
立兆基。乾父下交於坤母之明。

上陽
子老

長生經前識者道之
子形化者道之母雲

蘇子由古史彙公列傳
白公作亂欲以子閭為

王子聞不可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乞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

至則隣之人歸之若流水。諸侯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無遠。稱人滋衆。

言安府志歐陽守道宋時為著作郎兼崇政殿說書
入謝兼權都官郎官後以疾卒門人文天祥祭之曰

宋蘇頌漢隸爲兄軼上書臣聞
困急而呼天地疾痛而呼父母主

戰國蘇秦說燕王曰臣聞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其夫歸私之者憂之妻曰勿憂吾為樂酒待之六至妻使妾

十五

召父

東漢書杜詩傳詩尹有才能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御史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省愛

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備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

母分門坎事。排累釋曰：分海者，如以一之入於六，故之也。與排子司

知俗美。亭因思孟各風流。我來眷眷淳龐處。比屋嬉嬉路載謳。邵父

相次陳世卿代之奏乞免本州計口買鹽之害五年民始有元

睦九族客居青州祖毓七世時

武光武謂索等曰得無悔降者

合境呼慈

母北史隋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病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婦不相看孝義道絕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凡有疾病摩

致聽事署月役時或至數百所得秩俸盡用市藥醫療之於
是恙差子孫慚謝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為慈母
恩踰

兩漢蒙求張
讓趙忠靈帝

時並遷中常侍帶本侯家宿貧每歎樞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
寄小黃頭常侍錢客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

南史何承天傳承天爲著作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穎川荀伯子朝之常呼爲姪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

姪母何言耶。北史齊崔李舒。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為中書侍郎。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煩雜。李舒輒脩腳通之。得中

南史韓靈敏傳。靈敏
靈樞人。早孤。與靈珣

十六

事姨如母

廬江滿人也。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瓛。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期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環新躬自臨。

視若期望必有公事。則先遣送繫臂手自料簡流涕封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呼為阿母。北史北海王詳

傳詳食司無慮詳母高太妃頗助虛席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與高太妃相見呼為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去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宮家

也。親家母。唐書中書令兼太子右庶長公王珣。高夫人賀氏入親拜席。玄宗呼為親家母。禮儀

宋史西蜀孟昶世家太祖三年昶乃舉族與宮屬出峽江而下至江陵上遣皇城使賈思儼迎勞之四月初昶與母至

唐書楊嗣立傳

李望舒與其舅謝勛之妻周極使亡去。及歸。符死。不得其妻。周黑事之。如母。周請為妻。嚴固辭。旦夕問省。乃視事。太平廣記載建節彭州。昌符之敗。

因令求周氏。既至，以義母事之。**終身事如母**。宋朱晦庵大全集，氏墓誌。姑

歸與共卧起，經歲忘勞。姑每感涕，謂曰：病愈當終身事之如母。**父怒歸母**。資治通鑑，唐昭

宗乾寧二年。楊行密軍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養以為子。行密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其

將徐溫曰：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為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事渥，勤孝

過於諸子。嘗得罪於渥，渥皆而逐之。及歸，知誥迎拜於門。渥問何故，猶在

此。知誥泣對曰：人子捨父母，將何之？父怒而歸母，人情之常也。渥是以益

愛之，使掌家事。**兒啼呼母**。蔡琰別傳：琰在胡中十三年，有二男，

家人無違言。**賢知其母**。漢書：嚴延年，字子真，京兆長安人。其母，

我掩耳，耳不忍聽。**母右**。墨元獻公類要：內御者，浴簪，外無簪，其母之

長則母右，短則母左。即也。其母猶大之，不允也。遺義：母有母

年，月日違矣。**旦泣神母**。宋蘇頌：蘇氏祖廟，試知石銘：夜斷長蛇，旦泣神母。**錢用**

子母。西漢書：食貨志：單穆公曰：民不堪其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青蚨**

子母。事類彙編：漢時，南方有蟲，其形如蟬，其子著草葉如蠶，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血塗八十一文，又殺其子，塗

八十一文，凡市物，或先用子，皆復飛歸，猶環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放魔與母**。事文類聚：唐使西秦巴特之，其母適而呼之，西秦已不忍而與其母，五孫適至，求唐

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五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傳曰：夫子不

忍吾子乎。**魚生母**。酉陽雜俎：凡清魚會產，魚雖抵其腹，謂魚產母。**豚食死**

母。莊子：德充符篇：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其死母者，少

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妾，資刑者之廢，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四十二字母**。華

經：善世累重子，告善財言：我恒唱持此之字母，入般若波羅密門，清涼

婆沙和多夜叱，迦婆磨伽他，爾致，歌奔吐又吟若

施婆車摩大唎伽他，摩頗歌醒遮吃茶，摩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十四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十四

十八

補 66—591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七十六

六姓

虜

洪武正韻即古切獲也掠也服也西虜也亦作西中從音責今作虜許慎說文謂虜從力虎聲徐鍇通釋按春秋左傳原軫曰武夫力而拘諸原故从力母穿之也獲者以索拘之故齊國書曰人尋約吳楚趙謂將以繩系之也勒古反撈惟方言廣強也顧野王玉篇力古切戰獲俘虜也唐玄奘九經字樣虜虜上說文丁諸省丁度集韻或从手作撈張有後古編俗作虜从男別作撈並非鄭熊六書略聲戴侗六書故虜獲人氏也獲者母而系索之也又作撈撈撈也鄭子正紫雲韻夷虜釋行均龍龕手鑑推也亦作撈撈撈六書統來母爾得獲男子也象人首有物聯之者其意足矣恐其未明復取虎為聲以指之也又謂戰伐所獲者見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俗从男作虜漢書晉灼曰主得曰虜新首曰獲又北狄曰虜以其習尚撈掠也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通作虜前高紀母得而撈應劭曰與虜同韻會定正字切來古來零連虜

書韻 虜 魏大饗碑見洪

書韻 虜 魏大饗碑見洪

書韻 虜 魏大饗碑見洪

書韻 虜 魏大饗碑見洪

書韻 虜 魏大饗碑見洪

書韻 虜 魏大饗碑見洪

書韻 虜 魏大饗碑見洪

書韻 虜 魏大饗碑見洪

總叙

古學家重記南朝謂北人曰僞父或謂之虜父南齊王洪範上谷人謂中原人為虜子東坡詩父客厭虜是也且北人仕蜀者為虜官是子止為三漢守民有訟資官縣尉者曰縣尉虜官不通民情子止為窮治之果負冤民既得直拜謝而去子止笑諭之曰我亦虜官也汝勿謂虜官不通民情問者皆笑

白虜

呼祥早為白虜

質虜

增後漢書西戎傳武都陰平街左在

質虜

增後漢書西戎傳武都陰平街左在

奴虜

增後漢書西戎傳武都陰平街左在

貨虜

太平御覽魏略曰貨虜本匈奴之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貨之始建武時匈奴東分其奴婢亡匿在全城武城漢北黑水東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不與東郡同也索虜其種非一有大胡丁家羌雜處並本亡奴婢也齊周隋天下參諸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方指南為島夷索虜傳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惠帝末并州刺史瀛公司馬騰於晉陽為匈奴所圍索頭單于猗猗遣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索頭種亦落自雲中入虜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援琨請移五縣民於新興以其地處之琨又表封盧為代郡公惠帝初又進盧為代王增食常山郡其後盧國內大亂盧死子又幼弱部落分散盧孫什翼犍勇壯眾服附之號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據陰山眾數十萬其後為苻堅所破執還長安後聽北歸魏元子開字涉珪代立先是鮮卑慕容皝號中山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慕容皝率十萬騎圍魏孝武大元二十一年慕容皝率十萬騎圍魏中山明平四月魏之遂王有中州自稱曰魏

淘虜

資治通鑑昭宗景福元年王建圍彭州久不

點虜

資治通鑑昭宗景福元年王建圍彭州久不

二虜

資治通鑑昭宗景福元年王建圍彭州久不

三虜

資治通鑑昭宗景福元年王建圍彭州久不

錢虜

資治通鑑昭宗景福元年王建圍彭州久不

守

資治通鑑昭宗景福元年王建圍彭州久不

有牛馬羊數千頭殺數萬斛既而嘆曰凡值貨財產其能施賑也否則
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江州志宋周士真字道粹瑞昌人晉尚
書僕射高之俊也輕財急義嘗族人議析居士真曰男兒當自立舉遺產
一不受遂自營殖逾十年家致千金又曰積資能散否則守錢虜爾悉班
昆弟故舊之資者東谷所見富家翁守錢虜抑又不足道也名曰享富貴
其實一俗子執若安分清閒之野史哉黃光太精善錄人之養生唯不可
不足若粗有餘足以奉甘旨供祭祀養妻孥備伏臘山荒之外未幾何用
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大履千間夜眠八尺何必區區之勞心役已未幾窮
年迫於殖貨利哉夫如是者乃一守錢虜耳班孫作馬牛也經鉅室難誌
通漢項不結吏因與善緣若貪名利日受而不知住世金銀實借汝開
看七十年凡財積難多而用不到即是看也焉援謂之守錢虜
貪而造業用又不到開看七十年而為守錢虜真愚也哉 **効首**
虜 漢書韓信傳諸校劫首虜休皆質 **盜馬虜** 續漢書董卓傳
有討呂布之功補政四年三補清淨天所知也郭多盜馬虜爾何敢欲

永樂大典卷一百七十六

三

與吾 **販鹽虜** 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二年誅議大夫張濬諭王敬
等曰人主當先曉逆順汝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

耳汪華見此符二平公等捨 **背國虜** 北史陽平王傳陽平王孫法
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 **背國虜** 僧位益州刺史將欲為逆時

領主書兼舍人張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謂曰我欲與卿去危就安能從我
否文伯曰安能并孝義而從叛逆也法僧將殺之文伯罵曰僕寧死見文

陵松栢不能生作背 **翩翩佳虜** 晉書載記史臣曰慕容
國之廣法僧殺之 **翩翩佳虜** 威翩翩濁世之佳虜也 **疑**

兵破虜 經述堂分州故事唐范字叔度為書中太守會句奴大入
塞日率士平拒之虜眾咸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

交時兩炬三頭焚大營中星列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
范乃令軍中奪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踰牆死者千餘人由此

不敢復 **偽和破虜** 北史韓禽母弟洪仁壽元年突厥連頭可汗
犯塞洪率州刺史劉隆等拒之遇虜於恒

安眾寧不敵洪四面排戰身被重創將士沮氣虜眾圍之天下如 **乘**
兩洪偽與虜和圖少懈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大半殺虜亦倍

勝破虜

新唐書樊崇何力傳貞觀九年討吐谷渾薛萬均為賊所
包樊崇何力胃國香學虜披靡去時吐谷渾王伏乞在突
渝川何力欲襲之萬均恐前敗以為不可何力曰賊無城郭遂為羊美水
以為主不乘其不虞正恐鳥驚魚驚後無以覆其巢穴乃聞精騎千餘直
衝其牙新首數千級獲索它馬牛羊二十餘萬俘其妻子伏乞挺身免有
詔帶軍於大斗拔谷萬均耻名出其下乃排何力引功自名何力不勝憤
挺刀起將殺 **馳傳破虜** 新唐書杜佑列傳佑京兆萬年人父希
之諸將勸止 **馳傳破虜** 望為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遺事玄宗
才之屬吐蕃攻勃律勃律已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龍西節度使故拜希
都州都督知留後延傳度龍破馬茶茶斬千餘級進後新城振旅而還揮
鴻雁 **分兵破虜** 新唐書韋卓傳卓為劍南西川節度使進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十三年復高州吐蕃怨完
聖造舟謀擾邊卓報破卻之自是葉貢驛城等九節度嬰嬰龍官馬定德興
大將崇落皆降昆明管此二蠻又內附贊普怒遂北掠靈州破麟州以取
償焉卓詔卓深入以抗虜卓遣大將陳洎等出三奇崔元超石門無求
山仇覽董振走維州邪毗出黃崖略棲鶴老翁城高個王英俊孫城和清

永樂大典卷一百七十六

四

漢道薄故松州元月出濕山威溪賊守至道慈高車金趨平夷路惟明
自靈關夏陽攻進祖徧松城王有道涉大度河陳孝陽率蠻並那時等道

西灌攻昆明諸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塞十月大破吐蕃後其保鎮
捕候連奔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釋靈州兵使論莽熱以內大相東來

境五節度大使率師虜十萬來救師伏以待虜乘勝深入師謀而虜大
潰生禽莽熱獻諸朝帝悅遣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李勣紀功碑

之 **間道破虜** 新唐書史敬奉傳敬奉靈州人善騎方軍為牙
將元和甲吐蕃數犯塞敬奉自節度使杜牧

詩兵三千齋一月糧深入虜地分賊勢叔良以二千兵于之行十餘日不
聞問皆謂已歿敬奉乃由間道繞出虜後部落奔駭因大破之驅其餘眾

於飽蘆河獲馬牛雜畜 **乘冰破虜** 新唐書王君奭傳君奭為河
西隴右節度使右羽林軍將

軍判涼州都督事吐蕃首悉結通寇大斗拔谷君奭聞且急率秦州都督
張景真來冰渡清海襲破之以功遷大將軍封晉昌縣伯其父為少

府監不聽事君奭旋去宗妻君奭及妻及妻於 **風雪破虜** 王
唐達接賜金帛夏亦自以戰功封武威郡夫人

唐李奇章... 破之斬首虜... 通好北虜... 伏兵擊虜... 合兵擊虜... 乘間破虜... 請滅... 北虜... 元元平遠征西將軍秋東車騎將軍實憲率南軍于擊北虜大

力戰沮虜... 傳長儒為上大... 羊不貨迎公主還... 豐州防禦使... 破之斬首虜... 通好北虜... 伏兵擊虜... 合兵擊虜... 乘間破虜... 請滅... 北虜... 元元平遠征西將軍秋東車騎將軍實憲率南軍于擊北虜大

將軍開皇二年... 舉烽給虜... 嚴令威虜... 據險邀虜... 丙夜擒虜... 縛殺叛虜... 一上級五千首虜... 嚴令威虜... 廣德元年回紇

嚴令威虜... 廣德元年回紇... 據險邀虜... 丙夜擒虜... 縛殺叛虜... 一上級五千首虜... 嚴令威虜... 廣德元年回紇

里可汗歸國其部眾所過抄掠康給小不如意報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
路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此固紀
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燧之旗曰有犯令者自裁之燧
取死因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固紀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
東抱玉 **請兵襲虜** 新唐書王忠嗣傳忠嗣爲代州別駕召還信
奇之 安王禕在河東蕭嵩出河西數引爲麾下帝
以其年少有俊傑志詔不得特將高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
子乃請精銳數百襲虜會贊普大酋閱武備標川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提
刀略陣斬數千人獲羊馬萬計高上其功帝大
悅果遷左承衛將軍代北都督封清涼縣男 **單馬敗虜** 新唐書
忠嗣傳忠嗣授左承衛將軍知兵馬俄吐蕃大出欲取富新城晨壓官
軍陣衆不敵衆軍皆恐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百人賊衆驚相蹂
軍虜翼掩 **斬石禦虜** 新唐書馬承嗣傳承嗣爲大僕卿與渤海
之虜大敗 大武藝與弟門藝戰國中門藝來詔與大
僕卿金忠蘭發陽新羅兵十萬討之無功武藝遣客刺門藝於東都引
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此室要路望以大石置四百里虜不得入於是流

民得還士少休 **以權勝虜** 新唐書張守珪傳守珪爲瓜州
而耕藏省度支運錢 刺史墨離軍使督餘衆完故城
版築方立虜至衆走走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天石相礮須權以
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 **功**
靖醜虜 唐柳宗元集 南唐書 雖陽之事人徒知 **登城**
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末之思

永樂大典卷一百七十六

七

罵虜 五代史後唐書沈斌傳斌晉開運元年爲邠州刺史契丹犯塞至
于榆林過邠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氣之可即州
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剽門斌兵多死城中無諸將將遣兵急攻之
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謀計陷于腥羶忍以犬羊之衆
殘賊父母之邦誠能爲國死爾不能効公所 **志取讎虜** 宋王性
爲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沒于虜 之悲記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以東坡詩云先帝
知公早盡忠第一人蓋欲委孫公以天下之事也一日語及北虜事曰太
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器盡爲所奪從人
官竭盡竭沒服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克以箭瘡發云蓋北虜乃

不共戴天之讎反捐金增數十萬以事之爲叔父爲人子孫當如是乎已
而泣下久之蓋已可取北虜大志且後永樂大典之收故諸將不樂者乞
甚增聖志之不就也 **梁上避虜** 欽江於是天子幸明越而隆祐
章敏公爲先子言 太后龍興駐蹕章行臺從馬時警報益亟有郎官侯某者三三人者無
游戲城東南隅得故園林頗僻寂私相謂曰使虜一不可避得相與匿于
是宜死生以之未幾行宮旬道舍卒三人果不之命而虜騎已遠人矣三
人者得如約共處于林間伏室之三梁上夜則時時取食而還伏馬某十
數日天幸略無人足守一且已多入至三人但默伏其上計此宜守
右邊捕男女無老少長悉以縱敵殺之積尸旁至向晨上正去當是時
三人皆伏機于梁上候候候而後一仰其首見必死矣上既散警備得免
况已昏夜俄頃頃刻以爲難數十射引弓有王者數人又至亦坐于堂即
多群吏據案呼問人姓名者三人益懼於此始不得脫氣及細下視之則但
見人可上中頭面但巾帶褲屢知非人也凡點點而無至多城上呼其姓名
中間偶呼至一名群吏爭報曰不是類如是凡有四三十八者皆能記憶也

永樂大典卷一百七十六

八

夜過半矣事竟皆去遂晚則四顧鳥雀不聞人聲知虜已洗城而遁矣即
於亂尸中偶有呻吟聲三人共詢其姓名延夜來郡吏所謂不是四人今悉
復活矣異哉吾得於宋高州宋高州 **決淮灌虜** 雲麓漫抄紹興
得於侯懋懋等皆顯官宜不妄云 麟準虜南侵時車駕駐平江有趙九齡者某士也請決淮
朝廷不能用已而韓世忠得虜酋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西水以灌虜營
軍書到之明日虜實退師當時但以 **迎敵斬虜** 宋王性
爲却敵之功殊不知九齡之力多 **據床罵虜** 宋史忠義
東京圍迎敵兵斬虜潯州南虜兵至飛迎 **據床罵虜** 宋史忠義
新其將虜大敗斬首數千級得馬數百足 **據床罵虜** 宋史忠義
宋石以二十艘渡兵陳淳請伏兵候其旋濟旋獲杜克不從金兵遂犯板
橋諸軍皆潰淳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床大罵月交於背而色不動與其
從子仲敏 **移家避虜** 宋子語類避虜臨江朝臣震怖各津送其
俱死焉 家屬也走北虜騎退家在都城者惟左相
陳魯公公伯黃端明尚書石中邵武人時爲左 **繕城備虜** 宋王
石爾高宗懲難揚之禍故百官般家者皆不問

繕城備虜

丁壯集勇報稱城治械如冠主史氏初不悅其主事已而契丹果至度不

募人劫虜

宋名臣言行錄劉錡以說卒五百募土人前導

掃清醜虜

宋曹彥約昌谷集上宣撫王待制劄子所

話叱金虜

宋史忠義傳郭資汝陽縣丞也金虜陷

金虜

張氏可書張浚為川陝宣撫使每口虜人招撫

御虜

北邊備對漢文後二年遣匈奴書曰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

衣食父子母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夫高帝此約非不明備而文帝出此
文告非不深至然而文景已前匈奴時時犯約無畏也頃利既禽太宗使
突厥族人李思摩歸統頡利故部思摩畏薛延陀強不敢出塞太宗賜延
陀書曰舉諸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守境而無相鈔犯有負約

永樂大典卷八百七十六

九

者我自以兵誅之太宗之約與高帝之約大抵相似而高帝僅自保境而

素服弔虜

唐書郭元振傳元振遠在統衛將軍安

款塞願和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人而雪元振立不動至夕來列馬買物

已老數拜代不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安高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動兵襲擊

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卧營焉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

遣使安高意不意元振乘夜遁不敢追揚言逆衛進至其帳脩子贈禮哭

甚哀焉留數十日助喪事安高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十

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振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

單騎見虜

新唐書郭子儀傳僕固懷恩蓋

破之斬首萬級獲生

十萬掠涇州城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急召子儀也涇陽軍統萬人

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王陳回光朱元琮各當一面身

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問是誰誰報曰郭令公營曰令公存乎

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今公即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公今存天可汗

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曰彼欺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

戰大難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

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云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

乎子儀野出左右謀我欣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眾數十倍今力不敵吾

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呼曰令公果虜皆持滿待

子儀以數十騎出見其大酋曰諸君同難難久矣何忍亡忠誼而至

是難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還酒後結歡誓好如

初回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無負而棄親也馬牛被殺百里公等若倒戈

乘之若便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遂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吾等會

懷恩暴死群虜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皮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

回紇東追蹙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斬級五萬俘萬人盡得

所掠士女牛羊馬橐駝不可勝計遂自涇陽東到加實封二百戶還河中

永樂大典卷八百七十六

十

宋天鑑郭子儀單騎見虜賊分傳虜虜以王公

陽出征何單騎以見虜蓋臨戎而示情匹馬雄視方傳呼而免虜諸

驕俄下拜以後兵方其唐祚中微胡塵內侮承范陽猖獗之亂值永泰因

循之主金縢不足以塞其貪嗜雖使不足以止其懷取雷也三輔但分諸

將之兵烏合萬難難破重圍之虜子儀乃外弛嚴備中輸至誠氣貫霄而

直上身機潛以徐行於是露刃者皆捨去控弦者皆驚謂令公尚臨於軍

想可汗未厭於塞瀛嶺釋前憾來尋舊盟彼何人斯忽去懷哺之氣果吾

父也敢論戈甲之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當法遣彼

虜之悍勁勸我師之困乏校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所以

擒虎之懸失伏而驚如草華元之甲金石至堅也以誠可動天地至人也

解禍連木夾春威嚴於將軍之幕角技巧於勇士之場攻且攻子天變色戰後戰兮星動芒如此則雖驍雄而必弊顧創病以何長符秦李南戎之師坐視肥水折室恃北來之眾立潰昆陽固知精擊刺者非為將之良敗殺伐者非用兵之至況德善之身積宜福祥之天界故中書二十四考焉由此輕騎慰虜

新唐書張說傳刊方軍大使王校誅河南降虜而致輕騎慰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叛野圖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長慰安之劉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則說報曰吾肉非若手不其食血非野馬不其其刺士當見危致亦亦吾功死秋開門待虜

資治通鑑唐貞元二年開月清水會盟使渾瑊之發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於原會成渭之地推誠待虜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

永樂大典卷八百七十六

十一

言於上曰我不欲盟好之成故成城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城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猜貳以沮虜情

粟賑虜新唐書李德裕傳德裕再拜司空回鶻自開成時為點受口重器易粟於邊退還項利虜掠回天德軍使回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奏德裕曰回鶻於國常有功以窮末歸未報援遣使之非漢宣帝時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使馬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少飽退還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推虜之當聽諸戎計帝於是資粟三萬斛會盟受新殺赤心以降赤心兵清士

不戰降虜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額利若度碛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廢之不戰降虜是靖大喜以與已合於是意決靖率眾夜發勒勒兵從之額利欲走靖勒勒口不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沮功斬降虜伯

高好還某唐裴炎拜侍中受詔輔中宗中宗欲以後父常元貞為侍中乳媪子為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朕以國與元貞豈不可何惜侍中炎懼因與武后謀廢中宗立豫王及武后持政自肆謀廢中宗後還政天子會徐敬業與兵夾日今若後不計而解還新于都尋驛切裴行儉破突厥有功史沮薄之乃斬降虜伏念等五十人議者恨其媚刻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為陰禍有知云叛晉降虜

死不降虜宋楊誠嘗去不忠公楊公行狀先是公刺血書明日復引公出南門問公志不忘虜

釋遣俘虜如當寧受書之時責勵群臣臣等不忘虜常如虜使在廷之際上聲然嘆曰好議論

永樂大典卷八百七十六

十二

名重夷虜唐聘遼虜主知其為公子問當使南朝者形貌肖韓相公否皆曰然遂圖忠臣之象靖康間文真犯河南所過蕭然入相州傳孝寺見公畫象下馬羅拜秋毫不犯而去又覓公墓拜謁而退身復名德猶為夷虜所重如此昔所未聞也

使虜張芸叟魏紀元祐末宇文昌齡報聘契丹皇城使張瑛介為張虜館銀裝校三百兩既行瑛飲冷食主無所忌昌齡戒之不納既至虜境益甚昌齡頗患之禁從者皆供瑛怒罵不久果病瑛不納藥至十許日一行病之既而三病三忌竟安還復命登對進前上而晒之還語近臣張瑛生還奈何諸都堂諸公大笑昌齡曰且被使害殺每夜使人防視若有箇好惡只是自家不丁至其家婦孫

奉使留虜王明清揮塵錄末升字少張微

州人學文顧工早歲漂泊游京洛間是以道為學官于朝一見喜之歸以從文并以其謝之云事其大夫賢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李虛中之術教量休致游公卿間六飛在維揚荷為之者授宣武郎蜀門宣贊舍人劉王正道倫出疆被拘在胡廷因正追之歸奉表于上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數馬角之未上魂飛雪雲攀龍鬚而莫遠虞淵冰天上覽之慮愴厚郵其家留匈奴凡十九年紹興壬戌始與洪光獨張才彥俱南歸易宣教郎直秘閣主

嚴家無格虜

史記李斯傳韓子曰慈母有

母為虜

漢書呂后曰我夫人永慕地

威光震虜

唐李衛公集聖功碑 故能神機

卑之為虜

尚意警論上為責賤 吞日中虜

永樂大典卷八百七十六

十三

宋王黃洲小書集賀大使 吞日中虜

生男為虜

北史北

泰山如眇秋毫楚麟上鷹翻東海以注焚燭

生男夢虜

晉書索充夢虜脫上衣索

詩文

北邊備對北狄者大王之獵射宣王之獵射幽王之犬戎齊威

胡居于晉北又有東胡居于燕北皆狄也服虔曰東胡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至漢初東胡遂為冒頓所并而冒頓國于東胡之西即漢世之匈奴也漢史之叙狄事自秦已前皆命為犬戎而史記李牧傳已有匈奴之名則狄人立匈奴以為國號其已久矣若以時世求之則蒙恬所卻之胡其酋長即頭曼是已故漢史曰頭曼不勝秦而北徙十有餘年也頭曼者冒頓之父也頭曼之時已稱單于後又增稱攢犁孤塗單于史著其義曰攢犁者天也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自秦至漢在北最強者惟此一族他虜雖莫之與京也後魏之世蠕蠕社倫始改稱單于為可汗可汗者其擬則皇帝也故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單于也突厥也者本匈奴之北部落居金山之陽以鐵工役屬蠕蠕已而益大遂改稱突厥突

厥者兇年也以兇年名國明其肇迹於兵也唐初額利大威所據之地三垂海南海抵大漠其地正與華夏對立而力亦相抗故楊雄之論匈奴曰三垂比之遠矣信哉其強常過諸夷也若夫元魏拓拔本亦北虜其勢既威乃能竊用中國禮樂盜居中國郡縣不容列為偏北之虜唐自突厥以外其疆大能與中國抗力者薛延陀回紇沙陀吐谷渾四種最大若吐蕃雖嘗侵入北境其實西戎也張魏公奏議秦虜情及備禦利害狀 臣聞山東警報曉夕深思未見虜人大舉之意臣竊惟世忠進兵准上號稱十萬劉豫父子勢已窘蹙必多遣偽使求援於虜向使虜之大兵外示衰弱養銳不期秋高馬肥一舉而至准甸是為可憂然其勢亦須再調生兵養養百姓方敢深入何則去歲失意而去人心離怨苟非增益重兵安肯報至也今我師自屯淮楚偽地騷然修城郭起丁役設馬棚運糧餉蓋劉豫欲以安其民人使無背叛之心凡此皆臣之所樂聞而深喜者此又報虜之大兵已至沂州臣所未喻借使有之豈不為我之利乎夫威震與師中國所難夷狄為之其夫多矣虜之所恃者馬方此大暑不獲休養則秋冬安可復用此一利也虜以騎射為能當夏之時筋膠解緩豈能害物此二利也北人性不能熱堅甲重兵皆非所用之時此三利也為我之計正當

永樂大典卷八百七十六

十四

休兵待重日為過淮聲勢困弊其人仰惟陛下聖算神機必有所慮臣愚無識知豈能測度姑叙所見恐或有補聖慮萬一區區借冒伏幸甚照又回奏虜情并遣使利害狀 臣今月十八日伏准御筆處分臣不勝感懼之至臣契勘朝廷始差虛仲賢出境人情上下已自疑惑臣職在疆場所當振作將士日夜奮厲以守以備近仲賢等回泄漏非一歸正等入往往口語相向各有懷心而三軍之氣亦復急弛臣遂從宜出榜彈壓姑為虛聲以疑敵人以鼓士氣即不曾移文北界况當今日之事在我實計正當清野堅壁坐俟其弊不戰以困之亦安用敢為決戰之舉也臣獨兵家虛聲耳前日恭奉聖訓察見肺腑不勝幸甚茲蒙訓諭臣再三審思虜之不來非愛我也蓋其勢未能便舉今一切示之以弱恐反生彼虜窺伺之心則致侵侮借欲通書尤難商量又不知聖意以為如何臣近累論秦虜事數日來伏聞朝廷遣使甚急思慮反復實不遑寧伏乞聖慈更賜訓諭不勝幸甚伏念臣頃居謫籍幾二十年流離困苦加以憂患狼狽萬狀所以愛養此身不敢即死亦以臣于大義負不戴天之深願終幸一朝得伸素志瞑目無憾幸遇皇帝陛下龍飛之始美武之奮發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心臣是以敢受任而不辭惟臣知人不明宿州之役雖未成功而虜之

傷後過當心實憐我今將士上下人情日以振作而虜寇作於內師老於外少得時月形勢畢見戰惟此虜若勢力有餘內無掣肘則秋冬之交必引兵長驅要我以和何求不成而乃違言約期勢實內弱其狀甚露縱令敗以偏師深入自淮西來為我則利在彼非福蓋三百里之內野無歸巢扼以不戰又何能為此急急也伏惟聖慈必賜洞照重念臣老多病所見所為迂闊寡合自度賊分軍薄無以勝任國事方欲俟歲晚力求休運惟臣所愛者陛下之聖德聞於天下有可為之時臣所憂者夷狄之姦計得以肆行而違官責人是儒苟且循致誤國不無臣平餘幾何豈不欲姑就安運以畢此身而國為異同於今日也惟陛下鑒察不勝幸甚

聖訓今歲虜以宿州之事勢當舉兵大入以示威強用快其志願陛下威靈將士各肯出力臣早夜訓教守備嚴深秋登冬初無一事向若虜不貽我以害則守備固自若也不幸因虜以一介持書慢我而朝廷忽遽遣使自招紛紛緣此人情內外各不懷安其於國體所係甚大以至上貽聖慮事蓋有自惟此虜若必欲求我我雖懇請百拜有不可遇如其不能表何由可動況幸寇雖之不我使使為慰見苟安之計臣之所未諭也伏幸睿照臣竊惟今日之事所係國家公議乞以臣章集侍從奎傑廷論之

永樂大典卷之萬六千七百六十六

十五

卒歸於當無愧天理不勝幸甚 人論虜情及備禦事宜狀 臣伏奏親筆處分臣已恭悉聖訓臣契勘自來虜人調發大軍必用秋季之月蓋亦須俟秋成既畢方可調發車牛應副差使今虜虜於此時不能進攻海州脅我以和乃違介持書生進實利其奸計早露事理甚明況自八月以來新益餘軍數萬人坐食累月糧草安得相繼前年以十餘萬人攻圍海州在三四月間正欲乘春草滋生為久屯計賴兵城下四十餘日竟以糧運艱難兼海之為州四壁皆沮洳之地騎兵非便將張師張子蓋一擊破之人馬之陷沒以數千計傷敗亦萬餘人今契草已久春雨作為虜之計似難施設而魏勝任壯諸軍帶甲七千餘人魏勝忠義軍可及五千人其家屬多在鎮江此皆必死之兵縱使冒昧而來亦未易以旬月攻取也城中百半歲之糧足可支至臣愚意以為虜若犯海州臣當駐楚州指置若犯泗州臣當駐盱眙指置劉寶只當隨臣在盱眙泗州止隔淮河有浮橋可以渡兵虎視其外與城中相表裏晝夜切不出旬日破賊無疑臣竊料此賊未敢輕為此舉也環海泗三百里之地糧草皆無糧高可致草何所出况春雨不時三日之雨便可困弊其眾如果為之夫算多矣至於淮西衝突之弊非一二萬騎安肯輕來非惟糧草之艱又將何所取

利且在彼國所虞不一前出後空寇盜隨起蓄漢作亂前日逆亮之事猶固不遠也劉寶臣已恭依昨日聖旨令容帶騎兵前去盱眙劉德陳敏聞已漸各安愈今泗州守兵近二萬人守固而後之援兵近在三百里內足可照應措置臣早來約與湯思退待班當畧說大槩其餘俟臣來日面奏 又聞秦虜情度遣使事宜狀 臣今月五日辰時伏奉御筆志分謹已祇稟聖訓臣累具奏謂虜人力強則來力弱則止初不在大和與不和之間而以今日事勢論之斷然不能竭國大舉其理明甚偽元帥以書來必其國中掣肘之事甚多而又發軍憚於遠行車多進叛虜為此策不為無謀一以欺我使無侵軼之虞二以彈壓其民使無變亂之志當為好辭款之末須指定與決第今使人隨機酬答請更歸寧於朝而益治在我徐觀其形勢於後日耳況是不出未春事機盡見臣私憂過慮切恐臨遣境彼之人心益定我之將士解體方是時何以支吾臣近已因張說之還令其面奏惟望陛下照此理御之以權俟至來春當見情實別為裁處臣之愚見今日大害正在內治不立人多懷私只務謀身不思為國軍民之弊漢不加意不求此而區區於末慈無益也所遣虛仲賢薄有口

永樂大典卷之萬六千七百六十六

十六

辯但恐於忠信或虧今雖無及不敢不以奏知俟其回歸及遣事稍定臣欲一至行間更叙情懷進歸山林瞑目無憾伏取進止 貼黃臣近據淮西探報已節次聞秦士訖目今虜人雖未有端的動息而秋氣已深備禦不可不謹臣除已節次調撥屯駐外伏乞睿照 又奏虜情及戰守事宜狀 臣近者竊聞朝廷以英將等南歸遣劉光遠曹勰持書至大金軍前仰惟聖智高妙洞察虜情更遣信使詳觀其變初非臣愚慮所能及也竊惟宣和靖康之際虜使不絕于道如王雲李若水輩皆信其說達至圍城中使者踵至猶議前議今日之事則有異此我方整齊六師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姑命使人嘗試其意當錄考究必見事實天下幸甚臣妾慮虜人始知淮楚有釁力破此軍以張聲勢陛下首伐其謀故遣劉泗上更審事機臣恐秦草滋茂必有所向而別策岳鄂上流最為重地故冀聖慮先及委任將帥有決戰決守之計即制命在我中原可圖異時虜兵一動便當止絕使命恐傷士氣臣識見淺短不足以仰禱聖慮萬一區區憂國過計敢展所見仰惟特寬斧鉞之誅不勝幸甚 又奏南中事宜狀 臣得兵璘九月初十日德順軍發來書謹繳連追呈璘書中畧無休迫之意必是見得虜兵的確次第伏惟聖慈少寬憂顧近日據所遣探事人歸言自燕

山以來緣理為害物價極貴雖軍及捕那人馬向西南來則未見大
舉動急臣即奉聖訓盡心措置不敢少怠伏乞睿照 又秦虜中事
宜狀 臣近據岷州中興大石林牙自招州遣人待圖書赴朝廷為夏
人截留無元送文字漢兒走透過源供折到上件事理及陝西諸路遣
去河東探事使臣報到事宜其間多說金人軍馬那回嶺北河東紅巾占
據州縣等事得於傳報未敢為實臣除已分遣信實人深入虜界體探的
確別具奏聞河東義兵首領李宋臣等率眾拒捕金賊累年忠義可尚臣
言填告命問道遣人給付不惟可以激厲兩河忠義人心亦欲觀其事力
結約舉事今來已是防秋虜情難測尤宜過為提防除已盡盡守應援
之策專遣屬官便道前去與陝西諸路計議外臣取今月十四日起離
襄陽計程中冬可至秦路謹具 知三年九月十一日在襄陽中書以
十月六日壬子江州 又奏乞今使人諭及虜中事宜狀 臣竊慮使人
洪邁等非晚回程入界欲於鎮江府少駐旬日彈壓邊境以俟其至兼臣
誤蒙任使所有使指理合備知伏乞聖慈特降旨令洪邁張倫盡以虜
中商量曲折聞見事宜密以諭臣庶得以展盡萬一更乞聖裁 又秦虜
犯金州攻禦事宜狀 臣獎勵金賊偽主弟郎君撒離喝及叛賊劉豫第

永樂大典卷之六十七

十七

偽大王劉益於十二月初復聚河東燕山陝西金軍及金賊正甲軍等使
犯金州臣已指揮同都統制王彥先次盡行清野外堅壁不戰使之困弊
俟賊頭回首尾襲擊以取全勝兼節次調發本司正甲軍三萬餘人差都
統制吳玠於金州界首屯駐以備大戰伏乞睿照 貼黃臣獎勵金賊
自長安聚兵深入至金州約一千里糧道甚艱緣諸將堅壁不與接戰已
見困弊伏乞睿照臣獎勵金賊分數頭項使犯川蜀其秦秦一帶係是輕
兵先鋒開闢古於燕河擊散甲軍二千餘人金軍一萬餘人節次秦鳳路
統領鄭師正於伏羌城又擊散叛賊李彥琦軍三千餘人金賊甲軍一千
餘人見今岷秦一帶別無賊馬所有鳳翔和尚原及隴州一帶見委節制
郭浩總管吳玠統制雷仲等駐兵捍禦可保無虞伏乞睿照臣獎勵虜人
近緣命都及叛謀殺獎丹漢兒首領八十餘人慮人心離異遂糾合大兵
以米決戰今所犯金州賊馬正甲軍約一萬餘人金軍二萬餘人馬一萬
五千餘騎臣見措置斷絕糧道堅壁自守待其困弊以取全勝其長安諸
路更無賊馬重兵臣止候得退前項賊馬或遇伏天威遂致破滅賊勢可
以早見即錄具各行措置事務奏陳伏乞睿照 又秦淮南備虜事宜狀
臣獎勵自到關陝以來前復累獲近上首領及偽主親等厚加待遇詢

問虜情頗得事實皆稱金賊用兵深入重地利在速進速退正女真精
銳甲軍先達三四千人多帶弓矢倍養訓馬探知本朝大軍所聚去處急
戰衝擊臨以弓矢必致潰敗因此千里之內鄉村居民悉皆驚移本朝雖
有精銳甲軍在復既聞居民驚移往往軍心搖動望風奔走金人每遇驚
移人民止過今四散更不殺戮前使所說並同臣伏觀朝廷見出兵措置
淮南等路臣出使在外即未知廟算規畫次第尚慮所遣兵將弓矢器甲
未至堅備或有新收馬合之眾不堪破敵萬一金賊知朝廷兵馬在近分
遣精銳先至驚亂即江南軍民不無動搖臣愚欲乞朝廷特賜講究今淮
南一帶小作頭項各據險地為堅壁清野之計以保軍民家屬賊眾之來
勿與接戰使之自困若圍聚大軍止作一處竊慮以戰則未能當虜人之
鋒以守則必有糧食開絕之患如使至期那逃必致搖動人情殊今來利
害所繫甚大除未知朝廷措置事理的實外苟有所見不敢緘默臣無
任激切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獎勵今來朝廷所遣軍馬慮有施行招收
馬合之眾萬一遇敵恐致奔潰因而搖動江南軍民之情以臣所見恐可
止於淮南東西選擇地利安置山寨或水寨據險保聚分駐人馬為清野
自保之計或移近裏守固險要淮南量留軍馬以為斥候使之聖慈深

永樂大典卷之六十七

十八

賜熟議施行臣獎勵今賊凡用兵多選正女真精銳甲軍以為先鋒唯務
弓矢最多每人帶箭不下三百隻深恐朝廷軍馬弓矢未備緩急遇敵則
致誤事欲望聖慈更賜詳酌施行臣獎勵今來賊虜之情殊屬大敗之
後勢必增兵西來未能窺伺江南竊慮今來淮南去賊差近恐致探知分
遣精銳人馬因循引惹深入欲望朝廷今淮南連為清野堅壁之計蓋欲
鋒銳以待機會臣出使在遠無緣備知措置始末臣區區憂國之心實為過
計僭越狂妄之罪臣不敢逃伏乞睿照 又論虜情及招納歸附事狀
臣今月十七日未時伏准御筆處分臣已一一遵稟外臣竊惟女真之於
契丹事不兩立勝則疑其人敗則疑其人女真之心固可度也其時其機
必至於交相攻滅而後已昨緣八月末女真獲一戰之勝獎丹雖欲退而
士馬土地無因一旦剪除今其揭示於遠以詔不以敵容有欺偽於其間
侯臣更得實報續具奏案海州投來人聞偽招討人才頗亦崇獎使到建
康恭依聖訓津發近上頭領等及參酌官實請給之宜取自聖裁前守果
有歸意當亦容遣人至臣所錄十戶以它事謀泄連字歸燕北今尚聞
託疾于南京臣三次遣人皆未有回者竊慮其間奉伏蒙聖慈俯賜鑒
察不勝幸甚據某強壯在今日最為急務諸軍軍額于細核實虛數不至

甚多而患兵歲久甲之士比之向來才三之二須招填後故廣設它日
國勢以強惟是吏貴稍大備之是憂然而有兵斯可以保民有民斯可以
有財又不得不權緩急輕重于其間事之輕重孰然可見伏望聖慈更賜
睿照取進止 又奏唐情及遣王展問謀事狀 臣伏准南宮省樞密院
劄子主奉聖旨臣已恭依處分施行外臣竊惟唐人於我有不戴天之隙
快詐肆欺不遺餘力自宣和靖康以來專以和議執亂國家反復說禍界
無一實今復敗盟如此而朝廷尚爾覆轍為信義恐土兵蒙臣所未諭
惟疆場之事信詐相半而事有不可不為者蓋欲使之內懷挈肘中有疑
心不敢專向淮甸耳朝廷比來遣李坤等數輩深入虜庭密行締約何獨
於王展却為主事昔宋襄公不重傷不禽二毛取諸君子今日獻議者之
意大或類之伏望聖慈留臣所奏更不降出只乞出自聖裁持賜唐使付
臣遵守如唐意別有所主乞伏望諭使之盡思以求其正伏取聖旨 又
奏唐情及遣發舟師事狀 臣今月初四日早伏奉御筆處分臣已恭稟
詔旨臣與勳唐人聚兵轉糧已兩月餘初獨勝必獲舊地而泗上之寇為
重今連回不進豈謂無固臣惟精運間探聽將士日夜嚴備不敢輕息
然唐之人情亦可察見人心厭兵各欲休息獨用事唐酋以力脅迫隨之

永樂大典卷一百七十六

十九

死地死解之勢固自不遠仰惟陛下權輕重緩急之宜力革宿弊斷然有
為誠動于中德施於外顧何事而不濟哉臣衰老力疲每恐不足以副陛
下委任奉奉之意空動朝夕臣欲於此月中旬至鎮江遣發舟師至東海
縣屯泊更看機會是時邊警無他欲望持降處分許臣趨行關奏事臣無
任悚懼俟命之至 又次鄂州奏唐情并三善撫將士狀 臣恭聞除命
不敢辭難次日得二子臣抵臣即就道於十一月十七日抵鄂州是日
得雪江風少息尋顧舟東下於二十二日抵鄂州先是上流及潭湘一帶
傳聞不實致有驚疑見臣父子同行人情稍定襄漢諸軍見與唐人相拒
唐人正兵約近二萬人各軍數萬所答軍各士離心日有策馬來歸者經
此時雪馬草難致必懷怨望臣竊坐想淮南事體與襄漢不同願陛下內
撫百姓外撫將士官爵賞固不可濫要滿其心或救諸將以守為主事
有機會進退遲速勿制于中少寬聖心終成大業臣平老久病豈堪間
適丁多事義當効節晝夜疾馳恨無羽翼可以即至奉事勢稍定即已
致禱歸守墳墓以畢餘生惟是不識去就報軍國大事謗議之起恐不
可測伏望陛下察臣之心終賜保全臣無任懇禱激切之至 臣老臣將
未到建康新任所有本路屯駐軍馬合與不合許臣同共商量措置本路

控扼利害至大與諸師均任其責理合取自聖裁伏乞特降睿旨施行
又奏唐情狀 臣自連陸行備聞江上動息竊料目今事勢稍定惟不
當連國近頃軍事尚謀以戰為後伏惟聖慮高明必有所慮臣言借越
不勝恐懼臣通慮唐人不待還志於長江或恐狂憤未息致有侵犯它處
見聞所及不敢不以上瀆聖聰伏乞聖慈恕其冒昧之罪不勝幸甚 又
奏唐情狀 臣今月初四日午時准御筆處分臣已條列別具數奏臣近
在鎮江詢問歸使恐唐人決無歸我河南之意蓋彼方恃強彈壓諸國豈
肯輕棄土地自為進處今日之事惟陛下勤修德政寢食之間無忘此鰲
上慰天心下從民欲密圖大計以和款之使既不違和亦虛名伏惟聖慈
更賜睿裁事有可否伏乞特降訓諭容臣精思遵守取進止 又奏唐情
狀 臣今月十四日准御前金字牌遞降付臣等執劄于一件臣竊惟唐
自逆亮背盟叛命離命繼而蜀王新立之後通問朝廷每以舊禮舊儀與
夫歲幣為辭朝廷蓋當兩遣使人夫一至其國議其不合而還一至境上
拒而不納其說惟堅執此三事去冬移辭三省頗屬後又報書宣司雖若
於舊禮稍緩而意猶前也今彼一旦先貽我書不復更及舊禮止言舊儀
歲幣而已臣以此知其厭兵有欲就議之意矣雖然唐情狡而難測誠如

永樂大典卷一百七十六

二十

朝廷所慮臣料使人之回不出二端或即以兵臨境肆為強辭脅我使從
其欲或其國中多事士馬未集則姑示恩德往後之論反以款我朝廷於
此正當勿怒其師勿墮其計長慮却顧為國家福想必預有定論處此矣
臣受任江淮惟當過為之備聖鑒清野糾率諸將固所以用之弊之計
不敢少怠若謂能如逆亮時糾合諸國直臨大江其在今日恐亦事力未
能至此也伏乞睿照 又回奏唐情狀 臣於七月十二日伏奉四月初
七日詔書聖旨丁寧反復開諭雖父祖之訓于孫不遇如此臣伏讀再四
感泣交并自念罪大無所逃於天地間陛下方且洗其過愆責以後効在
臣區區何以論報惟當展盡少谷恩私除見今唐人動息及臣措置次第
臣已親書始末節次具奏去訖契勘金賊自四月末前軍馬營都統等回
師鳳翔緣吳玠於五月初七初八初九三日之間連獲四捷連留山谷凡
一月餘人馬死亡之五六更不敢經由吳玠所駐軍前後自開道趨秦
龍一帶散泊其大軍因此只留陝西諸路近又因慶陽獲捷虜鋒甚挫恐
未有東向之意臣已恭依聖訓駐兵保陝或積果相峙而動於階成鳳
州及鳳翔府各據險聚兵外與元駐大軍以為聲援臣又提領重兵以殿
其後四川之險決可保全所有陝西被掠州軍見即次撫定謹具奏知

臣竊慮人夫軍見今往來開陝之間恐未能東向伏乞睿照 又論虜情
狀 臣竊惟虜人虛張聲勢有我以和其來已久若彼事力有餘見利則
進何必更以空言使為遼東速其用意蓋欲脅我成和以彈壓諸蕃徐為
後圖事理甚明所患不知虜情隨其計中始因先遣盧仲賢用非其人既
歸輒肆妄誕恐動上下招此紛紛其實本自無事重為煩擾臣謹即累虜
人前後書詞查貼進呈伏望特賜睿覽情自可見今茲偽元帥回牒事理
其始雖有躁憤之意其終約使人過界之日恐是邀致我使別有深謀如
日前張掄洪邁之為幸陛下聖明先遣小使事之濟否足可商量惟陛下
靜以鎮之更俟後報 又奏欲寓居湖南及論虜使狀 臣伏聞特降制
命除臣檢校少傅節鉞宮觀任便居住臣聞命之初固知所措惟以感泣
伏念臣誤被眷知度越倫等思踰山嶽報復涇陽夙夜震惕大懼得罪於
天地比緣竊荷日久義有未遑過失滋繁恐難覆護輒輸心腹願使安
宜謂皇帝陛下特矜仁惠併教光寵意隆恩大數異體優顧臣何人敢冒
盛典撫心感激無以見誠臣只候被受朝廷恩命迎侍臣母至撫州遙遞
過湖南為寓居之計所有一行請受之屬已于吉期建行下本路轉運
司應副仰冀聖慈始終留念臣竊聞虜人信使已還恭惟聖慮高明洞照

永樂大典卷一百七十六

二十一

事理隨宜遠慮以稽情偽不待臣區區之說冬序正寒仰冀聖慈善保聖
躬臣無任祝頌瞻依之至 又奏虜書名詔諭事狀 臣近者累輸聲說
仰冀聖明誠以憂君過慮不能自息竊惟天下之事有宜必有廢有與必
有奪虜以詔諭為名將持廢置與奪之大柄且其蓄謀起慮欲以沮人心
奪士氣而生傾吾國臣之所憂不但目前而已也劉先主曰成大業以人
心為本此存亡之大計願陛下考臣前後所奏留神毋忽焉 又奏乞遣
辯士通書虜面狀 臣聞兵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古者出師必先
之以文告之辭蓋所以承天意重人命明曲直通敵情也今兩淮諸軍書
屯于邊臣欲乞自宣司遣募才辯之士與見在汴京主事者通書及達虜
首書意大率教叙天理明正是非辭意簡約或有以感動其情仰伏威靈
庶幾有濟乞賜聖裁或可行乞密付臣照會 又奏知作書答虜元帥
狀 臣查奉嘗繼進虜元帥所與宣撫司書伏想已經睿覽見議再作書
及遣通辯有勝氣官一員前去欲望聖慈特賜宣示聖意所必令臣酬答
及商量事各且恪意審思具檢奏更取聖裁 又奏答虜偽元帥書檢
事狀 臣今月初六日中時伏領御筆處分臣再拜伏讀仰識聖意為社
稷天下計甚厚不勝慶幸臣謹當一一遵依聖訓見具通偽元帥書檢于

細詳議讀具進呈臣竊惟天下之事惟誠與信乃能動人女真雖夷狄也
富有禽獸心而彼亦人耳安可不曉以道理哉臣愚欲運才辯騰氣之士
從都督府遣至偽元帥所鋪陳始末分別曲直大要如點兵廣地爭城攻
戰在女真有害無利而況諸國中原之人苦於征役必生變心如此之類
俾使人得一一專對惟憑天理庶幾光顯臣區區淺見如此更取聖裁
又進呈答虜元帥書檢狀 臣聞信義天下大本也匹夫而無信義則無
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而況有國有家者哉惟正隆背天渝盟積非一日兵
難之端自此而起南北塗炭以至今日肝腦塗地和好中絕近因諸城之
未歸從而撫之謂於理無愧大國必欲恃強兵以爭疆場之事一彼一此
何常之有而事之由來理之曲直上天昭昭其必鑒之矣虜念此皆祖宗之
故地今書乃必欲指正隆以前為界我所未曉是不容我立國大金欲休
息生民宜執事者咸其志正隆信義一失我南北之人無不怨怒若大國
有以加惠于我使信義之實孚于我國亦主室之幸其詳使人面議 又
奏報淮陽等處備虜事狀 臣伏領宸翰再三思之春水方生時氣尚熱
非虜行兵之利泗州傍近時貽取之固難得莫能守淮陽之兵恐是疑我
深入先張聲勢所有沂州賊馬一項東歷未明又皆得之傳聞已行下諸

永樂大典卷一百七十六

二十二

帥令通為備外更數日間可見事實其餘曲折容臣留身奏稟 又四
奏討貽與虜人書等事狀 臣今月二十六日卯時伏准御筆處分臣謹
已遵聖旨伏蒙訓教以時貽所與虜人書不可太示怯弱恐愈主其
之心今臣刻改定仍未須各與臣本欲以此書教之更觀其用意何如仰
惟聖慮深遠曲中事機容臣熟議續具聞奏又蒙聖諭忠勇四軍使可分
撥在鎮江建康軍中臣契勘衆論皆以為與與戰大軍相參雜而可用但
當時差發有更不分撥指揮今或驟然為此又恐人情未安臣欲候季秋
到日更切體問人情條具進呈伏乞睿照 又奏慮虜人詐和狀 臣竊
惟今歲防守之策陛下固已博採衆謀慮置累定然臣尚有私憂過計者
其事苟或有之願陛下下長慮素謀以善其後臣竊以虜人貪慕殘虐非有
決爭天下之計其所圖持在於聖躬臣固備陳其詳矣尚慮自今以往後
詐為講和之謀以疑我心然後不測遣兵直指行在計備出此願陛下益
示謀和甘辭厚禮以待之於外而遠避之策治兵之道強國之計尤當
遠圖至於虜儒儒偏見執一之論此陛下所素察不待臣區區之說也臣言
狂瞽惟陛下裁赦 又奏進金虜道錄狀 臣契勘去冬有在淮上待虜
道盧衣袍者內有文字一編臣近傳寫到具聞所謂調兵數與諸甲之屬一

一詳偵竊恐或可備席覽謹將馬進題曰金虜遠跡其字畫不無訛差
伏乞聖慈特賜審照 又奏虜人有窺伺淮甸之意狀 臣已奏依詔旨
畫一條與劉子塔馬侯李宗回自揚州運日附奏外臣今月初十日得探
報七月未聞虜人稍得志於樊丹即有違兵南來之意雖兵之輕重未見
的數而所據聞探則欲使虜人謀為堅守之計臣見委李顯忠張子蓋
親至遠上量度事宜措置戰守伏望聖慈特賜審照 貼黃臣累遣間探
前去侯得回信請具開奏伏乞審照臣初議欲以兵臨淮甸現其強弱之
形今虜人先為此舉以示其強正當嚴為之備靜以待之不一月間其強
弱之形畢見矣伏乞審照 又奏虜勢及海道進取等事狀 臣契勘虜
人南向之兵在靈壁虹縣近發回宿州南京者無慮數千騎雖各詐百出
情未可重要之動兵多在陝西而宿毫南京一帶不過近四萬餘人頗昌
襄城亦不過二萬餘人比聞便出文榜欲以三月及八月因草屯茂成未
窺淮南以臣度之虜若無西北牽制之患則今歲秋成時合大兵圍我淮
甸理無可疑臣日夜思所以待之之計私以為虜之事乃素強僅非出奇
構虛乘其不意使各有懷顧棄穴之心則據却之功未易可為也且自去
冬即具奏已為東西相應之舉與故鎮江都統張子蓋及後計度當時所

永樂大典卷八百七十六

二十三

任持所差舟楫所募忠義之人議已未定會于孟野病連月而福建海
舟踰期不來致使川陝之師獨當一面夫此機會誠可欺息也今虜兵疲
弱非位昔比而民心懷怨日甚一月山東虛實可坐而料三月以後南風
順便海舟之發通當其時因東人思奮之心而用之事成可圖矣伏奉二
十三日處分令臣以遠待聲觀衆而動敢不遵稟臣愚見以為淮上大兵
當務待重獨海道之舉不可不至焉不然彼將無所顧忌秋高馬肥得以
驅奔若遣一肆所為矣惟陛下下圖之天下幸甚 又論虜情及製短弩
事狀 臣聞虜人極畏新製短弩諸將願得其方伏乞嚴督有司倍料
計置如蒙采擇乞自聖意指揮施行臣近見虜中教書跡其規摹亦自不
淺而淮甸之寇已拜虜命恐未易使肯屈服惟是彼之誠逆已更三四人
情事勢安能長久相保莫若治其在我臨之以謀仰順天時終當有濟臣
竊望諸聖慈之局勢各各不同臨機應變當在一時不可執一惟求取勝
而已仰惟聖慈洪大聖侯臣言臣不勝狂妄恐懼之至契勘賊亮雲用其
人今莫不思家欲歸巢穴若急於進討又恐新舊留兵中原其勢未艾臣
故願少緩其事彼眾既歸人情莫不樂於休息兼新舊立國之初夷狄爭
利未必滿補詳察其變事乃可圖伏乞審照李莊簡公集已進討虜賊狀

昨自建康夫守右僕射杜元進守後真陳邦先李悅率吏民降金人
隊由境上入浙游騎晝夜使犯及防江清兵四散劉振章賴朝廷威德特
士備力防守至今臣探得建康所留番騎不過數千人倘蕭張二大帥與
陳邦先李悅同治府事時後建兵及黃旗招誘州縣如深水等處縣官皆
已投降本州實與接境人情反側不任分遣將士前後殺獲首級招安到
潰兵食軍班直契丹渤海等處人兵多方存養養察外臣近據於潛知縣
進直郎陳進仁昌化縣尉孫承平偏中士年十二月二十日偽淫暴使
稱四太子郎君偶知臨安府李倚差條武郎樂宏齋文字黃旗前來臨安
於潛昌化等縣招伏官吏本縣官吏各奮忠義違科樂宏等四人斬首其
臨安餘杭知縣科帶父老入城投降拜選請賊徒就縣教買金銀又事又於
今年正月初十日再遣凌秀才王秀才二人偽稱承信郎今齋文字前來
本縣亦討此二人處斬最首號令及兩縣手土素章問王仙舉康等糾
率諸鄉保甲義不從賊委是防托有功緣本州管下寧國縣與兩邑接壤
其知臨安府康允之未知去處吏民無所訴臣已逐急依已得聖旨使
宜措置將立功四人先次借補承信郎及事遣使臣齋去年十二月二十日
殲殲平詔曉諭官吏兵民各仰用命守禦去訖臣竊觀金人敢深入江浙

永樂大典卷八百七十六

二十四

天時地利皆非所宜臣已率勵將士及將已團結到六縣保甲并招安到
杜克防江統制官馬吉李進并班直京軍等遣其歸路臣已移文劉允世
也帶領大兵前來同衛王室及中本路轉運使李尚行未與前來建康
府安撫司職事處幾列郡有所稟承並未蒙回報今賊馬既屯駐臨安府
府在信息隔絕難通小人遂無忌憚臣具奏聞欲已速降寄資差委重
臣前來建康或令宣撫使周望傳檄四方約日進討水陸分兵可使隻輪
不返伏候初旨宋汪玉山集論虜情當為備海道未可進討于 臣擬以
庸陋待罪近侍無所補報朝夕愧慙今者偶有見聞思欲罄竭不敢頻數
請對輒具畫一奏聞如後臣比者面對伏蒙聖慈慈諭以近日探報皆不敢
信但只必過嚴兵為備臣竊數即以為聖慈高遠非常所及今者後聞虜
中遣人至野貽喻吾使者以國有萌古連軋之亂則非特如探報者之通
聽望說而已蓋自古楚靈王吳夫差齊湣王皆勞民於遠而變生於內所
謂虜首者荒淫侈汰暴虐苛虐此三君之罪而又有甚焉以天人之理
往古之事觀之其不見必矣然而有識之士猶有私憂過計者夫不足者
視人有餘此人情之常也漢高帝使人使匈奴匈奴臣其壯士肥牛馬徒
見老弱羸畜使者亡草來皆言匈奴易擊獨奉春君要欽以為兩國相擊

此宜務令見所長今臣往使見歲時老弱此必欲見超伏奇兵以爭利息
以為句奴不可擊也其後年如來春言夫差方與晉侯爭長于黃池越人
乘虛而入其國人差惡其聞也自到七人於其下以絕口今虜有內變所
宜敵國之憂惟恐人知而遽自振其短於我此殆非人之情意者復知
秦春之言乎或以為事已藉藉彼自度其不可掩也故不若以情告我此
國或有之竊惟其於所諱言之事何其前後謀復得已而不已也此其可
憂者一也使誠如虜人之言國有內變彼能討伐以平之則其為強盛固
未可輕也如有不勝則則古遠難之於女真亦猶昔日女真之於契丹是
則中國之所當思慮而預防者無乃或甚於今日乎此其可憂者二也臣
願陛下恐昭聖德如近日罷教坊出宮人之類增修國政如近日選任大
將斥逐僉人之類兢兢業業長慮却顧務為自治之策不可勝之備不使
有毫釐之差窺隙之關雖夷狄荒忽未易測度事變之來靡有終極而吾
常有以待之則終於不足慮也仰惟聖策先定皆有成算而臣猶復有言
者蓋不勝倦倦之誠惟陛下幸其罪竊聞溫州有王憲者自謂習於海
道又謂已招誘團結二十餘人更已朝廷應副人船器械欲以直搗登青
以臣愚慮未見其可誠如其說於彼國未有其損而在其初無益也奈何

永樂大典卷一百七十六

二十五

以不實之費而為無益之舉哉熙寧初命宰臣韓絳宣諭陝西所費纔十
八萬繼時論沸騰以為大故地乎以來只以諸州措置海道事論之其所
謂十八萬者不知其幾倍也今憲之行又當厚有所費亦無惟乎公私
之用乏也且非徒無益而已使虜勢尚強則勝負未可知也有一夫被
執必且提彼搜索窮問其所從來是起其生不肖之心而自我致寇也使
虜無能為耶山東之地必有起而割據者亦豈肯束手受敵哉又使如前
所慮幸而萬一無之可以遂其所欲而無所涉雖然小民之心惟利是
視必且肆情極力而掠蹂躪以克其欲亦豈中原赤子所望於父母者哉
臣以事之利害理之是非反覆思之無一而可昔孫權時江遠諸將多陳
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顧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而為
其身非為國也宜加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吳之與魏固
已顯為仇敵然猶不肯為掩襲之計況今日之於虜人猶且羈縻不絕哉
臣以為諸如此類皆不當為所謂王憲者或尚未行猶可及止如以臣言
為然伏乞速賜裁處虜使名犯其罪諱割臣伏見全國所遣賀正
旦副使其名兩字係真宗皇帝藩邸舊名竊謂合設諭令其回至或兩字
中止稱一字仍移文對境照會今若置而不問萬一後來或犯宗廟正諱

愈更難處不若防微杜漸於今日也取進止 臣黃契勘虜中所遣正使
其姓係犯欽宗皇帝姓名非正名之比伏乞審照王之望漢寶案論虜人
有侵犯之漸則子 契勘信陽軍係兩縣信陽去淮近處纔四十里羅山
去淮近處纔二十里北邊淮河東抵蔣州期思縣西抵隨州東陽縣界通
計二百一十九里南係本軍界北係蔡州界其二百一十九里間蔡州建
十二寨每寨十人馬十四匹臨淮河無三二十步緣蔡州係上流去唐州桐
柏山不遠稍無兩半月十日則渡處止於三五寸深處亦不過一二尺並
可寨寨往來舉無阻隔若以遠淮州郡計之如隨蔣安豐淅西等州不下
千有餘里所建寨寨所屯人馬想見不少而我曾無毫髮之備萬一寇盜
長驅而來滿漢無事陳源可慮者彼蓋我之鄰也豈斯須忘於我哉
今其首領棄完而躊躇洛汴其意決有在又豈可恃朝夕之安而不為長
久之圖乎蓋又非官之所能盡伏惟樞密相公持賜鈞念以為宗社生靈
之福幸望賜開陳已丑十月十二日使虜回上殿劄子為禱中事宜
且言進取之機當重而必成中事宜且言進取之機當重而必成中事宜
樂日備者惟於私意言進取者病於家謀二者不合則現狀之大計無時
而舉矣竊惟兩千六百之禍根古未聞列聖興復之圖迄今未究七八十

永樂大典卷一百七十六

二十六

年之間士大夫以宴安處辱辱以常事思遠謀粗宗世雖謨不加省大義
理歸人懷苟且天錫陛下勇智神武輔以柱石大臣同心一德誓刷讎耻
倫紀復振義節漸伸為宋臣子稍知理道誰不思奮此誠千載之一時也
臣等幸因使首親踐虜庭粗有見聞不敢隱默臣始至其境則兵衛加多
守護益密經遇郡縣增牌沒池教閱鼓聲聞遠近所歷頗合周垣設棘
防隸充斥纖陳靡通雖其為謀甚至然險之民心則渙散已久恐毒日甚
至疾視其上者皆亡之語深望於我有復予之嘆觀彼事勢豈能久存所
恨去歲朝廷經理之秋自可出其不意乘機進取譬之疾雷從天而下雖
掃穴犁庭有不難者而邊疆小人初無遠慮輕出抄掠以警覺之我謀既
泄彼遂生心此則虜有可圖之隙而我未得制虜之術也臣等公途與接
伴等語每聞示大信便之不疑彼亦時吐情實惟懼我或先發至於抽
回行省那近成兵道路所傳頗亦相應到真定中山又謀知未裕已正典
刑疑問稍釋消連燕都館伴之言復以盟誓為當守用兵為深戒臣等於
是揣知虜情之微蓋其盜有區區志滿意足但得無事其利已多彼自為
謀則善矣而吾可以終已乎況夷狄本堅忍今則習驕惰夷狄本強悍今
則事文雅此皆臣等所親睹也考之自昔國未有腥膻異類久據中原七

八十年而亡者掃除混一其必有待於聖哲英豪之起此則陛下之所
宜勉內外臣子所當任責而究心者也夫秦百年之深惡積怨而守一時
之虛言空約執權宜不獲已之尊稱而認以爲一定不可易之常分我之
事彼者何卑彼之臨我者何倨也如是而講信修睦姑各保其所有而已
此非臣之所敢知也西晉愍懷之禍劉聰石勒其戎首也末載劉曜於石
石祗於冉晉無與爲仇者矣江左諸臣猶知報復之不可一日緩劉曜雖
敵乃女真一姓之醜類乎故臣區區以爲今日進取之機所當重發而必
成不可輕出而苟沮高皇帝絕後遺人以其爲真無後宋意矣一旦席卷
三秦天下震動遂開帝業越懷會稽之聯三欲出師范蠡以爲未可勾踐
怒曰忘其欺不教耶洎時既至蠡以爲請卒禽勁吳後不再舉何則慮之
精而發之果也故臣願陛下乘不思之誠堅必報之志焦勞憤懣以感天
人之心策勵振作以鼓忠義之氣內之圖回甯國靡毫髮之或遺外之彌
縫周室派形迹而莫見無急近功輕捷成算大數既得機會可乘然後疾
雷電迅掃清河洛正起泓之顯發捷高文之宿憤夫豈報載臣等荷國厚
恩大計所係不敢不盡愚惟陛下裁棄取進止范石湖大全集延和殿又
論二事劄子且今有愚見二事問其如後一臣竊聞房中自立學爲

永樂大典卷萬言七十六

十七

太孫諸子不平形於謠言臣頃過保州是時其嗣允恭尚在已見承應人
密說國中惟畏服大王將來恐有李唐泰王之事謂其長子允升也今又
立璽則其伯叔之心皆可想見他日若璽得國伯叔不服必有內亂此其
機可乘萬一璽能制伯叔之命則必有腹心之臣爲之謀主事成勢定又
必有窺伺之圖國家當不難備以待事勢也臣竊見方今國計未
足民力未裕未所以足國裕民則無其說止緣規模未定所經費不可
減欲儲蓄義以足國而所入不支所出欲緩惟科除耗利以裕民而上
煎下迫實急難行若只如此越了目前無復餘力萬一敵人真有機會亦
恐無以應之天下事莫有大於此者伏想久留聖心不待愚臣妄論真西
山集奏劄是時本朝實金國主使金使王派州長卿以無城方彼
國約回知金人有變之機也竊惟今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爲中
國憂者二蓋自有天地以來夷狄威震不常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變者
也女真盜據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殺戮劫利上下非有歡
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況區區無道之女真乎此其
必亡者一方門骨打結罕之徒強與窮海之濱茹毛飲血雲合鳥散用矣
狄所長憑陵諸夏故所當莫能當今數十年養之餘亡後前日聖澤之

氣而遠輕小夷故起而乘之于戈相尋情見力誅蓋今之女真即昔之亡
遼而今之遼即昔之女真也以去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折騰之鋒
而東叛親離失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隆時用民力如犬
馬戡民命如草菅人情揭離亡一敢畔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
猶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款以安之瓦解上傾其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
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夫堂堂中華蛇豕元之翼翼故都未泰生之有志
之士思欲盡洗久矣而棄者病於機會之難逢聞者敗於權姦之輕舉顧
今何幸彼自陷危而臣後以爲憂何也蓋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以
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方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堅邊警未
撤君臣上下惕然有不敵康之心迨夫聘親交馳遽已徂日前之安而忘
前日之患萬一此虜遂亡莫或余毒上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
在我矣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實難毫釐少差禍敗立至
設或外夷得志連我以夾攻豪傑四起奉我爲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
之當或張覺內附之可恐如將保固江淮開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安
以此爲謀尤非易事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爲夷狄之
衰過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嘗復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

永樂大典卷萬言七十六

二十八

警顧反爲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人之威衰惟當計吾政之
修否當漢宣時內有股肱之良外有爪牙之虎朝廷紀綱本未備具邊陲
備禦斥候精明使匈奴威強而富實服況於浸微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
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空寂內則三索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
王恣閹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況欲乘人之敝以徵幸萬一之功
哉諒是觀之使今日能爲漢宣之所爲則虜之存亡俱不足慮抑猶未也
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
之策勿以懲美之故而謂驕耻可忘勿爲視蔭之謀而謂幸安可恃修實
德以格天命教仁政以結民心獎忠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歛以培養
天下之力至於其人可將其兵可用其城當得某器當修無日不討論于
朝而中訓之嚴幾國勢日舉敵人自慙則乘機取勝可以制蟬鵲之危養
威俟時足以保金湯之固矣惟陛下母以臣愚賤而忽其言負九華先生
集察唐情輪對劄子臣聞聖人有外懼故有微權有密機權以恩而後
濟機以忍而後發忍不忍之間安危繫焉使臣仲緒在我平日晦之一日
仲之大事不足定矣外懼何爲也哉昔句踐爲國最爾國也奉夫差以王
帛又奉之以于女常人所不忍者句踐一切忍之此蓋其真情也哉彼其

奔夫事人之目皆陰謀主聚教訓之日也故其不有越而越年有異者何
踐得此微權也曹公之於東紹也地不如紹兵不如紹紹未除大將軍操
不拜也則紹紹而與之曹公豈避人者哉彼其曲意奉紹者所以息紹之
心而緩河北之兵也故東不併曹而曹年併之者曹公有此密機也彼兩
人與而操權用機權用而曹之王易王越之伯易伯臣固知其思而後動
者也恭惟陛下東希世之明天錫之勇常有神清中都素索宇宙之意美
然而即位四年遵養時時敵有小大勢有堅脆陛下權敵以御時備已為
和柔之盟陛下意豈在是哉機權之在是也陛下思之亦至矣越王曹公
之事規摹雖小尤而用之必在陛下度內也然臣近者聞諸道諸敵有無
故之形和有不堅之意東說紛紛不可執取議者猶以祖宗待契丹之禮
以待之是不知役已者也自紹興至今敵凡幾和亦幾變信書在道恭
骨在野前日已不可保後日庸可保乎豈可見其形不察其實信其偽不
昭其姦百事播揚猶類平日上下復涉長此安躬也為今日之慮當聖
謀當預措置江淮諸處屯兵幾所執要執要兵甲增減為數幾何執要
諸將可倚者已幾何人軍食可理凡幾何事故應敵誰長守持至職至悉
不暫解弛臣猶恐其未也若將相猶循舊而猶偷玩今日得報則四面倉皇

往來關下或宿衛禁度此據所以深憂者也操年齒暮疾相仍死亡
無日矣固未必見其為害近見耶律延哩所為觸類而思之恐為害於他
日伏望朝廷於閑暇之際酌古驗今思患而預防不動聲色有以虞之措
宗社於泰山之安天下幸甚若盡待臨事而慮則無及矣如操愚言可採
乞賜教奏密切施行張魏公奏議秦虜情議臣身遠關河無緣奉聖
訓區區私憂過計之念日夕繫情輒有鄙見上瀆聖聰臣竊惟金虜自用
兵以來借講和之名以威契丹繼而侵陵中國亦用此術如靖康之初遣
使愈頻用兵愈急先登城不下以寬眾心繼遣請二帝以危社稷陛下所
親見而熟聞者也去歲宇文虛中嘗至其寨矢酒上之兵不測而至尚非
南渡宗廟奈何臣竊謂金虜非有爭天下之志其色歲深禍專在聖躬今
日之計將力拒而棄絕之則為非策但當卑詞厚禮度驕其心萬一虛中
復來願陛下深加獎諭且厚待其使而遠避之計防守之策尤宜速圖蓋
彼以講和圖事此後以講和而致其謀此策之上者也惟陛下留意天下
幸甚臣契勘淵聖皇帝嘗嘗兩幸虜營至誠不疑以解禍紛而虜人
曾無毫髮肯回之意卒至二帝遠狩宗社幾亡且緣何果李若水之使以
書生一偏之見深誤國事兼淵聖皇帝在虜營之日凡所以待之之禮不
為不盡彼其見利則為何有於我願陛下鑒前日之禍深思遠計以福蒼
生無使事至而悔為後世笑天下幸甚臣奏虜情并乞早圖大計議
臣得在僕射奏書竊聞虜人已過淮北此虜初欲因春草將生盡有淮
西與我共爭大江之險以搖江浙候秋氣既深徐國南渡賴陛下天威成
算力遣大將摧折光燭天下蒙福然而臣固已歲歲送毒意蓋未息想須堅
壁要地示弱用間以誘我師此計儻或不行即大發國中之兵秋冬謀為
再舉臣嘗歷考其所為殊與粘罕異粘罕不同謂可破滅自己未春以來
屢以所見冒昧具奏誠恐事機差失所繫非細而今日之事安危以決利
害尤重疊况宸聰所惜者時及官於秦檜書中略具大槩願陛下速會諸
帥謀以胃腹將相同心早圖大計凡有施為必究始末區區庸謬惟陛下
素知其立志用意不避諱責敢布微誠仰冀聖慈特寬斧鉞不勝幸甚
又奏虜情及攻守事宜議臣近聞虜虜再犯津梁是必益兵合眾堅壁
淮北意欲勞我師以快其情大兵並進糧道難繼其害一也諸帥之兵
不相統一孰與決戰戰而捷之不遇為一郡之利設有差跌事將若何其
害二也淮東漢上前出後空萬一綴留我師別以騎兵它道攻擾人心必
搖其害三也臣聞解紛排難必倚其虛願陛下先於徐口濡須量留大兵

深溝高壘以防侵軼自餘各統其師至會諸帥求所以制攻討之策漢
梁但令空城領眾自淮而下用伐其謀夫虜欲決成敗於近歲立意非淺
譬之奕棋不曉其策算姑隨手而應之事可慮矣臣嘗經勝負思慮過審
未敢自以為是每憂時事繼之以泣願陛下察其用意特寬誅責不勝幸
甚又奏已今大臣共議回荅虜書臣伏奉宸分以北界偽元帥書從
未係都督府回荅臣具檢繳奏臣奉命踴躍敢不致承伏念臣涉道甚微
賦識又淺自夏以來精神衰耗心志凋落益甚於前深恐無以副陛下委
任之重今謹守江淮蓋臣之職而事率妄為多致誤度上下弗信謗誚百
端雖虜之通書事干大計豈臣愚昧所能裁決伏望聖慈宣諭大臣各盡
所見均任其責毋使它日紛紛涸涸聖聰至於兩淮疆場之事臣誓當竭
力盡誠夙夜經營庶或有濟更望聖慈俯賜詳酌特降府省施行 條奏
捍禦虜寇之策 臣竊聞虜人似有窺伺之意事雖未信實重心憂仰惟
睿志先定成算已行而臣受陛下更主之賜僅懷願望只為身謀天地鬼
神得以誅之臣謹條列于右 一虜酋狂暴謠詐天下共知今茲求蒙敗
盟大逆天道惟虜之心腹精兵恐不啻十餘萬人平日養之素厚莫不盡
死力必能以威力脅制番漢與符堅事體不同方其去國遠來非有萬全

之利未可輕與爭鋒扼之數月其眾必離天下之事從此可定伏惟聖慈
更賜詳酌 一臣之愚見欲於揚州之東擇地駐兵保通泰高郵之險以
待機會厚募勇士盡驚夜切以罷其師如揚州城壁久已修治專委守帥
量敵率民兵共力守禦事或迫切即焚蕩室廬運保大軍營去處其本
州百姓先今從便於江浙及通泰高郵居住優與存恤 一乞通揚小橋
今百姓避賊馬之日各以火焚草屢立法禁務在必行肅用騎以革為急
其真除濠廬壽春五州依揚州施行如逐州城壁未修便當措置山水寨
時暫保守 一臣今所陳若朝廷於財貽要地已有大兵屯駐守險亦已
只今堅壁清野以老其師使見機會合兵掩擊 一淮西欲於東關及焦
湖一帶擇險駐兵如淮東措置 一虜情百出不以戰敗為恥萬一倖為
遁北以誘我師伐已預戒諸將勿許窮追深入其地大抵困弊其人使前
不得進必為數月之留則諸國之變自生於內況中原人心各戴我宋大
業之復指日可圖也臣嘗負陛下使令大地長師積有大罪被誦以來盡
省夜思冀或一得蓋以東遼之病之身獨有區區愚忠庶幾可以上報聖
恩第惟遠外時事不及盡知深慮聞見平謬觸犯天聽伏惟陛下鑑察其
心少寬斧鉞之威臣愚不勝幸甚 又奏虜情及捍禦之策 臣切胃隆

下厚祿義當有所建陳臣竊惟虜人逆天用兵取敗固宜尚慮秋高馬健
大為聚集臣愚見以為乘此勝銳正須蓄養外示遠討內實安靜更觀其
變若併犯陝蜀則襄陽承楚之兵攻其後若大窺淮浙則岳飛吳玠楊政
之兵擊其中懷或虜勢稍虧未能辦此在我徐議征伐固未為晚夫虜巨
敵也願陛下詳究其勢審察其情俾諸帥協力合意共成大業今日勝負
全在人心各有離異利害非細陛下每切留神天下幸甚 又奏虜情及
捍禦之策 臣謹負敗事之罪屏息靜處晝夜思惟求所以少報聖恩獨
恨智識淺短終恐無補自視不達然中有所懷不敢欺心不以言之於陛
下也虜人二十萬之騎憑陵淮甸方其衝突之初大兵引退保守江干
眾以為憂臣則有望謂其少留數月內變必生糧草匱乏恐不能支我之
得算固已多矣今臣遇應萬一虜謀機會引兵言旋別犯它路要處或安
處京師徐有他圖在彼則逃在我則勞蓋虜之精兵所損未幾苟非糧草
急關恐或未退萬一掩擊上流吳拱一軍未易遽當也臣愚欲望成教吳
拱許從宜措置先保民人使在安地堅壁清野勿與輕戰量分大兵內守
鄂州家計庶幾有以待之臣竊以虜之在汴與昔日事體不同往往時退時
定歸沙漠今自精兵竊據神都縱使今歲別無他謀未春野草既生水運

通快人糧馬食無不順便彼又將必有所向臣願陛下常謀其強不謀其
弱得城得邑未滿大計破彼精銳固地卑歸陛下何患焉更乞密與大臣
共圖全策先為備具次明問謀以振遠業天下幸甚王之望漢濱先主集
馮奉世陳湯伐虜予年不同策 愚嘗讀春秋得孔子之意其用法為主
寬錄功為至惡衆人之善惟恐其不及貶人之惡惟恐其或過始誠善矣
或不善於終則委曲而為之諱終誠善矣或不善於始則開暴而許其變
然後知聖人之至仁春秋之忠厚也夫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嘗曰天下
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宜乎筆削之際不以假人然於齊威晉文之事
則予而進之夫召陵之役專征之罪也而春秋予之曰楚屈完來盟于師
盟于召陵首止之會不臣之誅也而春秋予之曰會王世子于首止城濮
之勝晉戰之上刑也而春秋予之曰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河陽之朝致君
之不恭也而春秋予之曰天王狩于河陽大齊威晉文若責之以王者之
法罪不容於誅孔子非特錄其功又為之諱其惡滅項不書齊為威公諱
滅國也重耳不書入為文公諱本意也嗚呼春秋之忠厚如此而使世學
春秋者乃侵刻苛細集小過以加人于善惟恐其深惡惡惟恐其淺執謂
春秋之學流而為中商之刑名乎公孫弘以春秋起海濱為漢相不大明

孔子之意以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惟開假其義以繩臣下而已天下之士
奮然而之終軍引王若無外以詰徐偃而不敢引剛之舉以執方逆斷
斷焉如老嫗夫言陷害人無一毫愛利之心漢法之所以修虐者諸儒與
有力焉豈不哀哉其後馮奉世誅莎車陳湯滅郅支漢祚封此兩人而蕭
望之康衡乃以春秋之義大夫無逆事欲以誣諸罪之二子卒不得侯
劉向谷永傳譯辯訟累數百言終屈於郡主之議蓋其刻薄之風有自來
夫且春秋書遂有二義焉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曰公不得為政也
此無逆事之說也公子結驂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
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此許其逆事之說也望之康
衡專引襄仲之事至於公子結之會則沒而不言是猶姦吏之弄法輕重
其心豈知春秋者哉若果知春秋則宣帝之族霍氏也望之何不春秋
善善及子孫之義乎元帝之用恭顯也衡何不春秋不近刑人之義
乎且夫春秋以天子之宰通乎四海故葵丘之會尊宰周公而望之乃
輕丞相於朝則是望之固春秋之罪人矣尚何敢正奉世乎春秋諸侯不
得專地故譏鄭伯以壁假許田而衡乃擅益樂安侯田四百餘頃則是衡
固春秋之罪人矣尚何敢正陳涉乎愚每讀漢史未嘗不為二子憤疾而

扼腕也方莎車畔漢部善以西皆絕不通漢幾失西域矣郅支在五重城
破呼揭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結康居以自固漢幾苦此虜矣二子忠
義奮發出萬有一生之路不謂郅支一兵不費大農一錢不失天子一天
而使歷載通誅之虜頭竿葉街漢之威德暢于萬里之外可謂不世之奇
功矣使待幸而列於春秋則其安國家利社稷豈特一公子結而已哉雖
齊侯之伐山戎叔孫之敗長狄不足道也固當享萬戶之封受上茅之錫
卒為拘儒所抑不得尺寸地焉子孫計豈不痛哉後世風俗委靡無益落
傑持之士未必非二人之所致也我國家涵養天下垂二百年待士大夫
可謂極矣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下僚小吏有一節可稱必旌表而錄用之
是真得春秋忠厚之意矣然多難而來無一人能自奮以附於漢之二子
者承學之士深有耻焉雖然春秋之法不責人以所難故魯威公亮於齊
歸而書葬不以不討賊之例責其臣子蓋齊強而魯弱人有所必不能也
今之醜虜視莎車郅支蓋相萬萬豈可以漢之二子責當世之士哉孟子
所謂論其世者蓋謂是乎執事其思之乎編圖集略虜策自古天下之
事有相反者三春秋之時諸侯職貢不共于王周天子不責而至於求車
求金此一反也李唐之世方鎮之將校殺逆主帥自立為留後天子不討

而因賜以旄鉞此二反也西漢之時匈奴傳使威使遠都天子不治而卑
辭辱帶以緩其兵此三反也三反也三反也三反也三反也三反也三反也
反謂其反天下之理云爾嗚呼治天下有道限華夷有法後世所仰望而
不可及也豈非唐虞三代之際開有滿漢氏敵格天矣開有越裳氏獻雉
矣開有西旅氏獻獒矣開有獒狁氏獻狐矣夫以共王事矣開有越裳氏之鼓
華國之甲矣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
百里流其法載於禹貢自彼區區是美哉不來享其款不來王其言詠於商
頌周家威時一人端拱於明堂之上而夷蠻戎狄之君畢賀故其子孫傳
以自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高岐卑焉而土也及武王克商滿姑商奄
吾東土也已漢楚鄧吾南土也而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通封之有若是
者惡則盡聞之矣時未聞有中國以財幣輸之夷狄者獨至於漢文乃有
和親之詔遣單于以金繒之事嗚呼中國共貢夷狄首反居下足反居上
上下下倒置此實生所以為發憤流涕也然考之匈奴傳孝文之貴蓋不甚
多歲之所遺錦袍繡帶赤繒薄繒數十物而已實詎已憤之如此誠以中
國夷狄有自然之小大不疑之明開中國不可行夷狄事夷狄亦不可行
中國事故商使其主於後世見為國者有竭民財以實穹廬禮帳而未知

其限量直漢漢而已耶夫以沙漠有久苗之與格京城有未祀之宗廟
洛陽有不掃之陵寢中原有未誅之寇讎此莫大之耻而今之議者猶獨
有盡之財以填無窮之壑愚不知其故何也以為畏之耶則是以堂堂國
家之大畏人至於納貨耻也以為謀之耶則是以貨為間而行變詐之事
以取其國亦耻也昔者晉之賂虜為取就計越之賂吳為報仇計唐高祖
之賂突厥為求助計石晉之賂契丹為取天下計是數者雖有所屈而各
有所就而君子以其名不正其事甚辱且猶耻之不審今日以來南破傷
之餘赤子之命所存無幾而北虜貪婪乃欲厭塞其意奉之猶繫使之獨
急其所就者果何事哉縱有所就實詎所謂上下倒置者亦不可不戒况
未有旦夕之憂而有丘山之耗吾又可以不耻乎哉甚矣言賂虜者之不
之思也其說曰熊虎得人得牛而止北虜貪食賂之以厚貨則其欲必
盈其師必緩區區之費又何足惜嗟乎路堅可盈貪欲不可厭得牛暫止
牛常繼耶牛盡則及人有志之士切為寒心也愚聞熊虎將得人不利之
以利戰懼子則拒之以峻牆高垣如是而已未聞以牛飼虎而欲保其長
無患也昔者六國之事秦以實貨為未足而至於割地以與之其為患也
大矣然虎狼之秦終不為足今日割地而明日出師今日出師而明日割

地日益割，師日益出，而六國忽焉而盡矣。杜牧曰：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此方今之藥石也。然議論者謂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武夫，以路秦之地，封天下之功臣，此則未善。要之上決不可事下，中國決不可事夷狄。其天尊地卑之分，自不可易。爾非必計利而後弗賂也。苟計利而弗賂，則屈產之衆，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號師，還又以此滅虞。若此等事，堂堂國家之大，又可爲之耶？彼虜以詐吾必以正，乃能勝之。豈可以詐勝詐耶？實誼能論上下，倒置焉可流涕，而其五餌三表之說，以謂賜之威，服事秦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以壞其耳，賜之高堂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未降者上召幸之，與相娛樂，以壞其心。是吾中國陷於詐也。此史臣所以謂疎也。愚不佞輒敢效實生之憤，去實主之疎，專以華夷大分陳諸下，執事伏惟覽觀焉。以優于上，則天下幸甚。持國之難易，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竭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貽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煩，則侵之愈甚。必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義齊於朝，百事齊於官，衆庶齊於下。如是則近者親，遠方致，顧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震天下，威強足以當萬世。拱揖指揮而強暴之國莫不趨

之是使鳥獲與熊搏也。故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王東牟先生集遺虜之策。臣聞中國之於夷狄，未易以力勝也。能使夷狄之人自相攻討，則虜寇可遏矣。西漢之屬國都護，不京之南單于與唐回鶻之師，皆此道也。金人用兵以來，七平于茲，而四夷之兵未聞效順。虜兵以是日熾，中國以是日陵。禦過之術未見，其善必能合群夷之情，得強梁之執，然後虜寇可殄。中國可安。或曰：中國之使夷狄，夷狄之事中國，各有常執。胡可強議今中國之執，既陵夷狄之執，方盛安能間激使相戰？爭臣曰：不然。今者中國之財貨，子女奇技珍巧，金人貪取而盡有之。國諸國之所欲也。使諸夷取之之謀利，則中國幅之之術行。況今四夷諸國一介未通，在此者既不示以撫安之情，在彼者安知其無向化之意？臣謂宜常遣軍使，屢持尺書，使知中國之執，尚可振起。若諸國有能助順，則金人行可破之。何必輜軒旌旗，然後增光遠之華？箱篚厚恩，乃可明遣使之禮。申包胥之救楚，但哭秦庭，燭之武之使秦，不聞厚幣。此所謂不可不爲者，不可以不爲而廢功也。事有不可爲者，固難以必爲而冒進，亦有不可爲者，安得以不爲而廢功。爲而廢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七十六